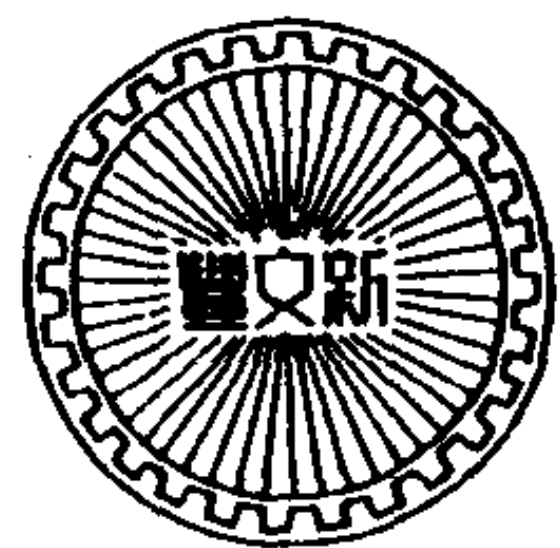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七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大正博覽會參觀記一卷	民	王維亮著	房山山房	一
可言十四卷	民	徐珂撰	天蘇閣	九
彤芬室筆記一卷	民	徐新華撰	天蘇閣	二二七
松陰快談一卷	日	長野雀撰	昭代	二四一
善鄰國寶記三卷	日	釋周鳳撰	殷禮在斯	二八一
湘雲瓊語二卷	日	祇園瑜著	甘雨亭	三一三
芳洲口授一卷	日	雨森東口授	甘雨亭	三四三
	日	釋岱、釋琳錄		

書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十卷	宋	孫覲撰		
	宋	李祖堯編注	常州先哲	三六一
	清	蔡焯		
	清	蔡龍孫增訂		
藏密齋書牘一卷	明	魏大中撰	構李	四四一
代少年謝狎妓書一卷	明	袁中道撰	香豔	四六五
明尺牘墨華三卷	清	黃本驥輯	三長物齋	四六九

義烏朱氏論學遺札一卷……………清 朱一新撰 卽 園 五一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一卷……………清 吳山秀撰 香 豔 五三一

壽文

鶴齡錄一卷……………清 李 清著 檀 几 五三五

以介編不分卷……………清 張宗芝 虞 山 五四三
 清 王 滄 錄

延壽錄一卷……………□ 不著撰人 有 福 讀 書 五八一

邵村壽言二集十卷……………民 祁 正輯 寓 園 五九九

日記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一卷……………明 黃淳耀著 留 餘 草 堂 六六一

復堂日記八卷(一)(卷一至卷五)……………清 譚 獻撰 半 厂 六八五

vt95/07

大

正

博

覽

覓

會

參

觀

記

一

卷

江浦陳氏校刻
四明周彝邠署

先外舅上海王睦生先生幼隨侍嚴州府任十歲下外艱回
槎溪寓廬力學精畊人家言游庠後入京爲袁爽秋太常延
課諸子已而南歸筦理義莊經營商業迄滬南總工程局成
立延主工程事務凡拆城填濠築路諸巨役靡不殫精擘畫
成效卓然甲寅歲日本開博覽會國人結隊往游先生被舉
爲蘇省參觀團長歸爲此記語語翔實無一膚筆於以見專
門家之調查攷核足與其平時經驗參觀互證進而深研其
得失以餉國人固非泛然一覽僅僅作門面語者比也丁巳
十月卒年六十歲有哲嗣二人長守善今官蕪湖關監督次
容善能以商學著聲于時先生曾重拓先世所鑄曙海樓蘭
言室法帖二種以貽親友晚年好藏書畫琳琅插架披覽自
博覽會記

序

娛嘗命洙援清河書畫舫例爲撰藏記塵俗紛糾未一涉筆
今附記于此述稟既竟回念音容不自知其涕之何從矣已
未八月子壻江浦陳洙謹序

大正博覽會參觀記

江浦陳氏房山
山房畫譜之一

上海王維亮 睦生著

子壻陳洙重校

參觀團同人於博覽會十四部多數主張分任調查維亮遂
承之土木事項查會場種種陳列中有東京市特設之陳列
館縱觀種種模型其關於土木之設備可謂周密詳備訪問
市長男爵阪谷議長中野徵諸實地經歷敢一言斷之曰確
能應用學理有益市民生活進步正無涯涘查東京市關於
土木事項之職務屬於市役所之第三部內分道路橋梁河
港營繕四課又特設技師長一部其市面之日形發達無非
道路交通之利便故論東京市之前途其第三部實可謂主
要事務而究厥由來則市區改正實先務中之先務預料將

博覽會記

來其築港計畫尤與市前途之大計回想吾滬市政以後有
關商業興替者不少輒舉管見瑣陳如左

由品川乘電車直達上野博覽會場不過須田町一曲其道
路之條直宛然一大曲尺頗似我上海十六鋪外灘馬路至
南馬頭一曲而卽達滬杭車站惟其路線之長殆加三倍問
道路何以如此逕直雖時有小曲線大致可謂統直則市區
改正之所致也查東京市區之改正始於明治十八年內務
省設東京市區改正審查會至明治二十一年以敕令發布
市區改正條例又以閣令規正東京市區改正委員會之組
織權限由是決定市區改正之設計及事業施行之諸計畫
其設計不問國道縣道里道專就市內交通重要之點比例

其程度以爲通達道路之目的計分五等第一等更分二類
第一類幅員二十間以上每間長六尺中央車馬道十二間
以上左右步道各三間以上第二類幅員十五間以上中央
車馬道十間以上左右步路各二間半以上第二等幅員十
二間以上中央車馬道八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二間以上第
三等幅員十間以上中央車馬道七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一
間半以上第四等幅員八間以上中央車馬道五間以上左
右步道各一間以上第五等幅員六間以上中央車馬道四
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三尺以上日本一尺微長於華尺經此
規定政府起市稅特別稅以充此經費設地租附加稅家屋
稅附加稅營業稅附加稅等賦課徵收之條例一面將所要

博覽會記

二

改正處之官有地免費供用更以散在各處之官有河岸地
下附於市以其貸地料租地爲經營此事業資源之一然以
地方需用紛煩於明治二十四年起內國市債猶未能達擴
築道路之目的至明治三十九年期事業之速成更募集外
債設臨時市區改正局至四十二年於豫定之事業遂得一
段落之告成而撤市區改正局然於郡部接續之各區其發
展猶形頓滯遂又有交通路線十九條之追加決定第二期
速成事業自明治四十五年度至明治四十七年度三年間
以借入資金執行所策以至今日投於此項事業之經費凡
二千八百六十七萬元買收土地三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
八坪移轉家屋三十二萬四百五十九坪每坪開方六尺道

路之延長達八萬五千九百四十間

東京市道路築造上之區分以沙利敷道路爲主沙利即川

小石鍊瓦鋪木碎石等次之自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市

役所開廳以速三十六年從日本橋區本船町江戶橋際至

本銀町四丁目施行百二十路線道路改築工事實施面積

廿四萬三千六百八十餘坪工費九十萬三千餘元又自三

十四年至三十七年爲改造新橋京橋間及京橋過銀座一

丁目至三丁目二路線又自日本橋過人形町至親文橋之

步道計面積三千九百二十一坪工費二萬一千八百四十

餘圓又以衛生交通各方面之關係爲路面改良之必要於

明治四十三年先着手京橋須田町間步道路路面之改良鋪

博覽會記

三

設土瀝青三合土兩樣之材料繼以自四十四年至大正二

年又於日本橋京橋間及自本鄉三丁目至森川町凡京橋

日本橋麴町神田芝五區內以土瀝青三合土鋪木木道即

柏油三合土碎石諸等材料鋪設步車道之一部是最近市

街改良之最顯著者其費用二十六萬二百六十五圓施工

面積一萬八千八十餘坪其他捐款試驗鋪設工本之面積

約百五十餘坪而由地主及住戶以自費支辦者尙不遑枚

舉云

嘗游湘根自東京至國府津有火車自國庫津至湯本有電

車已達箱根山麓自此盤旋而上直至山巔有汽車可以飛

馳之士道此土道下山可直達東京蓋於火車電車軌道外

別爲一線其西京之與嵐山大阪之與奈良東京之與日光各道路之開通大率如此更就東京電鐵軌道外所經各路統計之大概其於道路先以通利爲主故其通路幅員卽所謂五等者亦在六間以上而路面鋪設多用石子路旁洩水多用明溝似不甚講究然以經濟艱難先其所急固大可取法也

其與道路連帶之排水工本卽陽溝陰溝雖坂谷市長於招待席間有自謙不如上海之意然其關係衛生之設施自明治八年迄大正二年常由政府派西國工程師撥助帑金測勘設計陸續增築改良計今排水區域三處總面積一千七百五十一萬三千餘坪於公道內埋設陶管如我國缸及鐵筋混

博覽會記

四

凝土管卽瓦筒管線之延長達二百七十二萬五千餘尺工費線額以前不計但自明治四十四年度計至大正十六年度預備繼續進行款三千九百八十九萬圓其財源略分七類一國庫補助二市區改正特別稅收入金三基本財產卽河岸地租收入金四上水道之收入金五從他項會計之收入金六公地公器賣卻之特別收入金七一時之借入金然以與河道改良之關係每年度所需金額不敷甚鉅則募集公債以濟之其償還期大正十七年度起至大正三十九年乃畢

察勘東京地勢本屬山阜經人工削平今仍有未平之處此其施工之難於吾滬平原者也而其排泄尾間直通大洋不

似吾滬須顧全黃浦吳淞之多所窒礙也

橋梁事業關係水陸交通特設專課以經理之由築造之性質區別之爲公道橋車馬人行鐵道橋鐵路水道橋通自來水管者電纜橋電話電燈瓦斯橋自來水管凡各橋共六種自構築材料上區別之爲木橋鐵橋石橋鐵筋混凝土橋四種遠溯三百年前以迄今日經幾多之寔驗平均木橋二十年鐵材尙無正確之統計徵諸西國成績其命數當三倍於木橋若石橋鐵筋混凝土橋當更耐久以此理由及車馬便利之故從事改廢修理自明治十一年以來已改築者三十九橋而有待改作者尙屈指難計

博覽會記

五

道路相關係者尙有道路樹木之儲苗移植之設施計苗圃兩所估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坪各種苗木之育成計八萬九千六百株既移植者六千八百株凡三等以上之步道每隔四間植一株全市需三萬五千株現有路樹則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四株云樹類多松樹柳樹等

其與排水道路有關係者爲河川之改修自明治四十三年始六年之繼續工費需二百四萬餘圓施行區域河線延長三萬七千三百六間面積五十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九坪土方立積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坪計用浚河機器船八只運土船三百五十只此大正二年末統計之概況也

所有修改隅田川而填築芝浦工事第一期之工事既告竣

第二期工事今亦大致告竣於是東京加出新地域四十五萬坪繼以第三期工事四十二萬坪之填築於東京灣築港問題之前途大有關係據直木河港課長言中之運輸交通自舊幕時代間以利用河川爲重迨鐵道開通以後集中於市內之貨物一年間約有三百五十萬噸而於外國貿易貨物僅二三千噸由內地貨船載運蓋以隅田川口淤淺不能直接東京之故以致年需駁費一百五十萬圓欲免此耗費則東京灣大築港之計畫費鉅工繁尙待徐徐奏效而今隅田川之改修芝浦之填築既告成工本市即得五百萬圓以上之利益且有二十尺深之水俾二三千噸之船舶得以入港準此設備着手第三期之工事更可得四十二萬坪土

博覽會記

六

地足使本市之耳目一新云

準此以談則我上寶之間引翔港一帶與夫川南出海之道若加測勘修築人工其利益當無涯矣

尙有一端則墓地之處理是也日本風俗習慣有火葬會故占地無多非特典不得獨葬其葬地由公家指定地域可以無妨大眾不似我國鬻青冢致良好田畝荒廢此吾國一時不能學步而足資討論者

就土木有關各點總計之吾國欲市政發達人人宜有交通興利之思想此則教育者之責而地方有聲望者亦不能不負倡導之義務也若夫有關工業之製造器械則人造石與水門汀所合各類工藝大宜提倡振興而工事上應用器具

亦購樣仿製凡此事業果能急起直追率先興作爲內地取法即吾滬寔業家之大利也

縱覽所及凡所感觸更瑣陳如左

農商務省所設商品陳列所大正二年度之統計日華貿易計由日入華者爲絲布其他棉製品砂糖燐即自海產物石炭等金額一億五千四百六十六萬零四百二十八圓由華入日者豆粕大豆雞卵繭麻鐵礦等品總額六千一百二十二萬三千〇三十八圓是每年直將有一億圓輸與日本也準此推想不禁爲之瞠目嚅舌矣

入華貨物中區區草帽一項有五十餘萬圓而其原料由華產輸入者計三十餘萬圓蓋一經轉運製造即贏利數十萬

博覽會記

七

圓夫此數十萬圓吾華人何爲但能輸出而不能自營耶况草帽一項日本之出口總數有四百五十餘萬圓吾國曷不仿造而移其利也

入口貨物中之大豆豆粕雖吾東三省土產而收買製造年來幾盡操於日人之手向爲駐日華商之大利今無有矣且因鐵道政策直視作殖民地於博覽會拓殖館中明目張膽示國人以移殖滿洲之大利恐此後將并種植之利而亦奪之也

雞卵爲食用工用要品向亦爲華貨大宗日本政府以源源外溢十年前即提倡養雞事業遂爲農家副產鉅項而吾華貨遂江河日下矣且改良卵種其白殼大卵酷似吾華鴨卵

日本不準優勝劣敗之理恐華貨將盡為排斥或且輸入我
市場此吾華農家亟宜選種選卵以求自立而免淘汰者也
同人抵東適值家禽專指雞與火雞而言陳列之時此非常列之品今
易犬豕而更易他物矣大概分卵用肉用愛玩品三種每種
一對動稱數十圓大都自西國移植日本之種殆絕無僅有
其長尾雞尾長丈許乃日本土產非應用品也

日本果品之甘美繁富亦二十年來進步之大可驚者時已
入夏而橘柚之類尚所在列肆大伏未來而巨大西瓜已登
於市枇杷櫻桃及時佳品更不必言其味大率甘美適口聞
十年前留學於此者言彼時果品尚無今日之美富蓋十餘
年來園藝改良進步之效也如論日本地質於果品實不相

博覽會記

八

宜今蓋全以人力勝天然者也聞蘋果一項輸入吾華者已
年有四五十萬圓上海南北市以及近滬各地酒席所用金
山蘋果殆皆日本貨所冒充者也吾同胞其亦一究齒頰餘
芬乎觀家畜陳列品其豬種大概為黑白二種而身軀之大
殆如小牯牛均係英國納克種據農學生言製造外國火腿
必須此種豬類上海大菜館所用英腿日本充貨亦不少云
是亦吾農家講求牧豕者所當注意者也

總之日本惟農工業發達故商業勃興而其農工發達之關
係大都能利用化學與機械如農業則重土壤肥料之分析
與使用新式農具而工業塗染之五光十色與夫機巧之推
陳出新尤妙在不尚珍奇而重普通用品如打稻機稻繩機

人工新式織綢織布器與夫噴霧器蜜蜂箱噴霧器誘蛾燈
種種皆輕便易於仿造我國陸公使為某等言諸君考察宜
求簡便易行者可謂至言故欲訪購模範探聽價值則自有
國設之領事官在有志興業者儘可通函相託也

更有不在會場之內而足以興起工藝推廣商務為我國急
宜取法者農商務省設立之陳列所是也所中將本國貨物
分類陳列由農商務省派員專司其事凡本國商及各國商
欲辦何貨即由所員介紹至該物出產之著名商廠購運所
中並無回扣亦不發售祇有各貨樣陳列使本國製造家有
優劣之比較而購貨人知有貴賤價值以適宜取擇殊不似
散漫無稽者之難於揀選也且更有製造與商務大有關係

博覽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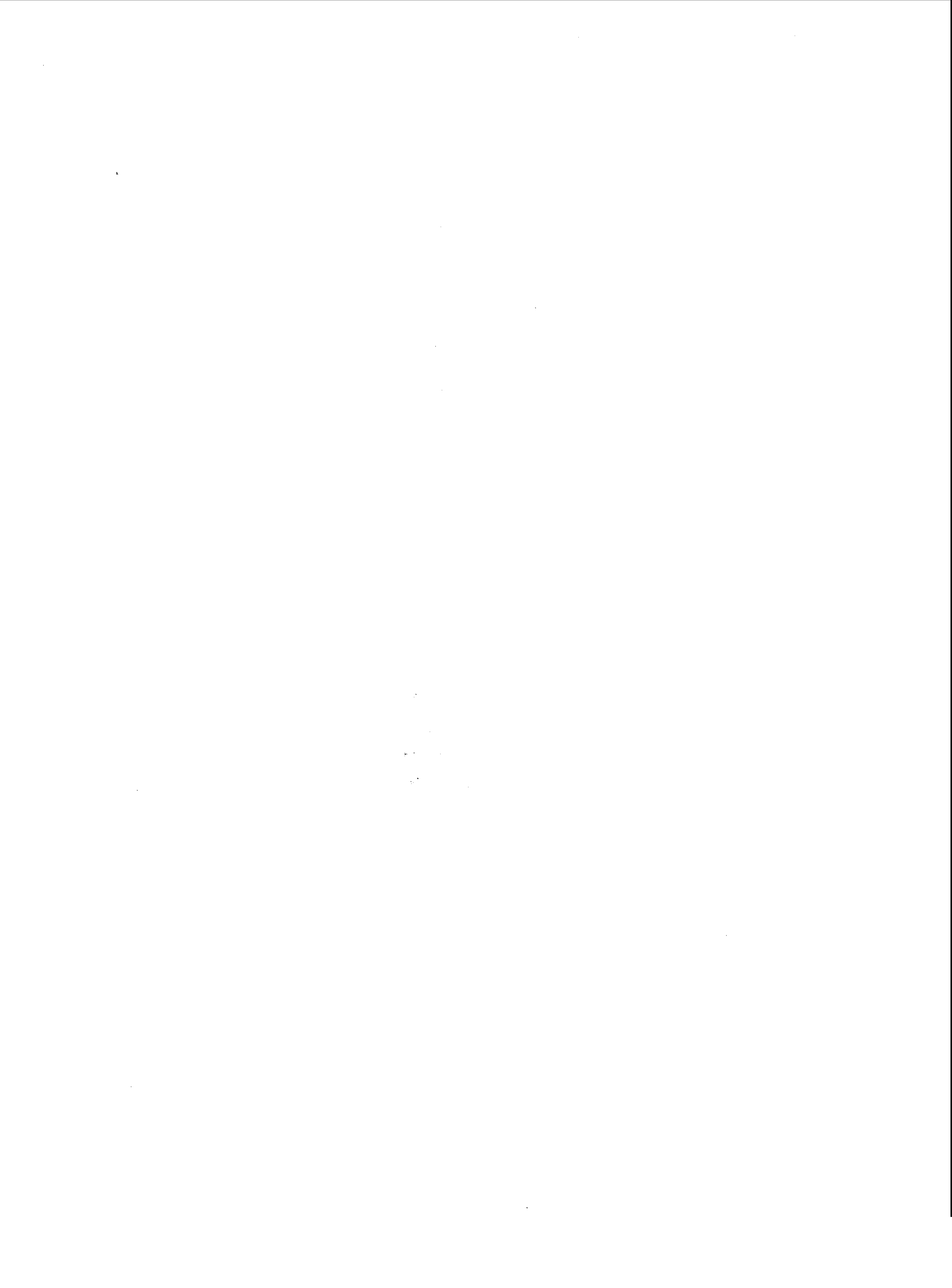
九

之一端則將各外國所喜用之物件分室陳列使本國工藝
製造家有所標準而廣銷路於各國凡如我中國及歐美之
俄德英法美國各有需用品陳列室又如朝鮮印度南洋各
島皆將其所日用之品收集而分室陳列之其所採集陳列
者不務精美但求為日用必需之物非如我國之徒講美術
品甚至以古董字畫列入其間彼則但求各地風俗習慣日
用流行之品陳列其間甚至小兒之玩具亦復滿列其間矣
夫以美術品與日用品相較其銷路之廣狹盡人知之而有
此陳列又使商人熟知各國之嗜好仿造而運銷之此其推
廣商務振興工藝之法為何如耶我上海為通商巨埠各省
各國之人與貨均匯集其間急宜合全國商會商力在上海

仿此良法設陳列所聚國貨於一堂不但外人有所採擇卽
此省與彼省之貨亦得互相運售矣我國往往有彼省有此
貨物而此省之人不知其名且未見其貨者至於外人嗜好
物我國從不知仿造與運銷今設陳列所或亦足以稍開風
氣乎是不得不望於提倡者矣

可

言



杭縣 徐 珂 仲可

天體本積氣地形同彈丸此清張維屏詩也不為天圓地方之說所

圍矣張字南山番禺人有聽松廬文鈔
地球為八大行星之一繞太陽而旋轉謂之公轉由公轉以生四時
自繞其軸而旋轉謂之自轉由自轉以生晝夜古人亦微知之宋趙
與皆賓退錄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
舟行而人不覺

歲晚務閒蕭然庭戶焚香寂坐念我故人高雲鄉惠然肯來小庭斜
月梅影橫窗樵蘇清談遂至微暉雲鄉名民餘姚人有守璞居詩
學問經驗為任事之人所皆不可缺者少者富學問老者富經驗有
學問而無經驗輒多扞格有經驗而無學問未易改革學問經驗不
可缺一故無論何事非以學問經驗相輔而行於事無濟也

外國人稱吾國曰支那舊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教遠被因稱我國
為秦支那即秦音之轉宋史天竺二表來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
滿

可言卷一

我國幅員至廣沿海長六千餘里南部受太平洋之暖流故大江南北
北氣候溫和北部受北冰洋之寒流故遼河白河之流域冬春兩季
堅冰不解日本以三島位太平洋中其本島與天津營口幾同緯度
而其溫度不若天津營口之低者以其西部與東南亦受來自太平
洋之暖流也

宋王禹偁小畜集訓楊遂詩云甲科中南國注江南狀元及第又云
通籍越東朝注入中國為贊善蓋遂以南唐人歸宋也禹偁故謂其
入中國而吾國人之自大即此可見南唐之版圖固非在域外也
清社屋國體改台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中華民國吳人秦菁所謂
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是也吾日望其如羹之調
和矣

民國者國為民所有也是則凡為國民必皆有國家觀念也然滬人
之以外國人與內國人相對舉也則曰外國人本地人不曰本國而
曰本地國家觀念何有乎
道之常者為經反經而合道曰權史記張儀傳贊三晉多權變之士

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後漢書祭彤傳彤有權略凡所謂權變
宜變數權略者雖奇而不軌於正蓋非上智不能也居今之世非權
不可行宜以君子自待而不得以小人度人迫於環境未如之何
耳若小人之所為機械變詐久亦必敗小人者亦小有才而已不足
謂之智也 處今之世勇於救國而直情徑行雖有良法美意鮮克
有濟蓋衆生蠢蠢環境皆自必羣起而撓之固非以仁術行之不
可孟子曰是乃仁術也集注術謂法之巧者言行仁權宜之法也質
言之仁術即權術也 理想派不能實行然能於逆詐億信四字多
加之意雖不中亦不遠安見其不能實行耶若以人之欲善誰不如
我之心推之於人則此理想之無不扞格可斷言也 處今之世不
可無權術否則奚以應變而取人此仁和譚復堂師之所以言知正
而不知變君子之無術者也然亦宜三復董仲舒之言春秋繁露云
明乎經變之事故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 先哲名言有通古今
涵雅故蓄道德能文章四君子欲益之以習藝術明法律參權謀樂
天命十二字蓋不習藝術將何以生存於今世不明法律將何以各
保自由不參權謀將何以應變取人不樂天命將何以祛貪去吝若
俗語之所謂世故人情皆宜明瞭者則已於通古今涵雅故二句括
之矣

不通外國文字者讀譯本書於地名輒厭苦之以其文字冗長詰屈
熬牙也宋孝宗亦然齊東野語云程泰之進講禹貢多引外國幽與
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
不曉其說
清康熙五十五年聖祖聖訓訓海外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
累此朕逆料之言彼時聖祖果能遣使考察歸而自強亦何至凌夷
以有今日耶
清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續懷人詩注光緒六年會上書譯署請將朝
鮮廢為郡縣以絕後患不從又請遣專使主持其外交廷議又以朝
鮮政事向係自主尼之及金宏集使日本余為作朝鮮策令攜之歸
勸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彼國君臣集衆密議而聞者譁然或上書
詆金為秦檜並彈射及我謂習聖教而變夷言受倭奴之指使而為
復教說法云朝鮮不聽忠告而謂宏集受倭奴之指使今果何如

可言卷二

漢書長於權謀後漢書計日用之權宜後漢書魯恭傳祖父匡王莽
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後漢書祭彤傳彤有權略凡所謂權變
宜變數權略者雖奇而不軌於正蓋非上智不能也居今之世非權
不可行宜以君子自待而不得以小人度人迫於環境未如之何
耳若小人之所為機械變詐久亦必敗小人者亦小有才而已不足
謂之智也 處今之世勇於救國而直情徑行雖有良法美意鮮克
有濟蓋衆生蠢蠢環境皆自必羣起而撓之固非以仁術行之不
可孟子曰是乃仁術也集注術謂法之巧者言行仁權宜之法也質
言之仁術即權術也 理想派不能實行然能於逆詐億信四字多
加之意雖不中亦不遠安見其不能實行耶若以人之欲善誰不如
我之心推之於人則此理想之無不扞格可斷言也 處今之世不
可無權術否則奚以應變而取人此仁和譚復堂師之所以言知正
而不知變君子之無術者也然亦宜三復董仲舒之言春秋繁露云
明乎經變之事故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 先哲名言有通古今
涵雅故蓄道德能文章四君子欲益之以習藝術明法律參權謀樂
天命十二字蓋不習藝術將何以生存於今世不明法律將何以各
保自由不參權謀將何以應變取人不樂天命將何以祛貪去吝若
俗語之所謂世故人情皆宜明瞭者則已於通古今涵雅故二句括
之矣

唐堯南撫交趾指五嶺以南一帶之地而言漢置交趾郡始專言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至交趾之名舊說謂為足相鄉之義然古之希臘稱世界人類有對住者北隣住者等名交趾即對住者之意乃北方民族以之稱南方民族謂一南一北足趾相交非真其人之足相鄉也今吾國之與美利堅足相鄰真可謂之交趾矣越南為上古百粵之地自秦漢至唐其地悉入我版圖唐初置安南都護府於交州治今之河內城以統海南諸國安南二字實始於此明代嘗改為行省後仍為藩屬清光緒二十一年為法蘭西所併然其人民衣服今猶沿襲明制

偶作郊游村叟吳簡堂留住綠陰滿院烏啼人寂調水看山燒猪吃筍至足樂也
歐美有重洋之隔未能至夢游之日本與吾同洲未能至亦夢游之南通以模範縣聞於時距滬數百里人事率率乃亦惟夢游而已窶人之不得自由有若是抑亦野蠻如予者固不得一游文明之域耶俗有一箭路之說言距離密邇也一箭路即一箭道一箭可及之地也翻譯名義集一箭道嘉祥二二里或二取計法一百五十步或云一百二十步或云二百二十步又言則曰一牛吼地謂牛吼聲所及之地也梵語之拘盧舍譯云五百弓見翻譯名義集亦曰一牛鳴地大藏一覽一牛鳴其聲五里又有曰一雞飛地者雞飛不能及遠則距離更近矣

噴泉一名飛泉雨水滲入地集於四周岩石或黏土不滲透處若於其上穿孔抵此水即上升與水源同高故地中水源如自上及下作斜勢而於其最低處穿孔者則水必噴出地面高數十尺數百尺其以人工製者或以管引山泉或以自來水管埋地中均可今之園林多有之而差有類宋之湧泉石也司馬光有湧泉石詩其題云樞密學士蔣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石工對曰此蓋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鑿地為槽置石其上夏日從旁激水灌之躍高數尺以清暑氣詩云蒼然片石寒百道飛泉吐高堂忽蕭颯坐失炎蒸苦蛟龍臥欲飛仰嘆秋空雨詩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凡都會之地必人衆食艱而為萬惡之藪新大陸之紐約芝加哥且然更何論乎我國之滬滬之不可言哉有若明之燕京矣明謝肇淛

五雜俎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汙之風塵髒穢之氣紛紜奸盜之叢錯亂僧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

上海公共租界有老垃圾橋新垃圾橋蓋以橋下泊有載運穢物之舟也或以垃圾二字見詢因為考之如下拉俗讀如辣坡俗讀如色俗謂塵土穢積曰拉坡拉字字書未見拉義同炭亦不可通蓋拉坡本作攪播音臘集韻攪播和雜也吳越風土錄俗以冬至前後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則主年夜雨雪道塗泥濘諺云乾淨冬至攪播年亦即拉垢穢雜也音書太元末京江謠云黃雞雜莫作雄父帝一日去毛衣衣被拉垢穢後作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雜以箕斂物曰拉拉拉拉二字意義頗完善俗因有塵土之義改土旁為拉坡夢梁錄諸河有載垃圾糞土之船又每日掃街盤拉坡者支錢稿之

清光緒甲辰夏季游徐家匯就飯村肆解衣磅磚憩於藤椅時方亭午靜坐當風煩襟已滌默思租界劇場正當鑼鼓聲沸魚龍曼衍時也樂何在耶飯畢游李公祠便至村肆品茗與田夫野老相問答地

臨河微風習習披襟當之至適旋至盧家灣就茗肆小坐座無一俗人歸途夕陽在山循樹蔭而行覺此游之樂未易得也歸途所見者天主教之守貞女教徒俗稱童女項下有二帶圍繞于領作三角形以為識又有安南婦女頭戴大笠頂平如覆盤可隱身

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太倉各屬之鄉人謀生於滬者男女皆有彼此問訊輒曰爾何日自鄉下來我將於何日回鄉下不自言其本縣之名蓋僅知鄉與城之對待或鄉與市之對待也省府之別更茫然矣若是之民尚知有國乎黃浦江東之地曰浦東分屬於上海南匯川沙奉賢而南川奉之人在滬者人問以鄉里輒曰本地則并縣名而憐然矣

清光緒末葉嘗語瑞安陳介石主政云滬之繁昌自今以往當日盛一日其故以內地影影盜賊蜂起覓食不易乃集於滬一言以蔽之曰富貴者避難貧賤者謀生如水之趨壑如鳥之投林也今果驗矣戊巳庚辛中華民國七年間水旱迭見干戈未戢其幸而免此者所居固樂土也以言乎滬則謀生較易宜若可以安居樂業矣而屋租米價之昂較之晚清或相倍蓰以是二者之昂日用各物亦遂日

益騰貴中流社會之人尤苦之自蓋言已屢見矣昔屋取米者之爲富不仁若此宜適意主義之爲人所樂聞也 滬以崇土著於域中久矣市政修明有客至如歸之樂光緒庚子以前若長也自是以往則避地者衆遂患人滿然近頃以來久於滬者乃有焉能鬱鬱居此之數則盜賊橫行物價騰踊故也日在危疑震憾中者上等社會也日在支持竭蹶中者中等社會也日在飢寒交迫中者下等社會也 晨至滬甯車站送客以有避地南來之戚友來自京師也滬爲租界託庇於外人皆視爲世外桃源矣明王整己未歲南歸至德州口占詩云舟發河西水塞川敗林枯葉總蕭然德州楊柳青青在南北端疑有二天南北今日誠有二天聞見皆然甯獨敗林枯葉之與楊柳哉整字濟之震澤人詩見王文恪公集

上海地名有曰十六舖者廣州地名有曰十七甫者舖爲鋪之俗寫甫爲鋪之簡寫以鋪名地其地當爲古之郵亭顧炎武日知錄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通公文宋時已有以鋪爲地名者張來有宿第四鋪詩綜古今之鋪名觀之可知其以郵亭爲地名也 歐美之俗以人名爲地名表彰名流使人耳熟不忘美國之華盛頓

可言卷一

二五

京城上海法租界之霞飛路即其例也吾國古亦有之臨海王魏勝所撰項子遷詩跋子遷先生吾邑東鄉人去城二十里而近今猶呼項斯坑蓋吾鄉民情樸質往往以聞人姓字呼其所居如南鄉柯墟錄敬仲先生得名皆此類也 詩灑掃庭內曰灑掃者蓋必先灑以水後掃以帚則塵不上揚而不至侵入人腹致肺疾也上海租界之市政西人操其權通衢多塵時以水灑之帚掃之潔矣自摩托車日多銜接而至甚囂塵上行人之出於其途者素衣化縐無異京洛轉不若腹地街市雖或崎嶇尚無塵垢且泥地之潔僅在通衢里巷之中污穢已甚或有爲腹地所無者西人以爲華人所居不過問也 李燈傳燈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土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關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今之有地癖者多矣凡通商口岸若天津漢口若上海地價之昂至可驚駭而蓄地者輒居爲奇貨囤積販賣立致巨富不勞而獲者莫此若謀以重稅不爲虛虞微若干爲地方公益之費斯得矣 東南地價之昂至滬而極壬戌十一月八日申報所譯上海建築業之調查篇述地價

者有二云每一華畝以上海規元銀計黃浦灘三十六萬兩福州路等處華人娛樂薈萃之處二十五萬兩南京河南兩路商業之中心點九萬兩靜安寺路住宅地產一萬兩法租界住宅地產二千六百兩以上 地價之昂繼長增高靡知所屆公共租界極司非而路僻處西陲屋已鱗櫛而其後農家所居壬戌冬過之猶曠土也地之畝價銀幣三千圓弱有准人購七分之地非爲築屋計也掘泥濘之爲造路之用所獲泥價約四千圓有奇地價工資僅二千圓強既得倍息而猶可蓄水爲池以養魚也 地價之昂且由滬而及於寶山之江灣嘉定之南翔矣江灣適滬故價以千計南翔較遠沿鐵道者畝需銀幣五百圓此癸亥^{中華民國七年}春南翔土著湯銘三所語林重夫者銘三且言戊午^{中華民國七年}畝價僅四十圓相距五年而昂乃若是則以辛酉年滬有交易所屋租騰貴南翔交通便徙居者衆投機者購地建屋以待賃而地價日昂宜有加而未已矣 歐美道路有車行人行之別車行於中央人行於兩旁其尤廣者則分之爲五爲七也而古人亦有分道爲三者宋趙與峇賓退錄古者通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謙門之外有橋曰儀

可言卷一

六

橋不知何時所加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又滬之通衢俗所稱馬路者車行路也南京路曰大馬路九江路曰二馬路漢口路曰三馬路然馬路之稱清道咸間內地已有之見黃燮清倚晴樓詩集之長水竹枝辭有云風吹花信到樓臺馬路迢遙雪乍開^{原註馬路在蘇州城外長水者海鹽也康莊大道國}人罕見之以其可馳馬也故稱之曰馬路又以其陸續增設也故曰大日二日三日以迄於六六馬路者北海路也亦陸續簡單之證也 蘇城花街昔爲妓女叢集之所今則秀民充塞雖操業不同而爲害羣之馬則一也是誠可謂之曰穢里矣南史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穢而居穢里 蘇州齊門外錢萬里橋在清康熙朝曰賤賣女橋流娼船多泊之此更奇於朝歌勝母柏人之名矣 崑山多曠土五十年來草萊漸闢客作之力也客作以浙之紹興人爲多且有遠數千里而至自河南光州者太倉江陰無錫江都之人亦受田而耕子詢之士著謂崑民情則曰人少也受洪楊之賜也然予嘗巡行塵市而知閩閩之主負販之夫以暨勞動之雜役幾無

一爲士著乃歎外力之侵入繼長增高再五十年非悉爲賓萌之殖民地不得也

吳郡志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雷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宋袁駿根窗小牖汗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堂七修類稿引諺云上有天堂下說蘇杭鄧林初入杭詩游徧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予杭人也半生道長去父母之邦爲飢所驅乃甘入地獄而舍天堂地獄者予以譬萬濁之上海也惟若以員莊對天堂而言則儼不於倫矣劉蕙樹萱錄員半千有莊在焦戴川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莊

我國之西湖三十有奇其著者六一浙江杭縣城西周二十里三面環山亦名錢塘湖又名明聖湖又有外湖裏湖後湖之稱爲我國特著之名勝二在浙江建德縣城西南廣袤五百四十一丈唐刺史侯溫所開中有寶華洲三在京師城西北萬壽山麓亦曰昆明湖周十餘里引玉泉水入之頭和園位其側四在安徽阜陽縣西北長十里廣二里潁河合諸水匯流處宋晏殊歐陽修蘇軾曾宴遊其地五在

可言卷一

七

福建閩侯縣西晉太守嚴高鑿五代時閩王棻室其上攜宮人遊焉

謂之水晶宮清時重浚周十餘里爲閩之勝地六在廣東惠陽縣城西亦曰豐湖廣袤十里六者之中以吾杭之西湖爲尤著 丈夫志在四方舟車之迹遍天下鄉里缺如者多矣吾杭丁脩南前蓋立誠詩云杭城十門未游徧忽忽行年將大衍自知腰脚豈常輕履屐終身不能見其詩題爲出望江門飯於義渡局上大通橋沿塘過清泰門由烏龍廟進慶春門見小槐籬詩稿予少在越壯游南朔中年久僑滬杭之城門未游者不僂三也 丙辰_{中華}春住靈隱三日乃知故鄉巖壑之美山氣養身溪聲隨步風日晴好胸次悠然願爲識字耕田夫長此終古耳 靈湖一曲人所習知靈湖在紹興縣城南一名鏡湖又名長湖唐玄宗賜秘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是也而有西湖一曲見齊東野語實似道園有高宗御扁西湖一曲是也西湖一曲之爲外國人所得者今有之矣

成大桂海虞衡志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十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

京曹攜眷棲止之屋揭於門者曰某宅外省仕宦者所居無論大小皆曰公館自清迄今皆如是然稽之古昔則公館之義爲公署非私宅也禮公館復私館不復注公館若今縣官舍疏謂公家所造之館及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北史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黎景熙上言外史之職漢之東觀自魏及周公館不立高適詩清畫下公館尺書忽相邀文同詩寂寥公館靜門掩似山家明劉崧字子高素和人官終國子監司業其詩有蕭條公館三間屋句是皆指公署而言元傅與礪有重午寓揭公館詩則私宅也揭即揭侯斯詩有云翰林宅中值重午節物驚人心欲推又云主人總有故園意與客慰藉共傾杯曰翰林宅中曰主人總有故園意可知其爲私宅矣私宅之稱公館殆原於此 自有宅與公館之稱而非官吏之喜自侈者亦稱宅稱公館矣聞人之稱以府稱以第稱不悖意謂府第爲通常之稱卑之而非尊之也實按之則向有王府公府侯府相府等稱又宋黃庭堅次韻德孺五丈新居病起詩潭潭經路府之尊可知且府

可言卷一

八

與邸略同諸侯朝京師所舍曰邸漢書至邸而議之史記臣觀諸侯

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宋史王公妃主邸舍相望第宅第也賜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見漢書注宋張耒詩題中有追記春睡詩乃寓錢第所爲者第之尊亦可知今人不察惟知公館二字之尊自尊者曰我公館尊人者曰貴公館非夙居京師者并不知宅之爲尊稱矣此亦足以見國人之醉心仕宦也

薄游安慶居逆旅掩關度日不謁客不閱市晝伏一案夜棲一榻周旋斗室未覺其隘以是而知居室之不必求善易於苟安也此外者更無論已白居易狂言示諸姪詩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誠哉是言

昔之逆旅曰店曰棧汚穢不可言狀北方尤甚例之雞棲豚柵不爲過也晚清以來南北逆旅有以旅館二字揭櫫者雖多糜金錢而清潔可居矣清嘉道間王衍梅綠雪堂遺集有客店_{客店二字唐已有}惡五首讀之可知其惡也今錄二首於此詩云牆碑塌入古墻界觸體曉月孤狸拜茅蓬似磬黑打頭酸風射眸毛髮怪持鏡照壁畏見蝎拍扇驅塵愁落臺吁嗟乎旅人早起常少眠一更難度如

一年瓦缸無油... 飛翫毛... 絕奇... 逐一搜妖... 嗟乎古來... 可見商店... 者曰棧莊... 貧率奔走... 閱月矣忽... 懷西湖負... 愚公移山... 江湖有若... 集云萬曆... 曰遠帆樓... 以驚之龍... 色畜妓甚... 公既死妾... 種謂予曰... 俱

可言卷一

九二天... 集之三

吾杭江頌閣廣文... 曰其門如市... 淺淺一井泉... 為家所非吁... 惡世誠難自... 此之謂矣

外家仁和喬司... 建其正屋曰... 事計五開間... 西各二廂後... 二丈八尺合... 若至近年將... 於借趙伯英...

時落成未久也... 此不及三十年... 一家知換幾多... 居宅並為誦昨... 貧吾廬本已屬... 蕭山伯英嘗為... 清乾隆四十八... 歸卜居禾城之... 寶澤堂花木詩... 涼最以階墀近... 令居民呼其地... 年堂前之稱固... 於錢氏之旁將... 保澤頰其堂其... 以高伯祖愚堂... 小宛府君皆以... 致之於家以為... 耳且保寶二字... 字相倚兩姓子... 不可謂非佳話... 旋且負其祖父... 十年以來吾杭... 湖比西子之下... 昂吾窶人子也... 夢憶有西子有... 泗縣楊杏城左... 吾子新六其姪... 有暇謝之丙辰... 翰怡京卿承幹... 舍願一借居此... 也而人欲假以... 築俗語不實流...

可言卷一

十一天... 集之三

致之於家以為... 耳且保寶二字... 字相倚兩姓子... 不可謂非佳話... 旋且負其祖父... 十年以來吾杭... 湖比西子之下... 昂吾窶人子也... 夢憶有西子有... 泗縣楊杏城左... 吾子新六其姪... 有暇謝之丙辰... 翰怡京卿承幹... 舍願一借居此... 也而人欲假以... 築俗語不實流...

園而終身不得一窺者多矣古人嘗詠之曰居易題西亭詩多見朱
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即無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見池清五度春又
履道居三首之一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
鑿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劉禹錫吟樂天自問怡然有作詩洛陽城
裏多池館幾處花開有主人宋王炎雙溪種花詩勝似名園空鎖閉
主人至老不歸來

寒儒結習無資買山而輒倩畫師作圖彌復可笑然古人已先有之
矣宋楊萬里題江季路太丞魏野草堂詩幸常夫子半錢無不問西
園况室廬聞道買來新宅子細看却是草堂圖明劉南坦官至尚書
尚無樓得文徵明一圖而世遂以為有樓予今亦作是觀可也楊慎
升庵全集後神樓曲字云司空南坦劉公元瑞慕陶貞白茅山樓居
足不履地之事而未構樓也待詔文衡山為繪樓居圖俾神馬射
陂朱子曰藩作神樓曲余隱括其意為後神樓曲陳繼儒太平清話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閣者以為清閑及見不甚寬敞先生亦每笑謂
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清吳清皋壺庵題
郭頌伽靈芬館第八圖詩紙上樓臺起亦難

可言卷一

年製的一圖看丁脩南前輩為予題揚古圖文續統飛館填詞圖云
三泖詞人黃綺傳為君紙上起神樓詞源信得華嚴境筆指空明七
寶修蓋子之純飛館與天蘇閣皆尚在紙上也古體文名葆光妻人
環堵蕭然獨宴如芭蕉深巷閉門居于時無計謀生拙到兩劫瓜夜
讀書明貴陽謝三秀還家理園作詩三首之一也見雪鴻堂集黃賓
祺為子繪天蘇閣圖于適家居閉門乃寫此詩於上蓋子亦于時無
計謀生拙之人也并自題一詩云何時作歸計且買畫中山放眼臥
游樂置身通介間夢中容寄傲人外一偷閒待約漁樵伴行沽共往
還賓祺名質歛縣人吳待秋則為予作天蘇詩夢園待秋名徵崇德
人

韓愈文歲弊寒兇雪虐風驚言雪時之寒也然雪之下也實有放熱
作用雪融則吸熱熱為所吸乃倍寒此與結冰冰解時相類
周吳淞江十餘里奇技淫巧妖童冶女充塞其間居者游者往往俾
畫作夜顛倒耳目安所得素心一二三條然塵垢之外與數晨夕耶
上海土木工程終歲不絕即以閩北之寶山路言之當清光緒末葉
商務印書館落成之時曠土猶滿望也至庚申

道左右悉有闌圍僅夏梓方屋前一隙地而已南接北河南路北逾
橫浜橋鱗次櫛比皆屋也吾乃為貧民與魚鳥一哭矣此貧民者專
就江湖賣藝之人言之若輩挈孥挾技流轉江湖恆就曠地開廣場
鬻技以覓食而滬之曠地日益加少即有之亦距市寫遠絕無行人
此可哭者一小河填塞皆成平地魚可絕種屋宇日多林木日少鳥
無可巢此可哭者二寶山路之未有鴻興坊也甲寅中華民
之旁皆破屋食力之小民居之越歲有中年女巧行乞在橫濱橋側
露宿矣審視之則昔在破屋織草屨者無屋棲止遂淪落為丐以是
知土木日興市之窶人不僅難謀衣食而貧賤者乃真無立足之地
矣

國多森林而不采建築所資皆取材於歐美而日本乃亦有運至者
松為多日本之松尤多南宋已然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淳熙中上作
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國松木為之不施丹雘其白如象齒
徙居海上二十稔矣久未還杭六橋三竺徒勞夢想我其負湖山乎
綜計生平南朔奔走自杭而餘姚而蕭山而上海移家至三十次以
上所至即安忘其為客白居易種桃杏詩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
安即是家不啻為予所欲言也又卜居詩之後四句云且求容立錫
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慮心便足敢辭漱隘與器塵曰立錫
曰漱隘器塵又題新昌所居詩有云宅小人煩悶又有云唯應方寸
內此地寬寬閑則尤可為滬居寫照矣滬居隘庭中皆砌以石乃
易石為泥植花果然亦僅二尺之土耳是亦宋楊萬里之所謂幼園
也其幼園詩有序云蒲橋寓居庭有刻方石而實以上者小孫子蘇
花果菜本其中戲名幼園詩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為圖石為墻
端香萱草一兩本葱葉葺葺苗三四叢釋子落成小金谷蝸牛卜築別
珠宮也思日涉隨兒戲一經惟看蟻得通日本人之庭園亦類是
俄屋以棲半生羈旅杭州之居讓之於族蕭山之宅貨之於鄰自北
四川路重遷寶山路為十四番眼前何處非君家莫道有家歸未得
宋饒節詩也予則無家可歸更無往而非吾家矣清何紹基滬上
雜詩之一云新聞纔開老閣過樓臺金碧照江波愁風雨人無寐
海國平分鬼氣多時同治元年也予僑寄老閣之北今為壬戌居二
十一年矣屢過老閣橋輒誦之

可言卷一

滬以路政脩明著於世然僅租界而已租界之通衢而已其坊巷之

穢視內地尤甚一門之內同居者多至七八家室中人辯辯而臥門外地至盜叢積之物為殘餘為排過音境鼻外入以其為華人所居不甚過問宜其然矣所可異者某路有某里僅十餘戶居人皆富有新知識者乃亦無自治之能力穢德彰聞不可嚮邇佛家視世界為穢土此真穢土矣於以歎吾國人之不能奮發有為而甘居下流也 滬多貧民巷之隘且陋者廣集焉城廂租界皆有之猶古之櫟市也從容錄振德坊皆貧民例享權權之薄實知章目為櫟市 滬之居室大率有樓以樓上下合計之曰一幢皆有庭有大門若所謂東洋房子者門見路無庭院聚族而居多者一幢居六家入門平分之為二即甲乙兩家也甲近門乙近樓梯復於乙家之上架木為閣閣一門以居丙亦有特信樓而上低可打頭不見天日乙丙之後則樓矣梯既上則有丁戊己三家丁居前樓戊居後樓己則就露臺而居露臺者無門窗初以為曠物之用既以樓人則開門置窗價值以前樓為最昂皆承租者房二所得率有贏餘甲乙丙丁戊己六家之人口男女老幼平均以三人計已十八人炭氣之充塞火災之危險疾病之傳染滬居皆然此尤甚擬以地獄或且過之倫敦之貧民街當亦不過爾爾 滬之通衢行人如織常日皆然無間寒暑無間朝暮也而冬之晨夏之夜且有坐憩道左者蓋冬則曝日夏則納涼也生聚之繁屋宇之隘皆可見矣

可言卷一

十三

鄰與天蠶里相對有一路屬公共租界以英文標識之然其地所居皆國人且無西式之屋也一里名也方斜路有銀河里壽祥里焉介於其間之一里陋巷也羣而居之者為貧民亦國人也而里名皆英文亦無國文 質庶寶興西里有數弓之地雜植花木可目之為庭園矣顧而樂之風日晴好散策其間誦張耒應是主人憐寂寞僦居仍有小園春以謝居停此詩題為竟陵僦舍仍有小園景物頗佳見張右史文集 予僦滬久曾署聯於門云海上海上居大不易人間世將何之又云傳舍十四遷傍誰門戶眷屬二三口累我鐵寒又云掃徑待延客閉門思讀書又云東海家聲憂或替西湖鄉夢約誰尋西湖句以眷屬皆非浙人故用約誰尋三字且兒子新六方以服官財政部挈其婦居京師也 止止窩者清尤侗所製吾謂家有曠地者可做製之便於迎日光吸空氣也西堂全集之長齋倦臺有止止窩詩二首又有記備詳之記云予病後畏寒以意造窩一所用木格十六扇貫以鐵鈎加頂四面六尺高相等施青布圍慢如墨准前虛紙窗一開之見日光封之如故中設一几可憑一榻可臥二蒲團可供客坐筆硯壺觴之類略具可以讀書可以調息可以參禪即飲酒賦詩彈琴奕棋無之不可然予塊然獨坐嗒然喪我又無之而可用之則行貯于深山舍之則藏東于高閣又無不可也其製比毳帳則小比繩牀則大比圍屏則周而密比板輿則廣而平約似紗廚具體而微但涼暖不同耳嘗慕邵堯夫安樂窩故以窩名之其曰止止者何予號良齋久矣良止也止其所也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莊子曰惟止能止衆止如來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三教止觀皆吾窩中矣 辛酉 國十年 新六挈其妻孥自京遷滬僦居於寶興西里與子連牆而居履聲相聞燈影與共奴僕呼之曰西院蓋予之寓廬在東為東院也古代希臘稱世界人類有對住者 鄰住者 等名此以當鄰住之稱矣客有語予者曰鄰家二字尤允父子相鄰亦鄰居亦家庭也 宋陳與義詩一慵縛兩眸閉戶了晨夕白居易詩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于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門吟一過亦即吾所欲言者也

可言卷一

十四

滬之建屋出賃者亦巨大商業之一且有地非已有特租地若干年以建屋者凡土木之脩理租費之收催司其事者曰經租張房居民賃屋於預付一二月租金外有小租如月租銀幣百圓小租亦稱是或半之三分之一初為經租張房之專利近則業主亦分之至若開門費則給管屋之役夫以宅曠時導人入觀須啓鑰也而商店更有挖費則給管屋之役夫以宅曠時導人入觀須啓鑰也而商店更有數千甚且逾越業主造價之數倍各此費不得屋費而曰挖費若曰非以手探穴物不可得也壬戌癸亥一十二年之交家宅亦有挖費矣 蓄屋之利厚於地者倍蓰若其地為粵亂甫平所購者則獲利之厚雖巧曆亦不能計 清光緒庚子以還成而悉數賃之以待求者常年贏利多者三萬 清光緒庚子以還屋租日昂蓋避地者衆也及辛亥則益昂自是而民國成立禍亂相尋歲無寧月徙滬者益衆屋租之增歲且至再至辛酉則租界內外幾無隙地而猶有欲賃不得願出重資使人讓屋者有之

可言卷一

一三二

大懼皆盡室而來矣中有以暴富而至此謀安樂者有以素封而至此避患難者至者遂日夥若內地之窶人尤以滬為求食之地鬻技者有之為盜者有之行乞者有之滬之人遂滿坑滿谷而土木雖日興始猶有欲庇一椽而不得者辛酉秋冬間實值暴騰尤甚於昔則受交易所大盛之影響也時新屋亦因之而盛以地故屋材匠役各費之昂而取盈於賃費猶可言也乃至數十年前之老屋亦然一若骨董之愈久愈破而愈昂為富不仁不得以經濟學之原理自文矣久之而居者大恐謀抗之乞免乞減者相應而起或曰蓄宅者有所有權抗之背法律是也然何以有過難之明禁乎 之明歲英政府於人民住宅之濫加賃金亦限制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議院提出房租及抵當利子增加戰時限制法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上下兩議院皆通過而成法律此法案之運動主要者為戰時房租同盟會成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實為地方之房客集合團體反對房客之非法加租十月九日遂有房東收回加租之事而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有加租限制修正案提出於下議院

四月七日又有住宅建築助成法案提出於下議院焉 十年以來兵革不息徙居於滬者日益多遊兵禍也而手搯兵權方事征伐之人乃亦有遷眷來滬者

晉豫富人之鄉居者皆聚族而居築寨自衛寨即堡也占地若干頃練以堅垣為內堡以居家族而又築堅固之長圍為外堡則尤大使商夥農佃及其家族居之

以石所築之室漢最多如武梁祠孝堂山皆有畫象及題字遺傳至今晉書王烈入山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今山西尚有石室尋常百姓有居之者黃山文殊院有屋三楹皆以石築成倚玉屏峯壁絕高處有磨崖二曰天地自明曰此山尊曰奇松怪石

竹屋茅屋之外有蘆屋錢謙益有詩見初學集其題曰淮屋記淮安太守許同生作淮屋之事也詩云淮人作蘆屋縛蘆為椽椽較整省塗壁構櫺無刻鏤結構樸而雅屹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為屋嘗恐火誤延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豈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可言卷一

一六二

土室穴土而作之室也通常居室之壁以土為牆茅舍且然今之西式建築其牆亦以土古乃有以植物為牆者宋楊萬里有至日宿藍院小民居竹柱荻壁壁皆不土詩是也藍院屬廣東翁源縣 清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恆霍山中民皆穴土為室窗榻几几悉就土成之其顛依然樹藝也方渭仁詩下營窟室上桑麻几榻窗垣事事賒雨後炊烟青縷縷始知土穴有人家 資暇錄俗名如廁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為室廁在所廁之上故也

庚申 中華民國十年上海新聞報之二月一日新新聞載有無柄樓棧圖為世界新建築術之二即美國芝加哥奈申那工廠之屋分辦事製造藏貨三部極合實用屋純以鋼條水泥

為堅地復用機器張之成粉用時更益其力入紅砂以水及乾粉製成其樓面仿蛛網式以鐵枝為之無待橫柱之擔承牆壁之旁助也八日新新聞所載為芝加哥葛活格芬拿公司之工廠圖樓面極柱亦以鋼條水泥構成不借助於橫柱故能相距遠闊內局爽塏機器輪帶隨在裝設皆著實地左右逢源無所牽掣鋼條水泥所構

之屋不畏火尤宜於貯藏古物圖書珍寶吾國若早有水泥則天一
閣之建築亦無須專用甄石矣天一閣者浙江鄞縣天一閣也閣之建築亦無須專用甄石矣天一閣者浙江鄞縣天一閣也閣之建築亦無須專用甄石矣天一閣者浙江鄞縣天一閣也

西式建築之屋有冬日不熱煤炭而室中溫暖頗類校績者熱水管
也蒸汽管也是亦有若宋楊萬里之所謂小湯谷矣楊有左藏南庫
西庶下紙閣負喧戲題詩序云左營火禁清寒非人間有也而庫官
孔仲古段季承史伯載心匠天巧創一火閣不薪不炭暖亦非人間
有也予以小湯谷名之今之熱水管或蒸汽管埋四周之牆中以熱
水或蒸汽入管而運行屋之四周則自暖矣

西人家宅恆自闢浴室國人效之者頗多古亦有之寇坦有同皇甫
兵曹天官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會詩見全唐詩而宋陸游老學庵

可言卷一

十一

筆記亦云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周密每浴時
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
人莫得窺 灑多火患浴室恆在鬧市予之就浴也必雨中或積雨
之後以屋宇沾溼雖碎有火不甚烈易於逃生此予之迂也

今人家園圃中有花房置木架於中以度花其上而四周皆玻璃窗
透日光也日光烈則垂簾此與宋楊萬里詩之所謂爲花作宅者相
類誠齋詩集有芍藥花詩其題云風雨敗花爲花作宅上棟下宇瓦
之壁之皆以油簾詩云何以築花宅筆直松樹子何以蓋花宅雪白
清江紙紙將碧油透松作畫棟時鋪紙便成瓦瓦色水精似金鸚鵡
未焰銀竹響無水汗容漬不泣晴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關在閒天
地風日幾曾來蜂蝶獨得至勸春入宅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昨
日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不住春竟歸不如折插瓶中
看

假山者以山石堆砌而成近有代以水泥者其在古昔或以木爲之
明鄭道與有木假山記見慕玄草
諸儒語錄謂人當嚴人禽之辨禮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

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孟子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然論人類之起
原爲進化說者有三大率不離乎猿則人與獸本無可分也一人即
猿之進化者二人與猿同原而分進化者三人與猿之間尚有一種
動物優於猿而劣於人者即人猿類與猿同屬猿類人猴類犬
家畜之孳生多爲貴以有益於人也非時之獵鳥獸有禁恐其絕種
而不足以給人之用也至於人則今之世界無不以生齒之繁爲患
而以生衆食寡爲憂矣 吾國之患人滿尤甚孳生日繁談者憂之
庶而不富非富而不教實不教而斯不富也與管子之所謂人滿正
相合管子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 俗以謀生不易輒有人浮於食
之說亦若物之供過於求也然引用實誤禮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
也寧使人浮于食注食謂積也在上曰浮積勝已則近食已勝積則
近廉

清政不綱遂至解紐起而代之者殷鑒不遠自必求其有以勝之者
而始足奠國基慰民望也乃十年以來所見所聞無異於昔宋皇祐
中汾河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州洲子畔
三復斯謠太息者久之 排滿者謂其與漢不同族意謂非我族類

可言卷一

十二

其心必異也是又何解於提倡聯日之說歟日本與我亦同種不同
族也 效忠一姓及斤斤種族之見皆狹義也如明臣死建文之難
者則與人家事視效忠一姓者爲尤狹矣而鐵鼎石尚書官山東時
爲建文死守不屈而死絕無種族之見大奇明梅純備志錄鐵鉞色
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即位擢至閣下不屈死
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皆適士人 今之自稱遺民者多矣
未見有若清初之女遺民也嚴蔭女世說當塗吳若子詩名青山集
多玉樹銅駝之感鄧漢儀題曰今日一燈花兩外青山自署女遺民
宣統辛亥革政民國成一時通行文字於民字之末筆皆提高作民
殆謂帝制廢民權張自今以往不復爲專制政體所轄束而民可出
頭與軍之作軍同一意義然民之困今甚於昔惟俯首帖耳而已我
瞻四方蹙蹙靡騁直可謂無立足地是不若效施升書民爲戶之當
也唐顯升瘞琴銘及其妻莊寧書多心經之跋云顯慶二年八月一
日莊寧爲夫資福書跋後有二行云檢遺德感深意福無靈人先棄
勒貞珉還資施升記原文民作戶謂末筆然在當時則以避諱而然
宋樓鑰題江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詩有諱字皆闕民與基句

站前之升順里某小報謂其關心於漢子諱辭也其實意在排滿效忠於漢族耳心婦之取義則未詳

元人之名譯為漢文而甚怪者頗多和尙有二其一為世宗朝官撫使從伯顏伐宋觀音奴有四其一為循吏秦定朝歸德知府也三寶奴有三又有曰曉漢者仁宗朝諸王有黑漢秦定朝翰林指揮有黑廝順帝朝平章有百家奴咬都子從伯顏伐宋有衆家奴為順帝朝太保又有烏馬兒又有黑狗烏馬兒有四黑狗者文宗朝宦官中政使均見元史

英人李提摩太居吾國至久敷教與學人咸德之武康王順根即以其名為名曰王提摩太表其崇拜西儒之意也以華人而效英人亦猶况慶堂前輩名其子曰額爾克乍見之必以為滿蒙人也 漢軍人名之似滿蒙者甚多乾隆時之朱爾廣額其一也

吾國舊習翻譯外國人名必用至不雅馴之字清室之祖有名覺昌者明人率譯作草場又有於字旁加口字者國人妄自尊大習為固然海通以來始稍稍去此舊習 舊時官文書於盜賊之名輒以醜惡之字同音者代之咸同間於匪張洛行之改為張落刑其一也

訂言卷一

三

先子字印香予字仲可合之則曰印可東坡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詩有印可聊須答如是句印可猶今言認可也論語皇侃義疏皆被孔子印可也明俞弁逸老堂詩話余嘗見倪雲林張伯雨詩寄與同時某人稱呼下印可二字余不解所謂後閱霏雪錄云印可字維摩言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此釋語也 予之名為珂字仲可感友之貽我筆札者輒書仲可為仲珂雖在一處亦然蓋名字相混也加我以玉豈亦如盧士深之潤潤乎楊蓮彥名信素 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名蓮彥曰盧即潤潤所以加玉見世說新語補世俗作字好用簡筆近之速記法亦然且篆文之仲作中今不書仲可為中可而書仲可為仲珂不簡而繁且識字不多之人亦書可為珂尤不可解

吾國之上流社會中人有名有字而又有別號別號徒費人之記憶力甚無謂也新會梁任公同年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自序有云篇中對於平生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小字即乳名有之音多如曹操小字阿瞞劉裕小字寄奴是也亦即小名陸龜蒙有小名錄宋史如凡無官宗子應舉初生則用乳名給據亦即咳名咳音孩小兒笑也禮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滿盈溢也管子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粵游小志云滿子嘉應稱子女之最小者按何光遠鑿錄錄陳裕詩滿子面甜糖脆餅簫娘身瘦鬼常娥玩詩意滿子是謂其子女驚娘是謂其妻妾則以稚子為滿子五代時已然今湘俗於最稚之子以滿名之輒呼曰滿芽子芽子即孩

植物之湘鄉曾文正公之幼女亦以滿命名後歸衡陽尋仲芳中丞緝禦且以滿為咳名者不惟湘也中江李少眉觀察為眉生按察之子所生子女十二人其咳名自一至十未幾有所生遂名之曰滿乃未幾而又生女則以多名之多乘也此則含有餘字之意義蓋以滿命名者頗多齊民編戶則尤夥然古亦有之唐陸龜蒙小名錄司馬相如字長卿母少字之曰大子長好讀書學擊劍慕蘭相如乃更名又曰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母常在田拾因極乃臥於

讀問夢有物如犬子頭有角誌之因感而有娠故小字狗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有以狗為正名者左傳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俗呼子女曰寶寶珍之也古曰保保留青日札今人呼其子曰保保或曰何保有保抱護恤之意明史元擴廓帖木兒本王姓小字保保草木子明李文忠亦稱李保保明太祖函諭李文忠稱保兒

皈依釋道兩教者必於本名之外別命一名曰法名信男信女皆有之基督教徒亦然曰聖名

訂言卷一

三

歐美人有無字而英人無字於華亦效吾俗字曰葛賓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婦人繫母家姓生則以伯仲如孟子仲子伯姬叔姬之類亦以其國如齊姜宋子素陳陳嬌之類死加以謚或從夫之謚俱兼姓而稱之漢晉之世婦人有字者姓亦繫字下後漢書載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華陽國志所載敬司乃司馬氏女也又如助陳元常薛常貢羅玳何敬揚諸人亦皆姓繫字

下晉李矩妻衛縈字茂漪其自稱則云李衛兼兩姓而稱之 昔時閨秀文字其自署姓名也雖已嫁鮮有標夫姓者元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十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下頭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頭首豈以卑答尊遂

一舉兩得喻一事兩利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見晉書東晉傳子於此深味之力行之否則有如今之所謂時間不經濟矣時者黃金也西哲之言也吾國先哲亦言之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晉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以新婚爲喜慶之事善頌善禱宜若是也汪頌閣則言新婚者實爲歡樂之終憂患之始此言可深長思

家有良妻爲夫者可專力以治事世皆知之若所娶者爲看護婦尤善知家庭待疾法則疾易瘳而事不廢亦內助必要之義也世人於縉紳之交申以婚姻者必輩行相當不爾則非議之而古人殊不然蘇軾黃庭堅相友相愛唱酬最多而黃嘗爲其子求婚於東坡之女孫阿巽黃詩誠堪堪阿巽買紅纏酒缸

涿州盧厚山督部與徐月樵中丞有婚烟之約徐身後終踐之見清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盧厚山詩注中丞爲珂從伯祖名承恩以監生入官由南河通判擢淮揚兵備道遂歷江蘇按察湖北安徽布政以至安徽巡撫克踐婚約誠善然有後悔者多自以及時議婚爲便况自由結婚爲今所尚乎

二姓之合婚也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之吾家三代之娶固亦以父母之命而女家不然非其世父即其兄之主婚也先說方太淑人以清咸豐庚申粵寇擾杭殉難亂平先大夫印香府君辦浙省賑撫局事以勤敏著稱時吾母陸太淑人方在家待字外大夫楚書理問善實欲爲之擇婿七外叔祖吉人上舍善時以事入城聞先大夫賢乃令三外伯祖禹聞上舍善昌諄勸外大夫乞丁松生丈內作伐以吾母字之一也光緒丁亥四月初八日先室朱恭人承芳以瘵卒於餘姚學舍陳尸待斂而丹陽何渭生觀察恩煌道出餘姚報謁聞者辭之渭生詢故聞告之越三日而周若澹師啓邪之介紹書至矣蓋渭生嘗推陸於先與先大夫時相過從以子之好學而器之乃屬若師致書爲其從妹墨君作配於珂爲繼室一也甲寅年兒

子新六自英法留學得兩學士學位歸應甄別試得商科首選授上士泗縣楊杏城左丞士琦諤謂新六佳欲妻以其弟芝青監督士驥之女而屬錢幹臣總理能訓夏劍丞大夫敬觀執柯強之而成二也

陽湖莊氏爲江左望族有東莊西莊之分濟美堂屬於西莊鳳岡典史有學生子二人曰叔英曰季英皆畢業於高小學校皆爲銀行職員皆娶傅會紀孝廉之學生孫女戊午年正月同日同時結婚青盧交拜分列東西誠佳話也其族人百餘茂才俞爲子言之

光宣之交自由結婚之說漸盛而父兄必禁子弟使不得娶女學生雖天性頑固不知變通而亦少數女生之踰閑蕩檢有以致之男生醉心歐化羣趨時尚一若非得女生爲婦不足以崇高小己之身分者然惟在內地者若是海外留學生之返國娶婦者乃皆求之詩禮舊家昔所稱爲閨秀者也 自由結婚非可猝致必假以歲月雙方之性情境遇才識學問彼此皆知而後可若唐之李清之于雖自由而非如上所云也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慶事壁間開一橫窗飾以雜寶縷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窗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窗

中自選可意者事之無錫王尊農副貢慈章然脂餘韻敘于事云金壇于翁宿儒也爲徐兩松中丞之婦翁開門授徒意在擇婿中丞少孤負笈于氏之門相攸及之而慮其貧弗當女意一日授左氏傳至重耳齊姜事令女誦之女口占曰願從公子志不作女兒悲婚遂定庚申年汪頌閣之子韓成在倫敦言有南洋華僑之粵婦挈其女至英擇婿條件有五一畢業大學有學位二他日出仕三貌美四性馴五永居婦家聞已有出而應選者矣韓成名德慈習航空學報章登載之求婚廣告數見不鮮而男女自署姓名之結婚廣告則僅見癸亥正月二十九日載有杭石君原俠綺啓事爲文言白話新名詞混合之結婚廣告尤夙所未有者文云我們倆於四月一日起實行共同生活所有一切無謂的儀式概不舉行親友厚貺亦不敢受先此辭謝諸希原宥又有發訂婚通告者則純爲白話署名人名高君蕙蕙振鐸文云我們已於四月七日在

杭州西湖訂婚我們知道你聽見這個消息一定是很喜歡的所以特地告訴一聲

婚姻不自由之苦足以沒真才致非命陳其年婦人集松陵吳氏名銀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昵後事露寢韓氏所供狀灑灑數千言頗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

古有是事今亦宜也

古之直可於文字中見之唐試大理評事王適之娶婦得之以詭道
士君子所引為深恥者也韓愈為遠作墓誌銘乃直書之文云妻上
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有方河衛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
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
必嫁官人不可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
女賢不可以失即漫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
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語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
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
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恥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
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崇尚貞節為今之通儒所非議以有違人道主義也男可續娶女獨
不可再醮耶然世界今日方以人滿為患提倡山格夫人之節育主
義果有實能守節者則生齒不至過繁劣種亦可稍減是亦提倡節
育主義者之所宜贊同者也

古不諱再醮觀於同母異父之兄弟孫外兄弟即可知之周禮地官
媒氏鄭康成注判妻出妻再嫁者儀禮喪服期服章繼父同居者傳

可言卷一

二二 集卷之三

曰何以期也夫死妻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
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
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左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
不以其弟為奴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家禮三父八母圖有嫁母
宣和雜錄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
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無意矣辛雜識
徐元杰為林喬伐柯一豪家為接財婿婿沒更招一婿古詩山上采
靡蕪山下逢故夫辛延年羽林郎詩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古
有年逾六十之老婦而改適者宋李觀軒江全集有哀老婦詩可證
也詩有云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
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
懷居絲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
門急若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
古人文字亦不諱再醮歐陽修撰范仲淹神道碑嘗認言之曰公
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清陳文述碧清陳文述

碧城仙館詩鈔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
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敘金石錄時年已五十有餘雲霓漫抄
所載投棊處厚啓始好事者為之蓋宋人小說往往污蔑賢者如四
朝聞見錄之于朱子東軒筆錄之于歐公比比皆是 今盛言解放
婦女而予以為宜先弛再醮之禁且本為先民所許也蔣氏家訓常
熟蔣伊莘田著有云婦人三十歲以內夫故者令其母家擇配改適
親屬不許阻撓而清律亦不之禁律云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
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
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 廣州人以娶有財產之再醮婦為淘古
井以井喻女古有之元陶宗儀輟耕錄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
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
可闕謂之投河奔井

未婚夫死而為之守貞明歸有光之貞女論嘗非之謂女在父母家
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士而為終守不合於義明教英東谷贊言
孝子到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
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為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
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
之行不可以為訓

可言卷一

四二 集卷之三

生物與異種交媾進化必速植物之曾用接木法者必更佳人之不
宜血婚亦猶是耳血婚者血族婚姻也凡五等親族及中表若互相
婚姻氣血原於一本必不能改遺傳之性質使之進化且不能繁殖
即有生育非殘疾必夭折此今之新學說也古亦有之禮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
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禮娶妻不娶同姓故買
姓不知其姓則卜之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
也左傳齊東郭偃對崔武子曰男女辨姓左傳盧蒲癸臣子之妻之
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羣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注子之慶舍言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
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國語言司空季子曰同德則同姓同
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坊記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同姓故也傳曰
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曰

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文中子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詆諆注任薛同出黃帝王劉同出舜崔盧同出于帝譽魏志陳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本族徐宣每非之大祖惜其材乃下令曰喪亂前事一切勿論司空陳萊曰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為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源異王莽娶王咸女以為源異不同而娶之唐臨淮郡王李光弼武威郡王光進之母韓國太夫人姓李氏見唐書光弼傳清亦有之李文忠公鴻章之母亦李氏實以贈公愚荃侍御本姓許故與李氏通婚也 清洪亮吉有春秋不諱娶同姓論備詳之論曰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娣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慶舍之士以為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懿女亦同姓晉則羊舌氏為晉公族而亦娶同姓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是矣廣韻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為氏是子南子晉又爭娶同姓之女也獨昭公以吳孟女子貽譏者以魯為秉禮之國故耳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為婦以為妻外甥女不知春秋時即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燕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讀嬴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權之故也韋昭注權愛此女之故是讀嬴亦穆公之女子于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娶從姊妹為妻者古有之楚娶堯女娥皇女英是也書疏引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會祖為四從姊妹乃竟以之為妻若在今日為人所唾罵矣 歐笑之俗中表兄弟姊妹三服以內亦不相婚嫁日本不然清黃遵憲日本國志娶妻不避同族如帝子男為親王女為內親王制惟親王許娶內親王清濯足扶桑客東洋詩史神代史稱伊弉諾尊伊弉冊尊見鸕鷀相相交始知成婚是為日本初皇而日本書紀載仁德天皇即大鷦鷯尊應神之子也以八田皇女為皇后實以兄妹而成婚也而近亦有兄妹為婚之

禁清濯足扶桑客東洋詩史日本近世贅婿為子之風盛行兄妹為婚之禁始起有妻死而繼室以妹者有司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妻妹即其妹是兄妹為婚也不可

婦事夫有五事其三為不得有姪心於外夫夫視婦亦有五事其五為於外不得畜邪傳御見六方禮經是一夫一妻皆能貞潔自好也而印度一夫多妻之風乃大盛佛敎之衰可知矣 我國一夫多妻之俗由來久矣昏義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既無無妾天下殆將一妻中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捷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辭遣其妻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二媵十一品媵十二品媵八國公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云親王妾媵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即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二十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具二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

娥皇堯女與女英同降於舜舜即位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崩於蒼梧之野二女歿於江湘之間相傳娥皇為湘君女英為湘夫人見列女傳以姊妹事一夫者此為僅見不意數千年後王果之女與之媿美而皆能詩且其名為湘娥湘嬭若有慕湘君湘夫人之行事者湘娥一名湘妹字月田湘嬭字蘭曉錢唐人果女皆甘肅洮州同知福建武平林樸室湘娥有繡餘吟湘嬭有浣香齋詩草果以武職官粵喜為詩有女月田蘭曉皆習吟詠林梅坡樸方官陽江令以能詩稱於時遂以兩女並妻之見國朝杭郡詩續輯然娥皇女英實有嫡庶之分非二妻列女傳舜即位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是也若帝璽之四妃曰有邵氏女姜嫄曰有娥氏女簡狄曰陳豐氏女慶都曰姬訾氏女常儀則名位相等不分嫡庶則確為一夫多妻之證也 一夫

多妻之俗漢之變夷可謂極矣清龔澤身雪浦詩存種人百詠注頭
目妻皆百數婢亦百數庶民妻皆數十無妬忌之嫌野蠻一男妻十
女 一夫多妻為西人所晒然妻一而已他皆妾也若俗所謂兩頭
大者則並妻匹嫡有干例禁而古之人主乃亦有之明葉子奇草木
子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
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為驗 一夫多妻就家庭言之生育自蕃
若為社會計則轉少蓋以此多妻而各嫁一夫必更蕃也今申言之
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住媵之以媵婦從有房一夫多妻之制
非良法也而有美意寓其中焉蓋婦既受孕不可再有牀第之事否
則所生子必至愚丈夫愛憐少子以其智耳日久而伐之焉得智私
生之子智者多亦以此一娶二媵自可更迭為歡同時入月王詩

王和入月與入相宗
天子之妻曰后妾曰妃妃之待遇降一等而已而齊民之妾乃竟有
待之與婢媪同等者此誠不平等之至矣 妾之家屬例不往來蓋
與鸞婢等視也今之置妾於滬者率破此例有若婦家之禮尚往來
然宋已有之洪邁夷堅志妾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
往視常以一僕自隨

可言卷二

七

元蘇 馮 袁 刊

娶妾者恆求之於吳首推蘇州之長洲元和吳三縣清初已然海鹽
彭孫通松桂堂全集有詩詠之題為耦萬有買妾之興余因借耦萬
閱吳門數女子吳俗名曰相親有當意者再往細閱名曰覆相其次
為揚州之江都甘泉自古有然於今為甚清初之汪蛟門名懋麟者
江都人乃納越姬則紹興人也石門吳之振作絕句調之云斜輝金
釵蹙鸞鵲額黃輕染蕙飛霞鏡湖春色能多少壓倒揚州樹樹花越
語重濁不及揚州之俊爽更焉能及蘇語之纏綿綺旎如林鶯巢燕
耶然吳越實皆有麗質蛟門必熟讀李白詩也李詩有云吳娃與越
豔窈窕誇鉛紅 廣州人蓄妾者多巨室之粉白黛綠列屋而居者
無論已塾師也小商也亦皆有之

元之蒙古色目人有嫁漢人為妾者不以門第限不以種族分篤魯
迷失治書之妻姪女李氏為浦江人戴良妾其一也時良年四十九
留吳門冬納之明年六月李卒良有亡妾李氏墓誌銘傷李氏妾詩
墓誌銘云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篤魯迷
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惠敏且早孤抱之為己女未幾公薨其

義母復抱以適維揚董氏董亦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
尉丞相答失帖木兒公皆姻姻兩公既官江南而其諸子又皆從仕
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攜家即錢塘居焉於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
冬自錢塘歸余為妾余時以淮南儒學提學留吳門與妻金華縣君
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肅恭畏謹歲時率諸女婦進
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素習然也 監司大員之女有降為人
妾者清徐榮懷古田舍詩節鈔有紅沙曲為余借帆篷室郭媛賦詩
註云媛為諸暨郭觀察元道少女觀察卒於臺灣任所媛隨生母居
焉媛諸兄在暨陽者不遠往來借帆館於四方在家日少借帆悼亡
後擬扶正之固辭借帆先有二姬然家事皆委於媛也云云以實缺
道員之女而為人妾一奇且非巨室之妾而為記室之妾二奇一記
室耳而有二妾三奇又有儒家女之為人妾者光緒中之鄭蕙是也
鄭蕙字雪蘭平陽儒家女幼耽文史喜事吟詠著有素心閣詩為殷
心齋司馬姬人見張景祁新葺詞

可言卷二

八

元蘇 馮 袁 刊

呼吸裨益血氣也清施閩章之於徐珠濤則較得媛老之精義矣施
有戲示徐姬詩題註云姬人徐氏珠濤小字善懷江都人也初略識
字不欲令作詩問竊謂余作亦能為五七言句子善病嘗累月宿別
館相值如客都無怨色生一女孀不復乳余憫而遣之輒以死誓藥
餌飲饌必手治以進事余廿餘年矣子應召改官南人臥不習炕衰
體不溫既而老妻遣送來侍固止之不得曰時以媛老於是暑則異
榻寒則同衾第之問遊若千里而柔謹有加曰君好自愛妾得為
侍書女史足矣性厭葷血強半清齋家居或薄飲數杯既來京邸食
貧間三五夕不沾酒茗飲歡然予不為太常之齋禁難遣白傅之楊
枝未盡忘情笑示二詩詩云敢言天女伴維摩忍背春風奈若何倘
似朝雲隨玉局頻年活計藥爐多偷鈔詩句上羅巾甘擲紅顏逐老
身猶勝經年一相見隔河牛女可憐人 媛老之事日本古代亦有
之猶太且然達希德王年遠畏寒嘗與處女同寢荷蘭醫士鮑威爾
虎佩當一千七百三十八年年七十歲為阿姆司推遜達姆市市長
夜寢必有二處女伴之格符生十八世紀之名醫也壽至一百十五
歲羅馬人哈密柯司撰文論之謂其任女校校長時實以處女伴寢

得享高年德之名譽格扶南海倫德皆深建其言

浙東之典妻也出資若干有年限滿仍去而事故夫限內所生子
女為承典者所得頗有年久而不願歸如物產之找價絕賣者而古
之典妻亦嘗見之紀載西山日記孝豐高奎賈于吳門有一人以數
金質其妻奎竟還之後生子成進士明袁宏道江南子詩註余在吳
見博徒有典妻者見袁中郎全集 租妻之事僑滬之台州人有之
不以月計而以日計一月中凡若干日及期後被來就亦或訂契約
而吾國之租妻即日本之權妻也清黃遵憲日本國志有非妻非妾
者曰權妻計月輪值朝張暮李聽人去留生子或留子去母後有為
妻者設讎鬻親族名曰披露必設假父母以生母賤也
不孝有二無後為大孟子之言也國人之重宗祀也若此迷信至甚
乃有借種生子之事蕭山人謂借種生子曰放陰古之所謂寄殺也
寄殺者言以牡豕寄於牝豕之家使之生子而男子為他婦所畜養
者亦以為喻史記夫為寄殺殺之無罪按左傳既定爾妻猶盍歸吾
艾殺艾殺亦即寄殺也
元有張旺勇者霍丘人幼失父事母至孝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

可言卷二

九二二集之三

娶以終母年視今之持獨身主義者何如

家庭之煩惱必起於始有之慈悲道場法之言曰一切眷屬皆是
我等三世怨根一切怨對爾若居異處遠隔他鄉如是二人終不得
怨恨之心得起怨恨皆由親近以二毒根相觸故

昔之婚姻惟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之至有終身為怨耦者夫婦
之道苦矣然皆忍而與之終古七出所逐者下堂求去者皆絕無僅
有今則自由結婚者夥矣而離婚之事乃數見不鮮甚且有二載兩
嫁之女子何歟 離婚者夫婦解除婚姻之關係也現行刑律明定
應行離婚者如妻有虐待尊卑為婚娶親屬妻妾等又現行刑律夫
婦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是夫婦之可離者必有上項情事
否則必出於兩願今則不然有結婚一日而妻乃強其夫離婚者如
大江以南某縣之著姓某是也某初受大學校之某生聘聞居待年
繼惜其貧解婚約女旋聞某畢業大悔自語某以履行婚約為請某
不允辛酉年乃別嫁嫁之翌日與夫爭又離婚矣 歐美人之
結婚必審慎周詳而成之故離婚者亦非人人所有我國青年則不
然率爾結婚遂率爾離婚且有一人而數次者聞之屢矣此誠青年

男女誤解自由戀愛之所致

在腹地之詩禮名門子姓皆行白頭相對而其婦乃有離婚之宣告
夫無以制止之癸亥年春季所聞者有二殆以文化日新行
將就木欲及此餘年而一趨時尚耶是誠善謀自身之解放者亦唐
之秦系也唐劉長卿有見秦系離婚後出山居作詩見劉隨州詩集
詩云豈知借老重垂老絕良姻鄰氏誠難負朱家自媿貧綻衣留欲
故織錦罷經春何况蕭蕭綠空山不見人 以失禮而離婚今未有
也禮教之凌夷可知矣御選歷代詩餘詞人姓氏載舒氏武弁女適
桓密王嚴叟弟齊叟以齊叟失禮婦翁竟至離絕

龔橙字孝拱晚年自號半倫半倫者謂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而僅有一妾也予謂今之人有可以一倫為號者蓋自宣統辛亥以
還政體變更君臣之倫廢小家庭之說盛父子昆弟之倫危離婚者
夥夫婦之倫亦若存若亡所留者朋友一倫耳蓋欲謀食於外不得
不講求交際諺云出外靠朋友以是而勢利之交遂獨多
敷衍蒙蔽之惡習大率施之於外界也今家庭之間亦有之吾於是
而知天下事真不可為矣父母兄弟姊妹姑婦夫妻之間亦非如是
而不能一日居也

可言卷二

九二二集之三

自小家庭之新學說行而天倫之樂不可期然即以舊社會言之天
倫之樂亦未易言也父子兄弟各有所事散處四方非歲時伏臘不
得歸而聚首其同在繁盛之都會者則晝之職業夜之酬應各有所
習亦不易合併朋友之樂乃為天倫之樂而上之且同事者服務同
居處同寢饋同視父子兄弟實較親也 士大夫享園林之樂者百
不一觀非不羨歸隱惟別墅也而貪戀任死於在位者比比皆是
次焉者則并家庭之樂不可得晨起入署勞心簿書及散值則謁客
也宴會也句當私事也徹夜還嫖賭也必夜分而返既返則寢或有牀
第之樂而家庭之樂無聞焉其中一二之才且賢者輒與父母兄弟
姊妹匆匆一聚晨起而匆匆出矣蓋亦視若社會之交際也若此
者吾屢見之吾憫其為環境所困疲精神於無謂之周旋而於國
於家於世於己皆無裨也僅亦今之所謂博愛主義者耶 帝王家
之父子罕相見蓋分宮而居皇子親見以時不得常行人人之禮也
今達官巨商之父子亦若是雖同室相處或經月不一見蓋常務之
外莫不有隨俗之說應欲聚首於一堂非預約不可得常見者農而

亦依附盛名而然可知聯宗之風久矣 宋張文潛詩三杯脫帽我
家風渴如旱田占雨虹三杯脫帽張旭事也曰我家風亦略如今之
聯宗然文人徵引故實每於人之同姓者曰吾家曰我家風不以爲
異與唐玄宗之祖老子張獻忠之祖文昌帝君差相類也 謂他人
祖以自附於華胄之列者古亦有之宋王得臣塵史洛中衣冠子弟
不肖者驚祖語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明李詡戒庵漫筆今人買
得贗譜便說曰我亦華胄也

凡同一祖宗之所自出有血統之關係者不專指男系言母之父母
兄弟姊妹之子孫皆爲血族姚崇之言九矣唐語林姚崇每與兒
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錢塘汪氏爲吾杭望族與同里張氏爲僚婿者三世有官廣東長寧
令者名秉健字筱逸娶吳印心之姪女爲婦而張金山理問光緒所
娶爲印心之女汪子周繼尹清冕爲筱逸之子娶南海令馮沅之二
女爲婦張笙庵理問文洽爲金山之子娶沅之長女爲婦汪伯唐同
年前輩大變張閱生典史槩皆娶廣東候補令王惠溥之女爲婦二
代連袂能改肅漢錄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從妻著參政范罕見

爾雅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後乃引而伸之因緣而及者皆曰姻
然猶本身也近支也今則與疏族之略有瓜葛者以欲修聲氣恣攀
援之故輒敘姻誼皆牽連親也楊雄答劉歆書臨印林閻翁孺與雄
外家牽連之親

學生徒弟皆受業於師者之稱謂一若有雅俗之別今俗於習儒凡
願於學而讀書者習商者曰學生於習僧道習工者曰徒弟徒弟之
稱古已有之宋陳搏詩堪嗟繼繼無徒弟明宋禧庵集有四月十
三日偕岑宗昭胡斯美及其徒弟斯敏游宿竹山精舍詩題且論語
有非吾徒也句是徒之稱實亦雅而不俗

光緒乙未從花農兄入吳謁德清俞曲園師禮呈扇乞書師口占一
律以賜曰吾黨徐君荷攜來有惠連可人皆似玉舉世望如仙原註
以玉可名其居舊讀科名記新聯翰墨緣爲書白團扇長與月同圓
合之即名也

明崑山歸子慕陶庵集有對客詩真如吾之所欲言也詩云嘿然對
客坐竟坐無一語亦欲通殷勤尋思了無取好言不關情諒非君所
與坦懷兩相忘何害吾與汝

累世相友善者俗稱世交世誼最著者爲孔李後漢書孔融傳十歲

造李膺門曰我是李君之通家子弟其後有羅何見明羅倫一峯先
生文集存德堂爲西溪何純賦之引引云見山先生忠于宋吾祖武
岡府君之同道也太虛先生隱于元吾祖松野先生滄洲先生之同
道也羅與何世同道者蘇軾題王逸少帖詩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
世好稱書工世之稱謂固施之於友也乃有同族而亦相稱以世者
書見之於清宗室之家矣寶侍即熙字瑞臣壽尚書者字子年皆宗
室瑞臣齋有楹聯子年書上款有世大人三字蓋清之宗室分別族
屬曰第幾族族有佐領轄之瑞臣子年當不屬於一佐領所轄也
滬鳳少杭僑杭滬鐵路通而往來者多宣統辛亥兵事起而來避地
者多不佞少壯作客南朔感故疏闊今旅滬久矣在滬之鄉人歲時
偶一見者三數人而已避地者衆於我無與也賞奇析疑情話歡洽
之侶可樂數晨夕者汪頌閣林重夫也皆君子人也惜頌閣重聽重
夫事尤猶不得罄所欲言然亦慰情勝無愈於空谷之足音矣重夫
名任曾游學日本今亦有目疾與予爲同病相憐之人殆亦以世多
悲觀歟

袁項城爲總統時有嵩山四友趙爾巽張謇等是也而周文王亦有
四友爲閔天散宜生等若舜則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
不識云素不虛不空靈甫見聖賢羣輔錄

可言卷二

廿

天蘇閣叢刊

可言卷二

廿

天蘇閣叢刊

前流水綠粼粼江南醜女黑如鬼猶有吳音能婦人詩見魏伯子文集而他行省他郡他邑之妓知吳音之能婦人也輒效聲明已然清揚鍾義雪橋詩話續集景韶翻者隸建昌樂籍能詩有妾非吳中入好學吳儂語二句 唐孟郊送李翱詩有應對吳語嬌句翱男子也男子之吳語實不嬌黏皮帶骨不若明清京語之脆婦女而操吳語則嬌矣宋周邦彥浣溪紗詞惺忪言語勝聞歌誠哉是言蓋婦女之聲帶聲浪固異於男子也

浙西之杭州嘉興湖州三屬與江蘇之蘇州松江太倉三屬方言略同惟杭之仁和錢塘二縣爲南宋京都其語言爲江浙混合而成多正音少土音然限於附郭之十里而止其外則悉土音杭附郭十里外之人嘉湖蘇松太之人遂皆以杭城之語爲官話偶相問答輒喜做效而我們你們他們三名詞不問其用之當否悉歸入焉且竊自喜曰吾能操官話故可與杭人敘談也

閩粵語言與他省扞格其音皆自鼻出閩輕粵重故閩較清而粵較濁能操正音與他省人相問答者間有之其或不能而能操英語則以英語代之粵亦然以內國之人而乃乞靈於外國豈非咄咄怪事

可言卷二

三

此國語之所以亟宜統一也 閩之語言有二大別一福州府全屬一上游之延平等府一下游之漳州等府且有數郡之語類江西非必閩語全不可曉也 中洲草堂遺集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集中題鄉事寄靜者詩有魚花千里舸雜菜萬家庖二句注魚花亦稱魚苗鄉人呼芥菜爲雜菜廣州音讀雞如該他省人有讀芥如蓋者該蓋音相近廣人未必果呼曰雞菜子升亦用雞字以對魚字耳 諺有冷尿餓屁窮說話一語以尿屁與說話連類而及之賤視糞人也尿爲血液中分離之廢料成人每日分泌之尿量可七八合然因食物及氣候而亦有增減天寒無汗是以多尿屁以腹中食物消化之廢料發酵而作響糞將泄則先屁故曰轉矢氣食消腹空故餓貧者多求人是以求多言

城鎮之民燒鄉之民樸惟樸乃爲燒者所藐視呼之曰鄉下人不曰鄉人而曰鄉下人輕之之辭也崑山不然居城鎮者呼居鄉者曰鄉親意較厚而北方城鎮人之呼鄉人也則曰莊家老 春之季多淫霖及首夏而未已春花王家以三敗矣春之季多淫霖及首夏而未已春花王家以三敗矣春花之所獲悉入己若

大無禾即倍獲納租於田主得亦僅矣雖仁慈之田主亦不知也况稻秧亦將以雨多而爛秋成亦爲不可知之數耶且雨久則事恆不舉工作於室外負販於衢中者生計必大艱蕭蕭蕭聽雨儘饒幽趣然言念及此一若有啼飢之聲入兩聲中矣

清不建儲皇子稱阿哥稱以行次曰大河哥二阿哥屢見論旨八旗貴族之僕稱少主曰哥兒即做此漢人亦有效之者哥之稱謂唐亦有之淳化閣帖有唐太宗與高宗書稱哥哥而唐人稱父亦曰哥唐書玄宗泣曰四哥仁孝稱其父睿宗也又父對子亦自稱之

古之於妾有庶妻庶妾之稱後漢書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穆天子傳郭璞注庶妾謂衆散妾也 父妾之有子女者爲庶母見家禮三父入母服制圖今俗則不問其有無子女大抵以庶母稱之亦有所本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固未言其有無子女也然父妾之無子女者嫡子可稱之曰大家劉才甫爲其大父之側室章氏作行略稱大家文中迭見之不亢不卑最得體可法也章有子而不育故不稱庶母才甫名大起清乾隆時人大家與大姑同女子之尊稱也漢曹世叔之妻班昭稱曹大家今閩俗婦稱姑曰大家

可言卷一

三

祖之妾有所出適孫稱之宜曰庶祖母不然則太君清施閩章愚山有妾曰徐珠淵無子女適孫孫亦稱之爲庶祖母以瑛爲所撫育也愚山戲示徐姬詩後有瑛語今錄如下庶祖母徐瑛人生而端莊淑慎事先大父始終一循乎禮其侍疾剖股一節尤堪感泣先大父纂修明史積勞四載遂至成疾於癸亥三月疾大作孺人時從侍邸舍飲食藥裹手爲調奉每夜必潛自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如是者匝月疾愈始孺人自念曰豈天不鑒予抑予誠未至也廳中故有關帝神像靈赫素著孺人於夜分時戒小婢持燭至神前默祝哀禱者久之出利刃割左股寸許小婢在旁驚視見神靈內諸像森森欲動簷楹及牆角四週亦若有人林立俯視家人外舍巡宿者遙睇悉如是孺人昏仆於地恍聞神語曰汝之誠虔已至但數不可易吾當爲汝假百日期可耳勿過自苦孺人乃嗚咽驚寤寤舍以所割和羹進而人固弗知也是爲四月初三夜自是先大父疾漸瘳且強飯如平日人皆爲之稱慶孺人願隱憂不擇恐行語或驗也閏六月之十三先大父忽以微疾棄世逆計其期適百日耳嗚呼痛哉異哉始家人弗覺嗣小婢亦稍稍語人或詢之孺人孺人惟漫以應之嫌自

日記文公朱先生中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八
或言政體改革男女平等婦女始得有君之稱非也未有夫稱其妻
為君者蘇軾亡妻王氏墓志銘君字凡六見曰君諱弗曰君之未嫁
事父母曰君輒能記之曰君曰恐不能久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
曰君雖沒元傳若金嘗志其妻殯云曰君諱淑字蕙蘭曰君高朗秀
慧曰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清亦有之晚學集有祭元妻喬君文維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二日壬申杖期夫桂馥在太和示
書兒輩稱命具奠自為文以告吾元配喬君之柩曰嗚呼吾知君愁
無已時也

日本文字恆稱人曰某某氏某某者姓名也新文學家頗效之
然古人亦有稱人為某某氏者猶曾鞏之稱歐陽修公也元楊維
禎有送沙可學序云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
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
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沙可學永嘉人登至正進士第為行省掾
秀水董樂聞上舍榮以柳陰消暑圖索上海趙儀姑女士題詩女士
為題五律二首末署愚妹其曾孫詢五隄尹宗善嘗出以示予故知
之閨媛之詩文書畫向惟自署里貫非家人鮮有稱謂且嘉道時風
氣非今比也

粵人之稱謂有特異者新翁也細嫗也戚友為子娶婦則以新翁稱
之戚友有妾發喪則以細嫗稱之蓋皆見之於聯幃也
以身發財之道多矣勞力者手足勞心者腦而二者皆不足見重
於世所重者聲色皮肉而已無男女一也富貴可坐致等於盜
斷髮文身者截髮使短鑷皮膚為文飾俗也今市井屠沽效之輒
刺手臂胸背作花鳥鱗介形涅以青黑之汁而我國古亦有之左傳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為飾唐中葉長安惡少年多以詩句鑲涅
肌膚夸詭力剽劫坊間遠近效之成習其他更有取名賢詩中意細
刺樹木人物至有周身用白樂天詩意刺涅人呼為白舍人行樂圖
者名為刺青云趙武建有刺左右膊詩野鴨難頭宿朝朝被鷓鴣情忽
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宋元素刺左臂膊詩云昔日已前家未貧苦
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張幹刺左右膊
句云生不怕京兆尹左死不畏閻羅王右 後周太祖郭威少賤黔
頭為飛雀世目為郭雀兒仕北漢既弒劉承佑迎立太原尹劉明子

贊嗣位指頸謂明使曰世豈有黜青天子耶幸歸語公無以我為疑
明信之威後弒贊自立見錢載十國詞箋而印度人亦有此風華鬢
見佛經天竺人飾身之具也又一切經音義五天俗法取草木時花
暈淡成彩以綫貫穿結為華鬢不問貴賤莊嚴身首以為飾好是也
五天即五天竺

人心日趨於偽可於好色規之告子曰食色性也子夏曰賢賢易色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是則好色為第二之天性賞識有
真自不必人云亦云也今之好色者不然非靚妝刻飾裁紅點翠者
雖有絕世獨立之貌亦必不以為妍能知亂頭粗服之美為天然者
千萬人中幾無一矣滬上茗館座客常滿大率以獵豔之人為多蓋
藉以一飽眼福也其中固不乏俊物然牛鬼蛇神專恃妝飾者則十
可八九俗子見其時世妝輒嘖嘖稱之此非必人人為登徒子也殆
亦為重富輕貧之心所驅與以九品之法官人者同所謂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貴族者是也 姜佐禹嘗言作偽者莫若官子謂妓亦然
妓無真年歲無真性情無真言語無真顏色而尚有真技能歌舞而
外房中術也佐禹名殿揚吳縣人 今之評隲東南女色者必於吳

不於越而古以吳越並稱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可勝道宋徐
積愛愛詩中句見節孝文集唐張泌妝樓記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句
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古有以蘇州兒越州女為二妙者見宋太平老人袖中錦是蘇之男
子亦見重於世有清中葉之京伶非十九為蘇產乎
孫之貌有類祖者曰世代交番世代交番者動物學名詞也動物之
變態有起於世代與世代之間者蓋即子體之動物不與親體相肖
至孫而始肖祖也

薰香刺面之風今亦有之戊午己未中華民國八年間滬之少年皆尚傳
粉欲如瑤林瓊樹為風塵外物此亦西風東漸之所致蓋歐美男子
晨起理髮竟則施粉澤而必繼之以傅粉耳然清末民初可十餘稔
滬之婦女不傅粉則以素足盛而素面之風亦盛也庚申辛酉中華民國九年
年間傅粉者乃大多良家青樓莫不以之為爭妍獻媚之具矣
俗言勞心過度者髮早白古已有之宋晁冲之詩鬢髮向來渾白盡
半緣憂患半多情然髮之白也由於營養衰弱早白者亦然且亦有
本之遺傳者非必以勞心過度也予家有婢曰巖巖甚未辨髮半

白此可知矣。較耕錄人之年壯而髮白者俗曰蒜髮。雲谷雜記今人言壯而髮白者曰之曰蒜髮。

翁同龢惡聞女之髮臭不近女。古亦有之。宋趙崇綯雞肋南史梁王蕭譽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謝婦人之衣不得更著。

清社之屋今十年矣。而辨髮猶所在。皆有言忠孝之表示也。何言乎忠辭為清制去之。是忘君而不忠。諱之者曰。是可恨其為勝國之官。

是忘親而不孝。知之者曰。是亦有便於作事有實用也。其工夏日戴髮其且有不夫髮而全蓄之。遺老作推髻或做明衣冠。幾疑為明

之遺老也。然都會女子之辨乃盛於昔。更有垂髻而招搖過市者。幼男穉女之辨。古有之。南宋汪元量吳兒詩。玉貌吳兒淚盈把。辨髮垂肩行。酒半明周憲王有徵元宮詞。十五胡姬玉雪姿。深冬校獵出

郊時。海青帽暖無風冷。髮髻偏宜打練。推推推。辨髮也。日本歐美之穉女亦垂髻。殆所謂髻髮。靈運靈隆法師慧心朗識。發於髻

辨。法國徵餘刺舊京路。易十四宮之路。易十四畫像。即有髮髻。形若檜木。心若死灰。若而人者。可處於今之世矣。

可言卷二

宋楊彥修楊公筆錄口上曰髮頭下曰鬚在頰耳旁曰髻其上連髮曰鬚鬚當作額鬚亦作須鬚宜作髻鬚與鬚自有別漢書美須髻而

世人有稱鬚曰鬚子者。鬚本作胡以生於胡下也。辛酉中華民秋予蓄鬚無城北之美。而欲以是飾之。可取也。清金蘭碧綠山館詩

鈔留鬚戲作詩。二作疏向誰勤試。慕依方笑我試栽培。而今官吏談

求。詰未敢逢人。將幾回。將鬚錢者。南唐張崇諫。廣州人苦其不法。因

其入觀。杜諫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

觀。州人不敢交。語惟道路相目。將鬚為慶而已。崇歸又徵將鬚錢。見

江。南餘載。今苛稅固多。而尚不及鬚。吾鬚幸矣。清嚴元照柯家山

館。遠詩。勸留鬚行。有云。淨髮。面目有遺德。是可知鬚之宜早蓄也。清

楊鍾義雪橋詩話。二集。梁節庵二十七歲罷官。即留鬚。每以自豪。比

見胡書。農懷人詩。注。蔡新舍任年未三十。而留鬚已數年。云云。可謂

髻之先進乙卯。中華民客有自巴黎歸者。為予言。曾與予子新六同

車赴巴黎。新六時方蓄髻。予因以在滬泥功山詩。白馬為鐵驪。小兒

成老翁。二句告之。相與胡盧。及歸。國髻已難矣。西人少壯蓄髻。欲

以表示其為鬚眉偉丈夫也。故有及老而難之者。吾國則垂老始蓄

既蓄則不復難。晚近以來。頗有年屆耳順。尚未蓄髻之人。懼以老朽

見棄於世耳。謀生之難。即此可見。西人有年及六七十。而難髻留

鬚者。而日本人之髻。有去兩旁而留中央之一撮者。少壯亦然。我

國婦女。向不悅蓄髻之男子。山陰公主。不然。何有類。歐美人。耶。南史

廢帝。姊山陰公主。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

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

曰。君須髻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噴嚏氣。從鼻出。作聲也。其故。由於鼻腔之黏液。碎感寒氣。或為他物

所擾。使鼻神經。受激刺。其時。吸氣由口。而入。呼氣由鼻。而出。因成噴

嚏。而婦孺。每嚏輒言。有人相念。自古已然。宋王楙野客叢書。容齋隨

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

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余親類

要編風篇。正有是說。清姜宸英詩。露臺風起。立多時。繞亂花枝。與柳

枝噴嚏。知因誰道。我故人。千里最相思。

清龔定盒。幼時聞鐃聲。必泣。予初不之解。積雨兼旬。夜分獨坐。忽

聞叫賣食物之小販。一連一聲。若若有呼。數者。出戶。詢之。則云。為淫

霖所苦。物不得鬻者。三日矣。定盒之聞。鐃聲。殆亦猶是。

非漢二洲人多。既足。亞洲亦有之。自吾國外。若日本。若印度。若安南

若朝鮮。皆是。歐美則絕無。

清光緒戊戌。變政。而人民之幸福。為女之放足。宣統辛亥。革命。而人

民之幸福。為男之去髻。清末禁婦女纏足。因呼不纏者曰天足。有

蜀人懲前毖後宜若可除穢足之惡俗矣乃竟不然清彭遵泗蜀碧賦斯婦女小足疊累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學足獻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所之一云賦偏沾瘴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此疾起令所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遷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為樂 諺云蘇州頭揚州脚是廣陵婦女之弓足久著於時矣然在北宋則廣陵大抵素足妓女且然王禹偁寒食詩有云寒食江都郡青旂賣楚諺又云妓女穿輕屐焉有弓足而能躡屐者耶

五種不男之人見妙法蓮華經其四曰變不男根能變現如遇男則起女根遇女則起男根也五曰半不男半月為男根之用半月則否也是蓋古之所謂人病諺之所謂雌哺雄也 今世崇尚裸體畫不以為褻而尤崇尚未來派未來派者裸之狀尤惡乃謂為審美所必需大奇且生理學何以有恥骨之名詞乎恥骨為人體骨盤中髀骨之一在生殖器之上即骨盤前部之一曰恥者以其褻也 國人嘗以草比男之陽物以淫比女之牝戶肖其形也日本亦有類此之比

可謂卷二

三十一

儼藤原長房嘗撰一文其題曰貽貝與松菌則謂山產之松菌似男陰海產之貽貝似女陰 夙聞天方教徒陰莖之包皮幼必割之繼知猶太教徒亦然且有自去其勢者 清沈濤銅髮斗齋隨筆也為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為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耶劉貢父中山詩話云上官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悅如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 粵人呼女陰曰海以水喻之也與黔人呼牝牛牝馬之陰同蓋亦喻之以水清張澍續黔書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為春或又曰穿當為川山海經倫水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郭云川竅也而姚旅露書引山海經川作穿是穿可訓川也 俗謂渡曰小便謂遺矢曰大便其辭實雅馴而且古說文屙小便也後漢書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此小便二字之由來也史記不得後復注大便也羣談採餘俗以人有分而已無分慰之者曰待後復蓋戲慢之辭今訛為搜索之搜因不以為慢此大便二字之由來也 如廁曰更衣吾初不解及讀論衡而始知之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蓋賓主相見不宜言穢褻之事故如廁皆託言更衣又更衣曲為唐新樂府劉

禹錫作又漢武故事曰武帝立衛子夫為皇后初上行幸平陽主家主置酒作樂子夫為主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下意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主遂納子夫於宮更衣曲蓋取義於此見樂府集 腹脹而欲遺矢曰內逼唐孫光憲北夢瑣言一丞郎馬上內逼急徑登溷軒側 貓之遺矢必於庭其將遺也輒以足爪撥泥使開溷而遺焉訖事則撥泥掩之貓小畜也不欲遺臭可以人而不如畜乎

論語朱註孔子貌似湯貨後漢書虎賁士貌類於鬻 鬻後世言貌之相似者多稱之丙辰丁巳 五年六年間都下盛傳貌之相似者有二一為楊蕊君與梅蘭芳二人者相識蕊君名統瓚泗縣人曾官國務院印鑄局局長杏城左丞之嗣子一日杏城游中央公園見蘭芳前行呼蕊君名而止之蘭芳不應進而執其裾始悟為蘭芳也一為馮幼偉與子子新六二人者亦相識幼偉名耿光廣州人陸軍中將曾官中國銀行總裁一日新六赴公宴座有日本人某語新六曰別久矣今何官新六曰官財政部秘書某大愕時梁任公同年亦在座語某曰若知彼為誰某曰馮中將任公曰徐振飛 某也某大笑又一

可謂卷二

三十二

夕子婦何墨君觀劇於戲園遙見一人意謂新六事兄今乃至此夜闌歸新六亦返亟詢之曰何亦觀劇耶新六曰母所見必馮幼偉矣墨君大笑他人誤認不足奇一為嗣父一為親母亦誤認則大奇 生理學家以人及動物牝牡欲合之感覺曰春情亦有見於古之國人詩什者翁承贊詩纏繞春情卒未休秦娥蕭史兩相求而人類以身體發育充足精子成熟為春情發動動物之求合歲有定時生理學家謂之曰春期女子當春而思婚姻曰懷春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春女思注春女感陽則思李白詩憶昔嬌小時春心亦自持 游子岱方伯智開藏園詩鈔雙劍行奉答朝鮮國王其引云朝鮮雅尚文學強鄰逼處智開屢遺書其國相言宜大修政教謀所以自強而合肥李太傅復勸其與泰西各國通商朝鮮廷議未決光緒六年冬國王命其臣卞元圭寄書智開并惠經籍藥物因鑄劍報之兼綴以詩子岱以守舊聞乃以大修政教勸朝鮮豈真懼於時勢耶 凡紀過簿雖家長有過皆書見霍韜家訓之提綱條此有憲法精意使人人皆納於軌物之中蓋天下未有不正己而能正人者也 有

憲法而人人率由之能不越軌則從政之人不必皆才者亦如一童子之可司機器使之運行不息也宋呂相之言尤矣宋司馬光陳水記聞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光緒戊戌變政有國事不定號令不行之旨先師陳伯商編修鼎乃欲有所獻納遂於曾經御覽之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各條以說繕寫呈進而不意以是得咎入獄也

政體革新人物仍舊元楊基眉庵集秋齋雜咏云今日長洲苑秋風列羽旗不圖新約法復見舊威儀鼓舞兒童樂歌謠父母悲烟埃方衰衣禾黍正離離此詩頗合近日情景不啻若自吾口出也

日閱報章欲稍稍通知時事也而輒使人損歡殆亦如五代時之事事可歎乎宋趙葵行營雜錄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 朝野之士或以講學相親或以私恩相結各樹門戶之見謂之黨派即古之朋黨也今

之政黨以本黨之政見糾集政客亦曰黨派不知例以宋之元祐黨為奚若耳且有出甲黨而旋入乙黨更有初詆之而旋附之者宋王

可言卷二

三

明清玉照新志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智愚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別名矣 以朋黨株連而受禍曰黨禍歷代有之如漢之黨

錮唐之清流宋之黨籍明之東林幾復皆是今則有黨福而無黨禍既入此黨則聲應氣求富貴立致而死徙廢錮之事無聞焉 上下

內外之界嚴而蒙蔽而朋比作奸而大局敗壞非獨政界為然也辛酉 廣州設政府以七總裁組之與瑞士之七人委員制相類吾以為宜於此七人中推一人為委員長即行政委員長也

清初之取於民者地丁之外皆為雜賦曰課如漁課蘆課礦課茶課是也曰租如旗地租學田租公地公田官房租新舊商舖租是也曰稅如牙稅木稅煤稅契稅石膏稅鋪面行稅農器稅鋪面團圍稅間

架房稅馬折銀養牛稅民屋計廩稅山場小稅卑稅漁船稅養鴨稅漁稅香稅漁船塗稅是也見王慶雲石渠紀餘咸同間乃以釐捐為

正項收入其法於水陸要隘分布卡局以抽行商貨物之稅大致照物值抽若干釐故曰釐捐亦稱釐金其處所謂之釐卡雷以誠從錢

江之請撤始於江北晏端書推行於廣東而曾國藩胡林翼諸人亦仿行於湖南江西等處本以軍餉不繼為權宜之計後乃通行各省為正供矣入民國改曰統捐雖有裁釐加稅之議而尚未實行也

有清一代享國二百六十八年中經咸同髮捻兩役之兵費光緒庚子拳亂之賠款時庫儲如洗殆哉岌岌猶未敢甘冒不韙於地丁增

人民之負擔而別創釐捐以抵之蓋亦遵承不加賦之成法也 蘇松嘉湖之田賦特重明太祖之苛政也清帝兩滅之凡六十五萬明

不著撰人野記吳中自昔繁雄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

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清顧丹五筆記明太祖恨蘇松人為張士誠守城抗拒二年有餘士誠國破將籍焚燬無稽太祖取沈萬三家租

簿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斗五升其重十倍民不堪命我朝裁減浮糧而後民困始蘇 江南浙西困於重賦縉紳之家與齊民所

輸懸若霄壤故多託義莊之名以為影射攬納之計李申者為人作義莊碑多致微辭以此也

仁和林桂山廣文丈一枝有北新關停征喜而有作詩見國朝杭郡詩三輯北新關之停征左文襄采先大夫條陳而上奏得奉俞旨也

詩云立關資國課竊究賴推勸雖云道路艱敢忘往來熱慨自政令衰搜括及單復禦暴竟無聞惟求充輶匱更數遭逆氣百產盡窮蹙

閭閻播蕩影影難察回難速所幸賢有司寬恩戒煩謹貪人惱失權小民乃蒙福庶幾培養之芸生冀漸復剴切寫時艱鄭重草諫憤挹注

水衡錢組織尚衣軸蕩蕩蓬蓬聖恩寬大恩澤溥三四面網盡開萬鱗散不涸津鼓聲寂然行馬解朽木南柴與北米轉運富且速損上而益

下美利天下上杭州府志義行丁丙附傳所載謹錄如下同縣徐恩綬字印香同治十二年舉人內閣中書餘姚學教諭方丙任善後局

事上下城立分局數所恩綬副之襄理三堂事兼立湖工義渡局皆綜核嘗條陳北新關積弊巡撫左宗棠采其議疏請罷關稅民得休養生息恩綬與有力焉

可言卷一

三

六三園在上海橫浜路日本人所築也櫻花盛開歡詠其間至足樂也因錄舊作春音詞社第一集櫻花詞於此調寄花犯此詞必用上

與說佳期蓬島啼鵲春萬里嫣然弄姿帶東風鄰牆醉總是蠻妝紅
紫仙路迴傾城色黯銷英氣餘寒外翠苔更點鶯燕妬枝頭空繡綺
漫記省舊家眉嫵前塵夢裏况夔笙前輩評云組繡鑄瓊拍肩花
外玉窗何地四字佳瓊陰扶困起五字能肖櫻花之精神

易坤卦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孟子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此即佛教種善因者得善果種惡因者得惡果二語之解釋也法蘭
西亦有無因則無果之諺

明陳獻章奉陪方伯東山劉先生往崖山舟中詩附子大黃天下藥
蟲妖鼠怪世間兇此即周禮所載之刑亂國用重典原註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俟滅
之也而實為決不可能之事宋吳箕常談天下惡特去其太甚者必
欲天下無小人則無是理也

色衰愛弛非女子所願故以早死為幸然豈僅女子為然耶居今之
世聞見日非年壽益高憤慨當益甚殆有如几上語所言也語云涉
歷既久閱理既深回視一世無一事可樂回視一身無一事可樂
几上語人生五十以前為進數用世之學當一日章如一日五十以

可言卷一

三九 天 談 閣 叢 刊

後為退數垂世之學當一日積如一日戊午中華民國七年予年五十矣用

世垂世兩皆不能五十無聞世退維谷古曆十一月十二日為初度

閉關謝客閱梵網經注有二云虛生浪死故名畜生誦之悚然

宋宋景文雜說有二語深合今日之情勢曰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

之世不語戰吾二復斯言而尤惜今之無一霸才也又天下無不可

為時但袖手天下無一可為時方出手明董斯張吹景集之言也今

之出手者安在耶

機械變詐之事方日出而不窮非胸有城府者沈幾觀變以應之危

矣吳志諸葛恪傳註引志林孫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呂岱戒之曰

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 西山日記楚人李若海語繆仲淳曰凡

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

神不可馳騫盡衣食不可受用盡以上六語皆立身處世之大要惟

機智不可使盡一語非所宜於今之世也非以權謀應之不可正患

機智之少耳

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即論語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也亦即諺之所謂將心比心也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亦正患君子不常見耳

杭縣 徐珂 仲可

清嘉慶朝勦辦白蓮教匪仁宗詔曰自古只聞用兵於敵國未聞用兵於吾民如蔓延日久是賊是民皆吾赤子何忍誅戮顯皇會手書此詔布告天下大哉王言知兵之非以自殺也其無滿漢之畛域亦於此見之今奈何有自相殘殺相尋不已之漢族耶

黃公度年丈遵憲入境廬詩草羊城感賦詩注金陵未克以前左帥致書曾文正公謂當從廣東進師文正不謂然左帥又言於此始者於此終粵賊當滅於粵其言竟驗黃與先大夫為同治癸酉同年籍嘉應粵人也而稱洪楊乃亦曰粵賊 粵寇起湘淮軍興亂平而不解散或改編留戍要隘者曰防軍於是身終戎之人自謂曰老軍務他人稱之曰營混子營混子者謂其不必燭軍旅之事但有與援即可久於行間資以苟活也

十年以來歲有三災民不聊生亦已甚矣蓋佛家謂災害之事有三小三災者飢饉疾疫刀兵也六三災者火災風災水災也且謂大三災出於世界將滅之時所以破壞天地萬物者今人心日漓道德墮落吾惟望世界末日之速至矣

自清宣統辛亥至辛酉中華十年戰爭之事幾於無歲歲有然有小戰而無大戰更無所謂決戰綜計十年以來之戰爭死於疆場者亦非盈城盈野若以累歲死於車下馬車摩托車之鬼較之或猶多也

小戰亦偶有而已且或兩軍相遇不必列陣而皆退走明崇禎時和杖之故智也談遷叢林雜俎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遂遺金帛餉我遺脅從報級

我國民夙無尚武思想國恥未雪或且有加而無已也讀唐韋莊詩可以興矣其題曰旅次雨西見兒童以竹槍紙旗戲為陣列主人叟曰斯子也三世沒於陣思所雪祖父讎

清孝欽后信任拳匪欲盡殺西人其識乃不如阜城門內之一婦遂釀光緒庚子之禍此與宋欽宗之誤信郭京如出一轍靖康時京為龍衛兵好事者言其能施六甲法以禦金可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信之命京為成忠郎賜金帛自募兵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即出攻金師金兵謀而前兵多敗死京引餘衆南遁清唐晏庚子西行記事阜城門

內米肆中遇一婦人泣而言曰初云殺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損而所殺者皆中國人之為洋奴者且男人亦一人未損而但殺婦孺似此豈真能定亂乎吾甚懼焉余聞其言為之橋舌蓋數日來聞士大夫所言無及此婦之明決者

南宋局於偏安秦檜主和高宗無意北征而金世宗亦無意南伐此皆大有造於吾民視世之窮兵黷武以修私怨者何如金張師顏南遷錄九升升太子能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植封秦王勸上以安民結好為務世宗曰爾見正與我合

吳三桂借清兵世所知也而汪頌閣則嘗聞明思宗乞援羅馬之事於加特力教徒矣其言曰馬相伯有弟子某嘗云崇禎末年寇日熾思宗知師武臣力之絀也介教徒馳書羅馬教皇以代勸流寇請教皇得書集廷臣議之僉謂道遠糜巨饋且恐有害己國也遂止某又云當時羅馬廷臣若有遠見發師來援又安得使英人得在華之優先權耶

辛壬清宣統三年之交族戚子弟率以從軍為樂甚有合於唐劉禹錫武夫詞之言也武夫詞見劉賓客文集有云武夫何光流衣紫襲錦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倚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又云昔為編戶人乘未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飮膏梁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詞又有引云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於通武之善

經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雖而賞則樂橫去顯其樂安出耶 都督之氣欲赫赫者明亦有之明邢昉石臼後集井金行有序云趙文室者馬氏之言役也官至左都督氣欲赫赫矣 明劉基夜坐有懷呈石末公詩有二諸將旌麾非一統大藩衣服變三苗雄豪竊據皆屠狗功業與臺總續經見誠意伯集統一之難即此可見 宋太祖召石守信王審琦等飲語之曰人生如白駒

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見續資治通鑑然今之多積金錢市好田宅能為子孫立永遠之業者正以兵權在握耳 唐有功臣怨死之律鐵券亦有免死一條將帥有罪曲予優容殆以其曾立大功歟王佐鐵券考漢高帝平定天下十二年大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始作鐵券見格古要論 亂世將帥有若大盜明末清初之人深慨之矣黃宗羲弘

光實錄鈔高傑以乙酉正月十三日為許定國所殺其逼揚州也在甲申九月間與黃得功相攻嗣是督師史公恆為高傑所脅江北騷然吳偉業梅村詩集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詩小引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詩云鈿合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曰亂帥曰高無賴曰高家兵馬皆指傑而言陳其年嵩少言公墓誌時江淮盜賊起皋邑城外則竈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江淮盜賊亦謂傑輩米脂人初從李自成為賊福王時封興平伯鎮揚州州民不納史可法移其衆於瓜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號四鎮乃犯上而脅史閣部自殘同類而攻得功至使江北騷然宜陳其年證之曰江淮盜賊也將并嗜利非必盧郡人為然清袁忠節公和懷甯雜詩光緒乙未作註近日廬州將弁多嗜利不可用穎毫人則豪猛戇直可用

兵之行劫自古有之不必敗軍也勝軍亦然五代史契丹主耶律德光已滅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宋司馬光涑水記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打草穀聞之先子同治末葉粵寇之平有年矣而民生彫敝元氣久而未復者此

可言卷二

三

比皆是將領之解甲者財產豐積致富數十萬者亦比比皆是而聞井蕩然所至為墟則賊梳兵篋之所致也練兵實紀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謠語云賊是木梳兵是竹篋蓋梳有所遺而篋無所遺也相傳勦粵寇之某川帥兵皆無饑而每破一城輒許其部曲大掠三日殆亦打草穀旁市之故智歟而粵寇所至亦遣人分向城鎮斂收財物謂之打秋風秋風者抽豐之音轉也 明末桐城周岐所著執宜集有官兵行慨乎言之詩云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賊去官兵住官兵畏賊如虎狼伯行賊後勢莫當鳴鉦擊鼓入村里馬索芻豆人素糧不擇雞與豚更驅牛與羊官兵得物喜民家失物悲語君且勿悲官兵醉後難支持東家少婦已被汚西家兒女終夜啼但見飽掠速去猶能老弱共鋪糜一旦賊兵去已遠官兵夜起催朝飯大車囊重小車盈路捕行人遞輸餉行至前村計復生竟指鄉屯為賊營丁男殺盡丁女擄揚發奏凱唱功成君不見賊去人歸猶饕食官兵所過生荆棘痛哉良民至死不為非無如官兵勢逼民為賊 兵之擾民漢漢皆然而清言晏庚子西行紀事所載有自相矛盾者初二扈從兵士旗兵為多入城見各肆門設飲食肆主人揖

令坐食兵士喜甚云自出京以來未之有也食飽輒揖謝或買物則先出錢於是市肆安堵無驚軍卒歡然而去又云駕過時宦寺兵士往擾人家上等之戶不免故神機營斬兵二人翼長忠某革職 近頃以來各省時有兵患或謂北軍南軍皆然予未目擊不敢信也偶讀貞素齋集為苗民所苦歌有一月日初七壓天風雨急僕夫問訊回苗民水渴集會卒戒行李二二競奔入天寒泥塗滑滑出戶行不得或牽牛數頭或縛雞數隻長槍短劍耀耀白日動輒便殺人相遇焉敢敵雜以無藉徒執與分南北十六句而歎劫掠乃兵之天性古今所同也貞素齋集元舒頓著頓字道原績籍人唐錢起江行詩有云靜聽江叟語俱是厭兵人此則有合於今日之輿論矣 西人治軍以紀律嚴明著稱而庚子拳亂時來華之八國聯軍亦不盡然豈果視吾民為被征服之人民耶清唐晏庚子西行記事各帥之兵亦除搶劫外無能以寸刃向敵者都中凡官署及府邸均為聯軍所據人家大屋亦多住軍士人引聯軍入人家洋人則惟攫洋錢金銀表土人則掠其餘惟俄法軍則攜及衣服義人則無物不搜尺縑寸帛無不攫也惟日本則不搜一物矣軍則自入都即閉營不出街市

可言卷二

四

不觀美軍 民生憔悴苛稅頻仍四方供億悉充軍饗至今日而極矣明末吳應箕耕田苦詩云中原鉏耨化為兵下邑催徵尚如虎亦甯獨明末有此景象耶宋仁宗時已然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宋仁宗朝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嘗疏請裁冗官冗兵有云新兵之費歲損百萬緡其費一出於民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續又陳官冗兵多之害有云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伏乞陛下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 海內倣擾今十載矣國用匱乏以財賦皆耗於餉精而專制者大有人在殆甚於清之三藩也清楊鍾義雪橋詩話順治中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三桂己者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耿精忠附之蒙古察哈爾應之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尚之信亦應之甚至安南莫氏亦應之最費剪除十七年八月三桂死庚申滇南始平 己庚申間與論

爭以裁兵爲言蓋謂國家歲入素半爲養兵之用以至庶政不修民受其厄非汰行伍以裕度支不可矣然吾謂兵亦民耳果使軍皆足額饜不虛糜則卽謂爲救濟貧民之一策可也而惜其有大謬不然者痛哉吾兵徒爲怨府以代人受過耳 今之軍隊遠饜者多其賴以存活者月僅一二金脫中諱諱實不得已耳然清代之饜亦非盡按月頒給終歲能發十關饜者將領之廉已爲絕無僅有爾次也十關者十次也

團練謂團集而訓練之鄉兵也選取丁壯教授軍法用以防衛鄉土卽鄉勇也清咸豐時粵寇作亂八旗綠營兵屢敗曾國藩率其鄉之團勇出境征勦謂之鄉勇其後成湘軍鄉勇亦義兵也團結鄉兵自備器械不支官俸而負守禦之任者謂之義兵宋紹興中最高盛今之偵探唐宋之察子也高駉在淮南使呂用之爲巡察募險僧者百餘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

是非不明刑賞倒置自古爲然後漢書五行志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莊子陸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明之無道甚矣成祖坐方孝孺以族滅之罪而至十族蓋并及孝孺

之門人也明史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數百人世俗之醉心虛榮不僅及身之仕宦也宗族親友有列名仕版者輒侈述之以爲光寵得族滅之慘刑死亦榮矣

宮刑至隋而赦見周禮疏明有之皇甫錄皇明紀略國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爲資太祖命腐之以爲不父者戒見御製集

我國監獄之湫隘卑汚爲世詬病久矣宋文文山所處之土室爲尤甚文山居二年而不死可見正氣之足以濟衛生之不足也指南後錄所載文山正氣歌有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門短窄汗下而坐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兩際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溼歷歷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暑時則爲火氣倉腐奇頽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囿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始有養致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耶

甘結者甘心翰誠所具之狀也服辯者引咎改過所具之狀也續通鑑宋甯宗時禁淫學詔監司帥守廉舉政官并子妻孥前具甘結申說并非偽學之人甘結二字始此服辯始於元清因之元其章吏制凡府司官對衆言說取服辯之文於清律亦詳條注者心服辯者分辯或服或辯故曰服辯後改其名曰遵依則服而不辯而人民相互問所用則亦有服無辯然仍稱之曰服辯也

獨善兼善自非周知社會情事不可否則無以濟人亦無以全己欲謂社會情事惟中流社會之人爲最便蓋上流下流兩社會皆可接近有心人能隨時隨地而加之意不患一無所知予有志未逮可愧也

清曹申吉澹餘筆記順治間寶雞黨少保武進呂宮保一以引年一以乞疾同致政賜子異等得馳驛歸珂之高高伯祖文穆公亦然乾隆九年八月高宗以文穆引疾暫允歸籍亦馳驛歸且賦詩賜之時方以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致仕也

女子之出嫁吉禮也臨行必哭殆不忍輕棄父母視生難猶死別歟然亦可想見野蠻時代掠奪婚姻俘虜婚姻之遺俗焉 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爲伴信也已而復爲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後爲後人所捲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卽歸始初被捲之家 消夏閑記摘鈔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誓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

唐人稱新得科第者爲新郎君又宋人有賀新郎詞俗以新娶婦者爲新郎當起於此見胡氏筆叢俗又從而衍之以新婚爲小登科亦以見科舉觀念之入人深矣

世俗婚嫁輒延請戚友中之高年伉儷以襄禮五代時已然宋黃休復茅亭客話爲蜀朝士家有婚嫁筵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江城歲暮北風其涼古木寒鴉慘然人外方就靜安寺路散步聞有鼓吹聲自遠至迎婦之綵輿也前導者燈二炬二樂人四後從者昇夫四所昇之物爲紅色木質之大小衣箱各一爲被五枕二氈一錦之村人則黃氏女孀於周兩家皆農也黃氏遺嫁之物亦糜百六十

金乃始得措辦云不效許又有絲真至則前導者如黃氏與後僅一箱三被二枕以二人昇之而已此當為租界近村遺嫁之至儉者吾輩心目中輒謂匪物必多必先期發送而不知貧女所得乃僅此戴良嫁女之疏裳布被竹筒木履長不得專美於前矣予故著之於此歸途見羣丐婦攜子行乞乃念彼亦昔年之絲真中人也嫁娶多則生育繁遂慮人溢且數十年後亦安知女丐之子不屬於苦澤羣雄之列耶 農家終歲勤動得免飢寒實已萬幸吉凶大事將若何吾欲詞之者久矣己未冬女僕朱蓮以其弟娶婦假歸及返屬吾婦詢之姬松江北門外草堰頭人也其答言如下男家致送女家約銀幣百圓現金也文定時所送曰小盤十六圓多者二行聘時所送曰大盤八十圓少者七 簋物為板箱二實以布衣三十事為棉襖夾袴棉單半臂圍裙裏腿今有千張皮箱以碎條切成之洋之襖一已為絕無僅有又箱廚桌一箱一箱一馬桶一水桶一銅脚爐冬以煤一燭臺一酒壺一茶壺一戚友饋贈之禮大率銅錢百文至多者四百贈銀幣一圓者姑夫母舅義父胞姊而已亦有以銀簪一事或銀耳環一雙代之者至翌年新郎新婦之以賀歲往也於

可言卷二

七十一

其家兒不論輩行必贈銀幣曾受銀替者四角曾受銀耳環者二角款客酒筵通常為肴六大碗一油豆腐炒雞二方塊豬頭肉三紅燒鱈魚四菜炒肉絲五線粉肉圓六大蒜拌海蜇若新婦登輿時之所食媒介之所食則八碗多者所增之肴為豬肘為塊雞雞肉炒雞雞肉又益以橘蔗落花生瓜子之四碟而已新婦亦必乘輿不徒行也輿以綠布圍之童養之廣州新嫁娘必於結婚之明日呈沾血之素巾於姑以驗其已否破瓜果為處女則以燒豬胎婦家婦家乃分贈三黨無血即無元也元陶宗儀輯耕錄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遇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又有所謂驗氣者亦驗其已否破瓜也明錢秉燈藏山閣詩存生還集南海竹枝詞之五云城中高髻學吳妝淺髮齊眉賺阮郎慣把秦箏彈數弄理得餘兒香香光宣以生齒日繁生計日絀男子多失業維持門戶之責有賴其妻者滬尤甚且不惟其夫之失業為然也風俗汰侈至於已甚婦

女之起居服食喜效女閨僅夫之月入不足自給送不得不取償於外遇與雞肋所載者略相類惟今之婦人專服飾口腹者以蘇州為最若廣東婦人則專事口腹耳宋莊季裕雞肋云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取為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 平尚沈雪漁同年文頌清久居吳嘗云蘇鄉處女之及笄者入城受僱恆有外遇父母知之不問也意謂可得金錢以為他日購器具之用此與雞肋所記宋之廣南風俗相類雞肋編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珂按此雖陋俗然固自由結婚矣 歐俗結婚後五年行紀念禮曰木婚十年曰錫婚十五年曰水晶婚二十年曰資婚二十五年曰銀婚五十年曰金婚己未年上海姚志梁都轉文棟與周佩宜夫人仿行金婚於嘉定之南翔里第是也六十年曰金剛石婚而金剛石婚吾國亦有之蓋仿六十周甲之重游泮水重宴鹿鳴重宴瓊林典禮也兩般秋雨盦隨筆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為障日者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二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誌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入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縭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為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辛酉年杭縣朱彝齋秘書英汪依謝女士道韞婚於羅馬蓋在意大利吾國使館也婚約訂於丁巳春時朱官外交部汪肄業上海聖瑪利亞學校其冬朱任駐意使館士專汪畢業朱擅意國晚利斯說準補習領事事務使館秘書不能歸汪氏有游歐之志以是遂旋滬至意就使館成婚證婚言為唐心翁公使在復唐為手訂婚禮及禮畢舉飲香酒酒為實亦三國文聘皆文之一段故實也其禮如下一結婚人於禮堂當眾各官九贊結婚之意一結婚人

可言卷二

八十二

其家兒不論輩行必贈銀幣曾受銀替者四角曾受銀耳環者二角款客酒筵通常為肴六大碗一油豆腐炒雞二方塊豬頭肉三紅燒鱈魚四菜炒肉絲五線粉肉圓六大蒜拌海蜇若新婦登輿時之所食媒介之所食則八碗多者所增之肴為豬肘為塊雞雞肉炒雞雞肉又益以橘蔗落花生瓜子之四碟而已新婦亦必乘輿不徒行也輿以綠布圍之童養之廣州新嫁娘必於結婚之明日呈沾血之素巾於姑以驗其已否破瓜果為處女則以燒豬胎婦家婦家乃分贈三黨無血即無元也元陶宗儀輯耕錄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遇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又有所謂驗氣者亦驗其已否破瓜也明錢秉燈藏山閣詩存生還集南海竹枝詞之五云城中高髻學吳妝淺髮齊眉賺阮郎慣把秦箏彈數弄理得餘兒香香光宣以生齒日繁生計日絀男子多失業維持門戶之責有賴其妻者滬尤甚且不惟其夫之失業為然也風俗汰侈至於已甚婦

宣明已得家長許可之意一結婚人對行一鞠躬禮互換信物以堅相親相敬永久不渝之誓願一結婚人向國旗行一鞠躬禮以表示服務社會效忠國家之意志一結婚人應向空行一鞠躬禮以表示不忘家長盡愛服勞之義務彼謝頌問之長女也

俗以婦人脈有孕象為喜脈清宮中謂之選喜見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喜脈者素問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經脈別論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言陰得胎氣而強故陰脈搏指而陽脈反與有別此皆于三月之胎診之則例遇喜門凡內廷等位遇喜於御醫上夜月分為始將每日食用照額加半准親眷一人進內照看至滿月時出去本宮首領太監照常上夜外宮監委派總管一名率敬事房太監及御藥房首領太監等上夜凡小滿月之日恩賜皇后銀一千兩表裏三百正皇貴妃銀五百兩表裏二百正貴妃銀四百兩表裏一百正妃銀三百兩表裏七十正嬪銀二百兩表裏四十正貴人銀一百兩表裏二十正常在銀一百兩表裏二十正皇子福晉銀二百兩表裏四十正皇孫福晉銀一百兩表裏二十正皇曾孫福晉銀五十兩表裏十正

可言卷二

九二天 集之三

美國有智識測驗法吾國古亦有之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沐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雜置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見顏氏家訓智識測驗所以測驗特異能力先天智慧也凡自一歲至十四歲之兒童皆可測驗

今謁客之名刺不盈握而姓名字號籍貫住所之外且列書其官秩出身職業焉唐已有之劉禹錫送普球歸越中舊隱詩之引云予為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獨曹生自稱為山夫 賓及門從者投帖或片主人他出或遠為謝客之日則隨者持賓之帖及片屈一膝面賓曰攜駕 駕也 京朝官之相往還也客至門從者實刺交主人之閣客坐候於車閣出或延見或攜駕屈一膝為禮客領之客若為主之門生則到門即下車待步入隨言之室俗所謂門生者是也無論主人延見與否必在門房或門房之外惟之客為屬僚而主為上官也亦準是 賓之從者入門投刺而語主之隨者曰拜會欲見主人也否則曰親到請安冀主人一觀其刺而已然非必騎士往拜也主人在家

可言卷二

十一天 集之三

亦不肅客入內此與山樵暇語所載略同山樵暇語云國初京師士夫不尚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不值遇則投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張簡樸泰有詩云一刺來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遍長安直須不作虛文事可使離羣出世間士風之偷薄於此可慨 謁客之通例必具衣冠主人亦衣冠而出京朝官則不然主人可便服以見衣冠之客雖不衣馬褂亦不為褻客而為屬吏或門生也則客以衣冠至主亦必以衣冠出此京官之異於外官者也 賓主之相見也必具茗賓雖甚渴不遽飲賓欲行則舉茗椀主從之而堂下傳呼送客矣若賓而為主之屬吏或門生也主不舉茗椀客惟肅坐以待耳 客言官於京者必勤拜客懶飲酒余於所懶未必勤而所勤者正甚懶此明末謝泰宗之詩題也見天愚山人詩集予在都時為光緒中葉凡所識者拜客飲酒無不勤矣 舊俗酬酢之名辭輒有道字人所習知者道喜也道謝也若道歉則於己難盡力之時而用之若道慰則於人有失意之事而用之 又有所謂道乏者外省之上官施之於屬吏耳屬吏旅謁手版多至數十上官擇其必欲見者令巡捕或號房傳諭召入餘則卻之曰某縣某大老爺請則某進曰某縣某大老爺道乏則某退道乏者意謂官廳久候疲茶已甚可歸休矣 外官禮文頗繁僚屬初謁上司為狀至可笑清薛時雨藤香館詩鈔初抵杭城即事詩之二詳言之可見漢官儀之一班也詩云衡晨謁大吏如婦見舅姑寅僚即宛若聯步相追趨新婦或愆儀宛若先擲偷手版躬自陳義與稜栗符禮成屈一膝欲坐仍起起大吏但領頭答拜始徐徐讀書希崇顯此狀何卑污倘令妻孥見謂我不丈夫思之實忸怩退食自嗟吁卓哉陶淵明挂冠賦歸歟 循例謁客非作無謂之酬對即彼此默坐而已至苦事也宋張耒謁客詩有云入門投刺吏惡語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燄詩見張右史文集予生平於知己外亦畏見客甚願客之投刺而不請見也素寓陳雜詩有云閉門無客來永日不冠屨客至我老懶投刺輒復去端成兩相忘因得百無慮亦見張右史文集 大庭廣眾賓客遊進主人有為之紹介者必詳述其姓字爵秩而不及其他甚矣官之見重於社會也 賀年為無謂之周旋然以歲不恆見之人而冀於此數日中得一晤而悅

情話未始非討不然是絕社交矣吾杭汪穰翁同年之言如此予亦
建之改曆以來十有二稔矣有於新曆舊曆爲兩度之賀年者是即
可知其隨波逐流無主宰也予竊懼成習信得休沐以杜門卻掃
爲樂賀年之事不先施以禮尚往來則答之逆知其必來而予有順
道之便也則先施之蓋惜分陰而保自由耳

慶弔之往來平時之饋贈俗曰應酬又曰送禮蓋以財物爲禮也盡
人而知之物曰水禮財曰乾禮則知之者罕窮人以送禮爲送情送
情者猶新名詞之表情耳 慶弔之儀物表意而已否則繁費重貧
者之累錢塘汪氏右族也其裔頌閣語予曰清道咸以前子姓蕃衍
慶弔之事月數有之有不成文之規定除期功強近之本房不致儀
物外外房無論貧富相慶以紅燭一雙相弔以白燭一雙不具他物
以燭之值廉人盡可致也 清光緒初京師官慶弔禮分至菲京錢
四千已不爲薄甚有一千餘或一千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庚午同
年于民新禮部壽銘知縣丁艱幃分錢各一千庚辰同年王做禮部
母喪志銳庶常伯母喪幃分錢各一千二百京錢一千當制錢一百
文京錢一百當制錢十文 社交投報之儀物禮事增華日益加甚

可謂卷三

壬戌 中華 秋見有以三色閃綬爲祭幃者幃長丈許尺之值須

銀幣二圓有奇可謂繁費矣偶以語汪頌閣頌閣亦太息爲言幃之
沿革則曰幼時從宦嶺南嶺南之奢固甲於通國者清光緒四年戊
寅大母七十正壽戚友所贈皆呢幃一最精則以絹製之仙桃作緣
飾然中亦呢質爲世誼兼姻誼之沈廉仲通守所贈時先君同年之
在都者二十餘人合贈一幃亦以呢爲之五年己卯大母下世廣州
鮮賈於購金酒筵之外贈一呢幃八年壬午先君捐館舍有贈線綉
幃者見者已歎其靡麗矣二十四年戊戌先兄穰卿之元配王氏卒
越翼年庚子先母棄養始見有贈寧綉幃者然尚未有綴幃
也今何竟有以三色閃綉爲之者耶 事物之可資研究而增經驗
者所在皆有壬戌秋鄉人王叔樓爲子納婦予往賀因展覽禮簿禮
簿者登記戚友贈遺銀物之數也吾之展覽欲藉以觀世故人情耳
而竟得之姑舉其尤者汪頌閣皆知之一以見人心之鄙吝甲與主
人交契而甲控三資禮乃至菲乙與主人亦雅善且屢以事干主人
亦至菲一以見世態之炎涼丙本妻人子主人有兄嘗卵翼之
大貴主人之娶家婦也其銀十圓人以爲菲今將物致賀

所值且不及十圓蓋主人之兄物故久矣乙丙粵人也粵人夙以輕
財稱於世非赤貧不作寒酸態者今乃若是耶抑因是而知國奢宜
示之以儉矣比年汰侈日甚禮物之繁費亦日甚恆有悉索賦竭
蹶以應或且資之於典貸者然無論何人一月之慶弔酬應必有一
二欲不爲人所恥笑雖節衣縮食亦鮮有清室徐斐舟之以困於酬
應而自殺也斐舟海軍人充滬寧鐵路編查課員月俸四十金後
交游遂舉債債主迫之甚乃投上海半淞園之池而死壬戌 中華
年夏事也王氏禮簿所載銀物而外有禮券焉有郵票焉最奇者爲
袖珍日記冊始欲其有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之日記不使李剛主
專美於前歟 慶弔儀物之厚薄以彼此贈答之數爲準此原則也
其例外者則或藉以爲平日受德之報酬或藉以立後日干求之張
本皆人所習知者吾謂儀物之厚薄宜以受慶受弔者之貧富而衡
量之彼貧而我富我與之有交誼也宜從厚不然則衰者亦足以
申情懷致殷勤未爲失禮也

可謂卷三

坤于二月初九夜以石擊其妻 裂立斃主翁即以聞於縣詰朝捕

衙往驗呼其僕訊之云舊冬曾見其妻與他僕接唇大以爲恥而不
言新正羣僕共飲爲一僕所語遂深恨欲殺其妻而不得其便是夕
妻自主母房中出手抱所生幼女繞入臥室沈僕即以巨石當頂一
擊頭破髓流而斃情真事實而姦爲無據遂收繫獄後重責擬絞爲
夫婦已踰二十載妻被殺于俄頃而夫亦因妻罹禍異哉
鄉人之道德視市人恆高不必受教育而然蓋天良未泯人之初性
本善也觀於予家之二女傭而可概其餘黃河眉松江人年十六偶
病瘍不服役予妻令臥牀休養乃不飲者一日半妻詢之則曰不事
事可食人之食乎強之乃飲陸陸亦松江人辛酉 中華 十月聞予
妻將率子婦自京至初見須叩頭請安 禮之狀越翼日爲吾與辰衆叩頭請安陸亦如之純任自然進退有
禮同化之速若長爲環境所迫也世之能獨立能自拔者有幾人
耶 清之外官屬吏見上司必屈一膝爲禮曰請安教官則否遵義

鄭珍子尹嘗官荔波教諭有詩云國朝職官志翰林首清班舉世重其選日爲玉堂仙下此路免俗無踰乎校官雖曰卑且貧儒生腰膝全官吏通謁主賓既就坐賓告其僕曰貴帖至太太處請安於是僕持帖隨主之僕入內面夫人屈一膝爲禮曰獻上請安夫人起立致敬僕出俄而主之僕手夫人之帖至廳事屈膝於賓前而曰太太不敢當太太請安賓亦起立致敬以答之此清代政界之禮也然始於唐宋宋沈括夢溪筆談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使人傳拜以爲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款于閨婦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與之爲禮如賓主

唐僧宗密所撰原人論斥福淺章注例如此國斂手而舉吐蕃斂手而垂皆爲禮也云云按斂手而舉揖也人所習知然斂手而垂之禮我國亦有之蓋屬吏之於上官卑幼之於尊長有時不必長揖輒以兩手下垂肅立致敬固亦禮中之一特非齊民編戶所知耳

晚近以來歐洲形而下之學亦已至精至深今乃相率反於自然之趨勢形而上矣吾國文化且爲德人所研究而尤崇尚老子蓋厭倦科學之束縛欲保精神之自由也

以可造之人材付之庸師猶之以絕好之食料付之惡庖也 科學

時代之塾師受聘於人者有適館授餐之權利非是則啓塾於家或假祠廟及公共之廬舍以設張歲暮必揭廣告於門以狹長之紅紙書之其文曰某某年正月某日開館經蒙並授經者五經也蒙者蒙學也蒙學之課本大率爲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最高者爲大學中庸粵人則用廣一尺長數尺之紅紙而書某某年某某老師館字甚大數百步之遠即望見之 昔之爲幼稚子弟延師於家或使出就傅也師之得放假者惟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及年終一三二十日而已 視師如婢役徒若奴之風昔爲甚今猶然中人之家男女束髮恆延師於家晨八九時即入塾臨五六時始出塾懼其游蕩無度使師管束之耳故爲之師者終日危坐不須與離師也而等於婢未可僥以保姆也習商工業者曰學徒有定期然常使供雜役視之與奴等工之徒尤苦卑汚之事悉任之斯謂曰滿師其愚者卒無所成供役之時多習藝之時少耳

申報中華五月十三日 國內要聞再紀吳佩孚在津之言論一則中

有云前清辦學之流弊在求名現在辦學之流弊在逐利尤矣是言學齡兒童就學之年齡也我國今以兒童滿六週歲之次日起至滿十四歲止凡八年爲學齡期與日本同歐洲各國亦大抵若是惟英制爲滿三歲至十歲法制爲六歲至十一歲義制爲六歲至十一歲美國各州則自七八歲至十三或十六歲而我國古時亦有學齡之規定明弘治十七年令府州縣各立社學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遣入讀書是也

自新教育行凡國民學校 學童所讀國文教科書皆至淺近編者必揣摩兒童之心理不敢稍語高深欲使兒童易於了解也予謂吾人之處世亦宜取法於此勿以爲我所知者人必知之反是則事輒不舉吾屢試而屢驗矣 教童子法清安邱王筠著中有可通於今日之教授法者如云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合爲一句講之此頗類今之聯句也又云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教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又云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又云必須告以活法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 霍渭厓家訓認字教之先其易者如先認一字次認二字

先認人字次認天字亦與今之教授法相類 今國民學校之國文教科書所列家庭人物無非父母兄弟姊妹而鮮及其他此殆爲小家庭設想也然祖父母或尚有別居者歲時省視禮亦宜之例以朋友亦有往還何竟不一論及乎且伯叔諸姑亦必有隨侍祖父母者似亦宜設想及之或曰教材之不及祖父母者凡學生之父母大抵晚婚其祖父母早已物化矣不然何以專言父母也人必自立而始可有室家早婚本非所宜耳

昔人之教兒童也於其入塾即授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文義深奧初非束髮就傅之孺子所可了解然欲使之成誦不忘亦非無因晚清學校萌芽教師亦作天文地理等歌略以教之職是故耳英人席得黎爵士嘗譯音韻可助記憶該是言且整齊句法之功用亦與相埒印度佛與外道之經典皆有偈頌意亦猶是且古之童謠今之唱歌亦有音韻兒童習之上口即能記憶也

學校生徒之因事結盟以罷課要校長者數見不鮮南宋太學諸生不能專美於前矣清吳翌鳳錄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

場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纁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遷者猶以爲首犯集執持蓋僕送京尹程單杖之翌日諸生羣起伏時相門訴京兆時相戒閣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訴單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異既因賈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捷僕與捷諸生孰重孰輕諸生得毋太橫堅持其議不以上聞諸生計無所出遂治任盡出太學真凌卷於崇化堂望闕遙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謂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人致饋舊同舍寂無所親歸以白王王廉得其事因慈明以啓於上上即批御札令學官宣諭諸生使速就齋免單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史記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乃越數萬里之遙而至歐美求學之心可謂切矣元髮工唐某以欲精其業而游學錢塘賤工若是不尤難能可貴耶元釋圓至牧潛集送淨髮唐生序髮工爲技賤而易能者也居招提之側者率受傭以供比邱淨人之髮事月常四五入招提

可百卷二

手刀機匪盜侯衆治髮管類素頂動以千數然儻葉月計無兼庾利寡而事勤故招提髮工常鮮善藝唐生昔年雖弱而志異其類恥族工之苟售也以爲藝必遊而後工將廣其學以變其徒苟簡之習聞錢塘有善藝不憚遠遊而求之嘉生幸或以言禮焉夫不以業之易能而怠其爲學之力生亦慎於術矣天隱子曰博取於人以益己治藝猶然也道之於藝卓矣而吾學者或求食而三言足不越街閭日不識屏屢然自語成者又何哉 海通以來滬尾之一住而不復者多矣派遣歐美日本游學生者有增益吾大業冀其歸而振興實業也乃以環境蔽塞之故學成而返無可展其傷心人至謂游學之費亦一往不復之滬尾也其言有矣 歲有優尋行年五十學殖荒落兒時所誦之四書五經不復嘗記寧不自憚不意游學海外歸國之少年乃亦有健忘如子者學其童時時在字等之所習者還以質之茫如隔世者十人而九且海內外所學亦豈盡能記憶耶 積家庭而成社會改良社會宜先改良家此女學之所以亟宜講求也若輩男子讀書雖遠實中二三遠遊事一齊衆楚其具有濟困知羣智未開非開明專制不爲功亦以知家齊而后國治聖人之言

不吾欺也

滬多學校多工庶婦女之讀書者執業者皆有之自是而內地婦女之妾思自由誤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滬父母丈夫夫不能阻也假讀書執業之名義以恣所欲爲久之而父母丈夫夫悔之晚矣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亦立賢無方耳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可矣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學問經驗皆與年俱進善用人者未可輕量天下士而并夙與相習者亦以彼哉彼哉目之也

共產主義之高遠難行夫人而知之也而教育經費宜出之於公衆或由國家支出或由地方自籌不然則簞人子不克求高深之學術不平甚矣

凡事須進一步做不可退後處境宜退一步想不必向前

科舉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舉人進士法舉等見於史者五十餘科故謂之科舉後進士一科亦兼科目沿宋之誤地見訂雜錄科舉之科有秀才舉人進士法舉等見於宋史地見訂雜錄科舉之科有秀才舉人進士法舉等見於宋史地見訂雜錄科舉之科有秀才舉人進士法舉等見於宋史千餘年矣凡傳奇小說之言士子者皆以讀書應試狀元及第爲佳話婦女喜閱之觀唐趙氏寶梁賓之詩即可揣知婦女之心理矣趙氏洵水人有夫下第一作杜羔不第詩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

可百卷二

六二天詩

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一作來時近夜來又有代羔贈詩云澹澹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後有聞夫杜羔登第一作登第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梁賓夷門人盧東表侍兒也有喜盧郎及第詩云曉妝初罷眼初開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

科舉之出身曰生員曰舉人曰進士學校之學位曰學士曰碩士曰博士皆以考試及格而始得之然清代有得賜舉人者非必致力於場屋也歐美有得贈學位者非必畢業於學校也

清順治六年三甲一百三十七名進士武進董應舉殿試策於滿漢未同之俗言漢民應與滿民得同習弓馬云云其目的冀同一登進耳非必提倡尚武也

恩拔副歲優五貢之外有功貢生清中葉有之清員青喬咄咄吟註國朝定例生監從軍者有功準咨明國子監作功貢生與拔貢優貢一體乾隆間辦有成案新載入大清會典者也

游庠之新秀才出而謁客有以旌旗前導者沿明之舊俗耳夜郎自

大誠遠東家也明謝肇淛五雜俎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蕭鼓
旌旗煇赫閭里

各省鄉試同考官率以進士舉人出身之丞倅故令尤之曰調簾差
有缺者需次者皆得與清初嘗以本省官少輒於鄰省聘選予九世
伯祖元薦公嘗以處州府教授於康熙辛酉科幸誤分校閩闈又杭
世駿道古堂詩集有閩行雜錄一種則未通籍時應聘為福建壬子
科鄉試同考官作且雍正五年十月世宗諭內閣各省鄉試房官舊
例皆用現任知縣入闈朕思知縣身為民牧地方政務甚繁入闈動
經數月諸事或致遲誤朕意欲斟酌更定於鄰省中舉人進士之在
家候選者臨期調取數十人交與監臨之督撫秉公掣籤令其入闈
分校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吾族科名之在清代者自順治庚子元薦公領鄉薦後文敬公潮文
穆公本相繼而起文敬官至吏部尚書文穆官至東閣大學士而西
安巡撫杞公內閣學士以道公又繼之他如翼燕公景熹公紹堂公
紹基公曷公璋公亦皆奮迹科第階以登進一時有祖孫父子叔姪
兄弟翰林之佳話此亦可見科舉之入人心也深矣經成同兵燹戶

可謂卷二

十六 天 詩 卷 二

口既希科第亦稍替至同治癸酉先子舉於鄉試歲為光緒乙亥
花農兄漢亦登賢書矣西副主司為宗室寶竹坡侍郎廷宗室之典
試者少而乙亥正主司亦宗室蓋奎星齋尚書潤也吾浙自粵亂以
還迄於科舉停罷兵試之宗室僅此二人而皆與吾家有文字緣待
郎有聚奎堂題壁詩曰絕世高才未易尋燈前幾度費沈吟漫誇此
日衡文眼休忘當年下第心王氣迷離山重珠花隱約海波深英
奇埋沒知多少蕊榜書成愧不禁先子之房師為衡山陳槐庭司馬
鍾英其長君伯商編修為予光緒己丑副主司與花農兄同登光
緒庚辰進士房師之弟夢坡大令範亦以己丑得鄉舉與予為同年
己丑正房師為順德李芳農侍郎文田而是科領解者為癸酉副貢
秀水高子鳴編修寶鑾子至是乃以年伯稱子鳴焉子於是科實以
二場五藝入選房考劉雲樵都轉評云易以蕭選粹語闡義
文精義實光古色咄咄逼人書法雅似子情整似疏而體制則訓誥
遺音也及今思之學道荒落愧負師門矣

兒于新六得英國理科商科兩等工轉學於法至甲寅年歸應
留學生甄拔試列商科超等第一敘官上士授財政部餘事有譽其

跨竈者子曰渠名新六其音頗近第吾不欲以犁牛自居耳
有清光緒甲午以還號稱讀書始知經世之學錢澹江穰鄉同年
康年與新會梁任公同年啓超創時務報發聲振聵之功也宣統辛
亥冬穰鄉歿於京師仕宦連蹇且又無子憔悴憂傷資志泉下後十
年之天災人禍未之一見吾為穰鄉幸矣伯棠前輩同年大燮其族
弟也輕財好義與穰鄉頗類而名位大顯垂老乃好新學
尤為科目中人所僅見 於潛地僻左乃有方子壯同年克猷崛起
於其間其人負俊才通天算不得以少年跌趾少之下世久矣陳志
三同年虬亦中年徂謝回憶都門聚首之樂如隔世焉志三樂清人
邃於學惜少駁有志經世未展其才天假之年可大成也 海鹽張
菊生同年元濟紹興蔡子民同年元培皆以才學負時望菊生才優
於學而以明決為人所畏子民學優於才而以謙和為人所愛非吾
一人之私言也菊生通英文子民通德法文皆於中年始習之有志
竟成尤為人所難能已

可謂卷二

一八 天 詩 卷 二

男子之通稱詩有依其士今各國學位有商學士農學士工學士商
學碩士農學碩士工學碩士商學博士農學博士工學博士以商科
農科工科皆有大學須專攻而深造也宋謝希孟詩之一民本非四
句甚允也希孟十月八日詩云昔在井田日一民本非四農隙或工
商其秀乃稱士希孟名直 農之於士亦尊之若神聖而士乃卑視
農矣明黃淳耀獨知愧焉其暑日見耕者歎之之詩云我行適田野
火雲何盤盤農夫荷鋤過揮汗流食草側身還讓畔敬我儒衣冠見
此發深愧我何良自安憶昨經高門京風韻環牙入珍將九詔暴珍
非一端席間行炙人也復沾盤飧豈知力耕者秋至有飢寒鞭朴晝
夜加骨肉晝夜剝驅驅六合內數步殊悲歡天豈殘殘憐憐比人難復
難誰為撫循吏借之隨上看詩載陶庵集 士之於農工商固賤視
之矣而商亦賤視百工商肆之市招於所營貨物必有監造或督造
等字曰監曰督若謂工之才學識不足盡數而必聽命於商也 吾
國工商之為世所輕也久矣邵氏聞見前錄安民 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曰一工匠耳藐之使不得
與士大夫平等也張華詩末伎之妙動物應心曰末伎等而下之也

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壅斷而登之史記行賈丈夫賤行也漢書官
富貴而末民困謂商賈也曰賤丈夫曰賤行曰末民視之之甚矣
我國農工之識字者千百中幾不得一然農治田而有獲工居肆而
成事皆生利者不佞拙識字乃惟錄吸而已一思之愧悔欲死
中華之以農立國久矣製造等事然工藝在昔
亦發達也汪頌閣嘗曰吾國昔重工藝易繫於各器之製造皆推
本於古聖致工記且謂百工之事乃聖人之作其重工也至矣士積
重而工積輕不審始自何時以是而鄉居者例為農城市居者例為
士士不成乃始遁而為商至不能為商乃始強而為工於是謬種流
傳愈趨愈下降至今日遂有兩大結果一高等游民徇於通國為國
計民生之憂二一切工藝非惟不及歐美日本且不及古人利源外
溢不可勝數故為救時計為子弟謀自立計皆不可不重工也
俄之實業較吾國為發達然皆為英德人所有己未八年吾子新
六重游英倫曾與其校師言之某云將來東方資本勞動之判分亦
必同於西方所不同者資本為泰西勞動者乃東方土人東方土人
受直接之害而西方之人則受間接之害泰西工值昂也若西方資

可言卷二

十九天蘇農

本家能以東方廉值所製貨物運至西方與其地之貨物相競泰西
決不能敵則泰西工值低落乃必至之勢而西方勞動之受制於資
本家將較今日為甚也
壬戌中華民國仲冬中國國民黨宣言書有云改良農村組織增進
農人生活徐謀地主佃戶間地位之平等云云此即予夙所主張之
恤農主義也 乞巧露宿道周持簪者冀薦以身者敗常雨雪載塗
亦如是其苦甚矣然農人具備乃加一等予嘗於田家見之則惟
多一破帳一破被一破枕十九無非有欲慮不足敲風雪乞巧之
苦人知之農人之苦人不知也乞巧誠可憫然長日游蕩無所事事
分利而為社會之蠹與吾相等農人終歲勤動勞力以養人或且不
得一飽其苦若此不尤可憫乎 農以耕為業麥稻豆棉蔬菜皆次
第下種終歲勤動無失其時不幸而遇螟蝗水旱風雹則常不稔且
當其耕作也必藉牲畜以助之肥料以培之而一切農具又不能有
所缺農之勞費有若此今以載籍之敘述農家困苦者錄一二以見
一斑漢書食貨志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餼役春不
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十日休息元趙孟頫松雪齋全集有題耕織圖詩二十四首耕之六
月云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行水
中泥淖及腰背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夫耘婦當鋤奔走及亭午
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誰憐萬民食粒粒非易取願陳知稼穡無
逸傳自古農人之苦若是吾不耕而食日得三飽而為分利之人讀
之愧死清李漁之言允矣漁鄉居口號詩云百厭營朝食千耕治晚
殮不堪農事苦減食勸兒孫知農之苦而以減食為勸仁人之言也
且有當於國民經濟矣詩見笠翁詩集 水蛭之長至尺許者曰水
螟俗稱馬蟻黃褐色有黑線略似刻輪紋甚多口腔有緣如鋸齒田
間有之喜附人畜乳膏而吸其血耕者在田深下體幾無日不為所
噬農受若是之痛苦世有知之者乎 儻張藝給事於滬之某巨室
有年予知其夙為吳江之農也辛酉中華民國冬予詢之曰農自食其
力可尚志何樂為人奴則曰田之豐歉託命於天終歲勤動猶未免
飢寒也今則差逸而足以自給願長此終古矣此足以見人之困苦
莫農若也又語之曰近年米價貴若之兄其已之田必勝於昔則曰
否否凡百肥料皆視昔為昂農上時之儻給事直昔僅日給錢一百

可言卷二

二十二天蘇農

二十文今需銀三角今之困且或甚於昔也此足以見主張運米出
洋力言穀賤傷農之為莠言矣藝又為予言農人栽稻之次序曰最
初為犁田或以牛或而繼以下壟取壟之泥分秧車水時秧壟
稻注耘稻注時秧有遲早約一月可竟四月杪即有之蘇松太
三屬大率如是其勞苦可知且全家終歲勞苦而不得逸也
壬戌中華民國六月既望以事至松江飲於詩白池午後循行阡陌
間見男女方力田有壟稻者有耘稻者壟者手持一器立而壟之耘
者男無袴以蒲薦圍前陰跪泥中而以手指扒泥使之平蓋先壟而
後耘也壟之五六日前先下壟下壟者以豆餅及人畜糞澆灌澆之
女子力作與男子同惟女僅捲袴至際立而耘之不晚也聞陰曆五
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田事最忙越翼日至崑山陸家浜則治田者男
多子女有車水者有耘稻者有壟稻者耘稻之男女皆跪泥淖中而
束其褲管于股際黃渡近站之婦女僅有種棉者未幾過嘉定縣屬
之南翔則見車站相近之田有耘者有壟者十九皆男子矣間有一
二婦女赤足芒草其履置隴上履之首端銳知其平時固不跣足也
又三日游寶山縣屬之吳淞壟漢江灣自江灣至壟漢江之田割

麥插秧男女雜作且有遺足之文蓋履而行泥中者因思浙之杭州嘉興一屬杭之海寧嘉之嘉興秀水嘉善皆有健婦力作田畝皆跣足等於男子八月二十一日至崑山與孫德樹出遊見有田夫獲稻於水中者憐之憐曰歲大有禾實矣而淫潦災之僅半收水積久稻必爛農場全家之力恐不及輟雇人助刈傷值銀幣半圓且餉以酒肉然必日高春始就役日刈三小時而較以久在水中受寒易致疾也農之苦若是而納租之所餘亦僅矣 宋陸游初晴詩註莊戶以雞魚之屬來餽謂之送羹今吳越皆有此風佃戶納租後輒以物送田主是猶正供外之苛稅也農真不堪命矣

父執南海周竹卿司馬詩麟社友涇縣胡樸安秘書王皆嘗躬耕皆在未仕前而陸放翁有耕罷偶書詩則致仕矣若明之遺民陳確庵則入清後以躬耕終老此與今之農校畢業生相較為何如清楊鍾義雪橋詩話續集太倉陳確庵卒於康熙乙卯門人私謚安道先生乙酉以後長遊於崑山之蔚邨七十二潭紅蓮綠稻之區躬耕水鄉雲龍塗足與蓬歷牧豎伍

可言卷二

三 天 詩 卷 二

男子乎鄉村無論已滬為我國第一商埠論者必以為在滬之婦女可以譏奢淫佚四字概之乃予所見之率於操作者自女僮外若栽棉若種菜若取泔水若拾遺物若拾荒至若至穢之事皆力任之猶得謂之坐食耶南人且若是貧瘠之北人更無論矣吾故常謂貧女有義務而無權利也 江浙人以文弱著蓋就江蘇之蘇松太浙江之杭嘉湖而言紹興為浙東八郡之一其人宜稱蘇松太杭嘉湖為強矣然以蘇紹村女之強弱相較則適相反蘇女以色著人鮮有知其強有力者春時登天平山之輿人率為農家婦女早與以行矯捷如飛力田之暇乃又繡神袍以至粗至細之事萃於一身為男子所不及紹女不然足纏而不織晨必食飯非若蘇女之晨多食糜也宜強有力之過於蘇矣而所任之事不與男子同等又不精女紅何與且蘇女躬親田事而潔紹女不治田事而不潔則又何與說者曰西子尚蒙不潔也 婦女之力田自古為然非男耕而女必織也予曩撰天足考略亦一及之而見於古今之談者類多就所見者徵於下漢桓帝初童

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唐劉禹錫插田歌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父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嗶嗶如竹枝其引云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宋蘇軾吳中田婦歎茅苦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黃庭堅和曹子方雜言詩人言春色濃如酒不見插秧吳女手吳可田家女詩兩兩垂髮窈窕娘含羞無語詩青秧黃幹甲子語梁簡南詩青裙笠笠倚車臥但有空車無水聲元王冕江南婦詩江南婦何辛苦做衣零落裙斷腰赤脚蓬頭面如土日間力田隨夫即夜間緝麻不上林謝應芳踏車婦詩江村破屋能幾家幾家婦姑俱踏車蓬飛兩鬢赤雙脚亦有兒女雙髻丫淞江太湖愁滿眼白汗霑衣足生疥呂誠首夏田家雨中詩稚女踏車垂兩丫洪希文水車詩青裙想是阿香女直欲乘之飛上天顧瑛乙未五月口號詩成隊誰家青芋娘頭遮笠笠足如霜朱子範舒城廬江道中詩田間農婦騎秧馬明武宗見村婦詞紅裙高露足排水上南坡沈周低田婦詩男兒築岸婦踏水日長踏多力不生吳維嶽江北農婦謠溪水多時梅雨天婦姑相喚做秧田清姜宸英九日村居即事詩無數屨踏赤泥婦滿田微雨插花歸朱昆田吳中田

可言卷二

三 天 詩 卷 二

婦詩最憐雙足渾如雪日日河邊去踏車季隸光田婦行臨淮道上逢田婦赤脚蓬頭立高土龔潔身栽秧女詩四月禾苗一寸許田家苦煞栽秧女晨每寒今午多暑寒不得衣兮餓不得茹鬢插同心釵足卸合歡鞋一科兩科指爪秃十畝五畝雙膝埋莫道顏色如花美朝朝風日顏已毀莫道肌膚白似雪膚被泥汗肌濺血宗稷辰赤脚婆謠吳江村婦養村漢深衣車水澆田禾上赤兩臂下赤脚裙帶不解湘紋拖高望曾詩東鄰新婦纔三日便脫紅裙踏水車短袴高裙雙足跣生平未識綺羅溫薛時雨秧歌儂帶紗篷郎帶笠與郎聯步唱秧歌張善農婦歎朝朝復暮暮風炎日蒸土誰云江南好但覺農婦苦頭蓬脛頰足藉草少者露臂長者乳 婦女力田足以自立矣事也古人乃有非議之者誦元稹普古田女詩可見今并其序錄之序云吾州近郭五六縣土風悉如老杜所賦夔州女而郭尤甚每慚無以答四海兄弟之詰問一日來古田見傍縣一二十里內於插秧時亦如之以為三時惟此時最忙不可不為夫子之助也其說則甚善而其事則未可愚以為不如其已也皆吾人也作詩以道之幸其一聽作華夏人豈不足以美吾東南一隅哉詩云昔年過鏡州一事

識別耶 有張秀卿者崑城之真正土著也謂城及附郭三城之真正土著僅千戶而強四鄉多曠土亦有客民雜居其間土著之寡非生殖力薄弱也洪楊之賜也零星散處之士著咸同間兵燹之予遺也當時慘劫比於清初之嘉定三屠祖洪楊者其亦知之否耶噫昔之弄兵潢池爭帝制也今易君主為民主夫誰爭吾儕小民自茲以往安田園而長子孫雖千萬年可也予曰吾斯之未能信秀卿又曰商於崑者多賓萌十肆之中有一二為土著所設皆小商 留一父而還附午後二十分快車自崑山東行而恆利而陸家浜崑山而安亭水田彌望稻秧青葱間有翻泥便人亦時時見者有分秧種稻之詞快活也 者則農事有遲早也力作者十九為婦女將適黃渡則稻田雖多亦有棉田間於中且男婦雜作矣婦亦跣足未幾至南翔定 所見皆棉田而稻田僅一二植棉之弓足婦女皆白布色白可卸日光潔益覺 蒙首服白布衫履襪整齊且有著裙者有著裙而裸上體者棉田固無水耳又未幾至真如 賣 棉田且不多觀抵上海北站為六點四十五分則市聲譁囂萬家燈火矣乃乘院車循寶山路以返肩摩擊擊憧憧往來計日間所見崑城 行行道之人

可言卷二

三六 天詩 蜀叢刊 二集 之三

尚未有若是之衆也 在汽車中逆風而坐煙氣滿髮際面垢膩煤有油也殊苦之以是而揣司機者之苦為奚若推而及之於礦工鍛工其苦又奚若耶吾自幸吾自愧矣

壬戌 中華民國 十二月五日在松江見小溪有江北人之捕魚者立水中又魚其人以牛皮為衣露頭面餘皆為牛皮所蒙以禦寒也漁家之婦女亦作苦有見於載籍者東坡有雷州詩八首第六云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蝦魚青裙腳不襪臭味猿與狙執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元周權有即事詩晨墟踣婦鬻魚蝦兩岸整童牧艾殺賦斂輸官農事足太平氣象屬淮沙清張網孫漁家女兒行漁家女兒年十五日坐船頭補網罟裙短不惜露雙腳自起撐篙復搖櫓垂楊曲岸有人家老翁喚女賣魚蝦手提竹籃過橋去籬邊且摘野棠花姚燮復莊詩問罾婦行朝打魚供姑糜暮打魚供兒衣亂髮不理布巾裹尺半腰裙纒蔽膝截竿補網生小爛雲虐風淒漏臺坐大水候魚花小水種魚秧一家姊妹雜穉穉沐安識脂粉香水田無稅不憂富家阡陌三年荒君不見東隣新婦肌膚白賣作人奴受鞭撻水田無稅漁家之樂勝於耕田者多矣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之勤苦世人尚或知之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晨起治事不後於農午夜篝燈會未稍息不惟自朝至於日中晷也且空氣之不潔危險之時遠視農為尤甚而出資以役之者乃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養尊處優不數稔而大富矣

清同治朝設同文館初意專用正途科甲人員習天文算術以為製造輪船洋鎗之用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也其意甚盛時倭文端公仁當國大不謂然御史張盛藻承其旨乃抗疏力爭謂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鎗之理乎其迂謬可謂甚矣惟下有數語則光明正大百世不易雖改革政體亦無以易其言其言曰若以自強而論則朝廷之強莫如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民練兵籌餉諸大端臣民之強則惟氣節一端耳見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

可言卷二

三六 天詩 蜀叢刊 二集 之三

減少工作時刻誠嘉惠勞工之盛舉此惟按月按日以計值者所樂聞若就物給資即俗所謂包工者則所獲較少非增益其資不足以補救之 百工技藝所執之業曰行俗有三百六十行之語通鑑唐紀胡三省注市列為行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為行 三十六行謂種種職業也就其分工而約計曰三十六行倍之則為七十二行十之則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數而言不能為之一一指定也通俗編點鬼簿鄭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販揚州樂府又屈彥英有一百二十行院本元人但云一百二十增多為三百六十者明人言耳然三百六十行之語南宋已有之且尚有曰四百十四行者田汝成游覽志餘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西湖老人繁勝錄京都都有四百十四行工人相聚工作之地曰作坊古已然五代史隱帝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日不寐 百工之受傭於人而給值也計日者多若為屋外之工作旬月遇雨則賦閒之日即忍饑之日也吾曹傭書得計年計月以授食幸矣

特領之冠扣軍鑲以自肥也人惡之亦知工界之有冠扣工資者乎
凡勞力小工若挑夫若扛夫皆有頭人約束之乃亦效官之所為冠
扣工資厚自封殖不數年而致富享妻妾官室車馬衣服之奉者
所在皆有滬尤多 今於承攬一切工作之領袖稱之為工頭即古
之號頭也舊唐書薛懷義傳垂拱四年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凡役
數萬人置號頭號頭一鬪千人齊和

晉書嵇康傳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夏月居其下
以鍛然吾嘗過錘鐵之肆矣自朝至夕力作不輟盛夏熾火膏脂大
鑠塵埃鐵屑悉入腹中衣垢面墨幾無人形勞苦之甚亞於礦工一
等耳而嵇乃好鍛其企圖生利不自暇逸而不甘為分利之人於此
可見海外留學生之習鍛者有之及歸而改業者乃甚多

俗稱縫人曰成衣滬之成衣有五幫寧幫為寧波人蘇幫為蘇州人
常幫為常州人揚幫為揚州人本幫為上海人揚州成衣張某設肆
於滬五人助之助之者曰客司月俸銀幣五圓兼作夜工之月則十
圓夜工必於飲重陽酒後開工重陽之筵席必肆主自斟酒以奉客
司九月十一日之夕開工矣然逢五逢十發夜工主之飲客司也日

可言卷二

三

三

三餐肴必一葷二素初五初八二十三二十六則四肴為三葷一素
中有成塊之豕肉正月初一至初五肴七八盤佐以酒端午中秋重
陽皆有酒筵則肴八大碗此壬戌年中秋所聞者也

滬之以較人力車為生游行衢市向人乘坐者自電車盛行以來漸
減於昔然於庚申年秋計之尚有七千餘輛日夕分二班仰給
於是者可萬五千人九月朔予外出與車夫劉二話生計則云今歲
米大貴家有小孩并我與婦而五人日啖米三升半至廉之米也值
銀三角春僅二角耳今益以油鹽薪蔬及零費約共需七角蔬三斤
需一角矣更益以每月之屋租一圓半每班之車租四角

上海各廠女工之幼孩有攜至廠者輒置于卑溼污穢之地任其歌
哭啼笑晚歸則塵砂徧身肺中充滿有礙發育之穢物此宜仿照外
國廠主之設立公共育兒院也 近歲絲廠之發達向所未有尤著
者歲可獲利百萬廠主之致富無論已其執事者亦裘馬輕肥招搖
過市而工女之價值如故勞力所獲多者僅銀幣三角言奇己未年

民國春正月二十夜四時予以事未睡聞汽笛知為絲廠所鳴以促
工女之起者蓋黎明須入廠也該工必晚六時此乃日未出而即作
日已入而未息者一日之工作十二時以滬之百物皆貴而勞動若
此猶不足以救飢寒惟助人致富而已其工資以日計有七日一給
者有一月一給者而工資之外有犒金七日工作不間者犒若干數
未詳曰禮拜日不給犒金一月工作不間者犒以兩日之工資曰
特別犒己未年十一月犒金廢

粵東婦女率為旅客擔送行李清道咸聞湘潭黎月喬御史吉雲黛
方山莊詩集有途間負擔者多女子作歧嶺曲云鬢側垂青絲與歡
兩肩並妍媸待歡定將歡作明鏡十里上藍關對面相逢笑雙聲歌
入雲知是龍川調岐嶺屬潮州

金奇中嘗云歐美日本之以商戰勝人者商有學也而吾國之商未
嘗讀書欲求有商業之知識商業之道德者千百人中不得一焉所
恃以獲利者詐偽而已滬之商為尤甚其心目中以為顧客他日未
必再至若婦女購物則百出其計以媚之貨必精價必廉且有莫名
一錢而可得至美至多之物者凡綢緞洋貨南貨食物之肆皆然奇

可言卷二

三

三

中又云滬商之商行為也侈口大言似官務為容悅似妓強迫取財
似盜號呼求售似丐受廬者負販者皆若是一邱之貉耳奇中此言
自必有見而然吾謂商之黠者或若是未可概全體也

商之為世所輕也久矣商人有能文之子而可免官刑可笑也清閨
若璩潛邱劄記金正希太史七歲隨父商嘉魚父為諸生所訟將責
之父泣曰有一子頗能文願以此自免令異其言召正希試以學而
第一為政第二為題正希即作一破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令大驚曰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豈終為商人之子哉 官之賤

商今猶昔也宋人已然陸游老學庵筆記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
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
氏賣鼓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

有棄官為商者有以官為商者官而兼商商而兼官之利甚矣清律官吏
不得兼為商防其營私舞弊也宋朱翌荷覺察雜記治生仕宦自是
兩塗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貴為武騎
常侍可謂言矣至若免客遊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
立自古如此不獨今也

欺鄉愚稍抗之輒命警士逮捕曰吾將告之長官捉將官裏去汝其如我何聞之者亦惟側目重足而已 官鹽官督官許賣者也而非官營業官營業者今之郵政電報鐵路也古乃有官賣之醋明倪元璐國賦紀略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惟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自有鹽務稽核所之設而鹽商之利絀商之富唐代已然饗人乃有淡食之苦矣劉禹錫賈客詞有引云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質庫之利率視質本之大小以為輕重質物多則質本大大者利輕質物少則質本小小者利重而饗人長物無多且所值至微質本愈小利率愈重而尤受其商盤剝重利之苦者為農人其所質大率為農具日久利重不能贖而益困矣先九世祖智千府君嘗設質庫於仁和之臨平於農具之息僅取四釐田夫野老遇府君生辰恆陳資市物為壽深感之也府君諱元英仁和庠生事母至孝正直好義詳家乘 秀水高氏之富自清嘉道間始至於今猶以素封著固與為富不仁者有異也有質庫設於濮院曰公義當不取重息絲織品所製之衣及金珠首飾月息一分六釐布衣農具僅一分二釐鄉人德之矣丑中華民國二年他質庫皆被劫獨不入公義門 江浙間質典之息重者輒二三分然較之金時則猶輕金史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

可言卷二

天蘇閣叢刊
三三
二二
集之三

汪頌閣云清光緒乙未秋上海公共租界之小錢肆驟盛山東路尤夥其貿易之宗旨專以濫出期票貼取現款為事往往以銀幣百圓之期票向人貼取現金六七十圓居然不名一錢坐致千萬未幾而有某莊者以一票到期不能兌付於是訛言驟作一夕大驚租界之小錢肆皆相率閉門受害者無算而婦女為多所謂奶奶小姐者始因貪得二三十圓之利乃以六七十圓之現金易百圓之期票至是而期票悉成廢紙某婦老而癯又無子以一生傭工所積之百五十圓為人所賺易得二百圓之期票聞耗終夜號泣及晨火其票以灰和入鴉片煙下酒吞之而自殺 我國古玩經歷代之兵燹海外之輸出而日少言統辛亥改革以還暴富者多儻來之財無可揮霍遂欲附庸風雅以自後而又曾無所知河豚贖本亦出重價屈翁山所質五物獲銀兩許若在今日鬻之所得不貲矣翁山詩外有題曰質古玩行序云古玩一玉杯一玉

小盤一玉鎮紙皆漢代物也一珊瑚筆架以紫檀文具貯之副以象牙箸三十支是數物者價可不貲以空乏故情越生質於押錢之家委曲求請僅得銀兩許

丙辰中華民國五年清明還鄉上冢入南山飯於招提僧出茶葉強予買之索值甚鉅陸游夜泛西湖示桑錫世昌詩西湖商賈區山僧多市人則南宋已然矣

耳癢時以著有鴨絨之物旋轉耳中者曰消息子鬻於市者大率面目黧黑極渴不完之人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春予嘗就丹徒人金茂生詢其生計為言業此於滬者可五十人日行街市間可獲七八百錢以膳宿土皮計之非五百錢不辦中以宿費為最廉逆旅在公共租界

華記路老街一夕需錢五十文然距今八年為乙卯中華民國五年一宿之資僅十文今百物騰踊吾物不能加價乃更苦土皮者大土之皮切為片碎嚼入腹以饜鴉片烟癮也凡市井細民之力不能吸鴉片者皆恃此

刺頭宋湯瑋建炎後安守禦錄店於夏日輒為人挑痧刺以針為之放血愚人醋信之是於理髮之外又營醫業也泰西之理髮店初亦兼為外科醫士蓋當醫術幼稚時代凡有疾者恆謂病之起原由體中血液過多必由理髮者為之放血理髮店門前之二色標桿實表其兼營二業也桿頂金色圓球以代銅面盆桿以代病者放血時所

可言卷二

天蘇閣叢刊
三三
二二
集之三

則沿用標識不復如我國理髮匠之尚兼挑痧也 滬上理髮店之主傭率為揚州人曰揚幫寶山路雜工朱子文為予述其規則如下傭之就業於主也不必盡相識挈有行李即得留為傭傭具不多為值自廉銀幣五六圓足矣設肆者悉儲以待辛亥後不辦髮而剪髮櫛具多價亦昂昂者值至數十圓於是傭必自備矣亦以剪髮之肆一切設備若大玻璃鏡若椅若洗頭之盆若化粧品所費皆不貲肆主辦此已需銀幣數百圓焉有餘力以為傭傭櫛具耶滬以屋隘人多之故時有火患故肆主必就保險公司投保火險以備不虞一旦被燬則肆中設備之物可重購不至一蹶不振肆主保險之歲費大抵為銀五百兩而傭之行李櫛具則由肆主保之燬後肆主以銀幣五圓償其傭蓋傭既入肆即按月納保險資銀幣六枚於主歲計之為銅幣七十二枚主傭之分利也肆各不同有主得七而傭得二者

則傭有工資月約... 傭得三五者則傭無工資而清光言傭於一錢分張之外又有彩錢... 百文加給二十文多則遞加如是而傭之妻夜自必竭盡心力生涯... 日盛主傭兩利矣辛亥以後獎勵金之例廢傭之受雇於主也有食... 有宿其食也日三餐晨晚皆在傭之舍傭自備午始有飯以蔬... 一陰曆之初二十六兩日則歸以豬肉曰當傭人得四兩肉析為塊... 入其一為骨多肉少之塊運端午中秋佳節待食十碗或八碗之輩... 素肴饌歲暮則得食魚肉之類者可旬日十二月二十四至正月初... 五是也傭工之浪跡江湖也若不得投身於肆而無可宿可至叢... 林挂單一宿兩餐得比於傭蓋傭工之租師與六租為弟兄也子文... 且言其師亦嘗挂單當雜髮時代凡傭工之同在一肆者彼此互雜... 自不待言然或驟業日久而欲就雜於肆則入肆時必先自折其辦... 乃就坐雜畢必致聲曰辛苦與辭而出不給錢也若充作顧客不折... 辦不言辛苦二字而給雜工以錢偶發覺必羣起唾之罰跪若干時... 逐之出肆必有一二徒使荷簪行市長出曉諭蓋既以便其練習

可百卷三

亦以使寡人少出雜資也徒一日所獲若錢三百文則肆主給以六... 十蓋得百之二十也 戊午 四月予呼整容者至其人曰朱... 棟臣丹徒沙頭鎮再與洲人名達邦年二十一與予閒談及雲南謂... 昔在化外改歸吾國版圖尚未久也予異而詢之則云曾讀書一年... 執業之暇惟以讀書為事屠沽細民之能手一編者予所見醫者... 一賣菜者一并此而三矣 各處雜髮匠均男子惟福建之晉江為... 婦女自日本安全剃刀輸入業此者銳減

滬之廁亦營業之一必呈准官廳始可開設有一人當門而坐司出... 售拭穢之草紙草紙若自備即不許入車站劇場之女廁有一姬主... 之草紙也滌手之水也無不備奏廁者必翻以銅幣二三枚劇場女... 廁之精美者且備有整妝之鏡臺鬢髻之香水 冀可墜田使肥農... 需之南方自會城外凡人家之業悉備以待信滬之業雖亦可易錢... 而利不歸己蓋為承辦清潔事宜所得城中南市西區閩北與租... 界分畫區域各不相混以言租界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二大別即就... 公共租界所之曰英租界曰美租界固世俗相沿之界畫也承辦之... 人有期限滿即易人謀夫孔多行始得例月月費我標相競甲

出若干乙益之內更倍之於是為丙所得丙乃區畫里巷租人分包... 分包者遂置備器具召集傭人而役之日出之糞載以舟貨之於鄉... 其利之厚但觀中華民國九年一月王榮記承辦英租界中西二區... 認繳工部局衛生處之月費即可推而知之工部局定章承辦之初... 必先繳月費二月王所繳為銀幣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圓蓋月需八... 千五百六十圓也所費若是其利之厚可想且此僅為英租界之中... 區西區耳若以他區及法租界美租界城內南市西區閩北統計之... 其投資之鉅獲利之豐恐非巧唇所能算矣 上海口 口之繁甲於... 全國一日所出之糞量不可勝數每日清晨由清潔局之傭按戶求... 索擔之傾於舟局之主人曰糞頭開支而外純利以億萬計其宮室... 衣食車馬之侈直可上擬素封博場妓寮時有其蹤跡豈惟為窮措... 大所妬羨尋常市儈亦望塵莫及而無不嘖嘖相語曰富而可求也... 雖糞頭吾亦為之傭之所獲亦不菲其月入雖僅銀幣十圓然亦有... 生財之道焉歲以舊曆之新年端午中秋索擔於人家商店遇有新... 婚產婦之儀箭 亦必乞賞而商店... 之無者屬者則不為為糞頭 亦必乞賞而商店

可百卷三

馬日必為之器每一具月可得銀幣五角... 國際貿易亦以通有無也惜吾國工藝不興日用品奢侈品梯山航... 海紛至沓來日用品多既奪生計奢侈品多尤增漏卮更害風俗耳... 而憂之者乃稱頌清高宗不毀計今之不能閉關也乾隆五十八年... 八月高宗有敕諭嘆咄喇國王二道有云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 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 可行 俗稱外人之經商於吾國者曰洋商而嘉慶朝乃於國人之... 佐外人經商者稱之曰洋商曾文正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百... 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獨資積巨萬多千國紀

滬之大來洋行蓄汽船往來歐亞間行主英人外埠分行之經理十... 九為華人而大半為其義子蓋行主工心計意謂懋遷於華非用華... 人終意隔閡而華人多詐亦恐為所愚乃收致義子以儲為經理之... 選凡年十三四之貌偉質敏而粗通華文者令入青年會肄業以升... 梵王渡約翰大學讀書衣食之費行中任之每七日則召之出館以... 一餐約翰畢業使入行實習一年屆滿遣往外埠意謂結以恩義必... 能效忠於義父也近聞有起而效之之他洋行矣

心神爽然耳目開朗如脫離火宅遠體清涼豈不快哉人猶是人也事猶是事也地猶是地也日月猶是日月天猶是天世界猶是世界也我前日所為忻喜歡愛貪戀不捨憂懼憤怒愁苦怨恨之心纏縛沉迷無限煩惱者今一日爽然開朗出火宅而就清涼心境一變則所見所聞所思別是一世界是即目前之極樂世界矣凡夫愚昧以妄為實故佛既說種種法已復恐人既知眼前富貴聲色之非實又思種身後來生之福終不離人天果報則是妄中轉妄故金剛般若心經隨說隨掃反覆叮嚀欲人捨渡河之筏也凡夫愚昧不能解佛所說法其求極樂世界之心仍是求富貴聲色之心其欲生淨土之心仍無異求人天果報之心六朝以來世主好佛好仙無非富貴聲色已極貪著不已或更求長生或種福死後其好佛也猶是求仙之心耳豈佛所以立教救世之心哉此達摩東來面斥梁武福田功德之問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也嗟乎名教自有樂地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即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具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可言卷四

三

之三樂也又曰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此則吾儒真實之樂即佛所謂極樂也蓮池大師學佛者也其言曰我見極樂實無可樂若見可樂與苦何殊姚又以爲西方無極樂世界其言曰吾儒以治世爲教佛法以出世爲教出世者離此五濁惡世而超天界法界也愚人執著西方以爲佛界夫世俗所謂西天者特昔時諸佛所生之地耳其風土人物與諸番無異其人依然有死生疾病困苦聲色貨利戰爭姦盜猶夫中國故佛生其地說法以救其人何嘗以彼爲極樂之國乎然則佛天自有其處不在西方耶矣吾見學佛者往往猶以往生西方爲念其愚妄邪見何足以當高僧一棒乎自入世來何時何地能免煩惱欲求清淨自以能入空門爲便然剗度亦正未易言也把茅之屋水田之衣夫豈徒手可得况日常之杯水盞飯乎人非木石寧能竟忍飢寒是則入世出世同一煩惱果能自知淨土之樂一及黃泉即淨土矣質言之非自殺不可佛菩薩所居之世界曰淨土謂其莊嚴皎潔無五濁煩惱也僧侶壹意念佛以往生淨土爲歸向者曰淨土宗晉慧遠禪師所倡然此猶未能大徹大悟也予嘗習靜斗室冥目獨坐即覺無世界并無我身且不知

有生更不知有死是殆佛家所謂真空無相者超出一切色相意識之界也衆生由迷真空而受幻色苦薩因修般若慧觀照了幻色即是真空楞嚴正脈纔聞般若者便說真空却乃閉目懸想搖動之法塵不知目前寂然不動之見性正是真空道源 壬戌年 華民 佛日閉關誦經畢閱清袁忠節公和安般集偶書詩微吟久之重有感於予心詩云老去心清淨土吟詩寒淺不成邦王侯瓊樓看俄化一笑區中有底江今之武人政客亦欲聞此詩否

近代名僧有幻塵寄禪治開太虛圓鏡印光諸開諸人而五代時乃有數十輩何僅此浮屠猶今不古若也宋陳郁藏一話映石林云五代離亂無一俊傑而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

宣統辛亥革命東南各省之寺庵爲強有力者所佔而僧尼被逐者頗有所聞殆皆今之王曇耶清揚鍾靈雪橋詩話三集王仲瞿游黃墩悅一禪寺竟將住僧逐出攜眷居焉

以蓄妓爲業者蓋以妓之身發己之財也所在皆有不僅滬而滬乃有以供佛爲業者蓋以佛之身發己之財也視佛如妓奇矣新世界者游戲場也庚申 歲暮以橫張營業移普陀古佛洞之仁光

可言卷四

四

靈佛真身供養於一室入內膜拜者索銀幣二角給一牒信男信女爭趨之獲貨無算此又於佛店而外別開生面矣佛店者滬之租界夙有之僧尼賃一屋於鬧市供佛像參謁者出若干錢僧尼之饜食於是給人以其屋與商肆無異也故稱之曰佛店焉佛店而外有類似者學校也聯合數人賃屋開學有餘利則朋分之嘗有某校登載召盤廣告於某日報言設有學生若干及器具合意者可來出賃承買云云是亦如商業之盤店於人也然亦不足異昔之私塾非亦號稱讀書者之一業耶

傳基督教徒之道者曰宣教師而宋時乃亦有宣教之名袁燮黎齋集贈游宣教詩有術業豈不精一寒乃如許句不知當時所宣爲何教也 基督教之男女信徒曰教友新教爲耶穌教其傳道者有正副牧師有長老有勸士任事者有會吏又有曰慕道者則不爲教徒未受洗不常至堂聽講牧師爲記名於冊而已舊教爲天主教其傳道者曰神父

凡欲爲新舊基督教徒者教堂講道必日往聽講牧師或神父察其品端乃令受洗並爲之命名自是遇安息日必聽講於堂恪守十誠

此新舊教之所同者也而新教徒於安息日禁止購物謂安息日不
事事雖食物亦必先日預購一心拜上帝而已舊教則否惟星期五
不食肉新舊教皆然蓋以是日為耶穌釘死十字架之日也 凡宗
教家之儀式類皆以水濯首奉基督教者之受洗也以水滴之首意
謂水為至潔之物受洗者於眾前誓信奉耶穌為潔淨之人也若佛
教必以水灌人之頭頂水以表佛之智以智慧灌人頂使其得證佛
果也用醍醐者亦有之而埃及古王即位神以膏油敷其首亦此意
耳集數千人於一地受洗者吾國夙未有之有之自陸軍檢閱使馮
玉祥之軍隊始馮駐軍南苑有三千四百餘人及官佐之眷屬三十
人皆於壬戌除日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受洗見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馮
玉祥之基督教化軍隊條 基督教徒又有飲聖水之禮聖水者供養
耶穌像前之水也蓋凡以祀神之水宗教家皆曰聖水唐書亳州浮
屠謠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相欺誑元史孝友傳趙榮母有疾榮
貴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明陳子升七夕戲贈小男
詩私斟聖水貯瓷甕

可言卷四

五 天 聖 經 卷 之 三

之見舊約全書十誡者一不得奉他神二不可造偶像三不得妄呼
上帝之名四謹守安息日五敬父母六勿殺七勿淫八勿盜九勿作
証言十勿貪他人之所有六七八九與沙彌十誡要略所載十誡
尼藏經所載五戒之一二三四皆同魏書釋道志其為沙門者初修
十誡曰沙彌十誡謂一不殺生二不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七不歌舞倡伎及故往觀聽八不坐高廣
大牀九不非時食十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右見沙彌十誡要略而
昆尼藏經之五戒則云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
不飲酒食肉是可見宗教家勸善之心理無不同也且沙彌十誡要
略所載優婆塞戒相之五戒亦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又式叉摩那戒相之六戒亦一不淫二不盜三不殺四不
妄語五不非時食六不飲酒 基督教以剷除階級博愛為旨教友
之貧乏者為之介紹職業惟取其月入十之一以給教中費用極貧
者於耶穌誕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棉衣可得教堂又必於是日以恩物
給教徒教徒之富者歲必納資於教堂
安息日者猶太人以一週之第七日即土當之其意謂上帝以六日

之間創造天地萬物至第七日而休息故遵行之其後基督教以一
週之第一日即日為安息日今為各國所通用安息日除禮拜外大
多數之人皆輟業與吾國古代五日或十日之休沐略相類徐堅初
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又唐法仕於官者十
日一休沐謂之旬休晚近以來我國亦沿宗教家之例官署公司亦
七日一休沐好徵逐者咸利之欲藉此以歇門却掃者乃自怨自艾
謂不若常日治事之專壹蓋無謂之周旋必飾假面具以相對且有
窮思極想之問答搜索枯腸經營慘淡勞心之苦較之治事什百倍
徒轉不得休息洗沐之實也 回教亦七日一休息即金貴陽城北
薛家井街有清真寺回教徒之禮拜例以陰歷每月朔起至初七日
止以下遞推七日一次

可言卷四

六 天 聖 經 卷 之 三

海徐文定公光啓筆受之泰西科學輸入我國亦始於此雖至傳教
者有德意志人湯若望字道未天啓中至傳天主教習吾國語言文
字以徐文定薦官翰林修曆法崇禎末令鑄大礮二十尊禦滿兵入
清為欽天監監正自是我國始用新法授時世祖寵遇甚至嘗從諮
詢科學游權卿貳時教會亦浸盛康熙初為楊光先等排擊下獄太
后釋之尋卒所著有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一書聖祖亦雅重新曆法
康熙初有傳耶穌教之比利時人南懷仁至使推算曆法甚信任之
官欽天監監正卒諡勤懇坤輿圖說西方要記皆南著
庚申中華秋九三 秋冬間兵變屢告說者謂欲弭兵變宜講求兵之教育
允哉是言吾謂宜仿歐美令耶穌教士演講教旨以潛消其擴悍之
性嘉興基督交際社中人已於辛酉中華開始每星期六赴監獄
宣教亦此義也
江甯周養浩女士峻嘗語內子云歐美女士之在華傳教者胞與為
懷實行博施濟眾之事非必以是為傳教之餌也曩在聖母院女校
在上海 教授華文與女教士習知其於休沐日輒至小菜場信實食
買菜午散者乞販夫販婦施捨食物販夫販婦以其為外人也恆

與之積既多則以給道旁之丐又嘗從法女教士卡爾登習法文因知卡爾登節衣縮食輒以餘資市食物得暇則攜往黃浦灘路小工鬻集之地古語云：積善之家必餘慶。施與之卡爾登為法之貴族其母嘗得外大父遺產初頗富久之中落來華客授所得資恆以施人曰吾衣食至儉多金何為哉

俗於神所棲之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謂之迎會見王釋登吳社編基督教亦有之松江余山天主堂歲於五月二十四日迎聖母聖母者耶穌之母聖瑪利亞也其儀仗為軍樂為繡旗為抱燈大隊殿以聖母像修道院學生昇之江南總主教及神父等均尾行像後

壬戌中華民國三年春開國際鐵路協會於歐洲我國之鐵路各代表亦與焉道羅馬因謁教皇駐義使館朱爽齋秘書偕其婦汪筱謝亦從往時陽曆某月二十五日也午後一時入覲見室俄而教皇出眾環而跪作半圓形教皇出右手令眾嘆之噢訖眾起立教皇言華人之至此吾甚悅亦甚望自此和平天下一家而甚有裨於交通之便利也

交通之便利端恃鐵路故尤望鐵路中人謹識之言畢以手畫十字形為眾祈福眾乃皆跪教皇出眾齋彼謝均衣黑色蒙黑紗於首教皇之衣白躡繡金履其軀肥而短

可言卷四

十二 詩經卷之三

孟子謂人有生之初其性本善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况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漢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春秋繁露云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

法律有時而窮賴有道德以濟之然鮮有自願為君子者非權術不可權術者所以濟法律道德之窮也 與人相見自宜開誠布公推心置腹然必舉世皆君子而後可今乃反是則不能用權術矣以威脅之以利餌之亦權術之所宜有事也 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予於此乃適相反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讀拙修集劄記知愧矣劄記曰疾惡太嚴尤非處今世所宜然究其弊仍是為己之心未切若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則其疾人惡之意自緩矣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賢

而內自省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善學惟為己而已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拙修集清吳廷棟著廷棟字竹如咸河間之霍山人官至山東布政使與曾文正公國藩倭文端公仁為交講明理學專宗程朱者也自今伊始吾當於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二語痛下工夫 逆詐億信非吾人所宜然不得不因人而施世固非盡小人也然亦不必以獨為君子自恥 揚雄有言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賤而拘或謂今之士有周之肆又有秦之拘而不外一詐字且亦時勢所造成也宋末邪之言尤矣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於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見景文雜說是則治世之人淳亂世之人詐固以時勢左右之然吾謂人淳而世乃治人詐而世乃亂皆淳而不詐吾亦無所用其逆詐億信而天君乃常泰然矣

今之世無是非可言則當與之論利害然人人懷一日暮途窮朝不保夕之想倒行逆施欺不畏法欲與之論利害雖舌敝唇焦而聽者輒以利為害以害為利宋晁說之之言誠切合今日情勢也說之云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見晁氏客語

可言卷四

十二 詩經卷之三

我國少年之飲博嗜化者吾見其人矣固冀其有異於人不隨俗為轉移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為官為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為環境所迫雖賢者亦不免歟時勢能造英雄英雄不能造時勢於以知改良社會之不易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莫靈於龍人得而養之莫猛於虎人得而盪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名不能壽矣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宋晁說之晁氏客語之言也雖殉名者皆為貪夫專己自恣一往不返皆無當於大道而清濁殊矣廣狹異矣殉名者自利而或利他殉利者殺人而適自殺也蓋殉名者時或捨利取名亦猶捨生取義者之所為故好名之人能讓千里之國而名為小己所專利為他人所共是即自利利他之精義也彼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一日身死利於何有且積財以遺子孫再傳者已僅見何若名之可反千萬年而不朽耶吾為自私自利者計之名專於一己自私自利莫此若矣且賢子孫之能自立者不怨祖父之無遺財而惟樂有賢祖父以為光寵也今日申言之名為一己所獨享父母子孫不得分之至於利實共有之物

財產保守至老終為後人所得徒作守錢虜而已即以我之物玩言之陳列室中我得與共朝夕然他人之入我室者亦得見之一日溘逝亦不將去豈非與人共有之耶若夫園林則主人之居其中者至少亦與偶一觀覽之游客相等更何異於共有耶此好名不好利者之所以尚得為賢者也李和可以風矣元楊瑀山居新話李和錢塘貧士也國初時尚在黨言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贗本求一印識雖邀之酒食惠以錢物則毅然卻之春秋繁露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此孔子之所以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三代以下之人惟恐不好名耳而晚近以來邪說熾清議熄好名者亦無可冀幸矣

庚申中華九年有盛倡非孝之說者分上中下三篇非孝二字有所本見孝經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而教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唐皮日休有鄙孝議上下篇見皮子文藪然其所鄙者則股宋且為子則股者宋表文藪謂世人不見父之孝則其親之孝亦已為幸事矣獨義耳非若非孝篇之為廣義也茲節錄如下上篇有云人之身者

可言卷四

九十一

父母之遺體也割己之內由父母之內也今之愚民謂己內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割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之譽詭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下篇有云三年之喪亦以久矣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請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謂乎虞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贊自漢魏以降厥風逾甚愚民豈過毀者謂得饑饉禮者謂大孝姦者謂之以避征徭偽者扇之以收名譽隋智者大師十疑論中七種不淨觀之二云一觀此垢欲身從貪愛演生是種子不淨二父母交會時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金人瑞袁枚所持父母生子從一時淫欲而來之語疑即本此彼倡非孝之說者或亦有感於是歟 父當慈子當孝實即博愛之謂然若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持新學說者聞之掩耳走矣或曰今方盛言同胞者乃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宋樓鑰喜吾父子為知己句以告之謂即視父子為同胞行其博愛可耳鑰字大防其詩題謂重陽生生日見政壇集鑰字也 釋家之教孝也同於儒經四性之二父母慈具方有受身之處既欲受身以自業識為內因以父母精血為外緣因緣和合故有此身以斯義故

父母恩重母懷胎已經於十月行住坐臥常生苦惱復憂產時死難若生已經於三年恆常眠尿臥尿淋淋被衣服皆亦不淨及其長大愛婦親兒於父母處反生憎疾不行思孝者即與畜生無異也 自頃禮教凌夷而天方教徒處於萬惡叢集之上海乃有矢志不嫁以身殉父之達婉容奇矣婉容六合人父景濂清諸生授徒於滬垂二十一年夙慕楊椒山之為人嘗刊其治家格言行世妻死不再娶撫五子一女至成立婉容知書史代父授徒景濂老病喘待湯藥必謹及笄景濂為擇婿泣辭曰傳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婉容不獲侍母當侍父終天年以盡子職乃已庚申中華九年十月朔景濂卒越四日婉容遠服毒殉年二十有一遺言囑管管餘薄飲附葬親塚旁諸兄從其志江寧蔣蘇菴為文表其墓 陽曆五月之第二星期日為美利堅母節日蓋為美女嘉維士所倡經總統威爾遜認可為全國紀念母親之日僑滬美人亦舉行之男女必簪白色碧桃花一朵於衣襟或冠而吾國乃有盛倡非孝之說者奇矣又長樂高子益公使而謙嘗為人言巴黎某女士養親事女士為子益游學巴黎時之師子益歸嘗貽書告以父母皆耄年待養不能嫁將以彈琴投書之所獲為救水

可言卷四

九十二

資父母脫不諱當為女冠以老耳以長而知泰西人士亦非必謂父子可以無恩以仇視父母為自由也 張菊生同年少孤事母至孝能先意承志其婦錢塘許之宜貴族也為恭慎公庚身女亦善事姑且嚴悍之菊生性廉介其主南洋公學譯書院事時凡所領經費月未支出之存息輒列入報銷不入己也程瓊光字玉真別號貞林逸媛寧鄉程子大觀察女頌萬之女兒壬戌中華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一嘗以孝行奉總統褒揚給觀行允貞額特頒泥金褒辭金質獎章文嘗語予曰自失怙恃居游以姊垂四十年姊多識往訓恆相勗子若孫之成立亦多所賴其年十九時侍先妣黃太夫人疾在視寢與食飲之節助躬捷往承志無遺妣歿及禫先教授兩蒼府君霖壽病且劇姊割臂肉和藥進之竟不起哀毀幾絕因請終侍王母王母右臂弗仁得姊轉側始憚如是者十餘載王母壽九十終姊三十五矣遂志貞不字平居處兄嫂弟婦間篤愛誠摯家政巨細必佐處中理羣從有過常諷勉無所徇忠愍公端方撫鄂聘充家塾女師鄉李氏廷主淑慎女校講席其為教壹衷禮法而後文藝世咸遵之今姊獲歸葬而吾生罷瘡播柱

處此天賦地疇之會寧惟一之痛已耶

丁脩甫前輩嘗謂先子為狷者晚近以來若先子者有幾人耶予夙鮮宦情不喜干人湯伯暹嘗以介目予殆亦知我之勉繼先志歟然以家無儋石未能忍飢詣經亦嘗與世相周旋偶憶王仲謀醜顏身世緣饑凍覺老筋骸強拄持句不覺自笑仲謀元人名憚詩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慷慨輸財勇於赴義自粵人外為吾浙之甬人於社會宗族公益之事輒喜為之不必巨富也小康者且然或謂其以好名而乃若是然三代以下之人正惟恐不好名耳 粵人固以輕財好義聞於世若與他行省之人相處薰陶久之輒與同化而他省人之生長於粵與粵人同化而輕財好義者亦間有之汪伯棠積卿頌閣是也

慘戚之容非目所欲覩怨咨之聲非耳所欲聞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觀此聞此實足以損我之娛樂樂觀少而悲觀多我之年壽不啻為環境之狀況所迫而促短之誠能於社會公益之事量力而盡心則悲觀可減百一而吾亦天君泰然安居樂業利他即以自利可斷言也

可言卷四

二天壽

物質之文明日進生活之程度遂日高生齒益繁競爭益烈而道德之墮落遂不知伊於胡底舊道德悉已排斥新道德絕未輸入尤可歎也

奢用財無節也儉財不妄費也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歐美各國之徵奢稅也以此奢稅多重率非若日用品之皆輕率或免之也 陽九之會儉德日漓侈靡相競人且然乃遂相率而受困憫世者憂之謂當戒奢然奢儉之標準當於何定之亦未易言蓋近世振興工藝物質文明且日新而月異奢侈品方充斥於市若人人皆尚儉則工商必有受困者矣 奢侈為貪淫之母故非儉不足以養廉明徐榜宦游日記凡人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少者啻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壽二益也醉濃飽鮮昏人神智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四益也

裴昭明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見南史知此則可與言廉不必厚自封殖也陸游之言尤推闡盡致其於翁家

訓有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一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 玩物足以喪志一自命為風雅亦必漸即於貪明陳宏緒寒夜錄之言是也其言曰好聚書好遊山水有此二障便不能耐貧通人名士先於此處撒手無礙乃有進步

道德智識之進退往往成反比例誠樸廉潔之人求之於短後衣者所在皆有試以滬上各日報捉拿捲逃告白徵之十九為經理司帳而商店之傭送銀送貨為傭之類絕無僅有知識進則道德退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儉之與吝相似而實異明謝肇淛宋葉夢得之言是也謝之五雜俎有云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姓租稅動輒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草惡酸齋此真貪而鄙耳何名為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為儉者多矣葉之治生家訓要略有云一自奉宜儉至於往來相交禮所當盡者當及時盡之可厚而不可薄若太鄙吝廢禮何可以言人道乎

可言卷四

三天壽

而又何以施顏面乎然開源節流不在怪瑣為能凡事貴乎適宜以免物議也 予嘗語予子新六以儉吝之別新六亦頗領會

吝為女子之天性有沈芳者不然芳字夢滄清長洲人諸生顧春山繼室好讀書耽吟詠著有寂寥詞兼工繪事筆墨所入輒以周貧乏曰吾無錢寒憂留此何用慷慨豪爽有俠士風見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而金山姚石子之母夫人高氏亦慷慨凡有困乏者振貸無少怪又聞侯郭肖麓再娶之夫人為德清俞進曲園師曾孫女階青太史長女也通書史工吟詠吾婦何墨君與之談知其樂善好施而不信鬼神不談因果嘗云吾今差足溫飽周人之急亦聊盡吾心耳此等見解賢於士大夫而與先妣陸太淑人玉珍相類先妣儉於自奉恆惡衣惡食先子棄養境益窘而不欲使珂輕受人惠吾兄吾妹處境皆豐於吾恆戒珂勿以家用而稱貸然族戚有急輒脫簪珥易錢以周之且詔珂曰周急為君子所有事亦聊以繼而翁之志耳

凡為公家惜費不徇情以濫用一錢而寧作怨府者非吝也綜覈名實也第未可施之於家庭及族戚友耳兩盡其美者今罕見矣 慈善事業古今中外皆有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富而吝者輒曰是為乎可人貴自立斥吾之財以利人是助長其倚賴之性也其言辯矣

全世界人惟日本人可永立於不敗之地有四美焉歐美各國且望塵莫及也一好學當我國李唐時代西渡者皆資我之文化以去明治維新取法歐美其不屑屈己以從人有如此一能忍利有可圖他非所計舍垢忍辱但求枉尺而直尋也一尚儉惡衣惡食不以爲恥一耐勞至污至苦之事皆甘爲之而不怨不尤也

凡文藝圖畫雕刻帖本照片模型之類以一己之意見及技能製成者皆謂之著作所著作曰著作物非如論衡所云著作爲文儒專就撰述文字言之也文藝者指各種文字而言亦非若日本之於劇本樂本之著作權曰與行權也與行日本語猶言演技也戲劇及種種遊戲之演習皆曰與行演習之地皆曰與行場

消夏閑記摘鈔顧公燮撰公燮字丹午自號平江灑然道人嘗自序其閑記有云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輩身後尚有一卷書被人吹毛索癢便是天地間尚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土木卒而已僕雖不敏請事斯語云云此雖好名之心過甚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君子也吾

可言卷四

三二二集之三

人在世畢生碌碌欲有一卷書談何容易山樵暇語引太史公緒訓云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爲戒可也 蘇東坡云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予之成此可言亦拉雜書之耳安得有專門之記載耶并邱老四而不加矣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里有邱老四者賦魁也著一書名壯健秘訣今盜賊盈天下矣當有枕中秘在吾欲求其人而師之可乎

著述之難淹雅若紀文達公昫猶不免有誤蓋以金吏部尚書張大節鸚鵡新班宴杏園一絕誤謂其座師介野園宗伯恩榮宴時作也見葉廷琯吹網錄且閱微草堂筆記又紀一事謂有人召妓侑酒妓不識字忽書一詩示之詩曰一夜蕭蕭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此實唐韓偓意詩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

在否側臥卷簾看也予前嘗清神類鈔書所記亦有譌奪嘉興王步雲同年甲榮爲子訂正數則可感也記誦多疏彌自愧矣上海姚志梁都轉文棟嘗於清宣統己酉貽書番禺潘蘭史徵君飛聲云上海有二異僧奇禪爲詩僧之冠雲間爲琴僧之冠幻塵注佛經多種非但禪理透亮而於儒老兩家都能貫通其考證亦極詳密

是能合義理訓詁考據二門爲一者此外戒行精嚴及能詩文能書畫者尚不乏其人上海於三十年前爲漢宋兩學之淵藪詞章經濟猶其餘事今一轉瞬耳人才消乏至極處風氣誕妄亦至極處而樸學文學乃皆屬之方外古稱三十年爲一世第此番歸來見局勢忽變真如隔世人也兄北行在即還須陰求天下奇士以爲他年補救時艱之備其無幹濟才者但能保存古學亦足以維持未喪之斯文於風俗人心皆有關係此皆當注意者也云云其言可謂語重心長矣志梁蘭史皆今之有心人古之傷心人也時蘭史自粵入都小住滬上志梁方僑嘉定之南翔光緒丁亥八月蘭史從許竹簣侍郎使

德越數月志梁隨洪文卿侍郎至蓋海外舊交也已西至癸亥年十二又十餘稔矣人才之消乏風氣之誕妄以視己西又何如蘭史負經世才乃僅以文學著天乏生材果何用耶

說文采證說文舉例侯官陳石遺參事衍撰其婦蕭君珮夫人亦著有說文重文管見夫婦從事學今罕見夫人所著尚有列女傳集解蕭開堂札記然脂新話平安室雜記道安室雜文蕭開堂遺詩戴花平安室詞晚究心哲理見解迥異於人有言愁說樂二篇輕世而

可言卷四

三二二集之三

肆志吾嘗聞其崖略矣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蟲不知有冰其於人也爲愚故愈愁以愚本無愁無所謂愈如其不愚未有不愁者愁之數以愚之數相乘除而境遇不與焉說樂云樂無涯也而行樂有涯於是乎苦與樂相闢如環之無端焉夫人詩句之爲子所記憶者如游長慶寺云石徑苔讓屐山門松排衙菊云有花便可稱佳日不醉何須插滿頭村居夏夜步月云溪山月上白如畫星斗天低作有主登輶光云古松盤鬱摩其頂修篁搖動拂於

頰蒼靄涼浮黍履問天風來漾衣裳宿光緒丁未卒年僅五十三夫人書法初學虞永興廟堂碑及柳誠懸後學衛景武碑中年取山谷語顏所居曰戴花平安室自撰記自書橫幅癸亥二月子再謁參事於滬上寓廬見橫幅猶張壁間殊秀勁

黎川陳氏爲江右右族累世多達官且有以能文章工書法名於時者藻青名家鳳一字瀛一其裔也淵源家學好古敏求尤好讀世說新語雖在學校暇輒手之近做其體爲新語林八卷宏博簡要雋永玄妙殆與世說相頡頏蓋所記者皆清季民初二十年來之聞見也瀛一雖嘗客諸侯而曰晚近可與作緣者講席報館耳其品節之高

尚可知已

生今之世而欲讀書致用非淹貫中西不可尤非有百二十歲之上
壽見左不可蓋中學西學極深研幾非數十寒暑不辦家庭教育自
六齡始入校求學卅年海外游學卅年已七十矣至是而知識富經
歷多出而應世自能體察國情攸往咸宜然亦安得盡人有百二十
歲之上壽耶且即以國粹言之舊學既宜邃密新知亦宜深沈沈觀晁
氏儒言而可見矣宋晁說之晁氏儒言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
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及之論
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尚之邪 譚復堂師謂
明人動夸不讀唐以後書其言似非實是康熙以來東南人士幾幾
乎專讀唐以後書見復堂日記吾謂此當分別論之言文學者可不
讀唐以後書言經世學者萬不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情事相近有切
實用耳 今之贊學子也輒曰於書無所不讀可笑也四部之書浩
如烟海況有各科學之新籍耶雖臻百二十歲之上壽且自墮地以
至蓋棺餐寢皆廢無一息之間以讀之猶不能盡況猶有新籍之層
出不窮耶果有能一日十行兩目二十行如昔人者庶有幾乎北齊

可言卷四

三五 天 書 卷 四

書河南王孝瑜傳讀書十行俱下消夏閑記摘鈔徐公
常寓蘇州顧氏雅園人一見終身不忘凡投拜門生無一材可取者
不收執費者先繕帙以進公兩目二十行頃刻終篇有不受者折腦
誌之翌日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 閉門謝客尚友古人
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宋張耒畫臥口占詩讀書隱几聊復爾謝
客局門豈不佳清李調元庚戌元日試筆詩我有知交在書內開編
無數古名賢王泰魁看書詩一日不看書一日覺虛度其實每日看
枵腹仍如故 王泰魁看書詩 此皆古人所先我而後言之者也 一
日不看書此心若有失看書心未已細字費目力元舒頤看書詩也
顧字道原有貞素齋集予少而失學今欲補讀而目又病踈偶憶道
原此詩亦仍如其末二句所云時還看我書撫卷三歎息而已又元
吳萊立夫淵穎集讀書詩我病久不出滿牀燈我書因仍枕書臥醒
即味道腴子偶病亦然立夫詩末二句云撥書置牀上所愧為世儒
予五十無聞則尤愧矣 武人橫恣晚近日其竟無術以制裁之說
者謂不讀書之故也明袁海叟之言允矣海叟名凱字景文以洪武
三年舉人授御史疏請都督府延致儒士朝三朝罷令諸將赴都堂

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見光緒華

亭縣志凱傳而徵末如鬻匠乃有欲看人樣子者清曹德馨有某鬻
匠詩鬻匠賢於武人奇矣詩云兒時入村塾先生為某氏架上書縱
橫鬻匠借不已鬻匠借書何所事答言略看人樣子人樣子已看廿
四史烏虛鬻匠何所事及我有知欲訪之鬻匠已返黃山死 伏案
讀書自朝至夕甚矣憊歎矣書籍有皮書之鐵架形傾斜坐沙發椅
略如而讀之可仰首伸頸無埋頭之苦實可以擬唐之以讀書架也
唐楊炯有臥讀書架賦見楊盈川集賦有云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
以為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席朴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
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柄製鑿術仍取於縱橫又
曰不勞於手無費於目又曰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又
曰爾有卷今爾有舒爾有方今爾有直綜是觀之可見其制作之巧
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明方孝
孺侯城雜誠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
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國人之識字
者少何能讀書而歐人乃有治吾國學術者華嘉羅馬人嘗手錄康

可言卷四

一六 天 書 卷 四

熙字典三次夙持獨身主義至辛酉 中華 而以女弟子為婦其歸
國也在光緒戊申時予子新六方游學英法與同舟赴歐因識之既
至英書問不絕其人多華友汪筱謝從其夫朱爽齋於羅馬亦與往
還壬戌 中華 夏浼彼謝購書於滬經史子集皆有焉吾國人之
不說學者得毋有漸色耶書目為彼所自書以墨水筆作華文亦精
整今錄書目如左信筆所書未註次也印度哲學中國哲學史孔教
新編佛學易解圖覺經講義淨土四經淨土津要四書集註子孟元
文昌黎先生集飲冰室文集類編正續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元
曲選宋版莊子資治通鑑本國地理中國輿地全圖索靖書出師頌
顏魯公書裴將軍蘇東坡書昆陽城賦晉唐楷帖赤壁賦蘇東坡書
武昌西山詩天馬駘桃花源記說文解字部首西廂記原本英譯唐
詩選英譯唐詩選續編漢英辭典漢英新辭典二十四史馬哥保羅
游記都凡三十餘種其人崇信梁任公同年今為彼國某大學教授
而又終歲茹素研求佛學與英之莊士敦法之雷畫俄之鋼和泰德
之衛禮賢皆為歐人中所僅見者莊士敦輩四人今在吾國癸亥
民國十 四月八日參與釋迦文佛二千九百五十年紀念大會在京

師法源寺與慧輪律師同演講大乘要義

積金以遺子孫散之猶反掌耳良曰美宅斥賣亦易富而吝身被惡名計亦左矣故莫若多藏書多刻書聘通儒主之事即辦及身得名而子孫貧窶書可驚等於田宅其利亦仍在子孫也 讀書者不藏

藏書者不讀百年千載憂一借萬事足此清舒位題吳更生借書圖詩也然予所見之藏書家類多大雅宏達未必專為賞鑒家視書若玩物也 汪穰卿頌閣鷗客之先世富藏書蓋自魚亭員外憲始其

子春園常博覽孫十村主政該孫小中翰遠孫少洪上舍邁孫皆書目惟謹穰卿頌閣藏之辛酉_{光緒十三年}二月頌閣忽於江南圖書

館得魚亭員外書目為知不足齋鮑氏抄本頌閣大喜謂得吾高祖書目至是而四世書目畢具引為大幸至乾隆朝進呈書籍之大

理寺寺丞汝璉為伯棠前輩大變之高祖即穰卿頌閣鷗客之高伯祖也汪氏可謂詩禮世家矣 清咸豐辛酉粵寇再陷杭丁掌六隱

君洛者觀察所有之書藏於梅東里八千卷樓者燬焉同治壬戌閏八月書賈周匯西將自滬還杭時松生大令文丙亦在滬屬其假借

字之舉為搜書之計寇知書之得直也遂掘載以來零亂叢殘運滬董理之甲子四月旋載回里自是以後丈與其兄竹舟主政丈申節

衣損食以增購之遂成大觀光緒己卯浙撫譚鍾麟建復文瀾閣大令為之改工明年工歲舉所獲閣本還之於閣其毀失者以家藏本

按四庫總目為補錄之事聞於朝頒匾額主政得加四品秩戊子冬大令於其頭髮巷里第正修堂之西北隅築嘉惠堂五楹堂之上為

八千卷樓堂之後室五楹額曰其書滿家上為後八千卷樓後閣一室於西曰善本書室有樓曰小八千卷樓樓二楹中藏宋元刊本二

百餘種釋明刊之精者舊鈔之佳者及著述稿本校讎秘冊都凡二千餘種附儲左右若文淵著錄之書則藏諸八千卷樓陳列次第悉依四庫總目綜二千五百餘部復以圖書集成全唐文附其後遵定制也凡四庫附存者得一千五百餘種藏樓之兩廂四庫未采者以

甲乙丙丁標其目而藏於後八千卷樓綜計八千種有奇寒家與丁氏納交四世矣予嘗與脩甫前輩及其弟道甫太守立本和甫中翰立中游而悉其詳因著之於此所借者其家論時為司筦者不慎負公私務五億五舉所藏以歸江南圖書館然較諸歸安陸氏兩宋樓

之書納諸東瀛巖崎文庫猶覺此愈於彼也 家資是何物積快列

梁括又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傳信皆皮日休讀書詩中句也見皮子文數誦之黯然吾家先世藏書雖不多而四部典籍要亦粗具粵寇

擾浙蕩析殆盡先子拮据置閱四十寒暑僅州八書清光緒甲午九月八日先子卒於餘姚學舍翌年徙蕭山越翼戲子北行載書入

笈以俱旋奉母還里門又越四稔徙滬滬不恆厥居屢有失合以戊戌南旋甬江之盜劫矣已杭城寄頓之被竊所存家資亦僅矣且備

書自給日不得暇人事復擾之亦安得伏案而見蠹魚耶 書肆為文明事業近漸發展而集中於滬實萌芽於光緒丁亥以前

也譚復堂師丁亥復堂日記嘗言之惟師之所云填闈更甚幻詐日多者以今較之殆什百倍徒矣書估之譁張為幻以牟利者往往而

有於世道人心至有關係可慨也日記云佛滅度日江船展輪辰已間泊上海不到春申江上十三年矣填闈更甚幻詐日多所異者鉛

槩生涯書估竟為大宗為意料所不及 光緒戊子己丑間嘗聞刻書計字之費每一字約銀一釐有奇壬戌_{光緒十三年}見吳與周夢坡

廣文慶雲知其方刻書詢以工價則曰以一字計杭州二釐二上海二釐八子大愕意戊子至壬戌三十二年矣此三十二年中之物價

什伯倍蓰者何可勝數手民之值所增乃僅逾倍其不免於飢寒也幾希而鉛印石印所在充斥其生計且垂絕矣噫手民亦識字者識

字而貧宜吾人有道窮之歎也汪頌閣則言今之手民刻字甚拙劣亦退化矣 清黎庶昌在日本時曾刊古逸叢書凡二十六種皆搜

采我國遺籍之在日本者仿原書精雕善本也十年以來我書之東渡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且或越重洋而至歐美或謂與其束之於

域中之高閣徒飽蠹魚毋寧以殘膏賸馥沾丐外人也痛哉斯言殆為不說學者發耶而我國書籍之至日本實始於唐陸龜蒙圓載上人挾儒書歸日本國詩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海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 先人遺集為其子者力欲為之傳播於世能盡養志之孝者今得二人焉曰江寧金仍珠次長還及丁珏珏字階平年少力薄尤難能可貴也仍珠之尊人名和字亞匏所著曰秋寒吟館詩鈔仍珠一再刊之再刊之本為歐宋體之精槩以楠木匣貯之階平之尊人善之大令三在_{第三手}所著曰丁子居漢草階平音於其世父竹孫_{名上}

輔之仁以聚珍仿宋板印行善之有元世所藏清宮文書殘紙
階平保守弗失或出重金求之謝希賢則庚申年事也

白沙子全集明新會陳獻章著清乾隆辛卯其族裔炎宗重錄之篇

首有欽命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副御史鐘音欽命廣東承宣布政
使司布政使歐陽永禎欽命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方

綱全鑒定翰林院庶吉士族後學炎宗雲麓補輯六十九字書衣之
上眉有撫藩學三大人鑒定八字刻書為風雅事此乃類公牘矣

吳興劉翰怡京卿承幹有志之士也遭逢時變無所施展取古今著
述之有益於世而不易獲者精刊之廣播之名曰嘉業堂叢書嘉業

堂者清德宗奉安崇陵時輸納鉅資以助種樹宣統帝賜以額曰欽
若嘉業蓋用華山碑語也癸丑年華民至戊午年華民凡五年成五

十種子即其所贈者讀之有三善焉遵經訓也重孤本也補佚彙也
今舉其要則所刻諸經單疏本為阮校所未見子史百家亦多罕觀

之籍於元明遺老所著及其譜狀蒐采尤夥自餘巾箱本影宋本之
別署名為承恕齋者至戊午孟冬亦成五十餘種而張石銘觀察鈞

衡與翰怡居同里有同好習聞其鄉先輩魚計亭張琴山館芳椒堂
可謂善也

軼事手聚舊刻名鈔卷以數萬計擇罕見而可傳者付之梓庚申年
秋以所刊適園叢書全部見貽凡七十二集七十二種擇本必善

選工必精原書跋語雖無關宏旨不輕削其間流移授受之原委反
覆訂證之苦心皆為表微級之簡末甚盛事也此二叢書者卷帙宏

富錢塘汪氏之振綺堂叢書丁氏之任哲遠書歸安陸氏之十萬卷
樓叢書蕭山陳氏之湖海樓叢書皆不得專美於前矣 丁善之創

製聚珍做宋字以印書今成矣其兄竹孫第宣之嘗告子曰上古結
繩記事後世易以書契取其便也然殺青汗簡仍苦繁重自蒙恬造

筆而有書縑蔡倫造紙而有書卷隋開皇中雕撰遺經錄板以始唐
五代因之至北宋大備時皆以歐體字體寫上板故字體冊各不同

今所謂大小歐宋者是也元以降率用趙松雪體明隆萬間有專寫
方體字以錢版者較之歐宋字最為美觀以問架波碌環織得中而

又充滿無跛踏肥經之病久之歐體漸失僅存膚廓之字樣清尚右
文之治武英殿刻書有聚珍板是為活字印書中與時代蓋活字印

書實始於宋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木字之別武英殿之聚珍板木
字也清季自歐洲輸入鉛製活字及機器印書之法香港教會嘗製

我國字以印教會書籍時稱香港字其分寸若今之四號字日本因
以擴之成大小鉛字供我國印書之用謂之明朝字今印書業大盛

實由日本輸入之字轉製而成頗有嫌其庸腐者吾二三弟善之有鑒
於此乃於乙卯年仲秋與二弟翰之再四商榷創刊做宋字於

滬初以黃楊木頂絲刻字入手繼思木有伸縮又多撥蠟范鉛之繁
費乃易木為鉛明年成鉛字又明年能以鉛字製銅模而可印書矣

六月善之卒翰之乃力任之以竟善之之志頭號二號四號五號及
二號三號之長體夾注今悉成矣翰之子機平善之之子階平

皆嘗與於此佳子弟也紹興王秋瑰名福從事校勘頗精審
古無輯錄羣籍為叢書者唐陸龜蒙有笠澤叢書二字始此然實為

詩文集之別稱宋曾慥集穆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為類說各標
書名而文非全錄惟宋寧宗時太學生俞鼎孫集石林燕語辨七種

為儒學警悟四十卷宋鄧山左錫禹輯刊百川學海實為叢書之權
輿朱明迄今浩如煙海母虛數十百種而叢書目錄自顧氏彙刻書

目朱氏目暗書目外則有南城李振唐太守之鼎之叢書舉要其總
目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叢書部自著叢書部郡邑叢書部彙刊書

目部譯家部道家部蓋就宜都楊守敬原編而遺者補之略者詳之
疑者闕之更據所聞見隨時補綴凡數十帙蔚為大觀矣振唐又與

漢陽周貞亮同編書目舉要區為十一類曰部錄曰編目曰補志曰
題跋曰攷訂曰校補曰引書曰藏刻曰未刊書曰叢書約曰釋道目

其言曰讀書欲知門徑聚書欲知派別非從目錄學入手不可斯言
允矣振唐又嘗輯刊南北宋人集多種則以時代錯沈行就湮沒故

輯而刊之以永其傳所編甲乙丙丁各編皆已印行可五六種今
猶廣續為之蓋欲使天水一代文獻復顯於世也又以宋人已佚之

集世鮮傳本者網羅搜輯可數十家他日輯成將題為閩編云
自經宣統辛亥之變舊學書籍價值昂昂不必宋元明之板本也誦

宋樓鑰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當時所直才五鎊於今千金
價未均句為之慨然 宋板書之值日昂今頗有以千數百金而易

一帙者較明時之價若天淵矣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鄰人持示宋
板太平御覽一百本余亡友吳公甫物也其值百金 宋板精製之

昂猶可言也而麻沙本亦可得善價物以罕而見珍耳麻沙地名南
宋時屬福建建陽縣地產梓樹質性鬆軟易於雕板書人皆居麻

沙一帶所刻頗多誤明弘治間官委官整正之今庶沙之本已罕
流傳其地居民亦鮮以鐫刻書籍為業矣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謂天
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文之福建最下所稱福建本即庶沙本也
藏書者不惜重價以求宋槧然未有具奇書者若明之朱承爵也承
爵江陰人著有存餘堂詩話詩話新刻談生平好蓄書嘗以愛妾易宋
刻漢書 沒世而名不稱若子所疾然名之稱不稱有幸有不幸焉
其幸者亦不必名實之果相副也唐之李羣玉南唐之李中其在當
時皆非赫赫有名者而詩集皆傳至今為世所寶則以其集為宋
槧也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有李羣玉集中字有中隴西人有碧雲集
兩集皆南宋臨安府橋北大街陸親坊南涼解元宅書籍鋪印為清
吳縣黃不烈所得藏百宋一塵齋轉流傳歸上元鄧邦述羣玉樓辛
酉_{辛酉}上海函芬樓信之影印入四部叢刊流傳遂廣甯非以宋
槧日少而得賴之以傳耶 明鈔本之值近亦至昂以其為名人所
曾校勘者耳然亦未可盡恃且有字甚拙劣如春秋秋蛇者蓋亦以
罕而見珍矣

可言卷四

三十一

春秋提要一卷為袁詩鈔一卷愚山詩鈔五卷為先君子所手錄端
頭小楷首尾填密蓋同治甲戌春蘭報罷留都門時錄以自課也張
菊生同年跋之云予於光緒甲午始留居京師時恆至海王村書
肆訪求先世所刊諸書如王荆文公詩註詞林紀事帶經堂詩話等
有所得輒珍藏之戊戌政變還居海上仍事蒐集且間得遠祖手校
手鈔之本然吾祖吾父未嘗有所留貽童年孤露自覺又晚蓋散佚
殆盡矣件可同年示余此書書凡三三冊皆印香年伯昔年留京時
所手錄者余甚羨仲可之能善為保存且因是益用以自勵冀他日
或得吾祖吾父之手澤而保存之如件可也 爾雅二卷為珂七齡
時先君手鈔以課讀者姜佐禹跋云點畫端嚴無一筆苟音訓句讀
朱墨爛然為丈四十四歲手筆_{原註文生清道光二十九年}距寫時已四
十八年距丈之作古亦二十八載_{原註文生清光緒二十年}世變滄桑
仲可年且五十有四哲嗣振飛才二十三歲而通籍已十年文孫大
春甫五齡受祖母丹陽何墨君夫人教能畢誦新法國語教科書第
四冊不獨祖武孫經世世相繼且能寶護極書珍重留給使青託故
物先澤常新仲可謂不負庭訓矣蔡子民同年跋云往昔科舉時
代士大夫家並不專以舉業課子弟恆望其致力於經史及詩古文

可言卷四

三十二

辭欲為預備根柢則於童幼時即以詩經爾雅等授之授詩經者取
其句短而有韻易上口也授爾雅者以其枯澀難記年幼記憶力較
強熟讀之不易忘也此皆數十年前習慣更歷數十年受新式小學
教育者聞昔人以此等古書課七歲以下之童子將百思而不得其
解故預為言之子民我中言及詩經者以先君曾手寫詩經以課予
子新六也詩經末有任禹跋云此錢塘徐印香中翰文任餘姚校官
時手書課孫之詩經為振飛參事新六童幼時青氈故物也振飛生
二十二月而識字夙慧與常人異誦此經時纔四齡文寫時年已六
十有三明年甲午捐館宇畫端嚴神明煥然當時按課寫授至葛屨
章病作而止菊生跋云此與龍文影影皆印香年伯手自鈔錄昇文
孫振飛世誦誦習筆法嚴整令人生敬祖庭手澤翳振飛永寶之
吳尺鳧校趙待制遺藁王國器詞花農兄手錄以寄刊者佐禹跋云
花農侍郎從友人借鈔時方為秀才跋敘庚午為光緒九年侍郎官
京師以此冊寄仲可中翰於餘姚中翰時年十五已有聲詞壇得此
藏弄垂四十年侍郎卒於戊午_{辛酉}十一月晚年別署香海齋主
此稱小靈芬館主人則未通籍時所自署遠墨流傳少作僅見菊生
跋云光緒庚寅余入都會試與仲可同年寓花農前輩邸中朝夕晤
言忽忽三十年世事滄桑而花農歸道山亦已數年矣展閱茲卷彌
覺愴然
今通稱報章為新聞紙定期出版所以報告社會及政治之事項者
宋趙升朝野類要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
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衛探之類皆哀私小報率有
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則宋時已有此稱王安石初欲釋春
秋行天下孫莘老之書已出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
此斷爛朝報也見周麟之春秋經解跋又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
一篇是為我國報紙之始亦為世界報紙之始 京師報房發行之
京報所載為宮門抄諭旨及發鈔之巨工奏摺實無紀事之新聞也
好事者以京報二字名不雅馴稱之曰邸鈔則本於邸報也邸舍也
漢諸侯王置邸京師唐藩鎮亦然邸中傳鈔詔令章奏等以報告之
故稱邸報全唐詩話韓地家居一日有人叩門實曰邸報制語闕人
中書進君名已除舊部郎中知制誥矣邸鈔亦曰閣鈔以諭旨等皆
自內閣鈔之也 我國日報之紀載每有可以發皇志氣煥發心志

者以政教不修風俗日墮也薛季宣讀詩有云世味刀頭蜜人
情屋上烏榮華葉子枯升黜選仙圖可謂先符我心矣季宣字士龍
宋之永嘉人詩見浪語集明黃道周山居詩有云不談邸報已經年
省得社頭爛紙錢見黃澤浦集予疾日久醫以讀書閱報為戒然書
不可廢報且暫報亦以報紙所載令人不覺徒益吾出憂之疾也以
是不閱報者一年有餘省錢紙錢多矣一日偶出至浙江旅滬學會
入閱報室小憩仰屋而自言曰可歌於斯哭於斯矣或詰其故予曰
歌於斯者報之言無一而非笑話也哭於斯者報之事無一而非悲
觀也 日報例有專電各地所發電信報告要事者也大字燦列盈
篇累幅王信卿嘗曰我國報館資本不鉅何得有此發電之巨資吾
嘗疑之尋知所稱專電者真實難出或且全出臆造大率由主筆者
量度近事而懸擬之億中者亦恆有予曰此或洋地之報館倘有之
都會商埠決不爾也

滬多販夫賣報其一也通衢逆旅奔走終朝其一日收入之純利少
者銀幣五六角多者銀幣一二圓又有專送商店民居者則午前送
達飯罷休息無所事事矣予閱申報報二種壬戌年十一月三日為俞

阿大之儻

阿大之儻所送晨以至風雨無間儻資月銀幣六圓鑄口而已阿大

足不出戶坐享其利一月之純利有銀幣七十圓蓋阿大所售之報
月有四百餘份也阿大且言有一賣報者一月賣二千餘份弟兄四
五人皆資以食日遣七八儻分致閱報人今已小康第不知能與美
之柯爾媲美否耳柯爾九歲已以賣報為生年二十而富四出遊歷
曾至我國近於倫敦謀經商賣報者公會嘗告人云民主黨候補
總統柯克斯童時亦賣報美入之以賣報致富者頗多一日可獲利
十金鎊見庚申年華英時報

近歲以來國文雜誌有仿西文之橫寫而旁行斜上者徐健庵生於
今日橫閱便矣兩般秋兩盒隨筆云古人覽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
直看也韓宗伯焚檉崑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
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
其下截遂乃盡舉其辭姜大驚以為絕才無對

六十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也此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包世臣管情二義載有贈甘泉王巖芝絨詩序云絨本名福余為改名並贈字自成童為同邑貢生姚雨田樹侍書通曆律陰陽權家言過於其主性堅實能任事機警有權略事主廿年見利思義識度所及卓越冠蓋感嘆激楚輒贈此章張際亮有送僕洪士同詩見張亨甫全集題云僕洪士同隨余一年謹慎無過於其歸以詩送之

陳巖一所著新語林謂陳子言屏絕世務冥心孤往一意苦吟人稱為今之賈闡仙李才江嶺一之言允也子言名詩廬江人又云夏劍丞克嗣家學工詩詞詩規孟郊詞則奄有清真夢窗之長云云子則謂劍丞之詩酷肖梅宛陵與齊名之諸貞壯異曲而同工也劍丞題子言尊瓠室詩有二晚詩皆學宋君獨遺唐音不作入時語惟餘忍古心亦允劍丞名敬觀新建人夫婦妙詞翰其繼妻為湘陰左文襄公宗棠之女孫又宜字鹿孫有綴芬閣詞且通曉人術再繼者為錢塘許之餘味二亦通文史能繪事嘗為子女新華作花卉一幀絕佳貞壯山陰人名宗元其詩為宋派之魁傑文亦道勁少壯客江右名公卿爭延致之禮為上賓及迴帆浙水服官節署乃結廬聖湖之濱春秋佳日與劍丞相唱酬物外日月窮探極覽其樂可想

可言卷五

九

息影滬壤食貧自樂久不作進取想矣何止汀自京師貽書見招謂宜及時自効勿苟安日夕予復書謝之時為乙卯二月初旬也寒食夜忽夢與之看花於京師下斜街止汀賦詩予和之有因君一作春明夢並看花意落紅句語而異之止汀與予同客小站袁項城軍幕比戶而居暇輒談藝甚歡然止汀未嘗一為詩也乃於夢中唱酬大奇是年臘月二日予與予同客小站予子新六婚於京邸晨止汀往賀詢予在滬近狀謂為不北來及夕客傳言止汀暴卒殆腦充血也越旬日子聞耗以語人或謂落紅二字為詩識止汀汲縣人名按初名蘭芬字芝庭以舉人知縣起家曾作辛山左擢知府入民國為崇文門監督遺疏篤於故舊君子人也清之季武進汪幼安觀察文傳嘗率諸陵時許謹方革命當道調重兵勦之幼安抗電請得免兵及事敗大肆理後許為表常一日

戮數十百人隨先後進誅十數以安保全之力也丁巳戊午年六月間南北構釁北兵既重挫於彼乃盡燒燬城鄉盡舍萬數千家以洩忿殺人逾二萬始信終火者為縣令及和議開議傳屯良以請卸至滬與幼安相見於王廷棧席次痛談讀後被兵狀座客咸動容幼安於是自來臺哀杯四韻之詩屯良與文滌止首和之副信往復至於再三自是朋輩有作咸用斯韻雖賦事不同而協音則一作者數十人為題數十事予登韻至二十八次幼安以為通適近之世極騷人之情也乃哀為來臺詩集以付手民幼安今以字行曰蘭泉屯良名蕪湘皆善詩古文辭今之文儒也 庚申夏余鐵梅見來臺集而集予詩句成五律二章以見貽所集為二疊四疊五疊六疊七疊十六疊二十疊二十一疊二十二疊二十三疊中句天衣無縫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誠點鐵成金手也鐵梅名勁芳江右人基督教徒為弋陽郵務局局長昕夕從公不廢吟詠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斯之謂矣

秋窗夜雨秉燭觀書聞樓外雁聲明日且重九 壬戌為中華 然不怡蓋念我伯子慎伯也伯子名謹年六十三猶能筆燈作書昨書至謂弟兄不聚首者五年某莫之指類歲無弟相念重相念也岑坐久之乃出湘樓聽雨 三疊 吟詠以自遣謫里人諸蘭蓀通守以仁詩其一云無難亂雞鳴不已漫漫長夜為誰愁卻將屈子獨醒眼冷看孤燈欲白頭今日之眼真獨醒矣蘭蓀籍宦方久閱書問壬子 元 至今別十載矣回憶辛亥在湘尊酒論文蘭蓀而外有盛幼文皆句必數見今亦久未幸手兄某處友之樂固若是之不易得耶幼文名鍾俊亦與予同里少孤事母至孝而性情仇爽善與人交予嘗兄事之蘭蓀為建菊丈可寶之問君故一字季遲善詩古文辭源於家學也

可言卷五

二

景毓華有子曰吉森幼而多慧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不好弄若成人惟嗜讀自塾返猶手不釋卷毓華在滬予訪之吉森出見質以秦漢事輒了了時七歲耳矣 十二 夏毓華權知貴巖縣吉森以肄業民立中學校留滬亦僅十七歲以所作詩文見邸斐然成章其送春七律二首及詠蝶一絕頗雅潔此固淵源家學亦非生具夙根者不辦毓華名崧商城人工詩善書有秀才秀水董氏以五世詩書畫著於時為吉周亦衣世勳焉室文學鴻養

中布衣而樂閑上舍梁枯匏明經燿味青明經念茶六人以東蘇明
經壽慈并計之則六世矣而以詩傳世均於董者為四世能詩之番
馬潘氏蘭史徵君有私印曰詩世家蓋合蘭史而言則四世能詩也
其高伯祖毅堂舍人有為著南雪集集散見湖海詩傳詩人徵略翁
單溪集容若都轉有度著義松堂集見藝談錄詩人徵略高祖淪泉
理問有原著常陸堂集見邑志祖鴻軒明經如著雙桐園集見粵東
文苑傳藝談錄柳堂師友錄學海堂二集父珏卿文學光瀛著梧桐
六村草堂集見柳堂師友錄學海堂二集父珏卿文學光瀛著梧桐
庭院集見邑志粵東詞鈔蘭史淵源家學善詩古文辭而詩稿盈尺
筆健思速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冬聞已有一千餘篇之多其婦梁鸞字佩
瓊南海人詩曲纖峭有飛素閣集副室姜鳳章字月子亦通文史
能詩畫

癸丑中華民國二年夏五高雲鄉自餘姚寄所撰守璞居詩話見示有述寒
家詩事者謹錄如下錢塘徐氏為浙之望族蓋元末明初自蘭谿之
樟林遷杭至於今十七世矣代有聞人縣延弗替以有清一代計之
諸吟詠者有二十餘人之多八世乘六明經學龍詩見國朝杭郡詩
三輯際雲茂才天龍有數峯居詩集今見兩浙詩軒續錄補遺九世
枚庵教授元薦詩見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二輯康侯茂
才浩詩見國朝杭郡詩二輯諡文敬青來尚書漸詩見皇清文類本
朝館閣詩鳳池集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韓徐氏忠節錄十
世諡文穆是齋相國本詩見皇清文類本朝館閣詩應制和聲集宸
垣識略皇朝詞林共政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詩話谷中丞祀詩
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續輯十一世潤亭閣學以煊詩見皇
清文類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續輯十一世潤亭閣學以煊詩見
皇清文類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二輯貫一廣文以誠有
枕江樓詩集今見國朝杭郡詩續輯十二世石船司馬紹基有石船
詩草今見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二輯海粟茂才麟詩見
國朝杭郡詩二輯大章封翁應慶有吉齋詩集十三世杉泉大令鼎
有後樂齋集今見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三輯石橋茂才
友德詩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二輯十四世小杉少尹鴻度
詩見國朝詩二輯若洲司馬鴻謨詩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
三輯綠庵廣文柱有一角山房詩草今見國朝杭郡詩二輯十五世

可言卷五

二天龍 續錄 補遺 九世

山雲茂才時有陶然集今見兩浙詩軒續錄補遺國朝杭郡詩二輯
少微孝廉暉詩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續輯十六世調夫茂
才鼎勳有客游小草今見杭郡詩二輯而印香中翰恩綬與若洲司
馬為昆弟行有復盒詩花農侍郎琪與山雲茂才為昆弟行有香海
盒詩可謂詩禮傳家矣至若閩秀則有文穆公之曾孫女裕馨字蘭
蕙詩見國朝杭郡詩續輯若洲司馬之夫人花農侍郎之母鄭蘭蓀
字娛清詩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二輯仲可中翰之夫人朱
承芳字蓉笙詩見兩浙詩軒續錄國朝杭郡詩三輯若洲司馬之女
袁啓藏之夫人雲芝字瘦淥亦有詩云云珂謹按若洲伯有蒼蘭花
館詩集附詞娛清伯母有蓮因室詩集附詞皆已梓行小子不肖趨
庭聞詩猶前日事獲落無成家聲自我而墜雲鄉其謂我何 光緒
辛巳秋湘陰李黼堂中丞桓為僧位雲築室杭州西湖之孤山宋詩
僧惠勤講堂故址也花農兄請於俞曲園師做東坡送參寥入智果
院故事十月九日送之入山同人用東坡韻賦詩先大夫印香府君
詩云蒼茫浩劫後訪古登巖岑山光猶本色妙契慰予心一泓激玉
乳不改清且深游侶鮮跡如鳥迹寒林但遺講經址罷聽參禪音

可言卷五

三 續錄 補遺 九世

摩崖煥宸翰壁立森千尋往歲結亭構金碧臨臨襟襟虛堂此再築法
水潛相侵高僧此駐錫錫執昔異今歐蘇此復見詩酒歡朋簪 孫
月泉師承祖久客臺灣為牧令記室偶亦吟詩以自娛既歸里先子
聘為塾師授珂讀時清光緒乙亥丙子間珂七八歲也師貧瘁以老
無子訪其遺稿不可得而守璞居詩話載其斷句亟錄之自歎云昂
藏亦僅七尺耳仰乃弱天俯地偶成云一室蕭然冬與夏不知人
世有寒溫聽歌云勞者亦高歌聞之喚奈何歸里云孤負湖山好風
月可憐垂老始知歸 臺灣非吾有矣而研求漢學者猶不乏人彰
化鹿港大有口名地之洪拔楸其一也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人日檢書笥得
拔楸函可五六年矣來書文采斐然且有見道之言並以其叔棄生
之寄鶴齋詩瞻見貽嘗一讀之精思健筆卻亦自然拔楸又嘗以棄
生論制藝之言相告謂明清制藝美不勝收其他之詩文詞曲雖有
變化未有若制藝之多者棄生名縉其初字月樵海外神交彌可想
念
全唐詩逸日本入河世甯輯第二卷有七名氏海陽泉等五古十三
首風格高逸謂於藤原佐理真蹟中得之日本人之潛心好學於我

國文字猶若此他可知矣 庚申... 學日本與彼都人士有交善者曾為久保天隨編修得二... 詩謬謂予之五古有唐人風味於予詞則謂功力甚深吾甚愧其言 天隨之詩雄悍俊邁廣肆跌宕足以見其才之大而又深於漢學所 著於東洋通史外若學庸論孟若莊列荀韓皆有撰述吾國之鄙夷 國學者亦聞之否 朝鮮李完用之子念祖嘗游濟南有詩贈駐濟 南日官某詩云列國爭雄六七十帝上下與廢五千年詞人捧日撐空 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言為心聲何無心肝乃爾耶

明天啓時張溥等十餘人結應社詞更集合南北各省文社會於吳 郡繼東林講學取與復絕學之義名復社聲勢甚盛忌者頗多福王 時阮大猷以報復私怨盡逐復社主盟陳貞慧等為明季黨禍之一 見吳偉業復社紀事而胡介社次村詠史新樂府之復社行亦極言 社人之恣橫是則結社集會者之植黨營私固不自今始矣 武人 能詩已奇開社徵詩者之贈遺皆甚大雅尤奇清杭世駿嶺南集題 云儂溪麥氏以昌華苑讀古題開社得詩千首頗得晉守戎憲勳獨

可言卷五

冠一軍其潤筆為東城全集而以銀盃線紗為... 萬里橋頭吟社散把花下更誰居呂潛成都雜感詩也註前朝婦 女皆有詩社潛字半隱有懷歸草堂集遂寧人明崇禎進士入清未 仕所謂前朝者明也婦女有詩社僅見 滄之詩社宣統辛亥後始 有之希社超社而外有淞濱吟社有鷓鴣社子皆與焉癸亥

已修禊徐園周夢坡劉翰怡主之是為淞社第一集至癸亥 年三月送楊芷姓觀察鍾義王靜庵學部國維入南齋... 為五十八集矣歲必數集迭為賓主社無恒址家園酒樓任所擇作 者可七十人惟聚散靡常有自遠來會者有今已物故者非必每集 皆有此數也... 鷓鴣社始於己未... 一集前後入社者凡十餘人

子實下世且久翁一介矣 壬戌冬日方素居胡樸安拉予入南社 社成於晚清今十餘年矣倡之者為陳佩忍高天梅柳亞子朱少屏 輩先後入社者凡一千一百九十人... 婦女為他社所無社之集合靡有定所非必在滬也癸亥

時作第一次雅集樸安亦招予使與末座 國學商兌會高吹萬所 倡吹萬亦南社中人也壬子 聞為宗旨會員不分男女不限年歲歲以會員著作輯為國學叢選 而印行之吹萬名變金山之張堰人其子名圭字介子皆有撰述今 之名父子也所居曰閑閑山莊近秦山會即設於其中 元有梅花尼者阿禧主元殺功妻也有愁憤詩以蒙古語入詩自奇 見歷代名媛詩詞詩云吾家住任在馮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

可言卷五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吐 噲吐噲殺阿奴施宗施秀同奴及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 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瀟酒 孫蘭韞字九畹清嘉道間錢塘人四川永寧道富陽高應元室著臥 雲閣詩草有久宦歸來依叔氏居見園亭花木感而成詠一詩有務 關卸家由水路回省一詩從夫宦游而曰久宦卸家不知者以為 女子從政矣 汪頌閣語予曰吾曾祖姑母有嬪於陳名端字小蘊 者雲伯大令之子婦也有自然好學齋詩集每吟詩極鍛鍊之致一 字未成輒摩腹必改定始已大令賦詩恆與之商榷小雲先生亦能 詩時有金童玉女之目 丁松生丈之夫人凌社媛字芷沅善事父 母及于歸事舅姑如其親性幽閒寧靜解音律于歸一載遽卒丈為 刊翠螺閣遺藁陸以活冷盧雜識謂其詩詞皆清適夫人生於四月 八日製有玉牌鐫與佛同生四字而予前室朱蓉芳則以四月八日 卒 常熟言仲遠次長敦源以政治文學名於時萬寨之役紀事詩 有二不分宵嚴同戍卒吟髭容易有堅冰時仲遠方以直隸候補道 權大名鎮總兵也其婦宜與丁毓瑛字蓮如有靜霞室詩草即景云

藥爐茶竈慣生涯隱几時聞人語
簾花頗入悟境孫維翰道咸同光四
再續集於其詩皆有致錄仇篋能文
疾到臂者二清廷嘗以孝女孀旌之
二級金質褒章癸亥十二月二十
仲遠嘗言其於光緒庚子季春卒
持宗器嘗世名流辭翰使無佚失可
御司長曾估善詩其夫人許德道亦
善辛酉九月墨君南旋德道有詩贈
年聞道南歸意惘然未唱驪歌先惜
牽鄉夢歎滄海平好放船到底不知
麗句近時所罕德道善詩可藉以想
言鍾辭復亂亂不亂復復復復復復
晚清迄今忽忽十載前輩相訣輒以
吾貧且賤無以某某家見稱者而不
詞曲者聲聲家一曰聲聲見聲聲漫志
又詞曲曰韻令見清波雜志

可謂卷五

唐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已還
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
以度曲夜讀之職寂寥無紀 癸亥
滬以二截句題于純飛館填詞圖其
筵我見之此後不聞談政治教人靜
年重中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吾不憑五代若非詞世界一般相研
歲之戰爭而發耶院信曰左傳相研
多言戰事五代亦然今適相類子民
意下筆迥不循人所見者大知其所
奉直和議成而蜀與閩粵猶未免相
黃陵於五月朔日十二日被追出走
第二總統蓋前於此者徐東海也退
非若爭皇帝者之必舉兵殺人而始
之勝於專制也吾信小民得苟安日
言曰國民程度卑下非開明專制無

流涕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而
之淫沒可慨也客答之曰世之身心
邦之言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志之
語者多自此以往將承無寧歲矣安
淺斟低唱耶填詞圖又有梁任公同
普韻尚留細字寫冰統又錢經宇所
卓錫地撐腸萬古愁鎮以止觀義皆
中西名智修燦縣人上海復日大學
詞社罕見滬曾有之周夢坡所提倡
意也子與焉乙卯中華初夏為第一
表伯斐徐徐可下三尊農也詩朱古
風流雲散葉子且早謝世矣

可謂卷二

自臨桂王半塘高密鄭叔問兩前輩
古微臨桂況夔笙兩先生矣朱有
景詞二雲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午區七年七月擇其尤者合刊之曰
響矣宣統辛亥已還夔笙前輩地滬
守律至嚴餐櫻詞除尋常三數熟調
依一字不易矣 夔笙前輩與子論
曰莊中白穠擊王半塘堅蒼鄭叔問
詞何如則曰沈鬱
宗肅吾師推稅餘姚先大夫與之過
稍為之并習倚聲光緒甲申受代還
詞遂為俞小甫師所見謂某年僅十
一詞由肅吾師寄賜載瓊華室詞中
生仲玉行卷填詞約有度詩篇能為
勢情韻則非所長也時為光緒辛卯
曰仲玉翌年始改字仲可三師先後
成就且亦垂垂老矣媿負師門思之
江乍浦同知有窺生鐵齋詩存窺生
希時堂雜著彙刊曰書吾遺集小甫
瓊華室詩瓊華室詞復堂師名獻安

半尸叢書有箋錄之... 日記... 集中之選者有... 守唐林之橫山草堂... 曆間金壇人所撰... 有補拙齋藏板... 梁侯氏疑雲則... 先人以百金沽... 二卷二皆詩卷... 皆熟疑會見之... 之於杭州而詞... 百有二關中有... 閱者之識為近... 可言卷之十一

快稍富耳復檢... 骨鯁稱鬱鬱不... 人疑師竊古之... 坊肆書籍之非... 侯姓詞中者凡... 樂買波塘多麗... 金縷曲卜算子... 浦題為新柳和... 賦新柳南樓令... 路題為送春上... 明末南海陳子... 今在中州草堂... 撰之守也

實冥靈者木五... 以五百歲為春... 其外家胡氏宗... 聯刺蝕其一并... 著明經宏開令... 佑啓後昆子不... 益難著筆繼思... 宜有以諛之不... 黃幼希朱赤民... 香山吳衡之亦... 延居士參蔬筍... 復承素人亦民... 湘鄉曾汝嘉名... 荃之曾孫襲伯... 九月十二日娶... 云後重陽四日... 繞膝 原註慕... 杏文次居二適... 緯炳絳霞微雲... 學也且善琴則... 復日大學商科... 女一道謙亦甚... 歐美日本之富... 心說誠服之宜... 外者於其寡人... 稍減貪念而不... 貧民亦夥倫敦... 歐戰以後之德... 通貧民之衣食... 百結懸鵝者巧... 衣雖敝而不破... 肆每七日沽一

可言卷之十一... 六二二集之三... 繞膝 原註慕... 杏文次居二適... 緯炳絳霞微雲... 學也且善琴則... 復日大學商科... 女一道謙亦甚... 歐美日本之富... 心說誠服之宜... 外者於其寡人... 稍減貪念而不... 貧民亦夥倫敦... 歐戰以後之德... 通貧民之衣食... 百結懸鵝者巧... 衣雖敝而不破... 肆每七日沽一

貧民爭購之英人嘗以此詆德政府謂其賤視貧民降於英之罪人
英於罪人亦決不食以含毒之物也一住也貧民有居地窖言其似
土者貨值至廉然地面皆為塞門德即且窖中冬暖夏涼較滬俗
之一樓一底居五六家者似尚勝于民又曰安貧知命之學說非歐
美所尚而歐美富人之汰侈日進無已故貧民精神上之苦痛實視
吾國人為甚九哉斯言吾因而思與壽孝天問答之言矣孝天嘗語
子曰道德之墮落邦家之机隍子謂由物質文明之日進無已而然
然也果有澹泊明志堅苦刻勵者以吾國先哲之克己復禮樂天安
命諸說實踐而力倡之則社會之安寧庶可保乎子曰以讓止爭不
以爭止爭吾東方人之思想類如是孔子且然不惟老莊也極其弊
苟安而已西方人以極端競爭為事物質之進化亦以此其蔽也殘
殺相尋文明之極有陰慘慘懷之狀伏於中焉且今之所謂物質文
明者吾國迂儒固嘗斥之曰奇技淫巧常人以眩於物質文明之故
而不克自主不必富貴而已淫不必貧賤而已移上行下效舉國若
狂而晚近又多偏激者流過信天演物競之說欲求寧靜難矣孝天
紹興人初名韓清今以字行其誠篤為屬輩所推見精壽人術嘗改

訂言卷五

一九二二集之三

良算盤世所稱壽式算盤者是也其意以為舊式算盤之珠梁上二
梁下五下之第五珠僅於記五時用之然記五可用上一珠則下之
第五珠實贅每檔七珠可記至十五過繁數乘除欲以一檔記至十
六以上有上珠缺乏之苦乃損上益下每檔仍為七珠可用記一至
十九之各數而默記一珠頂珠當十之法皆可不用蓋上珠每枚均
當五不患不敷用也孝天多高足弟子予所設者杜就田路紹先
醫為專門學吾國之習醫者率以讀書俗語讀書不成道而為此
其有曾得舉人秀才者輒自命為儒醫而儒醫之稱實始於元袁樞
清容居士集有送儒醫何大方歸信州詩 俗之稱醫也北曰大夫
太醫院長官階五品為大夫故稱太醫為大夫北人稱醫曰大夫本
此見常談叢錄南曰即中宋洪邁夷堅志有杜涇郎中一條是宋時
已有是語而古之稱醫則曰第父韓詩外傳上古醫曰第父第父之
為醫也以堯為帝以季為伯北向而視之發十言耳諸扶真而來者
皆平復如故 海通以來爭尚新學近則發揚國粹之說日益甚醫
學其一也謝利恆深於醫治傷寒咳嗽屢效且熟精輿地與子習嘗
語予曰中醫為我國數千年來一種精深浩博之科學讀散漫無系

統又為一知半解之庸醫所誤至不能列於今日學術之林然驗之
近今療愈內科各病之比較中醫仍居大多數學醫在美洲西人服
藥而愈者頗多僑滬西人亦或就診於中醫則其故可思矣予曰然
中醫形而上西醫形而下者也利恆名觀武進之孟河人嘗輯中國
醫學大辭典網羅古今醫家學說條舉件繫凡三百數十萬言滬之
中醫專門學校及中醫醫院又中醫學會中醫雜誌皆為其創設者
也 中西醫之交惡久矣中話西曰彼亦僅能治外科也西話中曰
彼且不知生理學也水火也水炭也然滬之西醫時或就正於中醫
之內科中醫診疾有攜體溫表以測病人之熱度者有參用西人藥
水藥餅者吾旅滬久屢見之 西醫之為人詬病也至於今數十年
矣初惟頑固老朽者居住腹地者耳晚清以來乃有久居海上深通
西學之人移其信仰西醫之心於中醫則以西醫之診治熱病十九
無幸久居海上深通西學者之家屬屢為所誤耳西醫之治熱病也
輒以冰加於首被其驅者皆水也死者乃十九於是論人口實并其
他之治療術而亦疑之矣 富貴者有疾其家人必爭延中西醫以
療之非必欲起死而回生也亦示人以排當耳中醫西醫各持門戶

訂言卷五

一九二二集之三

之見互相排斥且中醫西醫皆不僅一人甲與乙丙與丁斷斷爭辨
思各炫其技沽名弋利而以病者之生命為孤注即非致死之病藥
餌雜投直若水火不必死者亦終必死矣此與今之南北相爭民不
堪命者將毋同 清焦廷琥靈室詩錄病起詩有云陰陽舛謬
非三世原註病痰飲誤服熱地黃病遂大劇以是而知清管同之言
允矣其除毒篇云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常
七八見因奇軒文初集予曰此中西醫皆然也 漢書班氏藝文志
有病不治恆得中醫言醫術不良治病有得有失故以不治
為中醫也醫能對症發藥矣而賣藥者不慎將奈何若飲片中藥之
片三若藥水西藥辨別不真指鹿為馬物品俱乏代李以桃又
或重量之不確也色味之皆變也或無效或傷生凡若此者屢有所
聞且醫之處方也不熟藥名而妄書遂有刻字不加點檢而誤寫乃
有訛字甚且鹵莽潦裂妄逞臆見以冀微俸於萬一可畏也故不若
委心任運聽其自然予於庚申中六月間二事皆死於醫者秀
水陶惺存僑滬以便秘還示就診於西醫謂有結核宜割其友告
以果須割者滬之西醫手術極不為佳乃至滬英人柯司診之謂腸

有結核必寒熱交作今不爾可不可而怪存焉信西醫言必割乃入某醫院割之遂死此誤於西醫也上虞許衡甫之子寶賢年十六患暑溼初服懸壺之河某方劑未效越翼日有以欵人某薦者進藥一劑詰朝死矣死狀甚慘手足皆攣環亦由蓋指指而死也此誤於中醫也

中醫之用藥也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病者積食未消則用麥芽麥麩或雞脆皮往往而效蓋麥芽麥麩成分中有化糖素雞脆皮成分中有胃液素也特中醫未必盡知耳化糖素為自麥芽麥麩中製出之黃白色粉其作用與唾液中所含之化糖素相等能消化澱粉質之食物為糖消化不良者嗜食澱粉性食物者時患胃痛兼起壓重膨脹之感服之可變且無便秘之苦有加餐之效胃液素一名為自牛豕等胃液膜中製出之白色粉和以白糖曰含糖胃液素其作用與胃液相等能消化蛋白質食物 時醫劑藥之重量依古方者易誤古量與今量不同也宋江休復謹泉筆錄藥方一大兩即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為一兩

可謂奇者五

三三二 集之三

進于河之馬培之費伯雄總甫集仁山揚州之夏應堂上海之張龍翔也蓋生涯盛而診金巨之所致耳有出診一次而得銀幣數十圓者安得有宋之王復再出而活人耶蘇軾種德亭序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為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候潮門外治園圖作亭榭以與賢士大夫游唯恐不及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莢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 三河產名醫清初至今未之絕也道光中葉之費馬二家為尤著粵寇亂作江浙巨室皆避地揚州揚未陷於寇也費伯雄亦往焉嘗為向志武公榮治疾而膠得係花翎一品頂戴道員亂平返于孟河年六十餘治田宅理故業藥膳湯尤效求醫者恆不遠千里而至日常數十人甚且及百其診所為小聽事二間器皆精美中夫有天然几置紅頂花翎之禮冠於上以故人目蓋此室與東室皆為病者憩息之地東為診室有聯綴之二三方桌伯雄坐於下寫方之徒坐於左習診諸徒則對坐兩旁伯雄口授脈案藥名徒筆述之徒息以聽伯雄語音清亮在大門外者且聞之伯雄以之禮子之禮也費之名之曰承和字之曰繩甫伯雄卒總甫居信宜應診其父亦應診於正室然就診者皆就繩

甫父怒責繩甫繩甫屬掛號人擇輕病能步者日移數十人就其父診畢繩甫為再診而處方焉父不知也一日繩甫拓宅方上梁循俗例燃爆竹父詢何事僕以鄰有慶答之繩甫亦以療虛弱之疾稱於時每處一方輒令服數十劑所用之藥以輕平為主且不出四十種外晚歲懸壺於滬名益著遂致富而歿時無餘財則經商折閱所致也繩甫有二子仍居滬襲父業得高價乃診富貴者恆就之

上海公共租界北河南路有印度眼醫懸壺於市久矣殆如唐之婆羅門僧敷劉禹錫有隱眼醫婆羅門僧詩見劉賓客文集

擇業者以多獲利為斷衛獲名其次也今欲求高尚之業名利兩得可娛人而又足以自娛且無損社會有益子孫者莫若畫書次之寸嫌尺紙值可百金國人寶之且及海外於以享重名焉厚積多金徒手致富子孫被其澤而得其畫者亦得精神上之娛樂矣蓋自民國成而民之地位高物之價格亦高昔值十金之書畫今且百金矣若舊書畫之值焉此有二故非盡由生活程度之高也一海外之人亦有購求者聲價日增若可居奇矣一十年以還暴富者夥儻來之財無可斥莫不買書畫以附庸風雅價乃日高而靡知所居矣 舊書

可謂奇者平

三三三 集之三

畫新書畫之價皆日高於是其利者皆作偽非特清以前之書畫有贗本也生存之書畫家果負盛名亦有仿製之者刻玉為指幾可亂真 滬之鬻書畫者夥矣畫師以布衣為多畫果佳名利兩得蓋專門之藝必久習而始工固不必其人為仕宦中人也至若書則曾讀書者皆能之工者亦甚多而欲享盛名獲多金則布衣為少欲得利市談不易耳 以指畫鬻資歲入萬金者亦不乏其人亦不多觀唐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勸成家書碑版問遠歲時鉅萬圖畫見聞志載之侈為美談文士學生之觀於此可見而近十年來以文字書畫鬻錢歲入可萬者乃有五入臨川李梅盒方伯瑞清陽湖汪淵若觀察洵皆以書道何詩孫前輩維安吉吳倉碩直牧俊卿皆以書畫鬻錢林琴南李廉行則以文及畫斯五人者辛亥政變以後皆不求仕進自食其力可謂高矣而李何為尤高蓋族戚之仰李何以舉火者不可勝數也倉碩業官鬻藝居滬久矣寓廬曰缶廬其缶廬潤格隨年而增庚申年七十自題一詩於滬格云衰翁今年七十七草草鬻畫不律侍酒狂索買酒錢酒清珍珠論賈直潤格皆以銀計每兩作銀幣一圓四角格如下堂馬三十兩齋

屏一十而右三三六四尺八寸五分六分十四兩直整
幅三尺八寸四分三寸五分四寸四分八寸四分十二
兩五尺十六兩山水視花并側加三倍點景加半金箋加半篆與行
書一例刻印每字四兩題詩題跋每行二十兩磨墨費每行四錢明
年辛酉則畫觀此例加半如三三之屏餘庚申八兩辛酉則十二
兩餘類推又明年壬戌則并詩畫之潤而增之每行須五十兩

一門風雅而代傳多藝者為秀水之董氏郭氏董之以書畫名世者
六世矣愚堂文學為養中子衣冠已弟也養中且能詩樂閣上舍榮
為養中子且以鬻畫之資周給鄉黨并善鐵筆樂陶之子枯匏明經
耀尤有聲於時年歲既經詩書畫畫其除事也社稷有子曰味青明
經名念茶一號小苑亦以詩書畫稱二絕尤善畫梅味青之長君東
蘇明經壽慈能治經能詩能通英國語言文字而詢五經尹宗善為
味青第二子則傳其父之畫梅且善畫佛又精鑒別於藏弄名人書
畫外凡先代書畫悉以重價購歸計五之子有曰久之名有恆者近
亦從潘叔蘇習績事不墜家聲矣郭之善畫者凡十人為二世小樓
茂才鳴之與其婦錦秋老人皆以工六法著稱其子繼室子婦蓮珊

可言卷二

三十一 畫之

皆善繼善述而孫和慶起庭怡慶復能書畫聲苑起慶之
妹及其妻吳氏亦諸繪事和慶之婦為韓三在飛文誰不能畫而善鐵
筆固亦以一技之長名於世也

紹興亡就田嘗為子謙私印書復面見之者謂其出入於鄧完白趙
搗叔之間間亦作畫而尤精博物學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嘗助其
從兄亞泉輯植物學詩共所錄植物名稱及術語以我之固有者為
主而益以日本漢名之適用者未幾而亞泉屬其纂動物學辭典則
更進矣動物名稱以西洋學名為主可附以固有名稱者至少大率
於同類之固有名稱上加以譯自西文原義之識別語而成蓋就西
洋之動物學名附以譯名而解釋之也就田名孫今以字行

凡百學術悉耗腦力而習書則較易為功乃竟有堪畢生之力從事
臨池而不能工者紀文達公時字拙皆門下士代寫盧召弓亦拙於
書簡翰自起草屬人錄之是誠不可解也予百無所能書尤劣凡有
題詠輒倩善書者捉刀以覆孟聖姜任禹所代為多至學名書初名
善汪縣人宗北廷任長則於河東
心亂欲使之靜可習書臨摹古帖則尤善蓋手執筆目注帖用心專

壹不旁驚矣身業意業能兩用之其獲益有若誦佛經也 輕薄之
口輒嘲鈔胥為寫字匠予聞而惡之然予亦嘗僱寫人於家魯魚帝
虎觸目皆是蓋若輩於文義僅能相通而身業意業不能兩用宜人
之視之為機器而始以此二字之惡謚也 鈔胥之團簡便而減點
畫有足令人噴飯者屢示兒孫務誠肅致校湖南清試同寮有取
易義為魁者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必欲損斥考官力爭不可
先生曰明日揭榜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箇尺一秀才則吾輩將胡顏
竟黜之 任意增減筆畫者行草為多且有隨方音而致訛者元作
沿朱作支吳興人也類此者甚多且非獨鈔胥為然 譚復堂師謂
明人不甚通小學字多致謬見漢堂日記現按此不獨明人也清之
文學家亦不甚措意破體之字往往而有若書畫家更不措意矣
書家之任意減省筆畫者或且諉之於帖體深通小學者始無此失
姑舉其一本之作本是也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昔先聖初名兵後
去其下二筆乃名曰丘在篆文兵與丘迥異兵從斤從升即篆文
之拱丘從北從一絕不相類密為此說殊謬豈亦不通小學耶

可言卷五

三十二 書之

本不然雖小商亦能摹十七帖絕無滿紙淋漓者刻秋蛇音以此例
之吾國人之不說學可見矣

外舅朱研臣先生以善書名於杭著弟子籍者衆日本人有曰海復
者且執費門下海復字古堂橫濱人光緒庚辰至杭時僅能續鯉魚
外舅教以六法並導之至收藏家觀歷代名畫於是學大進花鳥蟲
魚似渾南平山水似戴文節越翼歲以父壽歸劍芝一尹景彝外舅
之長君也能世其學又光緒壬午日本東京本願寺僧心泉以進香
三竺至杭居西湖久之心泉能詩善草草自號酒肉和尚尚有詩贈外
舅外舅撰聯報之聯曰有此貝葉皆辛草無件袈裟不酒痕

諸暨蔡曜客大令啓盛湛深經術而書法至劣有贊閣鑄鏡鬼一字
於上蓋本於明王鳳洲鳳洲嘗云吾日有神吾曉有鬼也光緒中葉
予在津數共談燕安食讀書不事奔競今之宦途恐無若此者矣
譚復堂師晚年病臂猶事撰述不自憫其老也嘗見其致董東蘇函
札一云餘年抱獨執筆傾欬然猶於枯坐時借文字排遣不敢云自
娛一二云欲逆之在紀素者余之言北朝通論徵有別白此稿未脫君
言觸發或當奮病成篇三二云病夫杜門時作紙上清談亦一樂事

甚覺臺起而矯之自謂筆下有金... 雖雅而不雄雖厚而不沈有清一代專師石谷者十之八九凡園林小景之紅桃綠柳朱閣畫舫觀者醉心若獲崇崇鬱鬱之規矩森嚴筆墨甜飽者即視為北派而鄙之今畫之日就衰薄而為藝苑厭棄也宜矣明人從石田葉基尚有骨力清人徒宗石谷雖得貌似去古益遠此真名論也賓傑數人名賢字樣存有賓紅雜著卷金石藏古印至千數百方之多

設女界者衣食於婚嫁社會之畫也今乃有以畫時妝婦女為業者甚且深體尤弋厚資流行日廣舉國若狂誨淫而已焉能若古妝仕女之可增矣感耶提倡之士大夫美之曰審美宜爾若惟恐青年之不墮落者其為社會之畫不尤甚乎 歐美女子有現色身以供畫師之摹繪者深體示人不可以為計羞恥之心為利欲之心所掩耳日本亦然我國猶未有也今以深體畫為美術其前驅乎然有至奇者癸亥十二月五日上海報載併錄黃寬兒有題曰詠某校女學生之深體男子畫註云某美術學校展覽會某列深體男子畫數幅維妙維肖雖極不雅觀之處亦甚堪憐末署名為女學生某某待字

閨中何從得實地之觀察乃窮形盡相若此耶... 畫有就數紙而續為一景者曰通景山水花卉皆有之清姚梅伯畫畫海亭合丈八袋四紙畫一巨幅七日而成是復莊詩詩梅伯名變鎮海人自號大梅山人

澤南田之畫近歲日昂且多買本然南田三時已有作偽者博敬大雲山房集南田先生家傳末尚書學語人曰南田畫吾暗中摸索能辨之世多買作其主慮必不可買又曰南田先生畫重名畫從子弟皆作畫遂成風尚宅仁字原長畫多景南田先生然實重韻味無絕勝者

先子嘗以開諸先大父辛齋府君之言詔子... 以左手作書右手作畫予其奇之今觀女世說始知其又能詩也女世說云岳綠春吳蘭雪劉史姬人也左右手並能書畫詠茉莉詩云葉如秋水色花有美人香清麗可詠年十五蘭雪過其居贈碧桃一枝助妝微有奪以重聘者姬曰兒已誓吳氏花矣歸蘭雪二十而卒吳門女子多繡其畫蘭於扇扇問其卒皆流涕嘗為刺史手抄詩集

剛本願為樓板以傳... 烏程費曉樓名旭以善畫名於世世皆孝廉有容之大父也汪頌閣語予曰曉樓作畫之月筆也異於人嘗聞之於吾叔子義矣以筆桿之端接掌心五指下垂如爪字故揮灑自如畫尤極飛舞之致初至杭寓畫於吳山之城隍廟湯貞愍公貽汾見而賞之曰子之畫不俗果能閉口自精終畫古名畫必大成曉樓曰吾寡人耳敢冀此耶貞愍以告吾小米叔祖叔祖乃館曉樓於家出振綺堂藏畫俾撫之不數載成名畫師其畫尤長於仕女及寫真吾姑母見其所繪東軒

於門隙翌日續一幀則十得八九神乎技矣恕皆善詩古文辭不... 家聲今旅食於滬

餘姚蔣君揚年丈鏡精繪事山水花卉初不以貌襲尤善蘭竹純以神韻氣勢勝晚得肝風兩臂恆震每作畫輒飲酒少許俾紙疾揮淋漓盡致勁氣直達紙背嘗自謂作畫垂六十年僅學得一筆不俗謙辭也乙卯六月五日無疾而逝壽八十有二文居泮山衛

南門外之梅漕每至... 善琵琶也又嘗與長君維卿前輩同年玉泉二君叔平明經玉衡游而聞其執事清成豐辛酉粵寇至奉父踉蹌走寇追之將並執而索金文曰金問我毋煩老人事父得從容去乃持村舍給寇曰金在是盡少待門外當取以為壽寇信之乃解先所贖金以二百置灰中五十昇寇寇釋之其識機變有若此而孝悌方正則又君子人也

崇德吳待秋名徵承其尊南伯潛文滔家學工山水花卉初與其兄瀾秋名衡者齊名年三十後力追古人益沈雄且善畫佛續娶同里李隱孝女也亦善畫己未卒隱字隱玉為北溪太守嘉福女學於父能畫山水花卉歸侍秋乃益進隱玉善鑒別父教也而與侍秋同侍秋得文後山所藏漢三斗鎗因自號襄鎗居士仇儷善畫今罕見而昔有之元有趙孟頫管道昇又上官粹賈蓬萊明有周鳳儀尤氏清有羅聘方琬儀又王榛毛秀憲又鄧英堂陳淑蘭又湯貽汾董琬貞又李修易徐寶篆又周開許學孟又張蕙鍾惠珠隱玉幼繼之者嘉興沈珏字澹石能畫花卉梅片雙清果幾生修到耶

汪鷗客以善畫山水聞筆法超妙秀媚絕倫而氣韻生動出於天成

承以爲徵哲夫名守別字寒瓊善詩詞韻人也宜有此韻事今設骨董肆於香港收買破銅爛鐵杭蓋瀟不得專美於前矣

歐洲有石畫謂之摩塞克義大利之羅馬所製最精蓋以五色碎石鑲嵌成畫山水花卉人物皆有之色之深淺形之遠近與毛筆鉛筆所繪者無異其畫石大抵爲橢圓形嵌於方形之文石中己未冬華

嘉定童心安以鐵筆名於世周秦漢魏及文何浙鄧諸派皆優爲之而亦善繪事與心安同時而居滬者有無錫張天帚亦工篆刻善六法心安名大年天帚名慧又字守彝

壬戌年二月十七日晶報各有千秋樓登有百宋書藏主人二十八歲小景乃吳下王冠山大所所鑄之袁寒雲造像牙印也刻小景於私印者予未之見惟知清越攝叔之謙曾於石印之邊廓刻佛像後人仿之者甚多

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悅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見南史彈碁圍碁之戲大異彈碁爲漢魏時游戲之事蔡邕魏文帝丁虞皆有彈碁賦彈碁經謂一人對

局黑白各六枚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柳宗元彈碁序云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唐時此戲已與

漢魏時不同至宋而失傳夢溪筆談言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顛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亦唐時物也若圍碁則古謂之弈路史謂帝堯所作以教子丹朱者西京雜記搜神記皆言漢宮竹下圍碁爲

圍碁之名所自始邱鄧淳藝經謂碁局縱橫各十七道蓋唐以前之制如此唐以後縱橫各十九道共二百六十一道隋經籍志有梁武帝撰圍碁品一卷又有碁勢碁法等皆附於兵書之後南北朝時以

藝能之優劣第爲九品梁武帝使樞密品定碁譜登格者一百七十八人見南史今所傳之譜以宋張擬之碁經十三篇及元晏天章之元元集爲最古即十九道之法子錢塘人也於此五者無一能之可

愧也李芍農師善相人術受之於魏某魏爲英煦齋協揆和之弟子一日英乘與山道遇魏呼而語之曰子於明日至吾邸當有事相詔翼日

魏往謁笑曰吾善相人以仕於朝不能炫其術相天下士多矣亦未

有能傳吾術者子可教也蓋留此題固以善試不第而留京者諾之其後魏遂以授之師師相術亦屢驗當王文勤公文詔督直時浙人有憂其將薨於任所者質之師師曰吾決其優游林下以終天年文勤之薨果已子告回籍矣同年汪穰卿伯棠昆仲亦其門生師嘗曰穰卿吾所契然名高而位不顯一生坎坷可決也伯棠必至侍郎穰卿果以進士授內閣中書漢落而死伯棠果於清末已權侍郎文芸閣負重名世皆謂其必躋卿貳師謂其官可至四品果終於翰林院侍講學士沈子培提學安徽有詩師以其官之終極老師曰他日可權二品官不能真除也子培果一攝院藩未幾而清社屋矣

能經不能權非通人能爲不能誠非正人光緒庚子以後聞見日非滔滔皆是至於今每下愈況益不可問矣宋戴復古有感詩云鏡眉觀世事把酒讀離騷天下無公論胷中有古刀陡然成耿耿何以制滔滔不逐羣飛轉孤鴻舉竟高詩見石屏

集又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德夫嘗言世人畏見我輩正如懸懸罔兩畏見青天白日耳予謂此輩豈足爲懸罔兩歟亦何嘗畏見我輩蓋如結縵渠路誤轉矢稜中自利有一光則世界雖見待誰在空亦

覺目中無人綜上兩則皆如吾之所欲言也世言方朔奇事盡歸方朔此與詩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四句同一意義

廢物爲人所利用而物不廢矣廢人之較廢物多至倍蓰乃竟無人焉以利用之或曰得白人宰治之其不盡廢乎予聞其言而大悲

息影閉門宜若身心交泰矣然內而家室外而社會亦有日宜處分之事且報必日閱書必補讀自晨至夕遂無片刻之暇論衡所云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吾亦云然

國民思想本隨時代而變遷因之以有進步廢柱鼓瑟非計矣枕上語學問在一箇新字新則不自畫于中道進退在一箇時字時則不自昧于知幾誠哉是言也然數千年之國粹亦有宜保守勿失者否

則并我之自身而若失之其可乎臣之於君民之於官僕之於主聽受訓諭時以一是字答之卑幼之於尊長亦然此專指言語反是則有語助辭曰是落平行者曰是的

的音讀如得

杭縣 徐珂 仲可

男子中年以後之起居有需人同應者自以置妾為便然一夫多妻在理宜禁無已當以看護婦代之而老男少女房闈壯第良亦不便易以男僕又不若女子之心細耐勞體會入微也此所以平日宜知養生速老而猶可自治耳潘蘭史嘗以香山高齋觀察官應羅浮待鶴山房詩集見貽披閱之有衛生歌頗簡要歌云屋宇東南向門窗透日光絨衣能護熱寢室貴遠涼戶牖宜常開蒸水除膠質酸澱益腦漿檸檬宜胃汁果實潤肝腸飲節精神壯體操筋骨強晚宜少進晨酒勿多嘗散步依昏曉避行壽且康 滬市地狹人稠久居必傷生自以徙居內地為善內地所乏者良飲料然可蓄濾水器沙又所乏者夏之冰然可蓄冷匣美製聖人法接天古之蓄冷法不至致敗上海南京路中德商店出售每具銀幣大者四元五角小者三元二角此外所慮無中西之精良醫藥也然人烟既稀傳染病自少空氣較潔而更知養生亦不必倚賴醫士矣

可言卷六

一二三 集之三

氣信哉 養生家習聞西人之言謂宜吸新空氣不必避風而宜披襟當之此言是也中醫於人有疾輒以避風為戒其說本於內經內經曰風為百病之長此言亦是也西人以爲人宜呼吸吸養吸養則宜冷然而御風然亦畏微生動物如虎狼吾國人謂宜避風亦以風中有塵沙塵沙中有微生動物入人體易致疾皮膚受傷即受風必患破傷風也實究之微生動物入傷口輒易潰此即微生動物隨風而行之證也養生家若居山巔則風潔而自無微生動物矣微生動物附著塵埃而散布空氣中山巔人稀微生動物亦因之而少

養生家莫西人之言謂宜見日光然古人亦知之齊東野語云杜詩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毛髮且自和肌膚清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款傾頰注眼容易收病樂天真日詩云某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欲睡又知蓋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遺然志所在心真虛空便此皆深知負暄之益者也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余嘗於南溟作小日閣名之曰日軒蓋以白法淨透明虛白自然然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王立之嘗名日宮爲大表軒謝無遠焉賦詩曰小人

拙生事二冬臥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曉上徐徐長光照稍稍血氣暢薰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醪

今人言綠色養目觀書寫字勿多用目力每越十五分時必望遠以休養之望遠陰尤佳古人乃有言黑色者取其靜也續墨客揮犀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餐罷宜行一二千步至少五百步倘須伏案至少必半小時後方坐而治事越一小時亦必起而散步古人亦知之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先生者胡瑗也時方判國子監

日本人之食至奢然體至強可知大食多飲之未必有益也食多則不易消化古人亦知之論語不多食宋張耒續明道雜志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氣流通而少疾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筋 肉食蔬食混合爲宜而蔬之毒少肉之毒多肉毒大抵在內類腐敗時論語曰食饒而餒魚飯而肉敗不食色

可言卷六

一二三 集之三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祭肉出三日不食 滬多塵沙市醫之熱食品非置玻璃甕中者雖不風草過時塵沙蔽空即著於熱食品矣必積雨之後乃可購食不然則微菌之入人腹者不可勝數沽酒市醞孔子不食亦畏微生動物如虎狼也 蠅之傳布疫癘以其腹其足黏有病菌集於食物之上則食物入人腹而疾作然以是語人無信之者而蠅之趨集廁所則皆知之但言蠅足有糞沾於食物若是則皆畏食糞而以滅蠅爲急務矣爲中人以下說法宜從淺近處着想此其一也亦權衡之一也

歐美日本人之會食也食物皆人各一器我國不然爲世話病以口津附著食物疾病易傳染也歐美人尤竊笑之然彼之接吻不尤易於傳染疾病耶

綠茶之濃汁飲之味微苦怪異天賦蓋茶素單仁之作用也純粹之茶素味微苦色如白潔呈細線狀性極毒茶中含量甚少故不甚爲害轉有興奮之作用單仁爲使茶有香味之成分茶素單仁皆能溶解於溫水若以茶素入素湯則多量之單仁即出味至苦不能入口故烹茶宜以攝氏五十度至六十度之水爲宜價等之葉必甚嫩茶素

單仁之含量較多若以紅茶與綠茶較茶素之含量略相類惟單仁較少則以紅茶發時時有若干化為赤色素也 茶之消食吾國人亦知之未幾鐘次韻黃文叔正言送日鐘茶詩古人養老食而隨後人既飽須毀茗蓋茶能消食也而茶具與畜性能刺激神經多飲恆失眠古人亦知之本草苦茶能去脂使人不睡博物志飲真茶令人少眠睡藝文類聚桐君綠巴東別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唐白居易詩驅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溫庭筠詩潤茶餘爽不成眠宋司馬光不寐詩長年睡益少氣耗非神清昨朝多毀茶况以思慮并中煩枕屢移展轉何時明又其夕宿獨樂園詰朝將歸詩無眠耿耿不禁茶張耒詩老去不禁茶力悍兩臥破盡五更眠又讀書老眼苦眠昏茗飲無端遺夢魂飽飲止詩睡魔亦厭夜深茶戴復古詩老怕無眠戒飲茶又午困政須茶料理楊萬里詩睡魔推不去知我怯新茶又連宵眠不着猶自愛新茶又夜永無眠非為茶又睡鄉未苦怯茶槍又肩輿坐睡茶力短又剩欲毀茶還罷去卻愁通夕不成眠陸游詩暮年常苦睡為崇好事新分安樂茶徐照詩煮茶消困石泉新胡嶠飲茶詩破睡當封不夜侯元陶宗儀詩茗梳香清遺睡魔

可言卷六

三二 集 之三

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大旨以混毀譽忘得喪使人去其驚名競利之心而歸於安靜守己誠今日救世之至言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咯焉若喪為靜坐觀空之始周濂溪以主靜立教程朱陸王因之以白晝靜坐為安身立命之本是以靜坐為講學之入門工夫然亦養生術之內功言其粗可卻疾而健身精者乃可成道吾國今日之民性浮動至於已極選一事即被動聞一言即盲從以靜坐之術救之其有少乎 明烏程董斯張遐周吹景集之朝玄閣雜語有二云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真少見一物是一福 初習靜坐不必構思而雜念紛起欲求數分時之澄心渺慮不可得乃深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之可以逸居可以長生矣 兩過新涼綠陰如沐閒廊茗憩與月獻酬別院笙歌 年 志 會 詩 或 哀 世 紅 家 亦 有 奏 會 聲 者 和 以 盡 語 自 謂 亦 義 皇 上 人 也 久 之 冥 目 靜 坐 無 思 無 慮 與 世 相 忘 幾 不 復 知 有 我 矣 安坐不如安步長日伏案胸為之鬱血不流通非養生之道故必以時游散而使四肢活動百骸暢適也及以事他出宜步行矣然欲惜分陰腕車為速且車夫生計已為電車摩托馬車攫取殆盡若猶

自求衛生持安步當車之論自利而不利他則以汽車為生者非流為盜賊即填於溝壑亦安忍耶惟我之養生因彼之謀生而失直可謂之從井救人耳新學家以為乘院車者同人道於牛馬則何不集資以開工廠使匹夫咸慶得所耶 職業之有養養生者多矣而報館記者為尤甚伏處斗室有若彙囚俾晝作夜不見日光此於身體之健康已有侵損而况伸紙奮筆凡所紀載無一而非悲天憫人之事間有足以快心者皆聞自域外而無與於己耶 持躬堅忍刻苦自勵者求之於今千萬中或有一焉蓋自海通以來凡所聞見大異於閉關時代我國留學海外諸少年有舊道德而又有新道德者良不乏人而飲食起居力求衛生益以近今物質文明日益增進自不能無所做效且體育與德育智育並重固不得斥其飲食起居之取法歐美也然自是而堅苦卓絕之人殆絕迹矣 宋王楙野客叢書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

可言卷六

四三 集 之三

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恙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恙獸與前說不同宋趙叔向肯綮錄他說文曰恙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猶言無恙也恙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他之語承誤也 吾國既以東方病夫國著稱十二年來蕩析流離民不堪命瘡痍滿目憔悴呻吟是猶待死之徒完譚呼號於刀鋸之旁也而營謀之屬雞蟲之爭日猶未已論者欲以兵力痛勦之若藥不與眩厥疾弗瘳誠哉是言然奄奄一息之病夫尚能禁此重創否耶 漢武帝賜平津侯詔曰君其存精神正念慮謹助醫藥以自持祁侯與楊王孫書曰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藥厚自持此言有疾者宜少用腦力不宜專恃藥石也然吾輩讀書又好書亦惟意日力之絀而已知又為東方病夫國之民耶 趙伯英有女兒嫁陸氏者病瘵二十餘年矣飲食一切如常人惟寢而不興耳癸亥年 年 之 春 始 歸 人 間 世 是 猶 受 無 辜 徒 刑 者 之 至 死 方 休 也 有 形 之 瘵 而 奪 人 之 食 年 久 始 死 者 此 為 僅 見 無 形 者 徧 國 中 予 其 一 也 廢 人 也 不 若 廢 物 之 猶 可 為 人 所 利 用 也

吾嘗謂西醫之學形而下中醫之學形而上以語壽孝天孝天建子言且曰形而下之學規矩也能與人者也形而上之學巧也不能與人者也吾女二寶有咯血疾初就診於在滬之西醫俞鳳賓江達治俞曰是江曰非皆西醫也所見乃異壬戌一華民一吾女返越有應某者基督教醫院之醫士也為診之曰斯疾以靜養為主藥餌次之斷不宜針欲卸病悉賴自身之抵抗力能靜養則增抵抗力最上策也今服中醫王逸達之方藥王謂吾女肝脾鬱熱肺疾猶未成吾以室人羅雲及次兒南才皆死於西醫故於其孀採造作之醫術深嫉之中藥之烈遜於西藥猶不至有大害也從弟殊鄰嘗聞之其友謂西醫某大驚欲驗爛後之肺葉願酬銀幣千乞剖視其人諾剖視之肺作淺綠色蓋葦菜所補成也

可言卷六

五二六 蘇 葉 之 三

九十九度其證也大蒜為熱性品加麝香則其性透竅灸三灸重午後之三四日間體溫不及九十九度視前乃平和奇矣灸法為醫書所罕見用藥亦各地不同魯仙圃身氏嘗言有用燒酒和黃泥而灸者似見某書友人章景臣家有女僕患時症其現象為有熱有惡臭之痰臃腫及於胸腹查待斃矣餌穀富

亞泉云美國人謂麻油之功用與鱈魚肝油同華人病肺者至多愈者亦至多而華人固不服鱈油惟以麻油為常食品也

可言卷六

六二二 蘇 葉 之 三

班為俄人某以疾入俄國醫院醫言越三五日必死且將傳染他人數日中可了乃公事俄人信之即清理行專行之會計華人某略知醫以行事訪之既相見俄人對之泣告以醫言某按其脈大愕語之曰以吾中醫之術言疾甚微何遠云將死俄人曰言為我治之某曰君在院我焉得以藥飲君俄人曰我當告院醫院醫固言我病之無救矣等無救耳願餌君藥某乃為處方死

達軒表弟曾見愈厚賓治愈一人其人就診時脈不絕如線幾已不
知人事俞以針管刺入靜脈管接於皮帶皮帶接於高處之筒筒灌
鹽水藉以高臨下之壓力徐徐以鹽水灌入尿管可一二十小時所灌
鹽水凡十六瓶強之六倍灌已愈蘇脈動矣俞謂可不死令歸家
調治達軒見灌水之多謂俞曰人身七尺耳焉能灌如許之水俞曰
此尚非極量也若偉丈夫可多至二十八瓶吾又為評之曰息此者
其體中實患水少必以形而下之實質灌輸之乃可同生若服中藥
入腹者勺水耳藥即良法不能化如許之水分且水分必直入血管
而始效自口灌之僅充滿腸胃不能輸入全體仍無效此西醫之有
勝於中醫者也

皮膚病為人所忽視然微菌入傷口易致他疾此易所以言刺淋以
膚切近災也吾於是而深憫終日勞動者之深履跣足矣
蘇沈良方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
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職膺與市人不同不可服文忠之言允也
勞心勞力之人體氣習慣固不同耳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甲集乃同治二三年之日記屢有疾動疾大

動疾幾動之紀錄又有一則云今年已三十五矣踐更險阻日夕憂
憤又頗虛用其心舊疾相纏月必數發云云初不知其何疾後始知
為遺精也
粵津有二艱壯陽淫蕩腎也淫腎于腎牛腎也或謂為海狗海驢海
豹之腎陽亦腎也以蕩淫酒飲之可使勢增健而朝鮮人之患癩者
謂若餌四五齡男妓之陰莖可愈且謂虎之陰莖有起死回生之特
效 徵毒率以狎妓而得間接傳染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然亦有夙
不宿娼而得之於妻妾至頹其生者此惟淋毒者為多滬之淫風甲
於通國非詩禮之家也者居久之其妻妾與同化有外遇然亦不
能不交歡於夫以示無他其尤淫蕩者輒有妻而夫乃被惡名又
得惡瘡不幸者且死矣 王家賓多病自號十病利人見金華詩錄

吾國之為東方病夫國也久矣政體雖改舊疾未除且從而加甚即
以予之小己言之宣統辛亥前固一渺小之健丈夫也壬子中華民
目患瘰癧瘰癧名托拉謂其狀如蠟丸越翼年得不禁即連服三之疾又明
年病痔此二者侵尋十年百藥罔效脚氣腹痛且時發亦十病之半
矣宜偷生於東方病夫國也自號五病贅人可乎家賓字心一清乾

隆朝之京陽人 病日久醫不效將醫會次女新華以徑紅熱歿
女子子亦子也偶讀明蔡遂球慰深非警詩而明休便喪雙眼好逢
人骨肉已看盡肝腸誰最親四句益泣然遂球字美周詩曰蓮鬢閣
集且吾以備書為生終日伏案凡高寫性清增益知識之事皆推觀
書是賴不能一日廢書而目疾愈不易廖因憶費錫璜鯨堂詩集
有句曰命在醫何益書成醫不妨諷慨乎其言之也又憶孫星衍治
城集補遺所載病目詩有云西施窈窕母久失真妍媸過別天公嗔今
人碌碌古人在此中那得空四海我今有眼青不能白眼嫉俗宜為
懲天公彎弧射眸子欲令狂生悔如此此詩實獲我心矣又袁燮有
病目詩頗合養生之旨詩云年年苦日書過午耗不明治之昏轉甚
不治無由平何如閉目坐湛然萬慮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營不
勞薰與沐神全明自生勿忘勿助長此理真至精燮字和叔鄞縣人
宋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詩見黎齋集 有病目者不旬
日而瞽白濁入目所致也白濁由膀胱發炎而起者有之交媾時忍
精不洩而起者有之有急性慢性之別急性者惡寒發熱小便困難
尿中含膿白汁及血液慢性者病較輕而不易瘳故患白濁者若以
手指近目務濯指令淨盡不爾必失明

子思不禁蓋受驚而括約筋受震弛緩失能力之故耳一夕三遺不
得安寢戲成一詩云成佛生天事渺茫幾人遺臭幾流芳久居海上
辭徵逐陸龜蒙詩在欲向誰邊辨色香滑滴如泉來有穴陸龜蒙
滿腸陸龜蒙詩公山有蟹陸龜蒙詩一穴求渠陸龜蒙詩不可得陸龜蒙詩
置淨器陸龜蒙詩穴乃餘陸龜蒙詩引陸龜蒙詩出苦陸龜蒙詩過陸龜蒙詩而治陸龜蒙詩
教一夢黃梁熟起舞聞雞自激昂此疾始於甲寅中華民四月之受
驚日本醫治之月餘未效服中醫朱子卿江寧方劑午藥而夜夢可
謂神效矣越六載為庚申中華民之秋再驚而再病服中醫藥不效
國人之用西法者治之亦不效德意志人治之又無效乃行中法之
按摩西法之按脊又皆不效於是改用電氣治療之術仍鮮有濟癸
亥中華民六月且一夕三遺矣西醫謂宜亟求養生之術乞靈藥
石無裨也而鉛槧自給焉有餘暇習靜聽之而已誦淵明存生不可
言衛生每苦拙二句輒太息久之
秋陰如痔積痰躩居忍飢誦經杜門卻掃藥爐茶竈日夕相依長貧
諸性命多病識行藏明楊伯謙秋日閑居詩也偶憶之謂為實獲我
心伯謙名魏明海豐人有詩載明詩綜又憶明張來儀山中答高彥

敬詩有二浮生閒是福何必望為官諒哉諒或來儀名羽澤陽人有
靜居集 明方孝孺訊瘴詩有二方子暫遺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
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膠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
羞見遜志齋集此誠民胞物與己飢己溺之言視社之廣廈白之大
裘有過之矣 殿門而月偏一游散思以舒鬱乃竟損歡以道周殘
疾之巧睡相接也少壯之巧不足忙忙之轉以長游惰若殘疾則在
理宜矜今充塞於途慘狀哀聲擾我聞見不若盤居斗室以雙臂自
擬之為得也然歐美亦有殘疾之巧行乞於市則大奇

上海之藥肆蔡同德堂名甚著人咸信之蓋一人量藥竟一人按方
校之始裹以紙鈐某對二字之小印於藥方德慶堂亦然粵人所設
若仁安堂者恆於藥包之外紙標明藥名如是則劑藥之誤自較少
而京師德安堂則尤詳每藥一包必附一繪圖貼說之小紙圖有藥
之形或原枝或剖面藥之正名別名及性質功用皆列焉予所見者
為陳皮元參赤芍麥冬防風知母通草甘草連翹薄荷橘皮神麴前
胡麥芽獨活川石斛法半夏蘇薄荷金銀花枇杷葉生花子建澤瀉
青竹茹粉丹皮苦桔梗杭白芍靈桑葉苦杏仁紫蘇葉苦杏仁白菊

可謂卷六

九二

花甘草節大生地煨石膏白芥子瓜蒌皮萊菔子嫩青蒿藿香梗款
冬花地膚子今以陳皮之說列下以見一症陳皮又名新會皮辛溫
主治理脾開胃快膈消痰予出以示謝利恆利恆謂武進存仁
藥社亦每藥一包附以說明書惟無圖耳 我國之有西藥久矣而
藥材者始舉健胃藥以明之香味丁幾 香味植物藥酒健胃藥
也以肉桂末十分乾薑末五分丁香末二分豆蔻末二分浸於百分
稀酒精中越五日以壓榨力濾之加枸橼酸五分入瓶密封皆我
國固有之藥材也苦味丁幾 香味植物藥酒亦健胃藥以龍胆
草末五分橙皮末五分豆蔻末二分浸於百分稀酒精中越五日以
壓榨力濾之入瓶密封亦皆我國固有之藥材也
生也有涯誠不如死之痛苦以久病為最甚果得中風者瞬息之
間即歸寂滅雖痛苦須臾耳忍頃刻之痛脫終身之苦其樂何如惟
羸瘠如吾不易得體出血 羸瘠如吾不易得體出血 羸瘠如吾不易得體出血
患之多亂世尤甚誠不如自殺而得離苦海之為愈也然自殺之苦
亦可逆知吾嘗作睡中忽死之想意謂睡為最遠長眠不醒無死時

須臾之苦寧不更適以視觸電而死為尤樂矣乃竟有長眠不醒一
若服安眠藥而死者見清吳清鵬笏庵詩吳有哭田季高當年京北
詩時為道光十五年題注云季高一夜睡中忽死醫家俱無知其疾
者詩有云未信離魂果有之或云尸解亦疑詞明知大夢生同幻似
此長眠死太奇今之安眠藥體弱者服之逾量亦可長眠不醒邪人
毛某服安眠藥逾量而死近數年事也 自殺之術多矣益也刃也
車裂也 非謂古刑蓋有自墜樓也投諸火也沈於水也飲鴆也食磷
也吞金也餌鴉片也必皆忍痛須臾而乃死且或有展轉哀號而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更受如千日之痛苦者是誠不若以電自殺之為
適矣一觸電流即失知覺亦安有幾微之痛苦耶 明有遺老欲殉
國而又畏死時之苦欲以醇酒婦人自戕遂日夜宣淫以冀速死者
然終不得死背誓若蝦不能植立羣呼之為人蝦狀其形也見於何
書志之矣 後漢書馬援傳大丈夫當死於疆場以馬革裹屍耳力
戰而死之喻言也而以羊革裹屍者實有之明王畿王文成公年譜
綱為兵部郎中推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是
為先生五世祖

可謂卷六

十一

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而凡死亦有稱薨者真化寺尼如願律
師墓誌序律師薨於長安真化寺之本院
人死作佛事每七日一為之曰做七大抵以七七而止北史胡國珍
傳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則俗以人死七日為忌之風由
來久矣而人之生也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則俗以人死七日為忌之風由
之初生以七日為忌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
父母歿之日曰忌日古制不飲酒不作樂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
日之謂也六朝有忌日請假之制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
祖父母者准此今俗亦謂之曰忌辰然與古之忌辰不同古人於父
母歿之日忌支辰如子日死則凡遇子日皆忌辰也即子卯不樂之
意明人稱忌日為忌忌羅欽順有晚看取魚供先妣忌忌之薦詩見
整庵先生存稿忌日之外有忌月則父母歿之月也南史張融有孝
義忌月三月不聽音樂
弔喪 後漢書張芝傳芝嘗為書一尺字之實曰弔客虞翻放棄南
方云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為弔客然弔之意義鮮有能明晰者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呂氏鄉約凡弔請弔生者哭請哭死者與死者

生者皆相識則既死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 使他人助哭曰陪哭近今人家有喪輒令婢及女傭任之以女子固善哭也此風古已有之惟一專責之女子耳儀禮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疏更迭而哭又北魏高祖臨馮與墓詔羣官陪哭見魏書又王秀之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而靈吾當笑之見南史本傳至宋則有使女子代哭之事宋王得臣塵史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娼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古且有主人陪客哭者禮記檀弓曾子弔子夏喪賜會子哭子夏亦哭王陽問年諱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傳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則客退不哭是飾情行詐也竟不哭而助哭之俗海外亦有之耶穌紀元七十九年羅馬薩蘇威火山震奈波里之邦洋城壓焉死者二千餘人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有穿井者掘灰石得精製品至多後七年為奈波里王查爾斯三世在位時發見大戲園久之全城見去上覆之遺墟則寤園道路室階像設器物食品玩具圖書字蹟一一具存自是遂有取之以為諸

可謂卷六

十二

諸市者有淚瓶焉墓中殉葬物也已未 蔣百里中將游邦洋各購共一百里以予予新六留巴黎未去以瓶贈新六予乃得見之任公且語予謂瓶者言曩年送葬之俗家屬皆儲淚於瓶即以瓶陪葬多者至數十瓶家屬之淚少則雇人代哭之 遵古而迂莫甚於宋之陳烈烈墨客揮犀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言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一二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韓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招地際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圖圖之 俗於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皆亡稱孤哀子曾有前母之孤哀子則旁注慈命稱哀或繼慈命稱哀父若前後數娶亦僅書孤哀子三字此通例也廣東之廣州於後母稱哀哀子不論其為所生非所生也若前母故時已尚未生則後母故時稱哀未及哀子若前後有三母則稱哀哀未及哀子此則他省人鮮有知之者然父喪稱孤母喪稱哀本非古禮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則父母之喪皆稱哀也孤哀之分實始於唐開元禮注父及祖稱孤子孤

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宋司馬溫公因之或問朱子孤哀二字之義朱子曰溫公亦只據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

弔喪之禮服色必黑俗稱玄色外皆蓋素服也於古有然宋徐積哭張六詩題云張六子莊死矣十一月十三日夜四更時積用素服望其所居哭之 寧波紹興人之喪所與住來較密者聞弔日羣集喪次輒衣白婦女尤甚古之義孝也北史王叡傳叡之葬也假姻親義舊衰經緯冠喪者千餘人時人謂之義孝 師喪無服故曰心喪禮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唐乃有制定之服至宋而且有人為支持服者宋張邦基墓莊漫錄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穎州於僧寺參註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恩麻三月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可謂卷六

十二

神主即木主周武王為文王木主載以伐紂見史記今有喪之家奉神主以祭輒於未入家廟前乞人署死者之官階及字於上是也清通禮葬日題主擇宗親善書者一人為之而世俗之所謂題主者則先以墨詳書死者之官階及字於內外中行惟書主字作王字俟點主時先以珠筆加一點以墨筆復點之則點主成矣點主之人稱大賓必以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起家而至尚書大學士未歷兵刑二部者為上選以兵部尚書所點之名為士卒刑部尚書所點之名為獄囚皆不祥也次則修撰編修又次則府州縣之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若曾官知州知縣者亦不得與其行政而兼司法同於刑部尚書耳點主者立而點之公座虛設而已若點主之禮從簡由孝子自點之則必跟而執筆與漢大學士點皇帝之主必跪者同 述死者生平行事之文曰行狀裴松之三國志注曾引先賢行狀則行狀當始於魏晉間然體例未詳予以為李固之德行一篇為行狀之先河後漢書李固傳固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是也唐制三品以上墓誌錄其行狀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誌法至近世有子孫敘述先人德業以為徵求銘誌之用者亦稱行述 靈柩二字今人鮮用之於文字古有之晉王羲之帖兄靈柩垂至元王暉題王明村老賣店壁詩曲山靈柩夜來過挽匿之索謂之引亦謂之緋以整疋白布為之繫於柩槨之兩端極行引布前導禮記所

謂執引執紼皆是物也凡有服親屬皆在引布之內孝子最後見吾
學錄今惟孝子孝孫在引布之內矣 死者出殯有設筵道周而祭
之者曰路祭實始於唐唐語林嘗記玄宗時路祭備述其盛而唐封
演封氏聞見錄亦載之玄宗朝海內殷賻送葬者或當備設祭張施
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懸張一作之屬宋唐子西嘗代人作路次祭
文見眉山集起四句云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寂然
辛酉九日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旌德汪子實之暨回江都揚州同
之執紼者予與葉楚儉胡樸安而已此外則有電政局之馮念詒會
在工巡捐局之金堯松報館之余毅民邵仲輝管際安等綜計之不
及二十人子實宦游十年且久於滬嘗為電政監督電報局局長護
軍使署秘書而終於滬北工巡捐局差次又嘗入吟社入報界交游
固甚廣也是日適有敬老頭之出殯其柩亦回揚州執紼者乃有四
百餘人之多沈涓卿親見之嘗為予言老頭無名某某差弁之子敬其
姓江淮間人紅幫小頭目也無妻孥寓公共租界韜朋路公餘里居
人以其年垂七十羣呼之曰敬老頭老頭病半載餘資匱輒召徒黨
至令贖資得銀幣四百餘圓蓋人各一圓也如是者三次而疾猶不

可言卷六

三十一 卷之三

廖語所親曰吾終不起為我告諸君吾無顏再令贖資矣九月初六
日遂吞日吸之阿芙蓉膏而斃附身之具及棺皆徒黨贖資以辦作
佛事三日乃舉殯其儀仗有旌傘魂轎像亭香亭功布亞布及軍樂
隊五班清音二班廣州音樂一班極以獨龍標昇之執紼者皆短後
衣衣及冠帶俱白皆手持一香殿以馬車五車中人亦白衣徒黨之
眷屬也道旁觀者咸噴噴稱羨惟惜其無官職無妻妾子孫而已敬
之鄰人語人曰敬老頭病中身後之需殆一千金皆出之於徒黨汪
頌閣游軍工路之春江別墅遇之於途請喪儀具有行列行者步伐
整齊士大夫之喪罕若此老頭二字紅幫結語青幫結語安慶道友皆
野老會中人野老會為秘密會黨或謂其成立於清中之稱謂也蓋
結語野老會治時海軍解散於衣食入會者乃遂盛中之稱謂也蓋
創立此幫之鼻祖即有字輩若以大字為輩則同輩者皆曰大某大
之下為通今蘇滬區域大字輩已絕少通字輩稱大字輩曰老頭子
通字輩下之稱通字輩者亦然老頭子者即父親也遇老頭子於途
必屈一膝今此禮廢矣同輩以弟兄相稱既入幫老頭子必依字輩
賜以名有急難之事老頭子恆出而助之 清光宣間有廬陵周扶
九者以江西首富稱辛酉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殯於滬八十八歲五世同堂富貴

壽考足以當之矣壬戌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三月出殯其第四子徵閣之歷從
焉喪儀之盛滬所僅見有覃恩諡命龍章章寵錫之銜牌有清宣統帝
今大總統之匾額說者謂非有清遺老而兼民國巨商者不能有又
有藏經亭有金銀亭有大樂結語皆至自京師扶九之
柩單有藏經文以六十四人昇之天津德興樓房所承辦夫役之由
德興僱雇自津者三百有二人費銀五千圓柩前導以雍和宮喇嘛
二十四其首領二人之服裝為紅頂黃纓黃馬褂喇嘛酬金三千七
百圓扶九少孤年十五徒步赴衡州從族叔青亭習實學成乃使往
常德漢口青亭皆假以便宜居積輒億中年二十八聞曾文正妻復
鄂湘西院准鹽引地招商承運遂請於青亭稍稍為之輒有效中年
以往收買人棄之鹽田鹽竈及引票遂致富光緒丙午江北水災捐
銀十萬兩助賑乃由二品銜廣東候補道賞四品京堂候補並加頭
品頂戴是亦可謂極人世之富貴矣而天性儉約雖老猶昔宣統辛
亥以後徙居滬每出必徒步其乘人力車也數年事耳徵閣名錫給
二品銜花翎河南補用道

可言卷六

十四 卷之三

母夫人卒清德宗賜銀二百兩經理喪事皆曠典也
治喪之家以家長或兄弟若弟知禮能幹者一人主持喪事曰護喪見
司馬光書儀謂護喪主使得盡哀盡禮也然今之孝子種種非禮之
事皆恣為之不懂食衣錦而已計文所署護喪人名聊示排當耳
非果主持喪事也或且以疏族之較有聲望者當之藉以自炫
楊芝青親家士庶有兄七人今存者三兄蘇霞監督士辰六兄采南
領事士鈞耳此癸亥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七夕所聞者也其四兄文敬公士驥
五兄杏城左丞士琦先後在滬謝杏城之卒也在戊午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秋蘇霞
哭之慟輒聯多至十五悽戾不忍卒讀其一云生當我後死在吾先
近來家運連連五樹荆花都委地誠值春初病愁秋老曠有古姿偃
蹇十年松柏枉參天蘇霞學道久矣澹泊寧靜暇惟以賦詩作畫自
遣芝青久官郵傳部宣統辛亥曾任湖南財政監督官精鑒別亦善
繪事而下筆矜慎不為得杏城籍籍而葬於淮以大父曾任漕督
罷官後即居山陽以至於今也
山陰樊少泉學部清於己未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十二月十七日庚申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
正月四日連喪其母一婦母黃太淑人年七十有六一生母楊太安

有火葬之俗也又言不獨景寧然杭州嘉興湖州之鄉人且盛行之同治朝侍讀學士錢寶廉嘗疏請諭禁湖州火葬湖州以產絲著富饒甲於兩浙而盛行火葬者農民以地宜植桑不使死者占地以與生者爭利固未可厚非也又明謝肇淛五雜俎吳越之民多火葬陶潛飲酒詩註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遂子裸葬而清查慎行以為不然迂矣其得樹樓雜鈔有二楊王孫裸葬其事近乎達而心則流乎忍以此為治命而使其子遵行之與舉尸委壟何異 唐呂才東皋子後序臨終自刺死曰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東皋子者王勣也有王無功集列傳云王勣死時年六十歲入西葬盛時果實之林樹上壓之否則旬月以六旬送原衣履於深名也傍地中樹一椁遂徐行可也

可言卷六

典禮記國初宮人殉葬其父兄授給衣衛千百戶有差謂之朝天女戶官得世嗣天順末始罷明皇南唐近奉記略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命明彭時可齋雜記疾大漸言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 殉葬之事非獨人主有之元陸友仁吳中舊事朱勳之葬其父盛飾一女奴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而入壙不著撰人松下雜鈔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斐始建議禁止得俞旨允行 西人遺產不必盡以與子孫也報効國家者有之捐助公益者有之贈貽戚友者有之今國人有有效之者于晦若侍郎以財物分給戚友盛杏蓀尚書以私財子金之半作慈善事業是也而田少瀛家僅小康能散財尤可風矣少瀛丹徒人曾主上海之金城銀行癸亥年十二月五月以痼疾卒春正在滬預以遺囑付其友胡筆江云有家資七萬金以一萬與子五千與妻而從弟及妻均有給與留三分之二約銀幣四萬數千圓分給丹徒之潤商學校完節堂濟良所救生會苦兒院以及其他善堂并由其擇人經營惟僅能動用四萬餘圓之息金見癸亥六月廿三日申報于盛田三人之行事在吾國為創聞而求之於古乃有散財於生存時之呂師夔則尤不可及也元楊瑀山居新話江西呂道山師夔至元間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一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長呂平章文煥一分親戚館客一分每分金二萬兩銀十萬兩玉帶十八條玉器百餘件布二十萬匹贍養五妻只此是江洲府庫見管鄂州他處者又不預焉 晚近以來以慶賀資費移作慈善事業之用者數見不鮮庚申秋華九國台州六縣被水施子英以其身後喪費費費折台銀幣千圓賑之及巧其戚友將他日之賻金預贈以助賑亦得千圓子英更益以稿使之百元一并捐入由華洋義賑會於十月十七日登報布告此則夙所未有者也 南史張敷生而母亡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准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筒流涕河按此亦猶母沒而杯棹不飲也遺物散施今猶有此風死者生平服用之物散與子女近族及奴婢以為紀念不惟帝后賓天分賜遺念與臣下也若於臨終時遺命以物

可言卷六

贈人者古有之宋袁文獲孺問評王老志將死有衣六七襲悉封還素所遺之者王直方病草凡所蓄書畫悉分與平日相知二公可謂達矣夫衣物書畫在世已為贅疣况死後復何用耶余老矣且家素貧無他嗜好止有些小書畫衣服他時亦當分與親識之貧者俾全無掛慮身後即空矣乎湖縣志李廷是明末隱士也字辰山江南上海縣籍少負逸才善談論以經世自命後不得志隱於醫源注有延或翻以金則買書籍來寓我邑佑聖宮內坐臥一樓瀟灑自得四方遊士至必置酒歡飲而去晚年黃冠草履自稱道者原注於三門

太后帝后之喪曰國喪外省官紳縉素哭臨非於行宮或萬壽宮即於儒學之明倫堂行三跪九叩禮而舉哀舉哀者哭也疎遠之臣安得有淚發聲者三而已仕途行甲亦舉哀亦發聲而巳有似此不入帝之璽官吏之印皆以藍印泥鈐之視歐美元首之喪僅下旗者為隆重矣藍印泥鈐之視歐美元首之喪僅下旗者為隆重矣

可吉卷六

宋人章鑣國哀詩見章先生集起二句云天地有大故朝廷凶計來此而曰天地有大故專制之極可想是即法國路易十四所言之朕即國家也清孝貞后崩左文襄方為首揆文襄久於軍旅國朝掌故固未遑多識也一日入朝冠素冠縉布鞋恭忠親王見而說之蓋素冠布鞋非奉旨穿孝之喪儀大臣即近支王公而已清德宗孝欽后相繼而崩與明神宗光宗相類岳和聲餐微子集有詩題云庚申七月廿二日恭遇神宗皇帝賓天不三旬復邁光宗皇帝升遐于八月二十九日疏送小臣之與於祭陵者古無有也況士庶耶清德宗崇陵在梁格莊林紆汪洛年皆嘗以德宗忌辰謁陵紆字琴南福建舉人洛年字鶴客浙江貢生德宗上賓為舊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若無戊戌政變德宗亦何至有幽憂之疾而不永年耶亦何至有海宇做擾民生憔悴之今日耶宜琴南鶴客之謁陵而展其思慕永志不忘也

可吉卷六

子四字殆本於隋書隋書倭國傳大業二年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倭即日本日本在東故曰日出處我國在西故曰日沒處假三月十九日祀太陽以追悼明思宗太陽日也以喻君乃飾言曰太陽生日杭州紹興人輒於是日向北跪拜此汪頌閣所告予者而林重天則曰老嫗所誦之太陽經其前三句云三月十九太陽生家家點點紅燈太陽明明朱光佛朱光佛三字若明言其為思宗者又曰杭人所祀之朱天君亦思宗也其證有四思宗之姓為朱曰天曰君表明其為帝一也塑像可怖右手執一環環為繼時所用二也祭之蠟炬黃色乃帝者儀三也杭之婦孺持朱天君齋者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蓋杭俗父母死在七七期內子女有持齋者曰七素專制時代君親一體故以七素報之時南北隔絕交通不便思宗雖以三月十九日殉國變浙人至四月中旬始知之而持齋四也持朱天君齋者皆大朱天小朱天為地藏王生日小兒女必以律香淨地而焚之俗曰燒地藏香江浙皆然諸貞壯曰此假託也是日適為張士誠之生日耳士誠而為人所追思大奇宜杭人之謂燒地藏香為燒狗屎香也

可吉卷六

今通稱祝壽之禮堂曰壽堂實誤壽堂楚辭壽將澹兮壽堂注壽堂供神之處陸士衡詩壽堂延羶羶注壽堂祭祀之所謂生墳也猶言壽穴東坡志林古今葬者皆為一室獨蜀人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又宋林逋有自作壽堂詩唐司空圖作生墳每春秋佳日邀賓友游詠其上見唐書本傳宋畢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墳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而歐人行事亦有類似之者巴黎女伶若那那那夫人驚伎四方以年近八十攜棺自隨無事則寢處其中殁於二十二年三月九日後之弔者見其安臥一若假寐然見癸亥五月二十一日申報巴黎通信之春城葬花記

福我而汪頌閣則云曾記某說部言廣州某寺供熊廷弼長生祿位
文曰熊大老爺長生祿位是明已有之矣 生祭非必詛祝也成人
之美耳元初王炎午祭文丞相文首數句云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
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
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見文山別集蓋以文山再被
執而未就義作文以速其死也 生傳為生存之人作傳也於古無
徵清李塉怒谷後集有楊公生傳揚名勸漢軍人康熙四十八年官
陝西富平縣知縣有惠政生傳之末有云雍正十年如上谷至南關
訪其舊居則居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族舍流泣為
作生傳 生挽者挽他人也明莊景定山集有生挽史孟哲詩儻哉
騶子真千歲遐矣彭篋只頃時太始未生吾有我乾坤卻盡子無誰
達隨蝶蟻鳥為食謬許難蝴蝶伏知識得邵家元會了也誰呼酒為
天癡而自挽詩之流傳者絕少婦人所作尤不經見元閩秀鄭九端
有之其題為自挽挽歌辭辭云有生必有死晝夜理之常考終與命
促異用較短長我生政年少抱病在膏肓經年著枕席性命僅毫芒
一朝與世辭魂氣隨飄揚枯形同朽木委蛻向空堂良人撫我哭嬌
一

可言卷六

壬子年 歲次庚申

兒啼我旁束以木皮棺裏以布絮裳相送出遠郊歸葬南山岡玄堂
闕幽壤白日無耿光親朋盡一哭設奠羅酒漿空階墳上土紙錢罵
白楊巫陽不可招雅門徒感傷千秋萬祀後消化同渺茫但恨在世
時立善名弗彰名苟可垂後愈久愈芬芳自撰挽歌辭辭極慷慨
而無執歌者徒有此辭章九端字貞懿施伯仁妻張士誠入平江家
為兵所破悒悒而卒年三十
予侏儒也食粟而飽欲死一生分利為社會之蠹旅食於滬落落寡
合誦唐王績自撰墓誌銘起數句不啻為吾之所欲言也其言曰王
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
有道於己無功於人也 後漢趙岐初名嘉年二十餘有重疾遺令
立一圓石於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見本傳圓石即墓碣是亦自撰墓誌也
東坡承叔山谷生日詩人恆祀之然不若義大利祀其詩人但丁與
禮之隆重也但丁為義大利之佛羅蘭人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年為
但丁卒後六百週紀念九月十四日佛羅蘭之聖克羅齊大教堂行
彌撒禮以祝之高等學校學生五百人咸集十五日皇家植物園且

舉行國藝展覽會以襄祝典可謂盛矣

入世久人事束縛之非出世無以復我之自由一睨不視孰能強制
我之靈魂耶自由率行己意也見於我國文字者杜甫詩送客逢春
可自由今之誤解自由者多矣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
之名以行羅蘭夫人且言之矣況今日之吾國耶一七九三年法國
革命黨之宣言可味也其言曰不侵他人之權利而為己所欲為者
是謂自由天然者自由之根本也正義者自由之標準也法律者自
由之保障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自由之界限也又陸克曰無法
律則無自由由來爾曰不服從規則不能自由盧騷曰無德行則自
由不能存康麟古曰知識自由即保護自由畢達哥拉斯曰不能制己
不能自由巴克曰自由猶樹也以壓制之血灌之而長馬可黎曰得
自由之後非經過若干歲月則不知自由之道布拉克斯頓曰不見
失自由之人不能知自由之意義斯賓塞曰愛自由者人人之天性
也然往往過度而陷於放逸華盛頓曰自由若鄰於放肆則擅權者
乘虛而入 近作倚聲能事不負此體宜少不宜多作無謂之篇以

可言卷六

壬子年 歲次庚申

應歌應社誠至言也生未刻新製近品一調附書于後足下志力日
進望無火餘熱止於是此光緒甲午譚復堂師寄珂手書中語自
是而後師無書至餘熱止於是句豈亦謙耶珂不學牆面無約無卓
行尸走肉虛度春風今師之墓木久拱矣薪盡而火不傳體魄雖存
靈魂早喪惟覺志力日退而已有負期待思之悚然 耶師教有使
徒信心會使徒信教會者會中人之禮拜不僅於日曜 日行之
火曜 金曜 之夜亦然至日曜則午前午後及夜各一次
每次二小時跪而禱必哭哭者哀耶師之慘死也哀其無辜而被
釘於十字架哀之久哀之甚耶師之聖靈臨其身而仆地歌哭不得
自主矣或夜深驚覺大聲疾呼此之謂聖靈 聖靈者宗教家謂神
靈或謂神靈也且謂神之靈而非其用也 受洗亦聖靈降身之所
致也然若此者亦百不一觀浮慕者多固不獨耶師教徒然也會中人
之飲食品土曜日 預備之日曜日不得用一錢禮拜三次他事
百不為也至若斥月入十分之一納於會中則耶教徒皆若是

固不能必其無變也... 國體改革元首曰總統雖普通之法令猶路如論旨而於參眾議院

共和國之總統議員皆為國服務皆平等故宜爾爾類於咨者有照會元首帝嘗用之於內入府宰相元楊瑞山居新詔內入府宰相祿秩

大學士之結銜則中有協理山河四字是可知清之皇帝雖尊亦非尊無二上也且亦有調和滿漢收拾人心之深意處於其中

可言卷一

不聊生安得有賢且才者出而澄清天下納民于軌物耶又言十二年來變故紛乘入夏尤劇二次革命之役復時之役院直之役奉直

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自為者見漢讓而官天下者之所以僅有唐虞也 欲帝制自為為之耳何必觀

青吉斯皇帝四大鄂爾多及軍馬達勒國土就國以後恪遵色辰皇帝聖旨小心謹慎凡軍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數年之

謂天位不宜久虛乾綱固有專主近屬之中惟朕為色辰皇帝嫡曾孫裕宗皇帝嫡孫以長以親於義皆無可讓況大行晏駕事變非

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可畏哉觀總統者亦讀之而稍減野心否耶 易皇帝以總統宜若可息爭矣而十二年來之爭即以此

可言卷一

尤甚耳吳越王錢鏐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豈若開門作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亦有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之語並見

且不可得也即降格以求眼中之人亦安得有一真陰謀家耶吾國人之為總統者宜統辛亥以前有之矣唐景崧字薇卿曾為臺

灣七日之總統夫人而知之而猶有臺人公舉之邱逢甲亦總統也
事敗內渡居嶺表遂為粵人其嶺雲海日樓詩鈔有斜陽圍聽說場
詞我亦曾驅十萬師二句即指此

十二年來總統六易皆漢人而握兵權據津要者亦無一非吾漢族

滿族不得與焉排滿之效見矣金奇中者光緒戊戌變政頗思自効

而於晚清排滿之論固斥為邪說橫議者也癸亥^{中華}仲夏遇

之於酒樓方閱報忽大罵滿人予曰今何時乃作此贅語奇中曰吾

家京師壬子^{中華}迄今每易一總統京師恆有風鶴之警吾輒擊

眷他徒以是蕩產能勿恨滿人之推倒戊戌新政以有今日耶

帝王之以盜賊起家者不少概見^{中華}上亭長劉邦皇覺寺僧朱元璋

亦是也或曰今改總統必出自國會之選舉當能大慶人望而不復

有草澤英雄悉竊高位者吾日望之矣

古義竊人財物曰盜論語其猶有穿窬之盜也與集解穿窬壁窬窬

牆謂穿牆壁而入人家竊財物也左傳竊謂為盜國策客有能為雞

鳴狗盜者史記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陳寔傳有盜夜入

其室止於梁上莊子將為盜盜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高士傳盜

共竊其馬殺人曰賊書寇賊竊先謂為盜而殺人者今通稱強盜曰

盜竊盜曰賊與古義異矣 今之盜集徒眾挾武器以橫行於都市

凡行劫者汽車也輪船也巨室也商肆也所欲不在小其得財至少

以千計無形之帝王官吏也而窮鄉僻壤之田舍翁多收幾麥斛乃

亦有被劫者行旅身懷銀幣不及十圓乃亦有遭殺人越貨之慘者

巨細不捐不必擇肥也民國之盜其殆識平等之精義耶

軍用之槍礮可致遠又益以航空戰術以鞏固國防言以征勦內亂

言城郭之無用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毀城之說今蜂起吾亦無辭以

難之吾思之吾重思之羅隱杭州羅城記有云凡藩籬之設所以規

其內以是而知城之在今猶可集盜盜之徒黨究不若軍旅之衆也

盜之器械究不若軍旅之精也閉城而守登城而禦足以殺盜之勢

非平盜者治標之一策歟

盜魁曰桿首桿俗杆字木槌也其徒稱之曰當家或曰老大互稱曰

弟兄他人呼之曰碼子 蜀人之呼盜也曰棒客蓋在昔時綠林之

豪僅挾一木棒要人於道而劫其財耳今則快鎗鋼彈各懷利器等

於兵矣故不曰棒客而曰棒老二或即曰老二及就伍謂之曰老二

隊伍老二之徒黨不及千僅有快槍者人呼之曰土棍徒黨千餘或
多至三五千有水機關槍有撞礮且與軍警通聲氣者是者若人呼
之曰廣棚^{蜀人呼之}廣棚之徒黨不^不此

英雄之造時勢也雖出類拔萃之才不數數觀名世必五百年而一

生才難之慨古今所同蓋必有所憑藉而始可大有為也雖為盜亦

必因人成事崛起者少文弱之邦固未易有挺生之桀盜耳

諺云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迫於衣食而為盜不得已也猶可憫

也今之盜不盡迫於饑寒素半以飽暖之甚而起盜心蓋物質文明

日進未已奢侈之風因之以長而盜心於是起租界為遁逃藪於以

保身家者不必盡為國事犯也盜賊潛蹤亦往往而流寓正本清源

之道必自廢除租界始崇尚儉德猶其後焉者耳然外人雜居內地

之制又豈今日所可行耶 羣盜如毛無乾淨土矣唐李涉過盜詩

有世上如今半是君句此言誠不誣也然亦人滿為患耳正本清源

自以推行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為善不爾則惟祝張獻忠李自成

之有千百化身也

設兵以固國防也平內亂次之治盜又次之兵之來泰半出於募初

固難盜也一日退伍乃挾武器以相結為盜則大盜矣而內亂於是

成官無以治之不得已又撫之為兵官或藉盜以自重兵日多盜亦

日多而召外人之責言國防之岌岌遂益甚此有心人之所以咨嗟

太息於裁兵之不可緩也裁兵不得其道則通國皆盜矣 賊來如

梳兵來如櫛兵之與賊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明唐順之偶感十二首

之一云蓋屋會無一把茅姑蘇城外盡荒郊行人欲識郵亭處問是

軍燒是賊燒自古且然何有於今 殺人越貨有形之盜也人猶得

而防之而漁奪侵牟殘民以逞者無形之盜所在皆是自非脫離人

世鮮有不遭其殃者也 且官且盜而為有形之盜者不備見於清

也隋明亦有之清康熙時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有富室屢失珍物業

久不破縣令嚴比捕役役大懼邀精幹者分途緝捕且言於富室使

選察之一夕漏三下役見有持鏡至者衣短黑衣罩藍色袍於外過

一井懸燈井中覆以袍役潛躡之至高墻下飛騰而上未幾負一小

匣出跡之自府廨後垣躍入役飛刀擊之不中擲一磚中額役命諸

人環守之黎明不出役密白令請於晨點府廨胥徒名察有傷額者

否令以此入告守守辭以疾令自言知警請入內視賊守不得已見

可言卷七

七

八

盜之擄人勒贖也。在南曰被擄人曰請財。在北曰架票。曰綁票。而劫之在北。此風明已有之。鄭仲夔耳。新潮惠有大俠。每謂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虞。之。甚。厚。將。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清。之。宗。室。皆。居。京。師。不。許。出。四。十。里。外。真。宋。之。初。制。同。也。炎。以。來。皆。聚。於。京。許。在。奉。天。者。少。不。若。明。之。宗。室。為。患。於。天。下。也。魏。禧。於。所。撰。朱。中。尉。傳。中。備。言。之。傳。曰。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殺。戮。窮。困。不。自。賴。為。非。忤。犯。法。而。南。昌。寧。藩。支。子。孫。尤。盛。崇。禎。未。諸。宗。強。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為。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許。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名。曰。鑿。神。四。方。多。盜。而。江。西。為。其。帥。臣。重。憂。調。發。田。州。土。軍。來。征。其。害。偏。及。人。人。比。之。盜。惟。惟。富。室。者。相。去。又。數。倍。矣。見。明。舒。芬。梓。溪。外。集。至。於。清。則。粵。東。以。多。盜。聞。於。域。中。山。左。之。曹。州。江。左。之。徐。州。及。遼。瀋。次。之。今。不。僅。是。也。蘇。魯。院。古。已。然。未。揚。彭。公。筆。錄。有。人。言。豫。之。邊。境。亦。皆。為。盜。藪。而。滇。黔。蜀。桂。湘。且。然。浙。之。甯。紹。亦。有。擄。人。勒。贖。者。非。若。昔。之。僅。以。溫。台。多。盜。聞。也。粵。東。多。盜。盜。亦。不。自。諱。自。言。其。所。業。曰。落。草。落。草。二。字。見。流。賊。傳。自。成。巡。徵。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疎。之。遼。瀋。之。騎。匪。清。嘉。道。以。前。曰。金。匪。見。檔。案。其。後。曰。馬。賊。曰。紅。鬍。子。曰。騎。匪。其。所。以。蔓延。不。絕。者。以。其。地。民。風。素。悍。地。曠。人。稀。土。著。至。少。山。東。游。民。隨。時。闖。入。如。入。無。人。之。境。可。無。所。不。為。故。當。春。夏。青。紗。幃。起。之。時。恣。睢。橫。行。剽。掠。之。風。偏。於。全。境。至。冬。末。滿。載。而。歸。又。為。安。分。良。民。而。俟。明。春。再。舉。夫。疆。吏。亦。於。其。時。報。告。肅。清。此。慣。例。也。近。則。四。時。有。之。蓋。交。通。便。而。器。械。精。耳。滬。之。租。界。多。盜。盛。故。婦。女。輒。被。劫。是。冷。容。而。慢。藏。不。僅。誨。淫。且。誨。盜。矣。江。北。之。多。盜。自。明。已。然。而。江。南。人。之。卑。視。江。北。人。亦。自。明。已。然。讀。黃。淳。耀。泊。舟。行。江。北。村。落。詩。而。見。之。詩。云。確。確。田。中。牛。飛。飛。田。上。鵲。老。農。分。稻。鉞。仰。視。雲。影。落。荷。葉。引。枯。樺。麥。路。通。略。約。鄰。里。更。叫。呼。山。歌。應。林。薄。客。本。江。南。人。厭。聞。江。北。惡。牛。橫。化。刀。劍。難。大。遭。殺。掠。茲。焉。偶。盤。礴。幽。意。了。可。搜。舉。策。數。隄。柳。寒。衣。弄。場。壟。竹。鳴。邱。中。琴。靜。想。林。下。酌。始。知。干。戈。地。別。有。耕。稼。樂。居。

可言卷七

二二天 蘇 魯 院 之 三

者焉得知悠悠向寥廓。癸亥十二月。春末毛契農自黔返滬道。相中以兵從行。乃得免於盜。蓋滇黔蜀桂湘皆盜賊世界也。六月。契農至。語予曰。君欲知黔之行路難乎。一自貴陽道。安順與義以赴滇。在黔境者。十三驛。從以兵一排。可無患。入滇。須兩營。夫二自貴陽道。遵義松坎。以赴蜀。之重慶。沿途多盜。竊聚者。每股數千人。或千餘。或數百。擄人勒贖。不僅劫財物也。三自貴陽。遵陸。至鎮遠。乘舟赴湘。之洪江。昔以水程多盜。改由鎮遠。遵陸。至銅仁。乘舟入湘。道麻陽。辰州。以達常德。今則使君聞之。而不歡。貴陽至銅仁。之陸路。十三驛。凡七百里。皆成荒墟。小康之家。悉他徙。極貧者。匿山洞。其所以致此者。先之以盜。繼之以兵。其後則兵盜交乘。行旅改道。居民亦相率他往。盜賊不畏死。且嘗劫師。武臣况尋常。行旅耶。壬戌十一月。冬。之師長王某。今歲三月。之巡。宣副使張汝驥。出於其途。皆有兵相從。盜皆擊之。王張之兵。禦以機關槍。幸而勝。又屯洪江。之黔軍。統帶張廷光。自鎮遠返貴陽。至重安江。亦嘗與盜戰。四自貴陽。道獨山。古州。出桂之柳州。以往梧州。其在黔。或可免於盜。若入桂。非從以重兵。不能行。五自貴陽。道興義。經桂之百色。以達梧州。與第四路同。綜上言之。黔之交通。可謂幾已斷絕。差強人意者。自貴陽。道麻哈。過下司。或道貴定。過重安江。皆乘苗船。派苗苗河。以達湘。之洪江。有兵相隨。猶可無患。予之行。程。即遵此也。予發貴陽。之。又明日。過東山坪。盜窟也。盜出伺知。有軍隊相送。乃退。尋至一地。距羅平可五里。則方有盜劫行旅之事。予以後。至得免。聞劫財。可巨萬。二合縣某委員。且被掠也。尋由下司。乘苗船。啟程。至。練刀灣。則有盜百餘。來劫命。護送之軍隊。擊之。相持三小時。死數人。盜乃敗。竄奪其數槍。旅客為流彈所傷者。二盜去。而舟行千餘里。之。水程。僅五日。達洪江。下水。捷於上水也。上水。必雨。洪江。至辰。亦多盜。幸未遇。辰。至常德。尚靖。途中。得安枕。矣。契農。名希蒙。餘姚。雙河人。蜀多盜。岑春煊。趙爾。治。蜀。行。團。練。保。甲。盜。幾。絕。光。緒。辛。亥。保。路。同。志。會。起。揭。竿。響。應。者。亦。蜀。人。方。利。以。抗。清。久。之。人。懷。倖。心。率。眾。而。走。險。矣。民。國。既。成。有。護。國。護。法。二。役。時。南。北。均。用。兵。於。蜀。盜。乃。分。投。應。募。而。入。伍。於是。盜。變。而。為。兵。兵。又。變。而。為。盜。忽。兵。忽。盜。循。環。不。已。以。至。於。今。今。之。兵。且。畏。盜。非。若。昔。之。盜。畏。兵。也。兵。之。械。盜。輒。乘。其。後。而。劫。之。時。或。截。擊。軍。隊。又。出。示。保。護。居。民。懸。重。金。之。賞。以。購。官。吏。首。級。皆。風。所。未。有。者。蜀。自。壬。

可言卷七

三二天 蘇 魯 院 之 三

著行在賣酒醋可證也即以近今言之孫美瑤之受撫亦非創例也
 壬戌十一月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有收撫張國信張國威樊鍾
 秀之例山東有收撫孫百萬之例美瑤既受撫乃以旅長為岱南辦
 擊隊司令然以視古之起家草澤卒成帝業者猶未為大幸也惟因
 是而聞風興起者大有人在癸亥五月朔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義大利教
 士梅洛杜至應城為應山土匪雷老么或三為首者數十人劫附近男女五百餘亦被擄初有贖價銀幣百萬收撫編軍之要索
 鄂督不允遣旅長潘守蒸督師往勦斃多匪出被擄者多人匪乃乞
 神甫安某以給械編伍可釋梅請於當道梅聞之貽書於安謂不願
 助惡若被裁華政府費一二萬金於隨州棗陽或德安建設一學校
 或醫院為紀念可耳潘於是痛勦之總悍首劉排長屢失利恨極甚
 且憤其速兵進攻也必欲置之於死乃以槍擊梅彈自右腦入左腦
 出臂亦為刀所傷潘之部亟奪梅出送平水福民醫院療之終不治
 七月二十四日陽曆九月初五日黎明煥倫教教會天主堂醫
 院掠男女多人而去若舟車之被劫者七月二十九日陽曆九月九日廣州

可喜卷七

去天蘇蜀叢刊

赴滬之新昌汽船將至蓮花山船中有四十餘人出械禁禁船員蓋
 飾為乘客之盜也俄有船駛近新昌盜以所掠之財物及所擄九人
 置其中而逃五月二十二日陽曆五月廿七日又有盜劫廣九鐵路慢車之事
 車至南崗站距廣州十八里之紅岡鐵臺盜飾乘客上車搜掠一空擄行掠
 百餘人而去且槍斃二人盜窟在番禺岡貝村官軍迭剿之被掠之
 乘客有因以逸出者 盜之中有婦女馮張步雲及其妻與張鏡軒
 橫行於克為東平縣警備營隊長亞某所擒張以票銀萬圓賄亞求
以不知其名焉美團股為盜於單縣猖獗甚有姜郭氏高謝
 氏從之豺狼當道重之以狐狸國家誠多故矣攝政內閣派陳調元
 充蘇皖魯豫四省勦匪總司令東南匪患其有豈乎或謂抱贖中
之難那吾不信也
 盜賊偏地為外人所詬曰匪世界蓋無形之盜在上有形之盜自偏
 國中徐神翁之言可味也宋錢世昭錢氏私誌徐神翁自海陵到京
 師蔡即蔡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
 上方遺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
 太師亦是而宋何遠春渚紀聞所載則如下春渚紀聞云蔣穎叔為

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
 靜人世更不定墨蔣因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
 定墨不定墨

世界文明及於吾國綠林豪傑不稱大王而稱建國軍總司令地所
發文告自稱建國軍總司令治軍嚴法古王亦如陸海軍隊之有總
司令也黃池中人稱皇帝而稱攝行總統職權洪縣城西雲夢山
新加入之匪十四日第三隊往剿匪首朱某自稱攝行總統亦如國
務院之代行總統職權也洪縣城西雲夢山
內務部部長任乃日由
置酒晏客客之盜物者吾嘗見之然必不易察見之物也乃高張壁
 上之墨刻萬目睽睽亦被擄竊神乎技矣朱子詩鈔所載可笑也題
 刻有士去者人以為德慶丈之腹也馳問遺索蒙需拙詩輒賦所懷
 住奉一笑而專健刻可以歸於我矣詩云歲暮霜嚴集賓友從我游
 置酒臨高肅鷓鴣屢獻酬雞黍盤中庖肴核供庶羞所恨乏珍肥惟
 意不得周何梧上客懷徒我夜壘舟平明但素壁篆刻不可求究索

可喜卷七

去天蘇蜀叢刊

勢象因高睨希盜丘我亦簡仲子獨未忘輕裘朱子之友必端人也
 而乃若此宜今日上下皆征利而盜賊偏國中矣
 南北恆言於人家之大小所以分別之者南曰牆門人家北曰宅門
 兒指富貴之巨室言也南曰經紀人家北曰小住家指尋常之百姓
 言也 市民之於村民南曰鄉下人北曰莊家人且自城鎮往村者
 輒曰下鄉下之云者城鎮人自居於上也然富貴者豈竟無一鄉居
 者耶 俗以有光榮為有面子或曰體面此語自昔有之舊唐書張
 濬傳濬出軍討太原楊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復恭曰相公握禁兵
 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
 子又俗謂人有特立之行不隨人轉移者曰有骨子與骨骸略同觀
 又通作鯁骨鯁骨不同於物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後漢書大
 中大夫段熲骨鯁可任注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
 咽中為鯁今之人則專言面子而不言骨子以至隨俗浮沈廉恥道
 喪不可究詰矣噫
 稱民國者十二年矣民之地位蓋言所處之地高
書自以地位為重高矣而聞見亦因
 之以廣昔之市民偶與得有八九品職銜者相見輒歸而驕其妻妾

曰吾今日見一官聞有擁數十萬資產之人輒以語親知曰人間世乃有此今則於督軍省長及富有資產千萬元者皆漠然視之不以爲異蓋官太濫而財皆橫也

光緒中葉予在都時所見窮京官之得與山西廣東之富人締交者輒引爲大幸涎其多金冀其通財也廣東富人性慷慨修交游京官之沽巧恆較山西人爲多

清之官俸薄益以養廉猶患不足自非具堅苦卓絕之操者不能責以潔己守法也然使欲崇修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者亦甚夥今者祿精之厚較之有清什伯倍蓰固亦生活程度日高之故而營私罔利亦什伯倍蓰於昔何歟昔之樞相疆吏從宦數十年致富數十萬而已至於今則以千萬聞者所在皆是

武人致富之術不一端其在平日除兵勇空額如每營五百人極上者連員至營數之饒入己外截曠自是日始至十二月抄之兵額已名額每月之進之金也服裝兵之四季照裝均自之資也軍械之報銷如實數則云六十圓之數也操練之費用也需差之賄賂也皆生財之道也及有事則披營時有開支或戰勝則擄掠者可提取若是乎武

可言卷十

十一 天 蘇 濶 濶 濶

人致富之多術不下於營私舞弊之文吏也然歷數十年亦僅數十萬耳此吾於光緒甲午冬從戎甬東湘軍某營聞之於同幕者也

粵寇平湘軍將帥之致富者郭松林爲著號稱四百萬席寶田陳湜次之餘則百餘萬數十萬耳其後各省防軍亦有久充統領坐擁巨資者然至多亦數十萬此吾所聞之先子者也今則富逾千萬之人數見不鮮無有聞而橋舌者 夙聞同治中與將帥之富湘鄉二會

皆不及郭松林文正且遜於忠襄猶女絳霞嬪於忠襄之長孫慕陶侍郎嘗爲子言文正忠襄之遺產乃知文正忠襄身後各有一萬租一萬租者萬石租穀也湘之田畝收租穀二石是各有田五千畝耳至若居宅則文正所有值十萬金弱忠襄所有值十萬金強文正長子惠敏之富則遠過文正計其資不僮百萬也 淮軍之將帥至富者亦數百萬而已有謂李文忠之財產可逾千萬者則久任兼圻又

業營運所致也 壬戌中華民國區上巳友人招飲與太原段某同席段聞客言近歲軍閥之多金二三千萬者比比皆是乃曰吾執業於大有恆票號有清武人之富者若宋慶若馬玉崑若董福祥皆與大德恆通往來馬不足云富宋亦僅五十餘萬金董則視宋爲富然亦

不及百萬語至此他客繼言曰督撫中之李瀚章以好貨聞然亦僅六七十萬耳

人有恆言國民男女四萬萬實不半爲女皆仰給於男皆坐食者此善言也農工小工商販二業無不有女中流社會之人家亦資內助坐食者百之一二皆富貴家之婦女耳

君子周急不繼富降至於今周急少而繼富多不聞雪中送炭但見錦上添花矣至若助入入粟爲官今無指例而欲得差缺亦可以術

也知寒士之欲爲貴耶而不易措辦也輒貸以金冀其扶搖直上他日可得倍息此實迹近賭博非慷慨也即不然亦可藉以增光寵一言以蔽之曰勢利也

人不患無才而患無財無財則有才亦不能用魯褒錢神論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一本又引諺曰有錢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漢諺廷尉獄平如砥有錢者生無錢者死曲求子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黃庭堅詩既無錢使鬼又無封侯骨劉克

可言卷十

十一 天 蘇 濶 濶 濶

莊詩垂粟何須使鬼兄沈周詩錢堪使鬼原非謬元曲選鄭庭玉後庭花曲有錢是人之膽語今之位尊多金志雖暴戾而橫行於世有以哉或謂有膽乃能攫錢錢多而膽愈大也

粵人之好虛榮者多輒以所得之貴所享之壽表示於外門楣所懸文林第儒林第匾表其貴也他省之表於門者鐘籠所書壽幾十有幾表其壽也幾於懸門之燈籠

帝制廢階級除更何論門閥耶古昔且然漢書陳涉傳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論衡爲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劉禹錫詩也各本皆作王謝而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引推遺所載禹錫全詩則王謝之謝作謝且云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登岸翁姬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園也以女妻之榭歸至其家有一燕棲於梁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紙書小詩繫燕尾曰謀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出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春燕又飛來榭身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隔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二月天南無雁飛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

生育會會長山格一譯芬夫人在滬宣傳限制方法有五其一不易
行其二三四五則皆防止陰陽兩性細胞之結合不使化而為胎乃
科學方法也一美感的陶冶蓋視婚姻非專為生育實含有情愛的
精神的高尚價值而提高男女之人格然此非上智而能清心寡慾
者不辦二安全期交媾蓋女子天癸前三日交媾不能受孕以卵子
已死也然人之生理不相同此說未必可恃三易克司光綫絕育法
男之精變或女之卵變經易克司光綫照射即失生育功用然仍不
失交媾能力且今德醫霍克方在研究欲使照射時有一定之分量
限以不生育之歲月得任意操縱之而不至永絕生育四外科手術
甲用於男子男子有輸精管割斷之精液可出而精蟲不能出然仍
有興奮之性不失交媾能力乙用於女子女子有喇叭管在陰門卵
巢之間交媾時男之精蟲自管中通過與卵子混合即成孕割斷之
精蟲卵子不相遇遂不娠男女兩管皆割且可滅疾病健身體五機
械制育法甲男子用之子忍精交媾時精液將出速使陽物離陰戶
忍精易致疾丑以橡皮套加陽物之上然男子常用之必至神經衰
弱乙女子用之甲以橡皮套塞女之子宮使卵蟲不能與精蟲相接

可言卷七

三二天蘇閣叢刊

即不能受孕惟橡皮套價至昂滬津言曰要法之意後者皆指時套
每具價銀數元乙交媾前以二二三寸之海綿或棉花浸於水或醋塞子
宮之口滬人言此三醫合藥塞子宮者夫人提倡限制生育政府禁
之八年以來入獄數次一九二一年生育制裁協會成立以宣傳節
育主義渡太平洋而西至日本日本政府不願其往故未能出席於
公共集會然已秘密講演三十二次旋由高麗來我國至京師應北
京大學之請會一講演至滬則告人以在滬欲設一生育限制會支
部限制生育主義之雜誌科學的臨牀講演會其在滬演說於家庭
日新會之要語略如下家庭隨自然之勢日益張子女教育不足將
更無知識若結婚十年育三四人自能施充分之教育父母亦得享
人生之樂反之而所育者逾十人母體且因之而弱方今文化日進
種植畜牧尚知改良而自身之生育乃忽焉不察寧非至可恥笑者
耶夫人有生育限制論亦節錄之其言曰人口過多乃時為慘酷之
自然力所滅即饑饉疫癘也中俄印度尤任自然力之進行而人乃
悉歸之於天命其他各國則以求地殖民亦大懼遂有戰爭今惟吾
美足為各國移民之地而吾美乃堅持閉關主義以是東西兩半球

皆患人滿改良人種者即留其有才而健康之分子汰其殘弱
及心身惡劣之分子人口愈眾貧者愈墮落蓋衣食住及教育均患
缺乏為婦者以率於工作於嬰兒亦無從為相當之看護因而疾病
死亡且饑饉疫癘亦非果能為天然之淘汰也男女老幼皆遭饑饉
疫癘之不幸無智愚賢不肖皆可死死者非必愚不肖愚不肖乃留
於人世矣至於戰爭精壯盡死而任教養之責者乃皆羸弱即以歐
戰言之孰能謂其有利於英法德奧及參戰各國之改良人種乎欲
改良人種非有智識意志不可斷不能僅藉自然力也以經濟言人
口過多計耳初無關於國然甲之子多乙之子亦多各家皆若
是遂有通國人滿之患故為家計為國計自皆以限制生育為第一
要義又嚴又峻觀察復譯天演論導言附案曰英國計學家馬爾達
氏每子亦使滅亡之數不遠過於所存則瞬息之間地球乃無隙地
人類孽乳較遲然使衣食裁足則二十五年其數自倍不及千年一
男女所生當備大陸也生子最稀莫逾於象往者達爾文嘗計其數
矣法以牝牡一雙三十歲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間經數各生六子

可言卷七

三二天蘇閣叢刊

壽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許年當得見象一千九百萬也嚴
之言如此因有感於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所聞浙東某縣著姓某事矣某
行年五十其婦之齒減於某者二元妻也所產可二十人育者男子
子三女子子五最長者卅歲最幼者三齡其生殖力之強若是世之
一夫一妻者夥矣盡人而若某則真瞬息之間地球可無隙地也吾
乃竊自幸且為社會幸否則前後娶又旁妻一竭俯畜之力奪他人
之食者寧僅一男子子吾子耶長女姚瑞次
花農兄所輯誦芬詠烈後編自文敬公之考翼靈公上溯樟林始祖
孔靈公皆有傳孔靈公後有在宋元登進士為通儒者亦如之而杭
譜中凡有捐田修譜有功於同族者亦各畫像作贊孝行則獨為一
卷有像有贊曾以事實託史館提調惲薇孫學士編為列傳俟全書
告成卷首則諭旨天章誥命恩遇史傳志書家乘小傳各書題名此
外則諸家紀述碑版後則各先人之詩文上溯唐代之子珍公諱安
元時家開諱官中此實蘭谿之鼻祖而樟林僅推孔靈公不知孔靈
公之祖文真公諱時登再前則文楚公諱伯南齊時居太末
太末今之龍游也南齊以上不能接僅溯至偃王衢州有偃王廟見

有曰梅溪者徒杭順治十三年購雙陳巷屋一所即今之會計室歲漸拓之全巷皆為所有累代好施以高善人家稱於杭梅溪有二子伯陽秋崖竹瀾皆好善嘗捨宅為普濟堂秋崖且削髮入都以募貲秋瀾之第四子芝檢倡掩骼埋胔之事仲英方伯驂麟為先君同年其後裔也與其兄昭伯皆精曆算其弟白叔中翰雲麟則善奕且豪於飲一時有高氏三鳳之譽而羣從多才誠不愧烏衣子弟也

范氏有二偉人皆以教以養為子孫圖萬世之業實亦新學說之所謂為社會服務也一曰仲淹宋之吳縣人置義莊一曰欽明之郵縣人建天一閣此非吾人所宜效法者耶

湖州之南潯多富室南潯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以潯溪所經得名元張士誠築城於此明初城廢鎮多絲商同光間之繁富甲於浙中數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隻焦黃狗之喻其最富者逾千萬史記貨殖傳云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可以喻南潯之富矣

可言卷七

三五 天 蘇 關 續 刊

黃庭堅詩富貴何時潤獨體守錢奴與抱官囚今之仕途中人貪戀祿位死守弗去非僅為抱官囚直甘為守錢奴耳位尊必多金志於貴實志於富也洛陽伽藍記所言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足以喻之矣疏廣傳富者衆之怨清暑筆談富者怨之府斯言也亦念之否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一棺哉身萬事都已彙彙財帛能將以去耶遺臭而已子孫得其財視為儻來之物而已

文正公歸田稿詩註籍紳間以陪點為伴即蓋諱之也文正名遷餘姚人官至大學士

一羣之長曰首領隋書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而辛亥冬乃以之為官稱隆裕后率宣統帝遜位後各部大臣副大臣即昔之尚書侍郎皆改稱正首領副首領時袁項城以內閣總理大臣改稱全權

徐東海之為總統久矣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報載清室授以太師太師三公之最尊者清臣得之者甚少賈誼曰師道之教訓一說師天子所師法也綜其生平實兼古今中外外也新舊滿漢文武之官而皆任之袁項城為總統時嘗授以正卿正卿為春秋時之官古也

國務卿一職為民國所有今也清設巡警部東海為尚書新也歷任大學士以次之京職舊也亦中也東三省總督外也時奉天將軍已裁而旗員尚仍舊督總督轄之亦滿也亦武也

官吏兼職之多當推唐之楊國忠今無之矣楊太真外傳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

凡事之分功而以人掌其一部分者曰某某股大率屬於科或課之下股脛之上節也自勝至膝曰股俗曰大腹予嘗戲謂一部分之在

最下者曰股則最上者宜曰某某頭而古實有之元典章稱一羣之長曰頭目元領軍官號頭目中統中謂軍人陣亡者家屬仰各頭目

用心照管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宮中號為菊部頭菊部頭者菊部之頭也是則以最高級者曰某某頭執曰不可且古時又有頭人之稱也

今紀載京外文武職官差缺及其姓名籍貫者曰職員錄清謂之摺紳全書然惟專紀文職而武職則曰中樞要覽明亦有之曰摺紳便覽明秦徵蘭天啓宮詞註魏廣徵以摺紳便覽一冊摘怨家姓名殊

筆圈之考其起原始始於宋洪邁容齋三筆紹熙四年客從中都來持所抄朝班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日本有稱馬曰若

千員者即若干足我國之古語也說文員從貝口聲訓為物數數物曰員亦猶數木之曰枚曰挺數竹之曰箇數牛數馬之曰頭曰疋數

絲之曰統曰總耳引而申之比人於物非必為官之特稱可以晉書證之晉書慕容載載記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員錄猶言名籍

員為名之代名詞也自後世有官員職員大員議員之名稱而員乃特尊今郵政局之服務者且以郵務官郵務員郵務生分等矣

可言卷八

二天蘇開卷之三

晚清之言吏治窳敗者率歸獄於考試之學非所用也保舉之鮮獲真才也捐納之雜流競進也至於今宜若可以澄敘官方矣而政以

賄成暗無天日殆有甚焉然以當時之吏治比較今日猶為彼善於此則以官猶自顧考成冀保前程也彼惟革職降級之是慮慮考試

或保舉或捐納之所得得之皆艱一日失之欲圖開復非慘淡經營堅忍耐勞不可乃不得不稍稍顧忌有所不為耳故在官數十年之

樞臣疆臣積財僅數十萬今則至少以數百萬計且以貪墨獲職者未幾而復職或駕原職而上之則發財之後又可發財矧貪墨者之

不必覆職耶 欲保前程者莫不失其富也革職無論已丁憂三年

外致富之術亦暫緩軍者外任差事亦少說者曰官吏多孝親祝親之多壽也苛論也彼亦不得已耳 今之入官者亦有考試保

舉二途若文以議員武以盜尤為終南捷徑熱中者可自擇矣而由癸亥中華民國十一年上溯之五六年來得缺得差者甚多以賄得者不與焉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唐僧靈澈答章丹詩也見唐詩類鈔相逢盡道世途難日望宮門擬挂冠除卻淵明賦歸去更無一

士肯休官明末遺義黎懷智相逢詩也見黔詩紀略以是而知迴翔仕途倦游知返者昔亦不多觀也

吾今亦號民國矣國為民有謀國即以謀己官僚政客亦民也何徒廉國用且為國生費而不悟國亡與亡乎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時

論職業政府篇誠痛哭流涕而道之言也節錄如下 民區以來破除

下野之非由序選或而來則一旦失職當向來路而去然試問

亦等之非由序選或而來則一旦失職當向來路而去然試問

亦等之非由序選或而來則一旦失職當向來路而去然試問

亦等之非由序選或而來則一旦失職當向來路而去然試問

亦等之非由序選或而來則一旦失職當向來路而去然試問

可言卷八

四二天蘇開卷之三

院以暨京外各署皆有之非僅位置勝國遺老退休官吏賦閒軍人
且在職者亦兼充之名副其實者千之一二月糜鉅資無算其人類
皆不事事略如世之所謂喫乾脩者是有類祠祿不及書院書院尚
須閱課卷然已有謂其等於養濟院者故論者又以唐之集賢院學
士擬之然若用之得當責以事功亦豈無益於國家乎孔平仲續世
說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
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
則有奢縱之失或與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
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 將軍府直隸
大總統為軍事上最高顧問機關特任一將軍一人管理府事將軍
無定額以陸海軍上將中將特任之實以其人無可位置始設此官
以處之不事事食重祿有似宋之健飯都指揮使也五代以來軍校
立功無可門署者第令與諸校同其飲膳名健飯都指揮使後惟被
譴者居此此宋史兵志所載可與伴食宰相伴食中書並傳矣舊唐
書盧懷慎傳開元三年懷慎與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為吏道不
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宋胡銓上高宗封事伴食

可言卷八

九二天 集之

中書漫不可否事
疆吏之黜陟須請命於外人得其同意而後可清同治朝已有之李
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癸亥四月勞崇光補授雲貴總督註云聞此
從英人之請又聞署黔撫韓超罷任以張亮基兼署黔撫而不見明
諭亦出英人意也
粵寇擾浙湘鄉蔣果敏公益澄平之亂定官布政浙人之頌其文治
武功者到於今弗衰先子以任賑撫局事數入謁一日手何緩叟贈
詩示先子曰子貞詩大佳果敏蓋亦自負也詩云問年二十有三歲
手縮藩條已十年武略精奇經百戰吏材精敏冠諸賢性情發越一
真足士庶歡騰萬氣聯試到城中與鄉里頌聲都為蔣侯偏
溫欽甫嘗於清末為西藏幫辦大臣歸而語予云達賴日派女子入
人入署給事不納可折錢達賴始以藩屬自居視大臣若天使也欽
甫名宗堯廣東人通英國語言文字誠一時之彥光緒辛丑在滬與
張菊生同年諸君子倡辦外交報岑黃階尚書春煊督兩廣聞而賢
之謂為折衝尊俎之才咨調至粵以道員總辦廣東洋務局未幾赴
藏藏中初惟辦事大臣一員歷任皆旗人欽甫得幫辦特達之知也

外交報於光緒辛丑之冬十年
而觀于泰主之素餐者亦十年
清之道府秩皆四品而儀飾殊異有堂屬之別凡因公謁見督撫會
集之地不同次舍蓋司道官廳之外有府同通官廳本省之實缺候
補知府甫過道班者初入司道官廳必於門外逡巡再三俟藩司再
三請乃敢入揖讓就座表其謙也

平湖朱竹石廉訪之榛以道員需次吳門督全省牙釐者數十年曾
權江蘇按察使者十次其第五次時人謂之曰忤逆不道蓋忤與五
同音逆與臬同音也屢兼要差牙釐之外若水利若善後權泉篆時
亦兼之晚年補淮揚道以終竹石誓而有吏才非廢人也有目者多
矣乃如廢物且無可利用之噫
清同治甲子左文襄奏調全椒薛慰農丈時兩至浙使領杭郡乙丑
兼權糧儲時粵寇甫平勞來安集杭之人實利賴之先子方偕丁松
生丈任賑撫局事月必數見旋解官去其掛冠詩有云杭人頗德我
寒暑無怨咨我亦眷杭人憂樂與共之政成遽挂冠心苦難為詞措
紳或見諒父老難周知為我飾循聲六街張旌旗為我壯行色載道
香花隨時流愛虛譽藉此誇去思卻之則矯情受之等自欺申日遂
遣發不賦別詩又途中雜詩一權飄然自在行從今長揖傲公卿
奚童未解辭官樂只覺詩囊背上輕交蘆滿目泛輕航南浦驪歌各
斷腸原註行舟將發丁松生徐杏蘇吳仲英李均洲汪均錫諸仲修
斷腸沈蒙叔諸君送至西溪交蘆處話別次口復持小舟相送數十
里之水到分湖倍鳴咽淚痕愁對沈東陽舟至分湖灑淚作別又藤
香館詞有齊天樂一闋即詠此事題云行舟將發同人極道西溪交
蘆庵之勝遂借徐杏蘇廣文李均洲駕部汪均錫孝廉松生仲英仲
修蒙叔掉小舟往遊夜載月而歸詞云勝遊都道西湖好清溪別鏡
幽致路曲如環舟輕似葉十里蘆花無際波光淨洗襯竹翠楓丹自
然明媚渺渺伊人溯洄宛在水中汀名流一觴一詠碧紗籠好句遊
興會寄原註慶壽昔賢遊總之學士詞章佛龕燈火都付頹垣荆杞
與會寄所舊奉獎謝老人栗主學士詞章佛龕燈火都付頹垣荆杞
我來暮矣趁酒熱尊香一舟孤繫冷月昏黃盪盪吟情欲起先子字印
香一作杏蘇

可言卷八

十一天 集之

道尹一官略如清之巡道守道額缺少而需次者多亦無可供之差
閒居聽鼓而已其強有力者得權縣知事道尹為簡任職縣知事為
薦任職縣知事受轄於道尹今乃以攝知事為幸亦如有清文職之
同知署理知縣武職提鎮之借補副將也

有不忍人之心者嘗詔子孫以勿作牧令以刺史可滅門縣令可破家徒積造孽錢也予乃準是意以衍之則蓄田業謹所得之利亦造孽錢佃恆受苛待程之重鹽實為惡稅鹽課重且鹽為人也

清之初知縣行取為御史者頗多明乃有以知縣為侍郎者誠極鼎足之高遷矣劉崧有宗啓劉君由泰和知縣入為工部侍郎詩

清雍正己酉杭州王式堂太守度方為諸生與金海住侍郎之兄同以保舉引見式堂發陝西以知縣用賞路費銀百兩海住之兄亦以知縣發湖廣而海住則謂為以下等官試用也見海住詩集

凡久於仕途者居移氣養移體恆有趾高氣揚旁若無人之概俗所謂官氣官派者是也而從政多年絕無官派官氣者數十年來聞人多矣所見惟俞小甫師廷瑛而已今乃又得一人焉江伯訓也伯訓

名舍經以閩之舉人作宰吾浙宣統辛亥後返閩曾一權福建巡按未幾來滬與予同客涵芬樓樂數晨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猶書生本色也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初秋予過之於途見其手挈長形一物短衣

徒步心敬之偶以語越人杜山次山次曰伯訓權知山陰時以事赴鄉輒掉划舟往划舟小如葉舟子坐舟尾以足推槳使進乘者可坐

臥不可立伯訓不攜僕與一胥對坐而安之此為稍有身家者所不能而出之於堂堂縣令且與俱者為本署之胥其推量真不可及予曰充斯道也於堅苦刻厲四字近之矣

持本省人為本省官之說者輒引宋樓鑰送周君可宰會稽詩古仕不出鄉習俗皆素嫻二句謂於地方利病以及因革損益諸大端皆習聞習見之事可本其夙昔之經驗參以生平之學識自不難措置裕如且生長於斯休戚相關必為桑梓造福古之鄉官如三老嗇夫

無論已漢時郡縣曹掾皆用上著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無間有用他郡人者必上請而後可故歷代吏治之美首推兩漢隋唐而後始創迴避本籍之例而吏治乃日益壞然其時猶南人選南北人選北宋則不越三十驛至明乃南北互選有清承之而弊益甚壬子癸丑中華民國二年自省長以知事皆以本省人任之論者以為語言

風俗夙所諸習而又有鄉黨之情以聯絡之名譽之心以鼓舞之雖在中材皆可勉盡厥職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黨派之援引情面之賄賂賄賂之公行賦斂之苛暴與他省人正復相等或且更甚可慨也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為官如朱買臣即為會稽太守宋時蔡

可言卷八

十二天蘇開業刊

君讓庸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邵圯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為之蒙不知云何從祖

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為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為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見

明謝肇淛五雜俎以是而知譚復堂師之言是也其復堂日記云閱馮敬亭中九桂芬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斷斷鑿鑿若可見諸施行而所言保舉裁官兩端皆欲用鄉董天下事有三代下必不可復古

者如士大夫居鄉一涉用人行政鮮有不亂 今各省之駐有客軍感無關係徒滋紛擾而已誠哉是言然何以本縣人之為本縣知事者亦與外籍人之同一禍民而恣行非法耶

明之縣令間有以本縣人為之者談遷棗林雜俎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

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實頗多不載 編修檢討為文學侍從之臣其於牧令輒卑視之不屑為也乃竟有自乞為本縣令者清施閩章學餘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

歸武進詩題註云時以詞臣建言自請為武進縣令被請清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武進孫風山檢討年二十入詞垣條奏巡方科場二事極剴切因自請為本縣令詔歸治疾構園亭娛親

俗稱地方官為父母官取詩民之父母意也宋王禹偁詩北地休詩父母官又萬家呼父母原注民間呼令為父母官自是而部民之於知縣遂有父臺之稱政體變更改知縣曰知事有以本縣人為之者

鄉愚無知亦循例稱之曰父臺山西某知事有父在堂一日里人以事具牘父亦列名其上之稱謂赫然父臺也或嘲之曰今之世父子

倒置為之父者必曰吾不意今日乃作兒子部民也蓋有所本清歸安張師誠書權閩浙總督有人賀其父其父曰吾不意今日乃作兒子部民有何賀 舊例士紳之於地方長官稱謂上輒冠以治字曰

治晚治愚第壬子癸丑間中華民國二年有自稱治弟於本縣人之任知事者援順治初華亭人李震為華亭縣縣丞時華亭士紳書治弟於

可言卷八

十三天蘇開業刊

名刺之例也 清室明制定出省派官之例宦成而歸足以自贍故有出外做官回家享福之說民國肇始官皆士著有視事數月而驟富者不得以民脂民膏例之以脂膏皆出之於己直挖肉補瘡耳

與謝漁孫別久矣清風明月輒思元度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五客有言

其宦游大梁者良朋悠逸搔首延行則藹藹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也回憶光緒中葉從宦餘姚以受業於尊甫肖漁師煥

樞而識之漁孫神閑意審有異於衆敏而好學聲應氣求遂相友善談藝看花月必數晤上下雲龍有若韓孟其後予從軍南朔備書滬

堧二十餘稔僅一再見暮雲落月心徘徊以躊躇耳師侘傺半生任宦不進嘗充邵筱村中丞幕職以教習縣令需次廣右上游方將任

以事遽捐館舍有志經世卒無設施并所著遺稿亦失之造物之忌才若有若是耶師之詩予所嘗讀者為豫游草楚游草兩集曾以楚游

草錄副昇漁孫漁孫藏之家師既歿漁孫自京師奔喪至桂覓遺稿未獲乃以楚游草副本付刊署曰麻園遺集然亦僅以見師之早歲

文字而已其里人朱肯夫宮詹道然嘗謂麻園詩古文辭他日必成一家由其不徇俗獨媚古也楚游草後附編廬初稿則漁孫官兵曹

時所作之詩詞其摸魚子題徐舍人填詞圖有二書生不用平戎策擁鼻且工聲纏謂予在小站袁項城戎幕也漁孫名掄元

歐美之繁盛區域有市政廳一曰市政府我國古亦有之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令掌市事若軍中為市亦置令掌之漢祭遵為軍市令

舍中兒犯法殺之唐之各都督府及州縣皆置市令清之學官皆在本省惟須迴避本府明不然有遠越萬里者亦如枚

令之不能服官本省也然亦有在本縣者湖州府志藝術傳莘野字叔耕歸安人洪武初由本縣儒學訓導遷棗強知縣致仕後改麗波

巡檢卒官清代知縣之改教授雖非降用而以品級論知縣正七教授從七不

啻左遷大率以其從政不足施教有餘耳明已有之錢唐田汝成送鄭知縣改官教授詩有二捫心元不負解綬又何難世路行知險人

情久自安然知縣改教亦有出於自行呈請而以繭絲保障才力不及為言者

有三仕而仍七品者清之毛應藻也李調元童山詩集有贈廬州廣文毛果齋詩注名應藻由內閣中書登進士為沅江令改廬州教授

縣令兼攝校官乾嘉至同光皆有之錢塘韓偉章歷任江蘇劇邑其權傘山令時嘗署訓導海寧陳其元曾以南匯令兼攝訓導若以教

職兼攝知縣者則絕無僅有蓋清之教職皆以本省之異郡人為之而縣令必籍隸他省康熙朝武強令官朝京閩之安溪人始為莆田

教諭嘗攝莆田令及鄰邑教職則實僅見蓋李文貞公光地以其貧為言於大府而得之冀祿入稍裕也又姜定庵名希轍為溫州教官攝瑞安縣事見王暉今世說

始為校官而終於校官者於清得二人曰洪景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春巖名景運字靜旂晚更名太復自號秋坪道人兩浙運使唯寅

之子乾隆丁酉拔貢由順天府學訓導升浙江太平縣知縣到官數月以海盜案革職發軍臺贖罪捐復學官選遷安訓導以卒曰李隆

寧鄉人乙酉拔貢廷試得寧遠教諭值鄰縣盜匪趙金隆滋事縣令某調赴軍需局劾青護縣事練鄉勇固守賊不得入事平升國子監

典籍乙未京北被薦丙申會試下第後復請改教職歸珂謹按先子生平亦頗類是初以國子監典籍銜權常山訓導以粵寇陷城失守

削職既乃復攝平陽訓導安吉教諭左文襄公宗棠督閩浙與浙撫馬端愍公新貽會保知縣格於部議旋敘海運勞除餘姚教諭難以

內閣中書在任候選而終老餘姚亦以校官始以校官終也清末各部置藝師一官以有實業製造諸專門學術者任之民國改

為技正貳以技士各部及外省官署均設之交通部更於技正之上設技監此亦將作之類也將作官名素置掌營造宮室漢曰將作大

匠魏晉因之東晉至宋齊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改為大匠卿隋曰將作監唐宋同元有將作院掌成造金玉犀象諸服飾及織造刺繡

之事與舊職異明廢然專門之學不為古所重宋王楙燕翼貽謀錄之言曰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

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文武兩學者異矣徐樹丕識小錄之言亦可異也其言曰

匠官徐杲以造三殿有巧思官至八座雖世廟寵異雜流要此輩聰明有過人者等計見效未世儒者終不若他道之有成也

里中耆宿之與同輩行而生平所嚴事者有朱碩甫表兄親愛者有丁修甫前輩修甫和易近人樂與子游性情樞幹吾兩人皆相若而

可言卷八

十三

天時

可言卷八

十四

天時

又皆好談諧住者同居京師天下承平修甫服官之暇時過予談藝
間亦並車出嬉嘯出而暮返一夕飲韓潭伶家酒闌五集成語為聯
互彼此之字於句中以為樂修甫曰仲氏吹篪可人如玉子以蘭木
修修勸饌甫南答之修甫顧予笑曰蘭木修修王融樂府也節一
字非成語當罰即手巨觥強予飲予長睨乞免乃相與大笑而別越
數年予到閣直中書直之於予在四直三修甫知之貽書相誑曰吾兩
人皆拙於書不中書之中書君也予復之曰吾思習書未暇也姑徐
徐云爾君書視予善丁傑丁傑字子傑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教馬無辨鑿也
牛書辨文筆一也牛書辨文筆一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教馬無辨鑿也
辨相與為表裏不己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董臣臣志志全全
知予心若有大威焉行將騎款段出國門矣時光緒戊戌政變之年
也且京曹夙以清苦稱此尤甚分入直時之飯資頗自廉所冀侍者
考總理衙門章京等耳然不可驟得則索米長安朔飢欲死不若仍
參戎幕猶可巧升斗以養母乃袖贖入署以措資假無業自陳翌日
驅車返小站而曉角暮笳游子聞之久哀以思思老母時寓居蕭山
也九月以省親乞歸明年己亥入都適蘇子熙宮保元春以觀

可言卷八

聖在京從之赴粵至廣州灣勸界越二載為壬寅自念歲月俄空任
宦不進貧瘁奔走差免饑寒雖厚祿故人書問斷絕而小人有母亦
不欲以遺出貽親憂但能勉供菽水於願已足蠅營苟苟叢詞橫罵
寧自甘耶乃自決徙滬之計儻書養母不復作出山想矣甲寅甲寅
三梓純飛館詞夏劍丞序之有云仲可初以儒生從軍小站卒鬱鬱
去而儻筆於滬今其儻筆皆顯貴仲可則猶是貧賤吟詠歲月以老
其性情品概為何如人不待讀其文章而後知之也 儻書滬上自
光緒辛丑至壬戌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始在
南洋公學今之交通大學大譯書院未幾任外交報館兼任東方雜誌則
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矣計至壬戌在編譯所十八載人生數十寒
暑耳枕經籍書娛此歲月且得以菽水供母不復與從政者爭難盡
之得失誠如延篤所云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與不知世
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延篤漢書厚祿故人鮮通問訊亦幾不復省記
誰某矣宣統辛亥革命情事變遷仕途中人失其故業頗有窮無所
之者尺一之牘乃不遠千里而至溯昔游申情款而終之以陳請蓋
編譯所之從事鉛槧者頗多退休之官世所習知筆札之來冀為之

說項得廁其列也官之志得意滿時鄙夷商賈取與為伍反是則亟
欲自儲於商皇皇然惟恐求之不得矣乎心論之旅食編譯所者備
書之寒士圖苟安保殘喘耳焉得與操贏制餘之盛商相提並論耶
更安得有舍儻書而補讀書之福耶
軍閥妨國忽忽十二年矣元袁士元寄元善省郎詩有云時官多用
武我輩獨觀書吾今亦云然詩見書林外彙
十二年來疆吏之在職最久而治行最著者為山西督軍兼省長閻
錫山南宋戴復古湖南見真師詩末二句云天以一賢私一路其如
四海九州何可移贈之宜與論之謂非古昔之藩鎮比也宋王球燕
翼貽謀錄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
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宋徐度卻掃編唐之方
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
他官蓋無與比明許浩兩湖塵談錄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
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
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繫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
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
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點將悍
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
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
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唐初重要諸州置都
使玄宗時於邊境置節度使各領兵馬錢糧以備不虞唐初重要諸州置都
北庭十節度使以禦外蕃各領兵馬錢糧以備不虞唐初重要諸州置都
至憲宗時力主裁節度使以重中央唐初重要諸州置都
李德裕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後宋趙匡胤唐初重要諸州置都
唐世說新語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恬寵不遵法度將軍
王去榮打殺本縣令

可言卷八

陸敷甫六舅居仁和喬司鎮浙江省錢誠樸人也戊午中華民國七年夏來
滬詢以喬司之地方狀況乃太息言曰民國成立亦既七年通都大
邑吾不知以吾鎮言之則生計之艱羨民之橫甚於有清在上者為
之也欲求如長脚阿二成喬之政績恐終吾身不可得矣詳叩之則
曰長脚阿二者陳得勝也字子鑫錢塘人以軀幹修偉得是稱同治
十年任喬司汛官其職區區一外委耳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受代去

陸敷甫六舅居仁和喬司鎮浙江省錢誠樸人也戊午中華民國七年夏來
滬詢以喬司之地方狀況乃太息言曰民國成立亦既七年通都大
邑吾不知以吾鎮言之則生計之艱羨民之橫甚於有清在上者為
之也欲求如長脚阿二成喬之政績恐終吾身不可得矣詳叩之則
曰長脚阿二者陳得勝也字子鑫錢塘人以軀幹修偉得是稱同治
十年任喬司汛官其職區區一外委耳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受代去

可言卷八

十七天蘇閣叢刊

去之日市民燃燭送者十店而九而焚草鞋者寥寥蓋德之者多怨之者少也此二十五年間盜賊絕蹤無賴斂跡至於今猶稱道弗衰其在官時鎮有盜案無不破盜為所擒者夥其巡夜也無衛兵恆步行隨身者一諸葛燈一長四尺之棒時或佩短刀以體長行甚速所過之地聞有聲亟躡之賊即逸偶有以竊案報者恆自捕不假手於兵在任十年幾終歲無一盜無一賊雖攘雜者亦不敢至喬而捕盜之名著江蘇有盜案且助緝以此鎮人甚德之其入市時茶坊酒肆之惡少遙見之輒避去光緒二十一年冬某日方出行見茶館有躡花鞋者在焉審為沈景得鎮之無賴恣行不法屢犯案者即召之前曰某年欲以刀砍水果肆僮者非汝乎休矣今日從我行至寓答之復令兵以刀砍其鞋令持赴茶館釘於門闥曰使而今而後無敢有躡花鞋者汝之賜也性頗廉雖受烟館月費而索賄之事絕無之在官二十餘年僅作生日一次文武小吏歲必作生日一次部兵焚索知之必懲不稍貸鎮有火聞警短衣草履以赴且自執水管立於水桶上其不畏勞又如此況官能勞心民事善矣不得譏其越俎也性又孝其父鞋匠也擔行於市恆息於省城望仙橋大街之葉種德堂門前父死以擔供於廳事初至喬時不識字久之亦能閱文牘後以捕盜功積官至都司銜守備

清之遣使歐美各國也自美利堅始使臣三其一為蒲安臣美利堅人以客卿持使節者也而元世祖亦嘗遣維尼羅斯國人馬哥博羅出使占城獅子安南印度布而噶爾等國馬哥博羅久仕於元為世祖所寵愛

掌佛敎之官為僧官唐文宗開成中始立左右街僧錄明置僧錄司又於各府置僧綱司各州置僧正司各縣置僧會司清因之道光中京城僧官兼善世等銜而又別設喇嘛諸官職掌道敎之官為道官在京曰道錄司在外府屬曰道紀司州屬曰道正司縣屬曰道會司見清會典事例道光中京城道官兼正一等銜又龍虎山上清宮有提點等官職以上皆專管僧道宗敎中之官也而僧之從政者宋有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官鴻臚少卿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事仁宗在傳法院譯經見宋釋文登湘山野錄道士之從政者蜀先主開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為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光庭越州人博愛有文章在唐為麟德殿供奉有經綸之才唐至欲相

可言卷八

十六天蘇閣叢刊

之亦見湘山野錄 明謝肇淛五雜俎先為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為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徽梁劉之遴張繼魏元大興唐圓澤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為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為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先舟宋李太尉也先為僧又為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為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贊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思尹惜宋林靈素元劉秉忠國朝則姚太師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

近歲以來屢有女子參政之運動湖南尤甚壬戌仲冬中華民國十四日湖南省憲既定省政府成立財政司有辦事員一教育司有省視學一實業司有科員一皆女子論者謂為女子服官之權輿可與歐美女子之從政者媲美矣然女子之為事務官者吾國古已有之玉璽紀事黃崇嘏臨邛人周庠知邛州崇嘏上詩稱鄉貢進士年二十餘祇對詳敏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與諸生姪同遊善琴奕妙書畫翼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崇嘏一清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南史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此人妖也明謝肇淛五雜俎木蘭為男裝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二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管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

今女子願參政矣而未聞有願從軍者僅知有一二女盜而已女子從軍之最著者為木蘭為徵側徵貳為二洗氏又有虞氏詹氏平陽公主王厥女楊大眼妻潘氏丁國祥韓氏女沈雲英焉木蘭古之孝女易男子裝代父征戍十二年始歸人無知其為女子者古樂府有木蘭篇不著何代人程大昌演繁露據可汗大點兵句謂為隋唐人

而何承天姓苑言木蘭任城人承天在隋唐前程說恐誤時鮮卑君
 長已有可汗之稱亦非起於隋唐獨異志載木蘭花姓商丘人與姓
 苑言任城人異則所稱花姓亦疑為依託也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越
 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蓋冷縣維將之女也維一作駱交
 耻有駱王駱侯其將曰維將二女初起自稱蓋冷王據九真日南合
 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子備號
 為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趙姬嘗著金
 箱齒履居象頭關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洗氏及虞夫人
 寧國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洗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涼有威德其
 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洗氏為首洗氏高州人身
 長七尺兼三二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市末
 五嶺表亂洗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洗氏乃肅軍
 裝物用二百擔入觀化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
 乃委其治高涼恩威振物郡縣賴之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云又
 洗氏者亦高涼人其家世為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戶洗氏幼而
 賢明曉兵略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為子寶求娶焉侯景
 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既而遷仕果反洗
 氏自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唱言輸賦至下下莫擊遷仕大破之遂與
 陳霸先會於嶺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
 表大亂洗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
 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為
 亂僕遣使歸告洗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冊洗氏為石龍郡太夫人
 賜繡縵鹵簿如刺史儀陳士嶺南未有所附共奉洗氏為主號曰聖
 母隋高祖以洗氏所獻陳主扶南岸杖遺之並遣陳主遺洗氏書洗
 氏見岸杖慟哭遺孫暹帥兵迎隋總管韋洗嶺南遂定未幾番禺人
 王仲宜反圍洗於廣州洗氏攻破仲宜領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
 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洗氏為燕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
 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長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
 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衄每戰輒錦繡寶飾敵望見以為神
 諸蠻皆稱錦繡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
 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為宗將與賊酣戰而死虞紹環甲胄
 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死焉其後孫兵為亂每見虞朱衣

白馬率兵而來賊輒驚潰嘉定間救曰夫人生能推黃巢之鋒歟能
 制胡蠻之寇封為正順夫人立祠香煙峽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
 間聲教不暨以強凌弱李氏勇敢有謀眾皆信服遂推以為主帥偽
 南漢既平餘黨剽掠皆為李氏兵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夫人祠於
 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
 詹氏代領其眾攻復龍東西州縣以功得參將未幾病卒自二洗氏
 至詹粵人以為五女將宋趙與皆賓退錄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
 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慶聚眾應之以其女為貞烈將
 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北史楊大眼妻
 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共驅
 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若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
 將軍也明謝肇淛五雜俎國朝蜀韓氏女遺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
 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之歸又金陵黃善聰十
 二失母父以販香為業恐其無依詭為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
 善聰變姓名為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為火
 伴同臥起三年不知其為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語之善聰以死自矢
 呼婦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
 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
 事甚似祝英臺清劉獻廷廣陽雜記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
 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任貴
 州常勇救與士夫交接又珂所聞女子之具文武才者有沈雲英雲
 英蕭山人明末道州守備至結女工書通經史至結為張獻忠所攻
 陣亡雲英聞變持矛趨賊壘奪父尸還賊環湖之雲英左右支格卒
 保道州以功授遊擊將軍繼父任夫賈萬策戰死荆州雲英遂辭職
 扶觀歸隱居里中教授年二十八卒
 女子之得五等爵者日本有內親王蓋日本天皇之女側封內親王
 也吾國女子自徵側徵貳僭號為王者外惟漢有封侯者唐張浚救
 樓記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美顏侯母丘嫂也宋孔平仲珩新
 論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鄧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樊噲
 此且反也

下悉成貴人又云劉彥之初以推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
建昌縣公明黃省曾吳風錄自張士誠時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
稱呼桂油作麵傭夫為博士刺工為侍詔家人奴僕為郎中吏人為
相公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有業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
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個
剪刀拖清曹申吉澹餘筆記本朝以入關以來經營草昧一時雜流
多乘時以取功名其由吏員白衣以至方面郡守者不可勝紀其最
易者王登進至江西副使范奇才至江西左參議方策至兩淮運使
登進乃長班奇才策市井賣菜傭也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甲申
閏五月初
其後吳大澂舉直隸知州戴宗騫羅豐祿一院之市僧一閩之洋
廝吳廷芬舉中允崔國因其人庸鄙亦著衆口至太僕少卿馮爾昌
者奴隸不如亦公然薦賢於是蹙蹙畢出吾不忍言矣

以狹長之紅紙書官職姓名曰名條為請託之用亦或僅書出身又
有兼書籍貫與履歷
受託多者纍纍數十人恐名條易失也棄而書之於東受託者任
擇數人而用之有清時已若此今則官吏揚於議員之權威議員請
託唯唯惟命故凡於仕途討生活者輒求議員推薦乃有一薦書而

可言卷八

三二天 韓 閣 議 員

議員連署二三十人者大類議院之提案見申報內交財三部之宦
海潮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議員之為毛遂自薦者亦不乏人游民之衆
生計之艱皆可見矣

屬吏承上官之差遣必有委札札中備述職務及應支之薪水公費
然必臨時為之無預用空白者庚申中華
三九年秋有以兩廣總督某之
空白委札囑於人者疑必偽造購者出銀幣五十圓殆欲得之以為
子孫光寵歟此與宋之高軒相似宋王明清玉照新志高公軒者宣
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白自惟孤
冷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詫鄉閭足矣
人皆憐而與之 宋唐子西眉山集惠州謝復官表臣某言今月八
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祇受訖
始以為夢既而果然然俯伏拜思嗚嗚流涕始以為夢既而果然云云
迹近談諧殊不類表中語若在文網嚴密之世必以大不敬無人臣
禮被譴矣然亦可見得告身時之受寵若驚也
獎札之式略如委任差事之委札敘述辦事出力者之功而獎以虛
銜或實職曰外獎視功牌為較重頂替之外亦有出資而獲者

功牌有功者之銀製獎牌也始於明楊慎詩功牌銀鑲漆清以紙為
之其式如牌照統兵大臣清
三十九年於軍人之有功者
給以頂戴五品曰五品功牌六品曰六品功牌或加藍翎七品以下
亦有之得之者作為出身曰軍功清咸同間賞賜至濫且輾轉鬻錢
姓同即可頂替且有預印空白者五品六品藍翎姓名均得任意填
寫道光時已然道光二十一年楊威將軍奕經獨得之貝青喬咄
咄吟註功牌者書明何功付其人以為執照者也將軍頗珍惜之僅
賞六十六人僕幸與焉餘皆得功牌賞人也後兵勇既撤容照與熙之
給發蓋凡帶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賞人也後兵勇既撤容照與熙之
功牌印版未經銷毀縣丞蕭以需等得之私於蘇杭間託人售賣六
品價數十金八九品價十餘金後價益廉數金亦可得矣
今之從政者初履任必有宣言書發表政見天下皆屬耳目焉久之
輒無聞口是心非人尤失望此可以明郎世瑛七修類稿之言喻之
類稿云諺語亦有至理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時則曰昏天
黑地去時則曰寂天寞地又可以明謝肇淛五雜俎之言喻之王百
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鐵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

可言卷八

三二天 韓 閣 議 員

多又云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勦襲舊
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
節有禁私許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
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袁項城之初督練新建陸軍於小站天津
七十里也其官為溫處道
任者見其履歷所列迭次保案之考語或十六字或三十二字與
淳熙薦士錄之考語差相類楊誠齋於宋淳熙乙巳為吏部郎中丞
相王季海問以宰相之務何為最急誠齋答曰薦士為先退而為書
以上之曰淳熙薦士錄凡六十八人首朱子餘亦多知名之士各著考
語於姓名下考語之長者三十六字短者八字德行言語文學政事
皆各有所長也
明臣有章服祿糧均優於本職者李登雲以工部左侍郎升二品服
色食從一品俸見汝源蔡先生文集之登雲所撰序蔡名發字天章
明監察御史
王陽明重游開元寺戲題壁詩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
仕非為貧而有時為貧陽明一言道破矣 今有以政府久不發俸

見告者予誦陸游俸券新同廢紙收句答之相與一笑其題為半俸
自戊辰二月置不復言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
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
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
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
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
之事皆當於此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汚之毀官
小者販鬻乞巧無所不爲此宋王安石上神宗皇帝書中語也而自
改革政體以來官之制祿乃甚厚然交賂遺營資產以營販鬻乞巧
之事尤甚於昔何耶試以王掾之言觀之始知惟古人能勵廉隅也
宋王掾燕翼貽謀錄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
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二之又一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
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妾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
辰詔亦畿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
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
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
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二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
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
務宜少量於請給以各屬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
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軍四海矣

可言卷八

三六二 蘇 卷之三

家語官有銜注銜治也官銜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官銜之名當是
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
新舊相銜不斷故云錢希白南部新書亦云官銜者取其相銜不斷
之義如馬之有銜也見隨園隨筆後有加銜指銜之別有無官得銜
者官銜二字遂與古名同而義異若以上級官名加諸下級之官曰
加銜京外文武各官皆有之京官之尚書銜侍郎銜卿銜外官之巡
撫銜布政使銜按察使銜皆異數也同治光緒兩朝得之者頗不乏
人亦有無實官而加銜者姑舉其一光緒戊戌梁任公同年以舉人
賞加六品銜是也 巡撫爲文職之正二品提督爲武職之從一品
平行之官也惟習俗重文輕武得文銜視爲異數以提督而加巡
撫銜者張勳果公羅劉壯肅公銘傳與提督之加太子少保銜加侍
郎銜者同爲特典然巡撫亦有加提督銜者因地而非因人而加

河南安徽山東山西巡撫皆例加提督銜以此四省不設提督巡撫
加提督銜可節制總兵也 官銜有長至一百四十六字者曠古所
無元楊瑀山居新話云伯顏太師所署官銜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
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
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徵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
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昭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
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履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
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
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
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
祥使司事計二百四十六字此係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銜也 縣
知事結銜有加營務處者是狝音之郡守也通典晉郡守皆加將軍
無者爲恥

可言卷八

三六二 蘇 卷之三

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
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
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二代宋以後因之珂按清制之追榮
三代亦須官至一品始建其曾祖父父母 凡官九品以
上予以其身之階七品以上建其父母及妻三品以上建其祖父曾
祖父母祖父父母父母及妻存者爲封歿者爲贈五品以上授以誥命
六品以下授以敕命 宋徐度却掃編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
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
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
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
並除去太字逮紹興與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授劉待制
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
徵補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
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之祖母稱太皇太后后既升
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清制親王郡王及親王世子郡王長子
之正妻皆稱福晉其妾曰側福晉所得榮典亞於福晉是亦如宋王

爵之妾得受封也宋哀製後窗小牖二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 百官之妾不得封贈得之者必以所生子而貴有得嫡孫馳封者為清朱筠之庶祖母李氏其請馳封庶祖母李摺略云臣有庶祖母李氏遠事臣祖父生子早殤厥後臣祖母馮撫臣父有恩及臣母徐多病下世臣時年十五臣弟珪年十三並撫育於庶祖母李朝夕鞠養克有成立臣庶祖母李八十有六以乾隆二十五年物故臣等撫育私恩未有以報懇祈聖慈俯准以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馳封庶祖母李旋奉上諭准之

清封明後為承恩侯得世襲在光緒朝者為朱誠與宋之封周後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崇義公周後也仁宗嘉祐中樞使臣崇詠者封之

今之勳位凡六等大勳位勳一位勳二位勳三位勳四位勳五位蓋參酌前代之王公侯伯子男所謂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及日本之正一位從一位等而定之似唐之勳爵而非隋之勳官也勳爵者唐書高祖紀賜為父後者勳爵亦勳爵官者歷代官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勳官始於隋所授之官雖極尊而

可謂卷八

三十一

無職事初但謂之散官後則別稱勳官唐勳官之制最崇者為上柱國而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軍都尉輕車都尉騎都尉等次之宋元沿其制明分為文勳武勳武勳與唐制略同文勳則有柱國正治上卿資治尹贊治尹諸名清廢甲寅年有得勳二位者其人嘗於清末納粟為江蘇巡檢嘗奉檄勾當公事檄方下即驅車謁客懷檄以示人金奇中見其出檄自語且謂且笑喜可知已乃不及十年而致身青雲得與古之諸侯比肩當非捧檄時夢想之所及或謂民國人皆平等不當有此階級然若崇德報功無冒無濫亦獎勵之一道法蘭西為民主國久矣爵因循未廢也

國人富虛榮心惟官是好俗例尊長及奴僕稱年未及冠之男子以行列別之曰大官二官以咳名之曰某官而又稱新郎為新官人證之於古則傳奇所載妻之於夫稱官人蓋源於唐韓愈之王適墓誌也墓誌云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可知社會之熱中仕宦由來久矣又稽之於古宋史王雲年十二即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為憲官人按自是而後常人亦冀此稱武林舊事金四官人以棋著陳三官人以演史著梁綠徐官人撲頭

鋪崔官人馬面鋪是也宋張示詩為讀詩書取卿相不應如我老無成蘇軾詩人家養子愛聰明我亦聰明誤一生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時東坡以文字獲譴故云云錢謙益及其意而作曰坡公養子怕聰明我為癡歡談一生還願生兒愚且巧端天驀地到公卿見初學集之崇禎詩集時崇禎己巳重九在京師方侍放歸田也錢於崇禎戊辰七月應召赴闕十一月初六日召對文華殿旋奉嚴旨革職又宋楊萬里送相士高元善詩釋子煩君一一看丁寧莫道好求官老來正要團圓樂坐伴我秋風把釣竿非不望其子之為卿也反言之耳明吳文肅公儼送列縣丞致仕詩有有子入官心自足句楊繼盛有小兒素余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詩云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前騎馬者轟烈萬人看見楊忠愍公集綜上觀之可見國人心目中之惟知有官而已 仕宦之榮非獨父母之望其子妻妾之望其夫也族姻鄉里若皆與有光寵焉否則藐視之唐白居易狂言示諸姪詩有云世欺不得官我亦不班班班班張詠途中詩人情到底重官榮見我東歸夾路逢清太平成學標所輯三台詩錄卷二十五載朱錫詩注天台人子錫承錫之族丞

可謂卷八

三十一

之官微矣為其宗族者亦尚有光寵之可言耶後人為之標榜尤可笑 至親無文古乃有於至親稱謂之上而著其官者官之為人光寵有若是哉今錄一二以見一斑唐李白有與從姪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詩陪從祖清南太守泛湖山游詩同族姪事歸游昌禪師山池詩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詩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詩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詩陪族叔當塗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宋趙竹有詠竹為六弟抗司戶生日詩十八男叭太僕寺丞生日詩陳師道有送外舅郭大夫暨西川提刑詩寄外舅郭大夫詩樓鑰有壽安撫伯父詩送伯舅汪運幹詩仲舅尚書生朝詩楊萬里有和九知縣叔昨夜游詩昌英知縣叔賦瓶裏梅詩明諫子升中洲草堂集雙鶴吟詩字十歲隨先君編修京邸中區大相有侍御弟園梅同梁少仲黃汝給四家兄賞詠詩見區太史詩集清宋琬安雅堂詩有歲己亥詩月十有二日恭值我太僕長兄六表有一初度詩章山詩集李韻元兩村著其通惠河紀游詩附祝德詩祝字旁注編修二字附王欽修詩王字旁注侍

可言卷八

若主之以事召僕也必曰來僕名不詳與人談話及於己之僕曰我那小家人對他人而稱其僕曰尊管見人之僕而漫呼之不知其姓名也曰管家凡與人談話之及於祖父父母父母而不必文言為家祖家祖母家父家母也但曰祖老太爺祖老太太太爺老太太太於祖父之父之妻曰祖老姨太太太於伯叔曰伯太爺叔太爺於兄弟曰大老爺二老爺四老爺五老爺或曰六老爺一若效僕之口腔也者惟稱謂之上加以我們二字若是則聞之者必謂其為世家大族乃有此稱以上云云果能練習嫻熟誠可謂為官派而不虛擲捐官之黃金於虛耗矣諺者曰宦途中人之技能亦僅止是推其極取媚獻諛務為容悅即可以扶搖直上而致君澤民飲仕咸宜矣 此等儀式繁縟可厭而自辛亥革命以還十二年來無人講求若已隨君主專制之政體而去者或曰人情莫不好便易而惡拘束繁縟儀式之淘汰亦純任自然耳且近今從政之人頗有一二來自闖闖起自廝養此中亦有人才且不限於官者者本不足以語此久之則相習成風羣趨簡易矣 金奇中嘗語周石農曰語言之操正音者俗曰官話自浙江武林而西至江西外隴皖北

可言卷八

他年只好寫銘旌有以哉奇中好獨居畏見客客久坐不行則告以上官見僚屬欲親之使去輒舉茶碗堂下傳呼送客之故事客喻其意者妙奇中乃於明日以出門二字揭藥於門亦有所做蓋需次各官之居省城者以小長方形紅紙書出差二字黏於門外公館牌之邊緣也有某功者以長方二字以在奇中謁客小坐即與主人留之則曰諺有之客去主人安臥笑人謁客言畢輒去亦不欲重勞主人而為彼此惜陰也

凡曾作官之人於常人輒蔑視之而呼之曰民民主國之皆為民無論已即以君主政體言之君之外亦皆民也 蘇子由葺居詩之五有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齧齒句時已罷官而猶自居為官陸放翁亦然其排悶詩不須煩起凍人歎已是清朝六世民此民字為廣義之民民為人之通稱也而又有一題為鏡湖西南有山曰外山山民某氏居之此民字為狹義之民蓋別於在位者而言之詩宜民宜人人謂臣民謂眾庶也放翁雖嘗仕宦其家居亦民耳乃於居鏡湖外山之入而稱之曰民何夜即自大若此耶湖山詩但醉梅花下民家酒可沽秋陰出游詩歸遲不是尋詩料秣民家偶小留又有閑行至西

山民家詩醉中題民家壁詩張耒有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
冒雨衣衣久之詩樓鑰有宿仙居民家詩趙師秀移居謝友人見過
詩貧得民居亦自清亦與放翁口腔相類

論告也自上告下曰諭漢司馬相如使蜀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
便相如欲諫因由己建之不敢乃為論巴蜀檄以風見史記元陳孚
詩囊底空留論蜀文自是而後長官告諭人民之文告輒以諭蜀為
諭示本作示垂示也以事告人曰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後世官吏
對於人民之宣示張之於人所易見之地者曰告示是則諭也示也
皆官吏對於人民所用官文書之一也見之韻語母乃太煞風景歟
陸游劍南詩藁有論鄰人詩示小廝詩論鄰人詩云鄰曲有米當共
春何至一日不相容為善何嘗分士農民皆當變時雍相攻本出
忿與疑能不終訟固已奇訟端可窒君試思歲時鄰里相諧嬉世通
婚姻對門屏禍福飢飽常相依忿爭得直義愈非不如一醉懷牒歸
示小廝詩云偷閑打睡汝何尤罵詈榜笞我所羞但得一鞭隨小廝
不妨村路共閑遊晨興略整案頭書十日庭中始掃除未免下堂惟
一事臨池莫釣放生魚宋吳錫嘯蘭皋集有僅論詩云小隱生涯無

可吉卷八

三十一天 詩 閣 禮 刊

別事護持箋笠傍鷗沙清泉頻注吟邊硯活火隨煎飯後茶趁早須
來添鶴料便忙也去探梅花焚香掃地齊書帙客到鄰牆有酒賒錫
晴字元範休寧人僅論二字較王褒之僅約二字為俗戴復古南宋
人乃有僅約詩詩云汝往何鄉何姓名路途凡百愛惺惺衣裳脫着
勤收管飲食烹煎貴潔馨每遇歇時尋竹所須教宿處近旗亭吾家
僅約無多事辦取小心供使令又宋嚴粲字坦叔有示園丁詩云種
竹宜疎延夜月澆花須早趁晨陰溪邊釣石勤時掃恐有詩人來醉
吟見中興羣公吟彙成集亦僅約詩之亞也又明楊繼盛有因前作
論鴉鵲詩云宇宙到頭俱夢幻人生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慣榮枯事
鴉鵲從今俱漫啼又云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鴉亦空啼長安公
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皆見楊忠愍公集
清社屋而殉清者罕旗人亦僅見蓋新說輸入凡便於己者皆樂聞
之雖達官貴人亦知效忠一姓之為狹義矣然遺老固所在皆有都
會尤多且又有所謂遺少焉遺少者爵齒皆不甚尊可與明清間之
雅紳並傳也全祖望句餘土音有雅紳行其題注云為錢忠介公作
忠介方起兵時年二十八里中降紳惡之貽書降帥呼為雅紳令以

兵除之降帥不用其言反與忠介合 戊午 中華 民國 七年 春 金 奇 中 語 林

重夫曰遺老文字之紀年僅書于支間有書宣統十年者無書中華
民國四字者效陶淵明耳淵明以曾祖侃為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
所著文章之題識年月義熙以前直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還惟云
甲子而已或曰遺老於文字僅書于支自有主權不得謂其不奉正
朔也然今之遺老輒置田宅有中華民國四字紀年 中華 民國 紀 年
其下之月日用 之契約倘亦拒而不受僅書于支或有糾葛將為他
日子孫之累其奈何且通用之國幣有鑄中華民國四字於上者亦
能棄之如遺否重夫曰子之言苛矣此以視在野遺老之充公府官
署之顧問諮議者為何如斯亦具體而微之馮道乎方苞書王莽傳
後曰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
歐公無一道及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
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云云然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視喪君亡國
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
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
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

可吉卷九

三十二天 詩 閣 禮 刊

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
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云云是亦頗多微辭也其視喪君亡國未
嘗屑意殆亦不私一姓深知民為貴社稷次之為輕之微意歟是直
可以孟子擬之矣
唐末五代人語 科 第 差 除 各 有 等 差 故 當 時 語 云 及 第 不 必 讀 書
作官何須事業見全唐詩宜宋之鄧綰有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之言也况今日耶蓋皆深有味乎曹彬之言矣宋史曹彬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識小錄王旦晚年官尊每賜祿見家人置王 屣 輒 瞑 目 歎 曰 生 民 膏
血焉用許多此即民膏民脂之義也今之議員猶吮民膏啖民脂沉
官耶蜀王孟昶為文頌諸邑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等語宋太宗節此四語為戒石銘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候日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
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
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為不待日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

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矣伏惟安置云云尉之顛頂迂遠彌復可笑而晚近以來欲求關心民瘼如尉者恐徧國中無一人也又今人有夜深安置之敬辭安置就寢也此語宋已有之不獨見於此也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每晨興家長衆子弟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

吾國官吏之爲外人所詬病也久矣於其強有力而橫恣不法者詆之爲盜賊且以吾國爲世界下此則曰似奄寺似奴婢似娼優似乞丐蓋謂其依賴性成貪冒無恥也是誠莫大之國恥矣

平曠雨過涼風沁秋偶游江灣獨坐寺門外久之古桂幽篁與奇石相間物以類聚此其是歟乃知在野者之今多遺賢而不必在位也湘軍日彊巡撫亦日發舒體日益尊至庭見提鎮易置兩司兵餉皆自專此王闖運湘軍志湖南防守篇之言也亦稍稍有類於藩鎮矣其不至爲民之患者巡撫皆嘗讀書非純粹之武人耳

日報登載罵世之文何信卷八皆是鑄鼎燃犀未爲酷也第恐口能言之

何信卷八

三二天 蘇閣 業刊 集之 三

者或且躬自蹈之耳反定則諛武人也諛伶人也巧構形似務爲容悅若惟恐稍失其歡者諛武人者畏之也而武人方自信其有權威而果可服衆矣諛伶人者狎之也而伶人方自信其入民國而果可平等矣然武人伶人之賢者才者千萬中亦尚有一二也

官民階級之懸絕明代爲甚一縣令耳視民乃若犬馬倨甚矣廣州府志鄉賢傳略李子長偶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其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

有子已通籍而父猶困童試者清康熙時有之不著撰人永憲錄雍正二年以少詹事彭維新爲直隸按察使維新字肇岡號石源湖南茶陵州人康熙丙戌進士授編修時父猶在童子場也

宵分人靜風撼小樓翦燭觀書自領荒寒幽杳之趣誦昔人只有一株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二語爲之爽然而又覺富貴之于我真如秋風之過耳也

可言卷九

杭縣 徐 珂 仲可

奄一作男子去勢宦官也主宮中閉門之役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說文宮中奄閉閉門者歷代宮廷及王公之邸皆有之而大清刑律乃有禁官民之家閹割火者一條則民家亦用奄人矣蓋閩粵等處豪戶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見律例增修統纂集成奄人之幼小閹割者雖無礙發育而骨體身體皆有變化毛髮稀少無鬚髯無喉結皆異常人

我國奄人自今以往當為過去之陳迹矣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初三日遜位之宣統帝頒諭且大逐之留百餘人而已 埃及土耳其與小亞細亞古亦有之亦以預防男子出入宮廷之有淫亂事也專制心理無中外一也

明熹宗乳保奉聖夫人客氏所私之人多矣魏忠賢外其著者有沈淮清胡介社茨邨詠史新樂府浣衣局題下注客氏每歸私第大學士沈淮與有私人皆指為嬖相故客氏數歸歸未旬日忠賢必矯旨召入

可言卷九

天閣男子無陽道不能嗣育者

天閣男子無陽道不能嗣育者穀耕錄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閣世俗則謂之黃門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撻半釋迦唐言黃門珂按天閣又曰天宦靈樞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以不足也 今方患人滿天閣若多而又推行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擇種留良其庶幾乎

奴婢二字之古義實專就罪人之子女言之非若後世之價買良家子女為之也說文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古制無奴婢即以犯事者為奴婢

買奴之事今所罕聞舉吾所知徽州而已從主人之姓曰小姓所生子仍為奴古所稱奴產子也漢書免麗山徒人古時犯徒罪者或給奴為產子注奴產子猶今云家生奴也元陶宗儀輟耕錄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又奴之衣服役於主家為婢者曰家生婢異苑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 婢之由價買而非家生者雖懸為厲禁今尚未絕惟曰賣與某家為寄女 方言海岱之

可言卷九

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見民專屬之男可而婿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漢書注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而文選注之言則異韋昭曰善人良家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亦變相之家生奴家生婢也 巨室之世僕累代服役其夫妻不啻臧獲也所生子之奴性得自遺傳較齊民為甚其驕其詔極盡能事初入仕途之草茅新進且將從而師之若夫受雇而為傭者則大抵自田間來何以投身巨室稍久而亦自矜本來自且驕且詔并其主人之貧窶族戚友鄰而亦傲睨之耶若曹且然仕途中人更不待言矣 吾杭有閩王好見小鬼難當之諺言君子之易與小人之難與也屬吏之謁上官非交驩左右為之先容輒不得見若於左右有所開罪則獲咎甚重此就官署言之也家庭亦然主母持家家政非戶主所過問信任奴婢而已奴婢之言不必當主母必信之一家之人無大小皆不敢觸忤奴婢相忍為家亦同於相忍為國是誠可以主母喻閩王奴婢喻小鬼也

凡蓄奴者宜有以恤之如長阿含經之言蓋此亦人子也長阿含經曰善生主於僮使當以五事愍念云何為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

凡鬻身者非被人掠賣即貧賤之家出於萬不得已耳以職官而自鬻可謂無恥已甚然吾於此而竊笑昔人之拙也清劉健庭聞錄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又云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二桂故禮待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二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健字汝嘉其父名崑字西來順治十六年進士吳三桂叛時官雲南同知脅之降不屈削髮遁居寶臺山

昔者歐美人之虐待黑奴至於已極美總統林肯起而禁之遂讓南北美之戰世所知也而吾國待奴之酷亦有日夜不得休視之若犬馬者果如王褒僮約所言僮亦當如黑奴之額天矣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家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得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

可言卷九

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

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 凡鬻身者非被人掠賣即貧賤之家出於萬不得已耳以職官而自鬻可謂無恥已甚然吾於此而竊笑昔人之拙也清劉健庭聞錄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又云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二桂故禮待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二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健字汝嘉其父名崑字西來順治十六年進士吳三桂叛時官雲南同知脅之降不屈削髮遁居寶臺山 昔者歐美人之虐待黑奴至於已極美總統林肯起而禁之遂讓南北美之戰世所知也而吾國待奴之酷亦有日夜不得休視之若犬馬者果如王褒僮約所言僮亦當如黑奴之額天矣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家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得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

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券文曰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婢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柳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蹠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鉤刈芻結葦臘臘沃水酪佐阻音韻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織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鷺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餒食音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葉披櫻種瓜作音瓠別茄披蕙焚桂發噴壘集破封日中早音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二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酌汲水作音滌手孟整菜園中拔蒜斬蘇切脯築肉雁芋膾魚包鮑烹茶盡舖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惡敗櫻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棄轉出旁蹉牽大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可言卷九

二六 蘇 閣 叢 刊 三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譴旁臥惡言詭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轆若殘當作粗机木屐及菟盤焚薪作炭音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贖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芋益作繩索兩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二尺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遊遊奴老力素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固難實行然役人者實皆有此心也巨室之閭無不慢客其驕倨之狀視其主或過之予旅食淞墀不修車馬故於富貴之家輒不報謁畏惡閭也清施閭章詩公卿雖吐哺候閣已顏赤羅寧默詩賤交貴莫到門門前列坐三五閭欲起不起半吐吞寫惡閭之狀如繪客若高車駟馬則望塵出迎矣湯塾仙京

卿壽潛候盛杏蓀尚書宣懷傲衣徒步而往為門者所擯翌日盛知之亟還謁引咎自責

屬吏之於上官門生之於老師凡貢獻禮物於閭者必有所贈俗曰門包宋已有之宋莊季裕雞肋編章誼宜參為戶部尚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留刺閭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為笑京師僕役多請給事於貴人之邸者尤甚某侍郎歷掌文衡門生故舊之至京者輒有餽遺其閭人時竊之例如所餽物為二十事輒匿其半別寫一物單以呈主人不知也他日客至主人致謝而已不詢其為何物客亦不觀護以陳故絕不發覺光緒中葉金奇中嘗下榻於其家屢見之

今稱僱用之僕役曰長隨失本義矣明代中官之受役於大璫者謂之長隨見明史何鼎及王振傳明秦蘭徵天啓宮詞註長隨內官之卑者職掌召對欽賜各項奔走之役

可言卷九

四一 蘇 閣 叢 刊 三

一鳧直錢六千七百瓜果直錢五千七百為稍合市價其餘皆恆品賤直而所費如此較之往時貴踰一倍近日為僕輩劫脅朋持竟無術以破之都中此曹惡習由來久矣專愚如余者乃為害彌深耳滬有一夫一妻之小家庭魯僑也夫婦皆奉耶教作西裝給事者男女傭各一男傭年二十許供灑掃奔走之役自朝至於日中晷不得休房闈瑣事且悉任之整理衾枕其一也女傭為老嫗但司炊爨烹飪縫紉洗滌而已一日夫赴津婦以樓居寂寥屬男傭伴宿男傭拒之遂被斥金奇中與為鄰確知之壬戌中華民 國 仲 秋 以 告 子 一 年患不均久矣宜過激主義之乘間而入也持解放婦女之說者力主平等謂不宜有妾不宜有婢不宜有妓予深疑其言然貧富階級終難剷除凡為妾為婢為妓者皆貧女舍妾婢妓而不為必使其終身不得與富貴者相接而沈淪苦海萬劫不復矣妾婢妓不絕於吾國亦均貧富之一端也廣州蓄婢之風至盛齊民編戶無不有之不必富貴之家也凡耕種樵采炊爨烹飪之事以暨雜役悉責之非塵女紅而已多者家或十餘人浙西之杭州就 良 山 門 外 之 臨 平 縣 司 嘉 興 湖 州 三 郡 亦 尚 蓄 而 言 不 能 以 概 浙 東 也

久之儻於胡芸臺家未幾從至北及還則至張菊生同年家時為丙辰中華民國五年年五十六矣而此三十年中積千金始攜資一歸構屋三間屋成延僧禮佛四日一日謝天地二日謝翁姑三日謝父母四日謝鄰人日必設齋以餉戚族鄰里食米一石有奇鄰嫗有於其童養時調恤之者則贈以衣材更以絲綵所製之袍襖袴單衫衫袴與其夫且宣言於眾曰吾以汝一捷而出至有今日今之以衣贈汝者解冤也又告其夫之所歡曰東屋為吾臥室吾他日乞休歸當相讓今姑以假汝其所生女亦為童養婦於人至是以金釧及衣十餘襲給之謂以補奩贈也更出金為女造一舟俾督操之以為生日可不憂凍餒矣此行也費銀幣六百圓有奇而語人曰今尚餘四百圓及此後所獲當自為送死之具吾婦何墨君深知其人屬記之予曰以德報怨且不吝可以愧當世之士大夫矣

日本稱處女之受傭於人者曰下女晝供役夜伴寢不以為異非若京城之上炕老媽蘇滬之餅頭娘姨大姐猶有避忌也與宋時江淮閩楚間之傭子實相類宋洪邁夷堅志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

可言卷九

七十一

然謂之傭子大抵皆未娼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每歲或往來得居傭曰翟八姐翟雖為婦女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途荷擔推車頰肩繭足弗以為勞壯男子所不若也

晚清內廷供奉之伶人皆有俸有米路如七八品之京曹官月給銀二兩鬚生譚鑫培汪桂芬青衣陳德霖山陝花日侯俊山則倍之演劇之日孝欽后有賜金以一日計人各二十兩常率也二日三十兩四日四十兩譚汪獨優日各三十兩米歲支五十四石無大小一也戊午己未中華民國七年年間時伶聲價日高包銀之巨有月獲銀幣萬餘圓者其中宦族子弟正自不乏甚且有退老官吏倚其總角之子登臺賣藝贍養全家者富而可求固不重生女重生男矣

宋制男子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見萍州可談女之賣淫者曰娼以之稱男子始即清之所謂像姑也像姑之說見宋人者京師像姑即男風太玄經男女不代之事注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育乎今之男風即男而女事也晏公類要有左風懷二類男為左女為右鄙俗省其懷字言之男風而外又曰男色漢書董賢傳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聊齋志異有男妾一則略

謂一紳在揚州買妾十四五姣好善諸藝重金購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捫私處則男子也今乃有所謂男妓者壬戌正月二十二日民國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晶報載男妓一則謂近有男妓至滬借酒侍寢惟命是聽且可飲博於其家其服裝與女之飾男者同而亦畫眉施朱說者曰此不必諡之曰男妓當曰妓男以與妓女相對

誓之恆言曰男盜女娼可見男之皆不欲為盜女之皆不欲為娼也然近頃以來禮教凌夷物質進步不必飢寒而為盜為娼者徧國中且有由盜而為官由娼而為官之正妻者矣

庶物異名疏陸佃云鴉性最淫逢鳥則與之交今呼妓曰鴉兒呼妓之母曰鴉母大此唐之汴州人即鴉母也唐孫棨北里志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蓄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備貨於三曲中交通日便淫風日盛而女閭乃日益多於是納營業稅於官以自別於私娼俗謂之曰花捐古已有之明徐樹丕識小錄女閭七百齊桓公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外國亦有之北史龜茲國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龜茲漢西域古國唐置龜茲都督府安西都護嘗治此即今新疆庫車縣地國治延城在今庫車城南

可言卷九

八十一

百四十里沙雅縣北四十里 冶游之事賢者不免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風流自賞者尤流連不忍去今之女閭皆在鬧市湫隘羃塵不可游息安得如北里志之所載乎唐孫棨北里志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二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光緒中葉京伶之居有類是者滬大夫多涉足其間今亡矣夫

王若虛字從之金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其答鄭下辨禪師見戲代防禦高侯詩云酒肆淫房總道場偶然遊戲亦何妨阿師自墮泥犁趣更笑春風柳絮狂淫房二字有若晝夜宣淫之滬上花烟間矣

供奉內廷及公署之妓曰官妓穀耕錄以古稱妓為官婢亦曰官奴漢武帝時始設營妓以娛士卒為官妓之濫觴唐宋尤盛行如唐之左右教坊女妓宋太宗以官妓賜將校皆見正史至明尚有教坊司之設清初亦有之順治十六年始改用太監雍正七年改為和聲署教坊遂廢 滬妓出應徵召與入籠燭之證有正堂公務四字蓋表示其為納稅之官妓非私娼也縣署所用燈例有正堂公務四字若曰夜行者必向當公事耳 官妓之外有家妓蓋古之巨室多蓄歌

妓也十六國春秋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僕射鄭世達家妓也清初頗盛嘉道間尚有之彭兆孫小謨館詞有題曰朔州沈別駕席上出家伎侑酒

我國患人滿久矣十二年來雖有水旱之偏災數省之兵禍而死者不敵生者之多生衆食寡無術以救之限制婚嫁廣度僧尼皆非人所樂聞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又未盛行無已其推廣娼妓乎但使女間徧地青年男子自無不趨之若鶩徵毒廣播可促其生又絕其嗣人滿之患不覺因之以減正不必斤斤於禁止賣淫爲尊重人道也此歲所聞歐洲大邦法蘭西外亦患人滿亟亟以殖民爲事又有提倡開割貧民之說者何怨於貧民欲去其勢自不如推廣娼妓之因勢利導較易推行也且徵毒之甚者下體潰爛陰莖雖留亦有疾愈而不能生育者況爲娼妓者之不易生育固十人而八九耶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宋周月仙舟中自歎詩云自歎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嶺上載花船詩見名媛彙詩審是而知馬光祖之言爲偏激矣宋無名氏三朝野史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 男性之淫甚於女羞惡之心女較男爲多

可言卷九

九二天 蘇開 叢刊

也歐美之女亦尚有從一而終者吾國則自古迄今未之絕也而上流以上社會之男子不二色者則僅見

妓之自由爲他人所剝奪夫人而知之其精神軀體皆失自由求利耳官商之精神軀體亦與妓同以困於無謂之世故周旋也工差勝所失者軀體之自由耳精神軀體之兩得自由者秋成以後之農而已 七日一休沐還我自由得張弛之道矣而休日之勞實較六日爲甚六日之勞有定時心志專壹晨往晡返作工也然作工之苦人憫之休日之勞則自朝至暮與惡客俗客相對言不由衷強爲問答直可自承爲妓矣爲妓之苦自喻之人猶以爲天下之至樂者莫妓若而羨之然妓雖疲精費神而猶可得金吾之休日則惟見金之出而不見其入是則視妓有慚色矣

賣淫業以滬爲最盛然不問爲官爲私皆男女苟合人也間有男風亦人耳己未^{中華}夏秋之交有特殊之賣淫業則於男女之外有男與男交者有女與女交者而猶未足爲奇更有使人與犬交以博金者予始以爲取法於法之巴黎也繼知漢之江都王建^{景帝}嘗行之矣漢書景十三王傳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疆令宮人羸而

四據與羶羊及狗交又杜修己之妻亦然唐李隱瀟湘錄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供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饈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窺修己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靈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 齊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大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見晏子春秋然非果有狗國也晉人之辭耳五代史四夷附錄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云淮南子地形訓篇有狗國是漢初已有此傳說矣今之狗與女交縱客觀覽以博錢也有不遠千里而至滬觀之者吾不意共和國民人格之墮落至此豈欲以民國自儕於狗國耶

可言卷九

十一天 蘇開 叢刊

我國婦女夙以謹守閨門爲尚非隨宦而作百里之游者僅矣海通以來滬上僑民既多江浙婦女之投身爲傭者實繁有徒其距滬之最近者逾千里而妓女之辭鄉遠出者乃過之間有不遠數千里航海而往者京津閩粵江右是也蘇人之爲妓於滬者程邇無論已光宣間蘇妓之蹤跡乃大遠且至浙皖贛魯豫京津奉吉閩粵然猶爲域中也甚且及於日本及於南洋羣島雖交通之便所致夫亦以生計日艱游民日多而然非必好淫也且爲國家推廣殖民耳

生計之艱日甚甚迫妻女賣淫以謀饔飧者數見不鮮矣亦有出於自願以助其父若夫者然此惟中人以下之家爲然不意物質文明演而愈進爲禍日烈密賣之事乃竟有出於巨室之閨秀者辛酉^華民國秋客語我以北方某巨室事而歎奇技淫巧之敗壞道德自由行動解放婦女之毒至於斯極也巨室有子婦三妯娌也皆宦族女皆有夫皆具姿首皆密賣淫日夕應徵道途僕僕得銀幣五十圓侍寢伴餐惟命是聽招之者書一箋云有事一談請光臨即至矣三人中有曰鳳姑娘^{北方巨室}者名尤隴其夫給以月費銀幣千圓以蓄有摩托車且競炫衣飾更時購鑽石珠寶也支用繁遂不給乃出此下策客又曰此與昔者京師內城口袋底兒之旗女密賣淫者似同而實異都城西交民巷紫雲館^{西人}有密室金枕咸具客之住者餐時召旗女給京錢三十千惟所欲爲矣其人皆世

家大族之中落者以宗室覺羅為多彼以謀食而然所獲亦微固非此三妯娌之所可藉口自解也又光緒末葉滬之福州路有西式餐樓中設複室與紫辦館同少年男女趨之若鶩則類似南宋臨安之菴酒店也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菴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權而於酒閣內暗藏臥牀也門首紅梘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

光緒庚寅予在都作曲巷之游一日飯於石頭胡同之山海見鄰室有奄人在焉詫之番異許稗筌告予曰此闍恆止宿於是闍固有男性其醜所歡也輒抱而噓之汗出乃已

未有汽船以前南人之入都者輒假道山左在平一帶遂多流娼俗謂之曰小娘婦兒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年可四十衣藍首飾近多沿山走者故行旅少小娘婦兒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此為沿運之行程近多沿山走者故行旅少小娘婦兒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十三日桐城縣尖莊平縣宿小娘婦兒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丁傷南前輩一均言口占詩題壁小娘婦兒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每日亦不進房索錢豈非不見水鏡言江南景與修甫光緒乙亥十二月先子計偕北上正月十三日自也見矣日曠客稅駕逆旅娼攜樂器至輒歌一曲且勸客留宿客厭之給數錢去矣此與宋之打酒座同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下等妓

可言卷九

十二天壽閣叢刊

女不召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此少錢贈之而去謂之割客亦謂之打酒座

妓女之有手帕姊妹始於明末板橋雜記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藥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然此不足奇所奇者滬妓之於手帕姊妹亦以兄弟相稱有若唐妓女之結為兄弟也唐崔令欽教坊記坊中諸女約為香火兄弟多至十四五人少亦八九輩有兒郎狎之輒被以婦人稱呼兄弟客為新婦弟呼兄客為嫂即有任官者車馬相逢妓輒裹簾呼阿嫂並新婦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狎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而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揚州人有以養瘦馬為業者蓋收養貧女使習歌舞并教以內媚之術居為奇貨可驚重金也明謝肇淛五雜俎揚居天下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楚楚所語洋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為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徵厚直謂之瘦馬云云明之田貴

妃亦瘦馬也孫承澤澤思陵典禮記皇貴妃為田宏遇女生而聰慧宏遇為揚州把總見善書畫者教之欲為士紳側室以為奇貨耳竟得選入寵冠後宮又云宏遇之妻乃娼也清楊士聰玉堂舊記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為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云云予因憶唐白居易詩有感詩之一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亦正可為養瘦馬者取譬矣

娼妓不假修飾誠確論也然亦知葉之泰半自田間來乎若曹大率為吳縣金匱甘肅靈州之農女其面目姣好固天生麗質也非必遷地而始良惟膚色轉白異於村居時耳當在田工作之時風欺日虐面頰手臂脛足有似肉脯遇之者雖國色亦掉頭弗顧及傭於女閭居移氣養移體膚不類還其本來之白出墨池而登雪嶺人乃改容加禮歡喜讚歎此足以見世之絕無真賞有不知子都之伎而為無目者也 滬多女閭入其門所聞皆吳語也實則各省之人皆有之其確為蘇州人者百不得一大抵景翩翩一流人耳翩翩

可言卷九

十三天壽閣叢刊

明妓隸建昌樂籍能詩有妾非吳中人好學吳儂語句邑富家兒強委禽焉未數月憤鬱死今之冶游者聞妓作吳語輒志得意滿非若劉惔之於王導有所不嫌也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出人問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明馮定遠有贈妓詩注是杭人句云吳兒莫漫誇佳麗一個西施是越人宣統辛亥秋予在長沙飲於樊西巷某妝閣閣主為杭人頗知書予為誦此二句又以錢塘蘇小是鄉親句告之吾杭人之名隸樂籍者頗不乏人而必效吳語託言吳籍蓋非若不足取悅於人耳定遠名班有鈞吟集

粵人稱妓曰老舉若甚俗者然舉止端麗為舉舉唐韓愈詩舉舉江南子又唐有妓曰鄭舉舉始以此而有老舉之稱歟或又稱之曰歌者則甚雅唐司空圖詩集有歌者十二首而古時又有歌人之稱唐李鄴公子行歌人譜日起殿堯落歌人郭純詩石家金屋舊歌人廣州俗呼酒館曰高樓妓館曰花林見汪子養年文曾本小頑仙廬詩羊城竹枝詞注其名皆雅馴

廣州妓舟至高而有樓亦曰樓船清張維屏正月上元題樓船詩云昔日樓船炫水濱上元時節盛游人注乾嘉間橫樓數十今僅存二

五子於光緒壬辰己亥兩游廣州皆飲宴於船清未大火遂蕩焉無存 江浙間之妓舟俗曰蒲鞞頭船清于源一粟廬詩有駕湖蒲鞞船歌吳准可娛草堂詩鈔有無錫花蒲鞞船歌又有曰菱白船者江山船也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江山船名菱白船戶凡九姓皆桐廬嚴州人不齒編氓老婦曰同年嫂少婦曰同年妹同年者桐廬之謔也相傳陳友諒敗將九人逃此其裔為九姓船 吳門畫舫自昔著稱蘇學士集有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於湖間偶成密會坐上書呈黃尉七古云紺油樓見黃金鉤貝璣磊落不流流澄澄燈影動波上的遠勢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秋予方珥幘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蛾蕩漾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嘆羞綵舟鮮明四窗蘭蘭耐辛滑嘉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幘玉盤膾鱸光一色釘簇殼核隨所搜河斜參倒氣逾洽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遠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所乘之舫疑即今之燈船青蛾蕩漾句言船娘也俗曰梢婆歌餘笑動二句言船妓也玉盤釘簇二句言船菜也宣統辛亥以後蘇州妓家自置之畫舫絕迹矣惜哉

可言卷九

十三天 蘇州 雜劇之三

壬戌中華民國 江浙間有一官營業中人頗負時望以有外室恐為婦所知乃預服藥餌交歡於婦冀掩其迹也疲於奔命遂暴卒唐宋之人亦有之宋俞炎月下偶談北夢瑣言載唐相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媼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予外祖聞邱公為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為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為補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傾倒殆盡 冶游少年之以金盡不得歸而御腕車於滬以為生者多矣清金和秋穗吟館詩鈔滬上雜詩之一云車去如飛大道邊小紅樓下數車錢挽車人亦多情者曾在此樓樓上眠 亡女新華彤芬室筆記 神入天 有論乞巧一則先得我心之言也其言曰吾對於乞巧之觀念嘗四易矣初則哀之意謂同一人耳吾輩衣食完具彼獨凍餒繼而恨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講求教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不在彼也又越數年而深惡痛嫉之惟祝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怠惰性成雖強迫教育亦不任受而終身為社會之蠹豈不可恨不若以水旱疾疫之事淘汰之母使秀者善良之為愈也 腹地有巧巡行城鄉而沿門乞錢者俗曰木鐸老人其人大率年六十戴無頂或木頂之紅纓大帽身披前後綴有皇恩欽賜四大字之黃布外挂一手拄杖秉鐸一手擎盤至人家即搖其鐸作聲曰驚動府上以錢米置其盤即去是鐸為行乞之具非以施政教而警眾以印緩為行乞之具擬之其揆一也是則木鐸老人者巧之代名詞耳然在清初固類似官吏也談遷稟林雜俎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俸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為泛役與胥徒等 山左流民之巧食於江浙者老幼男女相與行道旁而乞錢望塵而拜僕僕不自休奴顏婢膝辱在泥塗不為官而為巧何不幸歟明歸有光鄆州行寄友人云丈夫好女乞巧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嫻跪起則自明已然今山左且多盜盜而可官矣 滬市風無巧晚清至今租界之通衢時有之休沐日尤夥以西人是日恆外出可多得錢耳殆亦收回利權之一歟 西人之行乞於在滬華人者予嘗遇之其一曰貝明生父英人而法籍癸亥十二年

可言卷九

十四天 蘇州 雜劇之三

春夏之交西巧夥矣蓋皆來自海參崴之俄國白黨難民也且嘗有一羅馬女子至予家巧錢給銀幣二角鞠躬稱謝不置 巧之詐古今如一然不獨巧也一巧嘗號於吾門曰不食者三日有十錢可啜粥得延殘喘矣給十錢而去閱炊頃予出巷遇之則哀乞如故此與齊東野語所載者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齊東野語云子不見臨安巧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 江淮流民之在滬以拾荒為業者甚多婦孺亦有之負一筐持一竹夾循行道周見棄物拾而置之筐之於收買舊貨之肆殆亦南宋巧者之故業歟廢物既以利用掃除清潔有裨衛生誠社會所當尸祝之人也元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宋太學生東嘉林景贖字壽山當楊總統六反林和增墓者時林故為杭巧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 殘廢之巧非盡自致也大率採生折割者之所為採生折割者採取生人之精魄及折割其肢體而以術合藥斂財者清律有採生折割人專條清王應奎柳南詩鈔若包船紀事詩備述之詩云有船鏡其

首以箸包裹之名爲箸包船聚泊疑茅茨浮家無定所忽湖忽江湄
居貨挾土產擅技兼卜醫中有無良者行乞同殘黎詎料豺狼心所
志竊童兒神究與餅餌給兒兒輒迷牽引至船中毒手恣所爲或爲
曬其目或爲擺其肢或屈曲其體如蓬條成施形骸幾變盡父母居
然疑清晨負之出索錢號九達夕仍負以入傾倒囊中資數倘有不
充攢刺加鞭笞苟延此殘喘性命危如絲有時更肆惡視彼軀幹肥
入之人鮮獲飽噉若鋪糜吸兒腦與髓嚼兒肝與脾從此筋骨強便
可耐刀錐更聞藏秘器賣以療危羸一七爲神膏索值恆不貲淫人
祈長生食之甘如飴又聞湖濱濱洋有神祠神曰抽筋姆此輩所
皈依重午暨中秋廟門奉靈旗羣船競祭賽以兒爲牲儀祭罷飲福
酒狼藉鬻與鬻年來迭敗露官長胥周知勿問所從來立斃陳其屍
謂足抵兒命此外無窮治不究其本根徒然剪旁枝官長法深刻何
獨偏仁慈其毒仍滋蔓其故難尋窺誰爲采風者聽我歌此詩聞秀
陳廣遜靜齋小稿跋癘行亦可證也詩云邑中有行乞挈兒隨所之
轉徙渾不定舟居無茅茨動思飽食壑來泊前溪湄指兒爲己出稱
疾不能醫號呼徹蒼昊冀或哀烝黎旁觀問且難夙本誰家兒睽視

可言卷九

十五

天壽閣叢刊

若有省轉瞬仍昏迷飲恨江漢深欲訴無能爲指掣其脣口拘擥其
體肢不必豪俠流見此皆好施居人不違詰行客不致疑奇貨真可
居厚利收中達此輩所由來殘酷其天資百計給羣稚酷萃加筆管
踰時成廢人續命無一絲同爲父母身瘠人求自肥朝灌以斗醋夕
舖以粥糜一身無完膚慘毒傷肝脾大則爲鼎鑊小則爲鍼錐備歷
諸楚酸不死即疫羸烈士抱義憤卒見生噴誓壽類道兒言噉以酥
與鉛兒訝夢初覺心圖歸祖祠盡言告烈士涕泣思瞻依烈士髮上
指振袂若揚旌縛凶赴訟庭命同待烹儀胡爲執法者不肯暴其毘
怨聲已載道長官寧不知未洩羣兒冤痛哉泉下屍所賴上府明水
鑑能窮治除凶旣務盡拔根仍莖枝從此村落安保赤徵仁慈爲惡
無倖免天道儘堪窺即事足垂戒用賦跋癘詩

自然物之區域甚廣大別之爲生物非生物兩界生物者具各種器
官以生活成長繁殖種類植物動物是也而人爲高等第一之動物
非生物者無各種器官不能生活成長繁殖種類植物是也
植物爲有機物之一與動物皆爲生物其體由細胞構成攝取無機
物以爲營養高等者有根有莖有葉下等者與下等動物不能顯別

種類至繁在世界之總數可四十餘萬其分類有人爲分類自然分
類二法今以自然分類法言之大別之一顯花二隱花顯花者有被
子植物裸子植物之別被子植物中又分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
隱花者有羊齒植物蘚苔植物菌藻植物原生植物之別 動物有
知覺植物無之而植物知覺之妙有類於動物者以指觸含羞草葉
縮枝下垂又有曰捕蟲草者葉有毛毛有液蚊蠅之屬觸其毛輒卷
而食之積久盡消若食物之入胃者或以小片牛肉投之其被食猶
蚊蠅也人之無常識者知覺雖有而若無視含羞草捕蟲草有慚色
生物也而直可視之爲無生物矣

庭中雜植卉木地爲之滿隅誦放翁閑意詩安得小園寬半畝黃梅
綠李一時栽不啻爲我言之然僑滬者得此亦已不易陋巷一塵庭
僅數尺未能種樹於石上也閉戶以居欲觀天如坐井耳自非心地
雖擬計近忽遠之人曷能安之

可言卷九

十六

天壽閣叢刊

秋菽麥稻見管子四麥黍稷稻豆見素問五稻稷麥豆麻見楚辭王
逸注今以稻黍稷麥菽豆麻詳釋之稻爲東南最重要之農作物
凡穀之實去殼者皆曰米今專屬之於稻植之於水田春下種夏分
秧種甚多有粳稻糯稻二大別以成熟之先後分早稻晚稻兩類早
稻立秋時熟晚稻立冬時熟閩粵等省熱地有一歲兩熟者稻之不
黏而早熟者曰秈米黍禾屬之黏者以大暑時種之宜旱田葉細長
而尖實有赤白黃黑數種今北人通呼爲黃米子稷高粱也江淮以
北多種之呼曰秫秫苗有紅白二種紅者尤多故又曰紅粱實粗硬
不若黍稻之美故亦謂之粗粱莖幹高大似蘆穗聚而上出古今著
錄所述形態不同漢以後皆誤以粟爲稷唐以後又誤以黍爲稷稷
在穀類中種最早古稱百穀之長故農官名稷穀神亦名稷秫稷之
黏者可釀酒今北人呼高粱曰秫其指謂之秫稽無黏不黏之分古
人於他穀之黏者多謂之秫孫炎注爾雅謂黏粟爲秫崔豹古今注
謂秫爲黏稻蘇頌圖經謂秫爲黏黍皆因時地不同而歧其名也麥
爲西北重要之農作物葉細長有平行脈莖有節至夏開花結實小
麥之實大都無芒子多粉以製麵條餅餌麵包醬油之屬大麥之實

有長芒子可爲飯製錫糖莖可編帽製扇莖爲豆之總名豆亦穀類植物種類甚多黃豆赤豆綠豆等是也其葉以三小葉合成花爲蝶形或紫或白其實皆結莢或長一二寸或長尺許黃豆又稱大豆赤豆綠豆又稱小豆麻有多種大麻穀類植物亦曰火麻其花雌雄異株收穫及功用各異雄曰桑亦曰牡麻雌曰苴麻亦曰子麻花色白微青甚細碎牡麻五葉苴麻一葉牡麻於花落後即拔而漚之其皮可織夏布俗謂之水麻苴麻至秋乃刈先收其子而後漚之俗謂之秋麻亦可織爲布惟粗硬不潔白喪服用之其實謂之黃

繩之田有以稻棉間歲代種者有合於代田輪種之法矣植物之所獲者土也土含質不同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故相土之宜選種植之而物產以蕃然土宜得矣歲歲而竭之土即至肥久必瘠我國在昔有所謂代田者一歲樹藝一歲歇地力蘇獲轉盛泰西農家有所謂輪種者分田爲數區歲停種一區休息之停種者稍稍植蔬母使野草雜生其間其餘諸區植物各異遞年互易其處大抵第一年種深根之物第二年種中根之物第三年種淺根之物第四年停之至第五年則周而復始輪種之法非特休養地力即遇天時不齊甲種歉收而乙種猶可收穫不至大無也

可言卷九

二十二 蘇州 卷之三

陝西之漢中河南之光州皆有稻米而順天京北之玉田直隸之天津亦間有之不獨山西也清唐晏庚子西行記事晉省米價頗昂高者爲晉祠米作碧色夏日隔宿不餒次爲汾水稻米亦不減南方清彭兆蓀小謨鴈館詩集有飯麥飯詩并序云飯麥形似小麥而弱播之寒土則易熟飯讀如油寧武人和作餌以爲常膳考油麥不見諸書飯乃田器郡志即以此字當之未詳所據珂按飯麥宜作蕎麥蕎廣韻巨嬌切韻會渠嬌切並音喬本草蕎麥莖弱而翹然易長易收磨麵如麥珂又按蕎麥爲一年生草江浙有之北方尤多莖赤高一二尺葉爲三角形有長柄互生花小而白列爲圓錐花序實有二稜老則黑唐白居易詩蕎麥鋪花白宋楊萬里有入建平界詩蕎麥晚蕊初後生又從丁家洲避風行小港出荻港大江詩蕎麥稍頭萬玉塵又秋曉出郊詩雪白一川蕎麥花

惜未能推廣也

甘藍爲蔬類植物產西北數省閩粵亦種之近且及於滬日之爲舶來種非也葉闊厚作深綠色似芥花繁甚莖大北人以鹽漬其莖而食之曰擘藍即球莖甘藍也清嘉道時稱之曰蓮花白許乃穀瑞芴軒詩鈔有蓮花白詩其題注云平涼菜名葉裏不舒儼然含苞千葉蓮也詩云碧玉擔來風雪中水芙蓉菜產陝西一層層刺蕉心綠千片片輪蓮瓣紅菱葑含苞猶未放滑肥大芥可能同故鄉風味差相似夢到江南雨後菘

可言卷九

二十二 蘇州 卷之三

茶爲常綠灌木高五六尺實三角形其葉可烹爲飲料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叢四曰茗五曰荈蓋以收穫之早晚分之也然世人但知其葉而不詳其花阮文達擊經室四集卷七有茗花詩題爲茗花註云浙茶最多杭州諸山所產皆名龍井茶高三四尺枝葉甚繁秋末冬初葉老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然珂聞諸人則謂茗花色白今人皆知綠色之茶葉采於清明前者曰明前采於穀雨前者曰雨前而不知古尚有社前火前之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寒食禁火之前其次雨前宋王觀國學林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者也人參多年生草也葉爲掌狀複葉花小色白其根透明爲補益藥品長者八九寸有略似人形者產奉天吉林故又謂之遼參古方所稱人參皆今之黨參產山西長子縣長子爲昔上黨郡遼參高於黨參價值懸絕世所知也然蘇軾人參詩有云上黨天下春遼東真井底蓋遼東在宋爲契丹所有契丹爲宋之敵蘇詩云云亦杜塞漏卮抵制外貨之意耳 參值之漲落不可思議查梅餘有謝揆功亭惠參詩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乾隆十五年甌北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二十八年高者三十二兩換次者二十五兩及甌北之子偉病需用參白金三百兩易一兩尚不得佳者見趙甌北詩集今值雖昂尚不需三百兩之鉅國人皆以人參爲滋補之無上上品然西醫化驗知實無營養之質料僅奮興神經耳且吳漢槎初至寧古塔時曾以半斤之參煎汁餌之而瀉也近今盛行益景大率來自日本終歲之漏卮巨矣我國之元代實有自造者曰此子景元丁鶴年丁孝子詩集有此子景原註爲平江云尺樹盆池曲檻前老禪清興擬林泉氣吞渤海盈掬勢壓崆峒

別有天地非人間均見筆經室續集卷八其專言氣候者滇南風景詩有句云三春不歸雁原註秋深雁不歸六月未鳴蟬原註六月未鳴蟬便面涼停扇深衣夏亦懸原註冬暖

宣統辛亥暮春入城至邑廟觀蘭皆一莖一花幽香清遠確為蘭原註也貯以磁斗養以結石以甚羣塵上之漉而乃有此說苑云

十步之內必有芳蘭不誣矣裴君為多信父蘭乎蘭乎不能為王者香乃與衆草為伍乎譚復堂師復堂日記之言可味也其言曰

蔡花室主人邵氏嗜蘭列百餘盆益多異種素心連理遂為常品詢其所得皆在湖上諸山中人材在耳目之前苦無求賢者耳

花之專屬牡丹洛陽人也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云洛陽牡丹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

愛重之如此葉之專屬桑吳人也陸游過野人家有感詩滿箔蠶飢待葉歸自註吳人直謂桑曰葉元王惲有為周紫巖賦冬日牡丹

詩翦翦江風十月霜寒梅時序見花王一枝重薦金盤瑞滿檉濃薰麝粉香協氣暗扶忠節壯名葩來伴紫巖芳故園從此恩光爛卷裏

題詩半玉堂此賦十月之牡丹實事也而乙卯中華二年九月况夔笙前輩有定風波詠牡丹之詞則為袁將稱帝之寓言其題曰九月五日詠牡丹或曰非時滙尹原註曰非非時詞云百寶閣邊蜂蝶忙

雲烘月托出天香穠李天桃渾爛漫須看看他低首拜花王便相桃黃妃魏紫多事騷人閣筆費平章凝露一枝紅豔絕芳節斷無杯酒

醉斜陽此寓言之九月牡丹耳而阮文達目菊花為秋牡丹則擬之以牡丹也朱劍芝婦第客山西運城得絹本菊花畫幅有秋牡丹圖

四隸字旁有盆中白菊大如牡丹即名之為秋牡丹六女續之十九字下有一詩云菊花大似牡丹枝一朵如雕玉佩垂真是畫家纔粉

本筆寒尚未染臘肢著款及私印皆伯元二字伯元文達字也山茶之千葉深紅花大心繫者花簇如珠曰寶珠山茶在蘇州拙政園人皆知之以吳梅村嘗有詩詠之也趙頤北齋前亦有一樹數百年物萬花豔發其光燭天見頤北詩集

可言卷九

三 天 蘇 閣 叢 刊

道香生鷲粟花玳按鷲粟一名鷲粟實為乾果未熟時榨取其液即鴉片子如白米可煮粥見本草又按鷲粟為越年生草葉為長橢圓形有鋸齒平滑無葉柄花大而美艷色紅紫雌蕊狀如瓶實為乾果可榨油入藥及作油畫嫩葉可作蔬實未熟時有殼為製鴉片之原料故今禁種之謂之烟苗而種者猶盛官徵其稅納其賄非私種也賈似道國古木壽藤多而渡以前所植者見齊東野語壽藤二字甚新

俗有死白色之語狀其色白不潤也晚唐杜牧斫竹詩有云寺廢竹色死宦家一作寧爾留

西式庭園之植物若草若樹有并隱花而不易見者以觀葉故耳吾國人亦知之宋羅與之之看葉詩云紅紫飄零草不芳始宜攜杖向

池塘看花應不如看葉綠影扶疏意味長與之字與甫有雪坡小葉今人家園林多種草做西式也而清嘉道間吾杭蔡木倉曾廣植之

且類似今之草地吳清鵬有詩詠之見笈庵詩題云木龜山人庭下有草數十種皆未知名者一葉大如掌色潔白可愛一有果如青螺

最奇原註今所云仙梁紹壬兩般秋雨盒隨筆更詳誌之云蔡木龜布衣煨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內之斜橋河下身為錢務司會計而

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柳一客至擊之則此嫗啓局而出門內設題名簿凡訪者先

書姓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熏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益益悉植之芋絲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

知凡幾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恆尤愛翠雲草臥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

洋翠扇蓋貯水之筒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也吾杭有一種香草俗稱孀孩兒葉甚香婦女喜戴之亦有花碎小紫色五六月開與薄荷香同類實即古之蘭草也阮文達詳言之孽

經室四集卷七有蘭花詩云兩兩青枝對節生紫花香葉古風清詩人溫厚騷人怨一種芳華各自情其題註云詩騷諸古籍所稱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方莖對葉紫花碎小枝葉皆香俗稱為孀孩兒又有一詩題云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詩云蘭草古都梁香為王者香秉蘭韻潔清紉佩賦瀟湘既比同心德還

可言卷九

三 天 蘇 閣 叢 刊

旁對出葉葉正相當春兩千枝秀薰風二尺長煎來宜沐浴檜後更芬芳君子正同室古人椒共房漫將今俗卉襲號泛叢光蘭草一名蘭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庭院亦栽之高三尺許葉平滑有光澤鋸齒甚細下部之葉三裂上部尖長花冠為管狀色淡紫列為頭狀花序香氣清遠古人刈而佩之謂之都梁香古所謂蘭荷此也

粵人呼水果為生果別於蜜餞之糖果及熟果也橙橘瓜蔗粵人喜熟啖之凡生食者即曰生果明末已然陳子升七夕戲贈小男詩有二稚子聽人談七夕舉頭真欲尾星行催懷案上排生果替姊箋頭錄乳名詩見中洲草堂遺集

嫁杏人皆知之而嫁荀嫁茄知之者鮮文昌雜錄李冠卿堂前杏花多而不實一媒媿笑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索處女裙繫樹辭祝而去來春結子無數宋陳郁藏一話映金城記黎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棖與橙子臣櫻桃以芥嫁荀但恨時不同耳若牡丹茶藤楊梅枇杷盡可以為友明葉子奇草木子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可言卷九

三五 天 蘇 閣 叢 刊 集 之 三

杏林清吳綺傲之而有種字林阮元廣陵詩事吳園次綺歸田時貧不自給塔江辰六闖為築室于南門名曰天地間亭粵東制府吳留邨又贈錢買粉妝巷趙氏廢園移居焉有乞詩文者先種花樹一株不數月而成林名曰種字林內有室曰菴癡舸為詩人燕集之地顧書宣詩云行酒亦為政多花不損廉

人皆知構李產嘉興秀水二邑今已絕實惟桐鄉城中有之而樹甚少欲啖者須預定己未中華有人就其地啖之大者圓如三寸徑之杯費銅幣三枚較小者可致遠予曾啖五十餘枚董詢五所饒也圓徑可寸半吮之皆漿甚甘惟餘筋核而已古今之記載題詠構李者不多見有如下嘉興府城西兩地產佳李因名構李越絕書作就李見花史吳騫拜經樓詩話李之佳品莫過於構李生青熟赤其甘美多津真不減玉乳之梨朱彝尊構李賦謂惟嘉興縣東淨相寺有之寺僧恆苦官吏之擾而伐其樹今此種流傳尚不絕予兒時嘗過尊聞查丈于橫濱橋在初白先生敬業堂側見一樹乃始得嘗歎為獨絕未幾樹死近日邵灣諸山往往有之雖亦有爪痕而味遠遜始如踰淮之枳矣胡敬有水龍吟詠之題為汪小米分貽張叔未所餉

構李詞云色香誇說離支東坡眼未西施見纖纖一指疊疊千顆爪痕都徧丁字溪頭語兒涇畔望中津囂喜故人分餉數枚珍重纔著齒驚衣澱真箇花如人面載鴟夷五湖歸便柔條初拆春泥猶帶舊根留戀天許張星種分仙李此緣非淺想晨涼正值浣紗時候把風枝剪

滬市多香蕉色黃味甘蓋來自粵東為芭蕉之實也閩亦有之植此者盈望皆是曰蕉田葉間纍然下垂而層次櫛比古人謂之蕉黃韓愈羅池廟碑云荔子丹兮蕉黃蘇文忠公潮州韓文公廟碑云於粵荔丹與蕉黃是也江浙之蕉不結實惟花中有漿味甘可飲俗因謂蕉曰甘露蕉黃之見諸紀載者如下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幹長數尺節節有花花褪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輒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乾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是也又名牛子蕉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又云芽蕉今粵人呼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清吳震方嶺南雜記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莖如肥皂而三稜割之內如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為棒槌

可言卷九

三五 天 蘇 閣 叢 刊 集 之 三

癸亥中華民國人日董詢五以柏化石見貽謂是吾杭西湖岳忠武墓前之柏所化然吾聞西人言深埋地層中之動植物其有機腐腐盡所留遺跡侵入礦物溶液為沈澱而填充之者是謂石化凡生物既遇此作用則其化石全體受礦物之浸潤乃悉化石質而此柏暴著地面實未嘗受礦物之浸潤也松化石當亦若是耳四川通志永川縣來蘇鎮相近處有松化石石質成松理高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俗呼雷燒石而瑞典人諾令等近於山西中部研究物質曾在深山發見地質三十二層所獲標本有扇形鳳尾草化石一方高四寸英吋近地處直徑可十八英吋向上漸縮又得花之化石一方似李花或似蘋果花瓣萼無缺花之前後次序亦清晰可辨枝長十八英吋有花十二朵此與松化石相類見申報中華二月二十三日 瑞典學者考察山西地質成績條

動物為有機物之一與植物同為生物有知覺運動營養生殖之機能下等者由單細胞構成與下等植物不能顯別高等者由種種細胞構成複雜特甚種類至繁在世界中之總數可三十餘萬種其分類之最普通者如下一脊椎動物為類五曰哺乳曰鳥曰爬蟲曰兩棲曰魚二節足動物為類四曰昆蟲曰蜘蛛曰多足曰甲殼三軟體動物為類三曰頭足曰腹足曰瓣鰓四蠕形動物為類三曰環蟲曰圓蟲曰扁蟲五棘皮動物為類四曰海膽曰海星曰沙蠟曰海百合六腔腸動物為類二曰珊瑚曰水母七海綿動物為類二曰石灰海綿曰非石灰海綿八原生動物為類三曰肉質蟲曰微水蟲曰孢子蟲此近今解釋動物之新說也 蟲也禽也鳥也獸也古語有相通者動物之總名曰蟲禽為羽蟲獸為毛蟲龜為甲蟲魚為鱗蟲人為裸蟲見大戴禮宋鄭瑗并觀瑣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明陳絳辨物小志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贄卿羔羊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豬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猴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為簣簾天下之大獸五羸屬羽屬鱗屬是為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為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明焦竑焦氏筆乘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為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羶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清胡承譜隻塵譚陳澧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如鸚鵡不曰獸而曰鸚鵡通曰禽是也然虞書后稷二云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清左肅三餘偶筆周禮天官獸人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是獸亦謂之禽也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有羽者是禽亦謂之獸也 蟲禽為獸古語既相通矣金奇中曰諸儒

可言卷一

二天 蘇 闕 叢 刊

語錄謂人當嚴人禽之辨今何如乎蟲禽鳥獸直可通之於人矣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之言也禮教凌夷及今而甚人面獸心人頭畜鳴者所在皆有也列子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類七數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國語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漢書夷狄之人食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又始皇既沒胡亥極愚痛哉言乎人頭畜鳴見史記其正義云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

曹中見滄浪集

雌蟲之久長

羽族之屬陽性者為雄詩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獸之牝者亦或謂之雌古詩雌兔眼迷離牡者亦或謂之雄詩雄狐綏綏為之雄者亦或謂之牡詩雉鳴求其牡雌者亦或謂之牝書牝雞司晨而古人乃有以男女為雌雄者墨子非樂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維且凡論男子者皆以雄三國志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蓋人物志

可言卷十

二天 蘇 闕 叢 刊

本言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拔羣者為雄也又三國志鄧艾傳艾謂蜀士大夫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陳琳答張紘曰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見三國志注伯與霸通漢書武帝紀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後漢書趙典傳大丈夫當雄飛陳書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晉書斷雄圖於議表後漢書糾糾雄斷雄心挫於卑勢傳玄賦雄姿逸世杜甫詩高談雄辯驚四筵今譽女子曰英雄別於英雄也昆蟲為蟲類之總稱說文本作蝮夏小正月令作昆昆衆也謂種類衆多也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蟲釋文此對文爾散文則無足亦曰蟲爾何蟲豸盧程語見五代史

鱗魚類之總名周禮其動物宜鱗物介水族有甲者也周禮其動物宜介物合魚類介類而稱之曰鱗介左思賦鱗介浮沈

鳥類之嘴為堅硬之角質無齒故食物不嚼獸之骨皆有髓鳥骨中空毛管亦然質輕善飛以此

人之生也必戰勝環境之鳥獸而始生存然猶有在吾身之寄生蟲焉寄生蟲為蠕形動物中圓蟲扁蟲之類有始終寄生於人之腸胃者如蛔蟲蟯蟲十二指腸蟲等有以牛羊豕為其功蟲之宿主而人

為成蟲之宿主者如條蟲旋毛蟲等蛔蟲一名蛇亦名蛭似蚓無環節色白兩端其尖寄生於小兒之小腸患者腹痛吐瀉雌長可尺餘雄長七八寸蟻似蛔蟲而甚小雌長一分雌長二分許色白形圓末彎曲寄生於人腸啖物時誤嚥其卵而生輒自肛門匍匐而出令人肛門奇癢腫痛或潰爛且發腹痛頭痛惡心嘔吐等症十二指腸蟲雄長三分許雌長五分口緣有囊如鐘附著人之十二指腸黏膜而吸取血液能令人成貧血皮膚蒼白或嗜食煤灰土石等病條蟲寄生入腸中吸收人之養料使人衰弱其全體為扁方片寸寸成節色白故又謂之寸白蟲每節各具生殖機能自增殖於人之腸中互相連接可長至二丈餘其節片隨糞泄出又移殖其幼蟲於動物體如牛豕魚諸肉皆能寄生人食之則此幼蟲又於腸內發育為完全之條蟲以其首別之為三種一無鉤條蟲生於牛肉中一有鉤條蟲生於豕肉中一裂頭條蟲生於魚肉中旋毛蟲人食豕肉而生寄生人體雌長一分許雄半之尾端鈍圓頭細小在人腸中孳生幼蟲無數破腸壁入筋肉人即患熱病甚劇此皆西人實驗而知之者而我國古籍亦言人體有蛔蟲蟻蟲且於諸蟲詳言之惟類神話耳

可言卷十

二天 蘇 閣 叢 刊

元方病源云人腹有九蟲伏蟲長四分羣蟲之主蛇蟲長五六寸至一尺發則心腹作痛口喜吐涎黃心則死白蟲長一寸色白頭小生育轉多令人精氣損弱腰脚痠長一尺亦能殺人肉蟲狀如爛杏令人煩悶時蟲狀如蠶令人咳嗽成癆殺人胃蟲狀如蝦蟆令人嘔逆弱蟲又名扁蟲狀如瓜瓣令人多唾赤蟲狀如生肉動作腹鳴蟻蟲至微形如菜蟲居腸中令人生癰疽疥癬癩癬痔瘡疔毒諸病諸蟲皆依腸胃間人臟腑氣實則不為害虛則侵蝕變生諸疾又有尸蟲與人俱生為人大害狀如犬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三寸許有頭尾凡服補藥必先去此蟲紫庭真人云九蟲之中六蟲傳變為癆瘵而胃肚寸白三蟲不傳其蟲傳變或如嬰兒如鬼如蝦蟆如守宮如蜈蚣如螻蛄如蛇如鼈如蠅如蛆如蠟如蠟如豬肝如血汁如亂髮如亂絲等狀凡蟲在腹上旬頭向上中旬向中下旬向下服藥須月初四五日五更時道經云尸蟲即三尸鬼甲寅庚申日出遊道家守庚申法不令復歸化書云蠅蠅者腸中之蟲也噉我精氣樂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蠅蠅死而我長生吾人為飢寒所迫救死不暇而日夕勤動以謀衣食住是誠不若

鳥獸之樂也鳥獸身有毛羽不必求衣也動物植物所在皆有皆其養生之具不必求食也棲止山林純任自然不必求住也輪迴之說果有之吾必請於閻羅天子而願為鳥為獸矣

西人亦持殺生之戒凡動物之呼其名而能返顧者輒放之重其有知覺也然人之無知覺者多矣西人見之必以為皆可殺也否則何以視之西人公園有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之揭示乎 官之腐敗商之狀況所迫不能獨異安得有解鳥語之公冶長識牛鳴之介葛盧一察禽類獸類之道德知識有勝於人否耶 曼琪蓓曼美之電影女伶也近以攝演馬戲影戲日周旋於獅象虎豹間而有養獸經驗談見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申報其言曰夏司加象也對予至馴謹獅不噬人然僅畏獸部訓練者之擬之以槍及鞭笞而不服從他人之命令虎性躁貪食甚於獅山貓亦悍甚且嘗以齒自斷其尾氣候之寒暑與獸性亦有關係風日晴和能安居檻中若水雪嚴寒獅虎必狂吼天陰多淫獅最橫又云野獸既馴服日進肉食養之若天之驕子則疾病亦乘間而入一獅偶患傷風未久成肺癆越

可言卷十

四天 蘇 閣 叢 刊

八月而死他獸之病風溼者亦頗夥又云訓練野獸之最難者為去其遺傳之劣根性人亦何獨不然暴徒受拘役之刑及釋而作惡如故人為動物之最靈者且如此況久居山澤冥頑不靈之野獸乎曼琪蓓曼之言如此是可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獸亦猶人也是可知人之遺傳劣根性或同於獸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 犬狗二字意義有別今則混而稱之曰狗禮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狗犬通名析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故月令皆為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燕禮享狗或是小者爾雅釋畜未成豪狗註狗子未生幹毛者 明祝允明讀書筆記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辨於犬矣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亦犬耳 雞之育卵視人之養子勤矣其勤者幾日日而育之而卵之值乃日昂以求過於供也謀生計拙竟無容納之地人不如雞矣貓之生子亦多於人歲或兩育育必數子人爭乞取之以可辟鼠也不若人之欲謀飯餼地窮年累月而不可得也人不如貓矣 食於人者必勞心勞力不然則尸位素餐而家畜之貓但能捕鼠即為盡職夫貓之

隱老饑瘦龜不喘是皆以龜譬人也江上值雪詩有二結頸夜眠如
凍龜則自譬矣宋王禹偁小畜集請居感事詩有二悠悠曳尾龜是
以龜自譬也宋程俱次韻江子我見寄長句有云泥行正作龜藏穴
是以龜自譬也朱子詩驥足寧同曳尾龜則譬人矣陸游比得朋舊
書多索近詩戲作長句之詩有二寒龜但欲事結菰夜與詩有二鶴
瘦龜飢與靜宜累日無酒亦不肉食戲作此詩有二小築蜻廬剡曲
旁枵然蟬腹與龜腸衰病有感詩有二龜腸夜自呼新寒小醉睡起
日已高戲作詩有二龜息靜無聲又有僧飯一飽慰龜腸句是皆以
龜自譬也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有即事二首見全金詩其一有二云新
得家書來報喜舊時龜子繞牀行以龜譬子即自譬也唐詩紀事崔
液上五言詩其兄湜歎曰海子吾家龜龍也海子液小字樓鑰詩崔
家兄弟列清要海子况復稱龜龍以龜譬姪亦即自譬也

俗詈人曰龜以其妻之有外遇而喻以龜與蛇交也說文龜頭與蛇
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龍之屬以蛇為雄明人雜俎俗稱以妻
子外淫者其夫為烏龜蓋龜不能交縱牝者與蛇交也見清梁同書
直語補證至明代則龜為妓夫之定名非譬語矣王世貞舟州史料

可言卷一

七 天 集 卷 一

南京法司所記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
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
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二歲女子
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唐時樂戶皆
著綠頭巾明史輿服志教坊司伶人常服綠頭巾以別士庶之服後
因龜之頭為綠色遂曰著綠頭巾者為龜樂戶妻女皆歌妓故又曰
開設妓院縱妻女賣淫者為龜明丹丘先生虛子太和正音譜子
昂趙先生曰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綠頭巾之始於明人皆知之而
不知元之有青頭巾唐之有碧頭巾也元典章娼妓穿著紫皂衫子
戴角冠兒娼妓之家長并親屬男子裹青頭巾明制樂人例用碧綠
巾裹頭而官妓皆綠樂籍故世俗以妻之有淫行者謂其夫為戴綠
頭巾按漢董偃綠樂籍隨公主前伏殿下詔古曰綠穢賤人之服
唐封演封氏聞見錄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
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
入州鄉以為大恥康熙會典順治九年定樂戶黃色鼠皮帽康熙十
二年定本色鬚鼠帽涼帽俱綠緞裏綠緞緣邊 俗詈人又有曰王

八者或謂為志八之說八者禮義廉恥忠信孝弟也
國語曰某為貧所苦敢求治生之術石則笑曰難言也
八賦八賦者何曰遠義廉恥忠信孝弟是也八者不主財不聚其
近誰可以醒食此七修類稿則曰五代史云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
盜鹽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珂按今以人之惟薄不修喻其
為龜以王八為代名詞然古有官曰龜人以王八詈人不若呼之曰
龜人為典雅也周禮春官之屬掌六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動物之壽莫若龜莊子龜形雖短而命甚長白孔六帖龜百歲一尾
千歲十尾二百歲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西人亦言龜壽可五百年
蟬之命乃甚短爾雅疏蟬朝生暮死西人亦言動物壽命之最
短者莫若蟬一出水面交尾產卵後即死較之其他昆蟲壽命為
尤短蓋昆蟲之壽命長者有六七月短者亦有一二日也龜壽在百
歲以外故喻人之遐齡曰龜齡連類而及之曰龜鶴亦曰蛇龜鮑照
詩龜齡安可獲岱宗限已迫郭璞詩借問蟬蟬輩寧知龜鶴年鮑照
賦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蘇軾詩欲將齒髮鬪蛇龜長壽之
徵亦以龜譬之芝田錄袁天綱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
大貴壽唐劉禹錫詩寒龜飲氣受泥塗

可言卷一

八 天 集 卷 一

喻人之有疾曰枯龜蘇軾楊惠塑維摩像詩病骨為龜如枯龜
事物之借重於龜者猶有可徵者略如下龜所以卜鑑所以照故凡
足以為前知返省之助者曰龜鑑亦曰龜鏡宋史李及之嘗撰次唐
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八十卷北史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推
而言是為龜鏡盧照鄰文思欲為龜為鏡立德立言宋不著撰人五
國故事環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嘗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
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珂按此指
南唐元宗李景而言蘇軾有陳季常見過詩云聞君開龜軒東檻俯
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賜谷餘光幸分
我不死安可獨諸葛吳郡人有來龜軒詩見元詩選詩云清江使
者過桃溪左顧還驚水石迷綠髮披披夜網元裳約納帶春泥鶴
歸華表清霄闕燕入空梁落日低珍重主人靈物主舉觴稱壽樂天
倪黃庭堅有龜殼軒詩云紫極宮中三百樞道人獨藏一神屋開軒
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又有木龜亭留題
雲南臺西路木龜坊乃是靈蛙吳鳳藏從此改名杉珂按恐來吞月
直須防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至正初江浙行省學二衢清獻書院

山長阻兵居吳之封門轉徙吳淞江上築室松江之旁詩詞集見教
授之暇以詩酒自娛洪武初年逾八十歸隱橫山自號龜巢老人所
著詩文曰龜巢集附詞集詞綜言戴良有龜毛廬詩云倦游去朝市
委懷在田園既活執戟疲益知荷篠賢夙晨飯牛出夕曛負耒還春
作固云力秋斂未盈廬求贏豈其願拙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豈
亦良難詩見九靈山房集後漢書與服志龜旒四旂四仞齊首以象
營室後漢書西域傳論先服則賞簾金而賜龜綬注龜謂印文也漢
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龜紐印鼻作龜形以為提
繫者也漢官儀列侯印黃金龜紐文曰印丞相黃金龜紐文曰章太
玄經龜編印以龜為紐故亦稱龜因學紀聞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
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為武為龜也唐書車服志天授
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
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李白文因解金龜換酒為樂龜紫即金
紫歐陽修謝賜龜紫啓龜紫之重唐制所難蓋武元衡牛僧孺為宰
相裴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蘇軾有葛延之贈龜冠詩
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協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

可言卷十

九天蘇閣讀

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屨耳孫那其製君今此去寧復來欲慰
相思時整視陸游詩有龜屋裁小冠句又有龜屋新裁二寸冠句自
注予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
紹興今為魚稻之鄉而宋時少魚莊季裕雞肋編越州在鑑湖之中
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難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
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 滬之鬻金魚者擔賣於
市間以玻璃瓶蓄科斗售之見者皆以為奇然陸放翁嘗養之放翁
有作盆池養科斗數十詩
廣東崖州榆林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而性極寒蟹入其中即不能
動久之成石相傳置几案上能明目亦稱石蟹見諸人獲續蟹譜花
農兄督學粵東曾得之知予目患顆粒性結膜炎以一奇予試之未
效癸亥中華民夏秋之交贈林重夫重夫之目患內障也磨汁敷
二日但覺溼熱而色黃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石蟹生海南形真是
蟹云是海味所化又有石蝦亦其類本草集解湘江之濱有石狀類
燕而有文圓大者為雄長小者為雌珂按此皆僵石也蟹蝦燕初亦
動物入石中久之僵死與石相合矣

鴻之租界無蚊其他則有之然以閩北之寶山路而言寶興西里義
品里相距不及千武而義品里無蚊寶興西里多蚊夫蚊之有無以
地之穢潔定之然租界自通衢外里巷之穢與非租界實不稍異況
義品里寶興西里又同為閩北乎蚊之有無以地而異齊東野語備
述之其言云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為市井燈火之盛故也吳
興獨江子匯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
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余有小樓在
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
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 寶興西里寓廬之多蚊則以里有隙地庭
多花草也陰曆四五月為盛而正月末二月初已有之十一月亦未
絕人以為奇予誦梅聖俞二月雨後有蚊蚋詩告之詩云春夜一二
蚊蚋飛久不見之尚可喜而今稍喧來聒人向後更暖奈爾豈又巴
嫩炎毒早三月蚊蟻生白樂天蚊蟻詩也意必蟄居和燠之處而度
冬耳又杜甫詩亦有冬温蚊蚋在句 唐孟郊蚊詩有二云顧几寧自
愧飲人以偷生願為天下蠲一使夜景清此亦少陵廣厦樂天大裘
之志也

可言卷十

十一天蘇閣讀

人日脂暖蠅集於窗因思侯方域蚤春見蠅詩有乾坤繁種類歲月
歷升恆自然多變態所愧結玄冰四句而有慨於今世人類之繁衍
世變之紛紜矣 蠅之有妨衛生昔人亦已知之鄭浩秋蠅詩有句
云况如一簞貧未能萬錢歡園蔬薦脫粟杯盤珠滅裂雙筋纒欲拈
咀嚙遺爾餐適從何處來食飲汗修潔使我味不甘欲燕還復嗔若
蠅之傳染病菌則古人未之知也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宋哲宗時
為右正言
比較優劣以判勝負之事曰賽即鬪也器物之鬪擊鬪牌外為植物
鬪花鬪草鬪茶是也以動物相鬪者鬪牛也鬪羊也鬪雞也鬪鴨也
鬪鷓鴣也鬪蛭也沿至於今相仍不廢者鬪鷓鴣鬪蛭而已不惜物
之生命以爭己之名利亦猶今之當局殘民以逞也鬪牛之俗今金
華猶有之壬戌中華民曾至滬獻技類似鬪牛者有賽馬及賽船
賽花皆西人所有事也 鬪擊之事世鮮有知者南史齊永明時市
井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鬪擊之為言誤也至是宗室族滅矣
有以葉子戲曰鬪牌者宋已有之劉子鞏詩鬪牌擊鼓多伎倆
鬪花唐有之天寶時長安士女春時鬪花戴插奇花多者為勝皆用

千金市名花植庭中以備鬪 鬪草端午事也歲華紀麗端午結廬
蓄葉鬪百草纏五絲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有鬪百草之戲章得象
詩五日看花憐並蒂今朝鬪草得宜男 鬪茶江隣幾雜志有二蘇
才翁嘗與蔡君謨鬪茶蔡茶用水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水瀝水煎
遂能取勝 牛蠶物也而人能使之鬪蠶而靈矣人之能力可畏哉
蠶爾小民聽命於當軸為蠶蠶之爭不惜以生命殉之亦猶牛耳清
楊鍾義雲橋詩話三集發俗鄉村盛鬪牛村民之稍溫飽者皆畜之
飼養必精必備專事鬪名曰操牛其用以耕者則犬豕視之矣每八
日一大集通國趨之若狂鬪處有神祠牛必先集此其鬪也鬪廣場
立高轆於東西以彩帛裹牛角旂幟導入有老者視牛之大小肥瘠
合對令鬪其一勢將敗壯夫十輩曳之釋勿令奔也勝者戚友咸賀
置酒慶功其偶有奔北者屠之取若捷市朝 鬪羊唐有之宋楊彥
巖楊公筆錄世人以鬪雞為雄然不如鬪羊之為偉余嘗見牧羊自
鬪者皆怒視頃刻卻立勇進以額相觸其聲如叩石凡百數十數不已
常疑其骨碎唐張說獻鬪羊表云卻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疾
如奔雲之交觸解如轉石之相叩真得其狀 鬪雞春秋時已有之

可言卷十

十二 天 蘇 鬪 雞 之 三

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秦歲時記寒食之節
城市各鬪雞走狗為戲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鬪雞臺趙王石
虎亦以芥羽漆砂鬪雞於此樂府雜曲歌辭有鬪雞篇明秦蘭徵天
啓宮詞註當時宮人好為鬪雞之戲不惜重資購健鬪者調習既爛
屆期登場施五彩慢於籠上背場開籠有能臨陣飲啄自如多至三
四百啄且鳴躍不怯者其勝可預必也勝者以絲球分纏頭旁入籠
迎歸所獲珠翠羅綺不啻百金明張岱陶庵夢憶天啓壬戌間好鬪
雞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鬪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
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恚金其距介其
羽凡足以助其腦膊滋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
噲子孫鬪雞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栗仲叔心動密遣使
訪之又不得益忿恚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
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鬪鴨始於三國時三國志
吳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勤覽
經典用此何為慮即毀之吳志吳主傳注魏文帝遣使求孔雀翡翠
鬪鴨長鳴雞南部新書陸龜蒙有鬪鴨圖 鬪鷓鴣之風實始於明

謝在杭五雜俎江北有鬪鷓鴣甚小而馴出入懷袖鷓鴣雖小然最勇
健詩言鷓鴣之奔奔言其健也張昱詩鬪鷓鴣初罷草初黃朱有燉元宮
詞遇著中秋時節近剪絨花毯鬪鷓鴣 鬪蛭以蛭相鬪也由來久
矣蛭即蟋蟀一曰促織負脂雜錄鬪蛭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
鑲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啜賈似道於半閒堂鬪蟋
蟀見宋史帝京景物略七月始鬪促織壯夫士人亦為之鬪有鬪場
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鬪盆筭筭無家不貯之五雜俎三吳有鬪促
織之戲鬪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回然後登場
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為首二人得見勝負
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席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 賽馬者
於廣場四周為馳道設立起止之標點預賽者若干人皆乘馬並轡
疾馳以先達所止地者為勝灑之公共租界靜安寺路有賽馬場場
圓廣可數里賽時七八騎或十餘騎賽者皆西人衣彩衣勒馬立於
場之西北隅黑柱下鈴動馬發循木圍疾走先至黑柱處者勝如是
者三日越翼日跳浜浜果土為之長丈許高可三尺騎而躍過勝矣
近歲以來寶山縣屬之江灣鎮亦有萬國體育會之賽馬場華人與

可言卷十

十三 天 詩 鬪 鷓 鴣 之 三

焉 賽船者滬之西僑歲於春秋二季至青陽港 鬪 鷓 鴣 之 三
之船無篷無帆兩端尖若一葉一人把舵四人或八人蕩槳先至植
標處者勝 賽花者春秋二季滬之西僑於南京路市政廳或黃浦
灘路公園開會場行之中西花草皆可與賽而城隍廟之豫園高昌
廟路之半淞園歲有蘭花會則華人之主之
動物亦有以種植之法而成之者羊也蠟也蠟也蚌中之珠也劉郁
西使記蠟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聞雷而生臍系地及長驚以
木聲臍斷便行 牡蠣為軟體動物一名蠟右殼小而薄左殼大而
凸其表硬而不平腹緣為波狀屈折色淡黃內面白而滑潤足漸退
化失其用恆以左殼附著巖石連綴至一二丈俗稱蠟山肉味美富
養料易消化謂之蠟黃廣州府志合蘭海有蠟田歲凡兩種其法燒
石令紅投海中蠟輒生石上千萬相疊蔓延數十丈潮退往取漁姑
蛋婦咸出謂之打蠟以木制如上字形數尺許其直數尺挂竹筐女
即以一足踏橫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動其勢甚輕捷始古
泥行乘蠟之遺意既至蠟塚得肉置諸筐遇潮長相率踏歌而歸有
咏之者曰一歲蠟田兩種蠟塚田片片在波濤蠟生每每因陽火相

累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珍珠蟻更多漁姑爭唱打魚歌紛紛龍穴
洲邊去半溼雲鬢在波 蚌蚌屬殼厚硬略成三角形面有縱線
突起如瓦楞故俗稱瓦楞子外淡褐色內白色肉色亦可食大者謂
之魁蛤又一種縱線不甚高外黑褐色時有茸毛附著者俗稱毛蚌
飼蚌於近海之田待其長大以收利曰蚌田臨海異物志蚌之大者
徑四寸背脊上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
之蚌田清一統志大蚌山在莆田縣東七十里大海上有蚌田百頃
蚌為軟體動物殼兩片形長橢圓色紫黑大者長八九寸內體扁
厚呼吸以鰓運動時有舌形之足出殼外質硬能掘土產淡水內
面平滑有真珠層能產真珠色白如銀發五色光又可用人工作球
形卵形及人形之鉛模納入其外套膜與介殼間使歷久成珠質而
得異形之珠若珠母則蚌屬殼為四角形其頂偏於一方外粗作暗
褐色亦微蒼黑其內真珠層最厚產珠甚美西人多飼之以種珠亦
名真珠貝滬市所需即此俗曰寶素珠第不知與古之養珠法同否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
釋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類

可言卷十

十三天珠

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識小錄以
假珠光瑩者取大蚌清水浸之候口開急以珠投之類換清水夜置
月中兩年則成真珠矣 唐甫里先生集有漁具詩一題曰種魚小
魚本有魚秧魚苗之稱故云種非真種也
鑛物有廣狹二義廣義為金石土砂鹽水等無機物質之總稱狹義
謂鑛造巖石之成分如花崗巖中含有石英長石雲母之類
合鑛物石英長石雲母
母謂之單純鑛物 別為金屬非金屬二種
礦物之可燃燒者曰石炭俗謂之煤乃太古時代植物經地球之變
動入土年久分解而成色黑之炭質堅如石有廣狹二義廣義括無
烟煤黑煤褐煤泥炭而言狹義專屬黑煤石炭二字國人率疑為日
本之名詞實早見之於吾國古籍也宋史陳亮佐傳從河東路以地
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妻除其稅宋朱翌荷覺雜記石炭自本朝河
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亮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
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
之蕪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宋莊季裕雞肋編東坡石炭詩引
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

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
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
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 久埋地中之木曰陰沈
木亦曰陰抄俗稱之 各省皆有之滇尤多地震樹偃埋土中閱千百
年變為石炭未變者為陰沈木製器作棺堅韌耐久
石油為流質鑛物掘地中之油井而汲之太古之海棲動物質所成
也又有謂為炭化物入地由水汽之作用積久化成者深入地中五
百尺至數千尺以下率在砂粒之罅初由井中汲出者曰原油亦曰
石腦油色黃或褐微有綠閃光入蒸餾器蒸之加熱二十度至三百
度而得者曰揮發油用以防 加熱百五十度至三百度而得者曰燈
用石油俗曰煤油 加熱二百度至三百六十度而得者
曰重石油重石油又可分取機械油塗於機器 華攝林石蠟之類
我國山西之潞安陝西之延安四川之敘州皆產之惟開采未盛所
用者皆來自俄美實一極大之漏卮也敘述石油之見於我國古籍
者如下宋康輿之昨夢錄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
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為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
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
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
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為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接水戰
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為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
烈焰噴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明何宇度益都談資油井在嘉州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為諸縣居
人皆用之然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然之一筒可行數里價減
常油之半光明無異 拾遺記所記之陰火有似石油以陰火入水
不滅而益燃也其言云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
通曉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瀟瀟蕩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凡生天壤間者皆謂之物植物動物礦物皆天然物也人功製成者
則謂之曰人造物

可言卷十

十四天珠

俗稱凡百物品有曰物事者有曰東西者皆有所本古今莊農家呼
粟麥可食之物以為物事明思陵謂詞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
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皆暮叩人之門
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東西思陵善之按此特一

水自發聲如雷煙霧瀰漫人馬辟易金人又製震天雷取鐵罐盛藥
上穿小孔燃之礮舉火發聲聞數十里半畝以內礮火所及鐵甲
皆透 級礮輕便易攜惜不能及遠清貝青喬咄咄吟註初寧波貢
生林誥獻策謂用大礮不如用級礮大礮工價既費運載尤難級礮
則輕而易舉又省工價臨用時裝藥審準之法亦視大礮較易級礮
者束級如筒實以銅膽而牛筋生漆裹之者也將軍試之果靈便遠
可及二里許遂發餉銀一萬六千兩令誥監造之得八百門

旂旗二字今混用以禮記旂有十二旂及爾雅旂旂之旂均與旗通
也詳攷之古者以帛上畫龍旂端著鈴者名旂亦作於旂與旌同與
旗音義並異古專稱帛上畫熊虎者為旂如周禮熊虎為旂是也然
亦以為旂旂之總稱如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是也今於方形三
角形之布帛以一邊傳著於竿者皆曰旂若繪龍之旂如下詩龍旂
十乘史記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唐書朱雀隊建朱旗龍旂十一宋
張耒蒙恩除奉常有感詩有平生秉周禮投老奉龍旂句是我國固
有龍旂非創於清惟晚清以之為國旗耳於是偉人見之而感清遺
老見之而思清

可言卷十

九 蘇 蜀 叢 刊

宋人有醕酒者懸幟甚高見韓非子蓋即酒家所用之招子也以布
線竿懸於門首曰酒帘容齋隨筆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
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曰酒旗白居易詩酒旗搖水
風曰酒望見廣韻曰酒飾陸游新晴馬上詩畫樓酒飾滴殘雨曰青
旂陸游出省詩酒市雨餘青旂重

玻璃之大別為鈣玻璃鉛玻璃鈉玻璃三種鈣玻璃以碳酸鈣石灰
白砂等製之質堅難熔宜作化學器是為上品鉛玻璃以鉛丹炭
酸鈉石灰白砂等製之折光力頗強宜作光學器鈉玻璃以碳酸鈉
碳酸鈣及白砂等製之平板瓶管之屬率以此製色微綠為常用品
性脆硬不傳電熱之則熔如鉛粘於鐵管吹泡入模為器又製玻璃
板者亦先吹成大圓筒後切開以製平板通常皆透明如水浸以弗
化輕酸等腐蝕藥則不透明俗稱毛玻璃製時加顏料即有彩色此
皆今之玻璃人工所造者也而玻璃二字我國載籍已有之齊東野
語供客以玻璃瓶插花飲客以玉缸春酒是也亦有作頗黎或頗梨
或玻璃者始見顧野王玉篇惟視之為玉或別一種與今之人造者
異宋周密所記之玻璃瓶當亦為玉質也元吳萊淵類集婁約禪師

玻璃瓶子歌有二云玻璃瓶子西國來顏色紺碧量容杯是則人工所
造者元已輸入吾國矣李屏山詩輕浮妾玻璃頭鈍奴琥珀前漢書
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注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
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
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消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
實非真物梁四公子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廣一尺半內外瑩潔
向明視之不見其質重四十斤

鑿壁分光之事昔有之今盛行電燈鄰有燃二百枝光者則鑿我壁
分其光拜賜多矣元洪希文有六言詩記鑿壁分光事題云東西舍
語子願鑿壁分光予思古人有無損子明之語遂從其請戲成六言
詩云有目願見種色鑿壁幸分餘光彼量汪汪千頃吾聞洞洞入荒
然希文嘗有夜讀燒松明詩其上元詩又有夜作松明當點油句則
所分之光亦僅矣夜讀燒松明詩云畫誦何如夜誦專幸然新禁弛
松煙銅盤流液焚膏木竹筒勞形校蠹編往訓難明前緒墜古人不
死此心傳齊收薪蠟豪相尚深院呼盧未肯眠且希文又有夜讀無
油詩則壁穿而東西舍有時無光矣詩云薪蠟豈豐崇囊螢何啻涓

可言卷一

三 天 蘇 蜀 叢 刊

貧固士之常書亦天所靳 電燈者以電流發光之燈也有孤光燈
白熱燈二大別通衢公園所用者自千枝燭光至三千枝燭光之孤
光燈也懸三四丈之高處覆以球形玻璃罩上下有炭質桿各一通
以強電流發強烈之白光居家所用者自十六枝燭光至百枝燭光
之白熱燈也以竹絲或棉紗等所製炭質細絲封入真空之玻璃球
中通以電流則炭絲發白光

續墨客揮犀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
視之見其腸胃筋脈團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鑑衆駭莫測其
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此燭豈有愛克司光乎愛克司光為一
種特別之光線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德人即根發明其性於普通光
線所不透之物皆透過法用即根光線管接發電器而發電即生此
光凡肌肉皮革竹木縲布紙類等物通過無阻醫者常以之療病關
吏常以之驗行李

夏日度置飲食之處近世盛行冰箱以度原料及烹飪已成之品雖
伏暑不腐箱之四周為木襯以鉛藏冰於屜其上置飲食品於西
人其功用與我國古時之冰廚同吳越春秋句踐休息食室於冰廚

越絕書有水廚圍廬危所也而癸亥十二夏秋之交滬市有冷匣冷氣箱出賣皆可代冰箱之用 冷匣以石膏為之形圓有蓋有當當底之玉冠無蓋已冷之食物於中可不致敗來自美利堅上海南京路中德 駱紹先為言其用法如下置空氣流通之處勿倚牆溫度以五十八度至六十度為最宜勿常受日光宜清潔宜燥惟每越三日必浸於清潔之冷水中為時三分鐘水勿過多且勿使水結冰浸時勿以水沖之勿與熱物或腥物相觸偶有腥氣宜浸水中五分時之久曝之於日中或烘之於竈門前若多受腥氣宜刷淨使乾隔一日用之匣之置食物而仍致敗者其故有六一無充分之空氣流通二置物過多使空氣不能流通三太溼四乘溼拭蓋及當之孔孔遂為塵垢所蔽五未浸冷水中六受腥氣 冷氣箱為丹麥人所發明德公司出售 其式略如冰箱不必藏冰於中而有冰之功用有門可啓閉較冷匣為便

夏日禦蠅之物有曰捕蠅紙者西人所製以錫黏於紙蠅就食則足膠於錫不得脫死矣又有以碧紗裹皮食物者古有之唐馮費雲仙散錄金溪記曰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蠅記室

可言卷一

三二天蘇閣叢刊

宜興山陶器其產地為蜀山丁山環兩山而居者皆業陶迺遷可十餘里茗壺之坯婦女手捏之無模型若蓋若嘴若耳則假手於男子山麓居民以是無凍餒宜人乃有金蜀銀丁之說

陸游示子聿詩我死汝應傳鉢袋勉持憑直報明時鉢袋之意義疑與衣鉢相類高庵閒話六祖衣鉢傳自達摩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器鉢則魏王所賜嘉靖中督學使者某焚碎之

鞋杯置於壘足女之寫中以行酒始於元末楊鐵崖鐵崖游杭妓以鞋杯行酒鐵崖即席命瞿元吉詠之元吉作沁園春一詞鐵崖大喜即令妓歌以侑觴詞有二云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又云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鐵崖之外尚有曾飲鞋杯者三皆明人也一何元朗元朗至蘇州之閶門攜桂夜集元朗袖中帶王寶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為戲王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見徐鈞本事詩一林雲鳳雲鳳游秦淮偶與友過朱校書樓寧館酒間出兩隻錦鞋貯杯以進曰此所謂鞋

杯也風塵中人博綜雅誼如此元朗喜甚遂以蕭蕪酒為賦鞋杯行有云秦淮難文字無瑕為余笑脫乾紅鞵酒間突出華筵上短窄纖新纜一編平生每恨舊裙低今日分明見弓樣亦見本事詩一王深輔深輔有雙鳧杯詩雙鳧杯一名金蓮杯鞋也見鮑記注

文房器物官古而雅阮文達公元嘗有詠十三金石文房詩註云以唐文泉子紫石硯硯匣上嵌漢貨布以漢五銖泉范為墨床以漢宛仁小弩機為水池以漢印鈞為水匙以漢尚方辟邪銅箭為筆筒以宋王晉卿鏤金鐵匣為墨匣內貯長壽半鈞唐魚兵符以梁大同隋開皇仁壽唐會昌四造象為筆架共成一盤以供清賞是則無一不古也詩云齋中積古最精罕一尺檀盤事事全金石文房十三器漢唐北宋二千年案頭舊榻銅花細筆下新生墨影鮮翡翠珊瑚皆避席好同歐趙共清緣又有題云以沈檀為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致處即以為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詩云豈獨管為城兼因硯作屏開查迴玉照脫穎破春暝石洗池分鏡花生筆有瓶墨光浮瀲灩燭影射瓏玲雅製宜宵課新詩抵篆銘兒時書味在還憶一鐙青均見琴經室四集

可言卷一

三二天蘇閣叢刊

筆墨紙研為文房四寶人皆知之亦曰文房四寶元王惲洗硯示孫阿麟詩注東坡謂筆墨紙研文房四寶是也惲字仲謀汲縣人有秋瀾先生大全文集

墨匣製銅為之或以銀置絲其中漬以墨汁便應試之用始於道光朝至同光間凡號稱為儒者皆有之鑄字者以黃生為著近有鑄山水於上者絕佳戊午中華七年朱劍芝婦弟嘗自京師寄一以贈上有天蘇閣著書圖愧不敢當山水佳絕姚莊父所繪周華堂所鑄

一紙耳至微之物也而物力之艱可以見豈獨統袴兒不之知即問之來自田間以楮墨起家今至津要者亦恐瞠目不知所對清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造紙之法取稚竹未枿者搥折其梢逾月斲之漬以石灰皮骨盡脫而筋獨存蓬蓬若麻此紙材也乃斷之為二束之為包而又漬之漬已納之釜中蒸令極熱然後浣之浣畢暴之凡暴必平地數頃如砥礪以卵石灑以綠礬恐其蒸也故暴紙之地不可田暴已復漬漬已復蒸如是者三則黃者轉而白矣其漬也必以桐子若黃荆木灰非是則不白故二者之價高於菽粟俟其極白乃赴水確春之計日可二石則絲者轉而粉矣猶懼其雜也盛以細布囊

墜之大器懸版於囊中而時上下之則灰汁盡去察然如雪此紙材之成也其製鑿石為槽視紙幅之大小而稍寬焉織竹為簾簾又視槽之大小尺寸皆有度製極精惟山中唐氏為之不授二姓槽簾既備乃取紙材投之漬水其間和之以膠及木槿汁取其黏也然後兩人舉簾對澆一左一右而紙以成即舉而覆之傍石上積百番并醉之以去其水然後舉而炙之牆炙牆之製鑿石壁土令極光潤虛其中而內火焉舉紙者以次樹比於牆之背後者舉則前者乾乃去之而又炙凡澆與炙高下疾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終日不碎不裂不偏枯謂之國工非是莫能成一紙水必取於七都之球谿非是則黯而易敗故遷其地弗良也至於選材之良楷辨色之純駁鳩工集事惟老於斯者悉之不能以言盡也自折稍至多舉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紙紙槽諺云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 俗謂紙一葉曰一張陸游園中小飲詩記書過十張蓋凡物之可張弛者皆以張計之左傳子產以帷幕九張行後漢書有疆弩數千張 角花箋出杭州乾隆朝疆臣會貢上方高宗用作詩稿都門有鬻者云得之某邸見丁修甫前輩小槐籜吟稿以予所聞則為怡邸所製也修甫家中

可言卷一

三三 天 蘇 閣 叢 刊

曾藏杭董浦厲樊樹詩稿均此箋所寫修甫又嘗得四海清平千秋萬歲之角花箋十餘種曾以見於

南人通稱研曰研瓦非若操正音者之稱研臺或研子也有所本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為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為貴

帙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為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羅振玉嘗見之謂以竹絲為之有一枚以席草為之蓋古人合數卷為一帙帙之裏面以舊書糊之見羅所撰莫高窟石室秘錄

清之官印曰印以銀或銅為之關防亦然又有曰印記者曰印信者曰圖記者曰條記者則其質皆銅至於鈐記非銅即木木質者官最卑 清代官印之篆文親王及世子均曰均芝英篆朝鮮琉球越南

暹羅三國王衍聖公內外文職一二品均尚方小篆內三品順天奉天二府尹詹事府以下布政使按察使均尚方小篆內四五品外三

四品均鐘鼎篆內六品外五品以下均垂露篆內外武職一二品均柳葉篆三四品均及篆四五品以下均懸鉞篆皆見大清會典事例 倒用司農印人習知之又有倒用都統印者宋趙崇絢雞肋唐朱

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明劉昌綬司瑱探唐殺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兵此忠於國者也五代李崧魏王繼岌召書史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倒用都統印諭諸軍殺郭崇韜此何等舉措卒之繼岌道死崧後亦族誅

私人所用之印章曰私印印文考略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以存識遂稱圖書印故今呼官印仍曰印而呼私印曰圖書又稱圖書圖謂圖書章謂印章合而稱之也清沈濤銅鬲斗齋隨筆都穆聽雨紀

談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惟用以識圖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余謂此說似是而非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之敘其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

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又家存中夢溪筆談曰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然則印章通稱圖書其來舊矣 袖中有東海袖中知有錢塘湖皆東坡詩

可言卷一

三四 天 蘇 閣 叢 刊

句東海為吾徐氏之郡望而吾家昔在錢塘湖濱因以二句合鑄一印光緒戊戌冬遺盜用東失之 癸亥中華民國初秋吳衡之招飲於退藏廬

在海上天運海路之淞曲草堂 子為題額得縱覽壺天竹於隅亭桐盒諸勝自桐盒外皆以竹為之昔人之竹屋竹樓不得專美矣亭有松風清俗慮水月動禪機一聯陳鴻壁女士題阮鑑光書下有私印二一日阮印鑑光一日東洋大學文學士文科舉人蓋

仿有清某科進士某科翰林之私印也 名刺即名片除餘叢考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珂按古亦有以謁刺二字

并用者事文類聚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初入謁彥博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 開天遺事長安平安坊妓女所居每年新進士以紅箋作名紙游謁其中而清之新進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

者則用白帖必開坊始可用紅帖也雪橋詩話續集云新庶吉士拜前輩用白帖四通未留館者則一紅一白升中贊講讀謂之開坊又須編拜前輩而更用紅帖 宋袁文夔隔閭評名紙古只謂之名案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押投曉還家

所齋名必盡 名刺之字以寸許之楷印於紅紙者為多清翰林院庶吉士於散館前所用者字大方廣可三寸許光緒中葉鴻斌之名刺曾效之殆亦略如明容氏之刺歟清孫源淵天真閣集容氏拜詩之序云王仲瞿從嚴肆得容氏拜一帖字徑三寸予見沈歸愚集中稱劉公誠嘗得一紙蓋遺穢亦人所珍弄也 京朝官之一二品者片字獨小不及寸雖筆畫漫漶而不更新示人以用此名戳之久也楷之外有用隸者若篆則絕無予乃於宣統初見其一曰趙詒琛大雲山房雜記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手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還閣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還意古者書皆卷子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即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而紀文達公評蘇詩於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上批竟是藥店榜子六字以詩中有開心暖胃門冬飲句也榜子之為商肆招牌不知文達何據 宋袁文夔隔閭評信者使人也今乃以為書信之信東觀餘論引援古昔辨之為甚詳而獨不記顏真卿麻姑仙壇碑云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為使人矣 信與訊通古人謂使者曰

可言卷一

天蘇 集卷一

信今書信信札之義本此亦可訓消息風信霜信是也俗又謂家書曰家信北史劉瑯傳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景祐二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此與清之官吏以馬封置函件於中而付驛卒馳遞相類也 信局以代人寄遞函件為業譚復堂師復堂日記二十年前與蔡子鼎論我輩童幼時信局尚少軍興也而後乃如林立此旅人日多不安於家也珂按自郵務局設公家稱信局曰民局雖其業漸衰而僻遠之地郵局未設輪運函物猶積之郵局信局固猶相資為用也又信局之外廣州有渡船及巡城馬往來城鄉為人輪運寧波紹興則有往還浙滬之信客代遞函物且旅行未習之人亦可由彼伴送若兩陽差者則州縣之役夫月送晴雨冊報至會城函物亦可代送今無之矣 宣統辛亥以還官商所用信封之紅色惟四圍長方之一線不若清時所用官封紅簽一條也或曰四圍長方線中空無所有適以表示其外強中乾耳 信封之鈐私印者雖有三凶四吉五平安之說大率以鈐二印者為多鈐於信封背後之上下兩封口處也若四印則在正面之左上右下予

曾見有鈐私印十六者一為中都二字模糊者四均石質篆文山東汶上登善堂張二一外方無邊又內方登善堂張漆城三均火漆印 封瓶口皆騎縫一木質楷書古中都登善堂張漆城三均火漆印 封瓶口等物所用膠質曰封蠟以樹脂六分石蠟三分加顏料製之其色紅俗稱火漆而以之滅文書則以火烙之使融傾於紙加印於上與古之泥封相似泥封者燒泥為之堅如石刻官名人或刻厥勝吉語其異於銅印者銅印多陰文反刻泥印皆陽文正刻鐵音款燒鐵灸也猶今之火烙印 屑麥為粉調之以黏物曰麵糊詩話總龜為官恰似麵糊團麵糊亦即麵黏老學庵筆記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麵黏相宜能久不脫 帳簿計簿也古稱簿漢書食貨志多張空簿謂浮報款目也後世行帳官之主計者多登記供帳之事故名帳簿猶登記軍仗之稱函簿也遂相沿謂日用之款目為帳以帳字無會計之義乃別造賬字代之故俗作賬簿亦作帳籍唐書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田土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婚媾繼嗣之事以男女之黃小中丁老為之帳籍而元人則稱之曰日黃簿至正直記私記謂之日黃簿又曰帳目

可言卷十

天蘇 集卷十

珍異之物可供玩賞者以所尚多古物故曰古玩元吳萊詩橫山先生多古玩見淵類集 今之骨董家好為河豚贗本而黠者又擇日用所需至為平常之物以為之冀人不經意謂此極賤之物必不作偽亦貓食盆之類也清尤侗良齋集有戲咏貓食盆詞有序云竹窰學士貽予新詞有詠宋宮中汝密貓食盆不覺失笑爾時物之至賤者今乃與鼎彝同價好古之癖類如斯矣戲次其韻用博絕倒 觀古閣泉說長安薛匠父子偽刻錢幣往往翻沙成之珂按今之偽造金器皆翻沙所成日本人且仿為之翻沙一作者欲將金類鑄成某形先以砂作成坯樣將金類鎔化灌入即成 歐美各國之貨幣皆鑄其元首之貌及姓名於上吾國既改政體新鑄銀幣始有總統肖像前此之銅錢固僅有人主之年號惟史思明僭位時所鑄之錢并及其名為創見耳續墨客揮犀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處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吳六奇將軍所贈查伊璜孝廉之鴻雲石紐玉樵齋續會載之謂孝

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云云久之查氏中落以三千金鬻之石門馬氏馬亦以貧而出售為蔡氏所得其後蔡氏子孫謂此石所至家必貧不可留因捨之崇福寺一名福源寺距石門灣三里己未中華民正月尚有人於寺中見之

敦煌鳴沙山之石室四壁皆鑿佛像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蹟錄述皆未詳其創始之時代偶閱許乃毅瑞芬軒詩鈔之千佛巖歌而知其建於符秦也歌之序云敦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巖即雷音寺三危峙其北山錯沙石堅若鐵高下鑿龕千百其中圯者數百沙擁者數百危梯已斷不能登者又數百而佛像如新畫壁斑爛者尚不可以數計莫高窟前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文中敘前秦初建之由及李君修葺千龕之事紀武氏聖曆元年實唐中宗嗣聖十五年也睡佛洞外有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文載靈悟法師為李大賓之弟按其世系大賓即周李君之昆孫以故重修後陷於吐蕃大中始復此碑紀年刻落惟十字年字辰郡縣至德後陷於吐蕃大中始復此碑紀年刻落惟十字年字辰字猶約略可認天寶後改年為載大中前正朔未頒輒以開元斷之

可言卷一

三二二 蘇 謝 漢 三

碑陰為李氏再修功德碑叙其先贈散騎常侍功德及張義潮時事其碑建於甲寅為唐昭宗乾寧元年莫高窟旁如來窟檐上書宋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按唐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歸誠授節度使至張惟深卒後沙州推長史曹義全為帥請命朱梁仍授歸義節度使周宋間其子元忠奉表入貢遙授封爵至宋乾德祇有五年所書乾德八年實開寶三年以其時中外隔絕朝命罕通故也文殊洞外有元皇慶寺碑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為西寧王記文者沙州教授劉奇也余謂既有唐碑必有前秦碑訪之耆士趙秀才吉云乾隆癸卯曾於巖畔沙土中得斷碑一片書前秦建元二年原註符元繼之力大功鉅吁其至矣爰為作歌且以是數碑者為金石家所未著錄志乘內亦未搜入因詳及之

外國輸入之棉布素地無花者俗曰洋布清初已有之曹溶有西洋布詩云洗甲春浮絕島船欣逢貢使暖營煙冰機更壓吳蠶外玉尺同寒越雉前輕拂檀花螺象溼珍移火浣層樓懸尚衣方進天孫錦遠物無勞重御筵見秋岳詩集 布之著火不焦者製法以燐酸阿

摩尼亞炭酸阿摩尼亞亞酸礬砂等加水調和取布蘸之極飽乾後即成而我國古昔亦有遇火不燃之布曰火浣布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漢書則作火毳西南夷以為貢品十洲記謂為火鼠之毛所織庶物異名疏引元史別法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燃謂即石絨所織而野客叢書則言以木皮織之 夏日京師人家輒以冷布糊窗布綠色格甚疎自內視外然有涼意清張維屏有詩詠之云此豈章身具羅紋體一新易明虛白室難障軟紅塵霧眼看無礙冰銜味較親清涼滿應牖中有熱腸人詩見松心詩集之燕臺四集

俗於戚友慶弔之事不贈金則餽物物有曰幃者亦謂之軸以綢緞紗布為之間有用錦繡者宋已有之郭應祥笑笑詞西江月題云遼齋生日有以喜神之軸來為壽者懸之照壁是也珂按軸之中央有大字左之上角為受者之稱謂及表字右之下角為贈者之稱謂及姓名中央之字婚姻通用四字之吉語弔喪祝壽除用四字者外喪則一奠字壽則一壽字用續畫品者非和二仙即王母壽星無續喜神者而遼齋生日之軸為喜神豈不知墮地為憂患之始耶

可言卷十

未 二 蘇 謝 漢 三

寗之小而輕便者俗謂之杌子通鑑長編丁謂罷相入對於承明殿賜坐左右欲設墊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又金撮角紅簾杌子見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俗有睡半世之諺即以養生家言之分一晝夜為二十四小時八小時治事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眠則睡眠之時亦占人生光陰三分之一睡眠所占一榻而已其餘皆身外物亦何必不樂為君子之廉而乃甘為小人之貪耶明楊龜秋日閒居詩起二句云笑我起居處寥寥一竹牀又明高啓大全集秋風詩有云朝冷止一孟夕臥惟一牀諒哉二子之言也

西式之帳兩面開闔予之帳仿西式明包副使涵所用之帳似之明張岱陶庵夢憶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警枕圓木為之睡熟則欹易警寤也漢蔡邕有警枕銘錢武肅王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見吳越備史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覺則起讀書見范太史集今粵人多用方枕以綠粘之資或藤或牛皮或加漆之木為之以嶺南氣候炎熱也始本於宋歐齊東野語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

張未有謝黃師是惠碧養枕詩見張右丞文集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有自先上人偶以詞林名綠瓦作枕子亦效之之詩

藉電流之作用以鳴鈴為遠處喚人之用者曰電鈴室有電燈者可設之郵差郵局之送信至門不必呼喚但一按鈴即有人往接此與

宋陸游得子虞濠上書詩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元呂誠晚歸書事詩郵鈴稚子傳書句情事相彷彿彼時所謂郵鈴者當係傳書人手持之鈴至門振之作聲以告主人耳

陸游枕上詩南簷風珮已鏘然自注都下新作藥玉風響如古玉珮珮瑤瑤悉備殆鐵馬之遺制歟日本仿製之鐵馬則以玻璃之狹

長片為之檐前風至聲清越似風珮勝於鐵馬鐵馬之起原如下芸窗私志元帝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

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湯婆子者銅錫之扁瓶盛以熱水置衾中以暖足東坡致楊君素札

云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衾裹之可以達日不冷是也而山谷乃謂之曰脚婆其戲詠暖足餅二詩云小姬

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

可言卷十

三五二天蘇蜀叢刊

納足天明更傾瀉類面有餘燠續軒渠集元洪希文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云希文字汝質嘗官訓導卒時年八十有五以生年考之當

生於前元至元世祖壬午卒於至元成宗丙午實與元代相終始珂按希文有暖足婆詩暖足婆今之湯婆子也詩云寒冬夜無寐

展轉漏聲長只熱一瓆水能銷萬瓦霜温柔聊自適趨趨固其常更有孟光在高年不下堂今三人以文為之者曰熱水婆

宣統辛亥夏客長沙見市肆多東洋摺扇人利其質輕價廉爭購之一夕盛幼文招飲席次客有持東洋摺扇者相與徵景之故實或云

北宋時高麗以之充貢我國乃有之或云始於日本之進獻聚訟不能決屬予考之翌日子詳考而寫示之其文如下摺扇摺疊扇也古

名聚頭扇吾國早有之南齊書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即摺疊扇高麗日本皆嘗以列入方貢而高麗亦倣自日本也宋人用摺疊扇

以蒸竹為骨夾以綾羅貴家或以象牙為骨飾以金銀蓋出於高麗雞林志云高麗墨紙為扇銅器扇今之三加以銀飾亦有畫

人物者見雲麓漫鈔元時高麗以此充貢明永樂間始盛行中國宣德弘治之際李昭馬對皆以製扇著名見秋園雜俎宋張未有謝錢

穆父惠高麗扇詩明楊循吉松壽堂集有摺扇賦賢奕編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

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女亦有撒扇者圖畫見聞誌高麗國使人每至中國或

用摺疊扇為私觀物其扇用鴉青紙為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為金沙灘暨蓮荷花木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澀

為雲氣月色之狀極可愛謂之倭扇本出於倭國也明張弼張東海集中國古無摺扇嘗見王秋澗記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

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時僕隸下人所持以便事人耳清之屬吏摺扇及倭國充貢太宗徧賜羣臣內府又仿其制以供賜予天下殆

徧用之而團扇革矣春風堂隨筆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張東海以為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詠聚頭扇者

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為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元吳

萊淵穎集東夷倭人小摺疊畫扇子歌有云東夷小扇來東溟粉箋摺疊類鳳翎又皓月半割蟾蜍靈紫雲暗惹鮫魚腥徐市子孫附飛

可言卷十

三五二天蘇蜀叢刊

於齋然家世維梵經文身戴弁舊儀形對馬絕景兩浮萍又蓬萊仙人降輜軒扶桑繭絲結綵綰元洪希文續軒渠集書倭人折疊扇詩

有二異域憎憐或不通云胡寒暑此心同卷舒默寫行藏意繪畫深知采色工明張羽靜居集倭扇詩有云賜從天苑秘來涉雲濤遠入

握體還藏向風機自展又萬國扶桑外年年貢扇來賜倭扇詩有二萬夫伐竹扶桑浹夜搗冰苦成側理製為鶴尾扇參差再拜獻入金

門裏清未運市盛行類似日本式之短摺扇丁巳以泰西有蠟人融蠟為之其用有二一以示模型一以供習解剖者之

比擬而吾國亦有之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于蠟人輕則為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

之臘失其本義珂按今俗立夏秤人殆原於此吾杭西湖岳武穆墓前有鐵鑄素槍跪像人皆見之而不知尚有秦

岳石也清吳騫尖陽叢筆武林鳳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擊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稱秦岳石見續南華

一物不知儒者之取恆言也事物多矣能盡知之乎惟除專門學術外常識必不可少不爾則禽獸矣然常識亦有高等普通之別

杭縣 徐珂 仲可

音樂之功用至多以小己言化劣品性表真情感而又振精神慰勞苦若對於社會則優美之風俗可養成民族之特性可表示也

夏月珊瑚月樵澗之伶也曾為官是直把官場作戲場矣凡百職業可樂者莫若伶蓋人莫樂於作偽而伶之一生乃以作偽為事且人

惟恐其不盡作偽之能事也誠樂矣奚必舍伶為官耶伶之樂明王肯堂詩言之其鬱岡齋筆塵有云人生世間如俳優之在場所為俗

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時裝飾者耳則其所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裝飾

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順逆為憂喜也自光緒中葉以迄於今域中擾擾無寧歲而俗樂流布日甚一日志

士引以為憂袁忠節公和早知之其漸西村人初集有詩題云自同治末至今燕中俗樂咸尚唯殺促數之音此羽聲也羽於五音為物

所謂其細已甚殆勿堪矣豈將淪於島索窮為龍沙蹙天下之生民失羣倫之正性乎少寇六安吳公昔嘗與子踞觚語此良用深憂

優場劇場也放翁夜投山家詩夜行山步鼓擊擊小市優場炬火紅劇場今以舞臺為名者夥數十年前曰茶園俗謂之戲園皆有大

建築若就曠地開廣場以設臺演劇者曰草臺戲腹地城鄉之無戲園者有之 社會之事物躬親之而目擊之皆視若等閒絕不為意

若於劇場之布景中遇之則必手足蹈而大聲讚歎是可見真假之無定也吾願世之人於凡百事物皆作布景觀則天君泰然夫大

地之景物人所忽視入畫便佳亦與布景之理同今之音樂有中樂西樂二大別細別之中樂有京滬粵之分京滬之

樂器相同粵獨異若提琴若月琴若二絃若三絃皆京滬所無清姚燮梅伯復莊詩問有一題曰妓有鼓四十二絃琴者珂按琴之

絃有少至一者羣書考索柳潭造一絃琴十二柱如琵琶形擊之以竹曰擊琴梅伯所見為四十二絃琴則為琴絃之最多者與五十絃

之瑟相仿夫唐李商隱詩錦瑟無端五十絃 周夢坡善琴藏有古琴五皆以松名續得響山堂舊琴則寧遠楊時百主政宗稷所贈時

時百方刊琴學叢書夢坡助百金乃以所藏廣陵徐二勳常遇響山堂舊琴報之并賦七律一章鑄於琴之龍池下夢坡和其詩因作琴

可言卷十一

一 天 錄 卷 之 三

契圖以紀其事夢坡精研琴理有琴史補二卷琴史續八卷蓋以宋人朱長文琴史六卷猶有缺略故補之續之

朱承綵字國華明萬曆中開大社於金陵會海內名士百二十人授簡賦詩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待宴王曇字良士清道光

中在穀城以三十二琵琶祭西楚霸王墓此等風雅之豪舉今之廣徵妓樂者有之否

今之詞且不能歌奚言乎詩而清初尚有之宋琬陸君揚詩註陸善三絃子坐客賦詩便能歌之真絕技也詩皆可歌固不獨黃河遠

上白雲間之可唱也 耕者在隴謳歌相和以節勞耳亦韓詩外傳所謂飢者歌食勞者歌事也乃有佐以音樂者清喬松年蘿蘿亭遺

稿有巴陵道中鄉人打稻作歌從以簫管其聲淒切動心之詩題滬之夏夜有鬻技於閭巷者歌人也 子 在 長 沙 亦 蓋 因 夏 夕

居人皆納涼戶外藉以行樂耳己未 國 八 年 夏 乃 聞 有 算 命 之 術 士 彈三絃而過者益數生計日艱卜畫不足從而卜夜也術士多警披

以行者曰相相之酬資日得銀幣二角廢人而能謀生吾愧死矣子好粵謳且嘗聞粵人之言歌矣其言曰吾粵人善歌好為窈窕

曼之音海濱日落至船姑嫂輒倚欄為粵謳俗謂之曰鹹水歌纏綿排側節拍天然鄉村秋穫星月在天農家謀錢召十數童子席地而

唱木魚俗謂之曰大榔聯腔合唱聲情激越語俚情深得楚騷古樂府遺意嫁女前夕姊妹戀別哭以當歌隨口成文類古謠諺古曰坐

堂詞俗曰送嫁曲而婦女哭喪送殯之歌亦相類至若搖詞月夜男女隔嶺相唱和餘音嫋嫋猶存歌仙之遺風一字在口千迴百折哀

厲而長俗謂之曰山歌惠潮客籍尤盛凡此皆足以見吾粵人音韻之妙根於天性也載籍所誌有如下廣東志廣音頗近吳越大抵

出於唇舌不清不濁當為羽音歌則清婉亮紆徐有情成化中巡撫都御史朱英見廣人歌白沙詩輒欲效之曰吳越不能及也舊俗

民家嫁女集羣婦共席唱歌以道別謂之歌堂今雖漸廢然村落尚或有之田野踴歌者往往引物連類委曲取譬如子夜竹枝其尾腔

曰娘來裏曰媽來裏曰水盪弟曰娘十幾皆男女互相問答微動之詞也農莊女子蓬蓬者相呼曰維髻每耕種時鬪歌為樂南海順德

新會增城最盛謠俗之中又有二者有方言有方音有俗字廣人謂母曰媽亦曰姐呼兄嫂輒以亞字先之亦曰阿兒女排行亦先以亞

可言卷十一

二 天 錄 卷 之 三

此皆方音也而明詩綜廣東新語南海志皆云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也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艱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自已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為歌伯其歌之長調者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警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節之事為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其短調唱歌者不用絃索多引物連類如子夜竹枝天機所觸自然合韻兒童所唱以嬉者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雖細碎亦多妍麗之句南海佛山三山官密最盛

趙飛燕女也身輕而能舞安祿山男也身重而能舞唐樂史楊太真外傳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

己未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麗韶光社女伶錦濤桂仙月出竹葉正姬雪中梅至滬從以樂人李重玉閔永璇朴夏準奏技於上海大戲院盡歌舞之妙其歌為處士歌襄陽歌將進酒歌春眠曲相思別

可言卷十一

三五 蘇 謝 叢 批

曲竹枝詞漁父詞白話詞黃雞詞吉羣樂其舞為佳人剪牡丹舞壽宴長舞五羊仙舞春鶯舞催花舞山香舞撲蝶舞劍舞僧舞舞鼓商婦恨隔江花樂器則玄琴伽耶琴洋琴橫笛短笛笛子笛長鼓坐鼓之屬予有詩詠之并詳紀其事見真如室詩因思元鄭玉師山集元宵詩有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鮮乃知彼時者子夙以歌舞著也又明高啓有朝鮮兒歌亦詠其歌舞見高太史大全集歌云朝鮮兒髮綠初翳齊雙眉芳筵夜出對歌舞木棉裘軟銅鑲垂輕身回旋細喉轉蕩月搖花醉中見夷語何須問譯人深情如訴離鄉怨曲終拳足拜客前烏帝井樹瑣燈然共評玄菟隔雲海兒今到此是何緣主人為言曾遠使萬里好風三日至鹿走荒宮亂寇過雞鳴廢館行人次四月王城麥熟稀兒行道路兩帝飢黃金擲買傾裝得白飯分發趁船歸我憶東藩六臣日流女核房被釋聖教坊此曲亦應傳特奉宸遊樂朝夕中國年來亂未鋤頭令貢使入朝無能皇尚說居靈武丞相方謀卜許都金水河邊幾株柳依舊春風無恙否小臣撫事憶昇平尊前淚瀉多於酒今之朝鮮為日本所滅久矣讀高詩者當如何感歎耶 高麗之歌多悲音有十二絃琴每絃有高柱俗呼

馬子彈者以一端置於几一端置於膝壬戌正月八日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四日俄羅斯首詩人愛羅先柯開萬國歌舞大會於滬高麗女士玄仁僅以彈十二絃琴與會奏山跳一曲右手句別擊托如彈琴左手按柱外絃作揉吟音如彈箏其指法瞬息千變妙音環生忽如落葉舞風忽如冷泉濺水俄而疾若飛鳥俄而紆如行雲曲將終入煞尾則其聲清越而甚細技亦神矣

壬戌四月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俄國莫斯科演劇團開世界跳舞會於滬與會者亞歐美非四洲男女二十餘人國籍凡十二則中英法德俄比西班牙希臘波蘭埃及也舞之次序如下俄國水手舞波蘭對舞藝術舞俄國古舞高加索舞那威舞自然舞美洲舞笛舞中國戲劇舞西班牙舞英吉利舞西比利亞舞埃及舞德舞希臘古舞比利時舞神舞印度戲劇舞法國戲劇舞

滬之曹家渡原野曠迥林木鬱蒼夏之夕道暑之人夥西賈遂設肆於是酒或開跳舞會娛游客癸亥七月十五夕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有友往觀焉歸而語予曰男女連臂而舞西人之跳舞恆若是今夕之舞亦泰西男女也乃抱持而舞日相觸臂相接接吻也舞至旋

可言卷十一

四二 蘇 謝 叢 批

轉自如時成一環環縈固結此之謂歟其明日友以馬報予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之賦舞記見示曰前夕舞後之所見有可誌者觀者所記可矣沁蕙之言曰舞畢樂止可十分鐘樂動一少女啓門入作騎馬妝短禪齊膝玉雪照人持一鞭且跳且舞極極控縱之能已而又一女出清歌一曲使人魂銷歌闌室中鏡忽作彩色暗淡如在雲樓竹林中一女雅步出女不衣不禪不裳雙乳及腰際綴五色玻璃水鑽如瓔珞下垂赤足而舞屋角射電光入光籠其全身膚白膩類新鮮牛酪肌肉豐腴具天然美雙足肥潔色微紅金髮藍眸益助其艷舞態極繁複或俯或仰或跪或臥或蹙一足或就地跌撲不可言狀尤冶媚者莫若其腰臂間之種種局部動作使觀者心搖搖如懸旌時司樂者亦魂越樂聲微不可成節奏但聞腰際瓔珞相觸作琤琮妙響耳沁蕙又有賦舞記亦見報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則為予旬日後所見其可記而可數者有如下酒家樓上電光通明窗窗悉啟舞女在樓上妝竟體無寸縷調脂塗粉蹀躞往來了不知羞廣衛之立觀者甚多樓上舞女或不知或知而不以為怪也裸妝如故余倦而返車中友人謂我曰凡此舞女意別有在故不惜極蕩供鈎引之能事租界

日號禁娼內地亦端風化此荒郊夜舞苟不禁絕是為海上中外青年多闢一墮落之窟也 瑪麗姆西女也憫舞女之受辱曾上書於字林報館四月二十日字林報載之予節記大意如下此舞女為來滬之俄國白黨難民備於酒家鬻酒一瓶提酒價銀幣一圓與之更給以百圓之月俸欲假之以擴酒之販路遂使若輩蒙恥深宵扶醉周旋於舞場而酒家容納此等舞女官中人竟爾許可實為一大可恥之事夜深事畢雖以車送之寧家然若有妄男子誘而之他肆行非禮亦未如之何也飲酒使醉為若輩之職務處此淫亂之環境中其清白之軀能否保全殆不可知總之吾人當體上帝之心勒令酒家即日休業而已珂按跳舞為歐美俗尚日本譯曰舞蹈大抵合男女二人以上為之以音樂為節奏而舉步皆有矩矱式甚多賦舞或其一也跳舞之風今行於我國在滬西女有登載廣告於日報願教授跳舞者頗聞有人從習之倘亦有賦舞之式不又多一導淫之具耶瑪麗姆之憫賦舞女子也憫其迫於飢寒耳我國之密賣淫者所在皆有亦迫於飢寒非盡以眩於物質文明而然正本清源非推行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不可矣

可言卷十一

五二天 蘇 閩 叢 刊

庚申中華民國十年春滬之天蟾舞臺倡演狸貓換太子戲他舞臺起而效之壬戌八月十一日中華民國十一年演者并天蟾計之凡四家丹桂第一臺大舞臺共舞臺也且有日夕兩演者以是而見國人之具劣根性不思自立而惟知效顰然能效顰者猶為不自暴棄之人耳道情樂歌詞類亦謂之黃冠體見嘯餘譜蓋皆離世絕俗之語為道士所歌今江浙鼓兒詞有寓勸戒之語者亦曰唱道情滬之舞臺有唱春亦仿道情為之創之者為馮春航所唱之孟姜女楚調亦春滬之共舞臺以男女伶合演初創時皆謔為淫見以為取法歐美也而實始於金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名連廂詞者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笙笛各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未泥女名日兒并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北人至今謂之連廂大抵以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名見西河詞話

泰益同慶諸班遂相繼而興京伶至乃相形見絀湘潭葉德輝有顧曲癖懼其被汰乃合諸班而一之為設同春茶園於織機巷俾售藝謀生漢調一名亂彈有湖南湖北之別南勝於北陳少一帥福蛟其眉目也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亂彈之外有高腔即紹興之高調也宣統朝有華興班廣州劇場兼業小販賣傷科藥也兒童玩物中之旗幟刀槍也皆陳列場右

京師劇場之客座有包桌曰上場門曰下場門即滬之包廂也旗漢士大夫及八旗閩秀皆在焉有池子即滬之正桌也市井細民咸集於是漢族閩秀非堂會不觀劇堂會者必貴人之邸第公共之會館始有之日午即演夜午始散各國名伶皆應命而往一曲之稿多者數十金演於會館與主人不相識而欲往觀者可令館役班代備燈果燈果之費每筵二金非劇資乃筵資也既果腹又悅目矣光宣之交漢族婦女遇有堂會先遣人送一至菲之禮至晚禮服往賀因入席觀劇且得飽啖主人不問誰何意謂必夙有往還之宅眷也晚近慈善事業恆有演劇籌款之舉始於京伶劉三殿吳翠鳳鏡

可言卷十一

六二天 蘇 閩 叢 刊

窗叢錄劉三色藝冠時與吳江李玉洲太史交好張少儀觀察鳳孫方為諸生時尊人印江令之項請戎軍臺少儀徒步入都為父贖罪沿門託鉢尚缺五百餘金偶於玉洲席上言及劉適在坐慨然曰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備告其僮曰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張筵於江南會館諸豪貴皆集劉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竟得五百餘金盡以予張而印江之難遂解

十餘年來女樂為世所尚京師尤甚然猶未及歐人之崇拜巴黎若那蓓那夫人也癸亥仲春一九二三年三月夫人卒年七十餘矣其舉殯也遐邇之人贈花圈有自英渡海至者有自北越境入者靈車過若那蓓那戲院停一分時昔日更衣室之牖張黑紗一若我國路祭之設香案者沿途人家皆自窗擲花朵於靈車孤兒院女子追隨靈車左右以夫人嘗助巨金也又有人饋資為立銀像於若那蓓那戲院前小日錄報記者且倡遷殯宮改國葬之議略謂英有兩女伶葬西明寺之皇陵法於有功者行國葬慈典亦可加入婦人夫人著作有奈苦留哀情劇本及述男兒心意暨訴衷腸曲又有兩般身世之巨帙兩般者既為歌場之名伶又為燕居之名閨也見癸亥五

月初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申報巴黎通信之春城葬花記

姚燮有貓兒戲詩題注謂六七歲女子演劇者珂按今之貓兒戲皆以成年之女子為之稚女甚鮮

自宣統辛亥以還商業日盛然生利者少分利者多以便交通資游

息及審美為藉口之具旅館游藝場舞臺遂相應而起日有增益務

以導淫侈敗閑檢為事腹地且然滬尤甚今以滬之舞臺著稱者就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計之多至三十有奇可謂盛矣看資之昂遠過

晚清日夕所耗之看資當以銀幣數十萬計舞臺費用亦不貲果移

為建設工廠之用其生利當何如耶舞臺之戲有舊戲新戲影戲三

大別舊戲為京戲廣州戲紹興戲揚州戲四種大舞臺亦舞臺新舞

臺共舞臺笑舞臺天蟾舞臺春華舞臺丹桂第一臺新世界大世界

小世界及先施公司之樂園永安公司之天韻樓皆演京戲廣舞臺

演廣州戲則有廣州越舞臺演紹興戲此二舞臺樂操土音座客常

滿廣東之人潮州人日潮繁 紹興之僑民各爭趨之以二舞臺看

資與他舞臺較名角時為知於有廣為昂越為廉亦可藉以規廣紹人

之財力與性情焉揚州戲僅一二所江淮之平民樂之雖亦有舞臺

演演荷爾等諸自鄞福州潮州戲偶有之輒假座開演若新戲無專

演者男子所演常在笑舞臺大世界女子所演常在新世界大世界

小世界樂園天韻樓至若影戲之場所稱戲院者曰維多利亞稱大

戲院者曰中國曰上海曰申江曰夏令配克稱影戲院者曰萬國曰

滬江曰開北曰共和曰卡爾登曰恩派亞曰愛普盧曰新愛倫稱大

影戲院者曰虹口曰法國曰卡德爾稱影戲社者曰南京通俗

廣州伶人之名若西麗霞若好少珊若鬼馬若若婆姆扁皆甚新異

福州諸伶則率以數字命名張梓歡曾元歡葉奇歡林積歡石祥歡

徐發歡江添歡陳瑞歡陳漢歡陳連歡是也潮州音樂異於廣州其

演劇也揭槩以告人曰八音歌劇

國道省道 畫待治者 今皆未治也交通多梗行旅之人於是

道之苦赴雲南者輒由法屬越南之海防乘汽車以往足跡不出域

中乃假道域外上海為東南水陸之中樞浙人之赴溫州台州寧波

者輒由上海易汽船以往浙人本省往來乃假道他省路政不修國

民之恥也 自上海乘汽船至英屬香港易舟而往海防

海防凡赴河內者必自此登附濱越鐵路

在雲南境內者長七百七

在越南境內者長九

在越南境內者長九

百四之汽車北行道安沛 以達河內 三至紅古 九時

而飲食有常年泛宅者有農隙始來者以船為家其蹤跡所及初為

大江以南漸江以西光緒中葉已有渡錢塘江而東者其生計不一

凡小販拾荒以及一切污穢勞苦之工作男女皆優為之最者為

計之船輒七八人低可打頭際僅容膝日曝雨淋風餐雪虐其苦已

甚而火災之延且疫癘之流行則更無以禦之謂之地獄孰曰不可

使吾輩居之不數日而必病且死若輩歌於斯哭於斯雖體健全子

孫蕃息且猶有七八十之老人十七八之麗人雖習慣使然亦得天

獨厚也凡此長年舟居之人亦或昇舟上岸而仍舟居如齊之張融

也宋劉敞南北朝雜記宋張融 嘗乞假還帝問所居

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下未有居

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世說新語補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

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謂其從兄思曼

中架屋而居者明曠維寧也與權牽小船於岸上住者適相反明劉

崧詩集有一題曰曠維寧於舟中架屋名臨清軒崧字子高太和人

其詩曰劉桂翁先生詩選 以車為家者亦見世說新語補王孝孫

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

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癸亥 夏秋間聞

有假汽車以治事 不行者汪師陶在滬杭甬鐵路之開口見習

車務無宿舍夕棲於車一也臨城劫車案出京外官吏先後至秦莊

廬舍不能容乃居於駐棗之列車二也子子新六且言歐美之江湖

賣技之人以四輪馬車為家者所在多有便於轉徙也車甚長又聞

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有常年客游之某以美金一萬五千圓購一摩

托車寢室庖瀝咸具一切設備與安宅無異所至為家

黃帝與蚩尤戰軍士失道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後人乃襲其意造指南鍼廓圓中有孔立一小柱橫置其上能四面旋轉鍼止時一端向南一端向北自此器傳入歐洲航海之術乃益盛今日遠涉重洋無失道之患者指南鍼之力也

西人之送別也於旅人之舟車將行時高舉其手中之中而揚之蓋以巾表情耳國人今亦有效之者明祝允明有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見祝枝山全集中之於離別重矣哉

馬頭為水岸泊舟之處今日碼頭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注附岸築土植木次之以便兵馬入船也清蕭翰樊邨草堂詩集婁江馬頭行題注元海運泊舟於此貢船蕃舶亦集焉謂之六國馬頭

水路轉運貨物所需之費俗稱水腳其語始於宋宋史食貨志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關額衣糧水腳之屬又趙開傳奏滅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

汽船俗稱火輪船以蒸氣為原動力用推進螺旋機以行於水面者江河及海久已駛行今日且開航路於海外矣

可言卷十一

九二天錄

救生圈汽船備之猝遇險繫於腰則入水不沉可待拯泰西人所創以橡皮製之形如環質甚輕故不至下沉清初揚郡人之水帶子即此類也阮元廣陵詩事康熙乙丑間高寶水決人每以水帶子自隨朱竹垞有水帶子為喬孝廉崇烈賦之歌云刮磨者匠髹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纓水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凶按水帶上有二繩乃繫兩股非絡頸也余嘗製此分給水師將士竹垞不知用法故有誤也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虎邱泛舟以朱翠眩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勝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煙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十里芙蓉亦其尤也珂謂無錫泛舟亦有絲竹沸耳園林池館之勝而又山水清華洞壑奇妙若廣州之舟則以船為家不能泛惟以朱翠眩目勝耳至若西子湖者以所在地為都會交通日便遊客麇集大抵儉父也歐美之人且視若歐洲之瑞士不遠數萬里而至舟車絡繹甚囂塵上雖湖山有美俗物來敗人意正如潘大臨答謝無

逸之言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蔽

民國十年秋夕偶夢還鄉掉舟游裏湖則猶是四十年前之西湖山水清華無西式建築及覺則自思不歸六載矣因憶光緒初葉珂九齡先子里居方董濬湖事一日待游蔣公祠

照亭懸先子所撰神樂應歌楚些曲明湖可惜蔣山遙一聯令逐字解之珂解神樂歌楚些曲明湖惜遙九字先妣大樂今先子先妣墓在西湖靈隱相近龍門山下法源寺吳靈堂之子

遊覽之樂家庭之樂不易兼兼之者惟舟子以船為家南北皆有之清彭兆蓀小謨觴館詩續集枕尾詩枕尾榜人婦相依共短篷搗薪雙腕玉打漿兩鬢風面噴嬌兒白衫裁稚女紅江湖無別苦生計羨

篙工此言舟人之樂也至其勞苦則如下述清邵長蘅青門簾稿舟婦詞云殘月曉風涼即睡儘先起拋兒就郎懷天明三十里儂家閩門住十三學乘初上水郎打槳下水儂撐篙沈德潛竹嘯軒詩鈔船娘曲云二更儂晚眠四更儂先起殘月亂雞聲儂行三十里上水儂撐篙下水儂把槳盡日風波中不識風波苦趙翼甌北詩鈔有舟行

可言卷十一

十一天錄

絕句云一身充兩役誰道吳娘瘦兒背上臥搖櫓並搖兒山陰道上有以足踏槳推之使船進行者曰划船今往來於浙東西及大江以南之舟子亦越人也捷如駛非健男子不辦而諸暨船船進行之法略相類大於划船者幾兩倍有三艙無窗其行舟也一人立而搖櫓一人坐而踏槳皆男子往來錢塘江此癸亥中

秋諸暨陳藥又所言子因言清乾嘉間踏槳之事有以女子任之者屠倬是程堂集之題浣江村店壁詩可證也詩云句無城外秋水闊句無城頭雨初歇浣江不見浣紗人片石城南紫苔活深林畫啼山鷓鴣划船拍岸呼賣魚十八女兒坐船尾腳踏雙槳如飛玉三三兩兩出橋去都向鴟夷廟邊住浣江在諸暨城外與錢塘江通

宗教自由而志行無忌... 俗稱肩輿曰轎子有所本轎竹輿也漢書輿轎而論嶺輿橋通史記

河渠書山行即橋橋即轎也謂平如橋也... 俗曰八轎有清外官之得乘者文為總督巡撫及三品以上之欽差

可言卷十一

十七

天蘇調卷三

長沙之轎制亦普通惟昇行時輒有聲格格然行愈疾響愈甚蓋於... 伯固在南徐日出游獵或乘眠輿至于草間

近年藤轎盛行唐已有之白居易歸履道宅詩驛吏引藤轎

陸游致仕後歲事有望詩已棄胡牀無長物是則胡牀之為仕宦者... 植物動物之體皆不易傳熱故衣材取於是而能護吾體固有之熱

可言卷十一

本

天蘇調卷三

以其間多含空氣空氣亦不易傳熱之體也曝於日而益暖亦多... 我國以白為凶服自南宋始白衫唐宋之便服亦稱涼衫乾道

傳臨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家取白衫是唐時白衫已兼凶服之用特自乾道以後不為便服耳然明代亦尚有衣白布袍者惟不以之為吉服溫陵舊事隆萬時士皆著白布袍李文節公娶親內白布袍而與友借色衣其上親去郡數十里將至五六里許偶出驛風掛其前裾裂徑尺從人走遠村巧針線綴之公徐步而行時已暮遇迎親者數輩問曰曾見有娶親與從否有識公者曰即李文也而獨行何公語之故迎親者曰日已近暝不妨同行以候尊從之至及門而終不至也其丈人喜極自出迎之公竟以白布袍登堂有頃方易衣成禮及公解元會元鼎甲拜相與夫人至老相莊夫人尚後公歿也且唐弘讓傳以白衣飲太常卿光祿大夫至於白袍則軍隊士人皆服之國史補陳慶之攻魏麾下悉置白袍所向披靡謠曰千軍萬馬避白袍國史補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又白疊布名以絲織成亦作白氈清一統志哈密出白氈本野蠶結網絲如細縷取織為布因以市易廣志氈氈白氈氈毛氈也白氈巾白氈裘白氈袍等唐即有之見杜甫白居易詩又白紵夏布

可言卷十一

十九

之細而潔白者宋書樂志按舞辭有中袍之言約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樂府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書白紵曰質如青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耀巾拂塵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紵歌白紵白夾衣也裴啓語林顧和為揚州從事曰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與周侯已醉著白紵憑兩人詣丞相李商隱詩白紵經年別西來及早寒又白紵羽衣也古術士所服唐書魏徵白紵白接離帽也晉書山簡傳簡出遊嬉每醉高陽池時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唐且以白紗帽為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用清嘉道間江左亦尚白胡式鉅寶存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襪履等物皆好白婦女之首飾裙袖尤甚并見省垣妓女有縞素其襖而略施綵線者

清楊鍾鏞雪橋詩話二集南薰殿舊藏古帝王聖賢圖像附以內務府廣儲司茶庫收貯歷代功臣各像凡冊卷約一百二十有二為像大小五百八十有二乾隆戊辰詔重裝池橫以香楠設以文綴帝后像黃表朱裏功臣像朱表青裏每歲夏月抖晒嘉慶乙亥命纂入石渠仁和胡以莊一手參攷成南薰殿圖像攷一卷元代服制自中葉

以後朝祭參用唐宋制度而舊俗要未嘗廢圖中鉞笠罽姑猶存本色有清入主中原男子皆易服作滿裝世以為國人之胡服自此始然實始於趙武靈王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自是而漢魏晉宋齊陳後魏隋唐皆雜用之非至清而始胡服也沈括夢溪筆談且云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靴靴有鞞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鞞鞞蓋欲佩帶弓劍斂斂算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鞞鞞而獨存其環環所以銜鞞鞞如馬之鞞根即今之帶鐙也窄袖長靴鞞鞞清亦然帶衣云云亦有類清之忠孝帶也清佚名禁語秘集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依滿洲服飾不許用漢制衣冠由是撫按鎮道即換鉞鞞鞞箭衣跟隨皂快槍皆常服

可言卷十一

二十

自到杭州衣冠束縛無曳履之時頃因出防翻得散衣自適感而有作清徐榮懷古田舍詩節鈔中之題也靴帽袍褂日不離身者以督撫為甚蓋日必見客鮮有服便衣者且帽與袍褂凌晨薄暮或可免除若靴則非履不解省會首縣之令君日夕奔走伺應上官亦非深夜不得曳履也李佳白美之博士居華數十年矣光緒戊戌在京師主尚賢堂月報以事謁客戴金頂掛數珠固我國之靴帽袍褂也殆以博士學位視若我國進士出身之翰林歟

禦寒之具自掩手以套圍項以巾外衣裳冠履皆自古有之城市之人亦幾皆有之富貴者且服重裘披斗篷又曰一口鐘以皮或補為上袴必棉加皮套褲於上履不皮亦必如襪之裝絮又有戴風帽者不爾則必冠皮冠用耳套又或有皮冠之掩至額際脣下及兩頰者今以絨織品如是而一身悉有物護之不使體溫外散矣惟眼鼻無具雖大富貴者隆冬嚴寒亦任其暴露於外而相持於風餐雪虐之中鍛鍊久之成習慣矣此君子之所以動心忍性自期也南方貧賤之人多跣足袒襦裸程富貴者且然而北人暑日時或赤體若襪若履雖至貧賤非洗濯不一脫也國人至夏輒喜袒襦裸程為歐美人所竊笑有野蠻之譏然古人亦嘗譏之世說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有袒襦裸程而行於鬧市者衣冠中人也或謂其玩世不恭故目中無人吾則謂其直不知有我蓋至是而人我已兩忘矣或且不知自身之為人而自甘等於禽獸也

民國成男女服飾之效西裝者數見不鮮而男之戴西式冠持西式杖女之冠西式帽躡西式履者亦時有之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媚外也 常年足跡不出域中所住還者無一為外人而四時服飾悉效西裝不發言不知其為國人者吾知其心理矣一以欺愚人也二自謂文明也三可省工料至其價值則較西裝為昂貴也

滬俗侈取惡衣小廉以上無論已販夫走卒亦必以華服相尚夏以袴香雲紗為單衫袴冬以湖縐為棉襖袴者輒於市中遇之而中流社會之外強中乾者夏之官紗長衫冬之羊裘亦往往而有至其衷衣率以舊服改製或且百結如懸鵝蓋販夫走卒衣皆短後非崇飾其袴無可自炫且袴材值廉易致也而中流社會惟於長衣求美觀塗飾人之耳目而已

楊杏城親家嘗語予曰吾少時家貧兄弟八人不能人具絮袍也每出門則更迭衣之隆冬嚴寒而衾薄輒以就敝之馬褂襲兩肘今雖重衾猶然蓋已成習慣矣杏城之會大父嘗為江淮間某營參將大父名殿邦嘗官漕督子孫繁家無餘資杏城乃不自諱貧實人所難能者杏城歎歷中外數十年清末官至侍郎身後財產不及二十萬

其嗣子瑟君監督礦務學多文且能讓產得之於濁世罕矣

歐美之為偵探者有幻形化裝法以免為人覺後漢之夏馥能之馥以聲名為中官所憚捕為黨魁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為冷家傭弟靜追之於涇陽市中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見後漢書夏馥傳 明高啓有蓄薇露監水詩疑即歐洲化妝品之香水也蠻估海帆翅銀鬚玉素開監餘香滿手恰似折花來見高太史集

南朝金粉北地騰肢南北婦女之妝飾各異由來久矣明袁宏道長安有狹斜行詩云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空篋猩紅衫子葡萄細笑問南裝如此不見袁中郎全集

晚近以來婦女妝飾北皆取法於南我聞在昔則反是宋孔平仲孔氏雜說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鬢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小巧額鬢掌金鳳小家至為翦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鞋弓履窮極金翠一獲一領費至千錢今聞

中閨餘復爾如瘦金蓮方盤百九履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黃紹公詩十分打扮是杭州以妝飾為打扮宋已然何應龍字子翔宋之錢塘入其言所見詩云不著畫羅金線衣尋常相宜謂婦女之妝飾也後則四方好尚皆宗蘇州今為上海若歐

洲婦女之效巴黎也 婦女服飾海通以前開風氣者蘇州也明熹宮遺錄周后籍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胡式鉅寶存婦女服飾華靡莫過吳中邊鏡既開加以鬼子欄杆近又有較闊者芙蓉邊牡丹邊等名目尤闊至二寸許者謂之旗邊今盛行衣所織之值昂者需銀幾金織綵爭新鬪麗不計工費也惟致深十餘圓細來品多區貨少

衣圍有義欄之制是即今之衣邊鑲緣則所謂鬼子欄杆者鬼其產欄其式也附於鑲緣之上似猶近義欄之意然已病其蛇足况後於是乎暴珍何如順治朝華亭宋徵璧竹枝詞可證也其言曰吳中女子真無積暮暮朝朝換妝束去年袖帶今年窄今年典盡不須贖見抱真堂集誦此可知蘇州婦女之講求服飾自昔已然中下社會以力趨時尚限於財力輒有典故衣易新衣之風亦非自晚近始晚近以來此風滬為尤甚滬女之服飾為海內所慕悅而則效自光緒初葉以迄於今矣予幼時知越中某巨室以儉德聞男子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童叟皆然偶衣文綺必出而慶弔也而女子在家乃無不觀妝刻飾窮極侈麗殆有若宋景公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見拾遺記也見之者皆曰此滬之流行式吾於是有所深慨焉

一男子不能以儉率其家人女權之張非今日始二女子自炫以取悅於男子甘以玩物自居男子唯命是從亦實以玩物視之二男子欲以儉市美名而又假女子之盛妝以炫己之富

滬以女妝著稱遐邇巨室編戶爭效之惟恐不似其始皆倡之於女閨為富貴之家所取法久之遂成風俗良家方以不類娼妓為恥與明之弘治正德時適相反談遷東林雜俎引安陽張氏風範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冷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 滬之婦女自非以行乞為生者無不盛妝華服招搖過市不知者幾疑為出自巨室

謂其所居則窮巷席門蓬戶夔爨炊具食具臥具及薰扇之具雜陳一室室可二椽滬屋之所謂一椽一底即一椽度衣飾之箱笥不必多四時之衣恆出入質庫耳此以見婦女之自居玩物亦以見專尚衣飾者之為人不為己又以見其所居之劣於牛欄豕牢不知衛生

實由劣根性之得自遺傳也 滬女妝飾近有倣效泰西者亂髮之髻也袒胸之衫也露腕之袖也及膝之裙也見脛之襪也高跟之履也殆惟恐色身之不能示人歟謂之服妖誰曰不宜殆適如法人所

可謂卷十一

云病狂拙劣之時狀數申報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七日一 所載巴黎之女性觀有

云其四為由病狂拙劣之新派畫法演成一種病狂拙劣之時樣狀

原性病狂拙劣等字根據法區最要之且亦猶元代婦女之喜仿高

麗也蔣超伯榕堂續錄元俗婦女妝飾喜仿高麗張昱宮詞宮花新

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楊維楨詩繡靴鞦陶句羅樣羅帕垂帶

女直妝己未中華民國八年內務部通咨各省取締之咨云案查違警罰法

第四十九條內載凡有奇裝異服妨礙風化應處五日以下之拘留

或五元以下之罰金等因原以衣服裁制最宜合度不得炫異矜奇

近查各省習尚日趨奢靡尤以婦女為最甚一切所穿衣服故為短

小袒臂露脛恬不為怪招搖過市時髦爭誇長此以往非至相率效

尤不知羞恥為何事不止本部現為杜漸防微維持風化起見茲特

切實取締嗣後各省婦女倘再沾染惡習故意縮小服裝以致袒臂

露脛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嚴辦毋任寬貸以維風化

旗女之妝飾異於漢族舉止大方不作醜觀小兒女態清陳文述有

詩詠之見碧城仙館詩鈔題曰內家妝詩云畫柳彎環碧吹蘭細膩

香屬承環履軟袍比繡裙長側帽窺明鏡披裘倚隱囊若非真國色

不稱內家妝 屈大均翁山詩外有聞知和徐太史詩二首可知清

初旗女之裝束也詩云一片湖山是塞沙招魂只用一聲笳魂兮解

向陰陽食不必清明奠乳茶原注成杭漢等清詞前南北湖千盡

白墳笳聲催去哭邊雲滿洲兵婦衣如雪一半紅妝學漢軍 廣州

漢軍婦女之服裝有異於滿蒙者其髻如漢人亦纏足惟不裙而長

衣 清代婦女之服裝上衣下裳襲明之舊俗所以有男投女不投

之諺也曳長裾者必旗籍近畿及奉天吉林之素足貧女有效之者

南人則絕無而庚申中華九年秋乃盛行於滬蓋妓女見唱大鼓書之

北女曳長裾以為美觀遂起而效之大家貴族夙以摹仿妓女為職

志又亟起而效之馴且及於貧女而以布為之矣披西式之大衣者

則以是而少 北方婦女多梳辮不必隸旗籍也清邵長衡北行道

中竹枝詞有云燕支微染杏腮醺少婦新妝辨黑雲窄窄紅襦單著

好喚即休買白羅裙自宜統辛亥以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 都會商埠之

男裝遺民而外一若已隨帝制而皆去者乃皆移於婦女之背都會

商埠皆然滬尤多上辮而下袴有繫裙者則又似歐美之女郎

禽獸之身生而有所覆者羽毛毳革可禦寒而人獨不然於是食

之外有衣與住居此三者同為人生必需之要素近世經濟學者

分人之欲望為三級一曰自然欲望二曰適宜欲望三曰奢侈欲望

衣食住之僅資自活者屬於自然欲望若必以美備為期則視其人

之地位或屬適宜欲望或屬奢侈欲望若奢侈欲望達於極點則必

求所以致之者而貪矣踰閑蕩檢之甚乃被惡名謂為禽獸之不若

金奇中書謂備嘗五濁惡世之苦若入輪迴願墮畜生道也

宋張耒明道雜志錢穆常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元李耕日聞

錄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北史亦嘗言之北史隋文帝幸蒲

州宴父老上極敬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閒雅良由仕宦之鄉

陶染成俗也而元陶宗儀輟耕錄則曰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著衣

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羣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

古已有此語珂書見今之綺紈兒矣上衣下裳無有是處謂其祖父

之事實非多收十斛麥之田舍翁即起家草莽之貴人也

江浙衣肆皆稱提莊所售之衣有製自縫工者有販自質庫者求衣

之人零幾可購固皆託名提莊也真正提莊實為質庫之尾閘質庫

受典之衣期滿不贖贖售之於提莊提莊受之贖售之於衣肆以包

計一包若干襲不零售或有與提莊至諗之戚友則可購一二乃例

外非原則此蘇州質庫中人所告我者而杭州提莊中人所言則如

下其言曰提莊既購質庫之衣召各衣肆中人至莊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以次列坐莊中人啓包出第一衣曰某衣銀幣一百二十圓甲

曰值昂非所願於是乙丙丁戊己庚辛起而審視之合意即購不依

次也次出第二衣乙曰值昂非所願於是丙丁戊己庚辛起而審視

之合意即購不依次也又次出第三衣丙購之丁戊己庚辛不過問

又次出第四衣丁亦若甲乙之不願購也戊己庚辛可羣趨而審視

之其出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衣亦必依次審視購之如上所述然亦

有計包躉購者 林耀昌文光祖嘗設提莊於杭城之焦棋杆好施

與歲於嚴寒大雪之夕巡行里巷使人負舊絮襖從之以贈卒歲無

獨之人然不欲人知一若誤遺於地者俟其自拾如是者二十餘年

為善不使人知可敬也有三子次君重天茂才任能繼志述事

伯夷叔齊采薇首陽人所知也伯夷衣葛則罕知之伯夷哀天下之

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見韓子通解偷且彊孰有甚於今天下哉

曠工晝夜分三班更番出入入則著工衣出則易之大抵衣垢面黧

時有中壽而斃者地面崩陷死尤多其勞且危如是予何人安坐傭書衣雖惡而不垢且昔亦曾叨章服之榮也愧負此衣矣

是非美惡之無定觀於衣之變遷而知之識小錄自漢魏六朝至唐宮中衣皆尚窄非惟便於趨承亦以示儉為天下先也觀馮緄墓石闕刻美八可見矣曹不與畫美人僅束身畫家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唐人垂帶多飄揚而衣仍古制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李賀詩禿衫小袖調鸚鵡李賀詩越羅小袖新香荷可證也嘉靖中四方婦人與男子無異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闊至四尺餘時有謔詩云碧羅舞袖雙垂地籠卻纏頭無處尋亦近服妖也天啓崇禎間亦然至于今卒來被髮窄袖之妖非偶然也宋呂本中師友雜誌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褻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珂按自同治末至今五十年耳初以寬衣大袖為美曰有衛生之裨益也見窄衣短袖者非之繼以短衣窄袖為美曰有尚武之精神也見寬衣大袖者非之今則又以寬衣大袖為是短衣窄袖為非自披

可言卷十一

三五 天 蘇 閣 叢 刊

於俗獨行其是者幾人耶己未中華民國八年除夕讀袁枚衰年雜詠詩不覺一笑詩云長短衣裳闊狹冠卅年變換太無端幸虧守定當初式古樣重當時樣看又閱明俞弁山樵暇語而知明代亦然其言云價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盡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云闊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時文肅公此詩蓋有為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

吾人今日處此亂離之世欲求自立宜於堅苦刻苦厲四字痛下工夫必先破除習慣而後可然不易也第就一至小之事言之常服中之袍無論棉皮右必有底襟一云襟坐時偶不慎底襟不在右腿之上久之右腿輒感寒左腿則否若右無底襟亦猶之左腿耳吾人服袍數十年習之已久未能驟去底襟也此鍛鍊身體之所以宜始於幼時也 比年滬俗日侈以紬紗為褻衣者十人而九效高橙也廣東通志高橙字彥材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遷為廣州知府橙性豪侈當暑日易紗衣一襲烹茗確不再用用必以新紗一幅封其口飲茗畢即併棄去夜獨製蠟如杠使童子持之端正不動動輒杖閱訟

襟恆以己意出入縱吏為奸巡撫朱英知其貪且酷執而刑之啓其裙褲皆紗製者英歎曰民脂民膏盡矣竟杖之橙告老去

今之所謂套褲者古曰袴腰衣也本訓為套袴今亦指滿褶者為袴而又訛作褲騎服曰袴褶南朝時盛行之用作禮服套褲者套於兩腿斜上而當臀之處無所著紗單夾棉皆有之迺寒之地有以皮為之者宣統己酉季冬予於蘇見韓某服皮套褲詢之則云生長遼瀋服之成習不能去矣繼詢之久居遼瀋者謂非必人盡服之於以知身心之宜鍛鍊也韓乃統袴子奚責焉

冒辟疆影梅盒憶語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為裏為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借登金山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為神仙姬即董白字小宛是明末清初洋紗已輸入矣一口鐘俗曰斗篷曰散衣皮棉皆有之或以夾呢其表必以綢其色則男子為紅紫女子為雜色禦寒且禦雨雪之外衣也無袖故與今之大衣異領有鈕中央有兩帶一曰一扣衷或稱蓬蓬衣古之景也其由來遠矣儀禮士昏禮姆加景注制如明衣珂按明衣齋戒時所

可言卷十一

三五 天 蘇 閣 叢 刊

服者論語齋必有明衣布
皮衣曰裘以獸皮毛深溫厚保護體溫不外傳也故皆以皮為裏間有反著者使皮外向俗曰翻毛者是也外柱馬褂皆有之必珍貴之皮慮其磨擦致損且可炫耀於人耳衣翻毛之裘者北人有以碎皮納衣中若絮者頗輕暖不知者誤以為裝蘇 棉織品亦可曰裘唐張籍崑崙奴詩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棉裘蘇軾詩江東賈客木棉裘唐庚詩地爐猶擁木棉裘陸游詩秋衣一布裘 常用衣冠之以皮製者盛於元張翥詩明發先宜覓貂鼠喚人來作禦寒袍又青鼠毛衣可禦寒禿衿空袖放身寬遮頭更著狐皮帽好箇儂家老契丹見蛇庵集壬子癸丑中華民國二年間遺老之貧者賤鬻其衣服夫素族皆服之紫貂青狐給獺種羊干尖倭刀之裘觸目皆是民國之平等乃於衣實現之 莊子以裘褐為衣說苑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表褐謂衣服儉素也珂按此就北方言之北之貧人皆有無表之皮襖一襲例如會館長班班級至初冬輒受皮襖錢之賞是也南人之裘非中流社會終其身不可得 國人之御裘有定時初寒所御為小毛毛之短者若大毛必嚴寒時

御之視氣候而定歐美之婦女不然有風襲人被體者圍頸者悉皮
 矣小毛大毛不問也灰鼠貂狐雞羊雜選交集舊曆八九月之滬市
 屢見之而國人之出於其途者則單夾棉而已粵人且猶著黃綢
 歐美男子之皮大衣隆冬嚴寒始衣之 凡披裘者我國以男子為
 多歐美以婦女為多而日本男女之披裘者皆罕

貧士嚴冬出門恆以無皮馬鞋為恥輒綴皮於兩袖近手及下擺近
 履之處以示人其上無皮始取法於錢香樹尚書陳羣敷尚書於十
 八歲出門依婦翁俞禮溪編修於京師命助編摩事冬無裘晨與作
 楷手龜裂微行背人入窮市以青銅錢三百僅得皮袖手自綴於絮
 袍覺微暖明日抄書如故以上云云尚書詩集之題也 生長熱帶
 之人不衣棉無論已宋仁宗亦不御皮棉豈得於天者獨厚耶宋陳
 師道後山叢談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自丁巳戊午

中華民國以來滬之衣服羣趨窄小為急裝且以皮之產塵也代以
 蘇謂暖與裘均貧女尤嗜之以縣值遠遜於裘耳縣之輕暖實勝於
 裘古有言之者世說新語補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
 君妾語正欲以為裘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可書卷十一

天蘇閣讀刊

又朱百年南史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
 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醉酒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
 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縣定奇温因流涕悲動

清制官品以帽上頂之色質為別謂之頂戴正一品珊瑚二品起花
 珊瑚上鑲二品藍寶石無亮藍頂四品青金石藍頂五品水晶
 六品碑磔石頂七品八品九品未入流均金然入關之初固無頂
 戴也專小記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額高聳環目短
 髯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源註時尚未授職之進士舉人五貢監生
 亦金頂生員以銀然皆僭用金 丙辰中華民國五年秋有自山左來者言

縣知事之出門也有乘四人輿而張蓋者與後仍置帽蓋俾人民知
 其為官今日偶不冠耳此與清初地方官仍用明之冠服同意非此
 民必侮之而不服從也民之愚若此果可為共和國之民耶

日知錄引豫章漫鈔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箭閣
 閔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珂按此即時俗流行之小帽
 俗稱瓜皮帽源於清初瓜拉冠之名也消夏閑記摘鈔六瓣有頂圓
 帽名曰瓜拉冠 瓜皮帽無帽簷不能蔽日然亦有之沈鳳舉餐頂

詩鈔自蘭谿至括蒼詩有二秋陽憑仗帽簷遮鳳舉康熙時吳江人
 其帽當自製也

冬日禦風之具戴於首披於肩者曰風帽以皮或絮製之唐白居易
 歲暮詩夾帽長履耳即風帽也宋范成大詩雨中風帽笑歸遲俗名
 風兜清吳清鵬風兜詩征途衝曉出風急五更頭孤白皆反衣猩紅
 各一兜鬚眉疑乍是項領辨無由相喚多相誤相逢漫與酬見吳氏
 一家稿之笏庵詩今惟腹地有戴風帽者都會商準偶有之不合時
 宜之更也然非若昔之長大僅及頸至短小俗曰鴨屁股

雨帽初加又雨衣明張孚敬奇謝李廷章詩見太師張文忠公集今
 之雨帽雨衣皆西式大抵以橡皮布製之舶來品也
 喻名實不符曰張冠李戴凡百職業率若是政界尤甚留青日札俗
 諺云張公帽撥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貌貴相宜竊張
 公之帽也假李老而戴之
 中年男子之髮禿素半而垂一短細之辮者其狀如蝌蚪說者曰還
 其本來之精蟲原形也

可書卷十一

天蘇閣讀刊

面衣禦寒前後全用紫羅為幅下垂雜以他色為四帶垂於背為女
 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見事物原始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
 女弟昭儀上履三十五條有金花紫羅面衣而男子亦有服面衣者
 晉書惠帝紀帝行次新安寒甚尚書高光進面衣明嘉靖中嚴嵩屢
 彈南巡在途賜面衣詩有二冰緒不受紅塵泥謝得君恩賜面衣
 戊午中華民國七年伏日閱後山集敬業堂詩集而見有詠婦女之面紗者
 不知其制與歐美所製者異若宋陳師道和參寥明發見鄰家花詩
 有新綠蔥蔥紅蕪蕪卻成妝面映青紗二句清查慎行衛河四絕句
 之一云佳人跨驢去隔岸是娘家渡口風長好吹開單面紗

近視者戴眼鏡明成化間已然長洲吳文定公寬匏庵家藏集有謝
 屠公送西域眼鏡詩云眼鏡從何來異哉不可詰圓與莢錢同淨與
 雲母匹又若台星然兩比半天出持之近眼睜偏宜對書快蠅頭瑣
 細字明瑩類椽筆余生抱書淫視短若目疾及茲佐吏曹文案夕未
 畢太宰定知我投贈不待乞一朝忽得此舊疾覺頓失謝卻撥雲膏
 生白訝虛室扁鵲見五臟未必有奇術隨身或恃此遂使目光溢世
 傳離婁明雙睛不能沒千年黃壤間化此直百鎰聞之西域產其名

傳離婁明雙睛不能沒千年黃壤間化此直百鎰聞之西域產其名

殊不一博物有張華吾當從彼質援鵝堂筆記淮南子素族篇欲知
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注金目深目疑即今之眼鏡珂按
眼鏡以水晶或玻璃片為之所以助目力者相傳出自西域明代始
行於我國一名鑿鑿亦作鑿遠庶物異名疏鑿鑿今俗謂之眼鏡是
也若壯歲用之則反昏闇傷目方洲雜言嘗見如錢大者二形如雲
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為柄紐其未合而為一歧則為
二名為鑿遠珂又按今之眼鏡除平光鏡以防塵埃避光鏡可不測
光外近視遠視均須測光以定光之遠近近視鏡以凹面玻璃補眼
球內水晶體之凸隆過度使得明視在遠之物遠視鏡以凸面玻璃
補鏡球內水晶體之過薄而增其凸度使得明視目前微細之物平
光鏡惟用平面玻璃而已

暖耳內地之畏寒者用之呼曰耳套天祿識餘耳衣即暖耳也唐邊
塞曲錦縫耳衣寒明嚴嵩有賜新製貂鼠暖耳詩見鈴山堂集

女子穿耳不僅吾國有之希伯來埃及希臘羅馬之女皆穿耳施環
吾國此俗實權輿於三代之周留青日札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自古
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穿耳史記夫人脫簪珥叩

耳環

耳環自古已有之證

頭珥以珠玉為耳飾也後漢書輿服志簪珥耳珥垂珠詩采采耳
疏卷耳草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珥今或謂之耳珥釋名穿耳施
珠曰珥此本出於蠻夷所為三國志註諸葛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
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較耕錄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御
耳環以為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櫛不穿耳則為
自古已有之證

今之婦女有以毛織品絨織品棉織品圍其項垂至胸者亦有覆及
者曰圍巾如是而風不入頸克保體溫男子亦有之巨室婦女則以

貂額捨狽狐羊之皮為之效歐美人也謂之曰圍巾者大率采巾之
二義以融會之也

傳泰嘗遇雨巾一角墊後漢書單衣幅巾北史武官平巾幘袴褶晉
書亮遺詔司馬中幘婦人之飾以辱之羊祜傳當角巾東路歸

故里謝萬傳著白給巾宋書陶潛傳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巾幕也所
以覆物者儀禮霏用錫若綿注霏覆尊巾也國語靜其巾幕逸雅韓

蔽也所以蔽膝前也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自田野以覆其頭
家婦女亦然方言屨袴謂之被巾注婦人領巾也

杖老人所執以扶行者喪禮用杖禮父喪苴杖竹也母喪削杖桐也
又齊衰期服用有杖不用杖之別夫為妻嫡子衆子為庶母皆服杖
期惟父母在之夫為妻不杖與尋常期服用有喪而杖亦以哀極體
疲耳今乃有華裝而效西裝之持杖者非有喪也且非跛也非屆杖
鄉杖國之年也殆以今之時局危而宜持顛而宜扶引為己責謂非
異人任歟然六七十之叟持杖者豈諱老也恐為世所棄耳

指環起於商物原紉作寶幹指環漢舊儀宮人御幸賜銀指環三餘
黃筆世俗以金銀為環置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
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
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今稱指環曰戒指

本此又有稱之為約指者劉筠詩滅癩難辨玉約指不勝銀而歐美
婚嫁於成禮時以鑽有男女名之金戒指互換於禮堂新郎新娘各
約於指我國今亦效之在結婚儀式中謂之交換飾物亦有於文定
時互易之者古書載之亦外國之禮俗也晉書大宛娶婦先以同心
指環為聘 后妃羣妾進御後世不授環惟書月日而已影史明女
官名屬尚衣局掌后妃羣妾御於上所書其月日見蔣之翹天啓宮

詞注續通考金代有彤史

賦願為環以約腕是劍之所在皆近手而不近足也兩粵及江淮間
之婦女恆有繫之於脛者法蘭西亦有之始於一九一九年

宴會跳舞之處往往而有惟僅一事繫於右脛以最佳之珠寶鑽石
鑲嵌而成為一跳舞之女性所倡久之風靡通國矣又字彙劍古謂
之挑脫金條旋轉數匝浮貫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降及
晚清男子亦有縮劍者以漢玉或藤製者為多云以祛風
疾浮薄少年則用金非以侈豪富即以便典鬻 今婦女之窮極奢
侈者恆嵌金剛石

臂環可巨萬金剛石者由純炭質而成為八面或十二面體之結晶
產印度巴西及南非洲之特蘭司佛爾等處硬度在萬物中為最高
最上者無色透明折光力至強故焜耀有光球磨之可製為飾綠黃
茶褐諸色次之黑而不透明者為下

冬日婦女出行以臂籠禦寒兩手交於中可及臂之少半初以絲織
品或絨為之亦有表裏俱皮者今用小狐小獺之全尸不知者意謂

其兩手捧一小獸也此為歐風東漸之所致或謂臂籠之名可以臂縛代之予曰否古武裝縛於兩臂以禦兵刃者曰臂縛亦曰臂手背袴亦曰背心短衣無袖僅蔽胸背故名即古之兩當也男子加於袍或衫之外女子加於襖或衫之外而亦有以之為襯衣者歐美日本皆有之在裏者多貧民極褻不完江寧之食力者以稻草為背心等於丐光緒辛丑予在江寧見之

歐美人插花於襟日本人效之乍見者詫之以為男子何亦簪花也不知我國古昔男亦戴花見之詩詞者甚多宋楊萬里德壽宮慶壽口號牡丹芍藥薔薇都向千官帽上開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貴賤皆插花男子之簪花者不亦多乎蘇軾吉祥寺賞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是少男之簪花不必羞即可知人人之可簪花矣今吾國人之西裝者亦然印度之古俗也佛說阿彌陀經其土衆生常以清日各以衣袂盛衆妙華祇襟也

今人以吾國婦女效歐美之袒胸為奇然古實有之唐周廣達鄰女詩日高鄰女笑相逢慢束羅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綠水參差羞殺

可書卷十一

手一六蘇閣叢刊

白芙蓉歐陽炯南鄉子詞二八花鈿胸前如雪臉如蓮耳墜金釵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頭招上客半露胸也胸前如雪也似今之西女霞衣窄則尤似之

抹抹胸也隋煬帝詩寶袂楚宮腰一曰抹腹南史周迪傳性質樸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衫抹腹又曰抱腹釋名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今俗稱兜肚男子或用之輒為人所詬病謂其同於女子然西人束腹之一物曰暖肚頗類抹束之於腹懼寒氣由臍入腸而患痢也西人分痢為四種胃腸加答兒內臟轉位提阿落哀恩利脫梯司也壬戌_{中華民國十一年}春上海利華襪廠已以純絨

縲仿製暖肚

東坡與佛印談禪東坡不能答留玉帶於金山見遊齋閒覽嚴嵩鈐山堂集有以玉帶付東林寺僧詩分宜何人乃自比於東坡耶北風其涼雨雪載塗御重裘猶未溫勞力者於黃綿襖外一棉織品也顧之有慚色深憐之一轉念間若輩動心忍性所以能若是者成於習也又一轉念予少壯時曷不自鍛鍊耶今人心目中輒以裙為婦女之下裳非也男子所衣亦有曰裙者朝

裙者於外單之內也戰裙舊制武裝所也作裙_{江浙勞動之男女至}裙_{清觀服之}也又徵之於載籍有如下三國志管寧著

早帽布襦袴布裙荆州記劉盛公著練帽布裙南史羊欣傳欣嘗著新絹裙任助傳助子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北史邢巒傳蕭深藻是裙履少年宋書禮志釋奠先聖則卑紗裙五行志晉興後著衣者皆厭襖蓋裙梁書何子季傳曠昔歡遇曳裙儒肆世說桓廷尉作兩髻

萬裙策杖而世人之以裙為女子專有者則見古今中華注注云周文王令女人服裙秦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觀裙焉自是以往遂有以裙釵為婦人之代名詞者裙釵婦人之飾故謂婦人曰裙釵金丹大要裙釵之下有全人清龔景翰悼亡詩對泣牛衣累細君豈知從宦更憂勤步搖條脫曾何有腸斷

拋前百衲裙_{原註官署二年勤勞更甚檢其遺}今之婦女裙一襲值六七十金然猶就澆之尋常百姓家言之遺老偉人巨商之家可推想矣古婦女之裙皆曳地唐輿服志婦女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唐書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唐武后時童謠紅綠複裙長十里五里聞香歐美亦然然今之流

可書卷十一

手一六蘇閣叢刊

女裙甚短以昔者桂林之裙較之及半耳乾嘉間桂林婦女之裙長四尺夾婢以行見南康謝啓昆樹經堂詩續集銅鼓亭草註

清社方履號稱民軍者所在皆是郡邑少年莫不入伍冀取富貴浙之民軍大率為溫台處之人既至杭羣就衣店購衣而不識質料曉曉然曰速取有花之綢來及出則抹首健兒皆著淡紅色湖縐之袴招搖過市矣某衣肆主人曰宣統辛亥吾店營業僅售二萬金有奇明年壬子_{中華民國元年}則六萬強吾儕小人所享共和之福竟若是

況菱笠前輩畏寒雖庚伏酷暑袴材必以木棉布為之若為紡羅葛或夏布者偶加身必致疾固自謂非統袴一流也丁修甫前輩亦畏寒夏夜雖甚熱不臥席然亦有解衣繫磚之時

女之不禪匪獨日本也我國亦有之清姚瑩康輶記行張司馬言昔在松潘番女短衣及膝不禪下縲縲絡取便渡弱其太夫人謂女不知羞作禪二百件令著之欲變其俗未半歲死者百數乃罷余謂三代以前皆未有禪故古人未有衣裳先惟有帶後製衣裳猶加帶示不忘初也今之番婦乃古遺制耳不足為異松潘則稍殊矣住在噶瑪蘭番婦夏日皆赤身以番布一幅蔽前體而已余行令女當著禪

三月後禪者數百人及後再至臺詞之云已無不禪者

樞臣夜必召對輒以裏棉之物縛於膝跪久膝必痛也不獨清為然

明嚴嵩有賜絨錦護膝一雙詩見鈴山堂集滬之馬亦然革為之古

亦有也餘冬錄男子跪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驛馬遠行用護膝

欲健步者以布裹兩脛行膝也詩邪福在下箋邪幅行膝也幅束其

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釋名幅謂行膝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

裹脚者實裹腿耳以布束腿使緊則行走便捷然非弓足婦女之雙

行纏行纏婦人用帛幅束其足也樂府有雙行纏詩見名義考

清同光間吾杭人家之遇有老翁生日者族戚饋遺鞵鞵皆裝棉

其上密紉之殆即宋之百衲兜羅鞵歟黃庭堅謝曉純送衲鞵

詩刻草曾升馬祖堂暖窗接膝話還鄉贈行百衲兜羅鞵處

相隨入道場見山谷全書外集

男子之履通常色皆黑年逾七十或以紅若曰返老還童可與兒童

同色一云老人服色紅可活血履色紅可健步也有父母之喪者白

用間色者婦女兒童耳戊午己未中華民國以還成人亦躡間色之

履與婦女之以雜色帛為之者同且婦女近多天足若履足者之用

藥也故而不效與空其履之謂也故男女之履可互易此

或以絮製物套於足曰躡屨或曰躡屨之故男女之履可互易此

真履為交錯可以見男女平等之造端抑亦可見其復古也海寧吳

騫尖陽叢筆昔初作履者婦人員頭女子方頭員者順從之義所以

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履皆方頭識者以為去其員從之義見宋

五行志蓋未纏足著弓鞋時婦人之履如此 十二年來西式之革

履盛行躡之者意謂國體改革不可無文明國之服裝也然吾國之

履古亦以革為之說文革鞵革生鞵也从奚聲東方朔傳貴為天子

足履革鳥注革生皮也不用柔革言儉率也唐韋應物送丘員外歸

山居詩為君量革履 絲履值貴草履值廉夫人而知之然絲履可

五六月之久草履僅一二日而破以每兩之絲履草履價計之中華

十年三絲履錢三千一兩草履錢三十一兩今以

絲履一兩支六閱月草履一百八十兩支六閱月較其值則絲履日

費錢十六文又六六以每月三十日計之六閱月須三千文且雖敝

猶可強躡草履日費錢三十文六閱月須五千四百文且一敝即難

再躡是絲履值廉而草履值貴也予號稱讀書忝附中流社會得躡

絲履而身逸較躡草履而身勞者作矣作逸居之近於禽獸也

嶺表之人恆不鞵男女皆然自非縉紳之族大抵赤足而履試場之

士子且若是 廣州市民不論男女不論晴雨皆躡屨亦如日本之

男女也明新會陳獻章龍谿寄馬元真詩市巷兒郎木屐輕南海陳

子升春履詩天晴亦著屨休笑嶺南人然古人之履常日躡之不必

雨也阮孚傳性好屨自歎曰未知人生當著幾量屨晉書謝安傳安

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屨齒之折

滬之女鳥無跟者絲織品其上繡花夏時著之曰拖鞋亦有以革為

之者粵女所躡此皆有類古之鞵也中華古今注鞵蓋古之履

也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鞵以絲為之炙穀子鞵與鞋鳥三代皆

以皮為之始皇二年始用蒲名鞵鞋鞵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

無跟曰鞵鞋

鞵與履通足衣也左傳褚師聲子鞵而登席宋以前皆以白絹為

之蘇軾文與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持素白絹也五代

時為詩幸若人謂以素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曰

吾將以為鞵及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

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鞵材當萃於子矣其後則用氈至明猶然後

易之以布羣以為輕矣矣明范濂雲間雜錄曰抄松江舊無暑襪店暑

月間穿氈襪者甚眾萬曆以來用尤敷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爭

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

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便民新務嘉靖時民間皆用鎮江氈襪近年皆

用絨襪襪皆尚白而貧不能辦者則用早羊絨襪價甚省且與絨襪

亂真亦前所稱薄華麗之意珂按清咸同間有以白綾為之者通常

皆以布泊中外通商洋布輸入乃皆改用洋布取其輕便也光宣之

交棉織者盛行更較洋布為輕便今且有絨織絲織者矣

鴉頭襪女子歧頭之襪也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而歧

頭頗類日本之襪

不著履以足親地曰跣跣者足恆抵地為近骨之皮久受壓迫而生

之硬塊也色黃或茶褐書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貧賤人恆跣必以

跣為苦矣而乃有以跣為禮者以跣為樂者明謝肇淛五雜俎古人

以跣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諸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

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

末猶然矣宋張端義貴耳集仁宗在禁中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

轆下殿即去之 光緒壬辰季夏予省花農兄於廣東學使公廨未幾廣州舉行院試南海番禺分日試之各約五六千人既就坐履轆皆脫是有類閩之莆田也清楊鍾義雪橋詩話上海曹氏本宋武惠王後成化間始遷上海茹菴大令泰會康熙戊午舉人辛興化之莆田童子試者三千人半著短葛衣不冠履而至謂曰爾儕所以試為欲廁衣冠即盛暑本縣亦衣冠以臨汝今願以不衣冠試試亦何為衆大慙服再試皆冠履

婦女之勞力者若耕若漁若牧若陶若刺船若負販若雜役大抵為素足非隆冬嚴寒皆跣且以便於作事輒露脛甚有束褲於膝之上者蓋以沾體塗足時或涉水之故迫於不得已耳今滬市之婦女束短裙僅掩膝著鏤空之長襪使暴其肌雖隆冬嚴寒亦然若惟恐人之不見者其意可知不得以其效擊歐美而怨之 吳長洲元和吳縣女以色著面目佼好其缺點為鼻低鼻歐化者尤持是說崑山距吳數十里婦女亦面目佼好乃多隆準準隆則益顯其美然知之者鮮國人於凡百之事習焉不察此其一也粵女有豔裝盛服而跣足躡履者與日本同與南洋華僑之效馬來者同吾於崑亦見有一類

可言卷十一

三

之者裙而履惟跣足露脛皆類疑小康之農女以入市故盛故耳其跣也亦可與歐美之袒胸袒臂相擬矣 粵女之不履而履者如男人所知也崑山亦然城女之履棉織品為多鄉女則蒲織品且崑之素足殆已普及城鄉蓋尋常百姓終日勞動知素足之便利昔已若是而中人以上之家則以素足風行爭趨時尚耳夜無日光溫度低其受寒也視晝為易且偃息在牀血不流行體溫亦較低故今之養生家輒言眠時宜以重衾禦寒不爾必致疾然吾嘗見中流社會之人矣墊居斗室塞向墜戶御重裘益以爐火及寢則覆一二絮被於重褥之上而已代絮以絲絨者亦僅見自非北人絕無以皮為褥者固亦未見其感寒而病也且嚴冬深宵吾亦僅二衾一褥已足取煖非若晝之必重裘重綿重絨衣者以衾也誠不自解草堂之東南有梁樞八十餘歲形貌瘠偃耳目皆廢余偶見而哀之默謂猶子符天寒甚且凍死當製紙被與之既而忘之一日忽遺其子來索紙被其子亦不知樞安授此意余卒與之然輩庸老病如此豈其神完而外遊得吾之心耶抑寒苦之極而發於夢寐也右為蘇轍山居苦寒詩註見斜川集此豈亦天取通耶

吳人呼被曰被頭猶操正音者之呼曰被窩也殆有所本韓偓香奩集惆悵詩被頭不暖空沾淚 南方寢人之冬夕無衾者數見不鮮亦若巧之以稻稟覆身也陳秋非女士嘗語吾婦以出窠之說曰出窠者喻以鳥之出窠也破被之棉久失溫性雖極易寐夜半輒凍醒乃赤體極不挈被至門外抖擻之再就寢則由冷而煖可酣眠矣彼擁重衾藉芳褥者亦知窠人之苦否林重夫亦有聞之於其婦者語予曰江北窠人冬夕以無表無裏之絮為被半覆身之上半覆身之下又其下藉以稻稟夜逾午冷而覺赤身出戶再寢則煖俗曰出窠此與諸暨之出窠同予謂窠人多矣出窠出窠者所在皆有不必諸暨也不必江北也 窠人之有褥者百不得一非必長枕而必大被以被之少半藉身下則一席而已冬夕之藉於褥下者南以薦薦曰薦楚辭藉藜藿而陸者有之北以氈紅色灰色者有之加於棉褥上之皮褥則北人較南人為多

可言卷十一

三

襖兒著背上帖妥若在榻襖小兒之被也列子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襖襖者漢書曾孫雖在襖襖襖亦作襖襖襖襖襖襖大戴禮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襖之今猶存襖襖之制者粵人也然甚小日本人之襖襖寬博若被殆猶我國之古制歟然於小兒之發育實大有礙頭過仰足過弛且阻其血之流行 羣山鬱蒼萬木森列荒郊古剎獨鳥盤空徙倚江畔見有一二三漁艇往來出沒於鷗鷺之外胸中為之浩然覺身外所有皆長物矣 物質文明進而益上侈靡成風道德遂以淪喪欲挽救之非推行顏習齋學說不可習齋名元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歿於關外時習齋貧甚卒覓父骨歸葬世以孝子稱之所著有四存編十一卷一曰存性二曰存學三曰存治四曰存人其學源出姚江主於忍嗜忍苦筋力以勤家養親而以餘暇習六藝講世務備天下國家之用 無事當貴早寢當富安步當車晚食當肉戰國時齊人顏觸之言也欲忍嗜忍苦筋力者此言宜三復之 忍嗜忍苦者惡衣惡食不可取若沾沾焉務以講求服物為事而苦其筋力則苦其精神矣二者之苦孰甚

杭縣 徐珂 仲可

飲與食皆曰食曰喫混飲於食古有之不能謂今人之語焉
 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柳宗元序飲吾病痞不能食酒續通考獅
 子曰食醋酪各一瓶冷齋夜話許中復大夫趙官人云我十許歲時
 見劉跛子來覓酒喫杜甫送李校書詩對酒不能喫陸龜蒙詩寒蔬
 賣卻還沽喫可有金貂換得來楊擘膳夫經茶古不聞食之盧仝新
 茶詩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劉迎淮安行里聞風俗樂
 過從學得南人煮茶喫南部新書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
 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癸
 辛雜識喫了西湖水此皆宜曰飲而乃曰食曰喫者也今人又以喫
 字筆畫繁改寫作吃博雅者斥其誤蓋謂其借用口吃之吃也然口
 吃之吃為基乙切而又有作欺乙切讀者與喫同賈誼新書越王
 之窮至於吃山草則不得謂以吃代喫為誤矣 枕流漱石樵水漁
 山皆人所習知者而又有喫衣者飯一語東坡志林醫官張君傳服
 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
 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西契衣著飯耶 大深陀經佛說四十八願云第二願願我刹土中人飲食時七寶鉢
 中百味飲食化現在前食已器用自然化去第四願願我刹土中人
 所欲衣服隨念即至不假裁縫染浣濯今之時生計日益絀所以
 終朝營營而不恤為小人者求食也果若此亦何必不為君子耶無
 量經云此諸菩薩所需之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以意為食身心
 柔軟無所味著事已化去時至復現與大彌陀經佛說同意 庶而
 不富生計之絀日益甚非第男之謀食者多求婚之女尤多然執柯
 甚難以男子無業者多際此時艱求有贍家之力者百不得一然自
 是而果減婚嫁為天然之節制生育則食粟之人少若以私生子滿
 街為慮可廢育嬰之舉生寡食衆飯糶減於今日不亦可乎
 自泰西新學說輸入飲食衛生之事國人亦頗了解惜未能參攷飲
 膳正要調和五味耳飲膳太醫官名元置掌飲膳始自世祖朝於本
 草內選無毒無相反可久食補益之品與飲食相宜調和五味及以
 每日所造珍品御膳所職何人所用何物標注於曆以驗後效見飲
 膳正要飲膳正要者和斯輝撰三卷斯輝於延祐間充此職其書注

重衛生與諸家食譜不同惟列神仙服食一門辭多荒誕耳

沽酒市脯不食懼傷生也夏日擔賣之飲食品更無論矣在滬之租
 界以外者尤甚工廠林立烟塵蔽空且無水車灑道塵埃托車過地之
 埃塵隨之以起鬻物者又不施幕蠅蚋紛集物不餒敗已難下咽宜
 養生者之相戒不食也而彼小負販實以此資事畜人人相戒不食
 是絕其謀生之路矣此衛生常識之所以宜及細民也

各地肴饌皆有特味魏書毛修之傳修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
 多所適意蘇軾漢陂魚詩自從西烹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和蔣
 夔寄茶詩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
 年飲食窮芳鮮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張耒詩久將菘
 芥芋南羹梅堯臣送陳經之信州詩東吳海物錯南楚江味多送馬
 司諫使北詩冰膾芥蔬非楚味許棠寄黔南李校書詩公筵饒越味
 黃庭堅次韻伯氏長蘆寺下詩薪者得樹雞羹手味南烹香杭炊白
 玉飽飯愧閑行次韻任公漸感梅花十五韻詩日薦南粵羹北酪蕭
 巽葛敏脩二學子和予食荷詩次韻答之詩北饌厭羊酪南庖豐筍
 菜自北初落南幾為兒所賣 唐元和十四年韓文公謫潮州始食

海鮮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詩備言之粵閩之食略相等惟閩人
 不食蛇耳詩云鱉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蟻相粘為山百十各自生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同實源異名章舉馬夾柱屬
 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數驚我來禦魃魅自宜味南烹調以
 之作 鹹與酸毛以椒與橙腥腥始發越咀吞面汗醉惟蛇舊所識實
 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蘇人以精治食品
 稱於世久矣大詔吳酸薑薑不沾薄只註吳人工調鹹酸燻薑薑為
 蔬其味甘美也陸游詩年來傳得甜羹法更為吳酸作解嘲左思吳
 都賦矜其晏居則珠服玉饌南史崔祖思傳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
 祖思所解陶穀清異錄吳門蕭璉仕至太常博士家習庖饌慕虞仲
 謝諷之為人作卷子生止用肥豕包卷成雲樣然美觀而已別作散
 釘麥穗生滋味殊冠張岱夢憶蘇州方物著名前代如山查糕山查
 釘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帶骨鮑螺之類梅堯臣詩吳味期君強飲開
 又吳船雖有吳饌偏至於今日蘇之繁雄 施太繁雄 茂迥不逮昔謀
 生之道且日益艱困而城市中人猶美食之是求婦女亦然每餐非

肉食不飽酒樓茶室亦時有其蹤跡此蘇女之食不厭精也廣州之
肴饌亦有名於時俗有突在廣州死在柳州柳州多講之謬廣州多
海錯善烹飪閩細民必肉食食必數饌與人且以燒豬為常食佐
以酒有燒肉下燒刀之說富貴者無論已光緒壬辰子客廣州嘗至
衛邊街天祿齋噉魚翅味大佳翅成片而軟惟一碗需白金十兩雖
京師亦不若是之昂廣州人之汰侈可想又嘗見貧女夫一日二餐
無純用蔬食者雖物價騰踊而米必精粳者必豚魚此廣女之食不
厭精也蘇廣城市之女皆食不厭精矣然所以致之之道則大異蘇
女坐食者多率仰給於夫不若不然而夫或因之以得美食者則
必別有以身發財之道夫甘心坐視且因以為利也廣州婦女則皆
終日勤動勞其四肢而得之與鄉女無異 蘇州產美人聞於通國
欲饌之精亦世所共知是皆蘇人之得以驕人者也其於紹興之食
色宜言之若有微辭矣而滬有校書曰倚情閣者紹產也美而豔湯
頭瑣妻佐禹皆曾見之贊不絕口楊寒潭之母嗜五香鴿每食必購
之尋美齋謂其味佳絕可下酒齋設於滬之福州路鬻野味紹興庖
人製之湯羹楊皆蘇人而醉心於紹大奇 粵人講求饌富貴者

可吉卷十二

三二天蘇閣叢刊

無論已即自食其力之細民亦皆食不厭精不厭細且知養生越
宿之食輒棄之王兩耕者簞人子也受聘於贛州某家課其子日享
草具惡之拂袖去贛人周少春與之謔知其家故貧語之曰不憶牛
衣對泣時乎兩耕曰吾以求食而出今若是是仍不能飽何戀為且
吾粵人固皆不恥惡衣而恥惡食耳

東食西宿喻人之惟利是圖也事文類聚齊有一女兩家求之其家
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
家宿以東家富而西家貧而美也又有南飲北眠之說唐白居易
贈鄰里往還詩唯恐往還相厭賤南家飲酒北家眠

凡久於仕途之人遇有詢其家道立說無家道也者輒曰沒飯
喫始作備於明末之李綺歟綺字友三松江進士官廣東瓊山今在
任六年見人惟有無飯喫三字為啓口之資見華復蠹兩廣紀略

穀之去皮者為米以米供食曰粒食禮有不粒食者矣周禮疏黍稷
稻粱麥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
今謂稻之實為米北人謂之黍稷梁林之實為小米凡僅曰米者皆
言稻之實也故今亦襲通俗之稱曰米飯曰麥飯以米為晝哺之飯

者南人也而以麥所製者為點心如饅頭燒餅以麥為晝哺之飯者
北人也而以米所製者為點心如江米元宵之類江米糯米也元宵
曰粿大米飯者南人偶進麥飯北人偶進米飯雖皆如其食米食麥之
本量而皆謂易飢吾見之屢矣李希淵天黃村人癸亥年四
進粿飯謂不飽果腹也南北之習慣相反此其一然相距僅數千
里耳宜隔海數萬里之泰東泰西人士之思想有時適成一反比例
也他不具論我國以男之魁岸者為佳謂曰偉男子女之嬌媚者為
佳謂曰美婦人而歐洲人反之且南人之重稻不重麥自昔已然明
楊慎升庵外集古今風謠引晉荊州麥粳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
麥粳天公誅謫汝教汝捨龍胡明黃姬水字淳父吳郡人嘗居金陵
以麥為常餐不得已也其詩題有二云余漂金陵者六年田廬蕩盡迂
拙之性懶於干謁甘心窮餓而已庚申還家不能具饌粥三月飯麥
輒復不繼幼于市米餉之見黃淳父先生全集 米之為食飯也粥
也糕餅也三者而已若麥粉則縷切之為麩條搓長之為捲又有饅
頭有包子有餛飩有餃而亦可為糕餅為粥為飯變化其形何止十
數且以調節國民經濟僅圖一飽而言麥粉所製之微有調料者佐

可吉卷十二

四二天蘇閣叢刊

以若飲即可下咽不若食米者之至儉亦須鹽薑也 食麥者較食
米者為健麥之滋養料多於米也析其成分則全麥皮者有小粉
七一·四蛋白質一三·三脂肪二·二灰一·八白麩有小粉七
五·一蛋白質一一·四脂肪一·〇灰·五雀麥去殼或有小粉
六六·五蛋白質一六·五脂肪七·三灰一·九糙米未去糠有
小粉七四·〇蛋白質八·二脂肪一·〇灰二·八光米精者有
小粉七八·〇蛋白質七·五脂肪·四灰·七以此言之則宜貴
麥而賤米然古今人之知重麥者甚少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倉卒燕
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蓋光武初起兵乏食異奉此以
進患難中食之為難得也明卓忠毅公敬客至詩同餐麥飯無難色
氣概知非淺丈夫蓋以不供米飯而滋款也談錄兵士每日食米只
與二升半亦須與他些麩食蓋以米不足而以麩食補之可知其所
重為米也且凡以麥粉製成之食品皆曰麩食明程敏政筆壘集有
傅家麩食行曰麩食者別於主要之飯耳 南人食米貴精盡必求
上白不知米之糠糲未盡者為有益衛生而皆斥之古亦然史記亦
食糠數耳韓愈文飮于肥甘慕彼糠糜史記同也屢空糟糠不厭注

糟糠貧者之所食後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謂貧賤時與共食糟糠也從容錄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曰為糠市凡此皆可以見米之以精整為貴也史記將用為大人糲糲之資自謙故曰糲糲糲糲者米不精猶俗言糙米也北人之飯以麥而河南之光州陝西之漢中府皆食稻光州與鄂連境漢中與蜀接壤此亦如江蘇之徐州人獨食麥異於他郡邑也小妻李希謂其鄉麥食之外間食雜糧且嘗屑蕎麥為粉以作麩條又嘗述楊張氏之言氏為次女孫大庚之孀母京北順義縣柳各莊人謂常餐者有四種一麥磨為粉捍之成條二白高粱磨之去其殼作飯三小米磨之與白高粱之作飯同四柘子玉蜀黍磨之成粉以為餅間亦炊香稻米為飯較濕食之米為香蓋順義亦有稻田也吾於是而知恆人之多域於成見也握用人之權有於眼中之人而不知其才交臂失之者自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然不見與薪亦猶恆人之不知光州漢中順義之有稻徐州之有麥也 杭人病起戒食切麩北人謂之輒代以粉乾粉乾以米粉為之成條如切麩古曰米糲見宋樓鑰攻媿集讀亦作粟見宋陳造江湖長翁詩杭俗類之其旅

可言卷十一

五二天蘇閣叢刊

以晏訓飯稱飯館為晏館稱酒飯曰酒晏所鬻之飯以大碗盛之曰大晏以小碗盛之曰小晏 唐楊曄膳夫經蘆葡萄貧窶之家與鹽飯偕行號為三白是則錢穆父之扁飯有所本也曾慥漫錄錢穆父召東坡食扁飯及至設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為扁也 有三白之儉乃有八寶等之奢八寶飯之味至甜以糯米和豬油白糖而成大率雜以豆沙蜜棗蓮子青梅瓜仁其數適為八予食之恆致腹疾腹常若雷鳴因悟此品甘矣而不受和今何時乎亦若八王之亂也西晉時汝南王亮楚王曄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又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五相殺害攻爭無已史家謂之八王之亂是也蝦仁火腿蛋炒飯為南北常食特殊者廣州有牛肉飯冬菇鴨飯燒鴨飯諸種殆沿團油飯之舊而變通之歟陸游老學庵筆記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前魚蝦雞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蘇軾仇池筆記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鮮脯鱸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膠谷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盤中 飯後散步古之養生家嘗言之禮負手曳杖消搖一作于門瑯嬛記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以散步為消搖 曩客燕趙乘驪車奔馳終日暮投逆旅所進之飯米麥皆有之不易下咽每以為苦誦放翁詩有月黑叩市門燈青坐牀餐飯麤沙土菜瘦等草棘泰然均一飽未覺異玉食六句覺放翁之隨遇而安但求一飽也光緒庚寅春陸慕曾二舅與點語珂謂飯有砂石不可食宜以雞蛋二三枚代飯則清潔而養生然不可太多多則不易消化 蘇湖二郡之人皆食冬春米冬春米者以白米嘗之使其色轉黃故又曰黃米食之易消化而滋養之料較之精鑿且已減少况粗糲乎然蘇人僅午餐食之晨晡皆食粥湖人食黃米日三餐夏則四餐至夜深尚圖醉飽十二時前後酒食之肆無虛座 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窶人之常食品南為薯蕷北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稷者則僅見江蘇固羹魚飯稻之鄉也吾嘗至太倉之橫涇矣編戶齊民恆以元麥和米作飯不專食稻也 北人以麥為常食佐以雜糧菽為豆之總名豆亦

可言卷十二

六二天蘇閣叢刊

雜糧之一也曰不辨菽麥而不曰不辨菽稻春秋無麥則必書是可知麥之為北人常食也今北人呼稻米飯曰大米飯非明證耶三年之喪啜菽飲水而不食稻衣錦是亦可知北人之於米飯視為偶食之珍品飯稻羹魚南人之習慣耳南人之以食麩為勝於米飯者謂惟北方之麥粉所製者乃可食與經韻樓集之言相類其言曰江以北麥以畫花陽物也故食之體健江以南麥夜作花陰物也故多食傷人咽音宴吞也孟子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而唐張宣明有使至三姓咽麩詩奇矣此宣明為郭元振判官時事也

不辨菽麥狀人之愚也自必不暇擇食含口待哺而已然嘗見今之低能兒矣弱冠之歲一切不知而於飲食之精粗美惡皆能辨之是可知食色之性無智愚一也

黍為北人所稱之黃米子可作飯宋釋贊休詩柴門寂寂黍飯馨又可作酒齊民要術黍米耐法以正月作七月熱淨治麩搗末如造醪酒法陸游詩黍醪新壓野雞肥

金奇中訪友或留飯恆不飽歸必再食其婦叩之奇中曰人留我飯而卻之則拂其意我喜食肉必使勝食氣加餐必多食肉多食肉必為人所憎婦又詰之奇中曰富貴之家主人之食餘僕所享我雖口腹之欲僕將若何宋孔平仲會食詩有句云乘飢騁大嚼美惡寧復據僕夫無所餘顧我色不滿九哉斯言姜佐禹嘗館某巨室巨室之司會計者某豪於飲噉筵常空一日會食者皆離席某猶據案大嚼羣僕檢他席之殘餘置其前曰此猶足一飽也中人之家每飯有餘饌輒留以自啖午之餘及哺啖之餘翌午啖之雖有僕給一蔬使佐飯而已不得享其餘不速之客至奪主人之食矣主人不必果慍也客去而闔內無話碎之聲者幾希

有至自吾杭者謂居杭三載與杭人多結納雖有春秋佳日尊酒往還之雅而常日過從鮮有留飯者予杭人也聞其言媿之答之曰吾惜君之非邠陽人耳客大愕乃檢王闓運湘詞樓詩題示之題曰邠陽周竹香見訪買飯自食而去云將游衡山走筆追贈邠人不輕食於人余凡四留客而四辭矣杭人之留飯者固罕見宴客於酒樓者亦清未始有之光緒癸未珂十五歲以應童子試自餘姚還杭讀書朱園綺姨丈兆森家授讀者為餘杭姚柳堂師更高師有至自里門或遠道見訪之客輒與之上豐樂橋頭麩館不雨則河坊巷口王

順興飯肆小酌二三人一次所費不及銀幣一圓杭雖省會風無酒樓通常宴客如是而已巨室饗賓則由庖人承應擔送至主人家或園林肆筵設席癸亥中華民三年春吾婦何墨君至杭居夏劍丞之夫人許味三處其庖治淮饌而雜以杭肴墨君得饗杭味者匝月一日為王室女邀飯有白片火腿清蒸大鱈魚雪裏烘炒筍皆純粹杭肴也予不飲鄉味久矣聞而妬之室女之兄曰雙帆予識之

米和水煮之使爛曰粥亦曰糜粥禮仲秋之月行糜粥飲食注糜即粥也禮婦事舅姑饋醢酒醢注醢厚粥醢薄粥古有豆粥東南馳至燕羹亭異傳上豆若粥茶錄吳人采茶胡麻粥淡水粥或胡麻粥粥見馮異傳白居易在芋粥陸游詩朝飯藜藿粥數匙晨壓粟粥乳粥金鑿密記白居易在芋粥陸游詩朝飯藜藿粥數匙晨壓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清異錄盧潛為平章事推進粥三種又有黍醪注以黍為有麥醪未成麥醪今通常所尚素者為大麥粥菜粥菜豆粥蓮子粥紅棗粥予家時食之董者為牛肉粥魚生粥雞粥燒鴨粥皆以肉餡等雜其中冬菇鴨粥為粵人所篤嗜而自古迄今未廢者有臘八粥董者素者皆有之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見天中記大麥粥為武進丹陽人所嗜予亦好之飯後輒進一甌然非若古之加入他物也玉燭寶典寒食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以錫沃之香秬粥為南人常食品汴人亦食之清姚燮吳侍讀葆晉招食香秬粥詩見復莊詩問有云吳公守儒素享客惡援俗嚼白干珠寒翠井華瀧腰之花豬紅佐以薑筍綠軟紅十丈酒食徵逐為所困者多矣以粥餽客彌覺雅人深致吳字虹生河南光州人光州鄰湖北州人以米為常餐粟即梁也俗呼小米色黃北人以熬粥予嘗致自京師煮以為飯以餉客客不能食予盡二器焉粟飯古亦有之宋書宗慤傳庾業家甚豪富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慤軍人慣噉糲食慤致飽而去有以粥代點心者點心小食也午後三四時噉之宋已然清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放翁詩家貧省小食自注云近以糜粟不繼遂罷食粥滬上妻人就食之地非盡飯肆也粥肆之粥以白米煮之不糜入他物與人家之粥同粥肆之生計亦寡人是賴入飯肆者或自攜熟食以往然至少亦必向購素菜一碟粥肆亦然然可僅啜粥數器而不向購冷素食冷食有董者為皮蛋鹹蛋海蜇穀少人多歲不登將若何不能辟穀則度荒法不可不知矣明張大復梅花草堂

可言卷十一
六
天
集
之三

可言卷十一
六
天
集
之三

集筆談每日但喫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豆湯飲之煮豆法俟一二沸後取器之淨者濾去其殼存實煎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

客至餉以茶烟有加禮則留食點心以酒佐之然不數見客就坐先

進烟本朝早烟也今則有次進茶而已古乃有以茶瓜並進者明

大年小景詩云客來隨意具茶瓜大年字壽卿其詩曰東軒集選

崔承慶云諸將皆嗜利者以一漿十餅啗之去矣見韻府武人嗜利

自古為然一漿十餅乃可了之今何如耶 南人以米為飯予代之

以麥以滋養料較米為富耳常餐者餅所食不多有以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見嘲者予以齊明帝宋晏殊事告之齊書明帝儉約大官進

餅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歸田錄晏元獻清瘦如

削每折半餅以筋捲之抽筋就內捻頭一莖食之此亦異于人也

滬人呼燒餅曰蟹殼黃狀其形也宋戴表元詩誰家盛設蟹黃餅則

亦有所本 中秋之時食今為月餅古且有月華糕也元氏掖庭記

中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啗月華糕月餅始於宋武林舊事蒸作從

食月餅春餅又荷葉餅芙蓉餅金花餅蘇軾詩小餅如嚼月明有曰

桂餅者殆即月餅顧清次韻桂餅詩寶鈿和露壓金英為趁秋光一

日成月殿有人留素影花林無物稱佳名今蘇州餅師所製其餡曰

雞絲南腿曰豬油洗沙曰砂仁葱油曰椒鹽薄荷曰五仁黑麻廣州

餅師所製之餡以鮮豬肉為主要品所傳益者為五仁為甜五仁為

鹹五仁為五仁金腿為五仁冰皮為冬菰五仁為香蕉五仁為柳蓉

五仁為蛋黃蓮蓉為蛋黃豆蓉為豆蓉冰皮為豆沙冰皮為燒鴨為

又燒為毛豉為蓮蓉不用豬肉為豆蓉不用豬肉為玫瑰豆沙不用

者謂之素至若潮州餅師所製之餡則以豬油冬瓜為主而雜以他品然

太甜 事物紀原諸葛亮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頭祭神亮令以

羊豕代取麩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而初學記作曼頭麥梁錢作

饅殺七修類稿謂本名蠻頭音轉訛為饅頭也饅頭屑麥粉為之發

酵蒸熟隆起成圓形不以他物為餡有餡者則曰包子宋陸游有食

野味包子詩野味指餡而言北人斤斤於饅頭包子之別不稍混大

江以北即如是而浙江及江蘇之蘇州常州太倉松江則不論餡之

有無輒曰饅頭予初聞而哂之繼知饅頭包子之名稱宋時本混而

為一燕翼貼謀錄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即饅頭是也南翔饅頭水

可言卷十一

九十一

飲著於吳中南翔為嘉定屬鎮清宋宛安雅堂稿詩註嘉定飲餌為

吳中最可知其由來久矣 湯圓以米粉為之中有餡甜鹹均有京

師人呼為元宵以元宵例必享此也宋周必大平園續稿元宵煮浮

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坐間成四韻後人因元宵煮圓子遂呼圓子

為元宵蓋宋代已有此稱矣 予不學無術下急而多疑好直言自

知之不自諱也有一影事焉幾忘之矣附識於此亦不自諱志吾過

也費如皆新武林市肆吟第五十七首之起二句云高喬巷口說湯

團聞有吳儂解墜歡註云高喬巷口湯團店有女殊色也己丑科榜

發某新孝廉卷之日必往喫湯團昇以銀佛十尊女含羞受銀然竟

不得一間孝廉遂成心疾云云披閱一過舊夢重提狂奴垂老烏容

自諱蓋目成心許在秋試未揭曉之前託以終身未及於亂其母索

身價三百金請於先子允矣世父尼之議寢子遂發狂藥三月而瘳

女猶轉轉寄書相問訊也註云日必往喫云銀幣十圓則傳聞之失

實也姜佐禹言嘗聞之人予發狂時居孤山數日家中人百計訪之

始得亦譚言耳 清丁敬有詠湖州鄉裏糕詩序云湖州農家臘月

所成糕餌香軟耐久遠勝杭城接青抹白及五界廟歸錦橋水百果

等製人以出自邨落忽之昔人有言聲譽不起友朋之責人道固然

物亦宜爾予既知之矣能默于言乎聊書數韻邀二三故人和之張

其幽仄云云凡出自邨落而為人所忽者寧一糕而已耶 雲南茶

食及糖有異於江浙者為破蘇包子東坡酥白鶴酥燕窩酥蛋皮糖

肉桂糖皆有異味 粵人在滬所設之茶室位於北四川路之武昌

路口者曰小壺天兼賣酒肴而點心尤精除茶食外熟者以米麥之

粉為之米粉所為者曰粉食曰餃麥粉所為者曰飽即饅頭與

賣飽之餡有鴨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

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

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

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

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

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

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又燒以雞肉又燒以魚肉又燒以牛肉又燒以豬肉

可言卷十一

九十一

肉初伏心肺米粉常德粹椒朝天粹椒樊薑冬菜
左公菜以泡菜以水鹽醋泡反菜為苦瓜夏之韭菜花紅菜薑芋頭大
橋園茶以火使有根及烟葉之米豆腐一曰茶磨芋豆腐此皆宜統辛
亥客長沙時所聞而知之者

調料者五味調和之物材也入以醋則酸入以糖則甘入以薑或椒
或芥則辛入以鹽或醬油則鹹今乃有入以味之素或味之祖或味
精而增其鮮美者 酸苦甘辛鹹曰五味甘之原料為植物古以
麥亦亦育之今日以蔗歐美以蔗蘆蘆粟蔗蘆製成糖霜為烹飪之調
料亦可於進食品時蘇之鹹之原料為水以海水灌注鹽田曝乾或
煎煮而成曰海鹽於有滷源之地鑿井或於天然鹹水之井汲水煎
成曰井鹽光之熱自結鹽花者為地鹽為烹飪之調料亦可於進食
品時蘇之 植物之自身有不待蘇糖而自甘者薯蕷其一也而自
身本味之鹹者則絕無本味之為酸苦辛者皆有之酸性者略如下

一酸筍 二酸模 三酸棗 四酸漿 五酸角 六酸梅 七酸棗 八酸棗 九酸棗 十酸棗
身本味之鹹者則絕無本味之為酸苦辛者皆有之酸性者略如下

可言卷十一
二天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四酸漿 五酸角 六酸梅 七酸棗 八酸棗 九酸棗 十酸棗
者略如下 一苦菜 二苦蕷 三苦蕷 四苦蕷 五苦蕷 六苦蕷 七苦蕷 八苦蕷 九苦蕷 十苦蕷
者略如下 一苦菜 二苦蕷 三苦蕷 四苦蕷 五苦蕷 六苦蕷 七苦蕷 八苦蕷 九苦蕷 十苦蕷

作羹入菓葉可六甘松香 七甜瓜 八甜瓜 九甜瓜 十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俗甜瓜

今山東之登州萊州青州三郡是也宋蘇軾守萊以鹽課攤入地丁
不另課故無私鹽蓋此三郡之地皆斥鹵隴上牆隅凡日光所及之
地輒有白霜掃而積之以水淋而煎之即成鹽白而細曰小鹽居民
不必購之於市有所餘亦鑄之斤可易錢三四文川鹽之味較淮粵
浙之鹽為厚徐卿子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荀子曰青取之於藍而

青於藍此二語人所習知而有與之相類者風俗通曰醬成於鹽
海水井水之味為鹹矣而泉水有酸者泉水之含有多量酸類而有
特異之酸性者曰酸性泉又有謂蜀之嘉魚本味亦鹹者見後第吾
未食不敢臆斷也 禮五味異和而益之以淡曰六味梁簡文帝文
餐禱悅之六味今人知六味者鮮

市售味之素久矣至自日本池田博士發明調料之無上上品也素
者元素也化學家謂原質曰元素常人視素為素食之素謂持齋者
可食嘗之味至鮮乃疑其中有蛇及江瑤柱之肉汁焉味之素者調
味之粉末為蛋白質成分之一植物體中含之尤多於小麥大豆等
蛋白中析出之有弱酸性溶解於百倍之水凡百肴饌羹湯但入少
許味即至美酒樓廚傳悉用之於是有仿造之國貨曰味之祖予亟
試之則較味之素為遜矣亥十二年 夏秋之交滬市有味精者踵
之而起其製造之廠曰天廚亦在滬廠中人謂味精云者化學名詞
之哥爾登酸鈉也吳蘊初潛心研求得其術專於麥類提煉以成之
養身素為飲食之尤要者有甲乙丙三種牛乳屬於甲乙有皮果
類之檸檬橘紫葡萄蒟蒻類之番茄椰菜 俗稱糖 洋糖者非屬於丙

類之檸檬橘紫葡萄蒟蒻類之番茄椰菜 俗稱糖 洋糖者非屬於丙

為範圍若字典不能以其不應而偏廢之雜誌當依時世為轉移稍舊則不適用字典無新舊可言當就已有之事物疏證之解決全部不當以己意選材其言若是予深惜其言之而未行之也故附著於此叔遠與臧博論皆武進人同纂辭源及中國人名大辭典皆淵源家學之好古博雅君子叔遠名毅為彥聞大令履錢之曾孫博論名勵蘇為拜經明經庸和貴布衣禮堂之族裔蔬食之僅一品而價奇昂者古有之今則無宋洪皓松漠紀聞續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為菜以麪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實撰中以為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昔之茹素者戒五葷戒肉食今則有飲牛乳食雞卵者楊仁山居士文會飲牛卵蔡子民同年食雞乳子民持齋八年癸亥以乳固常必而不殞命卵必待哺而始成形於放生戒殺之旨不抵牾歟予謂卵非盡可孵化也孵化成雞終不能免其一死及未解而食之俾逃他日刀砧之慘轉得放生戒殺之精義矣或曰主張雞卵供食者節雞之育也可以推行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例之子曰烏乎可盡世間之雞卵而食之無可解雞種絕雞卵多滋養料今為肉食者所嗜方患雞卵之供不應求也節育者節人之育也人之育宜節雞之育宜拓雞卵多則人種強而梟雄出不患天下不亂矣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入字通尚奚待節育主義之推行耶牛乳可食古亦云然宋謝采伯密齋筆記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既表為衣乳酪為漿乳非禁食故魯管釋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下一住供養時于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云云且又有持齋而食石首魚者清華字雲亭滿洲人有食石首魚詩見清顧宗泰月滿樓詩集詩有云金鱗無血齋堪食注石首魚亦謂菩薩魚有齋食而啖者予之茹素非僅衛生也非僅戒殺也以天地間生物有限動物亦較植物為少不得肉食者多乃終歲饜飫於吾心安乎徒以久習肉食不能持長齋子每週之第三日皆蔬食二年終矣耳清汪

可言卷十一
天齋
晚歲蔬食見之吟詠者甚多其對食戲作二首讀之可噴飯子亦囊資欠萬錢也詩云細校囊資欠萬錢終朝素食亦欣然已防拗折葫蘆項仍戒裂殘環餅緣王延粉可渡鈺鈺槐葉湯堪潑冷淘晚食只須如此足免將口腹累兒曹然予雖月持四日之齋而肴饌仍為吾兒所供則口腹已累兒曹矣問嘗思之中人以下之家不恆得肉食戰國時若是今亦何莫不然予嘗宿農家又嘗與一木工往還見其飯脫粟佐食者僅一蔬蓋非歲時伏臘不知肉味而鄙夫乃得專肉食矣粵東之人能冒險能輕財求其次吾浙之甬人乎滬之河南路有蔡同德堂藥肆也以飲片著門如市甬人某往買藥選擇苛肆夥話之其人負氣去未幾而自設一肆與之望衡對宇曰蘇存德堂又有禪悅齋素食之肆也齋主為江寧某僧甬人某往就餐一言齋樓在公共租界漢口路較禪悅齋佳即較之漢口路供養齋及北京路功德林蔬食處亦佳今之學佛者多矣蔬食者亦多矣亦曾以自度度人為職志否始欲成佛而猶手執屠刀者歟汪頌閣言其族父玉蟠北京公言燕主筆號有子方五齡庚申年日念阿

可言卷十一
天齋
彌陀佛蓋自斷乳後即隨母蔬食一日見庖人宰鴨大啼自是即不肉食於此足以知人性本善而君子之所以遠庖廚也僧尼所設齋供有食而甘之覺遠勝於肉食者其中實有肉味歸入古已然齊東野語上即宋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饌毀瘠特甚吳夫人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明燼宮遺錄上與后每月持十齋嫌膳無味尚膳因將生鵝退毛從後穴去腸穢納蔬菜於中煮一沸取出酒洗淨另用麻油烹成饌以進遂甘之也清王譽昌崇禎宮詞註帝與后每月持十齋嫌膳無味尚膳因將生鵝退毛從後穴去腸穢納蔬菜於中煮一沸取出酒洗淨另用麻油烹成饌以進遂甘之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貴人持齋條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廚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淡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於人曰奉齋何不佳而人乃葷嗜動物性食品如獸如鳥如魚與牛羊之乳雞鴨之卵含蛋白質最多人體之組織惟此是恃勞心者必食之植物性食品如穀如菜如果含小粉質最多能補諸器官之消耗而發生動力勞身體者必食之

里柏枝山丙穴產嘉魚其美同于蜀漢名勝志梁山本漢胸膠縣地後魏廢帝分胸膠置魚泉縣今縣又分自魚泉者魚泉以丙穴嘉魚為名尋江源記云丙穴有嘉魚其味甚美穴水出柏枝山距今縣東南十五里方輿勝覽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中產嘉魚春社之前魚出穴秋社即歸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難首有黑點映照星象相感而生長身細鱗肉白如玉 杜少陵蜀人也自奉甚儉非若今之詩人食必甘旨也乾驥子杜甫在蜀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新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又當靈熱時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蘇轍樂城第三集己丑除日詩註鄉人以錫鑿和麪象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為羹名之曰蠶絲 植物之昔入蜀饌者如下蜀人舊食決明花見樂城集決明為多年生蔓草莖高二三尺有羽狀複葉秋開蝶形花色淡黃列為穗狀花序實成莢略似豇豆長五六寸子綠形如馬蹄故亦稱馬蹄決明一種花深黃莢長寸許子扁色褐嫩莖葉及莢皆可食者謂之荳芒決明蜀人昔食之或即此種東坡送荀芍藥與公擇詩久客厭鹵饌枵然思南烹自註蜀人謂東北人鹵子又我家出廚膳兔肉莖蕪菁蕪菁

可言卷十一

手二天 蘇 蜀 雜 記 卷 三

俗名大頭菜根亦可食莖以菜雜肉為羹也東坡於菜盛稱之其元修菜詩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菜故入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珂按巢菜一名元修菜俗名君子農人種以糞田其葉可食薛田詩云旋砍檀樹炊香稻剩種晚巢沃野田是也葉似槐而小其子如小豆本草一名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巢菜集解蜀人謂之巢菜蔓生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詩云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禮記云老豕以薇皆此物也詩疏以為迷蕨鄭氏通志以為金櫻芽皆謬矣項氏云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不實者小者即蘇東坡所謂元修菜也此說得之又陸放翁詩序云蜀蔬有兩巢菜大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田中一名蕪搖一名野蠶豆東坡在外而思元修菜其春菜詩云蔓菁宿根已生葉非芽戴土拳如蕪燻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哇撥芳葶茵陳甘菊不負渠鱸鱸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

更苗久拋松菊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劫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又有櫻筍東坡詩序云櫻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刺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于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蜜黃酢浸可致千里外宋林洪山家清供坡詩云贈君二百木魚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春時刺櫻魚蒸熟與筍同蜜黃酢浸可致千里蜀人供佛多用之

陸放翁久於蜀好蜀味屢見之劍南詩集其飲罷戲作云南市沽濁膠浮豈甘不壞東門買瘦骨醃醬點橙雞蒸雞最知名美不數魚蟹輪困犀浦羊磊落新都菜菜亥亥中華民區花朝與客飲於滬之大雅樓饌有神仙雞有榨菜炒肉絲始即蒸雞新都菜飲冬夜與溥菴主說川食戲作云唐安蕪米白如玉漢嘉桐脯美勝肉大巢初生蠶正浴小巢漸老麥未熟龍鶴作羹香出釜木魚淪菹子盈腹未論索餅與鑽飯最愛紅糟并羹粥東來坐閱七寒暑未嘗舉箸忘吾蜀何時一飽與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稱蜀曰吾蜀其篤嗜蜀味可見蔬食戲書云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東門曉肉更奇絕肥美不減胡羊酥貴珍詎敢雜常饌桂炊蕪米圓比珠還吳此味那復有日飯脫粟焚枯魚晚春感事云釀成西蜀鵝雞酒煮就東坡玉糝羹自註鵝黃廣漢酒名其於峨嵋桐脯丙穴魚更深嗜之食野菜云可憐龍鶴山中菜不伴峨嵋桐脯來思蜀云玉食峨嵋桐脯金盞丙穴魚夢蜀云堆盤丙穴魚腴美下箸峨眉桐脯珍若其專言植物者村居初夏云筍美偏宜蜀豉香統分稻晚歸云羹芋學峨嵋註是日作芋羹又有食蕪甚美蓋蜀人所謂東坡羹之詩題又有巢菜詩序云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田中東坡所賦元修菜是也吳中絕多名漂蕪茸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蜀人謂蕪苽之實為蕪米唐安所出尤奇有詩詠之云初遊唐安飯蕪米炊成不減離胡美大如艾實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滿屋腹腴項鬻不入盤况復瓊醅誇甘酸東歸思之未易得每以問人人不識嗚呼奇材從古棄草菅君試求之籬落間蜀肴有炒蕪蕪菜者清而腴宜統辛亥革命後遺老之客滬者喜食之或譬之以蕪蕪以語予予因憶放翁題龍鶴菜帖詩有坐令龍鶴菜猶愧首陽薇二句惟不知龍鶴菜與櫻蕪菜之相較孰優孰劣耳蜀之大巢菜疑即薇也其詩又有如何夢

可言卷十一

手二天 蘇 蜀 雜 記 卷 三

龍鶴菜帖詩有坐令龍鶴菜猶愧首陽薇二句惟不知龍鶴菜與櫻蕪菜之相較孰優孰劣耳蜀之大巢菜疑即薇也其詩又有如何夢

夏食大肉冬食魚生南寧人常餐也其晨食非牛肉將即雞蛋粥
江寧爲明之陪都清之省會夙以奢稱然實儉可於飲食徵之其俗
晨進湯飯以鹹菜蘿蔔乾佐之加油灼槍者已忒口腹之欲非若揚
州鎮江之晨必茶館也午餐之臭豆腐乾晚餐之豬腸皆常饌游手
好閒者乃日以茶坊酒肆爲託足之地晨餐非大肉包餃即魚肉湯
麩午晚則以香肚風腸燒鴨湯蹄肚湯視爲常夜膳畢即消遙於浴
堂日費殊鉅明日之典質不顧也

常熱之饌佳異於金閨金閨人亦盛稱之以冷熱之葷素五品雜置
一大盤葷者爲大雞三雞蝦仁曰攢攢者立也益此外之著稱者
爲烤鴨櫻桃肉蘋果豆腐松子雞糟鴨舌掌炒香腦羅漢菜皆有特
味又有曰教化子雞者雞不去毛塗以泥就火烤之熟則泥毛皆脫
肉至嫩味殊雋俗呼巧曰教化子巧之烹飪器不具爲術簡故曰教
化子雞巧能知味可以傲天下之有口者矣巧以不填溝壑爲幸乃
能極口腹之欲宜達官貴人之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
如梁書賀琛傳之所言矣

可言卷十一

三二天

之減色徵者更無論矣而辛酉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之交徽州酒樓乃
偏布於城廂租界座客常滿利市三倍蓋別有一流人物爲有事結
合之地非盡恃小商細民之肆筵設席以饗賓也與老虎籠略相似
老虎籠賣沸水兼賣茶品茶者大率假其地以議事吾於是而知閩
閩之擾攘有由來矣 等於徽館而範圍不及其大貿易不及其盛
者有魯豫之酒樓大率在公共租界

聖餐基督教徒所行之教禮也意謂麩包爲耶穌之肉所化葡萄酒
爲耶穌之血所化故謂麩包曰聖包葡萄酒曰聖血瓶中之水曰聖
水聖水二字古有之唐書時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
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元史孝友傳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
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今之西餐不然肴膳雜進素半肉食偶有間以
蔬食者穀類甚少非若我國之以米或麥爲主以饌爲輔也 俗稱
西餐曰大餐謂本於淮南子之饌而大餐非不賍也句實誤大餐婚
外之言也西餐宴客之肴饌不及吾國之多品而清潔有裨養生則
以人各一事無口津之互傳耳 通常賓筵爲七品一湯前進一器

補置豐滿魚類及二魚三獸肉四家禽或介類五點心六咖啡或紅
茶七水果餐畢畢矣麩包於飲湯後啖之酒於食魚後啜夏仲御別
而乾之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申報波蘭通信之華賒
風影錄記波蘭近時之大餐品類如下一冷湯熱湯二蛋食三魚四
肉五家禽六生菜七冰果及冰飲八份子菜此惟午以舊邦維新之
波蘭而餐肆均潔帝國館國璞館明晶館廚經館尤著其有特味者
爲紫蘿湯蝦湯鍋燒鮮蝦蛋丁魚及冷食之各水果湯 吾國人於

大餐或訛作大菜又謂之曰番菜 西餐不用筯又瓢之外有刀我
國古時亦有之明葉子奇草木子云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籠
刀用鑲鐵定造之價貴於金實爲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泰西庖
丁剝肉成屑曰明治音譯明治雞佳饌也因思元耶律楚材贈蒲察元
帥詩屑屑雞生爛似泥古之所謂肉糜也肉之云者非專言豕肉也
雞生者殆明治雞之類歟 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八月期聞東亞酒樓在上海
飲之早茶西人晨餐曰早茶略如午之小食晚較晚餐爲佳往試之
至門一備方擁篲地詰予以何事至予曰喫早茶備曰此中無若
飲予揣其僅知大菜也如早茶小食大菜之別亟以喫大菜語之備

可言卷十一

三二天

乃指樓梯曰可自此上樓予至是乃益知中人以下之不可語上也
知識卑下十人而九吾人發言卑之無甚高論亦當如近今之纂國
文教科書者爲不識字之兒童設想悉以白話出之可耳且常飲西
餐而不知早茶之名者有之於短後衣之備又奚責 歐美賓筵有
於午後四五時行之者曰下午茶所進爲牛乳咖啡或荷蘭水冰其
淋佐以餅餌不設醴不設肉我國近亦有仿之者則午後四時陳列
米麥各粉所製之甜鹹點心輔之以茗飲是也已未中華民國八年兒子新
六官京師屢以是赴吳鏡芙之招鏡芙名祖鑑四會拔貢通英國語
言文字懷堂署正之嗣君也懷堂誠篤廉介物故久矣 訖石烈牙
虎帶金大將也嘗鎮淮泗屢破宋兵其宴客也妻亦與焉與歐美同
俗今國人或效之且亦有男女同席者金劉祁歸潛志會宴諸將并
妻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虎帶趣左
右易之須與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
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肉也其人大嘔
疾病數日又明權衡庚申外史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
爲鴛鴦筵席 有美利堅人至華我國人宴之甫就坐例有肴四碟

俗所謂冷葷者已陳設以待時美人已飢甚據案大嚼及熱炒進不能下著矣蓋不知冷葷之為先馬尚有多品在後也乃語人曰吾入境不問俗無此口福又誰尤 辟克匿克歐美人出遊攜食物以俱聚食郊野之謂也日本亦然櫻花盛時輒於花下藉草坐酌以賞之我國古昔亦有此風東京華錄清明日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住往就芳樹園圃之間杯盤酬勳抵暮而歸杜甫詩竹裏行廚洗玉盤行廚為出行所攜食物之廚白居易過李生詩行攜小榼出逢花輒獨傾 麩包歐人之常食品也有白黑二種滋養料視米飯為富且就火烤之較之麩飯尤易消化我國人多嗜之而明代亦已有麩包之稱見許黃門集附刊之墓則西人有尚衛生者食麩皮麩包予以其可免脚氣病也亦食之然每餐僅半枚佐以大麥粉和蕎麥灰所煮之粥有資養生非為惡食長此不匱於願斯足因思月食五斗米不盡有何宦情古人之言豈欺我哉麩皮麩包者以小麥屑皮和麥粉加酵母使發酵置於爐熱之待其膨脹則鬆如海縣較常食之麩包尤富滋養料 清杭世駿橫南集黃孝廉同道僅何寶送鬼子糕詩有并華新米渡且淘重羅細濾聲溼溼哥巴伊

色透明病人飲之能使精神速復壬戌中華民國春王岫廬司長之瑞招飲於上海吟桂路之寓廬進葡萄酒予夙不近杯中物以茲酒有資養生醫數后且述穆宗飲西涼州葡萄酒之言曰此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岫廬香山入通數國文富藏書蓄外國文之載籍尤夥為滬上私家之冠 白蘭地含酒精成分最多率以葡萄酒製之亦有為蘋果桃玉蜀黍之汁所釀者啤酒麥酒也以大麥為主要之原料而釀之一曰皮酒來自歐美日本從其譯音故名貯藏時能稍稍發醇生炭酸氣故開瓶時小泡突出飲後有止胃中食物腐敗之效異於他酒我國古亦有之清者為酒濁者為醴皆蕪淠丘之麥釀野田之米見漢鄒陽酒賦後漢書范冉與王奐善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惟啤酒之味殊苦我國今亦能仿西法釀之以較清全祖望喜飲之苦酒不知何如屬鴉有詩嘲之云大戶飲嗜辛小戶甘是取君戶大小問奈何好飲苦前身天酒星匏瓜乃為輔生成東野腸 藥供釀材咀苓付麩部 心願向筆端吐詩苦與俗違文苦致身雙五行性有偏惡旨詎勞焉

禁之則若輩之生計絕

汁之濃厚者曰油油者煨牛羊豕雞鴨野鳥雞卵豆腐乾筍等和以薑蔥茴香桂枝酒醬油諸調料之鍋也所煨者成熟留其汁他日投入所煨之物仍加調料久之而沈浸酸郁醇醪有味一鍋而留汁至數十年則所煨之食物必更佳醬油味之肆所以招致顧主者恃此鍋予嘗疑其中有微菌不宜食然日日煨之菌不能存無害也白額咆哮振山谷老懸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為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歲英雄難與虎明方孝孺食羊虎肉詩也見趣志齋集食虎肉之見於古籍者殊鮮正學有口福哉今之虎多矣皆欲得羊而食之正不知誰為野人虎羊皆為人所獲亦猶鵝蚌相爭漁人得利耳明黃澤耀有虞山與虎肉詩見陶庵集虎雖猛其皮而食其肉者人也虎亦飽一時耳鹽鐵論當世驚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晉人重牛心炙今乃黃牛尾或切為炙或久熬作湯國庖西庖皆能治之味至饜郁

可言卷十一

天蘇閣叢刊

鮮牛乳者少鮮馬乳者尤少自泰西學說輸入而牛乳乃盛行然趙甌北於人乳牛乳二者皆謂之冬日飲牛乳一升以代朝食又血氣日衰竹初勸食人乳云云其詩題也古亦有食人乳者宋劉鍊隋唐嘉話侯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明尤鏗清賢紀江南巨公徒知婦乳獸髓能補氣血可致長壽不知燕塞駝乳更善調人五臟遠勝人乳獸髓南人服之尤效三吳名公知其效者特三五家耳錫山倪雲林既艾咀之久而容色轉少每秋杪冬初北買以巨罌載之渡江而南雲林隆禮豐款不受金帛以易之春風漸暖乳將腐敗熟諸補劑和而為丸故雲林得此而潛利陰益逾六望七厥亂化去傳聞成仙駝乳之力也原注出山東以此觀之牛酪不下鹽豉必能益人 以牛酪和山查頗可口都門名產也予在都時恆食之李莖客侍御慈銘乃厭其難案有此品輒遠避其越縵堂日記云得絨文書饋蜜乳山茶糕一合蒙古語曰水鳥他他圓如象棋子紅碧相間鑲花刻字製作甚精以性不近酪作書覆謝附使還之珂按酪之載於古籍者如笑林云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

頗謂其子曰與儉人同死亦無所恨越縵不食酪越人也而類吳人史記刺客傳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蓋古人食狗故有屠者埤雅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禮曲禮犬曰羹獻三才圖會食犬猶今之菜牛養牛以供宰割不也歐美人肉食以牛為主要品回教徒不食豕而惟食牛

肉食動物之獸類曰肉食獸口有白齒銳而堅獅豹等猛獸皆屬之亦肉之類又棲息海中之鰐魚海龍海馬之類皆捕食魚介亦肉食獸也今生理學家皆云肉食之人有獸性宜家語之言食肉者勇悍左傳之言肉食者鄙也 禮記六十非肉不飽戰國策晚食以當肉桓譚新論關東鄙語曰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肉食之可貴有若此然不免於鄙茅容迎徐孺子為沽酒及市肉為稱飲食郭泰曰孺子清康高潔而為季偉飲食食肉此為知季偉之賢故也見後漢書珂之氏為徐食粟而已乃又肉食愧吾家孺子多矣 人之恆言曰食肉謂豕肉也宋已然宋林洪山家清供趙與峕賓退錄所載靖州風俗居喪不食肉唯以魚為蔬湖廣謂之魚菜杜陵白小詩云細微露水族風味當國蔬始信魚即菜也 雪樓集李性學官園子

可言卷十一

天蘇閣叢刊

助教一食能盡肉數斤不娶善談論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日性學名淦元之建昌人官江陰路教授 粉蒸肉大率以鮮荷葉裹米粉加豕肉於上蒸之殆與楚辭之蕙肴相類東皇太一蕙肴蒸兮蘭藉注蕙肴以蕙草蒸肉也京城有以米粉蒸臘肉者為平民不恆肉食者之珍品予曾食一瓣乾燥無味蓋積勞病故之鱸以駕車年久而瘠甚也 今有以荷葉裹米粉而蒸魚者疑即古之荷葉鮮吳興掌故秋深時湖上人作裹鮮小魚加香料米粉荷葉包裹名荷葉鮮若米粉蒸雞則子於無錫曾食之吳襄卿所餉也 禮為熬注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之曰火腿產吾浙之金華者良俗稱金腿細別之上者為茶腿久者為陳腿蔣姓所製尤佳特標其名曰蔣腿凡百肴饌以火腿為輔助品或淪以湯則其味倍鮮否則清蒸之樹切之蜜炙之皆專食味亦至雋通國之人無論東西南北富貴貧賤莫不嘖嘖稱道曰火腿乃以吾所聞竟有不知其美者庖人衆多佳饌紛錯而火腿一品歲不一見豈亦如不食馬肝之未為不知味耶豈初入輪迴今始生而為人耶 火腿產金華而金華之市售者乃不及杭州所鬻者佳腿之本質良有白毛江北之火腿無之

以豕飲米汁金華人亦如北方米飯故其肉膩而不硬吾婦何墨君聞之於其世父牧雲大令維仁者大令嘗宰金華故知之金華尚有野豬腿一肘可重十餘斤又有狗腿甚小一曰戊腿予於滬市見之小者重斤餘值墨銀二圓大者須四圓夙聞醃腿時必置一狗於缸中初以為謔言至是乃信之 雲腿較金腿為肥大出雲南宣威貴州有腿曰草腿則於豚肉一方之上縛以稻草如腿形實無爪以醬油豆醬漬之而成

維莫之春上冢還里友人留飯啖筍嫩家鄉肉而甘之因憶明詩綜所載楊維新春城游宴詩微吟數過爽然有所失夫詩云嗜筍石首和椒橙新筍香甘帶肉烹非是老饕偏愛此十年不歡故鄉羹維新名守陳明之郵縣人家鄉肉者鹽漬豕肉金華出品運至杭州重製之乃佳勝於他處之醃肉以其香也予道長半生久別里閭客中啖此益思家鄉矣又杭之風肉鹽漬而懸於風前以乾之色若琥珀香而軟其上市也後於家鄉肉予時啖之亦不忘家鄉之意云爾 臘肉者湘人於歲暮以豕肉製之初漬以鹽懸於近竈之處使飽受人間烟火氣臭味甘客長沙時屢於盛幼文家啖之會汝嘉在滬亦

可言卷十一

主 天 蘇 開 卷 刊

嘗見鮑雋品也 楓涇丁蹄著於時滬杭鐵路既通軌尤噴噴人口小販於車過時輒攜以餉客也製醬蹄者不一姓丁氏為佳故曰丁蹄然在昔時則以俞蹄著楊鍾義雪橋詩話續集楓涇俞氏醬蹄蹄最佳俗稱俞蹄汪質溪世禪與汪潤民兩宿桐溪聯句有燻蹄姓著業藝李國畫界之句陶齋尚書督兩江時嘗以進御東朝 同治己巳先子權平陽學官官紳筵宴輒有竹豚肥嫩異常邑人視為珍品即竹鬚竹鬚竹鼠也乾隆庚辰平陽縣志物產門毛類有竹鬚第未詳其形狀耳聞亦有之平陽固與閩接壤也明董斯張吹景集筍根稚子一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食竹根出封豨縣閩中呼之為鬚莊子執留之狗司馬云留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正此物也竹根之說亦見鴈山志云竹豚狀似小豬兒竹林中有之食筍根味清美宋吳則五總志老杜詩云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鳥雞傍母眠唐人食筍云稚子脫錦綉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惠洪初不知此乃於冷齋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殊牽合也便以為證隨我園中多此物子在永福屢得食之士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謂性

嗜竹初不與竹色相類故當以唐為證明何字度益部談資竹鬚太平東鄉皆有之生于竹中之鼠也形色俱類鼠差大而肥烹之味與黃鼠無異清陳維崧湖樓詩集有竹鼠詩題云贊寧筍譜曰竹根大鼠名竹豚亦名稚子杜詩筍根稚子是也玉篇曰鬚浙江遂安有之毛子尤大出以佐酒遂成此詩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鬚鼠之類略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帶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稚子詩

鯪鯪獸也俗以為介類呼曰穿山甲產爪哇蘇門答臘等熱帶地專東亦有之長三尺餘全身有角質之鱗甲畫常伏處遇敵體捲縮如球夜始出前肢較長後肢扁平多肉有強力好食蟻與食蟻獸同形亦相類惟口吻較短尾尾易毛為甲耳清湯胎粉嘗食之有詩見琴隱園詩集題云羅浮山中畜人以鯪鯪原注俗名穿山甲來獻受而烹之論語割雞焉用牛刀喻大材小用也又有牛鼎烹雞之喻後漢書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煎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 鯪鯪之肉肥而嫩浙之杭紹尚之其由來遠矣宋戴復古詩區別鄰家鴨羣分

可言卷十一

主 天 蘇 開 卷 刊

各線難注聞難一線則一羣各線則別作一羣 黔人以天生礦蒸雞子嘗食之蓋海鹽朱劍侯知事與涓涓所始也劍侯待其尊人桂卿講學福就於黔學使署三載嘗為予言黔庖甚佳酒亦佳世無知者僻陋在遠耳惟在黔時以不得南中食物為恨劍侯娶花農兄之第二女鏡霞為室鏡霞名瑞蓉德優於才劍侯亡之明年憔悴憂傷以死可歎也乙卯中華民國四年劍侯宰桐廬遺疾卒鏡霞待翁姑居滬風有疾至是日夕悲慟哭其夫病日亟翌歲丙辰亦卒越二載為己未六月十月姑翁且相繼卒時已徙家於津鏡霞長女宗韞及其弟妹隨侍焉講學身後蕭條宗韞之義父周靜山憫其家之送遺二喪也各贈金五百又代償津邸新通二千金有奇聞者賢之以講學廣交游而仗義疏財者惟靜山不以講學之死而忽然也靜山貴陽諸生家茶食講學督黔學時之門生其側室嚴氏以失散於大婦常入署講學夫人時慰藉之光緒丙午宗韞二齡方失乳夫人知嚴賢命以義女畜宗韞為乳之如古之食母乳母也禮大夫講學任滿挈眷入都嚴從往未幾同黔再北上靜山與之偕道汴劍侯之四兄冠侯方令西平廬千金抵都寓講學棉花八條胡同邸中言統己酉講學為檢

揚於津之當道得入天津北五區警察署任事積資遷擢至北五區區長以迄於今十餘年來靜山以地產致富不忘富之所自來於講學家屬今猶有以周濟之歲時存問不絕嚴以大婦卒正位中闕以第二子聘宗韞之第七妹為婦兩家為媿姪矣報人之德無少欠缺曰報稱漢書無以報稱是也今靜山夫婦之所以報答朱氏者乃逾量以視微時受恩一日得志反眼若不相識者賢不肖之相去為異若耶今何時乃猶有靜山夫婦其人耶予聞而賢之故附著於此宗韞賢淑如其母有二弟七妹 今之常饌有芥辣雞者世皆以為仿西法所製而明已有之張弼有芥辣雞口占詩見張東海集 御史亦人耳乃限制其食品奇矣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食品以糲為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糲今則視為常味日進數頭矣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燕窩金絲燕所營之巢也燕大者如鳥啖魚輒吐涎沫於海山洞穴間以備冬月退毛時之食土人皮衣皮帽乘炬探之燕窩獲人年老力弱者或墜崖而死一說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為窩景景壁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鏈取之國人以為貴重

可書卷十一

燕窩金絲燕所營之巢也燕大者如鳥啖魚輒吐涎沫於海山洞穴間以備冬月退毛時之食土人皮衣皮帽乘炬探之燕窩獲人年老力弱者或墜崖而死一說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為窩景景壁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鏈取之國人以為貴重

食品色潔白者為上曰官燕羽毛交雜黑色有血痕者為下曰毛燕清成哲親王詒晉齋集有詩詠之題為和東野先生燕窩

黃河鯉魚肥美晉人所珍順康間之晉人乃有戒食魚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有云沐中無魚今日至固鎮盤餐得此余方以為喜座有晉人乃至廢食云吾土有客水鄉者所親必相戒勿食魚恐傷骨鯁也 淮人進饌必有白魚十日五餐不厭也白魚為淮人所嗜之品自昔已然東坡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詩有云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 晉書慕容熙載記苻氏當季夏思凍魚膾若在今日可以凝縮器造之凝縮器亦曰冷卻器為熱學用器之一所以使氣體化成液體者而凝縮成冰也置之冰箱亦易凍 碎切魚肉炒之曰魚鬆色微黃太倉倪氏出品著於江左鬆宜作滋清吳清鵬詩有云君家魚滋美第一一盤遺我去冬日纖鬆看作聚雪堆撥刺知從躍冰

出其題曰袁坦齋余姪女夫也家善製魚滋去冬承遺一盤今復思請之 王衍梅嘗謂帶魚鱗煮故鄉風味每飯輒飽又謂鱗腐乳甜醬筍亦故園俊味也見綠雪堂遺集予於此四者亦嘗食之惟鱗腐乳之臭不可嚮邇山陰會稽人嗜之其嗜好誠與俗殊酸鹹始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歟列子肌色肝黯黯與徽同淮南子舜徽黑黯菌為下等植物得溼氣即發芽初生時為白色之絲狀體能吸收養料成熟後絲之各部生小叢囊中孢子甚多有綠黑紅黃等色陳宿之果餌垢穢之器物衣服皆有之亦賴其作用以製鉛醬等物然有易發惡臭者黯腐乳其一也故亦曰臭腐乳王之友樊廷緒亦會稽人深嫉之有江橋夜發不知舟子私帶何物熏人欲倒晨泊蒿壩乃見臭豆腐詩詩云晚飯裝廚泮藻香江橋新月放船涼城離漸喜喧嘩息風起頻驚臭穢揚飽肆石量嗟利銳尸陀露坐覺宵長人間嗜味從來異一笑雙瓶遠寄將王樊皆會稽人一譽之曰俊味一斥之曰臭穢是非美惡之無定即此可見

董詢五難尹宗善嘗曰吾之曾大父樂聞府君自奉至儉嘗與吾祖枯窮府君吾父小窮府君共食一蟹自啖其巨祖刺足中之肉父劈蟹而已予曰君家之食蟹也儉李梅盒之食蟹也豪梅盒名瑞清臨川人嘗權江寧布政有李百蟹之稱乙卯_{中華民國四年}秋予與之會餐見其食五十二蟹自謂最多時曾啖七十六蟹而口痛三日當亦如盧純之為蟹夾傷其舌_{見錄}也蟹橫行一世莫敢予侮一書生起而駢

可書卷十一

我之陸冕儕同年慈勳會謂予曰梅盒亦遜清遠老不得殺賊而得殺蟹亦快心事予曰今蟹王_{蟹王}芒_芒送海王之蟹魁_{陸冕}也率_{陸冕}其魁_{陸冕}多矣杜牧詠蟹詩海龍王處也橫行又宋徐度卻掃編有武臣官至橫行一語橫行官名是武臣果若蟹夫安得有嗜蟹若梅盒者一一以寒蒲束縛之而斬刈無遺耶詢五領之子又曰西人言絕食之蟹可歷半月而始死人不然飲而不食僅能延五六日之生命果如蟹得保氣節矣 嗜蟹者十人而九右手持杯左手持蟹新酒菊天大抵若是予家中人尤好之謂為俊物於水族稱巨擘予惡其腥味且不雋尖團登盤不顧也兒子新六亦然且予嘗聞中醫之言矣謂其鹹寒有小毒又謂和醋食之可消食然食之過多足以致疾曰蟹積則與西人所持蟹難消化之說若合符節也_{美統統哈定中}

是蟹也 今盛行菊花羹然非若宋之置薑桂於中也司馬光晚食菊羹詩云菊畦濯新雨綠秀何其煩平時苦日病滋味性所便采擷授廚人烹滄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世說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鹽豉即豆豉古以調和食品若醬油

宋陸游食齋極甚美詩尊羹下致知難敵今若於尊羹中加豆豉則濁而難食矣凡事之不可泥古飲食一端即見之唐趙璘因話錄千里尊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尊羹未用鹽豉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未字誤書為未未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物耳其地屬江干今何世乎何在可有樂觀孰無尊羹之思乎尊羹鱸膾張翰之言也晉書翰字季鷹齊王罔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尊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為乎遂命駕而歸是尊羹為二味也宋林洪謂翰之所思尊羹乃為一味洪所著山家清供云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羹杜甫故有香聞錦帶羹之句或謂尊之紫紆如帶况尊與菘同生水濱昔張翰臨風必思尊鱸以下氣按本草尊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以是知張翰在當世意氣抑鬱隨事嘔逆故有此思耳非尊羹而何杜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也謂錦為花或未必然然僕居山時固有羹此花者其味亦不惡筍脯為紹興特產俗曰筍尖販夫鬻之於江浙間遠者至燕趙以甘澹者為貴明徐渭有詩詠之題曰客餉我筍脯一小筐釋而甘澹擬謝詩曰晨鷺急十樹筍脯美遠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山存仍

受虎春代并更禽籜昨夫將婦隨農插綠針 湘中之玉蘭片亦荷脯也狀如玉蘭花之片故名盛行於北方蓋北方少筍得者珍之輒入饌宋人唐庚眉山詩有題云長沙竹筍聞於天下大者可十餘斤甚甘而不冰脾是可知玉蘭片之以大為貴也久矣 汽車汽船未盛以前京師肴饌罕有以竹筍登盤者惟以蘆筍代之宋亦然張耒齊安春謠有云萋萋芽長蘆筍大問君底事愛南烹蘆筍形似竹筍而小為石刁柏之嫩莖味微甘

楊萬里清明果飲詩有云南谿春酒碧於江北地鵝梨白似霜雪藕新將削冰水蔗霜只好點青梅月下果飲詩有云酒邊無物伴長瓶一顆新蓮一段冰蓋以果佐酒不設饌也今若是者妙

陸續三國吳郡人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續懷橘三枚歸以遺母此人所習知也而袖果饋母則見西山日記知之者妙記云松隱公為塾師祭酒主人獻茶必袖其甌中果設宴每遇肥脂輒噴而藏之叩之故曰家有老母知者先饋母然後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 聞肥桃之名始自光緒丁未有戚宦自山左歸謂抵肥城時方窮冬未得一咬先妣嗜桃而尤嗜桃諸即桃菹也俗曰桃醬聞其言則曰不諗較

餘姚學舍後園之桃為吳若較滬市之水蜜桃更吳若耳珂備書所入故徵未且道遠未能致之以奉母歲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張菊生同年使蒼頭以肥桃二顆相餉類可重五六兩色青而微白略如石章之青田凍大喜與家人分嘗其一肉質尚堅漿液未充蓋半熟而探摘者也然已甘如蜜矣曩聞肥桃有香皮厚漿濃果肉黃白核旁之肉微紅白露時大熟就食樹下穴其皮吮之肉可立盡勝於水蜜桃等於攜李傅元桃賦之既甘且脆入口消流八字當可餒之其一歲之筐將俟其全熟且珍之甚不欲一見即罄之越翼日發篋續其半惜哉殆天以為珂今忍食羊棗有愧曾子而故斬其口福耶思之依然重九後一日林重夫以一桃見餉云得之昨來自濟南者視之肥桃也已大熟聞天氣漸涼求之於濟南市上亦匪易因以畀吾子新六咳之 是非美惡本無定也流俗貴耳絕無真賞味且可不知也明黃溥羅陶庵集賣棗兒詩序北棗味佳北人顧嗜南棗有黏者取北棗製以為脯詭曰此南棗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棗 糖炒栗南北皆有以砂糖和沙炒之滬尤多標名曰良鄉來自順天之良鄉也宋已有之第不知為何地所產耳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李和

栗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宋林洪山家清供夜爐書倦每欲煨栗必慮其燒耗之患一日馬北鄰逢辰曰只用一栗蘸油一栗蘸水置鐵鉢內以四十七栗密覆其上用炭火燃之候雷聲為度偶一日同飲試之果然且勝於沙炒者雖不及數亦可矣 俗以瓜子及炒豆為消閒食品南北皆然殆始於宋東坡文集與王元直尺牘想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或挈其子訪金奇中奇中方共客午餐肴核有自遠至而滬不易得者所餘僅矣奇中以食其子客曰盍不食其父奇中曰父之讓食於子常情也今以餉其子父之德我過於自食耳客頷之者再

江北人在滬之以拾荒為生者老幼男女皆有之拾荒者於坊巷糞壤中搜取棄物也見有銀敗之食物即入之於口津津有餘味可憫甚矣然亦未聞江北人羣居之地疫癘叢生積尸如山蓋羣強壯其白血輪足以抗微生物也

常人於進食之量不曰食量而曰飯量惟計飯若干碗一若肴饌為不足齒數者予嘗與客會餐見有食肴盡器而進飯猶如常時者豈果別有肺腑耶抑謹守尼山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之戒耶

相傳清賜蒙古王公筵宴與宴者輒懷杯舉以出典器者不問以示懷柔遠人之道懷杯舉者豈亦效魏之祖珽耶北史祖珽字孝徵起家祕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聞見錄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不屑世說新語補祖孝徵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壺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是則孝徵之於席次盜物屢見不一見矣又聞清代大內筵宴漢員恆不得飽而疑之閱鄭梁玉堂後集詩乃信其詩題云辛未元日侍宴太和門臣以面薄力懦不能與旗員角奪端坐半日枵腹而還

宣統辛亥以還政體改革風俗亦因以移易奢侈日甚不知所屆即以酒樓言之腹地僻縣亦所在皆有都會無論已凡通聲氣後交游者無不日事徵逐知養生者亦不得自異惟以困於酒食為苦此誠酒食地獄也東坡伴杭州不勝杯杓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伴為酒食地獄見可談且食前方丈饗養者亦

可言卷十二

二天 蘇 謝 禮 刑

不能盡之暴殄天物於國民經濟有大損雖一二知己偶爾過從亦必侈靡相尚求如蘇軾司馬光呂維祺霍渭崖張壽民湛甘泉陳秋舫者不可得矣東坡志林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宋曾慥高齋漫錄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宋張功甫南湖集附錄賞心樂事之序有二云為具真率毋致勞費及暴殄沈酒則天之所以與我有為無負無棄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住還子瞻既絕佳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為三自言有二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余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即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宴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温公以當燕遇所當

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明太傅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豫會約之第三條云一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一上席以午未為期毋過晏夜即告散毋流連夜分一桌四果四菜十五鋪盒一道小園有無隨便明霍渭崖家訓膳食門有曰凡客至肉三碟菜二碟酒五斤或七斤渭崖名韜謚文敏南海人

世宗朝仕至南京禮部尚書清劉獻廷廣陽雜記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盤庭中黃菊粲然一白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湛甘泉還樓約告鄉里諸賢請共還樓俗待客止三果兩菜三湯兩割殺止五品肉菜一品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陳秋舫屬題秋齋餞別圖詩起二句云多時五盤會客止五人來原註君設五盤會客惟五人包慎伯龔定盒及余常在坐黃修存與子殺弟或偶一至它人皆不得與之五盤之齋如下一蔬羹二杭式之清蒸鱸魚三杭式有湯之蝦仁四杭式之乾菜鴨鴨之冰蹄冰蹄者冰蹄豬肘入口即融佐以醬餅及大麥粉客頗有謂 宴會宜約既有如上所述矣宋仁宗天子也而猶以侈靡為戒清某御史以一席費一金為風俗之侈明呂坤元慨乎言之毋欺錄言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可味也宋陳師道後山集叢

可言卷十二

二天 蘇 謝 禮 刑

談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熱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呂坤去偽齋文集凡席銘帝王八盤公侯四飯免首藟葉君子酬獻今人燕賓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恃酒食飯過三餐誰有餘腹饌過五脛誰能食肉言及饑寒余不忍聞一几之費可活十人儉為養福施為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

酒食徵逐賓客喧擾為吾人最不能耐之事宋楊萬里詩人間俗殺是公筵諒哉且恣口腹有妨養生耗晷刻有妨職業不為酒食所困者幾人耶不為酒食所困養生家言也而徵逐酒食者或以酬應而然光緒丁酉重九何芷汀告子曰自來津門小住旬日晝夜轟飲而病昨夕又有招飲者為誦宋裘萬頃詩病餘猶覺應酬艱句以謝之予曰招飲輒至懼開罪於人也然飲食無度災及其身口腹之酬應與皮肉之酬應將毋同動有堂隨錄之言允矣元陳櫟勤有堂隨錄宏齋每歸休寧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予又語芷汀曰凡不得已而必赴之宴會赴約勿後時免

主客之久待惜陰者皆知之吾以為尤宜措意者得請東時即自審能往與否作書告之若告以不往主人可召他客有本不欲往臨時而託故辭之者徒令主人虛左以待席終掃興甚無取也其有得東多日必臨時而命僕馳書或傳語謂始願必來而微疾忽攔或遠客猝至乃至不果者隱以示其地位之尊尤可恨也至若西餐則肴以人計臨時辭謝尚無礙耳且又有不可不知者宋孔平仲言之矣平仲會食詩學宮不置酒相聚惟一飯公家事何多客至日已晚乘航騎大嚼笑惡軍復揀僕夫無所餘顧我色不滿詩見清江集學宮二句為不嗜飲者所樂聞僕夫二句則閱歷有得之言也

玩世不恭以平等待人非真平等也目無餘子耳冀定盒書借其御者飲於都門酒肆與郭恕先蘇文忠公集郭忠恕字恕先光州陽武人事相類世說新語補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燒烤席俗稱滿漢大席烤以火乾之也於燕窩魚翅諸珍錯外必有燒豬燒豬者就火烤熟之乳豬重可十餘斤首尾畢具酒三巡膳夫僕人皆衣禮服而入膳夫奉以待僕人解所佩小刀割之盛於器手捧之面首座之專客屈一膝為禮以獻世人皆以燒豬始於滿人之入關非也宋已有之陳造江湖長翁詩鈔旅館三適詩第二首即

可言卷十三

二天

詠燒豬詩云雋永項上燻紅嫩劣帶管彼美大欄君坐受羣毛朝鼎渣走真味正藉松炬燒我銀絲窩葱豉巧和調董塗非所宜淑郁如蘭椒腹腴但下隸既根合藤條併填長翁腹未覺喉牙搖但訝大嚼餘無補詩腸枵燒豬見宋人詩可知其非為滿人所創也今嶺南盛行燒豬割以售費數十錢即得嘗之且宋時尚有燒羊四水滯夫武林舊事紹興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即安民增難功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第供進御筵其從往之官亦備辦食次第一等有燒羊一口第二等有燒羊一盤

袁州婦女喜食鮮椒酒筵用九簋者多曰大蝦席曰海參席以最先所進熱肴之名名之也

凡以動植物雜置一器烹之者曰一品鍋大率以魚翅海參雞鴨豚蹄為主而輔之以菘筍雞卵其火候未到者質硬味淡湯亦薄如太羹評之者輒曰怒髮衝冠之魚翅百折不回一曰皮之海參年高德劭之雞酒色過度之鴨恃強拒捕之豚蹄臣心如水之湯又有薄若紅紙之火腿硬挺僵尸之酥魚丟冠卸甲之醉蟹堅如石卵

之皮蛋則指四冷葷而言蓋以一品鍋四冷葷為至簡之宴客也

校官祿薄故寒儉者多坊間之先子知同里章次白通守輔乘錄時歲必以優饗宴客章故富人也繼而知侯官周華仲教諭長庚之豪清光緒中葉官彰化愛士彌擊士有為人中傷者必為爭諸長官喜賓接士大夫閩中士大夫至臺必主彰化荒瘠冷暑車馬輻輳

臺之南北無不知有周教諭矣見臺灣省志彰化名宦傳與周教諭同時者有上元顧訓導顧名雲字子朋號石公亦以好客著家江寧城西烏龍潭之龍蟠里其門臨潭小有林墅水木清華嘗一為荆溪

廣文以疾卒於家有句容馮某者嘗給事石公家謂石公廣交游白門故多候補道旬日間必數設筵宴座上客十之七八皆觀察使新

寧劉文誠公坤一總制兩江時嘗枉駕過之石公性傲岸否則可顯達不終於儒官也夫人公子皆吸鴉片故亦恆窘迫云予聞石公與

鄭蘇堪方伯相契石公以饒春痛飲一醉而死方伯贈四百金

丁巳中華民國六年中秋之夜有友見招小飲曲中集者十一人并主妓計

之其歲入之至少者予之外有萬金一軍人一縣知事一統捐局長

一律師一礦師一冶工一畫師一醫字者一夫頭扛夫一伶其一

可言卷十三

四天

即主妓皆以身發財非衣租食稅者然惟礦師冶工為生利之人餘皆分利而人格之高下獲利之難易技能之優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貧賤如子庸惡陋劣如子亦益於其間誠若老子之與韓非合傳矣滬上五方雜處流品猥雜正如魚龍曼衍百戲雜陳耳 社會情狀觀察匪易不得以逆詐億信謂足畢乃事蓋有出於情理之外者於以數歐美偵探之神乎其技也某歲之重九赴酒樓公宴酒半隣肆火倉卒逃席以未果腹思毀粥徘徊道周入米店訪粥肆店夥且述所在地乃往就食隔桌二叟晚予而語一曰此人衣冠楚楚而餐於是豈家中不舉火乎一曰世尚虛榮滬尤甚有王子惠者月必乘摩托車招搖過市而時苦斷炊此人殆其流亞歟予聞之乃竊笑其億之不中而益知社會情狀之不易觀察也

戊午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夢坡假上海西門外斜橋淨土庵

內會館為春音詞社十九集予與焉庵主未披薙初為賣花女年三十

餘入庵四年矣一意焚修日惟一飯男女弟子夥所居之與庵為隣者必日往諷經侍立佛前合掌誦經分左右列庵主無事亦廁其間

是日所見左列四男子一長衣一短衣右列則庵主也薄暮庵主設

齋食品爲十二碟六小碗三炒六大碗有扣雞有全鴨有肉圓有豚蹄有魚此數品率取材於豆腐皮及山藥無不酷肖所飾之雞鴨則以金針菜爲骨此外有點心齋費銀幣八圓酬庵主香金四圓

江浙之好游宴而言肴饌者輒曰船菜燈船中人之所烹飪者也江寧蘇州無錫嘉興皆有之不獨廣州梧州也及夕船內外皆張燈夏尤盛舟子眷屬恆雜傭保中蕩槳把舵二八女郎且優爲之皆素足船主有蓄妓以侑客者春秋佳日肆筵設席且飲且行絲竹清音山水真趣皆得之矣 蘇州高等之妓曰長三有岸幫船幫之別船幫者在宣統時倉橋浜之陳介福陳媛媛小陳家均自置畫舫自備酒筵推爲船菜之巨擘客設席於船船或行或泊悉任便夏日結彩於上八九月去之曰出廠亦有呼之爲熱水船者遊者無虛日今僅有閶門外同春坊第一家之筱雙珠自備大號燈船聘各幫庖人治船菜殊佳酒席費銀幣十二圓客欲置酒必預定至期午前九十時登舟作留園虎邱或寒山寺之游

登舟後飛箋召之亦可舟廣可容二三十人惟置酒之客例必博曰牌局主妓所得囊錢每局十二圓每局八圓圈之多寡視客之多寡以多爲豪撲克每局二三十圓客在船得兩飽午爲便席稱之曰點心亦曰中頓肴肴爲八碟六小碗中有魚翅點心以米麥之粉甜鹹之餡爲之肴畢登點心至五光十色精腴可口計其數則客各甜一鹹一外別有公共之九品炒麵一大盤或走油肉荷葉餅四米粉四麥粉所製之甜鹹各半者也入夜設正席曰夜頓則飲於泊舟原處之方基地或在主妓妝閣其食品爲十六碟三湯三炒點心五大菜

菜中魚翅全鴨兩餐菜單皆主人入席後客各出銀幣二圓置於席曰檯面爲主妓所得俗謂之曰探眼鏡如有一客主妓即錢十圓否則僅持酒席費十二圓自出者客之出酒錢也在夜頓散席時客謝謝某大少爺今則謝謝而已主妓須付客之橋飯錢每橋六百元客或步行主人亦必以橋飯票致客以備其僕或旅館之侍役牌局則每場發橋飯票四分每分銀幣二角己未

春音詞社同人至蘇游天平山觀紅葉乘夏關林舟以往雖燈船非妓家所有妓家時亦賃之登舟見有盛於玻璃盤之香蕉柚橘梨四果可隨意啖之酒筵分午夜兩次午夜筵物品有梨柑橘荸薺杏仁糖

蓮子糖落花生糖金橘八碟瓜子一大碟陳於中央四冷葷葷爲排南厚片之切白雞醬鴨羊膏四熱葷葷爲炒肉丁炒脆肝炒蟹粉蚶羹大碗爲清湯魚翅五香鴿燴蝦圓鴨舌湯炒腰花江瑤柱湯火方

湯火方清蒸鯽魚八寶鴨八寶飯夜筵物品九碟爲排南刺壳蝦鴨舌脆肝皮蛋海蜇皮椒鹽石榴瓜子大碗爲紅燒魚翅蝦仁湯泡肚五香野鴨蜜炙火腿炒魚片亦尚有適口者較之無錫自有慚色甜鹹點心則遠勝之味之甜者艾寶蓮子外曰大蒜頭曰小辦子曰雙福壽桃曰秋葉曰瓜稜皆饅頭以形似故名又有曰夜來香者味之鹹者炒麵燒賣外曰齋嘴湯圓

又有曰火腿拉糕者以麵粉之成條者雜火腿屑於中至佳午筵於中途進之甜鹹之點心即在是時餐畢登山歸途進夜筵則腹筒便便不能下箸矣又蘇城河中有常日旋泊之小快船曰雙開門

可言卷一

五 天 蘇 閩 業 刊

可言卷二

六 天 蘇 閩 業 刊

則點心席若不能設筵僅得已具俗所稱八盆六炒四粉粉四麵粉二檯心檯桌之俗稱以置於二水點也人各一器者是也下酒者八盆爲甘蔗枇杷二果合西瓜子火腿拌豬腰漬蝦去壳野鳥海蜇皮拌黃瓜盆之徑七寸弱俄而六炒至則魚唇五香鴿炒蝦仁海粉燴磨菇炒肉絲皆以碗盛之碗之徑亦七寸弱主客凡八人子食量固隘客亦以味劣遂巡下箸酒闌點心至四粉爲扁豆糕火腿拉糕余油餃

蒸粉餃油餃四麵爲蟹粉燒賣玫瑰秋葉餃蝦餃糖餅兩檯心繼之則紅燻豬肉佐之以荷葉捲也蝦仁炒麵也未幾而二水點至一爲芙蓉蛋一爲查玫瑰山查玫瑰至是而點心席告終較箸起評泊之則衆口一辭謂肴饌固遠遜無錫較夏關林舟所製猶遜之點心亦然猶憶己未賃關林舟之費用都凡銀幣二十

二圓得嘗午夜二席此則銀幣十一圓犒賞二圓僅得半飽之點心席且舟可打頭八人危坐殊以爲苦實皆爲蘇舟點心之虛名所賺也歸而告姜佐禹謂廉甚大訝詰之姜曰船娘承應巾茗煎茗也不名一錢雖終日枵腹亦尚有秀色之可餐也蘇州燈船之得名明已

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闔廬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闔廬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闔廬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闔廬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闔廬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六千容易過人生只合住蘇州蘇州燈船之盛於此可見雖官統辛亥以還一敗塗地然享有盛名逾五百年亦云久矣且當光宣之交蘇州船菜猶不惡也義寧陳伯嚴吏部三立和酬小魯見奇詩會及之詩云詞流四五輩賞識頗解頭瓜艇七里塘隅坐老畫師暖日聳毛髮枯風扇漣漪小婦語吳烹菜餌獻盤匙菘粉荷葉糜筍蒲炙薄者快啖顧巧笑風味埒鴟夷無錫有畫舫俗稱游山船妓家蓄之雖不皆有水閣概曰船幫有水閣者客於午前九十時登舟妓躡蹤而往亦可先至水閣小憩偕之登舟累世業此以烹飪著俗稱世家者有王謝蔣楊四姓王巧仙舟曰仙桂王厲舟曰小蘭舟曰藉舫謝家舟曰蓮舫蔣家舟曰響波楊秀英舟曰桂楫蘭橈無水閣者以船為家小周之舟曰筱舫馮家之舟曰馮舫而陳寶香嚴順龍兩家之舟無名稱客之設宴必於舟例以一筵分午夜享之其物品大率四水果二乾果四冷葷二熱葷六或七之正菜及四陪飯菜以佐不知者以為必二筵實析一為二俗謂之曰一拆兩魚翅鴨每餐進其一午或夜任便進正菜時必有與肴同進之點心一味或清嫩之糖蓮子魚翅最著名樣以蟹黃者尤佳大率貯於圓徑可一尺直徑可四寸之瓷缸多而且旨鴨有二一為切塊擺成全形之燒鴨一為清蒸有湯之全鴨鴨或僅一則伴以爛蒸極香之花豬肉葷素各品色香味三者具備若血葷燒黃雀水糖煮大栗桂花時及薑葱糖鹽酒之醉蟹皆甚佳即陪飯菜之葷菜豆腐拌蘿蔔絲燴麵巾亦足開胃佐餐是以無錫船菜之精膾炙人口非特為廣州梧州杭州嘉興江寧諸畫舫所不及即以蘇州優之亦小巫見大巫也午夜宴後夜宴前之點心客可自擇共器而食分器而食悉任便總計費用船資菜價及點心酒飯果餌各項一拆兩者銀幣三十圓特廉之時二十四圓船役女傭是也之精賞十圓或八圓若僅食一餐不欲一拆兩者為外來之客是也并點心之均任便計之船資肴饌點心酒飯果餌之資二十二圓舊曆四五月為蘇州最盛時曰蘇州九月十月為米市最盛時曰米汛游客紛集供不應求非預訂畫舫不可各貨亦較平時為昂一拆兩者四十圓精賞十圓若因客多而午夜同時設二筵亦皆一拆兩者六十圓精賞十圓僅一夜筵二十八圓精賞六圓今雖米汛大衰而蘇州加盛滬之豪商恆傳電預訂船菜以出自船幫者為佳王巧仙及蔣家尤為人所稱道電訂者往往於此二家

游山船皆在北門外城脚游山船派長安橋下一帶其家亦相近入門即廳事皆平屋光緒末建水閣高者三層倚河而建船繫後門側內外皆懸玻璃燈出遊而在薄暮舟中煤油燈皆燃及歸泊則舟中電燈接線於水閣照耀如白晝矣客之乘畫舫者率游惠山既解維必促坐而博是時進點心游山畢在舟午餐餐同棹之便可游黃婆墩亦可於去時先游以午餐後可泊舟博訪則添酒迴燈又開宴博戲歡呼乃達夜午其在夏日則泊於小尖與紅尖夜深酒闌可攜一二妓同乘小艇俗名水馬車容與中流以納涼客若宴於船妓之家而欲一嘗船菜者宜依船例給資蓋由船庖就船烹飪而陳之於水閣耳若所進為酒樓之饌自有酒樓例值費較廉又如二三知己偕男女傭以銀幣一二圓客之招妓侑酒也無論其為本船者為他船者亦無不可必者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筵均待坐彈唱有水閣無船之女傭皆在北城脚庚申中華民國九年冬有五家謝月明也小姊妹也邵阿和也琴舫也小紅也其庖不能治具客留飯沽之於酒樓午夜各一餐然非兼碰和不可碰和者博也妓家抽頭五取或十之抽頭東坡志林所謂賭錢不輸方也唐國至少銀幣十二圓總計史補家什而取一謂之乞頭見枚賭閒話之一切支給凡三十圓而精賞亦在其中又有所謂三里橋下小船者船有妓以泊於三里橋故名妓不歌船不開宴然可令船役入市購酒肴而飲於船全日船價大率銀幣四圓若蘇米兩市之盛時亦有貴至十餘圓者游山船外有小燈船焉亦可乘之以出遊無妓俗呼小駁船凡十餘艘均泊於大洋橋吉祥橋北塘等處無庖餉客以點心而已客可挈肴往船資及精賞凡銀幣五圓惟馮阿春楊阿妹兩舟點心之外可備酒筵於午時食之其筵為十二碟四小碗五大碗陪飯菜五碗惟無魚翅并船資計之凡十圓精賞二圓惜舟際僅容五六客客亦可招妓侑酒從游一日局資一圓己未八月二十六日應周夢坡之招游無錫飲於北城脚十五號王寓之畫舫午前十時登舟午後一時許設席肴饌如下水果四種梨榴香蕉乾果一瓜子青豆合一器冷葷四火腿肝細切之白雞薑屑葱糖鹽拌之去頭醉蝦熱葷二炒腰片炒雞片肴七湯鴿蛋炒蝦仁清蒸鴨豆苗湯泡肚血葷燒黃雀雙鱸魚點心為腐乳肉及實心饅頭陪飯菜四葷菜豆腐白菜燴蝦仁燴麵巾拌高菜餐時泊惠山浜既果腹登山覽

諸名勝妓悉從在二泉亭茗坐妓刺熱菱以餉五時回船進點心則
油灼春捲一盤燒賣二盤又各齋菜小圓子一碗時方解維言旋七
時抵王寓後門俄而舟中電燈悉燃七時開夜宴肴饌如下水果四
乾果一冷葷四熱葷二均與午餐同肴四紅燒魚翅清燉火方清燉
雞中^有蓮羹陪飯菜四炒金花菜拌蘿蔔絲蒜菜豆腐麵筋午夜兩
餐寶一筵即一拆兩也水果乾果熱葷冷葷各具肴饌則午夜各得
其半翅鴨為大菜在午夜從容之便點心亦筵中所應有提出另
食耳是日船價銀幣四十圓實賞十圓更有零費二十七日日夢
坡欲作龜頭諸萬頃堂梅園之遊於是武進趙浣孫杭縣吳恕之丹
陽張厚裁為主人賃北門外游山船派蔣桂仙家畫舫以汽油船曳
之行午前十時登舟方解維即進點心入各蝦仁素麪一器一時許
至萬頃堂前泊焉進午餐肴饌如下水果四梨榴香蕉橘乾果四青
豆瓜子糖油炒核桃衣落花花生冷葷四為脆肝火腿醉蝦白雞熱
葷二忘其品矣肴七為軟炸雞卷蝦仁清燉磨菇油泡肚蝦腰蟹
黃魚翅^{大器甚}點心為紅燻肉實心饅頭紅燒鯽魚陪飯菜二亦忘其
品食畢躋萬頃堂茗話旋乘小舟以汽油船曳至龜頭諸者在太湖

可吉卷十二

九二天蘇閣叢刊

濱游畢仍乘小舟至近梅園泊船之處上陸步行至梅園園就山而
築薄暮還游山船派登桂仙之水閣小坐回船食點心為大饅飽旋
開晚宴肴饌如下水果四瓜子落花花生糖冷葷四熱葷二與午餐
同肴七灼燻蛋清燉磨菇燻鴨生雪裏紅蒸鴨血葷燻蝦腰清燉
火方蓮羹陪飯菜四拌蘿蔔絲燻麵筋葷菜豆腐炒金花菜醬小菜
二以下粥此亦以一席分為兩餐惟點心有兩次耳是日主人所出
之資與昨同惟加汽油船費十八圓亦尚有零費予所招酒之妓
二十六日本船一王王香他船二徐菊仙^{己未花界}蔣桂仙^{大總統}二十七
日本船一蔣桂仙他船三徐菊仙王王香林黛玉局費人各銀幣一
圓午夜兩宴均待坐唱一曲二十七日同人所招十餘妓均午前十
時隨客登舟夜十時回北門外之游山船派始散歸在船十二小時
僅局資銀幣一圓可謂至廉亦以是日游惠山者僅蔣桂仙一舟耳
聞當蘭汛及夏日游船屬集惠山派不能久坐輒自甲船至乙船乙
船至丙船丙船至丁船來往無定惟必數來且午夜兩餐亦必待坐
唱曲也錫肴味甜今偏於鹹而船菜則五味調和魚翅尤佳^{每碗銀}
船菜以蔣舫為巨擘尤著者魚翅及清燉磨菇王謝王^{巧次之二十}

八日張雪莊招飲於王巧仙家予以事赴蘇辭之船菜之價昂於五
年以前^而五年前以前船菜兩項十六圓^{蘭汛及夏日以一船之和酒}
兩項計之恆在百圓以上吾輩為清游^{在船不舟中}所得僅此五
十圓及局資 己未閏七月周夢坡招作嘉興煙雨樓之游為南湖
秋櫻晨十時自滬至禾即登楊三觀之舟三觀無錫人與其妻治具
其備棹舟進十一時至杉青閘酒仙祠就落帆亭品茗俄解維游南
湖日亭午就烟雨樓下泊焉坐定開宴其肴饌八小碗為蝦仁蟹粉
蹄筋磨菇五香鵝蝦圓白木耳蓮子六大碗為蟹黃魚翅八寶鴨魚
肚冷拌蟹裙火腿燻粉蒸肉蓋禾中畫舫特殊之饌也味尚佳以視
梁谿畫舫則相去遠甚冷葷盤中有蟹以去壳之腿肉植於四周中
實以黃夙所未見餐畢登樓啜茗且食鮮菱喚賣者皆女郎刺以錦
客嫩於雞頭也嘉興之燈船亦無錫快^名舟子皆無錫產歲以春至
以秋歸亦有常年在禾者船有雙夾街單夾街之別最大者楮小於
梁谿與金閘相埒都凡二十餘艘泊北門外荷花隄六月二十四日
七月七日兩期價昂於平時大者銀幣十六圓或十四圓次者十二
圓或十圓常日各減二圓均合船資筵費計之惟稿金在外正菜無

可吉卷十二

十天蘇閣叢刊

魚翅者減三圓筵有二種一為六大碗六小碗一為四大碗四小碗
客可任意選肴或悉為蔬食均可惟無定價若僅用小點心之麪或
蓮子湯亦可 廣州燈船俗曰花艇以艇有妓居之故云客至其艇
為肆筵設席之大舉者曰開廳^{艇至大有樓上舖次比之屋為}
當開廳之時客既集即有絃索^{樂師}二人坐船頭奏樂^{歌則自奏樂}
非若江寧蘇州無錫嘉興無鮑錄事之彈唱不聞樂聲也明末之素
淮燈船所奏皆宮中樂樂半吹笙喝影其聲如雷宮中元夕奏樂亦
然盛時燈船多至五七十隻見周在浚金陵古跡詩注在浚字雲客
清初祥符人
己未^{中華}八月十一月九日偕無錫王尊農副貢蘊章訪番禺潘蘭史
徵君飛聲於其滬上克明路厲廬後至者順德蔡哲夫嘉興湯隣石
談藝甚樂又縱觀書畫及劉平國治道記碑拓碑在新疆溫宿府拜
城縣去玉門關千餘里刻於漢永壽年陶勤肅公模督陝甘時幕僚
施均父覓得之今石已殘毀拓本不可多得蘭史珍之日晡留飲先
之以鬱金香鬱金香嘉定南翔鎮所產而假之以蘭陵美酒者予不
善飲豈其名路毀之饌皆廣州味為炒蝦仁炒魚片滷雞京冬菜燉

鴨名稱與江浙同烹法大異又有名稱不同之數品曰炒扶持以刀
豆炒鴨之脆肝也曰蛋角以雞蛋之黃白調勻燻之成片屑豕肉魚
肉爲餡也曰蠔油點雞切雞肉爲片以蠔油蘸之蠔即蠔黃其油差
類醬油鹹而微腥嗜之者則覺其馨又有廣西豆醬亦可蘸食厚於
醬油而味淡也曰羅漢齋以香菇竹筍線粉白菜雜炒之曰鮑魚肉
藕湯以鮮藕雜於鮑魚豕肉中曰魚丸菜湯屑魚肉爲圓中有小塊
花生凡此諸品素半爲其女傭所製女傭江都人從蘭史之如君姜
月子有年故習知廣州調味之術蘭史初擬令月子治饌適以事出
歸已日哺猶製數品相餉蘭史之意可感也月子名鳳章亦番禺人
通文史善烹飪山膚水豢並皆佳設予去廣州二十四年至此若溫
故矣女傭所製亦宛然粵味楮葉亂真不得謂爲河豚贗本蘭史厲
盧曰剪滋閣枕橫溪橋在吳淞江上雖非連閣洞房而斗室三椽雅
潔無比鼎彝圖籍陳設楚楚壁懸名人書畫殆滿且蘭史有倪迂洗
桐之癖陶公運甓之勤晨起必拂拭几案整理物品月子助之窗明
几淨誠精舍也以其翼塵上之滌而有此室誠雅人深致哉客登其
閣亦將自疑爲世外人而不以主人誠不吸煙爲苦矣 蘭史之薈

可言卷十二

十二 蘇州 蘇州

滋閣與胡樸安之樓學齋皆爲滬所僅見樸安居滬垂二十年小樓
一間雜塵肆中塵囂之氣至夜不得消而性喜書不問板本美惡有
適用者無論經史子集輒節衣縮食以求之久久之積十餘萬卷度樓
中坐臥一席外餘皆書無迴旋之地書高於山接屋梁真危樓矣滬
之屋材窳予登其樓恆以僑將壓焉惕之樸安莞爾而已豈處此五
濁惡世有以身殉書之志耶吾嘗謂薈閣多金石氣而似骨董肆
樓學齋多書卷氣而似書坊識者以爲知言

有清末葉張少軒上將勳方官提督率師戍浦口與相見於蘇州招
飲客邸魚翅在碗中成圓形如荷葉以筋夾之隨筋而起不啻爛蒸
花豬肉也又有滇黔秦隴燕豫齊晉吳越十饌坐客皆歎爲得未曾
有有若孫承祜之富有小四海也乃覺宋楊萬里小飲俎豆頗備江
西淮浙之品一詩所見爲隘然亦由當時交通之多梗也孫承祜在
浙西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蟠蚌北之紅羊東之蝦魚
西之粟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清異錄所載若此晚近以來
交通日利飛機汽車汽船無遠弗屆水產陸畜山膚水豢咄嗟而辦
域外之珍時或嘗之况域中耶吾輩口福勝於承祜萬萬矣癸亥亥

民國十八年八月二日少軒卒於津門予有聯挽之云小站四年項城
二年 蘇臺一別豈不懷哉及見公躋上柱國弓旌兩卻簡牘百疏而
今已矣祗堪私酌故將軍

革職湖廣總督瑞澂有肺疾痰孟不可須臾離赴宴亦然方就坐其
僕以一小者進置於案且飲且食且吐痰於中與之接席者輒蹙額
予與共食目擊之予又嘗與楊杏城親家會餐而見其坐次必有一
徑可五寸之盤以儲食物之骨及渣滓嚼復嚼吐復吐儲滿則易盤
終宴可三四易舍英咀華吐棄糟粕於養生之道得矣杏城好學佐
幕府爲朝官退食輒手一編不事交游傲逐所時時省覽者世說新
語故其學於黃老爲近嘗曰世說新語一書紀述言行宏博簡要有
類於史雋永玄妙有類於子其文爾雅足爲詞章之助其旨趣淡遠
寧靜不言性理而儒佛莊老之微言精蘊時有發明尤足以藥躁妄
勵風尚則又益於人心世道之書也諒哉斯言戊午 中華民 九月杏
城歸道山至癸亥 中華民 六年矣人心世道益不可問所謂酒囊
飯甕者猶爲賢也若睡王暉 字仲德 爲今世說則假諸沈後或謂
之紀載可累數百葉不盡譏險訛漏二門尤不能闕 今世說無譏杏
城不死必建予言丁巳 中華民 春杏城居津門重刊世說新語爲吳
興凌初成以所得馮開之秘藏劉須溪劉應登兩家批本付雕者與
袁聚所刻放翁本同爲原書而以王氏所刪補者附於後完書也
宋施德操北窗炙螺錄清獻 平時頗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
賓客設核皆精宋張耒明道雜志錢穆父常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
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珂謂錢之精要不繁趙之
類蔬食止一肉皆可法也

可言卷十二

十二 蘇州 蘇州

高雲卿嘗云宴客宜用圓桌肴皆盛以大筵宜精不宜繁置桌之中
央客之前各有筴二雙匙二事小碟小碗各一以雙筴一匙入大筵
取肴或湯納於小碟或小碗如是可不至有口涎之交換比較之人
各肴一器者爲簡子嘗一仿之客憚其煩皆不從
兩般秋兩盒隨筆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
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 今蘇州一筵重庫主人
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五菜七錢者
加筵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
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菜

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隔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珂按白席見老學庵筆記其言云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烟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魏公惜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吾杭雖省會俗頗儉清光緒中葉猶然林重夫曰節儉之家有喜慶事款客之酒肴曰喜湯兒其費以套計一套之費銀幣五圓午夜兩餐爲一套謂之曰湯餚其淡泊也又有所謂孩兒席者以餽客所與俱之男女兒童肴不腆惟各有果一碟羣兒圍坐皆欣欣然手舞而足蹈孩兒席之特設者不使兒童虛占筵席之一座也

真如江蘇寶山之一鎮耳得聞於時者爲滬寧鐵路西行之首站也視南翔之富庶十不及一而密邇滬市遂有滬風族子志忻言鎮人陳步鰲承祖父之業設飯肆於鎮庚申中華民仲冬爲其子納婦名寶璜字肇宏高小學校畢業生糜千金有奇筵席費尚未計入宴五年十六歲婦年二十歲家女

可言卷十二

十三 天 蘇 閩 豫 刊

日統計之五十餘筵皆十二碟八小碗八大碗點心二道之筵也婚日之小碗加四今備述之十二碟爲火腿白雞翅海蜆之四冷葷又四糖果四水果十二小碗大率爲捲筒雞捲筒魚炒腰子江瑤柱蹄筋灼脆肝吐絲魚唇冬菇四件橋紅蛤士蟆蓮子羹之類吐絲魚亦謂之音切片之脆肝也八大碗大率爲雞蓉魚翅海參生作羊肉栗子雞雜拌三鮮火肚全鴨走油蹄三絲之類火肚火腿也點心二道八寶飯鍋麵府麵如伊此爲最上之筵一筵需銀幣十二圓惟魚翅之進在最後耳捲筒雞捲筒魚吐絲仿西餐也冬菇雞蓉魚翅蛤士蟆蓮子羹八寶飯鍋麵仿粵饌也既有魚翅又有魚唇兼而有之者滬且罕肴之多若此座客乃皆罄之即此以觀侈靡之風俗鄉人之食量可數亦可驚也又有所謂補席酒者則以會致賀儀而未與於五日之筵者必補餉之此則可見鄉俗之厚矣 癸亥九月朔 中華民國 蘇 閩 豫 刊

盜賊偏域中矣放翁有歲熟人家嫁娶多句改歲熟爲世亂可乎奇中曰正惟嫁娶多而世乃益亂

以一筵約一桌會胡蝶會留客亦未嘗不可通款曲申情懷今亡矣夫尚儉者盍師之客至以一筵佐餐殆難黍留賓之遺意歟清施閱章學餘詩集有一筵約和張陸舟詩云看花老眼倍憐春花下同遊復幾人兼味貧來猶是累一尊興到各隨身攜從藉草追丘壑會止比鄰略主賓翻笑朱門真齒莽萬錢廢箸總埃塵李調元兩村詩話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鄭板橋邀三老人五少年共八人作一桌會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三老人者白門程綿莊七閩黃慶豐與雙也五少年者丹徒王文治夢樓師李御蘿村燕京于文濬石卿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也是日爲徽蘭八枝以肖八人而誤多一徽笑曰豈有後來者乎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果至鄭大喜遂爲九人會因繪九畹蘭花圖題其上詩云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是日綿莊最長即交圖與攜去亦佳事也胡蝶會者王衍梅折花鏡筍賦序中述之序曰余家牡丹一本祖物也重附疊萼花時異蜂以萬數奇觀也余兒時此花已高出檐際今又尺半強矣二月五日爲余覽揆之辰同學少年載一鴉夷一都藍會飲花下號曰胡蝶會取諧聲也爵至無算主人折花贈客盡歡而散如是彌旬及花之半乃止亦韻事矣因舉長帽翁折花鏡筍故事賦以酬賓見綠雪堂遺集 癸亥 中華民國 春

可言卷十三

十四 天 蘇 閩 豫 刊

有友招飲食前方丈獻饌者更迭不已默數之統計肴饌點心多至六十五種感其意惜其奢因思先子之言矣先子嘗以粵寇蕩平風俗汰侈而以宴會之盛饌紛列慨然於一筵會一桌會胡蝶會之不能再見詔小子曰咸豐十年權常山訓導時知順治康熙間彼都人士宴客惟五筵蓋者尋常瓷器也其後擴而大之可容數升又其後筵益大且多至十數不若是則訕笑隨之今何如耶 歐美盛行茶會今國人亦有倣效者而我國古籍已載之元耶律楚材建牙河府中府今折入俄國 時有西域從王君玉乞茶詩註是日作茶會值雪又明高啓有幼文約余與止仲同宿士明鶴瓢山房爲試茶之會詩見高太史集 茶爲人人所飲而嗜酒者亦飲茶醉至甚必以茶解醒高雲卿不然窮日夜沈湎於酒其誓也三五日不啜茶其常也予嘗勸之戒酒乃語予云孔子好飲惟酒無量不及亂非其證乎且人所宜引以爲戒者酒色財氣四端而孔子所云君子有二戒爲色財氣不及酒戒之

在關氣也戒之在色也戒之在得財也二者皆戒而不言酒可見孔子之好飲也 明崇禎二年錢謙益作飲酒詩其一云世多愛官者不復知酒旨亦有愛酒者不暇計官美愛酒令人狂愛官令人鄙賜爛飲不休漏盡宦不止嗜酒與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愛官人待郎不為庠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謬官罷酒亦恥長嘯謝都門斯可以去矣見初學集其無恥若此 龔子良飲酒食肉忽學佛茹素不及半載以腦出血卒時為辛酉 國十年年僅五十有六予失一同志矣子良名璞吳縣人以英文客授豫章及歸卜居崑山言而有信為人謀而忠君子人也嘗來滬與予飲於旗亭時方隆冬引酒御肉而語予曰吾妻人也以酒為衣今若挾纊而溫矣陶陶焉蕩蕩焉其樂真不可得而量也吾之居崑營糟邱也將老於崑矣有子三長君元龍字倬雲少成若天性善繼志予晚子良聯云此何世耶君子道消乃今會不及下壽君長往矣息壤言在安復能從為老農蓋子與子良嘗有結鄰耕之約也崑之厲公前於子良而予與論交者江陰潘子驥微屏喬梓子驥齒德尊長於予者二十餘年以丈丈而奇之曰曾吟得丈丈詩否 呼之輒遜謝丈丈名玉潤以南

海神安司巡檢告歸董壘牧於崑因為子買田於今已有 馬鞍山下春秋佳日子往崑輒與之飲於黃鐘話耕稼子乃益知農家之樂期以十年結鄰庚申 國九年三月逝矣丈丈不善飲而善飯垂八十猶健步與行阡陌間予喘息相從也嘗語予曰君杭人乃欲卜居於崑題君墳詞圖者姚莊父云詞人生擅湖山勝羅敷盒云湖山勝處綠何減亦一念之否予微笑而已薇屏名繼藩誠樸如其翁曾讓產於庶弟客鄭州癸亥 國十二年九月以河南出土之陶製女二馬二及均審 宋時均州審在 一碟見贈女長裙束胸類今之歐羅巴女馬高身長脛類今之亞拉伯馬碟之地作碎綠色殆即均密之所謂鸚哥綠耶有小紅點二曰玫瑰斑古色可愛皆几案清供惟自慚形穢耳莊父名華貴筑人數盒名悖曼順德人曾官財政部秘書為慶公郎中悖曼之弟皆今之著作家 三從叔正衡上舍權下世久矣癸亥 國十二年 國中伏曝書畫見其為先子所繪山水屏幅因憶光緒己卯 國十一年 國侍先子里居 杭城 叔月必數至時胡誦清師賢芬授珂讀叔與師入酒家輒爛醉嘗語師曰吾胸中無塊壘不必以酒燒之實以酒天虛無酒地綿遶陶蕩蕩其樂無極耳師曰君酒之聖吾

可言卷十三

十五 天 蘇 關 嚴 刑

酒之狂也叔善畫下筆雄偉嶄嶄新絕不得僅以著色山水畫之所繪花鳥活禽生卉神氣迥出傅色尤造其妙 予不能飲過宴會輒如宋之王審琦手持空杯相勸而已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任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飲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飲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此言宋太祖之強審琦飲酒帝王之專制可見也言審琦待宴而能飲還第而如初世俗之迷信可見也楊萬里詩生前身後名兼飲二事何曾有重輕予不飲已無生前之樂五十無聞尚敢冀身後之名耶予子新六乃亦不勝杯杓是可饒蘇氏父子矣東坡志林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盡而醉今亦能三蕉葉其子叔黨亦不能飲嘗云僕不能飲欲學而未至見斜川集詩註 紹興酒之著於世久矣以其味不甜耳陸游龜堂獨酌詩一酌蘭溪遺萬事時看牆底臥長瓶自注偶得蘭溪十餘樽清醇醱烈殆不可言陸山陰人也於紹興酒必饜而甘之乃盛稱蘭溪酒必承

梁代之舊酒味甜故不喜之當時稱蘭溪不綴以酒字猶今之稱酒曰紹興也曉讀書齋雜錄今世盛行紹興酒或以為不知起於何時故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紹興酒梁時已有名顏氏家訓困學篇亦引之珂按今稱越釀曰紹興酒或即曰紹興而紹興人自稱則曰老酒蓋酒以年久為貴曰老酒者言其酒之陳也可以苑成大元日烏欄雜橫嘗老酒詩證之亦言其為宿釀耳然會稽縣志萬曆紹興府志所載則老酒又為一種通行之酒名非言其陳也縣志云越酒行天下其品頗多而名老酒者特行名豆酒者佳其法以綠豆為麴邑壤多秫少抗以此府志云府城釀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師盛行近省城亦多用之豆酒者以綠豆為麴也近又有薏苡酒地黃酒鯽魚酒造法大約同豆酒而間出新意味俱佳其名老酒者味稍次而特多癸亥 國十二年 國秋詢越人則云今之越釀皆老酒也豆酒薏苡酒地黃酒鯽魚酒絕迹久矣言紹興酒之佳者謂越中東浦之水宜釀故佳單氏所釀亦甚佳而其先代有徙居順德以釀致富者是可知紹興酒者釀術之佳耳非必取水於東浦也清初屈大均有贈單翁詩題註云翁浙東人以順德之陳村水好

可言卷十三

十六 天 蘇 關 嚴 刑

可作豆酒攜家來釀致富詩云為家只愛在陳村溪水滌河綠繞門
絕似鑑湖西一曲釀成花露醉無言子姪相將作酒家高頭豆酒勝
流霞釀師遠自山陰至此水爭言似若耶此水天生作酒泉翁來更
在浙人先人間致富無如酒釀法殷勤向我傳陳村果木多龍眼一
一花頭飽露華翁欲酒香還有法春時兼與荔枝花陳村只在海雲
西山水何曾讓會稽太白只今逢紀叟閒來一任老春迷四皓當年
似爾無朱顏白髮擁羅敷風流定得浮丘術九十還能有鳳雛已得
長生賴酒杯素書時為少年開老人豈必鷹揚去令子行當虎步來
又有以事偶憩單家口占奉答詩題註云單家善釀詩云五宿黃公
酒壘旁氳氳麴不勝香主人相勸憐衰疾薑桂含滋未忍嘗毀瘠
哀予六十人醉醪信美不沾唇來因兒女非無故慈孝多慚此一身
詩見翁山詩外清全祖望耕荆江上偶然作之十二云陳村水比鏡
湖清豆酒新淘一百瓶只恐南方灰力健願即飲少為尊生亦言單
翁所釀之酒也 悅親樓集清海寧祝德麟止堂著其論酒詩注云
紹興酒蓋初蒸時元氣滴成者色似燒春味極和美 水旱之歲地
方官出示禁屠自古為然且有禁酒者南齊永明中以旱故都下二

可言卷十二

天
集
之
三

縣朱方姑熟權斷酒見南史又有以崇尚佛教而禁釣者唐會要武
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
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 謙言著述之劣輒曰徒供覆瓿之用
予謂非也實自負耳漢揚雄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
苦今學者有祿利然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見
漢書是言玄之陳義甚高不能見賞於俗目耳果自謙當曰覆瓿晉
書左思傳陸機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僧父欲作二都賦須其成當以
覆瓿覆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覆瓿外又有覆瓿布
之故實孔羣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
糜爛耶答曰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見晉書

酒始於夏儀狄夏人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國策云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路史以儀狄為
帝女誤若言茶之起原則後於酒唐楊擘膳夫經茶古不聞食之近
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有茶至德
大曆遂多建中以後盛矣宋無名氏南窗紀談飲茶或云始於梁天
監中事見洛陽迦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

日坐席無能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所
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為或裁或減或賜茶即以當酒如此言則
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且遠如唐中世權利遂與
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為貴多
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歲異其品之精絕
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時所尚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今通常論
茗之法始於明謝肇淛五雜俎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
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
矣珂按淪茗之法無論紅綠無論明前兩前皆先置葉於壺燒以沸
水頭汁濃二汁淡矣各省之茶皆然碧蘿 一作春獨否壺注沸水務
滿乃以葉投之頭汁不甚有味二三汁沈浸醱郁四汁始淡論者謂
龍井之明前兩前俊爽若杭人碧蘿春柔厚若蘇人各隨其地而異
也飲鐵羅漢鐵觀音者以小壺貯茶葉及沸水置小壺於大器中復
繞以沸水滿大器焉 宋袁文妻隔閭評自唐至宋以茶為寶有一
片值數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貴如此而前古止謂之苦茶
以此知當時全未知飲吸之事蘇東坡詩所謂茗飲出近世者不可

可言卷十二

天
集
之
三

謂無所本也 西人以糖與牛乳置紅茶中與飲咖啡同亦猶吾國
古時之沃以糖也古又有下以鹽者雜以蘇椒者入以薑者今亡矣
山樵暇語吳人飲茶入鹽少許其來尚矣薛能云鹽損添須戒薑宜
著更誇山谷云寒中瘴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東坡云老
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古人恐茶性冷用薑煎今吳中薑
反不用入鹽氣習尚存續墨客揮犀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
州川谷間以蒙山顧渚新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雜以蘇椒之類
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驟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
眼遂以碧色為貴謝肇淛五雜俎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
更黃則唐人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之先也
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
非矣而此習猶在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 宋袁文妻
隔閭評古人客來點茶茶罷點湯此常禮也近世則不然客至點茶
與湯客主皆虛盡已極好笑而公廳之上主人則有少湯客邊盡是
空盞方伯飲茶則是水而非茶 本欲行禮而反失禮此尤可笑者
也 南窗記談客至以設茶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上自官府

下至閩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宋唐子西眉山集客至說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珂按夔關開評南窗記談言設茶設湯為二事今則具湯者僅見 世傳金山寺主僧待客之茶有上中下三等客至呼茶曰茶者尋常之茶也曰好茶者特烹之茶也曰烹我的茶者主僧自飲之上等茶也此與南宋之自在茶相較未知何若放翁南堂雜興詩竹院隨僧自在茶句註紹興初僧喚客茶各隨意多少謂之自在茶今遂成俗 長沙風俗客至必烹茶相餽饋以壺中本有之茶餽客為不敬然碗中茶葉至少以客之暇茶者必并葉食之也放翁即事詩省事嚼茶芽是則長沙人亦有所本矣 客到烹茶甜似蜜滿杯瓜果浸香錫清康熙初沈涵東陽雜詩也見金華詩錄蓋以蜜餞瓜果佐茶亦如湖州之佐茶以薰青豆鎮江之佐茶以銷銷以豬豚為之漬以鹽使其揚州之佐茶以豆腐乾絲長沙之佐茶以鹽薑菜蔬也 各省所產之綠茶鮮有作深碧色者吳之碧蘿春涇之石井亦然惟吾杭之龍井色深碧

可以古之綠昌明擬之宋袁文夔關開評白樂天茶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昌明乃地名在綿州人便謂昌明茶綠非也此正與黃金碾畔綠塵飛之句相似蓋是時未知所以造茶制作不精故茶之色猶綠而好事者錄其茶之妙亦未以白色為貴其詩故如此明謝肇淛五雜俎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為上此說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珂按杭茶之大別以色分之曰紅曰綠析言之則紅者九龍井九曲也龍井紅也紅壽也壽眉也紅袍也紅梅也建旗也紅茶蕊也君眉也綠者十明前也旗槍也蓮心也兩前也本山也龍雀也雀舌也白毛也元毛也桂蕊也茶之葉他處皆彎曲而圓惟杭之龍井扁且直且古之飲茶皆擣末為團為餅亦如今歐人所食之茶磚後世乃撮泡之實始於杭杭俗用細茗置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撮泡茶禪師筆談之言也吾杭率以雨水烹茶虎跑泉水不易致也江寧人亦然清陳作霖金陵物產風土志雨水較江水潔較泉水輕必判分晝夜讓過梅天炭火焯之疊換缸甕留待二年芳甘清冽車研詩所謂為憶金陵好家家雨水茶是也 胡惠生涇縣人有

文學書以其鄉之石井茶見饒飲而甘之味至厚以視吾杭龍井之明前兩前色不及香相若也殆坑口所產歟其叔樸安語予云涇之茶名繁矣皆係之以地縣志所載惟白雲一種產白雲山今則滿境蓬蒿一林荆棘不復有茶晚近以來茶之著名者為石井湧溪次之石井湧溪皆在黃兜山麓字書無兜字讀作之畫切石井尤深邃兩峯夾立俗曰坑茶產石鱗隨山上下天地皆青疑非人境杭州西湖之獅子峯猶不免有烟火氣茶有坑口坑底之別坑底者尤難得色香味更佳作偽者率以近坑之茶索之 六安茶之通行者曰毛尖亦有旗槍之名與龍井同味不及龍井之厚旗槍者一梗一葉也予在安慶時曾飲其最佳者婦兄何潤生觀察恩煌所饒乃知援鶴堂筆記之言非關語筆記曰六安茶產霍山第一葉尖無汁第二頁尖即皇尖皆一旗一槍第三容尖第四細連枝第五白茶有毛者雖粗亦為白茶無毛者即至細亦是明茶明茶有耳環封頭等名皆老葉矣 清朱筠笥河詩集真孃墓詩奇茗一吸驚欲死注吳語茶最佳者曰嚇殺人蓋即碧蘿春也柳南隨筆靈芬館詩話皆載之柳南隨筆洞庭山碧蘿春石壁產野茶初未見異康熙某年按候而採筐不勝載因置懷

聞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俗方言也遂以為名自後土人採茶悉置懷間而朱元正家所製獨精價值尤昂己卯車駕幸太湖改名曰碧蘿春靈芬館詩話洞庭產茶名碧蘿春色香味不減龍井而鮮嫩過之相傳不用火焙採後以薄紙裹之著女郎胸前俟乾取出故雖纖芽細粒而無焦卷之患山舟學士有謝人惠碧蘿春詩云此茶自昔知者希精氣不關火焙足峨眉十五來摘時一抹酥胸蒸綠玉纖鞋不惜春雨乾滿磴真成乳花覆蓋指此也山中所產之地止一方充貢外雖地方大吏亦不能多得 工夫茶潮州所尚品茶之事也其烹治法本諸陸羽茶經器其精細白泥爐形如截筒高尺二三壺用宜與瓷大者可容半升許杯盤用花瓷杯小而盤如滿月壺及杯盤舊者貴如拱壁烹時先貯泉水於鑪用細炭煎至初沸投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備燒其上然後斟而細咽之氣味芳烈見潮嘉風月記閩茶為工夫茶之用者如下述武夷山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仙霞山脈之起原也相傳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綿亘百二十里有三十六峯三十七巖溪流縹緲其間分為九曲山產紅茶世以武夷茶稱之茶之行於市者曰鐵羅漢

曰四色種曰林萬泉曰天井巖正水仙種曰武夷天心巖佛手種曰武夷名色種曰鐵觀音曰雪梨曰玉花種曰大江名種又有成塊者胡樸安則言工夫茶之最上者曰鐵羅漢綠茶也鐵觀音以下皆紅茶鐵羅漢之通行各省者乙卯_{中華民}市價每斤銀幣八圓其最昂者每兩十圓以斤計之則一百六十圓矣樸安曾飲每兩五圓之鐵羅漢即工夫茶之一也閩粵人皆嗜之潮嘉風月記言工夫茶為潮州所尚亦在潮言潮耳 江浙間所在皆產茶而質粗葉老者多珂待先子於餘姚亦曾飲餘姚南鄉之茶也光緒乙未奉母徙蕭山俞瑞明以最上者寄餉猶不及龍井之雀舌然其味至厚而耐咀今念之更念吾老幫_{餘姚人稱}趙餘慶也餘慶餘姚南鄉籍人其家故種茶與瑞明之鄉接壤吾家從至蕭山以老病乞退吾家初賃居周家河頭旋買屋於陳家街時珂客小站袁項城幕餘慶守門戶供薪水惟謹任勞且任怨也兒子新六方就塾其出入餘慶護持之吾家居蕭山凡六年有事於杭惟餘慶住時或風雨渡江至勞苦此六年中居杭之兄妹_{兄名瑾字慎前號方太人出也}於隔江相望之蕭山僅兩至_{兄兩至皆晨至暮去一留一夕而去}吾母乃時時念之戊戌冬珂自小站歸道_東東道盜狼狼還蕭山母以餘慶效忠吾家語珂珂德之己亥賣書辦裝再入都再入粵其冬又狼狼還蕭山菽水之資匱母不欲珂稱貸於兄妹也乃歸陳家街宅還杭州餘慶從焉其明年餘慶歸又明年為壬寅之正月奉母率妻孥來上海母恆謂滬之艱獲無一良安得復有若餘慶者耶宣統己酉十月吾母卒十一月珂歸而營葬遇舊僕亦餘姚南鄉人使訪餘慶將招之來滬周恤之覆書曰不知殆死矣吾今思之餘慶誠樸勤謹忠於事竊人也而待子若兄弟姊妹餘慶之頭廣而長且豐下而侏儒其在吾家飢欲死曾無一日之安居負餘慶矣吾今重思之以餘姚質粗葉老味厚之茶喻餘慶其庶幾乎抑吾又思之定海諸生李巽占家亦貧謹於事母授徒數里外每食必歸食已復至主人怪之詰以故久之乃曰家貧母食番薯何忍獨飲也學使訪得實表之給以金始卻不肯受語以歸養母乃感泣再拜持去此清焦循番薯吟序也見離菴集歸山後家園蕭楓甘旨缺供太夫人見憐每食減齋乙卯十月為二子嗽嗽析箸怡然几筵永志餘痛此清謝道承詩題也見國朝詩別裁集每一讀之潸然欲涕蓋自先子棄養徙蕭山北行入小站袁項城

可言卷十二

三

戎幕月獲三十六金相從者僕一人事之酬應饋粥之供給皆取辦於是而以半寄家時母將六旬雖未至如李巽占母之食薯而甘旨關供與謝道承差相埒其後徙滬差幸晨昏相守菽水未匱微省清瘠已甚既乞假而退遂不復作出山之想然實未能補過於萬一也吾妹之婿曰趙伯英其未徙蘇時與其母同居杭州輒經月不一見母自謂事冗也妹之長子曰達觀乃孝事父母先意承志恪謹無違吾見之輒念吾父母念彼父母而且愧且喜亦信教育之能成人美也達觀固嘗畢業於學校耳 文人之徵茶故實者必及盧仝謂其嗜茶也其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暢言之有曰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此外之言茶者惟二憶金鷄山沈山人詩一片新茶破鼻香請君速來助我喜示添丁詩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而詩中之言飲酒者乃十餘以是而知仝之嗜酒實過於嗜茶也列舉如下自詠詩飲樂酒為鄉解悶詩恆有樽中物從他萬事休憶酒奇劉侍郎詩愛酒如偷蜜村醉詩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有所思詩當時我醉美人家數昨日詩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又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又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曝背眠感古詩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雜與詩等閒對酒呼三達屠羊殺牛皆自在走筆追王內丘詩不如對此景含笑傾金盞苦雪寄退之詩但恨口中無酒氣劉伶見我相掄擲寄贈合巹上人詩不如向陽臺撥醅泛浮蟻米本無然酒成是法水除夜詩酒色已迎春 以茶充常日之飲料始於唐而設肆鬻茶以供人之茗飲者玄宗朝有之唐封演封氏聞見錄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棧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棧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又唐大中時東都進一僧年百二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曰臣少也素不知藥惟嗜茶因賜名茶五十觔命居保壽寺名飲茶所曰茶寮見唐書且酒樓之見於歌詠者多矣茗肆乃僅見清歸安歲元三無何家山館詞馬廷岳題云文辰儂書會城之時寒宵無事與金雞李西齋倪米樓作茗肆之集僕命茗肆曰留鴻館續圖賦詩以誌其事是也光緒中葉杭城豐樂橋之嵩嵐閣

可言卷十二

三

茗肆亦爲文人學士集合之所然卜畫而非卜夜日亭午散歸矣楊春浦丈振鐫亦日必至者之一也所可異者鄂爲產茶之區沙市市中茗肆絕少以居民夙不嗜茶也宣統時烟禁漸嚴吸烟者始改而飲茶茶葉以近縣之溪茶爲尚不重紅茶茗肆之多推江浙游手好閒者衆耳滬尤多福州路之青蓮閣名甚著遠近游客至滬必品茶以其間妓女羣集也此風南宋時錢塘已有之吳自牧夢梁錄大街有二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軒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枯體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關非君子駐足之地也市售茶葉或雜以柳芽雖老於茗飲者不辨古且有專以柳芽淪湯者謝肇淛五雜組北方茶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又云閩中佛手柑橄欖爲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又云以蒸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可謂卷十三

三十一

別設潔水裝置濾之埋鐵管入土以壓力迫之使由上而下通各處俗謂之曰自來水我國都會商埠皆已仿造癸亥^{中華民國}仲秋有至自杭者謂吾杭今尚無之猶以雨水爲飲料予曰非俗稱天落水者耶視河水井水固較勝然亦宜以濾水之沙濾過之使無微生物沙漏者以有孔之器盛沙使水徐徐下滴由沙濾過水自潔新法多用骨炭且我國古人亦知水之有蟲唐白行簡有濾水羅賦濾水羅者用上白蠟或密絹爲之所以濾去水中之蟲者有五種一方羅二法瓶三君遲四酌水羅五衣角羅見翻譯名義集君遲即軍持梵語也華言瓶用以貯隨身淨水者遊詩取水一軍持予又語之曰天落水宋人亦飲之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發茶羹藥皆美而有益見東坡志林且倪雲林及閩人亦皆如杭之飲天落水也明尤銓清賢紀倪雲林先生與合白素方軌高標性好飲水每逢時雨大集盡羅鍾釜抵京於廣場中收雨數百盞謂之天漿至三冬每逢雪降召田夫樵子擲洋地積雪而買之學鄉之人雪擁壘集一日之間人獲數百錢匣中有茂樹樹高百尺巨環人臂其下井深而裝精樹既麻密而又當高巖坎空之下陰翳不受日光積雪其

中用以烹茶釀酒明謝肇淛五雜組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淨多穢泥塗塞故耳吾杭西湖定慧寺僧以虎跑泉淪龍井茶餉客謂之龍虎因憶宋王禹偁龍鳳茶詩標龍虎號題新賜得還因作近臣宜仿其名曰龍虎茶杭人藏雪於瓶至春以淪茶古亦有之白居易有吟元郎中白鬚詩兼飲雪水茶之詩宣統辛亥中秋客長沙萬亮卿偕出南門觀白沙井井在山麓縱可三尺橫可一尺三四寸深可尺二寸汲者以瓢取之日可千餘擔山麓人家有儲水待售者南門內之居民率以此供飲井二一供售者之汲一供食戶之汲井畔有亭憩擔夫弛擔坐待者彌望皆尼古丁烟草中之毒也蓋植物中黴類之質由於草葉中取出故又稱菸質爲無色油狀之液選空氣則變褐色有劇毒二三滴入胃可致死古人亦知烟之有毒惟不知其爲何質耳清施閩章矩齋雜記烟害條云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

可謂卷十二

三十二

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原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爲土產其毒似亦全減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南鄉孟氏家蓄蜜旁有種烟草者蜂採其花皆立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還養生家謂蠟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爲活計可乎清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明末遺事瑣談八卷不詳作者姓名中一條云嘉廟時童謠云天下兵起偏地皆烟珂按明末清初早烟已盛行踵起者爲水烟王士禛香祖筆記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水烟出蘭州者佳或以他烟屑和燒春爲之味稍劣其吸烟之器用銅下盛水處如鳧腹管上聳如鶴頭末銳如鸛嘴下另有小孔形上仰插銅管寸餘以納烟從上吸之則烟從水中過汨汨有聲而火性稍殺三四吸即插管吹之烟煙再納如初乾隆以後始盛行於市肆間石門鍾南溪上舍洪有詠水烟壺十八韻至早烟則前此吟詠爲多伏讀宣宗養正書屋御製詩并序云新語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春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吹烟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酒有令德我今

稱烟曰如意喜樂則樂矣不汚於流俗哉爰抒中懷戲成八韻刻木
初成管端首尾分目端紫竹霧鼻觀度蘭芬吐納香偏讓升沈意頗
殷疑時疑海濼羈處出山雲空腹輸黃黍垂囊輸佩紛雪寒袂每驗
烟瘴避會聞故物思遠水餘情堪楚氣肥甘雖戒口遺興喜隨君此
潛邸時作也吳仲雲尚書詩念及楚氣且以汚於流俗為懼聖人之
情見乎辭也

雅片為鹼類植物刺取莖果未熟果實之汁及乾製成塊為褐色味
苦性毒有異臭中含嗎啡等質自英屬印度傳入國人多嗜之本草
綱目阿芙蓉名阿片即鴉片清宣宗時以英人販運鴉片流毒全國
道光十八年命林文忠公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務即
禁鴉片也并絕英人互市明年焚鴉片二萬餘箱英人攻粵擾及沿
海進攻江寧二十二年遣琦善與英人和償兵費許沿海五口通商
割香港界之然王衍梅綠雪堂遺集雅片詩有云明季呂宋國進烟
於中夏爰有金絲釀復此雅片者是當我國明末已有鴉片非始於
清也江寧李圭嘗於同治丙子奉檄赴歐美有環游海國圖仁和高
鼎拙吾詩彙題圖詩註英京瑞人院門設林文忠公夫婦像君見謂

可言卷二十二

三十一

不當發處於此詰責英人英人無以答君卒不入其院英人殆以雅
片之役而恨文忠使其守門以辱之歟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嶺南
樂府鴉片烟題注或曰烟藥或曰非也食久且斷人道食至數月遂
不可醫每有定候名曰上引必枯槁不壽矣珂按行房之前少吸之
必耐久以烟有興奮性也謂為烟藥誠然然有癮者輒無效癮深而
游房之興且減於常人貌豐腴而年耄耆者則百不得一蓋非富貴
之人多餌滋養品者不能也王衍梅鴉片五古佳句如對眠牢閃屍
溫語密烟姪未死已如歸雖生亦暫賞甯可萬事忘弗容一刻卸厭
聽師友箴甘受妻孥罵我躬且不恤人事可承謝濃雲眉下垂槁葉
舌上嗒嗒如碧睛貓立作腫背馬乾癯向西風黃泉鬼見怕皆可誦
也宋咸熙耐冷續譚載海甯應笠湖詠烏烟一聯云黃金夾裏盡白
日夢中過 性所喜食者曰嗜好蘇愈詩嗜好與俗殊酸鹹引伸之
凡性之所喜皆曰嗜好蘇軾詩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
清代公牘之所謂嗜好者專就吸鴉片而言然吸鴉片者英法人亦
有為子所目擊則鴉片之嗜好非吾國人所獨得且又有苦根之嗜
好苦根藥草也其性與嗎啡相類嗜之成癮亦可如吸鴉片者之傾

家蕩產也 滬之人力車夫率有煙癮一就燈吸之第非大土小土
而為我國自產鴉粟所熬之膏耳一置土皮口中不咀嚼含水吞之
土皮者大土小土之皮切為片也一煙灰熬煙所餘之渣滓含水吞
之一籠頭水大土小土之壳熬濃汁色如墨有惡臭飲以碗計值最
廉癸亥十二年 秋有所謂自來水者出銅圓八枚可就飲中多毒
質非嗎啡必海羅因或司的年中流社會之號稱戒烟者則注射嗎
啡針吞丸或粉以代之 鴉片之禁晚清至今二十年矣外國之輸
入內地之私種未已也庚申辛酉 間新上癮者且所在皆
有不僅有烟霞痼疾者之猶仍其舊始必待世界末日而始盡數清
王衍梅綠雪堂遺集之雅片行有云老論按抵真當殺誠慨乎言之
也其全篇云云飽魚之臭不可嘗饒蛇之毒不可當此輩何為自作孽
黑人勝肝青兩匪澹巴拉出呂宋國時惡止煩須廢節雅片流傳誰
作俑其力殺人過盜賊膏一礎銅盤燒純紅血竹滑洞簫剔撥銀
頭顱金粟微煙納鼻升蜂腰三沐三熏肩一聳一歎一醒搜百孔朝
生暮死奇蟬蛸兩確風春飛蟻蟻乍陰乍陽昏晝迷只尺亦類嚴裝
齋有時館穀忽斷絕蝦蟇卷舌寒蟬嘶王孫金貨日蕭索壯士解肉

可言卷二十二

三十一

空刺落可憐天生好身手松喬之材隕秋籜朝廷關梁例有譏大憲
搜牢至密徵青天白日為鬼域敗絮黃柑無是非水莽根株宜痛拔
茶盡公行十七八蠢爾頑軀自送生若論按抵真當殺夕照昏雅漲
滿天非關傳燭半輕烟五穀毒霧悲新息回首蒼茫只墜鷲且庚辛
間閩之私種烟者大盛因以為利者官也 十二月廿三日
之種早烟也亦嘗懸為厲禁清康熙朝張翔鳳有種烟行故禁烟二
字不僅驚粟其所諒為早烟也詩云閩田手攜三尺鋤囊裏幾粒渣
巴菘逢人說烟吹煙一筒抵得酒一盃亦不飲食筋骨舒種烟之
利與禾殊種禾只收利三倍種烟還獲十倍租沙田種烟烟葉瘦山
田種烟烟味枯根長全賴地肥力氣厚半藉土膏腴越人嗜煙如嗜
鼠寧可朝饑缺不虧點者招困充力作上田百畝種九區可憐力薄
苗葉短不似烟葉高扶疎憎苗愛烟戶相告老農旁晚飲色癯可嗟
老農勿健羨此物鴉毒奇莫居食多積日煩副殺肝腎焦灼勞醫巫
棄灰往往成失火焚燒廬舍殃池魚我聞前明有厲禁稍因瘴卒寬
其誅無米令人俱餓死無烟豈遂傷毛膚昔年眼見鴉烟賈掘田築

國民經濟亦大有損廢止朝食之說不僅衛生人盡行之亦博節國民經濟之一端況君子食無求飽古有明訓乎年來市間飯館漸小蓋薰戶工料增貴藉為收減也此清趙翼既北詩鈔之題今生齒日增地產有限飯館之小於今尤宜籌國民經濟者當不河漢予言東坡志林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此亦博節國民經濟之說也欲於國民經濟加之意宜以范文正為法必如是而食之無愧也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愚人不知養生輒以努力加餐為善頌善禱之辭意謂必強飯而始可康健始可長壽久之遂成飯能消化不病胃不計也亦知古人今人之固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益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飢即已飽生象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

可言卷一

三二天

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漢禰衡云荀彧強可與言餘皆酒囊飯囊見金樓子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飲酒酒囊也見顏氏家訓予閱人多矣酒可數十盞飯可三五碗者所在皆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以有用之物儲之於囊盛之於囊而已予夙不飲酒而昔亦善飯粥粥無能非獲亦囊矣以是而知李振唐不飲少食立功立言之可貴已振唐久宦嶺南光緒庚子辛丑間崖州多港之黎人叛振唐方充瓊軍營務處奉檄督四營往勦賊而射槍必命中斃黎無算嘗策馬行七百餘里經五指山下瘴至重餌金雞納霜以禦之平敘勦李文忠公鴻章有書生殺賊洵堪嘉賞之獎振唐嗜讀書嗜刻書能文章有宜秋館詩是真能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者也如上云云予皆聞之於人者癸亥^{中華}夏遇之於潘蘭史之窮淞聞見其被服儒衣風彩閑潤不類五十九歲人蘭史勸飲淺嘗輒止猶不勝三蕉進飯僅一甌云常年若是偶啖點心少許而已因語子以一生少疾病三十年來體溫常平均額無甚高之熱度夜睡三四小時而寤少壯至今矣歲於五月至九月以藤椅代牀戶牖洞啓加一衣於身時或臥

風露中亦不受寒振唐之鍛鍊身心為何如者予又詢以其鄉之食物則言麻姑酒為南城名醞以南城有麻姑仙壇得名浙東人在閩所種之香菰移植於南城及新城以之調羹良適口鄰縣南豐之豆豉以烹花豬肉大佳南豐之橘小而甘且馨棗樹所接之種也以苦瓜烹雞或與豕肉片炒之則為贛粵人之常食品

元不著撰人饌史於食之宏量食之費錢者皆載之大損國民經濟矣饌史云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注云秤十觔也符堅拂蓋即夏馱等三人每食一石肉三十觔長至丈九尺理或勝之宋明帝啖白肉至二百斤蜜漬鯁饌一頓數金鉅蕭穎胃啖白肉膾至二斗馬希聲日食雞五十然皆江左人也又云南燕慕容德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鏡德見而奇之賜食立盡一斛又云范汪啖青梅一斛都盡又云齊王好食雞跖日進雞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鯽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又云宋史載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廣吏密置一金漆大桶廩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一食肥豬肉輒十餘觔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

可言卷一

三二天

趙丞相雄上殿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啖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凡七賜皆醢繼以金梓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盡之遂食至盡上為之一笑後帥南日欲求其偶而不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盡酒三斗豬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若有聲蓋恆時束草帶限之漲而斷也又云何曾日食萬錢子劬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即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盤器至三千事又云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鵝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越北紅羊東蝦魚西粟皆備也尸子曰榮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青東海之鯨又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云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食以為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醫工諮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壅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年來如此矣有何患哉

禽獸知飲食而已他非所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非禽獸而何直不得自儆於國民予其一也每一思之輒戰慄恐懼謂果入輪迴願墮入畜生道矣

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歐美與吾異域無論已即在域中特品頗多亦有常人所不能下箸者蔣超伯騰漢齋錄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彝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惟苦不可食珂按今江右嶺南之人皆喜食苦瓜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可借以為江右嶺南人詠之且苦筍苦茶苦菜皆可食苦筍本草云四川敘州宜賓長寧所出苦筍彼人重之宋黃山谷有苦筍賦齊東野語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籬龍稱寃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便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香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東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為客

可言卷十二

三二天 蘇 關 嚴 刑

一鼓及來黔黔人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饑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活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何謂哉苦茶爾雅種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蔞蜀人名之苦茶茶經茗春采謂之苦茶茶即今之茶也苦菜草名本草集解凡物釋曰苦此物嫩時可食故名爾雅鉤芡即此苦芡也芡大如姆指中空莖頭有莖似刺初生可食說文言江南人食之下氣今浙東人清明節采其苗食之云一年不生瘡癬是則五味中之苦固亦有可食者在也 廣州之肴恆以藥材入予所屢食者生地包肉也烏攪蒸魚也紅棗蒸魚也沙參麥冬王竹肉片湯也此外為龍龜為鼠腊為蛇脯未食者皆一嘗之 蛇之登俎兩粵皆然粵有醫專味之酒樓為牛為蛇以牛而言有所謂左公燒肺者肺肺也齊民要術有肺炙法俗亦謂牛肉之美嫩者曰肺有所謂龍鳳會者則以龍喻蛇以鳳喻雞熬蛇雞之內於一器以飲其汁也上海崇明路有雅珍者為粵

人所設之酒樓售蛇膽酒有肴曰龍鳳會即以蛇雞之肉煮之非粵人皆望望然去之香山一帶多畜蛇為羹予嘗與廣右人共飯亦見其切蛇肉以為羹也徵之於古有如下述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廣西人食巨蟒每見之即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且行且誦以藤葉繫其首於木刺殺之

光緒乙亥臘八後一日先子計偕北上與丁修甫前輩偕舟車並進二月朔抵都門當正月十九日宿濟寧時有山左士子同逆旅為言雖與蛇蟻齊奮之鄉人皆灼以油而食之珂思此非鄉人之偏嗜異味亦以肉食之艱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抑又思之載籍所記之類此者亦若是唐馮贛雲仙散錄張洞桂林記曰桂林人食蝦蟇仍重乾煎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蛇皆為珍膳水雞蝦蟇其實一類聞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龍龜分毫無別又有土筍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蠟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煤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蠟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致食也則蠻方有食毛蟲蜜啣者又何足怪又云京師多蠟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為膳者

可言卷十二

三二天 蘇 關 嚴 刑

自食同類者獸也人相食有獸性矣今之強吞弱眾凌寡者食人之脂使成枯腊而死猶未若古昔食人之肉俾少受五濁惡世諸苦為快也元陶宗儀耕錄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殺却以竹刷帚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剖作事件而醃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剝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榮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逃以告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奉教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窮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

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覺不寤者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頗突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惡爭堪喫五代史云莫從簡家世屠羊從鷺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越思結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捕軍斬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為階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笑羹小兒呼為和骨燻又通目為兩脚羊越與皆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所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明謝肇淵五雜俎麻叔謀朱榮嘗蒸小兒以為膳五代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為食嚴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

可言卷十二

五雜俎

之母阿儂者性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 田州女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之征倭至蘇州索有司捕蛇為軍中食敗倭於王江涇時人語云花瓦家能殺倭而啖之有如蛇見明詩綜此以見吾國之有尚武女子兩廣人之皆嗜食蛇也 個人食性之特殊猶有可進而徵之古昔者謝肇淵五雜俎文王嗜昌獸曾嗜羊棗屈到嗜芟末明帝嗜蜜浸鮓餠崔鉉嗜新捻頭魏徵嗜醋芹辛紹康嗜羊肝顧朝母喜食雕胡飯已為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瓜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始不可以人理論者清盛世近事異錄陸其祥好飲醋四五斤顧聖源嚴冬喜襪極粗麻布衫錢園內某姓者每年種紫藍四五種醃藏作菜煎湯飲日日不離口也陳人亮喜聞人腳臭田監生喜啖娼妓穢處張州同喜飲牛溲馮阿招喜飲小兒尿錢爾與喜飲月經水張學究喜食遺精何思橋喜食身垢張蔭客喜食羊肝莊若思喜弄人陽物金亦庵喜食女人頭垢錢秀才喜觀滌穢器元不著撰人撰史宋南康公劉邕食

瘡痂比于鯁魚唐劍南節度使鮮于叔明嗜臭蟲每採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熱水洩其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知福建院權長孺嗜人瓜甲見之輒流涎與南中饋結蜜啣不乃羹何以異哉明蔣之翹天啓宮詞註帝喜用炙蛤鮮蝦燕菜蟹翅諸海味十餘種共膾一處食之又曰白牡馬之外腎最益人名曰龍卵十月間御饌及內官家最尚之賢即龍性貪饕好狗肉涂文輔等每自烹來于乾清大殿內賢與體乾等手奪口噉須臾立盡為樂明劉若愚明宮史內臣最好吃牛髓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扎具也挽手者則杜具也又羊白腰則外腎卵也至于牡馬之卵尤為珍貴不易得之味曰龍卵焉 宋劉過嘗於辛棄疾席上賦羊腎羹云拔毫已賦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今乃有以鴨腎為羹者京師福州皆有之飾其名曰鴨腰而紹興則有雞腎亦改稱雞腰予皆嘗之殊不佳

可言卷十三

五雜俎

舟尾鮮有中羈傾桶中之糞以入舟必有穢入食具者有若句踐之嘗糞矣而據糞者舟中聚食時糞蛆糞蛆本以入糞之沿緣入飯碗者更時有之豈皆燕王小子之轉世者耶宋周密志雅堂雜鈔劉貢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世傳堯進之事似之 古人有食廁糞食釣餌者冒失鬼之饒也世說王敦尚舞陽公主如廁有漆箱盛乾糞本以塞鼻敦謂廁上亦設食噉之至盡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仁宗皇帝朝王安石為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劉翰怡校刊書籍元和孫益堪德謙石門沈醉愚規實助之履饋書城函既搜臘半月如齋輒忘肉味撐腸拄腹之字寧僅五千卷耶益堪嗜考據久之病繁瑣既讀章實齋遺書益攻習百家遺其章句恆有創獲觸類引伸一本乎章惟章治史益堪治子趨向不同耳醉愚精研目錄之學二子皆今之作者予嘗與會食得接言論自愧區區不學而欲求知是誠顏之推所言求飽而懶營饌也

杭縣 徐珂 仲可

計貨幣之語有曰一草一方一撮一竿者蓋一萬之隱語曰一草曰一方曰一撮曰一竿見於文字之萬作千者蓋古已有之劉貢父詩話今言萬為千者蓋非訛也蓋隱語耳北宋時已有為此言者繼世紀聞云劉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即一千之謂一方即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

鑄銀貨作圓形始自近代漢武帝時嘗鑄金三品而未通行中外互市以前皆用生銀元寶為文宋太宗時嘗鑄元寶每錢五十兩易錢千兩則錢使碎為塊為片輕重不等其後習用墨西哥銀圓俗稱洋錢或番餅面刻鷹紋故稱鷹洋又訛作英洋又直呼作洋又不作圓而作元元之區清季乃自鑄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十之九以一面鑿龍俗呼龍洋銀幣無孔吾國之始鑄者曰乾隆寶藏通行於西藏青海最後者為宣統寶藏其間尚有道光之

可言卷一四

上海一兩銀貨咸豐之福建七錢二分銀貨上海之一兩及五錢銀貨同治之上海銀貨光緒之吉林一兩及五錢三錢銀貨也近今流通滬市者為大清銀幣光緒元寶宣統元寶二種上有庫平七錢二分六字其一面鑿龍此外以有袁項城小影者為多而墨西哥銀幣乃被排斥罕見矣在昔嘉慶朝墨西哥銀幣輸入未久依十進之法行使非今比也包世臣己卯歲朝松江即事詩註吳市用洋錢以塊計每塊分十角角分十分蓋熟米一石市價一塊八角也見其所撰管情三義而語操正音之人於銀幣不曰洋錢若干塊而曰錢若干塊今猶然豈本於昔耶宋自遜題雪堂寶新即詞有可移用者詞云喚起東坡老問雪堂幾番興廢斜陽衰草一月有錢三十塊何苦抽身不早自遜宋南昌人字壺山詞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辛酉壬戌年不三問滬之竹價騰貴入口之家一月有錢三十塊者欲求布衣菜飯之飽暖且不易予之所入三倍之亦甚堪安得積餘貲為抽身計乎 有拾遺者一人見而欲分之則銀幣一不能割為二相爭而毀光緒辛丑秋予見之於江寧而明時乃有割一銀幣為二者沈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量授楊成章一官給郭珉賞以前此成章

母嫡庶二人於海寧長亭巡檢署剖一銀錢至是成章珉各領其半於江西逆旅合之也 十二年來銀輔幣日益濫鑄廣東之雙毫尤夥以上海為尾閭物價遂因之益昂食力小民深受其害粵人遂為衆矢之鵠以予所聞則安慶亦鑄之且有奸商出資夥同外人為之者

貨幣之總名初曰錢以金屬鑄之古以農器即鐵錘以製錢為交易之媒其後制幣象其形為之我之為農業國即此可見今亦此意古泉有貨布字者其形即古錢鑄之錢後世始為圓廓方孔形亦效之流傳中仍沿錢之名耳錢有文曰通寶謂其通行無阻也始於唐唐會要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曰制錢者官局所鑄異於私造重量成色有定制也曰錢若干文者指錢面文字以文計錢之數也漢書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俗言人之富貴較少者錢其云者財物產不歸產而言其財也今於男女皆無子之俗謂得其反男者為子也古之對子者謂子也今於男女皆無子之俗謂得子者為子也曰子者謂子也古之對子者謂子也今於男女皆無子之俗謂得子者為子也

可言卷十四

以子為專屬男子之美稱而曰制錢有兩年號者為乾隆嘉慶他未見嘉慶元年元日高宗以紀元周甲禪位仁宗初意請待聖壽期願再膺付託高宗未允仁宗西邁請於宮中用六十年時憲書戶部工部至于外省以迄回疆皆並鑄乾隆嘉慶寶文見清張問陶船山詩草 謝肇淛五雜俎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錢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自銅圓充斥而制錢悉廢物價益高人人皆苦銅圓之濫然亦賤視制錢不以之為易中之具遺數文於地俯拾即是也輕委而棄之若曰此小錢也么麼耳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山樵暇語載之軍職官誠天之驕子哉兩錢與兩粟同為迷信之談錢也粟也必為大風所捲升而復落適集於軍職官之屋上耳

自髮捻亂平民得休養生息者四五十一年已有生象食寡之苦物價日昂生計日絀而益以銅圓之濫鑄稻米之出洋食力小民日得幾何不足一飽或曰是不啻在上者之積之於溝壑也 百物之貴始於清庚子拳亂以後自是而繼長增高閱二十年有數倍之者辛酉中華民夏秋之交滬之物價騰踊穀類益貴 幣易銅幣百五十餘枚 於是日得儲值數百錢之數米為炊者啼飢號寒日夕怨咨而以銅圓之濫鑄稻米之出洋歸獄於官吏矣 物價日貴由於銅圓之充斥而銀幣兌換銅圓之價時漲時落物價隨兌價而漲不隨兌價而落物價既漲永不復落宜小民之怨商賈也鑄造銅圓為官營業之一主其事者利其有可賤削乃濫鑄不已非盡內國奸商之私鑄也 物價之高低視錢價之高低以為衡錢價日低物價自因之而日高值六七錢之物今值十錢無足異也而貪吝之徒於持銀易銅時以錢價之低而喜初不計物價之高也貪也於出錢市物時以物價之高而怒初不計錢價之低也吝也物價以銅幣充斥而日增購物者苦之而販夫販婦亦苦蓋市井細民之日入皆計錢雖工價漸增究不能與錢價之增同其速率購買力乃銳減物價雖增銷路自隘此販夫販婦之所以咨嗟太息也且人惟知物價之昂不計錢價之漲而但曰物貴物貴也況販夫販婦之進貨時計銀幣出貨時計銅幣所失亦不貲耶

癸亥 中華民 夏五汪鶴客自滬上來語予以長子師陶娶婦有期新屋將落成矣因以匠值詢之則曰五六年木匠者日百錢今需四百六十文以旁郡縣之工值貴乃及於滬耳然其他價值之以月計者尚不昂男傭千文女傭八百或六百文處女 四百文若歲晚務閒村女之入城為短工者無月給以饋贖賀新之皆有入息也又以居家食物之價見告則曰銀幣一圓亦若滬之可易銅圓一百十七八枚也米每石一千二百枚豕肉每斤四十四枚蝦每斤八枚雞卵每個二枚青菜如之 要之凡鮮新食物之價直不可以道里計矣又言淮城之賓萌至多有浙江安徽及大江以南之三大別賓至如歸者以城中屜無穿窬之賊入城者盜耳然亦僅見 癸亥八月謝利恆過談及於生計乃曰距今廿八年前為光緒乙未吾武進之孟河錢價物價較之今日真霄壤矣米每石上

等糶二千八百文上等糶二千二百文柴每百斤稻粟一百六十餘文豆其八十文至一百二十文青菜每斤六五文小三文豆油每斤恆五十餘文多至八十文豕肉每斤八十文鯽魚可五寸長者一尾二十文此物價也至若工價以日計者木工巧工各百文各給烟酒錢五文以月計者二爺 司務 各千文大娘子 七百文鄉五百文大小娘 城五百文鄉三百文以年計者田夥計 十二千文詢以銀幣一圓之兌制錢可得若干則曰八百餘文多至九百有奇 莊百餘與利恆同縣而城居癸亥 九月言其城中比歲之物價突飛而進屋租每間以銀幣計繁盛之區三圓偏僻之處二圓他物之以錢計者姑舉一二柴每擔七八百文豬肉每斤五百文魚蝦每兩三四文至若米以滬價例之僅少十分之一五突飛云者以光緒宣統間物價較之今日相去天壤宜其書言讀書時代恃膏火以贍家有如哀枚詞之所述也哀枚詞者百愈悼其婦費定守枚之詩也詩有云助我成家多苦境累君抱病積勞身亦元種詩貧賤夫妻百事哀之意也百愈謂守枚志高行篤而剛正和婉從塾師讀不一年能讀舊小說暇輒手一卷辛酉 年二月長子新士以急性腹膜炎剖治不效歿於京師勸甚肺疾遂再發癸亥四月竟不起守枚之疾醫初不審為病肺也知之已無救新士肄業清華學校高等科校醫美人賴福斯檢其體輒言無疾及腹痛亦謂為人所恆有而別一美醫曰萬大夫者則言其胃疾逾歲矣胃有兩腐口食物自此口流腹中腹即痛腹膜炎亦胃病所致其母子之死蓋皆誤於醫之不早察知也庸醫殺庸人使不枉費人世間價值日昂之食物至可喜而殺賢者才者則可惡孰甚新士為校之高才生甫逾冠而卒宜守枚之悵鬱經歲以殞其生也百愈與張叔良皆教育專家今同主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叔良名世鑒江浦人 銀價之貴物價之賤吾觀許黃門集附刊之墓則而知之較之今日有天壤之別矣黃門名相卿字台仲明嘉靖朝官兵科給事中墓則為黃門之子聞造所墓墓則所列祖墓祭品如左豬首一枚 羊一 鵝一隻 雞三隻 魚一尾 時果五色 麩包百箇 細粉一盤 高酒四罍 白米二斗 香燭楮錢 后土祭品如

與焉時在庚子拳亂之後百物漸貴謀生已艱而來滬者日衆非復
中葉之滬矣介石閒話及之太息者再予曰十年以後滬之戶口當
視今加甚富貴者遊難貧賤者求食吾輩可拭目俟之方十年而爲
宣統辛亥革命事起以迄於今海宇倏擾迄無寧日滬之寓公客作
乃日多予言驗矣惜不得起介石於九原而證之 滬之鑿材南市
北市價不同等於米茲以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陽曆三月十日申
報所載昨日之菜市各價標價之實業市各取比較之曰元曰角曰
分大銀幣也曰文者以銅圓折合制錢沿襲舊制非真用制錢也每
圓豬肉三斤半青魚三斤鴨每隻八角雞每枚三十二文每兩甲魚
也三十五文蛙二十文雞毛菜六十文均南北同南賤北貴者每斤
蝦六百四十文四角雄雞二角九分三角五分羊肉三角三分
牛肉鷄子二角半三角新草頭一百二十文二百文毛豆七十文一
百八十文蛤蜊一百四十文一百八十文豇豆八十文一百文南瓜
五十文八十文白菜一百七十文一百八十文每兩銅盆魚鹹蟹三
十五文四十文青蟹二十五文五十五文梅蚶三十文四十文鯽四十
文六十文鮓二十文四十文小黃魚二十五文四十文又鯊魚二十五
文三十文白魚十六文二十五文鴨蛋每隻三十五文四十文南貴
北賤者每斤茭白一百六十文一百二十文黃豆芽一百五十文一
百四十文芋一百四十文一百文青菜菘菜八十文六十文冬瓜四
十文三十文每兩菠菜十六文十文綜上觀之南賤北貴者較南北
同價者南貴北賤者爲多故滬居不易北市之居尤不易又以豬肉
青菜二項北市之價較二十年前之光緒壬寅豬肉每斤制錢一百
三四十文青菜每斤制錢二十文則今日生活程度之高可知說者
曰共和國之地位亦隨生活程度而與之俱高矣
滬上生計之艱物價之昂今亦甚矣然吾知其繼長增高而猶未已
也且生計之艱物價之昂寧獨滬耶鐵道旁近之內地且然物價之
昂略等於滬壬戌年秋游崑山和崑山系每斤錢六百文與滬同
也蓋交通便利運滬可得善價而內地有物價之苦至若生計之艱
則尤甚於滬以備值雖視昔稍高猶遠不及滬惟受物價日高之累
而已所差慰者吾胼手胝足之同胞如牧豕如釣魚如種蔬如植稻
勞力所獲微豐於昔然其他物價之苦亦同受之 有至自海寧者
謂民貧物貴辛酉中華民國十一年歲闌尤甚城民之尤窶者不過年俗謂

臘杪祀神日過年不過年者以牲醴之資無出罷祀神之禮也癸亥
中華民國十二年 所聞又不同春夏間物價最昂者爲豆腐出銅幣二枚購
之所得視十年前以前值三制錢而已其他之以銅幣計者柴每擔百
一二十枚每斤芋七枚白菜五枚每兩鯽三枚蝦三枚又制錢二文
以銀幣計者上白之米每擔十圓八角豕肉每斤三角二分
毛契農久領貴陽商務印書分館事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五來滬詢以
貴陽居家日用之物價契農爲一言之煤亦有用薪者每百斤
己未中華民國八年銀三錢七八分癸亥春銀幣一圓八角至二圓米每石
之斗大小不一 己未三圓七八角至四圓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冬三十二
圓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歲大豐十七八圓癸亥春上米十六圓左右中米
十三四圓油以豬油代各每斤己未三角有奇癸亥五角有奇賤時三角五分醬
角鹽川每斤己未一角有奇癸亥賤時五角有奇賤時三角五分醬
油味至淡食每斤己未一角二分癸亥春四角次等者己未八分癸
亥春二角冰糖每斤五角賤時八角白糖每斤四角賤時七角大白
菜每棵至一斤有奇重銅幣五枚小白菜每紫重約四枚蘿蔔每枚重
兩二枚豕肉每斤己未一角八分至二角癸亥四角賤時三角六分
雞每斤己未二角癸亥春四角魚每斤貴至一圓賤至
三角雞蛋鹹鴨蛋皮蛋均每枚銅幣四枚蝦米每斤三圓二角煤油
老牌每箱賤時三十二三圓賤時二十圓或十八圓火柴每盒六枚
每包十四角小包丹鳳牌皮絲烟每包重三角賤時五六角至八
角壬戌夏賤至一圓紙烟大礮臺牌每罐一圓三角賤時一圓五角
至一圓八角大喜牌減一角大前門牌大長城牌均每罐一圓一角
貴時一圓三四角賤時一圓或九角至若備資姑以聯夫呼曰言之
日行路一站己未五角壬戌冬一圓二角或一圓癸亥春一圓四角
或一圓二角予曰物價皆較滬爲貴煤油火柴紙烟可謂奇昂紙烟
爲消費品貴若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順治三年物價之視爲貴者今視爲賤矣清供名茶語祕稟鹽價貴
至每斤二百文七月終減爲百餘文濁酒價增至每百斤一兩六錢
麥價每石踰二兩鴨卵至四十文一枚殊可駭異
貨幣爲一切物價之標準幣價變動物價之低昂即爲所左右於社
會經濟至有關係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初秋滬市幣價之落可謂甚矣銀
幣一圓易小銀幣十一角及銅圓十枚或易銅圓一百八十枚而物

價遂因以騰貴一切生活費為之增加無論年計月計日計之所得有定額者收入如故支出倍增數米而炊計薪而爨者其困苦較之光宣間倍矣姑以安慶證之癸亥六月安慶銀幣一圓長銅圓一百黃百八十枚而燒餅豆腐乾初錢時每斤三文五文者今至少一銅圓青菜皆以銀錢十文八文一斤今數倍之斤之重量轉減於昔勞工家屢以四李悝曰糶其貴傷民甚賤傷農昔人之眼光也五口計不能果腹矣漢書臣願見上言便宜齊書便宜者便於公物價皆然寧獨糶耶

可言卷一四

古昔物價之賤觀書所得隨筆記之乃令予有生不逢辰之感矣宋趙與峕賓退錄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昭帝時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飢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錢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選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糶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王道現字昭平仁和人崇禎甲申清師入都徵服南還杭州破自縊死乾隆時賜諡節愍集有寄內家書備載當時物價家書云寄回羊肚菜每斤三錢天花菜每斤四錢五分磨菇每斤二錢四分如送禮不收可備老爹請客之用但不可說出實價恐下筋不快云老爹者節愍父也其父名昭平史牛浦在揚州飯肆之餐價一碟臘豬頭肉一碟蘆蒿炒豆腐乾一

可言卷一四

碗湯其價以銀計飯二釐一碗葷菜一分素一半近人林紆鐵笛亭瑣記乾嘉間閩中至儉城人亦如村居賃肩與者行十里為錢四十流倡居矮屋中春風一度得錢三十六文吾友丁某嘗曰昔有浪子能以百錢享酒肉及飯且嫖且賭且飲且賃與為錢不過百也余曰請問其目丁曰自南門達江南橋賃與四十橋上有肆買粳米和肉錢十三酒一巨杯錢六文春風一度僅三十六春每旬足以當之尚餘五文三文與小賭博所得采為鷄卵餘二文天暮買火炬入城為數不適百乎而諸惡皆備矣珂按今距丁語林之時大抵數十年耳至少限度亦須銀幣十圓乃備諸惡然月入四五圓能使諸惡皆備者所在皆有無他稱貸以給不能償以一死了之諸惡之外增一惡矣消夏閑記摘鈔乾隆五十年江南旱魃為虐幾至赤地千里較之二十年尤甚與康熙四十六年彷彿二十年不過蘇屬偏災尚有產米之區源源接濟今則兩湖山東江西浙江河南俱旱舟楫不通貧民在在失業米貴至四五十一升肉價每斤一百五六十文其他食物或貴至二三倍珂按百五六十文之內價時已為昂今何如則科布多之居家生活益可羨矣蓋道光中葉物價之廉莫若科布多姚豫庵以武生充科布多官吏十五年談回城事率成絕句云一錢買菜不論斤米肉斤常四五文見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何又有安陸夜泊黃虎脚筵筍酒與弟姪酌詩之新麪斤才十二錢句所見世物價之長就江浙而言約計之大別有三一光緒甲午一光緒庚子一癸丑甲寅中華民國三年茲以戚友所述物價敘如下餘類推可想見當時之物阜民康焉陸穀甫六舅與臧語珂云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擾杭之粵寇退時喬司杭州長銀幣每圓可易銅錢八百八十八文較之咸豐末少百文五年則九百四十文其後常長至光緒二十年則一千一百六十文此三十年中米每石錢三千餘文柴有二種麻栗每萬斤銀幣十八九圓豆其每斤錢一文有奇他物之以斤計者豬肉一百二十文羊肉七十餘文魚四十文蝦八十文菜三文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八年雖日常昂猶所差無幾也六舅又曰以老夫今日所知之物價較之幾自疑為兩世人矣杜就田言光緒癸巳紹興郡城之物價米每石銀幣四圓以斤計者稻草錢一文半至二文豬肉一百四十八文豆腐八文豆腐每斤以錢計者蝦六七文以枚計者雞蛋七文燒餅二文

萬亮卿武昌人光緒己丑庚寅間家居辛丑壬寅在長沙主商務印書分館事今旅食於滬嘗與予言時局之紛擾生計之艱絀而咨嗟太息於癸亥十二年滬市物價之奇昂猶慮日進未已也因備述昔時之武昌長沙物價焉武昌市物之交易以制錢計米每擔一千七八百文至貴不以下之重量計斤油三十文鹽二十文菜一文半至多羊肉二十餘文豕肉三四十文雞鴨各四十文至多魚蝦各十七八文此己丑庚寅間武昌物價也越十載而為辛丑壬寅則長沙物價較武昌為昂長沙市物之交易亦以錢計上白米每擔二千四百文以下之重量計斤羊肉六十文豕肉七十文菜七八文至多不雞鴨七八十文魚蝦三十文今之武昌長沙固亦非昔比矣然較之滬猶不可同年而語亮卿且云吾鄂人所謂武漢者武昌漢陽漢口也二十年前武漢物價相等比年漢口物價較武昌貴可二成如武昌之米漢口屋租之昂今與滬略相似漢口街市分上中下三段屋租及物價上段自新街至橋口外較廉下段自新街至散生路較昂又云光緒戊戌秋自漢口赴開封沿途物價至廉貨幣以制錢計重量以斤計者每十六文薯一文

可言卷十四

十五

集之三

半豕肉四五文雞鴨計羽一羽六十文雞蛋計枚一枚一文半又云當時之就傭書肆揚子法言者月俸二千錢有母妻子女者樽節用之仰事俯畜足自給或且有餘予欲以明清之物價相較久矣今在滬言滬乃以上海縣續志所載錄如下其言曰姚氏記事編載歷年物價甚悉茲摘其極賤之率如白米崇禎十四年石銀五兩合制錢五千文康熙二十四年石小錢七百文兌銀不滿六錢棉花康熙十年斤銀五分康熙六年斤銀一分二釐豆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八年二十六年石銀五錢五分麥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三十一年圓麥石錢四百文小麥石錢三百文貴賤之較如此他如康熙二十五年臘底鮮肉斤錢二十二文粟斤錢十二文胡桃白禧斤各錢二十文栗橘斤各錢十五文桂圓每斤銀五分三十年臘底柴每擔銀一錢三十四年黃紗布每匹錢一百二十三十文合銀錢許此又極賤之率也今幣制更新物價騰踊曩時所謂極貴者今日視為極平往往冀幸遇之而不可得說者謂生活程度之高由文明程度之進其信然歟光緒

戊戌正月起至四月杪吳淞出口之米一千一百八十餘石淞口禁

則出江陰又禁則走平湖乍浦大抵運往日本致江浙米價騰貴五月初白米石值洋銀五圓六月中值七圓六角梅家街市米店二斗以外者不售婁縣境內泗涇米行雜者以五石為限並不准運往鄰邑於是無賴夜間為鐸聚錢民數千向華婁青積米大戶搶米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晚止人心驚惶七月初白米每石又漲二角稻柴百斤值錢四百文洋銀每圓兌錢九百文

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國策所載罕譬之辭耳今見之事實矣買盈車之薪於滬即就最小之羊角車所載而言至少非錢五六千不可明代何如明俞安期自浦城登舟下建溪雜紀十首之一云幾處東薪滿地十錢買得盈車若論長安燃桂羨他老作山家詩見翠琴閣全集 滬之米市南北不同以癸亥八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明七申報所載二十六日米行大市貴一二石也錄之南市較北市為廉然亦昂非數米而炊者所堪也下列銀幣之價皆以石計南市粳米之最貴者無錫陳破十一圓六角最賤者早白哥十圓一角籼米之最貴者新蘆九圓七角最賤者新包七圓四角北市粳米之最貴者陳白元十二圓七角最賤者新梗十圓六角籼米之最

可言卷十四

十六

集之三

貴者杜尖十圓一角五分新尖九圓梗本作秈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俗曰晚米秈稻之不黏而早熟者俗曰早米不黏者別於有黏性可釀酒之糯米而言蘇州無錫破石嘉興之米價則較滬之南北市為廉斗斛亦與滬異滬之一石為一百六十斤今亦以是日之價記之蘇州粳米之最貴者高白冬十一圓四角新糙梗七圓七角籼米之最貴者高白九圓七角新白籼八圓七角無錫梗米之最貴者機白元十一圓最賤者高糙梗七圓七角籼米之最貴者機太子籼八圓五角最賤者糙客籼六圓五角破石梗米之最貴者常幫陳白元十二圓又五分最賤者平湖高蘆黃七圓七角二分籼米之最貴者黎里高壬尖八圓七角五分最賤者三河高白籼七圓七角嘉興白米即粳米之貴者十圓二角賤者十圓新糙尖即籼米貴者八圓賤者七圓四角 今以滬之癸亥八月米價與庚申中華民國較庚申廉矣陳白元十一圓六角準銀幣一圓兌錢一千三百十文之價須十五千一百九十六文折銀則八兩有奇腹地雖較廉然亦須十千文始得石米黃壽垣久於滬則言庚申亦有米奇昂之時曾以十五圓購一石幸為時不久也因語以歐戰前每石之值僅五圓

左右而已未^{中華}臘月下旬為七圓二角庚申四月初旬為八圓五角六月初旬由十圓至十一圓六角壽垣名孔光嘉應人公度年丈猶子也子乃因而憶是年湘中之米僅三四圓以頻歲戰爭米壅不通亟欲易金也南昌盛產米六七圓即可易一石 骨董無定價視人之好惡以為準民以食為天米尤要不能任意定價價之高下以米之精粗定之滬之米價乃因人而異且同在一市而甲肆乙肆丙肆丁肆所鬻同等之米皆不同庚申^{中華}七月十二日子歷詢北河南路四肆以同等之米價皆參差丙肆與甲肆石價相差至銀幣一圓有奇其任意高下不畫一若此作偽耳信義云乎哉米業且然況他業乎米之踴貴今甚矣鬻最高之價購最低之米幾無一而不然商之詈官以不恤民隱也五十步笑百步耳

近代工界之同盟罷工以物價騰貴而致今日及於吾國其主因為米貴耳古以斗米千錢為生計窮蹙至極之形容詞以癸亥^{中華}仲秋滬市粗糲之斗價計之奚止千錢因以古昔米價之貴者記之其中有與今米之貴價相似或過之者亦有以貴價賤價相比較者宋王楙野客叢書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

可言卷十四

天 蘇 閣 叢 刊

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同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時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米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吳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宋孔平仲珩琦新論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千獻帝時穀一石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晉吳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清伏名塾語秘彙宋靖康間斗米之數十千飢民相食人肉等於犬豕目之為膾羊是歲斗米至千三四百文較舊年變亂時價反倍

麥價每升七八十文蠶豆每升百文民生日艱良可嘆也然錢價每千易銀二錢賤已極矣獨順治新錢價必欲每千紋銀一兩四錢又嫌太貴官欲通行而民不便未能幸令也珂按此順治三年六月事

宋熊鉉號勿軒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有勿軒集其春雨詩有云春來一月雨米斗錢三千江空盡絕市竈冷無煙我從蒲城來四望良淒然明史李儒傳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直二十金西山日記丁司空賓當萬曆戊子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公捐歲積四萬斛賑之佚名塾語秘彙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糴米每石二兩二錢冬粟二兩五錢上官恐貧民生變設廠于玄妙觀北禪寺香門天后宮等六處施粥賑濟男婦有別領籌者就食遊僧乞巧不得與法井井有條民亦沾惠但飢乏者衆而賑施難周正所謂救荒無奇策也先是萬曆己丑吳中大飢斗米一錢六分鵝價四錢先輩所記以為異事今則斗米二錢五分不尤異耶又曷堪此珂按以上糧價有貴於今者有賤於今者昔人皆以為貴也昔之米價羣以為貴而相與驚歎者今視之皆曰賤矣遊聞吳中米價甚貴詩千錢得斗米一斛當萬錢嗟汝豈豈民何待以自全元

可言卷十四

天 蘇 閣 叢 刊

袁士元書林外稟米貴詩去年避寇荒農天今年捕寇無客船江頭白米纔一斗索我三百青銅錢明江陰孫作字大雅滄螺集雨中詩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清佚名塾語秘彙崇禎十四年白米每石三兩零順治三年秋冬米亦三兩零人何以生楊士癡武進人康熙丁酉舉人江蘇詩徵載其饑民語有云江南今年星在鬻青錢二百米一斗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康熙年間米價不過七八錢一石至末年撫軍吳公存禮抵任米價驟長亦不過一兩一石乾隆初年米價每石錢一千二百錢串七十四三年亢旱米價至二十文一升有愚民顧堯年者住仰家橋似癡非癡於四月二十四日忽自綁縛耳挂木牌書為國為民非為己字樣跪求平米價隨行者不下萬數中丞安公寧大怒發長邑令鄭公時慶訊究掌數十輿情不服拆毀公堂檄出顧堯年郡守姜公順蛟聞聲赴援隨上撫轅稟知此事豈知衆人尾隨其後拋磚擲瓦擄毀轅門迨官兵四出得民心衆更不平旋杖斃顧堯年巡筒店陳二郝氏小奴三人重責

風雲雷雨其亦準此以計值乎先施公司之資本泰半為粵人所投
清風明月之價十五圓謂為粵人所定可也粵人倡革命共和成設
總統於是國為民有非一人可私得總統而民受其惠自必以巨大
之代價得之一任需選舉費數百萬耳較之清風明月之於人無實
濟者所值多矣因出示申報
銀行五千圓正面支票而又語予曰申報標題邵瑞彭發表賄選證
據九字蓋以賄選員人各五千圓不受三十日訴之於京師地方檢察
廳賄選之事至是而普及至是而昭著邵又通電各省區軍民長官
各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敘述顛末電有云政變之應如何處置
何所逃罪各報三紙所載選員二人名除四百八十票外其餘
廉王盛家三紙所載選員二人名除四百八十票外其餘
尚桐李盛家三紙所載選員二人名除四百八十票外其餘
百五十八人可謂各處之選員也
黃不丁所聞則有公認之選員
而有黃不丁所聞則有公認之選員
而黃不丁所聞則有公認之選員

可百卷一四

三

運書孫承見解字言當舉舉通十統事忠不依優元敢訂以覆必成屬均
勤兵龍馮洪春也位諾認認民入成成深然復待凡時不取清無共階四見
共書誅兵大和豐三身讓而時軍兵議議春一雀漢事與命天願存兵忠美主
和深死術衡三身讓而時軍兵議議春一雀漢事與命天願存兵忠美主
之遂供以恨記位賢賢大位議士中名序方任日歸德大之而二上之
紀更史以不世之文總矣和四名序方任日歸德大之而二上之
念今氏疾為書及數之之統矣表萬民宇宇日精二復月北舉實以堂下者
可廖於陸軍也十也之芳請年共致電之候不與年七將春三天安
特氏顧家軍部是世也之芳請年共致電之候不與年七將春三天安
筆書朱部是世也之芳請年共致電之候不與年七將春三天安
也著珠部是世也之芳請年共致電之候不與年七將春三天安
而事以兵部是世也之芳請年共致電之候不與年七將春三天安
世日深揭書所字章此院以春帝市口第章時政夏也下德款操苦不北
知君袁宇春其時至院以春帝市口第章時政夏也下德款操苦不北
裏更春旗遂都大發參議十所是議各當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訂名訂於無六不七成議議十所是議各當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約給約蘇不七成議議十所是議各當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者是黃虎中震時政日袁一軍議一專區日紙也會
鮮吾山顯世武深解使發而世軍議一專區日紙也會
畫黨任上忠戰慶前決我選四軍日紙也會

可百卷十四

三

初以事屬密約匪宜表露繼則袁氏柄國諱莫如深也今為著其事
如右 壬戌夏秋間袁氏柄國諱莫如深也今為著其事
言裁兵 癸亥九月朔日袁氏柄國諱莫如深也今為著其事
行備至 公租界漢口路見有兵士又國慶矣坐而言者卒未起而
為市租 建髮肆也亦無礙之極思之三日演說者因德音有則
層門而 大漢子亦無礙之極思之三日演說者因德音有則
看老乞 聯於在士者大書且言國慶矣坐而言者卒未起而
宜張此 夫手段如何見梁章鉅極聲說以兵二字揭其結而試
宜張此 夫手段如何見梁章鉅極聲說以兵二字揭其結而試

官價有二解一公家所定之物價宋史鈔法罷而綱運與官價高而
私價賤二官署購物于市皆官價與市價不同續通政官可以官價
買物行舖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公家所定之價恆不足商人須
出私財以補之徵之於蘇州織戶可知矣清供名林語秘稟清朝織
造一事為吾蘇富家之害甚大前明雖有織造然上供無幾機戶皆
隸籍于局未嘗概及平民近設南北二局北局以滿洲大人主之南
局以工部侍郎督之恣挾鄉紳及富室充當機戶上戶派機八隻以
次而降下戶派一隻大抵給發官價僅及其半機戶賠補其半剋期
定限僱機匠織成異品金線龍鳳蟒段解往燕京以供宮中諸族屬
服用凡任機一隻每年約費百二十金而進局諸費及節序供饋在
外真無窮之壑也 官中及皇室之工價物價較之民間什百倍徒

可言卷十四

而民之所得仍為官價於下則賤削於上則浮冒耳明謝肇淪五雜
俎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
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
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
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鑄置辦者皆
京師大賍積積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銀以營身肥家廣置田
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阿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二以啗內使而
以十之一供應資緣為奸苟圖塞責而已明熈宮遺錄一曰上諭買
元宵來即粉圓也所司隨進一梳上問其價曰一貫錢上笑曰朕在
藩時每以三十文買一梳今乃一貫耶仍諭准給一貫所司稟稟者
累日清朱彝尊詩話崇禎初大官庖開應支物價簿帝詰內侍謂太
浮且曰炙鵝醃鱗肉鮮在某肆市之錢半百耳內侍驚愕明末談允
謙樹護草堂集聞內臣述往事詩西華鶴災前門鮮一箸護消半百
錢觀此足以見明末物價之平而今人之浮開物價有師承也
清代文官之俸給有銀有米類宋景德朝之俸給也宋王抃燕翼貽
謀錄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珂按清之文官

可言卷十四

京外異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京官俸米一百八十斛二品俸銀一
百五十兩京官俸米一百五十斛三品俸銀一百三十兩京官俸米
一百三十斛四品俸銀一百又五兩京官俸米一百又五斛五品俸
銀八十兩京官俸米八十斛六品俸銀六十兩京官俸米六十斛七
品俸銀四十五兩京官俸米四十五斛八品俸銀四十兩京官俸米
四十斛九品及未入流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京官俸米三
十斛武官京外同正從間有異者一品俸銀八十一兩六錢零薪銀
一百四十四兩兩兩蔬菜燭炭銀一百八十八兩心紅紙張銀二百兩二品
俸銀六十七兩五錢七分六釐薪銀一百四十四兩兩兩蔬菜燭炭
兩兩蔬菜燭炭銀一百四十一兩二錢四分薪銀一百六十四兩兩
兩兩蔬菜燭炭銀三十九兩二錢四分薪銀一百二十四兩兩兩蔬菜
炭銀四十八兩兩兩心紅紙張銀三十六兩兩兩四品俸銀二十七兩
三錢九分四釐薪銀七十二兩兩兩蔬菜燭炭銀四十八兩兩兩
兩五品俸銀十八兩七錢六釐薪銀四十八兩兩兩七品俸銀三十六兩
心紅紙張銀十二兩六品俸銀四十八兩兩兩七品俸銀三十六兩
官吏所獲分內應得之勞值有額缺者曰俸
薪俗有曰薪俸者有所本清初滿洲官吏支俸不支薪漢官則薪俸
並支如四品官年給薪三十兩俸二十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未後停止給薪見查慎行人海記 凡文書可為保證者謂之結有
印之結曰印結清之捐納京外文武官職者京官分發到署外官分
發到省必先出資取具在京文六品以上有印官之印結防冒名頂
替也各省京官設局主之曰印結局月由局分送諸京官清同治癸
亥十月初三日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得結局片知前月分得銀十八
兩四錢五分除扣抵十兩三錢七分外得銀八兩八分自五年前賣
卻梅山下田三十畝今日始得此微利而一身之外尚負百金云云
予所知者光緒中葉結費不及末葉之旺吾浙普通候補京官之歲
入并結費計之可四五百金事畜之資酬應之費胥在是未必人人
斷炊人人負債也蓋生計不若今之艱世風不若今之汰耳
生計之艱至於今甚矣家非素封而月僅銀幣二三十圓者欲蓄一
妻已至困乃竟有蓄二妻而尚可儲蓄者且在滬也李子仁浦江人
以兼祧故娶兩婦同居滬之新開路耦俱無猜更迭薦寢子仁有左
宜右有之樂至其月出則賃屋資四圓飯食七圓零用二圓子仁月

入銀二十三圓猶有十圓可餘己未^{中華民國七年}秋子仁備於市肆晨出
哺返兩婦亦任工作一縷絲一縫衣亦不坐食也月入不多猶足自
立以是而知有清鹿洞書院諸生及修福建續志者之所入在承平
時固足自給矣清康熙朝九江鹿洞書院正講副講歲支學俸各五
十金學生日得錢三文穀二升可謂菲矣查慎行廬山紀游讀書洞
中者僅二十人大抵洞田所入不足贍廩給每日人給錢三文穀二
升貧士艱於裹糧故來學者少按康熙十三年清理洞田總額共三
千八百五十餘畝歲收洞租銀九百三十餘兩支給各有款項今惟
正講二人歲支學俸共百金其餘均歸郡縣官吏中飽先賢遺澤寢
以耗散有司不得辭其責也 乾隆甲申脩福建續志在事人員束
脩之薄為近人所駭聞曹繩柱請續修福建省志詳文云所有正總
裁每歲擬送脩儀三百兩副總裁每歲二百兩纂脩每歲一百兩編
校生二十名每名每月送薪水銀一兩 寒士之生涯記室而外惟
教讀耳所得視今日中學教員之薪薄矣吾杭為浙之省會同光間
家塾延師教授經書束脩月惟銀幣四圓益以新正開塾之費敬^{第二}
無三節之節^{見前}不足六十圓事畜之資即已取辦有聘金

可言卷十四

三三 天 詩 閩 叢 刊

有月費有川資者乃僅見同治甲戌珂六齡誦書經先子延孫儒伯
年丈熙泰授讀兄慎伯年十五亦受業焉束脩月十圓人皆謂先子
能尊師重道也光緒初葉楊雪漁師文瑩就浙撫楊昌濬教讀之聘
時已通籍月獲三十圓凡擁皋比者視其絳帳若在天上矣林重夫
嘗言光緒辛丑入泮時陶師子淵設塾於家從之游月改制藝九篇
歲送脩膳銀幣四十圓與師共飯肴可五六肉食蔬食皆有之至於
今以充膳資猶不足相距僅二十二年耳光緒戊子珂年二十遙從
查子春師光華習帖括遙從者弟子在家就師所出題作文呈政雖
無口講指畫之煩亦必為之斧削歲奉束脩二十四圓錢錢可愧又
高郵孫癩癩癩癩筆乘光緒之季鄉老苦百物之日貴追述乾嘉時
之生活狀況以為比例略曰乾隆之季邑中寒賤恃館穀以資生計
者每歲所入不過四五千文其日用所需米每升約三四文柴一文
油鹽菜三四文合計之日十文而足每月所費殆不滿三百錢其所
羨餘為生活以外之消費極力撙節歲尚可儲數百錢也時方光緒
季年物價之增已不啻三數十倍今又將二十年矣
昔之備值至微清初傭工日得銀一分而已魏際瑞恩官行有云恩

官聽告訴我是南豐人寧都作長年雇值日一分徐謙號白舫嘉慶
朝人其悟雪樓詩集有突無烟詩可知其時工值之日僅數十錢也
詩云突無煙白無穀野雀啄蟲充空腹碩鼠呼羣走隣屋紅米一石
青蛛七千傭工三日不滿百錢富戶不開倉米店閉街坊無錢猶可
無米殺我屈指新穀期尚遠忍饑車水輪不轉 光緒初葉浙江衢
州之木工水工工資日僅錢四五十文較之清初嘉慶之木工水工猶
為多也溫仲和光緒嘉慶州志東甯蕭姓舊族也嘗出其國初建宗
祠舊籍木工水工每日工力錢十二文小工每日工力錢九文視今
日少十二倍有奇仲和案松口大塘胥梁姓祖屋地基康熙初契買
價錢九十三千文以今日松口地價言之即百倍亦不可得也 吳
嘉紀陋軒詩七歌有云維續一日得十錢嘉紀字野人泰州人其詩
集於康熙十八年梓行是一月所得僅三百錢歲計之三千六百文
而已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秋林重夫徙居滬之寶源路明德里里之門
者^{滬文里巷卷前守門}陸阿順士著也與重夫閒話輒太息於生計
之艱語重夫曰吾年五十八矣日獲傭資較吾父所獲為豐乃僅不
餓死猶憶吾十八歲時為光緒甲申父傭於木行為之肩木日得錢

可言卷十四

三六 天 詩 閩 叢 刊

二百父母妹及吾凡四人皆恃以果腹且時或肉食妹及笄矣飯量
之宏與吾相若亦未有斷炊時也今之米價肉價何如耶
歐美日本人及在滬外人之日用諸費如下述可借鑑也宣統庚戌
季冬張菊生同年見訪談歐美事蓋方自海外歸也其言曰歐人頗
尚道德以宗教思想深至耳美則不然人人惟知自利而已美之立
國惟恃法律而不復稍有道德美之生活程度又高於歐一日早餐
僅食雞卵二枚蘋果一枚麪包二片咖啡一盃所值已合我國銀幣
三圓有奇可謂奇昂乘電車僅六小時月計之需銀六十圓途中時
遇乞丐歐洲之義大利人尤多 吾國十年以來戰爭之事無歲無
之生計之艱物價之昂以視有清末造幾已十倍此佳兵之所以不
祥也歐戰後之德意志更可矣茲錄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三十
日王光祈所述之德國最近生活篇於左以為殷鑒其言曰吾人對
於生活艱難常有諺曰一年不如一年若以之論今日德國生活直
可改為一日不如一日如日常生活用品今日不買明日便漲明日
不買後日又漲無論何物日日在漲價之中因此之故德國人民從
此不願存錢而願存物所有存款皆一掃而空儲蓄觀念已不存於

一則錄如下其言曰昨有二西人投函字林報述每月之進項用度
一工部局人員服役三十餘年薪水自銀八十兩加至四百三十五
兩中有一家三口每月之用度如左房租及水七十兩牛乳十二兩
洗衣十五兩菜果四十五兩廚司記三兩二兩兩煤二十五兩男僕
十二兩電燈十五兩苦力十一兩牛羊肉十五兩食物六十兩藥五
兩補修更換廿五兩共三百三十兩尚餘一百零五兩作衣服娛樂
之用又有一人已娶妻有一孩一老母一妹尚有一同居者居租界
外無水無房租每月薪資數百圓其用途如左房金四十一圓廚房
煤炭十三圓一女僕六圓洗衣七圓一男僕十圓早餐與下午茶二
十一圓麪包等十三圓冬季用煤十六圓牛乳五圓火油六圓三角
糖三圓熱水洗浴五圓中飯夜飯六十圓小孩食用十二圓共二百
十八圓三角此外尚有裁縫雪茄煙人力車費半月一次之影戲等
用不在內

光緒中葉江浙間慶弔之贈遺以制錢為通行品至少者一百四十
文蓋準古之紋銀一錢也錢一兩文禮簿登記則曰某某儀青一百
四十文儀者禮也青者青銅錢也吾杭為浙之省會且然其不送制
錢而送小銀餅者至小之重量一錢有奇較一百四十文所多亦僅
矣 自光緒庚子以迄於今數十年耳奢侈之風日進靡已雖中人
之家力崇節儉亦為環境所迫凡日用之耗於酬應者恆十之四五
於己若邱山之重於人鮮毫末之補其究竟則自累累人而已歲入
不足者必舉債矣林重夫曰月入月出之不足相抵者十人而九非
盡由濫用也慶弔之酬應亦如富貴之逼人而來都會商埠以銀幣
一圓為單位非如昔之送錢四百文或銀幣四角也蓋隨物價而增
進矣八口之家月入四五十圓者何以堪此不得不出於舉債債之
舉必於夙所相識之有交誼者平日既以有交誼而向之舉債則彼
有慶弔能無贈遺耶杭俗謂之曰送人情宜也人情二字有所本杜
甫詩粒飯作人情亦可曰人事韓愈文并令臣領受人事物等承命
震悚再欣再躍今謂送人情物曰人事本此 朱子嘗曰况李安溪
書一身支此百艱又不敢有違義禮以忝所生蓋凡屬父母莫不望
其子之成材而賢不違義禮則成材而賢矣林重夫嘗語予以一事
其言曰周允齋李玉申皆程仲彝之表姪周富而李貧程貧且老辛
酉國十年花朝八月初度其所親為其稱觴冀有所獲以助薪米資

李儲二十金周之所饒為燭一隻麪一盤其值不及一金周以循名
責實稱饒燭以麪責實也予曰曷以言責實重夫曰俗於誕日筵湯
餅筵有長壽麪之說是始原於宋馬永卿撰真子湯餅即今之長壽
麪一語非責實而何重夫曰周以孝聞是必遵守其母凡百從儉之
遺訓不得謂其吝而有違義禮以忝所生也重夫又曰周之歲入三
萬金有奇李不及千然儉而不吝其戚友深知之謂李自奉至儉於
衛生之道亦不恃雖未必堅苦刻厲而深知儉吝之別音於自奉為
儉畜於待人為吝也 吾輩今日誠所謂一身支百艱矣以人質公
庶之身位於中流社會侏儒苦飢終饑且貧有較之下流社會為甚
者傳有之饑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而親知中不乏上流社會之人人
事之酬應無可逃迫於債世風之汰侈又日甚非衰東東之可為
禮也悉索敝賦自喻其苦而已先妣陸太淑人玉珍嘗以薄板之光
中銅錢為警謂薄板之錢大而薄以繩貫之雜於大錢中隱而不自
見則於小錢中顯而為人覷吾家類薄板錢者始英錢鶴眼
錢銀環錢之流亞歟漢書食貨志志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
鑄英錢裴子野宋略泰始中沈慶之啓私鑄而錢大壞矣一貫長二
寸謂之鵝眼錢減此者謂銀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
癸亥中華民國清明游吳淞於冷灘得一小時閱之有可借鑑者一
則錄如下生活程度今日高矣然不急之物可弗購娛樂之費可悉
刪惡衣自甘閉戶補讀而已如是而月入雖減於去年食宿之資仍
吾兒負荷之諺云養兒防老積穀防饑而男子子之當亦不至竭蹶
過甚矣而族戚友喪葬婚嫁乞貸之書踵至其中有不能以通常之
饋貽了之者若曹昔富今貧重視不佞謂必可援手不佞之貧雖猶
昔而夙好疎財且以以德報怨為職志平日猶有贈與至是自不得
不各如所期量力以周之若曹雖猶不免怨望吾亦盡吾心耳期以
繼父母之志耳若曹不知吾之家無餘資自當以濟人亦聽之耳吾
之僑津久矣以鬻字所入措拄門戶猶未見正冠纓絕捉襟肘見之
狀者嗇於奉己豐以待人耳吾之所親皆深悉之至若物價騰貴之
痛苦猶未甚覺者亦家人之儉約有以裨我也昔嘗聞之吾友吳時
仁曰父母之喪葬子女之婚嫁宜量力行事若自為體面計求助於
人則所謂體面者先已失之即不然假貸以辦亦重增他日之累計
亦左矣矧今之物價方與日俱進不知所屈耶

可言卷十四

可言卷十四
幸
二
宗
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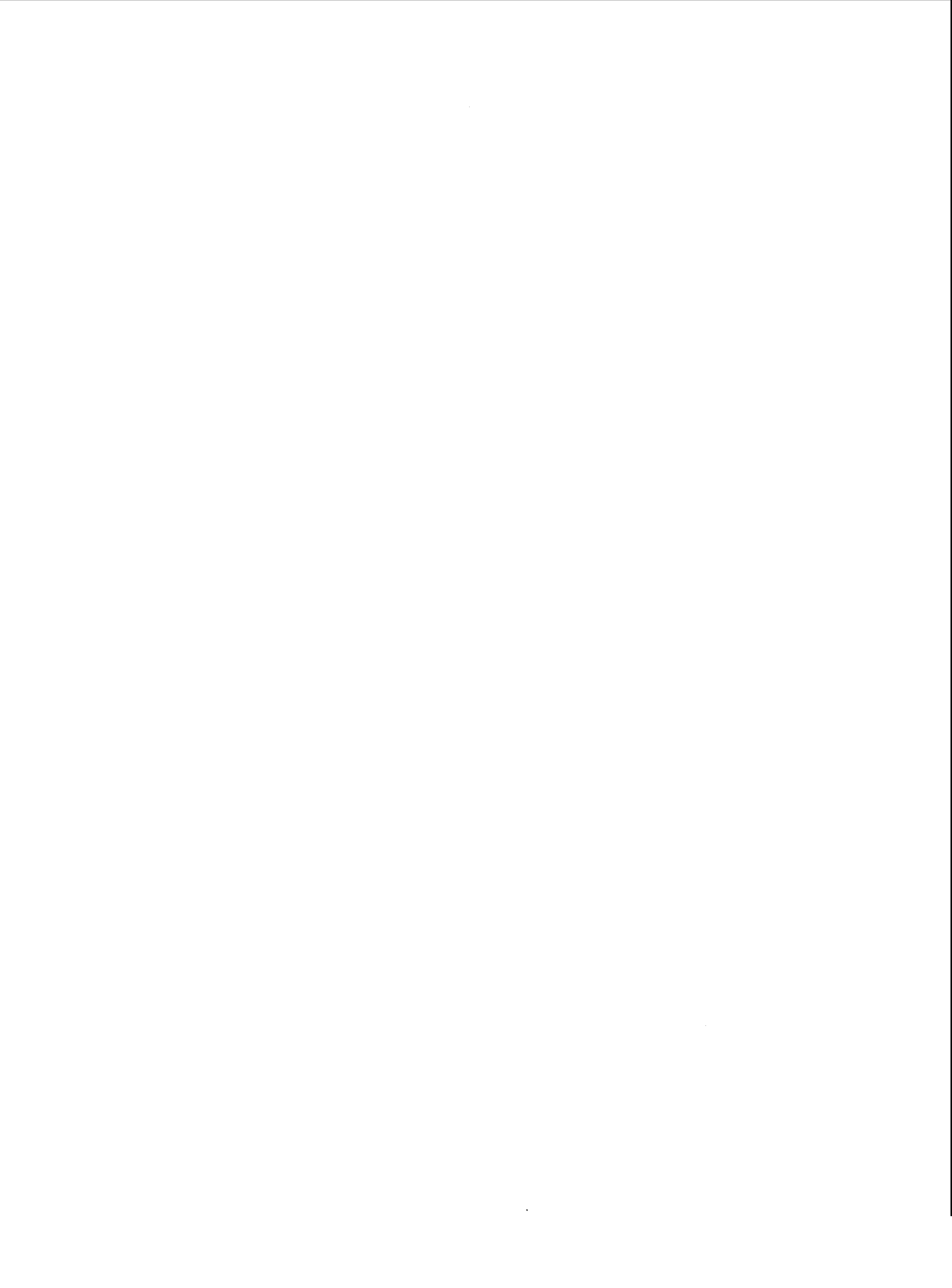
今之酒筵值至昂有貴至百金以上者嗚呼末何如陳獻章別蒼梧席
間呈謝大參殺都閱詩有云三人相逢豈易得一金便作華筵主滬
之普通筵宴一席非十金不辦猶就壬戌十一年春言之也筵
席之資十餘年來以漸而長至癸亥十二年尤駭聽聞姑以姜佐
禹所言蘇州酒樓喫全之價徵之喫全者豐儉適中之筵也其食品
為九大盆兩湯兩炒五大菜一點心九大盆者中有高裝之四冷葷
兩蜜餞一乾果一水果一瓜子亦有改為四冷葷四熱葷一瓜子者
兩湯有湯之肴也兩炒炒蝦仁炒腰花也五大菜一魚吉爛汚二半
鴨三火腿火腿之四黃燜雞五腥氣腥氣皆曰腥氣一點心人各一
一品饅頭也當孝欽后六十萬壽時出銀幣一圓四角可喫矣其後
加二角續又加四角光緒末三圓宣統末民國初為三圓二角為三
圓六角丙辰丁巳中華民國六年間為四圓為四圓二角今則非五元六
角或五元二角不辦以一圓四角之值較之今一筵昔可四筵也予
乃告以乾嘉時宴客之儉述金壺七墨之言曰乾嘉米一升僅二文
魚肉稱是中之家晏客僅費百錢

可言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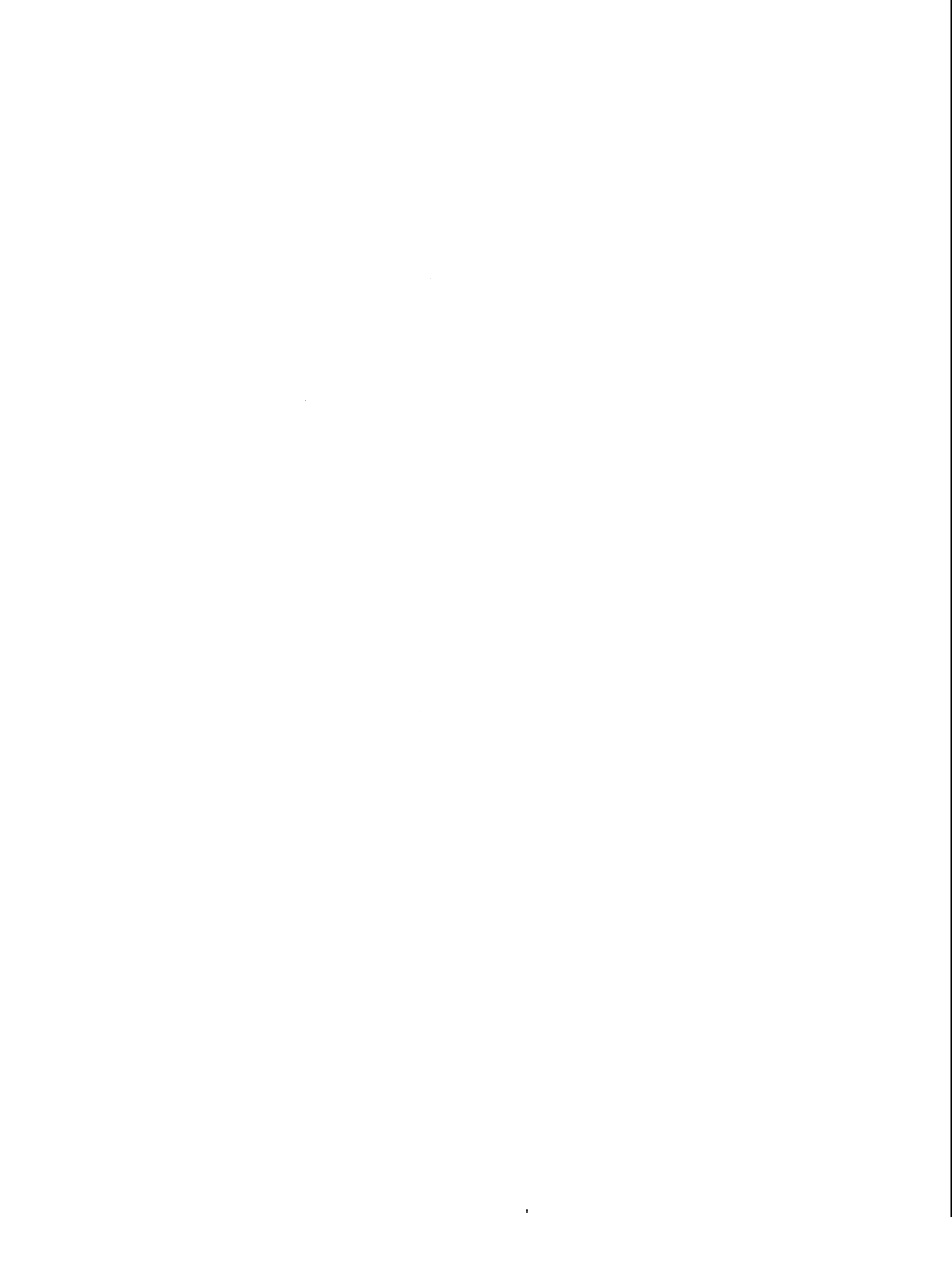
三三二天

文字拉雜摧燒之無何得一冊古井之水忽焉如沸恍置此身於三
十年前三十年前所疾首蹙額不得已而託諸詠歌者自今以思其
景象且不可復得此光緒丁未潘鳳洲丈鴻自叙萃堂詩錄之言所
謂三十年前者光緒初耳至甲子中華民國三年距丁未十七年矣民生
滋益蹙物價滋益長乃令吾回憶丁未若猶為承平世矣

予非可人而作可言以表字仲可且自明其為僅可有異於昔人
之可談也積數十年之聞見及讀書所得隨筆紀錄無復詮次稿
度二篋容歲家居多暇發其一理董之排比先後略以類從大抵
文時令地理學名詞禮俗教育科學工藝宗教名詞文學語言藝術衛生疾病醫藥
禮俗帝王諸職官制出處寺觀名詞乞巧等節業舟車服飾飲食物價等類且首率連而反之者
有立說者有辨證者有議論而兼敘述者有旁究物理臆陳纖瑣
者要以溝通中外融合新舊為指歸而下流社會情狀之記載較
之言上流中流者為多其下流社會情狀則以下流社會之事
中流且忽之高操上流者不及見偶見之亦視若無觀也有心人
覽之或將有取於是夫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上元後三日杭縣徐珂仲
可識於上海寓廬之天蘇閣時年五十有六



彤芬室筆記



序

同縣徐子仲可既爲其次女新華梓遺文又出其形芬室筆記以示予予受而覽之乃言曰比歲以來女學漸興橫舍林立生徒之操筆能文斐然成章者亦往往而有求如新華之甫屆成年具有卓識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如筆記所載者則千百中殆無一二蓋其校課餘暇輒縱覽說部內典而久居海上衝要之地聞見所習必研精覃思務獲其真相而後已且又深得於趨庭之教也吾家與徐氏交三世矣以新華大父印香舍人爲鉅德長者

形芬室筆記序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得其遺傳性之後裔無論男女自必能以濟美稱於世也予至滬數過仲可廬而知新華之勤學砥行嘗以蓄道德能文章期其大成今何不幸而短命以死也雖然筆記所載或有非中年士夫所及知者豈早華者恆不實卽此一卷果爲夭折之徵兆耶中華民國三年十月杭縣丁立中和甫序

形芬室筆記

杭縣徐新華形芬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英國卡司透之訓子也嘗曰學問宜求其深言動宜求其當有學問而無言動是曰書奴弗能處世也有言動而無學問是曰俗子與草木同腐也吾輩固不幸而現女子身然猶幸而際此女學萌芽時代得與男子處於同等求學之地位吾輩今日其亦亟求進取矣

偕同學赴蘇州作團體旅行至虎邱留園游覽日暮不及歸雇兩舟余與同學侍母住一舟而不及入城爲悵悵

形芬室筆記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也

金剛經云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于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此與吾儒犯而不校之義正同

大母怛化忽忽三載延淨土庵僧作佛事於家蓋俗例三周年之紀念也家大人頗信內典而厭惡僧侶斥其坐食分利余謂工藝不興游民日衆託業沙門聊以自贖分利者亦正多矣且叔季之世人心日漓道德法律皆不足以

救世猶幸有宗教以維繫人心於萬一耳迷信果能盡除小人亦何所憚而不爲耶。

淨土二字之解釋與天堂異淨土有四在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外不若天堂之尙在三界中也凡聖同居之淨土一也方便有餘之淨土二也實報莊嚴之淨土三也常寂光之淨土四也。

任事宜有責任心不可有虛榮心名言也然當爲中人以上言之今之稍知自愛不敢恣意進行者大率爲虛榮心所困耳否則亦何所忌憚耶主持清議者正宜以名譽獎

形芬室筆記

二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勵策勉世人三代以下固惟恐不好名耳

邊地不靖惡氛頻來英人有聯法之說殆將協商以謀我也藏滇相鄰英人聯法卽謀藏耳列強林立皆將起而謀我願執政者勿務虛名力求治理其庶幾乎。

烟禁厲行又禁纏足而天足漸多戒煙者百不一覩無他國人性情習慣皆在放任一方面臥而吸煙放任也不纏足亦放任也故一有效而一無效。

余性喜動吾師謂係多血質誠然行年十八一無所成回顧儕輩皆能卓然有以自見中夜自省疚然於心今而後

當力制嗜欲庶以慰父母之期望師友之勸勉乎。

蘇東坡石鐘山記有曰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余以爲石鐘之以鐘名者以其與風水相吞吐而聲若鐘也與風水相吞吐不必夜間欲察其爲石鐘與否亦不必夜間而東坡曰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然則非夜間終不得知矣豈文人求工文辭不必其切於事實歟。

陸清獻公三漁堂日記載汪鈍翁類稿中語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

形芬室筆記

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俯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无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之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避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是以知其難也讀此不得不令人思魯齋治生爲急一語矣。

男女同等之說世人提唱已久然歐美物品商標輒續神話時代之婦女此雖審美觀念之表示實亦不免視爲世

界之玩品。吾輩亦當知所自勉矣。

娼妓設阱陷人。誠可痛恨。然其中實有身不自主。被人掠賣。或且鬻身以養親者。其亦女學不興。無以自立之所致乎。

今日西曆清宣統三年辛亥為清室隆裕皇太后致政之期。

詔下國人大說。以為可免兵禍也。吾謂自今以後。政府革新。自必有以慰民望者。中央地方之政府。當以舊學卓有根柢。粗具新學知識之人。組織成之。五族人材。皆可任用。矧漢滿蒙回藏。族異而種同乎。雖時至今日。政治革命。決

形芬室筆記

四

天華閣叢刊
一集之五

難稍緩。而血統混合已久。五代以來。且然。予所知者。元人薩都刺廉希憲。揭傒斯之後裔。頗多聞人。拘墟一孔之見。果何為者。且歐美各邦。亦非盡以一種族組成國家。斤斤於此。適以自隘。再不自強。黃種將為白種所併。兄弟鬩牆。授人以隙。徒自戕耳。為今日計。宜合五族為一。力圖自強。以禦外患。惟現政府腐敗已甚。自不能不舍舊圖新耳。除夕侍母至南京路閒步。丐者三五成羣。遮道行乞。審視之。青年為多。蓋皆游手好閒。不能自振者。教育發達。其有瘳乎。雖然。生齒日繁。生計日絀。外貨充斥。國貨消滅。遂至

失業者多。漏卮不塞。國益瘠。民益貧矣。長此以往。工藝不

興。日用物品。莫不仰給於外。雖率國人而為丐。亦易耳。歸為家大人言之。家大人曰。吾對於乞丐之觀念。嘗四易矣。初則哀之意。謂同一人耳。吾輩衣食完具。彼獨凍餒繼

而恨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講求教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不在彼也。又越數年。而深惡痛嫉之。惟祝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怠惰性成。雖強迫教育。亦不任受。而終身為社會之蠹。豈不可恨。不若以水旱疾疫之事。淘汰之。毋使莠者害

形芬室筆記

五

天華閣叢刊
一集之五

良之為愈也。余思家大人之言。雖或過激。亦實有所見而云然耳。浮生若夢。轉瞬百年。富貴利祿。未可以之延壽。僕僕求之不亦愚乎。智者於此。頗欲砥行立名。自效於世。其識見誠高人一等。余謂此亦猶百步五十步之間耳。自其大者觀之。固無以異也。萬物自無而之。有自有而復返於無。即自一已言之。雖名傳萬世。而地下長眠。果能自聞其榮譽否。雖然。吾輩甫屆成年。究不當作厭世之想。即不求名。亦當力學砥行。以慰父母也。

從武進李靜之師習字不及半載而師回里乃於校課餘暇習張猛龍黑女碑自修而已恐終身不能有進步也。

生物學家發見一種蠅取草不能謂爲動物亦不能謂爲植物今世士夫之心頑固而口文明者何異於此。

梁任公之言曰今日之國民非頑固之老輩卽一知半解之新進余謂不然頑而曰固必有事理充塞胸中可爲依據者在。今之號稱頑固者亦惟空疏無具僅見其頑空而已。至於一知半解之新進無論中西書籍必能多所涉獵於此一掬焉於彼一撮焉能有完全之學者直如鳳毛麟

形勢室筆記

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角百不一觀也。

上已插薺菜花清明插楊柳枝端午插菖蒲此雖社會之迷信無足稱道然貧民之擔賣爲生者卽此數日間於其生計亦小有補助不必故爲屏棄以絕其生計也余之對於星相卜筮僧尼道巫莫不具此觀念蓋教養之道未至一旦懸爲厲禁則強者流爲盜賊弱者轉於溝壑矣。不自由毋寧死之語人所習知之而習言之者然不能自立必將受制於人而不能還我自由此固當亟求所以自立之道矣。

人生苦境與生俱來死而後已古人云勞我以死此言良不誣也。

作事當有定力宗旨既立外界之激刺不足憂也自今而後益將堅定心志致力於學以爲他日自立之地。

張潮翔師爲予講左傳桓王伐鄭事以高士奇謂胡文定嘉許蔡衛陳之從王伐鄭爲非確論之言未必盡然蓋賢者立說務切時勢胡乃宋代賢者因當時金人入寇徽欽蒙塵初亦嘗詔徵勤王之師然坐視二主北去迄無應者其嘉許蔡衛陳之從王者乃深疾當世之不勤王室者也。

形勢室筆記

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滬市通行電車戊申至今蓋五十年矣此爲縮短里程寶貴光陰而設繁盛之都會誠不可少租界日闢戶口日增歐人創之宜哉然吾國人之能知寶貴光陰者百不一觀乘客之衆亦惟利其賃價低廉耳同學某君嗜讀手不釋卷然出行輒乘腕車若不知電車之可節日力者余嘗請其故某君笑曰余不得已而僑居租界日用所需舶來品多矣奚有於電車然吾伏案終日乘此腕車徜徉片時於光陰亦不爲耗況租界電車率爲外人資本非衣食住各物之尙有國產也且吾之乘坐腕車亦尙有深意存於其

間吾固不知社會主義者然當此時代工藝不興游民日多無所托足盡人而乘電車則車夫失業皆將流為盜賊吾乘腕車亦均貧富之一端耳乘電車者亦未必皆有職業皆好求學於惜陰二字又何喻焉

人生與憂患俱來墮地即哭亦憂患之朕兆也迨夫一暝不視則憂患亦隨之而去矣地下長眠實亦樂境長生久視之術又何求哉今日出行見舉殯者儀仗甚盛行道之人皆謂得未曾有嘖嘖贊美予謂死則已耳一切都非所知毀譽且可弗問遑論其他火葬一事實最文明蓋既可

形芬室筆記

八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以杜傳染之病根又不使死者與生者爭地惜不能行之於今耳

年假屆矣同學紛紛別去歲闌風雨相對泫然吾兄振飛嘗謂人生有聚必有散既須散矣毋寧不聚之為愈也旨哉言乎

晨九時與同學閱市購物僕僕道途歸已薄暮彌覺光陰之易逝也回首兒時一彈指頃以既往推將來則自幼而壯而老而死亦須臾耳可不悲哉然吾非悲人壽之不永懼學業之無成耳青年學子皆當作如是觀也

生齒繁生計絀日甚一日矣人多事少固也雖然欲辦一事每求一技能相當勝任愉快之人而不可得則又事多而人少也

詎世者嘗以官場用人徇情為病然吾嘗見今之為官者鬻缺鬻差賄而必得者雖以官為市猶不失交易之道等而下之則惟懸差缺以為餌財既入囊即不過問是直詐取人財耳故當今之世欲求一徇私用人者而亦罕矣

偶見鄰童有盜蠶繭者二人甲母默然無言乙母怒而鞭之擲繭於外置其不應盜取人物家庭教育可不重歟王

形芬室筆記

九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教始于閨門家人利在女貞信然

同學某君來訪久別重逢喜可知已然苟無昔日之別焉有今日之聚有今日之聚焉知無他日之復別聚散無常悲樂迭代故亦不必悲亦不足樂此非故為達觀之言人生萬事皆宜作如是觀耳

近頃以來教育日昌然如校舍之侈言西式建築手工之競尚絨線織品即此二端漏卮已自不少吾謂校舍但求空氣光線兩無所乏而已足手工之原料亦可改用國貨也

慎獨所以寡過也。勤奮所以進業也。謙抑所以和物而益智也。大禹惜寸陰。孔子謂三人行必有一師。曾子曰三省其身。先聖遺言。吾當服膺勿失矣。

今世青年易蹈三弊。一喜自炫其能。崇己抑人。不能虛心接物。二偷惰性成。自甘暴棄。以致萬事不立。百業不進。三意氣用事。每有所謀。輒以細故解體。余所見甚多。自當引以為戒。

讀史至伍員之亡。吳報楚。未嘗不掩卷長歎。而知忠孝之不能兩全也。方奢尙之被殺于楚王也。伍員急父兄之讎。

形芬室筆記

十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亡楚奔吳。稱兵伐罪。此乃人子之情。爲父復仇。固宜若是耳。然獨不念先人邱墓之所寄。祖國社稷之所存。一旦昧然興兵。危及楚國。忠臣事君。固若是乎。其後以進諫不聽。終至沈江而死。奸人禍國。死當其罪。然吳王忍矣。

學子讀書。囫圇吞棗。久之亦不得益。必當如東坡之八面受敵法。每一書讀如千遍。每遍各定旨趣。如讀史第一遍。於涉地理者。誌之。第二遍。於涉職官者。誌之。此即八面受敵法也。

日來假新建夏映盦丈詩。桂林況夔笙丈詞。錄副備覽。於

夏先生之詩。時有悟入。況先生詞。則每錄一闕。反覆微吟。終不了徹。

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婢劉東安以患脚氣病卒。墮地十四年。不及成人而已。溘先朝露。傷已。余家所蓄之婢。不僅此多。大母及父母。從不虐待。果能久在余家。得以成立。是直爲貧民教養其子女耳。然非普通人所可藉口也。

貪吝二字。爲常人所最易染之病。或謂我國男子多貪。女子多吝。叩其故。則曰。男子置身社交之中。一切貨利。耳目多所接觸。歆羨既久。乃百出其方法。巧偷豪奪。以務求償。

形芬室筆記

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其大欲斯貪矣。女子足不出戶。無可生利。或席父兄之餘蔭。或擁丈夫之資財。我國無夫婿既已據而有之。自必更爲傳貽子孫之計。於是錙銖必較。塵芥必留。一草一木。若將以之終身者。巾幗天性。偏於保守。自無往而不吝矣。斯言也。固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吾謂男子誠多貪。女子誠多吝。然貪者未有不吝。吝者未有不貪。二者相因。勢所必至。無論男女。皆出於一。蓋自無而有。其勢順。常處之泰然。自有而無。其勢逆。則如有所失。亦人情也。

從伯父花農先生命書楹聯。貽書家大人。既賦七律二章。

見賜並賸以當日直南齋時慈聖所賜玉荳蔻匣茉莉花
碟二事丁和甫太姻丈亦以命書楹聯賦七古見賜並侑
以鍾喬申先生所鐫石章汪頌閣丈趙伯英姑丈各以命
書屏聯皆有所賜小子何知塗雅初習乃承諸老矜寵過
甚拂拭有加書此誌感並自勉也

花農伯父有詩見賜謹錄於此藉以自策題云新華姪女
工擘窠書昨以楹聯見寄筆意渾健沉澹六朝而瓣香北
海觀之喜甚既以當日直南齋時慈聖所賜玉荳蔻匣茉
莉花碟二事寄之並賦二律以示獎勵詩云豈似簪花弱

彤芬室筆記

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不支居然健筆擅臨池鋒鋦露處仍含蓄魏晉書中得友
師真到宴如神氣靜氣次聯有句勝於妙絕色絲詞若從寫

韻樓頭看應讓珊瑚筆一枝公玉樹以新珊瑚作中語也程衡

岳峯前迹祖徽交深北海翰同揮唐贈東海子工部尚書

一安貞與李北海友善中見雲溪似北海能將垂露傳家學不

獨因風解議園報以上方雙璧玉濺來彩墨萬珠璣棗花

尙欲題齋額余又命書小紅袖誰云腕力微

丁和甫太姻丈亦賦七古寄家大人詩云篆分大小辨毫

芒說文繫傳言之詳由篆變隸隸變正銀鈎鐵畫體端莊

吾友延陵徐孺子早登賢書冠多士纂修經史及圖書歌
浦徜徉徵不起有女生小貌妍華彩雲化鳳瑞徵誇詠絮
才高伴謝氏生花筆健勝江家揮毫寫貴洛陽紙家學遠
承能繼軌繡口曾傳伏勝經錦心還讀班昭史今者過訪
讀書堂飽德曾叨北海觴側聞女士研新學教育宏開桃
李場母教亦趨還亦步不櫛進士尤神悟詩筆更如徐淑
清多才多藝人爭慕當今女學嫩芽萌問字佳人弟子行
我願教思廣傳播坤德昭垂日月明

滬有女子新劇團出現此于女學前途頗生阻力今日女

彤芬室筆記

十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學雖漸發達然父兄之頑固者尙居大半今見女子爲優
伶之事或將慮女子一入學校必將爲優恐因此而裹足
矣方今之世吾輩巾幗在在皆蹈危機杜漸防微自當慎
之又慎奈之何喜效時習而不知自檢也噫

自歐化東漸醫學輸入有篤信之者有力斥之者西醫診
斷華人熱病輒置冰塊于病人之身以至十九不治傷寒
及瘧亦非所長惟外科各症奏效者多蓋於生理學研究
有素也

華醫治病亦有特長然市上懸壺之徒實匙國手其處方

既已紊亂。字跡又復潦草。而肆夥處理藥品。每不能銖兩悉稱。甚且失檢漏藥。或有爲本肆所無。而以他藥代之者。病人不死于醫。亦當死於藥劑師之手矣。惟粵東藥肆。尙無此弊。蓋每藥一包。必標藥名。藥肆固負責任也。

況夔笙丈謂研究小學。當觀小學考。以爲入門之基。坊間有石印本。記此待購。

夔笙丈又言北魏時代。方由隸而變楷。故少行書。馬鳴造像。其庶幾乎。

以革命禁煙之二原因。而滬上僑民。日益加多。一以避兵

形芬室筆記

十四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禍。一以逃禁網也。不寧惟是。又有謂租界衛生優於內地者。此言殊不盡然。就馬路言之。雨後掃泥。晴時灑水。時有警察巡視。亦云潔矣。而里巷之中。室宇鱗櫛。凡上下兩樓。俗稱一幢者。輒有三四家合賃而居。多者乃至五六戶。炭氣充塞。空氣混濁。器具凌雜。燕穢不治。他姑勿論。但觀弱桶一物。戶各有一。則一幢之中。至少亦五六具。遑言其他。矧有時疫傳染。火患蔓延之可畏耶。講求衛生。非擇居於靜安寺路之左右不可。然又豈棉力者所可託足耶。以是而歎。有知識而無金錢者。之不足以處今之世也。

滬上園林頗多。第其甲乙。一愚園。二徐園。三味蕪園。四西園。亭榭水木之布置。非失之過密。卽失之過疎。余謂我國舊式之園。儘有邱壑。殊少空氣。西式者。則一覽無餘。不耐思索。若靶子路之辰虹園。則富於金銀氣。尤非風雅士所樂置喙者矣。

蓮池大師戒殺之說。固涉迷信。然若終年血食。以食肉多而脂肪亦多。筋肉弛懈。最易致病。素食養生之言。不可不信也。

道德知識不可缺一。有道德而無知識。渾渾噩噩。與上古

形芬室筆記

十五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之原人。初無以異。反是。則猖狂恣肆。適便。之。用。耳。乃近頃以來。歐美文明。漸有輸入。新知識。固已稍。萌芽。矣。而舊傳道德。日益墮落。於自由平等之說。解釋。多。誤。豈。惟。無。新。道。德。之。補。救。已。耶。

我國開化最早。爲古代五大文明國之一。徒以不求進化。故步自封。爲列強所藐視。乃古代之書畫典籍。一切器物。以捆載出洋者。日有所聞。若輩惟利是圖。不知保存古物。以供學者之參考。再數十年。固有之聲名文物。恐將蕩焉無存。豈若輩。別有會心。將以我國古代文明。昭示外人耶。

偶習作詩古意云春風散容華秋風斂顏色茫茫天地間何處問消息園卉未開感成云一任東風着力吹日長春意故遲遲遲開不共羣芳鬪看取陰成綠樹時秋柳云纖腰臨風舞姿態何窈窕祇因秋風緊摧殘顏色老

三月十一日午後散課聞六三園櫻花頗盛因與同學十餘人往觀之至則方逾五時非閉門之候也而聞者吾國人見余等多拒不納且出惡言巡士謂例雖六時閉門每日下午五時以後輒不納吾國人余怒甚幾欲破扉而入爲同學所阻乃止自思我國雖弱然是地非租界猶是

彤芬室筆記

十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一片乾淨土也日人築園於是乃於彼我歧視若此吾人苟不自強世界雖大或竟無立足之地言念及此心痛欲涕歸途暮景亦無意流覽矣

各國之言教育者有三途使國民備具人格者曰國民教育使國民生計饒裕者曰實業教育使國勢日隆教育日盛者曰人才教育或謂我國曩昔惟求人才教育以其獎勵學人輒以出類拔萃爲言其實不然出類拔萃者千百中不得一人直可謂之全無教育而已

同學楊幼貞自湖南歸爲語苗事如下其著姓有六曰吳

曰龍曰廖曰石曰麻爲五種曰歐則別一派也呼父曰阿

爸呼母曰阿米婦女皆不梳髻結髮爲辮而繞於首及歲而嫁步行至夫家踰窗入過三日乃始成禮然無歲不可改適謂之跳嫁男子例不留鬚其未婚者雖年至五六十輒用紅絨結辮而盤於項性喜食酸物否則病菜必發酵使酸煮至極熱加鹽少許有疾不餌藥惟召巫打狗曰打波斯此誠迷信使然然家無神龕亦不祀祖則又可異工作之事有四種田開山繡花織布固非逸居不事事者焉得以其爲苗而輕之且有跳年之俗尤可嘉尙跳年者賽

彤芬室筆記

十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馬也略如西人之賽馬開治廣場男女咸集彩衣鼓樂竟日不倦此則行樂而兼有尙武精神非日以飲博酣嬉爲事者所可同日而語矣

鳳凰廳俗女子喜嫁兵丁以其有月餉可資贍養也故欲得婦者必先求入伍然此與西女之願嫁軍人者有別蓋彼俗尙武此則志在謀生而已亦以見吾國工藝之不講女子之多倚賴性也

湘繡盛稱於時皆出自婦女之手男子所繡則不足觀

歐洲哲學大家近於鬼科學神祕學妖怪學等皆有撰述

且有創製新法照相鏡攝取鬼影者。長沙芙蓉鏡照相館。曾爲柳某拍照。其已死之妾。亦現影於其身側。卽在茶几之旁。形容宛肖。聞此妾以怨望而死。殆冤魂未散之故歟。十年以前。芙蓉鏡尙重攝。以出售。湘人類皆知之。

秦漢以後之治術。純係雜霸。殆以上古之時。物阜民希。衣食有餘。而廉恥自足。後世生齒日繁。地力有限。人患不給。爭奪以起。而巧詐隨之。民德既喪。非仁義所能馴化。故必以刑法威之。權詐勝之。非盡由在上者之不好仁義。要亦時勢使然耳。且雜霸者。卽今之所謂法治也。誠能以仁義

形勢室筆記

十八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爲本法律爲用。國利民福。胥在是矣。

時勢不同。事理斯異。昨日之是。至今日而非。今日之是。至明日而又非。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蓋亦因時制宜之微意耳。

清之隆裕。皇太后崩。既爲文以哀之。辛亥革命事起。隆裕頒詔還政。不至兵連禍結。舍一姓之尊榮。助共和之成立。世謂我國后妃臨朝。必至亂國。漢呂唐武前事。可證自有隆裕。可一洒女子亂國之恥矣。

僑滬十載。聞見日非。偶從母氏出行。則見租界幾無隙壤。

平地樓臺。日有增益。草萊盡闢。林木就芟。昆蟲禽鳥。皆將率屬而遁。以讓人類。推求其故。則以腹地盜賊蜂起。富貴者至此避難。貧賤者至此謀生。求其外。人視爲樂土耳。國貨日微。游手日衆。衣食不給。而以劫掠爲生。不得已也。久之必有人人欲爲盜賊之一日。又久之。則貧無宿糧。室如懸磬者。將盡人而是。又恐無一爲盜賊之人。蓋至是而無可劫掠。恐惟束手以待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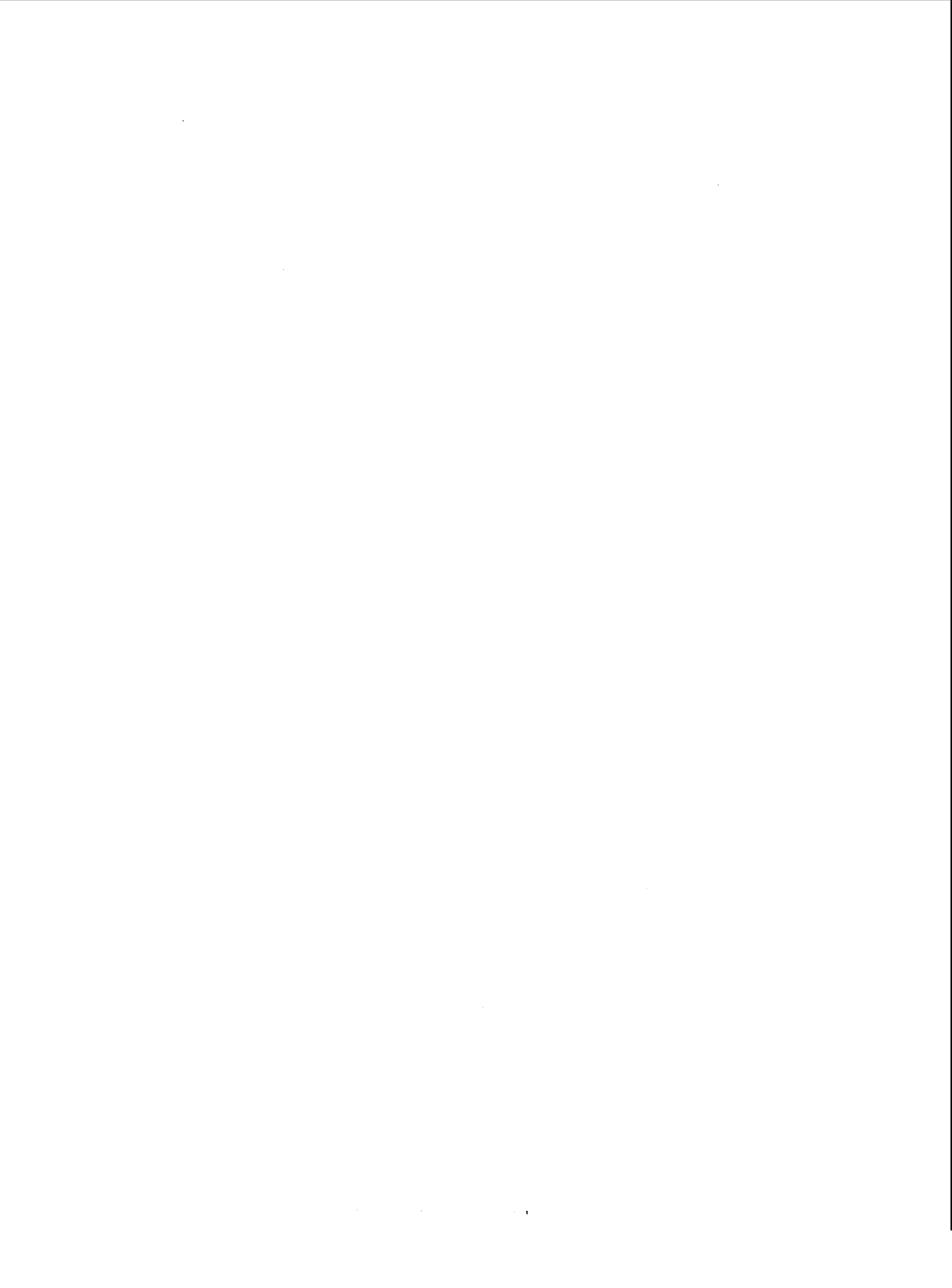
形勢室筆記

十九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五

此當可置席小憩。讀書秋樹根也。余家在滬。至此十易其居。蓬飄萍泛。遷徙無常。回顧西湖。惟有先人邱壘耳。語至此。泫然。余亦淚下。蓋先大母陸太君之合葬於先大父印香公靈隱龍門山也。已四載矣。是年冬。扶柩歸里。余亦從父母以往。居靈隱田家十日。因思余生於餘姚。甫三月。而先大父棄世。女兒姚亦以病夭。其明年之四月。從大母及父母遷居蕭山。又越六年。遷杭州。其間嘗侍母至丹陽省。外大母於里居。至望江省。舅氏於縣廨。又越二年。而侍大母及父母。遷居上海。雖曾一住里門。西湖之游。并今日而

僅三次耳。

上海通商爲最初五口之一。近今以來。學校林立。物質文明。日有進步。奢侈之風。亦且日甚。然以十年前之城中土著。與租界僑民較。閨裝之華樸。迥不相侔。今則服御侈汰。已趨一致。且自民國成立。在城婦女。亦皆日事閒游。熙來攘往。無異於租界婦女。殆亦講求自由之所致歟。



松陰映談



自序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松一株天矯翥軒如游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涼影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風非有著松閒明月本無塵余臥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畏無人共享之矣居久之聞足音蹇然則有二三客提攜而來余為設席松陰與之啜茗酌淡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閒我輩之間豈特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為之商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序 卷第三十九

一

世楷堂藏板

推古今評品文詩其餘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衝口而發無所擇也一談一笑未嘗不抵掌稱快也乃謂客日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著松月無塵是得我談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談否然悅之亦可不悅亦可我快吾談奚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來固無妨於我之間也積日累月談益多端因自錄之稍積為卷名曰松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陰乃繙我書而快誦之

安知不復有有人拍手稱快者哉文政庚辰仲夏豐山長野確書于京城僑居老松之陰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序 卷第三十九

二

世楷堂藏板

日本伊豫長野確孟確著

好同惡異之弊不可勝言也在國家則忠直退而佞
 諛進在講學則損友親而益友疏人之意見豈一一
 與我同哉天下事豈一人一家所能辨哉要之虛心
 平氣惟求其善庶幾其可王安石好同惡異偏見執
 拗遂亂天下東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
 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
 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一

世楷堂藏板

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善哉言也梅柳桃
 李牡丹芍藥其花不同而皆可愛天地生物已不同
 而況人乎
 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
 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歷代大禍多起于言語文字之
 激可不畏而慎哉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
 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
 豈可獨罪安石也余謂當時諸公爭攻安石不遺餘
 力先生獨反之已嗚呼是所以為先生也

近歲米價至賤亦至冷之景象蓋有田祿者米價高
 則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鰥寡孤獨無恆產者出
 錢買米一錢高下利害切其身寧使富家少其利不
 使窮民失其所元何景福傷田家詩曰春祈秋報一
 年期土穀神靈知未知昨日街頭穹米價三錢一斗
 定何時讀之不覺泣下也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
 以為美談然不如漢宣帝之時穀石五錢也

天明年中與羽饑饉餓者盈道羽州鶴岡有鈴木宇
 右衛門者初為某藩小吏致仕自耕為人仁厚見餓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二

世楷堂藏板

者之眾愀然憫之于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賣
 衣服鈿釵助之振濟田宅器物斥賣皆盡一日門外
 有小女飢凍號哭字女年十歲母謂之曰春天漸暖
 汝襲纈衣盍脫其一以贈之女乃擇其美者以授門
 外女父母欣然感涕聞者莫不歎美嗚呼鈴子一村
 小民耳而其賢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矜者豈能為
 鈴子乎道德自任者豈能為鈴子乎

瑞桂堂暇錄曰簡池劉光祖號後溪朱文公高第平
 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

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士人進見夫人挈沐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挈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遺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余謂今儒者動輒引非其義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然當其與之也明目張膽強辯曲說曰義不當與焉而當其取之也唯見其欣欣之色而未嘗聞其論義矣清王丹麓今世說曰有人語杜于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皇某一介不與卻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余讀之不覺捧腹絕倒

本邦儒先如藤惺窩林羅山木順菴室鳩巢諸公者皆忠厚質直千載傳之無弊之學也

羅山鳳岡二先生其學該博和漢古今之書靡所不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近世以博識自負者知彼不知此知古不知今豈足望其萬一哉

伊藤東涯亦宏覽之士也觀其所著制度通名物六帖之類和漢之書籍涉獵殆盡後之儒者略讀西土

古今之書而自誇其博識殆為東涯所笑

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皆儒者分內事本邦古今之制度事變尤當詳講而明辨焉否則不足以為儒矣然非有許大精神才力豈足辦此

晁氏客語曰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至于性命嘗讀顧寧人亭林集曰命與仁夫子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之艸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門弟子賢于子貢跳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兩段議論足以醒覺大夢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以自能為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古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為君夫人主騷擾不能靜淨無為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三代以來惟漢文帝未仁宗靜淨無為近于恭己南面者宜乎千載之下

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人主能悅其不媚已者亦可以為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握齷不足用而尤誤人者假道學也人主欲成國家之務者必須求奇才勿徒為其名所誤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澤蕃山實有奇才可與唐宋名公比肩而無愧色焉

京師嘗有竝河天民者初從仁齋學後自作一家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說其學詭異為人有膽略頗似陳龍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駕御之則必有可觀焉如熊澤氏其學其人皆詭異然英主用之其功業偉然至今賴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羣叔不悅蜀先主任孔明而關羽

張飛不悅秦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膝席寶不悅唐

太宗用魏徵而封倫不悅故曰非希世之君則不能

用希世之臣君子為政羣小怨怒歷世皆然不足怪

也養隼而攫鸞皇畜狸而搏鷓鴣古人所以三歎

唐選舉志曰凡擇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體貌豐偉

余謂擇人以道德為第一其次取才藝未聞以容貌

取人也果如唐制則晏子之長不盈五尺如我邦山

本勘助皆擯棄而弗用豈可乎開元天寶遺事云明

皇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任人

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

如陶沙取金割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據此語則武曌

取人亦以容貌為先與

不妄許可四字非君子之言今人好譏者常引以為

口實楊升庵歎好發人陰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擯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讒于人近日我邦儒林之習

亦如升庵言余因謂寧失之過譽勿失之過毀

人有媚嫉之心猶著躬之痼蓋欲不嫉不可得也沈

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可謂小人矣妒媚相害古

今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各各命而嫉之誹

之欲使之不通不知無損于彼而有害于己也

古之真君子真豪傑必磊磊落落心迹明白無所偽

飾冷齋夜話云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

明恥為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

城郭得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
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由是觀
之矯飾不近人情者未必真君子也視王介甫可以
見焉

皇明世說云劉青田始見太祖詠竹箸曰漢家四百
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太祖大悅青田佐太祖取
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人意表蓋似子房而殆過之
者又善文章余讀其所著部雜子後又讀舶來寫本
青田集其文簡潔雄奇蓋明文之傑然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王丹麓今世說曰義興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
曰賑饑是極難事毋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
輩不爲誰爲之者條陳數則活數萬人快哉竹逸男
子周當任天下難事否則小兒女子耳

胡五峯知言三卷張南軒序之其書多名言如寡欲
之君始可言王道無欲之臣始可言王佐簡而盡焉
可以論定千古之君臣矣

祕書二十一種中有晉乘檮杌蓋好事者據孟子而
僞作也漢時求逸書高價購之姦人競僞作古書以

射貨利孔壁古文竹書紀年之類蓋不少矣列子載
亢倉子乃有亢倉子之書家語載子華子乃有子華
子之書賈誼稱鴟冠子乃有鴟冠子之書劉炫作僞
書百餘種見北史儒林傳

墨子亦僞書胡元瑞九流緒論據今之墨子以證儒
墨之異歟累數百言韓文公讀墨曰孔子必用墨
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是文公辨墨
子之爲僞書也元瑞不察以文公爲未嘗讀墨子引
墨書中之訕孔子者以駁之豈不謬哉物徂徠亦以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宋儒爲未嘗讀墨子皆未察其爲書之過也
兵家之言莫如孫武其他鈴鼓之策不翅理味淺短
而文辭亦不美惟孫子文辭簡切理致精妙誠兵家
之祖有魏武注解其真僞未可知然比他注頗覺簡
明說郭中有黃石素書一卷恐是僞造然亦確言甚
多

懲志錄二卷朝鮮柳成龍所著記文祿三韓之役頗
詳余讀武備志曰朝鮮柳承龍李德馨皆其國王
李昞終亂國政余因疑承龍即成龍字相似因以誤

耳然觀懲志錄柳與李皆頗有功于其國而武備志云云意必有譌今未可考

致身錄十八條明史仲彬著仲彬從建文帝出叵所錄顯末甚詳當時從叵者二十二人艱難危嶮終始不變余讀之不覺流涕出叵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

朱子著名臣言行錄當時諸家文集語錄漫記隨筆野乘稗史莫不採取語類云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朱子亦自云大略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曰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又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余謂朱子亦有許大精神毋論其博學善文著述瞻富而又善書善畫若其精神不堪喫多少辛苦何能至此

或勸陸象山以善書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方伯謨勸朱子勿著書曰在世間喫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是亦可以見二先生之異趨矣

明胡應麟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沒余讀胡氏筆叢四十卷其學該博明儒蓋少其比王元美

作元瑞傳見弇州續彙載其著書之目殆三百卷弇州曰元瑞生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又何如邪余謂元瑞亦奇男子矣但恨文辭不駿潔耳

余遭有疾未嘗廢書然不敢讀經史恐不能精細用心也大概東坡志林西湖志米海岳書史畫史陳眉公書畫史巖棲幽事屠赤水考槃餘事清言徐文長元鈔類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姚首源好古堂書畫記其他唐宋明人漫記隨筆之類嘗得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十

世楷堂藏板

脚疾請一老醫診之曰病頗危篤不宜讀書指几上朱子文集曰這理窟的書尤不宜讀也余爲之一大噉而手猶不釋卷尋病愈因謂讀書吾性所適故無害而反有益

叵友服顯字維彰讀書敏捷嘗與余同讀十七史至晉書未半維彰得篤疾蓋刻苦太過之所致也後余每閱晉書未嘗不慘然思維彰也維彰從余學文未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間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養主孤遂

得旌賞物徂徠作傳文見于徂徠集一日讀宋王闢
澠水燕談錄載趙延嗣趙哲之僕也趙哲死塞下家
極貧三女皆幼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
三女已長趙哲之友宋白楊微之爲擇良士嫁之三
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
天下義僕之事彼此相似而爲之傳者同號徂徠可
謂奇矣然石之與物其人迥別也

客問余曰似而非者莫如儉與吝其別如何余曰吾
嘗讀明陳錄善誘文曰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二 世楷堂
藏板

謂之鄙又晁氏客語曰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
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讀此二條儉
吝之別了然明白

張南軒先生告宋孝宗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
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後世
人主宜三復焉

太宰德夫紫芝園漫筆曰周濂溪作愛蓮說以蓮比
君子是宋儒道學氣習余謂屈原作離騷以香草比
君子周子之文原于此果如德夫言則周子亦有道

學氣習邪可發一粲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左傳云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
草比君子矣然于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濂溪周子
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
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
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德夫之論陋
矣

佐藤直方曰蘇東坡博覽強記能文善書然自我輩
視之東坡俗儒耳學者欲博覽又善文章終身不能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爲真儒也余謂然則周公之多才多藝孔子之博學
無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兵
法水利算數靡所不究朱文公之博覽強記能文善
書天下事靡所不知是皆不能爲真儒邪謂博學善
文未必知道則可矣謂博學善文不能爲真儒我欺
誰欺天哉三宅尙齋屢譏佐藤氏之固陋可謂知言
矣

伊氏之門貴博覽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侯顧問之
用物氏之門貴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侯書記

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學之詭異而棄其所長也

聖人爲政自有妙用非後人可議擬也此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猜忌苛刻毫髮不與已合者皆擊而排之則其所與者必讒諂面諛之人焉能服天下豪傑哉豪傑不服而國治者未之有也

謝肇淛文海披沙曰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四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閒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西土亦至明黃金耗減蓋地之出金銀銅鐵本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

寬永中吉田侯爲執政建議毀大佛像以鑄錢因佛法以身世爲妄幻以利人爲慈悲善根則使佛存于今必將割其身以利人矧銅像乎是與周世宗冥符豐太閤使侍臣讀漢書至酈生封六國後咤曰誤矣至雷侯借箸論之乃曰善正與石勒合英雄所見符合如此

我邦武將少年立奇功者不可枚舉在西土少年以

文鳴者正相抗衡唐李肇國史補曰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功是在西土絕無而僅有者

浮田氏病篤召侍臣曰我將死誰能從我者咸請殉問戶川肥後答曰夫陷堅挫銳進不顧死臣能之至殉則臣不能也君若求殉者莫如沙門彼念誦猶能引導成佛矧殉而導之臣等武夫戰場殺人不少恐墮修羅道且沙門平日得寵賜十倍臣等以酬恩論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四 世楷堂藏板 之殉亦宜在沙門

韓非子曰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是歲有自到死以其頭獻者是句踐能振起士氣也我邦武將御其羣下亦多類此士氣不振而國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賞敢言節行以振士氣亂世之名將必賞勇悍奮銳以振士氣爲君將者不之知而欲士爲用不可得也

賀州板倉公尹京十八年治績甚大老病辭職幕府

召見問曰誰可代卿者荅曰臣兒重宗可于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稱能晉祁奚舉其子祁午唐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晉謝安舉其兄子謝元皆不負其所舉不以私意累之賀州之舉何以異此哉

防州板倉公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屏息埃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命問其父姓名里居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之乃嘗訟而弗克者于是再召而按之果寃乃賜金謝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之所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貴今防州一舉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芭蕉庵桃青師事富春山人山人嘗爲半時庵澹澹作庵記其文道嘗爲桃青講南華今日三歲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爲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號桐江從物徂徠學仕于某侯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于是私去奔與其友滕東璧太宰德夫數人相共謀曰竊心遣兵追之恐不可脫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乃各裹甲護送山人數十里追兵不來乃告別還省吾已去遊輿更號富春山人後

遊攝之池田授徒自給爲澹澹作庵記蓋在攝時也余常慕東璧德夫之高義非庸儒所及

岡井孝先與物徂徠友善且有葭葦之親孝先嘗浴箱根溫泉臨行託徂徠以妻子旣而小兒患痘徂徠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飲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危篤馳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義與人語及之輒嗟歎久之余謂以徂徠之豪悍而所爲如此亦可見其卓越尋常矣夫伊物之學可謂詭異矣然余聞伊氏之徒往往溫恭退讓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重義不顧利害服善愛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孰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視其人品則有薰蕕之別

讀歷史諸子鈔本不如讀一部史子也讀諸家選本不如讀一家全集也欲學文章最忌博雜惟要精看數部須使書味盈胷中其書大抵左國史漢孟荀莊騷加以韓柳歐蘇之全集反覆精讀然後下筆必有可觀然不可無良師友琢磨也否則不免獨學固陋矣文已成然後博讀書則用力少勞而收功卻多

文章必須一氣呵成譬猶人之一身四肢百骸各異其用而氣之流貫于全體者未嘗中絕乃能生活運動若徒有頭目手足無一氣流通則是木偶耳文有抑揚開闔操縱起伏回抱接初種種之法而一氣呵成乃稱作手如徒拾句綴字銖積寸累慘澹經營有無數斷續之痕豈成言語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文論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則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決談 卷第三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近世古文辭家作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有法而章與篇皆失法故氣脈不貫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輩論文能及此者我未之聞也蓋用力于文辭者莫如徂徠之徒而其所作猶多失篇法況他人乎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失篇法安在其為文哉
作文縛法則筆端窘束氣脈不貫矣積焉自放則敘次錯置前後支離故必使法與我一不與之期而合斯謂之善文

元吳萊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是論文之尤善者

文法甚嚴且明而本無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結照應波瀾轉折起伏頓挫抑揚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幾句必轉折幾段必照應之定局也譬猶軍法左右前後坐作進退皆有法度而戰鬪之際變化不測出奇無窮也善作文者窮言竭論如意已盡忽又一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決談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轉更出人意表而照右應左結前起後未嘗出範圍之外兵以克敵為主出奇不克惡在其為奇哉文以達意為主出奇不達又惡在其為奇哉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造語雖巧而氣脈不貫主意不明是奴婢強而主輔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為奴婢役使斯可謂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氣弱將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強弱在氣而不在辭世有以艱澀為強以平易為弱者東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鱗之文艱澀隱晦然

孰強孰弱孰優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
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是
千古之確論也

有經語有史語有小說家語有語錄隨筆之語論記
序書尺牘之類文體已異語氣自別不可混用

有套語有歇後語用之詩尺牘小文辭猶可至作大
議論大文章則必不可用世之陋儒不能辨文體粗
心讀書見西土人或用俗語或用套語或用歇後語
不辨古今不問文體以為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元

世楷堂 藏板

我有證據是可笑之甚者文體之不同猶畫工之于
草木禽獸各別體也若畫桃施之以蘭葉畫虎施之
以鹿毛孰不笑其謬戾故學作文者辨體為急務

文能達意非易事也議論排募縱橫如意而天地景
物千態萬狀及日用尋常瑣細之事任筆寫來
未嘗停手斯能達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難之況于
我乎東坡論文曰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
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

止于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
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

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
則文不可勝用矣近日文人分達意修辭為二者

又謂艱澀之文為修辭平易之文為達意可發一粲

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為辭王弁
州藝苑卮言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

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于達今易繫禮經家語
魯論春秋之篇存者何嘗不工楊雄氏避其達而故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
俱非聖人意也亦知言也

光明正大法度森嚴而若然嚮然奏刀駘然莫如韓

文公焉縱心恣腕篇法政嚴序次詳備麗句層出愈
多而愈不亂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閒暇詞

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募才鋒俊
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
兩箇工夫不可闕一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

可得而知也故必學焉夫運川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韓學孟歐學韓終不見其蹊徑張無垢所謂櫛柄入手閑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韓歐蘇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結構爾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由是言之豈惟文而已哉

觀文辭者顧其運用如何而已古今雅俗皆自此而判也猶良匠製器眾材一經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雖有美材適足以傷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豈惟道家與兵家之謂哉

客問曰六經左國史漢皆古文也篇章之間固非無法然豈一一合後人所說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余曰否子欲知議論文法且試讀孟子莊子欲知敘事之法且試讀左傳史記反覆以索其結構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今人孰不讀孟莊左史但粗心讀過不知其法之所在耳夫韓柳歐蘇八家之文已爲千載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宗師學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猶作詩者不得不依沈

約之韻也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人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設有一詩于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東冬江陽並叶互施吾知司選者必加擯黜合諧合韻方可言才否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余謂學文者先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猶學詩者先學平仄排比句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法韻脚也余幼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寫觀于他人之所作亦猶是也因謂文章如是易爲耳後反覆讀孟荀莊騷及唐宋明諸家之文稍知篇法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嚴然不可胡亂下筆也

作時文有定法所謂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之類是也其法亦自古文出然不與古文同譬猶古詩之與近體也古詩無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體之平仄一定配此切對句必五七字韻必限一韻嚴然不可移易也古文無定法只是言語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

耳或譬喻或波瀾首尾結構各相喚應而氣脈流貫
句句欲活乃是好文章若承接無法則支離決裂豈
成文辭哉

世儒論詩文輒以世代爲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詩文
之佳惡在人而不在世在詩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
而能公判者可與論詩文

柳子厚論韓文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揚雄遷于退之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
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恣睢肆意揚升菴曰歐
陽公蘇東坡之文皆前無古人矣老泉之文若求其
侶在孟荀之閒史漢之上方正學詩曰前宋文章配
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
是濁流如三子者可謂具正法眼矣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馬之說其略曰子長之文猶文
人高士爲水墨山水略有筆墨而妙處在筆墨之外
左氏猶畫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規矩而不敢胡亂下
一筆然求其神采秀發氣韻流動不可多得也左氏

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變化至史記則縱橫變
幻使人把握不得所謂神明于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馬猶列子之不及莊子也朱子曰孟
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莊子全寫列子
又變得奇峻胡元瑞筆叢曰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
奇列猶邱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
而難攀兩段議論皆所謂眼透紙背者

修史者知記歷代事實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寫其
人之氣象好尚文章言語之各殊則不足以爲史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故修史之難在不失其時世之本色使千載之下讀
者如身在其時親見其事也司馬子長作史記自黃
帝迄漢武上下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而三代
之時自是三代春秋戰國之時自是春秋戰國下至
秦漢之際又自是別樣時人氣象好尚各自不同使
讀者想見其時風人品是所以爲良史也今倘有人
編修我國史亦宜效之然此等妙筆從何處得來
古書無謂我爲身者蓋漢末俗語始有之也三國志
張飛曰身是張翼德是可以見其時世之語氣矣五

代史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類亦可想見
其人之氣象矣陳歐之所以爲良史也

觀文辭者先須察其結構大勢如何此果佳雖有小
累未足爲病柳子厚云古今號文章爲難非謂比興
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疵類之不除也得
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隲雖有
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
其寶哉善哉子厚之論文也今人以其井蛙之見妄
評品文章偶見小疵譁言攻之并其全體之美棄擲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不顧矧其指以爲疵者未必然邪且其所自作果無
一疵可指邪排人售已薄俗誠可歎朱子嘗與門人
同觀東坡之文門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勢佳
雖有小瑕不妨其佳可謂公判矣

凡觀人詩文者虛心平氣反覆數過而後須思我作
之果能勝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後論其
佳否庶幾不謬今人率以愛憎之口妄加譏評于人
文否則矮人觀場從人啼笑耳

本土人好艱澀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

譏艱澀之文而不知其各有美也試思天地之間日
月山川草木禽獸賦形不同千品萬殊而各有其用
各有其美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以日毀月以山
譏川以草木訕禽獸則幾何不爲天地笑

王武子云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此言極佳先有
意趣而後下筆所謂文生于情也是人人靡不知焉
隨筆而意生隨意而筆轉一轉更妙于一轉所謂情
生于文也斯謂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鮮矣

言語妙處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故古今人論文談詩
其所說著者纔其皮膚耳至其妙處則言語不可以
狀焉但才人獨能意會之而已故才人之言儘有味
焉若夫憤憤者之言愈多愈可厭

諸家傳注爲經史子集之累者不少蓋著作之與考
據家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詞話人往往好牽強傅會
斷章別句遂使精意妙義索然嚼蠟

造語雅馴一氣流貫縱橫馳騁不失法度乃稱作手
造語雖巧然氣脈不貫則是翦彩之花終無生氣矣
縱橫馳騁無規矩法度則是風顛漢之絮語矣

柳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譏世之辭勝而氣弱者也

敘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傳矣漢武飛燕內外傳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讀

邦人論文者大抵知字法與句法而已未嘗知有篇法也論文及篇法者獨太宰德夫而已然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故其所作亦多失于此豈不惜哉

或曰所謂抑揚頓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場屋朗誦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試卷之音節耳余笑曰音節固有抑揚頓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試讀孟韓諸家之文其抑揚頓挫之法可一一指示是何關音節哉如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藝苑名言曰唐人拘體律詩有二種其一單句拘第幾字則偶句亦拘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是所謂音節之抑揚也清儲欣評韓文公荅呂醫山人書曰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是所謂文法之抑揚也何關音節哉

鹽鐵論經世實用之書儒者固不可不讀而其文辭亦漢文之傑然者

陸宣公奏議其經世之略與賈太傅伯仲可謂真才實學而其文辭典質溫雅雖不免駢儷之體然亦唐文之傑出者

柳子厚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與馬遷相上下而其作南霽雲廟碑皆駢儷之語蓋柳文佳者絕佳而不免駢雜固不如韓文之篇篇皆高古絕妙也

李翱字習之韓門之高足也樂善好士見人有一善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一能稱譽振拔必達而後止自謂引薦賢俊如朝飢求餐如久曠思通如見天麗而不得親其為人可知也當時韓文公亦愛士然習之以為未足貽書切切刺譏習之文逼似昌黎其拜禹言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讀之亦可以想見其賢矣

唐孫樵作文高潔如刻武侯碑陰簡明雅健頓挫入妙其與友論文書及與王霖秀才書自述淵源謂得作文之真訣蓋非虛妄也著孫氏西齋錄論編年史

法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功循愛護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之類。又條蓋朱子綱目之權輿也。孫樵自鈔其文三十五編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

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尤妙。與馬遷相上下。范蔚宗陳壽皆不及也。

王荆公作文繁簡皆妙。如上仁宗萬言書最繁而最美者。如讀柳宗元傳讀孟嘗君傳至簡而至美者。

韓文公之學孟子。蘇長公之學莊子。毫無模擬剽竊之痕。居然有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明焦竑焦氏筆乘云。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也。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伍子胥廟銘。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余謂明人所謂古文皆第剽竊古語耳。至其法度神妙則未嘗夢見弱侯之言。確哉。

古今來天地間事物之盡善盡美者少矣。雖聖人猶未免焉。如湯之有慙德。武之未盡善。伯夷之隘柳下

惠之不恭是也。韓文公之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亦未免瑕類。如送孟東野序。戶絃家誦者。而人或譏其臧孫辰荀卿與孟子竝稱。然是猶可。余按此篇首句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若夫孔孟謂之不平。鳴可也。如皋陶禹夔伊尹周公皆身在順境。其道之行毫無遺憾。豈可謂之不平哉。洪景廬容齋隨筆亦詳辯之。王羲之書家之龍鳳也。楊升庵丹鉛總錄云。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環錦額不可效。尤然則文如退之書。如義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日月之明有蝕。奚足傷其大且明哉。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三

世楷堂藏板

戰國策杜赫曰。譬之如張羅者。張之于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文奇甚。惟坡翁獨得此妙。其禮以養人爲本論曰。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外。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又王者不治夷狄。論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又清風閣記曰。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

謂閻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之類甚多坡翁之文自莊子國策轉化來雄辯痛快奇奇怪怪無復滯礙王弼州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余謂是乃子瞻之所以妙于文也子瞻豈盜竊古語者哉凡為文多援古典多用古語皆未至者也借喪馬誇富者可愧之甚柳子厚與楊誨之書曰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辭奧雅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視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憤憤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大家詩文別有一種雄豪之氣自不與小家面目同也世有詩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終不可列大家品目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時勉強可能及也

元許衡劉因以道學名皆博學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問趙孟頫吳澄姚燧馬祖常范德機楊仲宏虞集揭傒斯張雨楊廉夫姚樞黃潛柳貫吳涑危素十數人或文或詩要可比宋之小家數至明文運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髣髴宋人獨王陽明可與宋大家比肩而立

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陽明遣言措意縱橫開闔靡不如意方正學徐文長亦恢恢乎疾馳矣簡潔雅馴莫如劉青田富贍雄偉莫如宋景濂藝苑卮言云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滌洞澁澆之狀頗少

從前論明文者未嘗及王陽明嘗聞木順菴先生甚好韓文後又喜陽明平居不釋手偃武以來詩貴盛唐先生為嚆矢夫先生學德純厚不以詩文顯然可謂慧眼如炬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朱文公之文白香山之詩皆不依放古人獨別矧一體讀之似平穩而實甚奇俱可見其膽識之大楊升菴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迹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是善論朱子之文者

余在昌平學舍閱寫本東萊博議比之舶來印本及本邦翻刻諸本其文繁長篇數亦多印本蓋後人厭其繁蕪而刪之者意王弼州之徒為之與讀博議亦

知東萊學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譚云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一日書賈攜陳龍川文集來示余讀之議論恢奇如其爲人至如武庚祿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論怪奇驚人然亦原于坡翁武王論龍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復論學見文集其學雖詭要亦一世豪傑也方正學謂使孝宗用龍川足以恢復中原可謂公論龍川沒朱子題其墓曰龍川陳先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生之墓亦可見其始終友誼相全矣陸象山余讀其語錄未見其文集也東萊屢稱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歲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嘗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章朱子執經下座聽之鵝湖之會象山作詩語侵朱子而朱子次韻之詩益溫厚和敬盛德之氣象藹然可掬焉近世偏固怪僻妄自尊大毫髮不與已合者輒與絕交而託名道學呼其爲道學可知矣宋吳氏林下偶譚曰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

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余謂是卽公之所以爲文宗也嘗讀公與劉原父書曰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莫以相告又蒼梅聖俞書曰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公喜人之善成人之美如此蓋以其天分甚高耳明胡宗憲示茅坤以白鹿表茅坤吃曰是非吾荆川不能作也唐荆川蓋其師也既而知徐文長所作乃曰惜未弱耳是其如始之情不能自掩也大抵明儒相忌相排不翅一茅坤也視于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歐公可以見人品薰蕕之別矣余讀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蓋不足爲文長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信哉言也徐文長善書所著元鈔類摘纂古今書法頗精博又能畫嘗自次第其所能曰書一詩二文三畫四以余觀之其詩非無奇句妙語然近詭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袁中郎評文長詩爲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明李于鱗王元美剽竊古語以爲古文不知文之古

今在結構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結構合古法雖用俗語不害爲古且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莊子左氏公穀國語國策史記果剽竊詩書邪其引詩書必曰詩云云書云云至自撰之語未嘗攘詩書一語是韓文公之所以去陳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陳言而古則荒矣吁陳言腐語可以爲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鱗比玉集序讀之似謎語誠俳優之語哉

何李李王之詩文譬猶劇場中正末淨丑戲子之語言模擬文飾太過強笑強哭毫無神氣故乍讀之可喜再讀之使人羞赧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王弇州喜于鱗之文晚年稍悟其非遽慕東坡然不及矣觀弇州續彙可見

明文人歸震川唐荆川之輩與于鱗元美互相排笑獨元美晚年稍悟其非弇州續彙與徐宗伯書曰弟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以爲大雅之文故當于熙甫不薄第無由相聞耳可見其悔悟也第于鱗讀書不博且早逝未及悟耳歸有光字熙甫震川其號與荆川皆宗歐蘇然氣弱不振蓋亦非善學者也

在漢文好剽竊他書者淮南鴻烈是也明人所謂古文辭之祖也王元美作序極稱揚之然其書元非出于劉安一手故頗冗複割裂不足以爲法余幼時再三讀之後稍覺可厭以其無生氣也

蘇老泉曰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締繪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謂古文辭者無乃類此乎

善文不必博學博學不必善文古人曰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而歐文之妙與日月爭光是善文不必博學也宋劉原父明楊升菴其學該博古今少比而文章竝皆不絕佳是博學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輩鳩巢之學不如東涯之博東涯之文不如鳩巢之佳則文章豈以才識爲先與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袁中郎作山水遊記甚輕妙讀之使人想見其景勝飄然在其地矣至于議論非其所長

今人之文能入細而不能爲大秦漢古文大抵粗枝大葉氣骨雄壯豪蕩不羈所以爲高今人之文唯于枝葉上粉澤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來諸儒輩出然風氣未開讀書率生吞活剝未能詳解文理享保年間物徂徠出才氣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爲獨得之祕于是蔑視先儒傲睨海內造爲新說名曰古學高言虛喝以風靡一世諸儒不心服者欲與抗辯而才力不足徒憤惋而已物服二子之文謬誤不少然有二子之才學者求之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詆訶不遺餘力甚者竄改其文以求勝焉然視其所作不足爲二子之奴豈能駕而上之哉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茂卿篤信李王終身不疑然其才實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氣骨矯矯筆力俊利李王迂僻不快利西土人斥李王之詩文爲僞體太宰德夫縣次公皆茂卿之徒也譏李王之文爲俳體皆確論不誣也噫李王舍命作詩文而取笑于天下後世悲夫

李王誤用其才

偃武以來物服之外能文者莫如室鳩巢藤東野焉善詩者莫如新井白石梁峴巖焉東野名煥圖字東

璧學于徂徠年三十七沒有遺棄三卷鍛鍊未精然文有氣力有光燄可見其才之高天若假以年則非物服諸子所及也峴巖名邦美字景鸞初學宋詩歐蘇范陸無所不讀又喜徐文長袁中郎晚年一宗李杜其詩縱橫肆睢靡所不有雖頗多瑕類然非當時諸家所及也備前湯元禎文會雜記曰峴巖與東野未嘗相知而彼此慕其才東野嘗任某侯無幾致仕峴巖與其友謀欲薦東野于水府使爲史館修撰乃始相見于東都吳服街有唱和之詩後十餘日東野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卒峴巖歎惜不已云夫二子學術文詩趨向不同然相知至深非如世儒以井蛙之見而黨同伐異者也新井白石經世之才可比賈太傅陸宣公如詩文特其餘事耳著述瞻富皆俚言國字而識見超卓考據精博其豪邁英特蓋千古一人豈可與世之握齟腐儒同年而談焉哉

西土舶商來長崎者動輒欺瞞邦人長崎譯官問程赤城曰貴國近日有何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欖鳥形狀大小皆似橄欖因以得名譯人咤以爲奇因屢

託赤城船載來赤城笑曰聊相戲耳先是林珍何倩
顧長卿共來長崎時有大高坂芝山者質以文章皆
曰子之文韓柳不能過焉是其爲侮弄也明矣大抵
渠黠者蔑視我以爲不學無知因侮弄以供笑資邦
人不察扣以詩文奉其言以爲金科玉條豈不謬哉
夫唐宋元明名家論文猶未免有差謬明桑悅祝允
明皆肆口橫議歷詆韓歐聞者但嗤其妄而已況始
商豈可信哉柳柳州荅杜溫夫書曰足下用助字不
當律令所謂乎與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堯 世楷堂 藏板

辭也今足下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西土書生猶且陋劣如此況
商賈哉

明人務求勝宋人然其學術文章曾不能髣髴宋人
大抵宋人能自爲一家不肯蹈襲前人明人好剽竊
古人是其膽識已迥然不同也西土人長于考據指
摘前人之謬誤旁引博證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
作其不及明人猶明之于宋也

文欲雅健而豔曲此用工夫在字法與句法又欲氣

脈流貫而變化曲折不支離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
與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
則有味省則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後面前段生後段
枝節相生則自然活潑鍊字鍊句易著工夫而篇章
之際則難爲巧至于變化縱橫出奇無窮則是出于
天資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宋吳可有藏海詩話曰和平常韻要奇特押之則不
與眾人同如險韻當要穩順押之余謂押韻之文讀
之如無韻者方妙至如古賦五七言古詩歌行尤不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早 世楷堂 藏板

可有押韻之痕如東坡赤壁賦縱橫馳騁議論排奐
如讀散文不爲韻字窘束是所以雄才驚人也李杜
韓白之古詩皆展拓開張一氣如話其用韻毫無痕
跡是所以爲大家而不可及也

余久疑沈約平上去入四聲不與宮商角徵羽五音
合一曰讀米元章畫史曰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
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
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
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

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于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于孟仲季位四金寄主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後疑誤判清大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余讀之多年之疑渙然冰釋然古人定制後人明知其非而勢不可改者亦不少豈特音韻而已哉但今人據四聲以紛紛爭音韻之是非豈不太陋乎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杜少陵詩甚巧蓋由苦吟得之觀太白飯顆山頭之詩可以見焉太白天才所謂以不用意得之者賈浪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孟浩然眉毫盡落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醜囊薛道衡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後山有詩思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家人爲之逐去貓犬嬰兒皆寄別家可謂苦心篤好矣古人有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蓋少陵之流少游蓋青蓮之流

王弼州曰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此論甚佳余謂李杜二公詩固未免瑕類然天下萬世作詩者無能出二公之上所以爲詩聖也世儒局量執拘見人之小疵乃舉其全體而不之信或說其所尊信之一謬誤則憤怒見于色可笑之甚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而唐宋諸家各有悟入自得處如韓柳歐蘇王曾之文歐虞顏柳蔡米蘇黃之書莫不皆然學之者亦各學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諸飲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膾不已駭乎
余于詩無所偏好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或雄渾或飄逸或巧緻或清麗凡足以悅吾心者無所不愛于時人之詩亦然不問其風調之異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諷詠無韻致者雖曰名人所作我則不取譬猶肉炙魚膾無所不嗜獨糟糠則非所嗜也
詩貴新奇非詭怪隱僻之謂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

而人未經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務使詞理瞭然不煩
思繹乃稱作手若舍現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
探之古塚祕笈之中造語詭怪不解爲何等語博則
博矣其去詩也遠矣

白香山詩云匹如身後有何事應向人間無所求匹
如人多不解其義東涯以爲單匹之意其義始明蓋
香山無子故云箇單匹之身于世無所求然又視人
生匹似風中花之句則當爲如似之義匹如匹似應
無異義豈隨其所用而義變邪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王漁洋香祖筆記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
必已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
其下者乎余竊謂山谷好用僻典博則博矣未必善
學杜者子美五七言古詩惟韓文公善學之至于五
七律未知屬誰也後人之詩不及子美猶後人之文
不及退之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二公足以當之
矣

讀書該博學問純正而其詩不能巧無風韻流動之
趣者性情不足也纔讀數卷書作詩卻有可觀故曰

詩有別材非闢書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讀破萬
卷者終不能爲大家

東坡之詩妙絕千古如泛頰詩云畫船俯明鏡笑問
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
復在茲之類理致新奇言語形容之妙匪夷所思誰
道坡詩不及其文也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
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余謂二子皆蘇門高
足而朱子評之甚公非如後人滿口皆出私意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文潛之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潛
學坡公氣力弱自然似子由

作詩者第一性情第二學問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須
子細玩味此四字所謂性情不出此矣而讀書益博
則運用益妙故曰第二學問也或作詩不能巧乃自
諉曰我所作儒者之詩也不必求巧于風花雪月之
閒是強詞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風人多賢人君子
而其詞皆原于性情風韻流動使讀者一唱三歎未
聞別有生硬不韻之詩名爲儒者之作也

古之名人如蘇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詩其所存纔一二見而已豈非其所長邪有才識之人善藏拙如此後人所當法焉

全篇氣脈流貫而句中有一兩字未瑩是所謂有形病也改換一兩字則為佳作矣字句有可觀而全首氣脈不貫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謂無形病也不改作則終不成言語矣

范石湖之詩少瑕類陸放翁之詩多瑕類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放翁之詩有豪放氣南宋詩人無出其右者近日詩流學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氣者我未之聞也

西土詩人如吳梅村錢牧齋朱竹垞施愚山王阮亭宋荔裳皆無愧為名家至于李漁袁枚則才學斯下矣其論著間有可觀要之今人著作非其所長也考據之學如毛奇齡非無可取但短于著作故議論未痛快

袁子才隨園詩話其所喜祇是香奩竹枝亦可以見其人品矣子才意氣欲駕漁洋而上之然其才學不

足望漁洋何能上之邪

古之大賢君子無不善詩者讀之可以想見其氣象明道先生有句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惜風花一片飛其習襟洒落春風愷悌之氣象自流動于二句中夫詩賦吟詠豈非閒言語哉然君子不廢者以其忠厚惻怛溫柔和樂有一唱三歎之妙耳孔子採匹夫匹婦之辭與書禮春秋竝列于六經豈無意邪

余深愛宗忠簡公華陰道中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人家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確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公之忠義照映千古固不可以詞人論而詞藻妙麗非尋常詩家所及

先君子篤好儒學交友皆當時豪傑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錫葛子琴合麗王篠安道木孔恭諸老或以道德或以詩文郵筒往來如織嘗會諸名士于浪華蟹島大勝樓分韻賦詩金玉盈座蓋亦一時盛事也

先君子好詩有遺藁三卷今謹錄數首秋江日或遊

山壑或郊坰復向江干杖暫停柿實垂垂秋水岸鷗
翎拍拍夕陽汀樹閒深住漁人舍橋畔斜橫買客船
安借晉時虎頭手口中風景入丹青送矢野敬士遊
浪華曰海門遙惹夕陽流堪羨騷人千里遊白鳥雙
雙飛送客青山點點出迎舟雲將片雨前殘暑樹帶
微風報早秋想得蒹葭洲上月勝情深倚讀書樓漫
興曰宦身卻與隱倫同客少陶居酒亦空籬菊衰時
多冷露庭柯疏處足淒風浮生萬事夢何妄苦思十
年詩未工似助主人之歎息通宵唧唧月前蟲題某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庶竟何加秋懷曰城頭雨霽夕陽通寂寂平郊望不
窮斷續砧聲催落葉高低雁影過寒空朱絃曲舊知
音外白壁光飛按劍中宋玉當年裁賦後人間百感
動秋風
先君子刻意杜少陵當時交遊中井竹山江村君錫
諸老皆謂逼似杜樊川蓋善學少陵者莫如樊川二
老意豈在此乎確不肖之所不敢論也
吾鄉有字南海先生者為人溫厚澹雅毫無鄙吝之
氣作詩清麗先君命確受句讀于先生時確年六七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歲先生憐確幼好讀書教誨愛撫靡所不至確當時
雖不能悉解其言然知其為君子人也先生姓字田
川諱龍字子雲南海其號又稱養軒家世業醫沒無
嗣鄉人至今傳誦其詩

余與亾友服維彰同遊不忍地時方晚夏余得一絕
句曰尖蒲獵獵雜圓荷紅綠蜻蜓各自過吹面涼颺
無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維彰亦有詩惜不記得距
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勝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論詩各有得失近日詩流喜子才者

鴟阮亭學阮亭者排子才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
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學非子才之所企及也則我
不得不左袒阮亭也

客問余曰子學詩唐邪宋邪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
不必不唐宋可見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東坡云作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謂知言矣竊視世之詩流
不問詩之巧拙黨同伐異忿爭如狂是雖狹見使然
不亦已歟乎有人極口罵白石南郭以爲偽詩余請
觀其詩立意陳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謂曰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兒

世楷堂
藏板

白石南郭誠作偽詩吾子誠作真詩然吾子之詩譬
真瓦也二子之詩譬偽玉也真瓦之價迥在偽玉之
下

藝苑卮言曰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
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
太極圖十四而天此詩載隨園詩話爲蘇神童作余
因疑子才未讀藝苑卮言也宋曹希蘊新月詩曰禁
鼓纔聞第一敲忽看新月挂林梢誰家寶鏡新藏匣
蓋小參差掩不交謝夢山鸞婦吟曰子規啼徹四更

時起視蠶多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不
會歸皆載隨園詩話一以爲蘇神童一以爲無名氏
蓋失考

古人有點鐵成金之說鐵豈可成金哉蓋自有妙解
譬猶造器有鐵之雅觀反勝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則
變爲鐵矣有一少年作詩誤聽詩貴新奇之說一日
聞不借之爲草鞋夫須之爲笠乃大喜他日以不借
夫須爲對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對也但恨句不佳
魏了翁句云一雙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須衝曉行寫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辛

世楷堂
藏板

得旅況甚佳古人胷中多畜字以埃宜用之時若無
宜用之時則終身不之用也恐其金變爲鐵也今人
偶得未見字不問其當否牽強用之以誇新奇不知
詩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李苑過廢園云誰家
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
牆猶吠折花人林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
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高士某中秋對月云隔籬呼酒來烹芋又恐鄰家索
酒錢不若與妻商確定開門推出月還天是等詩何

曾有生字來而意新語妙使人眉開目朗故善爲新奇者但求之方寸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萬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乎

朱子曰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難得即求解者亦不易得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至

世楷堂
藏板

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明都穆南濠詩話曰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王世懋秋圃擷餘曰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故余謂今之作者但須其才實學本性求情且

莫理論格調此數段議論皆與余意合故鈔出

才短學貧纔局于近體短章而不能縱橫馳騁展拓開張是鞵綫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錦也又一種有構思不能入細粗心妄作連篇累牘嵌事徵典毫無自運之妙鍊積寸累無段落過接之法以敏捷淹博自喜者是不知萬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余作八十韻百韻詩前後數十首其段落過接之際未嫌于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雞肋之情祇存數首

人各有長亦不能無短或能文而不能詩能詩而不能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至

世楷堂
藏板

能文以杜韓之雄才而作小詩未必皆巧王孟之流才思精妙長篇大作非其所長也以一人之身兼眾美而有之者惟宋蘇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長足以自託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墨水絕句贈炙人口余嘗遊墨水得一絕句曰紛紛輕薄侮先師筆下何曾有一奇兩岸秋風墨水晚至今人誦郭翁詩

學明七子而極拙極劣妄竊詩名者龍草廬之類也學宋詩而不解宋詩多用生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

之徒也非真才實學本性求情者未可與言詩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後改凹號凹凸窩又號頑仙子參州人也仕神君為近侍浪華之役先登犯法由是忤旨奪祿後仕淺野氏又去遊京師不復仕薙髮自號丈山居士幼少好學師事惺窩先生與羅山杏菴二先生友善為人豪邁能文隱居自適超然物外有林逋魏野之風天皇聞其高風詔召之固辭弗出翁沒後天子觀其琴書嗟歎久之世以為榮今錄其佳句一二日閒花惹游客修竹鎖殘僧高樹秋容早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畫

世楷堂藏板

密林霜氣遲露冷蛩聲細天暝螢影長至其道雷霆小蟬噪日月兩螢流可以見翁之氣象矣古之真隱必豪傑有治亂之才足以馳逐于世時人不能用乃發憤棄去不復反顧必非握齷子子者託名隱遁也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信哉斯言也翁之故居在京城外東數里墳墓亦在焉余作詩弔之曰擬取閒身寄林下悉收豪氣入詩來掉頭不顧君王喚笑殺開元奪錦才其二曰山前古墓埋豪骨似聽軍中揮稍聲今日弔君君好笑紛紛來去腐儒生

其三曰文章人品價難論我意于君無閒言縱酌濁醪澆墓下休將醜句駭詩魂其四曰爭說新奇能作詩篇篇可厭竹枝辭唯今誰似吾翁句清過梅花些子兒其五曰唐宋明詩各敘情今人相訕太癡生九原誰又喚君起談笑一揮休忿爭其六曰城外寒村一徑開吟筇端的弔君來不須別捧香花去宜而幽居唯種梅其七日當日琴書幸無恙至今清氣逼人寒君王來覽頻嗟歎何羨幽居帝畫看

寶秣中京師有賣茶翁者幼少薙髮師事獨湛禪師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畫

世楷堂藏板

邃于佛理深惡近世釋氏毫無解悟妄自尊大于是一朝脫袈裟賣茶為業乃姓高名遊外設席于花前水次陳列茶具滿酒可喜騷人墨客慕其風者爭投錢喫茶嘗自為贊曰髭鬚照雪疏髮鬢鬆瘦杖扶老鶴擎破容具籃荷去獨步洛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瞎翁天正中有津田宗及者少有隱操善茶儀豐太閤屢召見之宗及弗喜乃薦弟子千利休初利休賣藥為生及見太閤寵遇日隆竟為茶儀之祖諸公皆慕其名爭聘召之士

庶聞其風者以織面爲幸門如市堂如肆競持茶具請其鑿裁以定真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于利休者然視之宗及遊外則人品迥別也今世喜茶術者獨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遊外之爲人類唐陸羽國史補曰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藝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

聯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元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見全唐詩話者與此少異

吹毛求疵舉一廢十論人者所當慎也評品文詩亦然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長惡惡之心短今人見人一非而棄其百善可知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來比我同牀各夢不相干此句甚有見解蓋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學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詩作吾文猶同牀各夢也奚必做優孟之像孫叔敖哉

古詩工于用韻者莫如杜韓杜詩長篇或用一韻短篇卻屢換韻于變萬化可以見其出入縱橫之才矣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余獨愛其工于用韻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

聯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旁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謂歐公善論韓詩者聖俞之言雖出于一時之戲亦可以悟古詩用韻之法矣

余于律詩首學放翁後進而學少陵又退學坡翁嘗

有閒適一律日清新未作一家風人道詩詞似放翁
暫置文章論道德誰拋富貴付苓通棋逢強敵無奇
勝藥待良醫有異功悟得前賢各成我精神全在不
同中

書貴沈著痛快如古人評書曰怒貌抉石渴驥奔泉
又曰快劍斫陣強弩射札皆狀其沈著痛快也

米海岳之書雄拔奇快而學之者有怒張放縱之病

蘇文忠之書勁健豐妍而學之者有癡肥散漫之病

趙子昂之書斌媚綽約而學之者失重濁卑俗董元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宰之書古淡清麗而學之者失枯瘦輕佻故非善學

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長文字伯原遊程子之門所著墨池編二十卷

蒐羅歷代書論筆法甚精博

世間所有朱文公之書皆怒張癡肥形如斷木余聞

停雲館法帖中有朱子尺牘曰熹借易拜聞德門慶

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書體優美勁健因知嚮所觀

都是贗蹟鄭子經衍極古學篇云或曰朱元晦諸賢

其簡筆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謂知言

矣

書家好用淡墨蓋濃墨難用以其易滯筆耳郝元敬

鐵網珊瑚曰古人真字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之運

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明深得古人

筆法其他不然也由是視之明人多好用淡墨今用

淡墨者反譏用濃墨者不亦左乎

草書有連絲遊絲之體非妙手不能作也然余疑其

俗後閱姜堯章續書譜曰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

兩字屬連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絲遊絲此雖出于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唐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

書畫不論巧拙惟無俗氣乃可觀焉去俗莫如多讀

書本邦近世學書畫而能讀書者益少宜乎其不堪

市俗之氣也

李青蓮之書見于星鳳樓法帖筆法頗似懷素狂草

飄逸洵稱其詩與人也

懷素草書歌是懷素所自作特借太白之名耳如王

逸少張伯英古來幾人浪得名之句太白雖狂生豈

為此語哉陸放翁入蜀記云姑熟十詠及歸來矣乎

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曰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余閱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淳化帖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書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評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變化百端最覺其妙

歐陽公集古錄評唐王昺書曰昺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卷

世楷堂
藏板

家亦烏有定法邪後世言書者非羲獻父子則皆不為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獻之帖曰所謂法帖者乃晉魏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于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是真可笑也卓哉歐公之言也古人愛書畫蓋以想見其人故不必論其巧拙但畫有匠氣而書無士氣者斯不足觀耳

輿州多賀城碑紀四方行程里數也余觀其搨本楷法道勁洵奇觀也碑立于天平寶字六年距今千有餘年不毀不剝豈所謂神物呵護以至今者邪

讚州豐田郡中姬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釋空海書急就章一卷余與二三友同往訪院主請觀之運筆之妙蓋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釋空海書又數筆抹之字形略可辨本文用墨甚濃字勢颯颯如游龍驚蛇年月以下數十字墨淡字有俗韻無生氣比之本文不啻霄壤本文為唐人書無容疑者蓋空海平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卷

世楷堂
藏板

年臨摹者矣年月以下後人偽作不能髣髴本文因塗抹之使觀者難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書難讀使僧南谷楷字旁注所謂佛頭上為罪過者使人惋惜

物徂徠善書尤巧草行但世間多贗蹟余得多觀其真蹟運筆之妙品格之高便武以來一人而已

三宅石菴宮筠圃趙陶齋近日書家之巨擘也石菴名正名學顏魯公米海岳善書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

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曰卿如何對曰臣書
刷字余觀石菴之書亦是刷字可知其善學海岳也
筠園名奇字子常從學伊東涯書法宗松雪甚有風
韻又善畫竹皆爲世貴重陶齋名養學衡山松雪後
宗蘇米其書圓美比二子更佳

東坡曰畫之難易在工拙不在所畫工拙之中又有
格焉畫雖工而格卑不害爲庸品余謂書畫之可貴
在于品高矣品不高則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則
書畫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強而得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近日公侯大夫富貴之家競蓄書畫古器以相誇示
大概其人不學無識已無賞鑒之才而又往往爲姦
商狙僧所欺宜乎其多襲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架相
如犢鼻之類耳徒供一粲

近日世人收書畫者不解清賞之雅致惟論價之高
低或吝不肯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從而
知也米元章畫史曰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
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
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善畫山水筆法倣梅道
人倪元鎮用筆簡遠風韻清高無一點市俗之氣蓋
本邦一人耳余嘗讀明顧元慶所著雲林遺事元鎮
可謂異人矣與貸成氣象亦相類貸成清貧家惟四
壁立元鎮頗有園林之樂

或曰貸成之畫今人做之者不少矣而無能得其筆
意者何哉曰貸成人品甚高今學其畫者人品果如
何彼其逸氣高簡豈尋常筆端所得而摹擬哉人品
果不讓貸成則雖不做貸成亦必卓越尋常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米元章畫史曰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
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
出于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麝香以墨深爲面淡
爲背自與可始也由是視之名賢之書畫別有妙思
非拘牽常見之所及也

西土人來長崎者伊孚九方西園沈南蘋數人皆有
善畫之名孚九專寫山水西園兼能山水花卉翎毛
但水墨不設色獨南蘋好著色花卉鳥獸筆法精工
細入毛縷但恨帶匠氣有市俗之氣清王安節學畫

淺說曰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張山來虞初新志曰明畫史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彩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余獨嫌其略帶匠氣願不若戴文進爲佳耳南蘋之畫蓋仇英之流也

本邦近日裝書畫用紙生硬多損古書畫米元章書史曰唐背右軍帖皆唾熟軟紙如絲乃不損古紙裝書之家宜效之

印章之制昉于周初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如今之印章印材有金玉銀銅象牙犀角寶石瑪瑙水晶石印磁印之類三代多用玉秦漢用金銀銅象牙犀角也寶石瑪瑙水晶石磁之類昉于六朝唐宋之際古不以爲印也

古印皆白文六朝始作朱文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尙纖巧大失古法詳見朱象賢印典印典引梅菴雜志曰古來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卽表字亦不多見宋後取閒雜字作印印于書幅之首謂之引首印杜譏可笑又曰古印有半白半朱者有一白一

朱相閣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竝二白相竝者皆漢後之制余謂私印不必秦漢也採用唐宋制度之清雅者亦可

余讀明史至孫承宗傳曰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因疑關防之爲官物後讀續文獻通考曰萬秭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清德州天津衛關防因知關防之爲官印今人謂引首印爲關防不知何據我邦硯材無佳者長州赤間關所出從前貴重之石質堅緻古者色純紫可愛然頑剛不澁墨有高島石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佳者頗澁墨然以其易得人不之重也西土硯材以端溪爲第一歛石洮河石亦皆奇品好古堂書畫記曰好事者作硯譜多博搜羣石以相矜尙然無過端歛洮二種足盡硯之能事矣

近日製筆墨紙百方摹西士卒不能佳然紙濃紙別是一種佳品性緊耐久宜以粘障格作帳幃不宜寫字紙之爲用寫字爲主而不宜用雖美不足貴也墨貴南都古梅閣然其香色並皆不及西土遠甚筆最難製東都本鄉街靜好堂製筆頗精殆不讓西上

但小筆佳而大者未能佳明陸深春風堂隨筆載製筆之法云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稟者爲輔參之以澁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作可題爲筆經余按始造紙者蔡倫見東觀雜記始造筆者虞舜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賣手簡紙高五六寸闊尺餘糊而連接之爲卷橫展書之長短翦之以相往來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卷

世楷堂 藏板

曰子淳熙末還朝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因知手簡紙昉于宋末也我邦用之蓋未及百年矣

摺扇我邦所製尤爲精妙西土古惟有團扇爾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因知西土有摺扇蓋北宋以後矣至明始盛名摺扇亦名聚頭扇然不及我製之精潔輕妙也

今人靡不喫煙賓客卽坐寒暄未了袖間出煙具噴爲雲霧滿塞一室市肆製煙具爭極精工製煙管以

金銀製煙袋以錦繡煙性猛烈多喫必有害張晉壽植几叢書云煙之性味苦澀幸烈本草所不載不知昉于何年今徧滿宇內無人不嗜名曰相思草

烹庖之法浪華爲妙京師次之東都又次之東都惟求豐盛肥濃而已未免田舍樣浪華則不然淡鹹得中配搭得宜而清且潔器什之美陳列之宜未下七箸已可喜不論風俗之別脾胃之殊人人稱善

東都人嗜松魚其出在春末夏初始出一尾直萬錢都人爭買之中下之戶最先食之以晚食爲恥傾囊昭代叢書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葉 世楷堂 藏板

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際出益多一尾纔百錢耳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也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毒往往殺人松魚亦有微毒其不鮮者能中傷人鮮者亦不宜多食刀刃之利莫如我邦歐陽公日本刀歌極其稱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曰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刀斧皆嵌鋼包鋼整齊而後入水淬之其快利又在

礪石成功也余謂刀之利鈍全在錘鍛之巧拙我邦造刀之利益得力于水性者多西土雖得其傳亦不能快利也

小人之情狀變化百端不可測識然尤有大害可畏者莫如媚嫉故大學舉休休有容之君子與媚嫉之小人以示國家治亂之所係焉

本邦俗慎正五九月或請巫祝祈禳至婚嫁皆避之不知所據後讀唐書正五九為三長月見本紀又讀

宋戴埴鼠璞曰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乃始知其所由來矣

有一富翁性至貪汚凡損人利己者無所不為嘗曰世間有儒者故有仁義所謂仁義者皆是損己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讀書以驕人使人失利于是惡儒如仇客謂翁曰翁惡儒者非以其道與翁之所為背馳邪曰然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損己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與翁之所為一般也翁乃欣然曰洵如

客言則儒是我黨之人吾亦將學儒安惡之邪客笑而去

元周密視聽鈔曰吳諺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余按文化乙亥正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廿五日辛亥是歲諸州大水信如吳諺可謂一奇矣

不可一日闕者莫甚于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于水火人家倉廩宜悉用磚砌之又宜鑿土為窟以藏貨財宋馬永卿懶真子曰唐永徽二年元裝于慈恩寺造甄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余故謂瓦磚造庫可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以免災而又無卑溼生微之患矣

張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洵隱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辦耳陸放翁入蜀記曰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曰確皆具中為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觀也大者于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案此乃木客之排山耳

勢州擲筆山相傳昔畫工法眼元信過此觀山形奇絕不可得而模乃擲筆而去余屢經過對山熟視平

平無奇不解所謂也恐是好事者妄說欺世俗至使
良工蒙冤耳茶店壁間題詩甚多皆稱其奇絕矮人
觀場可笑余題一絕曰良工擲卻筆尖兒是爲溪山
無一奇誤謂丹青描不得幾人駐馬立多時

浪華城南數里有茶肆稱難波屋者店後有偃松高
不過丈而旁幹四出廣二十丈夭矯如龍其頂平坦
可羣坐觀者靡不稱奇讚州上田村小巷有松亦似
之其地僻遠無人過而賞之均一松也其遇不遇如
此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堯

世楷堂
藏板

豫州有木葉石削之自然有紋或楓葉或柏葉宛如
刻畫然石質粗硬不可彫琢以爲器物按水經注石
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
若雲母發一重有魚形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
之作魚膏腥可謂至奇矣

海鱸魚之至大者也然猶有大焉者余聞之東人蝦
夷之海有魚名曰翁魚人無覩其全身者首尾浮海
如二大島湧出春南秋北鼓鱗之勢海水爲之沸立
聲如震雷能吞海鱸猶鱸啖鱸也漁人見海水變色

海鱸逃走輒知翁魚將來也爭收漁具逃歸夫莊周
說鯤鵬固寓言耳今海魚其大至此可取以徵其說
東都花市甚盛淺草寺每月十八日虎門每月十日
麴坊營廟每月廿五日春則梅柳桃李海棠牡丹芍
藥夏則荷花石榴燕子秋則蘭菊木芙蓉冬則水仙
山茶奇松怪竹爭新競奇種種無不有也各盆植之
列置林上宛如錦繡又有不時之花若海棠桃李已
以正月開花然皆出于人力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
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壅之最早開者四周以火逼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辛

世楷堂
藏板

之也又有以白梅爲砧根而紅梅一枝接之或以紅
梅爲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紅白爭鬪者
謂之源平梅蓋本邦武將源氏旗色尙白平氏旗色
尙赤因以名焉耳京師浪華亦有花市然不如東都
之盛余嘗詠虎門花市絕句曰雨歇城頭放曉光於
菟門外賣花忙紛紛浪蝶追人去知那牡丹分外香
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風幾多桃杏爲誰紅恁般隨
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其三曰磁青盆色玉爭
光植得紅紅白白香爲是人情都厭舊笑他花木也

新粧其四曰門外橋邊約五里大家爭喚老花師豪
奴乘醉不論價一擲千錢取一枝其五曰怪癡奇葩
各自誇傳言這裏最繁華誰知野外春如錦只算城
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輩獨折服于順菴鳩巢
二先生鳩巢才德世皆知之順菴先生則世唯目以
溫厚長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當時無雙也若
夫鳩巢白石觀瀾南海芳洲數人皆古所謂奇才豪
傑而各擅所長名聲震曜于天下矣獨先生默然如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圭 世楷堂 藏板

無所能者而前數子皆師事先生猶七十子之于孔
子無思不服先生教人各因其材而篤焉猶孔門之
諸子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各成其材也是豈同世之
腐儒膠柱鼓瑟縣一定之權衡以待人哉先生愛才
好士稱譽薦達有唐宋名賢之風度余之所以深服
其德量也

松陰快談跋

日本僻處東瀛百餘年來文教頗盛若物茂卿服安
齋神鼎太宰純輩皆能力學好古表彰遺籍誠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快談四卷係伊豫長野確所著其中
評論古今及詩文書畫之屬援引博洽時具特識以
擬物服諸君雅稱後勁且彼邦文獻亦略見于此因
亟錄之以廣其傳壬寅春日吳江沈林憲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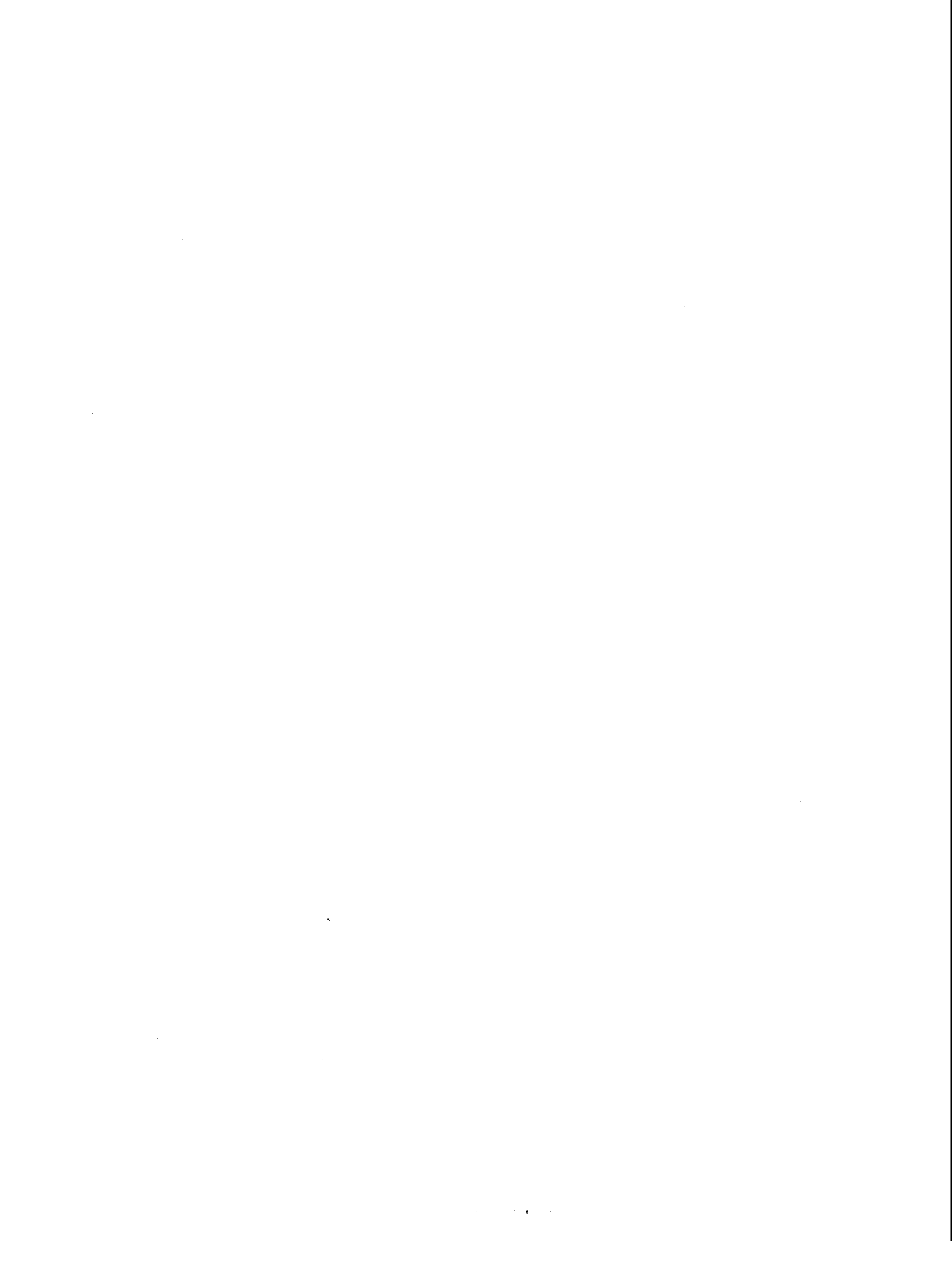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跋 卷第三十九

圭

世楷堂 藏板



善口鄰國寶記

東方學會印



善隣國寶記序

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隋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神教名師樹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隣國寶記或問此記之首略述神代事何也曰此方學徒讀震旦書者知其國山川人物讀天竺書者亦然吾國雖有六國史等書而讀者鮮矣故知本國事者幾希矣捨近取遠無乃左乎今錄兩國相通之事先當令人知吾國之為神國之由故述十一二耳此皆神皇正統記中所載也其記過半今改作漢字矣又問既是神國然錄學佛者往來何也曰未知神國之所以為佛國乎凡此國諸神皆垂迹也其本則三世諸如來十地大薩埵也北野神曰此國普賢龍樹流傳密教之地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住諸處覆護衆生誠哉斯言法華曰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為悅衆生故現無量神力傳聞能野權現之神就六萬餘言中特舉此偈告解脫上人其意不待言而可知也況八幡神請佛光禪師來此國日吉神勸智證大師入大唐皆為佛法流通也神能如此歸佛兆佛國而何耶慈覺大師云雖神明應跡國而大日應現故號日本亦有旨哉吾國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御宇佛教始來既而聖德太子始講法華勝鬘二經兩華放光贊動四衆昔在天竺為勝鬘夫人親聞金口說後生震旦為南岳思大密承達磨之誨來化吾國託胎之初自稱救世菩薩實欽明神孫用明聖子而輔推古政居儲君位寰中不令而化塞外不征而從或時乘鳥駒翔虛空而凌士嶺之雪或時駕青龍橫大洋而入衡岳之雲皆出於思議之表所謂救世而現神力者乎遊片岡逢達磨見其飢臥推衣衣之磨乃逝矣空棺留衣太子特服其衣聖意深矣虎關竊以為表傳衣未為誣焉然則三十二字和歌亦可以擬傳法偈也吁佛法東漸祖師西來太子皆為之地乎夫天竺則外道六師交起提婆之逆琉璃之難在佛世尚然況佛後乎震旦則佛氏纒齒于三教之一而互相推奪三武廢教又未免其數也吾國則王承神神承佛三即一而此外無他太子生神國為王子四十九年所修之行無一不佛事焉邇來聖武帝清和帝宇多帝同是吾國明天子而讓位出家蓋異

國之所希者乎如八王子十六子之父捨王位成佛道皆在無央數劫之前不圖粟散之地劫濁之代復觀過去久遠之風國王既然將相以降至于士民無男無女垂老難其髮圓其顛皆唱南無為口實豈非麗事亦攝之震旦之故也

文正龍集丙戌八月十日
泉南臥雲山人周鳳書于萬年北禪堂

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創基日神傳統焉在神代曰豐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蓋自天地開闢初有此名矣天祖勅伊弉諾伊弉册二神曰有豐原千五百秋瑞穗地汝往脩之又天照大神勅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曰豐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此名所自來久矣又曰大八洲國二神相謀生八島先生淡路洲是謂淡道穗之挾別次生伊與二名之洲一身有四面一曰愛止比賣是伊與也二曰飯依比賣是讚岐也三曰大宜都比賣是阿波也四曰速依別是土佐也次生筑紫洲又一身有四面一曰自比別是筑紫也後曰筑前筑後二曰豐日別是豐國也後曰豐前豐後三曰晝日別是肥國也後曰肥前肥後四曰豐久土比泥別是日向也後曰日向大隅薩摩次生壹岐洲曰天比登都柱次生對馬洲曰天之挾手依比賣次生隱岐洲曰天之忍許昌別次生佐渡洲曰建日別次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總謂之大八

洲也此外生多島後生海山之神草木之祖同是神則其神作洲作山乎又生洲山而得神現乎神代之事難測也二神又曰既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如何不生君子天下者哉先生曰神此尊光麗照徹國內二神喜送上于天授書政是時天地相去不遠以天御柱上之是名大日靈尊神代卷下又曰天照太神次生月神其光次日上授夜政次生蛭子至三歲脚不起載之天磐樟船任風放棄次生素彥鳥尊勇猛不忍而不叶父母心此三柱男神故曰一女三男也總所有神皆二神所生也又曰邪麻土是大八洲中國之名也當于第八生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神是名大日本豐秋津洲今分爲四十八箇國也已爲中州況神武天皇東征遂居此爲皇都故合餘七洲亦曰邪麻土爾震且出於周地而爲王則天下曰周出於漢地而爲王則天下曰漢之例也邪麻土又曰山迹昔天地始分泥土未乾人往來以山間爲路而人跡多故也又曰山止蓋居住日止此時皆居山故也或曰大日本或曰大倭此國始傳漢字書國名時字則大日本而訓則邪麻土也大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

大日本乎又近日出處故云爾乎懿德孝靈孝元等諡有大日本之三字垂仁天皇御女曰大日本姬又天神饒速日尊乘天磐船翔大虛曰虛空見日本國又神武御名曰神日本磐余彥又孝安號日本足開化號稚日本景行天皇御子小碓皇子名日本武尊此皆不加大也或有大字或無大字彼此皆訓邪麻土然若取大日靈之義讀大字當如常訓乎漢書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然則前漢代既通吾國乎一書曰秦代既通又後漢書曰大倭王居邪麻堆蓋此國使人到彼土稱大倭故如此書乎如彼方大漢大唐之大則稱美之語也大倭非此例或曰倭或曰大倭皆同訓邪麻土如日本大日本同訓爾

右神皇正統記所載大槩如斯予按韻書曰倭鳥禾切女王國名在東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千里其俗多女少男小島五十餘皆自國而臣附之予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云云凡以此爲日本乎然爲百餘國可疑也又曰度海千里復有國云云若以此爲日本則上所謂樂浪海中百餘國倭人指何國耶韻書以倭爲女王國名蓋天照太神爲地神首而爲此國主故謂之女王國名乎然則凡此國人民皆爲其種其奴耳但度海千里之語似樂浪海中倭與倭種國有異未決疑耳又寶誌野馬臺識解之者曰寶誌定中有化女來謁前後千八人也蓋日本諸神化來也遂作野馬臺識云云此亦以倭爲日本之謂也如正統記所謂大倭訓夜麻土云云後來大和二宇亦訓夜麻土蓋倭和同韻同音故云爾乎

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右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先是與震旦通者不見于兩國書也然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已卯秦始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孔子全經存於日本爾此事見于異朝書云云異

朝書不記其名無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之始也

景行天皇四十四年

後漢書曰安帝元初元年倭國獻生口百六十八人

神功皇后三十八年

魏志曰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難斗米等獻生口班布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錦罽等答所獻

同四十年

魏志曰齊王芳正始元年魏遣建中校尉梯偽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錦罽等倭因上表答謝詔書

同四十四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上獻生口倭錦等

同五十二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獻生口白真珠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

九月高麗貢調使來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

破棄之神皇正統記曰自百濟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

之此國用經史及文字此爲始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南史曰晉安帝時倭王遣使朝貢

允恭天皇十年

南史曰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倭王遣使朝貢

同十四年

南史曰宋文帝元嘉二年使司馬曹達奉獻方物

欽明天皇十三年

十月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釋書曰百濟國聖明王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高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尙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惠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所須依情是法寶復然所願依意所乏缺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山斯百濟王臣明謹遣倍臣怒利斯致書傳帝國流通寰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識不徒天皇知之帝

大悅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待議焉云云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

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乎皇后神功懼不用

神言帝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王見我旌旗器械之莊嚴

曰傳聞海東有神國名曰日本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

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濱曰願每歲貢金銀縑帛八十船

不敢嗣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

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

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

右新羅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神皇正統記曰新羅百濟高

麗此三國謂之三韓實則可限新羅乎統辰韓馬韓辨韓謂

之新羅也然自古加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今釋書所記蓋

三國曰三韓之義也未知何國乃何韓爾正統次三國曰新

羅百濟高麗又次三韓曰辰韓馬韓辨韓由是則三國三韓當如次相配乎元史高麗傳曰并古新羅百濟高麗三國而爲一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國釋量惠道深同來

敏達天皇六年

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取百濟王附貢經論及禪師等六人

同八年

新羅貢釋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云云

同十二年

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于國帝遣紀押勝召羅押勝自百濟

取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復使吉備羽鳥召羅于王王懼以

羅從羽鳥來

崇峻天皇元年

三月百濟國釋惠慈來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沙門惠聰

推古天皇

吳國釋智藏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

同三年

五月高麗釋惠慈來冬百濟沙門惠聰來

同十年

十月百濟沙門觀勤來高麗沙門僧隆等聰同來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雲惠道深二比丘同來

日本書記二十二卷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中臣宮地連摩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吏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忘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輕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不良乃救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

記上

記上

卯唐客入京云云特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唐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狀朕欽承寶命臨作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欸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世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例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帆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云云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群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志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至久億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平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生東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立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白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并八人也

聖德太子傳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

狀聞奏天皇問太子太子奏曰妹子之罪實不可寬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隋國使共來思復如何天皇大悅免罪又曰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以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禮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通鑑綱目集覽曰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右隋煬帝既覽日本書爲無禮不悅却遣鄭清等寄書來可疑也按却後四十代爲羽院朝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寄來之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推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遐阻宜敦事大之誠云云命相諸家考舊例各奏所記就中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中原朝臣師安同氏廣忠清原真人信俊中原朝臣師遠同

記二

記二

氏廣宗五人同引日本書記內推古記又引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今推古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其書曰皇帝問倭王聖惠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爲倭王而不賞其使仍報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又推古記太子傳所記妹子入隋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然書籍後傳記曰十二年甲子又倭皇作倭王孰是當以推古傳太子爲是歟又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山太子傳觀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代言故推古記內不記所撰之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日沒處之語亦或太子所作乎向所謂猶怪意氣高遠之語以釋煬帝不悅而有使者之疑

同十七年

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

同十八年

三月高麗釋曇微法定同來

同三十一年

七月釋惠濟共沙門惠光從新羅大使奈未智洗爾來歸

同三十三年

正月釋惠灌自高麗來

舒明天皇三年

唐錄曰太宗貞觀五年倭國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路遠無令歲貢又遣州使者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同四年

八月釋僧号從唐使高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

同十一年

九月釋惠隱惠雲至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五月釋道昭奉勅從遣唐使小山長丹副使小乙上掃守連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十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即高

宗永徽四年也

同五年

唐錄曰高宗永徽五年倭國使獻虎珀馬腦高宗慰撫之仍云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若有危急宜遣使救之

齊明天皇四年

七月智通智達二師奉勅乘新羅船入唐受相宗於玄奘三藏

天智天皇元年

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云云乞救于我

同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三十人百濟佐平瀾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采女通信侶僧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問曰有表書并獻以物否使人荅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并獻物乃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而奉上但獻物檢看而不

將也九月大山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辨等稱筑紫大宰辭實是勅旨告客等今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鎮將私使亦復所齎文牒送上執事私辭是以使人得入國書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辭奏上耳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鎮西將軍日本鎮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國大唐行軍總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總管使乃為執事牒牒是私意唯須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此亦安國信使所傳也

同十年

十一月唐郭務悰來釋道号從之

天武天皇七年

釋定惠伴百濟使而至

唐錄曰則天長安三年日本國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因言其國近日所出故號曰日本國

同十四年

沙門觀常雲觀二比丘從國使皈

持統皇帝元年

沙門智隆至自新羅

同三年

四月新羅王吊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三銅像及珍物于是召新羅使責其緩而違禮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聰智等從新羅使而皈新羅使乞救於聰智二比丘奏忽六月詔太宰府賜布帛于二比丘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禮乎因此留新羅獻物

同七年

三月辨通神叡二比丘赴新羅

文武皇帝四年

二月道慈赴唐

大寶三年

釋智鳳入唐

慶雲元年

秋七月正四位下栗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唐人謂使曰承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云云事畢而去

同四年 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聰集慈定淨達至自新羅

元正皇帝二年

養老之間釋善無畏來此土養老元年當唐開元二年也十一月沙門道慈至自唐

唐錄曰玄宗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養老二年

十月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聖武天皇五年

釋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

天平八年

七月南天竺婆羅門種善提來釋佛哲林邑國人伴善提同

來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

佛祖統紀曰日本國孝明天皇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

求內外教典

同五年

正月十二日鑑真乘副使伴古舶着太宰府四月入京

唐錄曰玄宗天寶十二年日本又遣使朝貢

同六年

正月遣唐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奏曰大唐天寶十

二載正月癸卯百官諸蕃朝貢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

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

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

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見知古麻

呂不肯色即引新羅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

第一大食國上三善朝臣信貞元永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

勘

光仁天皇

寶龜之初釋永忠入唐延曆之季隋使取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釋最澄賜入唐求法詔

同二十三年

五月釋空海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原能八月著衡州

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十二月到長安

七月釋最澄從遣唐使菅清公着明州界

唐錄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成學問僧空海

同二十四年

五月最澄乘大使藤原能舶着長州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八月空海取

嵯峨天皇

唐國釋義空共慧尊法師泛海着太宰府初尊跨海覓法皇

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尊聘有道尊尊到杭州

靈池院參國師且通太后之幣國師感納之尊曰我國信根

純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

為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室中上首義空充其

請空便共尊泛海着太宰府尊先馳奏勅迎空館于京師東

寺之西院皇帝賚賜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尊

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題曰日本

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

仁明天皇

承和初釋真濟奉勅入唐

承和五年

釋惠運入唐

六月二十二日釋圓仁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原常嗣第一舶

七月二日着唐國揚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仁出帝

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着登州時詠

以管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其年春唐商

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取

國賊舟而待九月着太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在楊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主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佐送護四十里

嘉祥三年

釋圓珍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此來入唐請益開梨仁公精研顯密已皈本山我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世人難髮爲僧者多矣子昔日何汲汲於難髮乎蓋珍躁甚於度世四年春又夢山王語曰求法忘身必有冥助今是利涉之秋也珍夢中許諾乃勒兩夢抗表以聞上感激制可仁壽三年秋僊唐商欽良暉發舶珍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着唐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十一年夏乘商人李延考舶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戊寅也太師藤良房大悅使使勞迎冬入帝都

唐書曰

文宗開成三年十五日亭午日本國貢真珠絹

同六年

唐會要曰開成四年四月遣使藤原常嗣等來朝貢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

釋宗叙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考赴日本叙共泛船凡三日夜着太宰府年丁亥也同四年

釋眞如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充如意遂杖錫西邁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璫寄書來曰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村上天皇天德三年

楚帖曰五代後周世祖顯惠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引順大師賜紫寬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峰山頂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者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彌勒化身如五

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焰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報護法不殺人有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記之

冷泉院永觀元年

釋齋然入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遂於汴都西花門外啟聖院禮優填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譜齋齋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雍熙四年上台州鄭仁惠船取永延元年也其優填模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楊文公談苑曰雍熙初日本僧齋然來朝獻其國日本年代紀齋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官也齋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於中國得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獻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齋

然表啟一卷

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齋然後歸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惡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眞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取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太學應舉仕至補闕求取國授校檢祕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船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致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天台教大布江左

一條院長保二年

釋寂昭入宋叙山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昭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昭爲上客

寬弘三年

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

寺僧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餘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紉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祕府略日本記交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貪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販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浙都銀難免侈菜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皈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

送之后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棹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志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南海商人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后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后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皇朝類苑曰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日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

明則此光現真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

后三條院延久四年

三月釋成尋乘宋商孫忠船着蘇州界神宗熙寧五年也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勅於瑤津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顯者十數人未有奉詔旨也今我攘宋地之災疹又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日雷電雷閃鳴大雨徹旦神宗遣中使賀慰宣曰乞延修七日雷沾率土尋依勅霖雨三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翌日皈傳法院勅送茶果達觀若后十餘日賜號善惠大師此歲有本朝便船尋奏取新譯經三百餘卷寄來釋書

鳥羽院元永元年

宋國附商船客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皈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誠云云此書叶舊例否命諸家勘之四月廿七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

輔管原在良勘隋唐以來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棕等來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棕等來安置天津館客上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使衛尉寺少卿大分等書曰皇帝敬致書於日本國王承曆二年宋人孫吉所獻之牒曰賜日本國太宰府令藤原經平元豐三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

六條院仁安三年

四月釋榮西乘商人船入宋國着明州界乃孝宗乾道四年也

高倉院永安元年

釋覺阿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遂參靈隱佛海遠禪師阿訖朝后安元之始附舶使通信于海

順德院

正續院佛牙舍利略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右府將軍

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因見長老陸座說法衆僧圍繞道俗滿庭實朝向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長老左右侍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鎌倉雪下供僧良真僧都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刻而覺心中生奇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真僧都僧都又夢早晨謁幕府使者於路相遇即隨使者參謁實朝先問曰僧都來何也僧都乃說夢中事實朝曰與我夢合也其時壽福開山千光禪師又有夢三夢不少差實朝與於是自悟南山之後身深希拜彼靈跡因廢世務思之在茲因懷度宋之志便命工造船諸官眾議令工作船不動之謀也船成以啟實朝即致祓禊之祭推欲泛海果是船不動也以爲不祥而止矣便遣十二人使節於大宋國良真僧都葛山願成爲首大友豐後守小貳孫六郎小山七郎左衛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

記上

十五

大郎勝間田兵庫頭南條次郎等齋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遂達大宋國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事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宇衆僧不勝扑躍之至眾議欲報答使者等語寺主曰我國貨財不乏况復將軍不欲也深願佛牙舍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禮結勝緣將軍歡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主有勅封之難出外國使者等懇切請之曰潛持深藏不使人知之將軍信士也一禮之後速返謝之衆僧相議以授使者數僧爲舍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旨留之安內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藤九郎盛長年及八十扶杖入府流淚以仍請奉使上京達訴實朝許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詣禁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聲叫曰若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悅以勅封出舍利盛長重請奉見舍利賜勅封朝議以爲然盛長賜舍利不還旅館即日赴關東實朝徒步到小田原之館盛長捧舍利以獻實朝受之載小輿躬自舁舩鎌倉云云又古記曰建保四年丙子六月八日陳

和卿到鎌倉是宋人造東大寺大佛者也

四條院嘉禎元年

釋圓爾東山泛海十寅夕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沒羅阿祕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船二船已沒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徑山火後佛鑑作疏索援爾白圓明丞相通巨財珍貨

記上

十六

后嵯峨院寬元四年

宋國釋道隆東山淳祐六年乘商舶着太宰府

後深草院寶治二年戊申

建長之初釋覺心泛舶入宋建長六年着博多後文應上皇

詔居城東勝林寺

後深草院

無文瞭翠岩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云萬里浮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鈎竿直拂珊瑚樹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抉取驪龍珠耍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舩來在無文印十一龜山院文永二年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世祖至元元年

宋元通鑑曰元使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直言其道險不可往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按元史此段在至元四年

同三年丙寅咸淳二年至元二年

按元史二百八列傳九十三日本傳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曰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罷兵還其疆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同八年辛未咸淳八年至元八年

日本遣使如元報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同九年壬申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邱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萬五

千人元史此段在至元十一年又二萬作一萬

同十一年甲戌

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還

日本古記曰十月十七日九州早馬注馬皆急來于六波羅曰去

三日蒙古賊數萬艘到對馬國官軍與之戰同廿八日筑紫

飛脚急事使者來曰壹岐國為蒙古人所奪取云云十一月六日

飛脚來曰去月廿日以後官軍與蒙古戰與鹿嶋之磯奪取

賊船一艘云云同七日依蒙古事奉幣於十六社同十三日

奉幣於三社

后宇多院建治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元滅宋混一天下

日本古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

人已上四人自鎮西送之皆不入洛中自山崎經岡屋醍醐

赴關東七月廿一日蒙古人又送關東路次如前度

同三年丁丑至元十四年

元史曰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弘安二年己卯至元十六年

釋書佛光傳曰己卯之年吾建長虛席副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即覺明山元光充選招云云

同三年庚辰至元十七年

元史曰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同四年辛巳至元十八年

釋書曰正月平師來謁佛光采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莫煩惱何事光曰春夏間博多擾騷而一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果海虜百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神皇正統記曰辛巳年蒙古軍侵我國到筑紫大戰神明顯威現形防之大風俄起數十萬艘船漂蕩破滅雖末世而神明威德不可思議元史曰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左丞相范文虎及忻都洪茶邱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云云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

八月一日風破舟云云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云云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同六年

元史曰二十年命阿荅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准西宣慰使

即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宋元通鑑曰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以阿荅海為征東行省

丞相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又命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

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亦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

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都崔或

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

之役姑宜止之云云不聽

同七年甲申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曰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如智往使舟中有一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

同九年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

夷重困民力故罷

右元史及宋元通鑑等所記也蓋元朝始要與日本修好之意見于書然日本與之疎濶故及蒙古軍來侵乎神國威靈不日而胡軍敗矣彼以敗績爲國之辱不記其實惟書曰詔罷征日本兵蓋史之常耳蒙古之來彼方至元十八年辛巳如此方所記引安四年辛巳也然宋元通鑑所記在至元二十年癸未非但二十年欲復征日本而不果歟元史所謂欲復征之語可爲證矣又記蒙古賊船者諸說不同宋元通鑑曰舟九百艘日本古記曰數萬艘佛光傳曰萬艘神皇正統記曰數十萬艘蓋各記所聞故如此有異乎

南海觀音寶陀禪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記曰癸未八月欽奉聖旨同提舉王君治奉使和國宿留海上八箇月過水洋遭颶風云云半月後忽飄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奉聖旨同參政王積翁再使倭國五月十三日開帆於鄞住耽羅十三日住高麗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對馬島云云危哉此時也非大士孰能生

記上

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六月日宣差日本國奉使前住寶陀五樂翁愚溪如智記又記宣諭日本國詔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人觀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因信使執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輒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據彼已嘗抗敵於理不宜遣使茲有補陀禪寺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今臣等齊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也彼當自省懇心皈附准奉今遣長老如智提舉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即同去使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詔示想宣知悉

後伏見院

正安元年己亥 元成宗大德三年

釋書一山傳曰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徂我西鄙神靈勦力風波破蕩元主泰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卿崇浮屠論當藩撫甯逼不得已駕船著太宰府正安元年也又釋子雲宋之

台州人文永之間觀光上邦住數祀而皈是年與甯一山同舟重來

同三年 元大德五年

元史曰遣僧靈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光明院

曆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船必彼方後至元五六年之間也自弘安四年至此五十八九年也此間不可有兩國通信之使惟海舶往來互不相拒今天龍船亦然乎定不可有我國及將軍之書惟天龍化緣之義爾按彼方翠岩火后燦無文撰日本化緣疏又徑山火後無準作疏索授於東福開山由是圓明承明通巨材珍貨大方已如此況此方乎不知此時船幾艘耶天龍寺以僧至本領一艘此事見于天龍開山寄一山之狀中

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萬戶左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檢

記上

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者攝津國福原兵庫嶋通書其略曰海賊數萬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解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船不通邊民不得甯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應安六年癸丑大明洪武六年

凡官寄天台座主書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群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殷平邊境亦靖時則游神內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願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將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廟光燭天夜兩五色之物狀若珠璣時帝大悅天界白庵禪師以吾嘗宿而數召對經論稱旨迺奏復瓦官爲天台教寺衆即推某主之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于時以祖來入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闍瓦官教寺住

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卿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土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某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于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某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盜戒也脩兩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安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奉命之日以此而不辭云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五月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

記上

二下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諱祖闍瓦官教寺長老無逸諱克勤奉使來久寓筑紫因瓦官寄日本天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此先是二度遣使齋詔書來然關西不通之故命瓦官天寧兩長老直告來意耳太祖眷眷於日本可觀也

後小松院明惠三年壬申荅朝鮮書

此以下一書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以海寇未息兩國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教化實我君臣之所耻也今將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必當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荅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惠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日

記上

善隣國寶記

卷中

應永五年諭朝鮮書

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銜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尙焉今將歸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此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永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濟仁壽域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慎勿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應永八年

日本准三后某上書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某幸

記中

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明書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主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率天下同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通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篤於君臣之道曷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懷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江東

2174945

282

於海外國惟王爲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通逃母縱姦宄俾天下以日本爲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懷

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

同九年

日本國王臣源表臣聞太陽外天無幽不燭時雨露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領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瀛之外是以謹使僧主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萬斤馬腦大小參拾塊計貳百斤金屏風三副槍壹千柄大刀壹百把鎧壹領匣硯一面并匣扇壹百把爲此謹具表聞臣源

年號

日本國王臣源

右應永八年以來兩國通信建文永樂兩朝來書數通見于

記中

左方然日本書表今纔得二通此表其一也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令密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訛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壯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建文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天倫一菴爲前帝使纒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中號賀新主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爲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古別有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總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

議者若國王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
爲利國故竊通書信大抵以僧爲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大
外記清三位業忠近代博學之士也與予從遊者三十餘年
矣以向所謂年號及朝臣二事告之三位以爲是且記於此
諭異日預此事者云

同十年

大明書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
仁昔者虞德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
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速
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
物慕尙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
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
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
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記中

永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同十一年

大明書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脩惠樂善忠良恭
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
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爲可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
就農樂業王亦有無窮之令名故勅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同十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
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惠順物之情以爲治
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
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內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甯
以遂其生卽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誠
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欵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懇賦性聰明忠

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間非惟朕心所悅實乃
天心所鑑庸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比歲及今屢
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實能恭順上天下福爾土真可
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
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
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爾夢於王卽所以監臨於王也皇
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
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
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
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
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
達未有如王者朕心喜慰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劫掠
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
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
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
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惠以副朕懷故諭

記中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同十四年

大明書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
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
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鱉飛走蠕動跂行喙息之類咸
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
諄諄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郵生靈惟王資性溫淳敦厚周
慎惠和盾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已愛民而
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罔違昔者海寇攘竊肆虐邊隅彼
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王殄滅之以除蠱蠱王卽發兵掩捕
破其舟艦戮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
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不能及鋒鏑猝
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以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
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
于庭詞意懇悃哀情溢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悅嘉歎不已

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居安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舉得其常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倬績寤寐不忘臨風懷顧良切于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灾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皞功莫大焉則天心悅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孫孫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脩身體道樂善不倦昭令德於東島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祿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寵賚用致朕嘉獎之意王懋膺隆替眷體朕至懷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十五年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祇膺天命統御萬方體天地之仁行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敦敬天事大之惠重保土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國

王源道義慈惠恭和聰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

五

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裏一誠負引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惠昭于遠邇自朕御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禮有加無替遵奉朝命斯須不稽竭力殫心惟恐不及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雞犬得甯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通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惠之難忘稽行易名宜隆恤典今特賜諡曰恭獻於戲人以德貴惠因諡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周於身昭於上下歿也美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光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

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十五年

維永樂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甲午皇帝遣內官周全淪祭于故日本國王源道義之靈曰惟王

211

慈惠溫淑聰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心敬天事上表裏一誠負引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于國人賢惠昭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益修職貢之禮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須不稽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雞犬得甯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通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者盛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沒計音之至實切悼傷朕賢德之難忘恨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惠之著騰於東藩揚於朝廷勅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

同年

勝定院殿

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計音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爲懷并賜勅慰

問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喪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

絹五百匹

麻布五百匹

永樂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同十六年

遺朝鮮書

嚴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今年三月貴朝專使至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進達禮意之厚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先君卽世新主膺哀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今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旱種不土公府窘窶賓館芻米冷僕當是時叩執樞府之事何番泚顏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爲賊以有擾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爲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檢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

構小刹佛宇僧房略備而法寶闕焉伏聞貴朝一大藏教鏤板流布倘憐陋邦之乏少賜以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恩其惠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免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產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為國保重不宣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稱光院應永二十六年

大明書

使臣呂淵去歲奉國命齋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國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齋捧勅書回京師續有本國日向州人駕船一隻裝硫黃馬疋進貢因無國王文書不領今復蒙遣齋捧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今有忠信之言將為賢大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諸書付賢大

記口

夫王左右幸詳說之萬一

永樂拾柒年柒月拾叁日

余千戶郭千戶 通事周啓

同年 諭大明使者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愆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兩賜失序先君尋亦殞落其易箚之際以册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問執率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為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亡命或竄身於復絕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欵欵說之

應永廿六年七月廿日

同前

同君曰夫與鄰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諸神為祟故以奔走請禱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為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誠子孫固守毋墜其後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如以上事諭使臣亦為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為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恃險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為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為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我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掠邊圉則通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為也欲討電滅滅逝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兵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為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至則不亦休已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記口

應永二十九年

遣朝鮮書

此以下五通嚴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拜覆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嘯爽共惟神衛森嚴尊侯納倍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也苟與其善願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利寶見付未足為比也不曠土宜具于別幅惟希函格閱休式符真禱不宣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同三十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再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慰可言哉矧又祇領珍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之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隨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祕惜聽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領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為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應頓為幸敢冀茂迎川玉之祥即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覆朝鮮國王殿下頃等知客與回禮使偕至

記中

奉答書并別幅件嘉况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絕信為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為禮唯脩隣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乎次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為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

朝鮮國王李柁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惠書獲審動止康裕仍承嘉况欣感殊深所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祖宗所傳不可從命前書已盡惟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順序多福不宣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柁

日本國道詮拜覆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遙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慶源川增茲者叨效舊恩輒有稟讀吾州伊豆州泰

錄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實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帥元帥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鎮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福式副懇祈不宣

應永戊申三月日

後華蘭院

永享四年遺唐表

天啟大明萬邦悉被光賁海無驚浪中國茲占泰平凡在率濱孰不惟賴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又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亦不入固緣敝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仰觀國光伏獻方物為是謹具表

記中

同五年

大明諭日本使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究通佛氏之旨曉達君臣之義在彼境內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命遠涉海波來脩朝貢達其王敬天之懇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調有章進止有禮從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錄司右覺義之職俾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至誠用副嘉獎欽哉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

大明書

普光院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朕祇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天惟祖宗之心體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內海外凡日月所照臨之處慕義歸化悉願悉臣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天事

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素秉禮義我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怠逮爾王父道義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皇祖天恩優加亦超越夷等載在國史永光華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修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德者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惠益勤弗懈將福祿之增豈可量哉茲遣內使雷春副使內使裴寬王甫原鴻臚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齋勅往諭并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其勉之敬之用副朕懷故諭

宣惠八年六月十一日

同六年

遺唐表 惟肖製之

大明宣惠九年甲寅

寶隣修好所愧乘章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難佩以報爭覩使者光采則知宮儀中興阡陌踈瞻山川增重中謝共惟皇帝

記中

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同八年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尙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荅王意王其欽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蕃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同十一年

朝鮮國王李禔奉書日本國殿下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稔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男侍衛司大護軍尹仁

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柒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禔

同十二年

荅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教奉復朝鮮國王殿下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恣恣實如晤對况異產多色荷恩惟重爾邦世脩隣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洵可小康爰煩慶賀欣感倍恒非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采納仲春尙寒若時保裔

龍集庚申春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大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事

大紅漆淺方盒大小計貳拾事

紅漆黑漆雜色木桶貳箇

記中

整

普廣院殿

寶德三年

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讖驗於當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伏以大明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冰天西月窟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承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稽職貢見恕爲幸焉耳方今以允彭長老爲專使以僧芳眞爲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類蒙嘉澍仰荷鴻麻謹奉表以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歲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義成源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天命嗣登大寶主華宰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齋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茲因使回特令齋持諭王并賜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寶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別幅所賜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于下卷諸別幅中

康正二年丙子

慈照院殿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欽浪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光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慶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慰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茲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

記中

便獲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錄惟幸春煒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政奉政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并諸色貨皆緦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資不腆之土宜以修隣好萬萬寬恕爰我國行人先是於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聖恩寬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必聘專於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闕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棄焉伏聞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幸甚所封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寬正元年庚辰

朝鮮國王李瑛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得書兼承厚賜爲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非

慎重交隣不能爾也朝貢上國事已爲王奏達不腆做產謹付回份聊布謝悰領納爲幸餘冀順序保裔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瑛奉書日本國殿下貴國與敝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寒人卽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肆於年前冬拾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讓軍李宗實齋大藏經一部法華經二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拾柒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峰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宜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石燈蓋五事鞍子一面諸綠具黑細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錦繡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舫豹皮心虎皮邊獾皮裏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

記中

席一拾張松子肆伯舫清蜜伍斗表忱借貴使秀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舡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舡則沈沒唯貴使舡得脫對馬島遣其舡主與三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去茲用心惻聊達事由僊漂舡獲到貴境惟望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寄涯岸亦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行訪尋萬一偶泊存活刷還爲幸餘冀爲國珍裔

天順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朝鮮國王李瑛

寬正六年乙酉

遺大明書 瑞溪和尚製

黃河北流一清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既安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德惟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威加四方重熙累洽誕膺昌期合慶同歡覃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中咫尺天顏猶如在輦轂下茲特專使清啟長老謹捧方物親趨闕庭伏望寬容曲賜省察謹表以聞

右寬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蔭涼軒眞葉西堂來傳大明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兩回遣使大明皆惟肖和尚製

表今其例也予曰老來拋筆硯久矣矧惟肖例非擬倫乎彼此非予所堪雖然公命既降不得已爾同年六月蔭涼使者集箴首座來曰大明正使近日當赴筑紫請賜表章以淨書便付之去近商舶自高麗回者曰大明正統王復即位蓋此王獵遊深入胡國爲之所留久不得還故其兄即位景泰王是也爾後購還正統王同在北京今景泰王崩其太子早世次子太幼是以正統王重即位改元天順云云故表中有白日再中之語日再中見于漢郊祀志又李白詩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言玄宗肅宗再入都爾凡遜位之君再登寶祚則除唐中宗睿宗大元文宗之外不見于史焉文選運命論曰黃河清而聖人生注云黃河千年一清予以言大明創業際于聖人千年之運按元史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大明高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同二十一年庚子十一月黃河清三日同二十七年元亡則河清豈非大明之應耶所謂河一清日再中遠頌高祖德近記今王實而已然此外少寓微意凡河出於西而歸于北似有朝宗之心日出於東而

記中

十五

臨于彼豈非光被之義耶李白詩曰黃河走東溟又曰黃河落天走東海彼方指此方爲東海予取於此也又此國既號日本又曰日域曰日東則以日屬于我國未爲誣乎永享六年惟肖所製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渺游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可定之意在于言外乎古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遙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山谷我詩似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之句楚雖大不列于十五國風中之意以上二詩之意共見于后人評又陸雲入洛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尊羹未下鹽鼓後來陸放翁曰尊羹最宜鼓所謂未下鹽鼓者言下鹽鼓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尊羹之美爾予謂魏吳蜀鼎峙之時各有相爭之心今王武子陸士龍問荅亦尚有昔時之意也未下鹽鼓之語此亦含下鹽鼓則非羊酪可敵之意也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黃河白日之語亦效顰耳既而又聞景泰王崩後正統王子即位改元天順非正統

王即位也然則日再中之語無乃相違乎但言正統王歸國亦可乎今王其子也述父王事耳矧李白兩日再中兼言玄宗再入都之謂也予先是撰善隣國寶記略載兩國往來書然此表未記中蓋表辭若有如隋帝不悅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文正元年丙戌

遺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往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必賜愈容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比年墮壞風震雨凌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往諭其意儻得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謂淨琉璃亦善隣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記中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二年

遺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百邑未復舊貫故無遑修隣好匪慢也茲承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翅恩加封內矧亦矧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述馳賀之忱兼謝問關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裔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四年壬辰

遺朝鮮國書 橫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蓋賀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報書懇懇嘉慰多之無任感荷之至茲承前年屬弊邑艱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爲也必加囚禁以

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為驗可也又承物色所求
珍禽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焉抑弊邑有山曰高野高
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磨所造也主院
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欹傾上漏下濕末奈之何苟無上國之
助安得復舊貫哉故今差釋氏正球首座往諭情實其使百
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在斯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
耶不腆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義政 謹封

高麗書無可漏子直封其書耳此書一十六行

別幅

裝金屏風貳張

綵畫扇貳佰把

長刀壹拾把

大紅漆木車礪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盒大小計貳拾事

薛繪硯匣一箇

鏡臺壹箇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印

文明六年甲午

遺朝鮮書 橫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比年兩國往來不絕交
修隣好莫勝感幸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尙留滯上國日
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
貢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
書并求勘合皆為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
歸國耳今又以事通信大明賴有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為驗
或不喻事者置我嫌疑之地耶竊承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域
連接聘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加
焉故以士官性春為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垂仁采

納季秋霜冷若時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

文明七年乙未

遺大明表 橫川製之

日本國王源義政 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照天臨大明
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木蟲
魚遂性共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皇家一統
車書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
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
謹捧方物統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
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日本國王源義政 謹表

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王源義政 謹表

別幅 白別幅兩字到者

馬肆疋

散金鞘柄大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

槍壹佰把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訖

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頒今填勘合并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
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皆為盜賊所剽奪只
得使者生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勘合請以此
為照驗也今後濫行今填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
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

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久蓋一秦也弊邑所須二物爲急
謹錄奏上伏望俞容

書目列于左方

佛祖統記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教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賓退錄全部

兔園策全部

遜齋問覽全部

類說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都

右咨禮部 日本國王印

記中

成化拾壹年捌月廿八日

杏

日本國

十九

予按國史聖德太子攝推古政始通信於隋朝太子見隋書
曰此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稱倭皇皇字有禮遂製報書
有東皇帝敬白西皇帝之語又有謹白不具之語蓋太子不
欲臣服又不欲絕好其意可觀也厥後桓武天皇朝屢有遣
唐使如弘法傳教皆隨國使入大唐此時恐無天子書而惟
使者以通事諭來意乎至于鳥羽院代大宋國附商客孫俊
明鄭清等通書因命諸儒議之終無報書矣然則平氏重盛
施黃金於育王源氏實朝求佛牙於能仁平氏時宗請建長
住持於明州牧亦皆非兩國王相通也由是觀之推古以來
東皇西皇抗行之義于今惟同焉元朝今蒙古軍來侵西鄙
戰不利而退矣大明太祖老皇帝屢遣使者齎詔書來告開
國建大明號而太宰府不聞于朝使者不得入京師而歸矣
老皇帝知吾國王臣皆信佛法密命天寧禪寺住持祖闡仲
猷瓦官教寺住持勤無逸來諭通好當知唐宋時吾國未聽

命也應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歸陳兩國通信之利於
是大將軍源朝臣義滿便以肥富爲使者始通信書獻方物
故大明建文帝遣禪教長老天倫一菴來將軍又密遣堅中
隨天倫一菴行船未達大明而建文帝內難叔父燕王即位
改元永樂堅中能通使命而歸從此連年兩國使者往來不
絕今所謂勘合者即符信也此永樂以後之事爾九州海濱
以賊爲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瀕海郡縣
是以不持日本書及勘合者則堅防不入此惟彼方防賊此
方禁賊之計也自古兩國商舶來者往往相望於海上故爲
佛氏者大則行化唱道之師小則遊方求法之士各遂其志
元朝絕信之際尙爾況其餘乎有勘合以來使船之外決無
往來可恨哉

文
書于善隣國寶記後

記中

記中

二十

善隣國寶記

卷下

別幅

皇帝頒賜日本國王

白金貳百兩

粧花絨綿四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細花綠一匹

細花紅貳匹

紵絲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乙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乙匹

織金胸背白獺綠乙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綠四匹

晴細花綠一匹

記下

晴細花青一匹

素青三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三匹

羅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素紅五匹

素藍三匹

素青三匹

素柳綠一匹

素砂綠一匹

素茶褐一匹

紗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獺青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晴花骨朶雲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花骨朶雲藍一匹

晴花骨朶雲綠一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綠一匹

素綠一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記下

彩絹二十匹

綠七匹

紅七匹

藍六匹

王妃

白金壹百兩

裝花絨錦二匹

細花紅一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紵絲十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紅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晴細花綠一匹

素青一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一匹

羅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

素藍二匹

素紅二匹

素青一匹

素柳一匹

紗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藍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素紅二匹

彩絹十匹

紅三匹

綠四匹

藍三匹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

硃紅漆彩裝戲金橋一乘

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紵絲坐褥一个

脚踏褥一个

硃紅漆戲金交椅一對

大紅織金紵絲褥二个

脚踏褥二个

硃紅漆戲金交床一把

大紅心青邊織金紵絲坐褥二个

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一把

渾織金紵絲十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鷓鴣連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朶雲一匹

翠藍鷓鴣連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土色骨朶連雲一匹

深青香草寶相一匹

深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黑綠靈芝骨朶雲一匹

渾織金羅拾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骨朶雲一匹

深青鷓鴣連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深青纏枝金連一匹

藍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藍青八寶飄脚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渾織金紗拾匹

大紅鷓鴣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雲一匹

黑綠八寶雲一匹

黑綠鷓鴣連雲一匹

黑綠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鷓鴣連雲一匹

明綠鷓鴣連雲一匹

綵絹參百匹

大紅參拾匹深桃紅參拾伍匹淺桃紅參拾伍匹青壹百匹

木紫壹百匹

銀盃等器貳拾件

銀盃貳面銀酒壺貳箇銀茶瓶貳箇銀漱口盃貳箇銀酒盃

貳箇銀茶匙拾貳把銀匙貳把

各色絲綵緹圈金各樣花鏡袋拾箇

大紅花壹箇黑綠茶花壹箇黑綠四季花貳箇硃紅漆餞金

寶相花摺疊面盆架貳座鍍金事件全古銅點金斑花瓶貳

對古銅點金斑香爐貳箇象牙彫荔枝烏木捍癢合子貳箇

香兒壹百箇硃紅漆餞金梳拾箇素全黑漆餞金梳拾

箇素全魷燈籠肆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貳拾笏

青廣信紙伍百張

免毫筆參百枝

各樣箋紙壹百

深銀紅色拾張

柳黃色拾張

粉紅色拾張

山色各拾張

蜜楊色拾張

記下

鷹背楊色拾張

藕絲褐色拾張

葱白色拾張

白粉色拾張

綾拾張

蛇皮伍拾張

猿皮壹百張

虎皮伍拾張

熊皮參拾張

豹皮參拾張

芥香拾箱每箱伍拾片共伍百斤

鸚哥貳拾箇

宣德捌年陸月拾壹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壹號勘合壹道爲恩事宣德捌年陸月初

拾日准禮部日字壹號勘合咨文該欽差內官雷春等齎捧

誥命并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收領外今差正

使恩表并進貢方物開坐須到咨者

今開壹謝

恩表文壹通 齎繳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柒通同日字勘

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硫黃壹萬斤

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百把

鍍壹領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禮部

咨

宣德玖年捌月貳拾參日

咨

皇帝頒賜日本國王

記下

銀貳百兩

裝花絨綿

細花紅壹匹

毬紋花青貳匹

毬紋花紅壹匹

紵絲

緞金胸背麒麟青壹匹

緞金胸背麒麟紅壹匹

緞金胸背白釋青壹箇

緞金胸背白釋綠壹匹

緞金胸背白釋紅壹箇

晴花青壹箇

晴花綠壹箇

素青參箇

青綠陸箇

素紅參箇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箇

晴花紅參匹

晴花青三匹

晴花藍三匹

素紅壹匹

素青壹匹

素綠壹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貳匹

記下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素綠三匹

素藍三匹

素紅肆匹

素青肆匹

彩絹紅柒匹

綠陸匹

藍柒匹

王妃

銀壹佰兩

裝花絨綿

如意葵花綠一匹

毬紋寶相花青一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白釋紅一匹

素青二匹

素綠肆匹

素紅二匹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壹匹

晴花藍壹匹

晴花青壹匹

素青一匹

素紅一匹

素綠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記下

素紅壹匹

素綠貳匹

素藍壹匹

正統元年貳月初肆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清號勘合壹道為朝貢事今將本船裝載

方物并人員姓名開坐于後須到咨者

今開

壹表文壹道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撒金鞘柄大刀貳把硫黃壹萬斤馬腦貳拾塊貼

金屏風參副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槍壹佰柄鎧壹領硯壹

面并匣扇壹佰把

壹專使壹員

網司 居座 從僧 土官 通事 從人 船頭壹名

水夫 右咨禮部

景泰貳年捌月日

杏

皇帝給賜日本國王

銀貳佰兩

絨綿龜勝團花大紅壹匹

寶相花大紅壹匹

毳紋花深壹匹

細花柳黃壹匹

紵絲

晴花骨朵雲青壹匹

晴花骨朵雲黑綠貳匹

晴花骨朵雲柳青貳匹

晴花骨朵雲八寶柳青貳匹

晴花骨朵雲八寶青貳匹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淺桃紅壹箇

記下

九

素丹礬紅貳箇

晴細花柏枝綠貳匹

晴細花深桃紅壹箇

素深青貳箇

青黑綠壹箇

綵絹

藍柒箇

紅柒箇

綠拾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肆箇

晴花骨朵雲深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深桃紅壹箇

晴花骨朵雲明綠貳箇

晴花骨朵雲八寶黑綠壹箇

晴花骨朵雲黑綠壹箇

6088 6087

晴細花深青壹箇

晴細花柏枝綠壹箇

素深青參箇

素黑綠參箇

羅

大紅貳箇

黑綠肆箇

深青肆箇

柳青參箇

鶯哥綠壹箇

紗綠肆箇

深桃紅貳箇

王妃

銀壹佰兩

絨綿龜勝團花深青壹匹

牡丹花丹礬紅壹箇

記下

十

紵絲

晴花骨朵雲柳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青壹箇

晴細花丹礬紅參箇

晴細花藍貳箇

素官綠貳箇

素丹礬紅貳箇

綵絹

綠參箇

藍壹箇

紅參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深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黑綠壹箇

晴花細柳青壹箇

晴花細明綠壹箇

素深青壹箇

素黑綠壹箇

羅

大紅貳箇

柳青貳箇

黑綠貳箇

柏枝壹箇

深青壹箇

奏訖

古銅大香爐貳箇共重壹仟貳佰肆拾斤

古銅小香爐壹箇重柒拾伍斤

黃銅方香爐壹箇重貳拾壹斤

黃銅花瓶壹對共重肆拾柒斤

黃銅磬壹口重壹拾伍斤

饒鉢貳雙共重叁拾叁斤

記下

黃銅花龜鶴壹對重叁拾壹斤

景泰五年正月初玖日

壹百號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澎等齋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內欽定事理欽遵收掌書填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毋得濫將硫黃壹槩報作附搭之數其正貢硫黃亦不得過參萬斤及差來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體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頒去未填勘合并底簿順便差人齋繳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日本國

咨

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道齋繳還

納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以滿

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銅錢近無此舉故公庫

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

教乘法數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寶退錄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兔園策全部

史韻全部

歌詩押韻全部

誠齋集全部

張浮集畫樓集全部

遜齋閒覽全部

石湖集全部

類說全部

揮塵錄全部附後錄十一局第三錄三局餘錄一局

百川學海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禮部

天順捌年捌月十三日

遺大明表

記下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言

皇天后土齊歸中花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不承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爰在蕭牆有稽朝貢布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日邊始終一節茲特專使周瑋長老伏捧方物躬趨闕庭仰望聖慈山察衷素謹表以聞 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大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碼礪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

槍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鐙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奏訖

成化十四年制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甚感荷之至抑弊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謹錄奏上兪容惟望

右齊禮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 三月日 日本國臣源義政

遣朝鮮書

日本國准三宮道慶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鉸板以行苟有所欲必求之上國為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迺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為缺典

記下

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堅中首座等往諭其意倘得頒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細載而歸善隣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仲秋漸涼若時保重萬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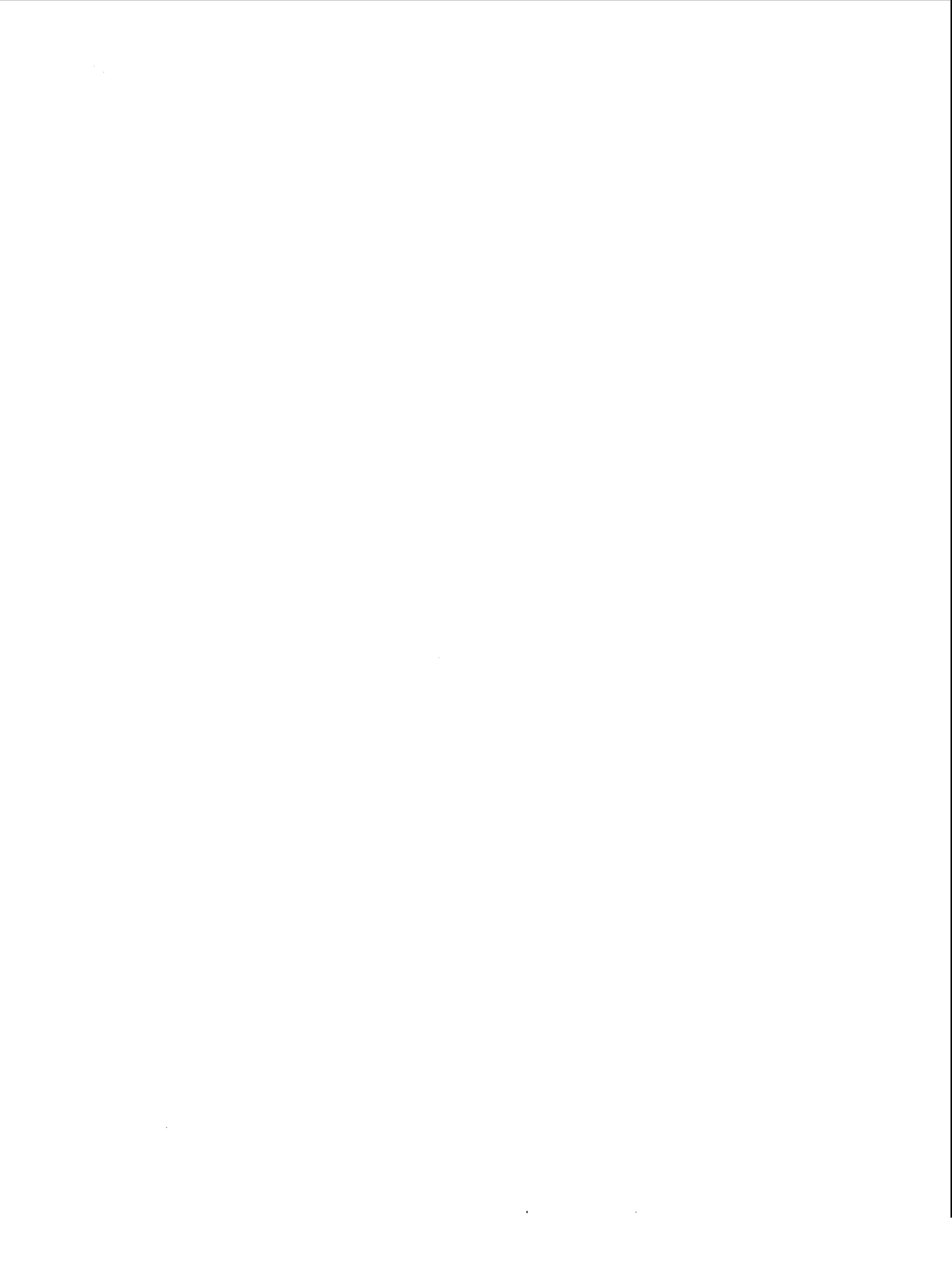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道慶

記下

善隣國寶記梓成或人携來徵予跋焉予云瑞溪禪師自製之跋我豈添蛇足哉時有侍童數閱云不繫某事於某年某月何哉予云是細事不是記矣此編只記隣好來往之槩而已若要事實之詳則歷代有國史童曰然則雖無此書可歟荅云若夫國史篇帙浩瀚而讀者欠仲不易周覽不若此書之簡且要矣粗載數千歲之事而不過數十紙豈不便檢閱哉童又指云五帝三皇之書火于秦氏之亂偶因徐福之觀光上國而孔子全經獨存于日本亦往往雜記於唐宋元明之書是本朝盛事而非細事宜大書特書以傳之不朽今此書謂未審厥所據則何哉荅云嗚呼黃口之童何其點哉□魚語汝曾閱禪師行狀云凡無書不讀讀且無不鈔纂之各刻楮集無慮二百卷撮大藏七千卷之要以作七卷則厥後所鈔之書豈可勝數哉禪師之在日而歐集未流海東歟抑又藏之公庫以不挹民間而已否則豈漏禪師之書網哉凡今學者薄於責己以厚責人我恐後生晚學之者效侍童輩故記聖經存於本朝之證以應或人之需云爾

記跋

湘
壺
贊
語



南海祇園先生傳

先生諱瑜。字伯玉。一名貢。字履昌。初名正卿。一字斌。又一字汝珉。号南海蓬萊鐵冠道人。其踞散人。題其所居曰湘雲。其丙方一亭名觀雷。其系出于源姓。中世以祇園爲氏。紀伊人。住于紀侯家。木業醫。先生天資雋逸。文藻不凡。兼工書畫。幼隨父在江都。年十四。初謁順庵木下翁。時元錄己巳八月廿二日也。順庵論以學在精勤。先生退以勤名齋。且作記以爲紳。一日先生與白石南山霞沼。置洲諸子。同會兩芳洲之寓居。共賦。迨馬有歸。

甘雨亭叢書

傳

十一

心詩。先生卽席賦七言律體一篇。一座皆愕然。白石大奇之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後來可任斯文也。明年會飲某宅。或曰。鸞飛魚躍活潑潑。令坐客爲對。先生時在席末。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衆驚其穎敏。皆自以爲不及。年十七。會春分日。自試其藝。午時至子初。賦得五言律詩一百篇。大爲時所稱。或以爲疑焉。是歲秋分。置酒宴會。午漏初下。進請諸客。各命諸題。對坐談笑。信筆既賦六十餘篇。天昏燭至。掛客而笑曰。今日諸君所命。間有與前作篇題同者。鄙心竊恐語意相似。故苦澁。

至此詩腸且枯矣。亟呼酒沃之。夜未半。竟成百篇。才思若沸。俊語疊出。通計前後所作。凡二百篇。無一句雷同者。衆皆嗟賞。順庵亦驚異以爲神。於是先生之名。聞于天下。人稱爲今之賈生矣。一日麗澤書院。順庵書之會。探韻得川字。賦掛衣詩。誰家少婦驚秋夢。玉杵夜寒搗練用。夜夜鳳城月色高。朝朝燕山雪花重。芳洲在坐賞歎曰。川字韻險。今用得妙。但恐本於杜詩。彈箏用之句。似有痕跡。此詩既成。衆評以爲四句中。說類纒一句。其餘三句。不與掛衣相關。可惜也。先生謂其所不顯言。搗衣卽是得題意者。先生一生說詩。主影寫。創於此詩云。偶然有詩曰。千里依劍去。十年抱玉歸。若逢知己問。山東一布衣。詩成後不知何所言。而自以爲慷慨之氣。可

甘雨亭叢書

傳

十一

以頡頏盛唐。後八年。坐事黜遷山東。僚友葛山生置酒餞別。酒酣請詩留別。先生臨紙。偶憶此詩。遂書以別。主人異其太早。先生曰。舊作耳。主人撫掌曰。是殆爲今日設矣。相傾以爲詩識。先生在山東之日。東都相傳。南海物故。室洽浪聞之。赴白石。白石驚歎。數日後知其妄傳。大喜。馳書謂東坡在黃。亦有此事。范蜀公開而驚云云。

其哭白石詩。尺書曾報我歸泉。道路之言誰誤傳。犬馬
豈思仍保齒。龍蛇不料已占年。人間苦樂未能謝。地下
文章今幾篇。他日青城山下遇。看君早已騎羊仙。蓋言
之也。正德辛卯。召還。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增秩復儒
職。先生與松浦積卿同齡。積卿有詩才。衆稱木門二妙。
後來先生聲價益重。與白石晚若相伯仲。遂呼曰三大
家。享保丙申。賀白石六十詩云。白石先生天上仙。身騎
麒麟下九天。三十六帝留不得。天風吹衣颯翩翩。夕憇
扶桑倚東壁。夜煉白石餐紫烟。徃徃吐出天上語。人間

甘雨亭叢書

傳三

聽者耳茫然。視池傾瀉天河水。織女雲錦鋪作紙。紙上
須臾萬言成。萃嶽突兀海濤起。鬼愁神嘖造化拙。戲奪
霞胎鑿雲髓。清如秋娥泣湘竹。奇如韓信破鉅鹿。我昔
驂彼雙白螭。攀登仰掣紫雲霓。夜扣帝關闕無人。公一
相見手扶持。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蒼生肉瘡痍。金門
朝鳴珠勒馬。封事夜奏治安策。韓之使者執玉帛。血面
爭禮頌如石。公歷西階。擢衣升軒軒。如霞舉屋額。腰帶
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掣如戟。按劍叱叱殿柱震。使者
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辛卯歲韓使朝饗之日。客謂公曰。嘗聞貴國多

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得幸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遽辨
吾今爲客。說其涯畧。席上作擊劍歌一篇以示。篇中有
血吹。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
日赫。日弄蘭生似兒孫。魯連毛遂皆僕役。千古功業與
文章。何人如公兩相將。但恐心事爲國苦。秋來鏡裏幾
莖霜。萬戶之封天空各。爲霜爲雨久瞻望。一別東南參
商隔。楚山四見青楓黃。關河有雁音信少。江海無路夢
魂長。何時緜袍一相報。桑下之粲不可忘。此篇達于東
都。白石書答曰。今年生日開宴。兩伯陽室師禮諸公咸
集。贈篇成堆。木菊潭序尤典實。土元成五十韻。出於衆

甘雨亭叢書

傳四

作。師禮至覽此篇。拊掌歎賞曰。南海此篇。非特今日之
壓卷。至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蒼生肉瘡痍。朋友切磋
之意。藹然可掬。恐太白未可至也。予於今日。肉之一字。
何如擔得云云。當是時。物茂卿之徒出。而海內宗明詩。
模擬釘釘。靡然成風。先生晚年心深厭之。嘗戲作文。名
曰詩盜判。其畧云。有客遊冥府。拿一人至。青衿烏帽。似
一秀才。王問何囚。丞對曰。某縣學生某。平生好剽竊。他
人詩句。修文郎卜商等發其事。送臺法究。王怒曰。窮措
大。真鈍賊。何處得錢。能堪烹汝。乃操觚作判云。全章負

去夜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攘一鷄。潛踰曹劉之垣。擅整李杜之壘。驢上吟客。卽是梁上君子。社中騷人。不異月中仙娥。綠楊送戍。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其言雖涉諧謔。其詞時病甚切。年七十五而沒。時寶曆元年也。著有南海文集。詩學逢原。詩訣明詩。俚評子尚濂。字師援。亦善詩。頗有父之風云。

論曰。先生之初作詞。采富麗。婉然如芙蓉出水。晚年漸刷鉛華。而神氣融和。比之初作。若出二手。夫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自其幼時以勤書紳。精學之功。與年偕進。所謂賈生之名不虛也。觀其所贈白石。則先生之志可知矣。而賈生之才。獨著見於詩。不亦惜乎。

甘雨亭叢書

傳五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湘雲瑣語序

五代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慧。有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事之陳腐者。謂之瑣。見劉貢父詩話。予讀書逢事之奇者。有味者。可法者。恐一時遺忘。遂錄以藏之。如有人觀者。必跌予爲馬瓚。因名曰瓚語。

南海 元瑜識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序

湘雲瑣語卷之上

紀伊 祗園瑜伯玉著

男尚濂師授輯

吳融浙東筵上有寄詩。裏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傳。見了又休真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隴禽有意猶能說。江月無心也自圓。更被東風助惆悵。落花時節蝶翩翩。是情詩也。亦所謂無類之屬。然不見脂粉鉛華之氣。不施珠玉悵悵之字。三四以虛字說意。五六假借述情。比之西崑高已一等。結語不說出正意。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一

而正意却分明。讀之足以一洗肥笨臃腫之習。惟恐其流亦專于淒清幽獨。終陷白沙柳浪鍾譚之窩窟耳。因論觀古詩猶醫處方。詩格卑者。須觀岑李詩。詰俗者。須讀李白孟浩然。病於寒瘦者。須觀王維昌齡。病於釘短者。須觀高適張謂。予錄吳詩。姑以療崑體之癩疥耳。傷於吳詩者。亦應以崑體療之。病去癩除。何常之有。若隨己嗜好。韻門樹幟。欲使宇宙必歸于自家壘。亦小人之理耳。

宋劉蒙范成大俱有菊譜。其序數百言論菊之香色功

味。妮妮不已。其最可咲者。醫國惠民。與先色香而後態度。至以君子小人立論。與夫議禮樂刑政者。無以異也。蓋藝樹賞花。元是娛耳目之一事而已。若以君子小人論之。則不如無玩焉矣。宋人之迂。大抵如此。且其文敷衍冗長。非序小小花譜之體。宋人之文。所以為陋也。

九朝廷有朝廷之禮。政事有政事之體。軍旅有軍旅之氣。遊宴有遊宴之興。婦女有婦女之事。規戒有規戒之言。萬事莫不然。賞花卉觀會魚。亦是高人之雅事。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二

而非規戒教誨之時。若古人於器械事物。寓其警戒者。平常之謹耳。今坐歌舞遊宴之筵。一人說禮談德。四座必失歡。俗人花卉之詩。好為君子小人之論。亦此類耳。可憎甚矣。

大醇小疵。此語可以恕人。而不可以自容也。君子至其大醇亦大矣。小疵豈可時而無也。是未足以為病也。我未至大醇。遂以小疵為不可拘而容之。則醇未成。而疵遂不愈。學者宜擇之。

續明道雜志載陳州王江有道之士。人間房中之方。強

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按此語。千古房中妙術。非特房中之妙術。亦是處世之名言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簡李方叔。絨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以寄方叔。適出。章子厚。二子來觀。几上簡。喜而博去。既而試場。果出此題。二章。摸倣坡作。以爲方叔也。乃置之魁。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二章兄弟也。方叔終不成名。趙潛曰。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

日南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以發身。喻謂不然。主司之道公耳。雖方叔有才可憐。而今日之事君事也。憐才私事也。謂之盛德謬矣。恐其事併安也。

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急掩其耳。世之恐聞其過者。亦如此。

遂昌雜錄。宋大學生林景曦。宋亡之日。收葬高孝之骨。作詩十首。以寓懷。其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碎歷一聲。山石裂。云云。羊之年。馬之月。用詩經莫之。

春字法

明鑑續霏雪錄。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活宋滯。唐自在。宋費力。唐渾成。宋釘釵。唐縝密。宋漏逗。唐溫潤。宋枯燥。唐鏗鏘。宋收緩。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郵。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荔枝。聖俞河豚。俗所謂偈子耳。

日南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人用其事。詠筆云。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可謂能以死爲活。至劉後邨。清平樂。詠妓詞云。貪與蕭郎眉語。不如舞錯伊州。用唐人詩意。轉用更活。所謂奪胎換骨。用故事如此。始免腐矣。

明安盤字公石論詩曰。論詩如品花木。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此論詩至言。

吳寬詠牽牛花結句曰。便須作花巷。誰與迂叟謀。自註云。司馬溫公獨樂園有花巷。公曰。以牽牛瓜豆爲之。

按温公第中扁額。皆自書。其書以指不以筆。其法屈
第二指。涂墨以書。又公嘗穿土室。又作花巷。觀斯數
事。可謂好奇之甚者。豈知公之篤實醇樸。而作斯奇
好。亦性癖也。已我恭靖先生。蓄微作門。自號蓄薇
洞。又栽牽牛。綉繆其牆。依温公之意也。俗稱牽牛。曰
朝顏。鼓子花曰午顏。飽瓢花曰夕顏。先生嘗欲作三
顏記。未果。余因賦三顏詩。以繼其志云。

程敏政題陸廉伯庶子所藏墨梅詩曰。宋人寫梅上涂
地。涂出踈花得花意。寒枝點綴縱復橫。宛在江邨立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車

烟際。元人寫梅缺作圓。千玉萬玉相聯拳。天機淺深
各有態。三昧定屬何人傳云云。按墨梅有二種。一用
墨暈。一用墨圍。墨暈花光道人創製。墨圍揚補之創
之。今所謂涂地涂出花者。亦是一種。譜所謂淡墨籠
花花自嬌者是也。予雖未見古人之跡。試爲之。墨暈
籠花。涂出花形。嬋娟之態。亦勝於花光。嬌娟之情。已
超於逃禪。惟骨力少減耳。因名之曰涂地法。以併墨
暈墨圍。爲墨梅三法。

詩文忌沿襲古人。已言之矣。試舉一二。如落花詩。崔惠

知不足齋叢書

童今日殘花昨日開之句。及岑嘉州可惜落花君莫
掃之一篇。出新奇感慨。千古絕唱。至後世。如于謙落
花吟。予所抄董紀短歌行。山鳥日日喚提壺。勸君酒
盡須更沽。千金五花不足惜。莫計囊中錢有無。人生
百歲幾時好。大是愁多歡樂少。朝見開花暮落花。昨
日朱顏今日老。爲君起舞爲君歌。當年不樂奈老何。
此之類甚多。流麗淡率。非不可誦。惟其沿襲剽竊。使
人一讀卽厭棄。不如不作也。予謂學詩與學書同。其
始不沿襲古人。則何處得規矩。其規矩既得。體製格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六

律已習熟矣。則信手拈來。頭頭皆圓。自成一家。別弄
機杼。不識而然者也。故世之路襲者。未脫逕蹊者也。
夫超圖豈有其弊哉。若貴初學。使莫踏襲者。亦非也。
許邦才寄元美詩云。鴻雁驚秋海上還。片雲孤月蒨門
關。無端昨夜西窓夢。不道千山與萬山。此犯岑參詩。
剽竊尤甚。又書畫禪哉。成都僧智永。嘗作瀟湘夜雨
圖。邵西山題之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窓剪燭數歸
期。偶因高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旣咏詩。
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寄北篇。西山

斐然亟改曰。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窓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二篇一律。依然義山之優孟。不知西山何苦換數字也。凡事學古人。學其神者上也。學氣象。學趣興。其次也。學格律體裁。亦其次也。學字句者。非學也。剽竊耳。邦才詩。併字句與主意而取之。甚鄙矣。西山詩。原學義山體裁者。而夜雨歸期之字。不能變之。竟入鈍賊。學者欲取古人之文字。宜變其體製。欲取其體製者。宜換其文字。不然不能免雷同之弊也。

王懌秋夕有懷七言律。五六一聯云。燈近暗窓星有焰。扇歸秋筍月無光。我邦七百季以前。縉紳詩句。皆此格調。鄙俗甚矣。明人以格律相高。亦偶作之何也。昔日予與諸子。遊長樂亭。賦一絕云。綠樹陰濃小院涼。不須避暑屢移床。欄柯日月須臾事。何若林間午景長。後閱列朝集。張以寧爛柯山詩。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碁。古人既有與予同見解者。張又詠木樨云。朝暮看開落。一咲小窓中。別種蟠地子。千年一度紅。可謂有

見識矣。

罪雪錄。論唐宋詩。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卯鼓烏笛。雜亂無倫。

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右遠陽海神傳記。徽俗。商者一版還家。宗黨云云。此句不數字能盡。故記。徐偃王問群臣於謀。群臣皆曰。王其過仁。故民皆懦。何不峻刑而嚴法也。民庶有立也。王曰。我聞君子不懼刑。群臣曰。王過儉而蓄。故民今不進而戰。王何

不發府庫。散金錢。廣褒賞也。民庶其進乎。王曰。君子不貪賞賜。是以君子待人也。以君子待人。似乎仁焉。民不為戰而國亡矣。未如以小人待人之能得民心也。刑賞以小人待人者也。然刑賞而民可用。故能得民心也。君子之道。仁義耳矣。君子固能守仁義。朝聞夕死。何憾焉。故君子不語養生矣。今務養生。小人惜先護身之所由而起也。此論一起。黃老岐農之言。導引金丹之方。皆可廢也。此論固可謂正論也。然人者活物也。

一生乎天地之際。長乎陰陽之化。日作夕休。飲水食火。一日無食則斃。故無身體則可矣。苟有身體。便不能無養焉。故朝聞夕死。心志之論也。養生修方者。身體之論也。心志之與身體。雖本一而不可判。至其養則不能無異術也。孟子養氣之論。養彼而長之。固可謂奇論矣。今觀艸木之生。其枝幹果實之肥瘦。與性味功能之厚薄。未必不係其養也。余嘗從友人得一李樹。移植之屋西大樹修竹之下。歷三四歲。枝葉根幹。比移時之大。不增分寸矣。遂棄之不顧。及今二十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九

有八年。枝葉根幹。依舊不增寸矣。又未著一花也。庚申之夏。與客食李。因投其核。屋東開地。明年芽矣。予悅而封植。加之以肥壤。灌之以膏腴。及根株大如人手。高丈餘。花蕊爛熳。堆乎雪矣。同一李也。一及三紀。尚憔悴。一不盈五歲。英華照人。果實性味。亦自殊矣。因而記之。附于養生之說云。癸亥夏記。

予年十六七。遊學木先生之門。時諸彥濟濟矣。石梁越仲通名達。賦傲月且云。木門諸子。登堂入室。藹然可觀。詩白石。文芳洲。瑜之能書。佐之劇談。篁洲善戲。譚

而不爲虐。南山好飲酒。而不至醉。森子閉戶常晝眠。石了登樓動參禪。達也不患衣之敝。思德之傲耳。又他日燕會。各刻燭賦詩。筆墨淋漓。錦繡照座。南山唱云。白石題詩白雪霏。白石卽和曰。南山奏曲南風競。當時風流雅趣。藹然可掬矣。今屈指已五十年矣。醉態吟容。宛在目前矣。而甞諸君。無一人在。獨芳洲雨先生松柏之姿。今猶蔚然。僕輩尚保餘喘。固所謂賊矣耳。

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綿密則神爲迫拘。疎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

則天真爛熳。

糖周法訓曰。一產二子。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愚謂此野人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今倭俗以後生爲兄。宜以此說改之。

明張淮侗儻多才。一日過富人家。賞牡丹。主人以中峰百梅韻。請淮賦牡丹。淮應聲卽成五十首。引杯一醉。日未及。百首皆成。仍繼以回文一首。可謂古今奇才矣。然是亦有法。非甚難事。人苟有天才。且善記者。先期一歲半歲。貯藏文料數百斛於胸臆中。其佳對好

字。大槩備成句體。而后臨場觸題。七縱八橫。毫釐詞
湧。頃刻滿紙。傍觀者叫咄咨嗟。以爲天授。蓋天地間
事物雖多。分記題目。觸類長之。莫不可應者。况若壯
丹一題。他日廣構而遠應。豈爲難乎。若其才思鈍遲。
記憶薄者。未足論。

名山記曰。安慶府西風洞。在太湖縣北。兩石壁立。穴口
闊五尺。人內漸狹。風從上出。艸木不生。每六七月間。
環縣數里無蚊。此間無蚊處。在在而在。江都赤坂傳
馬巷。我紀水門惟巷。皆少蚊。想大抵通西風處。往往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一

然耳。

酉陽雜俎曰。荊州有石。長九尺餘。遇旱便齊手而舉之。
小舉小雨。大舉大雨。我紀葛城嶺。有雨森祠。祠之後
有古井。石覆之。遇旱。山下民舉其石則雨云。

東坡志林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
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
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應。亦莫測
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

有靈者

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
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鹿取水歸郡。
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
三日。歲大熟。吾爲奏檢具言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
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
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或曰。爵祿。人世
之所榮也。神亦何爲。人之高尚脫酒者。尚艸芥爵祿
而不顧。神既聰明正直。而喜怒於黜陟之間者。何也。
予謂觀坡所記。所謂山神卽龍爾。龍有慾。所謂喜怒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二

榮辱也。嗟乎古之逸民。若巢許夷齊者。可謂高於神
龍一等矣。

夏禹時。天雨金。又雨稻。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莽時。未
央宮中。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兒。漢世。翁仲儒家人。
家貧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二年。
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三年。秦中雨粟。漢宣帝時。江
淮饑。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穀二十頃。漢武帝時。
廣陽縣雨麥。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漢成帝末年。
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魏武帝末年。鄴

中雨五色石。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云云。魏世河間雨粟。按凡古今所得。此類太多。不可枚舉。其事甚奇異。但其可辨可知者。君子論之可也。若夫可疑不可測者。不可必辨也。其不可測。謂之神。若可測。豈神云哉。若欲強而辨之。混池其死矣。續博物志云。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按人知鳳尾閣歲生十三。而不知藕益節也。

蝸笑偶言曰。恥涼於簷。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簷不可缺。激水於棹。不若甘雨之昔降也。然無雨則棹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按至哉斯言也。孟子當戰國無三王之日。欲強斥霸。宋儒當明末無三王之秋。欲勉播道學。是豈異乎。使止炎天揮扇者。謂汝何不待清風之吹。休旱魃枯槁者。謂汝何不待甘雨之沛然哉。嗟亦迂矣哉。

又云。軒轅崩葬著於水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

死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鶴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按漢武之言固然。而後世亦有王母下降之說。言好仙之主。必稱秦皇漢武。豈非妖妄之易惑乎哉。且夫天下之事。虛妄居半。人以妄傳之。我以妄聽之。與一場觀劇無異。則可也。人以妄傳之。我以實聽之。至愚甚矣。東坡好人之譚恠。人以其妄辭之。輒曰。子姑言之。吾姑以妄聽。

沈攸之嘗云。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瑜謂蚤知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窮達有命。恨六十年苦讀書。客皆點頭矣。李瀕湖曰。蘿蔔生則升氣。熟則降氣。予始不信之。謂一菜根何有升降之異。客曰。余前日生食蘿蔔。辛辣甚快。遂盡三根。過一時乃眩暈起。若坐舟車。然未知何所以。後一月復食之。眩暈如前日。因悟蘿蔔之毒。乃噉生姜一塊。乃解。因知瀕湖之說有據矣。古人之言。不苟者可知已。

管輅曰。善言易者。不言易也。何晏聞而嘆曰。要言不煩也。予因而轉之曰。善忘利者。不存利也。存利者。未能

忘利者也。予嘗在衆坐見一客，衆談古人云：濁富清貧，固知清貧可貴，濁富可賤也。客咲而曰：吾則不然。寧與清而貧，不如雖濁富也。後知其客，清介樂貧者也。蓋其情既與貧富相忘，向之言，且就人情而戲言。以資譚笑耳。若使之未能忘情於貧富，欲必與衆雷同。如斯則何味之有。嗚呼！客也。出於園中而遊園中者也。故曰：善忘利者，不在利也。友人有問之而難者，曰：若一客之言，有味固然，吾恐俗者，不得其趣，以謂其人實左祖濁富，豈不亦可耻乎？予曰：子固未能忘

名。若一客者，併利與名忘之矣。

予語客曰：聞舟子晴雨之占，曰：東風與西風爭，其爭之間，猶未雨也。西風勝則晴，東風勝則雨。其雨中猶有西風時時來雜而爭，終得勝之則晴矣。客聞之，乃有省焉。曰：人情初邪念與正念相爭，正念多輸，而邪念獲勝，於是惡事成矣。其作惡中，正念復時時來雜，若得克之，則善行行焉。猶雨止而後晴矣。雖然，邪念必能勝，正念多不得勝，是以終陷其惡。猶久雨難晴也。故猛省之士，方其初也，非用力而克得，則奈其已酣

何。是亦慎獨克己中之一法也。

予嘗學泐，其人教而曰：學泐先須學沒，能得沒，則不畏沒。故善泐，又嘗學御，其人教而曰：學御者，先須學其堅，能知堅則不畏墜，故善御，予從其教。二事思皆過半矣。因思古人言：謂謀成其事，先須慮其容。予謂學道亦然。

武林吳伯霖有御病十法，內云：造物勞我以生，遇疾稍間，反生慶幸。又云：宿業現前，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予嘗多病，又多業，因每以此法消遣。沈痾霍然，煩腦永

渙矣。

蓋以天地之間，有同則有異，有異則有同。異同者萬物之常情，始不足以爲怪也。世人不通其理，見異而驚惑，見同而疑惟，何其愚也。今茲舉物之異者同者數條，以破世人之疑惑云爾。萬木皆花而實則同，惟映日果無花而實，木芙蓉千瓣者，及木犀有花而無實，異也。九松樹皆凌冬有葉，惟落葉松，霜後葉落，出駿州信州，人物會合，而後孕則同。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註言其人直思感

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異也。是人中無花果也。

天下古今人之姓名。各有所別也。然漢有二杜。度及二王。商二王。霸。唐宋有二張。齊賢。二李。綱。姓名同者。數人。我藩比天下之大。百分一耳。而同姓名者。予識數人。如天下不知其幾同名之人。

人好奇是一病。蓋奇者正之反。恒之變。聖人之道。尚正守恒。故曰中庸。又曰。無恒不可以為巫醫。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不可以議者也。今試論之。盜逐之擒之。正也。常也。若夫為之遺錢造橋。真奇行也。而有機變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七

之士。弄其奇則我奇為彼挪揄。奇不可以為訓如此也。然正也。恒也。行之無趣。苟奇則有趣。無趣人不好。有趣人所好。非常出俗之人。尤能好趣。若俗人則不知有趣。故惟沈溺名利。不知奇趣有味。故雖好奇者。一病。非奇則人自無味。為士者。其奇亦不可闕者也。我同僚木鳳梧先生。江州人。居常雖三冬不近火。昔在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雖凍雪。亦單衣。有伎術。善知人壽。先生亦恐斯人之儔歟。

上卷

客曰。久旱久雨。天時偶然爾。雅雖神佛。莫如之何。今早

而零霖而祈。其得雨得晴。亦時及之耳。以是叩請神佛。神佛亦煩哉。然聖人亦嘗使民祈之。又嘗自祈。蓋神道冥冥。不可計知。姑為之。以為社稷民人。盡其心焉耳矣。其實雖天地。不能奈之何耳。

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乎。蓋魚之與人。其形既異。其情亦不同。人奚能知魚之心乎。是惟說其所見耳。今見養禽魚者。必隨其性。各盡其養焉。無不至也。我原非禽魚。其誰從而知其所性也。莊子之言。不可謂至矣。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八

詩之變乎時。舊矣。三代兩漢之詩。出乎性情。關於時事。其極至于動感。及乎六朝。詩變作才華之器。甚成遊宴嬉淫之具。隋陳遂以之亡其國矣。暨于唐。以詩取士。詩竟為釣名求榮之資。至此詩道似盛。而其實詩半於滅。宋元道學之起。以詩為餘事。而江湖間。繼素相競。以工巧相高。詩漸入于戲玩。至明。胡士大夫。大尚風流。天下以詩名。樹黨結社。貪多誇鉅。布衣隱逸。以是高于一世。傲斥王侯。嗚呼。詩道遂與琴棋書畫。併成戲具矣。是固雖世代之勢。與時運移易者。不

得不然。不亦可悲乎。今古說詩者。高談三百。必徵動感。或以閔時傷世。或關乎世教。嗚呼。老生常談。腐亦甚矣。其一生作詩。都以為戲耳。若夫格律嚴密。聲音和調。何責之於詩道。人非所以責僕之戲言也。其戲其戲言也。如常談腐語。不可玩也。惟夫體制之新。奇者。語意之可談賞。往往沿襲以呈奇。或自標異以樂志。若以之為好奇立異者。非予之志云。
甚年有一舍大破壞。主者屢請繕葺。不暇修。工雖象。歷年不能用。舍終廢矣。或曰。冥府地獄。萬古不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十九

名作
廢。亦不聞有鏡匠。以磨淨玻璃。有夫役以修築三途河堤。而鏡亦不聞。河堤亦不壞崩。豈亦閻羅治道。別有經濟之術乎。時名井翁在坐。曰。閻羅豈有他術乎。若夫冥府人至其上者。各以其罪。自造其場。其罪可焚煮者。金錢自具。而罪人往而投之。其罪可陷溺者。血沼自穿。罪人自往而入之。其金科玉條。與閻羅冥官等。惟坐而治耳。吾未至冥府。而以現世推之。其理當然。吾嘗浴熊峰溫泉。其欲浴溫湯者。就河流穿其沙石。欲坐而浴。欲臥而浴。各隨其欲而穿之。大小廣

狹。皆從之。所欲溫者。即就其所湧而浴。欲涼者。通河水而半之。皆從吾所欲耳。吾以是即知冥府亦然。予聞之有感。此言暗與佛說合云。

人事有形有象。實也。夢者無形而有象。虛也。然夢出於想。無想則無夢。往者之所相交。所視聽。晝日之所見。聞。所相交。寐尚想想而夢。想極而轉。又極而入神。初自妄而入。後自入於神。於是奇夢。有應夢。有瑞夢。皆一想相轉。出入自然。俗人不悟。以為有神物告之。有靈鬼報之。惑矣。今山水象物有形。真也。画者無形。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二十

假也。然画也。亦出於想也。想極而逼真。真極而入奇。所謂奪造化入神妙者。皆想之極也。然夢也多奇夢。画也少奇画者。有形與無形之異耳。
阮嗣宗詠懷云。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按達哉言也。高矣立志。固可謂達者也。己。
吾友雨芳洲。橘窓茶話。元亨利貞解。及三平二滿說。甚奇。但其所謂學而至于擅名域內。繞當齊國人百分之一。不則自齊國人視之。與夫不識一丁者相

等爾。芳洲篤實君子。然予於斯語也。憮然矣。

京師客池無名云。觸雷而病者。若灌藥以水即死。灌以酒皆活。往年京師一日雷震數十處。人多觸之而病。試之皆然。

曹子建詩。一首十餘句。內曰。飛蓋丹轂。輕車三疊。車轂字。又好烏啼高枝。既是夜宴。用畫景。蘭亭疊用絲竹管絃。王維大明宮多用衣冠之字。太宗曰。菊散一叢金。漢武秋雁曰歸。唐韋莊魚雁閣詩。今朝夜過焦雁閣。始信星河在馬前。曰朝日夜。又寄江南逐客曰。記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上

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曰對曰孤。可見古人詩不拘區區文字之末。畫亦然。吳道子畫仲由載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憚帽。王維雪中芭蕉。天趣已到。不拘形迹。然併是名人。興到筆隨。未必指以爲病。若夫後世末學。鹵莽滅裂。便信筆不知忌。是亦東施之效顰。不可不戒也。

湘雲瑣語卷之上終

湘雲瑣語卷之下

紀伊 祗園瑜伯玉著

男尚濂師授輯

說苑。梁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若弓。而以竹為絃。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無譬則不可也。古今文人。辨七能論人者。善譬也。古文篇篇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莫非譬論。知之則文章之工。思過半矣。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春秋大夫無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救危除患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師用兵也。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並不及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者。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譏者以借公無危事也。豈翊詩無通故。春秋無通義哉。諸經皆然。孟子不見諸侯。亦此義也。

217945

22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近世俗人。成誇其繁華之都。倡優之巧妙。聞秦王之言。固可耻焉耳。夫倡優無實佻佻之事。苟精乎斯。則知寡乎其誠實正直之心。秦王可謂能智也。若劍利則戰國之用。君子之論。不在乎此矣。慎之於身。無曰云云。言人當慎其身耳。不可謂其事如此。我心如此。而自詡爭人也。四字甚奇。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柏常壽為齊景公益壽。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祭而益壽。壽出祭。途遇晏子。晏子問何所之。壽對曰。今且大祭。為君益壽。晏子曰。吾聞之。性命雙修之言。聖人延壽養生之法。不過此一語。今徒祭可以益壽乎。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壽曰。然。晏子曰。然則無益也。古今術士言徵兆。皆常壽之術也。預知其將動之事。先於人之不知而指之。名為徵兆。愚人視之。大驚以為神。千古術士之愚弄世人。不仁甚矣。

聖人作爲靴屨檢揭墳箴。此六者德音之音。音之音。文字奇矣。

美女長短合度。自顛至足底。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脰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脰至足三尺二寸。足八寸。右出雜事秘辛。漢大將軍忠侯王商女瑩骨度。按凡畫人物。長短肥瘦。在阿堵中。不可必拘寸尺。而初無法。無法則心自恣。亦未得必合度。此尺寸尤能合度者。必先以是爲則。而后肥瘦長短。量宜增減。如此則庶乎無刻船之謗。免

免上一
有復字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三

杜撰之責矣。又按此度若用漢尺。卽本邦缺尺九寸二分半有奇。如是太長。用周尺則太短。不知用何尺。明湯胤勣字公讓。有守宮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彩。茜花光映玉鞦韆。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此詩咏守宮血。惟第四句實語。其餘皆用虛景客語。不著一箇實事。亦稱影寫乎。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云。心閑手懶。則觀法帖。手閑心懶。則治迂事。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

心手俱懶。則坐睡云云。瑜按人身不可如此拘拘也。若此拘拘。豈適情之法也哉。不如坐臥行立。書畫詩文。從意所適。足以養情矣。

宋呂居仁集序。劉後邨曰。紫微公作夏均文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于規矩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矩也。按此語非唯學詩要法。凡藝術工作。皆當依此法。宋人雖拙于詩。其理言要語。大都如此。

老餘雜記。晉崔豹謁郡將陳某。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四

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于虐也。蓋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恒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按老餘之語甚好。而未如謂某非杼之裔流。未知去遠近。如此則語平而無激氣矣。士大夫居世。語言無味。面目可醜。良陋矣。然而欲發語言之有味。亦有害矣。蓋平正溫厚。闢侃各當者。上也。吾輩只須要無矯激之氣。斯可也。

字書皆云。秦漢官制。正曰掾。副曰屬。未言其義。按此字從木爲屋椽。從手爲官正。蓋象者大豕。行則俯首。一

望全體皆見。凡屋廬雖棟梁或隱而不見。惟椽仰而一望。皆可以見。故椽從象。百官之正。其職事可以統領。亦從象。是故也。其義猶易有象之象也。

宣城周少隱竹坡詩話云。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鬢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鄂樹烟。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鄂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

門鄂樹烟。如此却是總當。瑜謂凡人在夢中聞見。與覺時無以異。雖微細眇茫之物。視之猶真。竹坡謂夢中安能見樹烟。是何謂也。素問云。臟盛夢見烟火。如昌齡夢中裂雲。亦何限之有。况復柳詩。非直指烟霧。泛指荆門鄂下竹樹烟霧之光景耳。此亦詩家之常套。其類不可勝數。若竹坡之說詩。是亦癡人說夢也。且換以邊字。甚覺無味。

表園雜記云。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

官往來。則多沆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昏。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貼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受。不知是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按此風非惟古昔。今日倍盛。若不然則人責其不敬。曰雖一面之識。若不拜年。則歲久遂成行路。拜年之禮。雖如此濫。亦是近乎義。不知三代之盛。何如也。嗚呼時世之變。可以觀也。

其後。曰左第幾章。說文注親字云。左從辛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文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為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此。然古人言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大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按左右之說有二。曰有自視者言之。有

就物形而言之者。如神佛塑像人物畫圖山川向背等。元有其左右者。吾直就其形而言之可也。塑像畫圖。其右則視者之左也。譬如佛像右手持瓶者。自我視之為左手。若謂之為左手持瓶。豈理也哉。如讀書則書體無左右。自視者立其左右耳。如錢幣文字。須從其形之左右。說文錢志第就視者而稱之耳。故稱不從視者左右。從物之左右。謂之傳形。以別與其常稱異。

胡康侯安國訓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汝等戒

甘雨亭叢書

湘雲齋語
卷下
七

之。對人言廉。其意更何求。可耻愈甚。出嗜退巷語存。按今日士大夫會談。自言其貧者。人人皆是。市井田野。倍甚。然若市井田野。素不知禮義廉耻。良然。士大夫。則此可大耻矣。若近歲。則自言貧。稱為清介。亦惑矣。

語存云。趙如愚父彥遠生辰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而向之。北麓處士崇仁李自華恨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苦一月。程子曰。人無

父母生日倍嘗哀痛。安忍置酒作樂以為樂。朱子曰。須以忌日禮處之。羅念菴云。人子始生。父母劬勞。莫大焉。反之絲毫無有。方悲傷負罪之不暇。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豈非忘哀為樂乎。且古養老禮尊其行也。故養以乞老者之言。又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今反借他人浮言。侈大之。強為拜跪。以重其勞。與古禮戾謬若是。予謂賀壽之宴。古無行之者。宋元以來漸為盛。明人甚重之。引而至於今日。取盛矣。嗚呼。增年乃減年。非所以賀。所以吊之也。然若子弟賀

甘雨亭叢書

湘雲齋語
卷下
八

其尊長。猶可也。自賀。可大咲已。縱令子弟賀之。亦是一喜一懼。何必張大宴設大樂。求人壽文。以可祝其年壽之減乎哉。予甫知命。門人欲請人以詩文。白石井公開而贈以詩。予驚而止之。門人請問其故。予曰。予歲減矣。可請吊文。而壽文何為。後六十。將令家人舉哀。將請寺僧。佛事。既而恐其過矯而止。以為壽也。吊也。亦兒戲而已。何關於我。夫徒添一勞費耳。

按古人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謂盡讀書。不如不讀。又

曰。不盡讀書。同於不讀。或疑而問。曰。盡讀者不得其要。不得其要。同乎不讀。予觀書肆所賣之群書。其初卷二三卷。事編斷裂。手澤淋漓。殊之墨之。似熟讀者。自四五卷已往。其新如手未觸者。如是豈識得書中之要乎。况能可得知其作者微意乎。是亦同於不讀。王弼州云。山棲是樂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鑑。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所撓。則是苦海。予謂凡人閒事。莫不皆然。紅粉翠黛。是清事。一稍沈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九

迷則畜生道。明珠寶是珍玩事。一稍執着。則仇讐。故佳境退步。卽是高人興味。東坡與王定國云。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囑于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按譬造舟。雖材良工巧。其沈則汲絮不密也。譬猶鑿池。雖四邊牢固。其漏則蟻穴耳。故小疵留意。因謹慎之士也。然若素傑之士。未必然也。故素傑多困於俗人。米元章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焚平生書畫。預置一棺。

焚香靜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陳繼儒南宮志林序曰。吾視其胸中。真落落無一物者。聖門所謂古之狂歟。予以爲繼儒此評。恐非也。夫狂者心廣體胖。與萬物不忤。與造化同流。悠悠優優。其志不可掩者。若米公。謂之澹雅則可。謂之爲狂。未可也。焚書畫。坐棺中。謂之忘世則可。其於忘身。則吾未之信也。予嘗有一句。曰。娑婆世界好婆婆。未有的對。今讀娥親傳。乃得好對。曰。祿福女兒終福祿。因知書不可不多讀云。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十

凡人身自品藻言語。以至詩文書畫。各自帶一種氣象。有俗氣。有鄙氣。有霸氣。有胡氣。有俠氣。有伶氣。有僧氣。有道氣。有烟霞氣。有頭巾氣。有憂悲喜怒憤懣富貴貧賤種種之氣。莫不具足。其氣自寓乎形狀之內。時發見形狀之外。而其人不能自知。只自傍觀。髮髯自現。不可揜藏。我亦欲求而見。則其氣忽然隱乎形迹之內。不可復以得見。吾先得其氣。以品其人。死生吉凶。貴賤榮辱。人品高下。心事靜躁。一一了然。可指以言。古善相者。其術止乎此。天庭五嶽龍鳳龜蛇之

說皆按圖索驥者耳。然予於相法無所用之。惟文章書畫常以此法觀之。大有益。比之較文字筆墨之末者。其捷非特逕庭矣。

白石新井公之詩。篇篇有霸氣。有俠氣。南南山詩。有脂粉氣。

畫竹竿法。有自下起筆。次筆向上書去者。曰竹之生。原從下發。故筆亦依其勢。此說實隨造化之理。然竹竿左撇一竿。須從下畫去。但夫直竿及右撇者。若從下畫之。甚覺無勢。不如從上一節節畫下。更得骨力。管

甘雨亭叢書

相愛瑣語

士

姬之法。既如此。譬之人物。其行立上首下足。造物之常理也。然其生產。則首向下。足在上。今我筆端造化生出。幾竿龍孫。豈先從足始倒產哉。

世有蘭亭序圖。其製甚俗。且板刻無趣。余將暇日新製一圖而未果。姑記其繁。以備後日。舊圖卷首。畫一大水亭。規模宏麗。一人倚案弄筆。蓋右軍也。三童子侍其左右。按右軍嘗厭市中。居於山陰。想其堂宇。必是粗率。縱令內史第宅舊壯麗。既非文雅之畫景。况復可以污東床坦腹之雅量哉。今換以一草亭。清素者

臨水。四圍茂林。脩竹圍之。舊圖畫二洞於上頭。洞中石案各二個。置酒盞碟。傍置二大壺。數童子荷葉上置盞盛酒。以浮流水。此製可也。但置盞悉皆用荷葉甚板。今換之。以廣樣木葉數種。梧蕉枌葵等。舊圖會者四十二人。各坐一席。鱗次兩涯。亦具筆硯。各一楮一卷。或弄筆曳楮。呻吟默坐。有苦吟之態。獨穎川庾湛。童子扶起。有酩酊之趣。參軍揚撲。起席隔水。似欲語者。按永和勝會。皆一時文雅之士。主人亦稱清真。豈有招客以詩苦之者哉。今觀其所成詩。亦非奇

甘雨亭叢書

相愛瑣語

士

崛艱澁。大篇鉅作之類。實平平小詩。一時寄興之作耳。坐客何必白紙墨。甘取辱於三觥乎。想當時天和地勝。主客歡娛。玩景遣情。豈必督責酒令詩興哉。但其一觴一咏。信客所欲為耳。興已熟。歡呼交起。酒客談士。各自恣其所好。終不成一詩。主人戲謔罰觥。亦一皆雅事耳。若夫圖畫。則嗚呼苦楚。有何暢和幽情乎。有何娛視聽乎。今所改換作。四十有二人。或三五逍遙緩步。凭肩携手。以弄花看竹。或六七歡呼譁談。揮塵搥扇。展足抱膝。機鋒森森。咲語之狀。或臨水

引橋。或凭樹觀望。或藉芳艸而坐。臨清流而釣。有勸酒者。有因而辭者。有傍觀者。有酩酊扶起者。有飲畢而放蓋者。有詩成而書者。有朗詠遣興詩興酒態不一而足。若此則庶乎不辱千古之雅會耳。舊圖長流一帶。悉見首尾。雖中間有四五竿竹。卷尾二大柳。低于橋上。未見高致。舊圖橋有欄亦俗。今以流水縈紆曲折。有時遠竹間。有時流樹裡。半露半隱。岸有高低。流有遲速。或作惟石。置于中流。或作平灘。而舞淪漪。其觴亦有逐流而下者。有觸石而止者。有過急流而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上

沒者。有前後相逐而相觸。迴旋不能流者。其竹樹。或密或疎。或小或大。橋亦用平板。不施欄楯。水流還入柳樹間。不見其所止。舊圖卷首。畫壘泉。以入溪流。有致。十一人詩兩篇成。十五人詩一篇成。十六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觥。
郡功曹魏滂。此像可畫望巖狀。
王彬之。此像可畫釣魚狀。
行參軍王豐之。此像可畫濯足狀。
會者姓名及詩。別記。

孫思邈傳。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如日出之背。向東皆逆。非謂燕燈地中也。按宋仁宗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此言似有理。據思邈如日出之說。則仁宗之言。既覺妄謬矣。
黃魯直曰。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奕棋。紹聖八年四月丁未。偶聞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真無益于事。誠陶公所謂牧猪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瑜少時。亦喜奕棋。有鄰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十四

舍小兒墮水者。鄰叟急告余謀救。時適與客對奕。不果往救。甚歎。聞鄰兒既死。余自此日立誓。終身不復奕棋。予過而後改。魯直未見過而先改。賢愚之間。非啻三十里也。
真西山曰。古今詩人。吟風吊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而于世道無補也。唯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按西山斯言。所謂所以論文。而非所以論詩也。詩唯出人情。未必一一求

補於世道。若懷古詩。後人讀之。起富貴材力。不足以恃之感。以自警。卽是所以爲補也。何必事於評論人物。考訂古史。而后爲詩哉。宋人不知詩。亦此之類也。稽康以東陽舊業買琴。按棋勝墅。琴換蕉。可對。靈異小錄云。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剛。下機一畫。有人云。押字有如蒸餅樣。張曰。爲官恰似麪糊團。本邦士大夫押字。大抵團形。下必機一畫。此風非獨今日。自唐宋旣然。俗好肥笨釘釘。皆此類也。二十四友金谷宴。十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十五

無此榮華無此愁。不知何人作出靈異小錄。三四說得妙理。無斧鑿痕。湘山錄云。布胡荽種時。口誦葵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談。爲撒胡荽。本邦有常山水。俗名臭樹。其葉甚有惡臭。人家摘之。陰乾以爲蔬而食。乾則無臭。其摘採時。口誦陰門臭則不臭。與中華常山。一類別種。胡荽開葵滋茂。淫艸也。常山開葵臭止。廉木也。宋陳襄文昌雜錄云。漁家以網孫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是莊子所謂子非

魚。何知魚之樂者。可爲一笑。

王荆公詩。地蟠三楚。天入五湖。低按宋詩有三氣病。曰。俗氣。霸氣。頭巾氣也。有二嗜癖。曰。多飲食。詩。多理路句。此一聯壯則壯也。霸氣太盛。金元兵甲之氣。既萌。下滋者乎。

文則云。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儀。樂之有相也。禮無儀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按凡有二體。曰記載。曰告語。記載之文。惟記其辭與事。不見對頭。故寡助辭。告語之文。旣有對頭。乃有意思。故不得無助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十六

辭。論語禮記孟子。告語之文也。書經易記載之文也。史記用告語之體。漢書做記載之體。觀其助字之多寡。可以識其體也。一樂謂之文。必有助辭者。未盡其義矣。黃一集。小麥青青大麥黃。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此詩七言絕句祖也。學絕句者。當師此詩。及丁令威詩。則古調藹然。不落唐人新調。偶於田藝衡小酒令中見之。因錄云。讀續明道雜誌。載黃州窓壁閒。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

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按今我紀有此蟲。若江東則無之。知黃州與我紀風氣亦相同。天地間莫不有相同者。

宋羅點聞見錄。鳳鳴朝陽。唐人誤用。謾州北堂。謂妻也。今皆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非也。瑜謂古今謬事。妄談何限。自嫦娥奔月。羿射九日。牛女星。日烏月兔。兩師風伯。地獄天堂。十洲三島。九半天下之事。皆居虛誕。而道釋之徒。文墨之士。浴襲慣聞見。以成實事。鼓弄愚旨。銜耀聲利。可惡之甚。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十七

也。雖名人高士。知其虛妄者。亦自習用不悛。何弗之思也。嗚呼。究之人世之事。何必皆實。自我口鼻耳目。至聲色榮利。悉莫非虛妄。以虛妄之人。弄虛妄之事。亦何咎也。

龍舒王先生詩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李紅白各隨肯。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是宋人糟粕。然足以喻俗。故錄。

漢書曰。枚皋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爲文遲。按後世又有陳無已。秦少游。作詩遲速。雖性有緩急。大抵

在學時之習耳。

戒菴設筆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卽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按是說太好。但下所謂無改於父之道者。乃是觀人之法耳。演繁露載。建安後。專封拜。以賞軍功。今之虛封。蓋始于此。本邦非某地之刺史。任某州刺史。非某之職守。任某官。亦虛封也。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十八

錄載。南唐宮人舍所賜心經一卷。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各勝。追善字之俗。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湖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卿嘗有詩云云。此問每年三月三日。湖必盡。士女出海濱。採貝甲。觀霏雪錄所言。中華亦然。可見湖汐不失信。

黃私記載。洛中花極多。他必曰某花。至牡丹。直曰花。按俗言中華牡丹。直曰花。因是言也。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錯殺沈湮。令人搜募不得。

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邨詞。如呂蒙正蘇
晉劉知遠之類。雖窮遠瘴海。莫不誦唱演。我不知
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
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
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瑜
謂當今之世。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孰能誦之。一覽覆
瓿耳。必也樂天之奴僕。而后足以貴紙價也。然若長
卿應麟言。亦不免患人之不知耳。知與不知。吾何計
較。吾輩當勤求其辭達而已矣。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十九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治之爲研。緘膩康密。
入墨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世所傳
用。厚若磚而燥者。皆僞物也。按事玄要言云。銅雀瓦
以胡槌陶成。此方不知如何。觀寓簡所記。則胡槌之
說。恐非。
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白。目
曰後庭。出碧雞漫志。昔日岡石梁賦雞冠花。首句曰。
玉樹後庭時後天。恭靖先生稱其博雅。而余未知其
出處。今讀碧雞漫志。始見其出處。益服石梁之博。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
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
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
言之也。出宋邵筆記。此間人謂富士川曰富士河。謂
鴨河曰鴨川。相混無別。河本四瀆之一。此間無之。江
亦然。近江住江之類。不可以稱。然據筆記。雖華人。雖
古書。皆相混無別。舊矣。俗習之久。今不可改。其大害
義者。不得不辨。

周王朴。平豆。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非也。按醫家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二十

謂草朴。呼音樸。樹爲樸。俗音爲是。
續幽明錄。載盧充幽婚事。曰。己識父手跡。俗以書爲手
跡。恐本于此。
元武伯英燭剪詩。吐殘瘦玉關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
明李時勉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
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二詩精巧。不
可優劣。不知伯英後句如何。李詩。人皆喜前聯。予唯
愛後聯。蓋前聯巧則巧矣。但近于俗。不如後聯之雅
耳。

西軒客談云。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有所主。故能不動。國初人有慕城西米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間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鼓。攀攀而起。乃急鎚鑿以混其聲。如是凡三日月。既得已。復縋而下。自他人視。不勝股票。而彼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此論大有理。心苟無主。則泥塑人也耳。然有友為所主者所動者。主富貴者。方其流離之時。唯恐失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世一

其富貴。主功名者。方其顛沛之日。惟恐功名不能成。竟為之動其心焉者。世不鮮矣。是其所主反為心害。若夫浮圖盜者。雖不得其全像。原非有失也。故不恐懼。君子之主其心。豈徒主之而已哉。
高力士傳。李輔國叱曰。老翁大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櫬御馬。直至西內。按櫬當作櫬。廣韻。乘馬也。又牽也。傳文言。即牽御馬也。字書有簾櫬之櫬。窓也。非與馬關。又按我東鑑。訓櫬為僕御。牽字之意也。

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為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按隋時未專用次韻。泥字次韻之說。難信也。
龍城錄載。余與君誨退之。夜坐談鬼神。時風雪寒甚。窓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變為大聲去。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俯仰掩目前。庸而已。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性至良。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世二

矣哉。按此言妄談也。退之嘗持無鬼論。柳子信佛。與退之爭論。退之崛強不降。柳為作此言。毀退之耳。若諺所謂。以上二句足以戒世耳。下句言鬼。姑假以成對。柳子事信下句。愚也。余少時與一二家人。談鬼恠百條以達旦。而狐鼠亦未始至也。亦可以知諺之妄耳。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聞吾邦播州姬路有一柱堂。名傘堂云。傳是昔在飛彈國工人所造。想其製象於傘形。

杜陽雜編載。飛龍術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嘗作飛龍以奏。上觀而怖畏。更於懷中。出一合子。中有蠅虎三百焉。分爲五隊。令舞涼州。曲終。志和臂虜子獵蠅。數百步之內。如鷓捕雀。不踰年。竟不知所在。按和舊有韓姓者。恐是百濟自出。志和未知爲誰。世言飛驒工人。或是其人乎。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按明史景清方靖難之日。守節不屈。烹而色不變。鉗頸而不北面。忠誠挾日。壯膽如斗。宜乎妖聞其名。猶能畏之。誠之不可掩。如斯夫。

韓熙載云。花宜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按義山雜纂。以對花焚香。爲殺風景。良然而韓以之爲有風味。人之好尚。何其異哉。

東觀奏記載。安國寺僧從海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

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今俗謂薄命。曰耳薄。良有據焉。麻衣相法亦云。子路有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瑜謂忠臣志士。皆從三言中出。然又有不然者。貪利者不畏勤苦。踈於生理者。不憊貧窮。求名及至。匹夫匹婦之諫。亦不顧死亡。故聖人惡夫似而非者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勝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封以上。非時有劄。奏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

卷下

陳皆用劄子中書。

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皆用劄子。歸田本藩士九鬼氏家。有明朝勅。上杉景勝都督一紙。署云劄子。想是亦中書樞密院斷行者乎。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岩栖幽事予謂妓翻經。自是殺風景。對花喫茶之類也。僧釀酒。既涉破戒。將軍好文。固雅事不可嘗也。若書生卽戎。吾未知果不迂濶否。陸機要覽云。東弓。南矛。西劍。北戟。按東弓恐指我國弓。

珊瑚鈎詩話。昔日李衛公以所寶方竹杖。貽甘露寺僧。後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曰。已規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云。其僧頑俗且賤。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遂巧壞之。蓋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元祿辛未。瑜年十六。在江都。與白石井公石梁越子。藍田田子等數輩。遊東叡山。時暮春。開花燦漫。惟暮。滿山管絃如湧。予口號一律。過一幕中。借紙筆書之。白石公吟而愛之。遂挂之花枝上。俄頃有一兇徒來。

甘雨亭叢書

湘雲瓚語

卷下

見躍而奪之。破碎以棄溝中。衆皆怒欲執。越子曰。此地官寺原禁題名。兇徒卽巡監者也。衆遂止。此事與甘露寺題壁相同。予當時頗怏怏。及今思之。蓋夫兇徒。豈非實論我者乎。吾輩苦思竭情。吟得幾首。道出幾篇。自矜以爲字字琳琅。句句烟花。空自一夜之髮。燃斷數莖之鬚。退而觀之。畢竟醉語癡言。與瓦礫相遠者無幾。投諸溝瀆。良宜矣。當時使吾悟于此。則一生心身得養。豈唯大還丹而已哉。

湘雲瓚語卷之下

書湘雲瓚語後

予從事叢書七年于此矣。搜索逸書於四方。得數百卷。每恨無異本以備警校也。嘗聞茅山新見子好文學。聚典籍然以其職在親密。未嘗相通也。頃者山就外班。每朔望相見。士朝一見如舊。時叢書初集刻適成。贈以一部。答謝懇切。且見示南畝叢書百餘卷。其書多南畝所親寫。而奇珍不尠。如湘雲瓚語。心喪集語。芳洲口授等書。與予所舊藏。彼是校合。頗正魯魚之誤。嗚呼。予學識卑陋。妄事鈔掇。豈能免大方之謗。今也以茅山之惠。

甘雨亭叢書

跋

多得成善本焉。信可喜也。於是收瓚語于第二集。題一言於其後。以揚茅山與予同好。且顯南畝之能勤。亦予撰著之意也。後集編入之書。往往署杏花園者。皆得之於其書中云。南畝者誰。太田覃字子紹也。弘化乙巳嘉平月。板倉勝明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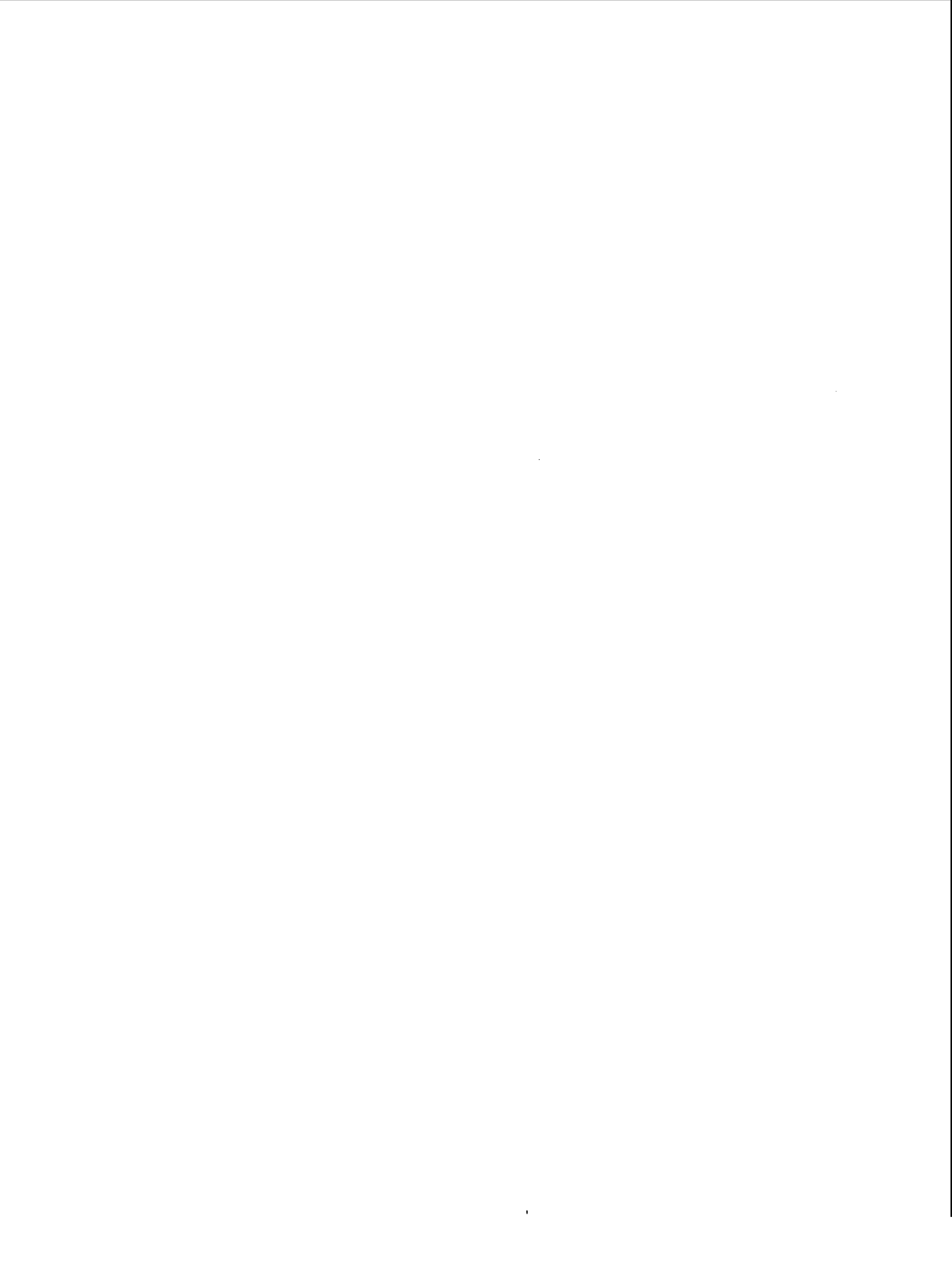
170 W 016

22A

北
方
洲

口

授



芳洲兩森先生傳

先生諱東。又誠清。字伯陽。平安人。或云伊勢人。兩森氏。號芳洲。又稱尚綱堂。其先出于橘姓。甫十二三歲。人或勸學醫。時伊勢人高森某者。以醫名。一日謂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語信然。先生在傍聽之。心竊謂折肱猶可。人其可費乎。自是斷然不復學醫。既而見順菴木下氏受業。先生風神秀徹。博學多通。順菴稱爲後進領袖。會對馬侯求書記於順菴門下。順菴以先生應之。先生嘗揚尹侍講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之語。以示書

甘雨亭叢書

傳

生。或曰。此意人人知之。先生曰。然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嘗真知之耳。正德辛卯。朝鮮來聘。時新井君美寵遇甚厚。專司其事。多革舊例。先生乃與書君美論國王事例。其略曰。向聞這回信使之來也。接應事例。有異前時。而其說皆出於執事之主張。思慮既精。處置適宜。正交隣之禮。省無名之費。使沿路臣民無所患苦。苟微執事。孰能及之。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者也。尋承內議。有稱王之舉。而其說亦出於執事之主張。僕一聞之。且驚且痛。竊怪以執事之學問見識。素明春秋之義。而乖刺

顛倒。一何至于此哉。區區梟性。不忍緘默。成事不說之

戒。雖出於聖訓。改過勿吝之義。將望於執事。幸採察焉。竊惟國家源平。扣軋以來。王綱日弛。不絕如綫。徒擁虛器。爲域內之共主。而世掌兵權者。名雖大臣。實乃國主。爵祿廢置。皆出其手。遂使域內之人。不復知有體天並日之。聖統巍巍。然據億兆臣民之上。冠裳倒置。莫此爲甚。唯有臣子恭順一節。可以當餼羊之告朔者。不敢公然自稱王號於朝鮮耳。夫稱我爲君。而我不辭。我即君也。呼我爲臣。而我不怒。我即臣也。歷代將家。不敢自

甘雨亭叢書

傳

王。而朝鮮稱以殿下之書。欣然輪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則與夫自王者。固自無間。然此猶有可恕者存焉。今乃廢歷代特起之定例。創一切無稽之新規。上則失恭順之義。下則悖祖上之法。吾以爲凡爲臣子者。固當從容規諫。繼以犯爭。務使其君不陷于偏上欺下之地。然後乃可謂不負聖賢之書矣。若有一言半句。涉於慫恿。必欲爲魏家之荀彧。則不但自誤。且以誤君。吾知執事之必不爲此也久矣。似聞有諸侯王例之說。此甚無謂。何則。或稱日本國武藏王。或稱日本國關東

王。是可無問而知其爲我國諸侯王也。若專以國號加于王字之上。則爲國內無上之尊稱。豈非照然歟。設或如此。而可以爲我國諸侯王。則彼其朝鮮國王者。亦將以爲其國諸侯王。烏乎可也。夫前日之稱日本國王。姓某。彼國奉承。未嘗爲之少減焉。今日之稱日本國王。彼國恭敬。亦何爲之少加焉。不知有何所求。而欲使其戴大。臣之冠。冒國王之名。與夫將家諸公。同蒙千古不磨之是非耶。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

甘雨亭叢書

傳

諉焉。請加三思。慷慨之極。累發狂言。切自振慄。唯待鬼門一謫耳。自跋書尾曰。東作此書。實切憂慮。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倘加以謗訕時政之罪。則家門之禍。可勝言哉。第一片慷慨忠義之心。勃勃不能自制。且任紀綱。正名分。唯爲君子之學者能之。若自畏威偷安。箝口於履霜堅冰之際。則平日所讀者。果何書耶。縱踏不測。實所甘心云云。君美遂不納。物徂徠倡復古學。先生相見甚悅之。徂徠亦稱其篤學。先生乃使其子顯允就學矣。既而先生歎曰。茂卿一代豪傑。然其教人也。尚誇華而不

原德行。不可久託少年輩也。遂使辭焉。先生勤學老滋。篤其教子弟。懇懇不倦。常謂諸生曰。犬馬之齒。方八旬。更無他能。唯教人不倦耳。年八十一。始志於國歌。誦古今集。凡一千過。又自詠一萬首。人服其精力。以八十八。沒。著有橋窓文集。橋窓茶話。橋窓漫錄。多波禮草等書。皆行于世。子孫相繼。爲學職云。

甘雨亭叢書

傳

意的確不可易。凜然如秋霜烈日。乃知伯玉之敬畏者。在學識而不在才也。順巷稱爲後進領袖。不亦宜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芳洲先生口授

對馬 雨森東伯陽口授 門人 釋林全錄

三韓人我國呼為伽羅。卽韓字之譯也。故神代卷韓字

譯為伽羅。韓今為朝鮮國。

西土人我稱之為諸越。毛呂昔者我人所往來常在諸

越。猶如今漳福人來商於長崎。漳福卽古諸越地也。

諸越卽百越也。

斟酌時宜。凡辭讓者。斟酌而從其宜。故我國人謂辭讓

或為斟酌。或為時宜。蓋語轉也。如在亦語轉也。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凡伴饌者謂之菜。非獨菜蔬。俗語然也。酒肴亦謂之菜。

報曉雞。菜雞。利也。宇利。利也。登利。利也。須。幾良。

大敗一上。與場。茶一中。卽鐘也。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水卽我俗所謂湯也。今人沐浴者

曰好水。好水亦言熱湯也。古所謂水澆飯者。亦湯所

澆者也。

珍重。自愛也。唐山人別時必言珍重。卽自愛自珍之意。

故曰珍重而別。非和語之珍重也。

霞。日傍形氣朝霞。雨晚霞。晴保底嵐。山氣。又以嵐為風。

見於文選。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自樂天作詩。必令隣嫗吟之。定其善否。見于冷齋夜話。

眼花者。目眩也。偽蘇註不可據也。

曹洞宗以滲漏心為第二念。莊子所謂心有眼也。

待詔於公車門。未有正官者也。

無用謂之閑。閑散之官。閑人。八萬閑言語。等閑字亦同。

丈夫氣短。兒女情長。法華有短氣字。注云。勞瘁病也。王

羲之曰。令人短氣。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文紀實。詩憑虛。

不取有害。何不有害。俾爰齊侯云云。爰俾。盡諸序之。古

真寶序。在此四字。誤讀。盡。何不。我為文王之子。荀

子。我文王之為子。稼說。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從

可知矣。可從而知矣。從而可知矣。百中一戰可克。可

一戰而克。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中原還逐鹿。還字有仍舊之

意。如平話還在那裡者也。

杜詩云。侵陵雪色還萱州。邵夢弼注云。還字妙。還是還

他之意。還字見于楞嚴經。可考。

或問京師有一人焉。好歷詆。何如。曰。不亦善乎。斯人也

以詆人之心自詆。可以為君子矣。歷詆。山。息。不躬傳。

或曰。其喜讀書何如。曰。讀書而為君子者有矣。讀書而

為小人者有矣。在乎善讀而已矣。

曰。巷人有拾片金於塗者。遽歸而驕稱於父兄。享神鬼

以賽之。請鄉鄰以揚之。人之叢者。杲杲然。又從而歆

之。惟陶朱見之。輒焉。倚頰聞之。噓焉。以其所志者小

也。今之讀書者。好立意見。違人以為奇者。不幾於巷

遺在街。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三

人之片金乎。

五常樂。宋朝樂也。樂章載在宋史。無識人以為韶。可笑。

蘭陵撥頭。俗樂。催馬樂。日本樂。安南。南夷樂。

曰。倚棹之倚。即後漢書所謂倚席不講之倚。蓋停舟而

倚棹也。倚乃倚靠之義。唐詩。春風倚棹閣。城。倚棹猶言停泊也。

曰。長於清淨之門。坐於清淨之室。喫清淨之食。做清淨

之事。而猶有塵心未除。却欲向火宅中求活者。吾不

知其意何如也。

韓人所著海東諸國記云。日本一里。當其國十里也。正

德信聘時。朝發京師。未時抵大津。韓人問曰。此去皇

京幾里。余答曰。三十里。咸言太遠。非直三十里也。由

是觀之。則彼國十里。不及我國一里也。

將無同。通鑑綱目集覽。將無二字。為無乃之義。集覽釋誤矣。

字彙炙字下有誤字。當以正字通為正。

郭巨天賜金一釜。釜乃量名。後人誤為鍋釜之釜。曾觀

劉松年所畫郭巨圖。唯有金焰而已。

三平二滿。人以為醜女之稱者久矣。最為可笑。平滿者。

建除中二名。言三二者。苟完之意也。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四

詩有建除體。見於藝文類聚。唐歐陽詢作。

曰。讀書之法。讀五張一過。不如讀一張五遍。讀一張五

遍。不如讀半張十遍。讀半張十遍。不如讀二三行二

十遍。讀二三行二十遍。不如讀一句四十遍。此法也。

謂之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朝起則先思書義於

衽席之上。且思且起。夜寢則又思書義於衽席之上。

且思且睡。此法也。謂之不頃刻忘。如此而學不成者。

未之有也。

或問文可以為乎。曰。非我所能。曰。可廢乎。曰。何可廢

九集
占作備

也。學之誠得其道。雖不及漢人。亦可以為域內雄耳。
曰。何以知非我人所能耶。曰。我國之於漢也。言語差
而風俗殊。天也。人雖聰敏。能達天乎。故我國自有文
字以來。已二千年矣。操觚之士。何止千萬。能入於漢
人之選者。未之見也。今焉雖有才學之人。寧能獨步
於二千年之上乎。曰。然則以我人為師乎。曰。惡乎可。
取法於上。斯得其中。取法於中。安得不下。曰。取法於
上。如之何而可。曰。秦漢以下。書不讀。所以為域中之
雄也。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五

莊子齊物論以指章註云。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
乎。終不成三字。俗語或曰難道。作豈字者便好。但非
訓作豈。猶言豈也。

明方孝孺曰。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
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
怪且俗哉。古之善文者。奇其意而易其詞。有味乎其
言之也。

我東之翰藻。南止于岐八智。北不離佐須耐。前乎今既
然。後乎今亦莫不然。故曰。不過為域內之雄耳。然精

勤不至。半途而廢。則岐八智。佐須耐。且不可造。域內
之雄。其可得乎。岐八智。長崎開洋處。佐須耐。對馬開洋處。

或問文。曰。成否之與工拙有異。汝知之乎。曰。何謂也。曰。

耳目鼻口。無一不備成也。否則不成也。工者。子都是

也。孟子曰。不知子都。拙者。哀駘。它是也。莊子曰。哀駘。天

下。唯成與不成。必至於工者。而後知此。可嘆也已。

曰。作文者讀莊子。詞句險澁。待註解而明者。不學可也。

如何如為奚。觀遠於近。為觀於遠近之類。是也。

大慧答樞樞密一書。即莊子註脚。所謂心不妄取過去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六

法。即莫知其所始也。亦不貪著未來事。即莫要其所
終也。不於現在有所往。即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也。了達三世。空寂。即虛靜恬淡。寂漠無為
也。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者。亦與莊子所說孔顏
問答一段。相合無二。而大慧所謂逆我意者。只消一
箇恁字定省。少時便過了。惟一恁字。莊子未嘗說出。
其他論述順逆境界。却勝於大慧。二氏之學。可謂不
謀而相同者也。惟聖人則罕言而已矣。
朱子曰。晉宋人未足盡老莊實處。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被髮左衽者北胡之俗也。當仲尼之時天下雖大亂未必至於中國變為北胡衣冠化為獠裘明矣。然中國衰則北胡盛。理學之必然者。聖人固有以知之。聖人視千載如一日。其為後世慮有如燃眉之急。宜乎其以左衽為言也。厥後歷漢經晉。至北魏。有中國之半。至元。至清。用夷變夏之毒成矣。蓋朴實虧而禮文勝。知巧深而詐偽興。中國之所以為北胡。其弊由于之也。中國之人不知自鑑。徒欲以區區之議論文字與繁文偽飾為維

旨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七

持國家之資。可悲也夫。

論語曰。臨危授命。言不存其身也。見易傳可知。人或解為死君父之難。然則授字不通。况李業以此言證其死節。李業素未曾仕者乎。授字不可施於君父。故為不通。難為兄。難為弟。仁不可為衆。觀於海者難為水。難乎其為衆。難乎其為兄。難乎其為水。同一文意。

大學序。有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語。權謀如孫吳兵法。是也。術數字。見于漢晁錯傳。註云。術數者智數也。一切者。猶言一時權宜也。

漢儒有反經以為權說。宋諸君子辨之明矣。唐陸贄謚宣公。有奏議八卷。傳世。憲宗時人也。說權與宋儒相合。

我國人文字。能得紀事叙情足矣。若漢人駢四儷六。抑揚馳騁。文采繁縟。音韻鏗鏘者。雖窮一世之力。有所不能。正所謂造物者之於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今世以聰明自負者。操觚塗鴉。剽竊摹擬。畧得過於平人。便自標置。譬如大漢角祗。得勝於童豎。自誇以為貴育再生。徒見其可笑也已。然紀事叙

旨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八

情。亦非易事。須十分精勤乃得。

曰。漢人以其國之言。為其國之文。無窮也。我東人借他國之言。為他國之文。有限也。

或問何謂文。曰。大如天地。明如日月。風如行雲。如變奎煥壁耀。小者亦如組如繡。為草為卉。然後謂之文章。謂之黼黻。今世之文者。棘猴之刺。燕粘之束子而已矣。

曰。君子之所為有四焉。曰道德。曰事業。曰言語。曰文章。道德事業。出乎理者也。天下之所同也。皆可學也。言

語文章各有風氣之異。不可以相學也。

或問文曰。文之美者。一篇之內。名言疊出者為上。上下

馳騁。精采爛然者次之。而敷暢平易。令人易讀者。又

次之。若夫簡澁險詭。摹擬古文。實無滋味之可言者。

庸俗無用之文耳。人之於言語亦然。文章者言語之

精萃者也。所謂滋味者何。道義是也。第精采敷暢。由

乎才。滋味者非學問深博。弼於中。而彪乎外者。不能

也。

鍾伯敬譚元春作古詩歸唐詩歸。其論詩奇恠。其所自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九

作詩詞。與其所論相類。當時目之曰鍾譚體。

曰。莊子云。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由是觀之。何曾不為。又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

而不可不因者民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云云。又

云。上無為。而下有為。古今不易之道也。可以洞見此

老之肺腑矣。但聖人則為之於仁義。而此老乃為之

於虛無耳。

曰。看明人尺牘。如讀歌後語。誠韓歐蘇黃集中。所未曾

有者。要如新翻曲調。只快一時耳。然用事切當。措語

精爽。令人不覺躍然。

謂定家歌。阿須阿利止。於毛不已。呂乃也。末教久

曰。言事貴乎及時也。事父母者。孝於親之未老。事君

上者。謀於國之未亂。萬事莫不皆然爾。

曰。景與心合。情由衷出。然後形於歌詠。自不能忘。古之

文人才子。莫不皆然。彼出於搜索排搯者。與我原不

相聞。迥輒遺忘。吾輩是也。

曰。夫人情言而已。則咨嗟。咨嗟不已。則詠歌。詠歌不

已。則舞踏。管絃以節之。玄黃以文之。皆所以大其聲。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一

而壯其容。出於自然。而人情之所樂。何國而無有。斯

之謂樂。故中原有中原之樂。越胡有越胡之樂。竺乾

有竺乾之樂。紅毛安南有紅毛安南之樂。聖人察於

人情。本於天理。化之以雅樂。以教於天下之民。然後

陰陽調而天地位。群生育而神人和。英也。韶也。護也。

夏也。勺也。象也。其所以融會心神於不知不覺之中

而誘之。入乎至和。其妙有不可言者也。

曰。觀乎雅頌。則聖人作樂之法可知。觀乎戲場俚歌之

蕩逸人心。日趨浮澆。則樂之移風易俗者可知。

又曰。非聖人不能制樂。後世亦有勉强而作之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於化人也遠矣。

又曰。異方之樂。欲以移易此俗。猶推舟於陸也歟。

戲場裡歌。出于肺腑。故感人也深。然雖哇表淫。足以

敗俗。可却而不可用也。後世之樂。出于矯強。雖近乎

正。然不足以感人而化俗矣。

余三十一歲。舟泊勝本浦。夜坐得一聯。曰。山近雲生戶。

林疎月滿樓。五十歲左右。寄江若水詩有一聯。曰。斷

鴻明月幾山曉。孤鶩長天膝閣秋。七十五歲。寫真自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七

讚曰。論文敢向大家覓。鍊句全從小說來。情懂一世。僅得此三聯。潛在東藩。作詩出示荻茂卿。輒蹙眉而嘆曰。醜醜。可謂知己也。

曰。聖人之道。以為難知而難行者。不識道者也。以為易知而易行者。不信道者也。

朝鮮人某。有丹青之譽。見養朴畫鷹。曰。畫則妙矣。奈非

鷹何。人求其畫。示於養朴。朴曰。是真鷹也。畫則拙矣。

字有不可知者。何不令為闔閭皆令之。莊子闔是也。又與蓋同。

莊子二字

莊子亦疑

有闔不字。莊子之乎合為諸。舍諸沾諸是也。又有諸乎字。左傳慮大計也。漢書賈誼傳注。又有無慮字。此等字。我人皆不可曉。漢人則不。俗語慙慙。不正。或以為不慙不。愈亦是此類。

石原鼎庵者。長崎人也。客居東藩。有詩名。詣素堂。有一聯云。晚潮通小竇。夜雨霽高秋。霞沼擊節嘆賞曰。今世只有此一聯。每論詩。必舉以示人。曩日君所言明月高涼夜。此一句可與石原相敵。霞沼不可起。無以此句相聞。可恨已。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七

余在朝鮮。與韓客數人。會飲於艸梁項。吳引儀金泰敬。李明叟在焉。一館生袖南南山環翠園十律。來示韓客。眾共圍觀之。讀到鴈歸梅發一聯。為之竦然。改容曰。日本亦有此一聯耶。明叟便起在東廂上。往來數遍。朗吟不已。引儀曰。明叟來。卿知此詩意乎。明叟曰。音調高。所以朗吟也。引儀笑曰。還卿實錄話。此非卿所能知也。泰敬曰。此一聯妙則妙矣。惟暗字似乎婦人語。引儀曰。卿欲以何字代之。泰敬曰。却字如何。引儀曰。若用却字。非詩也。泰敬閉目半晌。曰。我誤矣。

一日金泰敬謂余曰。貴州平之勉。昔年在此。有江風送人語。隔岸有歸舟句。今無恙否。時之勉死已久矣。金

朝人

南南山十五六歲時。有高堂落日懸句。唐人傳贊不容口。正德年間於李東郭答曰。此平平耳。天和信使時。彼國成翠虛有一句曰。百年天地此中秋。南山每贊之。東郭見之以為拙。人之嗜好不同。有如此者。如天下人。或用之字。或否。皆便語勢。別無意義。莊子驪姬為驪之姬。厲人為厲之人。類可知矣。如君子之與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一

小人亦同。

曰。夫教人之術有三焉。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三代而下。斯道大衰。而所以為教者。書先之。言次之。而身教則無有矣。此其所以世無君子。民無良俗。而禍亂相尋者也。詩云。如彼蔡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斯之謂也。後世所謂學者。大約不過於記誦詞章耳。師教之。弟子學之。又從而詰問盤駁之。又從而誇詡張皇之。淺末之言耳。無用之辨耳。不急之察耳。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

是乎。斯之謂也。其間或有高談性命以為學者。非不美矣。然古之談性命者。先求之於行與事。而後及之。今也外乎行與事。而凌節躡等之是趨。何可得乎。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斯之謂也。

曰。詩之所以感人心者。天道人事。物態世變。一切可喜。可愕。可憂。可樂者。莫不於是乎在也。和歌亦莫不然。惟專止於男女相戀之情。其他徧及萬物者。十居其一。此可恨爾。

曰。專於字者窄。專於句者局。專於章者泛。非窄非局非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二

泛。周徧而無所遺。融洽而無所窒。然後大方之家可望矣。然有一本焉者。道是也。作詩作文讀書。莫不皆然。詩謂之章。文謂之篇。

曰。彫琢復朴。詩家第一等法。

或言松雪忠也。之有智。雨森子笑之曰。此愚之尤者也。子以為智。子亦無乃愚乎。或忿然作色曰。以成敗論智愚。烏乎可。曰。安天下者。謂之知。擾天下者。謂之愚。成敗非所論也。

曰。自得之妙。試與人言。乖巧者必曰。我知之。我知之。非

不知也。然非真知也。其真知者必點頭。不則默焉而已矣。

本州柿條下。時珍曰。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醃柿。白柿條下曰。白柿。柿霜。修治。時珍曰。白柿即乾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日晒夜露。至乾內瓮中。待生霜乃取出。今人謂之柿餅。亦曰之柿花。其霜謂之柿霜。醃柿條下。瑞曰。水藏者性冷。鹽藏者有毒。時珍曰。醃藏柿也。水收鹽浸之外。又有以熟柿用灰

汁澡三四度。令汁盡。著器中。經十餘日即可食。治病非宜。醃音

春秋時。隣國交聘。必有宴貨贈賄之禮。今朝鮮亦然。國語

考可

詩中有分字。或為分明之分。或為分離之分。亦有盡字。

或為竭盡之盡。或為盡皆之盡。如水盡南天不見雲。

日落三川秋色盡。即盡皆之意。

或問作詩。曰。吾不知也。然不己則有一焉。讀謫仙而大

其體。學少陵而致其曲。其本則風雅。如此而已矣。

曰。心越師有云。日本草木之花。比唐不太異同。但香氣甚薄。梅花最然。蓋所謂暗香者。誰家玉笛暗飛聲。之暗。而不見其花。但聞其香之義耳。

繳者。還也。宋史有繳還詞頭之語。

詩中有拚飲拚會語。與杜詩縱飲久拚之拚義同。亦作

拌。俗話亦有拚着出些寡力語。同是一意。

曰。日本人寫字無頭。藏鋒則有頭。此羲之法也。

曰。螭頭者紫宸殿。已未伊韓文註可考。唐詩選註云。欄

檐上刻螭頭為飾。別是一說。

打頭逆風。打非打擊之打。當作從字看。猶言俗語這人

改心日頭打西出。亦是從字之意

曰。古今人性癖。有相似者。晉陶淵明好彈無絃琴。僕自

少打無對。惟恨無人知其趣耳。

曰。童子問曰。道在近不在遠。乃快筆欠照耳。恐非仁齋

正意。道乃彌淪天地之物。豈有在近在遠別乎。

教者為中人而設。科舉之文亦然。故名家文集。不載時

文。時文有八股法。

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為同德。一而不黨。命

曰天放。蓋亦不通之甚也。上古之時。野採而食。聖人因而教之。以耕穫之方。緝卉而衣。聖人因而教之。以蠶麻之利。衆群則爭。於是乎君長立焉。自父子之倫。長幼之序。以至於宮室橋梁。棺槨履鞋。祭祀婚娶。曰仁。曰義。曰禮。曰樂。莫不皆因其性之所有。而爲之節文。豈可得已而不已者哉。今日。素樸而民性得矣。則是使民野採而食。緝卉而衣。然後可也。安得而無事耶。夫斯理也。嬰孩猶能知之。况莊子乎。嘗自言曰。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行。所以窮年。又曰。以謬悠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七

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蓋始於憤世疾邪。而終於放言自戲。苟不獲其心。而遽斥其過。非善讀莊子者也。春盤用柶栝大橘者。取百事大吉之義。見于荆楚歲時記。我國代栝以松。又不用大橘。殊失其義。用筍調粉茶。以水點之。故曰點茶。水者熱水也。禪家有茶一中話。中鍾音同。故用中字。曰。俗話不思議。原出於不可思議四字。是好話也。但除一可字。故不成語也。蓋人之所爲。人可以思議。而共

以作標。

類不與焉。天之所爲。人能與乎。夫子五十知天命者。其德與天合也。然聖人亦有所不能盡知者。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書經音釋。以爲蔡沈書傳固好。惟恨少所闕疑耳。音釋松永昌易家藏本。今其言載于昌易所撰書經頂註中云。癸亥仲夏十日書示曰。錢帛不欲。官職不願。不附勢。不養高。所嗜者豆腐。所安者綿褥。所好者菘。所待者瓦。靈臺內。祇有此幾件事而已。時年七十六歲。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八

曰。余曾讀一書云。查字。刁字。史文中所用。元無正訓。或云查是槎字意。刁是雕字意云云。近觀康熙字典云。查考察也。然則凡查駁查問查究等字。當以考察爲訓矣。經史子集之外。如野客叢書等類。謂之小說。余的心事。前日說過委實。胸膈平平坦坦。別無些閑物。雖是下不得極字。却也等得箇樂鄉了。但與師父們。對話時。話或斷了。就要回去。故話得專要不斷。這太費力了。

唐山銀品有五等。一程至五程。六程以下。不算銀。程或作成。程猶分也。

所生二字。有指父母而言者。不愧所生。是也。有指子而言者。不異所生。是也。漢書高帝紀。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所殺二字。一樣文法。

曰。佛子所謂草木國土。悉皆成佛者。言萬物各得其所也。昔有一畫者。畫作人身。如彌陀形。或戴艸管。戴樹葉。以為艸木成佛。彼徒之黠者。將錯就錯。不敢辨明。而世之愚者。信以為實。終身不寤。事之可笑。有如此者。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十九

一日謂璘藏主曰。終日所為。臨寢一思。誠是有益。師知之乎。

關節倖璫。身為軍吏。宦官曰貂璫。貂璫者耳飾也。關節者。用賂夤緣之義。宋史有關節不行。閻羅包拯老語。文官為南衙。宦官為北衙。南北相爭。有如水火。自古而然也。

或曰。予小子字。平人不可用。此說未必不可。但小子字。平人用之。亦為無礙。如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水詩。

云。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是也。平常在下人。自稱小的。或小人者。太賤。小子略與小可相等。然李白所用。是對從叔之稱也。

方孝儒黃仲義仲顏字序云。蘇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故重字仲義。曰仲顏云云。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是循天理。而遏人欲。大藏經一部。止得箇去煩惱。而入菩提。外乎此者。舉皆封皮帶紐耳。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二十

曰。以死為樂。以老為佚者。皆自寬之詞也。天地之理。以生生為吉。則死不如生。老不如少。乃理之常。而人之情也。但終之不得不終。猶生之不得不生。彼愚惑之人。唯欲恒其生。盡其終。故設寬慰之言以論之。莊子曰。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佛子曰。極樂世界是也。然皆非其實也。故達生之人。既無貪戀之心。又無厭惡之情。如人之赴筵席。俎徹則散。如病者之灼艾。火著身。而不言痛。泊焉淡焉。無容心於其間而已耳。然則以長生久視為樂耶。杜牧之曰。浮生工夫食與眠。一

休又添撒屎二字。千歲萬歲只此而已。長生久視亦不幾于多事耶。

曰。以先生為言者。不忘死生者也。然則死生意忘之而後可乎。曰。何當忘焉。亦何得而可忘也。死生不忘。而有啓手啓足之心者。聖賢之學也。死生不忘。而無貪戀之情者。釋老之教也。

以一字而言之則理。二字則健順。五字則仁義禮智信。以一字而言之則氣。二字則陰陽。五字則水火木金土。天地間唯有理氣耳。而不相雜。不相離。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世一

曰。聖人之教。下學而上達。道釋以為既已上達。下學則不屑而自成矣。

或問開鑛善乎。曰。六府之有金。猶身體之有骨節也。猶屋宇之有柱楹也。身體無骨節則不立。屋宇無柱楹則不成。今夫水也。火也。土也。木也。穀也。生育長養。與天地無窮。唯金則有時而竭。金之所以竭者何也。人害之也。金既竭焉。則雖有五府。不能為之用。國家無愛畜之政。為萬世生民慮者。可不寒心乎。

曰。釋氏以天地萬物為妄相。所以欲人之去煩惱也。儒

者以天地萬物為實理。所以欲人之修彝倫也。

曰。欲造九層之臺者。先畫方尺之楮。以為圖像。所以觀大於小也。欲窮萬物之歸者。必游心於宇宙之外。所以總群小於一大也。

家人猶言庶人。無爵位之稱也。漢書壺生曰。黃老書。家人所學。是也。

秀才曰。措大。言措置大事也。

科舉第一場。四書三篇。四經合七篇。第二場。一論一表。五判語。第三場。五道策。隔夜宿號房。明日領題交卷。曰。佛子未嘗不說善惡。然其立教也。以明暗為言。聖人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世一

未嘗不說明暗。然其立教也。以善惡為言。

曰。涼茶。朝鮮人以葛粉水。為葛粉茶。涼茶亦此類也。

芳州大居士云。本如來藏。是箇不生不滅之理。是為如如。又為涅槃。佛與衆生。同具其理。四大假合。六根具焉。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不為意識所染者。為菩提心。圓明清淨。真也。正也。然不離六根而行。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為意識所污者。為煩惱心。塵勞穢濁。妄也。邪也。然不外如如而立。

一呷子曰。吾讀佛書。頭緒太多。頗覺瑣碎。根源一明。則

雖有千萬頭緒。勢如破竹。可迎刃而解矣。不則亡枕舟子。茫乎亂波之中耳。

曰。法寶壇經。一言可以蔽之。曰。心是地。性是王。

曰。楞伽一部。惟說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而已。五法。

名想。妄想。如想。三自性。曰圓成自性。亦八識。阿賴耶。二無

我。人無我。根塵和合而生。

六祖曰。心是地。性是王。

余視佛經。如巨姦老猾。辨理於交訟之庭。伶口俐舌。左

支右吾。竟使上司不可得而捉摸。因致讀者茫然自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廿三

失。蓋由于中無主而不入也。

曰。唐時有文選爛秀才半語。少陵亦曰。熟覽文選理。當

時嗜好在此。可見矣。

曰。唐朝取人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

曰。杜詩有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可以

止瘡。

曰。佛經所說。亦是理氣兩箇字。名目不同。動作別事者。

可恨。

一日與二師讀漢書。至王莽傳。時方看金剛經。因言曰。

使王莽知假幻妄三字。安有傳首級面之禍哉。二師

曰。王莽言言說詩書。事事做黃周。不識仁義二字。雖

誦大藏經一部。焉得而知假幻妄之義乎。曰。唯。然。儒

而不知仁義。釋而不知假幻妄。天下古今。滔滔皆是。

吾曹須要各自警戒。無使後人復笑後人可也。

曰。佛子分九類。立三十三天。說八萬四千塵勞。何等煩

碎。然。毋論儒釋。天下古今之人。所以沾沾自喜者。止

於見聞覺知而已。故平時則可。臨事則差。佛子絮絮

叩叩。橫說豎說。不顧煩碎之勞者。蓋不得已焉爾。

曰。有一等僧伽。畧自修飾。受人信向。務以建立塔廟。誇

耀門宗為念。一旦遇着遮摩。必一筆勾之。曰。無功德。

如孔光谷永之徒。亦儒門之一僧伽也。

居士一日墮坐。學生問。如何是受持工夫。士曰。吾門無

有一字。近因不得已。特立三箇名目。若能透徹。阿僧

我祇劫已來。無數無邊無量諸佛諸師。所言所說。盡

是註脚。不直一文錢。此乃秘授密訣。三十年後。說與

你聽。固問。士豎烟管云。三箇名目且置。只如是。只如

是。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廿四

東與二師。借讀漢書。有若逼迫。非性急也。一則衰邁之年。一旦溘焉。未及卒業。是恐二則紀傳若干卷。旬月乃訖。欲使二師甚覺非難。倘晝夜併讀。十五日可了。茲後讀至百遍。亦容易事爾。勉旃。相別。晤久。特記此。用代微臚云。寬保癸亥十一月十五。癸亥七十六歲翁。芳洲雨森東書。

凡官銜職銜者。取前後相銜之義。牛頭馬匹。銀兩船隻。

日本公家陸官曰加計留。人不知其為掛印之義。

詩者得之於口之所難言。畫者得之於目之所難盡。皆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廿五

能描畫。摸寫於丹青詞語之間。令人冥想默思。而悠然自得。甚之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己。其為快心暢意。何如哉。詩之與畫。古人并為一途。故曰。詩者有聲之畫。畫者無聲之詩。志有向背。技有精粗。未必人人皆兼者。不為也。非不能也。

物有固然。事有必至。皆不得不然之語。有春必有夏。有秋必有

冬者。物有固然也。春去夏來。夏去秋來者。事有必至也。少壯老死。一呼吸亦然。

池尻壽安本肥前房田代人也。僑居長崎。以醫為業。家

著菅相公筆跡一篋。究其來由。的有實據。決非贗偽之物。其人既已死矣。聞之其嗣繼家。未至貧匿。但不知他日流落于何處。真為可惜。儻有懷古慕賢之人。購以重價。藏於宰府或北野。用為鎮廟之寶。菅相在天之靈。必有所歡。育於冥冥之間矣。甲子二月九日。芳洲七十七歲書。余見壽安。在四十七年前。閣棺今已五六年矣。當時相見之時。未有菅公字紙。故余則無之見耳。兒贊治言之。歷歷。故記。

高野山金剛三昧院有兼好筆跡。加賀侯求以三百石

甘雨亭叢書

芳洲口授

廿六

換之。不許云。余曾見其頁子。此話親得之於院主某。足利尊氏嘗夢南無分身諸佛六字。求諸一時名人。各以一字為歌頭。書箋以與之。終連接以為頁子。其背自書寶積經。直義亦自書一經。此則余忘其經名。兼好字紙。亦頁中之一箋也。

宇綱茶者。宇治所綱之茶也。一運曰一綱。如花石綱。生

辰綱。是也。花石綱。宋徽宗事。生辰綱者。見于小說。

或以我國所謂鶯為報春鳥。報春鳥見于潛確類書。審其形狀。似乎與鶯不同。唯言春歸者。畧相似耳。

相國寺倚琳二師。遊於先生門下。其所耳提而面
命者。錄爲一卷。名曰雨先生口授。延享甲子仲夏
日。

芳洲先生口授終

甘肅通志

芳洲口授

七

内

贖

十

簡

編

豷

元

淫

炎

縉

丙

昌

巷

誰

盛

氏

用

乾

陸

中

明

弱

本

重

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七

內簡尺牘注十卷

宋孫觀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為之注觀所撰鴻慶集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據孫尚書大全卷七十一卷四若鴻慶集只四十二卷也然參校此本時有不同如此本載與信安郡王孟仁仲帖二十二首集本皆不載集本四十六卷內有與孟仁仲郡王帖一首復與此不符又此本載與葉左丞少蘊帖一首與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載與葉少蘊資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載與葉左丞帖一首亦復各別蓋祖堯據手稟編之故時有出入至其注中多取觀自著詩文以資考證如第三卷與周表卿侍郎第五帖注引觀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表集本乃無此篇第七卷與常守徐計議第五帖注引觀集常州資聖禪院真造記云清智大師普塔既至始改號資聖集本三十一卷載此文乃脫清智大師四

內簡尺牘

字其他引證典故亦皆切實蓋祖堯親從觀游較之任淵之注陳師道黃庭堅詩聞見更為有據非後人注前代之書模索影響者所可同日語云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有是心斯有是言有是言斯有是書呂相之絕素魯仲連之下聊城張子房之遺項羽皆是書也世變愈下而書之為體亦不一或一幅二幅至五七幅如今之所謂內簡尺牘者是也夫苟心不能聲之於言而言不能畫之於書亦何取於麟香口幅之為禮也哉富春故侯孫公鳳獨造是三昧凡其片紙隻字之遺落人閱者無不寶之以為矜式蓋其於書也無所不覽故其為聲畫也貫穿史傳義精理明有非後世所謂鱗番口幅者比也其門人李公祖堯得公之遺帖獨富嘗類而箋之且欲刊之書肆以便覽者其用心亦勤且公矣昔五臣注文選東坡譏其淺陋至論李善則有詳備可喜之說夫以一己之所學而究他人之所得能極其詳備抑非所謂可喜者乎苟知東坡之所以喜則是書之出當令紙價賤貴矣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謹

內簡尺牘

十一

宋尚書晉陵孫覲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為文章容
與詳贍淹駭眾體於時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但謝仲益趾其
後號作家所著鴻慶集行世久異時有議重鋟者格於物論而止
仲益高官大年國史無傳略散見南遷帝紀中而世復佚其遺文
君子徵時運迹事變考論其所致然未嘗不為之徬徨沈吟搢腕
太息獨其緒餘有尺牘十卷明中葉再三刻成化辛丑仲益十一
錢向書序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儒刻自為跋萬
曆庚辰淮陽學政潘水李時成刻姚江葉逢春序於今僅存版
亦溼矣梅里蔡氏子弟風尚好古屬者初篁理故帙憫斯牘之傳
不廣又病夫淺人者詭言門人夾注消漏乃與諸大阮體乾登復
用謀謀手釐而版行之於是用謙起為約尅日從事而吳門張蔭
嘉以社會來集與勞焉刊正裒補捷鈔接校首尾纔五十日注本
定諸子辱與予習每稿冊成趣以眎予予憚其敦促勤而樂其周
審驚歎其脫手何敏也予惟考古之用博矣必有所託以行是謙
謙者簡畢贍技諸子奚擇而主是西漢之季子雲子駿著作傾當

宋尚書

十一

時尚論者盱衡與效於其人其文參進退焉君子立言行世本末
重輕有辯之者諸子奚擇而主是日無他也適觀焉適傳焉且傳
亦非一端而已傳之而有與為幸或有以為懼幸與懼殊趣而勸
懲出仲益尺牘之傳幸耶懼耶庸詎知行世之非以持世耶予曰
請得之矣乾隆十有二年丁卯春二月月吉山僧浦起龍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目錄

○卷之一

與信安郡王孟少傳二十二首

與汪左丞三首

與葉左丞

與張右丞二首

與胡樞密三十五首

○卷之二

與胡樞密二十五首

與楊樞密五首

與路樞密四首

與何樞密三首

與莫內翰八首

○卷之三

與宮使李尚書十三首

與張尚書五首

與胡尚書六首

與致政楊尚書二首

與張侍郎八首

與周侍郎九首

○卷之四

與宋侍郎二首

與張侍郎十首

與向侍郎二首

與五九兄提舉六首

與石提舉

與鎮守劉侍郎二首

與平江守王侍郎十二首

○卷之五

與平江王守二首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與常州吳守三首

與常守莊右司六首

與常守陳檢討三首

與常守秦直閣二首

與常守王司諫十一首

○卷之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與常守虞龍圖七首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三首

與台守曾郎中十首

與吉守王舍人六首

與衛守汪少卿五首

與秀守方學士三首

○卷之七

與蘇守季文三首

與常守強朝議五首

與常守徐計議七首

與揚州榮守二首

與無為趙守四首

與鄭大資二十首

○卷之八

與范大卿

與朱直閣四首

與胡寺丞

與張郎中

二

與莫剛定十首

與紹興倅一姪剛定

與常州趙倅二首

與孫節推五首

○卷之九

與李推官

與常州張司理

與八十姪司戶

與祝宰得之二首

與朱宰守道三首

與章宰三首

與楊宰五首

與臨安王宰十一首

與張朝奉

與王朝議

與蘇朝議二首

與錢朝議三首

與吳江曾丞二首

與李主簿

與汪簿二首

與平江吳江林尉

與張提幹二首

與新恩孫學士二首

與李主管七首

○卷之十

與朱提宮二首

與巡檢李修武十三首

與李巡檢

三

與張省幹

與張宜幹二首

與胡制幹一首

與何排岸一首

與劉機宜

與孫宜教三首

與莊宜教二首

與胡承務三首

與沈承務十首

與鄒承務五首

與趙解元

與撫州白雲如老二首

與建康清涼交老

內情

四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儒太湖李毅求全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一

晉陵孫觀仲益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蔡龍孫初篁增訂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

名忠厚字仁仲 二十二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為襟帶而劉立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京口

建康黃孫權於朱方築城因京口長城而名

孫劉遺跡

東坡詩乃環汝萬里長城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甘肅寺

公三賢事蹟劉備孫權曹操

某索小詩豈敢自開外容抒思也公一世名王富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安用蒼蠅之聲出於蚯蚓蟻中乎

于思萬立方議語陽秋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適有物賦之

者言敗之易也 譽盛德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才俊流前此

伏蒙春記存錄故交小園齋醜道駒馳賦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

詩占謝而表老廢學須小閒作燃髮之態也

小園 賦勝公歸田錄茶品其貴乎龍鳳園凡八餅重一斤慶

高齋各賜二餅官人養金其一斤每兩致致中書齋齋東坡詩

余敢食天子之命 下拜 徐慶與族人之書幸無下拜對日小

安慶節字然斷數聲

即日春序尚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自聞再節里門小邦窮陋王公

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奔走爭先以快一祝

而廢痼之餘德文既往見月而喘故獨在眾人之後尚冀寬貸未

賜詞詰

快親 願不拜李潘命潘字潘之元有初語也右拾遺召潘上書

引頭東望若景星鳳鳥 見月而喘 武帝生北齊作珠璣屏寶

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齊答云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今黑水

是日所以 見月而喘 武帝生北齊作珠璣屏寶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眾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偃里

中尤欲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錮之竊自歎也

曳裾 漢書潘衡傳衡與嚴忌收乘等俱仕吳吳王潘以太子事

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好節固陋之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眾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偃里

心則何王之門不可好節固陋之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眾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偃里

政路 回與丁察院取堯蕪與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即日祈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以度窮臘終欲一詣屏著如約不敢復避矧鍊之嘲也

齒髮變化 昌黎河之水二首奇于姪老成日復日夜復夜三

筋力為禮 曲禮老者不先化蘇軾乞常州居

尺書 古詩道我雙雙下

塞向 幽風七月詩塞向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屏著 爾雅屏風之謂也

陽復為陽三陽為泰也 三微後漢書章帝紀春秋於春每

且入秉化鈞以福天下慰僉屬也某投界荒僻亡繇陪賀或席上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其中實三微交泰之祥共惟履茲穀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也 始萬物皆微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黃封名酒龍綬流落為林下之光俚俗經此時序問餉紛然占報不盡銘藏之意

黃封酒 東坡集杜介送魚詩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積

林下 宋之問詩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馬望見前驅冀

得伏謁道左而弓戈塞路泥濘沒馬勢不能前退坐叢祠中又欲

具一書而上雨旁風亦不復果瞻仁太息而已

梓宮 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

陳跡尚班然南北解仇江泉徹警卓益領客酒酣援筆賦潮打空

城之句亦一快也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

已厭聞不復汗簡續也即日冬序晏溫共惟鈞候萬福某病餘亦

復上文已訴病狀矣 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亦復二字似淡矣 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亦復二字似淡矣 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亦復二字似淡矣 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亦復二字似淡矣 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履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為恨也索詩

牽課書本談上呈幸一讀置之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

其目在杖履與東坡與蘇東坡與蘇東坡與蘇東坡與蘇東坡

原呈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老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煙色蔥籠一亭青澗港半高碧猶疑

雨空寂歷其四多寶院穿雲訪幽竹倚杖蒼崖根冥冥竹中

仙雲潭雨雲垂波影秋聲飛然得遠寄此五石未覺其五石

與胡樞密名松年字茂老 三十五首

自長至族黨姻舊俱集比小閒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

令及是當有侍見之日矣

某規並舍之田為小圃因累土為一堆阜凡費廩粟百斛僅若蟻

堆阜 唐書地理志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有山壘出高二丈武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者年九十且無子孫其妻之妻曰

何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連日侍樂飲已復爾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輩

方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告廷

某塊處閉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

譚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精柏耳第以禮遇厚重為公費不敢敷造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尋丈之閒已作橫竹之想也

人之首也曰人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
之不能不以公之於手而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不
人不能不以公之於手而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不
古人之不能不以公之於手而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不
中書對面傳音丹陽尹六世孫也丹陽尹哀集後堂夜集指庭
不哀塗壁動垣惟其室家既既潭潭昌黎符讀書城南不見
解籜張文昌詩類備解籜竹皮也橫山後見萬竹寺送幸員外
萬竹青對客杯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陸暑不果上狀即日履茲新涼共惟鈞候萬
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嗜睡意謂暑退
尚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坐此未果瞻遡門下企
踵而已

見後
隴山家界公先坐在此地又
隴山家界公先坐在此地又
隴山家界公先坐在此地又
隴山家界公先坐在此地又
隴山家界公先坐在此地又

也橫山園必已下筆千巖萬壑頃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所謂
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諛墓之文以實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一錄更數日當馳介
也橫山園必已下筆千巖萬壑頃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所謂
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向來卜日侍宴俎歡呼縱飲容此下客龍山把菊尚欲託後車從
一笑之樂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罷不能自強但遺恨於無窮也

下客元次山下容議下客龍山把菊尚欲託後車從
一笑之樂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罷不能自強但遺恨於無窮也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升書同遣度今日方至前而騎吏
亦踵門矣省教慰屬良厚具審即日鈞侯萬福陽復而積陰連雨
浹日不休又繼之雪翁而後張固其所也無從展慶但有瞻頌
之謂翁而後張翁之子微明將欲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升約詣郡徑入西徐聞彥
章寓南禪便移舟趨無錫汎宅飄然初無畱礙如某類有物錮留
而不能去也衰病惡寒方負日向隅而坐橫山春到當執鞭弭以
從

九江本傳松年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
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規滅情上南禪寺南禪寺碑記無錫南禪
雍熙中易名名山名在泗州府南門外汎宅州刺史志和傳真卿以舟
負日之隨人莫知者執鞭弭左傳信二十三年左執鞭
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邵公玉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歎也某嘗謂軒冕
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邱一壑之間未嘗輒以予人至
公玉然後益信此言為不謬也

曲池平
願長康畫謝功與在後高堂既傾曲池又平一邱一壑義度世說
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安席悅仰愧作蒙貶誨札具審初暑鈞侯萬福溽暑養病宜即爽
增以迎葉喜懇禱之至

痿人念起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講者
張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期臨親修其宅具供具也
爽塏左傳昭三年景公欲更居於之宅爽塏也
王養恭便無復物務少藥喜之疾勿藥有喜
令升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拜賜也
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翫不能釋去者某歸跡圃

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而如護其雛特未可折

贈也聊發公一笑
朱樓 左太冲三都賦朱樓者素奈夏成景龍文館記唐大
宗與侍臣於樹上接櫻桃恣其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
繞樹三而南飛繞樹三而何枝可依
護雛 雜詩東坡濟源草堂
與竹者來相

張華欲求薦狀為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喋喋濁
聽忽得書云韓候或當已為補叔詣兄所失一狀孫內翰而成資
在六月道盡塗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
儻蒙改薦於垂成豈惟幸蒙惠某亦預被賜也尚冀眷存之舊不
以屢瀆謹過

成資 白樂天詩兩衙多
喋喋 漢書張釋之傳豈效此
密年本傳大金通同使選拜支那尚書兵部尚書復漢令松
即日恭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今跼伏田舍如被薰灼兩腕
疲於扇箑不復近筆硯矣竿牘之間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

恐
跼 伏 江總度支尚書陸君諱平臺果涉石扇
大所兼灼于己
扇 箑 以東謂之扇
之智不離苞苴半

向見公却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序戒寒
公防秋當在茵鼎之閒也

戒寒 外傳周語見而防秋
茵鼎 而家子路曰祭茵
言諷候也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為慰顧此衰晚惟公獨見收卹每獲教寵
三復之後積而藏之殆盈篋矣十部從事不足云也朱丞相薨背
承相名雖以福祿終始而善類失依仰可為哀痛鄭州自己茂下
世而胡承公葛魯卿又繼往日者張全真
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為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收卹 坡翁答李寺丞書廢棄之人每自十部從事傳洪都督

荆州每有典庫手書守相丁監款密莫不
感說成日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王延壽善畫光顯所書聖光顯者蓋景帝
之所立也劉宗秀始都西國好治官室遂
遺漢中徵盜賊奔突自非神明依憑支特
靈光中徵盜賊奔突自非神明依憑支特

向來伏拜戲下重勤省願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勤道舊故
又過於曩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但暑共惟鈞候萬福炎威
暴發如坐甑中橫山奇勝一壑條然計公一適在北窗之下也
戲下 漢書韓信傳居戲下師古
風防阻暑也
記河上戶木
之中有陸雲壘
隋以佛中
寶華等
與子
臥過涼風
辭去之夕戴星而南賀明僅次臺李忽遇快風抵湖泱泱炊尚未
熱也兒輩方治上冢之具以待徑趨龜潭牛山兩坐侵曉罷歸越

日先遣舟絕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留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
役思思不獲萬一抵馳布區區至今尚懷愧也

戴星 呂氏春秋處子戲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而
星此中二
苦有國
汝山行湖
市之會餘
則知楚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控德忱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誨存積
首拜既愧不可言具審履茲歲端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是開
霽橫山春色已在先生杖屨之中矣

履端左傳
上春在
胡騎頓兵境上使驛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閒少貸一方肝腦
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名充書皆可喜之言庶幾安堵遂卒
歲如其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歲如其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胡騎 杜子美詩 格城一別 四使驛 蔡襄回曹相公啟 承相
折衝 戶內 拔於 尊祖 之所謂 比之 堂上 者 也 月相如
即日 薄寒 恭惟 鈞候 萬福 某十日 侍坐 區區 懷戀 未敢 言旋 屬親
翁 強酒 體中 不平 遂復 辭去 歸舍 甫定 邊警 遽聞 晨夕 疑懼 久不
省 候寒 溫 冀 蒙 督 此 意 也

薄寒 欲今 薄寒 之中 人
別去 纔宿 昔已 悵然 賦三 秋之 句 即日 寒煥 不常 共惟 鈞候 萬福
某比 次山 中冰 雪皓 然破 屋支 風幾 不能 夕伏 蒙招 喚生 薪豆 粥
已足 以解 飢寒 而酒 肉如 山極 一時 之盛 區區 感著 未易 具陳 也

三秋 詩 宋 葛 德 朱 蕭 今 一 破 屋 目 黎 奇 盧 全 詩 玉 川 先 生
新 東 坡 在 黃 州 大 寒 粥 豆 粥 東 南 至 饒 陽 蕪 湖 起 光 武 自 前
皆 東 坡 食 豆 粥 頌 道 人 報 光 武 謂 諸 將 曰 昨 得 公 孫 天 寒 粥 一
家 作 馬 酒 肉 如 山 酒 肉 如 山 又 一 時 初 筵 哀 絲 動 象 竹

美梨分餉 富矣哉 比侍杖屨 繁作 紫花 猶在 目俯仰 之間 遂供 飮
作 本 坐 家 釀 海 錯 併 已 祇 拜 記 存 之 厚 品 物 繁 夥 衰 老 之 光 也
物 性 人 謂 多 爲 夥 傳 楚 人 謂 多 爲 夥

涉秋 便爲 趨侍 函丈 之計 而水 涸不 可舟 比得 雨又 屬女 子從 其
夫 造官 少留 與之 別及 此秋 殘竟 未遂 款門 之意 區區 瞻悵 尚何 言

函丈 曲禮 廟聞 函丈 注函 款門 呂氏 春秋 款門 也
大旱 之後 村農 方以 得雨 爲喜 數日 來秋 稼皆 爛死 水中 某生 長
田閒 今老 矣未 嘗有 也議 者謂 久旱 之禾 得雨 正如 飢人 得食 一
飽 過度 遂至 僵仆 來歲 饑疫 恐不 免也 似聞 慶賜 將行 盜賊 亦稍 出矣 所憂 殊未 艾耳

秋稼 爛 少 喪 秋 雨 數 首 章 云 雨 中 百 草 秋 爛 死 大 飢 人 一
飽 東 坡 次 韻 云 禾 頭 生 耳 黍 穗 垂 農 夫 田 婦 無 消 息 飢 人 一
陽 復 於 陰 川 池 凝 沍 雪 之 交 脫 字 恐 有 巨 人 長 德 善 類 所 特 所 冀 面
致 頌 言 以 抒 下 情 而 衰 瘵 不 堪 趨 走 第 頓 頰 南 向 而 已

某自 湖 狀 由 徑 入 善 權 祖 送 處 便 道 過 潼 渚 省 族 兄 留 一 夕 飮 竟
趨 北 門 就 舟 日 已 曠 矣 詰 旦 莫 成 叔 別 胡 回 詣 朋 溪 以 還 久 客 歸
心 如 飛 不 果 重 詣 必 蒙 貸 督

吞舟 莊子 庚 桑 楚 夫 面 車 之 獸 介 而 離 山 則 不 免 於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泥 蟠 揚 子
其 陪 橫 山 杖 屨 以 來 見 公 手 植 今 參 天 矣 杜 子 美 仔 有 細 看 菜 莢
猶 未 卜 明 年 健 否 而 公 少 留 異 縣 爲 谿 山 風 月 主 門 下 老 賓 客 奉
周 旋 坐 閱 十 春 未 有 如 某 者 區 區 欣 幸 不 知 所 云 也

參天 杜 少 陵 古 柏 行 參 天 壯 觀 此 會 知 誰 健 醉 把 茶 葉 仔 細 看
看 西 京 雜 記 武 帝 宮 人 買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佩 蘭
茶 葉 上 人 異 縣 送 著 谿 山 風 月 本 東 坡 與 范 子 豐 帖 江 山 風 月 閣
友 初 成 寫 胸 臆 爲 馬 陸 諸 公 攜 酒 相 看 詩 甫 周 旋 八 年 行 父
老 賓 客 也 請 侯 老 賓 客 罷 酒 離 歌 拓 金 棧 周 旋 八 年 行 父
未 敢 失 聲

某陪 几 杖 六 七 年 久 勤 館 人 未 有 過 於 前 日 者 臨 分 又 蒙 酒 醪 果
醪 送 將 之 厚 區 區 欣 戴 莫 喻 此 心 即 日 初 暑 恭 惟 鈞 候 萬 福 某 歸
途 水 涸 推 舟 而 進 凡 四 日 僅 抵 村 舍 並 河 之 民 以 錢 酒 餉 吏 卒 乞
斗 升 之 水 如 救 頭 然 之 急 樞 密 雖 家 居 諒 不 廣 憫 雨 意 也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與胡樞密名見前卷 二十五首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遂不復遣問即日得暑蒸惟
釣候萬福霖雨連日晝夜不止弊廬所占地最高仰一夕漫
而為壑荆谿汗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非
庸眾之所能及也

頌言禮禮引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
九京也北而再拜稽首弊廬所占地最高仰一夕漫而為壑荆
谿汗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非庸眾之
所能及也

遷徙一審紛紛及是必已安堵僑居隘陋一旦決然舍去千巖萬

壑左右照映臥北窗之好風望西山之佳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
時予細想神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僑居魏書杜預傳趙請銓曰既宗近何殊復僑千巖萬壑
見卷一 一適北齊邢子才傳望兼重脫略動易坐臥恒在
更通神宇世說王戎子敬曾俱坐一室忽發火子敬遽走
僑居神宇世說王戎子敬曾俱坐一室忽發火子敬遽走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愴然粗有生意方欲遣
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尚須登門
以謝萬

愴然莊子大宗師曰然然而往白香山松聲珠玉之側容止門
委見吟嘯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玩亡窮具
審履茲涼秋釣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
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當舊本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

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眾一往而廢
鋼中有強聒之嫌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
東橋行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疎秋晚拜伏門下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玩亡窮具
審履茲涼秋釣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
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當舊本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薄寒共惟
釣候萬福郡檄報中宮之計地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從橫林官吏
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極草草多復出不相照
似別致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護成
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欺也即日秋高恭惟釣候萬福
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蒞屋之下衣衾沾溼體中益不佳矣調護稍
復小舟馳造

五馬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騶三公九卿馬左騶漢
千石乃右騶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遷者謂鄉校左傳鄉校
以論語証謾老泉管仲論其書野次晉馬榮公宜露營野
秋政野次別語屋前其家王弼注蒞履履其言上六豐其屋
秋政野次別語屋前其家王弼注蒞履履其言上六豐其屋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薄寒共惟
釣候萬福郡檄報中宮之計地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從橫林官吏
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極草草多復出不相照
似別致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某投老作置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款語以為寵偶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嘗食者而
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待
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自晉書隱逸傳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
義熙三年解印綬去職歸去來辭家務悉委之兒僕
以此自終南史隱逸傳去來辭家務悉委之兒僕
有之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字宙而或心借風雲以爲氣若夫陶
之徒焉並向時陳元龍備重志呂布傳陳雲字元龍許都人
日陳元龍海之士素氣不除昔遺亂過下邳見元龍天下人
與語自上下大林以侯客與下林備曰君有國士之名天下
地何求上問舍何得與君語如小人在廣陵信宜布太祖到
太守孫權遣使聘先驅伏將軍有吞滅江南之志遷東吳
封不養食肉食之計公曰東吳朝上書於晉獻公請何與
其不養食肉食之計公曰東吳朝上書於晉獻公請何與
臣等養食肉食之計公曰東吳朝上書於晉獻公請何與
庶幾人日食肉食之計公曰東吳朝上書於晉獻公請何與
吾謀也張公杜詩起通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長九尺雲眉
不用也

張鎬也唐書鎬字從剛風儀魁岸好談王霸大略自稱衣冠
左拾遺元宗幸鎬自山谷徒步屣履從元宗進道行在至鳳翔奏
議多有安益拜鎬相
譚家舍狼勤騎從存沒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塵爲媿某
自陪杖屨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
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敘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猶龍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於吾知其能走者可以爲龍
者可以爲龍飛魚吾知其能游於吾知其能走者可以爲龍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六秀書侯攸
某自去遺牆屏念欲啟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
下而不敢勤報既伏蒙遣介馳賜翰墨恭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
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溪上眞入紅
蓮幕矣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王太保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嘉惠
家法

用爲其更也時人以人儉府爲蓮花池故稱書美之
古詩攬衣
與楊樞密五首

某去遠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
咫尺之書馳心而已即日春寒恭惟鈞候萬福某遺時多故數蹈
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得遂首邱獨有門牆相望千
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不宣

形隔東坡和陶子瞻尺之書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
古語入寸日思尺者言其能或長尺或短尺或長尺或短尺
尺入常與此先其大軍首邱邱首仁也晉書載范滂容博濟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其奔狀略曰本也
於昌黎死於先人墳墓其言不本也
執事官成名立立斯憐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不如一
見審矣他日宰天下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爲一代宗臣所冀加護
苗鼎以仲廷告

官成名立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
方在無窮之時揚揚而此不去後復
天下期者謂之爲平中此平爲平分肉均里父老曰善宗
臣漢書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萬世盛矣哉
某自歸田不復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後遷居以安
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湖東
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温州明即月閉有與晤語者否某幸
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

歸田東坡遊金山詩江如不歸山江如不歸山江如不歸山
謝江神豈得已有三城府山後漢書傳公居
田不歸神豈得已有三城府山後漢書傳公居
家亦有之青旂三明明府山後漢書傳公居
通日月星辰之光乘牛車漢書朱雲傳雲生所居常事田
故爲丞相在明州之宜備主禮因雷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
至亡事巨雷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尚士雲曰小生適欲相與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慰藉陳人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慰藉陳人

掃跡見卷滅影... 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涼... 其時遊宦經行之地

徒御詩車... 黃河之水

一不徒御... 黃河之水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有野鳥數千... 足以為衰老之榮

投老殘年衰病...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足以為衰老之榮

董德又德父見後帖傳送問遠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其審春
和台候萬福某老來厭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
卒贖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勿勿不宣

厭事史記張儀傳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
厭事吾請令公擊事可乎注索隱也謂飲令其多事又
厭事厭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
厭事厭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
厭事厭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

比聞盡開一本舍旁作本地手種花竹一本遂移春入壺中矣又
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虎邱之遊不克陪燕姐一歡之適甚恨謙
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
合香謂已獲麟謙仲云尚擇婿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

此耶一笑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下虎邱國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虎邱同所
下虎邱國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虎邱同所
下虎邱國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虎邱同所

山治具史記灌夫傳灌夫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登禮記其年而
山治具史記灌夫傳灌夫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登禮記其年而
山治具史記灌夫傳灌夫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登禮記其年而

法以合體同獲麟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君子為之
法以合體同獲麟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君子為之
法以合體同獲麟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君子為之

於獲麟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二句此
於獲麟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二句此
於獲麟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二句此

去夏屬病繳纜一時比聞橫山計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
去夏屬病繳纜一時比聞橫山計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
去夏屬病繳纜一時比聞橫山計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

久病方開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採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
入橫山少留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賦皆
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
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疏斥之罪即日伏惟台
候萬福董郎攜婦看翁媪云內翰遣介行且至矣亟草一紙屬德
父以竣不宣

織繞大史公自序名家詩樂織繞注織音
織繞大史公自序名家詩樂織繞注織音
織繞大史公自序名家詩樂織繞注織音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扉雞犬上屋而
雨脚猶未斷如西徐最高印字殆欲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
壇不受暑時寒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墮而東堂雄深亦不惡

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
水及半扉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雉犬上屋
水及半扉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雉犬上屋
水及半扉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雉犬上屋

別去夜泊泖口追曉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聞閭城
已在望中矣孤舟獨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秉畫
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

几案否即日大暑蒸惟台候萬福某次聞門日正中暑甚遂移舟
虎邱少憫劍池上需一夕之涼而諸瓢盆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
十輩殆欲脫腕長老從旁勞勉良苦某答曰所謂纏倒藤矣一笑

遂別還舍未幾瘡疖大作遣狀草草不宣
泖口吳郡泖水在華亭陸倕詩
泖口吳郡泖水在華亭陸倕詩
泖口吳郡泖水在華亭陸倕詩

大姚在吳郡東境
大姚在吳郡東境
大姚在吳郡東境

海鹽在吳郡東境
海鹽在吳郡東境
海鹽在吳郡東境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與宮使李尚書名譽字德升 十三首

公許郡甚善其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宣帝
許之今日從臣守形郡必度外有所為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
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何之一搖手舉足便然然者若為崇本
崇作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東道主 東道主傳三十年若舍其乏困赤城赤城山福地記天台
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葛仙翁煉丹得道之
處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县會稽山色皆未
賦似晨霞起以建標連檣請謁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
賦赤城霞起以建標連檣請謁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
千里命駕 世說簡傲門者康與呂安咸世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曾過而問焉善人所以相思千里命駕而問焉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向來驛使致問遺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攜與俱
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

內簡三

煥未調合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邂逅一見而
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屋梁時也

春 疲曳 後漢書馮衡傳年雖疲曳有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軍府力役增一 疲曳 後漢書馮衡傳年雖疲曳有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軍府力役增一 疲曳 後漢書馮衡傳年雖疲曳有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軍府力役增一 疲曳 後漢書馮衡傳年雖疲曳有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曾宏父 名傳時 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然德爵之尊則莫有出公
右者又示長短句二軸樽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
矣某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据虎背而坐而使
道傍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宏父詩 見卷六與台 長短句 宋史周邦彥傳邦彥好音樂
韻清蔚前修 注小戴今改注大戴庶幾前修矣 萬公

特牲儀式 徹詩式徹小序案儀禮意適東坡日日出東門詩
不臣高公式徹詩式徹小序案儀禮意適東坡日日出東門詩
不臣高公式徹詩式徹小序案儀禮意適東坡日日出東門詩
不臣高公式徹詩式徹小序案儀禮意適東坡日日出東門詩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從後騎一覽赤城之勝願以世議迫隘連
牆不相請尚恐不免千里命駕賦世驚愚必不見赦坐此阻關
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竦奉手誨具審春暄台候勝常目省小
閒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之奉以陽攻陽
祇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東道主 東道主傳三十年若舍其乏困赤城赤城山福地記天台
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葛仙翁煉丹得道之
處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县會稽山色皆未
賦似晨霞起以建標連檣請謁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
賦赤城霞起以建標連檣請謁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
千里命駕 世說簡傲門者康與呂安咸世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曾過而問焉善人所以相思千里命駕而問焉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所以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內簡三

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目省 說文省目鍾乳 石鍾乳出始興
中州精鍾乳產於石之精靈靈不可知依者善柳子厚與崔
性由精靈而產者其靈如精靈或類死灰丹砂者再貢礪砥
砂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者再貢礪砥
金坡公志林本單言丹砂出符陵山谷符陵是治州今無復采
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耳 無聲伎奉 南史張欣泰傳置宅南
放聲伎雜藝

吳守報罷曾宏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家風凜然遂有
與晤言者章掾蒙推獎渠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趨台時其婦懷
姪陳媼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度當至官下王孫不能自食因應
爾耶更望終賜游揚諸公開俾遂寸進區區之叩

據 漢書蕭何傳為沛主吏 青龍 吳郡 吳郡 吳郡 吳郡
名或因青龍舟信賴日屬 青龍 吳郡 吳郡 吳郡 吳郡
云或因青龍舟信賴日屬 青龍 吳郡 吳郡 吳郡 吳郡
云或因青龍舟信賴日屬 青龍 吳郡 吳郡 吳郡 吳郡
婦家富人 史記張耳張敖謀殺趙主謀殺趙主謀殺趙主謀殺趙主
趙耳是時脫身游女家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趙耳是時脫身游女家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趙耳是時脫身游女家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趙耳是時脫身游女家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高帝紀... 不能自食... 奉誨存大慰... 彌時殆不知... 方往視之... 耳比澤方... 耳比澤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迷首邱而公亦安於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大雅醜藉... 未造官殆... 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泥中... 陶史... 年更... 或同... 不之... 鼓吹

使臨枉誨... 紙之詳大... 能食雖少... 障駁如書... 妙手日... 刮癩... 分違十七... 春寒台候... 而愈也冬... 於窮臘... 王仔... 其上...

辛之屬此... 而愈也冬... 於窮臘... 王仔... 其上...

相之錄近... 門之內連... 不如所科... 得失於一... 溫麗... 暮去... 主... 何如...

溫麗... 暮去... 主... 何如... 夫之目... 夫之目... 夫之目...

法於象龜使萬民觀治象庚日而飲之法從甲至甲謂之
決日凡十日決與決同國語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決日

京兆侍從久次愈論所屬固自應爾况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梯

袍之舊然冲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後也

端殿已於前所稱爲天也蓋取也後爲天下賀昌黎送溫處士序生

所稱爲我私怨於天下蓋取也後爲天下賀昌黎送溫處士序生

通稱也南宋以制以上充高日也後爲天下賀昌黎送溫處士序生

衣間步之願須見之知記使須惟何相泰叔開之日爲行

天史公之至相與門與下日乃吾相張君一寒如此取一爲

三年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知鳴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桐廬簿惠暉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祖暉欲

一歸視其葬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常旬月間復還官次

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

避干僭之罪也

與胡尚書名交修字已茂 六首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命屬暑溽共惟

合候萬福某方向馬首之東遺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

之厚樞省虛位位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北門 蘇表 唐書 元萬頃 傳 武后 詔 帝召 者 備 論 蔡 中 朝 廷 疑

馬首 東 蘇表 唐書 元萬頃 傳 武后 詔 帝召 者 備 論 蔡 中 朝 廷 疑

某用新舊鐵細雜木築一室殿前當入居之聞公大木數千章方

自儀真來而召節已行矣昔白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

至殆此類也

千章 漢書 貨殖傳 木千章竹竿萬箇 老杜 遊 儀 真 南 唐 寅

宋初 升 爲 建 安 軍 中 號 符 節 開 丹 寇 敗 郭 虛 舟 詩 萬 壽

真州 治 揚 子 雲 政 和 中 號 符 節 開 丹 寇 敗 郭 虛 舟 詩 萬 壽

延 明 傳 薛 文 遇 手 書 除 日 夜 半 下 學 士 院 更 朝 新 六

玉堂 視 草 金 華 進 讀 極 儒 者 之 榮 樞 庭 黃 閣 自 此 超 進 且 仁 非 常

之 聞 也

玉堂 視 草 金 安 遺 事 太 宗 御 飛 白 書 玉 堂 之 署 四 字 素 繼 二 幅

別 去 屢 見 除 書 造 外 不 卽 贊 喜 新 政 蒐 拔 淹 滯 如 已 茂 老 成 持 重

權 居 要 津 可 爲 朝 廷 慶 也 卽 日 秋 高 恭 惟 台 候 萬 福 某 蒙 恩 收 召

已 解 郡 紱 更 旬 可 至 國 門 卽 遂 叩 謁

從 于 世 將 者 相 繼 起 更 季 內 外 同 侍 講 讀 俱 爲 端 持 重

安 同 心 舉 力 持 重 處 正 要 津 子 美 詩 何 不 策 高 足 先 據 要 路

國 門 錢 以 敬 閉 國 門

錢 塘 報 聞 亟 解 去 更 間 委 書 勞 苦 嘗 草 草 具 答 矣 比 還 山 中 親 客

相 過 將 迎 彌 月 及 是 方 小 定 不 有 脫 嗣 音 非 敢 懈 也 卽 日 恭 惟 台

候 萬 福 開 會 稽 回 祿 居 第 不 至 驚 擾 否 北 扉 代 直 行 且 卽 眞 遂 登

政 路 庸 慰 延 望

錢 塘 史 記 秦 始 皇 出 遊 海 濱 過 丹 陽 親 客 錄 田

故 飲 入 酒 家 謝 日 臣 亦 無 恙 且 通 有 鄉 里 親 客 自 遠 來 送 與

慶 將 迎 會 稽 周 禮 夏 官 職 方 氏 東 南 日 將 迎 負 心 二 十

獨行萬里
社注遠傳車也史記游俠傳侯乘傳車將至河南得

倚闥
倚闥未舒詩古詩漢書趙充國傳安世侍問兩望

綵服
綵服高士傳老萊子七十衣五綵友為嬰兒

七十
七十綵衣

比上問審已關聽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舉亦備

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人物凋謝文詞散轍非公在場屋時比也

然一經題評便為世準當復少變乎瞻見未期為斯文自重

典貢舉
執羔本傳充贊金生辰使南渡趙應天備法駕受命

題評少變
司命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

胡令受代從妹將雛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為力取消

臺一章比趨銓曹更蒙主張無復畱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

逢之異他日當銜環吐珠以報區區空言何足論酬

將雛
古樂府西行鳳皇主張維是執居無事推而行是

寒香
香過陶侃傳上表臣少長孤寒始願銜環

雀食
雀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數日乃去其夜

博蒙
博蒙君採清以白衣重子向寶再拜日我西王母使位者為

如環
如環生虎四世為三公馬吐珠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

生賜
生賜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

綉取
綉取而放之三日池邊得

明珠
明珠一雙帝日豈魚之報耶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與宋侍郎 字德謙 二首

向來頃 當是傾蓋 蕭寺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實先及而

馬首遂東不克追路必照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

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

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傾蓋 韓詩外傳孔子適齊程木子於刻之閒傾蓋而語終日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

坎壈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與張侍郎 字養正 十首

某投畀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

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通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

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絲延兩時今則有閒矣猶未堪作勞歲晚

當卜一見不宣

紙書 晉劉弘都督荊州咸日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身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早乾之餘途窮無所向今冬遂晏

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故又念挽舟之勞許免科

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絳從何易于 舊本訛 後其舊作其 或有補

疾呼急步 韓退之曹成王碑府中不聞急步疾 儒冠 史記

比造門屬公養痾謝客延之卧內一望履約實慰區區伏承令嗣

開方釋肩遣狀草草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哀慟何及然眾醫侍疾二年公治

喪全真貧政治哀榮終始亦復何恨所冀自廣

公下 李賀如虹通詩馬履侍疾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鉅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

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

七供 注見卷一與孟少博帖又北齊書孫暉傳為國子博士

坐脫 立化 善識 命供 養善 交事 善知 識欲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食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況逝者

已在仙山佛國中區區刻舟亦何補於 於字或 是衍文 前日告行

適聞寐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別卜一見

仙山佛國山名在秦始皇紀有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三神山寺修淨土院記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國來示現

某頓首上啟哀備習癩老人遺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比過吳中烟舊苛留遂至投轄既得

然也恩恩且通一問不宣苛留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投轄脫去

某再拜伏承宿恙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啟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敢途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關必有造請非一日不能辦當

侯大葬具舟詣家舍瞻送矣悚汗悚汗

展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嫗不果遺狀為愧即日海峯

笑不宣賢者得路後漢書循吏傳王漢曰杖屨非

附蘇林銘序兩湖轉運使朝請大夫蘇林字子淵博極羣書尚友千載

李郎得官湖外以穉女遺去為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羨已應解法

賜也此上似別為一帖舊本與下段合併今伏蒙遣介貶賜詩帖

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

光也新詩偉麗三復欽仰不謂窮老復聞韶濩之餘音也輒復和

答當一笑詩本集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十一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黎甚美方悟唐
人所謂餉座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蜀箋未嘗見之既無左太

冲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蒙馳賦莫喻感哉
崖蜜賦云朱監崖蜜又各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記陸士衡有

食新賦云朱監崖蜜又各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記陸士衡有

左太冲賦云朱監崖蜜又各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記陸士衡有

聲問不相聞忽復徂暑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福傳聞得新第在
八兄之旁羣從往還遂可追烏衣故事又聞貴將飭數輩挾厚資

并兼此一方不免有近賦之歎也
第漢高祖紀賜大第孟康注羣從漢本集孫公藝志朝議公

衣賦云朱監崖蜜又各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記陸士衡有

自歸耕穰田望歲與老農共為休戚春夏早溢義當作曉兩岸車
聲如雷河底拆為十字原可畏七夕一雨接踵而來得與田夫

獨擅一壑想同此適也
穰田史記帶籍傳序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

滿家望歲左傳哀十六年民望歲如雷
尾如打衙天公不見老農泣取阿香推雷鳴
室看踏溝車望秋實帖用晉何曾蒸餅不折作十字生食七

優游卒歲之口可以出錢若水講陳希夷分華山居之白

自兄江左代還便為終焉之計此孔子所謂剛者大抵久立爭地
如某熱蔬固宜得咎難叔詣兄近之內翰亦復不免惟冥鴻之在寥

廊下視百千蚊蚋聚一器中啾啾狂鬧可付之一笑也某嘗見世

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慾澹
然無求一出火宅便是極樂國

冥鴻揚子法言問

極樂世界經言西方淨土

清涼山經言清涼山

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咽

懷也日辟不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
區區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藩翰小駐輿議缺然日仁詔追別
行展慶

越國家舍 鴻慶本集秦國夫人墓志云太宰華原王勳公之夫
人封越國夫人越國又云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規

外臺羣胥軒輊州縣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
無十萬之通為囊橐莫敢誰何比公案治盡得其主名馳一檄追
之狼狽奔走酒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慶快也

外臺 謝靈運詩晉書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
臺軒輊詩六月後車馬安如軒輊也
能令人軒輊居於後不能令人軒輊居於前
陳項傳師古注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生駭者幾何人主名為誰狼狽足經博物典彙狼狽二足長後二
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抵掌下抵掌而談趙王於華屋之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
區區竿牘小禮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音
發函拜賦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某卜以秋涼一詣府舍
第恐公已著鞭矣 此下九帖皆

燕寢 蘇州詩兵衛森
一水間 古詩盈盈一水
著鞭 晉書

異時丞相府奉周旋風流醞藉但知公為公子也南渡之後數聞
進擢奉使典州入持從橐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
雞肋耳何足以汗牛刀也

承相 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珪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
承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

某自除籍為民日與漁樵爭席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故不
敢輒詣城府屬者資殿坐中長卿大賚蒙公敦尚一日之雅不容避
席雖盛德有光而衰老殆踈踏不遑矣更蒙燕勞送將之厚尤非
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漁樵爭席 蘇內翰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
於康侯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城府後漢書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為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
矣吳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
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 蘇州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
後吳王夫差去國三十五年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
間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
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
龍山峴首共為不朽矣

落成 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珪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
承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

壯觀 蘇州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
後吳王夫差去國三十五年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

不望榮戟載彌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
不以書問數疏相求於未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即日
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本職首作纏繞一作二

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僊上狀

榮戟古注有衣之職也後漢書與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
吏四人皆帶劍持榮戟為前列未度莊子係於未度陳人注見
與楊相被病相隨五里一反覆尋釋便纏繞李琮東坡情
果隨手瑞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釋便纏繞李琮東坡情
矣又與膝道姑不釋卷昌黎與孟尚書
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昌黎與孟尚書
書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內

三

宋孫仲益丙簡尺牘卷四

即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二天之喜而不
敢恃宿昔輒以幅巾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開已聞移牧之命區區
欲攬使君之須不及也不宣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士民懷戀截鐙臥轍想見祖席之盛而衰老
內堂
九

又不得容一越於其間暑候漸近尚冀調護自厚

雲集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凡諸截鐙謝靈運元天寶
往南交代日吏民泣推馬首謝靈運元天寶
或當道而臥告曰願乞侯君復舊謝靈運元天寶
碑文謝靈運元天寶
也昔黃帝之子農祖好遠遊而外謝靈運元天寶
俗不通於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日謝靈運元天寶
靡不窮賞故祀以為神謝靈運元天寶
來侯征虜昌黎祖席詩謝靈運元天寶
注謂謂和平之護請保全之謝靈運元天寶

與常守王司諫字子雲 十一首
公在諫垣叔謂兄古通言左右存省流落之意而不敢以姓名
微門下比聆去國欲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禮不
為亡負也
贈諫垣白居易受給事制恩踐職行格 頑鈍廢禮 東坡答李廌

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不知旌騎所止去違二紀區區歧望徒有
此心即日履茲春寒伏惟台候萬福某歸田五年故人臨州不敢
獨見必諒此心此帖舊

百罹後進此百罹獨見必諒此心此帖舊
涼秋緬想體力益勝某築室久未成而陰陽家以度歲不可遷矣
方悉力從事於此而水涸膠舟種種不集比又從人輟買杉椽二
百枚由城府至田閒一牒乞判執他日蓋茅一把皆公之賜也
陰陽家史記太史公自序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不可失也夫陰陽
則亡未入位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天失也日星書藝文志陰陽家者蓋出於春秋之時之大
為之則牽日月星辰於上則泥於舟舍人事而任鬼神膠舟
本水六福公案題錄神會日向汝道無名無字汝
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成信知解宗徒

尋手教具審涼秋台候勝常傳聞召歸之命方俟出郊具一小舟
偵一見之願省書乃不及此當是筆端之蠅以先聲馳告否耶

筆端蠅晉書載初特堅之將為故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
里人相告曰官今大教有司以筆端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
之理事何從准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教有司以筆端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
有大蒼蠅穿帳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驚異焉令人尋之
有赦所集處傳

使臨領誦飭具審秋暑台候萬福苦熱彌旬引頌素秋以日為歲
一雨遂翛然此邦君與民共者耶
苦熱苦熱行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照亦有
引頌二句不可言引頌素秋以日為歲也
洞然王乃披通體俱備然與民共宋玉賦楚襄王遊於蘭皋
而風身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彌月不遺狀新涼台候何如一雨沛然苗槁復與公私之慶聞公

已治倉庾行見肩足所任四面而至矣

倉庾漢書文帝紀發倉庾應劭注水漕倉

記六井畢備而歲通大旱自江淮至湖右井皆竭民至以鬻山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州人洵

不為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故不敢拜問秋防有所聞望警

誨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一飽已可占矣

禮禮引又多乎哉

方州太立經玄測都序方州郡家

吾州之不易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指其本爾其存之務固

州引卓準平方洵漢書項籍傳天下向歸古注洵何長驅

兵銳卒長驅至齊秋防秋韓愈順宗實錄代宗詔以本州兵防

西京如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

其積聚高大

陸藏農圃未嘗一拜鈴下而公達觀一視問遺之勤不閒荒遠婁

拜重餉愧感之深

陸達觀四無際因之名達觀一視韓文公原人篇是故聖人

暄冷未定恭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故交慰

藉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

俟召歸具小舟郊見少敘區區感藏之意

口占漢書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

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

附錄

注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五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自公繇西省進領北扉貴名暴白雖在窮陋固已懷堅高之慕屬者臨州適在桑梓區區欣賴過所望焉即日歲晏返寒伏惟台候萬福謹上狀不宣

西省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門北唐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為西臺北扉唐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門北唐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

某昨夢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警神全集不敢以野服進蓋在眾人之後也

開府百書齊職王飲傳子襄從同未開府開日武帝子吳郡府全集卷二與胡注且須後東坡奇劉孝叔詩走馬西來各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蠶皆奮萬彙向榮早蓋班春當自茲始某退耕一廬今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百蠶前出王半山詩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蠶乘春雷早益輸何處較伏態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班春後漢書崔駰傳

與常守虞龍圖季澤七首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剽聞而不數敢問頑鈍廢禮不為亡

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二天後漢蘇章事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陸機周孝侯碑陝

席不暇暖五馬輝煌光二天賦南唐書朱博傳耳則之書老杜江

詩不自知君之於我復見孝公與語休揚天之子之休命對

意兼重適以上冢少畱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前迹 莊子山木篇 述公帑 唐書裴南傳是時方與李判 市數有待之有節樂 陳敬 上冢 釋時寒食德公方上冢 歸來誰主 復誰責

彌時上狀區區瞻遊莫抒下情海暑不審台候何如楚麥登而雨 白水青秧彌望一州豐年之祥也某臨安之役本為妻母作湯餅 偶舍弟追送女甥赴泰輿期田閒無壯子弟守舍遂過期而止 當俟涼秋一行也

臨安在杭州府城西一百里本漢餘杭縣地晉改湯并注見 與孫晉 泰輿 宋州初治崇德後從治是令村 守 舍 史記張湯傳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道而故益內其 修傳修舍兒若行有命出依大通之既而果然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比到餘杭婦家至荆溪又少畱還次 村舍聞公受代矣衰老寓一廬恩顧獨厚豈減臥轍之氓也

受代 州元天實遺事 崇德 荆溪 臥轍 與泰直問 事又見東

投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上以待農隙一牒乞判執欲 藉餘庇旬月致之尚可及茂老樞密半茂老年中子讀書過目輒成 誦賦詩立就出語驚人真公宅相也

一巢 莊子逍遙遊 鵲巢於深林不遇一枝 廣 記符融 辨明 下筆成章 專則 誦 目 成 誦 江上 值水 如海 勢 短 集 序 功 習 於 詩 自 為 童 子 出 語 驚 人 少

老宅相 晉書 魏舒 舒少孤 為外家 南氏 所養 舒起宅相 舒曰 當宅相 云 當出 貴 甥 外 祖 母 以 魏 氏 甥 小 而 慈 惠 應 之

即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側聆迨朝已戒徒御竟不獲一拜下風 少展維桑之歌高情凜然未加督過遠屢問衰病增光恩惠占 敘豈盡感悚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闡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憂 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畱徒有截鋌之戀況此衰老感恨尚何 言

言

拜下風 莊子在宥篇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南音而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日聞吾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桑梓注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呼急步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從至瀾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即日履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後賢者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還禁近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印章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民如釋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能請去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見身請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黃門詩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近空令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與常守直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某衰病日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寒溫之問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憤憤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分違十六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候萬福某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布區區不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下執事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使君開藩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鈴下所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所照必無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與台守會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開藩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與台守會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南北相望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函教喜聆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玉香之上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鶴也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一塵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使承流而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霄居玉霄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與貧知章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者蓬萊石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及到三神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於潛信絲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若對人俗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向寓狀後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聞動止即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天台亦鄭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台為內郡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日仲龍嘉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嚴瀨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其賢乃令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帝不疑其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里瀨在東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十人臨水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授度水部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不詳官為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四十年生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其致與也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至國朝宣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向來董太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有客過言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向來董太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有客過言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麟子應雪堂一首坐想誅茅日山川走百靈重來尋舊宅幾至
九欲樓何處投天鵬猶傳是歲星花鳴知底物只合老沈冥至
而記得潘郎向紫荷紅莫何意留僕住恐如許暮煙一棹正
歸時路

天台仙佛所廬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
為東道主當為我置醴無輟釜之嫌矣願以頭方命薄所向累人
不如其已也李舉之字主筆力雄贍可畏如公築詩壇當使之
致師也

天台十道山川殊天台山在台州天台山在縣北十里高萬八千
天台之仙佛廬名山也明神宗永平五年刻是聖所降葛仙
入天台山度山出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委質妙絕世所罕見
師曰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後後地汝宜居焉佛瑞峰有定光禪
二年得成大道場又五十二所其後後地汝宜居焉佛瑞峰有定光禪
子拾得成大道場又五十二所其後後地汝宜居焉佛瑞峰有定光禪
初元王每禮申公等移生不暗所居具書山雲置醴漢書二
酒高祖每禮申公等移生不暗所居具書山雲置醴漢書二
陽為藥盡時金容以故去已而視金中有其弟四人長兄伯仲高祖

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
以爲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王侯其母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
筆力百病中贈張力可獨入詩龍寺壇致命薄人願子命得達
學致陽答梅聖俞詩力可獨入詩龍寺壇致命薄人願子命得達
折代御致密御者致其必會余志古者將先周禮夏官環人
陳無已趙德麟輩適行其所而復臺叔日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日相唱和而德麟輩適行其所而復臺叔日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手莫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
屏迹一涯升沈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省妻母之喪於
臨安山中亦不獲寓一紙第極瞻悵即日春序晏溫伏惟台候勝
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人旋即榮路黃堂在百里之近或有一見
之日也

省妻母喪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鴻慶集有黃堂郡國志吳郡
卽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堂以推黃故曰黃堂太守
潘素雅記天子日黃閣給事舍人日黃屏太守日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而門內多故李氏女子得疾不治繼哭妻
母又哭一從弟而亡女葬送方在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
心衰貌改非復故吾祇自憐耳

日就灰槁常州吳守帖老勞生五九兄提舉注宋史職官志
增置焉李觀清話堂詩往事莫將開口笑勞生誰在定中看

台春喜聞萬福大令嗣承奉貌類翁想今又如我長也省書知有
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衰不復薦區區之說也

如我長少陵元日示宗武汝鵬吾手數吾笑汝身
宋公江或京口大府公家父祖舊所臨金山丞相南豐晉祠屋

與尊公所營西樓建炎兵火燬殆盡而甘棠遺誦猶在邦人之
口公以盛年追繼兩世舊物過家上冢訪尋遺老黃童白叟空巷
歡迎想今閉閣坐嘯雖蒲鞭亦不用也

公家父祖宋史會傳字子宜南豐人學於兄輩同登第時
進陳氏書錄解題直學文閣京師公卷左丞京布衣與知
辛陳氏書錄解題直學文閣京師公卷左丞京布衣與知
所謂正論暴君用之於時其序略云公卷左丞京布衣與知
善才山唐裴須防所集日開山相祠每大益公也舊所臨東
山在石唐裴須防所集日開山相祠每大益公也舊所臨東
他處多與公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京口所爲公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之句夏所爲公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盜物後漢書不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家後漢書不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呀歌閉閣見上卷事亦送音宏父詩有見字京師公卷左丞京
宗貢主曹蘇朝謀與坐嘯任功池孟博南陽太守成亦
會卒未嘗疾言遠色入年以爲齊之刑民免而無恥使人有過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與蘇守季文 三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壞不可復見而遺言翰墨典刑具存某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庭望堂與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大

全百斛明珠既出紀次雜亂真履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之文固奇矣亦不能亂也不圖衰晚乃得見公幸甚過望方俟重詣扣所未喻又屬大暑不能出昔孔北海真虎賁於座右尚謂蔡中郎之不死而況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山頽木壞見卷四與張侍少分萬一會南豐上歐陽學士第亦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自知百斛明珠山谷雙井茶送子亦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紀次雜亂大集載人開風月不

之君子

樂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

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荆公詩文刻於臨川屬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韓退之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

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三集手編子由自題樂城集引元祐六年余年五十三始以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樂城集崇寧四年余

與常守強朝議 五首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通作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雜二百三十石驚

問其故幹人云十數家戶計屬縣胥欲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
於是六沙人戶聞然訴於縣庭以為科糧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
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
無以答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卻比聞乃不然竊
恐又呈稟談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
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縣三年矣無故作備為
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糧二百三
十石乃至八倍如何義當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
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科糧有坐倉博糶結和糧一欵自熙寧以來和糧入中之外又
其日徵糧歲以未盡錢鈔在米糶米付都提舉買度民田入
多寡得與公家爭解乃給索糶米存其所用盡糶入官其
一戶而糶數百石者州縣以和糶之名州縣之力糶糶多
裁其價而糶司程督愈峻科糶之弊人結而糶糶與糶
帖謂州縣糶糶之弊人結而糶糶與糶

建康營田仍舊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
三朝政錄趙太祖曰乘快指揮一專其後失史官必書之語林元
厚之名終知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曰依元指
揮公曰元指揮不果指作備仲尼重人類謂泰時以三夏糶糶
本由有作備者不果指作備仲尼重人類謂泰時以三夏糶糶
正義日者云木也惡其始造故能備此其無後嗣乎糶糶糶糶
漢書刑罰志薄刑用鞭扑注并杖也

屬者款門蒙宴勞送將之禮甚寵舟還便當占紋感悰而書價滿
前倚門待報酬遣遂竟此歲辱枉誨存祇益愧恐即日履茲歲元
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尚冀他日重詣不宣
元款門而呂氏春秋款門書債杜牧送中丞姊夫出鎮江西歲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臺臺然如噉蔗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閒
劇異宜不敢久勤願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閒陪侍玉塵傾困倒廩
盡發其秘慰此區區

前言行行易大畜君子以多嗷嗷
之口入佳境與詩以君子以多嗷嗷
燕入佳境與詩以君子以多嗷嗷
碎塵名鹿鹿大者鹿鹿鹿鹿鹿鹿
傾國倒廩困其光而不耀鹿鹿鹿鹿
素不肖自謂有受道之質伏料先生知之有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象高文寵賁啟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
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
報珍投本集見但有刻畫無畫之愧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象高文寵賁啟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
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
報珍投本集見但有刻畫無畫之愧

某皇恐馳賜齋醮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之後二十年
矣更辱大貺輔以善頌其為欣荷莫萬分
齋醮信安郡王帖飲屠蘇而元日尤多如桃版素禱之具
是也飲醮蘇酒亦所以祝壽而法必如桃版素禱之具
日口號云蘇酒亦所以祝壽而法必如桃版素禱之具
劉夢得詩云與君同甲子明鏡手把眉先白飲酒則先白
尊自告晉海西君同甲子明鏡手把眉先白飲酒則先白
酒亦不為無理云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第當從小起
也楊用修後飲屠蘇酒蓋昔人居唐虞雅禮酒因名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酒每居客
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顯
而公道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宣和甲子會紀德宗十九南都丞相德天南都丞相德天南都丞相德

宇擇之應天府觀人徵宗之季以疾奉祠歸南都起為應
天不除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吳敏
相仁可相年夏四月金人仁為相及後建明
建元之明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帝及去五月
康王構即帝位與丞相徐公建炎帝及去五月
見鴻慶本集與丞相徐公建炎帝及去五月
一音便集與丞相徐公建炎帝及去五月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趨舍
異路無從一詣望絕塵而瞳若莫喻此心小雨遂涼恭維台侯萬
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營此意

廢錮漢書方進傳咸廢錮趨舍異路少卿書僕與李陵
路未嘗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
否比客是北客字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使
生四角也一笑不宜

脂轄左傳襄三十一年中車轄生四角心莫漢薄妾意正樓
句云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劍南集亦有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
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所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以某親
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河魚山左傳宣十三年申秋疾疫奈何社注麥麩所以無有
欲使無社泥水無河魚疾疫奈何社注麥麩所以無有
養病香不致言故謬語藥七夕祈巧
而與之巧去孟秋七月夕祈巧
如頭面如無心焉為利也木居士
張中頭面如無心焉為利也木居士
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祈而薪之
道符更刻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江上饋
粥於是適此潮漲聞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木拔禾偃風書金塵秋大木新拔弄人大雷武紀會大雷

木拔禾偃風書金塵秋大木新拔弄人大雷武紀會大雷

雨屋瓦皆飛而下
如注潢川盛溢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祟遂少留然竟
不免踴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
班春之所及也

班春秦少卿贈金山寶覺大師詩青鞋雨尋幽徑朱火籠
長老彥端者住湖泐金沙已十年精鍊有行業日持鉢斂飯以給
諸孤補苴一壤利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
應鳩材陶瓦且涓口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必有誤左右
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刺奉佛齊眾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
老尼耳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也湖泐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
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旬俯從少慰輿望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資聖老尼蘇常州

此禍此情豈易割捨願兄深照痛遣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
但發為亡者意則佛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
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机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強健之時避
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
為歎也

秋高少陵詩秋高馬肥健樊川詩抗章得謝鴻慶本集載公墓
批點南山鴻慶宮靖康以還天多故凡三請嗣繼遂告老乞
致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倦遊錄歐陽公在蔡州屢抗章乞
仕畏途子達生篤夫畏途者十殺一人財父如漆寶志公
頌使商頭黑如漆危機也必盛者徒而後敢出馬如漆寶志公
轉得也東坡題詩危機也必盛者徒而後敢出馬如漆寶志公
詩功名不東坡題詩危機也必盛者徒而後敢出馬如漆寶志公
坐質不搖喉吐爾不丹汝非眉會机上肉乞身強健拔刀歐陽文
詩序余方留守爾不丹汝非眉會机上肉乞身強健拔刀歐陽文
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梅聖俞八年前開羅未也然未嘗一
前言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

年避亂高風本集起然堂記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
公才居海上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僅什交迹
又才智絕人自縣合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當最其列至是
潛深伏與縉手追配古人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僅荒唐
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眩乎

與胡寺丞
自領報貶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溽暑欣佳陶
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又下快

佛祖已造三昧一切世閒相善本誤空中之電可復願耶
向無盡功德相回向無待解脫回向法界無界回向又華嚴經亦
有十回向少陵詩向無待解脫回向法界無界回向又華嚴經亦
受水月齋錄應化聖賢門南嶽慧思禪師誦法華經滿千遍坐
夏經二七日尋有降起四支獲勝自念日病從業生業由心起

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顯一切漢
倒想滅夏滿放身倚壁語兩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切者
時帝紀吏在位二百以上一切物皆取齊不願長短故
言一切佛乘中凡言一切皆讀去聲世閒相相色空相傾相
音切按今佛乘中凡言一切皆讀去聲世閒相相色空相傾相
是於如來藏故發塵勞有世間相又相如空中電子東坡風賦
萬象起滅及器世開諸變化相如湯餅冰如空中電子東坡風賦
坡大高要合峽山寺見寄詩狂雷失語語過電不容目

某久欲至崑山不免觸熱一行留三日乘潮入雲間繫舟西樓下
一快洞心駭目之觀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中款門有穢
穢之嫌特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固無嫌也
崑山吳山記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之祖葬於
開屬秀士華亭即此地陸雲稱雲舟繫舟於崑山陸氏之祖葬於
門可款柳州梓人傳裴大補闕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
穢穢初學記載香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無行車開門
來聲變奈此何出入不相過今世穢穢正滄茫傳戒
諸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穢穢不曉事之名

原寄題莫謙仲西樓詩
層樓倚空百尺臥元龍一榻上蟬鳴兩爭雄
雨夜鎮屏帷風吾公安在黃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蟬
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蠅遂相攻港港天一
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悠送飛鴻

越國逝去汎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願
以觸熱造門穢穢之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公之夫人封越國夫人王氏墓志云故相太華原王鄭
左相越公之內女太華原王與鄭大資帑云故相太華原王鄭
替務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此解仇
太母還御東朝大資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此解仇
時感微疾而終極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殆無論擬一葦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孔疏一葦謂一朝解漢書揚
東也丁博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帝時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立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松江對月固已技癢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躡與子成二
老來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長云松江自瀾東北運
松江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庚仲初揚都賦云太湖東

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吳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
宋子久之作若陶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無不能無出言案伎
今史記並作而陶或作是以前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少
公史記並作而陶或作是以前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少
龍頭頭柴荆具茶茗運路通林與子二句律少陵奇贊上上而勢
邱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去冬余郎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莫橫山過荆
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
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
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
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橫山一胡橋密居橫山見卷
少駐王介甫和平甫望九華山詩
譴訶之域漢書賈誼傳在大譴大何厚意不報後漢書馮異
弟序珍寶衣服錢帛諸日倉卒無莫亭豆背芒注見卷五與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為一時標表送

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甑弊帚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冀厚自
持以慰存歿之望

悲惱法華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東坡罷除
移遺事云觀公志銘忠孝送往事居左傳九死無二事居
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送往事居左傳九死無二事居
居生破甑弊帚則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有自京師來轉示所
者之意後漢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
其意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魏文帝與論
文意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有弊
帚存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楊州乞巧文旁羅萬金不驚弊帚
謙仲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遂獨立一世為高
人勝士比過隱居少卿下同產之親弟甥姪連牆接閉如處一
室哀樂同休戚緩急共有無絲淚而閒賦有貴為天子猶有尺布
斗粟之語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必有卿大夫表其閭以為厲世
之規者有

嗜好酸鹹注見卷五與
連牆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高人勝士商人勝士奇與高意
接閉蘇軾連村接閉原意

食尺布斗粟注漢書淮南厲王死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
之曰天下以我食淮南地耶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乃從城陽王王淮南表刻石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死不數居開元中再表其刻石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世不數居開元中再表其刻石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漢書淳于恭開元中再表其刻石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在遂屬余郎傳
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
勝健其數奇不偶伐樹削迹為世陳人獨謙仲以聲氣相求存照
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決辰無辱炊厭王孫之意自視欲然蒙
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海鹽秦析吳縣地置海鹽縣屬會稽郡陳省
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治具幸許遊魏其夫將軍昨日
師古注言廣命變不稱合也治具幸許遊魏其夫將軍昨日
今未嘗取食決辰左傳成九年決辰之開而楚克尋炊厭王
孫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食之飯信不爲具食信亦知其
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推輪於此趙船
遣報復出緩頰又將合浮屠之尖也感哉如何可言某謹如所教
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所乏者囊金不敢復
輟只爲投買若干爲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月遣舟納直付所
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推輪之始昭明文選序推輪爲大輪趙船首自廣觀海中大夫
之文當即趙緩頰及擊謂鄭生曰緩頰往說藥豹能下之吾
令所遣也若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徐言善也選也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康義誠選也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終始成藥金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日射之始藥金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大射之始藥金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此射之始藥金注合尖以代史李恭傳疾丹入雁門明宗選
定俱可也又云如千若千之數也

刊則一乙則二累
至千百萬亦如之

崑山致茶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徂暑哀慵抵此
只自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
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乘青龍潮松江府志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
通海濱吳縣縣志青龍江在縣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
通海濱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晴舊本誤
作時抵秋復旱已而
大樹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麥稔稻庶兩獲也
吾曹欲安於田里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乃可莫枕開雲閒亦得
歲想見拄笏西樓之上也

厭雨與注說文時雨也又
厭雨後山叢澗西地積水故春夏雨即
洗炎蒸燠熱心志適便風水湧仰
日久此當相料理後不致有爽氣西樓
以手版拄額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西樓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縣舊本誤
作孫兩辱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
歲餘意謂馬首已南矣專介遣書審閱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衝涉
之餘寢飯宜適其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燈下猶能讀
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溫台道中山水佳絕
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一畫卷作六言二章
繼和向伯恭之後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文集但老來筆
力衰減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顧存漢書范滂傳滂字叔仁
字子真按田管子桓公爲賦禱之制
承嘉志本

朝分天下爲十九路以溫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
如不其者皆爲國器但
恨不見其登臺始發幽
峯嶺搜其皇朝始發幽
枉道遊馬形於篇什不
佳山水惟雁鷺云名山
霞台州國清爲四絕見
九域志伯恭先生文集
有菴林詩存焉

米元章宋史文苑傳米芾字元章
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
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氏書錄云臨移古法書
好奇者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
游學

附送刪定姪倅越序刪定大雅姪倅愛其詩
語最工通亦作箋賦他
會籍別乘撰文過別辭
言而無幾難辛若之態
華暢自中律呂蓋進於
附又題刪定姪倅卷二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
水邊兩鶴語時山下
一牛鳴地蒼梧翠竹
森然長與閑雲臥

與常州趙倅字倅甫
二首

某自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而以帝胄天枝之貴謙
恭好禮賢稱一時可歎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
運明已次舍下雖去遠門牆而附託餘庇在幃幙之中也
英游謂漢書枚乘傳乘爲大
英游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帝胄三國志諸葛亮傳將軍
帝室之貴信義著於四海

天枝宋宗學謝表肆我皇考
暹明詞漢書高帝紀暹明
古法言國城事畢然後
音併蒙揚子法言吾子
蒙輟遣齋艦攜兒婦六七
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莫枕揚子法言身見篇四海
皇皇莫枕於京法莫定也
猶言安枕也

乖離契闊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
談拊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瘦興勝否某久不賜城市既至則老
罷不任造請少留則有轅釜之憂故常勿勿不償所望念欲從公
接慇懃之歡固未可以喻度也

劇談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
字子雲拊掌史記滑稽傳
孟孟爲秦欒釜注見
中帖接慇懃漢書司馬遷傳
未嘗銜喻度漢書趙充國傳
充國年七十餘

2198965

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美戎小夷逆天背
某向來上冢過郡小留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還方議迴舟
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
上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聞者馳告僅留兩夕
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為負
區區愧謝尚冀面陳

湯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
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吳均稱餅惡日湯餅為
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新紫半臂易
斗麵為生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新紫半臂易
謂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滷而
食者呼為湯餅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黃林上地之本集載黃林先基記曾祖武進縣德南鄉黃林
丞亡女安人凡八位云又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弟
先墓之次上此新宮祖廟相望我祭二孫其從人妻母章公練字
今觀大碩人四子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元配河南縣君閔者漢
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主奄閉門者爵里魏志夏侯淵傳

內蒙

九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
林在世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歿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
戚戚於既往

閨門之變訂東坡答李琮書閨門之變訂東坡答李琮書有伉儷訂左傳成十一年已
仇敵也正義曰仇儷偕老詩君子偕老疏八人子孫如林東坡
者言是相敵之匹謂偕老與君子偕老疏八人子孫如林東坡
大師塔銘于孫謂偕老與君子偕老疏八人子孫如林東坡
如林塔銘于孫謂偕老與君子偕老疏八人子孫如林東坡
名世誦真誦俗誦以定體立名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虞大變
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
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漢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
太夫人考終大耋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
君子稱孤於童卯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羅此大故創鉅痛深

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號
天拾一作本地之閒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終洪範九五福五日考終命孔安國大耋九十月生
之流訂東坡與范元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大耋九十月生
其起然世表如仙童卯訂詩甫田總月卯今毛傳卯物穉也東
佛之所言者必矣童卯訂詩甫田總月卯今毛傳卯物穉也東
創鉅痛深禮三年問創鉅者其愈選喪制訂禮曲禮五十七居喪不致
肉處於內拾答擊也

內蒙

七

宋仲孫益內簡尺牘卷八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與李推官

洵洵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懷土不能附託巨苴為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浙東帥止有兩狀皆為當路者劫取而去自願練力不能折春蠶之股况欲換烏健之鼻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與曹司勳書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逸食物粗有也巨苴東坡與滕達報有永不較退歸有識所系力傳越人助也言其材師古注絲弱折春蠶之股列于仲尼備禮以聘之觀也言其材師古注絲弱折春蠶之股列于仲尼備禮以聘之觀也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賜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鬢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自注是時莊守

舊所臨

東坡集文之出小製詩學語雜鸞在柳陰臨行呼出翠上苑要來國手教新音嶺梅不面得路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騎用催歸騎截雲隔紅塵拂面而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立都觀裏挑諸君盡是劉郎去後幾有言其怨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觀州再召還自序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如霞後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道士植仙桃盛游無復一株惟免葵麥動搖春風爾因再題曰百畝庭中半是苦挑花淨盡榮花開種桃道隊長兵史記孫吳列傳孫子以士歸人乎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喝伏枕比及剽聞已遂藥喜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洛社已北洛社皆在常州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盍走羣望而禱諸

中喝

詩說文傷暑也伏枕詩澤陵病無為轉伏枕少陵

悲破塊可鹽鐵論太平之時雨不破塊句而一雨必以夜董仲塊而葉津走羣望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與祝宰得之名求仁二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楚然之音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獵老吏憚驚便盍一本擁黃紬放衙也

楚然之音莊子徐無鬼篇楚人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音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聞人足據案見

黃紬放衙右可帖黃紬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痍癡坐兀然如被囚繫起殘惡寒尚未挾續老

問尚有欲陳於左右者不能盡更竢一信也

癡坐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挾續

與朱宰守道三首

比苦瘡痍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蔓兩手

遂致閣筆念公疾有開矣尚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

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

矣方近筆研啟報不復縷陳不宣

閣筆魏志王粲才高繆繇王

雲開並海地污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藉地避遠

蒸溼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益壽命

者留意毋忽

雲開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蒸溼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者留意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雲開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蒸溼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者留意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雲開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蒸溼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者留意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雲開法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筮而知吉
已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蟾蚌糖蟹鮓醃之賦拜嘉欣荷舟還輒
以酒酢十斛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食禁禁元正冬寒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蟾蚌六與秀
士帖學糖蟹後補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鮓蟹醃時後

與章宰元力三首拜嘉欣荷舟還輒
久於懶放不果遣問示誨感說喜聆動止尊安深水官期尙有歲

餘諸公衮衮登臺省賢者獨安枳棘之棲可為太息也不宣
深州本秦漢深陽縣地隋析置深州屬屬州唐初屬揚

臺省少陵醉賦公宋仁宗時升深州為江寧府建康軍揚
哀言相繼雨野質枳棘後漢書循吏傳元覽字季景一名香陳

長考無所辨也枳棘後漢書循吏傳元覽字季景一名香陳
之得無少王鶴之志耶覽日以爲鷹鷂不若鷲鳳之過不罪而化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詒青贊喜愧荷
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牆屋而九萬扶搖決起蒿艾均爲一

適也
一區漢書揚雄傳頭方命薄注見卷六與扶搖決起莊子逍遙

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與鷃鷦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

矣以之九萬里而南焉矣蒿艾落蒿艾南山有樹行汝
蒙侗滁陽二集啟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也滁陽自

李庶子著名天下本朝王黃州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
人號二賢置屋以祠爾後曾南豐記醒心亭荆公東坡醉翁吟李

邦直記游曾子開序慶曆諸公詩文而瑯琊山水遂與峴山俱傳
矣黃州傳五伯馬進說有世戒集今蘇州小畜通經學古

之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字有版拊卷三歎而已
圖滁陽集如帖中所列王歐二台蘇李諸詩文皆是也李庶子

訂許陽志名宦門大周中李幼卿自太子庶子出知滁州
善政相子泉多物行樂天造爲入絕不自泉以幼卿子

大用後相政多物行樂天造爲入絕不自泉以幼卿子
傳免臣詩底宗去名姓我少來一何善清心秋始與

生謝元州道初拜召入翰林爲學士此章尼皇州王禹偁
太不望生錄直黃州封公黃州詩之書元止期後州表

辛東本必日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
時又之傳馬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

及出本或言馬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
集自序日按此馬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

記小畜象日平子以文三卷將行其集以可易脫耳歐亭
夫新山固守之澤州子豐樂翁未卷能行其集以可易脫耳歐亭

日新山固守之澤州子豐樂翁未卷能行其集以可易脫耳歐亭
以然而名其所醉翁吟其相與之客窮則必即醒心亭嘉

月明公醉翁名其所醉翁吟其相與之客窮則必即醒心亭嘉
而回風流泉涓涓又未眠清園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黃州

李邦直州前名直臣按宋史本傳其歷仕於初由進士調
點京東州知州戶參軍和定後爲大名府卒史官通判

紹述之仗然志在利祿不爲國計
正相與論方治實錄策公於國

移下數月以日兄方得君當身其罪降
下未至一月以日兄方得君當身其罪降

文學博覽有法傳爲峴山王侍
文溫潤有法傳爲峴山王侍

附忠公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
文忠公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

爲小具在淮海窮絕處晉瑯琊王書
爲小具在淮海窮絕處晉瑯琊王書

原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向矣自京師至於一邑而皆有其學... 夫得一人焉以爲之... 而遠近化之... 夫得一人焉以爲之... 而遠近化之...

內附九

七

十稜重餉不當句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不受止拜... 由拳之貺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遺皆不敢啟封掩亦... 望致此區區

由拳其聚名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墟往往業紙以自給... 共起朝儀

比自荆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領手教具... 寂寞之濱... 寂寞之濱... 寂寞之濱...

死見奉祀何武傳所居...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惟動止萬...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

內附九

八

乾沒殊可惜也... 宜興... 乾沒... 宜興... 乾沒... 宜興...

某頓首上啟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愧仰初暑其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痰效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熟寢至明且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閒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注痰效廣韻痰類病類為效禮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發實鮮落國多風效鼻嚏孫康不效廣韻高爽有求不遂乃為展謎以喻廉曰刺鼻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娶女本集載賀權守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為邦基於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遂詒書樓酒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其意欲自薦也恐欲

一知

婺女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盛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合肥九志淮南西路廬州肥縣郡治書刑書叔向使語子產書和北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郡治書刑書叔向使語子產書和北日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內覽九

九

某頓首上啟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其惟動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第極瞻

贊喜注見卷三與開利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州無錫縣之至和中有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又有已占一居又于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溫伏惟尊候萬

福蒙遺騎詣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某皇恐投閒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供造請之役幸望輟遣

筆吏謂歐陽文忠公與吳正肅書孫明復春秋文造請役東陶與張朝奉字墨卿市日有造請役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宮僚之命身在日窮僻坐井謂昌黎原道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東坡

事日邊謂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對日長安由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曰明乎對日與長安孰遠

與王朝議字升明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計音追懷平昔推獎之厚

獨異於眾人俛仰之間遂隔幽顯不覺涕淚之橫臆也卜地吳門與越國相望十里閒耳宜春所活何止千人家畫像祠之王氏

之興始未艾也

慧山謂慧山本集陸子泉記慧山距無錫治之西五里南入太湖

數可勝謂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宛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少篇王

已為陳迹謂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宛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少篇王

有山雲橫謂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宛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少篇王

暴勝王等謂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宛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少篇王

信家必人矣謂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宛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少篇王

空錦序王氏之
與蘇朝議 字仁仲 二首

楓橋遺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
首已墮渺茫臨書惋悵

楓橋 鴻慶本集普明禪院記楓橋寺址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
人張繼張祜官道初節度使孫承祐重浮圖至乾祐中改賜名於
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浮圖至乾祐中改賜名於
明禪院 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 墮渺茫 昌黎集盧郎中寄示盤谷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 墮渺茫 昌黎集盧郎中寄示盤谷
煙疏雨過過橋此張祜詩也 墮渺茫 昌黎集盧郎中寄示盤谷
欲誰為生今再 往之計墮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人又得別乘之
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一書致謝去人生疏望指似亦
誤書抵崑邱木瀆為附送也細故煩溷皇恐

大馮 馮美書馮世傳馮立居聯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聖
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緣飾 漢書公孫弘傳事緣飾以儒聖
邱邱字詳見卷八與莫明定帖 木瀆 去吳縣西南三十里

與錢朝議 字文仲 三首
衰老久安嬾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
意也履茲徂暑其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病夫喘汗而已遺狀草
草不宣

固陋 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賢如燔 燔如焚如焚
學省追從俛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待盡田里趨
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交親贊喜遂在重問
慰藉累紙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一世與君相遇千騎古樂府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江州張祜不己廢錮漢書息夫躬傳躬張公善頌 見卷二
女弟雙飛入羅網 漢書息夫躬傳躬張公善頌 見卷二
山集張祜詩示東府新居詩自來
齋醜出境不到權門獨賣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拜賦非所宜
蒙區區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 二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作連獲兩書喜聆萬福秋
氣日佳垂虹對月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固不落莫也

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共集於松江接奉俊游慰此區區
佳句 少陵贈韋左丞文詩每風采 漢書霍光傳輔幼主政自
臨 注見本卷與 俊游 漢書枚乘傳乘為大

與李主簿 字信可
比苦瘡疹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區棄置不省久不相
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翻非枳棘所能留更仁
一飛為洞心駭目之觀也重九後晉陵晉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
窮其所不知眾狙皆怒奮起羣噪狙擊敗面方疑駭聞而小姪自
安吉歸見公改轅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一笑也

書研 東坡鳳味研銘 治 棄置 孟東野下第詩棄置
枳棘 亦見本卷 胥 周禮地官胥師二十四則一人皆窮所
不知 其才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心也 窮所
而 其才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心也 窮所
狂 越中見卷五與 狙擊 皇紀雷儒得偶失之客狙擊素始敗面

昌黎征蜀... 與汪傳... 服膺之久... 對如舊識也... 一涯無絲... 尊公... 紹興初... 酒醴肴果... 此北歸之... 年吳信... 見答以此... 此意一書... 看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願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望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絲... 尊公伯言父名想溫字汝直如舊識左傳襄二十九年吳...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途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

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葬中正懷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少卿作伯言下同方即榮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年吳信... 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為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

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莫一言道此曲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看

投荒... 視塗人... 坑葬下石... 天幸... 與平江吳江林尉... 比上記審已開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歎舊作如燔無迎

來送往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恨

與平江吳江林尉

比上記審已開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歎舊作如燔無迎

來送往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與張提幹... 分別已復... 情奉告開... 奉無期臨... 一行作吏... 勝機幕素... 歲矣所冀... 與新恩孫... 舟還未幾... 方臥病聞... 墨榜... 蒙馳... 辭寵... 看花... 與李主管... 使還具報... 無虛月方... 侍奉佳健

與張提幹師是 二首 分別已復但暑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一紙占敘離索之情奉告開讀惕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一行作吏著身竟驚行中俗狀紛然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機幕素號無事輕裘緩帶扣歷泉石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需新拜

與新恩孫學士 少逸 二首 舟還未幾忽苦疾歎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墨榜奏名屬方臥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墨榜 莊見卷五 策 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注

蒙馳 賦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花之句而高

辭寵 借存記衰莫開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看花 看花... 與李主管... 使還具報... 無虛月方... 侍奉佳健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在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年姻舊弔問

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擔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宜

某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計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詣郡枉道一臨為幸也不宣

某皇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某啟比過荆翁少雷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匠等極濟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

舟則滿所望矣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留

少雷荆翁歸領所遺誨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

往當屬閒人而鄙事牽留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為太息不宜

屬有慶弔之役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烟舊挽留彌月方還陸

教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怍冬序薄寒伏惟萬福子為詩語妙絕

一時湯沐少休想見燃鬚風度在西湖水石之閒因來發藥幸甚

田閒遇暑如被燔灼垂虹對月一笑之樂豈復夢見新涼不審體

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宜

垂虹見卷九與一笑之樂

生巧以臨便當一笑

四月十五牧之赴南昌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

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即遣問為愧新涼體力當益勝

易皇恐

為文章不肯前一人一言一句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
列子周穆王夢中天之臺謂楚王曰鄭周之妓粉黛黑立於
開見者以爲神原大謂楚王曰鄭周之妓粉黛黑立於
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之類眉目
與衣冠同書粉白黛黑者俱是火宅一刀兩段或酒肉文若
欲改往修來便
請一刀兩段

疏懶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閒
藝甚工而身益困欲望騰口爲一飽之圖也思恩遺狀不及其他

疏懶性極與此巨源絕交藝工身困東坡答度符翁括書
疏懶性極與此巨源絕交藝工身困東坡答度符翁括書
疏懶性極與此巨源絕交藝工身困東坡答度符翁括書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
不稱爲愧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行狀作已極置
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故物依然重以感塞某歸田
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輒欲因文

字薦區區若復賁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合嘗啟封一觀其識厚意
之所在今同良幣對來使封識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開鴻慶本集載端明行狀學士左朝兼大夫致仕安定郡
行狀公開鴻慶本集載端明行狀學士左朝兼大夫致仕安定郡
行狀公開鴻慶本集載端明行狀學士左朝兼大夫致仕安定郡

命直學士院父祖孫一門四世以爲公悉其及是世將公入翰林
命直學士院父祖孫一門四世以爲公悉其及是世將公入翰林
命直學士院父祖孫一門四世以爲公悉其及是世將公入翰林

會至與生飲酒詩紅鶴雅遊人漢書張耳陳餘在廣陵嘗從
會至與生飲酒詩紅鶴雅遊人漢書張耳陳餘在廣陵嘗從
會至與生飲酒詩紅鶴雅遊人漢書張耳陳餘在廣陵嘗從

能遊交結英傑是以賁賂左傳宋多賁賂也言其久故
能遊交結英傑是以賁賂左傳宋多賁賂也言其久故
能遊交結英傑是以賁賂左傳宋多賁賂也言其久故

自涇州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自涇州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自涇州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以在吾第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以在吾第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以在吾第以司農徵其族通岐朱致貨幣慎勿納及過

紙故注時上多用取觀其故封識具存筆札上令向書給筆札
紙故注時上多用取觀其故封識具存筆札上令向書給筆札
紙故注時上多用取觀其故封識具存筆札上令向書給筆札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道崎曲折已冒聞矣決不敢以十

年之戒壞壞於一日望公眷存護此一節不果祇拜必辱深察
信宿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信宿也信宿也信宿也
言之故知信宿
與何排岸 次彭 二首

衰老歸田追懷故交藐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問安否即日
春和不審體力何如度盜猖狂尙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
所冀強食不宜

度盜 按宋高宗建炎紹興之亂洪慶處處寇盜起若李
度盜 按宋高宗建炎紹興之亂洪慶處處寇盜起若李
度盜 按宋高宗建炎紹興之亂洪慶處處寇盜起若李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僻
無便以不即占報爲作知代期不遠俟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一顧 顧史記樂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與信
重一顧 顧史記樂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與信

與劉機宜 元真
與劉機宜 元真
與劉機宜 元真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閒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具審即日
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
驅以適溫清之宜也

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
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
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

美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美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美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守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守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守彭州時尺廣言皆在蜀也今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
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
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

公本知何本 厭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厭亂 溫清 溫而夏
公本知何本 厭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厭亂 溫清 溫而夏
公本知何本 厭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厭亂 溫清 溫而夏

與孫宜教 字國器 三首
與孫宜教 字國器 三首
與孫宜教 字國器 三首

春首造門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尚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
不見公爲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懶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
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竄一隅
又不數見可爲太息不宜

大阮詩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紫微
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達亦傾蓋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祐送
王叔暉使君叔詩使君小阮應念倚門愁按大小阮乃叔姪
之欣對不足對不足率爾賦詩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虧壞何痛如之某人夏苦瘡瘍苛
瘵不能耐涉秋方小閒猶未盡去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黃
為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

百藥盡試藥易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百病黃本草神農經石硫黃
惡毒疥衣破履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擁鼻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闊殆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
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幼呱呱則心肺開如

有湯火國華諸郎皆已投室自足以慰目前也
心肺湯火東坡與王定國書流落荒服親愛隔投室射禮記

內學

自西階婦降自
昨階授之室也
與莊宣教字于平 二首

里門少雨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
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樂珠妙曲開所未

盟之日臨書悵悵

置醴見卷三與宮主人翁史記范雎傳須賈問范雎曰秦相
張君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

費千金晉書謝安傳安於山
樂珠妙曲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

別來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憤憤然去家既久鄙事亦滋
出以故不即遣書省問無恙楚麥登場時雨有訛脫正去歲鑿井

灌畦之時也

登壇東坡五禽言今年麥上場柯山先生翰夢行場頭兩
鑿井灌畦見卷一與張右丞
與胡丞務名甫 三首

向來繫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清言超詣坐客皆屬目但苦
紛紛不數奉周旋為恨別去復此隆暑侍奉何如某老憊畏暑喘

臥一榻之上涼秋可幾邂逅

英姿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英姿茂績委而秀發晉書慕容
身長八尺腰帶九圍清言妙說注徐廣晉紀曰廣清言超

高文辱既疊疊千言如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反復究觀不謂投老
復見奇作隋珠彈雀愧不克堪輒課數語占敘仰歎不足之意

行雲流水東坡與謝民師書所行於所當行常止
於不可不止文理奇作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

序論筆勢灑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隋珠彈雀氏
必笑之何也所用重而所作輕課數語按數語蓋謂答贈之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齋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早暝盪舟
於絕濱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

尚冀闊略

祥練禮禮弓練而微東坡詩中開羅早暝欲學兩鳩
絕濱斷港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

與沈丞務字德茂 十首
暑偃自適也不宜

燕處超然句本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
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

節文帝謝靈運賦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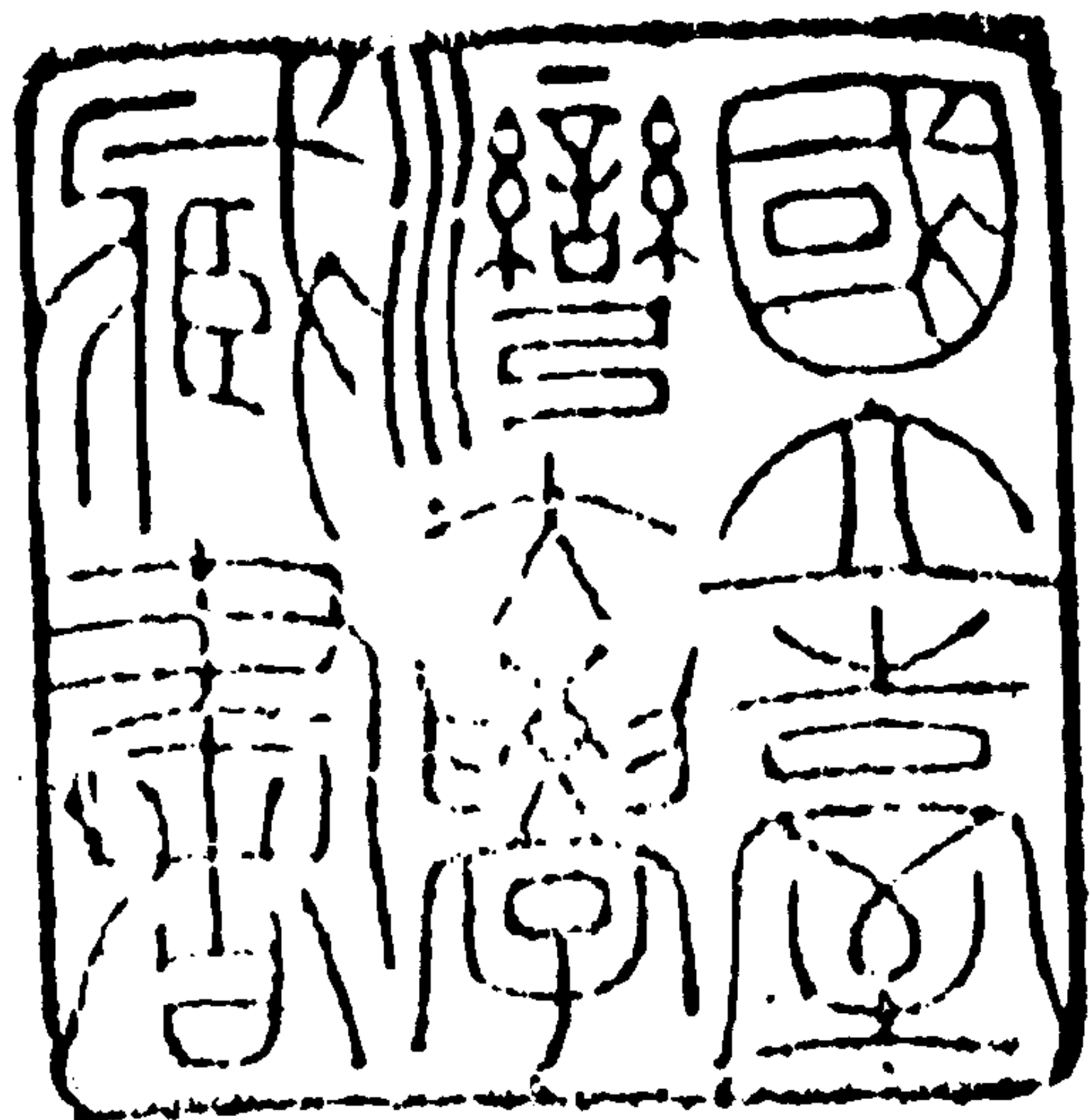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觀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為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後人又編為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尺牘十卷四百八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而自謂之注鴻慶集未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同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為宋中葉大家而當時朋舊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觀仲益撰次行門人李祖堯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有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德刻本自為跋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皆十卷

內簡尺牘

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羣籍為之增訂補苴鱗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幾幾全備矣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序今本所無從元刻本錄出以冠其首光緒丁酉二月春分日武進盛宣懷跋

書藏

寶來



齋



魏廓園先生尺牘上冊 二百八十一首

明史藝文志載魏大中藏密齋集二十五卷其子學
泮莘簪集八卷四庫著錄僅學泮集而不見藏密齋
此二冊書尺亦非其全必有若干篇入集者集不可
見是二冊益足珍矣同治丁卯十月滬上收拜經樓
所藏舊鈔本廿一日發舟草裘過因記邱亭聊安

望雲仙館

藏密齋書牘卷一

稿存遺書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上吳曙翁老師

丙辰十一月

中間之大臣之相天子而表百僚也必有不言而信者
以通天下之精神又必有一辭而退者以樹士夫之風
節方今域內多故青齊之間骨肉相食太倉如洗邊無
見糧日嘗地震示譴未極霾風烈焰宮庭震驚乾坤何
等時也而皇上無勵精之期百司勘庀職之慮即人適
政間亦無虛日然共爭於形見勢迫而不推究於本原

藏密齋書牘卷一

二

望雲仙館

泄泄悠悠如處無事中居恒仰屋竊嘆敢謂人心之不
靈莫茲時甚也初春會榜無元豈不共亮老師之無他
而身當其事降孽自天變既賦為訛聞情自難於晏處
怵然驚怛然失蹙然不能以一朝居此定理也迺日復
一日乞身不勇試錄呈矣升祔禮成矣言官謫矣萬壽
祝矣同事去矣而履變之懼尚不勝其存體之思老師
日上陳病陳苦之疏皇上仍循且慰且留之套旁觀者
度老師無再出之理未嘗不疑老師無決去之心更稱
病而叙伏枕憂國之懷祈去而附懇時政以了出山之

願夫人臣躡屣擔簦而來駿至大官位宰輔迺看心未嘗有所轉移國是未嘗有所主張時務未嘗有所擘劃而且必不得已而將去忠君愛國拳拳無已此自老師至情然語默有時今非其會也老師自謂於今日之人情世局何如哉異斯世之所爲似有所不能同斯世之所爲更有所不忍吾俯與斯世爲同而世必疑我爲異且目哂吾以本異而不能不同抑又有所不堪蓋老師之意本謂去志已決允行一二亦稍慰其生平而人之未信未必不謂尙預指據而去志之未決詩云我躬不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闕違恤我後老師今日之謂矣爲老師今日計惟有一意乞去更無二語凡首揆題揭一一不敢附名要使皇上知我之必去首揆知我之必去舉朝知我之必去於以微旨甚幸卽不可必得而事經煥寒疏幾更僕行以禮出以孫已足明大臣去國之禮矣中爲老師所舉士實不勝愛助之私蓄此區區已非一朝積至今日而微窺老師之用心畢竟過於忠厚失於明決雖老師在今日處不得不去之勢又若處不得卽去之勢然未去之日皆苟且之日未去之心皆隍隍之心一去而士夫盡

作而生氣一去而人心若撥而盡靈則留之所損者多誠不如去之所裨者大故不自揣量昧死進其耿耿伏惟宥其狂瞽而比於芻蕘則介石之吉尙在桑榆中一寸血誠無任勤懇激切之至

與署篆陰公祖

己未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人命盜賊訐告上司以故節蒙禁止停闕多年去歲吳父母禁責尤嚴民荷安堵邇且復興此議鳴鑼通衢茲皆棍徒山頭斂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近盜賊公行子女玉帛肆行焚劫萬一不爲

藏密齋書牘卷一

四

望雲仙館

禁止小民無知治容漫藏誨淫誨盜猝有不戒驚及庫獄其害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仍有鳴鑼斂分者痛加責治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與姚孟長

庚申三月

兩日無事心存目想覺孝友仁卹節廉自將數言猶爲臚事配義未是意思所在每念先人遭家不造日午而炊冬半而絮歲以爲常當在茲際捉衿露肘眉宇營營時賢亦所不免先人實夷猶自適無少窘迫匆遽之色其性然也其自大父繼大母而下伯叔兄弟以逮戚黨

父老見童婦女一一偕之春風至已所應有而能學以
讓與已所垂盡而能割以予蓋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庶
幾兼之擬私謚為康惠先生行實所載誠不敢多畫一
莖蕢而康惠二字又似于頰上加三毫也尚祈有德有
言者為議為誅以章厥懿今藉鴻筆為狀狀首即願為
康惠先生可乎

答熊建安年兄

辛酉

弟與兄幸同籍幸山一先生之門又觀政棘寺朝夕之
與俱三百五十人中最密比者宜莫如我兩人嗣此年

藏密齋書牘卷一

五

望雲仙館

兄縮墨綬而出弟僕僕牛馬走即年兄飛鳧奏最時而
弟方衝霜冒雪入裂膚墮指之鄉間關而南者又數千
里坐此不得與年兄一把臂也則三百五十人中數年
間尋其朝夕與俱而一別不可復晤者亦宜莫如我兩
人可謂聚散之至變矣慧眼爛之一切愛憎榮辱之變
亦復如是慧力貞之我亦有不變者存於其間乎親民
與吏輦轂之下者不同親民事椿椿可以自由苟盡心
力于民必有所濟輦轂之下不得自由委婉做得一事
而我之不變者變矣要做官者強而文之曰此迺是大

學問大作用愈文之曰大而不知已變而為何物也然
此猶就好一邊言那一邊更不可言也榮俸已深屈指
隆聖亦無出兄右者然我兩人可勿為此等言我兩人
各常自照管其不變者何在而已矣朝夕老師宇下幸
甚尊教所以惜郵者在年兄亦滄海之一粟也健羨健
羨

與吳旭如父母

辛酉三月

編審利病遠且數世近亦十年以弟專愚切謂均甲一
法必不可改蓋井田之盛已難再覩而此法實近古限

藏密齋書牘卷一

六

望雲仙館

民名田之意如云一人充數里之非法則夫數人而攢
一里者之亦非法也皆所以通其法之窮而不令偏累
者也若富民止充一里而田且漸增則貧民田且漸減
而仍充一里富者虞其日削貧者不虞其立盡乎必欲
令貧者立盡而我徼其急收其田以自益猶曰令甲家
充一里而止彼縣之額里既不可減勢必無立錫之地
者猶編繇役於官督辦不前賣妻鬻子而連阡陌者
擁厚貲權子母袖手翔視不與同患是國中人之產盡
併兼于豪右而單丁下戶非逃亡必不能以免里也獨

十年共事樂附親知里甲催徵艱于寫遠則人地傾宜聽民自擇而稍從中量盈縮斷決之茲謝父母之德意至今猶在人口矣夫民之所以苦于充里者以役未均也若就槩縣之役而均調劑之使皆有利而無害則充里適以趨利人情趨利如水就下且無虞於詭寄花分者之不可以爬梳而理矣即如北運一役最稱繁重然二十年前弟目擊其營幹包攬以行向聆台教謂嘉秀猶有營求此役者則數十里之內數十年之間苦樂所異利病所因詳審洞囑加意與釐在台臺一指手問耳

縣總區總里書里算業蒙台臺悉其奸累庶人在官做古僱役不以累民所安全者實多弟爲此言胥隸所怨富室所怨詩云胥矣富人哀此梵獨不勝拳拳伏惟垂擇

答王通撫麟郊

辛酉五月

去歲使楚與所謂秦蜀順靖之兵如織郵傳騷民鮮安堵所過淫掠楚兵爲甚被禍之地荆門爲慘咸耳目所親觀聞小疏所以拳拳於調募之不如團練也廣益登萊津門近議爲進剿之師事需調募若近郊之地止

爲內護外捍計似團練土著爲得策設畿甸之邇爲客兵所患苦禍不在蕭牆之內耶遼人固善內應亦西兵毒之有激之而致然若以保甲爲什伍省行糧之費無脫伍之虞以父子兄弟之兵自護其間非墳墓計似無便此者且近則易集後亦易散也三河逃兵又見告矣所得教練統領之將幾人甲之無甚高論喋喋殊自慙也

與方孩未

辛酉六月

年兄行矣弟爲玉碎不爲瓦全即仗庇保首領以歸亦無隻字入長安矣天下事尙可爲陰陽消長之際有當防之於微者有其過未著不可輕動者若弟則舉人粗崇欲露之惡而一爲撥動微遂著天此弟所不自安者耳要害及弟而止差可自慰天下事先時不得後時不得須着着精密二三同心相聚勿以游戲送日也人能常自省察譽言至毀言至勿動此便是得力處天下事拚得纔做得年兄局面已非無苗無害而到公卿者要求一是而已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眼前些小可見功名處儘讓做大擔子沒人挑纔一肩荷去耳

答張心巖

辛酉六月

慕門下慷慨請纓之義代為請急而荷自切責跋踏自
疑旋即奉詔大渙內帑之藏始知聖主未嘗一日而忘
東顧之憂也河東不復廣甯彈丸地必未易守口不滅
即幸復河東而數千里無人烟又時慮為戎馬所蹂躪
何能募民徙實其地且戰且耕且守乎目前兵將不能
應手不乘其未甚收拾之時急為驅勦後此又稍難為
力也欲固土著之人心惟嚴戢客兵無淫其妻女攘其
財物以傷其心奸細分布實繁有徒降將之家分頭百

歲密齋書牘卷一

九

望雲仙館

出不必逆奴之種與李永芳之瓜葛為然矣甲之無甚
高論又以晤高明之聽殊自慰也

答涂大司馬

辛酉七月

台臺之在雲中卜素二酋俛首而受我戎索儒者之功
效不可謂不白于世矣而旋中讒以去東事急又拊髀
而思台臺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從古而然台臺被髮纓
冠四出糾猛士而北直擣黃龍之氣已足吞口而尺組
繫之矣宥密之地如水未波亦楊歧墨絲此時正亟而
陰陽消長分數陽常處弱而孤如風狂雨急中現螢火

之一照耳台臺此來不獨仗以去河北賊也

答應天巡撫王立宇

杭嘉湖三郡雖隸於浙而財貨之所漕輸仰京口如咽
喉一旦有兵革之事更不啻左右手也故撫舊京者得
人即做鄉實食其福適借台臺鎮此重地餘潤所被不
卜可知矣蘇杭之間多浮靡而鮮蓋藏去秋非旱非潦
米價騰涌幾釀既變則以抑價遏羅咽喉為梗致然近
聞夏漲為蓄心用滋惕恃台臺在上無虞民饑且為亂
矣

歲密齋書牘卷一

十

望雲仙館

答鄒南翁

辛酉八月初六

屢誨拳拳以王老掌科將有貳卿之推令不肖無再開
其口自謂山陵事竣持三代誥封為畫錦地耳不謂儼
然即日會推矣以大教在耳業欲付之不言恐世人不
察謂此推并以言舉則法紀掃地矣封疆正亟刑賞倒
置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聊具一疏欲以存紀法云
耳而張誠翁老掌科適至宛轉周匝備極情理且云誥
封後王年兄亦便請告故遂焚其草昨造謁答前日枉
駕亦欲併道此意而尊駕以夕月之祀出懷意未伸接

大教更感先生之不棄其愚也然茲意有未見亮於左右者不敢不自明也大教云人墮地未便以一人一事了一世作一官未便以一言便了已事至哉言也至云被言者未便以一人言便損生平則不肖有說而處于此不肖生平慕王希老者已久踪跡所至議論所接遇蜀人與官於蜀者必詢其起居詢其精神詢其壽考福澤之占以庶幾一日之出爲爲德爲民地昨歲不幸而值大喪幸而見起廢之詔無日不下慘怛中爲之加額區區無誑言也入都以有考選一事不便謁人若人有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七

望雲仙館

相顧者必一一問某公如何某公如何而王希老已不厭正人之口矣疑而未敢信已濫工垣而希老賜顧則謙光可掬絕無典刑始疑壁立千仞者非所望於王希泉也已而駸駸有聞所瞻之人所爲之事所開之口種種穢聽而心始畧之矣則以不肖生平之景仰者過當致自心之高下易位原無與于王希老事也倏而三策之疏奉旨從寬倉卒具疏爲法紀耳卽先生亦不約而同豈其欲損王希老之生平耶疏末數語爲法紀之心深切以明若人之言不足取重耳大教云前一疏可已

後再疏似成于激人可質也激之一字何敢自護其無萬分中之一毫顧連疏所以攻不肖者先生未之聞且見耶有一番議論定有一番剖析攻者千百應者一二攻者虛無應者撫實實處猶未盡言而大教以見非耶王希老之在今日擁護者推戴者周旋者分出四應爲所欲爲言所欲言不肖止一人之口耳大教尙以見非耶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望先生三思之也且人可質者不知所質之人如何也大教又云聞今尙未化是真學道者固執爲我乎夫言而爭自己之勝負是固執爲我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七

望雲仙館

也言而爭國家之法紀恐學道者不可以不執也毫釐千里尙容長跪請教王希老初請遣戍立功而再遁之兩請又遁之正法是等無我此真學道者耶大教云世界甚長道理甚大讀此流涕誠有味乎斯言至云此公薦賢君子疏中義難受辱不肖讀之心痛其留不肖輩苦極纔聽夫欲爲不受辱之人須爲不可辱之事須立不可辱之品請寬楊李口語支吾以山陵留旋以待郎推皆非不肖所心折不肖自反並不敢一念不從國家起見實看得官爵甚輕寔看得餓死本分若言出而飾

說以欺君苟留而偃蹇以圖陞欲令不肖心折不肖實不能恐亦無煩乎先生之心請于先生不必深為照管者也王希老或欲長占司農之席故更以迫先生使先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愧服則曰夫夫也已見棄于鄒南翁使先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尙容順風而請教則曰夫夫也又得罪於鄒南翁將不肖真成傾害忠良之人耳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聞以小人之心度聖人者久已相慶曰鄒南老已急欲自白其非魏廓園之一邊矣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先生每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對不肖曰大難將作不肖誠不知所作何難又憶先生嘗教不肖曰可請告先生而必欲王希老長占司農之席者不肖安得而不退耶陰陽消長之數從古如此每領教時恐久妨起居垂顧時又不敢久淹長者之車轍卒卒不得吐辱大教之及遂罄其愚草草不莊甚非所以事先生有不然者願終教之不肖坦腹而受世之彈射豈愛頂門之痛而不受先生之一鍼痛矣即留亦原不必苦也大教云老掌科它日人以此相加安乎不安乎則今日之加不肖者已多矣不待他日也尙不肖作

藏密齋書牘卷一

四

望雲仙館

可辱之人而漫受人辱安之為無恥不安為無理倘不肖非可辱之人而漫受人辱安之為無理不安為常事更當論其所辱者為何品為何事或為自身或為社稷未可僅以庸人之常情論也先生初以學道期不肖而誘之無我既又以俗情曉不肖而觀其安否真切宛至感人肝鬲不肖又謂須就此二者之中當再觀其主腦若何則不肖所欲長跪而請教者也先生每欲以渾噩之意薰人而鬼怪以伎倆相逼謂先生之力足以得之不肖謂扯先生與王希泉同去足以得之先生此皆以

又 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而先生渾渾噩噩彼自以為墮其計中則不肖所口口也

賤體小憊未得報謁迴環至教語語肝鬲感刻何已第所教某人云以科而論科前輩為壞衙門之體夫人臣比肩事主獨為朝廷耳凡衙門年誼等語皆所謂後其君者也某人云與韋某一般則大有辯韋之參張也玆五丁抽一之議欲大司馬釋中樞而董其事心跡以此見疑若不肖則專為紀法耳王老掌科疏畢竟是錯而

紀法至今未伸此議未應便歇也起廢諸君子席不暖而去劉公本孺言出而遭齟齬今已不幸矣近洪桂老以議祧一事而言者紛紛而起明是張羅網以待昔日之冥鴻也先生積望人所共欽此處乞爲一留神若王老掌科一事不獨紀法存亡所係亦似陰陽消長之關不肯煩先生之苦心苦口者多矣神機妙用似應在彼而不在此也洗心請教如何如何

與馮念羅

辛酉

近以大熬漏網片疏爭之而觸其護身之符勢大且眾

藏密齋書牘卷一

五

望雲仙館

如螳臂之當車行見其蔑有濟也聞台駕且南下不及一將伊蒲之供耿耿奈何歸有相問者謂不肖亦不日且歸耳不久溷塵也

與方孩未

辛酉十月初七

克敵須精兵精則弱可使強寡可壓眾而兵所以精在將將所以精兵在法法所以精兵在心精者何合將卒十伯千萬人無二心也多一兵多生一兵之心必敗不如其寡多一官多生一官之心必敗不如其寡然可以驅其心之異而不得不同者在勢今有其勢矣能以法

馭兵而使十百千萬之人無二心者獨不知有將否耳兄所材劉羅二將軍足當之乎自有東事以來無所不徵求矣而獨未得將兵之人非無將也無識將之人也在年兄具眼矣經撫持論似異要其勢已不能不同國家至處諫官數輩以勞經臣而隆恩異數疊承於未始遇敵之先此其責不小豈謂優居關內出無死寇之虞而入亦無死法之例而遂付撫臣於不照管也不照管撫臣是不照管廣甯也廣甯爲藩遼之續而禍可言哉是又在年兄苦心矣目前所急者兵食綿絮牛車甲仗之需而弟言心言法弟言似迂然非心非法即更益以強兵數十萬亦載胥及溺而已無救于遼伏願于論兵論食論器于辛萬苦中時時着此念開此眼爲祝

又

藏密齋書牘卷一

六

望雲仙館

河北賊朝中黨勢頗相似部署未定應援未湊而卒而爲鎮江之一擊徒生敵心旁觀者且以爲罪噫設更有毛將軍者起而應之甯渠至此即毛將軍猛思與敵同盡而舟師睥睨于海中功則分之罪則委之南衛而北而西無一起而應者當事者又必不主持其間雖極其

叫號無益毛將軍所以瑣尾異國也要其心甯遂忘口
者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頗以騎射佚游聞素暱權璫
者乞靈於權璫以擊其所愛爲自己轉身站脚之地實
深暱之以陰圖爲所欲爲此其愈出愈奇而不可方物
者也臺省交章而悍焉入關乞骸至十而病可見朝不
以病辭而硬求部覆王奄不得其死而復以倭狗皆目
前異事洪桂老復作古人天亦若與賢者相仇矣冷眼
熱腸細揆時事消息正未好也第須各見其能爲吏戶
兵工之事撐持此二百年之金甌以俟天心之自復而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七

望雲仙館

答高景逸先生

弟無一能焉年兄勉爲之弟向不欲作自了漢苟且至
此今不敢復苟且矣長負知己獨抱生平矣
交結鄭氏引用匪人是此老八年家當也不知不覺日
與亂臣賊子痛癢相關而自陷於無君之辟彼不自以
爲無君人之視之亦不至於無君則人心死而春秋之
教不明也大議發端本澄源之義坐以首惡復層層披
剝洞肝擢髓受者心服聞者心聳有功于先皇有功於
今上有功於春秋有功於天下萬世之人心一旨復六

言官熙朝美事奉常之推嗟以爲晚世所仰藉北亟于
南爲國爲家捨屬天理水到渠成爾時自有權衡也議
稿奉歸中間氏字可酌易一字否

又答高老師

重奸人用新人二義極快新人須禡通內者之魄舊人
不盡拾遺可矣新人不盡升可矣老師且徐徐其行草
盛苗稀淵月所以帶月而荷鋤也

上王司空太蒙

壬戌二月廿八

藏密齋書牘卷一

六

望雲仙館

省事卽臺下事不敢不以相聞也大都領銀者皆憑四
司詳覈臺下許可而後下之庫庫藏如洗不肖不過就
先後之中酌其緩急而次第之要無不發者惟前日運
土四千金緣去年承乏城工時南三門已曾奏繳九百
九十九兩九錢七分彼時臺下奏繳數亦相同且東西
北各監督宜尙有多寡不齊之數謬謂當此倥偬之時
當事事着急卽當事事討一下落不先稽估數于今日
無以定廉敏于異時且事俱在眼人有好修亦似非難
覈者耳乃聞未覈而旋已發矣其一則李揚買鐵一事

緣不肖曾讀大疏云此地買鐵每觔一分六厘山西鐵每斤不過三四厘今據李揚領買西鐵四十萬觔該價銀一萬二千八百兩是每觔三分二厘矣與原題不合知非臺下意也且訪之晉中云荒鐵一觔只值一厘熟鐵之價以產鑛之遠近爲差有三厘者有四厘者但其運價稍費聞每騾一頭只可馱二百觔每馱脚價該銀一兩五錢則合鐵價與馱價當每觔費一分一厘五毫卽商役承辦惟利是視當量加贏羨以作其終事之義不應視其本價倍之又倍以至於此方今需鐵正多冒

破于始濫觴何底故移文虞衡覈價而後發非不發也其一則張鎮買布一事亦緣不肖嘗讀大疏云近見山西隨觀器械件件精好聞其鐵價煤價與人工俱省且賢守令持法奉公無舖商冒破急應借力容臣部于廠中所分帑金三萬兩內分其半以給山西打造今據張鎮欲領銀六千兩預備甲裡甲面以待舖商李揚領支往山西支彼中解部餉銀一萬八千兩打造甲葉甲釘聽用是何造銃則唯恐舖商之冒破至分帑金于山西有司令其打造至甲葉甲釘則又差舖商於山西打造

至支其地方餉銀也且餉銀知于何日到手甲葉甲釘知于何日到廠而先發六千金買布以待乎不肖又知其非臺下意也及見沈主政云本商物料業以辦有次第不肖卽又移文虞衡覈其辦到截給未嘗不發也若別項軍需實未有奉臺下之命而來者卽欲發無憑也而何溷坐不肖以不發耶不肖以今日大勢當先急邊關次圖堂奧堂奧之內宜總京師之全局而論之摠需兵杖械具火藥若干今京營十六門各廠庫現存若干應修若干應補若干錢糧總計當若干今存庫銀若干尙虧少若干巨細緩急較如列眉如近日大疏所條具應造不必造急造緩造各項然後事有頭緒可次第修舉也若閒時不做忙時亂做胸無成局倉皇布子無賴生心乘我急公之誼而陰以潤其橐不得則號於人曰我作而某不應也不肖不受臺下亦不受也增高重城之議以愚計之城必憑濠以爲險而重城之濠旣淺且隘又近偏可恃以爲險乎目前又難議開濬恐所關係不在此六尺三尺之高不高也且夯築之務亦難于下手往歲做鄉以倭警增城遇雨輒圯詢其故謂下鬆上

歷故善崩今若先築土而後甃磚則舊城震若先甃磚而後實土則土不實蓋重城已爲都城之累而增城又將爲重城之累也人和地利古有定論得其人以守之仍貫亦可不得其人高亦無益且有此增築之費何不先於邊關議修築耶當重城初築之時椒山先生嘗有詩云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又云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不肖愧不能爲良醫思儲藥以待良醫耳

藏密齋書牘卷一

圭

望雲仙館

答房海客

時事難言迺有心人問之數千里之外卽言之不勝痛心安得不忍痛微言其一二也經臣原未爲得人迨其與撫臣左也而廟堂之上又明示以撫不受經之節制安得而不敗敗矣迺虜馬未至撫臣卽狼狽而走撫臣走經臣與狼狽而俱走走斯下矣顧佐闕者多方其口舌而兩人亦遂冥不知醜如淫婦之相訐大司馬聞敗倜然蟒玉而東又若置身事外而功罪人所功罪咸不當思以告密起大獄得罪于天理山海一墻之隔耳舉

朝泄泄不事事也朝紳中寡廉鮮恥者備醜極妍營其窟于不可知不可問之地惡人之發其醜也托之別故如摘黃臺之瓜首揆再出本欲兩收而兩爲我用而彼中有意外之感此中不無春秋之責遂謂彼易與而此中太苦人幾幾欲舍此而去又懼其身之不固藉其金錢脈絡之關通而不敢以自異便其私除其疾交相誘交相爲也獨此中尙有相對而難爲顏面者此一線未絕耳大宗伯已至南冢宰轉司空六卿之長以及掌書皆一時民譽卿寺中有人然獨使至尊憂社稷也如何如何諸狷狷而吠者其聰明智巧原足以籠絡一世之人利可攫攫矣名可攘攘矣難可避則又避矣官府婦寺長幼尊卑智愚賢不肖無不在其聰明智巧中卽弟無不在其智獲陷阱中日擬抽身癡心未死且閻廟起而喙喙爭鳴者何如弟有以自處卽弟不自處世當有以處弟也

藏密齋書牘卷一

圭

望雲仙館

又

不肖於當時豈足比數而台臺獨收之世人欲殺之中越數千里之隔猶置之胸次而不我遐棄也每一念至

不敢自廢願與世何裨矣江淮表裡襟帶舊京推理自
雄習爲剽掠卽鹽徒而有其在今日恐不徒以饑政重
台臺也舊疏理以賄敗聞于法實有得其竅繫者如
何如何弟鬱鬱處此子影無朋台臺何以教之

與霍顯用

壬戌三月二十

弟此與有萬不得已者非猶夫人之去而已也病情微
露移關中亦足傷矣何當微同官之結不得已而告年
兄弟氣血消耗神思恍惚四百四病幾無不有而鬱火
衝炎頭額作楚不可以冠尤爲切患弟病實甚何力足
以微媚而且陷良友于欺耶爲此激切再懇伏冀鑒允
賜結以便代題目下當卽開缺令補新咨賢於病人強
顏在此而毫無益於軍國也切切

與黃閻齋

壬戌三月廿一

弟在此有絲毫可以自効不敢言歸閒曹不敢言歸無
病不敢言歸期年於此能已見於天下矣又以病軀占
缺而不爲新咨地非弟之生平也所以不敢覓差不敢
給假而必欲以病請出缺以去此不肖之所以爲不肖
也同垣幸已亮其區區矣候年兄印結便與代題望速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賜爲感

上張景宰

壬戌三月廿八

頃惠掌科之歸自有至情韓掌科之未轉翁臺自有深
意而議者不察合之亟陞王老掌科一事遂微有以此
窺翁臺意旨所嚮者夫人亦顧其賢不肖與資俸之成
例何如耳其人不賢以同鄉故而亟留之其人賢以同
鄉故而亟去之資俸未及以同鄉故而亟遷之資俸以
及以同鄉故而故遲之俱私意也且近有起舊之議不
謂非高識不謂非苦心而垣中定規陞轉論俸再出諸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公有資在京堂之前而俸在散員之後者異日陞轉將
以淹抑已久破資俸而超擢而垣規從此壞乎抑遵成
規而按俸待遷需之晚進之後乎且吏兵二垣目前多
事當急循俸現補非宿望可以遙待新席可以久據也
林下高賢不妨竟以常僕起也此中事理翁臺必自有
主張自有運用愚昧未悉其所以特此請教伏惟裁答
幸甚

答張按院侗如

壬戌四月

浙東西十一郡所以受病不同病証無弗同者邊海數

郡以漁爲生而海盜編其舟而稅之不聽者殺而投之
海中有司不敢呵問至亡等矣良民遂不敢漁無以爲
生其猶有漁焉者禁之則不可禁否者懼其爲異日之
嚮導也海盜漸聯閩廣之界何以令盜不敢毒吾浙也
吾兵不能捍海而矯命誹伍則肆行無憚去歲費當事
籌畫稍一正法恐其心未易戢不可謂自此遂永無患
也烏傷之閒生聚幾何而歲驅其人赴死萬里之外又
不受命者自行調募其閒盛世有此法紀有此氣象乎
杭嘉湖三郡賦重而禾尤重禾賦重於他郡而做邑在
禾郡中又最重則是做邑之賦獨甲于天下也此何以
故三郡浸淫吳會頗習侈靡不顧其分之所安與其力
之能辦競飭容好作觀美而鮮蓋藏庚申秋無天行之
苗數年之水旱獨京口道梗遂米價騰貴有司不能料
理幾釀變亂可以觀吾民之窮咸仰給於長江之所灌
輸矣其地徒產穀耳何以不能自食也杭與湖尙有蠶
利崇柄而東無有焉又無別可以爲利者何以不詘于
奢也嘉禾而北而東而西又隸屬舊京文告各自爲意
迺血脉關通苦樂與共如一家矣境以內境以外之利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病大都若此然不肖能言其病證耳用藥脩飾君臣佐
使之妙自在藥王其百姓之命寄於長吏長吏以百姓
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而不敢貪而不敢惰庶民有
瘼焉則域內所同患不獨吾浙也然吾浙有賢多繡按
行其間日月之明風雷之捷不可欺不可測有以知吾
浙之長吏無不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卽不
肖亦托而處也

答王經畧帖雲

壬戌四月十三

藏密齋書牘卷一

美

望雲仙館

大業者皆天下之至愚也前車之覆惟撫臣不自以爲
愚而經臣又以其不愚自愚苟其以懼爲虜愚之心用
虜懼爲間愚之心用閒懼封疆爲愚者所敗不敢不破
其愚亦不敢弄其愚而反以自弄敗不至此神而明之
惟以安社稷爲悅其愚不可及矣大疏明邊關將吏軍
民商賈夷虜情形如睹得情得策有以知金城方略也
社稷臣不以身家口舌分慮其自九廟而下寶式靈之
答湖廣撫院薛正亭

壬戌四月十三

壬戌四月十三

不肖中嘗有崑藩之役取道南襄荆沙以達於慶時永

保土兵赴遼途中相值如織且晚卽次頗悉其淫掠之
狀過府州縣城稍知馴戢荆門數驛慘不忍言村舖猶
是也且數調矣何益遼山遼水之萬一黔蜀見告無以
動之尙恐生心况藉之口而予以機耶地遠濶濶民鮮
蓋藏所過如是又其俗剽悍而寡實夫以剽悍寡實之
俗而鮮蓋藏猶云善以爲寶乎黔蜀多警土司錯處其
地長江巨浸易以藪盜柯陳諸姓介與瑞而自雄楚非
無事之國也益以加派之數逾其常則帝子分藩土木
騷費拊摹搔抑旣亟且難真白臺之一時矣楚安則天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七

望雲仙館

下之民舉安功不獨在方以內也于以釋一人南顧之
憂而四隅磐石奠之矣建成銷萌此時此時

與周蓼洲

壬戌五月十六

微聞年兄有所舉動如未發萬萬己之此身在天地間
要看是何時節又看吾所處在吾所得爲之地抑吾所
不得爲之地又須審己之能爲與不能爲者何在又須
審外至之事之大小稱物以應者當何如而後不爲血
氣所動古來事體非必是全沒道理者纔謂之血氣意
見用事也時平主聖共享泰甯急流勇退爲難主少國

疑封疆多事忍死不去爲難開曹冷局難于展布鬱鬱
滯此徒受抑掄則去爲是進賢去佞事權在手一不可
磯落人圈套則去爲非吾能進賢吾能去佞當面蹉過
歸而仰屋則去有後悔吾欲進賢方懼爲小人所排吾
不能進賢方懼爲君子所外正展轉兩難而借題脫手
則去爲卸擔且細看此事何啻蚊蚋過耳而遂盛氣應
之亦爲失平吾人須爲天下士耳國家起見君父起見
乃天下士一不受世之淄垢惡聲至必反之其去鄉黨
自好者恐不能以寸也生平期待年兄者不小故以此
言進吾輩在天地間不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于天
下事也如何如何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七

望雲仙館

答陸乾岳

壬戌五月廿二

辨官論材弟職諮訪賢者之所賢賢之賢者之所不肖
不肖之弟之所能也進之退之自有主者必欲以吾所
賢者令之進吾所不肖者令之退非弟之所能也必進
必退亦何以異于市權邀重者之爲矣願弟賢之不肖
之而言不效是弟不賢而反合賢者之所賢與賢者之
所不肖併不效也茲弟所深自愧恨俛焉孳孳以圖不

棄于大賢者也

答李懋明津撫

壬戌五月廿四

用賢者灼見其精神才品而內外大小輕重布之夫然後情智筋力懽喜鼓舞為國家效而國家得賢者之用賢者之用於國家無聲無色用迺逾大人情艷開府為居上頭不知于台臺猶割雞矣即今名德莞要世道倚命而微率其木石鹿豕之妙以與聰明機智者游每有江河之決馴不及舌矣擇中審時分肌擘脉尙煩正以秉節靈以觀斂者一左右之如何如何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答趙存孩

倚壁權關

壬戌五月廿六

蜀中黔中滇中之變未熄永順復蠢蠢動矣往台鶴遊返亦柯陳之藪是虞今徒幸其旦夕未有變計耶抑實有以制其死命可無厝火之憂也設定額以須估船本不可以為常庶幾寬取之或以及額而今再倍之又兵船絡繹于道曹鄆聞白蓮倡亂設兩月弗靖必且梗漕又何以幾夫逐什一者之徒集如鶩也

答山東按院王石門

壬戌六月初一

止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興之擾遼人淮人無

思毫裨補土著者更苦其偏處為難也送住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喪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繡斧巡行其閒早已昏昏多事矣曹鄆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漕護運此為急着招撫解散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脅徒罔治古有明訓愚民受惑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上張翼明少司馬

壬戌六月初三

東人何罪駢首而死於盜也盜實出愚賣刀賣劍亦即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賣牛賣犢耳言兵告捷以千百計無論首從未分不虞崑岡之火玉石同燼乎正食不下咽有客見過與道其事渠謂當散遣土人之心計勇黠者投入其黨縛其魁以出而事就平矣不煩許多手勞脚攘也客嘗有練將之說儘足謾聽其人誠不卜其可用何如要其言似可採敬以聞之台臺知正千此事勞神不厭芻蕘時也

答河南按院邱太邱

東事之敗舉國恫心日選將練兵覈餉除器為固圍計猶朝不及夕是懼而三事大失不引以為辜駕其說以

脩怨無休之氣不可嚮邇賈生而在其痛哭當有其焉
者蜀黔與楚接壤中州則唇齒矣朝宗繹絡所謂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也曹鄴之盜不旦夕就我撫散魚鷺鳥
潰必躡中州天以盤根錯節試利器乎往顏應雷不動
聲色而弭伊庶人之變知不專美于前矣

答李四可

壬戌六月十一

方內春春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
謂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日切一
日計門下資孝端之詠以行三朝鼎革幾許危疑冲主
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忽然于此即兩尊人在念而
令弟舞斑爛為稚子懽即門下叱馭而前不嫌絕裾矣

答李荆陽

壬戌六月十一

鹿鹿緇塵闕焉把臂亦謂榮捷在邇聚首正長不圖以
尊人縈懷長往不返也東事未見有得當之人亦未見
有必勝之策方內多事揭竿之盜國有患不在奴即吾
鄉之可慮者不必在奈山也斯時賢撫按固急賢守令
尤急沈竈產蛙而無畔志不以其損戶數也歟哉當事
苟可與商伏惟多方留意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答董見龍

壬戌六月十一

以屯練兼安插不過以招募安家行糧之費為賑卹流
移之用而即兼古寓兵于農之意故費省利溥從中所
消弭者亦多乃主者先恪一兵農兼攝之官在先生亦
何以異於擁臯比五羊時而兵柄未握安插是求即徧
野蜚鴻成阡陌只是以開荒了得安插二字恐汗萊
未必盡居要害而力田之暇何以令之肆力講武稱雄
邊也然此為常人言非常之人自有妙用拭目俟之矣
帑不可以數徵就額諒事例輸助以為用就郡邑中曉
暢事機者引為左右手而不以辟召添官即此不已占
妙用乎

答宜撫院王任吾

壬戌六月十八

關東急着似在欵虜無論欵不可恃即受欵者亦零虜
耳滇黔道梗雖架入佛圖我陵我阿而奢氣猶熾也曹
鄆鄒勝在心腹在咽喉不急撲滅撫定淮徐而南真大
而北昌濟以西潰爛不可收拾即徼九廟之靈旦夕底
定四方以甯所傷滋多矣上谷陵京肩背不堪更動而
兵諱食誑屢屢呼庚微聞素囊時西而與套虜構奴中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亦復間使窺邊其言皆不實可耳幸台臺鎖鑰北門內以實邊外以控虜指揮定之聖天子所以釋後顧之憂而舉朝仗以無恐也天佑壽母強飯無疆我圉孔棘萬勿以太夫人分念是謝是禱

答劉衡翁老師

壬戌六月十八

泰山喬嶽與膚寸而雨天下天下被大美而不言所利大矣哉老師所以處江陵之盛時與所以居鄉者介節千古無兩矣至在禮言禮往復于冠婚之典而陰被蠶螫以去再出而丁慈甯之急乘機導窾潛收不激不縱

藏密齋書牘卷一

三

望雲仙館

之功于人所不知之地尤人臣所難今兩朝鼎革無隱不宣而崇功不盡知於人人不言祿祿亦不及不及終亦不言老師之所以爲大也迺某則有深愧矣往歲登老師之堂值靜攝不能起居榻前至今欽欽門榭蕭蕭不蔽風雨若披古傳而趨而過庭稱禮稱詩森森玉立則古人所難兼也某孤蹤涉世言出招尤梅長公見過目爲不隨時不隨地之人乃區區此心尙冀于千餘歲千餘里之外有少分符合也老師亦許之否

答王述文

壬戌七月初二

每大疏至卽無不舉弟之所欲言與其所不能言者而一一暢之弟之所以不禁其心傾而微亦竊以自幸也久不敢以書通緣窺伺者密不敢以叢忌之人貽累賢者非敢自外也風節凌遲廉恥道喪霸心邪說奧結黨連雄据高位而不欲以進退聽之言路實當事者陰留此輩爲射的甚其穢以自表異又借言官之口以市恩于小人願無論窮兇備醜者不可與事君卽憤憤者亦何能爲故目前求一稍能省事稍能處事者又不得不曰是公狹斯極矣志士所以仰屋而竊嘆也妖人不但暮戢定定有流賊之禍中原塗炭矣東事決裂至於今日匪係無兵匪係無食專爲親上死長之義不明根本旣撥所以緩則苟且泄忽無所事事急則經撫道將士卒胥而爲逃而僉夫小人尙疾首于根本之議蕭牆之賊不討何以寢淮南之謀志士所以仰天而椎心也深宮大內無一屬毛離裏之親權尊情郅獨有三宮而婦寺相倚夤緣爲奸雖微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紀綱則情慚而事灼矣明春計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長未有着落臺中主計欲以望之間中之間氣恐不可

藏密齋書牘卷一

語

望雲仙館

得之數也新忝正人難以指屈獨各以其意發據於指
目之邪人而歐邪人而使之合要之尊教所指二凶南
中亦不可無公疏參之二凶去而內外之勾連絕事猶
可爲也計九月而後一種邪人必翻天覆地以圖亂明
春之計典者無所不至惟年兄與同志圖之

答江西按院汪石蓮

壬戌七月初三

觀東土之焦頭爛額于妖人而未有濟也台臺之所造
于西江者何如矣天下事定計于鮮應變于卒剪于其
萌不于其著舉若台臺之所以造西江也山以東安得

藏密齋書牘卷一

美

望雲仙館

有伏尸流血之慘耶斬木揭竿皆吾赤子每披捷報霄
涕痛心况平業已梗漕而可引以自幸歟捧讀台諭何
以尙屢於餘風之未殄也此風流演若草遇春徧地而
是芟夷蘊崇必不可幾何則誅之不可勝誅也若曹舉
事百有餘敗然潰爲流賊所傷實多瘠民逋賦悍宗生
心何以綏戢安全俾無偶語者卽瓜期在邇知不以遺
後人也

答潘潤寰

壬戌七月廿四

卽弟自諭以其雄鄙草野之習而追隨步趨正如以麋

鹿而與於冠裳之會所以不嗤笑而却走者幾希矣荷
台臺不我鄙夷自使署之周旋以迄今如一日也群謠
眾詠中往來過從亦尙有不與俗而同波者焉弟謂此
衷獨可自信耳而不盡見疑於長者弟逾有以自信也
畿南重地多事以來累首被之邇妖賊從中而起患在
腹心亦在咽喉接壤之地如草遇春隨在而是非必如
流賊四散潰出而後及于患也繡斧雷行知所以剪于
方芽修其久隆貽畿輔於安瀾焦頭爛額之時得曲突
徙薪之妙所全非謗謏矣

藏密齋書牘卷一

美

望雲仙館

答淮揚巡按吳北陽

壬戌八月初八

徐泗淮邳故所稱椎埋屠狗習爲宄姦之藪而鹽竈更
子之盜資募兵之舉本欲借若輩爲利而陰弭其害而
若輩鮮衣怒舟厚酒肥肉以自養不就募就募者獨其
行乞無家不能自聊者耳則固未始收其利而所爲害
者隱隱隆隆自若也况襟帶南北陵京要區四百萬漕
艘仰此衣帶水以養京邊而白蓮之賊忽起于曹鄆鄒
滕之間在心腹亦在咽喉矣且若輩如草及春隨地而
是晉雒燕薊實煩有徒徐淮而南更亟矣誅之不勝誅

所幸繡衣使者稱一時名碩計必有潛消其不軌而立
奠於安瀾者即朝寧間以資望重台臺旦夕內召倚如
左右手然鉅公作用自異常等萬世之功不出且夕間
也

答吳生

志當其窮時易淬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
毋以孜孜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答周衡臺

壬戌八月廿一

不肖忍死千鋒萬簡中以需老掌科惠老掌科之來俱

藏密齋書牘卷一

非

望雲仙館

又拂衣去矣而不肖仍鬱鬱滯此面目可愧世界正如
暴風盲雨皎月疎星剝那變換喜愕難定既屬難定即
星月皎皎且虞倚伏况霾雨其常耶二十年來蘭心薰
氣屈指三四邇且有舊實正人之籍者上場黑白不分
之大老下焚脚跟未定之新容捲大江而西以奉邪狐
于壇坫之上以鬪其捷以爲一身之三台八座計而靡
不墮其雲霧中握別而後遭此新局百苦千愁莫可告
語畢竟以戶垣置韓老掌科而楹老掌科使不得驟遷
此正天意並留碩果以永茲一縷之脉未敢謂當事者

之意不佳也何如何如質谷以請急行不肖且需次封
差矣長林之下惟趨聽履音之入朝耳樞相復出行邊
社稷之幸中急置樞外急置撫歸闕之期不于賊滅斯
其意何如耶

答黃白安

壬戌八月廿一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上下干
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兄臺苦心大用不及
此顧其局微有異者正德初武廟微有佚志焉今上聖
明也正德初奄人具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太阿倒奉
之彼未知所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其靜正兄
臺之見遠矣合內外之道也似葉之身更逢搖落長林
豐草責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盼兄臺硬脊梁耳

答李懋明

壬戌八月廿一

往辱瑤函收之臭味不肖亦不揣愚鄙輒布腹心烽火
中原道途爲梗豈猶未入台覽耶人情之急河北也甚
于急中朝人情之用台臺也遂不干中朝而干河北河
北誠得人急河北者亦誠得策矣願何必公忠之品盡
舉而置之河北耶于不得不用之中陰行其伎迺其行

藏密齋書牘卷一

非

望雲仙館

伎者實不盡出于彼中而在此中之陰行其伎以媚彼中之人于是公忠之品思盡置之河北而我始得以據中要而我始得以提線索而我始得以脫故步而我始得以翻新局而我始得以善後來愚嘗謂鄙夫二字即鄙夫聞之亦必不堪而患失二字雖賢士大夫容或不免其醜遂至於此乃台臺則惟知有河北而已矣台臺一意實做而慮其不得做與無可做夫惟不得做無可做而實做乃以見台臺也一意實做亦何不得做無可做之與有出山之步不改山中景逸少墟數先生外不

藏密齋書牘卷一

美

望雲仙館

可多得景逸先生且優游遜思堅不可挽令人心服曩揭相訓正以相成知台臺無芥蒂也

答撫院蘇石水

壬戌八月廿一

方內多故種種皆做鄉所有而父老子弟之在今日第竭髓以輸正供與其加派與勤織人而尙無虞于兵燹總不至潰敗不可收拾爲封疆憂則台臺賜也蓋屢調之後至河賈岌岌矣台區脊脊且形見勢燭不可撲滅而旋戢之而渠魁卒受首而不漏自非然者其不釀而爲變也亦幾希矣二東地在咽喉民皆赤子伏口流血

盈野盈城未有底止使早如台臺之治海寇縛其魁散其黨何至于是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地之高厚驚心慘目于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資望隆崇不能久借攀轅臥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履在帝左右盛德大業寢及海寓豈遺吾

測耶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于不敢

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日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

藏密齋書牘卷一

卑

望雲仙館

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竊會言官微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願以身往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顧中急置樞外急置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放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陪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慎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徵靈國手飯疏以沒齒矣

答薊州根儲霍人白

壬戌八月廿二

清時多故弟鬱鬱處此無絲毫裨補聖明而日食大官俸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甚愧河干之義太倉無粟以紓于邊歷年兄庚癸之警爲軍國憂重以故人珠桂之慮清俸遠分不益深弟素餐之恥乎用是對使拜璧冀分負戈之爨比于醪投若年兄推食之誼弟銘刻何敢忘也不一

答黃復初

壬戌八月廿二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之

藏密齋書牘卷一

望雲仙館

望雲仙館

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答按院張侗如

壬戌八月廿二

聖主當陽而朝議紛紜四郊多壘鬱鬱居此旅進旅退既不能片言居要以定國是亦復無寸長半策可效封疆者仰屋而嘆含愧欲死所幸天畀兩浙以安全之樂福星照臨陽春滿地雲壤鼎沸百孔千瘡而父老婦子離場膏血以上供猶不至如蜀黔燕齊之間爲塗爲費

者之慘也似葉之身候逢搖落決計拂衣以與鄉之父老婦子共沐浴於膏澤也

答王心一

壬戌八月廿一

台臺冒迅霆以發禍本慮密雲以供銷骨當臬日而破辟陰精誠之極金石爲開勞在廟社昭于千古不在處若輩之重不重若輩亦不以處之重不重能再消其議也如何如何

答姚孟長

壬戌八月廿五

仁兄在卽不敢以世人欲殺之身盡仁兄之情爲仁兄

藏密齋書牘卷一

望雲仙館

望雲仙館

累要于世道關捩處所必就仁兄而與謀仁兄無不底謀者弟今不碌碌爾則俛俛爾當其仰屋時抱膝時雖欲不一念及仁兄得耶吾儕論人論事箇箇椿椿須從廟社起念所謂點點滴滴兩落在學士眼裡也如布局而爭勝負局成不無邪正其間實不能以寸何則謂其非第一義也况欲以瑕瑜不掩之人置之功罪易見之地一有蹉跌萬事同盡殆哉岌岌乎可勝恨哉世旣忌弟復無所避忌而稍同氣類者又好以弟意郢書燕說其間弟志之所以益孤而無可告語也孤必不能通

天下之志孤必不能成天下之務歸計決矣歸計已決故不急爲歸計不急處正是決處也晤蓼洲兄爲致區區

與尹舜麟

壬戌八月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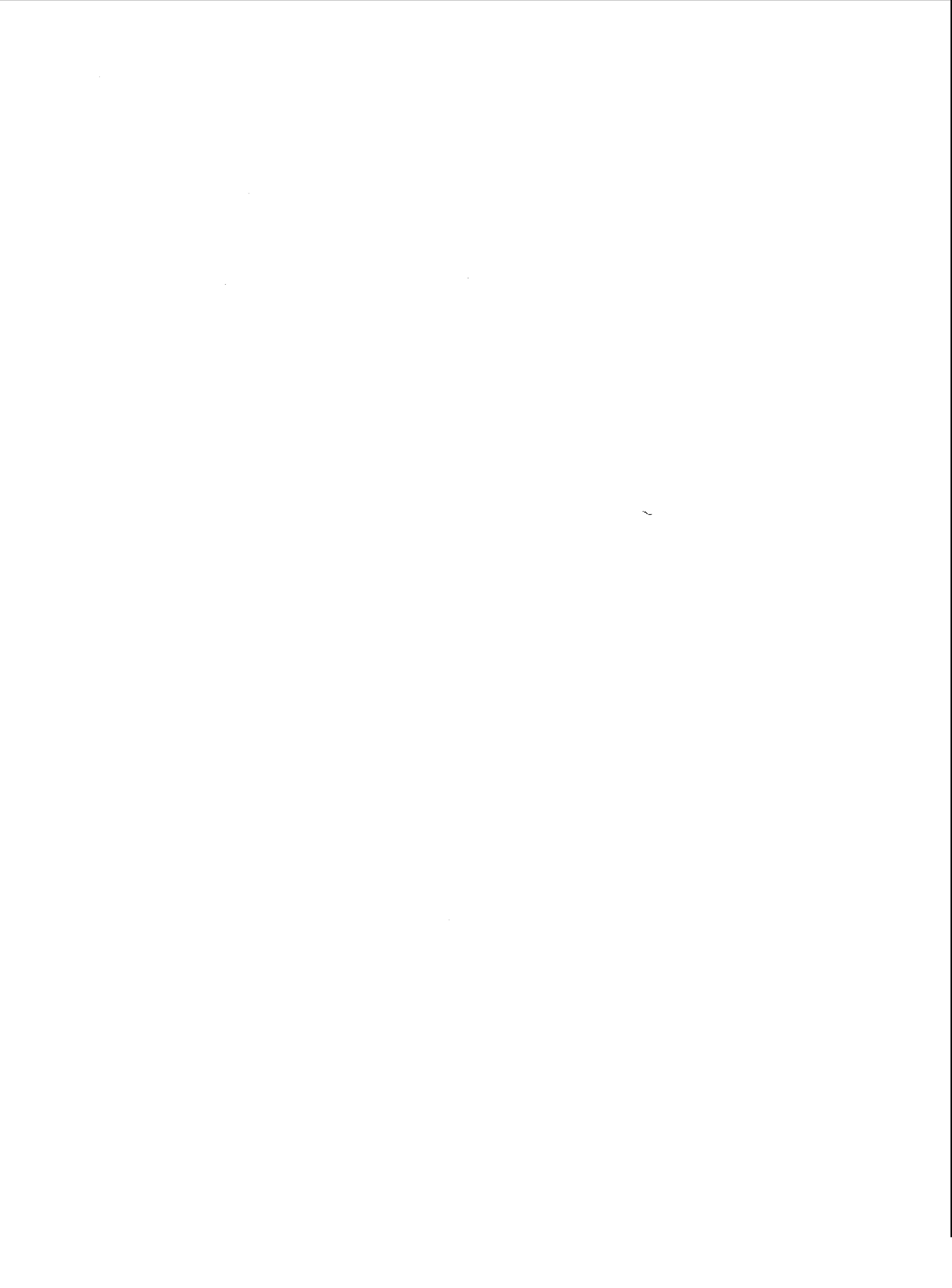
積日抱疴不時奉教缺缺可知東南織造垣中闕事聞年兄實圖利之甚幸甚幸本垣諸役利開弊廣飽而將潰整頓釐革斯亦年兄之一時也厥庫禁預支矣而更之曰截給與預支何以異吾慎于截給矣而前人所給而未完者不爲追比亦無大益于厥庫每一思及歉不可言然野人之芹何當于大烹

藏密齋書牘卷一

聖

望雲仙館

代少年謝狎妓書



代少年謝狎妓書

公安袁中道小修著

萬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太學。狎一妓。情好甚篤。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兄王家政甚嚴正。遣書切責之。必欲遣去。否則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懼。不能措辭。裁答。因謂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以感動之。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為我捉刀。使此人不去。惟當效瓊草之報。小修為作一書。淋漓數千言。才氣可喜。建之于兄。月餘。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致云。與弟別未數年。筆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即攜新婦歸。余不以一肯蓋平生也。即束裝借歸。因置酒為小修壽。令姬捧觴為歌一曲。友人笑謂小修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得聞此人歌一曲。勝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之江干。揮淚而別。其書曰。

信來得奉嚴教。感激慙慙。不可勝言。自先人沒後。得吾兄提携。以有今日。某雖

卷二 代少年謝狎妓書

十八

香 鮑 蕙 書

不才沾雨露之潤。獲教誨之益。亦既有年。雖有意心。粗知名教。若夫逐野水之驚鷺。忘沼上之鴻雁。賦花間之曲。背霜後之筠。即死不為也。但一時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乖。有不能頓遣者。錄斯人十七。自離陽昌酒壚。即永居竹橋。庶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花。懷孕已經四朔。念鳥衣之派不善。習箱之望尚杳。兄與弱弟。皆難嗣息。設得一兒。蒸嘗有託。如莫愁之產阿侯。胡婢之生遙集。亦為幸事。且近日維揚間。有以紅粉妖姬。育青雲上客者。兄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花。糞土產芝菌。此其未能頓遣者一也。斯人雖在烟花。志堅松柏。勉離舊巢。彼阿母本重惜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秋。恩斷義絕。設令再入故棧。顏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日。即畢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殺之滅迹。終崇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出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為厲鬼。此其未能頓遣者二也。斯人自入門。改去銅蟬。卸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縵衣茶巾。晨起操作。言不出戶。苦不惜身。宛似良人。克相婦道。且夜勤刀尺。相伴膏火。相勉香以致終宵。此其未能頓遣者三也。邸中所藏。雖

乏長物。尚有博山舊爐。雀尾遺鼎。砂象斑爛之器。牙玉輝映之章。畫則為小李將軍。畫則為海岳外史。皆命之收藏。司其管鑰。設為德不終。將燕鶯化為鶻鷂。恐付之祖龍。盡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為烏有。此其未能頓遣者四也。自吾兄嚴命一剴。斯人即泣曰。微多小生。亦知護子。憐兒。妾雖烟花下賤。幸已有身。設欲逐我。候分曉之日。為君家存此一胎。然後自覓白練。永赴黃泉。弟聞之。亦自傷心矣。即欲處之。亦須少緩。今蘭玉幾何。豈稻麻也哉。而弁髦之乎。此其未能頓遣者五也。處此五不能頓遣之勢。即弟之宜遣而不即遣者。亦畧有可原矣。至兄責弟以罪。罪何敢辭。生平讀古人書。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錢。共列稼軒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學士之朝雲。榴花。集中皆不自諱。誤信古人風流。沿習未能頓除。尤而效顰。此其罪一也。歲月如流。未必吾與開口而笑。甯有幾時。一席多姿。忘同安石之癖。千金喪盡。甯甘太白之貧。遂使班嗣之賜書。僅存陸賈之遺產。漸罄。此其罪二也。古人有云。文有仗景生情。托物寄興。麗人燃燭。遠山磨墨。千古一道。弟每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香澤。倚馬萬

卷二 代少年謝狎妓書

十九

香 鮑 蕙 書

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發耀于行中。列星迸落于紙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謝家調馬之蹊。尚餘芳草。王氏鼓楫之所。仍有文波。土風習俗。偶而相沿。此其罪四也。近日文人。獎多勝事。如某某皆少年冶游。目為蕩子。一旦騰蛟變化。立致青雲。豈留連烟月。即屬塵土下士乎。弟不肯隨有此見。此其罪五也。弟又有味死一言。世間亦惟英雄豪傑。能為格外之事。財色小失。自當赦除。天下有事。正賴命世長才。曲謹小廉。豈能成事。當北宋與契丹為鄰。大小七十餘戰。屢致敗北。而能大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子婦之張齊賢也。澶淵之役。宋幾不保。而能擁駕渡河。重造社稷者。乃溺愛荷桃之寇萊公也。宋既南顧。金兵破竹而下。而能于黃天蕩上。幾制兀朮之死命者。乃娶妓女梁氏為妻之韓蕲王也。宋時止有此三大偉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必無非常之過。彼恂恂謹飭如張德遠輩。終身無聲色。如王安石輩。何益于敗亡之數。弟雖不才。設國家有事。寄之一面。尚能談笑却虜。橙組破敵。自信才略。不後古人。不能自致其身。而輕作此語。以示長者。此其罪六也。抑情忍事。本非易易。古

人云不暹聲色。今不幸暹之矣。暹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能。樊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流。流則通。而淫生焉。自古英雄。不能不牽情于帷幙。蘇武于嚼雪吞氈之時。而猶有胡姬之娶。瞿曇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情慾而正性命。即參禪上士。亦虞習氣難除。尚借安般數息之禪。白骨流光之觀。然後暫能驅遣。假使兄當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連。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兄遽能以慧劍斬之乎。弟不能如柳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致墮落有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我兄哉。惟兄見其七罪。察其不能頓遣之情。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意鉛華。精心竹素。發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見子雪之腸。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弋取大物。爲一家光寵者。願兄擯絕之。以爲蕩子之戒。皇天厚土。實聞斯語。勿勿言辭無叙。幸惟原宥。

卷二

一代少年謝狎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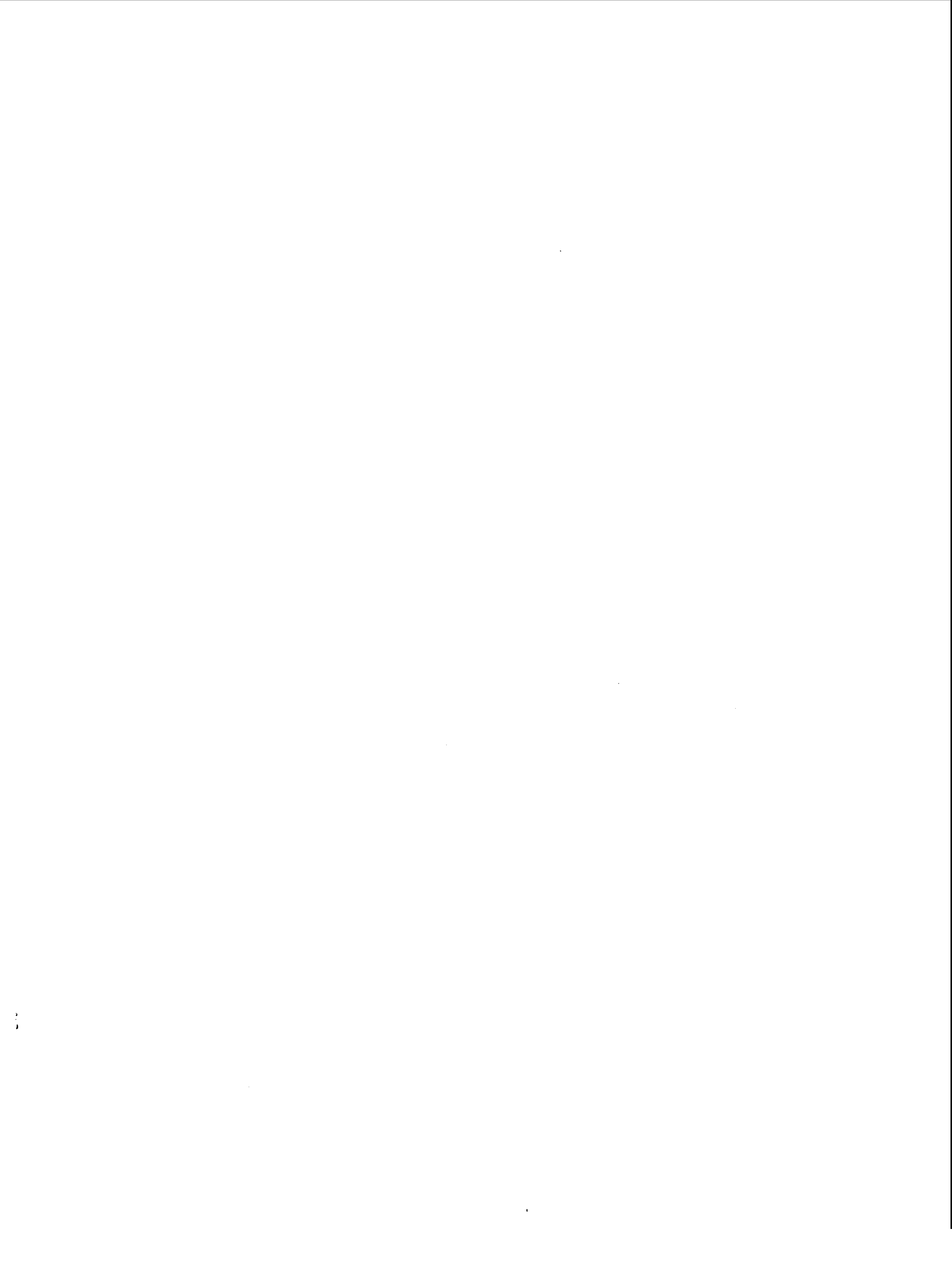
二十

六 香 鮑 蕙 書 集

道光二十七年增輯

四
禮
樂
書
藝
文

三長物齋藏板



明尺牘墨華

心聲於言言筆於文轉相貫注質已漓矣故求諸往籍往往有窮凶極惡之人能作至誠愷悌語者則求心於言求言於文亦難矣哉惟短柬片札親手自書或言國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瑣屑極細極微之事大抵皆倉卒濡毫不假修飾聊聊數語流落人間而其人品之醇馭性情之邪正在在於無意中流露而出則以言觀人莫尺牘若也尺牘之盛極於宋世蘇黃以下類有專書然皆采自集中語多刪潤非當時函致原本不若明代為時最近存者尙多近日以明人尺牘鈎摹上石者已

明尺牘墨華

敘

一

有數家其文既傳無事搜輯偶於收藏家借閱明人墨蹟數十種尺牘居其大半書法之妙固已各擅所長其修詞用意亦復斐然可觀所見既夥勢難遍鐫貞石以廣其傳因手錄副本隨見隨編不復分別時代取便增輯凡夫余之矻矻為此者豈徒賞其尺牘之工哉特欲藉其文詞以察其品誼耳余嘗謂好名假者其人必不廉好請託者其人必不公好安逸者其人必不勤好外飾者其人必不儉以此論尺牘最為切要今哀輯是編晴隱展玩不啻集百十古人一堂共語其醇駁邪正自不能或掩即其人之聲音笑貌亦可想像得之而言為

心聲文以行遠於是乎益信矣惜前此奔走四方所見名賢墨蹟已成過眼煙雲不及彙入此帙自今以後海內名流家藏墨寶幸為錄藁郵致以成全書於知人論世之學不無小補非僅為翩翩書記作應酬藍本也適與近輯古誌石華同時付梓因題其帙曰墨華云道光己丑長夏虎癡黃本驥識

是編道光九年刻於長沙今以續本增入付蔣君維揚重刊行世丁未初夏本驥又記

明尺牘墨華

敘

二

明尺牘墨華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

湘陰蔣瓊維揚校

卷一

聶大年 七首

姜立綱 一首

祝允明 六首

文徵明 六首

王守仁 一首

王寵 三首

陸師道 一首

王穀祥 一首

彭年 三首

周天球 一首

陳道復 一首

錢穀 四首

明尺牘墨華目錄

張鳳翼 一首

文彭 三首

文嘉 一首

皇甫汭 一首

孔天允 一首

王錫爵 一首

周亮采 一首

陳鏊 一首

豐坊 四首

黎民表 一首

王世貞 一首

王世懋 一首

王士騏 一首

屠隆 二首

邢侗 一首

王穉登 一首

袁宏道 一首

王鏊 一首

卷二

董其昌 九十三首

卷三

陳繼儒 九首

莫是龍 六首

宋珏 二首

文震孟 一首

侯恪 九首

龔賢 一首

吳子遠 一首

顧苓 八首

陳梁 一首

丁雲鵬 二首

周鳳翔 一首

金俊明 十二首

王鐸 一首

劉纓 一首

陳元素 二首

薛益 一首

明尺牘墨華目錄

周叔宗 二首

蔡道憲 一首

闕姓名 鎮名 芳名 一

闕姓名 十首

釋來復 一首

字壽崇號東軒臨川人仁和詩導

家重雪為塔適欲作一詩咏之第未得結句耳詩成
管錄以求教也苦寒小疾不出价至承厚惠銘感銘感
天晴穩期舊會老倦疲於應酬但思歸退而已非知已
者曷喻此意耶大年拜手孟暉待魁舊契月日

來帖備悉雅厚之意文詞翰墨自知不為世所重而吾
友乃見愛如此無亦為盛德累耶武夷舊作一首兼此
奉呈或可覆醫視乎社寒見欺老病思睡价還治復草
草餘俟面既不悉大年拜手彥輝舊契筆甚佳但恐直木

明尺牘墨華卷一

先伐耳六年又白

承惠火腿之日兼一東甚詳但其日偶與一客飲盡醉
醒而求其東不知置何書冊中故於足下委誨之意有
所未喻僕數日來兩臂疼痛醫云欲作風證兼之應事
之煩掛一漏萬朋舊中多失應酬老景見侵亦理之常
無足快者足下追問持遠異時居高位則施大政事為
文章則有大製作燕喜之詞荒穢之筆何足為高明輕
重哉草草書訴下情惟望在不悉大年拜手彥輝久契
三月望日

仲敷書室欲以消書題其扁未審可否蓋仲敷名霖取

沛然下雨之義如可用回示幸幸外小紙一幅已書兩
詩凡區區往復簡帖出一時草草者多乞不必收付恐
人見笑亦累朋友小楷不能多書幸想老懶餘俟重會
以悉下懷大年白彥輝賢友小幅是南京筆所書佳哉
佳哉

作書甫畢伴來隨以付之火速迎醫治臂疾坐此正悶
悶耳筆已告乏中書君無乃自此絕交乎餘俟面言不
悉大年白彥輝賢友十六日

承手帖并致清惠銘感曷勝區區入春忙多閒少兼之
熱毒內攻浸淫之瘡發於肩背之間且夕出血老態如
明尺牘墨華卷一

此何足為知已道耶廷儀喪女已知又為家事所累不
肖亦所與聞然蹤跡不疎時得敘彼此之懷草草奉復

餘俟面盡不悉辱知大年拜復彥輝賢契友

前所付紙勉書拙作數首奉納其醜好為自擇之餘不
能悉也熱中揮汗草草大年拜彥輝賢友

姜立綱字廷憲瑞安人太常寺少卿

日外承遣人賁酒禮見及不敢不受但增慙愧乃翌日
治具奉邀過舍以罄所懷不期執事遠出城西矣至今
耿耿悵快於中何可言也以後漸至酷熱濕溽遂致陳
曠殊失懇款之情久要之誼似覺弃置而乖違矣痛念

尊甫先生周轉在適可審作齋否不若具祭於禮為宜
追想疇昔如在夢寐中日遠一日其懷落與眼中更無
知已矣哽咽不可言茲因使至專此布謝羅已收領待
再奉報小兒乳嗽兼其女病第三女患瘡懷抱甚惡姑
俟雨涼新霽拉兄想之乞照之以心不具友末姜立綱
再拜春官大人暨大哥先生昆玉前

祝允明

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應天府通判

有一俗事相瀆賤疾不及面白令家僮造粟千萬加意
幸幸初九日允明頓首榮夫契長先生執事

小妹之疾請吳公視之固佳但前服王柏山藥頗已獲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三

效幸更請渠一看仍服其藥當收全功也欲親詣一問
暑甚畏行耳切祝切祝廿五日允明頓首在野妹文執
事

昨觀飛卿家書雖則宋板缺壞者多其價反高煩你過
去只說別人與講定十兩之內方可若再多不用他的
轉來就到我家一會千萬千萬即日允明拜懷瀨老弟
足下

漢文選昨已與此人說過價錢彼嫌書板不好今日稱
了銀子去允明拜文契家足下

奉來白銀五錢煩稱好醢魚賜下前日觀音進紙雖謝

寫未曾落款并印圖書明日奉上允明頓首子魚賢甥
足下

承過愛醉中寫污卷子別伺易之恐諸高士見謂也
明日有一小事欲面議望枉顧幸幸十六日允明拜子
魚賢甥足下

文徵明

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華亭人翰林院待詔

吳定去曾附復數字就告察之信計徵省覽續得邸
報見孔昭之名大是駭異何其得禍之奇邪但一報作
顧瓚一報又明開馬湖同知未可的據茲因周承德家
人歸便敢輒附聞改調之信亦到茲用朱筆旁註乞詳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四

之石田近為府公請入城當有數日留滯昨相見尋四
託璧致意并告四月廿四日壻璧頓首上外舅大人先
生侍次

昨承令郎見顧弟老朽奉楞伽耳不獲與歌吹胸中所
言之事期再悉人還奉覆九月望徵明頓首拜稟山先
生至契

毛中舍來得手書且領寫生妙筆珍感承欲北來
不知當在何時此間交游諸公望之如渴千萬早為命
駕也弟圖歸不遂今復為史事黏帶歸期未卜行李若
來何能為北道主也此有陳石亭侍講者好事而多情

必能爲君決不至相負也毛君還便草草奉復餘面悉
徵明頓首石泉先生足下

徵明舟次貴境聞尊體違和卽擬候問適聞南旺開堤
恐旦晚復閉乘月夜遂行千里相期自謂必得參展事
緒差池乃復如此會合之難良可嘆也所委拙筆至前
途奉寄不敢終負因使人還先此附復未間惟加意將
攝不備侍生文徵明頓首再拜郡伯大人研莊先生執
事二月十八日

徵明區區淺薄數辱記存惠貺駢蕃歲無虛使拜嘉之
餘祗深慙感卽日清和伏審起居安勝宦况清吉爲慰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五

區區今年七十有三潦倒日益兼以病冗相併情悰不
佳百事廢忘所委天溪圖坐用逋慢且晚稍閒卽爲幹
當不敢終負也使還具此奉覆小扇拙筆就任將意草
草不悉徵明頓首再拜

使至辱書兼領緜葛之貺遠意珍重拜賜之餘不勝慙
感卽審履茲春寒鈞候萬福爲慰徵明比來衰疾日甚
待盡林間無足道者使還草草奉覆未間惟若時自愛
不次徵明頓首奉覆天谿錦衣先生執事石刻一冊伴
空緘二月廿六日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南兵部尚書左副都御史
封新建伯諡文成

邇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
以爲言殊切憂念血氣未定凡百須加謹慎弟自聰明
特達諒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論工夫不知弟輩近來意
思如何得無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
所係着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
故必須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趨向既端
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薰陶漸染以底於成弟
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縱情肆志而不自覺
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况後學
乎吾平生氣質極下幸未至於大壞極敗自謂得於朋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六

友挾持之力爲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誣也凡朋友必須
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已
必不屑就而日與汗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
所以猶有堂堂之歎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或
不能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以矯流俗汗下之弊
今又日夕相與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
講習討論惟日孜孜於此而不暇及於其他正所謂置
之莊嶽之間雖求其楚不可得矣守儉弟頗好仙學雖
未盡正然比之聲色貨財之習相去遠矣但不宜惑於
方術流入邪淫果能清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爲近

之却恐守文弟氣貫通敏未必耐心於此閉中試可一
請亦可以養身却疾猶勝病而服藥也偶便燈下草草
弟輩須體吾言勿以為孟浪之談斯可矣長兄守仁書
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王寵 字履吉號雅宜山人長洲諸生

上海陸景清自北回徐奉土物三事乞叱留之寵頓首
頓首衡山尊丈

雨中辱雅貺盈門何可當何可當謹拜使登受僕病尙
未全脫日事藥餌亦欲圖一入文場耳然豈敢便有他
覬邪承愛念感感侍弟王寵頓首陽湖尊丈先生門下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七

儀制陳先生曾下顧病中失迓今展轉不能出門若拜
相見望先為謝過萬萬寵又頓

西莊田事今年大熟越溪莊之勝不可言不可言九日
天晴游客甚眾過莊者無不歎羨寵賴此以自適情悰
頗佳朱彝中間壁木子公春間偶與道復同去一邂逅
不意就為相厚到夏間特來過訪山中復扁舟來顧偶
抵暮戲留之三宿而後返越溪之勝復得此公甚妙可
笑也書與虛白齋主人當一捧腹耳孔周兩日專笑此
事王益來要買物件無帳父親特差馬壯來故王益來
再有書寄也冒通府來我不在家父親與之相會曹二

守令郎今日來下顧寵就去答拜矣他送帕一疋白燄
一篋我亦思處置答之校士之作甚好之坐學憲考諸
生亦甚有趣他日做提學亦便如此風景也題目出得
太難了要好文字恐喫力耳如此論題安得痛快下筆
可畏可畏此間巡按為馬錄御史事已拿去矣近日之
事亦復驚人陳原習亦在此過去矣匆匆不得言耳
俟後報九月十七日弟寵頓首再拜懷泉一向在杭州
為彼處巡按及各官請去未回昨是王玉泉來說甚口
待懷泉歸再議來也八月十二日新得一男甚佳產耳
方面隆準可喜可喜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八

陸師道 字子傳長洲人尙書少卿

玉體恭喜勿藥冗冗未敢奉候却承厚賜真几杖之錫
也殊增愧赧顧尊惠又不敢辭渥顏登受如何如何使
還附布尙容詣謝不盡耳制生陸師道頓首頓首震澤
年丈老先生大人

王穀祥 字祿之號酉室長洲人吏部員外郎

適銜命而往登堂設一拜備陳執事求婚懇篤之誠且
人品之高聲華之盛 此語若不待言而亦不可少者聞
閱之稱婚媾之宜及區區承委之重深致必諧之贊又
謂憲節啓行在適拱候金允以少行聘禮如此云云古

石但以晚輩為遜即有分付何勞親家隆重敬當入議
奉報大意如此諒在必諧區區遂面託茶峰禹領嘉音
區區當先覆耳適緣以舟往故不得躬造以復解衣揮
汗草此具聞茶峰自能道織悉致佳報也即晚且欲鄉
行歸日賀喜面盡戊申五月十一日王毅祥頓首再拜
涵峰大中丞老先生大人尊親家門下

祿之負直聲以忤朝貴貶官其為人作媒氏乃如此
周詳可見君子之介者未嘗不和也

彭年 字孔嘉號隆池長洲人

虛宅入城悵恨者竟日不意聯駕下訪夜歸見華翰豈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九

任懊惱既失款迎又款不遇誠所謂進退兩失也承召
極欲過見謝罪因族中俱有上城之行為家兄所留未
能如願望文駕歸便過我一茶幸甚幸甚拱候拱候朔
日彭年頓首拜雁峰先生元左尊兄二位文從靈墟潤
山諸兄倘能野步相送幸不惜一顧

昨承挈感感今日感虛招飲吾兄必赴僕因走倦不能
造宅矣倘路便往見香江乞道連次願謁之忱并問卷
子文章何目僕付剛後即謁感虛園也餘面盡不一
十九日彭年頓首再拜滄室先生道契兄侍史
別後臂痛加劇遂就枕幸城上無警得熟寐至旦承垂

問兼惠佳章感荷交集有髮僧但形骸混俗耳至於
想則無也風雨空堂焚香獨坐反有不能忘處吾兄方
圖撥亂以安桑梓研究韜鈴練習弘矢何緣却有關心
念及隱者豈公瑾豪志頃刻不忘顧出乎一笑一笑兩
晴當圖而不盡不盡年頓首拜復靈墟先生國士左右
周天球 字公瑕號約海長洲諸生

兩日奉候光顧山中實為草率亦恃知已不敢具簡者
為不能遍請交厚諸公非斐也明日不暇及後日送賓
賜公再一日球歸了事何今年梅花之無緣竟虛其盛
開賓主皆敗興甚矣且待桃花再約或得一至餘面不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十

一不一球頓首做所先生世兄雅望門下華麓諸公同
此致意千萬

陳道復 名淳以字行號白陽山人吳縣人

昨承顧多慢二扇朝來已為呵凍寫就專人馳納深欲
詣館畏寒不能出也不具廿五日衛復頓墨亭先生文
几

錢穀 字叔寶號齋室長洲人

承惠銅鎖多謝多謝日雖有事只得圖上也願原畫向
日并與二紙畫了想忘之耳餘伺面盡穀頓首漢
兄先生執事

茲聞戒途有日奉去小物聊申鄙情以眷眷之忱置之
是幸餘惟遠道自慶且晚專望陞擢佳報也不悉不悉
侍生錢穀頓首拜即擢慎餘老契丈先生大人行幕
令兄根木彼人不肯來斛馮氏倉又已租人矣不好又
占他的可令人將前米寄頓他人倉內且還其倉何如
即日穀拜手文近賢壻案元

口遠不能口容少盡鄙私此心甚為缺然料公能諒我
必不見罪也昨同隆池昆玉造拜又不相值快甚快甚

張鳳翼

字伯起號靈墟長洲舉人

尊委領下絹三幅求大筆幸留意鳳翼頓首馨室先生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十一

丈丈

文彭

字壽承號三橋徵明長子南京國子博士

一扇寫上圖亦明後日奉上也因兩日病目病齒今早
加以頭痛明日又有不可却之舉奈何奈何廿七八却

望過我一談萬萬彭頓首華麓尊兄即狀元

尊卷已令小僮送上值公他往竟爾持歸茲已復送止

矣幸見教為荷大字寫去詩一時做不及勿怪勿怪

詩妙甚其春游曲大類楊炯燕京篇似寶王區區兩日

病體益不能支持且目眇作苦殊無好懷若點選已過

幸移玉做館一談何如一別相會未可期耳切懇切懇

彭頓首嶗山尊兄先生

諸委草草先上乞獻達川樓公兩日因病目病齒不能
出門煩為我道意可也送陸喬詩寫去區區亦有一卷
送之題作青山臥記矣俟吳中諸公賦後却求書公作
也口口侯公貼選之後一頓清完當不負宿諾也餘惟
相見乃盡彭頓首嶗山尊兄先生三月廿二日

文嘉 字休承號文水徵明次子相州學正

自足下奉令先公諱來而不佞亦且病不敢出僅與明
卿丈一周旋耳然亦不得已也昨承孟彪兄攜尊楮見
過甚惓惓於足下不能握手悵然而別僕之西行在日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十一

暮尚欲致一奠之意與足下一別也心經奉返外小刻

三冊併明卿所貽扇頭詩轉贈足下拙作幸教之嘉頓

首功甫先生大孝幕下

皇甫沆 字子循號百泉長洲人雲南按察司僉事

眷生皇甫沆頓首拜蒙恩及馬齒惠以瑤章寵逾百朋

情深三祝調既古雅旨更渾融心服心感容去謝也沆

頓首大詞家少湖尊丈先生記室 左餘

孔天允 字汝錫號文谷汾州進士

侍生孔天允頓首拜同道駕來甚慰即多冗不及來拜

請明早枉顧一敘幸甚元再拜虛巖先生閣下廿三日

具

王錫爵

字元取號荆石太倉人建極殿大學士諡文肅

年寄生王錫爵頓首拜客有談城中新構之盛者老兄親親之情真無所不至矣跣跣慕靜中聞牛喘為之一笑執政亦已笑之有遂寢不覆之意縱覆亦不著緊縱著緊弟亦定能閒擔煩惱詩云心苟無瑕何惜人言今日之謂也承遠至極感草此附謝木像刻成附上廿七日小弟錫爵再頓首

周亮采

屢書奉瀆非不憚煩惟斯文相乞之情莫可固辭耳內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七

翰應文威大人丁外艱南還道經貴按欲一晉謁晉謁之際冀加左視再屈枉顧於舟次則行旅之光萬倍矣舍是復何所求匪生所知執事亦弗能從也至告至告契下小弟周亮采拜上東樓尊兄大人執事

應氏為西江望族此為代致同鄉嚴公子書也舟次

一顧行客增光熾手可熱情形炎炎如繪

陳鑿

字子兼號雨泉吳縣人四川提學副使

謙莫易易事也敢不惟命所苦者粗心多事不能作奠文耳公與衡翁極厚出口即成章望即舉筆賜下數句其餘皆小弟承任不勞費心費事矣祭或辦或折亦惟

尊裁節刻具幅聯尊名差人斂分金矣二十四五日候領佳作當以拙筆登軸萬乞如約母復往復容謝方命眷生陳鑿頓首拜西室老先生尊親丈大人門下

豐坊

字存禮改名道生字人叔鄞縣人禮部考功司主事

東明公不知何日有暇進延慶寺幸為問之携酒之事千萬免勞蓋水路不免區區以瘡病未除不能對客故耳但煩訪知進寺之日先來一報吾得令天忠同修湖頌書病體日衰桑榆甚迫唯恐百事無成草木同腐汲汲欲完所著諸書口略飲酒為樂虛度光陰者耶此吾肺腑之言真淚出痛腸者也東明公聞之亦必相諒矣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七

修湖所許玉海元文類蘇文忠公集乞先付去手價則看物還錢必無爽耳道生力疾再拜修湖先生晁齋足下

我因渴想太清樓帖眠食不安常恐足下說謊如毛曾毛思翁子息也今特令吾价回取足下的實分曉若果有此帖即煩足下或令親親同吾价送此帖來看吾自公道酬之不可虛言誤事致人心怨也毛曾詎誦告官价回自有明白矣道生力疾拜手小川契家所借藝文類聚十七史詳節等書明江堅約一二日內今過期未蒙擲下皆為湖之不用心耳屢借待暇□□

一時之關明江而為我方言半月內即可還矣即回來
價費來切弟他事仍不在意伴望廿三日道生力
疾再拜鈞湖先生冕齋足下

戊戌年區區在陸石溪處見林良月下雁即親手臨一
幅送與石溪自留稿子見在舟中因足下擴撥付與毛
一之白銀貳兩明日開船不來吾固料猶吏有誑誦
之心矣及其等候日久乃借其族兄之畫洗李文亭臨
過付樓□□染表舊色以欺我且我平日眼力察見秋
毫况此畫乎臨乃有芙蓉數朵用淡騰脂染拂而蓋之
以墨此非文亭所能臨也今付假畫還此猾吏追取原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五

銀付我其銀原是十成細絲足下親見不可朋奸誑誦
以啓訟端也千萬思之思之令表兄餘姚陳先生此時
蘇松賊平想已回宅所許法帖留意訪明先寄一本王
獻之字看過說開價錢此間即付銀去為妙足下不可
信聽偷弟新婦醉瞎老牛所哄率去賣與范東明日後
穢罵莫怪莫怪豐道生力疾再拜小川何先生契家六
月十五日

黎民表

字惟敬從化人布政司參議

眷生黎民表頓首拜前日承手書及佳篇書扇足感記
存之雅但見示者非生所能與况與宅上連姻哉此可

以理遣者也偶汪樂必李西二子不遠數千里來訪
可謂不忘平生之言矣今亦欲候晴趨貴門一造清室
煩從者擎一小舟來遲如不能則差一人□□亦可小
卒不知津所且無堪用者想必慨然周旋不至缺望耳
鄙意又欲旬朔間偕同志於汾之社一集以成趙太史
之意不知能枉駕否專遲草草附復希照存不具
右狀上大詞伯樵湖先生文几令姪子駢先生同此生
民表頓首拜廿九日

王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南京刑部右侍郎

向託足下作離資園畫今致卷者幸不孤所望也世貞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六

頓首罄室尊兄先生大雅

王世懋

字敬美號麟洲世貞弟南京太常寺少卿

僕本病劣迂簡之夫意欲乞骸杜門以秋文自娛不幸
坐於雜擾之鄉賓客飲食即病不獲少休足下以不朽
之業過待每一念及面赤汗下使者裁過為留一日枕
上勉成一律晨起書扇未畢而上客復自遠至即以八
行授使者竟不可得遂就客前疾書意恐恐虞他客之
復至也聞足下有意相過不知此桎梏之身得為東道
主人否餘情尚俟面盡幸諒之諒之侍生王世懋頓首
拜孟孺孝廉先生大雅足下廿七日具

王士點 字子與 郎中

披覽尊製古色爛然能令王生退舍矣制舉義序佳甚
殊恨不足以當之足下似入今文解僕直土苴土苴耳
然博士來言不如不解也要之不妨於具隻眼者足下
其裁之孟野入吳與何時得通問遺葉已補完稍羈使
者兩日幸亮驥弟頓首長孺徐先生太史

屬隆 字長卿 一字緯 貢號赤水 鄞縣人 禮部儀制

客久思歸匆匆去禹都不能與先生盤桓至今悵然當
路索酒真集甚急無以應之柰何今遣小力買紙印刷
二十部幸屬記室賜集刻不敢重煩工力也劉誠意延

明尺牘墨華 卷十 七

異人孫蓬鶴日事外丹聞有驗乎云且拉先生同事可
相聞否僕喜聞內錄不解外丹以故不及應劉公命得
無以當而嗟過笑我邪長公子已拜薇省何日可得趨
庭持節蓋繡良亦快事有書抵長安幸道相念玉陛令
郎不及致一箋拜此寄聲月白布一端伴緘友弟屠隆
頓首調甫呂祠部先生詞丈

道民屠隆頓首日記克符呂舍人祠丈足下公雅二部
來知足下持節還里甚喜弟擬走弔趙司寇以六月初
抵大越念與足下會不遠不敢遣信不謂淨習出門蹉
跎又復近七夕矣欲以雙星渡河之夜訪足下奈河梁

未填盈盈一水如期不及恨復何如七月半前後既得
與足下投契自無勞眼穿腸斷為牽牛也一笑寄聲公
雅以專弔司寇公來計可無煩先折柬耳寓書者湯慈
明莊壽甫二君高士足下寧置之邪不一再謝刻柄真
書隆再頓首

邢侗 字子愿 臨邑人 太僕寺少卿

奴遺奉報箋文法結法俱登妙境非浴封中雲氣那得
爾仁兄似用豐太史鉢衣太史直鋒運腕波拂居然晉
魏文徵仲不及也歲裏亟問李于田敬易終軍之棄於
曹南之界中往返其繻乃可立春宜捉蒲葵有扇自送

明尺牘墨華 卷十 六

花來分餉四握中無善珥請從平等布施何如一鑪
制不失博山願於除夜焚都梁寒迫出苦拈一雞毛敢
強強作楷書去塗鴉不遠柰何伺稽首頓首後素

王穉登 字百穀 號玉樓 長洲人

十八日有遠客相約不能汎掃奉邀不若十九乃大生
降生日主人茹素佞佛不妨留客饌伊蒲也乞借半塘
佛慧三五法侶同集至望穉登頓首

袁宏道 字中郎 號石公 公安人 吏部稽勳司郎中

前所託扇已書完專人送到雖不甚得意然從惡拖車
得之亦足佳也所畫烏絲乞即付來以蔣兵尊託書其

先大給語待之甚急四月初旬戒行更不可遲矣千萬
即爲我畫之尙容重謝云云未見報何耶論誥書完尙
欲裱冊今卽書之已爲遲矣萬惟留意石父姪孫卽元
石公叔祖具姪孫石父叔祖石公二石冲
相稱云誰適從一笑一英冲
王鏊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文淵閣大學士諡文
恪
奉請明日過小園一坐必約宗儒同來幸無若亦樂園
之獨後也至祝至祝鑿頓首貞愚宗兄先生

董其昌字思白號元宰別號香光居士華亭人禮部尚書諡文敏

明代書家以吳中為盛長洲有文華亭有董為吳中領袖故一時能書者又以二縣為盛自沈祝以及王雅宜陸子傳陳白陽王祿之彭孔嘉周公瑕錢叔寶文之亞也自昌公以及莫氏父子董之亞也夫書特一藝耳有以倡之輒羣起而和身心性命之學有大於書者可無人焉以為之倡哉 華亭書法無奇險之筆其尺牘亦復平正通暢婉曲多情史稱其性情和易即此

可以想見其人如唐之白香山宋之歐陽子皆文人之有福者宜其膺顯仕而享遐齡也 史又稱其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故所存墨蹟較諸家最夥

十月初其昌因友人吳生奏記候台居知至今尙未徹覽也老師之請南天下高之然明年大開史局此中人物眇然誰為秉如椽之筆計軒車來非久矣同門諸子荷老師玉成今在外者相次內補如楊如祝如李皆有聲績負持衡之望隙中幸在中州以強項名彼中士夫殊榮所借老師齒牙防之今春當事君子亦以才品為

意獨少年數輩偵知銓人意因而泄之以自為舌端之權衙門前輩同儕免於橫議者十不能二而泰宇受傷甚此其故難言之雖當事君子不事事謬而人心風俗亦稍壞矣泰宇一經貶抑公論便伸今士大夫亦皆洞然原自無可議也惟是補官之遲速無從酌其便諸同館未敢持論或少緩不妨耳俟老師入都時命之留都六館士風聲氣習相沿成驕蕩所望老師飭新監規而約束之但老師望重式臨使人意消神服不言而喻敢以在寬之說進嗣容布先此謝不宣門生名正具左

病中見王太守知台臺數念不置深感雲天高義謝謝小庭者以修實錄在史館老薦中而銘老題差滿之疏昨張總憲已發章奏侍御公李用老勦稿因不佞昌歸思甚急欲懇台臺一催用老速構稿送堂實非常之感激也容躬叩謝不一名正肅 左冲

撫臺前意已從郡縣申文結局矣不意饒按臺又不然想有關於撫臺是以復為作速上疏之說此徐公祖昨所云也弟為反覆聞說謂杭州延燒十里不聞上疏今上疏必委由求其始末無論哀齋地方亦為多事據徐公祖云且晚得渡江一候消轄而此事必經會問方可

作疏恐須半月之濡則新直指亦在吳門矣一并在見以悉所懷何如衷齋幸致意圖書卽用去賜所不必幸謝之弟名正肅 左冲

不佞昌以春首得請南還向因春冰未泮又待部覆加恩之旨至今濡滯瞻望轅門亦有日矣孟浪出山冀聽台臺履聲竟不相及惟是勲名之盛雖山中採聽自足慰意也史館中書王名鐘龐者高邑趙公之甥文雅氣誼不愧宅相謬以門牆自附絕異俗交知台臺必聞之茲有親弟鍾美世襲千兵當流寇殘擾之餘正武夫見長之候敢懇屋烏之推令補一缺以備夾袋之用感不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獨鍾龐也不一二月廿四日名正肅 左冲

曩辱台教深荷注存謝謝馬雲實係愚魯之民此中絕無染指蒙老父母許審時寬宥今電斷在卽矣乞推烏愛恕其無辜豁其贓罪不惟雲感二天之戴卽不佞亦佩明德無量再續悚切名具正幅 左冲

敬啓金山衛候伍經歷梁日章曾任上海管糧縣丞而得陞府經今春府委開河一塵不染不佞曾薦揚於大公祖再三矣今聞上海徵比漕糧例有委官分任今開徵之際尙未有屬惟老公祖裁酌若果可委爲之詳府必見允行也實爲家墓田開浚事酬其清苦故耳名具

正幅

弟昌以月晦抵家頗費酬應今始有暇及翰墨賞鑑事而曹氏諸收蕪皆大出恨囊澀價翔騰其所之耳子嬰之役誠如尊論所謂似易實難者動眾任怨否皆在老親家洞察而行止焉道遠不能詳其本末聞有陸春郊者備知委細可一訊而決幸尊裁之勿受欺給也不一弟名正肅 左冲

小兒何時至尊署小啓會繳覽否非敢以竿牘進出夏伯榮乃夏有之之令嗣數爲弟昌扶掖而昨歲奉叩極承老親家拳拳故人之情乃其人雅能仰體多據作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四

別聞老親家亦甚念之茲爲沐陽之游必過社湖欲爲先容於左右冀得沾青盼無窮途之慟耳以老親家無所不厚弟亦求推屋烏也不一三月廿一日弟名正肅 左冲

平原道嚴程過發不十日可至所當老年兄數年積想彈冠贈佩之意皆在世情之外初時擬堅臥不出果不出此生何從再有此良會也十七日弟其昌頓首 左冲

俞大中丞相見幸爲弟謝其念小孫欲薦於學臺之意但以學臺有便相問爲期而小孫亦蒙祁公祖許爲從

史似可省得大中丞申復然感知深矣羅漢畫欲上弟其昌頓首

今春不意如此多難香姪一逝遂使兩伯絕嗣所損不小可痛可痛熊使君於崑山相見委細談及象章之薦目下殊未可動非不盡力縣公無薦後取之人且有所隔幸致四房聽命其象韶則決可望矣即日歸悉不一葬香姪事已知深感用情叔其昌頓復

風寒病漸已及五六日但不食不下樓已霍然矣元旦迎春果如兄意是朝弟寫經爲常不復出况病餘多畏也首揆已歸不知果召何舊輔枚卜事必在首揆先定

明尺牘墨華

卷一

五

一出入恐相去不遠總之有君無相耳大璫聚兵寧國謀露大獄將起凡各處建祠責成中丞臺者慮其中或有袁紹徐敬業輩故以試之有無與否所謂探竿影動也此屬如終無付足片地吾兄以爲何如萬壑畫得所歸爲喜幸謝遜之老親家餘畫從容畱玩不必亟發弟亦終歲不過再三懸挂耳弟其昌頓首 左冲

呈教恐亦遂當擊祝今之淮撫與昔人者異覓吾兄著述三薰什襲尊若古先生此人非俗物也又朔在傳廣陵劉氏者與兄異而試已驗劉家又有桓清遠者今在弟處別得又朔之術於南銓司務何君所昨一日而見

彭亦可異也諸圖布不一弟其昌頓首眉公老兄前

冲

在朱陽與彭又朔相會渠甚念兄且聞吾兄亦有過存之意望之不置今將入南都矣大都以鍊丹爲至秘弟不復叩之近二郎病手足拘痛海上醫人頗不能解今亦漸差矣承念感感即日入郡暇當專走東邀劇談信宿秦中將軍書卽爲發遣詩未有以應也不一望日弟其昌頓首 左冲

弟昨已歸矣欲過兄山中因二郎病甚家中無人主持須弟與醫人商確方藥不可少停爲念聶公寓書以碑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六

文爲急聞之劉翁云兄業已見許要得但晚命筆又以刻石望之弟故也幸畱神諸不具悉弟其昌頓首

頃至公署聞徐老師已不行揭薦則舉刺可知矣於海防司馬無所敦也小漢尙未歸必與使者同歸耳文肅祠堂成意必謀金石於時貴近取勢而遠取名乃盡以屬之巖居世交遜之可謂具識藹然辰玉太倉王在眼也弟且感且慨雖所賦太豐不得辭所避者小要以成其孝思爲大耳諦思史公之不奉俞乃至上嫌其姓非有他故而數黃門葦風波忽生遂有藉手第狀元若寫數字與座主何事而連坐如此終爲強辭奪正何足服

少宰之心也口中分爲二恐此舉激出事來灑元黃之血矣平糶一事所謂求其大治必至大亂十六年故俞公至以勸借一紙失官而周懷魯至今尸祝全梁搶天下自有違道干譽之事必不可做者兄以爲何如弟初三日即至郡至郡即造訪以悉尙有多許欲傾倒也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冲

京口小憩深承延款感藏不忘別後即抵嘉興取得黃子久真冊廿幅以結十二年不了之局翁丈一見必爲掀髯發笑也翁丈所見者乃假名以欺人之物乃知鑒賞具眼矣何時得暇一泛雪中之棹過我荆扉挂歷代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七

奇畫相與品題何減山陰道上乎曹氏雲林畫亦一訪之殊不能平估而數如沈冊亦杳然無確音也奈何奈何寄一歸附此布謝諸容嗣候不一弟名正具 左冲久不相聞渴欲一晤因船將解維至江干送直指公歸途奉訪徧觀仁丈新收珍圖名畫耳舟中攜有石田臨大癡富春圖若丈肯以軟輿至驛前舟次甚佳也不一名正具 左冲

九月間曾致一楮於丈時值丈游廣林至今不取答也此來道力何驗不佞復得大癡一軸奇絕又石田冊亦將入手丈何時可過雲間縱觀乎雲林冊承許今已在

行格 連惠教爲望子月晦名正具 左冲

門下元賞雅致日前無兩不佞昌喜得同心不啻米海岳之得交於薛紹彭趙大年間也聞門下好元人畫此近世所罕惟嘉禾沈司馬公所藏子久二十幅冊海內奇觀不佞購之十六年不成今司馬公已千古矣不審門下有與圖之乎不佞於三月初旬爲兒子婚對過此便是問身若門下指得朱提端望過做里同往嘉禾一爲門下問冊非不佞亦無能辨其真贋也比有何得幸示之名正具 左冲

舊家手澤不能世守因而攫之無足怪也乃沈氏未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八

嘗求售已既無資必欲懇恩他人攫之何爲也

兩有小啓奉訊無便羽得報章新春能乘興過小齋縱觀宋元名畫否茲託寄一從門下借八金惠孫生容奉償也倘爾拙畫冊亦得不悉廿六日名正具 左冲

此來口章口之沒遂不得大快觀書觀畫快快別去矣趙行之今畫史秀絕之筆欲臨寫古畫非清秘閣多留旬月不可聞丈已許居停敬再布之感感行之願丈齒舌之餘游揚其聲價弟其昌頓首羽修兄丈老先生趙丈猶在文館否得兄以所藏珍圖名繪廣其藉藉便可突過驛驛前也前有書致游侍御者不知有何報章

弟見撫臺公云有檄取高將軍矣而越石父之事亦爲述之不忍豪士爲文法吏所持耳不一廿一日名正具左冲

入春多風雨令人游興頗盡不知仁丈何時過蘇幸一問西百花巷敝止在也舍親家王尙寶煙客精於書畫雅慕仁丈收藏鑒賞曾兩次奉訪皆爲閤者以出游辭今將北上必憩京口信宿敢爲介紹而通之但一相見卽悔見晚也舍親家長齋奉佛不作貴家舉止正是當今韻人所攜一二亦仁丈所心醉者不一二月十九日名正肅 左冲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九

夏間待丈至敝館杳然無息耗念之念之近得子昂大癡雲林之跡皆奇絕雖攜之舟中以歸心甚急不復能至京口因泊舟丹陽與丈相聞一訂東游之約幸命之雲林冊如已得乞付來手名正具 左冲

秋暑殊厲至未趣入洛之裝尙欲渡江東還一檢圖籍倘有餘暇則草堂圖不可不臨粉本也何寄一兄頃與周旋其人非獨道術亦多氣義不肯妄傳浮薄子兄勿失之容面悉名正具 左冲
文正欲一觀客坐紛拏且爾几上評納也扇書明日辭朝不能及矣

詠黔口去并船外例不甚相遠敬如命其綱鹽例在四分之上扣爾五分之上均乞致之足紉厚愛此復今日陳中湛相過與談葉親家補官事渠云衙門體面不當勞其自出待冢宰事定便爲之地然冢宰已許襄陽口道林銘鼎之缺矣今冢宰行藏亦未可定江西學道已許兵曹一人雖何閤中許而復變汪公所求非閤中莫可效也七月初父字

汝何時可過中州不意汝行後長安之局忽然一變許親家向爲中官所恨但作公疏已降外矣都人士無不惜之然其名甚重還朝不遠可時時寬廣其意此亦趙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十

冢公之結局勝於平平推奉常多矣周存庵竟自入部陵工已於十一月半後得敘敘後便可一轉詹府不復爲南園春水生時遂作歸計此時亦非好世界及此時息肩甚有味也青浦潘莊田仍有收而管莊者亦欲混稱凶歲汝可自在勘問豈無鄰田可查奴輩乘機乾沒何可容也郡中慎言爲要恐有捏造傳於京師要人以謀害者此等人今正其時矣朱平老書一通送陳眉公眉公處前已有書故不復寄八行也十月廿七父字和兒

慎言爲要宦家子弟皆當紳書此語

因撫公至松各船皆無暇十五日我聞汝母入城汝新兒可於十七日剃頭此甲子日甚好也十二日父字和兒

藥銀與薄助皆批與阿滿支今以票來可付滿也惟淮人不到以爲怪耳顧元之有碎物可交易須付帳來因便帶嘉興與項六之子換畫程繼白已見者不必與觀也初二日父字和兒

清明日上竹崗墓汝可代往洋山二郎王蘇卽附之矣阿九可喚來上海計較屋銀事口珠非李叔向所致者亦不必也二月廿九父字和兒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十一

進德歸必在冬至後矣諸書皆已投亦及咸繩二兄在乎此間亦覺安適家中人口平靜阿巽已於二月初三日讀詩經口角甚清爽琅然伊吾有韻尙未著緊此兒自不凡也楊立蔭爲南中帶臨今亦要歸省城凡兩官一廿一能明年奉表無一人我雖欲辭之不可得若三月內無改官之命則三月盡便登車從水路北行七月之熱亦可免於觸暑跋涉也聞史學臺尙未有考意然彼人行事不測且加意溫習以待之奴輩肯服江鳳老指揮否二月初決要來也請陳叔先言附范長白爲便今恐長白一時未發須阿四備船邀江老與陳叔一同來

亦有一月之滯又可同歸書專寄在外張應元帶送陳公一書可卽追之與阿四將來萬不可送矣畱此奴處必生出事端不可誤二郎可畱意索之除夕父字和常二兒

產後極忌虛脫補藥亦不爲差除此更無應用者信巫不如信醫有唐生亦可致之一商量否汝母極要自來若病勢少寬亦不必多一番勞費可如實報以爲進止費秀向不知其有二子故寫喚阿寶將謂卽向所見之長子故誤寫耳汝可說明賦秀從容口治足矣付去銀十三兩爲供給之用此間囊空畱後算可也對河樓房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及春移向前不可待立夏也三月廿四父字和兒朱家字廿九必有

友朋往來亦要慎之正月十九前決不可差人爲我生日總待二月此間家人往來殊是是非閩中官評甚苛也一應已批會銀之類俱在阿四處不必更囑依而行之可矣趙鈐岡送我廣西珠基罐二箇寄回汝兄弟各分其一巽郎出口有賴發處自是可教者惟阿朝無長進之機奈何奈何餘俱不能作書相見諸親友各爲道意十一月十四日父字 明年來只得三箇人馬牌鳳山阿四之外再加一人不得多也阿四家人陳良與褚

氏定親事原非受財禮既有二金處開亦免生事可遂
已之

遠別在即弟又以遠隔未及於城中盤桓數日乃承損
既相存兼以肝鬲感切諸公題皆奉往畫四冊稍
暇即爲之專使奉上必於翁兄行前無誤也弟有西郭
之房欲易不諱之物已託武岡相懇別無求輕價之意
只欲翁兄高誼令相當耳幸翁始終議之弟其昌頓首
左沖

恭聞仙鶴且次金昌門弟昌失於偵探初從婁水過歸
未及候於道中爲罪爲罪小兒和繫舟毗陵虎邱幾兩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旬亦竟相矣敝令牙頰奉迓統俟恭賀以悉所懷不敢
煩替也不一十六日弟名正肅 左沖

弟昌於五月有弋人之繳蓋出於吳茲勉之黨而長安
諸公皆持公論折之弟上疏求歸政府不許得一差求
題又不許乃仍以原官兼讀學領候實錄事殊受弋人
之累不者且以常卿兼國子祭酒矣知老親家必爲弟
扼擊也四方兵火不知何地是安身保家之處然歸計
已定相見有期矣和兒叩至社湖又饗厚惠愚父子夙
老親家骨肉之愛何能效報而使書之存重以分俸感
與愧并何言可罄孫憶老出關賞犒諸夷日其還即

復入樞徑入中書省矣老親家鑒望甚著近有陪推恐
當少緩可行省參知也弟所善有蘇抑堂張見立容與
議之緩推特易耳弟歸途必從中州即在兩月內也人
還附謝不一七月九日弟名正具 左沖

日要有尺一奉記室聞老親家有濟上之行至今未得
聞息耗也入留都已晤歐陽黃門真快士推愛相念如
平生交已達尊意前復東向致之否弟以邸報尙散漫
無緒過除方可歸也藏經已載還舍下矣茲處寄字丈
來附此奉訊寄字有用之才可當一面今在留都製火
器極精諸公雖知而未見築壇之收惟老親家有以振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四

之知繩似丈能悉之也不一十二月六日弟其昌頓首
左沖

弟昌自去秋出都門至今無一書遺諸知己即春時叨
轉宮端亦未曾遣牘謝政府呂公原數相催今因領誥
軸專遣小僕二人往所懇老親家馬牌送至濟寧即自
顧馬前去驛禁甚嚴不敢全丈神用也弟與秦中南言
象同起常少今南已擢常卿兼祭酒弟猶然四品也倘
皇上元子大慶推恩廷臣則四品不及於矣聞之公原
福清元老具題有日但此公每得旁觀贊沃尤易爲速
憶辛壬之間今首垣程黃門數數謀弟出處况於今者

膠風之呼必非所靳幸老親家飛東及之弟亦有書侯也少詹推侍郎初無定期昨秋九月推少詹者今春皆轉侍郎而弟資最深後來無可越者猶副郎之轉正尋常事耳小壻與中符相涉者已爲解紛仰體老親家雅意無所偏執中符亦心服矣空城爲愧幸慈原之七夕弟名正肅 左冲

昨拜厚貺隨附答河支布感悰又以山東張卓老有令弟得異人之仙術靈藥三種皆須明者接制而張老不能來南將託其高足于生名緯者至寒舍雖有成約然未知發軔何時倘過高邦則弟昌有一牘以上求撥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五

一舟津送實弟與老親家之夙緣也弗失之爲望董周已有李元老之薦并前三薦而未薦乃是妖賊事敘功必不泯沒今往做同年袁開府聽委用要得佩一牌到彼公幹者不必夫馬應付于境外但有此官差則道路無阻否則尋常行走每有譏察蓋東方喪亂之後道路多警故也深知驛禁方嚴而山東一路又非貴衙門所轄但憑藉關繙尙於郵傳無所費此提獎窮途勝事不得不噴冒耳不一八月晦日弟名正肅 左冲
歐陽嶰老疏於邸報中見之已極心服而弟所撰光皇實錄議論意見頗有目者蓋臣子於國是惟至公至平

則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光皇錄弟已撰成送院長不知何日進呈今之所纂乃神祖自十八年留中之疏正欲往南都盡發邸報當與諸公周旋而嶰老曾於小兒祖源有下交之誼卽弟亦在神交况推老親家之愛弟以依歸爲幸矣疏仍奉納并爲弟致謝弟名正肅新正萬象改觀恭惟老親家嘉祉駢集爲慰自入留都出於不意故篋中一無長物久乏報瓊雖老親家肆其大惠施於不報而弟昌受施幾爲鈔空方切悚仄何又爲椒盤之貺捐奉分甘如此謝謝弟昌抄書已有緒此月將歸偵知京口築壩不可行舟已擬取道雲陽矣金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六

焦之會遂不可冀都下來者惟御史大夫亦絕無所聞無以奉復大計之後有一番轉動老親家必以上最內召也容賀不一十三日弟名正肅 左冲
數日前弟已遣書奉候老親家愧無一芹之獻尙以嗣布而小僕乃自廬江方至淮陰計此時尙未達台覽也乃老親家手書先之矣中所述者正戴吏部臨別寄聲之語今尊教滴及之顧此舉實以見望非有纖芥他意也而三疑何爲來哉弟非有胸無心者又相知鑑中逾年嘗以月旦探之於老親家會無異同皆推挹愛重語也獨擬叅知爲常格不聞學憲何地想明春別有轉移

而二三知己如蘇如張如汪如呂猶在事皆可惟意所擇耳弟春初至金陵或得相約一會計之承諸貺拜嘉增愧外一柬爲談歐陽黃門疏相合之意餘在前東中拙畫且留稍暇潤色久已閣筆矣大作必更奇絕也不一十月廿八日弟名正肅 左沖

行時不敢造別以入洛之遲速未定蓋家中尙有免身之事只在九月欲待此而發也太夫人行狀置夏有之篋中是弟所急正欲途中無事操筆爲之不意此君奄逝而裝頭莫可檢矣幸別錄一本付小僕承茂處有便輒寄不了此弟決不敢遠行也有張侗老兩鏡箋弟已

明尺牘墨華 卷上

七

書訖亦在有之處今皆爲烏有見間幸道之實出意外耳仙道已得元籥否臨風懷企諸容嗣布不一七月廿日弟名正具 左沖

明日之奉屈出於積誠又以第三犬子移新居借重翁丈爲光爲瑞若翁丈固拒是鳳皇覽而不下也愚父子且惡焉敢此再啓明晨端候早過弟名正具 左沖日偵翁兄仙舟不知以昨暮返未及趨侍反辱先施感與愧并敬拜雅貺尙專謝不一弟其昌頓首

雨中未及掉小刀奉候二客聚首未叩其秘恐弟不能行也畫入小幅奉兄翁舟中賞玩不敢當潤筆仍附璧

緝及冊併完上弟其昌頓首
中符兄果如兄翁之教感謝感謝弟此行有半月必及榮發若使者相隨先發誌書而冊葉點染且俟還日也弟其昌頓首

今日海上黃公祖來徵畫亦遂費杖頭真唐子畏閑寫青山賣矣翁兄又復再勤厚貺使弟無以爲情徐領謝謝容再作佳圖却寄也弟其昌頓首

王生曾以詩畫扇見投果才女至今畏暑未能跡之弟以十七日有嘉禾之行不審仙舟何處可值更約一晤爲望昨神超傳章黃門且至金閫弟無心見要人此時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六

又當深居簡出爲藏身之固也拙畫久蒙巨眼之賞深用慚惶頃所示乃弟辰年至大田往返所作當時畫道未成信手塗抹爲章公觀豪奪已半歸倪子山不爲膺本何以有當於老親家也畫冊不止顧元之所分容卽檢置舟中俟奉覽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沖

王遜之舍親家此月入都託弟催老親家畫冊一幅乃欲裝池致候六真司農者幸早見付寄去弟病痰嗽腰痛不能出門有失奉候若鹽臺相會幸道此意畫冊一落款承惠硃砂此時將用佳絕者頃開緘光彩煥發乃是上品仰見老親家世外之愛容以秘傳爲報也不

一弟其昌頓首 左冲

洪君已爲作詩及書匾矣茲再奉尊命扇牋留几上容
卽書納鄒父母已面謝矣承厚意感切感切弟其昌頓
首

小冊不足當大方之鑒乃又重損酒資感愧感愧題跋
卽爲補校奉請教可謂木災實翁兄不爲護短弟且怨
望耳呂祠對聯詰朝書納弟其昌頓首

使者以翰教及珍藥至弟已具復想得達矣茲啓薛仲
台兄吾郡高雅之士素受交於翁兄者今將入都秋試
而遠遊楚中望翁兄九里之潤元水丈已爲致意又以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九

弟申之冀翁兄推屋烏而念桑梓勿使爲窮途之慟此
兄秋闈得雋皆翁之賜當效國士之報於異日也諸容
嗣布不一四月四日弟名正具一左冲

青浦童生有取過願交易者否舍親欲得之又不知直
薦太尊可續否幸示之弟其昌頓首

經月之出乍歸有多許新聞今日在二兒寓中迎老親
家一傾倒之并有眉公同之無他客弟其昌頓首 左
冲

綾俱寫完附上詰教箋領到當場聽鼠之技以爲金石
之光耳明發至武林相候於正午競渡時也見陳鏡滄

丈幸爲弟致感悰此公丙歲公書獨不與真爲高義也
諸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冲

方抵家卽問兄翁踪跡聞尙在杭不知何以相失也明
當亟走以悉所懷承嘉惠弟於親知之賜概不敢當不
敢爲異同然受惠已多何復須此惟有仰及真礦一二

兩勝於百朋幸留神因附壁并謝弟其昌頓首 左冲
久闊欲得晤對明日大尊約過小齋敢屈老親翁一爲
惠臨弟其昌頓首雲老親翁

新安古石上人精專施食且有米公之癖久欲參謁老
親翁一觀奇石故爲引進幸令闔子通之弟其昌頓首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張公之奇正在化鐵非翁兄不能致之也酒後目昏僅
能書大字及聯不能書扇明便可書也此復弟其昌頓
首長幅附還

報卽奉納施藥得老親家發心尤爲陰德大幅原奉告
不復用何以再頌今返上不一弟名正肅 左冲

中翰公冊葉改書奉上明日遣小兒往南雍有一二書
札過此多暇以兩清晨乘涼拈筆應教弟樓頭筆并俱
便不必名園也聞有改字今日索稿以俟書呈大熱如

藥蘇行在中丞上陵後亟安矣弟其昌頓首
弟爲日內要行聘願原之尙未有銀故欲賣東郊之田

令國使者尚在未決先以弟田不關顧者并房數間求售銀貳百已減原值十兩矣幸老親家行前見付若欲銀亦候從容措還仰見道義骨肉之愛青次悉之弟其昌頓首雲老親翁老先生 左沖

其昌之歸也以送家姪遂初還朝方適溫公之局何以捨及台臺恐巨子欲樹威借此以絕此公之援耳無何而聞毀疏尋奉旨特留則聖王之明斷洞燭羣欺出尋常萬萬也喜躍私衷倍萬恒等做鄉侍御自家姪外又有沈人伯亦已嚴程俱飲聞風義心儀有日者行當持論以破耽耽矣惟是光膺王眷不可以勇退之意孤一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人倚重之心願台臺慷慨任事大展經綸收名定價以愧讒者蓋不佞昌在朝嘗受傅黃門溫待御之羹菲今皆入奸臣籍中正以同患得伸敢爲台臺陳之若此歸時不及躬別并惟慈照臨啓神馳暮春八日昌名正肅

左沖

日以襪襪爲嫌俟秋清鼓棹過從雖尺一亦久疎惟懷企時切也聞門官驛有房一所房之左右皆昌倩公宣丈所傍今欲售之惟翁丈一喻其紀綱別有經帳奉覽長夏有造房之役仰此爲亟耳不一名正肅 左沖其昌自西湖奉親及今二十九年矣中間惟輩下過從

都門賦別親聆德音與觀寶錄爲一時勝事江山脩阻聞問末由茲台臺開幕濟上元圭旣錫九品提衡而不佞昌籍高賢推轂再塵仕路幸執鞭之有緣雖夢想之不到者也昨歲書拙律二篇託張水部奉候計不浮沈矣春水方生風煙甚迥掛帆西邁晤對有期尙冀出疆志導被馳等牘以先惟崇炤爲幸諸容躬布不任至臣各具赤幅 左沖

其昌昨暮已至與新都書畫船俱尙有時芝園託取南都一二種直送前途而東坡黃州寒食詩果爲楚弓矣恨其價百六亦未重也此只立詩豈如元章全賦乎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白衣冠不敢闌鈴閣明當於江口奉謁并有啓者瓜州從內河至儀真風濤無阻不過一日勝於涉江卽小艇亦可相隨幸命掌楫者不佞昌今晚舟泊江干矣舟中讀楊侍御疏殊快人意有君無臣有言官而無政府今之票旨不復內出何以摸稜如此良可歎也故大司馬馮公之子金吾來求誌文歸途以兵部傳符求掛號惟賜裁示諸侯躬悉賤名正肅 左沖

邊烽稍晏游子思鄉不佞昌已屆潤州思望龍門盈盈一水所懇一官船送至做里或於金昌門感津梁之導不淺也長安諸公以折衝尊推命豈即報之誤耶

抑不佞昌征途匆遽二十日許未見邸報耶幸示之彭城困於妖賊從宿州得信不審日來何狀想翁臺正拮据備預時也不一賤名正具 左冲

日者屢饗華譙倍感隆情尙未及馳一介爲謝而手教業先賁矣歸途知有吳從事之求已許爲效力信宿不至以爲不果適貴州劉使君來索一緘亟應去只相去半日程似不可復柰何柰何始願不終深以愧悚幸惟原亮名具正幅 左冲

金閭解后當洽觴延款而以行亟不及從容惟是翁夾所託不敢不自效也姜丈惠方并祈致謝弟名正肅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左冲

自玉趾臨况後瘍疾日倍相續作苦遂幾焚硯一度閱所爲臨帖數行者輒恨未堪酬知又爾與盡久羈報命欲以勝日補過非敢掉置無事甲中也專此布悰不一名具正幅 左冲

李文所求乃翁狀書綾卷奉納幸致之外書扇四柄并綾卷一并歸記室清河間文所託至濟上以書寄之聽覓便送朱總河大司徒爲剡薦也不一初四日桃源舟中名正具 左冲

陳祠郎傅示師相德意感元老納薄之恩但得奉實錄

求書之差極爲大雅勝奉當在帛之差甚甚敢具梗概別呈台覽若謂司業不當出使則於題差略改兼銜原有太常本等官資兼官可無擇也蒙師相大造欲委曲慰留第念乘此出春明既遂經旬杜門求退之情亦不失言者雄行之面目耳其昌臨啓曷勝感激依戀之至 左冲

舍親家潘五華括蒼游曾附八行奉候比其歸海上弟昌先至京口待壩不及晤矣不審翁臺榮膺新命後亦錦旋經月否維揚汪水衡會於浙中相知索得貴衙門嘉字三十二號船二頭名章德者將以北上已聞登州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左冲

兵變道路戒嚴改用輕舟弟復少一官筋卽乘坐前往然非原委恐翁臺督責敢爲以情告彼時弟以亟發欲在糧艘未發之前不能直請於翁臺并祈原亮曷勝感激之至三月朔日武城道中弟昌頓首 左冲

小疏奉俞旨皆賴翁丈神用小僕雖未歸述其詳不佞可以意知之感何可言喻也惟是乙丑春不佞叨轉南宗伯不數日卽值敘陵工之勞此時若閣中無誤則當有尙書誥命今若准給恐猶認是左侍郎故特奉告要得移文翰苑撰文時列在二品之數庶不枉此一番舉動耳若夫求文之類則另遣力以完局也神廟實錄何

時可上不佞兩奉明旨閣中可查臨時幸向中堂一提
醒實爲泰山之託諒翁丈於親知鄉舊無所不厚不佞
尤邀兩世交誼必不借順風之呼耳不一三月廿七名
正肅 左冲

歲暮紙窗竹屋東坡得少佳趣今奉去紙百幅兼以東
坡醉翁亭記承惠謝其昌頓首清臣老弟

詰朝屈老弟同繩老一敘千祈早降爲感其昌頓首清
臣老弟

長安拜殊賜未及走謝又辱玉趾遠臨錦章錯落獎許
過情秋暑病餘龕爇作供罪愧罪愧此月敬當謀之檝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師一詣高齋百叩以頌也畫冊十二幅適有便信奉紀
網付之裝演會託陳丈與名手傳之但裱十二幅不必
前後葉裝飾敝郡拙工可了也諸不一其昌頓首 左
冲

恭維老年翁以文武壯猷仗鉞中土勲名之盛一時無
兩其昌屬在同籍分華割榮曷勝慰藉聞傳國玉璽出
於鄰郊不日且進尙方舉朝動色與黃河清鳳皇見皆
爲千古稀瑞弟昌念此三瑞何以盡在中州此必中宮
誕聖之兆蓋河洛爲中州之所自都下相傳中宮有娠
始其應也天子祖和落羽南歸關山東道梗紆路大梁

已有傳符夏祈年翁遣一材官衛之出境爲感諸不觀
縷十八日弟名正肅 左冲

日知六合浦口和州之陷上台皆惡兵戎之事未嘗相
告二十後圖之以報名不具

許田若成可將二百歷契餘銀可贖東門之田只差一
月便不可收租矣千萬勿將銀收起以致誤一年租二
百之外卽付阿九贖田至千金十一月可完不必急也
十六日父字源兒

謹啓開封府學教授不佞昌年家舊契自大行時朝夕
周旋愛其志機坦衷豈意失缺妄人蹉跎宦路舉甲科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三

猶滯府授摧折甚矣恭惟台臺直詞不世雄略如神敷
歷勲猷海內無兩正人掌柄臺綱澄清有日矣不佞昌
今持論以爲立朝每與三王相重輕三王者坐主薦王
與論至也而論至關係尤切無論古事卽近時關下論
至得有大中口不負於剡薦哉

下

同世神交一日快觀入都門所僅有謝謝大紙先書請
教程長公有都事一缺足訓恬待三年卽在十三日開
報矣先期望爲致貴同年此月便可啓事小兒祖常惟
望南國子典簿可贖不佞昌南歸故爲程長公亦自爲
也貴同年李布老以甲子禮部共事至今念舊并致感

惟尤禱尤禱弟名正肅 左沖

朝來見大司空請告得允知翁臺自此當有新命喜得過從可數不佞昌今所修纂卽熹廟甲子一歲事當時玉璽入都滿朝動色稱賀獨敝同年程肖莪於疏中發寶賢之議而所謂寶者正爾時斥逐之諸君子也此兄孤介無黨惟望翁臺甚厚翁臺轉部之日幸舉以自代撫台正位大京兆亦是常格耳南中又失一王尚寶命新者中州少參高才拙宦得翁臺游揚令不久外藩尤善所示趙子昂山水容態都似然設色用筆尙少神明雖跋作真物不可盡信也專馳納碾光紙冊收到從容

明尺牘墨華 卷二

書上不爲具眼者盡何以臨池學書耶涇縣紙爲寫錄今不必矣并謝弟其昌頓首 左沖

仲溫書後有細楷乃翁允文筆未見註明衡翁畫皆吳子爲作擊壤圖大是惡趣無論畫法紙素亦絕不倫素冊當書麥餅四首呈教註籍杜門請見無期耳其昌頓首頓首文畫宋書且留明朝跋之擊壤先納

今年大計有翁丈在事善類蒙福同鄉仕者尤賴金湯語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弟所以感慨於亥歲往事懣然於談虎也舊冬會寄八行能不浮沈否比來計事倥傯意翁丈未得從容與上憲談對弟林居儘可優游畏

途馳騁委非時節但與闔方伯陳所學者固爲昨午留用隙展信內推此既不進不退之間或可假借以爲異時地不知弟之譴劣亦得如陳否昨年部覆得一二語稍得公論皆翁丈推轂之力今朱公於弟有患難相扶之素重以翁丈九鼎可必相信江夏公亦歎爲少宰言之但皆爲推補非弟意也同鄉中惟弟沈淪孤立顧事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者以翁丈肝膽見傾弟敢以情告惟留神知己之感罄淇竹不足書也綠林依然在南都可異可異許守見推知翁丈持論諸侯詞而不煩報章弟名正具

明尺牘墨華 卷二

弟日爲脾疾不止不得數過從爲念昨社完老寄到部覆語亦不忘附老親家一覽知足至情所切也秋興賦一卷朝來所書奉京中之徵耳一二文債今漸完却因近來絕無佳思是以闕筆非敢掉無事甲中也雨晴圖晤不一弟其昌頓首

兩甚弟欲造惟遠客迫待筆札不能出昨神起來云兄翁入吳門一會中丞乃不可少無論前局欲完卽後來亦可消融幸趨庭一白之弟其昌頓首古柏行狂草一卷奉納又頓

前所云正爲太濛與此綠林有交分不知翁於何以復

致太濼也濤賤領到如命卽爲揮灑并榜書同上第愧
惡札無能仰稱台意耳此復弟名正具左沖

恭承分甘推食佐以上藥名果深感高情愧無以報尊
刺不敢當幸命書史更之敬附上弟名正具左沖

弟昌自白門歸三閱月矣頃有茗上之行擬以還日從
橋李取道一候吾兄而聞有考試之事遂不敢進棹殊

念殊念時局一變至此朱山丈比相晤香蘇中丞之剡
薦大有力量雖與御史大夫相左而時論重之不似貴

鄉司空鑽入西北黨中廉恥盡喪而反爲所擯者無復
男子氣義也官至八座年近八十賞財百萬又以宮保

明尺牘墨華卷二

完

歸與去水埒時政如此何以服天下兄評之以爲當
否朱養老之歸可謂全璧此公雖不事事大有執持非
摸稜兩端者人不盡知之也弟近以營菟裘於吳山尙
無就緒聞茂原令姪有一地近青芝塢者果可用求兄
介紹而購之尙無地師可從也不腆芹私希恕輶襲五
月四日弟名正肅左沖

歐陽公云嘗覽晉魏筆墨遺跡所謂法帖者其事率
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初非用意爲
文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徐而視之其意愈愈
無窮盡不必高文大冊也香光尺素從不假筆於人

故散書人間雖片楮單牘爭購寶之此冊凡九十餘
札有論朝事者有談書畫者有作答親朋者卽至家
書述瑣事亦有見道之言隨手拈來不擇紙筆其亂
頭粗服自饒意致往往有書不盡筆筆不盡意之妙
偶一展閱恍如置身九峰三泖間親挹先生言論風
采矣

明尺牘墨華卷三

三

明尺

明尺牘墨華卷三

三長物齋叢書

陳繼儒 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史稱眉公短翰小詞皆極風致觀此數札可見一斑 眉公尺牘好為雋語眉公筆墨佳處在此其小處亦在此

向游名園安望高賢入山或得屑松斫笋以效一食之敬不意賁臨竟失虛左頃歸吳門不覺頓足歎此良晤之相阻也遠承佳貺種種明德所委扇楮如命呈拙弟秋閒至京口尙欲塞元園中品花題石博一巨羅傾倒夙昔也先此祇謝客冗不莊幸賜垂炤賤名肅正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一

自屏空山久不通問名賢乃承遠念重以佳藥名餉非道義骨月不能至此感切感切適鼓盆變後百冗蝟集兼以膝病風濕轉動由人辱投扇漫書一律博笑賀郡侯清真寧靜地方之福青浦士民至今謳思之貴部得人矣得人矣恒方上人還先此布謝不宣弟名肅正

詩扇一柄附緘

往者得借元宰兄入清秘閣臨觀圖書鼎彝不負京口游矣三山自蘇米後不聞有清僻懷慕古人乃親得之門下恨從訓先生未能一握麈尾耳弟頃辦蘇公帖十六卷欲滿二十卷讀老文為弟一覓真蹟不敢望得有

未見石刻亦可碑上著眉聞陳三哥多藏蘇帖見時便專叩之金山有刻木板楞伽經尙畱落落僧寮丈可訪也到手後便當鐫授者姓名與坡公同傳千萬速寄凝公帶至勝黃金千斤矣特此羽脩祠丈大人教下弟繼儒頓首

前承吾丈遠顧名花佳餉重以蜂蜜病虛不能畱信宿之談且未申報謝迄今惘惘若有所失尊集若刻完幸見惠以貽同好望之望之震父書一書字二件壽文一件煩即寄之為其欲壽湯公勢不容緩也風雨稽人又遲兩日萬不可緩矣英口信萬期再顧一泛秋色并補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二

前日斗酒之約勿相忘舜五極慢希道意中老老丈愛教下弟繼儒頓首

震父乃翁之文日夜在心吳門歸即畱了此鄭翁文一然適在吳門弔撫軍子喪勢無握管之暇耳甘露亭大士庵承垂拂并為代謝韓大史書扇一柄寄上中老詞丈教下弟繼儒頓首

不稱名號而曰撫軍子則非知名士可知以山人而往弔至無暇管何自取勞擾若此

愚父子連擾數日又蒙種種惠愛謝不能盡別來春去夏臨光景又過矣示宗師消息感慰可知江邦玉兄

想當係蘇見詩乞一政意尊作懶區詩僅筆點定又爲
作小敘一通准酌而用之溪巢篇當續達附魯二哥送
上也珍品見貽感極感極小兒偶同孔孫往蘇未得修
答龍井茶不及來采容託人徑買耳尊駕何日至嘉懸
望不一賤名正具 冲

昨游京口入名園見名士傾倒極矣茲接凝公知門下
泉石增麗日與金昆玉友向羊嘯歌其中池塘春草不
復向夢境求矣佳餉種種足感記存所委園聯一一書
上以博噴飯今秋冬間欲送鹽臺或能再續清緣當題
詩竹間不忍空手出也一笑一笑賤名肅正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題詩竹間必因送鹽臺之便汚我此君矣

別後不得數行甚以爲念阮公交情非淺專以相託度
有看顧不意有簾之羞旋有銓曹之擢皆吾兄薦福碑
也可歎可歎近來遺書禮來索集敘因痰火未曾具稿
而差人不能終月久待只得辭之俟敘稿成託揚方壺
寄去并爲吾兄道地耳爲異日地也吾兄苦差苦守安
得分俸遠贖大是怪事適歲偶多逋勉同蹄棗拜登俟
榮歸補債何如手繪草草別具青目處不妨見教圖之
先此謝弟名肅正十二月廿三日
十五年不見如思古人非見則啟明尙在天也黃米餅

奉餉徐天池先生獨行之士幸略其平生以示此後死
者之責舊紙求漬老筆以爲家寶晚生陳繼儒頓首
寒甚甚念老翁在小樓時也二作孤健之極自別古人
後久不見此詩矣明日有晴色當過伯承約先生擁爐
喫一杯冬至酒耳少君先生高逸教下繼儒頓首舊紙
奉還俟興到不必敲凍重煩老手

莫是龍

字雲卿亦以字行又更字廷韓號秋水華亭國學生

一邱茶止得三四觔爲城中朋友取盡已無餘矣今奉
少許嘗之是龍弟頓

昨暫晤殊破俗况虎阜精芽今年更難得吳門友人見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四

惠三種是穀雨前所得者然皆珍品也登奉一撮與知
茶者共評之天池有妙絕者當別奉也青口處曾一及
叢說渠云家有尺牘新刻作人事書矣恐不必再問花
瓶容別訊之以復雲卿弟頓首雁哥

擾後無緣奉陪對爲仰端居長夏挾書終日勝懷可想
適吳門張子南瀾顧君求售敢爲引至其業精絕是秬
圃一助也諸不一一雲卿弟頓首

刻文將完初一日兄入城早令面議進送也鄉居得肆
力藝事甚善甚善對客不能一一幸照之是龍弟頓首
明陽契兄先生大雅是下

承諭二君者已領雅抱第恐筆墨有玷尊翁耳來扇俱
收下俟海上還奉歸也昨弔不及面爲罪是龍弟頓首
太敷仲丈大雅

昨自語翁抵舍耳迫節多冗不及奉晤言爲悵想足下
比來意緒自佳也病日久遂不相聞失於問訊開歲圖
時時而談以續舊雨何如文卿有信至幸一報是龍弟
頓首

宋珏 字比玉莆田人

布簾用二印壁上前承諾爲之一笑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何時取花奴羯鼓一洗之數日會公瑾幾不欲生東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五

風旣祭那得不相聞耶不一珏頓首

藥款撥忙再書祈諒塗中徂逼足下尋出游意何不趁
此際同行乎研瓦謝謝不盡連日出飲墨山齋牢閉且
足下過我何不遣去諸容面布珏頓首武湘兄不得面
復見聞乞致聲又頓

文震孟

字文起號湛持彭孫東閣大學士謚文肅

自得四月四日信後音問查然前會霖口以四月廿二
出京過此相晤謂必有尊東索之無有卽口信亦不得
殊不得其解豈有所從展於閣下耶僕惟請告一事繁
懷食息靡安所以然者足疾纏綿度不能扶曳前進而

昨歲所奏乃辨疏非乞假疏延滯既久恐耽耽者便以
此爲罪案計閣下亦必不忍於懷也五月已盡而未有
北信知閣下必遲疑未上耳萬乞卽爲決之東東付邸
報絕響訛言轉增此中苦旱人情惶惶郡尊在進退之
間卽零禱且無人焉江南正復可憂未敢謂山林爲樂
地也初夏粗舉二十三年之債因而小葺山廬竹木茂
密房櫳窈譎差堪寄傲第祝海宇清寧退爲潛夫隱居
樂道不知老之將至矣老妾寄聲如君夢蘭有兆否以
男易女蓋昕夕禱祀之也六月一日震孟頓首現聞閣
下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六

侯恪 字若慎莆田人國子監祭酒

盤桓三日極承老親家之愛且名譚偉論運出尋常相
見一番自脫換一番感何可言宮竹詩三十首煩付殺
青其中有不妥當者幸爲改定無使人資爲笑柄尤見
雅愛耳尚力馳送并呈拙稿及朝花惟冀神恪再頓
恭喜老年伯今正七十邪人生幾花甲乃復得其十日
功名遂懸車而退風塵勞擾之場按足不著獨日放
杖倚嘯於清泉白石之鄉花香酒露琴響鶴聲岸然自
樂良不可任如膝前撫弄者老親家何幸如之弟卽宜
升堂拜賀緣逐臣舉動罪禍隨之故寧藏影林泉匿形

山谷接走小方以一言奉祝老老之儀不足當滄海一粟亦借爲稱鷄具文耳罾中不敢以字煩老年伯裁答乞老親家叱咤尊上又家嚴致有薄具爲老年伯壽者亦望轉貢統惟笑茹并宥其不成字之罪弟臨啓不勝耿切祈禱之至弟恪九頓首 冲

十日前縱譚快論水雲風松是一世界十日後孤陋寡聞悶坐懶吟又是一世界忽接雲翰當食而喜時讀時躍旣快長松之落落復齒鮮鯽之魚魚則披便面誦佳韻大雅高調無一字肯入時流爲之擊破唾壺矣親家其吾世一人哉弟每恨四海間朋友絕少求其若我者

明尺牘彙華卷三

七

長洲之姚孟長文文起沙市之金元甫南海之陳秋濤此外無聞焉董元宰先生以前輩不敢近陳眉公先生以疏蹤不能近若其至親至近形邇神密者無如仁兄而復以只尺爲隔遂慨然有移家之思何時製一小圃於繡衣嶼旁得從煙月湖艇雲濤雪嶺中日與仁兄論詩談心一夕千古邪弟才拙不能卽和佳章春初當專候有以奉報也并此言謝不一弟恪頓首

錢梅二枝入一小瓶貢看弟近始得一株花著甚少故不能多致耳東閣官梅可爲我便中照意否高奶奶故是通情人也弟於鹿甘五早得一孫兒已爲人作祖矣

知老親家喜聞故此附報不一弟恪頓首

別年兄甫三月而相思盈抱不啻三秋也度此時已抵里舍布帆無恙想老伯母康健福履弟但遙爲年兄稱觴又自恨不能如年兄稱觴舞綵足慰目前也姑蘇臺明月猶在乎所記錦帆莫愁諸勝蹟流連光景想自不俗未審亦有遍插茱萸之嗟否夢去天涯同作客醒來明月獨愁人弟以送封敬仲者敢復舉似吾兄比來時事又變鄒南老無端以講學被論馮少墟繼之而去臺中諸豸史遂不復以救王希泉者救二翁可發一長太息僅吾文起發憤上疏稍起其端輒被中人設法挑激

明尺牘彙華卷三

八

降處外任所謂芝草化爲屈軼祥麟變爲神羊假令仁兄在此必不至是然事已至是於文起無損第覺吾衙門不光一開口卽爲渠輩所處耳要亦文起血性未融之過出都之日見其氣宇恬然此真大愛用人願吾兄相規相勉稍留俟異日事業不必一時爭名高也二十房稿兄定有選無疑願選成密以寄我弟比病火病瘍終日伏枕歷諸惡趣舍筆金而事黃連黃芩可爲於邑嘗語兄長安不能讀書真不能讀也周夢老弟所景慕前欲作詩寄之而未能今兄迫亦未之能煩先爲我致意當與寄年兄詩并付郵筒耳所許做友彭幼鄰德州

物渠昨索甚急及所攜渠卷子有便當寄長安與病或
差決以夏前出都口口五憶四愁歌第步背漁笛一曲
斜陽足矣孟長仁兄以爲何如弟恪頓首具 冲
病中鬱抑獨坐北風中忽聞叩門聲呼童子披讀倚案
而聽之則吾靜長兄書問也書中謬愛弟不敢當惟民
心漸漓時有輕生犯上之樂最不可化此三語者切中
膏肓弟當安議當國當以培護元氣爲主而所謂培護
者又非苟且因仍容頭過尾之謂但去其害民者而已
以時事衷之如加派如募兵如調兵如推當鋪如議蘆
洲種種咨部足餉之法皆弊政也而行之無效近日諸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九

感最出越御史竟遭焚劫於帝城矣此豈小故而當事
尚嚴行也是養亂也主上幼冲權落左右當國大臣
用此輩遠聽其縱橫而一二姦民又不無教孫升
將來憂正不細年兄嚴行保甲以固秦京秦天下
四塞山河他日當有用處弟望年兄事業不減
止目前小效也安奢事籌畫甚確弟即走字家
政忽被奇冤弟捨一官以救之不謂敝門賀
發憤爲之一援事乃得白此公眞菩薩眞豪
下大事且風瀾無賴竟併仁兄亦誣於其
寂然主持始得清楚此等舉動眞合人生

感不置也投書甚是阮集之病至東昌即全愈近已行
步如飛弟最蒙其知契亦最憐其愁苦聞此消息喜狂
欲舞年兄想當爲遙舉一觴耶弟得捧御書一差直到
湖廣走一番浮湘江弔賈誼之故墟聞湘妃之恨流岳
陽洞庭盡收爲胸中浴盪此間勝事故與年兄言之弟
行矣此別真不審何時得奉手教也大賦遠頌不敢不
拜肅此上謝純惟鑒原主臣弟恪力疾頓首 冲
今年竹箭發廿餘枝足爲片石軒生色其三年者葉落
盡去之即微老伯母索亦不能留也敬如命以三枝奉
獻新竹弟故無地裁之此復弟恪頓首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十

將行之客其亂如塵接手教扇詩反覆誦之知兄念我
乃弟則時時刻刻胸臆中常有一君宜兄也屬額弟實
與孫父母言之幸不辱命此番北上千難萬難猿鶴之
性乍入林山其樂無量忽然從新加以檻鎖苦可勝當
耶兄念我幸早入長安有吾及陳君豫姚孟長不寂寞
也謁部之舉極可驚怪兄欲何爲豈忘前期耶途中乃
爲別詩遲遲奉寄純希心照不宣弟名正具 左冲
塵事如簇粗心如蓬塞乃無一好懷勝句可爲吾君宜
道者夜來稍用前寄我詩韻成一律奉答方在躊躇未
就而尊翰遠賁重以佳說始我感愧不可言既足下於

弟何其孜孜而弟何其疎也詩餘非弟所習故不知其風味然但覺清颯襲人律體高諒渾成大雅之音此道金鍼真知海內無人能和惟不肖弟稍見及此惜力量不足以酬之耳花下之酌定於十三家足發病不便遠行子魚兄已期定同為武陵驛東之游矣弟惡居城市而喜入林山遲我之處則須去剗數里萬不可令馬父母知此中相晤殊不便也一扇奉正數日後或可便和新詩攜就郢削耶草復并謝王臣弟恪頓首具

龔賢 又名豈賢字半千號柴道人崑山人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二

青雲其自幸當何如哉伏讀來書情詞懇至聞發幽光慨鄙人前此皆虛生也絹屏完就借手馳上然不堪觀覽先生得無曰此浪得名耳希一笑擲之昨晤令親安玉老云先生朝夕臨池以賢所見書法真所謂龍躍天門虎臥鳳閣直使百年來之董華亭王孟津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羨羨又聞清秘欲購近代諸名家墨蹟不識果否有一二友人所藏悉軸皆賢所極賞者以貧不能守舍欲求售今先列單奉教倘先生珍之賢代為裁抑其價不敢有負知己也詩數首錄二卷寄政如馬斧削自今而後惟日望賢歸園南俾得在慈蔭之下為

至願也統此先佈無任冒昧悚惶之至同學弟龔賢頓首 一單附覽 慎餘

一宗 劉麟與西溪先生手札一部計二十六帖筆筆皆閣帖也麟號南口清人明初工部尚書西溪先生不知姓名是劉進士同年而為道士者又一部是集諸名家書法計二十八葉前五葉宋箋鄭之元王鐸陳盟黃道周張士範王浚董其昌陳繼儒陸應陽李紹基徐期生葛龍周祚新劉象先書共二冊一套當時名手裱者祿價五金

一宗 蘇州內閣張益都憲惕翁父子字正統年間人金陵焦汝朱之蕃顧起元三人題跋

一宗 書家盧贊所藏朱揭閣帖十本一套不係諸王府刻者

一宗 顧夢游書酒七人傳名手裱者計六葉

一宗 是弟欲製集錦屏字皆五十餘年內名人或行或楷或草計三四十片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吳子遠 字期遠丹徒人

睽違芝宇倏忽六年懷想之私過於飢渴屢欲趨候福社俱因俗冗羈絆未克如願殊為悵快客歲游武林獲聞德政遠播南都邇來朝廷訪求賢才正殷舍我翁其誰哉行將內召超越烏臺自膺不次之擢也深為老道翁慶幸去夏避暑湖上偶得舊楮納涼之暇放眼青山又值清風徐來時令我臨池之興勃然飛動拈筆點染煙巒不覺滿紙可以博我道翁鼓掌一擲矣不識次箕令兄曾為我轉致否又真申之臘摹得宋人一幀未獲攜於行篋今得復羽託為寄上以慰相思鄙懷知道翁

愛或不吝教誨耳臨楮依依不勝翹切維老道翁即掌
科弟遠再拜

顧苓 字云美吳縣人

類爲魚雁極費精神謝謝二石先完奉上幸簡到弟苓
頓首文詹道兄

前云有凍石求售者大約如售與葉九來兄二塊之類
今因李元仗兄需一二方大小只如售與九來兄者足
矣能一畱意乎元恭四叔已歸知否文詹詞兄千古弟
苓頓

今早因入城之便三至尊萬不值尙在司前街張文然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舍甥處若駕歸寓或可到彼一晤然亦不能久待也不
一總弟苓頓首文詹道兄

聞老叔善病心念之甚幸萬念俱遣自當神王耳不一
通家姪苓頓首元恭老叔 館甥并道意

來此過蒙垂注相與朝夕極感雅愛弟以筆墨微勞自
効而以何候顏色奉累本不足相當也情有慈愛耳一
扇幸致葉九來兄在岷相識諸兄用扇多矣惟此一扇
稍用其力正所謂千人藥一人錢也笑笑撮錢二百筆
價一錢奉還說文印譜漢印一一奉璧明日將理歸棹
尙容面謝不一爲昭道兄弟苓頓首

前遊山園失迎爲歉後聞有浙江之行未知何日歸而
次知老道兄到郡奉覓尊寓俱不值何也弟亟欲與兄
一晤倘有事入郡萬乞撥冗入山一商爲感口記已刻
便羽恐不的先附看容面繳弟苓頓首爲昭道兄

口也兄一聯并一札致九來兄者奉上桃花石爲有遠
客在山盤桓不及捉刀容嗣竣不一總弟苓頓首爲昭
道兄

承記存爲謝所委完上小剔刀一須自磨之或在鐵店
任尊意錯好再磨亦可不一爲昭道兄弟苓頓首

陳梁 字則梁海鹽人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四

弟欲約翁兄一坐非驪友不與決不入面生友人但初
四之前無暇當在初四後初十前耳借題紙字奉上日
記亦可觀者因傳滯人家弟欲見未見如兄亦未見亦
一大消遣物也向傳北路平靜次升言未靜翁兄行止
何如連日冗冗不得走候嫂夫人爲罪小弟梁頓首宗
翁仁兄翁大人

丁雲鵬 字南羽休寧人

日承嘉餉黃雀紫蟹肥酒持螯由意足下遠致之誼裁
巾弁首載盛德謝詩嘉刻敬致陳別駕極道書法精妙
今欲書者字近乎俗恐爲累大作手耳原書附尊覽集

諸君未敢者弟欲求二部郡中沈太尊耳目慕足下
此刻不啻渴中望梅弟屢為請恐成貪夫耳弟明日入
郡幸不吝見擲自為將去乃荷之至聖卿先生親家名
流通家侍教生丁雲鵬頓首拜

日有事走郡中未獲足下出入官庭惟足下諒之耳嘉
刻已令舍親致入并書細道其詳或有回書以無便使
還故也一二日必得其詳別呈不一不一不意足下歸
速缺情特甚入城尙有期否欲求一晤俟面盡不悉聖
卿親家詞伯名流通家眷侍教弟丁雲鵬頓首

周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南京國子監司業諡文忠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五

人日勝集不覺過擾沉醉忘作詩之興適接高篇詞
新調逸真傑作也非鄙人所知惟有仰羨而已使還敬
謝明日如不雨請過一會望望鳳翔頓首少室尊兄先
生大人文几下

金俊明初名凌字九章繼改此名字孝章吳縣諸

所乞忘菴牡丹延佇久之尙未出手想忘之耶晤時幸
一促若得便為點染使病夫得此暫爾開顏真莫大之
惠也統望留神是荷弟俊明力疾頓首乃老道翁大人
愧弟窘中不能稍具酬筆諒忘老高達未必拘拘雖
空手相索仍望用意補他補耳復有二事相

託然須面悉便間乞暫過我

聞昨驚會過青小兒偶出弟亦不知竟失迎為悵昨明
遠入城會一晤否弟日喜弄筆若一日不寫字便覺手
疎連日無書可抄甚是難遣思得韓公望集錄之乞吾
丈特到其清處借來或有他種并祈勿吝至禱至禱弟
俊明頓首乃老道翁大人至契

初夏擬我翁至郡冀圖良晤不意未果前所託小冊會
促令姪一點染否望之殷切不啻渴飢必求留神為禱
向借手錄竊憤錄錄未竟近復從一友借錄已完其中
頗有譌舛仍望以前本借我更加校對外五國故事等

明尺牘墨華

卷三

末

并望攜來口翁口口集虞山人家可有初印善本如可
訪覓願如價售之幸吾翁留意至禱至禱近來倘有新
得佳書入郡時併望攜來共賞跋望望中秋八月教
小弟俊明頓首乃昭道老翁先生古道

連辰陰雨痰嗽轉劇未獲走候為快歲除無以展意偶
有糕茗一種變蛋十枚聊用將敬幸晒存統容新歲晤
悉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大人

蒲酒一尊角黍蔬菜二事奉供度節之需但不復相對
一談為歉耳容晤既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古交
秋士宅賞梅一律呈敬古農梅幅已題二絕并奉覽弟

艱於步我翁自納送之何如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至契

連日未晤爲想令郎尊恙想已霍然甚念甚念前承惠千日紅花其中無子種之不出若尊處有出者乞分贈一株爲感南城顧仁孚兄精於種植栽花最多有暇可同往看亦可轉乞所無者彼此相通亦佳事也特此未盡弟俊明頓首乃老道兄大人

天氣漸爽請問道駕何日到虎邱欲煩迴步過蓮川有一帖付渠稜一面是二王帖餘雜刻即稜在反面部蓋已有不必另尋但須費渠硬襯及托裏紙耳銀一星亦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七

可做不到討便宜也但要屬渠速就勿太遲滯病中待此消遣若吾丈了此委曲則不必再過我細說如尙未明了便間不妨更晤盡之恃愛勞神幸勿罪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盟翁大人

默公二箋書上但病筆軟弱無足觀耳幸致之并道相見之意蓮川處帖未知今日即能有否又勞遠步不安之極維老恙想已霍然便間須一候之煩借公望集來爲妙諸容晤悉弟俊明頓首乃老道契知已

明晨十二日是弟歲誕欲藉此作麪邀務敏伯敘二三老人相聚半日致屈吾丈同之若道駕到蓮川處取帖

須於後早去早回二帖頗重勞績推在甚是相累奈

何其後即過我不可遲也特此相訂外有停雲帖四卷

頌帶與蓮川仍作兩面稜爲兩卷屬其乘此好天舒徐

做去一有餘銀即寄與之可也簿面錦并舊樣俱付去須一式勿差參所餘錦料即畱渠處再俟後用但勿遺式爲妙弟俊明頓首乃道翁契丈

虎邱游別後陰雨連旬未獲走訪爲悵筆買周雲岩已至郡前聞我丈欲用其筆特令造見幸取而試之何如諸宜面悉教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

王鐸 字晉斯號十樵洛陽人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六

敬遣人候問老親家近日微節規架若何明年春二三月當遣人否弟或當有所陳請自摘一疏彙否恃在心契老親家爲弟謀當不啻老親家自謀者知已必有教我矣燈下未楷知鑑宥也併候闔署清福不盡社眷弟王鐸頓首手封 冲

劉纓 字與清新滄人四川巡撫

寓都下侍生劉纓頓首拜啓都憲老先生大人下執事伏自曩歲拜遠寒暑凡屢易德儀未奉日夕徒切慕仰其如雲山煙水爲之隔何哉恭喜執事深仁厚澤之及民者既深而豐功績之徽上者已久是以三載之間

陸遷凡幾此足見公論有在而朝廷報功之典不負也
爲生者聞之安得不歡欣雀躍以爲朝廷得人賀爲鄉
邦出色慶耶使來辱賜教墨展誦之餘神思恍惚儼若
親覩光範於晉拜之頃又蒙惠及佳貺益增感愧人旋
匆匆不能盡所欲言敬修尺牘布意外奉粗帕二方聊
以侑緘未閒伏希加愛以需殊寵不具九月二日生纓
再拜

陳元素

致孟長書附上榮行果定何日何不確示弟欲索孟長
家報會已寄文馳東附觀不肖弟元素稽顙日方先生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九

詞宗

昨諸君亦以雨阻不果至雨如此卽仁兄念我何以進
艇再煩使命甚感激感激然弟不能爲主人而數費諸
君子酒脯面甲不十重乎先此附謝餘容面悉不肖弟
元素稽顙□□詞兄大人

薛益

益拜手謹啓平陽孺翁岳伯先生益聞孫虔禮云臨池
之學凡有三變初先平正既須險絕終還平正又云初
謂未及既則過之終乃會通始獲因年之功而收三昧
之果故右軍之書末年多妙右軍而後工用不侔神

懸隔臨池之脈幾成絕學直至趙吳興出得傳斯鉢揚
升庵先生博證詳核無容贅喙迨我明而盛極詹沈宋
祝迭振宗風外王父文待名公大成爰集同符三變能
事無遺第人情喜新子敬恥崇外復罕食嫡傳衣鉢安
在廓如益童聞此旨好參往昔其如稟賦凡庸未及因
年變換諸名家每以益舊書見質豈勝甲面汗流且數
數矣崇禎十有一年冬益書唐絕今屬題跋對之惟有
增愧冀歸祖龍滅跡亦不可得遂書以報惟諒之不宣
孺翁岳伯先生通家友生薛益拜手謹啓

周叔宗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弟之不作壽章亦已久矣足下豈遂忘之及今七言近
體復請絕於筆蓋多病向衰之夫祇堪隨意點翰或遇
晉唐人墨妙猶然技癢一臨摹耳恨足下不以此屬我
而以例辭應酬命之謹用返上知我者必不罪我也叔
宗復上仲庚二兄大人

附長卿軸子祝其尊人并一緘煩使者致之聞足下陳
義甚豐不可無弟大素者雜處其中也一笑偶集敏仲
河下未得過足下前云顏卷日下令其送上何如昨二
冊子沈恒川欲得一觀乞發下倘足下尙未賜覽再獻
不難也十七日叔宗弟頓首使者至彼乞密問其家中

平頭五八的於何日長安首途千萬

蔡道憲 號江門晉江人湖南推官諡忠烈

寄書多言楚事言必不能平讀叔詩至每度書來曉大都似云無計覓尊鱸啞然失笑竟落相逢夙語薦卿諸兄至道憲嘗為之言今後亦但寄詩不寄書可省嘈雜臨箋復不自止闖賊破荆襄震陵寢鄧中松柏樵牧蹊矣取荆門夷陵而斷我蜀道入嘗德據澧水割地而與其黨逆屬邑之傾陷者無算也獻賊取黃州漢陽波江踞鄂遂取嘉魚咸寧蒲圻等地將逼岳陽而南矣星沙去賊各東西四百里賊以是為親藩食稅之郡共眈眈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也鄂之初陷北撫軍揚帆而南徑入瀟湘即撫軍尙有守岳陽之志及諸人皆勸北撫軍往岳協守治撫軍遂卸肩而行北撫軍鼓纛從之近萬騎卒搗之江干以小民為雞豚供其宰割騎卒則留毒長沙二撫軍長往不顧矣南撫軍受命五閱月方自江右入境徘徊潭澤間五日不能為百里之程諸眾初猶內畏謂撫軍至必有處此今尙未見丰采而觀其遲緩不速羣無所憚賊始驅馬上高山矣所以望節鉞者非為賊也賊尙能於殺戮之後假行仁義兵之毒十倍之故無節鉞而兵愈得志民望賊來凡未經兵之地民雖被賊尙有牛羊倉

原莊兵之地則金甌絮衣無一或免積勢至此聖人頓為之不可反也星沙之民幸未如公石等處勾賊為亂今以驕卒驅之羣聚嶺腹不復知有長上楚事真不可為矣親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至則質質然去道憲之身付之極天怒濤不復知所際也我家近事亦不可問惟其如此足少幾分牽挂萬一玉門猶可生還真羞見吾叔毋論他人矣薦卿毀熙若木猶拳然署中未忍棄去顛沛之日交道真焉近多傷時之詩不足呈也叔前緘未到詩道憲有洪少保詩中二句云馬革未能歸烈死虎頭今誤相書生及讀叔詩乃同此意膚則相近神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不類耳何時得相見屏去世務懷古為樂悠悠此生真成醉夢為此語知厭長者之覽顧不能強作佳語也堂上缺二安樂更得吾老母無病所求止此臨此畏詞之多 七月廿三日道憲再拜

闕姓

槐黃口口桂子飄香吾家世德未艾兩叔圖南翮健語云羽毛豐滿可以高飛兩叔之謂矣幸努力努力京山君弟舊知又最契也有字達之度必來拜可破一刻之暇一見之送場人亦得力也鎮外父聞現寓府中又是熟人甚妥甚妥慎慎此上願恩今虜騎深入為期未

果亦且不敢與焉社兄作別俟兩叔得意還時又得相
聚也趙社兄賈社兄張社兄煩爲道意縣首佳音拭目
俟之八月初一日姪鎮書 左冲

殿承來僅得再晤不敢數招知此生巨節甚苦也嗣後
僕遭遭痛楚之事不能出矣大都日觀兄能言之至塞
翁一專可歎可笑始知數奇之人無處不苦耳老兄近
况何似轉目青雲知老兄必有以應之弟素懶性復有
此軼軻無復此望矣復有教我者乎手卷託瑤翁書未
完嗣當寄上曹君來訪臨老寓祁家恐出入未便盛館
可居否餘知老兄高情不俟言耳曹君比弟稍富風情

明尺牘墨華 卷三

慎勿令殿承爲東鄰美婦可也一笑一笑靜照老丈弟
芳頓首左冲

闕姓名

向過荒僻多慢承示臘糟若尙有可留數擔明後發船
來裝就齋松樹來也陳酒新酒亦乞批斤兩來至冬好
還白糯米婢丸菓望留意早晚來領餘容面謝不一
廿七日口頓首玉池先生尊契丈執事

瓊田瑤圃中應無凡卉兄翁乃使弟續貂眾彩愧非粲
匹奈何更承妙畫懸之齋齋咫尺之內欲引人入羽陵
小酉間真覺兩腋風舉請道金臺師在坐備誦垂注

高情遠世外人胸無結菀目無羸乙固宜墨愛之兼陳
道之廣而弟何幸得分懶園一席殊不美尤遷榮矣阮
魏兩使君弟昔素承英眄跋語願附青雲偶因脚病未
蘇不能拙速此月十三四定之武林擬躬造元亭面呈
鄧正尙凌晨入關不敢驚松風之夢幸使者至湖濱取
藁何如扇聯書上履鞭附璧月一箋錄近作請政憑楮
神在弟名正具

適見愚徒姓宋者知台駕在上河恐勞起居不敢造拜
茲啓前蒙委候周父母以不在京師帶至閩中後託一
大學林姓者附去竟爾浮沉回札杳然屢修柬促之仍

明尺牘墨華 卷三

三

以原封儀書奉繳案欲候成均之便遂遷延至今殊爲
可恨春初即欲附還恐不的確不若面繳之爲的耳幸
前存令郎高才暫屈殊爲扼腕但三載倏忽扶搖有日
吾輩俱還鏡者亦應竟敢知稍遲不妨耳餘情縷縷不
遑面陳希台照 弟名正肅

弟僕鱗之質無所舉似至蒙仁兄垂念孜孜多方提攜
此種高誼真覺層層爲薄匆匆北轅事如蜩集不獲再
過懶園與仁兄圖一劇談此行日遠芝眉回首能無耿
耿拜辱映貺益深不安謹登四種以旣明德恐臨江呼
酒時令人不得不思我元髮耳委書容脫筆請政諸不

具悉弟名正具 冲

外有好磁石求一塊段御醫於令尊處會許小兒脫肛藥方說留足下處未知會有否有則付與小兒來

又別親家尊顏一年矣風光如此催人聞親家精神倍健飲食倍加步履倍疾福至壽至誠地仙一班中老壽星縱百歲何足限也相去二百里遙望東山青松藹藹

海氣濛濛抵口拭目其如蒼茫渺渺何弟亦勉到八十日不如一日時不如一時惟日餐兩粥坐等閻羅君下

召耳相見無時相思日切眼中老兄弟落落口口能不傷心深慟耶能不傷心深慟耶惟有唏噓月來以女孫

明尺牘墨華卷三

出閣老而無用亦隨亂忙事已始知臘盡粗果將意有如晤言不盡懷馳囑口口代申曲衷幸為采察

音問久疎正切馳念忽承來信殊慰懷微君先生俎豆替宗與 先聖先師同不朽此為千古理學慶非為

我一家慶也讀崇祀錄具見人心之公曷勝景仰貴邑邑尊已選有人但目前尚須引見埃定局後當為面託

專祠事業經詳請准行少遲自應批發郵致雖便然亦可不必耳至老姪家居唯杜門讀書率諸子弟飭躬勵

行暇則逍遙田間課晴問雨此真清福良不易得從茲獨善其身以兼善天下舍老姪其誰與歸人還率復寓

小兒僕安承念并謝不一不一愚名另具 冲

別足下後舊病復更逾前在古非言守中哀數日不食又非留侯辟穀終朝絕粒身非木石何能堪此承佳製

令人真有霍然一日矣再讀齒頰生香清道之姿真不讓前人也病中草草餘紙容稍愈即書之小弟口頓首

諭索口口口口口口因自家到省而穆之又以風鶴之故暫還東宮故未得即奉教也弟幸近病已退仲冬少健

即得握手知兄別來已久亦稍念儔侶矣拙筆扇一把呈教有友自南都回乞得佳茗謹奉半觴奉品恨不能

多又聞令姑丈在佛山弟所寓相去五里竟未得一晤明尺牘墨華卷三

甚悵悵率上癡禪社長兄弟口頓首冲 頃見足下為小兒扇頭作小楷妙甚妙甚程方漢扇求

妙筆通面語近作見教企切企切口口頓首 釋來復 字見心號蒲菴姓黃氏洪武初除左覺義

口口復手槩拜記彥直翰學几格向在溪上重承厚餞別後不勝企仰邇來緬惟文候清勝為慰區區客寄淮

海無足公道今因便行特此代復未卜會晤更冀以道自重來復手槩拜記

明尺牘墨華卷三終

朱蓉生侍御以文章氣節鳴海內平日學有本原尤爲士林所推重曩歲主講粵東廣雅書院一時英彥之士多出其門下其時康有爲所著新學偽經考刊成俗學鄙夫奉爲枕祕侍御數以書相詰難又條辨于無邪室答問一書此數篇亦其一時作也今年夏間康逆竊弄威福湘中當道靡然從風庠序之子狂吠尤甚吾師葉吏部手出是編命梓人重刊又著書數萬言痛斥之比于楊墨不數月而有宮闈之變噫異已嘗聞吾師言康逆爲利祿鄙夫志將求食不幸常熟引之得進致釀滔天奇禍爲虺勿推當軸殆不得辭其咎矣夫今古文之學爭詬千餘年偽經之說成于宋人究不免賢智之過康逆竊之廣布徒眾既挾其術以蠱惑後進復肆其毒以欺侮君父設非九廟有靈其潰裂詎可設想耶然則讀侍御此書又不能不服其遠見宏識也已戊戌中冬長沙楊炳章識

朱氏遺札敘

義烏朱氏論學遺札

答書一

頃辱手教累數千言見愛之意深矣其中有足啟發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詳復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論而欲揚之使高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慮其同于佛老僕則竊以是爲足下危也宋儒之言雖未必一無可疑但疑之者不當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異于吾道者爲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筆之于書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僕竊以爲過矣曩示大著皆錄存敬佩無已君之熱血僕所深知不待讀其書而始見之然古來惟極熱者一變乃爲極

朱氏遺札

冷此陰陽消長之機貞下起元之理純實者甘于淡泊遂成石隱高明者率其胸臆遂爲異端此中轉捩祇在幾希故持論不可過高擇術不可不慎也君伏闕上書僕蓋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良卦孟子之論蚘龍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至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棄五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以故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

而逐于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其國必不能久存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當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懶又不肯著書媿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朱氏遺札

答書二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卽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擿發嘉新之偽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擊之不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羸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指繁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王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

朱氏遺札

三

是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濶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僞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相證明并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于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于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尙書其他涉古文者尙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已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開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今按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
竄此曷不并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尙書之
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緩弱與今文不類經閣惠諸家考
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
歆輩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
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處者爲劉及上天降災
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
僞班叔皮王命論劉承堯祥著于春秋叔皮與劉歆時代
相接其爲歆輩附益之顯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于晉以
後左氏與國語一記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
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
見采于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
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爲而謂歆之譌爲之

朱氏遺札

四

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爲國語
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儀禮左傳國語戰
國策皆後人標題
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也左傳
稱太史公書者亦揚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左傳
毛詩傳授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可
疑者僅在張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訓故其書不見于
藝文志太傅新書亦經後人羈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
傳雖引白公勝之事其出于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
蒼傳甚詳而并無一言與左氏相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
但張禹以言左氏爲蕭望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僞造尹更
始程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
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歆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

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私書耶春秋序疏嚴氏
春秋引觀周禮
孔子修春秋邱明作傳共爲表裏劉申受斥爲非嚴彭祖
之言夫左氏不傳春秋之義耳曷嘗不傳春秋之事乎其
義則爲歆所竄亂本傳固有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
轉相發明之語爲可證也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
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
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
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爲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
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考證據以分別真僞僕猶病
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
師說異同雖今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
必鍛鍊之以伸己意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
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

朱氏遺札

五

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郢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
存者慎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廢毛而遠述三家無
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大
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不盡同于
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且
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今古文尙書皆同其
他禮制同于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
非盡古文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
氏文同天保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
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
明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同夏官有莘壺氏東方未
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園有園土正月傳亦有之此類似爲
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周官時割補毛

傳如梅氏古文尙書之比耶皇皇者華傳訪問于善爲否
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于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不
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
僞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分別可知毛詩不
當與三家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今古文
並斥也 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
已如此况許鄭之辨不盡傳于今者乎聖人微言大義莫
備于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家
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
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于邵公邵公不任
咎也然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
法通三統者春秋之旨非所論于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
孔子作春秋變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

朱氏遺札

六

有當七十子口耳相傳不敢著于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
詩書禮樂先王遺典使皆以一家私說羈于其中則孔子
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
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王制一
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于其說之難通者
乃歸之于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
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沒數言然
既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
于魯不敢徑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
自稱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
曰篇歷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

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于
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
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真公羊
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
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
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疏通之戴子高復推
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也然乎否
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
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
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
亦多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然苟于

朱氏遺札

七

諸儒所畢力講明者無端而羈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
道之心所宜出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
近儒知訓詁不足盡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
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
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
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于新奇可喜之論而惑經之風于
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
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幾二千年
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尙書疑之者代不
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經大法藉是
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

不猶愈于野乎彼其竄亂之迹歆固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識也僕嘗研衡近代學術而竊有治經不如治史之謬論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兩造不備之識辭哉公羊多有切于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之義尤非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窒闕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于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濟時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于紹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爲優于漢儒者亦以此質文悉備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况夏殷之制爲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若夫新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疏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于一

朱氏遺札

九

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宣意

答書三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既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倡爲奇裏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心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卽未焚書

朱氏遺札

九

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忍甘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尙書者坐枚賾以僞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既又知其不足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卽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僞已耳曾何益于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曉曉不已僕方怪許子之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經嘻其甚已足下謂今

文之與今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偽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侯一師之所傳且如此況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與齊韓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歆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于立說矣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

朱氏遺札

十一

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曷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駁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

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于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于疑聖則其效可觀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僞士習日囂是則可憂耳不此之憂而憂今古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

朱氏遺札

十二

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頹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于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乎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羣鳥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于斯充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俛焉日有孳孳費精神于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者足下之高明其遂無意于是乎極知言

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關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朱氏遺札

三

答書四

曩貢一牋謬自託于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既發而輒悔惴惴焉惟見絕于大君子之門是懼乃復書冲挹不以爲鑿柄而獎借之且慙且感世俗喜諛惡直其不以規爲瑣者幾希矣何幸昔賢雅度猶得並吾世而親見之耶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于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哉使足下僅獵瑣文單義日事諛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于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議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

朱氏遺札

三

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也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于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廢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羣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甌北

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強欲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牴牾，漏百出，奚取于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傳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乎？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託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于緯書，未可盡信。即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當今之

朱氏遺札

西

時豈猶患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喋爲之先導，足下其無意于斯道也。誠有意于斯道，則凡聖經賢傳之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孫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舐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強，謂有合吾中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掃

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誣爲偽造。夫然後可以爲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噫！足下之用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以己之意見治經。六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履，履未必合而趾已受傷矣。劉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僞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于兩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

朱氏遺札

五

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尚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于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于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主孔孟而以立達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疵癘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今之疾其實乎羸乎，而謂葶苓爲不足用乎？烏喙鈞脂非常用

之物以之攻毒毒盡而身亦隨之沉欲以之養生乎足下以歷代批政歸獄古文其言尤近於誣當西漢時古文未與何以有孝武之窮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實僕以爲不足辨也六經四子之書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闕無論今古文皆以大中正爲歸古今只此義理何所庸其新奇聞曰新其德矣未聞曰新其義理也乾嘉諸儒以義理爲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備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爲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爲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

朱氏遺札

六

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百工制器事藝也非理也人心曰僞機巧曰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憂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脛而牽其足拯溺而入于淵是亦不可以已乎法之敝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立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于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既不足以語此一二賢智之士矯枉過正又

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強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強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于是則斯道其奚望也足下服膺孟荀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慝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

朱氏遺札

七

冊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者尤多詣微之言河汾江漢成就殆未可量而惜乎其以僞經改制之說靡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裁擇焉

答書五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古來聚訟之事非獨今為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于繫辭論語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子荀子之論出乃始與老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曾于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當錄以就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為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于聖人可乎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氣之名也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人得是理以生愚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斯理之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為差等苟無是理以宰是氣則

朱氏遺札

朱

人物之生渾然一致而人之性真同于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于陰陽陰陽本于太極物物一太極故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睢鳩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既形則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以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譬之木焉其受規矩準繩者質其生是木者氣其生是木而必使之中規矩準繩者理無是理則木之生何以不中

陶冶而中匠石人之生何以不為禽獸而為聖賢也成性者物所同繼善者人所獨人惟得此本然之善乃能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物則烏乎能窮理者窮此繼善成性之理求復乎天命之本然而一切氣拘物蔽皆有以辨其惑而祛其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人性本惡則亦何理之可窮何道之可修何性之可率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惟是凶惡頑嚚之物吾當蔑性之不違怨天之不暇仲尼何必復知天命文王何必純亦不已而與此專生惡物之天合德也且繫辭所謂窮理者將窮極凶惡而後可以盡性至命乎有是理乎率之謂循經典獨訓為勉于古無徵謂率勉于學則可謂率勉于性則不詞王充乃云教告率勉使之為善是則修道謂教之事而

朱氏遺札

朱

豈率性謂道之事耶充于中庸召誥曰節性祖伊曰虞性文義尚未盡明其言烏足依據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節惟氣有理以為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即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恃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于太一散于萬殊皆所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作義以為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焉而莫能遏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

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獯獷之悍族貉獠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其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于幾希禽獸者習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繫辭之窮理盡性論語之性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一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

朱氏遺札

三

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性猶人之性獨于越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焉有逆而治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理固具于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苟失其養則旦晝牯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防之也聖人不授權于氣質而必以善歸諸性

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並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禮法之外昌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起性化僞夫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之正不絕于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皆得于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起性化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緇性沿流而昧源悍然斥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緇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緇而可以受采也天旣命吾以惡吾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况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于言陰陽五行而短于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繭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雖在卵中苟無雛何有卵乎卵之不能爲絲繭之不能爲雛理也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

朱氏遺札

三

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並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禮法之外昌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起性化僞夫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之正不絕于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皆得于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起性化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緇性沿流而昧源悍然斥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緇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緇而可以受采也天旣命吾以惡吾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况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于言陰陽五行而短于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繭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雖在卵中苟無雛何有卵乎卵之不能爲絲繭之不能爲雛理也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

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而爲一如欲深察明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爲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卽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卽以繭爲絲以卵爲雛容得謂繭非始于絲卵非始于雛乎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旣知身有情性猶天之有陰陽矣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于性而不知性實出于善已顯與繫辭相

朱氏遺札

三

悖乃漫援善人有恆以爲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無論理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爲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攻要非矜心躁氣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柱而適流爲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之書大醇小疵三十二篇中惟解蔽篇爲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之患以下多雜道家宗旨其醇者已爲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尊荀而詆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爲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高識豈不知之特牽于董子之言祖公羊遂祖繁露而因祖及荀子耳僕于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于聖言者未

敢一例附和董子有言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請以聖人手著之繫辭一正董荀可乎

朱氏遺札

三

附刻洪給諫答梁友人論學書

奉手書愧極悔極弟素無學識只知墨守紙上陳言而實無明智超識能發二千年之覆者如五經至漢出有先後各有本師史記漢書載之甚詳當時所謂古文今文者皆指字畫言之古文科斗今文隸書同一經也至今曰刊本皆俗行楷書無所謂古學今學也弟亦未嘗分某經為孔子之傳某經非孔子之傳也亦未嘗言今文不及古文也貴師所考者偽經而以田楊京焦之易解齊魯韓三家之詩注牽連言之弟方不解其故同此一經敢謂今文不及古文弟肯作此夢囈語乎但以數家傳注其間存一二實有不愜人意者疑晉唐人所不取此亦事之常大著駁賈服鄭者多

朱氏遺札

謹

矣此其證也然要與經之偽不偽無涉貴師闕偽經以儒林傳為據且謂儒林傳不言古文尚書弟考傳首即有觀功令廣厲學官之辭又云孔氏古文逸書十餘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弟知據書為說而已足下既據儒林傳又別生枝節以駁儒林傳弟至今百思不解敢再辨而為之詞哉至弟謂貴師以史遷疑其偽而黜之者特怪傳中明有此語何以云史公不言有古文尚書弟作此疑非無故也孝經古孔氏一篇逸禮三十九篇貴師偽之弟未贊一詞今無可考譬如謂鬼魅妍媸唯有妄聽之耳周禮一書疑信在人自漢已然史記封禪書亦有周官王制語此在劉歆以前貴師指為劉歆所造弟實不解至大小戴

禮記稍知讀書者皆知有漢人所附益若書非偽讀之而已弟素不爭師傳門戶自標絕學何暇及此蕭何傳何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具知天下戶口阨塞無論此時李斯早死不知丞相御史為何人但本文明曰律令圖書今則例是也兄疑即今之版圖方志下文明曰具知天下戶口阨塞既曰律令圖書而申之以知戶口阨塞五經中有知戶口阨塞之文哉此弟以為非六藝之文蓋就本文釋之如此即不合貴師弟主意斥為附會則不可知也謂秦焚書不禁儒術何以又云博士備員不用然貴師弟必斷之于此者意在證成六經未焚博士所職現在何至有魯壁藏書事自相矛盾不如一概抹之並于所定聖制之今學亦不顧弟將

朱氏遺札

謹

奈之何哉足下又謂周秦諸子及西漢人說經記事之書傳于今者說義歸一從無異論自古文出言制度則輻輳而不明考訓故則穿鑿而無底于孔子改制之大義磨滅殆盡其善者或將原書竄改如左傳或由他書採掇如周禮斥弟以不知弟案易書詩周秦別無傳注孔子序卦說卦雜卦書序子夏詩序雖周之聖人賢人明見各籍貴師一概斥之以偽弟之宜不知者一西漢如田楊申公歐陽夏侯之屬其書已亡其僅存者毛詩孔傳已亡者何從比驗未亡者誣之以偽弟之宜不知者二左傳公穀均周人書昔人言邱明親炙孔子得經意最多然三傳互有得失今皆並行貴師弟右公穀而黜左傳且謂其中有所竄改

不知得何古本校之弟之宜不知者三逸禮有諸侯卿大夫禮等目其書已佚無可考以目所未覩之書貴師斥之為偽弟平心自問何敢妄言弟所宜不知者四周禮一書後人言禮者不能出其範圍自來采用乃不以爲後襲前反以爲前襲後此近儒攻古經新例正南史所謂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篡王莽之漢者顛倒本末貴師弟信而遵之弟所宜不知者五漢博士之固陋貴師亦言之矣劉歆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一語足下謂當問其說爲何如說師爲何如師獨不思劉歆此言所爭者請立古文尚書爲虞夏商周史臣所修亦經孔子所刪所序左傳爲邱明所著豈虞夏商周之史臣孔子邱明之聖賢反

朱氏遺札

卷

不及諸師所說耶若以爲劉歆所偽則歆固堂堂移書責人博士等何難明目張膽直聲其偽造之罪而但含怒切齒言其非毀先帝所立耶且足下謂歆引詔書增書缺簡脫四字私改詔書其罪尤大是其偽大彰明較著之事足下從千古後胸中絕無恩怨尙一覽知而摘之何以夏侯勝師丹現官於朝博士數百人耳目于下旣已懷恨怨怒何不發其增改詔書之罪甘受其責而復爲之包羞耶哀帝曰歆欲廣道術可以爲非毀哉此當時人君臨朝核實斷語哀帝非親驗其書非偽不能爲此言也藝文志所據者七略書目耳其每類案語當是班固所爲其云劉向以中古文校脫簡明列字數自是當時實事此何關要旨

貴師弟亦疑而偽之殊所不解偽經考後亦列校勘大名豈偽事耶况劉向專以校書爲職豈終日坐食不校一字偶有所校卽疑其偽則今日阮芸台所刻十三經校勘記武英殿所刊廿二史考證皆如之何此足下疑所不當疑者也足下謂西京雜記雖言吳均偽託均與葛洪相去不遠使出於洪固有所聞卽出於均亦當有所受若事果烏有葛吳何必爲是言以誣人弟從來最惡誣偽之說今得此平恕之論不覺爲之一快但葛序言劉歆撰漢書班固承而用之未言其偽造也班固距劉歆不過數十年親典蘭臺修史於漢事豈毫無見聞竟不一覺察其偽且當時並無劉歆造偽之說不知貴師弟更何所據而云然也葛吳不肯誣劉歆以

朱氏遺札

卷

偽貴師弟何爲誣劉歆以偽哉足下於葛吳之偽託且爲辨之獨于劉歆之著書葛吳不言其偽足下必誣以偽何寬于葛吳而刻于劉歆也平恕之心至此忽變弟更有所不解足下謂史記楚元王世家有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有建始三年司馬相如傳之稱揚雄張蒼申屠嘉傳之稱章賢魏相丙吉韋元成匡衡不能不謂之竄入特其竄入之有後事者今得指而明之其渾渾淪淪無可稽考者又何可勝數信如尊言則史記爲竄亂不可辨之書矣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于其中有合已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已意者則以爲劉歆所竄入如十二諸侯年表之論左傳儒林傳之敘古文尚書弟取史記再三繹

之不知貴師斷爲劉歆入者實有何據且史通所謂相
次撰續迄于哀平猶名史記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
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暨劉向與歆
并褚先生共計十六人之多何獨歸獄于劉歆一人也史
記既竄亂渾淪不可考漢書最詳明可互證矣乃亦設一
疑陣以誣之在漢只有史漢二書謂所載半皆僞事則天
下既無可據之經又無可據之史人肯信乎在貴師明智
超識何嘗不知史漢有來歷不同杜撰特歆于魏默深詩
書古微之冒稱絕學欲于二千年後特標一幟而無如二
千年以上事實見于史策者昭昭因見近儒解經不通則
必藉口劉歆竄入因附會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諸書以

朱氏遺札

朱

入其罪然後經典可以肆其抨擊弟恐此書一出必滋口
實貴師書來亦言又恐道遠語有誤會欲足下從中婉商
非欲與貴師弟爭勝也今誦手書似係以鄙說爲不然弟
不得不揭破根柢以釋大疑夫欲辨史漢之竄造既疑劉
歆自當問之劉歆而欲辨劉歆之竄造與否則當考之
劉歆竄造之出處劉歆之罪不明斯經典之僞不定此必
言之如青天白日共見共聞實實鐵板註腳足以服古人
之心而杜今人之口者非可以莫須有之詞想當然之語
肆意周內證成其罪也至如史漢之岐互禮制之異同訓
詁之得失彼此各執一說頭緒太繁權置勿論但將王莽
傳西京雜記史通三書此僞經爲劉歆竄造平心剖析此

根柢貴師所據之案

種緊要關鍵勘明餘自迎刃而解矣茲將三書錄後先以
鄙意解釋之字句之閒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須就本文訓
詁事實上推究不准別生枝節遁入他辭以致滋蔓此經
學家實事求是之道極知拙識闕陋知二五而不知一十
此事蓄疑已久欲藉此以祛宿惑庶幾聞一知十者其詔
我乎足下以弱冠之年具此才學求之長安人海中殊不
多觀此弟所樂與往復者讀大著經說數篇援據該博論
斷亦有精識弟已僭加評注以誌服佩唯其中時有牽入
劉歆處以絕不相涉之事必爲波及轉致自累其文此近
儒謬例之可哂者皇清經解中甚多足下慎毋以無據之言害所
有據也請全行刪去至如駁劉歆禮議數條就事論事糾

朱氏遺札

朱

其謬可矣誣其僞不可也弟亦有禘祫解一篇容日呈正
拙集無現存印本俟天暖飭工刷出奉贈餘容稍暇踵談
攜以就正也

漢書王莽傳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
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新公顛
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

案顛倒二字訓詁不作造竄解于是非則曰顛倒謂是
其所非非其所是也若造竄則當論有無不必計是非
也公孫祿下平化侯則加以飾虛僞于劉歆唯加以顛

倒五經飾偽與顛倒字義顯有區別歆苟造竄五經則公孫祿當加以飾虛偽矣且于顛倒五經下申之曰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正指歆所請立之古文尙書左傳周禮毛詩等經而言平帝時此數經皆立歆敗乃廢劉歆移博士書責其專已守殘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博士怨恨不肯置對所謂毀師法而令學士疑惑也歆卒挾王莽勢而立之公孫祿謂其立非所立顛倒是非也蓋是時經術利祿之路開方各以所業求售卽夏侯勝幸以已說立學謂學者習之取金紫如拾芥今見劉歆別樹一幟又非博士所素習是以大怒然亦但訐其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而已不言其爲僞也夫以

朱氏遺札

三

彼此構怨互訐之時尙不言其僞則所請立之經實知其非歆所僞造竄明矣至劉歆附會經典以媚王莽則誠有之如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劉歆與博士議其服言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引禮司服職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又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曰庶子曰諸侯此與攝皇帝何與使其爲莽造短喪之典何難造一攝皇帝不當爲私親服制而乃造此絕無關涉之文哉以絕無關涉之文附會以成其說此班固所指顛倒之實證也且班固于王莽傳中所列莽以六藝文姦言者亦可爲劉歆顛倒五經旁證如莽欲專斷則引論語莽欲居攝則引康誥莽作策命則仿金縢莽告郊

廟則仿大誥莽假符命則據易繫莽興土功則依洛誥莽著書成則比孝經莽設官職則襲大雅屏藩城翰之名莽女配帝則考論五經定娶禮十二女之文莽復堯典則改九州爲十二州其餘不勝枚舉班詳載之靡遺未嘗稍爲之諱未嘗稍疑其僞且皆今文多古文少事蹟可驗如此不知劉歆造竄經典之說從何而來蓋誤以莽歆附會經典爲劉歆造竄經典耳不知附會經典者因所有也造竄經典者增所無也一字微差毫釐千里邪說流行百餘年矣以訛傳訛有累經典不小且莽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可見是時各經已爲天下公習尤爲不僞確證乃

朱氏遺札

三

近儒轉以此曲證其僞殊所不解噫後人因誤讀王莽傳劉歆顛倒五經一言而以僞造偽竄加之劉歆不悟班固明列其顛倒實據而仍不言其造竄者古人論事之平允有如是乎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一也

西京雜記後序

西京雜記隋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稱葛洪撰晁氏謂葛洪自序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始全取劉書所餘二萬言乃抄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陳氏則謂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

直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嘗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殆有可疑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案劉知幾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衰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于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據此則班固之所因者其父彪之書也彪與雄歆同時于雄歆等撰續之

朱氏遺札

三

史記證以躬所見聞且謂雄歆衰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則凡涉雄歆衰美者尙必爲之區別豈于劉歆一人所造竄者彪竟不知而攬入其中哉固之漢書因于彪不因于歆或由彪采向歆等撰續之史記而訛耳然卽如黃省曾所言謂固作全取劉書彼亦云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且稱固書之該練由其所資者贍未聞其所資者僞也謂歆撰漢書尙在有無之間而謂班撰漢書乃因劉歆僞蹟哉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二也

史通正史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

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八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朱氏遺札

三

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鉞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于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月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襲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

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少孫所增入也然史記亦有後人竄入處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一諷百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採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右趙氏翼所列諸少孫補文至詳且悉謂相如贊爲後人以班固引雄言移入史記亦確無疑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

朱氏遺札

書

贊及之不知此乃古人文法隨波帶出者既不相涉後人亦何故竄入要之古書誤竄一二條或偶不及檢亦恆有之要不能多也今據史通所述自褚先生而外撰續者向歆以至劉恂有十五人之多使皆在百三十篇中則史記眾人共成之書而非馬遷專書矣余繹史通文義其曰相次撰續猶名史記者必于百三十篇外另有撰續之篇不過猶沿史記之名耳如藝文志既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亦其證也韋昭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餘皆散亡無可考安得以百三十篇外撰續之書而混入之于百三十篇中哉又安得以一十五人撰續之書而獨歸之歆一人所作哉況其

書皆亡究不知其所撰續者實作何語安得以有劉歆在內遂以莫須有之事誣加一人哉總而言之史記一書褚先生所補顯有識別後人誤入不過相如贊一條向歆以下十五人所撰續雖不可考要自片爲一書其不得以此藉口造古事以伸已說明矣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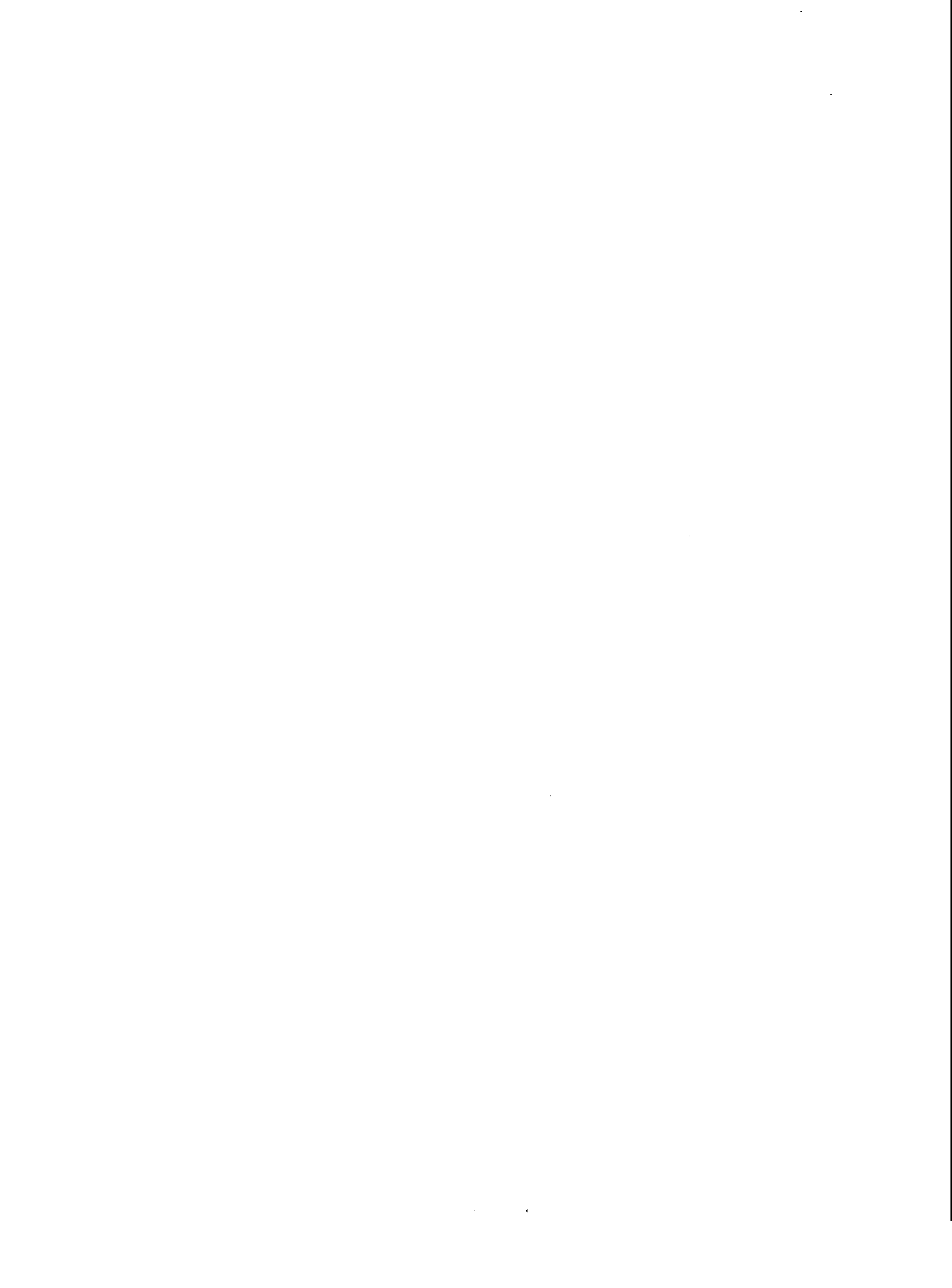
蓋自宋胡宏輩始有劉歆偽造周禮一言王應麟後復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語爲劉歆竄入不根之言實起于此逮至楊升菴方望溪讀周禮解不能通之處則以爲劉歆所竄入推原其故實由誤會王莽傳顛倒五經之旨然所疑者不過周禮左傳一二條而已嗣是學者解經不考情

朱氏遺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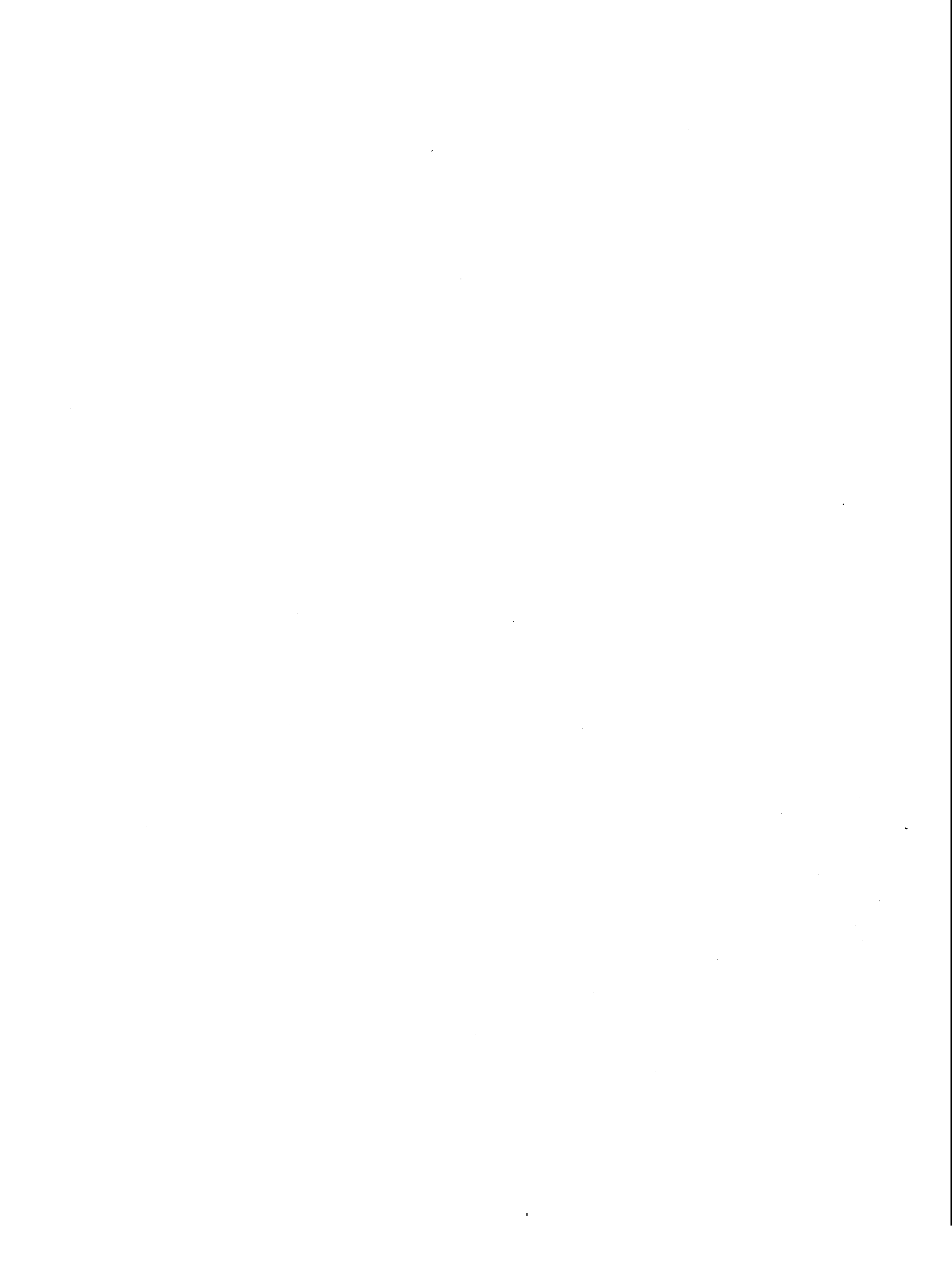
書

實雷同相從其所歸獄非劉歆則王肅竟以臆說爲故事此毛西河所謂欲攻人作偽而先偽造一人以實之者余每誦言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嘗批友人經牘云劉歆最苦王肅最冤恨古人不能言耳乃又有萬斯同者著周禮辨僞劉逢祿者著左傳考證竟以此二書全出劉歆之手此兩人素負重名言僞而辨學者皇惑其說曾未一窮詰其根抵所由遂至博學如康君亦爲所簧鼓而不覺且爲之推行以徧及各經直以聖賢古經大書特書之曰新室僞學莽歆何人膺此美寵彼方假借其說此卽奉以卽眞莽歆則已矣其如聖賢經典何哉夫以聖賢煌煌垂世大典懸諸日月著在天壤歷千百年無異詞乃忽借曖昧不

明之人以想當然三字斷定竟以聖賢經世垂教之書謂
出自亂臣賊子之手侮聖毀經貽患不小非所以信今示
後也但康君此書文采雅贍援据宏博所列各經偽證實
皆不偽確證特有劉歆以蝨其間遂至蒼黃易位耳今劉
歆之事跡既明則一切古今異同之辨可不煩言而自解
請將臆定誣詆之言全行刊削但取紙上原文按脈切理
言之改名曰古今經學源流考亦可爲來學窮經之一助
較之侮聖毀經豈不相去懸絕哉此鄙人肝鬲之要敢私
布于執事何如何如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

吳山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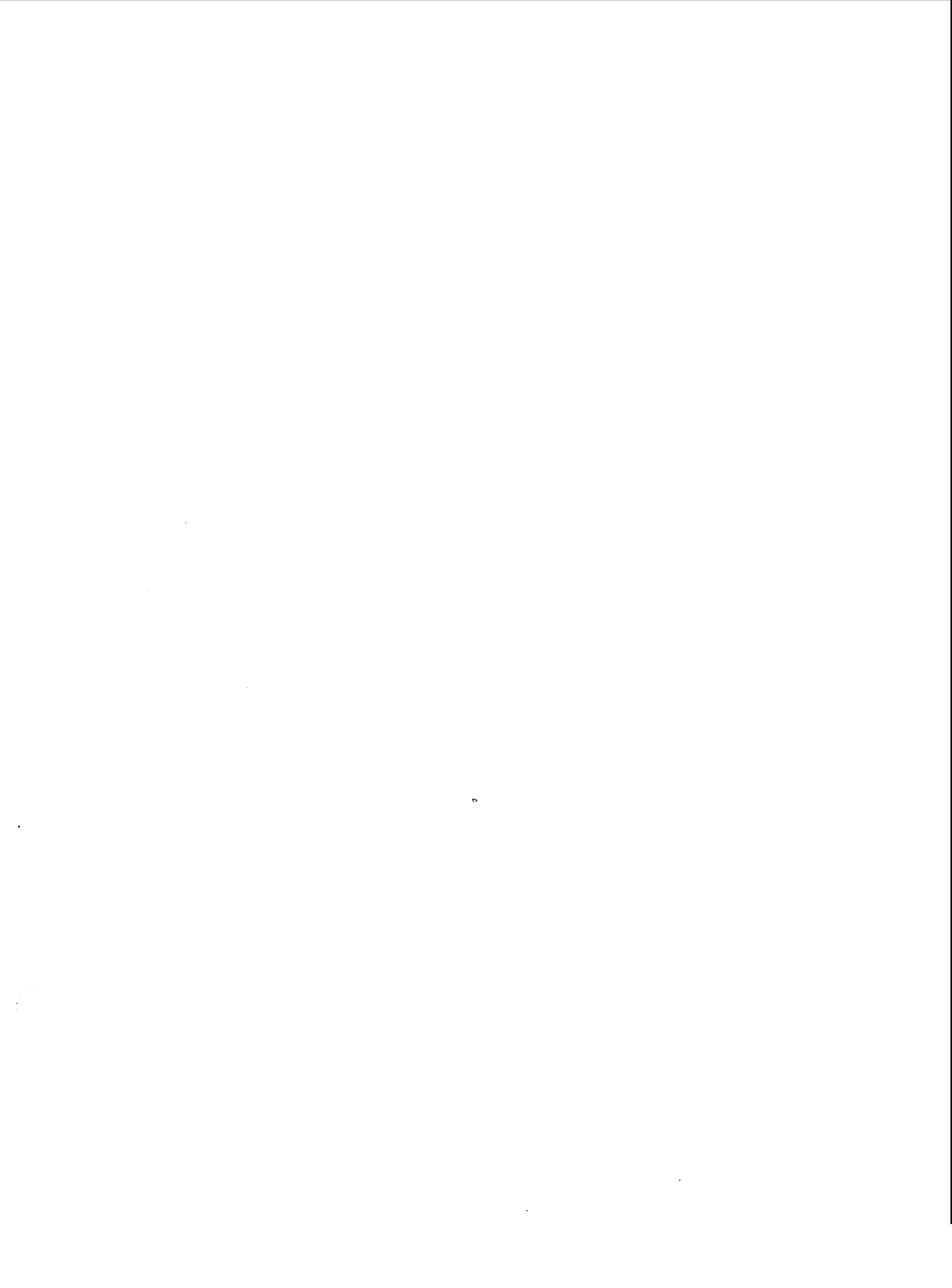
鳥鳴嚶嚶。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維予與汝。德音莫違。痛言不寐。願言則懷。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知我如此。永矢弗過。昔我往兮。八月其穫。女子善懷。泣涕如雨。童子佩鱗。童子佩鞶。邦人諳友。莫肯朝夕。瞻瞻懷願。我是用憂。祝爾友君子。我即爾。揆執子之手兮。揆執子之祛兮。同我婦子。言就爾居。與子成說。實獲我心。以望楚兮。悠悠南行。適彼樂郊。築於楚室。以遊以遊。不日不月。室家之壘。君子所依。飲之食之。安日煥兮。江漢湯湯。道阻且長。言念君子。曷云能忘。北風其喑。雨雪載途。我征聿至。日月其除。解嘆於室。憂心惇惇。罔予小子。首如飛蓬。冬日烈烈。無衣無褐。每食不飽。戰飢戰渴。爾不我畜。亦已太甚。室人交徧。謫我謂爾。不信。豈曰無衣。狐裘蒙戎。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日用飲食。無不爾或。承有踐家室。寧不我矜。人之無良。胡甯忍予。嗟我婦子。縞衣茹蕙。靜言思之。其毒太甚。嗟爾朋友。不可與處。無我有尤。維予之故。始者不如。今近將去。汝維彼忍心。胡不自替。信誓旦旦。言莫知。其玷已焉。哉。自詒伊戚。謂之何哉。自今伊

卷三 擬王之臣絕交書

一二十四

六 香 飽 兼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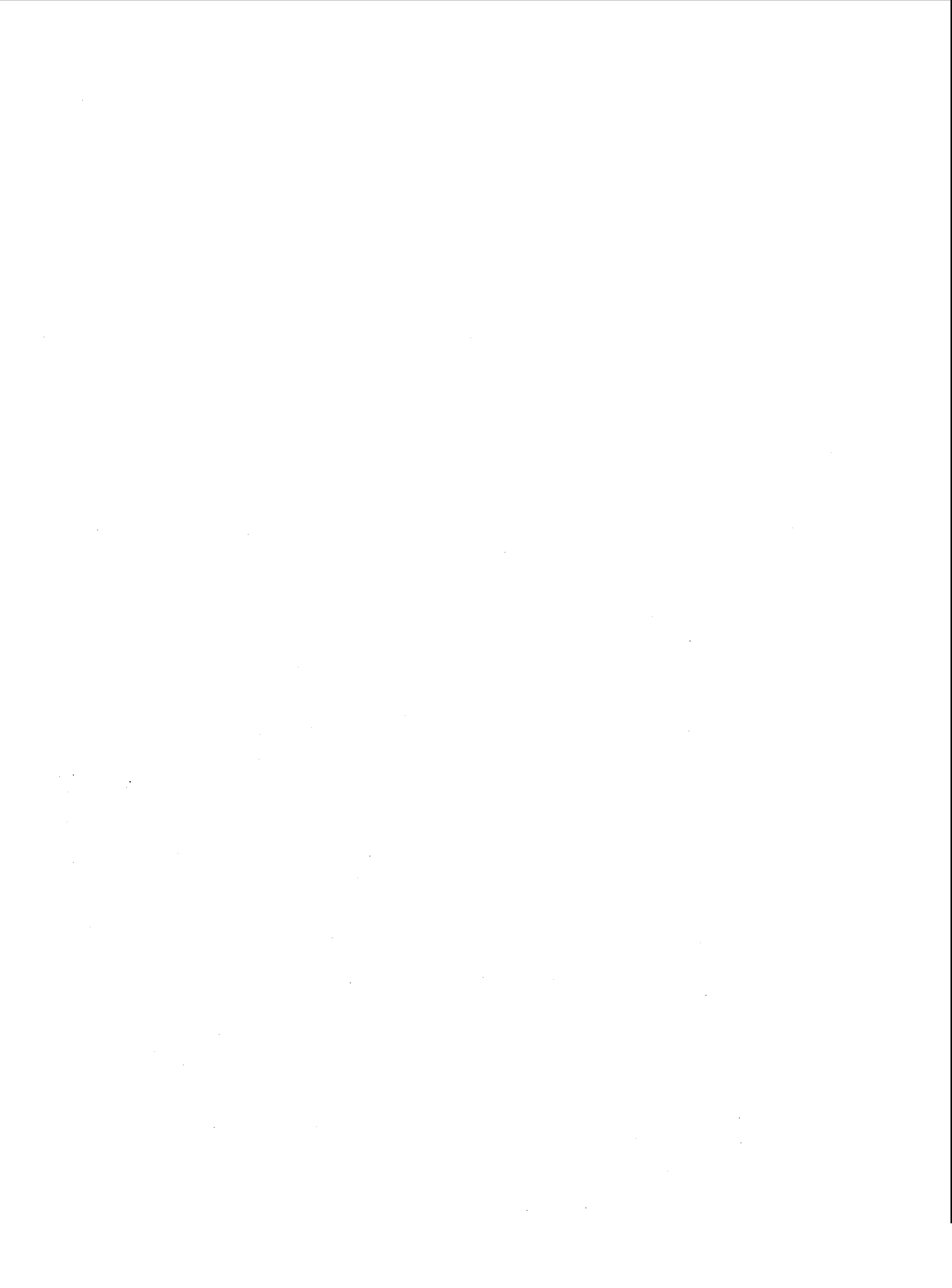
始莫往莫來



鶴

齡

錄



檀几叢書卷二十六

武林 王 焯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鶴齡錄

昭陽李清映碧著

歲辛酉以同郡稱予同籍者九獨與喬侍御聖任為耐久朋即改玉後或面覲或傳書歲歲不絕也今歲戊申矣適逢載潤之辰然不敢以長篇緜句拂公不言壽素心且以杖朝遐齡不杖朝而杖野

故予之祝公也亦變其體爰簡正史補編及生平

所耳聞目擊壽踰百齡者彙為一帙顏曰鶴齡錄

蓋為知己祝難老也雖然予自分亦老矣未知它

年猶附驥者再覲厠九老圖中一人否時有從旁

祝予者曰若不見昔圖今錄內有君家百二十六

之李元爽尚綿綿未艾乎予曰請移以祝公或又

曰未也其以公為名與姓符之王子喬

前漢丞相張蒼老食乳以女子為乳母年百餘歲

魏明帝時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渡遼將軍范明友家

一人至年三百五十歲 南梁蕭暎為北徐州刺史

徵還見鍾離人顧思遠年百十二歲七娶有子十二

小者年已六十暎簡其頭有肉角長寸年至百二十

歲 普通中出師浸魏攻懷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

十歲不食穀唯飲會孫婦乳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

始年百十六歲當年九十七方生兒見遂無影 高

麗王高璉百有餘歲 後魏羅結年百有七歲太武

帝命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至百一十詔聽歸老賜

第築城名羅侯城壽至百二十歲 吐谷渾王慕容

夸呂在位百年 唐高祖幸穎州魏權宅時年百有

三歲 太宗次河陽女子呂氏年百歲又次汲縣女

子翟氏張氏並年百歲皆幸其宅存問 太宗次平

棘幸張道鴻家時年百四十六歲 孫思邈歷隋唐

至高宗永淳初年百餘歲 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

歲高宗親幸其第 白居易居洛為九老會內李元

爽年百二十六歲 宋太宗時鄆陵人許瓊年九十

九長子年八十一次子年七十九幼子年七十五帝

命迎瓊赴闕三子扶持皆鬚眉皓然帝顧問良久瓊

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識者皆卜其壽未艾也。郭琮。越州僧。皆孝。琮母百。僧母百五歲。遼聖宗時。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三歲。道宗時。三河縣人孫賓。及其妻皆百歲。金世宗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國初。俱見正史前漢竇公。年百八十歲。文帝問何以至此。對曰。臣父母教。臣鼓琴。引無所服餌。晉桓溫伐蜀。名見諸葛亮小史。年百七十歲。唐太宗時。僧玄奘。求經西域。至磻迦國。大菴羅林。林中有七百歲婆羅門。如三千許。二侍者各百餘歲。宋東封有扶原人于伯龍。乃隋時生。至是已百二十八歲。自北來。詣闕。帝勞之。伯龍曰。臣神堯皇帝之臣。得至今日。復事郎君。帝悅。懿宗時。宮人沈氏。有父居澧水。年百一十。母年九十五歲。五代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僅三四尺。目中白精皆碧。宋太宗時。李守忠奉使瓊州。道逢楊遐舉。年八十一。守忠詣其家。見其父連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首下視。曰。此九代祖也。不知其

年。宣德郎劉永錫。少元。年百有四歲。勅授承事郎。有容爾百年故老。乃吾六世遺民之句。邵伯溫過洛陽。遇賣藥党翁。曾于後唐清泰中為兵。經事周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時年百八十餘矣。淳熙中。如阜人李嵩。年八十。方往揚州觀瓊花。自是無歲不至。壽至百九歲。明崑山周壽。諡生。宋嘉定間。歷元至國初。洪武五年。計百有十歲。名見賜食殿上。海州人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歷明成化癸卯。計百二十歲矣。先遇一雪山異人。示以攝形鍊氣之要。白髮披覆。肌膚如童。國子司業豐寅。初於靖難後棄官躬耕。年百有五。妻滕氏亦百餘歲。程番太守林春澤。生成化庚子。至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扁曰六朝大老百歲偉人。年至百有四尚存。成化中。羣牧所千戶朱政。有曾祖信。百八歲。祖某百二歲。皆以正千戶致仕。弘治中。麻城人梅吉。為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訓蒙自給。有星士為推命云。交百歲外。富貴矣。翁笑其誕。至九十七。孫澄舉孝廉。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

幾封修撰。至百十二歲尚存。正德時。侍御毛伯溫。按楚。見某村風氣完萃。疑有異人。乃迂道往觀。聞一老人壽高。卽通刺拜謁。及門。老叟親迎。伯溫下車扶之。詢叟庚甲。云生於元末。至今矣。計百八十歲。嘉靖時。海豐太宰楊巍。年八十有六。嬰鑠如常。其母太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麻城劉鸞。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於目中。時覺胸有紅日一規。言曰。爲陽宗。嘗存之。則長生。崩。京年百七十八歲。朝朝服玉泉。琢齒名曰煉精。崇

禎時。予司理明州。聞慈谿劉憲副伯淵。年百一歲。往

見之。伯淵語予曰。老夫辛酉登鄉榜。辛未登會榜。俱與公同。可寫一治年弟帖否。予笑而從之。自稱年晚弟云。杭州蔡太宜人。善運氣。予以崇禎癸未年。道杭州。猶傳其容顏飲食步履。如少壯時也。時已一百十三歲。以上釋史俱自漢迄明止。

續鶴齡錄附

予之緝鶴齡錄。壽喬公聖任也。計得百齡若干人。或曰如斯而已乎。予曰未也。故自戊申迄癸丑。每

讀書有所遇。卽筆而緘之。復得若干人。或曰如斯而已乎。予曰未也。幾見見聞有窮時。時予年七十二矣。遂撫躬自笑曰。是吾貪也。欲已躋百齡。貪欲人多。躋百齡。廣搜博稽。而謬真已之百齡。或如之。則亦貪人。若不知足。吾其息貪矣。遂輟不復緝。壽之。則劇氏。雖然。等有三。男孝女貞。其壽也。芬華。故爲上焉者。餘稍稍有以自見。次之餘碌碌無述。又次之。此吾所云。上壽中壽下壽。而非昔人所云。上中下也。是謂續鶴齡錄。

南越王尉佗。秦歷漢計年百餘歲。前漢高句麗

王高宮。年百十九歲。後漢張旌。養志不仕。年一百五歲。鮑出有孝行。其母年百歲。冷壽光。屈頸鶴。息年百五十六歲。色理如三四十時。魏焦先。逢漢室衰。遂絕口不言。其年至百有餘歲。晉南海太守鮑靚。年百餘歲。瑯邪王厥。作亂吳中。以顧愔妻孔氏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氏爲司馬。後年百餘歲。南宋蠻王田儻。在山中。年百餘歲。南梁蕭昱。守晉陵。有惠政。及卒。有田舍一。老嫗夏氏。百餘歲。

扶其會孫出郭。感戀不自勝。海中浮鵠山。去餘姚

岸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女官道士四五百人。

年並出百。後魏始祖拓拔力微。年一百四歲。西

魏王德母。年百歲。後德而存。唐道士王遠知。葉法

善。皆得異術。遠知年百二十六歲。法善封越國公。年

一百七歲。宋都指揮張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關

自陳。真宗詔賜束帛。金廢主亮。立子光英為太子。

盡召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

宣武將軍。中有忽里罕。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

檀胤叢書 鶴齡錄 卷之六

歲矣。願太子壽考。與小臣等。芮國公夾谷吾里。補

雖老猶能破賊。年一百五歲。元京國公札八兒。年

一百十八歲。阿刺瓦丁。從世祖北征有功。年一百

二歲。明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十歲。茹大中。入見便

殿。賜宴順天府。予冠帶襲衣。南兵部尚書張邦奇

母。年百歲。後邦奇而存。正史以上

前漢班壹。年百餘歲。後漢王真。年百歲。面有光澤

似未五十者。華佐。曉養性之術。年百歲。猶有壯容

晉單道開。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唐張果。軒轅集

得道俱年數百歲。漢江知音善於攝衛。年百歲

南唐張陳二將。從吳會。學長生術。年並百餘歲

宋巢谷。年百十七歲。瞳子碧光炯然。傅實之。祖母

蕭氏。年百有八歲。邢某。事父仲至。孝。仲齒落更生

年一百四歲。元王德元。通知易說。年一百三歲

龍廣寒。行服氣。導引。嘗舉觴壽母。忽見北窗外梅花

一枝。盛開。士大夫稱之曰孝梅。年一百有八歲。猶童

顏鶴髮。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

遂絕意仕宦。年百餘歲。明海寧賈萬戶銘。年百有

檀胤叢書 鶴齡錄 卷之六

六歲。劉基。贈以福壽圖。商丘陳百萬。生長嘉隆間

年一百九歲。德清人蔡四。病困。若有人以鹿角膠

告。四服之。終身。年百有八歲。隆萬時。新安同里潘

母。鄭母。年皆百歲。又新安閔門熊母。生於隆慶。亦

百歲。秦州韓氏。自九十外。不甚進穀。惟日啜醴。少

許。並肉膾。數九年百歲。諸暨吳氏。適蔡溫。以十六

砥節守節八十五年。年一百一歲。鄧川縣孫氏。適

楊冕。以二十五砥節。壽百有三歲。蒙自縣張氏。適

趙署。守節表間。壽百二歲。淮安人王鉉。孝。七十久

失明。暑夜納涼。仰見星斗。兩目遂明。年一百三歲。

良鄉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飲食。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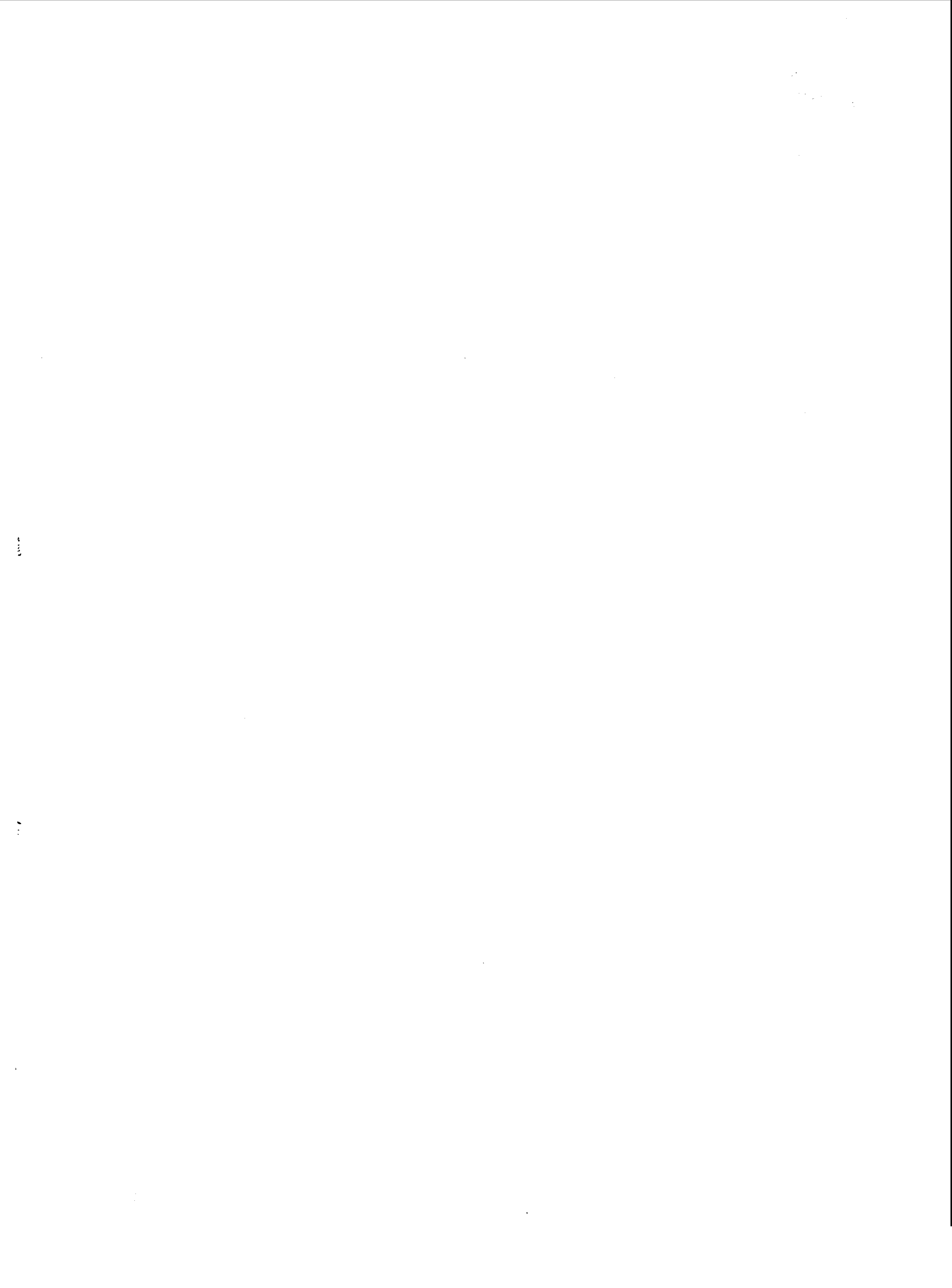
俱自漢
迄明止

予草錄已訖。有傳李公化熙母宋氏。現存年亦踰

百。公與予同司李兩浙。為真逆交。聞之。且歎且喜。

喜母猶後公而存。又有高郵處士尤佐鰥。居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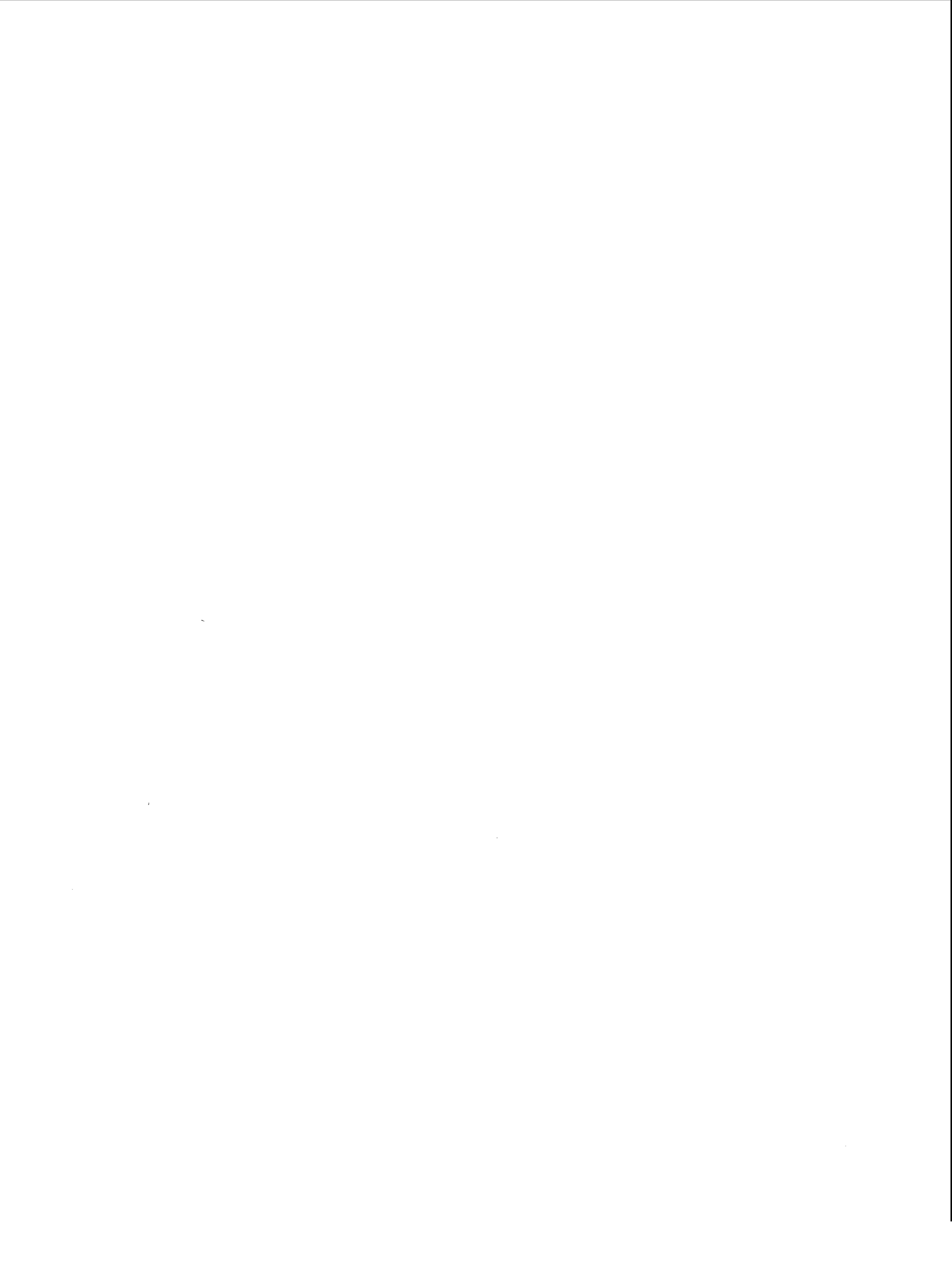
三年。誓不再娶。年一百二歲。



以

介

編



為昆湖毛隱居六十乞言小傳

蔚村陳瑚撰

今海內皆知虞山有毛子晉先生云毛氏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虛吾皆有隱德而虛吾彊力耆事尤精於周髀佐縣令楊忠烈隄水平賑功在鄉里者也子晉生而篤謹好書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篝燈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為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大學屢試南闈不得志迺棄其進士業一意為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他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峰萊竹堂婁東萬卷樓後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絳雲不戒於火而歸然獨存者惟毛氏汲古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鮫肆既怖急又踴躍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縝滑墨光騰刺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

介傳

虞山叢刻

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繕諸部讐其譌謬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長萬里遺幣以購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蓋自其垂髫時即好錢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括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解之日即不幸以錢書廢家猶賢於擣蒲六博也迺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美之矣其所錄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日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為子晉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為證日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為誤也子晉固有鉅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為不逮竹頭木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判即米鹽瑣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日望則率諸子拜家

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嫻禮義彬彬如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窺其喜愠及其鹿接賓朋等殺井井顧中庵嘗笑謂之曰君胸中殆有一夾袋冊耶崇禎午未間徧搜宋遺民忠義二錄西臺慟哭記與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申西南北之事每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予亦不知其何謂也變革以後杜門卻掃著書自娛無矯矯之跡而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為佳日社又為尚齒社烹葵剪鞠朝夕唱和以為樂間或臨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過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摩挲數紙然後去嘗雨後與子探烏目諸泉窮日之力子飢且疲矣回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頓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居鄉黨好行其德篤於親戚故舊其師若友如施萬賴王德操輩或橐餽終其身或葬而撫其

介傳

虞山叢刻

子建黃涇諸橋一十八里無蹇涉之苦歲大飢則賑穀代粥周鄰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嘗贈之詩日行野田夫皆謝賑入門僮僕盡鈔書人謂之實錄云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詩野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雜記若干卷隱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國秀隱秀弘秀閩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子與子晉交閱數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歲之五日為其六十初度之辰其子褒表展猶子天回象謙雲章暨其倩陳鐔張瀚顏馮長武輩請予一言介壽予因作一小傳以乞言於綴文之家亦書予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更名晉字子晉潛在其別號也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嘗不徬徨
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得志于江東則有老
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
恩退之之文章亦一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莊則賦詩曰不惟
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爪勸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
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鶩側出可以無所不之及
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撞謀田園鄉社之樂
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
成海內知交彫謝遺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
者惟毛子子晉契闊相存不以老耄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
憶子晉搢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歸然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
然獨處其與子晉過從視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
於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然也已子晉有

介序一

虞山叢刻

三才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
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
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典者五天
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學閻誦比於神州上經孔父
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
其淺淺者而猶若是而況其深深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
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
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燭火照四舍而鏡三宗子晉獨踴躍印
讚以爲希有然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音已後月光已前世
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者繇子
晉觀之不啻河中之一沙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然視下欲然而
不自有也余嘗觀魏武遺令與陸士衡之憤懣獻帛者矣又觀
張籍叙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箏者矣英雄

之伯心文人之習氣俛仰耗磨留連晚晚同環思之又有不勝
其歎惋者今吾與子晉委心法門一燈迢然懸鏡相對以多生
文字結習迴向般若餘年未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子晉壽
也矣往余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設南岳應真像清齋法
筵唄讚竟日今將偕一二名僧遺民往脩故事恐子晉之或避
匿也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先之以斯文以道余所以往
賀之意

介序一

虞山叢刻

歲在丁酉正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爲虞山毛子晉先生懸
弧之辰華山鏡寸子將爲文以爲壽有客排闥而入繞座一匝
拄九節杖而立於前曰世間之人從無始以來癡惑牢固我執
現行貪長生而希遐算內存一壽者想外示一壽者相所謂知
見每欲留於世間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以爲固矣者是也子學
佛者先當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烏用趨時之好類俗之
愚不以無我之旨示悟於人而以我相壽者相以熒惑當世不
惟生於其心抑且形之於筆捨智就愚棄理隨情殆爲子不取
也鏡寸子慨然有間熙夷微笑而言曰余之所以壽者與爾所
言者異曷異乎曰余取根境相對內因外緣適生一念豎窮橫
遍以爲壽也研求此念不從境生由內根故不從根生藉外境
故不從根境內外共生於一念中無二心故亦非不從根境而
生非無因故四性審觀內外推揀求念生處不可得了人法空

介序二

虞山叢刻

契二無我是則萬物之紛紜天地之覆載日月之循環四時之
往復父母生成子孫繁衍無不從此一念生無不還歸此一念
求之於過去過去無始索之於未來未來無終責之於現在現
在無住已未分之於以爲萬物於以爲天地於以爲日月於以
爲四時於以爲父母所生之身於以爲身所生子孫眷屬緣生
無性無性緣生爲性相不二理事無礙之深旨也故莫壽於一
念莫壽於約四性求一念不可得又莫壽於一念不可得處豈
窮橫遍故肇公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
成己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戡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總六
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
浩然大均其惟一念之爲壽乎由是言之冥靈不足慕大椿不
足取彭祖不足匹尙無海外三島蓬瀛之可往又有何服餌吸
粹之圓成藥道金石之堅固乎所以善財童子止發一念菩提

心參見毘目仙人時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
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
佛刹及其眾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亦聞諸佛隨諸眾生心之
所樂而演說法又自見身於諸佛所經一日夜或七日夜半月
一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或經億年或阿庾多億年或那由他
億年或經半劫或經一劫百劫千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刹
微塵數劫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
如王質遇仙之棊纔看斧柯爛已經三載尙謂食頃又如周穆
王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惟瞬息一夕之夢翱翔千百年皆一
念之玄旨也子晉先生向刻華山三高僧詩先高松師始唱華
嚴於庚辰之春先生設供匍匐執弟子禮暨南來師繼演於中
峰先生施供如前會無厭倦歷今三世結方外誼今子習演大
鈔第五會已竟擇丁酉孟陬元旦續演第六會正當十地一品

介序二

虞山叢刻

爲大海一滴滴滴皆海如鳥飛空跡跡皆空爲甚深甚深之旨
與先生六秩誕辰適際其會敢以華嚴一念圓融之旨以爲壽
則無時非壽無處非壽矣况先生家積奇書不啻周之柱下史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又鐫刻之士無虛日刷印之工不停
手先生文辭學術已倍蓰於古今之人亦已涉其流探其源采
剝以爲文章咀嚙以爲吟詠以聞名當世矣一念之旨或已聞
之熟矣故爲文以爲壽子以我爲多言乎客聞之合爪稱善

華山鏡寸子照渠和南拜祝

洪範之稱五福莫先於壽而老氏以修道爲養實自致之而已矣古之人文章節義措拄世趨植基膺眷原本於作善而歸美於降祥若此其隆也豈非致之有繇哉吾虞毛子子晉博學好古君子也家隱湖取昌黎汲古得修綆之句構所爲汲古閣者以貯天下之奇書蘭臺石室之藏免園羽陵之簡金相玉軸照耀棟宇非名人勝流徘徊而不得上云子晉名香斐几甲乙丹黃閱四十年如一日以云汲古柳子厚之言曰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蓋憂憂乎難之子不知當世文人學士懷鉛握槧口吟手披其所謂汲古者何如也子晉願有取乎爾用自娛抑用自勉庶幾昌黎氏之微旨乎而子竊有徵焉者赤文綠字其碧發也喻麋管城其鞅轡也記事纂言鉤玄提要其挈瓶罌而測原泉也綿亘度世之津梁維輓前人之寶筏經經史緯毛氏之書滿天下其斯以爲子晉也已以予觀秦漢之間鼓咸陽之烈

介序三

一 虞山叢刻

燄啟祕府之藏書詩書之道有幸有不幸焉然而非可概論也邪說詖行迺世道憂患之始非從而芟蕪之纏綿膠葛榛蕪靡甚故夫始皇之作天也非人也後王繼起延致師儒淄川濟南之士其所誦習者必先聖之粹言其所闡釋者必先王之至道非聖誣民之書其爲衰息也已多矣子晉承須溪點定溫陵割剝竟陵訾警之後不斤斤辭而闢之爲之導揚經史疏決百家將使粹言至道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其爲功願不偉與丁酉春孟子晉甲子一週陸子勅先叨朱陳之誼將執榼承飲以往而屬予爲其序予維羅長筵考鐘鼓岡陵頌於前而松柏歌於後斯誠人世之極娛吉祥之善事也雖然此世所爲壽子所以壽子晉者析公肅之梨棗集明誠之金石奏襄陽笠澤之廣詞擅仲武殷璠之妙選斯文丕振千世百世其澤蓋有存焉者况孝弟力田家風茂著數歲以來甲子編年衣冠餘古慕

遺民忠義之錄悵臯羽西臺之記文章節義未嘗不輝今而照後豈止家隆隆祉綿綿修酌旨祝延之文而已哉勅先曰善哉斯言請授簡以爲子晉壽他日令嗣輩出雲舉風翔子晉且優游難老燕喜高堂子將從汲古之閣把酒譚讌詠所謂閉戶著書多歲月者以申百歲之祝子晉更爲一笑也

虞山趙士春撰

介序三

二 虞山叢刻

敘言

玉峰諸士儼議

天積氣也地積形也天之下地之上盈其間者皆物之有形有氣者也是故得形氣之厚者壽得形氣之尤厚者大壽形氣之大至天地止矣今夫禹之鼎文之琴荆山之玉豐城之劍形之至美氣之至聚者也然其所謂形者一物之形所謂氣者一物之氣也是故其形氣及千年已耳數百年已耳同乎天地之量超乎萬物之表者其人乎雖然人自含氣抱形以來歷數今昔蓋至眾矣何冊書所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止數聖人焉蓋此數聖人者皆能以理全乎形氣之質而又以理之可見者著為仁義禮智之德設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立人極以教萬世故其人與天地終始其以言而載之於書者亦與天地終始秦皇帝燬燼之而彌著濂溪紫陽諸儒紹述

介敘

一 虞山叢刻

之而益尊也是以天下後世奉其書為修身正心之要聖帝明王宗其言為詢事考言之本誠萬世不易之準矣海虞毛子晉豪傑之士也當有明之季天下循誦習傳家以入股資取世榮若夫究先王之道明聖人之學以出身加民者不少概見乾坤玄黃之戰識者知其必於是矣子晉憂之曰天道之盛衰繇於人事之得失知其所失必求其所以得使天下得所事事而不失其有形有氣之身焉是莫大乎以聖賢之道家諭而戶說之矣繇是舉唐虞迄於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凡聖經賢傳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詩文傳記可以正風俗而厲人心者窮年考校悉力梓行是以三十年來天下之讀汲古閣書者南朔萬里而且購求及海外之官長昔人有言曰聖人為天口賢者為聖譯子晉之功等於譯聖顧不大哉其用心之微所以全乎有形有氣之類者多矣雖然子又有進也經史之外無學術十

三經為聖人傳心之要紫陽綱目為治世之大法周子太極張子西銘啟蒙皇極經世諸書皆先儒理學淵源也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莫大於此今何時乎子晉與確菴為之治其圖象集以註疏參互攷訂制為定本使學者得所宗焉翼聖教正末學不亦深切矣乎余有志而艱於力故特為子晉致一祝也若夫子晉先生之潛德懿行可傳於後者則有確菴之傳在時太歲丁酉秋七月朔又三日書

介敘

二 虞山叢刻

壽冊題辭

虞山毛子晉老盟翁杯湖選客維嶺仙流閱海田之變更醉醒
任意敦詩書之宿好帝虎惟嚴未嘗頻守庚申不覺重週甲子
歲當作噩月在孟陬椒花留頌三多萸葉俄添五出黃綿襖子
正堪啼髮以候天梳絳縣老人何曾簡曆而知壽算巖前拂水
聲兼五粒喬松井畔神丹光映七星香檜玄鬢那沾片雪何煩
卻老先生麗辭擬賦兩都間取憑虛公子固吾儕之祭酒亦法
社之耆英爰有指月影公貽贈同人翰墨詩中畫本非色可求
畫裏詩材有聲能繪置身於籃輿篷艇之際白傳與如滿杖屨
相參著想在風旛煙樹之間支公偕玄度林泉互賞披圖嘯詠
掩卷尋思聊述贈懷以當晤對丁酉花朝笠湖蜂腰老叟周永
言題於穗雲書屋

贈詩另錄

介題

一虞山叢刻

潛在先生馳聲藝林者四十餘載人知其爲風雅總持不知其
宏才碩德尤度越時流也丁酉獻歲爲先生初度海內同人致
詞祝釐者不下千餘章余亦集松陵諸君子詩文若畫以爲先
生壽或曰祝詞悉諛語耳烏足爲先生重余曰不然古人愛慕
其才德未有不託之歌詠以誌其景仰之私者則先生千秋之
品得篇章而益信矣又曷可少哉因敬題於同人詩冊之後照
影并跋

以介編

鶴林釋牧雲 名通門

通家子 張宗芝傳英錄

丁酉春王五日隱湖潛在居士六十大慶也公隱於湖而湖彰以德士林稱之余託山林獲辱交契無以為公歡因作長歌壽公增金以黃公其一粲而投之乎歌曰

何年西伯當懸弧聖人利見曆數符泰伯遜走斷其髮天開山水來句吳有仲偕行介如石瀕海一山稱隱逸至德千載在人

口周家天下隆無敵至今景仰山稱虞山頭塚遺骨未枯絃歌下接言子里衣冠匪復荆蠻徒要之人文有所開水山靈秀宜多材仲之來吳土亦廣終焉託此何為哉虞之距蘇方百里一體春秋修祭祀延陵又復世其家輕國何如兩兄弟至矣哉姑蘇直北高虞山山臨粉堞若髻髮深林邃壑鬱靈氣千秋杖履

介

一 虞山叢刻

堪追攀山之東南有兩湖蒹葭魚鳥無時無山雲下曳湖面白湖煙上拂山容都東湖之湄君子居其家富有充棟書小橋依約駕曲岸平田沃衍環幽廬齋中有閣名汲古南面百城無與伍鼓鐘於宮聲遠去汲古之名擅寰宇異書一出人爭買多士捧觀心眼駭校讐半是王孟流筆墨淋漓共瀟灑歲時酬唱多新篇織簾一集婁東傳交情彌敦身後見閣中君子何其賢古今上下搜書史午夜藜燈惟照此興亡浩歎廿一朝英雄事業同流水成佛初因記聚沙靈山片語優曇花阿難結集一大藏流通末後屬君家佞佛諸君有夙種愛君青山毳袍擁久馭支公鶴駿遊飽參盧老風幡動花木禪房古碣濱幅巾來往不辭頻空亭重搆徵諸詠喜余原是同鄉人憶君湖上遠世紛比鄰雞犬聲相聞紅桃碧柳映溪口武陵當不在深雲疇昔度翁就虞隱曾樂湖山衣帶近采薇誰作首陽歌建鉞終疑孟津憤槐

國軒呼闕世間只今無改舊山川早見浮雲碧峰捲暮闕新月平湖懸湖光十里君其主能艇琴尊真樂矣高人來作隱湖游眼底皆圖隱湖去君能愛湖宜有湖湖名得隱名非誣心在山林跡田野春秋佳節對蒹蒲君年耳順顏方美芳庭玉樹森然起皤皤黃髮踵門來盡道我翁能惠施往歲湖田巨浸荒十家九戶啼飢腸使君惻念真仁者給遺不惜空其箱君家世德人能紀君鄉善良多受社從他六合劫塵飛君惟耕讀教兒子幽矣哉隱湖濱種流釀林何漢秦孔周莊老未須較陶然大似羲皇人曠矣哉隱湖曲蘆葦秋深鷗鳥宿輕矧南北問人家煙光四望迷雙目樂矣哉隱湖中天空水湛磨青銅遠山入眼欲忘釣去來吹我白蘋風我歌隱湖聊爾爾隱湖之勝非窮此若問當年虞仲翁請看尊前好山水富矣哉隱湖書尙矣哉隱湖士

三峰釋豁堂 名正

介

二 虞山叢刻

題倉石圖

潛在居士積卷富於萬石拈此以壽

石果目栗果腹倉石胡然不倉粟君不見心同鐵勁會賦梅功埒金堅勝書竹又不見歲寒之交號石盟廟決之謀稱石畫厥德散見在六籍考美難求一而足南宮故以丈人尊不惜泥中拜袍笏且史載蜀有巨室牛馬息蕃量以谷推此可以量吾才曹居八斗謝居斛壯志不甘思滿石家有藏書但多讀嘗愛漢有萬石君獨善為謀貽子孫我將持此為公壽滿引松間遞一尊

婁東費省公 名參

隱湖行三十四韻

隱湖之水清且澗層波蕩漾如連錢千頃稻花香撲岸水中藻荇相新鮮聿看喬木森成列綠陰萬樹霞光纈綺閣春晴景物

和南山瑞靄遙相接中有至人結幽棲規模後學稱師資校讐
往往至棲鳥千秋大業恆於斯時當獻歲朔有五曳杖斜川日
亭午甲子欣週嶽降辰斑衣彩映霓裳舞猗歟先生壽且康縹
緗萬軸聯奎章綆修汲古邁今昔表章奕葉功房皇猗歟先生
樂未艾寶月堂前草如帶著書閉戶擬康成後先述作斯文在
緬懷昔日高堂翁髮未皓子顏蒼辱公苦留踰信宿情深投
轄無相忘嗣茲煙水東西隔公喜童顏子髮白詩比徐凝荷屐
存慚愧蜨螂溷隋壁須臾已過十年期百歲倘徇纒似茲任彼
滄桑更世變諒哉松柏疇能移松柏擬翁翁更久鹿門泉石陶
家柳謝庭寶樹共葳蕤燁燁商芝覆大斗君不聞大小毛公歲
幾何彷彿希夷八百多他年湖水深千尺載鶴移尊百徧過

松陵朱長孺 名鶴齡

隱湖先生歌

介

三 虞山叢刻

隱湖先生誰與儔圖史錯落紛相酬石屋琅函失奇秘羽陵蠹
簡窮真搜荷囊輦帶何須羨身擁萬軸雄南面枕簟時能其逸
民菊露松風恣遊衍積書巖中日月長天仙沆瀣供厨膳金莖
露甘如飴玉饋漿竭無期我欲與君斟酌之長看瑤樹添新枝

婁東王石隱 名育

寶月堂開雲母屏賦成白雪酒初醒煙中晚岫當窗紫樹杪寒
濤入座青鳥跡重編秦小篆鵝羣新揭晉黃庭藏書汲古知名
久天祿今看有歲星

婁東華天御 名乾龍

隱湖春水漫池塘布鞵青鞵野外裝楊柳參差彭澤徑桃花深
淺武陵莊百年飲興行多醉四海詩名老更狂玉軸牙籤三萬
卷會看文彩動星光

滇南文介石 名祖堯

靈椿幹老寶家莊庭桂森森列幾行充棟圖書存宋蹟滿腔錦
繡燦奚囊煙霞靜擁星橋近歲月閒留古閣長更喜椒觴新獻
後者英又集舊冠裳

虞山孫子長 名永祚

少與兄同學相看並六旬竹溪唐逸叟粟里晉遺民舊雨追初
夢高風愧後塵無多耕釣侶期共隱湖濱

韻祕笈借鈔書共喜安耕鑿春秋已久如
湖上歸然閣人間識古香擁書南面樂支枕北窗涼囊穎功名

薄箋詩日月長所欣庭下客豐羽欲高翔
榆柳村成巷桑麻宅繞川朋貧能指廩舉堵不言錢兒足三冬

史人來萬里船一生惟食字脈望已通仙

婁東盛聖傳 名敬

介

四 虞山叢刻

圖書乍展列雲屏迭奏笙竽醉卻醒長厚一門頭未白才名四
海眼常青閣中訂詒珍雞譚膝下傳經重鯉庭欲捧霞觴何以
獻高空遙指老人星

吳門金孝章 名俊明

才堪王佐隱林丘四十年來著德修汲古閣同天祿秘昆湖居
似輞川幽人龍文虎名誰敵義府經神世共求最羨傳詩今更
盛階庭芳樹總瓊球

茂苑湯桴莊 名潛

大海盪迴波空濛結幽翠虞峰一點青岩巒蓄靈氣人文仰昔
賢流風淑其地汲古得高人讀書傲清閣姚姚似既上闕稗諧亦
不棄石渠未足奇二酉於斯萃千古斯文宗一時典章帝所以
問奇人奔悅窮山澁春風轉洪鈞六秩欣初度願為格外言相
與求孺慕萬物本塵空寒暑歲流逝壽迺歲之積歲迺日之記

日迺曆之宗曆迺數之位惟數本於奇惟奇耦迺至大衍參兩兼萬千五百二無始亦無終生生理如是以此壽先生超識絕情謂老聃本嬰孩迦文亦嬉戲先生具曠懷清味言中意庶幾絃歌人千秋笑相視

婁江凌為裴名裴

題畫梅

歲寒人寫歲寒花持贈湖南意更遐玉樹根蟠巖筍老虬枝影落石倉斜金函祕祝如千軸鉛槧增詩第幾家最美廣平心善賦定隨竹紀共無涯

吳門陳孝寬名邁

題畫梅竹

羅浮仙人丹粉顏渭川君子青琅玕才人點染入毫素緋桃綠李空漫漫壽君獻頌頌勿朽孰若寫此為君壽看梅結子竹生

孫長作山中歲寒友

五 虞山叢刻

玉峰歸玄恭名莊

虞山之南七星橋湖田肥美風土饒中有隱君厥姓毛擁書萬卷長逍遙生在盛時萬歷朝於今甲子初週道閱歷世事浮雲飄桑田瞥見生波濤當今天下何滔滔鄙者隨波亢者逃隱君不謝人世交終然拒絕淮南招醉鄉學士卧東臯五柳先生室蕭條杜甫草堂蔭白茆張蔚滿宅皆蓬蒿汲古之閣倚雲高方之前哲今為豪玉軸裝束牙籤標架如李侯倉如曹寢食其中忘晨宵心誠樂之不為勞四方名士爭招邀紵衣縞帶札與僑江頭漁父山中樵契合塵外同遊遊庭前玉樹爭干霄中郎阿大不得驕斑衣五色禿兩髦高堂齊獻百歲醪安期巨東曼情桃何以侑之白雲謠三江野人久掛瓢飽經離亂情鬱陶時時巴城渡輕舸共君唱和雅與騷茲聞懸弧在春朝敬奏長句代

雲璈岡陵不崩松不凋誠哉仙人王子喬誠哉仙人王子喬

海虞馮定遠名班

吳中自昔多名流百年已來風流未沫每讀其遺編未嘗不慨然若與同時而遊也余年十六識隱湖兄於魏氏之華溪於時沈雨若有文詠喜交遊似前輩人嘗噴噴口毛東美不置東美子晉未冠時字也至於今日三十載如一屈申臂世塗陵谷讀書種子存吾二人為不食之碩果皓首相見往事顯顯然猶在心目隱湖汲古之閣藏書數十萬卷富甲海內四方高人名士歸隱湖如水之於海入其門童僕知書如鄭康成子弟頭角嶄嶄如荀朗陵子憶結髮時從長者見錢功甫隱君於南宮坊值其臆書有大軸如金剛杵為元人酬和之作倪雲林柯丹丘顧仲瑛皆真蹟娓娓言唐沈文祝往事以

介

木 虞山叢刻

為今無是人使功甫見隱湖豈復有此言耶今年春隱湖甲子一週往還多善頌之文予繼之一章

滄桑世事漫悠悠尊酒相看兩白頭好事也知同古昔名人幾個與風流繙書夜永宜無倦種秫年豐合倍收待得春光景好湖頭應許泊漁舟

東川李如石名質

毛氏稱隱德世居昆湖濱子晉有奇癖博物交古人藏書號萬卷上下雜具陳東南文墨士往往傳其真當其索取時百計多苦辛要知天地內凡物皆有神何況此典籍朝夕得相親我欲登茲閣豁眼滌微塵忽遇漁父為問桃花津松間明月下白石何粼粼為尋萬卷裏脉望已駘駘君能服食此遐齡期大椿

吳門文端文名構

虞山幽處隱湖湄徵士衡門五柳垂萬軸縹緗開鄰架千秋風

雅屬毛詩賢星占聚來明遠春酒攜同問字奇勳在圖書應食
報蘭臺他日薦庭芝

婁江黃攝六名翼

避世誰言物外遊昆湖一曲卽滄洲白沙翠竹杜陵宅錦軸牙
籤倪鎮樓桃洞耕桑忘近代玉山觴詠集名流新正恰值懸弧
日車馬江干起白鷗

狎主湖山四十年名場已老鬢猶玄山僧待施充香積村戶分
膏繼囊餽三藏蠹餘文再饒六經燔後本重鑄如君福慧雙輪
轉食報應知在後賢

西川莊宜禪名祖誼

青鳥銜書近玉臺雲旂冉冉碧車來天孫已就迴文錦素女遙
陳竹葉杯呈彩夜高松際月弄晴春放嶺邊梅幽人寄傲南窗
下正欲題詩笑鬪開

介

七虞山叢刻

古吳黃方宜名琮

題耿菴墨梅

先生毛萇之後裔歷漢迄今二千禩宗支繁衍滿天地貴賤顯
晦非一類先生神情靜者侶結茆栖遲琴川泝琴川風物百靈
綴山明水秀人文萃先生蓄奇就古異墨兵玄符綿代嗣縱衡
百氏炫心志周秦漢篆偕秦隸先生辨之瞭如指魯魚亥豕晰
陰翳點畫勾針芒薑暗髮毛纖芥紛螺髻赤文科斗漆蚓緜一
經鑪錘按續綴賢聖沈酣譜幽邃緝熙意旨傳綠字石蟻從橫
連炫刺繡苔駸蝕倒位次先生校讐了深義鍾呂鼎銘蛟螭臂
竹韋編簡量櫛比蝸宮蠹腹紋錦織藤花簣粉乳精衛灰飛煙
滅胡爲繼先生似續衍真諦藜燈挂火豁黝味先生之業千秋
帝百王億聖永無晦日月輝光同紙背水晶照澈熒黠隸今年
先生甲初會稱觴進覈來海內摛華挾豔抉藻繪洋洋灑灑盈

偉麗就中何人情最至耿菴孝章字不寐願祝岡陵獻遙歲酌
以大斗謀所配墨濤兔穎顛驅使冰霜老骨淋漓致吾窺耿菴
之大概寫其神情必達意幽貞永結君子佩歲寒高節年年在
練川陸翼王名元輔

海內名聞四十年亂餘小隱在湖天花深竹徑風塵絕道侶詩
流笑傲偏高閣丹黃深汲古空亭光影靜參禪玉顏不逐春王
改南極星知橋上懸

稿紵逢君半百年招邀十日醉華筵孔融座上多豪客范蠡圖
中一壽仙六甲又添龜鶴算九如應續阜陵篇鮮民敢厠觥籌
列遙望虞山只悵然

海虞嚴髻珠名祇

虞山之東昆湖背中有毛君號潛在心湖爲祖考虛吾孝弟力
田非一代基業隆隆若金湯深仁厚德人咸戴君生弱冠性喜
書中夜篝燈整相對左擁執竈右積倉岸然獨有凌霄態令聞
在泮望在雍迺期未久翻身退肆意漸摹學古人覃精擬屈歐

介

八虞山叢刻

韓輩子登汲古魂搖搖如入古人脾與肺鮫宮蜃府闕琳琅玉
殿珠樓開瑇瑁四壁光芒萬丈長緝讐徹曉都忘寐廷珪墨氣
香過臍黃麻紙色柔逾黛收藏直欲甲江南萊竹萬卷胡足配
豈徒墳索相輝煌三藏五教皆編類旁及道士九流言藝苑農
師無不逮諸方問字踵肩摩酬酢如儲有夾袋吟壇辭社踞雄
長雁帛魚筒連朔晦樵童牧豎手鈔謄赤脚長髮如梗概康成
婢僕盡知書以况君家疇敢賽遂可一身刑一鄉千古斯文策
湖涯拾其緒餘猶可師譬之嚮藁出大爾篤親念舊惠鯨寡錫
子存亡蒙顯賚義路禮門風肅穆俗美化行先戶內室中琴瑟
友鸞皇庭下芝蘭別蕭艾玉樹春來枝幹垂棟梁指日奚須待
吾聞蠶蝨仙人經形銷羽化無留礙何況書爲換骨丹聖賢皮

髓親沾溉朝航夕究六十年如飲醍醐餐沆瀣幸託葭李誼最
深慙向大官輸一塊更參壁觀婆羅門胸頭元字無從貸誦君
安有南山篇貽君安有蒼犀珮惟願文光赫赫冲斗牛凡胎跳
入神仙隊

婁東王周臣 名擬

吾聞玄陽洞左右攢雲鬱瑤草滿谿礪雜花何其繁下有列仙
蹟是名毛公壇神泉噴玉液大藥還金丹至今避秦人訪異搜
嶢峴先生實似之築室青松端讀古富瓊笈窺秘羅稗官小酉
與石倉朝夕恣盤桓庭前三鳳粲粲輝羽翰幽棲必孤桐啄
石須琅玕瞬息翔千仞凌彼蒼旻寒願操花源槩一破南湖瀾
寶瑟聲冷冷升堂爲君彈斟酌紫霞觴秉燭娛清歡

荔城余淡心 名懷

題墨梅

介

九虞山叢刻

吳濤如練曳古月朱鳳威垂乘列缺尺綃十賚函清光誰寫寒
條憂冰雪不寐道人金孝章詩文字畫稱三絕汲古先生住海
虞百城南面仙人居金匱石室鎖清閣五雲高護丹山書津逮
千年得修綆七錄二酉殊空虛秦灰魯壁互隱現玉籤犀軸何
王殿拔劍斫柱湘東愁人間耶閣何由見石渠天祿少秘笈書
倉書庫隨時變雕版始自馮瀛王至今宋版千金藏魯魚烏鳥
時或有金石碑版非荒唐先生搜奇括天海裨編竺冊無遺忘
余生也晚苦嗜古猶勝頑仙棄塵土海內藏書屬幾人琴川有
閣凌天府讀書射獵本英雄要以神奇化臭腐道人畫梅不是
梅先生汲古萬萬古羅浮月照孤山雲四海余生作歌補

古吳范聖孚 名泰

題墨梅

姬孔坐往古淳風漸蕪廢君子有好懷彌縫欲其粹經史鏤精

工校讐無一類寢食惟昔賢披尋及後代煙銷咸陽宮吾寶歸
然在天祿數萬卷太乙藜光對名山固可藏其人自能待高節
時千秋嘉惠流天地金子淡雋士氣韻實多類墨梅燦爛開蒸
菌瓊芝萃寫出遺隱翁珍重逾十賚孤山與緱山茲意聊作配
口口桂口口 名華

題耿菴墨梅

居士寫梅只寫意不異平日作楷字銀鉤爲花鐵畫枝一揮十
樹皆出類他家寫梅粉膠碧寫就新花花已殘居士並用墨爲
之墨色淺淡花神完墨香花香香不已遠韻過於月在水欲往
遺之受者誰鱗鱗繞屋隱湖起隱湖先生六十春春春自謂詠
花人攜將此卷坐花下不分是畫還是真一年自有一年花百
歲常留百歲身此卷花從參嶺出椰枝接得千年新

香山薛原旣 名放

介

十虞山叢刻

題畫梅

聞道羅浮萼始敷隱湖席展費公壺文章冰雪攜情性骨相煙
霞入畫圖細有素堪描白辨莊多墨好點濃鬚只疑樹下應添
鶴爲報孤山已放雛

吳門沈匡崖 名明翰

題墨梅

小酉仙家勝西陽湖山罨畫鬱蒼蒼漢庭長者能宏覽元季詞
人不酒狂次道春明添傲直伯長韓柳駕書倉瓊枝九賚堪持
贈老骨嶸崎傲雪霜 圖次第九
幅故云

會稽張約庵 名學曾

百尺樓開萬卷餘平生高尚竟何如陶弘景願主書吏馬少游
便下澤車梅曲新年知競唱芝田春雨欲教鋤少微星映昆湖
畔耳順遙傳內史書

鹿城李萼青

何必桃源路可通居然大隱在湖東七星橋外尊耆舊萬卷樓
中卧醉翁愛友尋山今古事藏書覓句宋唐風春秋更有家庭
樂遙祝深杯第一嵩

松陵吳閻璋

天上明榆星歷歷光輝獨照隱君家雲開錦席飛來鳥月上笙
歌誦白華北海酒厄尊客坐南湖樹色繫仙楂滿園瓜瓞今時
熟願接風流駐鹿車

吳門陳鶴九

昆湖春水接蓬萊隱見樓臺曙色開樹德百年承世澤藏書五
夜曜文台金尊對月寧辭醉鶴馭迎寒欲傍梅歌舞清宵銀燭
爛煙霞極目起徘徊

婁江錢中野

名遠

二 虞山叢刻

問字人歸罷送迎旋吹藜火照寒更書中歲月埋頭換畫裏溪
山放棹行北海芳尊花共笑南樓佳興月初明只今堂上春風
滿玉樹亭亭介一觥

虞山孫本芝

名朝漢

霞觴否發照梅條篔簹管風吹淑氣調蕤莢階生方五葉椒盤花
頽度三朝支分大小全經著架插東西四庫饒鶴井丹光通地
肺鹿門隱志寄山腰滌煩露擷金莖潔沛澤春同黍谷凋孝德
每懷毛義橄惠聲常溢李冰橋南湖漾綠魚磯穩北嶺排青臥
石遙閒過松巖尋舊壑曾摩薜版認前朝良朋數許觥心澹絕
調偏憐桐尾焦逸興干雲黃鶴下雅歌激水赤鱗跳里賢高會
憑星聚國士雄譚捲霧消淡宕漱芳探海錄淵洞搜逸到詩瓢
黑甜省識華胥樂白墮淋漓磊砢澆會列者英推白傅門成書
市擬公超芒鞋半惜香泥濕花暈全教蠟炬燒卷得五千瓊與

交軸緡三萬秘瓊瑤問奇爭喜登揚閣記古還應駕漢輶寶露
曾斟瑪瑙瓊澄溪時汎木蘭燒乍聽三鹿賓饗序旋見羣龍拔
錦標拔藻有兒凌屈宋葆真偕我學松喬名山歲月誠無限好
撫長松冠碧寥

虞峰翠嶽湖蒼茫盤鬱靈氣相迴翔湖流東匯生瑰士斗匡天
府垂光芒胸羅軒韻富二酉筆吐瓊纈含三倉文采已擅東南
美聲氣繹絡海宇長著書王符每商略草玄揚子相頡頏汲古
之閣絕世無充棟插架餘縹緗金書石鼓萃靈異瑯函梵筭爭
輝煌目誦手警竅無暇蟲魚箋註何精詳四庫收羅無缺逸百
城高擁非誇張况復傳經盛麟角階前羣玉紛琳瑯敦詩說禮
合矩矱揮毫誦古能文章鄴侯萬籤今有託尹書六闕謹護藏
君今不樂亦何爲釀秫留賓日未遑標囊玉軸互陳列高僧詞
客時盈堂或於幽奇共搜討有時勝日傾壺觴門前萬頃玻璃

色三山咫尺如相望

名補

憶昨齊齡五十七同賡白傅雄詩筆轉眼今躋耳順年並喜白
頭安且吉以余蒲柳望秋衰彌茂經霜豈松匹以君才力誠過
人倚桐自合登琴瑟懷奇未售世風塵高卧丘樊退藏密胸撐
玉川五十卷架插鄴侯三萬帙校讐日下仲舒帷坐榻嘗穿幼
安膝目窮世有更旁搜金石川巖訪遺逸洞穴靈文擬繼尋壁
塚藏函希再出古墨香開元宋編傑閣連雲標甲乙削蒲汗竹
日紛紜繡梓操觚滿幽室天下皆傳汲古書石倉未許方充實
購求萬里走南北問奇參秘來相率隱湖舟楫次如鱗草堂賓
客無虛日揮霍千秋鐵如意錯落百篇銀不律盤餐舉網足嘉
魚杯物繞廬多種秫階前玉樹美臨風王氏青箱盛傳述與君
託契三十春舊交落落如星晨榮豪得意浮雲盡眼底如君復

幾人東風隔歲催梅柳湖上春波綠於酒觥疊羅列介眉壽卷
軸縱橫祝如九願君痛飲放懷抱莫負皇天遇君厚君不見九
十行歌拾穗叟

虞山馮子王 名廷寶

隱湖長日繞晴煙尙齒人還似洛川種就千條松楚楚養成萬
里鶴翩翩雄文肯附青雲士高詠寧輸白雪篇百歲著書應未
盡看君頭上髮方玄

鹿城馬殿閣 名鳴璽

琴川毛公好讀書手握斑管著子虛千箱錦帙開生面百屋瑯
函少蠹魚少年未得脫穎去養就丹山數鳳雛春酒如澗嘗快
意碧瞳綠鬢朱顏者賓客滿堂問奇字清歌迭奏陽阿舞借問
此翁前生處吹笙騎鶴緱山塢

茂苑俞遠生 名天來

介

仁壽篇 并序

天來自辛巳登隱湖蘭譜迄今交潛翁如一日其間升沈變幻
朝更夕易來得相與論次無一不在手不釋卷中因思古今讀
書有慧則生緣有福則生遇有先生之遇可以畢收天下之奇
書有先生之性之情之緣獨厚先生以天授之慧靜氣閒心即
於應事接物恁德紛紜之際左鉛朱而右楮墨察其神情淵如
寂如初不以寒暑羣獨間令習舉業者沈篤如是何患不脫穎
去今疆圉作噩陞月五日爲六十誕辰先生德力學力道力福
力實與歲力俱增宜師於六十曰耳順良以作謀之聰即作聖
之睿今先生刻與聖賢仙佛相對最次與騷人墨士沈涵朝夕
衛武之老而好學金錫圭璧詩歌詠之不衰先生於衛武果何
間焉茲於舉觴之辰加額道岸之登命曰仁壽匪徇匪諛來用
藉手以侑三爵

虞山叢刻

2190965

先生神崖本異賦更兼遜志領秀悟竟日沈沈竹素俱古訓是
式勤固護來登蘭譜已多年遠承下詢時篤願或於芸室或蘭
舟標帙散舒函塞沂上下古今不知疲飲食寢處靈府寓詩宗
名滿天下傳不爲名馳適其係今值桓榮始授經斗間劍氣光
華布成性存存道義門中心安仁宅武庫恒爲固德履爲基刊
華落實沃瓊露寧須曙戒與張弦道岸誕登知坦步共歌仁壽
壽先生博學篤行垂嘉務

松陵沈留侯 名自南

服食何須九轉丹隱湖雲水足盤桓文山疊嶺干天象學海層
瀾湧筆端雪幌靜樂書帶草松關閒整竹皮冠綬深汲得長生
訣小閣應同羣玉看

海虞嚴武伯 名熊

列宿輝南極春風做畫堂初筵何秩秩樂舞更鏘鏘德盛原多

介

慶靈臺自集祥擁書輕百雉得句軼三唐井滿陳公轄家饒寶
氏方齒雖花甲始日與泰華長階下芝蘭茂雲中鳳鶴翔佇看

虞山叢刻

秋桂折門闕有餘光
宛陵劉心山 名芳藹

極目蒼葭水一方客星長照隱湖傍風追渾噩傳家政天作高
深見墨莊入座莫非天下士欸扉時有法中王稱觥刻燭吟先
就明發端期寄草堂

點點椒花照眼紅競誇春酒泛春風千秋意氣傾天下四海星

文聚井東養士豈徒趙食客說詩寧減漢毛公曆頭癸甲巡雖

遍爲道堯年日甫中

吳門姚文初 名宗典

海色蒼涼日氣浮高人傑閣俯洪流書叢妙擬青牛谷文苑聲
蜚白雪樓種橘呼奴爲隱計立莊多墨善貽謀遙看北斗同杓

處春酒躋堂正獻酬

海虞陸勅先 名賜典

韶光先喜到湖村滿引春醅劇笑言向子中年堪放跡于公當日已高門漢庭孝弟家風在魯國衣冠古範存禮必遵古制最是詩書託梨棗乾坤猶識道常尊

眼底憑看九點青寰中獨擬映文星書倉免冊饒雙酉詩格蠶叢仗五丁春雨淵明忙種秫秋燈長孺喜傳經伊子願託華封頌玉札金函拜大齡

入門藤綠覆春苔不種修篁不樹梅童僕分曹無廢業賓朋聯席總驚才名高爭望隱湖至齒長還乘佳日來舉佳日尙爲謝忘年舊相許攤書傑閣敢追陪

新雲舊雨孰思維大雅從茲耿不疑勝日研朱題秘冊荒江攜紙別橫碑疏狂我媿三年刺豪上君寧百尺枝已羨海籌添未

介

虞山叢刻

艾蓬川清更有人知嚴夫人年登五

仙井雷元方 名奕

綺皓前身又降嵩赤松攜手夕陽中人原太古憑春換心自深山有月通夢入龍宮分秘曆文開禹笈剖蒼峒詩筒藉有楓濤

寄絕愛仙才老更雄

海虞蔣南陔 名榮

綺歲雄名賦子虛集賢院本校讐初覽窮海內曾聞勝讀盡人間罕見書金馬有星仍字隱玉璫雖夢未忘漁南湖汲古推淹博大小亨莠總不如

家近湖山守太玄縹緗雲閣富丹鉛酉藏籤破三千乘鄰架菘燃六十年玉樹綴花方謝砌金莖灑露祝堯天慚余謬廁同庚侶著述慵疏止習禪

又題貞松圖歌

徂徠之松何蜿蜒根盤厚地枝摩天氣橫東南動光彩泰山風雪衡山煙長風吹天天宇開颯颯海濤天上來世間草木總卑小如就彭祖觀嬰孩古來君子不改德松亦何嘗改其色往往工師求棟梁重如山岳誰移得春風細灑金粉香茯苓寒凝琥珀光爲君取此製春酒飲之眉壽頌無疆

吳門陳皇士 名濟生

故人遙望海雲黃斗酒相將道路長金匱縹緗流玉露玄堂粹鼎燦霞裳笙璫樂奏開瓊宴角亢星微迴夜光從此春風欣滿座清歌妙舞雜飛觴

婁東王登善 名發祥

南湖雲屋近添籌紫氣先浮碧樹秋杜老晚來詩律細吳差隱去著書優沈麟翁隱吳差山一尊野水同飛鶴千卷閒僧與釣舟日對晴嵐高閣迴追蹤清悶有天游

介

虞山叢刻

虞海新瞻南極垂毛公耆德漢庭知秫田十頃秋成課秘籍千籟夜校奇早信神仙錄識字也知癯瘦爲吟詩署來甲子開新集不美金光芝草辭

華亭陶冰修 名啓

人羨春月柳我懷歲寒柏鬱鬱青銅柯參天二千尺斗上飛大雲斗下卧白石清風發山阿俯仰日華碧中有雙黃鵠迴翔偕晨夕君子秉中和修真自怡憚養生著鏡經禽戲生鴻翻所愛松風聲小築虞山脊家世本儒史文藻傳夙昔火球鬱珠樹蘭田耀蒼壁崔淡玉而冠謝混峻風格有鳳應育雛羽毛光奕奕今當岳降期青鳥來前席爲君進金罍函谷雲爲客

虞山王蘭陔 名濼

東湖高隱勝巖棲抹月批風傍舊隄案點書煩使鶴宋窗談道靜聞雞學成屢滿公超市句就花深杜老溪詩版觥籌齊海

屋千秋風雅繼然蒸

玉峰葛瑞五 名雲芝

曾撰雙梁到門檐斗酒論文映畫簾萬卷圖書同李泌數株楊柳學陶潛詩筒月下來千里棋局花前競一奩莫道時危容易老看君白雪未盈髯

琴川王子立 名登朝

昆湖秀色擁南沙汲古牙籤滿十車萬里購書營遺幣一經遺業是生涯為尋嘉句搜奇跡愛接良朋掃落花從此逍遙躋耄耄葛洪何必問丹砂

鹿城張鴻乙 名立廉

鑑湖春色在門前道骨居屋自別天座右百城書萬卷山頭雙鳥鶴千年 仙人子晉乘白鶴駐蹕吳嶺 歌詩招隱心俱素帶月行鋤地已偏度陌留連煙水畔相邀社酒勸坡仙

介

七 虞山叢刻

登臨百感望中添據室焚香手自拈栗里舊傳徵士晉柳莊猶寄逸民潛秋風禾黍懷桐釣春草池塘映鄴鏡一句參同今諦了耳根圖義在楞嚴

長洲吳幼洪 名道

露下新花湛碧天昆湖春水溢平田晴光五夜臨金竿月影春初照玉顏海外椿枝秋入百苑中桃實歲三千絳衣雜奏宮商曲鳳舞鸞歌障錦筵

婁江陳温如 名朝典

水北山南接一煙畫橋楊柳占鷗天石橋醉踏騷人月湖閣開搜故國編觀海登臨歌爛石買山徒倚問桑田春風五日微和扇歲歲先生著述年

鹿城葉九來 名奕苞

閣外澄湖似鏡湖微君娛老著潛夫茫茫甲子過纔遍碌碌庚

申守得無滿架好剛前代事殘基寧譜世間圖巡簷乍報梅花信春酒橋邊為客沽

琴川邵松如 名世茂

旗鼓中原天半峩東湖風月任摩挲書蒐百代疑文少業著名山問字多世史編年方欲就春王履甲正初過欣將大斗輪華祝好取君家毛傳哦

松陵顧茂倫 名有孝

春日梅花日漸長杯傳琥珀泛椒觴開軒每候銜書鶴閉閣時聞辟蠹香風雅世傳能獨步仙壇鄰近是同鄉緣知隱事無相忤不羨禽生五岳裝

長洲馬退山 名宏道

虞山映帶昆湖碧湖南雲護神仙宅閣中汲古老潛翁丹頤鶴髮煙霞格式金式玉纒弓裘太古鴻濛親手闢胸蟠二酉足千

介

七 虞山叢刻

秋圭組雖榮志莫易坦衷古貌飲人和白雪朱顏禦矛戟安期醉墨灑桃花畫龍飛去信繇壁一經點染向春風毒霧霏微化玄液廣施六行及鄰邦遺安靡有不歎夕膝前剩有三珠樹手指星辰俱可摘天不愛寶授其胸吐氣成虹貫蒼壁行見龍孫欲滿庭佇看猛試搏風翻西河文獻千百年雲漢昭同光奕奕琅函剗剗開生面充棟連牀自研覈登遊不倩天台笳翹翔欲舞緜山烏漁莊多貯松花糧薊林閒種蟠桃核青鸞雙舞銜丹筒交梨火棗來姑射廿年交契客西齋道義盟心在金石早春梅綻玉照堂珠履駢臻醉瑤席大航三進祝剛陵德壽綿綿頌無斁

琴川蘇芭貽 名鳳苞

歲歲春風蜀國圍年年秋水鄂君船書抽虎僕縹緗富名徹雞林譽望傳種子作松應架壑養雛成鶴欲冲天東湖浪暖魚龍

變佇看風雷起後賢

嘉禾吳佩遠 名祖錫

七星橋傍老人星自是徵君可勒銘石室焚香修正史竹林對
月著丹經開觴客坐閒雲閣招隱人登放鶴亭天寶不堪迴首
問猶留漢臘仰儀型

玉峰丘近夫 名鍾仁

獻歲春迴瑞蕩中隱湖煙樹曉隴龍泉深自學陶弘景星聚因
交陳仲弓照夜老人青作杖求經胡客碧為瞳從教鶴髮薰風
裏把酒翻書醉未窮

我亦迂疏得古漁衡門曾讀國門書每於同輩交麟鳳未向尊
前接孔蓮萬卷高樓窮汲冢十年清夢在華胥紫芝若到昆岡
採搖筆為君賦九如

秀峰釋岫雲 名行璋

介

六 虞山叢刻

憶昔逢君年正青飲酣醇德久難醒筆尖辭翰傳通國眼底芝
蘭蔚滿庭對客不談無字話示人先指兩言屏深山更願從吾
入千樹松花百歲苓

福稔千門慶自長壽源從此算無疆籌添甲子春方始訣守庚
申夜未央檀蔭禪叢功遠大才華詞苑譽飛揚祝君解脫同金
粟寶滿天花飯更香

鹿城葉媚初 名方恒

江干處士伏菰蘆南極星看東壁俱書擁百城唐四庫文譚六
藝漢諸儒止知課業傳佳子不媿躬耕學野夫今日滿堂爭頌
壽見君雄健為掀鬚

虞山瞿曇谷 名玄錫

湖上春歸愛日遲此中高隱已龐眉浮梁每夜看星聚汲古終
年坐暑移雅慕謝陶同逸調直教枚馬避雄詞蓬山桂籍非難

達海霧消沈定有期

世德含貞積累重可知川嶽自靈鍾不因魯壁回秦燄爭得毛
詩出漢宮窗外午雞添道侶牀頭卯酒餉書農十年大地昆明
劫萬卷歸如百雉封

文章道義見交親海內相知半故人客棹雪舟探鷺社僧攜吟
鉢坐鶯春連牀雨話頻裁韭卷幕秋懷共攬尊莫訝霜華欺短
髮西園勝事豈窮塵

早置閒身與薜蘿一庭蘭玉總嗟峨薛家南阮名齊鳳郗氏東
牀字換鵝積學鄉評尊外史馳封國老勝魏科蒲輪束帛徵求
急肯放輕舸泛芰荷

悵昔雞壇聚水萍相將干鏤夜冲星風雲契末頭俱白文酒烽
餘事已冥覆戶紫藤欣賀燕翻階紅藥駐遐齡煙波自此西樓
上杯茗匡牀輯釣經

介

三 虞山叢刻

婁東王端士 名模

江左詩文屬老成南湖廿載見高情遠山在望開三徑綺閣當
空擁百城問字客嘗攜酒至課耕人自覓詩行七星橋畔春波
綠應有桃源漁父迎

婁東錢子純 名概

吾道歷千古惟賴斯文傳斯文何所寄乾坤留簡編古來賢達
士開卷日窮研今鮮自好者撫卷空茫然趨時事帖括墳索何
由專所以吾道晦滄桑同變遷太學失奇秘草野無遺篇隱湖

有隱君深居東海偏高擁書萬卷躬耕視北田架插琉璃軸籤
分琬琰鐫明霞粲錦繡武庫森戈鋌金管削魚豕藜火明几筵
洗墨兼烹茗談空更覈玄枕中不自秘復欲共敷宣雕鏤盡神

妙玉潔而珠圓辭林爭紙貴奇書走入埏咸慕汲古名積書齊
山巔桃花秦地水楊柳晉時煙佳日攜尊酒同上米家船春風

湖水濶秋雨山容醉後衝詩墨揮灑金花牋蒹葭露森森甘
為避世賢我來自婁江握手意纏綿遂分西齋席日夕荷陶甄
賞奇每忘倦析疑腹便便久庇檐宇下渾忘寒暑天葛裘已六
易不殊傾蓋年自經陵谷換風雅誰流連公獨敦素尙文獻賴
以全願言酌春酒相期被華顛

虞山王喜慶名曰俞

曾共丹鉛水竹居翺翔藝圃嘯歌餘手鈔孫蔚七千卷胸貯張
華三十車東觀西清推著作南村北陌狎樵漁莊椿謝樹相輝
映好景同君醉百壺

婁江江虞九名士部

舊說斜川五日遊隱湖佳集更風流尊開竹葉千年酒書擁梅
花萬卷樓數里雲山來舞鶴滿溪煙水響鳴鳩兒曹幸作龍門
客海屋爭看進一籌

介

三虞山叢刻

松陵俞無殊名南史

海上三山雲氣連新春花柳日爭妍閣中滿貯芸香帙門外長
停雪夜船竹外嘯歌人似晉桃源風土物俱仙君家詩傳千秋
事豈肯風流讓鄭玄

婁江吳魯崗名克孝

言坊行表邁人倫汲古藏書中祕珍筆有神工同造化家無餘
困為施仁嵐光帆影供几席牧叟漁郎互主賓更喜汗青垂繼
世一堂雙校見聞真

長洲顧人月名恆

題古南山圖

蒼崖拂水畜賢英吐納煙霞自不羣漁佃文章識力老嘯吟風
月行名清門無俗客三千滿家有奇書百萬城坐對南山懷我
道梅花香裏壽先生

婁東顧伊人名涓

崇禎以來藏書家隱湖先生擅其華牙籤玉軸萬餘卷龍宮鮫
肆矜高奢汲古之閣轟天起宋元祕帙列霞綺臯比坐擁深百
城悅目娛心粲然喜漢灰秦火兩官書鄰架曹倉事盡虛中原
文獻繁如縷百家雜沓紛成珠獨有先生稱汲古上沂商彝歷
周鼓尋源摘流析所疑手校蝌蚪辨魚魯隱湖善本出名山驛
使郵筒互往還聲價端如雒陽紙風流文采動人寰煙水星橋
三十載秋月春花長不改騷壇酒社盡名賢壁府光芒照東海
卓哉先生奕世儒積學味道良自映通家視我不遐棄樂趣兩
丈陪座隅孟陬五日春酒熟尊前上壽開醞醪黃河清淺眼中
分新籌為我添海屋

詩水陸彥修名世鑒

介

三虞山叢刻

狀奧突絕區乘有閣巢其間奎壁煥東井囊括窮無始汲古振
長綆靈威握神符所夕相依附鑲軸散清綺日月與新故主人
心好道佩服美無度桃李榮門前芝蘭蔭中路千秋抒玄思五
藥駐縹素我亦六十人讀書恥章句願依金樓子歌詠送遲暮
尊前頌升恆柔翰摘月露眷言訂儔侶脉望殊可慕

吳趨陸起頂名世廉

耳擲自昔欽毛義未炙芝顏勞夢寐汎溢編摩姓氏香小巫氣
盡心為醉北顧青海上峰古虞委宛勢如龍多君久作湖山
長隔斷緇塵定幾重君家近在絃歌里圖史堆牀密如壘每誦
高言邁等夷聲蜚早貴都門紙聞君好書兼好客雜黍殷勤傾
琥珀風雨西窗約共聽深林把臂時相啞桑弧懸日值王正燁
燁天邊見歲星斑綵介介紛作舞鳳雛丹穴羽儀成君今釣璜
溪水曲遠拂珊瑚收陸續綠野欣看長墨居閒來萬卷書堪讀

伊余浪跡久風塵歸卧滄江力自吟安得移家稱洽比桃花源
裏訪秦人

雲間陳孝則 名衡

虞山有高隱花甲已初周名士欣來往奇書善校讐少微長夜
映鑿落綺筵酬莫說干戈擾村居卽十洲

婁東龔無競 名挺

汲古藏書動九閩人文眉壽兩稱尊吟成欲贈南山句客到還
開北海尊入座嵐光峰有跡過湖帆影鏡無痕庭前玉樹皆名
士佇看扶搖起化鯤

虞山嚴仲木 名陵秋

汲古閣亭亭獨峙昆湖濱千古典謨不朽迺真壽况迺閣中千
古不朽之主人主人今六十事業燦千春讀書數行下落筆千
言陳搜羅秘笈炳日星貫串子史程先民少攻舉子業一字拱

璧珍同人咸謂入股取科第一獲無復更問津主人偏曰闡發

聖賢此真不朽事鏤選列代風氣俾一新窮研四十年憂天罵
鬼神縱橫既不售先正俱蒙塵嗟乎蘇門嘯西臺哭於是躬耕
畝畝甘隱淪日掃一室此靜坐焚香開卷眼界凌蒼旻丹黃腐
毫歲成塚殘編斷簡堆如困本朝紀事歷代史著述一手千夕
晨老經釋典分羽翼鮫宮海藏爲比鄰絳雲灰燼後斯閣實其
倫鐵網珊瑚枝光怪百尺申今乃招安期邀曼倩降王母余從
狂叫借彼仙厨一斗漉子巾南山杯北海尊與君一歌酒干巡

吳門沈石天 名顯

亂桃花裏綠虹橋玉節珠符又散朝王母有情初擣藥靈臺無
事只吹簫瑤華輪 穆滿處貯龍宮秘香蕊幢 嚴經懸海藏標攝
向君家書富貴校讐先署董嬌燒

海虞瞿有仲 名有仲

虞山山氣東南走一片晶光觸牛斗山神叱咤禁不能乘風流
入東湖口一翁宅住東湖頭湖頭勝處立高樓樓中續紛何所
有鴻章祕笈雲霞浮從來隱者有所託此翁胸臆足真樂陶情
不受菊籬杯調神何必梅林鶴日登汲古探奇書金籤玉軸擁
高居重開今古真面目魯魚亥豕刊無餘此亦寄情聊爾豈
意逃名名益起一時意氣望如龍四海賓朋歸似水別築幽館
館嘉賓雜草閒花作茂林興至偶然成百詠氣豪不惜輕千金
仲也忝爲通家子相親何啻孔與李時時握手爲仲言與君交
遊三世矣君祖立壇拂水時余時負笈初從師若翁嬉戲如兒
狀若叔長甫與案齊倏忽流光轉瞬風流往事不堪述君翁
甲子已一週余少君翁四十日君與吾子年正強會見汝輩能
成立俯首聞此涕欲垂上下古今何以追嘗與翁子私相勉無
負前人重自期翁家伯子温似玉季子養靜望如木叔君英偉

不可羈一談一藝驚時俗歎息當年孫仲謀對此令人樂自足

今春重造隱湖堂正值高賢舉壽觴香風飄紫帷卷白鶴翹
還碧落長堂中綵袖斑斕舞我翁呼兒爲兒語我擁百城坐湖
頭汝儲半部需明主

吳門徐元歎 名波

暖德初臨釋凍瓶春風拂拭鬢重青當筵玉蕊開正月列列香
燈護一星觴客沾唇徵好句游仙隨步佩真形勤行福善人難
老應許雙丸得暫停

玉峰葉白泉 名國華

種柳挹高風吹簫姓氏同全家湖一曲招友雪孤篷哦詠疑神
助鐫讐奪化工百城猶未貴跋子秀江東

傑閣同清秘湖涇所經青藜分太乙綠字護神丁小悲雲流
榻深居鶴守局自然高隱地松菊有佳銘

雲間朱匏巷 名萬祥

兩地阻魚雁兼葭重所思一湖時放棹萬卷不停披月隱長庚
彩燈明太乙藜章編看幾絕桃實未垂垂

入歲東風暖春從澤國生文壇推夙將蓮社結新盟流水攜琴
聽青山載酒行誰能當此日物外得深情

迢遞吳江路經年隔羽音定知新歲酒多向碧桃陰霜白初黏
鬢芸香久在襟葭葦慚誼切蘿烏自情深

虞峰碧雲際傑閣並崢嶸麗句傾三峽奇書擁百城窗開孤嶺
秀月上一湖明自是仙源裏偏聞緜嶺笙

婁東陸桴亭 名世儀
高閣藏書擁百城主人匡坐校讐精名傳海外雞林識學重都

門虎觀驚卷幔湖光浮几案憑闌山色在檐楹滄桑世界何須
問緜嶺吹笙月正明

介

虞山叢刻

井研胡菊潭 名世安

耳順籌添海屋濤玄姿總自赤城標金龍祝鶴從元履玉笋傳
鳩屬午橋蕙英再逢紅豆滿屠蘇方醉白雲謠一身兩代千秋

事端向蟠溪問柳條
宣城梅杓司 名壽

村墅餘古意男女供耕織朝夕但相親施惠不遺力毛子非好
事亦欲行其德人生有樂志何必苦釣弋失意任驅馳不如躬

稼穡有酒堪自醉有書堪自得向友古聖賢聖賢在胸臆嘉賓
良宴會日夕照顏色

吳門施又王 名謹先
我聞古來奇特士窮則著書達則仕廓然俯仰適所懷區區名

利非足恃千秋以來作者誰傳信傳疑意所期擁書萬卷窺秘
奧古人一席人相師昆湖之濱隱毛子意氣干霄那可比終朝

談論高古人令人如坐春風裏四海交遊盡豪傑彈箏擊缶聲
嗚咽夜倒金尊醉更歌春月春花相間接此時毛子秉燭遊此
夕賓朋意未休攜手欲上汲古閣抒毫作賦情悠悠忽見雲旂
下茆屋光彩翻天驚樹木飄飄子晉獨吹笙鸞鶴相隨聲隱伏
重來進酒昆湖濱雜坐歡樂難具陳手披金簡欲起舞志氣慷
慨相依依因四顧尊前髮已白子孫羅列如圭璧好擁藏書樂永
年喬松千尺凌雲碧

婁東江位初 名龍震

萬樹梅花發春首移來盡是梅花酒稱觴豪俊如雲屯先生須
飲一百斗先生學行今一人余方總角聞其名文采風流照江

左鬚眉秀偉如天人憶隨確菴陳夫子得謁先生從此始夢魂
常繞斗山傍虞婁百里空煙水師門才德推錢瞿十年聚此情
何如慚余不于天涯外未到星橋辨魯魚近愛儒濱好風俗暫

介

虞山叢刻

移書劍登喬木北行七里七星橋時時且許談衷曲先生聲望
天下知頌禱豈待多其詞論交後日應難料好記今朝六十時

如予小子偏落魄日夕神遊汲古閣藏書樓版不多言鉅公投
贈皆名作

興福釋鶴如 名契惠

遊方無內外齒德固迺先自非高世資立行疇能全與君握素
手藹藹憶華年末法當凌夷藉君務周旋歲分高廩粟月寄新

詩篇高文故無敵洪願難具宣寶宮半輪奐秘笈齊搜鐫所以
四海內奔走頓車駟去夏來山中盤桓古潭邊摩挲常建句俯

仰心悽然危亭頓恢復水木相娟娟好善足化理矧保金石堅
只今杖鄉日神采何翩翩慕道老靡篤述作過前賢驅車列郡

邑所至開雲煙賦詩公卿座願盼累百牋風義激流俗嚶鳴合
朱絃昆湖春光蚤梅柳嬌初筵茆堂集簪履畫燭通宵然如聞

赤松子駕鶴來青田君見但嬉笑拍碎洪厓肩我佛壽無量贈君一青蓮指示恆河水千載流如前庭前三珠樹邊腹况便我申世外祝脫畧陳言筌一請解塵鞅再請皈金仙

婁江王懌民 名林

南湖占勝七星墟浦人煙護隱居綠字編成書萬卷青燈老卻歲三餘蓬窗頻下迎徐榻柳下時停訪戴車欲挈瓊漿爲介壽寒梅將綻過君廬

玉峰葉子吉 名方蘭

深居玄覽尙湖湄不問人間路險夷韋述著書多手校唐求詩句得飄知星留處士看鴻羽業擅名山足燕貽鼎鼎百年容易過湖洞竹簡是遐期

古潤卞晉公 名日珩

彩羽翩跹下闕岑過庭繞膝總南金花明春發湖邊早鳥悅聲

虞山叢刻

從天外深學漢文章宜秘閣和陶詩句稱高吟自著潛夫老研北蒼松同此百年心

霜羣雲侶共橫經嘯傲湖山放眼青好客芳尊開北海養雛修翮起南溟授詩雅擅毛公學問字爭傳楊子亭太乙藜光懸照處千春長得應庚星

荆溪釋谷音 名慧超

遵渚鴻雁字一水蒹葭霜憶隨遠公錫得觀宗雷光坐我春風中年來心不忘宿雨村草茁平湖浮夕陽幸遇岳降辰歌願壽而康德星耀南極几杖來百祥鶴鳴聲聞野雪霽梅花香

茂苑程杓石 名棟

四海烽煙際周旋仗老成藏書鏡石室學道借干城藝苑承嘉旨文星列上衡志從天外放樂向隱中生山水餘音遠朋儕雅事盈長年惟育德暇日愛躬耕策杖看花影停杯聽鳥聲感時

求實用立行卻浮名業貫詩書美家傳桑柘情子孫成秩秩僕亦經野鶴階前舞喬松檐下鳴青燈迎白髮玉露綻金莖舉世開新曆編年又紀正未須題甲子緱嶺且吹笙

湘東釋夢無 名大樞

疇昔相過問字時隱湖秋月漫聯詩欣欣調合香山遠落落人從白社期地傍七星懸古閣雲同五色映昆池靈巖道者來相問笑折梅花頌紫芝

鹿城張邇求 名立平

昆湖漲滌藹晴光中有幽人在一方身謝喧塵開菊徑家傳隱德種槐堂循環甲子遠年化嘯詠風泉點與狂觴酒相攜借野老溪莊猶自話羲皇

團蕉裏足護苔紋靜草玄言似子雲細笈縱觀金石譜詞壇應歛鶴鵝軍汪洋墨沼春光滿熠燿藜枝曙色分欲訪神州何處

虞山叢刻

是閒鷗萬點入溪羣

鹿城張令則 名恕

百里懷人在隱湖梅花高閣尙圍鑪諸郎盡著斑衣舞鄰叟爭持綠酒趨捧檄不知輕鼎食授詩應已徧生徒仙公壇下多芳草擬鍊丹砂奏玉壺

吳門史辰伯 名兆斗

虞山開秀色哲士出昆陽業以名家著書於秘帳藏層梯標鄴架積石奪曹倉五車非汗漫四部並輝煌校讐從竹素繙閱濯薇香芸編朝采秀藜杖夜生光有句皆敷藻無篇不激芳聲華馳翰苑意氣冠詞場慷慨行高義耆英集水鄉君曾舉邑侯每遜席上公亦下堂渥注龍種躍丹穴鳳雛翔壽祉開南城賓筵挹眾望稱觴來皓叟挾瑟奏琳琅帝心懸夢卜門閭擬增昂卜壽應無算瞻顏迴未央百年江漢浦相傍理煙裝

婁東郁儀臣 名法

鄴架藏書今復誰君家高閣隱偏宜捲簾山色歸圖書入座湖
山映酒危問字客來千里駕題屏人贈百篇詩海虞此日耆英
會白鶴青猿與紫芝

虞山嚴字文 名炳

曉來青鳥集蓬門倚寄希夷絕妙文篇中備述昆湖隱祥風和
氣繞網緝吮毫欲脫中山穎振衣欲躡緱山雲恍挹芝香入窗
啟瓊樓十二九霄裏瑤草霏霏不可名珠樹一一饒微埋索丘
充棟典連楹此閣人間莫與京玉版堪差鄴侯架賦賤誰數鄭
康成康成鄴侯都卻步俗眼那得知其故君身前是玉皇輔暫
向塵寰掌文庫屈陶發軔籍無數萬里購書通尺素毛板流行
若輪轂毛公作為誰式穀贏資周急先焚獨寒待火飢待粟一
路溪橋絲虹積積德於陰天錫福養雛阿閣成鸞駕多子皆能

介

三 虞山叢刻

吳門徐子能 名增

讀父書離嗜振響達天衢傳經心事笑劉向獻策天人比董舒
舒向酬報自古有試看燕山實家叟河東三瑞五桂齊君平預
卜為君壽為君壽酌春酒同庚互祝相先後梅花一枝君占首

數君甲子六十年滄海曾經變作田寶月坐中忘世代蠶魚樓
上聚神仙蚤梅勸進長春酒新柳欣逢不老天人日明朝應有
憶草堂重簡杜陵篇

子晉仙人即是渠身邊白鶴自如如千年一食青精飯三島雙
傳紫玉書風動墨池雲滉漾月明珠樹雪扶疏九臯子和聲聞

遠圖史盈倉樂有餘

茂苑方南明 名夏

隱湖聲譽滿人寰日日丹鉛未得閒傲外諸侯遙願慕帳中秘
冊敢偏慳百城何假金銀印二酉徒聞大小山汲古佇看高閣

在茂先無事問瑯環

湖上東風轉歲華清尊綠酒媚椒花早鶯百轉亭三面初柳千
絲水一涯骨換黃金誰不羨蹄翻碧玉自堪誇書倉墨沼人間
少記取江南第一家

七星橋畔水煙墟種菊栽松作隱居春蟻浮來留上客壁魚走
去亂羣書丹成不用尋句漏津逮何勞問石渠自昔傳經稱大
小聞詩今日見庭趨

介壽雖君最占先泥塗我亦偶齊年階除蕘莢初當五洞口桃
花已及千傳坐又開佳日社稱觴好是早春天江南詞客從容
進絲勝金枝照玳筵

虞山蘇聖修 名鎮

滿堂賓客賀生辰甲子初週歲序新花作小紅迎淑氣酒開重
碧醉芳辰詩書奕世高充棟文字傳家老斲輪正合年年作家

慶眼前便是十分春

東風習習滿鄉閭梅柳參差得氣初僮去隔溪挑野菜人來汲
水黃河魚井中投轄陳遵酒架上懸籤李泌書自笑登龍胡太
晚半生踪跡混樵漁

雪實釋石琪 名通雲

會看九龍鶴巢松把手緣深靜夜鐘一室藏書行萬里百年長
策在千峯湖間宿客無凡鳥牀下多才有伏龍甲子不須重布
算相逢彈指契吾宗

芭山張爾公 名自烈

貞松百丈凌屢屨礫硠栗栗龍鱗垂偃蓋下蟠上栖鶴中懸日
月交蔽虧誰封大夫等浮漚秦王卻顧泰山頭留侯舊蹤遯難
卽五陵萬壑歡相遊華陰女曹顏似瓊飽齧玄脂忘甲乙尋枝

和南陔貞松歌

貞松百丈凌屢屨礫硠栗栗龍鱗垂偃蓋下蟠上栖鶴中懸日
月交蔽虧誰封大夫等浮漚秦王卻顧泰山頭留侯舊蹤遯難
卽五陵萬壑歡相遊華陰女曹顏似瓊飽齧玄脂忘甲乙尋枝

卽五陵萬壑歡相遊華陰女曹顏似瓊飽齧玄脂忘甲乙尋枝

西嚮何時東摩頂千年層層露夢來腹上笑丁公處士風流今昔同

唐鄭薰居隱巖嵒移松於庭號七松處士

移松徧種隱湖畔長對南山瑞靄中

婁江周孝逸

名雲驥

天下幾家富書史墨莊徒藏石倉秘昭揭先賢日月光豈若汲古功遠致曠哉此閣臨隱湖風吹湖水龍鱗鋪楊柳絲長維釣艇杏花春雨映菰蒲月明鷗鷺飛復止嵐嶺煙霏入有無閣中主人德不孤晴窗警校還操觚家庭禮法如萬石廉隅清懿恩中孚搜隱抉奇有神助風馳六合真氣俱先賢寥落剩遺榮多君甄別存瓊瑤我家家世世海虞列朝簪履森通儒參政諸公盡偉器風流文采震三吳願將藏稿屬壽翁千秋鑒賞定非誣

吳門倪燦如

名俊

借隱從來美鹿門古人風節至今存千春月旦留書卷一代文章對酒尊城外草堂深柳路橋邊水閣浣花村森森蘭桂隨時

介

虞山叢刻

發問字車停可細論

虞山馮補之

名英

一徑園池接茂林花源人物號書淫詩乘間氣雄河岳閣闕遺編貫古今刼換滄桑同過隙尊逢花月獨長吟八千椿壽南華旨兩鬢星霜不易侵

早春消息動鶯花戶外紛紛長者車千里春觴傾綠蟻一庭玉樹舞朝霞異書充棟雲林閣廣宅臨流公理家笑語賓朋休頌禱芸窗舒嘯遠山斜

載酒爭馳問字車知名無不願相於斑狸博辨千年物藜火光分夾注書多爲前人留著述不教新學誤蠹魚玉山當日風流在未比昆湖起盛譽

秦時聚落晉時人詠月吟風六十春三徑寂寥通有道一村煙火賴施仁陶潛姓氏當門柳郭泰風流塾角巾慚媿通家似孔

李年來几杖許相親

婁江龔山榮

名燦

虞山青峨峨向水白浩浩自昔聖人徒言巷啟文藻先生毛公裔詩傳得其要汲古萬卷書一一窺玄奧門左門右者梨棗最精妙天祿與石渠牙籤炳嘉號先生更好義結交盡高蹈隱湖三百屢祇供濟施料積德兼積書積金安足道抵今六十年聲名騰海嶠朋酒躋公堂如雲會文棹北海開春觴南山進奇調小子夫何知追隨見全豹敬綴五言辭俯尊資一笑

琴川瞿叔獻

名共美

六十年來刼幾灰追維世運重徘徊河山已逐人情改花鳥還將春色來一路秦桃甘獨往十圍漢柳憶誰栽太平耆舊知何事遊跡湖頭卧翠苔

蓬島蒼茫路萬重東湖小隱有毛公勳名總付滄桑外事業聊

介

虞山叢刻

存書史中欹枕石邊邀夜月聽鶯花裏語春風回思拂水經過處楊柳初黃杏綻紅

南沙顧丹丘

名仁嘉

春風初動嫩寒輕春酒香濃玉盃盛煙月林泉詩有債文章壇坵墨爲兵翩翩彩袖駒千里冉冉青松鶴一聲何限浮雲天外變藜光常自擁書城

茂苑楊明遠

名煜

海內知名三十秋隱君晚節更風流探泉雨後凌山頂把酒花前坐石頭求友數開佳日社泛湖時上野人舟布袍竹杖尋真樂不羨崎嶇公與侯

萬卷藏書手校讐裁詩染翰逞風流篋中縞帶皆公子架上牙籤似鄴侯喜與仲長家北渚還同元亮事西疇少微星指昆湖畔南極行添海屋籌

飛潛信是濟時才角立如君竟暴鵬老去勝遊還五岳憂來引
領望三台振飢數罄倉中粟貽穀還滋庭下槐丹穴只今饒異
羽雲端會見舞瑤璣

虞山嚴慈明名駒

嗣宗寓於酒淵明寓於菊邈然千百年高軌誰能續卓哉大毛
公隱居昆湖曲生平無俗好耽情惟簡牘藏書盡古今羅列百
間屋坐卧一閣中忘疲勤校讀賓朋縱談笑暑費更勞燭詞源
四座傾觥籌空斗斛時或恣遊盡日窮巖谷登眺問奚囊宮
商匪絲竹紙墨儼分曹康成文婢僕家庭雍肅聞萬石齊芳獨
寒遺挾纈資飢布豐年穀遙遙望神山雲霞安可賦與余舊情
契歡懷追昔夙詩成韻葉分醉指蘆花宿時異潤形骸交神勝
膝促得締葛與蘿素心此更睦君方花甲週余媿知非日濟美
多後賢願集中央福固篤涓陽情兼葭欣倚玉博擊候秋空整

介

虞山叢刻

翻振翩翩從訂百年期共泛尊中綠醉醉復醉醉華封永相祝

白椎釋間照名寂覽

海內何人不解名勤心翰墨事縱橫奇文常會多新傑旨酒交
歡有舊盟湖濛日光聯錦座峰含月影照雕甍紫霞繞徧門前
柳鳩杖攜看樂壽星

虞山陸庭翼名貽燕

潛在築室湖南汲古閣藏書之富甲於宇內高僧名士
歸之如百川之赴溟渤也唱和篇章鏤版傳誦歲有數
十家君往年為尚齒社潛在泛舟過吾頤志堂簪燈夜
坐羽儀言論真古人也元末有頤仲瑛倪雲林今惟潛
在似之新春甲子一週往還皆有賀章輒上二篇不足
當一粲也

隱湖不改舊煙霞陵谷紛紛漫自嗟萬卷百城真可羨一杯千

載足相誇村餘花鳥遊秦地門擁溪山處士家化國舒長多暇
日開筵還許話桑麻

星橋名古是誰居只恐相如亦不如豪里兒郎真聚德康成婢
僕盡知書美藁出水憐新句松菊盈庭好結廬椿壽於今方六

十一尊遙祝意相於

婁東唐在茲名在

古閣藏書擁百城半窗風雨一寒葉每於氣岸輕錢虜時到歡
場覓酒兵黑髮不隨滄海變青山還映綠衣明無疆更待松喬
祝試聽昆湖日夜笙

南沙許逸仙名士勤

賢豪瀟灑美丰姿甲子初週鬢未絲席上蟠桃來玉洞尊中金
醴出瑤池風飄絳帳香雲滿春到昆湖化日遲佇看紫泥封早
下一庭蘭玉正芳時

介

虞山叢刻

半塘釋雪鄰名照虞

荷篠終歲役農夫耕讀猶然興不孤百里無飢忘帝力一方有
教藉君模村煙寫出雲林畫雁字排空草聖圖課子著書真自
樂詞風一代振三吳

海虞馮子建名廷章

東湖何地獨鍾英海內奇書鄴架盈歷甲已週矜矜腹傳經多
許重連城名芬美止覃中夏社積胡難仇老彭萬里雲聲題贈
集佇看高隱登稱航

姑蘇王與公名咸

瀛海際東南日月出其中神人排雲下獨立昆湖東矯然圖南
翻九萬宜乘風寂寞想石室積書塞房櫳搜剔及津逮剽剽靡
不工芟彼魚豕訛發此羣疑蒙精心補天地詎數專城功孔耐
但藏壁王充漫折衷或成一家言或委百堵宮何如我毛子敦

琢與世公才志縱未展圭璧多會同車盈林宗刺目送嵇生鴻
著書垂垂老玉宇流青虹徐孺榻爭下孔融尊不空吐詞惟經
濟詩罷思莫窮鶴聲飛九天淑氣何濛濛迺知文章境盤礴君
子胸高門懸弧矢甲子欣初逢春風動新柳湖上金重重君其
開笑口花間好攜筇雖遲五岳遊顏色如芙蓉梁總匪不貴誰
堪比高蹤庭有閨禮雜野有蕪蓑農

琴川陳南浦名帆

汲古閣主人歌

世人窮高託玄賞海外神遊輒蓬閣世人喜新將炫俗畫影求
真同刻鵠世道如此成江河蕩心移志勞如何文采風流滿人
世欲往從之豈迢遞昆湖之陽隱者居主人帶經還倚鋤早馳
文譽動京國近甘肥遞投林於層軒複壁著皮几環擁遂閣寬
前除羅列四庫百代書名山蒐討如收漁荔支簇鳳蟠錦螭裝

介

虞山叢刻

池法古籤瓊瑤盛以花楠文石之匱箱熏以都梁甲煎之名香
文杏藻井謹蓋藏蕨蕨魚鏞銀銀鑄下陳髹几白石牀瑤瑤細
厨橫開張商彝周鼎秦漢章吳鈎蜀桐星斗芒倉籊蚪蚪歷海
桑斯邈曩屢推風霜荆關顧陸毫素蒼杜李韓柳金玉相樛拊
反覆諧宮商周覽次第何輝煌主人燕息此靜坐西疇事竟饒
清課挾剔紫蠹搜西藏點勘魯魚過丙夜和似此潛真在農
圃詎知聲望流寰宇玄纁實篋升中堂朱履停驂過華塢主人
倒屣如不及揖讓雍容妙談吐一時體裁南北宗廿載情深今
舊雨淹旬嘯歌湖上頭評花賭墅交觥籌柳眠柳起雙啼烏湖
雨湖晴一釣舟有時握衣登此閣徘徊几案俱錯愕汗牛充棟
不足論儼從華藏深鈎索轉如種種殊勝輸見此令人消劫塵
欲去不去重惜別恐懼歎羨回逡巡嗟嗟主人居此勝光風霽
日當全盛卅載以後氛塵侵膺覺霜華點朝鏡此閣此藏欣獨

存故舊為之額手慶天心固欲壽此藏令君長年畢真與矧復
賢胤皆龍媒宮牆濟濟賈馬才鴻鸞鶴翥天衢上覃恩繹絡日
邊來烏衣子弟如王謝綠窗嬌客多崔裴風雲萬里在咫尺一
時看上黃金臺主人獻歲臨華節辛盤玉脰鸞刀切內外交親
其一堂玳梁歌管停雲徹余亦躬逢勝賞時主人夙昔為良知
我歌長歌當尊酌敢道盛美非諛辭我觀斯閣斯主人禮義為
圃賢聖鄰庫露搖晃重湖色房櫳開卷西山雲我觀此閣此藏
翫世代神物昭雲漢竹廊新火煑紅泉詩壇涿酒澆柔翰嗟乎
鳳麟迢遙莫可知世人窮高徒爾為雕脂鑊冰竭智力轉輒喜
新無所施窮高喜新類如此求之益堅味至理何如主人臨此
閣博綜萬策隨牀几借問古人誰得似襄陽寶晉差足擬同時
又有王晉卿嗜古博物稱好事平生盜慕顧阿瑛玉山草堂敦
素履取法無非古為式紛紛紀載備史翼銀鏤精詳摩搗工流

介

虞山叢刻

播瀆黔越裳國吁嗟舉世勞紛爭兩眸瞿瞿如晦盲撐腸拄腹
懷妬癖主人目此為青蠅海內猶傳有此閣閣中之人久棲託
歌竟從容語主人庶幾永保齊康樂

婁江黃宿濟名淡

廬江捧檄魯詩賤奕葉清通著史編長得孫枝居海岸蔚成人
秀峙吳天從來經濟慳文藻誰識江郎辨計然口應手酬終日
暇鹿園西室一心全世間牙儉徒資唾我輩書煙那值錢躡漢
騫雲亦易耳枕流漱石將終焉購文不厭傾金棗愛客時親刺
酒船課耨三秋雞共起論詩五夜雁先眠道風固跨東南外家
法尤超顏柳前每笑金樓書漫蓄堪欣柏櫃子能傳趨庭盡是
清華選繞膝都無裙屐緣識字豈知蟲蝕木調心直是火消煙
讀君秘笈已生羨交爾神駒更欲憐山送黛痕供嘯詠湖開鏡
色照神仙春能解意情偏麗梅在佳辰態倍妍卻媿樗材叨絳

幄剛來輒已醉青田

古吳殷嘉生 名覽

汲古閣歌 并序

毛氏汲古閣書校翻宋刻梓行偏宇內予習隱居名久矣往嘗訂今小馮君定遠介訪昆湖欲盡觀善本不果歲丁酉偶從申比部所見婁東陳子言夏為隱居乞言小傳子夙有書淫慕君學海爰作是歌

汲古閣汲古閣萬卷圖書恣揮擢百城南面主者誰毛君子晉司其鑰毛君年華六十春閉門卻掃昆湖濱童顏矍鑠無所好惟有玉軸牙籤三十乘一生長與古人親古人風流去已杳結繩湮沒方冊少壁經石鼓久失真漆書竹簡難稽攷祖龍怒燒千聖血漢儒莫辨蒲空截兵燹寥寥復唐秘閣徵求四庫藏鼠須側理小楷利師弟鈔寫傳書香自刊梨棗廣明後印板模

介

虞山叢刻

糊生紕繆宋朝天子右文章勅下良工賜雕鐫皇明制科時藝與不求識字名專經陰陶亥豕魚作魯金銀蹲鳴甌紇丁梓人葫蘆買人便讀之捧腹飯噴案君忠承訛誤後生點畫偏傍細辭劫編購唐鈔宋刻元翻國初內府宣德本上下三楹閣充物等身汗牛書畫船不惜黃金費輪運經史沈酣暨百家詩文雜集相聲牙兼譯金經貝多葉旁叅瓊笈琅函差展帙乍披閱插架何衡從目眩丹鉛五色迷疑遊鮫肆投龍宮龍宮海藏虬螭守徑寸驪珠探卻有五都六幹賈胡身不換君家窺二酉子亦王充甌市流願君久視仍丹丘盡收海內名山業三編 我窮冥搜冥搜萬卷氣磅礴此書不朽君壽若君不見昔人嘗羨鄰侯家今日予歌汲古閣汲古閣集遺編毛子晉千年傳

琴川陳子壽 名真芳

和桃花源詩

浩蕩空湖濱蕭閒可避世每懷耕釣娛引領欲東逝樂志比仲長何妨簪組廢毛公洵達者園田遂幽憩插架萬卷書窮年探道藝汲古綆既修問奇駕屢稅夜分簾閣靜寒犬疑豹吠海外尊舊刻京華索新製傳家况多才筆力齊超詣願假鵬翼風天池恣凌厲三峰一夕話榻來已曠歲禪燈侍尊宿儼若親大慧於今每夢公同遊青蓮界問訊到南屏因緣了無蔽滿酌流霞觴高舉風塵外和此桃源詩永託尋真契

虞山瞿叔達 名日遠

十年尚齒最相通此日欣逢六秩同身寄一丘誰似我樓閣萬卷孰如公鶴湖影淹佳日松人溪聲待好風擬折梅花添壽算春回蚤發數枝紅

海虞陳金如 名式

椒觴獻壽物華新五葉仙萸應此辰居絳無心推甲子隱玄何

介

虞山叢刻

事守庚申書藏乙帳盈千軸社集香山步九人湖隱古風真邁俗不須重問武陵春

膠城須素先 名白

海內文名推獨步週同甲子正初春稱鷓珠履三千客問字蘭棧萬里人謝樹芳非階砌近莊椿迢遞雪霜新慙余頌禱無佳什遙祝華顛拜一尊

南沙周寒翁 名休

弱冠才名歷眾前牙籤博極百家編書齋分照青藜火詩社鐫成白雪篇三豆禮為更老重一經家有汗駒傳王正花甲當初度佇盼龍光起後賢

松陵釋佛生 名照覺

卜築如人每閉關漁郎熟習隱湖灣修來禊事蘭滋晚賦就閒居桂滿山慷慨自矜肝膽赤從容未遺鬢毛斑無僧不夢維摩

詰豈但名高梓里間

虞山拂水接湖幽乘興頻登明月樓玉笋更添金掌露青藜還
傍赤松遊避喧自昔親黃面洗耳從今枕碧流多少耆英隨杖
履畫船何處遇浮丘

松陵何方術名法

擁書何必事封侯風雅終推第一流作賦獨能驚四海采芝元
合問三丘閒攜鳩杖堪陶咏醉取霞觴任拍浮自是老人星再
見佇看紫氣滿瀛洲

琴川顧定六名經

平湖荷淨放船時懷刺深慚介壽遲松性可容高共倚雲心定
許鶴相知殺青插架書充棟重碧留賓酒滿卮更喜三珠庭下
樹卽看九萬至天池

笠澤釋竺蘭名行荃

介

虞山叢刻

海上歲星重見明華堂粲粲近虞城隱湖碧樹開瓊蕊畫閣春
風奏玉笙倉石何如兼梵筴分貧猶自及農耕扶藜日日吟花
嶼引約仙人舉兜航

虞山陳鴻文名煌圖

星日負符河雉形朱顏綠髮兩眸青東吳地僻留人瑞南極芒
寒護福星少室雙鸞恭舉案錦雞三鳳擅遺經華陽大有登真
約寶錄鐫年斗指丁

耕讀流風奕葉垂湖山人物永宣時釣璜逸坐鷗盟遠棋橋仙
來鶴夢遲無意禪玄三嘯侶有心廊廟百年詩堆牀架屋如金
玉列笏非簪勝所期

聲華落落滿乾坤碎壁文傳吐谷渾錢布授知齊孝武錐囊見
重趙平原粉榆社擁徵賢詔書畫船歸處士村卽看流霞天姥
酒雲中相送到桃源

宛似方壺在水中壽堂文瀾轉光風此時江左龍門客胥慶開
元鶴髮翁天漾酒旗星海碧地蟠燈樹日輪紅與君國老稱觴
日愧我無聞姓氏通

吳江釋聲谷名顯聞

至哉不可名無迺天下士聲教在四方香風起芳芷傾籬購異
書終歲攻亥豕惠施靡不周法門益加被彩筆奪天霞掩映昆
湖水虞山望轉高何因敢仰止羣鶴正翔翔絲竹逞新奏諸天
雨瓊花仙袂乘空受此時爭獻芝應見王母手龍章與鳳詞難
以寫靈秀余獨指河沙遙喜頌君壽

松陵葉慶繩名紹顯

乾坤乞得草堂身閉戶焚香愜隱淪腹寧爭列鼎食松姿偏
傲落花春交疏深稱嵇康懶酒白何妨東老貧擬種玉芝三十
本耆齡揆席集羣真

介

虞山叢刻

松陵陳孝將名紹祖

南湖春水接蓬瀛中有真人副玉耕汲古未誇三十乘吹笙已
度八千庚園亭選勝堪借隱簪履趨賢不藉名壇老共瞻新歲
月霞觴初奏舊雙成

古吳蔣君玉名若選

遙望虞岑鍾歲星然藜甲子著書成牙籤玉軸雲章煥鳥跡龍
圖秘笈盈花月品題山宰相煙霞笑傲海蓬瀛卷舒自得誰堪
比弘景稚川相狎盟

笠澤周安仁名永言

節屆開基樂引年任教指使幻壺天結鄰聚墨耽今古不落傾
漿品聖賢投鐫無須刪短鬢移花還喜帶朝煙溪山能盡青鞵
輿通谷愚泉類隱緣

松陵趙砥之名嵩

自昔長生氏多見於逸史
煙峒卧廣成函關度李耳匿迹守玄
玄藏神達元始隱湖煙水深雲霞擁高士靜穆泯崖岸五十契
秘旨吹藜挹星光芸閣儷宛委三珠散奇曜翰精發遐祉獻歲
當懸弧靈辰進巨呬瑤圃敷瓊華香風集仙子野人效一言南
山久仰止

古吳申勗菴 名繼撰

自收卅乘簡遺編童叟知君似茂先身避市朝甘蠶隱道宜山
水伴鷗眠乍遇甲子人間壽蚤富詩篇海內傳羨有青藜杖鄉
曲不須天子賜延年

松陵葉素旂 名傑

灌園織履足平生鶴古梅芬隱境清土室築成惟鑿牖鹿巾帶
去愛吹笙息交新著養生論讀易彌深游岳情翻笑羊裘叨物
色帝牀偃卧片時榮

介

望虞山叢刻

松陵包朗威 名振

湖上梅花放曉晴倚闌遙矚有餘清從來玉谷鸞能舞此日瑤
階月漸明童子解書鈔秘笈閩人學佛換歌聲蓬萊咫尺真堪
羨擬欲相過聽鳳笙

松陵俞無斃 名南藩

春風初暖日初長仙史流霞爲遠將寒雪漸融垂釣處早梅開
向讀書堂風流有意傳詩苑傲骨何甘薦帝鄉最愛林丘塵不
染白雲深鎖紫芝香

吳郡彭令貽 名行先

文昭仰崇胄秀世道何榮風義敦吾素包羅迴俗情樓虛棲笈
萬架時次籤丁獲古伴清閑聯交擬阿瑛鑱精走四裔書著表
東瀛錄以金石策資於梵筴傾葭汀雪舫到桂館詩筒橫飲德
鄰教醉歸玄侶許迎慶閭家有訓幸舍缺無聲不厭神仙蠹居

然南面城長空嘯鶴路修坂汗駒程煙楫何當鼓清滄把杜蘅

松陵顧茂倫 名有孝

故國尊遺老風流屬大賢文章留羽翼儒術合經權學繼三千
載書成十萬言處躬尤抑抑坦腹自便便漢代崇匡鼎諸生禮
服虔德星分野照紫氣遠關連鄰架風非遠花溪事可傳身逢
天寶候時記義熙年雪字經天闕干戈滿眼前飛鴻驚楚漢戰
馬起幽燕不復甘朝謁惟思靜晝眠卜居鶴市北高隱檜橋邊
采藥留丹龜看雲倚釣舷情懷皇古日愁絕暮江天收拾藏書
地長存汲冢編石渠幸有託金匱庶能全夙著靈光賦詩歌石
鼎篇錦囊常策杖湘閣久存瓊彩筆思偏壯青藜火獨懸羊裘
雪夜穩木榻坐時堅淡泊忘塵俗冲夷味道玄及今遇甲子不
復減童顏鸞鶴飛仙宅笙簫過客船荀陳爲縞帶李郭接雕軒
月暖蒲桃酒風和玳瑁筵飛觴流曲水招隱小山巔醉倚梅花

介

望虞山叢刻

笛欣聽錦曲絃寶朋俱濟濟子弟其翩翩已是成黃綺何須問
偃佺岡陵殊未艾長此頌華牋

松陵葉學山 名舒嵐

高士幽棲歲月長仙壇地接擁書堂雲霞結社逃名姓圖史傳
家好護藏玉洞有桃堪摘實丹溪無草不含香三光已駐壺中
景服食寧須肘後方

玉峰葛瑞五 名雲芝

題畫

偃坐羣山裏樵歸鳥道中望雲依絕壑臨水度殘虹澗落千年
石松搖五夜風瑤壇從此結冲舉就毛公

松陵周長康 名廷薦

丘園養素樂天真玉曆重翻甲子新白社招尋千里士青山遺
逸五朝人林間築圃生芝草巖下藏書付石麟更喜稱觴當令

節鶯花谷口正逢春

笠澤周安節 名安

嵐光擁翠跨春城
微士幽居傍清庭
繞琪花迷甲子座
開金斝照長庚
茂先博物羅千卷
韋相傳家重一經
令節豈徒稱嶽降
固應星斗助高名

玉峰呼德下 名谷

題畫

蒼松倚絕壑
積翠落層陰
風磴葉誰掃
雲泉響自吟
茯苓千歲結
鸞鶴幾時臨
惟有餐霞客
來橫石上琴

松陵沈無功 名亮

高館疏林繞薜蘿
放懷吾道自江湖
登樓一嘯風雲失
結客千金意氣多
鳳紀初臨南極迥
海籌添望碧雲過
緱山不少丹霞色
坐對仙鄉每浩歌

介

聖 虞山叢刻

松陵沈茂弘 名世濤

羨君鳩杖樂招尋
山水時留梁父吟
風雅自能高藝苑
文章終合冠儒林
亦知望重香山侶
不用人聞正始音
醉卧煙霞多勝事
何須更慕閩風吟

松陵顧庶其 名萬祺

聞道桃源昔避秦
隱湖重見古遺民
琴川乘鯉無前匹
緱嶺吹笙有後身
曹氏書倉推秘笈
石家金谷自長春
稱觴共進千秋祝
笑指山花樹樹新

玉峰吳函白 名玄冲

題畫

曠然竟無極
箕踞對羣峰
溪溜落深塢
巖陰連古松
境疑秦地隔
人似葛天逢
待學長生道
白雲穿幾重

松陵釋指月 名照影

汲古閣歌

汲古之閣在何處
虞山之左昆湖涘
東接滄溟朝日紅
西連劍門暮雲紫
君不見亭臺層疊
籠碧紗迴樓縹緲
生煙霞閣中人
物皆太古標
綉粉還三十車
古人有書皆讀盡
還向湖邊作高隱
豈道今人非古人
古人尚與今人近
先生獨垂千尺綆
汲盡不測之深淵
孰知遊心無極外
翻然許跡躬
崖巖深淵瓊崖靜
無始年年但見春
風起春風吹上十二樓
玉檻珠簾望中歸
文章炳耀流榮光
笙簧迭奏心翱翔
閣上祕書遍星漢
階前玉樹棲鳳凰
高卧松雲達明發
拂花弄琴向瀛渤
仙人控鶴來隱湖
逍遙共弄湖中月
湖中有田剛玉耕
種芝亦復栽蘭英
襟懷落落非常度
仙人退與陳幽盟
著書茲閣不知久
日與仙人酌醇酒
粲粲華燈錦瑟張
玉盤皎皎羅春韭
我歌汲古意漫陳
閣中吟詠皆輕新
興來索筆為君壽
長嘯今人是古人

介

聖 虞山叢刻

松陵王玄思 名載寧

天不生女媧
雲漢滅光鈍
倉頡未畫字
結繩為洪荒
茫茫乾坤大
斯文實紀綱
聖人御中天
大雅漸恢張
借問祖者誰
帝力頌陶唐
炳炳三代間
聲詩奏廟堂
中間雖淪喪
孔子存其芳
自遭秦政火
篇章悉淪亡
惜哉馬上翁
挾書除未遑
徒詠大風歌
風雅終滄桑
是時羣儒起
齊魯韓雁行
毛公最後出
源遠接卜商
燦然列宇宙
雜說卷舌藏
箋傳繼之興
惟公為梯航
祖宗三百年
六經互輝煌
煌煌書復兆
夢爰罹兵燹
殃典籍厄煨燼
風雅道不揚
口授字或訛
孰者魯恭王
文運天再啟
夫子雨粟祥
抱道虞山麓
談論幻老莊
詩篇尤俊健
始信祖德長
一灑千萬言
誰不歎渾茫
胸中富羣書
誦出聲琅琅
更兼校索苦
石經重中郎
古人開生面
後進感津梁
半生稽古力
功業壽無疆
夫子今六十
彩筆老更强
藏書過萬卷
啟閣架縹緲
石渠與天祿
於今見

汪洋詞壇立老將辟易少年場謙退接時輩論文氣激昂非
馬鄭徒爲君著述彰不才忝作頌聊侑百歲觴梅花萬樹白
年照鬢霜

松陵顧樵水 名樵

題畫冊

寂寂衡門草不除一間茆屋半間書手栽松樹高千尺野鶴常
來伴隱居

笠澤徐松之 名樵

六十年來德已遐才名豈獨似張華煙雲日對賢人酒丘壑春
開處士家纔有暖風迎柏子更看新月照梅花隱湖南面書城
在從此絃歌水一涯

南沙范仲聲 名裔文

華堂瑞氣擁韶諤鶴舞湖田自玉京天祿盈尊傾北斗地靈開

介

虞山叢刻

峽慶元正毛公世澤三吳重實氏聲名萬里程佇看蒲輪雲外
至好拋棋局慰蒼生

松林王在心 名仁簡

碎林歲月碩人寬紫霧湘煙壓滿闌三晉風流移我慕羣書卓
犖藉君看瓊枝香覆浮丘袂彩筆招來玉女鸞自是閒庭堪賦
處漫攜雛鳳寫琅玕

鹿城葉白泉 名國華

題畫

一片鴻蒙骨削成爲岡巒草木不妄茁蒼然數松蟠靈境無冬
春高人偃盤桓白雲冒芒屨洞壑旌文瀾林空抱膝坐四顧曠
漫漫九點齊州小五嶽胸中寬將此松石意相期保歲寒

松陵沈建芳 名永馨

向湖昔說仙人第此日高賢隱水涯錦樹青山多放鶴玉杯春

酒看飛花圓多葉竹開三徑坐擁藏書過五車何處避秦留姓
氏桃源今已屬君家

天山納堆山 名米 原名薛宋字諸孟昆陵人

子於子晉道丈未有杯茶杖烏之舊而辱念尊渭陽叔
子盟兄往好不文拙句輒錄精梨且述叔子遺言以文
虎人龍相品目汗流注踵詎徒挾背頃者我年五十七
之句宛宛在臆而倏已各六十矣山中與重其謀稱祝
惟有倡韻爲同人先適見有佳什詠講壇盛事輒拈其
中華嚴韻就正大雅俾南泰煙水中有吾兩人在聊
以啟文殊之願下善財之拜也

金剛窟裏策三車珂雪分毫到八叉手訂豕魚儲貝葉屢迎龍
象進瓜茶三千界攝炊方熟六十齡過影未斜彈指爲君徵實
相恒河沙數妙蓮華

介

虞山叢刻

縹緗百億舊莊嚴普現分身句義兼歲月人推善者相風流自
畧髮僧銜梨雲小塢猶存拈 西洞庭有酒菌新供未下鹽君去

翹企南泰容執手萬峰樓閣正垂簾

松陵潘聖木 名樵章

遙羨尚湖風物好幽人高卧白雲端長歌自茹商山草大老居
然渭水竿汲古懸藜期其照成書編竹定同刊包山西去採名
勝聞說君家自有壇

長洲吳廣成 名長吉 次韻

縹緗會讀十牛車倚馬雄才勝八叉幾夕迴思同作賦數年不
獲共烹茶垂綸放艇晴雲渡策杖尋僧晚徑斜溪綠林香來法
寶長生早已會南華

居幽日靜誦楞嚴需釋誰云未可兼檻外有花飛視浪閣中無
蠶食書鏡延賓常滿程家酒肥橐非關倚氏鹽及此稱觴多勝

侶喃喃燕子共穿簾

茂苑徐禎起 名辰

清風謾謾振林臯
齒德雙躋岱華高
曾効處囊看脫穎
傷心捧檄子千旄
芳辰花雨開三徑
幽谷良朋泛一舸
憲老於今誰盛典
可令鳩杖拜香醪

毛氏箋經第幾篇
朱顏玉貌類神仙
半圭禪榻依初地
一枕松風夢葛天
第宅傳來虞仲隱
丘山猶聽子游絃
公須授我還丹藥
消盡膏肓與道全

梁溪華仲通 名時亨 次韻

耳熟移書三十車
雲煙賦就手隨叉
毛萇應共謀詩傳
陸羽皆當著毀茶
其藝龍鱗身漸老
為詳亥豕日初斜
虞山亦是仙山屬
虞山有鳥目山何
必登臨問太華

琴川顧遜集 名翔

撫松篇

孤松天矯如猗龍
千年不改青容颯
然絕壑來清風
江濤夜合秋聲雄
其下有人類
逋翁卓哉風骨殊
崢嶸有時嘯歌雪
月中睥睨百篇與
千鍾有時靜對如
頑峰千秋心事悠
然通寒盡不知歲
月終而况人事之
枯榮門外百卉至
纖縷總如浮雲過
太空風欺雪虐如
窮冬惟與此松長
相從

琴川陸簡在 名潛

為重衣冠隱薛蘿
玉壺春酒共樵漁
盱衡天地完人幾
指點山河故迹虛
藏史井中深意得
著書松下古心如
幽貞何必推和靖
萬樹梅花對草廬

吳門高澹游 名簡

上壽時參百二庚
長星造物敢誰爭
尊前風雅乾坤大
海內交游事業成
道氣養培參月窟
元精凜雪長金英
此中妙喜期仙

證回首芙蓉開滿城

茂苑蔣聖與 名沂

道貌雍雍巾著綸
閱年六十總身閒
著書慵記春秋老
正字功高今古間
別業幽居山共水
扁舟茶竈往仍還
葑蕀攀晤同先子
數載於茲憶範顏

鹿城王聖脩 名元想

太質花周度九如
邈然風古海籌舒
交深設醴通玄感
禮重循牆卻吐茹
白雪映人金擲地
烏衣式穀戟旋聞
星橋虹亘虞峰接
卜有非熊載後車

茂苑尤展成 名佩 次韻

每念毛公書五車
雪輪冰柱擬劉叉
漉巾嘗醉籬邊菊
鼓柁還煎竹裏茶
秘閣疏簾風自卷
尚湖澄練月橫斜
小山甲子應無算
正好蒲團轉法華

玉峰王井功 名淑

渺渺懷人隔水涯
廿年憑夢到蒹葭
多君汲古求心畫
嗟我投綸學泛槎
瞻慕共傳推琬琰
居諸何惜抱琵琶
由來銅狄徵仁壽
効祝無疆棗似瓜

吳門汪苕文 名晚 次韻

尚湖高隱卻安車
只向湖邊把釣叉
興至卽中彭澤酒
悟來兼喻趙州茶
庭前帶草垂垂發
宅畔梅花樹樹斜
聞說養生真有主
肯將放達遜南華

海虞陸秋玉 名元猷

潭水荒深夢故廬
十年蹤跡悵萍如
靜流海內梯君閣
老衲山中驛子書
豈有蘭臺函赤綠
漫教石室混蟲魚
短縑又復遙爲壽
聊當吳門一攬祛

福建林那子 名古度

吳虞山叢刻

太平相聚艾年時廿載重逢已及耆歲月長將千古計才名久
在四方知近無捧檄娛親意惟有傳經課子思淮水琴川程不
遠華封三祝愧遲遲

舊京願與治名夢游

子晉以戊戌生而是年正月始舉過甲之薦蓋亥正未
春月仍丑建日者作去臘推也丁酉九月叩關再訪偶
訊賤子生日告以庚之建寅實則亥臘於是大笑曰向
謂長子二歲迺知為同年耳既歸寄我以詩依韻奉荅
再疊為壽

秋尋遙認舊墟煙馬齒重詢各莞然但道懸弧中隔歲安知看
曆兩齊年降余冀葉全開後賜爾梅花大放先霜鬢不堪頻對
鏡仙翁猶是綠雲頭

介

吳虞山叢刻

山下湖光湖上煙亂來高卧更翛然三空時飽二百口萬卷中
耐四十年矯首青松宜歲晚介眉珠樹愛春先扁舟不繫風波
少蓑笠玄眞書畫願

廬陵趙國子名景

子晉與治年躋花甲追數生辰曆葉相同支干各異互
為酬倡如此題目正好作壽詩矣聊次以祝

南陌春風散古煙一時雙秀落峰然庚經巧載生寅月亥字分
占度甲年柏葉逢歡忘醉後梅花索笑有饒先應知舊曆須推
測握手清齋放語願

金陵王元倬名黃

南面何須讓百城七星橋畔少微明龍潛不捧廬江檄鶴馭常
吹雅浦笙詩禮一槩分夜織犁鋤千頃課春耕伏生未老申公
健坐待蒲輪有送迎

茂苑顧我新名鴻禧

湖山周遠近湖水接東籬林樹隱山霧而養玄豹姿新月掛梅
末西暎生南枝橫几香有跡相輝問字奇草玄亭式廓長日下
書帷洞剔枕中秘冥搜世所遺推窗氣騰刺陳列雄坤維瞻彼
虞仲巖祥發湖之謂生申以及甫昭明其令儀退修因處類藝
苑酣遊嬉較雨課秫菊春酒以介眉釵軸適所性手理光陸離
影指科斗動蟬老芸含曦侵健才越俗魚豕析紛疑塵握散清
綺和風月露滴有聲開海大適駿與天淵構閣吞二酉賓至可
命披縱目神恍惚癡緒心顏怡稽古倚玉榮夏侯名同垂孟嘗
洵高潔下士無能規步兵具世眼青白殫足師余也竊自幸與
君共清時仰觀言子里遂歌毛公詩一經傳有自道統誠在茲
過庭阻六義優游而研幾飲人以世德淪挾如瓊餽禪悟受天
祐祝三固其宜吟情託不律轉轅其愉廉吹藜剛既定惠教無
泰差道義親相許奚囊爍自隨從心重訪鶴明志翦園莢藉茗

介

吳虞山叢刻

以永日商略花臨期瀟宕湖潏綠流染柳千絲欵乃煙波裏山
光半酒厄逸名名愈盛四海同蘭芝徙倚葛天域景融而春熙
流水入絃指壁外聞吾伊將與君美者三鳳齊鳴岐

又

擬騶同甲復盟鷗伴處西偏愧後遊北屋書香身轉逸瓊區文
譽齒兼優掃將花徑鎖三謝忍俾煙波送五侯坐嘯一尊江月
白求心惟有賦孫謀

易陽張集公名德

虞山毛公子晉肥遜隱湖抗懷古處藏書極富祗行甚
高令器翺翺世其家學誠為衡泌勝事今年丁酉子晉
六十初度凡屬聲氣俱有壽言予更投契者焉能默默
爰構三章以附於諸名篇之後聊代一觴云
吳山易水跡何殊誼結金蘭為氣宇別館鶯聲催客詠小窗花

辨點牀書生涯半寄三冬業清課時勤一畝蔬政拙每廣高士

賦吾將歸隱樂樵漁

墨莊花墅靜同禪乞得閒身自在緣笑我塵蹤鴻印雪欽君逸

韻鶴聞天手詮細帙誇南面際繞麒麟擁地仙幽徑常開人間

字娛賓日日酒如泉

澄江周仲榮 名榮起

碧水重湖漾日光霞綃綺曳映微茫開簾喜接真人氣獻歲行

看壽者鵬六十年重紀曆百千歡會此初場側身東望虞峰

外續續浮嵐暖翠長

有詞應不少瓊瑰叩岳何音也自媒交練卅年貞雨覆淡持千

變砥波頽芟除邊幅留寧靜受用詩書妙翦裁一語贈兄春海

澗七星橋畔是蓬萊

膠城陳義扶 名義

介

至 虞山叢刻

烏目蜿蜒孕秀初徵君宅畔繞芙蓉閣開湖上來天地人坐巢

中校魯魚博物解分秦漢禍求賢常下郡州車中原一綫斯文

在只賴毛家定本書

鹿城諸且了 名海濤

門背青巒宅面湖風流儒雅近時無問津會記桃源俗開社應

成竹逸圖春氣滿庭三玉樹秋光十里一冰壺抱慚不得登堂

祝卻拜西山真典謨 潛在大學府義

蘭陵莊玉驄 名同生

題南山圖

水漲小橋西雲宿橫山麓聞有讀書聲琅琅出莠屋

膠城張鶴民 名適

舊隱聲名動少微文章絕代定瞻依著書已驗龍鱗老對客猶

看鶴髮稀白社詩成邀夜月黃華酒滿泛晴暉瓊筵此日偏多

勝入饌芝街鹿正歸

雲間袁介人 名解

昔日同過處士家知君詩思繞天涯傾心每借窮交色投分因

停問字車玉局乍開星是客金尊常滿酒如霞隱湖脉望應無

數不待山中煮石華

華亭唐九詒 名廷謙

柏銘五日歲云新壽紀星迴幾度春著述虞卿能卻老輪囊種

高豈憂貧石渠架上書千卷妙舞臺前月一輪遙念孝先多道

侶時時觴詠醉芳辰

婁東王煙客 名時敏

毛公聲譽重南金萬卷如林擁古今種學遂成元凱癖耽書耳

似孝標挂梅逢雪後攜筇折菊到秋來冒雨尋十里湖山好風

景知君乘輿即登臨

介

至 虞山叢刻

雲間何次張 名安世

仙華碧豳虞山里虞山岬嶠立湖汜昆湖如帶繞山流五色湖

光扶日起我欲從游路豈遙蹉跎獨鼓昆湖棹主人居何

麗有如羣玉之山琅函璇軸等嵩高森然武庫擁晨夕中郎萬

卷應難敵鄭玄有婢盡通經問字亭前何絡繹往年共推金馬

客豈意滄桑轉眼易從此行吟湖水東振衣獨立青芙蓉著書

那知白石爛揮毫欲掃天山空手植武陵花口誦陶潛句交結

盡賢豪黃金易足語匣底龍含北斗光庭前鶴唳三珠樹山中

春動響流泉松濤萬壑鳴高巖君歌郢雪探梅出煙雲綠繞龍

猶蟠龍猶蟠吹紫鸞滿酌流霞披鶴氅還騎白鹿採三山

雲間王君謨 名丕顯

遐慕昆湖上春風梅柳吹綵衣歡進酒名士共題詩嗜古書常

校臨流釣自垂神仙倘來往應為贈玄芝

海隅何白石 名道

聞道仙鄉異俗鄉紫芝瑤草滿林香君家海屋添籌處青鳥銜
來進壽觴 題畫

雲間王名世 名烈

丹鳳揚威麩灼灼在雲霄美人何遐曠空山吹紫簫世人慕榮
貫貞松洵不凋梁父何險艱永懷英瓊瑞濯足昆湖濱清風鼓
玄鴻踰躅問桑麻散髮被絳綃五芝爵以色把臂王子荷寸心
終不移千載共逍遙

茂苑楊曰補 名補

萬卷樓開面尚湖捲簾春水綠平鋪已憐魚鳥親細帙更接雲
峰入畫圖世業自饒莊是墨傳家無貴木為奴知君好古不知
老莫問麻姑東海枯

華亭陳孝則 名德

首喜天涯同入社今此酒一登堂文壇欲滿三千客時事類
更六十霜皓髮人疑甲住牙籤書似石渠藏葉衣五色銀燈
映絲竹兼聞樂未央

雲間唐南公 名永貞

懸巖積卷似蓬萊此地不遭秦劫灰列國輜軒供採覽石倉籤
軸絕塵埃六朝幸有毋昭裔兩漢應推邢子才問道君家多脉
望重逢甲子尚如孩

雲間王晉石 名光佑

進酒梅花下閒筵映少微山留虞仲藥堂有老萊衣彩筆春風
動牙籤夜月輝關河多戰伐毛遂只漁磯

周名廷訓

椒花頌罷始添籌五日當君六十秋白髮尊前高士傳青山門
外羽人丘仙留脈望書千屋香泛屠蘇酒一甌滿目滄桑應不

計蓬萊只在海東頭

西川莊宜祥 名祖謙
一泉一石少亦奇天姥斷岸誰增重日長人靜卷編餘試隱烏
皮為小供 題畫

吳門徐元歎 名波

慈尊來影嚮花供手高擎游事春溪動齋期野菜生維繫天子
壽續從夜長明更喜童真像筵中帶笑迎 時白推法師移善
大會為
尊像於菴中
建華嚴
翁延算

海虞錢君鴻 名鴻

稱昔東海宅湖邊向父垂綸正少年聞道吹笙貌常好遙思釣
玉事堪傳撫囊穎脫凌匡鼎鑊版編新駕鄭箋博士專經家學
著紫泥臨戶秩初筵

文內外篇著述書淫擬借帝江湖身散號隨天讀箋鄰架蘭馨
茂芝有靈根醴有泉
浣花淡上憶當年載酒論文坐月娟覓句驚人誰肯後對牀握
筆每爭先峰青湖影會懷瑟玉泣江天幾共船投老行蹤隨代
隔臨江三祝海籌懸

滿川修竹滿地蓮塔影湖光斗極連一派青來揮白拂千層綠
卷轡紅泉玉爐香細騰鸞城銀燭光高煇字鮮何事行吟時
腹瓜嗜欣見鮪絲絲

金幢釋印持 名海闡

擁書萬卷百城尊海內芳聲久自存稽古諸侯車入巷尋文大
士錫臨門滿堂燒燭絃歌徹徹夜傳杯鼎食温在在為恩人共
仰敦倫好禮許誰論

入仙入佛心相許為讀為耕身並司百里畱畝農遞轉繞廊筆

青嶼山叢刻

墨僕能持平湖畫舫春風駛晴日書樓花氣馳遙見五雲溪上

滿故交齊進九如詩

天喜斯文精不孤慙遺一老在昆湖青臨書卷讀應盡綠滿田

圃夢未蕪燭秀惠非憑客舍吹笙名並列仙都鴈飛怡又逢佳

日爭許香山獨繪圖

智林釋石林名道源

田疇一望繞南湖萬頃年收倉廩租大施定應周梵刹羨餘還

肯恤諸孤從容對客談儒術造次逢僧較佛圖生產任之忘損

益南榮白醉選歐蘇

彭老為師壽亦齊獨留椽筆頌應宜真官迴繞持靈臚豪客歡

呼勸酒厄不老朱顏蕪玉液漸看綠髮間銀絲搜奇剔秘名留

後入大家應旦暮知

介

虞山叢刻

丘園攢簇住南湖處處開筵祝頌多堂上綠懸圖華岳春前梅

發繞雲窩耆英高會非無友仙術長生靡有他雪頂西來應問

壽遠持真果獻菴羅

東南瑞氣繞湖濤遠近持觴祝頌該我獨古稜方外貌客多文

學國中才生成寶樹三珠茂摘得仙桃幾箇來莫問滄桑遷幾

事軒渠起舞醉顏孩

君當列宿應三台初度欣逢花甲回案上每翻金石錄海中應

問閱風臺層樓積帙香雲滿道岸尊經畫閣開看取庭前排玉

樹公卿容易屬高才

玉峰呼德下名谷

闕閣懸垂修綆餘玉籤三萬籟侯居家傳本富惟耕織身為前

賢辨豕魚高隱易愁罌內粟小才每窘腹中書林泉經濟推淵

海獨占春風花滿廬

荷水劉公調名鼎

問道開筵慶六十庭花香細酒盈卮高樓積有書千卷豹袖存

無縮半絲作客雖然乏物貢近山聊許採芝貽明朝又上南湖

去脫笠臨風且賦詩

虞山釋柏巖名運曉

隱君逸興樂堯天千頃湖光拱目前架廣好書時快賞堂多佳

客日閒筵能為檀度功無限德引仁鄉壽永延耳順省聞玄妙

理與僧茗椀靜談禪

介

虞山叢刻

吳門吳應四 名雅

高卧昆湖水一方聲名天下識
毛萇棹移北海尊前月花落東
山展底香筆陣詞源心似錦
牙籤玉軸壘為莊舊依簷宇多
青眼今日猶思寒暑忘

吳門王僧祐 名淵

庚辰之歲先君子挈馮過虞山
造載德堂下望先生而拜曰
余耆年得子無以自立翁今之
巨卿也願以妻子相累既荷雲
天之誼不負一言之託二十年
來衣之食之教之誨之如一日
也今年春馮犬馬齒已二十有
六載先生甲子亦一週矣稱觴
之日遠近畢至親朋咸集馮愧
顯愚不能誦禱謹述鄙懷漫成
長句

介

虞山叢刻

事隨拜堂前尙九齡

以介編 詩餘
通家子 王右軍子諱英補之錄
婁江吳梅村 名偉業
尚湖高隱處校漆簡定遺經
正伏勝加餐揚雄驅飯七略
縱橫爭傳殺青奇字更五千
餘偈叩南能夜雨蒲團佛火
春風箇閣書聲
卧荒江投老遺民兵後海田
耕喜柳塢堂成月泉詩就黃
酒行吟高談九州風雅問開
元以後屬何人百歲顛毛斑
白千年翰墨丹青 右調木蘭花慢
婁江陳子謙 名遜 和韻
斯文千古業廿一史十三經
奈馬化為烏亥移成豕譌舛
縱橫忽生尚湖遺老喜搜奇
釣古有餘能大禹祠前山色
靈威洞裏波聲

介

虞山叢刻

秉家風規矩先民讀罷即躬耕
或放鶴僧過聽鶯客至高坐閒
吟不知何年真宰把桃源天地
屬伊人劫火千春灰黑齊州九
點煙青 右調木蘭花慢

虞山許逸仙 名士勳

筆底花生五色匣中龍吼三秋
文章江左奪名流浩氣上冲牛
斗
鄰架縹緗盈滿庾樓風月優游 下闕



延

壽

錄



延壽錄

常存敬畏齋原本

關不信果報說

果報之說淫人妻女妻女人淫使天盡如是報之人極信矣
 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或報於科名子息愚者疑焉且有淫
 人而仍得科名子息者智者亦疑焉抑知科名有遲早尊卑
 如命應早遠因犯淫而略遲諛之者猶曰早也彼即疑無報
 矣命應尊顯因犯淫而稍降奉之者猶曰尊也彼又疑無報
 矣至於子息有遲早有賢愚亦同此例人特不察耳若本無
 科名之人大則報在壽夭小則報在貧富安危一一可以類
 推嘗見世之信術家言及僧尼法事者必曰甯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無獨至淫報而必不信其有何耶總是迷惑於色耳

延壽錄

勸禁淫書淫畫淫戲文

天津惟淫最嚴人禍惟淫最烈世之犯淫者雖其自造惡業
 然無顯導之者淫機不觸淫心亦無由而熾自有導淫之具
 則淫機觸目而生欲人之不熾其淫心不可得矣故淫為萬
 惡首導淫之人尤淫惡中之首也導淫之類不一大要有三
 一曰淫書以私期密約為風流以鑽穴踰牆為佳話甚至狀
 第間不可言傳之事皆擬其聲容傳其情狀披而閱者有不
 神搖意蕩者乎一曰淫畫為狂且寫照栩栩如生為妖豔傳
 神盈盈欲活並在衽席間不堪目睹之形亦皆有象畢呈無
 微不露展而玩者有不目醉心迷者乎之二者猶託之空言
 幻想也至於淫戲以真面目傳男歡女愛之情以實形骸作

覆而翻雲之狀舉淫書淫畫所不能盡者無不盡態描摹極
 情狀點導淫之術蔑以加矣且淫書淫畫未必盡人而觀即
 觀之或猶有所隱諱茲則賢愚良賤雜坐喧呼老幼妻孥同
 場指點為之者不知羞觀之者不為怪以致享賓宴客俱成
 縱慾之場祀祖酬神悉作誨淫之局傷風敗俗尙可言乎嗟
 嗟男女之慾如奔駟潰川即勉事羈勒隄防猶岌岌乎有覆
 駕橫流之患况誘之以益其放縱之性導之以速其就下之
 勢哉童子天真未斲因之情實頓開老成嗜慾漸平對此邪
 魔復擾吾不知為此者何心必驅天下之人盡歸於淫慾之
 途而後快也且夫人心之善惡常視所導為轉移同一書也
 讀格言善論則生警惕之心同一畫也瞻神像聖容則起莊

延壽錄

一一

嚴之念同一戲也觀忠孝節義之事則豎買為之動容婦孺
 因之涕泣亦可見人心之靈有感則動斯三者又感人最捷
 然則為此者何不正用之為勸善之方而乃妄用之為導淫
 之具乎用以勸善斯生財之道亦種福田用以導淫則漁利
 之場俱成孽海即為謀生計胡為必舍彼而就此也聞之陰
 律有云造淫書淫畫者在地獄中受苦一千五百劫俟其所
 造之書板畫軸盡滅並因其書畫犯淫之人罪孽滿後彼方
 得解脫演淫戲者亦然夫冥漠之事雖不可知以聖人作俑
 無後之言觀之其理斷有不誣者噫為謀生之故致令天下
 之人因我而造孽於無盡而我身亦自受孽報於無窮稍有
 人心者當亦惕然思返矣吾茲為習業者勸凡作書者上之

為格言善論發人警惕即不然齊諧異志無不可新人聽聞也萬萬不可刻淫書也作畫者上之為神像聖容啟人敬畏即不然名花異景無不可供人玩賞也萬萬不可繪淫畫也作戲者上之為忠孝節義動人觀感即不然新聞軼事無不可娛人耳目也萬萬不可演淫戲也推之三者之中凡涉女色在在禁絕庶使人淫機不觸淫心自無由而熾即世間未必從此無淫人但我不為淫之倡即不為惡之首改過遷善斯轉禍為福矣尤願有地方之責者出示嚴禁明白曉諭遇淫書淫畫則搜求板軸劈燬之淫戲則於演劇之場派役查禁自禁之後猶有藏賣淫書淫畫及僻遠之鄉私演淫戲者一經訪出立予重懲庶幾力挽頹風維持世道一反掌間造

延壽錄

二

福無盡矣即或事權不屬亦望苦口危言廣為勸戒若輩俱有天良必有因之改悔者亦可於萬分中補救一二苟實係冥頑不可開導別無他策惟有不購淫書不買淫畫不點淫戲人人如此使彼射利之術窮彼將自止是亦不禁而禁之微權也造福獲福同志者共勉之

士為四民之首無論窮達俱有維持風化之責近世淫風流行蔑禮義喪廉恥此人心風俗一大關鍵也口舌微權力為挽救較之他項施濟皆事半功倍閱者幸勿以為迂而置之

戒色從幼孩起說

子弟五六歲以上勿令看男女畫紙勿令耍泥塑美女勿與

談娶妻作伐事勿令看戲聽歌十歲內外即教以遠避嫌疑既聘室勿道新人顏色美惡勿令輕入婦家十五六時勿看淫詞豔曲春畫等物養其廉恥如女子一般則守身自加人一等世人教子弟以個儻老辣為能五六歲時便已指塑畫美女曰此我妻也父母輒喜而笑之比稍長則即與言婚娶事見婦家人而羞避者反呵之為不揚逢人戲語而怒者反斥之為不識取笑此皆失於防範之處迨聰明誤用自命風流卒至流為淫蕩或閨房無度漸至成疾禁之不可悔無及矣吾謂教幼年子弟如教處女一般須知羞恥然後察其年可授室而婚娶以時庶無後患

關逢場作戲說

延壽錄

四

見世人置酒挾妓名曰叫花夫置酒宴客肴饌酒果倘有不備謂之簡慢從未聞以不叫花為簡慢者即有無禮賓朋索及此等儘可正言沮之否則他辭覆之豈不立止至己為客而主人挾妓或延至妓船妓館則亦可婉辭否則逃不赴席主人必不怪也倘或怪之其主人先不足敬怪亦何害乃委曲遷就名曰應酬且謂逢場作戲似爾無妨試思天下挾妓取禍之人誰不自逢場作戲始耶人亦慎其始而後可

關近而不染說

人有大言青樓妓館我常出入而終不染吾未知其言之信否即曰信然此語亦誤人不淺夫既已近之染者什九不染者什一苟能不染儘可不近與其近而不染以為能不若并

不近之之為愈也大抵入聲色場者皆挾不染之說以往而卒受既染之禍而歸坐懷不亂君子且不敢學也矧敢學今之所謂近而不染者哉人庶幾作近則必染之想以杜禍端勿信近而不染之說以致失足

關愛憐才妓說

愛憐才妓者謂吾不貪其色而憐其才但既曰憐之宜思救之既不可救而忍淫之乎況憐才之人已必有才彼之才既以為妓而敗我之才又以狎妓而敗是一舉而敗兩才也自古才人為憐才妓而失其身名者不可勝數風流自賞後患無窮何所取而必欲之哉願天下憐才者知才可憐而妓不可狎固不可假狎妓為憐才亦不可因憐才而狎妓

延壽錄

五

遠嫌

姚庭若曰孟子曰夫婦有別而況於男女之際乎所以一部禮書只是別嫌明微四字盡之嫌微之際不別不明其害有二一則損名一則敗德促樽令坐墜珥遺簪在我僅戒閑之偶踰而旁人則可以為藉指之端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又曰男女雜坐目語狎始不過謂聊逞風流耳而其後必不能僅止於目之貽語之狎矣蓋欲猶火然畜水以防之置灰以覆之猶恐其熾也若置之乾薪油炭之上又有大風以鼓之不燎原不止矣故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傅青野曰少年婦女切莫繁言或彼此原屬無心而問答之

下不肖者反覺有意況乎外觀不雅體統何存倘為人所疑而妻非組織即不至性命干連而我之聲名亦玷矣此時還能與人爭辯否是以君子貴遠嫌也

又曰人家少壯弟姪輒入姑姊媵嫂臥室或於無人處私通言語即為父兄者亦以尊卑名分恬不知怪殊不知瀆倫敗檢皆由於此至於中表姊妹以及疏遠眷屬尤宜避嫌

肅閨

遠色編云道遇婦女不避而必記以過者此春秋誅意法也花間陌上原無必避之理但存一必不肯避之心故惡之也荆氏輯要曰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千殃俱從此起

延壽錄

六

願體集云今有人纔入閨門頓忘檢制或遇姑姊妹在前而單衣赤膊無所顧忌又夫婦閒諧謔不避兒女皆非處家之道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街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姚庭若曰吾願為家長者但誨婦人行善勿得妄許神願倘萬不得已有子者子代無子者夫代自己齋戒於家心香一炷有感必通何必入廟燒香始為致敬既蒙露面之羞反蹈褻神之罪乎

傅青野曰男子讀書明理尚多失德況女人乎故當以身作

則隨時隨地論以禮法不得狎昵無度養成惡劣之性及淫蕩之心語云教婦初來慎之

庸庸錄云男女之所以隔絕也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即聲音尚不容通况顏面乎於此見古人防微杜漸之意今之婦女竟不避人反笑避人爲不大方入寺遊山冶容豔服直欲與娼優爭勝是何居心試思娼優輩以色悅人者也故妖冶之容惟恐不窮盡其態不足以興人淫蕩之思此輩原不足責何致良家婦女之服飾亦日驅日下哉爲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

又曰僕供使令內外須別男僕非有大故不入中門女僕非有大故不出中門早暮宜防非大庭不得偶語此齊家要道

延壽錄

七

也

又曰三姑六婆面生可疑者必有蹊蹊即素所熟識者亦宜拒絕蓋此輩專作不良牽頭傳遞言語巧爲引誘婦女無知最易墜其術中閨房中無形醜事意外禍端往往由此若夫哄騙財物又其小者也

庸庸錄云人家房屋雖小亦要分別內外每見有等人家賓客到來婦女聲音雜聞於外成何體統甚有婦女買物應門不以男子爲主者更屬不雅爲家長者亟宜整飭

筆業

袁了凡曰人雖不肖未有敢肆爲淫縱者自邪書一出將才子佳人四字抹殺世間廉恥而男女大閑不可問矣每見深

閨女子素行無瑕暫一披卷情不自制頓忘中菁之羞亦有少年子弟情竇方開一見此書邪心頓熾日思夜夢或手淫不制或目挑苟從喪身失命皆由於此即夫婦正色妾媵固有亦不免巧於淫合極盡淫污直至減年折福削祿喪身嗟乎教猥升木誰之過歟夫淫爲萬惡首今則撰此淫書壞男子心思敗天下風俗是自居首惡并陷他人於首惡也此種罪惡與十惡五逆定加百倍死無人身永沈地獄固其宜耳惟在端人正士耳目所及即爲焚棄更望普勸同志親朋展轉相勗燔之惟恐不盡務使天下少看一人少看一日真正人心移風俗之一助也

姚庭若曰陽世嘔出心血只博得地獄沈淪數點血淚哀哉

延壽錄

八

作者受苦於地獄求此書焚棄而不可得乃生者猶竭力構思惟恐不工惟恐不尖惟恐不眩惑於世罔知悔懼豈不惑哉

傅青野曰淫穢等書一經才子品題則聲價十倍流毒愈深更難磨滅即作者決無知己之感亦且痛恨於九泉也故讚歎之罪實與作者同科

閑邪論云士子富於才華筆耕謀利若能纂一部古今忠孝節義事實慷慨淋漓有聲有色使見者心生則效愛慕悅從亦足價重雞林未始非利藪也何苦無中生有造此綺語豔曲以成人之惡不有人患必有天殃戒之戒之

閑邪論云世間惡事未有過於畫春宮者將使天下識字不

識字之人一概心醉神迷豈非惡極吾見擅此技之人鮮不
斬然無後者蓋以其畫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
門卽絕嗣不足以償其罪也至其妻其女其媳鮮不淫亂者
由其朝夕見聞無非淫狀卽有貞烈之性亦化而爲邪也且
其人亦必早夭而不壽蓋其執筆摹擬刻刻淫心搖蕩真精
浮散夢遺消精脫陽等症相繼而作也嗚呼慘矣夫百工技
藝何事不可爲而乃爲此山水花鳥何物不可畫而乃畫此
處心積慮將使天下無人不奸淫胥入於禽獸之域而後已
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孽愈重而報愈酷矣

延壽錄

九

風俗醇而士習可正也

戒色良言

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慾火焚燒精神易
竭遂至室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
且漸成勞瘵之患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展轉一
淫念遂足喪其生而有餘也

過淫說曰諸惡孽中惟淫爲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
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瞋恨心忌人之
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
業由茲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爲萬惡首也然庸夫俗子罔
知願忌至文人學士誦習聖賢亦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

無心願盼輒爲有意之凝眸深閨偶爾笑言竟作多情之勾
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謀繾綣託於
夙因邂逅視爲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
下花開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成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
家蕩產半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之榮華喪盡
大則虧禮危親鄉閭交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至敗
露觸囚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
曰何傷嗟乎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
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
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病纏心骨之內無異揆白刃而劊人之
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況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

延壽錄

十

者得子孫淫佚報姦入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
報於妻妾卽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
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
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廬或兄弟交
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賤後人不知誤行褻狎
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
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敢污佛地致壞清修此與尋常
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
名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眾人我亦見絕於正士創天
地未有之奇淫蹈神人共憤之穢行且惟慕少年頓忘齒誼
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何異於吾弟吾姪

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
翻然愧悔矣下之狎僇童睨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
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
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媚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
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况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
命莫保身體臭爛生子皆卒嗟何及哉惟在當境之初動念
之始亟思降伏為惕然自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
何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使於禮
法因果確信不疑自能觸境猛省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
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
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歡娛

延壽錄

十一

博終身荼毒甘蹈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場中最易失足求其
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誠始迷而終悔即殃去而福隨上蔡
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
當戒已也嘗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俊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
方揣摩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
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
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况復含沙噴血玷清白
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造罪
良多雖其立意在於警世而披覽之候人反動心則人之孽
皆其孽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表彰感應救拔淫迷或
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擲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

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
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

戒觀淫書

目不接嫖娼之語則邪心無自而生家長嚴禁淫書入門近
見蘇揚有收毀淫書會
遵而行之
厥功尤大

戒談謔語

口不道淫褻之言則邪緣無自而入家長嚴禁子弟嬉謔
師嚴禁弟子閒談事關
名節者
尤宜戒

戒視色

動目即動心之始簾前道左苟縱觀不禁未免暗裏移情宜
慎於顧盼如流盼美色私窺婦
女之類皆宜切戒

延壽錄

十二

戒近色

避嫌乃避禍之方共室同舟即操守素嚴正恐一時失足宜
預有防閑如輕入人家內室及居近歌樓妓館
行路遇船妓店妓之類皆宜切戒

戒接言

通名道姓或視為無妨而形迹不拘究非遠嫌之道途遇偶
自持自
無此患

戒授受

遞物傳杯或輕為小節而侮慢漸起恐受牽引之傷授受不
杜漸不
可不知

戒身染

懸崖勒馬尚不失為完人所患臨時寡斷幾乎身染者
勿為色所迷

戒故犯

孽海回頭猶不失為善士最虞迷路忘歸已經犯過者勿見色而戀

久客宜戒

情所偶動稍不隄防不但名利有妨甚且身家莫保居家節慾自然能牢

立脚

密室宜戒

人所不知畧忘顧忌不特事機必敗要知天理難容獨坐正心始能不納

閉門

酒後宜戒

飲毋過度則世界皆屬清涼酒後昏亂或誤入迷途或被入牽引不可不戒

淫朋宜戒

延壽錄

三

友必擇交則匪人不能引誘平時有知人之識臨事有遠避之方能勸人改過者厥功尤大

此十二戒者首二戒是防於未然以杜其淫褻之漸子弟

知識初開時即宜戒之次即戒視者乃目接之始孔聖教

顏子為仁首言非禮勿視洪範五事君子有九思皆以視

為尤蓋禍機之入皆在於目所謂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也

次戒近者閑其身即閑其心也次戒接言授受者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近之時寓遠之意既以防我之

近色亦以防色之近我也以上六戒戒其心身染一戒戒

其事或奔女自獻其身或淫朋設計陷害儘有情之已動

幾不自持人禽立判僅在尺寸之間邪正區分祇爭呼吸

之頃但能猛力把持不至身染譬如毒蛇啣指斷腕不死

藥矢穿身刮骨則生失其肌膚猶不傷性命古人秉燭達

旦騎牆不下及曹鼎不可等事將染不染遂成完人大可

取法但戒色至此關頭最易失足有妄訣焉曰忍之很忍

之而已作白骨想作老病想作現報想作尸癘毒想作

餐刀殞命想王法殺人償命獨至作神明赫怒想作日月

照臨想作壽命福澤功名子嗣因此損折想上言現報即所謂淫人妻

女妻女人淫也此則指看破一切則嗜慾之心淡願忌一

切則邪縱之膽消不淫本分內事未敢希冀美報然到此之際色者於斬除邪念之時稍存一希更在平日有過慾

之戒報之想亦所以堅從善之心也

之功過慾二字所包者廣即則臨事有挽回之力明以燭

幾健以致決缺一不可天下雖有淫人其初犯之時必有

延壽錄

六

廉恥畏懼之意此處畧一鬆手萬丈深潭一脚便踏到底

而不可救其犯後非不悔而悔後旋即犯者蓋未犯之前

其權猶在我已犯之後則權已半在人迷魂藥陷人坑萬

種羈縻百般圈套使人不能自脫甚至匪人引領亡身敗

家聲名遺臭亦祇為初犯時畧一鬆手耳吁可危也然亦

有無心誤犯深切悔悟乘此斬釘截鐵痛改前非猶未為

晚其改之之道如病之服藥要有堅心猛力加倍政治之

法目不邪視口不戲言甚至誓諸神明以徵其信誓神之

以矢志盟心也不得視為愚夫愚婦之見比尋常戒色更須嚴密方可湔除舊

病故即次以戒故犯至於久客密室犯之尤易酒後昏亂

淫朋引誘犯而不知皆宜預防故又次之以上各戒覺悟

賢智警惕中人言簡意賅易於熟覽有志者更合戒色神訓格言而敬閱之則此書或亦附迷津寶筏之末云

房室

戒色從閨房起人能視閨房爲倫常要地一切治家立命之道胥在其中則真樂斯得而褻念自消雖日相親密必有所以清其煩穢昏迷之氣勿使沈溺委靡於燕私之地則偶然外出久客他鄉都成習慣不至爲外誘所動亦良法也否則居家縱慾出外耽花其禍甚烈

姚庭若曰夫婦正色也然亦貴有節若云正色非淫則家醜不可醉乎且人終身疾病恒自初婚時起年少興高力旺恣情無度不知保守多成癆怯甚者早死累妻孀苦百年姻眷

延壽錄

五

終身配偶何苦從一月內種一生禍根古人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

畜德錄云世人無不急於生子亦知生子之道精氣交媾溶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恒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慾之人恒艱子且易灰氣泄而精薄也今人夜夜淫縱精氣妄泄邪火愈熾真陽愈枯安能成胎卽僥倖生子亦不能育或殤於痘或殤於驚痘者熱毒驚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真精不足風者父母之真氣不固也況人之精神統貫三焦榮華百脈慾火一動合脈流通都從命門出來極是可怕一經狂妄不節骨髓內枯漸至身體羸弱飲食減少內熱咳嗽吐血夢遺虛勞等症迭見老親驚憂而無措良醫救治而難痊一以爲

先天不足一以爲補養失宜一以爲風寒所感而不知皆自作之孽其事隱微而戕賊其性命者深矣卽幸而不死而骸痛腰疼終身抱病頭眩目暈未老先衰雖留此軀不能承先啟後不孝之罪莫大乎是矣甚矣分內之色亦不可不節也

明徹軒種福說

子近有童年種福之說客進而問曰福可種乎子應之曰可客請竟其說子乃曰人之有福猶穀之有苗也其初至微其繼漸茂及其成實則甚美而且甚多此天之生理本然也設當其至微既無以培養之又從而剝削之則微者益微將滅亡之不暇尙何望其茂尙何望其實之美且多哉是傷天害理莫此爲甚也以此理告諸童子當無不曉獨至於身雖多

延壽錄

六

方曲喻猶患未曉非無知也誠難曉也今欲於難曉之中使之易曉則非明白曉暢直指無隱不可

〔誣首段以苗爲喻從孟子山木章得來爲童子作一當頭

棒喝

〔廣人當童年又譬則樹木之萌芽花萼之含苞也長養之漸致敷榮摧折之立見枯槁福之消長實決於此最宜猛

省

夫人之生也在母腹中彌歷十月而始誕得先天元氣二十四銖斯時赤子混沌純靜無知屬坤卦自一歲至三歲長元氣六十銖一陽生乎復當此福田肇造猶穀種之生氣尙微也至五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二陽生乎臨則微者著矣至八

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三陽生乎泰則著者長矣至十歲又長元氣六十銖四陽生乎大壯則長者暢矣至十三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五陽生乎夬則暢者茂矣至十六歲又長元氣六十銖六陽純是爲乾則茂者秀而實可待矣當斯時也得天地三百六十銖之正氣原父母二十四銖之祖氣共得三百八十四銖以應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爲天地間一完人其獲福烏可量哉

〔評〕應敘元氣之不易得說本河圖卦氣確鑿有徵凡血氣未定者可不時時珍重寶惜乎

〔廣〕先天無形曰元氣後天有形曰元精亦曰元陽其實一也難得而易失者惟此陽精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精

延壽錄

七

非特童子當刻刻保養卽成童以後亦無一日不當保養也

乃自人心不古情竇早開未及成童之候早同受室之年且其害有百倍於受室者而幼穉無知聰明者少父母不能禁師傅不能防已可危矣更兼狎邪惡友誘彼童蒙使之鑿其性真違其生理令無知童子薄弱者頓遭橫天之凶茁壯者亦成勞瘵之症本未獲戾而自戕其命本未犯法而自促其生六尺之軀殺於方寸畢生之祿削於一時興念及此未嘗不痛哭流涕也

〔評〕此段乃緊要處將少年曖昧喪生之事說得顯露已犯者閱之必當汗透重裘

〔廣〕醫書云男子精未滿而非法以通其精則五臟有不足之處他日有難狀之疾又云凡人慾念纏綿元陽盜洩君火動於上相火應於下雖非房室之勞而氣血既虧百病叢集其在腎則爲夢遺淋濁而水液漸以乾枯其炎上入肝則逼血妄行而爲吐衄或爲筋骨疼痛又上入脾則爲發熱而飲食悉化痰涎再上至肺則皮毛無以滋溉而面目枯瘦喘嗽聲啞遂致虛損不可救藥五勞之中莫此爲甚苟知自愛者慎勿蹈之至既娶而縱慾其爲害更不待言

而昏迷罔覺者且自謂年之方長力之過人間格言垂戒而以爲迂見狂生引誘而以爲樂傷身之事竟成習慣卽知父

延壽錄

六

母惟其疾之憂而情慾旣重性命轉輕遂至違逆親心雖父母隱憂莫解而有所不顧書曰人心惟危此人心也洵可畏哉

〔評〕此段尤切中少年人通病

〔廣〕世之習慣此事者大抵自恃其強與醫不畏死者耳豈知人身難得性命虛浮一旦無常悔之已晚況過剛者易折外強者中乾一時雖不覺其損而猝然病發常較怯弱者更甚自殺其身死猶不悟豈不深可痛哉

吾生也魯當舞勺之年本不知情慾何狀而成童誘之遂致常嬰疾病幾於不救至今雖生猶死未壯先衰臨事恆多怯懦聞言半屬遺忘富貴福澤實減於斯斯固自作之孽然亦

導我者與有孽也回憶當年至今恨恨然已悔之晚矣

〔評現身說法一片婆心聰明子弟不幸已染惡習者閱此即當立時改悔若既不知改而復引導他人與手刃其人無異如能勸止一友功德無量矣

〔廣世有愛其子弟者於童子十二三歲時即當留心察其動靜不令其與油滑子弟同隊嚴禁不許看淫書淫戲以及婢媪褻談童僕穢罵新娶開房等事俱須呵禁家中女眷雖屬至戚子弟自十一歲以後即當教以明嫌古人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歲不出閨閫欲端家範者不可不致慎也爲塾師者嚴禁其徒在館不許聚談穢褻出外不許至佛會戲場東西窺看或有成童與小子同館

延壽錄

九

者尤當加意防閑至若爲店主者能禁其少年夥友不上酒樓不入妓館守身如玉惟恐毀傷則彼之事業既有可成而我之資財亦因之不耗其獲益豈淺鮮哉

因思己之無及而轉念他人雖未必如予之愚然亦未免同病也爰爲之深究生人之理驗諸卦氣參以河圖夫乃知幼能保養者卦氣既周福澤斯備若不知自愛則卦氣不全福亦隨削故爲童子者當知大壯夬乾之會正吾人十一歲至十六歲之時斯時一次洩漏即減將來一分之福斯時刻刻保養即種將來無量之福斯言若妄吾當永落地獄吁吾人受福幾何而竟以有限之元氣逞無窮之人欲旦旦伐之其不至滅亡者幾希矣則甚矣福之有待於種也而無如世之

不自愛者不善種而有等於掘苗也

〔評總結一段說得透徹

〔廣此書雖爲十六歲以前者戒然要知十六以後如樹之枝葉雖備尙屬穉嫩一經剝削根株憔悴萌孽難生原與十六以前無以異也況犯此者暗室獨居情且妄動猝遇邪緣淫心頓熾不覺走入禽獸一路即無邪緣而寒暑因虛而侵其營衛鬼魅乘隙而吸我精髓殺身亡家易於反手凡我後生急宜痛懲

於是客聞而恍然曰斯言也不獨爲一人二人種其福已合百千萬億之人同登福地矣敢不受教

〔評以客起以客結

延壽錄

十

〔廣未娶種不躑喪之福已娶種不貪縱之福尤種不淫汚婦女迷戀娼妓之福是人一生必得大福後世猶享餘福報德須知

昊天罔極德難酬父母惟其疾最憂不敢毀傷方是孝聰明子弟試深求

〔評有形之毀傷傷其後天無形之毀傷傷其先天此父母所朝夕隱憂而不能明告其子者也爲人子者不可不自愛乎

養兒待老本親心兒若先衰痛最深白首高堂誰奉侍可憐雙淚落泔泔

〔評到此地位悔之何極

諺云養兒待老父母之心皆然也乃竟有父母夫老而子先
老父母未衰而子先衰者今人動曰天稟使然子亦非不
然也然亦知出於天稟者少出於人事者多乎若出於人事
而然是父母有子反不如無子之爲得也況乎已爲父母之
身亦卽爲祖宗之身世有衰親獨子關繫重大而不知保養
剝削以喪其生遂致覆宗絕祀先人無血食其罪之大上通
於天矣卽非獨子而以父母多方愛護之精神竟毀傷之不
少惜尙可以爲子乎知孝親者急宜猛省

〔廣〕父母之愛子也孩提保抱筋力俱疲及長而有室心稍
慰矣乃世之爲子者知其妻遂不知有父母甚至貪戀
牀第違逆親心試思身從何來生於妻乎生於父母乎又

延壽錄

三

思三年乳哺十歲就傅時待養於妻乎待養於父母乎況
一妻旣死一妻復娶天下原不少爲我妻者若風木旣悲
永無見期欲復聞父母之訓誨安可得乎彼聽婦言乖孝
道者何不思之甚也更有少孤之人其母輕年守節受盡
萬般辛苦始得撫養成成人而爲子者惟知溺愛其妻不思
報答親恩以致白髮空闔心常怨恨此實有較之尋常不
孝百倍者矣至父母初終今人有於未成服之前先爲其
子完娶者或於父母將沒未沒時使之成夫婦之禮世俗
習慣不以爲怪其實不孝之罪莫有大於此者推其所以
爲此之故不過欲死者有媳以著代或因生者無內主耳
然媳之有無於死者何所損益家無內主亦可以委曲籌

畫奈何甘心爲名教罪人乎且使此時妻尙未聘將安所
得而娶之乎是亦無可藉口矣又況婚姻大事有生不再
今以草率了事又獲莫大罪戾使之終身悔恨無可復挽
主持其事者尤當爲兒女子設想甯使遲遲異日得以盡
禮毋令草草一朝陷於非禮君子愛人以德正在此等處
是娶者罪固非輕使之娶者罪實更大也若服內生子一
事尤屬今人所易犯然以擗踊哭泣之身而猶爲此等事
其尙有人心乎卽犯於數月後或期年後雖若情有不同
其實罪難末減古人三年居倚廬寢苦枕塊不入中門今
縱未能盡效亦當略師其意自始喪以至大祥皆分房別
寢一切衾枕幃帳勿用華飾無事不至妻妾之所庶幾別

延壽錄

三

嫌明微不致自蹈於大僂也昔晉人有使婢丸藥得罪者
是不特生子爲不孝卽歉然聚處於閨闈中亦不孝矣况
自來喪中所生多屬兇惡敗類或以覆家或以絕祀結埼
亭集中曾詳引之然則居喪者可不警懼乎

衍慶須知

由來寡慾慶多男彘羽繩繩著美談文祿無輝緣底事眼前
快意詎堪貪

〔評〕觀此知童年斲喪者與故殺子女同罪導人斲喪者與
盡殺其一家同罪

哀哉赤子本無愆乃父緣何早棄捐爲念孤兒悲失怙少年
情慾莫流連

評爲天下以幼子付人者一齊下淚

人之娶妻將爲似續計也而童年受傷者往往不能生子或雖生而不能育然則絕嗣之慘不得歸咎於天命矣即使能育而稟氣極薄一生怯弱爲無用人欲望子又生孫諒不能也是育猶不育也且子嗣既屬難保而自己又爲虛弱之身一旦不測誰爲撫此孤者興言及此真堪哀愍而孰知孤兒之慘皆乃父少時所自取也知愛子者急宜猛省

廣從來寡慾多男多慾無子世有妻妾滿房不能受孕者職是故也若受孕之後不知節慾多致傷胎小產或胎厚難產或胎火多發爲瘡瘍以及急驚癇風痘瘡毒重是皆自殺其子女也又有人平生無大過而後嗣淫蕩男則傾

延壽錄

三

家女則播醜人皆歸之天數不知其人自己閨閣中暗爲恣縱氣類感召之所致古人重胎教自有深意豈待顯然淫行而始報哉然則淫人妻女者其貽禍之酷更不待言矣

偕老須知

慾寡心清病弗纏白頭偕老福緣延何須早作多情想翻使鴛鴦夢不圓

評以無實之歡娛易百年之好合稍有識者斷不爲也

狂童自少命輕浮潛使嬌妻詠柏舟偶見孀居猶惋惜忍令吾婦亦同流

評繡衾春風空房夜雨事如反掌情何以堪

誰無夫婦如友如賓而童年受傷者每至將受室時遽然夭折卽或幸免而血氣早衰毫無生趣年未及壯腰駝背曲已如老翁欲冀齊眉斷不能也昔人於矜孤恤寡句註云自己未寡之婦尤宜矜恤予更爲轉一語云自己未娶妻之身尤當保重彼青年孀婦寂寞空房皆其夫少年時種下禍根也知保妻者急宜猛省

廣人能自立即一貧如洗何憂無妻所憂者有妻而不能保其妻耳縱肆淫慾不知節制一旦身亡其妻改嫁是謂鬻妻卽不改嫁而使之終身受苦是謂毒妻淫人妻女而致閨中現報是謂陷妻迷戀烟花而使空房寂守是謂幽妻溺於牀第而廢事失業是謂殃妻嫌其貌陋而終朝尋

延壽錄

三

事反目是謂戕妻喜其貌美而惟言是聽以致失禮於父母舅姑是謂愛妻而反殺妻閨門之內毫無禮儀惟有淫褻戲狎是謂以娼妓待其妻總而言之皆爲禍妻後必不能保其終身爲我妻至於新婚之初尤易縱慾而爲害亦更甚往往有壯實之夫娶妻數月頓成勞瘵後雖自悔亦斷不能偕老況今日少年薄弱者多何可不節其慾乎若兒女長大而猶娶艾妻幼妾以致室內參商是欲尋樂而反得苦有識者所不爲也況變生意外更有不忍言不勝言者有齊家之責者其審思之

奮迹須知

富貴由來本不難精神兩字莫輕看在天得半人居半慾念

消時福自寬

〔評〕前哲云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斯真立身第一名言吾願普天下有志之士切莫輕視此身

貧病相連事有因恆於早歲喪其神世間多少寒酸輩都是童年有漏身

〔評〕黃卷三更淒然淚下

諺云富貴出在精神試觀世間創業之人其精神必定過人若童年受傷者外雖強而中已乾讀書即能發達而壽年不永徒勞黃卷青燈貨殖即致豐饒而凶短相侵枉有明珠白鏹況精神既少富貴何來雖一息尚存而終身窮苦彼世之平生勤謹而衣食不周者人或歸咎於時運不濟實則少年

延壽錄

三

時斷喪元陽有以自取之也知勵志者急宜猛省

〔廬〕每見學堂生徒年皆二十內外而神思昏倦終歲苦苦作文毫無進境細察其由或犯是病或傷房室蓋作文全賴思力心火也腎水也腎勞則水火不交心氣全耗平日於書理已屬瞶瞶臨文欲睡精神渙散如是而欲宗工見賞飛黃騰達何可得乎其有傷生之事無所不爲而天姿絕高試輒獲雋遂謂狂妄無害日甚一日不知此等妙才數世積累而始生屢經斷喪功名暗削縱賴先代厚德倖獲科第而盛年殂謝爲榮不久榜上銜名斷不能嚇禁無常奪其牌票聰慧兒急宜自愛至近時商賈少年更易走入邪僻一路蓋讀書者有人管束學賈則管束難周讀書

者錢財多不在手學賈則易於挪用故始而講究衣服繼

而評論女色漸至三朋四友入酒樓上茶館日行日慣膽亦漸大於是花煙嫖賭無所不爲矣及至錢財虧欠蹤跡敗露店主責其賠償父母加以鞭撻因而短見自盡者有之因而流落乞丐者有之即或失業家居尚可度日而內則家人詬罵外則鄉黨評論父兄叔伯朋友親戚無不賤惡到此地位真是難見人面斯時即至愚至蠢之人無不自悔矣乃竟有不知悔者是其身雖存其心已死矣然清夜之閒良心必有發見何不思妓女之親近我惡友之趨奉我無非誘我之財耳且不特耗我之財而又敗我之聲名奪我之事業損我之精神幾致殺我之性命誰使我受

延壽錄

三

詬罵而彼不聞誰使我遭撻楚而彼不顧誰使我困飢寒而彼不救誰使我生惡瘡致痼疾而彼不憐天下至狠至毒之人有過於此者乎念及此必忿然怒翻然改矣然既事後悔尤不如先事弗犯是所望於聰明子弟及早看破弗爲情慾所動庶事業有成發迹可待

立命須知

天下無如壽考難引年豈在鍊金丹眼前鶴髮童顏叟多是當年壁獨完

〔評〕男女一也處子以完壁爲貞未受室之男子願可毀裂乎

得福還須享福多不能久享奈卿何孽由自作君知否聊綴

俚辭當浩歌

評富貴子弟類多夭折非徒奉養折福亦由幼年作孽不能享福耳

洪範五福一曰壽三曰康甯五曰考終命康甯終命皆壽證也是福有五而壽考者已得乎福之三況乎有壽則父母不必憂其疾是能孝也有壽則子嗣不必慮其孤是能慈也有壽則妻妾不必患其寡是能智也有壽則太和可以保合性命可以各正是能仁也凡此皆是童年醇謹來也若童年受傷之人欲享此福千百中不能獲一而世之曠曠者猶曰人之壽夭有命存焉洵如是也不聞孟子之言乎曰桎梏死者非正命斷喪元氣是自桎梏其身體也又不聞太甲之辭乎

延壽錄

七

曰自作孽不可活斷喪元氣是誠孽由自作也然則世之夭亡者皆少年時所自取也知淑身者急宜猛省

廣彭凝祉先生室慾說曰太上云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並非實迹也又云淫慾過度並非外遇也司命且隨其輕重奪其紀算淫之不可犯如是至覺世經所載不行善事則以淫人妻女為第一語其罪又在盜賊殺人之上讀之令人毛髮悚然汗流浹背直是絲毫苟且不得又曰淫念不除既有損於德亦有傷於命伊川先生曰吾以忘身徇慾為深恥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昔李覺來謁蒲傳正年已百歲有同嬰兒問其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包宏齋年八十八精

神老健語賈似道曰予有一服九子藥乃不傳秘方賈欣然叩之包徐曰虧喫了五十年獨睡九耳道書云人生慾念不興則精神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念熾燃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輪瀉而出可懼哉由此觀之淫慾之事即念慮且不可偶起而況非法以戕其先天多合以竭其精髓有不性命隨之者乎至行房戒期實屬保身要訣故附載之凡酷暑嚴寒日月食大風大霧迅雷暴雨白日燈月下醉飽勞力病後父母忌辰夫婦生日甲子庚申丙丁四立二至及前後三日二分二社四離四絕楊公忌日朔望弦晦日每月廿八正月初三十四十六二月初二三三月初九四月初四初八五月十三逢五六七為九毒日十月初

延壽錄

五

十一月廿五十二月初七二十後十日俱宜禁戒犯者夫婦不壽子女多災知自愛者宜豫查憲書鈔貼時覽毋貽後悔

座右四箴

勿看淫書神自定

勿聽淫說氣自清

勿談淫事心自正

勿起淫念精自生

福

評勿看眼福勿聽耳福勿談口福勿念心福百體自然基

窗下四戒

勿與人淫書使人神昏

勿教人淫說使人氣耗

勿述人淫事使人心邪

勿動人淫念使人精奪

評神清福清氣旺福旺心定福定精固福固一生無不獲福

看戒色書說

戒色二字何自昉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自來賢人君子深知戒色之難爰奉神道設教揭神訓格言以警之恐人之不信也復引貞淫果報以勸懲之其心亦良苦矣乃人猶不信置而不看不看之故大約有三一是怙惡不悛視犯淫爲無關陰陽之事而不看者一是曾經犯淫恐見之生愧而不看者一是自命風流以戒色爲迂苦而不看者是皆未知作戒色書之意與看戒色書之益也更有託爲士者謂不淫乃分內事何足爲奇而曰天加之賞

延壽錄

元

戒色亦尋常事何足爲難而必多著爲書吾謂此人苟能踐其所言而非出於誇詐卽不看此書亦不犯書之所戒矣倘大言欺世則自誤而更以誤人其害豈淺鮮哉夫看戒色書尙恐不免於犯況其不欲看者乎敢勸世人崇信此書流傳化導庶已犯者作回生之良藥未犯者當防寇之堅城卽自信不犯者亦當留此爲迷途之寶筏慎勿詆毀批駁以沮人之欲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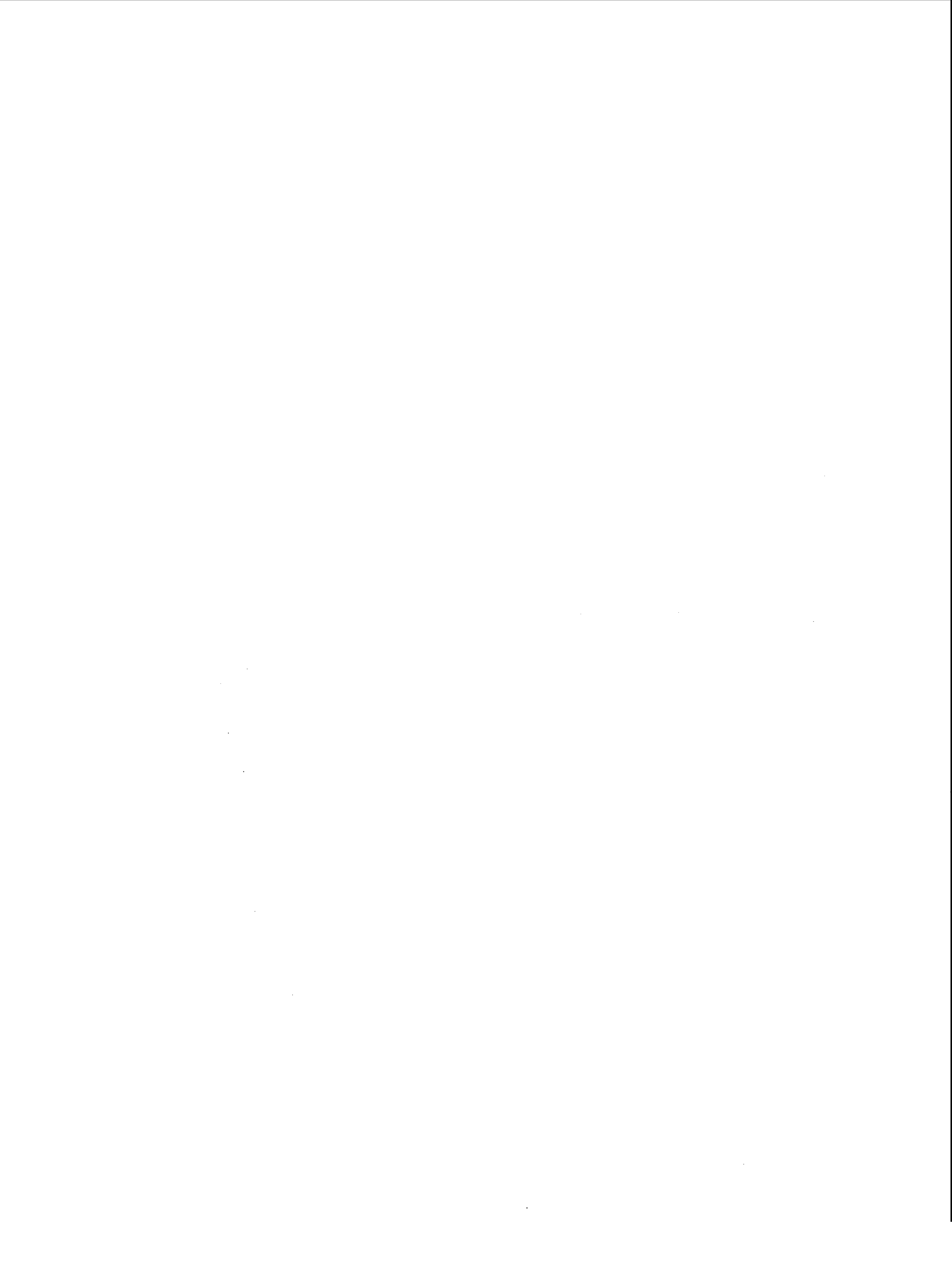
施戒色書說

不信戒色一切善書而以爲不必施者無論矣或謂施此等書人未必看反褻字紙不如以其錢施衣食貧人受惠矣此言亦近是但分人以財教人以善兩者不可偏廢施之而看

看之而戒功固大於衣食矣施而不看而不戒施書者未敢以此輕量天下人也且世上淫書收燬難盡得戒色書力挽其類猶恐其不勝救也沮人之施是縱淫書獨流於天下也古語云與上等人說性理與下等人說報應戒色各書性理報應悉備矣苟能施之當亦必有諒其救世之苦心者光緒壬寅夏六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延壽錄

辛



邵村壽言

二集 戊辰中秋

同懷弟其潤敬書





滄海遺民蘭芷吟
身精神矍鑠肝膽
輪困道融孔老性
辨孟荀淵源東塾
醅乎其醅

豫泉夫子夫人照像

時年七十二

歲次庚午二月

門人祁正敬題



邵村壽言二集敘

聞之禮七十杖於國今之所謂國者何若乎風塵瀕洞擾攘不休中外騷騷蚩蚩鼎沸詩云我瞻四方促促靡騁離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中椒其不芳是此時矣雖然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天理民彝萬古不絕風雨如晦之日正我輩砥節礪行之時恐脩名之不立苟余情其信芳海內遺老其采薇於空山洗耳於清流者踵相接也而惟天席地靈府不搖因以享遐齡登高壽者亦往往而有豈非歲寒之松柏也哉吾友張豫泉同年自國變而後隱於滬濱憤世絕俗閉戶著書詠史注經旁及老莊成書百數十卷今歲四月七旬壽辰令嗣伯豫仲豫等於鄉閭稱觴慶祝歌舞娛賓而君乃吳淞窮水抱影空廬游心於浩然玩世於玄默安閑強健未敢言壽余謂吾輩身丁陽九斂華隱曜效子陵之垂釣同仲蔚之閉門憔悴行吟常自比於焚蕪辭標之境者以國言之也若夫效萊衣之舞開介壽之筵蘭玉盈階一門稱慶各親友效奚斯之頌寓詩人戩殺俾絀之義以介眉壽傳爲

邵村壽言二集

家慶則以家言之也元遺山壽趙元德七十詩以松身鶴骨玉潤冰清比之知有不能已於言者矣嘗讀吾粵有明遺老翁山獨漉二先生詩集不乏壽人之詩則知人之壽翁山獨漉者必不能卻也君同邑明遺民張穆尹體震何如拭謝重華諸人均年登耄耋九龍真逸著勝朝東粵遺民錄將翁山壽諸公詩收入傳中此亦壽遺民之前例也君六旬時子弟已編輯諸友所贈詩文爲邵村壽言今七旬諸友祝壽詩文合七百六十餘篇君之門人輯爲二集將付手民余受而讀之鏘鏘並奏笙簧同音喜其無諛詞無溢美彙而存之是亦張南山先生花甲閒談之意也余懶於爲詩因爲此序以貽之歲在戊辰仲秋之月年愚弟李家駒柳溪氏

序

七十生朝書懷六首 戊辰四月

蒼顏又屆古稀年 玄學參柱下 篤行友人以爲 頗有心得 安得沈酣長 鳴月飽 嘗憂患 懶呼天 巢由歸隱 山難買 精衛 窮海欲填 松菊故園 荒已久 瓜時去 訪 邵平田

谷音汐社 豈無人 蘭蕙襟期 薜荔身 屈子賦成 心悱惻 放翁吟 倦膽 輪困 洞庭落 葉餘哀怨 師鄭同 年作也 聞和詩甚多 已經刊行 申浦看花 惜暮春 一十六年 飄 泊客 桃源何處 可逃秦

天上浮雲 自卷舒 白衣蒼狗 望空虛 沈沈風雨 人間世 泛泛烟波 物外居 九龍與 逸行詩云 天地長 留吳父 卷 象數窮 探心作 矩 麟經深 識禮 爲與 仍泛釣 徒家 區 書作 禮 爲吟 正居 補 象數窮 探心作 矩 麟經深 識禮 爲與 回頭歲月 匆匆 過 聊補 蹉跎 老 著書 秋 持平 左 傳 禮 說 等 書

注經慚愧 鄭康成 詎有 黃巾 識姓名 最駭地 雷鳴 屋角 更看 彈雨 入 簾 旌 干 戈 滿 眼 天 如 醉 江 國 愁 心 浪 未 平 賃 廉 梁 鴻 遷 不 易 課 兒 且 聽 讀 書 聲 丁卯二月 上海 邵村詩言二集 生朝詩

戰流 彈入 余 寓居 及夜 半 地 雷 發 五 皆 震 窮 人 未 走 避 余 則 依 然 看 書 也 向平 志願 慰何 時 記 得 香 江 返 棹 遲 丁卯八月 下旬 七兒 到 九龍 成 叢菊 淚 一 周 九 登 高 際 偉 夫 家 鶴 朋 乘 屨 托 車 道 余 環 香 港 山 前 後 囊詩 卷 卷 痕 痕 仙 館 詩 抄 已 刻 十 卷 今 成 六 敢 期 渭 水 持 竿 竹 漫 向 商 山 采 玉 芝 獨 上 宋 王 臺 昨 望 蒼 涼 彼 黍 正 離 離 有 宋 行 宮 故 址 下

華年 錦瑟 杜鵑 哀 望 帝 吟 成 白 髮 催 桑 海 屢 看 塵 劫 變 羅 浮 祇 有 夢 魂 來 不 到 三 葉 荆 棘 可 勝 浩 嘆 避 人 敢 預 耆 英 會 消 夏 聊 傾 漱 澗 杯 猶 有 少 時 情 性 在 夕 陽 頻 倚 好 樓 臺

七十自述詩十二首

壯年曾過 棄繻 關 秦 那 知 世 事 艱 窮 鳥 三 千 沈 弱 水 驚 駘 百 輩 倚 冰 山 永 辭 天 上 神 仙 侶 一 落 塵 中 俗 吏 顏 自 酌 廉 泉 詠 旄 鉛 刀 磨 礪 訟 庭 閒 任 山 西 繁 城 知 年 四

四載風塵 百念灰 關門已閉 羽書來 時 值 關 匪 之 亂 晨 憂 獄 裏 冤 魂 積 夜 聽 城 頭 畫 角 哀 誰 著 徒 戎 江 統 論 虛 傳 前 席 賈 生 才

翠華西狩 匆匆去 嘆息中丞 卽罪魁 時 山 西 撫 此 身 已 拚 絮 泥 雲 路 丹 霄 豈 有 梯 黎 城 及 民 七 名 被 圍 匪 於 陣 縣 路 城 馬 廟 用 夜 月 鳴 啼 新 法 變 秋 風 鱸 膾 遠 人 歸 邵 村 綠 竹 環 前 圃 餘 鄉 名 案 村 家 在 邵 村 粵 嶽 紅 花 戀 舊 谿 滿 湖 杜 鵑 新 築 山 房 號 松 柏 東 籬 黃 菊 一 樽 攜 餘 作 寓 園 於 松 柏 山 房

水中見蟬 彼何人 欲 加 之 罪 幾 爲 所 傷 又 把 繻 衣 染 素 塵 鴛 老 笙 簧 聞 歇 浦 馬 疲 風 雪 滯 天 津 余 住 天 津 兩 載 數 督 撫 籌 辦 官 宦 途 亦 效 蠶 三 起 人 海 何 妨 趁 一 身 太 息 龍 蛇 山 澤 險 紅 蓮 誰 記 幕 中 賓 余 在 山 西 會 黨 三 年 蹤 跡 似 飛 鴻 閒 散 官 真 大 隱 同 道 員 官 院 三 年 揚 子 江 聲 流 腕 底 皖 公 山 色 落 杯 中 白 頭 已 慨 薪 徒 積 青 眼 能 逢 瑟 易 工 自 笑 及 瓜 期 可 代 幾 曾 桃 李 樹 春 風

邵村詩言二集 自述詩

列聖憂勤 德教宣 乾嘉徒想 太平年 遽悲 荆 棘 生 戎 馬 曾 見 圍 城 墮 紙 爲 偏 插 菜 英 摩 詰 酒 又 餐 菘 菜 季 鷹 船 幸 亥 九 月 初 讓 王 竟 爾 輸 神 器 墮 地 金 甌 不 復 全 鼎 沸 神 州 歲 月 逝 雀 喧 鳩 聚 總 塵 驚 鄭 鄉 豈 有 黃 巾 識 漢 學 俄 驚 赤 幟 標 帝 子 降 看 津 海 月 羈 人 愁 湧 浙 江 湖 祇 餘 賸 吳 淞 水 願 效 巢 由 酌 一 瓢 寓 居 上 海 伏 櫪 無 如 白 髮 何 壯 懷 誰 復 枕 珊 戈 琴 書 北 牖 愁 中 伴 烟 水 西 湖 劫 後 歌 薜 荔 衣 招 山 鬼 語 月 泉 社 聚 酒 人 多 不 妨 醉 約 屠 沽 輩 來 住 桃 源 一 剎 那 幾 人 有 夢 入 槐 安 無 復 威 儀 睹 漢 官 古 籍 校 殘 燬 火 歇 新 詩 吟 罷 劍 光 寒 句 如 東 野 持 螯 蟻 經 注 南 華 悟 鼠 肝 更 向 猶 龍 參 妙 旨 方 知 談 道 古 來 難 獨 抱 遺 經 谷 號 愚 何 須 墨 守 只 程 朱 欲 枯 井 水 留 心 史 未 毀 乾 坤 住 腐 儒 吳 市 尚 多 奇 士 隱 平 原 敢 謂 黨 人 無 亭 林 真 懼 亡 天 下 欲 挽 頽 風 以 禮 扶 茫 茫 九 域 盡 塵 氛 弗 畏 瓜 分 畏 豆 分 堪 嘆 風 凰 今 不 至 可 憐 鳥 獸 欲 同 羣 立 身 自

貴期千載名士何曾值一文著罷墨書向天望五陵尚有腐芒雲

金龍月冷露盤秋休向窮途說舊遊滄海事多歸幻境華胥夢破識清流道山鬱

鬱亭千古山有影涉沈沈緒一邱誦到古稀詩句好依然發憤樂忘憂

丁卯除夕

流光荏苒歲匆匆免子金牀舊夢空今年萬恨難銷殘醉後一年又過亂離中

今年廣州受禍尤烈茫茫世事嗟邱貉草草遊蹤記雪鴻竹遊知有潛龍潛未得明年

燈花照我也能紅

明朝年是古來稀且把屠蘇泛滿卮故園荆榛雙鬢雪浮家烟水一囊詩祭同島

佛陳微脯吟老坡仙指肚皮伴有寒梅環竹徑自應此叟號支離

戊辰元旦

今年應是太平時獻歲良辰北斗移白首厭談塵世事丹心祇有故人知寄將愁

去天仍在買得春來酒不辭始信桃源處有光風轉意日遲遲

邵村詩言二集

自述詩

試拈詩筆已如神用東坡句正是梅花卻老晨四月劉井亭荒前世步三十

年一通籍三十年七年矣翰林院有劉井亭吳淞水江春平生蕭瑟蘭成賦

七十飄零務親身豈為延齡持柏葉武平陶然思作葛天民

豫道人賦於上海吟芷居

張豫泉夫子七十壽辰徵詩文啓

蓋聞伏勝傳經齒逾九秩桓榮講學禮肅五更緬香山之韻事諸老圖成湖洛社之風流耆英會紀其時朝野歡娛士民康樂引年者錫以几杖人瑞昇平養老者乞以訓言熙時異數鑿乎軒乎美矣茂矣若夫首陽薇蕨存正氣於逸民栗里菊松仰高懷於徵士茹芝商山甘稱遺老種瓜東郭同識故侯禾油麥秀驚看生海之桑根石柯銅猶挺參天之柏斯誠晚節自葆寒歲後凋者乎戊辰四月爲我豫泉夫子大人七十壽辰鶴髮婆娑馬鞍嬰鏢誦杜老古稀之句春酒怡情吟放翁書憤之章秋霜在鬢舉凡薦紳故舊負笈生徒許史姻婭金張族黨集午橋之里第趣申浦之歸裝珠江舞綵被萊服以春長瓊海稱觴錦堂而畫永先生則以天荒地老同去國之蘭成餽糟噉醜法離憂之正則塊壘澆胸難資魯酒風雲帶憤樂借楚歌自成生朝書懷六首自述十二首望荆棘以興思恍逢典午隱蓬蒿而託詠聊寄首靈光之殿歸然西臺之慨深矣然而蘭蕙之質以幽而愈馨

邵村詩言二集

徵詩文啓

董桂之姿以老而益烈浪海橫流而砥柱屹立疾風飄發而勁草彌彰可無眉壽之辭以侑手仇之爵乎惟先生庭訓夙承禮書世守沾東塾之化雨學海淵冠南皮之觀風粵臺名著始而木天翔步繼而花縣分封旋以詞臣海膺學使黎城四載甘棠留麥舍之碑皖水千尋青莪起在阿之頌其中墨綬歸田主扶風之講席黃冠說道依羅浮之香醪進固爲蒼生雨露退亦耽名山風月迨夫國變櫻心海濱寄迹瀾覽四部撰著頻年故其於經也義畫附大同之旨玄理潛通箕疇攝禮教之精譏言不錄鄙談助之危言直抉經心爲褒貶作昌黎之評友敢議古籍爲浮夸成邵村學易二十卷程子易傳摘鈔一卷洪範微一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教旨二卷左傳禮說十卷其於史也讀班范之書淋漓下酒續張王之論品藻懸胸或感懷五季擬樂天憤世之謠或蒿目千秋抒鐵厓憂時之悶成兩漢史論二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邵村詠史詩鈔十八卷至於諸子博取大真人窺靜篤之奧義冲虛至德采生化之寓言漆園舊册深資向秀以開微郭象遺箋復待支成

而疏解成老子約六卷讀老子小言讀老子隨筆各十卷讀列子隨筆二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翼莊偶釋一卷又若專集楚庭香齋孟頫吟壇陳祁搜於前蔡鄧采

於後功存桑梓壽待棗梨而先生以鳳臺振玉尙多韞玉之英魁海搜珠恐有遺珠之憾得韓陵殘碑貫漁拱璧觀吉光片羽珍若兼金成東莞詩錄六十五卷至其手著文章體分駢散凌顏樂謝極沈浸醴郁之觀祖韓蘇蘇悉馳騁縱橫之樂少陵忠憤每多愛國之吟義山溫醇閒有言情之作月旦則阮亭絕句尙論古人風雅則仲偉吟評重編詩品成松柏山房駢體文鈔二卷寓園文鈔二卷夢痕仙館詩集十卷續集六卷讀五代八人詩題詞一卷吟芷居詩話四卷士流共仰時論咸宗太冲作賦洛陽之價驟增子雲擬經玄亭之酒頻載方諸前哲顧常人之淵深求諸近賢命曲園之博洽羣推作者何多讓歟且夫書鈔十篋駢士倦於續麻經注七篇邪卿併於寶餅自來文士多厄窮途獨我先生薤菜秋風尙餘鶴伴桑榆晚景非因鴉懸平泉花木足供德裕之優游陽羨田疇雅逢東坡之隱遯文能

邵村詩言二集

徵詩文啓

達命詩不窮人其難及者一也薛家三風河東之士豔稱荀氏八龍南陽之人爭羨衣冠所萃甲第斯彰先生一門指笏光聚德星七葉玊貂歡承愛日元季競爽孔懷庶常棣之華達迺聯鑣繞膝合嘉禾之穎含怡娛老點頰多才其難及者二也古有聲施播於寰宇而惠澤斬於鄉閭者忘親澤疏忽近聞遠雖有萬間之廣廈莫庇三黨之寒門先生詩詳孝友善述家風禮講睦鄰藹然仁者侍女嬰之疾不惜焚鬚周北阮之貧常股援手加以劉克莊之祠田輸誠報本蘇明允之族譜倡義捐修世德篤於作求人言徵其無開其難及者三也憶自鹿遊吳苑螢散隋堤讓王輪器已諸夏之無君新華築宮更名教之掃地當陵谷變遷之後皆風塵涸洞之年策殺多士敢笑癡頑江湖散人尙多逍逸或則潛身土室鱉屨興嗟或則遷迹山林鳥窮自賦不無佗僚亦苦棲皇惟先生閒同孤鶴迹託猶龍即浮海以何妨話居夷而非陋桃花源好翦秋水於吳淞松柏山幽留夢痕於粵海抱寸心之明月等萬事於浮雲震雷競競而不聞狂瀾滔滔而何損所以龍鱗樹老著

書之歲月偏長鳴侶機忘泛宅之波濤常穩其難及者四也屬以綠萼初秀碧桃
堪餐數甲子以編年降庚寅而覽揆種四百二十峯之仙草環向老人挺一萬六
千歲之大椿特標奇榦遶海龍頭欲效高樓而避地魯宮駘背競庶受祉以開筵
殿等春風桃李幸身託乎公門曉露蘭蓀知心懷乎故國展師道南豐之敬慕
伯夷北海之清美意因以延年流光緣於積厚所願燕許名家蘇黃巨手撰米元
章之序樂頌張詵賦文彥博之篇共貽程响庶幾延紀百齡藉作飲泉之佳話壽
人一曲長留樂府之新聲

葉衍華 袁體經

甘啓元 王中立

門下士 尹錫舉 郝正 同啓

黃佛願 鄭冕

崔斯哲 張添光

邵村壽言二集

徵詩文啓

三

邵村壽言二集卷一

文

豫泉仁兄同年大人七壽榮壽序

浙江吳士鑑

天之最不輕易與人者一曰名一曰壽金玉錦繡之富印綬軒冕之貴妻妾孫子之列侍世俗所震驚而飲羨者庸碌肉食之輩或能安坐而得之惟此不朽之盛業與不磨之精力洋洋乎傳百世以爲經渾渾乎歷百歲而久視富者不能強求貴者不能力致骨肉戚黨朋友之親愛者不能與爲扶助然後知天之所以厚賢哲者非偶然也吾友 豫泉張同年總角幼學爲陳蘭甫經師高足弟子張南皮督粵時於觀風拔冠多士獨以鴻博見稱故其文章蜚聲海內已閱數十年自世變滄桑滙瀆匿迹以閉門著書爲事今春秋已七十矣其平日經史百家靡不瀏覽每有撰述必博探諸家之說折衷焉以定其指歸深慨夫近代風俗之日壞忍彝倫攸教禮教式微所著洪範微左傳禮說亟亟然於人紀天秩挽澆漓而使之

邵村壽言二集

卷一文

一

厚又先後著詠史樂府自漢晉迄唐得一千五百餘首五代史中得千餘首凡可興可觀可泣可歌者莫不長言詠歎以爲當世諷孟子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者君之著述宗旨蓋有合焉然君篤信孔孟學說而於老氏之學並鑽研而獨有心得謂老子之爲道致清淨遠名利務慈儉崇退讓不炫聰察不役智能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當今之世欲因病求藥莫如宗老子以爲治其老子約一書固已闡柱下之精蘊而無不該矣至所撰邵村學易謂歸藏以坤爲首與老氏義

合其中凡剛柔相濟之卦爻證以老氏學說者不一而足蓋深信老子之道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胥法乎自然者也夫老學之爲世漸病久矣韓昌黎之言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君之言曰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孝慈如淳古之時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百倍於王之時其詮釋老氏絕仁棄義之旨即以見帝升王降與昌黎相較不啻所見高下迥然懸殊而以大道爲歸與夫儒家之說亦何嘗有刺謬哉君生平出

處自通籍後以詞臣出膺民社中更蹉跎退居林泉嗣復出提學院中旋丁陽九

有才而未竟其用人多爲之惋惜吾以爲天之用意固別有在也使其竭畢世精

神盡瘁國事小之心慮乎地方利病大之力任乎天下安危雖日夕南面百城必

不暇讀即或公餘之暇從事吟唔亦未必能盡古今祕笈發其精奧古人所謂一

行作吏此事遂廢者良可歎已君當黎城解任免五斗折腰之苦遂得專心故籍

沈浸含咀於其間近年以來又不聞理亂獨日與古人尙友天所賦畀之聰明才

力既不用於行政施政教乃專用於讀書故其所成就者能若是之大且多也聞其

令先祖靜軒先生懸壺濟世年近八旬 令先翁介愚先生晚年常居羅浮素

善修養君亦嘗究心醫學黃冠入道於引導服食之術必有傳授能養生者自能

延年或疑其所以獲壽者操券於是吾獨謂不然天既予以博洽之才能天必假

以悠久之歲月觀夫有明遺老如黃梨洲顧亭林諸賢生於三綱絕續之交並肩

扶植之責任降年克永然後能著作等身天不忍斯道之剝而不復自不肯令斯

邵村壽言二集

卷一文

二

人之弱而不壽也孟夏之月爲君覽揆嘉辰凡世俗所震驚而飲羨者君本兼有之然此非天所以示寵者無煩侈述惟大德所潛孚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以此推之斯天之所以眷君與夫君之所以承天者不可言而喻矣想綵衣戲舞之際萊

臺作歌以侑康爵君儻笑舉一觥而以不佞爲善禱乎

豫泉張先生七壽壽序

吾粵僻在服嶺以南地瀕海士之尙德篤學其記問博洽著述闕奧足與中原文

獻相頡頏者自唐以來略可屈指數自近世學與道離士二其行四海胥靡粵

又甚焉若其學問文章翹然矯異於衆方聞博洽著作等身斯真曙後之孤星入

倫之冠冕天錫難老如嶽之崇非倖致也去歲季冬文莊歸自建康聞鄉人稱述

耆舊輒及 豫泉先生心竊嚮往之欲一親杖履而未得也值先生七十生

朝其門下著籍弟子徵言爲壽而其令嗣故法曹際友也然則表先生之閭修以

徵其延齡之由以下將來無量之祜文莊固不能無辭蓋先生則可謂葆道以全

2764012

真篤古而忘其老者矣其著述之勤也於經則書易春秋於史則兩漢五代於子
則老莊列禦寇剛微挾要擇精語詳勸為成書卷帙已富又復集其鄉人之詩以
為東莞詩錄而其自撰詩文亦積至二十餘卷其學博而詞贍若此昔孔鮒有言
吾為無用之學以自廣其心而優游於亂世知我者惟友素非吾友吾何懼焉今
先生之所學方將以僕型邦國匡扶世運非無用也而當此舉世混莽之日則且
自甘於無用以全吾天而須我友持是以思是先生之閉戶著書與年俱永亦正
老子所謂修道養壽而其剛揚絕學所以遠津後生小子不惟上與乾嘉諸老爭
烈即謂為今之顧盦人王而農其亦可矣此又文莊私喜吾道未墜當世尙有明
德達人如先生者以永斯文之傳而為吾粵光而遠吐墨濡毫自忘其辭之卑陋
也若夫內歷清階外躋顯仕鳴琴以化嚴邑珥節以端士風出其緒餘蔚為事功
斯固世人所引以為先生榮而不知其受福宜年之微乃不在彼而在此今者先
生老矣風雨空山人間何世而芳菲悽惻猶時時形諸詠歌試讀其述懷諸篇率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文 三

多黍離崑崙之思先生之志可知矣然伏生秦博士也迄孝文時尙能口授尙書
孫思邈生開皇末年至唐永淳中猶且強起著書老而不憊然則先生之壽考維
祺康強逢吉殆天將返斯世於塵平而特留此碩德耆年以啓之由是而耄耄而
期頤眉壽無疆神明永固則世人之所以壽先生者豈惟是登堂鞠鞠登進一觴
而已哉
豫泉夫子大人七秩壽序
谷山黃佛願 謹題
萬葉如轉蓬然唯握道樞者算超夷列千齡若朝雨也唯修神意者表晉松喬是
以元一真人嚙天音而授世神僊宗伯誕景命而鍾靈吐四十萬言二經通其門
戶師一十三聖五德易其耕耘宜夫漆簡斌璫傳來太華金繩瓊瑤書徧浮提蓋
不必鯨鯢龍龍儼丹仙石固已元邱示相長留大夏之春琳札垂名特駐延康之
紀者矣我 師豫泉夫子瓊胎誕世金竹應仙絳霄騰尹喜之祥碧落錫沈養之
號張陵有子羣仰係師許據全家偏濃道氣世主朱明之洞曾朝白玉之京溯夫

通籍丹臺畫文玄國亞輿入宋早登遺士之科靜能仕唐更保翰林之直葛洪之
官句漏為訪丹砂王喬之令葉縣時飛玉鳥既而蓬萊乘橋析木迴棧持節琴高
之山下車皖伯之國鮑觀行部化物不愧儒林真卿得名挺節詎論宦海俄滿
之去國歎戎馬之生郊遂乃樵樵世紛塵垢人霄道開去趙知郡中之必亡子真
辭漢歎新都之終蕪而夫子自此遠矣且夫濟養孝元新魏隨時之義發皇至蹟
必資遺世之材雖非妄誕儒星自懸道月然而大魄致公孫之謁雲華股文命之
求上則道合三才淑包義以氣母深彌六極處顯顯於元宮次則作宰相於山中
密陳圖籙降仙公於河上親授素書詎不執古御今增榮益壽無如五山潮嶽八
表塵靈龍漢之規方深禹莛之命旋梗曼都見月祇益悽愴麻姑視海陸驚陵陸
夫子玉童下拜尙教留侯侯銅狄摩娑飯借子訓閱三車之載既勉四錄之修動進
夷狄於門廣墨名儒行屏天官之符籙者帶莊襟于是擬衰元模扶成教義班孟
噴墨訝竟紙以成文王充著書通沿緒而置筆鈎深致遠奧剛懽懽比事屬辭旨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文 四

參麟筆恥同宣聖通傳義於周官道啓諸王叙彝倫於箕範其於甲部也雖伯陽
之修爰象景純之精訓故不足尙焉至若南京紀載校班范之史裁五季滄訛正
薛歐之筆削漢書作聖唐鑑稱公成歸泱泱之品評並入西涯之樂府其於乙部
也雖抱朴之外篇淮南之汎論亦不足儼焉他若猶龍二軼化蝶七簞得嚴遵之
指歸語小莫破悟向秀之詮釋旨高易明合體於心氣神之鄉棲真於希夷微之
域其於丙部也雖杜道堅之續義稽伯秀之纂微未之或過焉至通攷獻徵文編
詩桑梓之里揚風挖雅結廬松柏之山體散儀而兼工江河不廢調古近而皆妙
日月常新其於丁部也雖華陽貞白之集瓊海玉蟾之文末之或先焉斯則接雲
霄之道藏莫莫歧闕通行長春之教宗時方博大示人精秘豈華霍嵩岱所同深我
心神唯忠孝信仁為本足令章編博士探討靡非元羽登邱鑽仰無極者也夫子
住海上之蓬萊瞬逾一紀憶雲中之丹竈指數卅年抱德煬和古稀已屆深根固
抵久祝何難從天上之赤松絮人間之白石度孫不二而侍史法范長生之治經

於以氣挹三光義整萬物拯衡流之人慾深守靜之天機美意延年匪偶然已屬以著雖書年中呂紀月羣頌神明之壽喜瞻慈勇之師佛願等學道有年觀心乏術許負度嶺愧隔兩塵黃瓊在家敢稱三景謹本心誠之悅稍啟智化之聲唯冀永侍福庭共依仁宇五百年名世足增老人星孤極之輝八千歲爲春迭與武夷君幔亭之宴云爾

豫泉仁兄同年大人七十華壽序

同邑 徐夔麟 謹

流行而不滯者江河之壽也精曜而常昭者日星之壽也至誠而無息者生人之壽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百年不敝之身更有萬年不朽之業士君子遠大自期豈徒侈語壽考維祺誕膺多福遂足極人生之榮幸已哉必也曠達其襟懷卓立其骨幹凡客感朋從之紛擾舉不能戕其性而伐其身而後浩然之氣充塞乎兩間斯與天地同其壽矣我邑 豫泉先生所以能壽身壽世永享大名者其知道乎先生少年英銳才華卓越有不可一世之概通藉後入詞林出宰山右使當

邵村壽言二集

卷一文

五

時一帆風順宦海無波險阻艱難未嘗親歷民之情僞未必盡知雖績著黎城一方頌德而品望尙未照耀人寰也及其守正不阿反觸上峯之忌直道事人柳下見黜經一番挫折即增一番見識而諳練遂深矣自是而後閉門種菜歌詠自娛有終焉歸隱之志然世情奸險不可究詰落井下石伊豈無人既而晉之大吏移節吾粵先生憂讒畏譏知桑梓亦難久居也匿跡京津輅光養晦澤畔行吟亦有年所其後朝士大夫皆知其賢前後晉撫奏請起用乃改官皖省出爲監司兼署提學先生由是整飭學風揚清激濁始得稍行其志蒞任數月賢聲載道已遍傳於大江南北之間使先生筮仕於晉不值拳匪之亂不遇上官之喜怒則官可不去及其去官而回里不逢晉大吏之蒞粵又無讒人構陷於其間則亦高臥富園長爲隱士以終老耳安能奮身青雲而顯名於當世哉乃知榮根錯節則利器出椒蘭以愈鬱而愈芳天之於人也欲栽培之先挫折之使之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所以玉成之者更爲大也且夫不可測者人心也不可測者天意也庚子

後王靈失墜士夫泄沓人心思亂海內鼎沸未幾而大勢已去國體遂變先生慨

大陸風雲陰霾遍地天傾莫補海恨難填惟有自放於山嶺水涯以寄屈子離騷之感已耳於是隱居上海專心著作歷十六寒暑苦心孤詣而著書告成如老子約左傳禮說邵村學易五代詠史歷代詠史及駢文詩話等不下二百餘卷勸善懲惡筆削甚嚴孔孟道統賴以不墜此豈並世名流所能數數觀者乎或謂先生不事一朝亮節清風自堪千古編入遺民之傳可無愧色斯言誠是也然吾之說則尤有進夫必有君之者而後可稱爲民國既無君則盈天下皆民也誰得而民之又誰得而遺之者今之國共和之國也共和之國民爲主凡有功於民者當崇拜之昔者大禹治水而人不至變爲魚功在保民也孔子作春秋而人不近禽獸功在教民也保民之功在一時教民之功在萬世先生著書之功可謂大矣其崇拜又當何如耶謂先生爲無懷氏之民也可謂先生爲葛天氏之民也可遺民之名似不宜稱於今日也先生識時度勢知其道不行於當世其理常存於兩間

邵村壽言二集

卷一文

六

如玉之潤經磨琢而益光如松之貞歷風霜而益勁一生令德皆從憂患中來所由與日月江河同昭悠久而復性即徵彌性之功也先生與夔麟爲甲午同年少同學長同事相交既久故相知愈深今當七十孤辰綵舞萊衣一門孝友謹綴蕪詞爲千秋祝兼囑諸君子歌詩竹觴乃爲頌曰先生之德惟天所授先生之才無出其右旗嶺鍾靈邵村毓秀品比梅清氣如蘭臭學貫古今名垂宇宙山高水長是無量壽

豫泉張夫子七十壽言

同邑 葉衍華 謹

粵處南海與中原文獻不相接自漢以來能以所造影響於全國傾動天下後世爲古今所共尊仰推爲開山之祖歷千百年而馨香不絕者前有六祖後有白沙而已其次則張曲江崔清獻湛甘泉海忠介邱瓊山袁督師之倫亦能以文章功烈風表來禩傳播于四海至今稱道不少衰 有清二百餘年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才士之多駕漢唐宋明而上斷至咸同吾粵亦無人焉駘斬於其間朱九

江陳東塾兩先生最為晚出稍稍以義理經濟考據詞章倡導後進開一代之風氣東塾學海堂專且久弟子數千人真能承其學比於龍象亦不可得而數甚矣哉才難也吾師豫泉張先生崛起於光宣之間與番禺梁文忠同受業于東塾文忠以詩鳴先生以文鳴顧文忠以遭遇之隆交游之廣聲遠為天下重先生雖以翰林出宰黎城一權學使案而為時未久又憫于世變瀕迹海上與屠沽市僧相追逐故其所為駢儷文導源漢魏上規六朝頡頏於洪亮吉孔廣森邵齊兼董祐誠諸大家而世無有知者先師康南海先生嘗向衍華言吾文豫泉數十年而不知其駢儷文造詣之深至於此也其於先生可謂傾倒之至矣人往往舍近而求遠家有美玉不知寶貴而冥想崑岡觀于先生不信然歎十餘年來博海駢文家零落殆盡南海先生又不幸齋志以終惟先生雖然獨存白髮皓皓為士林珍重斯豈惟比于魯國靈光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蓋先生入此歲來年已七十矣其於學靡所不窺著書二百卷猶不自暇逸今又成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篇十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文

七

卷二篇十卷得五古五百八十餘篇未知較李西涯詠史樂府為何如然西涯樂府成於七十吾邑陳清瀾為之注先生詩詠亦成於七十同門郝武垣為之注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衍華弱冠從先生游瞬息三十年衣食於四方案牘勞形曾不得追隨杖履盡讀先生之所作自慚淺薄未測高深又懼枝節節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也是以舉其世所不知人所不見卓然不朽足為吾粵增光者以告于衆為先生壽先生其亦以為知言否乎若夫晚節之勁舊德之懋後嗣之昌凡識先生類能道之固無俟衍華喋喋也

張夫子豫泉先生七十榮壽序

門人崔斯哲 序

夫入崑林者以晶瑩為奇珍閱天賦者以騰達為上嗣非不光垂照乘仗傾爾雲也然而薰香膏明煎銷致患木秀石出摧瀾為災故龔勝名高老父有天之惜嵇康才雋真人以烈性為憂此璞玉渾金所以綿媚輝于山澤太羹玄酒所以昭胖饗于神明也則有砥行立名積仁潔義種瓜東郭原是故侯採芝商山願為道

老歷數十年如一日養方寸地而不驚滄海橫流而砥柱屹立者其惟我豫泉張夫子乎先生莞水超龍篁溪集縹緲沾東塾之化兩冠南皮之觀風早歲蜚聲華燦筆花之燄數傳潛德爭分貢樹之香既奏雅於鹿笙旋題名乎雁塔長安日近飽看珂里杏花翰苑香濃都惹詞人衣帶博觀四部著撰廿年雕琢羣經抉東壁圖書之秘感懷五季抒鐵匣憂憤之詞讀百家諸子之書獨探玄理搜兩漢六朝之作甯有遺珠加之吐詞作霞飛藻如兩詩宗長吉具驚神泣鬼之奇文擬離騷備振玉鏘金之致蓋宏宏乎廣綴方聞賦賦乎足拚羣雅矣然而斯哲所傾心者猶不在是也當桑海變遷而後皆狂瀾澎湃之年煽動盲風波沱聖域大翻瘴海橫決經心或則迎合於新朝或則勸進夫偽非既紀綱之廢墜更禮教之凌夷惟先生魯殿靈光寒松晚節懷道喪陸沈之懼抱守先待後之心栗里菊松寄幽憤於物外首陽薇蕨存正氣於人間非抱德煬和操行高潔者而能若是哉此其學問與氣節之難及者也昔韋謝工詩未布召公之政龔黃善治不兼屈子之才先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文

八

生以勝朝詞臣出膺宰牧蒞治黎侯之國探風影祖之莊紫電青霜光徹照於五聽仁漿義粟惠施遍於羣黎鈞剔煩苛斷絕尺一野無桴鼓萬戶又安路有桑麻使君便笑邪僻多由臧化嬰孩咸以賈名匪特聲聞之爛然實為治平之長者迨夫陶潛解組平子歸田送雀君者爭欲留韓挽姚相者咸思截鏡既林泉之遂願豈簪紱之榮懷然而燕國文章羣推看宿山江風度名動帝廷重瞻日月之光東山復出奮咤風雲之會皖水分符督學舒州廣興費序愛古則低徊國粹知新則陶育英才所以教化所流子弟以詩書為樂文風丕振比鄰聞絃誦之聲此其政績與教澤之顯著者也邇者年躋七秩慶洽華堂千里生祠獻頌者咸進狄公之酒一圍綠竹介眉者羣歌衛武之詩矧簪笏滿牀邁薛家之三鳳孫曾繞膝得荀氏之八龍萊綵承歡蕃釐茂集斯哲龍門忝附馬齒徒增萬里飄蓬一官匏繫臆言風鶴側聞大老之德音奮筆抽思猶記當年之逸事與其橫陳於胸臆曷若敬寫於屏風聊貢其瓦奏匏宣竊比於猿吟鶴舞公如翠柏彌堅寒歲之後凋我木

庸才願祝祥雲之永護

題壽字圖

族姪熙傳書

世之稱壽者曰彭篋曰喬松此有量之壽也世之頌壽者曰山阜曰岡陵此有形之壽也惟超乎量與形之外則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其壽直與天地同吾族豫泉先生生稟神英幼懷瑰異夙承庭訓孝友著爲家風世守禮書睦鄰周乎里黨少年通籍翔步木天山宰黎城甘棠頌其遺愛司文皖省棧樸歌其作人其道德文章政治勳業固已無間人言傳諸輿誦矣洎乎陵谷變遷海濱隱避澹蘭沅芷寄忠愛於通臣枯樹小園榮夢魂於故國居夷非陋時託興於詩歌與古爲徒乃潛心於撰述其於經也春秋易象各攝精微其於史也班馬范陳深窺堂奧三絕剛韋編之業一字懷宸鉞之嚴著論則藻揆張王詠古則觀超顏左若夫讀老莊而有得特揭約言集堯詩之大成重編新錄其羽翼羣言餉遺後學者至宏且偉蓋先生之德行事功既若彼而著書立言又若此所謂三不朽者殆兼而有之使

邵村壽言二集

卷一文

九

先生非遭遇時變將入掌絲綸出膺節鉞其位望詎可限量然名山石室之業或未必若斯盛也今歲戊辰四月之吉爲先生七秩懸弧令辰詰嗣伯豫仲豫諸弟昆爲之戲綵稱觴至榮慶也誼同請牒仰若斗山不可無一言以爲祝因購得于獻芝貢士所募金石壽字圖以獻俾先生有形之壽與金石同更爲之進一解曰先生生朝後浴佛節十五日佛無量壽者也願先生無量之壽與佛同而等身之著作亦與爲無窮豈僅誇一時榮一鄉而已哉

邵村詩言二集卷二

詩和作次韻

新會 伍銓萃 撰

邵平天與種瓜年伏勝人尊古佚篇最喜扶疏槐夏屋好斟醪麥秋天休官淡
爾山能買愛子薪君壑未填同是挂冠神武客豈辭下溪默無田

流水聲中換世人世人還識宰官身皖城太學推如土潞縣窮簷殺滿困十日烽
烟千日酒一家琴鶴萬家春此生於國曾何補那有文章著劇秦

錦標玉軸任安舒萬卷長城願不虛夢繞天山新草閣身藏人海舊巢居田園雅
愛陶元亮邱壑還師謝幼與易禮春秋存學說等閒歲月等身書

紅羊黑劫兆先成師出堂堂豈有名黠黠事當迷意馬搖搖亂後戰心旌火如不
敗焚將及變到難圖念轉平歇浦甯知粵氛惡殺人如草不聞聲

逢君歇浦憶年時秦華歸來夏日遲望嶽嶺祠朝戒牒讀松禪室夜鈔詩
甲子借 公常熟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一
餘生晚歲惟餐蕨青夢華年悔采芝厚祿故人書未絕大椿仍歲照南離
七十瓜盧詩述哀陳德老有七 十述哀詩新詩擊鉢又相催星縣荔實周天見風送荷香人

酒來仙棗千年瓜在手蟠桃四月核如杯何時五嶽都游徧樓被從公調五臺
南海桂 坊南屏

汾陽福澤伏生年斗酒懽愉太白篇吟侶交情千里月浪遊身世五湖天棠開南
國香猶遠微采西山恨未填高隱君家潛德茂賦成平子早歸田

白髮脩閒洛社人春風猶記杏邊身勳清淡寂惟攜硯感舊股拳憤指因名土噓
歌二徑地夢婆招恨一場春茫茫世事從何說鶴首天胡竟賜秦

海鶴迴翔勁羽舒過江名滿信非虛吉祥門第三槐宅隱逸田園五柳居物外游
心餘簞笠花前乘興問籃輿繁華閱徧人間世投老歸來尚著書

新詩咳唾便吟成壽考綿延況令名柱下舊除周室史日邊親荷漢廷旌畫圖寫
就身常健棋局看殘氣未平喬木祇今培老節故人感咽定同聲

難得豐才綺歲時落花點綴識邱遲鹿鳴同宴尊中酒驥尾聯吟馬上詩日與先 杏惟兄

同經術滋培餘帶草詞曹歌詠到房芝蹉跎老矣浮雲改行邁悠悠恨黍離
委質猶能及定哀老懷憂國鬢毛催輪君詩律平生慎示我周行遠道來松抱蒼

山藤作節書成繁露玉爲杯布衣交誼今尤篤接武青陵尙有臺
順德 區大原 桂海

守拙蹉跎歷有年忽逢申浦采雲駕輪袍早薄王摩詰蓮社爭傳白樂天學隱商
山慚未得橫流滄海恨難填仗公著述扶名教杖國歸來賦硯田

假年學易剛天人修到梅花不老身幾度滄桑增閱歷一園松柏倍輪囷航稱酌
肥尋常事學紹猶龍八百春風雨雞鳴思君子傳經有伏已無秦
同邑 徐慶龍 堯瑞

宦海浮沈數十年長留歲月著鴻篇麟經早定千秋案象數旁參一貫天舊事夢
梁珠懶記新詞樂府筆能填邵村靈竅隨時開陶世詩書勝義田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
海桑變後作閒人天地蒼茫寄隻身歸雁懷鄉雲歷亂啼鵲望帝路盤困劇場繪
出千層幕歇浦吟殘幾度春本是羲皇舊同侶何須時代問周秦

塊壘填胸氣未舒文琴且夢已成虛劇憐客歌蕭瑟空有夷人問起居節管
甯今泛海去官劉龍背樂與獨留一副憂時淚兩濕螢螢冷照書

羅浮仙竈煉丹成老子猶龍豈好名談道憤揮高士塵閉門長避大夫旌閒居吟
正身安雅戰地彈琴心太平喜有清泉來洗耳松濤留韻灑飛聲

高燒蓮炬艷當時春夢東坡醒未遲三徑菊松雙鬢雪六朝金粉百篇詩探花久
別林中杏佩草常懷室內芝最好孟山歸隱後巖間添箇叟支離

莫向江南作賦哀新詩擊鉢好音催鳳麟難欺時難致猿鶴應欣伴肯來壽世文
章傳寶鑑名園風月入吟杯碧荷丹荔都生色輝映萊衣上舞臺
南海 江之永 文甫

一覺揚州夢十年六十初度先生有 大作子有和章池塘春草續吟篇昨非今是陶元亮素口蠻

腰白樂天官海遭風帆早卸河橋欲渡鵲爭填而今杖國逍遙日十畝閑閑負郭田

甲子能知是絲人吳淞十載寄吟身椿生定卜八千歲禾取何須三百困對酒觴

飛中浦月題詩囊括洞庭春世間那有神仙者休羨桃源足避秦

霓裳曾詠志常舒賦罷長門又子虛蕙以明珠諸衆喙狡童彼黍感離居神龍起

蜚辰當運驥馬行空德以與雙鑠是翁五經笥閉門讀破古人書

少陵廣廈萬間成杜庫曹倉不記名瀛海蛟龍尊窟宅邵村篁竹辟干旌梅花清

福林和靖鸚鵡奇才禰正平更有人兮思望帝春回悵絕杜鵑聲

北馬南船未了時虞淵日入影遲遲令威化鶴有仙骨杜老悲秋無俗詩得水魚

龍歸巨壑在山糜鹿啖瓊芝五陵鬱鬱佳哉氣肯再投竿出亂離

頻年鼓角動悲哀我亦繁霜兩鬢催翠蓋搖搖雲裏見龍鱗隱隱日邊來昔時荃

蕙今茅草四月蕊花一酒杯編和義熙貂尾續爲君扶醉上高臺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

洵洵又值戊辰年忍誦江南賦一篇避世曠懷宜避地憫人深意復悲天中興尚

覺時堪待左計爭教海未填何必麻薇始應採躬耕猶有逸民田

每爲蒼生惜此人黍離空愴老吟身性耽修業勤開卷情切周貧慨指困閉道麻

鞋曾拜闕危時藜杖怕尋春魯連自抱心如鐵肯逐汚流竟帝秦

閉戶窮經似仲舒秀參黃老悟玄虛百年桑海如酣夢一角蓬山合隱居欲挽狂

瀾憑砥柱好扶大雅作權輿等身著述三千卷自壽還傳壽世書

豈徒詞賦擬蘭成晚節猶能保令名故國愁看垂淚燭頰風難爲動心旌但書甲

子爵元亮自湖庚寅感屈平吟到述懷詩句好從知正氣卽希聲

藉甚聲名動一時况吟佳什倍欽遲因緣翰墨初無約知已稻飯舊有詩

會以題沈向書 賞我俚歌猶擊節 願公延壽更餐芝 寄言濟濟登堂

客且莫相從說亂離

後堂豪竹雜絲哀句賦當筵擊鉢催上壽自應逾務觀降靈恰喜繼如來可能拂

券符三祝難得飛觴晉一杯頗笑薄糶供大戶愧從諸彥詠萊臺

壽符椿樹八千年詩訂尼山三百篇誰信熱潮迴赤道卻愁新說立黃天夢痕屢

蒼生霖雨屬斯人著作淋漓又等身歷史興亡隨逝水英雄肝膽鬱輪困青燈有

味吟長夏白髮憂時感暮春苦憶桃源無處覓閉門聊避虎狼秦

磊落光明心自舒何勞消息問盈虛江湖滿地將安適烽火連天賦隱居載道高

文垂典冊樂山致壽此權輿弱齡曾冠觀風作激賞南皮張尙書

玉尺量才仰老成金蓮賜炬夙知名蓬瀛閣別違仙侶皖水遙臨駐使旌沈醉不

妨希靖節行藏無暇卜君平美新此與揚雄伍贏得人間有正聲

四月剛逢祝嘏時一塵無礙樂樓連歸然特時靈光殿隱几叢編樂府詩樹植嶺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四

南垂荔實筵開海上飴瓊芝故園東望增惆悵風雨羅浮有合離

感事傷時賦七哀浣花溪畔角聲催懷人秋水盈盈隔入世緇塵滾滾來如此江

山疑碎錦無邊風月且銜杯冥鴻物外耽肥遯千載嚴光一釣臺

疊前韻

如何根觸戊辰年哀述江南賦一篇不信埋憂仍有地豈知何壁竟無天玉堂舊

夢空回顧金樓新詞亦懶填雨覆雲翻誰管得飽看滄海變桑田

古道山來可照人名山松柏歲寒身憤懷凍雀仍始暮滿目哀鴻誰發困往事已

淪天寶史前塵猶憶永和春太冲長揖歸田里善論何妨准過秦

莽莽乾坤慘不舒一燈相對夜臆虛低徊薄海憂兵革跌宕塵寰厭下居老子猶

龍會悟道仲尼相馬托乘輿中懷無礙饒警逸檢讀麻秦未火書

飄搖去國等蘭成婦孺猶知仰大名桑梓睽違榮夢殺舳舻返遞湯心旌澆愁借

酒無妨醉袖手看山不喜平兩字公私最難問那堪躑躅聽蛙聲

九鼎沈淪又一時可憐周室既凌遲縱橫涕淚長沙策感慨蒼茫務觀詩曾向小
山植叢桂每懷四皓采靈芝變風變雅今何世澤畔行吟佩陸離
長安棋局不勝哀遊海而南一權催巢父避人昂首去女娣致疾煉髮來潛真抱
樸吟詩杖美意延年祝壽杯花木優遊閒歲月側身遮莫望西臺

三水鄧禮芝

功深面壁幾經年悟徹猶龍柱史篇激激自明心裏月龍榮無與性中天綺園應
合商山隱精衛奚勞泐澗道味濃時忘世味宦遊已計早歸田

一官匏繫等閒人歸隱中江自在身留得月泉吟社稿不論鹽鐵富家困竹簟溪
館尋幽勝松柏山房駐古春奚必桃花源裏去安居即此可逃秦

水窮吳淞望眼舒展樓海市幻空虛離離禾黍歌宗國落落茅茨築隱居北扉臥
酣綠斗酒南華箋注題阮輿種松今已成鱗甲歲月多時老箸書

童時曾拜鄭康成講學談經識大名余童時從遊黃日堯齋畔花香凝畫幌階前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五

草色入簾旌廉泉獨酌清操勵原唱有獨酌廉泉賦為之句北斗同瞻衆望平回首陽陽舊遊
地依稀猶記讀書聲日坡師說館馮陽

蓬萊小隱記前時供養烟霞也未遲佛子山烹遊客若麻姑壇寫謫仙詩煉神自
爾成丹約馭氣奚須採紫芝道德五千傳易義又中一畫坎填離

江南賦罷有餘哀開府憂時白髮催夢入仙山明月遠身超宦海怒濤來名留石
室標金簡壽介瑤池晉玉杯杖國杖朝稱大老詩庶樂只祝萊臺

花縣駱鴻翔少俊

書爲歲月酒爲年休道儒林百兩篇見說邵公洸學海何須屈子擬援天鴻儀夙
謝遠于漸虎視方憂壑未填愛讀山經剛孟夏杏紅纔過白沙田

剡水商山有逸人平章風月等閒身放懷高臥超環堵快膽無倫慨指困玉局逆
輝三十載漆園椿壽八千春評衡兩漢如椽筆應隨長沙論過秦

安車繁綺綺筵舒證道心齋印集虛錦綵漫張紅燭市玉壺猶是白雲居松筠瑞

健宜櫻爛桃李繽紛奉筍輿讀破琳瑯三萬軸晚來神悟老聃書

鴻得登瀛自少成夾河兩杜頌齊名刈陵光霽開明鏡皖水春風入使旌竹馬爭
迎冬日暖布帆歸處暮雲平闌成到老文章妙海外猶存致問聲

曾記機雲入洛時談經春日正依遲晦明風雨研諸子檢點湖山補舊詩栗里朝
餐三徑菊甘泉夜餽九莖芝籌添海屋增華采歐浦金波耀陸離

子建詞華賦七哀瓊筵羯鼓百花催早符元豹丹崖隱如接猶龍紫氣來高會定
張雉雉舞稱觴爭倒鳳凰杯夢痕詩卷開眉壽逸響遙登杜甫臺

香四何固守軒

真成好古古稀年太上玄探道德篇勾漏丹砂仙作令洛陽白社樂稱天素書閭
苑曾多附淺水蓬萊近易填豫授隱身黃石訣林泉長養紫芝田

甲子今推絳老人六身二首儼如身八千椿許長相友三百禾胡不取困九代張
家惟有忍十年申浦樂同春桃源詎比絳邱葛問道遺黎好避秦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六

眼底無花向遠舒心隨觸處悟丹爐荒存三徑松猶茂吟賞偏沉正與居禮賜老
人扶國杖易占君子得民輿增多歲月優游裏地久天長著道書

學自小成造大成有名可道渾無名震雷奮地安驚七紫氣當關識善旌進德老
年期衝武修行前定策君平天將不沒文茲在壽考丞爲通慶聲

易參爲義大隨時需不速來豫豈遲閒散江湖何處梓留存天地此間詩酒田舊
釀麻姑米商嶺新餐綺季芝二老盍與歸海上莫令芳草賦長離

風始周南化樂哀寄情託興藉詩催研經易世邱園養參政當年老榜來桃會三
偷臣朔食梅剛正熟使君杯遙飛一瓊南山賀新詠誰工似玉臺

香山陳翰

曠代高才享大年耆英會上誦新篇黎城惠澤留棠舍劉井清泉酌木天名著文
章雙手辣味耽經史滿胸填漢從皖水歸來後鶴俸贏餘二頃田

久作江湖懶散人宦途軒冕不羈身變滄海離巢暮義值單寒慎指困臯羽西

臺曾寄慨鐵崖支圃自生春盈盈申浦桃花泛雞犬源中當避秦

心清斗室自寬舒妙筆凌雲擬子虛投閣揚雄嗤失節感懷潘岳賦閉居標湘世

業傳金鑑孝友家風懷德與最愛酣眠醒午夢擁來南面百城書

道經疏解似玄成萬物從知始有名迹慕猶龍涵素樸心慚良馬昇干旌黍禾一

曲憐箕子蘭蕙三秋託風平獨把章編動課讀兒曹絃誦守家聲

愷元聲價重當時不似倉山得子遲繞膝荷龍真有種承顏杜驥亦能詩凌寒猶

自撐蒼柏伏食何煩採紫芝仙館花開庭草長夢痕依舊總迷離

去國蘭成善寫哀漫驚年矢古稀催千秋述作欣先觀百歲韶光卜未來首夏清

和為鬪語濃春醞釀蟻浮杯菜衣想像踰躑舞畫錦筵張盛越臺

番禺黃軒佐 制

衣冠今日是何年借元道朔改難稽月令篇始聽黃鸝鳴山谷忽聞玄鶴嘯雲天

介眉維酒詩方獻春夢無痕句自填公若有夢最羨亭林能致富閑閑十畝種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 詩和作次韻

七

桑田

誰是金剛百鍊身况當多難亂離人江湖有客惟彈劍日月無情似轉困舟泛大

夫飄一葉公原作舟泛泛詩陳太史紀千春書懷落落從心欲老筆原無論劇秦

金劍沈埋氣未舒一家四海望成虛荆天棘地都無着楚水吳山尚可居公于國

居海髮見伊川移禮俗蹤留墨井即皇輿夷齊堪笑徒高臥祇飽盜薇不著書

玄秘金丹九轉成理知萬物始無名經傳東塾承衣鉢易讀南陽卻飾旌今古町

衡惟黜窮春秋褒貶總持平公著有邵村詩史詩大才豈止稱三影登奏元音雅

頌聲

文采風流記寢時木天花縣日遲遲人看綠鬢欽張帥公平二子撫蒼黎頌杜詩

漢南史杜詩有道澤定多濡墨竹故山還採引年芝德修壽駐蕃昌卜象數爻占

卦兌離

江南庾信賦徒哀世自泯莽年自催齒爵並皆臻遠壽孫曾應更見玄來及門共

上稀齡頌避地惟傾遜俗杯八樽賢聲翠繼起吉光燦照越王臺

番禺張文洛 詩時年

海屋籌添致仕年藉據懷抱見詩篇才儲八斗能華國祝協三多不愧天顏有方

瞳應得壽胸留熱血為誰填壽昌杜甫歌南極聖效東施動硯田

知否中原尚有人不求聞達潔其身愛看綠滿備除草相望青垂贈指困博得銷

憂恆假日最難隨養樂長春蹉跎如我徒留世亦以東山學避秦

帶刀從不削舒閉戶勤修萬慮虛欲與陶潛吟乞食久同潘岳賦閑居客來有

約留懸榻歌過無心聽接輿滿腹經綸知學粹還山當已讀無書

淵源家學紹文成不藉勳勞亦著名借隱手還難釋卷投閒心不似懸旌德能濟

衆常無倦鳴則驚人總不平我幸荊州曾一識同宗同氣又同聲

臥龍曾記顧慮時忽漫相逢恨見遲暢論祠堂翻舊卷愴驚塵世著新詩衛生豈

藉頻求艾善養何須或採芝總是一方歌在水望風懷想恨分離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八

劬勞同是念哀哀我亦身為白髮催自分荷恩無北向相將迎氣有東來約除西

域陳三策戊子友人設奇待華僑條約公使與立壽頌南山獻一杯惟願躋堂

隨慶祝末光希附借登臺

香山何延年 原南

預祝期頤享大年班門弄斧獻詩篇從心所欲多佳日自古來稀順受天幸遇仙

源斯可隱誰云慾壑未能填書成老子饒心得惡歲應無是硯田

者會香山大有人浮生若夢寄閒身盈庭玉樹環千蕙在廩金穰詠百困世界花

花成幻景勞人草草惜芳春中原逐鹿非吾志得失何須鼎問秦

富貴浮雲任卷舒空色色總成虛非關僻處難牽鼠祇愛清吟正作居苦鍊十

年常面壁徒行百里不肩輿邵村著易生平羨擬閱瓊環福地書

珠玉屑句初成浣誦紅薇妙莫名閱世眼光如幻泡感時心事似懸旌蒼生霖

雨時殷望赤縣波瀾恨未平避地欲遷遷不得武陵漁父唱歌聲

債債兒女喜多時
庚嶺歸來也未遲
桂苑重遊將啓宴
蘭階四代又徵詩
東籬把盞餐金菊
南圃觀書發玉芝
詩集同公南圃
書時生有五芝
細與論文何日約
聯牀話雨影迷離
風雅能傳樂與哀
何愁白髮老人催
梅開東閣題詞罷
槐蔭南柯入夢來
半局殘棋看一着
盈樽有酒醉千杯
高風景仰臨巾浦
近水先登得月臺

書具 何乾金

德星門聚太邱年
感舊蘭成賦一篇
參透蒙莊懷似月
久同尼父命知天
平泉花木春長在
灑水桑榆晚足填
尤喜故園歸隱處
未荒菊徑與瓜田

花縣依然一老人
木天曾寄半閒身
侍製不計徐贄火
贈友何妨魯指困
入室芝蘭香可壽
及門桃李化皆春
居如君子夷非陋
奚必仙源始避秦

標渺烟波釣亦舒
或緣好道訪清虛
三方抱水幽人宅
四面環山長者居
過曲谿時憑手杖
履巉巖處釋肩輿
閒將致仕年回溯
半會蒼英半著書

黃巾戒擾鄭康成
有道何人不識名
灑灑震來轟耳鼓
搖搖雅罕動心旌
亂離得句投長吉
婚嫁無期了向平
會見東山安石出
干戈化作管絃聲

星輝南極此其時
休慮荀龍嫁娶遲
慧眼蔡媛堪辨偽
垂髫鄭婢亦能詩
文如有璞荆山玉
論豈無根葉石芝
著作等身傳業永
在中元吉正黃離

王亥休錯認王亥
繫鼓猶疑羯鼓催
幾歷滄桑觀自在
卻從塵世悟如來
聞風素仰黃績對
月遙傳太白杯
上祝五星東井聚
長留萬載照靈臺

明 凌步蟾 子嬰

飽閱滄桑七十年
曾歌壽考作人篇
羊頭膺爵此何世
鶴首賜秦空問天
久客忽驚長劍鏘
讓王無術漏危垣
小窗讀易饒多感
太息飛龍已在田

多才平子有傳人
循吏儒林萃一身
作宰襟期花滿縣
重農政策穀堆園
過江獨灑新亭淚
對酒空懷故國春
白髮天南耽著述
何圖邊警逼強秦

話到榮枯眼倦舒
華嚴彈指即空虛
中原麟鳳資長歎
大陸龍蛇久蛰居
天女散花徵結習
麻姑進酒駐仙輿
舒長日月堪娛老
坐擁橫橋萬卷書

春官桃李手栽成
善德能文著盛名
海水滔滔思砥柱
寒風瑟瑟動危旌
載途荆棘難離漏
網在符掃未平
刁斗森嚴兵氣肅
怒濤潛起應軍聲
夢中忽憶太平時
閒踏花磚日影遲
前席枝餘柱下史
揮毫題就壁間詩
故園追憶懷蕭翰
苑深沈長瑞芝
谷變陵遷繞一瞬
追尋舊事總迷離

懷古蒼茫且莫哀
城頭鼓角又頻催
盛朝遺老高風遠
歌浦文人避地來
選勝不攜黃木杖
開筵度進紫霞杯
慶詩為祝眉梨壽
指點南山賦有臺

同邑 陳鴻銓 子衡

恩怨何須記昔年
祇宜自壽四連篇
味舍野鶴閒雲意
神似山花礪鳥天
老去襟情殊落落
平生履行更填填
羅浮本是公家物
蝶夢為衣酒作田

天許蓬萊是壽人
羣從詩卷識前身
中原首尾期催竹
四海饑荒待指困
破碎山河無着地
劫餘世界有何春
曲江曳杖追遺後
瘦馬背衫早去秦

廣尾清談倦眼舒
老懷大段至今虛
遙情均有滄桑感
深隱真宜水竹居
祝嘏謳歌頻錄草
健遊精力不呼與
名山著述千秋想
孫子皆能讀此詩

詞曹一出政初成
白日堂堂負盛名
自昔儒流靜骨相
縱橫時局蕩心旌
終年歷線金生色
盡日彈棋玉不平
曲奏霓裳新樂府
九天鸞鶴是同聲

不愁燃斷苦吟時
擗管儂嫌得句遲
南海衣冠曾問字
西湖花月最宜詩
歸來陶徑餐黃菊
尋覓商山種紫芝
五老相攜終日望
神山風引即還離

莫言詞客例能哀
如此頭顱歲月催
與公久別贈一紀
公亦近花甲矣
鷗序排行金榜重
衣端自玉堂來
龍湫踪跡雙芒屐
鴻印因緣酒一杯
乙丑公赴試
請開試作西子
公賦有想光龍
曲卓越與常事
隔三十餘年
昔稿已遺失
士女依依識顏鬢

如雲飛蓋集三臺

同邑 黎渭賢 莊甫

讀易焚香假以年
梅花消息問章篇
事留樂府賢奸案
夢入華胥變幻天
棋着中原看屢錯
石印大海恨難填
名山著作書千卷
飽吐心花福種田

霓裳高會聽歌人同是華嚴劫後身臥雪久盟松下石詠禾何取野中困荷思雨
國香吟夏花笑東坡夢醒春養氣留侯歸辟穀當年翻笑擊強秦

豐勃長松氣欲舒老來師竹更心虛才高那怕遭天忌夷陋何妨避地居爲宅號
標陶令柳行歌名記楚狂與多情最是南飛鶴明月滄江伴讀書

南強北勝望功成師出紛紛豈有名列國途多遊客履一田奚補善人旌橫流滄
海愁難洗破碎山河恨未平安得小人皆學道絃歌重聽武城聲

胸懷悲壯爲憂時天墜真嫌石補運萬象包涵周且易一江蘭芷屈原詩鐵橋烟
滿龍耕草瑤圃春深鶴啄芝回首萬仙丹煉處羅浮風雨合還離

斫地王郎歌莫哀故園花放鼓聲催壁紅噴荔思鄉久包綠餐荷洗盡來世事茫
茫歸幻境壽星燦燦映吟杯萬國松柏標高節引我詩情上鳳臺

周甲懸弧又十年壽人曲譜傾連篇山中芝采同商皓門外楊垂擬葛天妙義南
邵村壽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一

華秋水注新桐柳岸曉風填著書歲月堪娛老買就西湖二頃田
魯殿靈光得幾人名山事業屬君身放翁詩句工憂國子敬風流愛指困駿豨蚤

馳燕市北羊裘老閱富灘春擬經肯讓玄亭美著論應知鄙劇秦
對策金門董仲舒天人消息見盈虛棧槍海宇無甯歲風雨難浮有故居不信嚴

兒能殺幕豈無周景爲題輿官途得失尋常事肯作富空咄咄書
太息和戎錯鑄成讓王輪器竟無名銅駝北望埋荆棘鐵騎南馳雙旆旌身世祇

應悲傳變廢興且莫問君平龍蛇起陸知何極十六年仍戰伐聲
河清欲俟竟何時莫把金尊對月遲朋輩稱航齊祝嘏門生製錦遍徵詩山房葆

歲貞松柏仙館臨風挺玉芝莫戀蘇堤歸未得王孫春草正離離
斫地高歌君莫哀銀筍竹酒不停催北瞻芒碭黃雲起東望函關紫氣來玉笛奏

餘飛鶴仙荔支香介背鮎杯招邀更作遊頭會先頌南山賦有臺

同邑 蘇澤東 選

籌添絲甲紀龍年玉署人歌介壽篇飛鶴山中吹笛日聽鶯滬上看花天南皮冰
鑿文風冠取件詩東塾淵源學海填亦學海堂生內翰榮華剛一夢
盤游平子賦歸田

金鑑傳家有達人黎城曾現宰官身育才經院崇鴻博黎存粹經書院公在任以
濟衆田涌裕鹿困州助田界仙謫已迷迷島路客來同醉玉

琴歌酒賦且幽居鼎鐘羞戀馮長樂不於邱壑甘隨謝幼輿好理千秋
名世業卅車爭觀茂先書

故園松柏日翹舒公開學悟玄機寓子虛村學粵水吳山皆逆旅
江關蕭瑟庾蘭成著述長留不朽名招隱浮山傳道鉢公爲衡才皖水駐文

旌松筠雅操追元亮蘭芷高歌托屈平卻笑蓬臺楊鐵笛飛來彈雨助吟聲公
入簾旌句

邵村壽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一

拭目河清盼盛時丹心捧日不嫌遲猶攜劉井柯亭筆忍誦禾油麥秀詩壽世雄
文金鸞樓盈庭嘉樹玉蘭芝宋臺回首同登眺鴻雪游蹤記合離余去歲九月與

漂泊江南漫賦哀遊頭會飲客頻催龍騰荷里開樽待八子鸞舞萊階錫嘏來杖
國叨陪丹荔宴余處長躋堂共進碧筍杯浣花此日香英集成都四月十九日

玉堂雅望重耆年齊上岡陵祝壽篇大海珊瑚紅入網故山松柏綠參天眼中屢
看滄桑變胸次終無塊壘填消受吳儂烟水氣江南迷葉正田田

掛冠猶是義熙人風月銷磨濟物身一席名山宏著述半生官米老倉困陸游詩
笑儀秦

笑儀秦

笑儀秦

藉優游喜卷舒遊歷何用更逃虛柯亭劉非思遺事支圖蓬臺稱隱居九日詩
懷娛菊盞公何知髮少晚霜六朝山色擁藍輿浮家泛宅煙波外且賴天隨笠

澤書

江關留得庚蘭成哀賦江南更有名彈雨飛時搖健筆戰雲多處樹吟旌歌殘玉
帶孤忠在朱竹均有玉帶生歌為潮打金陵王氣平此日蘇門長嘯龍餘音散作

鳳鸞聲

白頭幾見太平時煥老林泉愛日遲政績早修循吏傳風流長賦謫仙詩賈生有
席盧陳策綺里深山合采芝更向漆園尋蝶夢不妨形德兩支離

茫茫塵劫漫增哀海上籌添鶴欲催洗耳好同巢父隱公自述有云或無羽則與
看山平揖皖公來黃梅雨裏吹腰笛紅麴香中泛羽杯悟得猶龍真旨趣放懷何

處不春臺

不負浮家十六年儀藏鴻著百千篇立言豈為沽名地適志聊全晚節天瀟瀟烟
波供嘯傲市廛車馬任駢填故園還慮荒松菊好賦歸來栗里田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三

稚子休驚老道人黃冠原是宰官身燕迎故主忙拋藟鶴剩餘種積滿田甲第鳳
麟衣戲綵山房松柏酒藏春我公此日樂何極詎羨扶風萬石秦

香英座上意皆舒對酒清詞唱步盧桃李濃沾時雨澤笙簧響徹壽星居鴻文麗
藻推班固風德狂歌紀接輿詩婢也應忙未了十年一度不勝書

兒女姻緣夙已成鸞符鑄玉合齊名二南庭訓童先習百歲堂顏古有庭尙幸老
翁猶矍鑠還期寰宇共昇平劫灰不到高人宅何竟飛來擲地聲

香飄秋桂臘梅時向願全償幸不遲去年公八月娶婦生十二花甲一週仍故我
脈兒雙立未通詩問津會謁陶潛柳甲寅赴京應考知事旋赴避地難尋綺里芝

回首官遊鴻爪跡澆臺殘碣草離離清溪明鏡在江

浮生如寄不須哀白髮如絲任歲催夢熟黃梁空歎息味甘紅荔快歸來蘇韓遺

我松醪醴因詩於中山松醪葛道傳公卓英杯最好桃筵人散後醉吟趨步
鳳凰臺

何國秦 祝平

春夢婆娑似昔年幽棲猶抱六如篇鴻冥高舉大千界龍去愁攀尺五天晴髮荒
山窮可臥返魂冤海恨難填人心亦有滄桑劫自保盧盧護寶田寶田書名

漫把蒼龜問卜人知公彭澤是前身吳淞聽雨時尋夢歌浦遺風豔指困待渡儂
呼桃葉渡錢春人醉杏花春海濱自有藏經地劫火如今不到秦

行窩清麗日長舒拜竹師心一寸虛權情錦魚商舊學擬從白鶴訂新居煙波浩
渺雙筇快查初白詩並將筇快平一約從壇席招尋一板與漫慨蹉跎終壽世續成獨漉

不刊書

樓閣空中蜃幻成兩方蠻觸出何名江河枯赤流膏血附說秋兩會聞華江河水
關塞蒼黃擁旆旄萬劫珠沈終合浦一堆瓦碎陷長平相去年羊城十二可

憐燈火笙歌夕半作胡笳變徵聲每傳近好以胡笳
傷心麟鳳嘆非時浮海居夷幸未遲頌柏家儲邸索酒浣花兒誦老夫詩曲紅有

派傳金鑑商綺何心厭紫芝報道勝逢三月熟名三月紅一枝逕寄子離離

珊瑚裙履事堪哀學時遊約難忘卻一代興亡或係之深高洛陽名聞之概麥漸同

傷念景催夢幻悟從禪裏得髮霜偏益客中來綵衣戲換重錦絳算籌添萬萬

杯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省誠天心猶獻媚夕陽依近水樓臺

冷閱滄桑十七年古稀剛誦杜陵篇乾坤朗貯帝中日魏晉渾忘世外天去國江

關情倍倍笑人翁壑欲難填詩懷老較東坡健陽羨歸耕喜有田

歸憶田園為避人淵明松菊悟前身蒼顏矍鑠擗干劫素食依阿恥百困瓊海片

帆雲欲暮滌江半瀟水生春沈昏太息天長醉鶴首何堪竟賜秦

桃源仙境樂寬舒蔽日浮雲仰太虛龜筮漫從騷客卜羊裘甘伴釣人居談玄著

草宗關尹論性傳薪契子與師著孟子學說力羨煞百城閒坐擁閉門娛老自編書

三都研鍊賦初成歲向名山不爲名入座談經能奪席望門通德合題旌眼前變

幻隨粉擾心裏休閑足太平記得烽煙常侍側絃歌忘卻鼓鼙聲丁卯二月海上

春轉江南又一時鶯飛草長感邱遲懶言走馬看花事曾詠哀蟬落葉詩白髮聽

歌宜玉茗夢飛仙館續集行海黃冠證道采瑤芝名峯四百經尋遍風雨羅浮夢

合離

物論當齊樂與哀離鄉我亦鬢毛催登堂舊悔窮經懶浮海今仍問字來麟鳳爭

傳光滿室羔羊好香酒千杯春風久藉曬桃李敬向南山頌有臺

者碩何修杖國年成書參證養生篇黃冠晚節安旋里皓首窮經自樂天遊跡有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 詩和作次韻 十五

緣留筆記官囊未滿待時填談玄豈盡傳聘耳兼課兒孫釋硯田

詩書門第有傳人著作何妨備等身老去益存神髮鏗浩然善養血輪困捧觴酒

湖二千里奉杖追隨十六春莫道首陽天地隘免勞暮楚與朝秦

從心所欲便安舒况抱謙衷若谷虛遷地奚良靈市隱避人何陋雜夷居秋風正

爽思蕪菜愛日方長備板輿松菊尚堪娛晚景無如坐擁百城書

羅浮肥遯願難成我愧身兼吏隱名恨未登堂瞻舞綵記曾歡浦送行旌嘔心夙

夜慚長吉歸志何時了向平他日問聞庭訓異克傳詩禮振家聲

洞庭橘柚正黃時移植家山獻已遲週甲瓊林期預宴會申金谷勉成詩應揚尙

父還垂釣爵捧麻姑進采芝天放假年深讀易心無逾矩執迷離

幾經世變尙餘哀播首頻驚老景催松柏始知寒耐歲桑麻樂話故人來新詩屬

和艱成韻夙愜能消滿引杯養志好承觴詠興遙知班舞上樓臺

同邑 袁體經 詩文

伏勝傳經享大年津梁後學賴篇買山占得酥醪月浮海長依歇浦天到老詩

歌律逾細問奇車騎巷常填尙餘一事真堪羨孝弟家風更力田

明德由來有達人綱常名教繫公身心榮故國悲駝轉目極中原裕鹿困閉戶陳

成差改臘歸田陶令事耕春篁溪自足容高隱何必桃源始避秦

曼衍魚龍自卷舒箋莊莊老識盈虛沈沈風雨羅浮夢森森烟波水竹居懷袖喜

無陶穀詔出遊閒有謝公與名山留得春秋住補著生平未竟書

研經詎愧鄭康成博物張華更擅名皖水量才持玉尺黎陽撫字駐文旌辰移極

北樞誰轉潮打江南浪未平海上戰雲看已慣心安不擾鼓鼙聲

幾人想望太平時侯得河清未厭遲根觸柯亭劉井夢悲歌鐵馬散關詩何須稿

餓餐薇蕨且學長生餌尤芝形德兩忘神自若不妨此叟號支離

蕭瑟蘭成漫賦哀小園歸訊日頻催筵開北海稱觴待笛奏南飛度曲來松柏青

連蘇子閣荔支紅泛邵村杯綵衣舞並霓裳舞滿引笙簫出鳳臺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 詩和作次韻 十六

閱歷滄桑有歲年感時自壽迭成篇魯戈信可回斜日鳩石憑誰補漏天虛望嚴

霖雲意懶惡聞野戰鼓聲填閉拋世事安耕讀家有藏書郭有田

父執于今有幾人煙波長說釣徒身淵明寄傲松三徑子敬襟懷粟一困掬水弄

低申浦月臨風如見粵江春高蹤可許追先輩我亦生平不帶秦

鬱鬱亭高志弗舒中興王業望徒虛千齡鶴算松間住一舸鷗夷海上居笑指蓮

花談儉幕記留桃樹憩潘與保身全節姑逃世豈慕神仙讀道書

學問動飲兩業成人材自古出科名雲山三晉供吟筆奎壁雙星耀使旌遼薊震

驚陵谷變吳淞剪取水波平歸來一賦千秋重漫憶官衙聽鼓聲

滄海橫流禍烈時陸沈何地穩棲遲江關蕭瑟闌成賦家國憂懷杜甫詩松柏有

山皆勁草羅浮無路覓靈芝幾回芒屨看雲氣默驗天心卜亂離

進酒堂前歌莫哀祝釐聲裏管絃催詩吟洛社耆英健譚集梁園賓客來閱世久

懸心裏鏡達人常醉眼前杯行看著述添新咏編採琳瑯滿玉臺

同邑葉似千 題

一官歸去享遐年著作名山滿簡篇亂世未平聊避地斯人不出執回天水清樓

任滄浪濯酒醉胸無塊壘填龍馬精神逢杖國閒將世事話桑田

賞識南皮第一人曲江風度證前身鸚鵡留古硯供吟案鶴有餘糧作贈困息影林

泉消永日成溪桃李慶長春寧經博覽通今古疑是藏書未火秦

旨挾春秋即仲舒金門射策譽非虛京津已洗風塵迹淞滬仍留木石居壽世文

章付梨棗傳經道德率權輿侯輕萬戶思巢父栗里歸來一榻書

德劭才優仰老成元龍高卧淡功名七旬海屋添籌算四載琴增樹旆旌談道更

參周禦寇隱居聊效漢君平滿門簪笏仰眉祝齊詠同陵雅頌聲

吟老英雄髮白時申江寄跡久棲遲參歡喜偈香山酒詠古稀年杜甫詩邵里故

居愛修竹羅浮舊夢啖靈芝蓄薇三盟瑤章讀光映南天色陸離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七

賦罷江南庾信哀間居久斷羽書催神龍淵底深潛伏仙鶴洲西獨往來汐社聯

吟詩百卷睢陽圖畫酒千杯瓊洲何日看歸棹策杖城隅覽鳳臺

同邑 祁柱勳 正香

耆碩欣逢杖國年稱觴咸頌白華篇飽看桑海塵中劫樂住桃源洞裏天世界一

枰棋局變烽煙八極鼓聲填等閒學易章編守經說奚慚漢二田先生著有一書

羣書博覽顧甯人儒雅風流隱遯身故國蘭荃時寄託名山松柏尚盤困龍潛遯

海甘遷地馬走長安閱幾春弗效子雲工著述視然劇美向新秦洪運時代有以

者先生

天運陰陽迭慘舒五千道德究玄虛先生著老萬公業密曾燒汞鐵老蓬臺暫寄

居自具貶遐筆墨先生著春秋誰尊仁義賤輪輿少陵忠愛神為助讀破人間

萬卷書

開府文章老更成羣隨末俗競功名洪鐘力振皇皇響龍寶心辭子子旌國變後

北進山甲子有詩題靖節升沈無暇問君平八龍况復蜚英早不讓荀家獨著

聲先生著老年幼學似兒時味戀青燈夜漏遲鄭老鐵函心作史白公樂府憤成詩歷代詩

史詩及五代詩寒香晚節留黃菊道術長生削紫芝一脈曲江文獻舊重瞻

閒氣毓南離

奇才磊落豈歌哀遠道歡聞擊鉢催鶴曲橫腰新笛奏鯉庭繞膝舞衣來冬青獨

挺西陵樹春酒同傾北海杯申浦執經懷伯氏家兄正曾從南漢受業願隨桃李

作輿臺

同邑 李絢華 三

大德人應享大年況參玄妙養生篇品高標彩雲中鶴夢繞羅浮洞裏天芝採商

山綠不淺波翻滄海恨難填猶龍卻愛知稀貴杜氏傳家有寶田

清河一派重新人隱遯依然潔白身春滿蘭臺形製鏤材儲松幹節輪困添籌海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八

屋留住日移柳江鄉占好春南北車書本相接巖然城闕障三秦

達人隨遇自安舒易理周流行六虛淚灑銅駝荆棘日陰垂金鑑竹松居鷄墨客

識陳驚座風德歌聞楚接輿定卜九龍真逸老思君遙祝一絳書

勝此我愧蕪無成執射難專執御名墜緒茫茫思振鐸狂瀾汨汨恨懸旌訂交湖

海襟期遠尚論興亡意氣平白髮伊川真術道著書原不為虛聲

荔熟荷香儘及時田園風味此棲遲沈機觀變宜投筆望古與懷且賦詩壽世文

章光史册盈階蘭桂耀瓊芝年來共話滄桑事珠海瓊洲盡陸離

賦就江南庾信哀天時人事准相催但數風月年年在那管潮流滾滾來書著名

山藏萬卷酒傾東海飲千杯君真樂只符嘉頌北有萊兮南有臺

同邑 鄧步雲 月樵

等身著作仰高年傳誦何曾止百篇深同蘭芷生于澤壽比岡陵受自天玉樹歌

聞愁易起瓊樓羨甚句難填壽星今又輝南極那管滄桑到海田

忠孝能全是偉人廿年前現宰官身棠吟勿剪應留樹穀未相貽且指困七秩誕
生逢四月三多齊祝慶千春故園松柏枝枝茂漫作桃源說避秦

塵緣劫破應何舒無慮無憂信不虛且效許由成隱避暫同潘岳賦閒居窮通非
管聊扶杖出入何嫌問執輿目擊瘡痍增感慨無期伏闕再陳書

寓園桃李藉栽成難怪垂來是大名差幸勞形無案牘翎令搖惑有旗旌塵質尙
苦干戈擾瀛海何時波浪平畢竟山林勝城市奪人誰似得先聲

正值籌添海屋時稱觥介壽莫遲遲隱居東海無塵累詠古西涯有好詩寫未求
工聊作草養還得善豈圖芝滿堂蘭桂嶠桃進休向天涯賦別離

紛紛請願事堪哀無補時艱任老催平子昔甘尋隱逸陶潛今又賦歸來士民歌
頌書千卷戚友趨陪酒一杯忝我不才思上祝末光希附借登臺

鄧潛夫

大椿甲子八千年斗酒能吟詩百篇醉後王郎狂斫地才高白傅欲回天仙姿老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九

柏顏淵健樂府新箋闕好填伊呂遐齡懷壯志蒼生霖雨見龍田

中原底定問何人通世道迤邐野外身遍地荆榛悲晚艱懷材梁木惜輪囷觀書到
老眼如月立說化頑心似春莫道天涯淪落久桃源暫避虎狼秦

救國奇才志未舒浮雲祇是望空虛千畦禾稼甘耕野一笠烟波認釣居濟世經
綸探易象與人規矩重輪輿等身著作名終顯申海遊遊伴劍書

學書學劍兩無成未識荊州耳大名去國文章儕瓦釜驚人草木盡旗旌紅羊赤
劫災何酷白馬青絲亂未平燕子營巢樓不易夢魂頻醒鼓鼙聲

澄清覽轡是何時黨國紛爭進化遲抱蔓摘瓜唐院句然其煮豆魏宮詩誰從商
嶺尋黃綺欲向天階問紫芝痛恨扶桑野心大東方變局正奇離

江南花落賦堪哀好句何妨擊鉢催富貴半山屠狗起衣冠習見沐猴來應笑山
海供詩卷時局風雲付酒杯欲獻華封三祝頌衆仙同詠舞瑤臺

同邑 詹延翰 伯良

學易何須俟假年可無大過筮義驚夢回官海移陵谷影息桃源有洞天靜看棋
枰時局變肯隨流俗慾溪填商鞅新法今猶古阡陌徒開壤井田

老子猶龍契道人柯亭劉井托前身居官味淡迫陶節周急情殷發魯困奠酒興
高申浦月杏林夢冷玉堂春秋來雁字排空遠劫火關心解避秦

行藏用舍自安舒得失忘懷信不虛爭地世逾三國亂避人時願九夷居龜嘯福
備符洪範鳳德歌狂免接輿猶記扶風開講席氣華緣腹有詩書

英雄身退話功成氣節如公豈好名一片冰心融卷軸兩眶冷眼藐干旌摘鈔奚
止遵程子志願還期慰向平領點多才娛暮景八龍佳譽振家聲

松柏幽居首夏時和風淡淡日遲遲釣徒剛返懷歸棹真逸猶存送別詩瓊海正
欣依玉樹羅浮尙待采靈芝旁通妙理參玄學一卷南華手不離

憶昔城吹畫角哀軍書火急正頻催豺狼當道曾耽視鬼域含沙枉射來萊綵歎
承遊國杖荷花香入介眉杯幾多好句岡陵祝社還開接鳳臺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

同邑李 權衡石

茫茫空想太平年閉戶窮蒐未了篇故國河山殊往日中原烽火尙連天堪嗟邱
貉時何補嗚惜哀鴻墜待填環顧神州無限感歸耕幸有種瓜田

漫笑江湖一散人木天會現宰官身院城桃李沾遺澤黎國倉箱頌滿困詩夢痕
留山館月道心清紙玉膠春半生著述千秋業詎有文章作劇秦

野服黃冠意態舒春婆舊夢已成虛竊鱸上市思鄉味松鶴當門識隱居整飭綱
常標禮說扶持名數此權輿吁嗟滄海橫流日道判人禽有善書

暮年蕭瑟似闌成小隱何須避姓名桑海變遷驚鬢雪鄉關離亂觸心旌鴻泥留
印遊蹤遍鷓鴣忘機駭浪平誦到古稀詩句好擬將絃管譜新聲

昔年碩望冠當時拜識荊州愧我運作手夙推燕國筆感懷閒擬鐵崖詩象賢有
子同蓮幕鶴算如翁類紫芝一瓣心香瞻泰斗瓊洲歌浦恨相離

根觸城頭杜宇哀鴉愁國恨兩相催離騷原感思君作憂思多從識字來莫息風

波空擊楫欲澆塊壘且浮杯知公素具扶輪手壽世詩留紀鳳臺

同邑李燦燦少伊

華壽欣逢杖國年躋堂祝嘏定連篇眉齊梁案長壯日身住桃源別有天絳脣秋

風歸計早杏花春雨好詞填鳳毛濟美尤堪羨何待歸謀二頃田

老向江湖作散人少時曾現宰官身讓王何竟逢輪器卹族偏能比指困松柏山

高標晚節酥醪釀熟祝長春黍離麥秀應增感肯效楊雄作劇秦

葛鮑相偕志自舒况精易理識盈虛行吟澤畔離騷作寄述江湖范蠡居珥筆昔

曾遊翰苑徵車行見坐安輿如椽大筆同燕國垂暮依然日著書

小住湖隄喜宦成玉堂金馬早題名黎城膏雨曾流澤皖水觀風舊擁旌簪笏門

多稱盛事萊衣階舞恍昇平定知壽介華堂上一片歡欣頌祝聲

朝衫脫卻已多時鬚髮修眞未覺遲感舊文章開府賦憂時歌咏杜陵詩長生恍

食安期棗不老疑餐四皓芝喜是南天開壽域侑觴荔子正離離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一

滄桑過眼不須哀檣板金樽日夕催桃李滿門留美蔭菊松三徑待歸來吟同楚

客添詩稿爵晉麻姑介壽杯待到投綸同尙父觴稱重爲賦萊臺

同邑祁子荷

多識由來享大年翼經餘事到詩篇居夷輞拓三弓地學道翺翔七洞天過眼烟

雲噴欲活滿胸塊壘憤平填委心飽看滄桑劫一任滄溟海變田

瀛洲仙藉舊詞人七十年來現在身故國黍禾餘涕淚空山松柏久盤困衰殮不

廢江鱸膾旅邸頻經石砧春膾有清河一腔血拒書勸進抵椎秦

鵬程萬里志高舒記侍金華賦子虛天下安危知有責心關憂樂肯閒居承歡卻

喜星馳檄執殺何曾誦黜與文網覆盤天洞鑿恩綸又拜九重書

天教盤錯玉於成修德終須獲令名嶺表儒宗多士鐸皖江文教使臣旌如斯官

况何嫌淡唯有詩心未肯平愿祝籙龍終起鰲萬家霖雨聽春聲

最是傷心改步時蓬飄中浦客來遲降神又覽庚寅撰寫怨還編甲子詩別有延

齡首山歲幾多娛老謝庭芝飯生爲謂南飛曲莫向樽前賦別離

鄉心底事聽猿哀桂樹叢生着意催社酒舊盟招靖節金花色相證如來醉扶鳩

祝延年杖香撥蛆浮自暖杯更爲騷壇振餘韻新詩題偏鳳凰臺

同邑何慶延建甫

覽揆今逢七喪年等身著作帙連篇皖江教澤連花縣粵嶠遺民夢木天造物亦

憐淵警伏滄溟空有海禽填遠知一席丹鉛暇又課兒孫力硯田

邵村自昔產奇人欲把前因證後身天爵尊如茅昨土書城高並粟連困華封晉

祝初長夏喬陰常留不老春贏得鴻名足千古魯連肯帶虎狼秦

鵬搏夙仰翼高舒我愧蹉跎歲月虛行年六十二矣竿吹濫充南國客石麟四十年未嘗

缺彈羞傍孟嘗居玄亭問字思攜酒清消囊囊執濟與託庇余居旬滿八股殷望

山斗讎韓道上萬言書

高士龍頭屬老成靈均芳潔賦修名事關治亂千秋鑑心憫淪胥一片旌穿榻管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二

甯長隱遜授替伏勝望昇平歸來梓里壽鴻印猶聽絃歌舊日聲

百年人瑞應清時吟芷新蘆愛日遲奕代清風唐相度九旬抑戒武公詩因心友

敬娛花萼疑角靜蝶挺玉芝一例孫曾齊點額汾陽佳話耀南離

嘔噉且莫聽鴻哀寄遠詩成息息催遊屐綠沾藜草秀侑箋紅帶荔枝來扶身穩

稱金鳩杖拜手爭傳玉兜杯遙望班門聊弄斧陽春敬和頌萊臺

同邑毛燮良

幾輩能修享大年獨公欣賦九如篇蒹葭涸湖三秋水松柏長留百尺天自願清

高廉已勵肯隨波靡慙求填試觀蘭桂千枝秀食報原憑種福田

擺脫塵囂作散人追蹤大老釣竿身鄉閭乍見猶扶杖歲月頻催似轉困把盞又

添新麥酒看花曾記上林春久忘甲子甘遺逸那管爭雄鹿逐秦

富貴能拋氣自舒浮雲過眼總成虛任教虎視中原踞祇學蠅營半壁居老我風

霜傲竹幹放懷琴鶴重權輿逍遙滬上增頤養滿著琳琅壽世書

梓里觀型屬老成
問看甲第早標名
地饒五嶽應鍾瑞
戶列三星合表旌
好向南山齊展拜
更從東海祝昇平
公真占盡人間福
家紹箕裘振有聲

同邑小門生 王懷高

懸弧又屆古稀年
德功歸養氣當錦
瑟聲喧松柏館
霞觴人醉荔荷天
仙來西母蟠桃會
曲譜南飛樂府填
借問幾生修得到
汾陽孫子武侯田
大地無垠望眼舒
黃庭經誦悟空虛
繁華早覺烟花夢
著述長依水竹居
歌浦紅裙拚載酒
羅浮綺袂亦停輿
肯輸謝傅當年事
一段風流在晉書
自嗟書劍學無成
偏向戎行列姓名
百粵風雲馳羽檄
兩陽雨雪送旌旌
紅羊赤焰灰初冷
白馬青絲亂未平
國事那堪搔首問
絃歌鄒魯鼓鼙聲
世途險巇不勝哀
歸夢蟬聲日日催
家在桃花源裏住
人從蓬島月中來
騷壇琢玉敲詩句
仙掌擎珠入酒杯
我欲躋堂看戲綵
一帆風送釣鱉臺

同邑再晚生 吳叔英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 詩和作次韻 二十三

謫仙謫世幾何年
樂府編成不計篇
棠含憩餘花滿縣
杏林宴後木參天
學而不仕心能泰
老益窮經恨漫填
金甲未銷何事隱
漢家充國正屯田
福量如公有幾人
十年又是杖朝身
種成循吏桃千樹
貽得佳兒殺百困
駑馬似吾挑大敵
猶龍此老本長春
何時始免憂時慮
入到瀟湘好避秦
一片心懷鬱莫舒
澄清有志總成虛
欲從濁世求清土
可笑官場似客居
隻手料難擎砥柱
雙眸曾不見薪輿
浮沈漫自持危局
恨未十年多讀書
莫嗟蕭瑟庚蘭成
江北江南識姓名
太守花廳來古驛
兒童竹馬待前旌
錦堂此日霞觴舉
塵海何時濁浪平
卻恨腰間雙寶劍
化龍無處得雷聲
歸鞍整頓欲何時
浴佛佳期總未遲
况屬故鄉多古禮
好教後輩賞新詩
扶鳩桂子班排筍
旨爵麻姑酒獻芝
休戀揚州花事好
開來芍藥是將離
華堂絲竹聽秦哀
刻燭詩成底用催
春永園開桃李盛
酒酣筆挾雨風來
兜稱我擬南山祝
雅集人傾北海杯
堪羨此翁仍斐鏢
歌風何不又登臺

族弟承 祖子

花甲詩題條十年
公六十 隱居還著聖賢篇
文章大可傳今古
詩酒真堪養性天
遠道高山容我仰
無涯學海賴君填
康強逢吉人爭羨
善果都緣種福田
公制東官濟堂
儒林循吏有傳人
李杜龍黃萃一身
疆吏忌才興謗議
廷臣特識轉回困
棠陰澤被長江水
柏節香留故里春
自是管牀穿可坐
何心暮楚與朝秦
新詩拜讀臆胸舒
愧我狂歲月虛時
事艱難悲去國
家風淡薄怕遷居
看殘棋局思王質
糾正人心慕子輿
烽火滿郊榛滿道
閉門聊且樂琴書
著書萬本告功成
海內從今負重名
遐世長留巢父卷
高情婉卻大夫旌
閒題寶劍詩猶壯
久鍊丹砂氣已平
安得息戈敦玉帛
寧區處處管絃聲
培蘭植桂喜隨時
靈酌頻開總未遲
八士雙聲龍出海
羣兒兩賦鹿鳴詩
昔年上苑榮探杏
此日商山樂採芝
多少故交期返棹
吳江煙霧尚迷離
熟讀葩經識樂哀
名園羯鼓百花催
兒孫戲綵環階舞
童冠稱觴祝嘏來
綴玉編珠詩萬卷
餐荷啜荔酒千杯
野人懶性芹忘獻
維向南山頌有臺

族弟慶 鑾 建 氏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一 詩和作次韻 二十四

江湖遵晦幾經年
日手包囊易一篇
家有囊貲能愛日
心存大道且談天
豈將歲月蹉跎補
惟把胸懷義理填
來復忽占消息好
潛龍今又見于田
本是耆英會上人
偷閒學作散仙身
清才喜見花生筆
厚祿胡貪殺積困
桃李我承前代陰
芝蘭公毓滿門春
文章事業傳千古
可笑時流只劇秦
自壽詩成意轉舒
澄清有志願非虛
扶來鳩杖宜觀國
詠就霓裳敢索居
入晉兒童迎竹馬
出曹星使簇花輿
如何筆下翻惆悵
正變當嚴太史書
瓜分豆剖劫終成
游說僕秦首竊名
薄海人成思一櫛
潢池盜合擁雙旌
門看金馬槐仍茂
路恨銅駝棘欲平
試向天津橋上聽
幾時消得杜鵑聲
復旦光華覺有時
臨崖勒馬且遲遲
浮家泛宅樵青伴
縱酒狂歌杜老詩
才本天成原拾芥
輪由帝錫豈餐芝
富江水入申江水
一酌都將惡俗離

余懷無事亦何哀不畏租催畏漏催守夜每嫌龍吠急吟秋時步蝶聲來老狗展
畫親泉石閒愛敲棋付酒杯白雪陽春欣和罷月明近水望樓臺

門人 靈光 編

花甲稱觴又十年記曾祝嘏上詩篇著英會紀桃筵日畫錦堂開麥秀天繞室簪

纓航共舉盈門車馬道為填侯封褒德辭銅印漢代衣冠過卓田壽年七十餘封

庚申庚田世新

拋卻朝衣作故人閒雲野鶴證前身故園地拓餘三畝負郭農耕種萬困范置義

田同仗義馮吟春圃共長春宋壽年八十七吟有最令心折當年事紙覆文蒸

著劇秦開會拒客求

至道能探纖仲舒羣推國老望非虛等身傑作名山仰高目時艱瀟灑居學易寬

於天假歲注經輒以理為與大才自古難為用宇宙長留壽世書

綺歲能文冠老成木天翔步早知名黎民化被詞臣澤院士歡迎學使旌出守銅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五

符資保障量才玉尺仰持平尤其械機書我處河內江東頌政聲

燕北鴻南會幾時香江教席轉樓運半生未獲開中筆官統元年丁師電京召充

年秋辭職別各檢席去冬避火于數韻聊成夢裏詩江浦每懷春在杖商山還羨

日餐芝桃源樂土容分陰得侍經筵忍別離

江南休作子山哀韻事還教擊鉢催碧泛瑤池桃實獻紅誇珠海荔枝來珊瑚瑞

應延年島邑城西瑞瑞島瑪瑙香浮卻老杯八秩筵添仍健頌登堂重祝賦萊臺

族姪 尊權 伯克

轉瞬駒光又十年記曾祝嘏賦詩篇人真曠達同元亮會紀著英慕樂天愛國常

存機滿志憂民時恐壑溝填世途不盡滄桑感變幻堪嗟海與田

海濱大隱有高人百劫磋磨不壞身傲骨撐持除傲僻孤標盤錯尙輪困延年美

意光彌厚曠節貞操氣釀春名教山來多樂地幽棲隨處可逃秦

用舍行藏卷復舒周流至道悟空虛天生前林塵寰以人向蓬臺元圃居著手成

春看造化因心為矩此權與桑榆晚景發樂讀運人間未見書

著作真能集大成豈同處士盜虛名若茫世界歸吟詠淑惡人情善別旌讀史會

心知有在注經立論喜持平黎城當日甘棠種不少絃歌雅頌聲

憶別西清少壯時一溪烟水泛遲遲關成身世江流恨玉局才華杜甫詩隱逸豈

期妾入夢延齡弗羨老殘芝祇愁赤化還遺規徒向中原歎黍離

玉郎斫地莫歌哀年矢休嗟歲月催北海豪情快倒南飛雅奏鶴重來荆榛闕

目懷鄉國塊壘澆胸借酒杯富貴更兼膺壽考自應獻頌賦萊臺

族弟 其觀 用資

嶽降欣逢杖國年壽言兩度讀鴻篇風流張緒仍前日歸去陶潛任樂天蘭芷吟

成芳獨倚黍禾歌罷恨難填名山留得千秋業那管滄桑變海田

早歲名場已冠人大難仙侶認前身玉堂振采才驚座鄒里周貧聚取困經註黃

庭參妙諦詞成樂府賽陽春由江東海遙輝映同是奇男不帝秦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六

食米京師壯志舒相期先輩論非虛阿小宋制軍曾以此定食京師河汾桃樹留嘉

陰粵嶽梅花愛舊居步武虞卿動著述元宗文烈壯圖興鐵崖去後幾人物起例

遺民定特書

文獻搜羅集大成沈才佚行藉知名草玄居待高人訪通德門應特地旌靈素窮

探窺仲景公孫深市廛開隱似君平吳淞穩放鴉夷舫懶聽風雲叱咤聲

得親丰采記當時彈指光陰感暮遲願影自憐蓬鬢雪望風遙寄草堂詩差同靖

節裁叢菊還效東園采瑞芝幾日羅浮知夢戀梅花開遍子離離

江南曾賦子山哀蕭瑟鄉關詩思催聽到鴈聲悲事去話殘龍劫掃愁來黃梅雨

潤長春節丹荔香浮介壽杯我喜汾陽開畫錦攝衣逐隊頌萊臺

族弟 潤玉 情余

願假逍遙著述年斯文載道富鴻篇羅浮長隱逸名地湘浦離憂欲問天厄運空

言兵可弭機心孰使非平頃何如重賦歸來什料理東臬種稗田

宰官原是謫仙人磨淨頻經不壞身風月清談雜儒老觚稜舊夢鬱輪困荷杯留
客消長夏蘭玉盈階祝永春恥學玄亭美新者笑他著論劇瀛秦

靜觀世變應何舒尚惜韶光一擲虛饒有味時千古事最傷心處九夷居委懷陶
令常攜酒安步顏公可當與猶記丁年讀清秘勝探响嶼穴中書

故鄉無恙重康成清畏人知况釣名珊瑚海濤侵石磴旗峯亂翠撲簾旌遠公遊
跡心常遠平子工愁恨未平太息巢山棲隱後至今戎馬起邊聲

江關獨旅別經時漫慨春夢夢覺遲一曲鐵厓舟裏笛百篇吳郡袖中詩掌擎葛
窻千年藥齒冷華宮四皓芝洪憲開建新華宮亦有所謂商山四皓者唯有老人星耿耿永留佳話耀
南離

江南漫賦子山哀九老香山折簡催萊綵兩班階下舞荀香兼味粵中來越播東
海珊瑚杖影入南山鸚鵡杯七十耆英開壽社好揚風雅鳳凰臺

族弟培齋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七

荷囊紫袷記當年著作如山不計篇幸我後生猶及世先大夫與先生贈公論兄
過從素密不才生晚故鮮親炙猶幸
生能及世會贈上采而吟調謝也維公純嘏獨膺天壽同爽釋詩人頌澤迨郊

本志願填爲愛江南風景好老來海上覓芝田

摩澆我桃源雖邈不通秦

分符持節志終舒天地生才信不虛一度邯鄲醒客夢十年洛社作閒居東軒嘯
傲今元亮西掖風流昔德輿不謂康成歸老後猶將餘力及詩書

慨從辛亥變初成章已辭榮更避名故里不爲衣錦返新朝豈受角弓旌山中真
逸陶弘景江上遺臣楚屈平生得一朝科第色無慚文烈舊家聲吾邑宗人自前
明文烈公家玉

育德潯光又幾時玉鳩容豫度舒遲千秋大節終存史一代傳人更有詩經世文

章皆壽棗投閒歲月藉茹芝懸知畫錦稱臚日繞膝瓊瑣井陸離

詩詞久仰豈兼哀况奉郵筒渡海催俊逸清新誰敵得聰明福慧夙修來狠從人
海塵千丈遙上南山壽一杯蕪穰獲隨珠玉後叨榮何減列金臺

族弟勵圖

寓公閒健過年年一度稱鳩詩百篇劍啄不驚吟芷地清和好是養花天瀛洲舊
夢臨風訴水調新詞倚月填已隱還期早歸去不教荒却故園田

天留遺佚作閒人浮海條然一個身十丈輭紅情落落千尋空翠節困尊前歇
浦堪消暑帳底羅浮賺買春丹竈自饒長壽訣神仙何處枉求秦

乾坤何慘意何舒就把浮雲返太虛听夕丹鉛高士案烟波養笠釣人居東身有
道防險矩問世無心謝接輿羞向人前說封禪平生不讀茂陵書

生平蕭瑟似蘭成贏得江南作賦名野哭愁添鳴裏笛客心搖逐馬前旌千年黑
劫灰猶熱一局枯棋着未平卻喜課兒羈旅夜半聞霞吹半書聲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八

料得申江稱兜時晴堂有願我來遲延齡喜撥鴉兒酒勸志還吟驥子詩十里健
游綠看竹七旬善飯勝餐芝何當醉說中原劍擊筑高歌和漸離

我感中年樂與哀南飛一曲笛頻催斑纈纈多和衣戲潑刺涖鱸入饌來仙羽橫
拖綠玉杖簪鬢新製碧筒杯壽人樂府千秋集珍並當年綠綺臺先叔祖通議大
夫德圃公為藏

族姪恕恕可

又扶國杖喜編年書著名山日百篇微蕨首陽欣有地荏苒嶠嶠慘無天梨眉願
副岡陵頌花面同羞粉墨填並祝與民躋壽域盡芟原草作芝田

儒林循吏也詞人退隱吳淞自在身官海長留花滿縣浮家不事粟盈困蓬萊仙
掖推遣老桃李皖山減舊春且把黃冠易烏帽羞隨暮楚更朝秦

季世難期化日舒乾嘉景運已全虛簪纓奕代三槐宅介節高風五柳居經兩微
言資撰述禮扶名教仗權輿紫陽論龍門筆善惡都歸太史書

赤松招隱繼文成恥慕羊頭負盛名冷宦記曾圖笠履禮賢無復賦干旌河山日暮秋空老歐亞風狂浪怎平大陸沉沉此何世神號鬼嘯野狐聲

山林鐘鼎並因時預識臨崖勒馬迎鱗菜秋風消宦味為花春浦遺懷詩門盈甲第承嘉蔭過庭階瑞芝雪憶羅浮和月臥梅花村夜夢迷離

塵埃經多不暇哀清和佳節喜相催虛生旅枕前番夢阿母仙桃兩度來珠海歸帆青雀舫玉堂春酒紫螺杯未荒松菊花三徑詩社重開結鳳臺

族姪衍植

白髮蒼顏享大年岡陵獻頌古詩篇蘭芬桂馥情娛老柏健松堅命定天風月隨緣留費在江山無恙把詞填東陵瓜好非飄泊負郭還欣尚有田

空谷幽蘭彼美人高年著作等其身傷時念切深憂國恤族嘗聞屢指困駒隙韶光七十過鶴齡椿樹八千春回思昔日栽花地竹種甘棠向晉秦

壯志平生鬱未舒匡時偉略願終虛炎涼世態嗟常變歲月周流歎不居匡鼎窮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九

經刪識緯亭林注史熟方輿誰云少把光陰擲老大徒傷不讀書

閒吟蕭瑟廣成愛國股憂莫可名爭地頻年動戈戟求賢誰識賦于旌豈真造物亂無厭自是斯人心未平時局蝴蝶如鼎沸金戈鐵馬怕聞聲

木天翔步少年時布化麥城出守遲廣廈萬間千佛選清風兩袖一囊許養生愛采首陽嶽樂道時餐商嶺芝歌浦瓊洲同祝嘏何須行路歎此離

謝傅中年說樂哀光陰休慨白頭催乾坤三絕詩書畫人海一官歸去來彭澤未荒黃菊徑中江快倒碧筒杯當年皖水掄才日桃李春風樹滿臺

同邑 星台

星輝南極自年年浣誦琳瑯有鉅篇浪迹江湖思避地感懷家國欲呼天興來酒助豪情遺事去腔空熱血填爭道階前滿蘭玉勝於桂寶與荆田

桃李春風屢作人如來金粟証前身量才皖水親持尺周急鄉鄰笑指困嵩嶽降生逢四月林泉願養樂千春蒼生正望為霖雨未許芳蹤久避秦

簪纓拙却志何舒鳴到驚人豈是虛情得丹砂修道訣不妨桴海效夷居登樓時

或思王榮避世何須學接輿申浦逍遙無別事醉吟而外著新書

絕妙文章著手成向奇海內也知名瓊洲碩學殷搜集公輯寶安詩錄 搜羅邑中人詩玉牒清芬

賴表旌公輯旌旌有揚芬 治績獨留黎邑 徧愁心難降 浙潮平口碑時在河汾

道父母今傳孔遺聲

聽鶴南飛曲奏時兜觥稱彼酌遲遲誌經明義千秋業著論勳好五代詩共仰渭濱垂釣竹何嫌商嶺履靈芝老人峯下江陵祝斗柄星輝正向離

嗷嗷待哺萬民哀我也蹉跎歲月催德幸是潛光自發壽原可永福同來茂如松柏符三祝宴啓蟠桃獻一杯深羨盈牀簪與笏綵衣齊上舞高臺

光陰似水恨流年所欲從心託簡篇定有文章堪壽世不踰矩矱懶呼天客居朋輩筵紛集故里衣冠巷欲填寄隱申江娛暮景何須陽羨賦歸田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十

磊落矜懷仰達人一麾偶現宰官身栽花晉水心仍壯移節皖江贈更因葉下洞庭悲故國絮吟申浦惜餘春丹砂鍊就顏長駐尋得桃源可避秦

逍遙自在卷還舒留得丹心照太虛車馬每停揚子宅烟波常徙志和居吳天遠望頻搔首楚水狂歌繼接輿學富不須將壽補胸中蓄有五車書

遺時感遇似蘭成論史長留柱下名身處江湖聊避世心繫津海借懸旌采蕪鄉味思張翰叙惡風懷擬屈平里是美仁承世德市聲時雜讀書聲

江潭種柳憶年時搖落今朝感暮遲劫後山川難入畫愁來風月不宜詩秋香老剛留黃菊春兩仙田長紫芝一望松江一翹首夢中雲樹總迷離

極目江南浩劫哀驚人白髮歲華催教酹酹驅愁去多事春明繞夢來越歲補吟新試筆殘冬遙祝遠啣杯竹林把臂何時入料理歸舟上釣臺已巳冬月 時客都門

心境能通矩欲年參同更契悟真篇婆娑世外憐塵世仍利天中勝木天鉛母復

歸嬰永食陰離逆盜坎陽填長生有術春恆在丹轉泥丸本下田

學參道釋樂無哀帶解奚煩學士催多卻彌陀希太傅慧觀自在證如來藏經妙

悟無文字著述甯勞積玉杯而壁石痕成壽相老人峯下有丹臺

同邑 盧崇義 贈

玉堂仙詠古稀年雲錦爭裁介壽篇一舸家浮申浦月千尋珊網院江天著書席

已名山古問字車常委巷填真逸九龍堪與語瓜瓞何日訪中田

明德家風有達人文章道義屬君身談經憤折充宗角濟困常移子敬困四載憩

棠思蔭賜十年樹木化敷春桃源即是人間世樂土安居足避秦

同邑 劉調蘭

彭澤懸車杖國年南陔許賦采蘭篇天涯詩賦張文獻溢浦歌聞白樂天名著蓬

山同景仰耳空擊鼓任淵填雨霖久切蒼生望底事歸懷負郭田

江南魂任屈原哀老健渾忘白髮催廿載故園陶菊夢兩番嘉會曼桃來聲畫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十一

掖傳金鑑禮開麟經贊玉杯安得惡潮消宦海翰林風月賦燕臺

族弟 壽增 祝山

壽世靈椿幾許年孟禧甲子絳人篇曾經典午霖為雨恰值芳辰日永天樂可佑

觴宜菊部詩如有債借花填龍鍾我幸慈幃在欲養無資且力田

八十投竿古有人前身况是衆仙身服官定許齊推穀贈族何殊魯指困成嶺雲

族弟 子瑜

橫燕嶺隱申江水擅富江春風雲變幻今何世竟得桃源好避秦

嬰鏢同欽杖國年高吟白雪寄鴻篇詞華不盡滄桑感微厥猶存咫尺天身脫名

稱惟善積才深學海有詩填蟠桃再熟深頤養菜絲斑爛耀福田

漫賦江南庚信哀江山無改鬢毛催光翰瀟瀟標清望會紀香山卜泰來史册應

編循吏傳陶陵造晉詩人杯故園松柏年增茂粉墨閒中看舞臺

族姪 冕宇

百城擁到古稀年悟得包養講道篇不把勞生塵見地故能垂老福齊天一班綵

舞兒真戲百首詩成債可填舜跡有心皆早起公勤味爽只書田

世業傳家有達人一船書畫足棲身直同勁竹修高節善似嘉禾取滿困愛我柏

族姪 叶夢

松能耐雪任他桃李自成春勞勞幾許縱橫者不外朝齊又暮秦

十載俄經杖國年前番斗酒百詩篇飄零卓帽棲遑地跌宕青衫似樂天復且幾

時占運轉新涼一曲好詞填彼蒼有意終西眷誰謂京都尚黍田

半世觀魚欲解哀星不覺鬣毛催倏驚大陸滄桑變莫借邯鄲旅枕來張翰去

族弟 簡光 頌田

官蕪菜味陶潛壽世菊花杯笑他夢作獅獅戲中熱思登大舞臺

和丁卯除夕步原韻

光陰彈指去匆匆臘鼓敲殘萬慮空爆竹連喧深夜後癡臥又賣一年中浮山爾

夢涎分鹿國事如棋幻射鴻迤視故鄉先返棹聯吟笑指木棉紅吾邑類介生先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十一

年來漸覺鬣毛稀萬事無如酒一卮淞滬尊離原托興羅浮風月最宜詩送窮我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愧難醫命學杜人嗤僅得皮欲把寸心獻椒頌王孫春草正離離

中土龍飛正及時棋枰劫急局剛移韻拈競病成佳什酒進屠蘇約故知景運乍

開符頌禱豐功欲紀倩文辭願生此日無多願寰海澄清計未遲

扶杖欣親化若神天台親到似劉晨杯斟柏葉期初夏今歲四月四日香放梅花報

閏春二月是年閏憂樂後先吾輩事精神矍鑠是翁身蘭成不用哀移國會奮陽戈奠

四民

和丁卯除夕步原韻

滔滔時世度匆匆富貴浮雲過眼空寓意叙蘭餐菊候吟聲漱石枕流中劫餘滄

海頻驚鶴望斷霞天不見鴻漫說河清難以俟燭花歲歲老來紅

同邑 鄧慶仁 祝詩

乘桴親友信音稀杖國回鄉泛玉卮北海樽開教舊誼南山節比獻新詩嘖嘖聊
爾澆胸塊嬉笑由他諍肚皮白髮懶談天寶事故宮禾黍正離離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同邑 鄧慶鏞 公 啓

衣冠彭老漫隨時抱道何曾習俗移司馬著書多奇慨離騷作賦本良知思君每
托詩言志假我精研易繫辭蕪厥久消蒲穀夢儘教學國笑樊遲

自壽高歌動鬼神蘭芬桂馥祝良辰晨蔬羹醴華胥夢桃盡初開梓里春晚景桑
榆富益壯歲寒松柏不凋身天留耆碩非無意漢室傳經待逸民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同邑 黃子澤

盤龍出土恰乘時開府空勞恨國移花發申江春有脚草履廣隔樂無知杯中且
把屠蘇飲身外邊論爵祿辭天許蹉跎將壽補松心柏性倍飲遲

兆識先幾欺若神晦鳴不已有司晨桃源作記甯忘世茅屋安居且買春今是無
慚元亮語古稀爭譽樂天身草間狡兔皆潛迹大地陽回慰下民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十三

五男 景謙 叔 啓

胸際光陰倏壯年稱膺重上九如篇韶光詎謝能安國養晦何須獨問天杯泛紫
霞春不老曲高白雪句難填幸承景福多餘陰世守極書重力田

花尊樽高序九人隔行慚列第三身金排字叔 兼實行五風塵擾攘嗟民國湖海遊訪帝
困余游學南北十餘年 好 數名山勝境以精心 齋室同歡延愛日 十餘年無時不 梅庭留蔭樂長

春弟兄異地分南北半守家園半避秦余與兩兄一弟在粵 七弟以下隨侍旅中
得失無關意態舒樂天安命自心虛學宗孔孟維澆俗法習申韓喜索居余與兩兄 弟 京師 研 年近仍不輟 金鑑家聲留范硯蓮花幕府愧蕃興 刑幕積案頗多清道 躬耕具

有雄心在欲繼書香且讀書

有志終希事竟成何時騰達建勳名習動常運陶公甃茲俗思持子重旌把酒或
時澆塊壘枕戈何日慶承平 雙親幸喜同康健余與兩兄 弟 京師 研 年近仍不輟 金鑑家聲留范硯蓮花幕府愧蕃興 刑幕積案頗多清道 躬耕具

頌聲

翼鏢欣逢杖國時顯親常恐報恩遲騰搏久具凌霄志兜酌先庚介壽詩心戀春
暉依寸草節同商皓采仙芝嶺南瀨北萊衣舞竹報平安慰遠離余生數月來 壯山 西 七 餘 始 遊 興 赴 皖 任 兼 華 後 作 寄 申 江 余 亦 游 學 遠 方 定 省 常 快 時 以 爲 憾

休作湖成賦誌哀再 尋 逸 選 變 故 遊 亂 朔 年 有 子 山 江 南 之 感開筵且宴百壺催錫齡正喜邀天眷祝
椒還欣指日來綵戲萊階爭點頌開 筵 且 宴 百 壺 催 錫 齡 正 喜 邀 天 眷 祝 椒 還 欣 指 日 來 綵 戲 萊 階 爭 點 頌 開 筵 且 宴 百 壺 催 錫 齡 正 喜 邀 天 眷 祝 椒 還 欣 指 日 來 綵 戲 萊 階 爭 點 頌

堂慶祝知多少鼓琴歡呼注舞臺四 月 十 九 日 連 演 中 華 國 戲 戲 班 來 賓 到 者 數 千 人 樂 以 樂 色 畫 均 佳 嗚 采 鼓 掌 者 不 絕

恭和丁卯除夕

五男 景謙 叔 啓

尋梅訪友興匆匆賞雪圍爐酒不空赤絳人悲劫灰後白雲親思亂離中市驚語
誅幾成虎背寄平安欲托鴻雁歲錢頒兒女樂宋 嚴 厚 歲 底 給 各 孫 照 歲 錢 數 元燭光照我醉顏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 句 豫 晉 明 朝 祝 壽 厄 涖 江 膺 有 遺 民 厥 嶺 嶠 長 留 處 士 詩 佛 法
西來原寂靜歐風東漸效毛皮吳頭楚尾游踪遍養志何年慰別離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三十四

恭和戊辰元旦

又屆椒花獻歲時天心厭亂運初移放懷孟嶺榮親思垂釣瓊洲憶故知燦爛梅
開春獨早屠蘇酒熟醉奚辭南華讀罷臨蘇帖高臥藉初日影遲高 園 有 采 蘇 初 余 愛 其 靜 常 招

喜報新年覺爽神 禧安遙叩朔初晨著書希立千秋業祝椒歡承兩地春暖淑
久疏暫養志靈椿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探商山作逸民

久疏暫養志靈椿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探商山作逸民

久疏暫養志靈椿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探商山作逸民

久疏暫養志靈椿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探商山作逸民

久疏暫養志靈椿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探商山作逸民

邵村壽言二集卷三

詩五首古

劉承幹 翰仙

矯矯松柏姿歲寒見高節著書貽異代閉門竟歲月十年治海埔奄當地維缺玉
盤出人間篝火起狐孽推心草莽中攀天共鳴咽訂交略輩行古誼每心折相憐
託嬰姪所志無差別側聞屈稀齡喜心百憂懣桑海幾變遷種種換華髮曉思木
天游往事餘卷舌翺翔名級間抗心在稷契曾據皖山雲尙步陽關雪羣飛競刺
天乘方官宜拙卷懷哀時屯曠晚驚啼鳩西臺抱深唱老餘剛腸熱谷音託哀吟
落落亦霜傑證道時參元莊老心香蒸綠督而養生理宜神觀激徜徉游天倪河
清俟可決羅浮仙人都芝朮可採擷何當從公歸樂道問丹訣

沈愚 紹興

我踏太行雲歸見燕山雪瓊瑤捧詩篇慷慨爲擊節父執倍欽運桐垣記離別忽

邵村壽言二集卷三 五言古

忽三十年往事尤纏結憶公莅晉日壯年洵英傑牛刀原小試素志曠廉潔錯節
任榮根鞭絲遂見鐵但期黎民安豈求上官悅乃以直見黜早知剛必折迨從皖
江遊南北改官撤青我宏樂育桃李森成列豈料滄桑變同感風花暫不使衆草
芳傷心聽鳴鳩今日是何年世事不堪說先生洲海濤春申看江月風塵滿天地
霜雪侵鬢髮注老有心得學易探理窟上下數千年讀史慕前哲摹擬古樂府詩
興尤突發既同鐵厓心復掉廣長舌梨棗鷓亦宜藹芷香不滅今逢古稀歲胸懷
尤曠達妙筆秋露垂文思波瀾闊著作既等身方曠抱仙骨豈必餌芝朮只應采
薇蕨遺民多壽人相傳有衣鉢從來巖壑士往往臻耄耄耆宿明末衆貞松峙雲
穴月明孤鶴唳春深杜鵑血定知筋骨鍊豈念生涯拙况聞羅浮山瑤草堪採擷
亦有蓬萊島璇室問丹訣峨峨白水門毛髓經洗伐老人應壽星南極望南粵乃
知度索仙真有蟠桃核

甘遠 山

千秋名信有五福壽爲先著成等身書遂臻古稀年年爲公壽申江花月好鐵

厓有元圃闕燃依門前何處無桃源桃花含晴烟何地無冥嶺清風來溪邊我來

吟芷居先生寓 靖節琴無絃對此橋中叟不知歲月遷世間富與貴浮雲望青

天已悟老子道抱樸返自然羲皇以上人北牖常醉眠莊椿匪虛語春秋歲八千

浙江 連 贊臣

海濱忽握手申浦嗟萍蓬入此芝蘭室喜見白髮翁狂吟作太傅安樂如邵公閉

門著書多種松皆成龍顏聞修煉處亦有蓬萊宮人間白玉京東坡走詩筒此日

桃正熟耆英會能同古來應更稀用陸句 耄耄仍扶筇稚川有丹竈採藥吾能從

順德 何藻翔 高

別君三十載春明夢猶記飽嘗憂患境無限滄海事難覓桃花源人間是何世君

今古稀年詩歌發遐思著書海濱老高臥北牖醉羅浮盍歸來醉醪芝可餌

歸善 鄧彥遠 白村

邵村壽言二集卷三 五言古

世人介壽詩泛語成篇章隱士不言壽得壽如尋常况值陵谷變有海皆生桑神
州盡荆棘世事真茫茫惟公避地來長歌入滄浪我常相過從議論聞楚狂有時
痛呼天蒙蒙嗟彼蒼有時歌斫地拔劍音慨慷樂府二千首鐵崖笛悠揚攀雲探
月窟舉瓢酌天漿寫此冰雪胸運以錦繡腸發揮老子言大道如康莊維禮有深
意注易言更詳恍作羲皇人豈知歲月忙傳聞麻痺洞即是蓬萊鄉小隱有行窩
稚川曾裹糧每喻大蝴蝶呼以小鳳凰芝朮野人餌瓜瓞安期嘗扶有龍公竹鐵
橋日倘祥定臻耄耄年老辣如桂蠶今賦古稀句萊衣舞華堂視以荔枝紅蟠桃
承滿筐衆賓介壽詞笙簧叶宮商我亦庶和之成此詩數行春申花正濃蕩微泛
霞觴

茂名 梁臥雲 俱友

我居羅浮山曾讀先生詩先生今七旬自當壽以詞腰將松鶴圖南飛奏曲宜長

松比高節孤鶴同清姿桃源有丹藥著述忘幼饑堪笑塵中人擾攘樂不疲龍駁

久未息大陸馳蛟螭惟我世人靜默參玄機守精固營魄淡泊宗無爲寰中好
景多西湖尤稱奇願公老耄歲六橋看柳枝迂公黃龍洞西湖有黃龍洞與石
道友建院已落成
戶餐紫芝丹靈語稚川白雲掛安期再奏南飛曲先生笑拈鬢長生久視道老聃
言可思

香山黃映奎 日發

舊交富撰述海外稱二公大年亦並享聲譽皆隆隆當其丁國變解組歸粵中真
逸何見機遜跡居九龍邵村方仕皖移家僑吳淞北望瞻宗國忠愛盤心胸樂府
成數朝古人與抗風言近旨愈遠末俗乞愚蒙閉戶多歲月忽成古稀翁蓬臺元
圃間養真顏如童憶君花甲遇覽授佳日逢我曾獻詩祝粵嶽壽與同彈指又十
載晤面多匆匆相思各一笑兩樹羅浮松羨君養生術佩君衝道功慾淡天機深
語更發曠靈願吸酥醪春承以碧荷甯祝君著述增遐紀同無窮

同邑 徐慶麟 美珊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三 五言古

時境日以老道心時與長君當六十時吟稿盈巾箱神茲攝五代古治思三皇嬉
笑與怒罵一一成文章燃犀似溫嶠鬼域無遁藏後古以證今詞筆鋒銜和章
亦傲饒論世同憂傷世變歎愈亟聖道嗟淪亡滄海觀橫流澄清志難憤忽忽又
十年苦志居上洋無權挽世運有志希素玉乘以蓋孤筆坐以管甯林遙遙歷代
史盡入詩一囊浮夸笑左氏見解超穀稷說抉精奧春秋大義彰言者固無罪
聞之當悚惶邵村善學易剖晰尤精詳洩盡天地秘消息參陰陽運會悟循環善
惡分福殃警世最深切才氣橫吳蒼擾擾塵中紅名利如鎖纏窮通本有命形役
胡太忙何如學老子猶龍天外翔人生貴守約遠天終不祥世人知此意民氣無
鬱張爭奪風自熄太平長可望君著書百卷大文仰煌煌功在萬世大豈惟一
光身名永不朽筆墨常吐芒海內多名流君獨擅勝場才名匹兩宋德望高二楊
申浦隱高人吟正何幽芳我別君數載每飯恆不忘今逢古稀歲舊學還商量示
我詩六首惠我箋數行提筆答高意四顧真茫茫今果何時乎天涯各一方長歌

當祝嘏如上君子堂借將冰雪骨鍊此鑽石腸安得黃河清海外波不揚烽烟絕
大陸風月羅高岡乘時出麟鳳當道除豺狼正韶關邪說孔教重光昌琴鶴共一
船安然歸故鄉君過梧桐院我來松柏莊悠悠論世事陳跡話滄桑事業付孫子
俎豆瞻宮牆相期千載友鶴守梅花傍日日借童冠長詠春風香是謂無量壽彭
鶴難頌頌君聞亦大笑謂我點也狂昂頭攬星斗倚天浮巨觴

同邑 鄭 冕 楚白

我從龍溪遊轉瞬三十載師時歸田園初罷黎城宰經史課剛柔文章樹模楷東
山起霖雨皖城仰丰采桃李羅公門菁莪育中泚學潮戢戢張士習曷廉恥風雲
乍變幻揖讓更國體西山探厥微中浦賦蘭芷著作富等身豪吟性不改古稀猶
雙蹠開卷輒自喜清和逢首夏萊綵航禱兒一曲鶴南飛遙吹向河里

同邑 袁拔英 允伯

勁草標疾風寒松挺嚴霜盤根見高節歲月何悠長我師立人儒骨幹堅且強烈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三 五言古

葵扇椒蘭老辣逾桂薑皖城造士日東海塵揚揚翰海春申江孤蹤希首陽易又
剛十翼禮說維三綱道經守靜篤詠史多慨慷擁書百城富著述珍琳琅斗室心
太平那知治變桑天錫古稀齡鬚髮蒼蒼遺民忍探採詩詠樂表彰懸弧自述
懷句比蓀荃芳願獻臺萊歌祝師壽無疆

同懷弟 其潤 謝附

用陶淵明移居二首韻

寓園有菊花東籬是安宅兄寓園采菊何異花尊樓絃誦樂朝夕申江兄遂隱
泮水我于役曾過吟芷居藜牀坐藤席滄桑感變幻俯仰話今昔窮探老易旨妙
義欣與析

七十古來稀人誦杜甫詩欣然見七十舉觴歌舞之各在天一方興我江湖思江
湖亦足樂猶是清和時夏日草木繁松柏長在茲美意乃延年古人不余欺

三男 景韓 伯 謙

滄桑閱變幻倏忽十七年老翁老猶健松柏彌貞堅憶昔花甲周兜航捧堂前中

州甫解組大人六十初度時舞綵曾編履今歲屆古稀寓園酌賓筵賓朋冠履來
珠玉攜佳篇老人述懷作託興庶臻荃采薇美可茹嘏菽甘且鮮道經守靜篤易
義宗坤乾閉門力著述留侯名山傳曲江舊文獻家學宜長緇小子欣趨庭詩禮
示陳編芝仙羅浮巔菊釀眞溪泉願爲老人壽祝歲萬有千

邵村詩言二集

卷三 五言古

五

邵村詩言二集卷四

詩七首古

浙江葉爾愷 柏舉

虎頭山峻貞松蟠根深屢抗冰霜寒乾坤黠滔狂瀾移家避地淞江埔婆娑歲
月操丹鉛網羅四部樓叢殘禮堂寫定千萬言無極太極探幽玄老莊奧旨齊貫
穿餘力摘漢碑杜韓等身述作藏名山著雅執徐開壽筵麥登榮秀清和天懸孤
七秩龐洪延南宮在昔叨齊年玉堂步景相後先華裁我育名流傳天寶元和如
眼前雲容衣狗時局還向陽共切葵忱丹祝君上殿同李鏡更看治海成桑田

江西湯兆璣 兼

松柏一集知文雄皖江學署曾侍公松柏十年成老叟申浦相從坐談久不知今
日是何年依然海上花連天虞卿著書身自樂黃花老圃凌秋烟羨交衍義有心
得老子抱一天下式讀史上下數千年樂府篇成灑烟墨香山老去能吟詩桓榮

邵村詩言二集卷四 七古言

稽古得壽宜桑田治海多變幻閉戶安閒都不知古稀之言何足道放翁更欲數
期頤 放翁詩題

浙江林熙時 兼

我曾踏遍羅浮四百青芙蓉醪醞公道氣濃又曾申浦相逢意愜洽六十值公
談花甲 公六旬壽辰 于今匆匆又十年我居粵海公吳天蟠桃再熟樹陰密萊
衣戲絲羅階前吳淞瀟水閒暇日詠史箋經志隨登始信帝中日月長關陵漆園
多撰述高山流水聽琴音餐餘微燠餅之此我記東官官轍馳公言甘棠有去思
鉢孟嶺前雲疊瓊湖洲畔春遲遲願公歸來尋履迹志和漫泛烟波宅人同老
羞白香山樂府高吟老詩伯安期瓜瓞羅浮多好泛酥醪一瓊碧

集杜句

南海黎慶恩 澤潤

張公一生江海客神仙中人不易得赤霄支圖任往來青山落日江湖白先生有
道出羲皇草奏何時入帝鄉往時文采動人主焉得置之貢玉堂宓子彈琴邑宰

日風塵瀕洞昏王室先生早賦歸去來庚信平生最蕭瑟倘憶先皇旌直臣河內
猶宜借寇恂暫曠霜蹄未為失後來鞍馬何遽遲青春復隨冠蓋入省郎京尹必
俯拾暮下復用張子房三年奔走空皮骨兵革未息人未蘇富貴功名安足圖吏
情更覺滄洲遠衣冠往往乘寒暄人事經年記君面夙昔傳聞思一見為政風流
今在茲丈人才力猶強健茂陵著書消渴長晚有弟子傳芬芳致身福地何蕭爽
南極老人應壽昌龐公隱時盡室去巢父掉頭不肯住豈傍青門學種瓜會將白
髮倚庭樹干戈不見老萊衣故園池臺今是非百盡且試開懷抱人生七十古來
稀

恩平劉炳璋 兼
南海葉如松 少

皖公山邵公墩中有人焉吏隱尊玉堂翔步遷花縣轉使歸去桃花源廿載寓公
黃歇浦一朝宗匠謝樊村鼓吹六藉挾精蘊出入百家洞本原時或扶風開講席
又如于雲草太元寄託深得詩人體自題為集曰夢痕與別具滄洲趣氣盛直

邵村詩言二集卷四 七古言

將雲夢吞等身著作侈侈富才思奔溢如泉噴藏之名山自不朽渾忘濁世爭朝
昏豈知名壽山或賦歸然靈光魯殿存夙昔仰公如北斗於今南極輝寓園羅浮
山下麻姑爵願借玉醪獻一罇

番禺郭騰蛟 仲禮

龍華會後蟠桃熟快觀鶴壽添海屋蓬島諸仙下關來相將共向南天祝張君本
是玉堂仙謫降塵寰閱歲年茲榜瓊林簪史筆花封美政泐燕然無何匝地驚豺
虎百里宰官難禦侮自哂慙無止殺權遠憐遂把儒冠誤升沈人海幾經春歸隱
邵村宛避秦獨恨罪魁骨禍國故令鸞駕歷風塵未幾形廷新法變須臾幻滅同
流電天津兩載類飛鴻不覺緇衣回素練彈冠歲月慶重新揚子江邊去往頻皖
水春風沾化雨申江遷地作遺民子山留滯關山駐越石棲遲河朔地故園振天
惡浪翻異鄉暫息凌雲志金甌墮地已無聲混濁薰蕕尚未清紀亂愧難如杜甫
傷心每自學蘭成張王續論師前哲大筆淋漓真卓絕暇日詩文逐逐成庭前桂

玉森森列平泉花木儘優游寄寓吳淞十六秋古藉校簪延歲月交遊南北重山
邱圖書萬卷羅東壁著述等身堪壽國日月升恆頌九如神仙里開稱松柏箕時
五福復三多七十韶光一條過預祝期頤遙頌禱八音樂作奏雲和

題吟芷居著書圖

同邑蘇澤東 撰

曾侯不賦諛壽詩唐公鏡海實可師七十生日爲撰序載德荷道無溢辭

鏡海太常七
十生日時序東京詞客張平子玉堂仙謫紅塵裏院垣再作出山雲量才玉尺親

文史俄驚桑海遭變遷北望觚稜涕淚澆讓王頓使金甌墮義士翻教采厥傳大

地陸沉何所適吳淞卜居一水隔皂帽斜簪類浮海玄圃蓬臺暫安宅松蔭書軒

鶴守門盈階蘭芷香草存公著書有卷則書於卷

左傳楊雄擬易草太元公著書有卷則書於卷西厓樂府我欣讀公著書有卷則書於卷

輯之曰東莞詩錄四部纂述高等身公著書有卷則書於卷顧黃大稿名山著荆天棘地家

何如毒痛四海民其魚去國蘭成哀作賦閉戶虞卿老著書喜逢龍歲浣花日都成

邵村詩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三

四月十九日
燕公八歸正開一遨頭高會草堂英香獻荔支新曲出一

新曲名頻年阮籍感垂香江夜月楊秋船千春泰斗文章伯吟芷居同野史亭

楊家龍文丹青手妙手信其精此鬚眉栩栩商山叟坐擁書城足自豪握管研

朱讀二酉爭識平泉草木莊黃冠野服殊昂藏公爲羅浮鐵笛吹作梅花弄

恍見神仙游帝鄉梅梅流寓上海樂立一幅刻藤寫相贈投桃報

李鴻因證余去歲七十歲辰公從滬上寄贈難浮如祝老人峯瑤草琪花助詩興

宋臺游侶有老坡聯吟沙社情何多公與余唱和飛蓋邀來申浦月紅雲

宴啟紫芝歌

前題

同邑麥寶書 撰

名山之壽迺眞壽柱下高文垂不朽草間多少白頭翁過眼煙雲已無有先生昭

代一遣臣浩浩襟懷太古民少年科第羨翹楚老去文章羞劇秦鐵崖樂府續千

首輔嗣支談歸一紐功臣更表左邱明禮說淵微出天授年來勛說半荒唐點噓

孔孟追義黃成效迄今略可視淪胥萬里川無梁獨尊左氏標禮目手挽天綱維
地軸狂瀾雖倒頽果存粒粟萌生萬畦綠吁嗟乎無禮安得有大倫背馳斯判禽
與人天秩天叙那敢廢自由自恣應細詢我緣公壽吐所慨笑借酒杯澆塊壘次
公不醉亦自狂何况鐘鏞在東序

前題

同邑鍾卓林 撰

中原滿目皆干戈避地何處尋淵阿東將入海效巢父五車書載留行窩居近蓬

臺及玄圃滿庭蘭芷芳爭吐有時倚檻發高吟漁歌遠答春申浦天假先生學易

年庖犧卦畫剛先天尼山功臣仕左氏大義嚴秉禮說傳洪範擗精微春秋標教

旨腹既儲五經胸更羅全史樂府首稱楊鐵崖正聲眞足掃淫哇曠世嗣響推作

手才藻豐蔚逾西泯老氏道德五千言譏支特開衆妙門迨迨御風羣列子莊蝶

物化悟漆園先生春風得意早看花走馬長安道晉山院水官轍回身比虞卿著

書老故鄉昔築平泉莊松柏山下開山房古今體詩插鄰架駢散文稿堆曹倉品

邵村詩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四

詩法司空高蹈王官谷酬唱有遺民侶結羅公福東官風雅未銷沉累朝叢稿傳

至今錄成寒暑經十易抱遺訂墜碎苦心及身早定千秋業覽揆欣添絳甲壽

相天生入畫圖龜齡豈復資調攝我聯三友祝期頤相視而笑皆龐眉得公蹤好

追四皓策杖同探商山芝

陳著勳

篋溪秀氣鬱葱瑞應文豪鑿鑿翁中有芷園玉堂客鼎鼎大名衆所崇平生事

類陳太邱九文章道德皆相同回憶少年讀書日兩者當世目神童雲路飛

騰齊奮翼直上蟾宮不費力鄉會聯翩桂杏時不先後羨奇特賜宴瓊林恩遇

榮梓鄉故舊皆生色黎城捧檄植甘棠載道口碑傳令德江南自昔多英才玉尺

衡文匪異哉先生蒞任纔期月拔擢不必棟樑材即今皖水知名士多出公門桃

李來世界滄桑經變故先生去國心彌固眞逸高臥九龍山先生亦作歸來賦申

江人物勝珠江吟芷居安樂未央一十六年海濱客著作渾忘歲月長任是羅浮

風景好野花滿山松夾道此間自有桃花源何須遠入蓬萊島欲鄉別有一山房
松柏森森耐雪霜賞勝足堪娛晚景階前尤喜桂蘭芳際茲洛社耆英會共仰步
履猶康強我祝遐齡還有約杖朝依舊到稱觴

同邑 李公兌 仲章

一事由來具至理德積厚者流自光張仲孝友本天性風毛麟角皆文章英年器
宇已不俗志凌雲漢咳珠玉曲江家學淵源五車滿把檀書讀振衣直上大羅
天霓裳一曲會羣仙蒼生渴望安石出詎忍坐視民顛連晉皖十載恩澤重甘棠
芘械民爭頌道高德厚謗亦來古來材大難爲用人心險賊世道非保身明哲須
見機晉水皖山廻官轍立身堅守松筠節吁嗟日月沒兮天地閉人禽不分是何
世尼山大道將沈淪抱遺訂墜在一身閉戶著書維體教名山事業垂不朽吳淞
深處卽桃源我問磻溪垂釣叟首陽薇蕨商山芝應作畫萊介眉壽

同邑 邵人 正 武 頌

邵村詩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五

名峯四百盤羅浮玉芝瑤草仙風道人噴崑崙天際壽鶴千歲棲林幽東官靈
秀接仙境遠標蓮花蓮旗嶺鬱鬱城隅松柏山林帶城市饒清景吾師山麓築山
房長松古柏環蒼蒼采菘初畔東籬菊秋風晚節黃花黃蓬萊舊是神仙侶木天
光溢金蓮炬晉水皖山官夢醒歌開秀麥和油黍滄桑搔首頻呼天申浦鶯花月
滿船風子離騷託蘭芷鐵崖樂府操琴絃道德微言耐孔老枕中秘藉儲鴻寶易
義奇思開大同玄門衆妙動探討三綱欲折豺虎橫四維弗張妖魅生子雲霧宇
甘投開富貴中熱誰廉貞吾師烈風標勁草千金恥誤美新棄白首甯餐孤竹薇
黃冠獨啖安期棗人生七十古來稀鐵橋夢扶筇一柱酥醪舊醴桂花酒醉飲可
以登期願吾聞前代經師老耆宿夏峯九十二梨洲八十六今人豈必遜古人願
晉一舸爲師九如庶戰戰

族弟 銘恩 述平

松柏山房松柏茂主人壽比松柏壽作爲文章書滿家此筆郭璞夢中授弱冠登

鄉榜綺歲貢玉堂鵬湖萬里搏風翔作令太行脊提學上江轉牧民造士著成績
滄桑世變感頻年尋得桃源避地便商山採芝不仕漢陽羨種橘還買田朝廷若
問元真子烟波一舸江天裏蔚淞歸去閉門居飲酒讀騷吟芷漣跡申江十六
春年來著書已等身須知一代文雄者原是二多福厚人難及先生謝庭蘭玉子
弟佳難及先生孝友睦嫺任卹與俗諧難及先生家有良田美宅足娛老難及先
生身處亂世常坦懷蟠桃筵開慶七十賀客盈門珠履集好捧吳淞作壽杯晉祝
三多四難及

族弟 銓忠 毅伯

吾家舊有烟波叟湖海釣遊成白首身世蕭閒歲月高風霜兩鬢非黃耆君隱吳
江十六年生朝恰值浣花天同筵九老咸推重張渾聲華貴且賢等身著作書連
屋自唱壽人歌幾曲及門相約祝期願萬事都從心所欲吾兄憶昔壯年時待漏
關臣步鳳墀柳外山城花裏縣甘棠留蔭道旁碑風塵涸洞興才戟脫卻衣冠攜
望南山大慶帖書長慶體

族姪 拔超 卓立

邵村詩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六

笠屐不隨雲鶴羨乘軒自分江鷗徒泛宅一臥滄江繼管甯故園東望未銷兵梅
花不斷羅浮夢菘菜偏贏官海情廿五世傳吾是弟稱觴雁序循家禮千重雲樹
吾宗耆德邵村老何里光分叨世好文章經術紹曲紅師表人倫稱有道古今賢
哲生不虛公乃挺生將相之名區自坊仁壽里 稱將相名區後浴佛節誕仙吏定自玉皇香
案前讀居木天翔步方畫日簿領竟數煩史筆院垣銜命玉尺持學臣仍自詞曹
出花甲完周又十春性如薑桂老愈辛入海愛從巢父隱逢時恥獻美新文滬上
昔留鴻爪迹塵海疊承蒙教益三郎曾記研席陪品比方珪與圓璧自從任職璫
海同心傷桑梓罹兵災遠蒙存問加勗勉製錦懸之百里才盛矣哉古稀初度桃
筵開燕姬趙女登舞臺冠履雜逖賓友來老人星見壽昌祝我更山望南北歌臺
萊

昨觀壽星南極移中有文星暗護持年辰月已德星聚知有才人晉古稀古稀人
 海年年有稱觴多見無先後何其星象特應之天地生才原不偶古來將相聖賢
 身氣吞河嶽胞乾坤名留耕釣才壽世進退一一天權衡羅浮黃嶺鍾靈厚邵村
 無人出公右山川生色大名垂功德言兮三不朽少年簪筆步蓬萊出宰黎城管
 樂才風波宦海禍轉福一躍學使皖江來長江一路甘棠列回首鄉邦思念切三
 徑未荒松菊存歸去來兮陶靖節吁嗟乎塵世滄桑見真性申江隱遯絕酬應西
 山微麻足馨香著書閉戶希賢聖古人研對歲月多學易禮說子史磨玄門更編
 老子約有益後學功如何壽世琳瑯卷千萬壽身嬰鍊人爭羨桃實離離大麥黃
 月圓花好天如願門下壽言屈宋文陸離光怪耀星辰桃李才華出師範自述詩
 簾珠玉紛珠玉紛唱和雅士與騷人蘭階戲綵多風麟大椿同祝八千春詩壇酒
 國龍虎分躋堂小子隨客賓飛觴一曲譜南薰願天長厚葛天民公詩有願作
萬天民句

邵村壽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七



邵村壽言二集卷五

詩五首

江蘇 楊嘉貞 子

著書傳後世閉戶意陶然高節陶彭澤狂吟白樂天皖江桃李盛歌浦蕙蘭幸所
欲不踰矩此心希聖賢

四壁圖書富常觀座右銘棠陰留宦轍菊水自延齡粵嶺千年柏吳淞一葉萍江

天鵬首望南極老人星

江蘇 蔡伯毅 北

已看陵谷變宜隰水雲鄉綠竹閉門靜黃花晚節香著書多歲月大義凜冰霜話
及前朝事棠陰留晉陽

皖水記迢迢當年官轍遙窺壽者相折東酒人招索度桃剛熟春山花自嬌詩

文類惠我拾遺比蘭苕

邵村壽言二集卷五 五言律

湖北 劉兆熊 西

采雲欣遠賁鴻雁響遙天芝餌常能服松身老益堅詩成鐵匣集書記義熙年著
作足千古蘭陵美意傳

杖闌人強健應知古亦稀扶筇觀世變抱壘久忘機越海龍潮去吳淞水歸延

齡有橘井更采首陽薇

安徽 吳祖修 念

詩翁吟不斷吟到古稀時滄海自多事長松留古姿談玄參老旨學習是經師願
飲延齡酒相從泛菊卮

西 李枚叔

文章老宗匠七十古稀年想像靈光殿疑分太乙蓮傳經繼伏勝養性境彭蠡泛
宅烟波去家風溯釣船

山左江南裏甘棠惠澤深文翁開石室循吏合儒林詩卷留天地扁舟載鶴琴壽

人宏樂育桃李已森森

天上神仙吏人間壽星著書存國粹鼓瑟動湘靈翹取淞江水移來問字亭孤
忠吟正草萬里挹芳馨

避地申江上悠然遠俗塵康強五福首珍重百年身時變謝臯羽盟心屈大均蒼
穹鶴難老何止八千椿

香山 鄭汝寅 伯昭

同是黃冠客公年首古稀芳餐鄰泉菊清擷首山薇忠愛蒸孫佩優游蓓蓓衣吳
淞圖半齋養晦日忘機

養晦存申浦滄桑易市朝著書融孔老學道比松筠逸興詩千卷閒情酒一瓢羅
浮仙醴熟唱和醉酥醪

鄧 毅 剛仲

春中隨杖履夏日引壺觴桑海風雲幻桃源日月長初聞言佛側叢桂影芬芳知
邵村壽言二集卷五 五言律

有名山業尼山短不忘

老人峯下望南極壽星明家與仙山近心難棋局平鐵匣歌慷慨玉局氣縱橫試
向高岡上常聽老鳳聲

注易有心得遐思在大同邱明資羽翼禮運意昭融復矣真人想悠然太古風猶

龍道德範乘簡運無窮

龍守谷神訓知應享大年千秋名定有五福壽為先楚客庚寅賦陶公甲子編南

飛龍奏曲長見地行仙

南海 沈敬孫 市

漫作滄桑感吳淞水不波長江烟樹好吟社月泉多亦有丹經註頻開樂府歌從
心不踰矩一室養天和

結伴西湖遊孤山竹閣幽陶公書甲子莊叟說春秋好與蟠桃會頽添海屋籌彭
鶴真可望清福幾生修

七十好風度曲江原不羣人同仙骨健時把佛香薰庚嶺懷春樹吳天看暮雲長
生得真訣道德五千文

香山 門人 陳兆元 詩

借問今何時滄桑同掩扉青衫誰涕淚絳帳我皈依壽相知餐菊高歌聞采薇春
申棲隱日早息漢陰機

泉石好盤桓江湖歲月寬尙觀花綺旋頻報竹平安釣艇鷗波穩孤山鶴影寒老
彭多著述取次付雕刊

道人修鍊處左股認蓬萊舊隱樓丹竈新詞付酒杯欣持碧桃獻望見白雲開南
極壽星應熙熙登春臺

香山 門人 鄭葆洲 詩

杖履人常健江關賦欲愁著書多歲月作客幾春秋萍梗當年感梅花前世修高
山流水調老輩擅風流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五 五言律

三

聞說酥醪洞安期宴衆賓藤蘿烟太古桃李樹長春松鶴堪爲伴增龍欲問津相
從叩丹訣思結稚川隣

閉戶潛修日浮雲富貴輕西山高士隱南極壽星明李耳貴清淨莊周善養生百
年應可至學道自功成

香山 門人 鄧傑棻 詩

欣見古稀歲殷勤進壽言笙簧聽雅樂松柏識名園道德能箋傳詩歌留夢痕白
衣應送酒五柳正當門

曾入酥醪境鳩宜泛九霞靈椿莊子樹烟水志和家願采西山厥亦種東陵瓜名
山留著作要使壽無涯

同邑 黃子澤 詩

寓園開壽域純嘏祝南天玉尺量才舊萊衣戲綵鮮山林眞富貴花月活神仙早
定千秋業文章不朽傳

申浦移家去烟波繫釣船著書傳柱下問字到玄亭香草吟騷客耆英聚德星何
人吹玉笛飛鶴曲中聽

小同邑 李燦晃 詩

試從南極望望見老人星松樹嘯龍氣桐花養鶴齡吟詩元亮室載酒子雲亭我
住京津久喜聞談道經

大道本無涯眞人福孔皆豈無桑海感入此芝蘭懷斫地歌杜甫補天思女媧沈
吟古稀句明月到書齋

從姪 伯達 詩

所欲從心日乘衣帶笑看年隨松樹老遊記竹林歡申浦岸邊菊浮山窻裏丹何
難臻毫畫九畹茂幽蘭

從姪 金堂 詩

金鑑家聲遠承明記直廬黎城留惠績皖水播嘉譽花萼迎風暖芝蘭向日舒松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五 五言律

四

濱行箴載猶讀五車書
著書娛歲月世局外風雲詠史微詞託談玄與義聞天教綿壽算人共式清芬
質慚阿買追隨寫八分

六男 景豐 詩

祖若家風舊淵源守一經曲江承統系學海擷芳馨祝嘏隨鳩杖聞詩愧鯉庭寓
廬殷孺慕仰慰古稀齡

自驚滄海劫高唱采薇歌皖水辭軒冕淞江老薛蘿賃同梁氏廡樂比邵翁窩晚
節彌堅白貞心豈涅磨

閉戶杜人事閒來獨著書歸藏探易奧道德撥經畝短髮思叢菊離憂賦揭車滿
胸禾黍憤時藉筆耑舒

頻年甘避地頌洞感風塵甲子編詩日庚寅覽揆辰筵開桃熟夏酒介麴浮春敢
學斜川子摘詞獻大人

孫叔無有大 人生日詩

九男景觀幼豫

久寓春申浦椿庭今白頭老彭述不作尼父樂忘憂座右銘教看城南訓亦周詩

謝子有符聞詩與聞禮學問貴勤求
陶潛感天運憤作責兒詩窗下一壺醉門前五柳垂鶴鳴如可和燕翼更堪思私

孫錫霖

隨侍春申浦去秋贈謝七叔四香江貽謀禮典先七旬開壽宇兩地肅賓筵噴

康強慶稱觴祝祝今夏孤此霖在願長依愛日繩武守家傳

邵村詩言二集

卷五 五言律

五

邵村詩言二集卷六

詩七百餘

貴州 陳夔龍 跋石

同作流人感髮絲十年海上識前遲一官謫降辭瀛島萬口謳歌徧晉祠為客身
逢天寶日編詩神往義熙時開幽莫副高賢望文獻鄉邦劫火遺有者明代下道民詩餘屬余採

附錄陳筱石制軍明代千遺民詩詠題詞 五絕七首

東漢勝鉤黨有明重東林當時蒙新辱誰識千載心

養士三百年食報豔千古倘續明史稿遺民傳須補

河山守一姓禾黍秋風早不見貳臣中錢吳兩詩老

太息前朝事蕭條舊史官傷今先弔古淚灑筆花殘

亂世少完人如公真不朽他年清史傳不知有我否

邵村詩言二集卷六 七言律 一

濡染龍門筆成茲千佛經狹哉元詩選衣冠集百靈

展卷發長嘯毫素生清風西山在南海異代采薇翁

浙江 朱孝臧 名 古 徵 原

曲江風度舊知名晚節幽香意倍清詞館高文光價遠宦途循績頌聲成等身著

作深宵更當代師儒轅固生一角吳淞烟水好天教老健憩閑情

浙江 吳士燮 詞 賡

詠史箋經世妙倫嶺南二妙並嶙峋歸潛作志余懷寄擊壤成編道味醇一角宋

臺思故國十年沙社惜餘春期君晚節貞松健海上爭看百歲人嶺南二妙 陳君 子 燮

浙江 章 棧 一 山

息影江干見者稀幽蘭一握自芳非年光飛矢侵霜鬢心事揮戈返夕暉清譽曾

嘗懸壑水倚居仍食首山薇光緒間官 有補 嶺南當代 三 道老 學 漢 三 朝 察 富 有 成 書

獨未歸

詞臣循吏一鴻毛夢醒羅浮海月高祇恨宸垣生野草難忘箴筒賜官袍涼風北
關同元亮夜雨西臺憶謝翱周室中衰應再造召公百八待宣勞

浙江 高振霄 賡 覽

華嶺著述等身高想見猶龍氣自豪宦迹崎嶇經蛇化吟情盤鬱比離騷經絕
學張三世蠟角交爭夢六朝天意蒼茫誰解得未妨暖酒炙車螯

浙江 劉錦藻 賡 如

泛宅高風舊釣徒閒中歲月著書娛元都再見桃千樹彭澤初栽柳五株龍戰利
那經國變鴻飛寥廓脫塵拘遲君三載為賓介合殿香山九老圖

浙江 劉體乾 賡 之

靈光魯殿獨巍然自是君身福慧全著述爭推今作者康娛直越古稀年滄桑局
避橫流世松柏居安淡蕩天欲挽頹風扶以禮孤忱耿耿老猶堅

琅嬛福地昔曾遊玉署爐香袖尚留棠蔭餘汾水外我肯秀溢皖山頭畫描早

邵村詩言二集卷六 七言律 二

篤門生戒羅織空勞獵者謀清淺蓬萊桃正實敢將俚句祝千秋

番禺 吳道鎔 賡 四

志和老去欲浮家黃浦烟波一釣棧京洛縹緲羞皂綈羅浮鄉夢隔梅花等身著
作頻年富脫手詩篇萬口誇文采道賦皆養性何須勾漏覓丹砂

番禺 張學華 賡 三

撫松吟止意纏綿長慶編詩又十年過限歲華真在苒感懷人事易推遷名山著
迹春無恙勝地棲遲夢亦仙為道河清終可俟清溪作頌晚松傳

同邑 陳伯陶 子 燮

喜君又屆古稀年世事如棋局屢遷但使南陽甘菊水任教東海漲桑山棄官肯
效陶彭澤遺世今同葛稚川何日羅浮借隱去蒼龜杞菊別開筵

少日論交兩布衣中年通藉記依稀雲龍上下常追逐勞燕東西每散飛滄海橫
流旋見阨秋風颯起自知幾即今申浦遙相望菘菜尊羹當采薇

等身著作爲憂時閉戶研精世豈知樂府編成是詩史禮堂寫定亦經師流離庚
信休輕擬清靜揚雄莫浪疑比似貞松長不改青青高幹歲寒枝

客歲高軒引鳳雛蓬門深幸黍稷方期比屋樓三島忽漫廻舟返五湖洞口桃
花誰得路海中瓜瓞近充廚藜藿我垂垂老未獲過從倒玉壺

用楊誠齋進退格

番西 汪兆鏞 錄

維浮指點老人峯魯殿靈光物望崇按學院江留菱舍鳴絃汾水憶花封情能靜
奇柴桑叟著有叢書笠澤翁定下期願無量壽錄橋家範道猶龍

川城 賴際熙 煥文

雲樹分陰路幾千寓公同記劫灰年似耽尊菜忘鄉味忽說靈樺慶旅筵笛奏南
飛孤鶴遠鼎看西去思孤運木天花縣前塵在一讀君詩一惘然

金狄摩挲百感并壽星翻作客星明與卿書著原憂世仲蔚虛荒更苦兵荆棘銅
駝興廢恨薛蘿山鬼古今情天心有意憐黃髮留看條桑海而生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三

春明舊夢記迢迢君相黃銀我紫霄一自楓樓塵跡澹幾人絲繆雪飄蕭風流南
華難萍聚哀樂中年借酒澆珍重兒戲晚節不須蓬島駐松喬

清遠 朱汝珍 稿三

十年寄跡滬江干晚節兢兢勵歲寒心史久從智井讀牙琴唯向洞霄彈斷輪老
手卑糟粕修服中情愛正蘭遙與瓜瓞成道契

南邦逸氣萃東官

浙江 周慶雲 湘詩

東塾師資扶墜緒南園風義接先賢山房不改仍松柏詩社重遊記月泉浮海幼
安吹皂帽綉顏勾漏任丹山對談蒲澗長生術芝朮相將序一篇

浙江 李雲書

歲寒松柏見精神正值稀齡誕辰海上攜將仙眷屬胸中貯得古陽春風麟炳
憤成詩卷屈子牢騷託楚辭貞下起元應可望公猶矍鑠未嫌遲

歲寒松柏見精神正值稀齡誕辰海上攜將仙眷屬胸中貯得古陽春風麟炳

蔚光鴻業正壯芬芳樂隱身人祝期頤天與健長教碩德範斯民

浙江 包廷杰 少甫

我與先生未識前卻從難弟說難兄陳謨風度今仍在荀儉才名早有聲空谷關
花看日茂泰山桂樹自冬榮八龍多鳳繩繩慶鏡向桃源獻兕觥

堯年之雪訝今年莫賦關成粵以篇宋室於今無淨土杞人何處可憂天龍潛此
老同真逸覽詠清班記衆仙見得三綱久已絕逢萌畢竟是高賢

屢騷韓憤言蒙著作名山信有功說禮既知重儒行歸詩曾否慨王風聖人已
廢天終黑大盜猶生饑更紅我欲與君商一語蒼蒼何以尙夢夢

我料先生負大鵬行歌惟有酒頻澆事如春夢痕都了恨與前朝鐵未銷鸚鵡已
隨洲寂寞鷓鴣一任雨漂搖蟠桃海上爲君壽莫管江流滾怒潮

江蘇 汪彝年 定

四月南薰天氣和柳陰初茂邵公窩寄青鴻鴈箋能答放筆龍蛇墨屢磨久已藏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四

身向人海何須養粹到巖阿志和一棹浮家去歲歲春申泛綠波
地上神仙今不多一場春夢話南柯曾從葛電餐芝草喜見萊衣映壽蘿獻壽林

泉羨清福著書歲月任婆娑八句更祝蟠桃熟再讀覽寰向大羅

江西 戴祖琦 玉衡

七旬同仰葛天民曾閱滄桑合隱滄滄節編書惟甲子靈均攬揆紀庚寅秋風秋
雨人間世江草江花物外春喜見添簪從海屋清高松鶴老精神

浙江 陳覺民

四月南溟炳壽星高山流水曲中聽地繁草木剛摘句天爲文章更錫齡三徑菊
松元亮醉一江蘭蕙屈原醒春申春水吳淞蕙同訪楊雄載酒亭

高要 蘇志綱 大原

十年前讀介眉詩 公六十壽辰會同 又見先生杖國時壽世文章推學海等身
著作仰經師肅閑大得仙人福咳唾都成幼婦辭櫻筍廚開麥秋至稱觴合醉酒

聖恩

少年角選其名揚雲路君萬里翔珥筆形廷宏撰述衡文玉尺細評量歸來台

種福明柳茂聰長留召伯棠海水墨飛傷浩劫不堪世事語滄桑

去歲相逢話別衷何期勢燕又西東舉杯談笑無餘子隨地棲遲作寓公風送一

帆歸客去月明千里故人同兒孫繞膝書連屋老子婆娑興不窮

不才淪落值時艱絳縣年華兩鬢斑畫柱性情彌老辣芝蘭臭味許躋攀知心賴

有朋齊樂傲骨真同木石頭他日攜樽聯盛會好將圖畫瀟香山

易崇燭 著

等身著作名山業仰止簞村不世才皖水三年門李在黎城四載縣花裁記會杏

宴春探苑更喜裝香月入杯詩草夢痕金石壽墨池小刻姚鄒枚大作夢痕墨池內

羽候海內一儒宗豈第星羅廿八胸巢閣天留高舉鳳稱航日慶小分龍嘉定縣志四月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日 德門元愷勳玄草仙境羅浮訪赤松環列孫曾山阜似千秋齊壽老人峯

林維亞

藝苑詞林集鳳凰玉堂金馬姓名揚千尋皖水儋公藻萬樹黎城召伯棠祝嘏客

來豪斗石稱觴人到盛冠裳麥風解祝南山壽一度懸弧一送香

羅餘 著

耆年傾德古來稀晚節如公亦庶幾成名在昔誇青鬢介社于今看綠衣致仕久

拋華衮貴隱居深悟道心微壽航晉向涪江去一鶴翔空振翼飛

同是蓬瀛舊散仙翰公遠在十科前心存壽世文章老身受先朝雨露偏嶺海才

名推北斗沅湘賦重南天中洲有集傳千古好把新詩繼往編

年來事事尚親躬遐邇咸欽鑿鑿翁屈指期頤應可屆駐顏奇術已能工名場馳

騁三朝裏塵世優游七秩中晚景榮楡誰得似胸羅星斗氣猶雄

繞膝兒孫杖國年閒尋陶夢滬江邊效陶彭澤知今是似魯靈光尚巋然泛宅西

湖情自逸高峯南嶽壽同綿謙謙君子康逢吉廿載會將易理研著有邵村

楊玉衡 著

蓬山莫謂阻風瀛海珊瑚入網中此日雕蟲仍博士當年迎馬有兒童專城坐

擁書環雉斫地悲歌劍吐虹瓜種邵平村尙在何愁無岸泊歸篷

樂府新從五代編照妖溫渚似屏燃等身著述盈千卷生日書懷讀六篇有鶴堯

年重話雪猶龍郭注共忘筌文殊誕後萬蒲壽海上吟壇始結緣

蘇 著

少年問字契淵源光緒辛卯余受業陳石與三先生之晚讀公書讀邵村余前年

老于約及五代陳史詩數篇仕官科名塵世夢文章氣節幾人存摩挲如意西臺

遺贈仰尙書北斗尊偶向前朝數遺老君家著水可同論

芷蘭馨逸子雲居世澤青箱衍慶餘得句每懷騷悵談經詎尙佛玄虛公博極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杜老吟身居古稀筆花依舊燦生輝詞垣日月猶堪憶宦海風波久已遠碑紀召

梁永思 著

棠留政績道參柱史悟玄機壯懷自昔期千載晚節芬芳賦採薇

異論朋興正可憂誰尋墜緒續前修易探奧義宗王氏禮抉經心證左邱別有權

衡參孔筆獨刊識緯說箕疇等身著作標湘富大雅扶輪信不侔

巢父浮家別故園烟波垂釣問桃源千秋大業成詩史十卷仙才託夢痕屈子文

章蘭蕙秀陶潛風格菊松存滄桑歷劫靈光在秋水蒹葭溯邵村

廿載申江作老漁安仁纔識賦閒居棣華幸託同年譜玉樹曾來問字車忝我修

齡隨杖履羨君鎮日樂琴書從心有矩占天健麥熟清和上九如余與介弟同

蘇 著

丈人行輩已晨星獨向清河仰典型避亂同留黃歇浦問奇時造子雲亭胸中曠

遠饒邱壑皮裏春秋辨渭涇閉戶著書兼四部浮榮早自付通苓

昔年官績本文章
聲振華世載長三晉雲山留舊澤
八公草木被餘光
歸來自適園林樂
忠愛常存鐵石腸
天香寶錫難老放
懷休復問滄桑

潘飛聲

道侶梅村舊結緣
玉堂風采尚依然
文章早與羅浮重
上壽還過李竹

謝

年七十四
漚成樂府
李茶
七十歲
或說史樂
一星南極仰神仙
仙城荔子聖湖

蘇

曲江風度久聞名
珠玉相投意倍傾
余嘗謂公於
羅高
以六一史才傳直筆

梁

鐵崖樂府闢新聲
滄桑換劫神仙感
沅芷行吟故國情
海上寓公今有幾
好從黃老學長生

梁廣照

鳧鳥奮飛出
鳳舞勞勞塵袂成
絲漢廷吏治緣經術
公奉山西
其有政聲宋代儒宗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號大師
唐藻芬

值清和候好採朱櫻佐壽卮

唐藻芬

佔得吳淞地一廛
優遊歲月著雲篇
文章有價應傳世
富貴無憂合永年
花甲溯今籌進十蘭孫
昌後卜逾千嵩生
怡值清和候
頌祝遙馳半幅箋

劉昌洛

萬卷琳琅述作新
老彭好古是前身
冰銜舊署排鸞鶴
玉樹閒階蔚鳳麟
吟芷興隨驛客遠
采蕪香溢故園春
從今願作期頤祝
歲歲稱觴酒百巡

甘作蕃

同望風樓寂禁烟
別將心事託蘭荃
一篇近著猶龍約
二頃還存飼鶴田
笑我異鄉為異客
與君同月復同年
羅浮空有梅花夢
何日還山共學仙

王光昭

無限餘霞蕪綠波
櫻桃紅似醉顏酡
邵窩晴日閒觀易
黃浦潮聲助倚歌
莫向滄

桑談世變自然杖履洽春和
飛觴休恨蓬山遠
好約羣仙賦大羅

黃士龍

不險心矩自鳴謙
人比蒼松雪滿髯
身世已忘龍漢劫
烟霞屢見鶴齡添
香霽久使塵心化
律畫常瞻道範嚴
記得酥醪座前事
丹經光滿一輪蟾

譚瑞聲

閒談花甲樂晨昏
今歲先生已七旬
皖水晉山思宦績
吳淞申浦作閒人
後彫松柏原酬命
離亂詩歌更入神
一事思量真可羨
綵衣皆作錦衣身

芝蘭玉樹子孫枝
桃李成陰又一時
少日傳經說南海
老年詠史似西

涯
竹好扶持

巋然海內老經師
子注各書均闡明
子曾理有開世道
人心之作 舊價文章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在風池杖國年華燕
國筆京江風度曲
江詩晉山百疊留
棠蔭皖水羣流頌
口碑福澤聰強天
所篤會看雙鵲到
期頤

陳官桃

天生碩彥任斯文
筆掃千軍卓不羣
家有種書傳學使
縣留治譜頌神君
詞源流派搜羅富
事名山著述動理
亂循環都莫問
稱航綉且交欣

方啓華

歲月如流感逝川
憶君別後久經年
故園松菊荒三徑
大澤烟波釣一船
遜世也知心似水
著書同羨筆如椽
于今又值稱航日
來綵爭看舞後先

崔斯潛

由來朝野重年高
况復聲名屬俊髦
居海伯夷稱大老
傳經伏勝著文豪
階前曉露培蘭桂
門外春風樹李桃
花甲已週添十載
百年更祝壽三遭

王光昭

天錫稀齡覽揆途
伴多著作挽頽風
蓮盧樂道行安素
蒙開研經火照紅
舉目河

山慈逐鹿翔身寥廓仰飛鴻祇今海內稱遺老碩德當年一代宗
衣冠莫覩漢官儀高臥雲間賦紫芝話到劫灰傷粵嶠移來煙水傍淞涓筵開北
海金樽泛曲譜南飛玉笛吹壽並山房松柏茂龍蛇屢擾不神疲

同邑 葉覺邁 湖南

駐易吟詩得大年經傳道德言五千清風不讓陶彭澤逸氣真如白樂天海上莊
椿還髮鍊堂前萊綵正聯翩滿園珠玉多於顧我愧詞蕪貢老鐘

官海浮沈不染塵玉堂曾現宰官身絃歌點綴宜亭靜杖履優游翰苑春關里苑
經傳往聖商山芝草悅遺民等身著作尋常事難得年高老斲輪有宜亭

同邑 葉寶齡 子 璣

邵村舊種竹猗猗南極星輝晉一危羞說功名長樂好算來甲子絳人知著書歲
月匆匆不壽世文章鼎鼎而髮鍊是翁堪自慰計增三十到期頤

吾愛先生草聖傳風流天下識張顛籌添海屋三千算宅泛煙波十六年列坐嘉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九

賓無鳳字卷懷利器有龍泉回頭笑看賢孫子綵戲萊衣玉筍聯

同邑 鍾寶華 玉文

識公原是謫仙人吟芷安居自在身歇浦烟波娛一老皖江桃李慶長春羅浮酌
罷麻姑酒錦里興懷季子蔬七秩稱觴逢首夏九如頌上此良辰

同邑 鄧慶光 壽

如公福慧果雙修繡虎才名孰與傳玄圃蓬萊新卜築柯亭劉井舊勾留芷吟南
國思遺老瓜種東陵讓故侯壽世壽身無別法何須服食訪丹邱

一從作官別瓊洲南北分攜壯游我愧蹉跎逾六紀公宏著述足千秋梅花待
踐羅浮約莫算還添海屋籌最羨問安齊點頰滿牀簪笏盡名流

同邑 鍾菁華 壽

泮水偕遊正少年于今杖履雪盈顛知君早醒邯鄲夢笑我猶留粥飯緣金石舊
盟終不改松筠晚節老彌堅瀟瀟萬里遙相望憶別珠江月幾圓

壽星剛屆麥秋明南極光涵海國清甲子紀年陶令老耆英高會路公榮莫言酒
債尋常事自有儒林不朽名且喜登堂逢覽揆滿庭萊綵助歡情

同邑 尹長舉 李雅

海上神仙歲月延侯斯作頌記連篇衡才兩皖門麟盛明法東瀛子嗣賢令嗣伯
兩世兄均留學東瀛得法科舉人避地去尋黃歇浦著書仍注義熙年古來遺佚多艱阻難得如

公福壽全

久離宦海遂初衣歲月婆娑到古稀偶借吟懷憶感觸更將史筆判危微公大嘗
道之旨世故園松柏添濃蔭得路駕鴻任競飛瞻仰程門慚末學隨班祝椒樂忘歸

香山鮑 文公武

七十人生古所稀天因才篤理咸宜事君義烈傳家秉德清芬可世師春作八
千存異論壽延百二副常期登堂禮數應稱祝進酒欣欣并獻詩

別有情懷海上移逍遙身外借棲枝能文價重三朝老紀事才高五代詩不藉靈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

芝添異算恍如玉樹有佳兒他年若進昇平頌漢制衣冠復舊時

香山 門人甘啓元 雙生

如公齒德古來稀玩易談玄悟入微故里任荒松菊徑閒身雅稱芟荷衣頻經兵
火難爲客已悔風塵早息機晉水皖山遺愛在料攀嘉樹各依依

曾許羅浮共學仙元都琳札荷親傳寄家猶自藏人海訪道何因到洞天漫有桃
源堪避世好憑菊水爲延年老來詩律知逾細紀事新題甲子編

香山 鄧熾昌 瑞人

嶺表詞人多古稀飛雲頂上筆能飛笑扶筇竹詩偏健醉吸酥醪道自肥呼丈好
隨華首石辭家仍戀故山薇介友陳去後先生繼五百梅花證息機

願亦林閣時著述重人問詠史西涯總雅嫻莞水詩歌歸部署林東莞詩子山聲價

動江關囊中玉尺看仍在篋裏宮袍夢久閒招手翠屏千歲鶴添籌好向風臺還

香山 陳兆燕 瑞周

梅子初黃荔子肥文星爭並壽星輝龍威仙客窺瑤籍多繡諸郎舞綵衣法官任
滿座春風歌棹名山夜雨長芝薇儒林循吏兼高隱卓行如公古更稀

番禺梁誠

閩戶潛修樂性天凌霜方識老松堅學隨年富人同仰詩雜仙心集可傳吹笛鐵
厓雄一世揮毫玉局著千篇古稀今值綏桃熟欲向蓬萊證夙緣

蓬萊印在此山中瑤草羅浮惹一叢丹靈祕方真永壽玉堂清夢已成空盞觴粟
里耐窗北皂帽兼牀隱海東我輩玄亭來問字年年欣見采芝翁

番禺黃軒佐

幽篁獨坐理桐絲何處笙歌到竹籬六律音調振金石一作書一賤風送散珠璣
曲園著述隨園壽粟里風標錦里詩獨我吟懷自陶寫閒將俚語答鴻詞有和韻

疏狂我未識荊州奈與郎君作壯遊與舊韻伯亂世文章埋馬革驕人珠玉等
牛溲名山風雨方如晦魯殿靈光喜尙留鶴山南飛壽坡老才慙八斗祝添籌

邵村壽言二集卷六七言律

十一

南海王家祐

居然大雅可扶輪洛社耆英見七旬言道獨宗周柱史賦駭同仰屈靈均感懷詠
史千篇就美意延年百福臻五柳先生錫嘉號春申有樹種恆春

長君二歲敢稱老猶欲十年讀道書久羨酥醪丹竈好願隨笠屐白雲居梅村壽
夢花飛盡葛嶺聯吟月滿盧會見八句桃再熟鬱葱佳氣滿鄉閭

番禺鄧漢榮

白華潔膳綵衣新七秩名園慶祝晨金鑑前微留美蔭玉堂舊夢惜殘春濱居東
海身宜隱詩似西涯筆有神桃李成陰人共羨更教晚節勵松筠

香山梁誠謙

名山管領到羅浮今泛烟波狎海鷗杜甫尋常言酒債屈原忠愛賦離憂春申春
日花常好丹甕丹砂人可求聞道酥醪同菊水靈椿知有八千秋

春在先生杖履中人何吳淞蘭芷海濱東玉壺同賞茅簷雨鐵笛閒吟夢港風栗

里門崎垂柳綠武陵溪水泛桃紅閒情不減陶元亮老盡還應似放翁

番禺鄧鎮威少

七秩同欽晚節堅曲江風度自翩翩餐英履饋三千卷吟正邁從十六年久住春
申天與福常留夏午地行仙昔年探杏瓊林宴一夢滄桑入釣船

猶是清和四月時華堂戲綵酒盈卮陰陰綠樹添影影靈靈黃鸝祝嘏詞甘茂應
登循吏傳陶潛不乏隱居詩要將吟詠消閒日五色紛披筆一枝

子孫能慰老人懷謝室芝蘭繞砌階每厭俗塵常閉戶有時危坐學心齋兩經箋
註皆環寶千首詩歌似鐵厓剛發老莊言道德蒼天石補有靈媯

嬰襟令人羨此翁世間清福有誰同雲霞古洞留丹室花月春江屬萬公老槐鐵
香腸詠後蓬臺元雨兩烟中欣然爲奏南飛曲倚檻南薰愛晚風

南海梁作潛士

詩歌變徵更蒼涼十六年來居異鄉春水長江看草綠秋容老圃詠花黃伯夷隱
邵村壽言二集卷六七言律

十一

處山多嶽嶽歸來海有桑我喜春風曾入鹿獨將延壽語商量

故里稱鳩玳瑁筵古稀人共話因緣意關久已溢江畔松柏能移植海邊北望傷
心龍失水南飛奏曲鶴成仙乃知不朽遺民業吟社千秋紀月泉

梁文選

大耋高年鶴算長木天翔步耀龍章宗祠報本千秋事請膝捐修奕葉祥夔鏗精
神文瀾國孫曾點頌郭汾陽堯城世胄源流遠孝友傳家本義方

節屆清和介壽辰優游林下樂其真八龍濟美能垂統一鶴清高已軼輪院水宜
猷堪集蔭黎城學使擅傳薪麻甘隱遯申江上著作宏才羨等身

何鳴夏

崧靈岳秀浮葱鬱一代儲臣得氣先金馬玉堂詞客著申江春浦壽人筵豈無著
作伊川業別有優游滙濟天杖國扶鳩行所樂貯看百歲永遐年

梁廷光

太史頻年著述忙 廬陵道德並文章 黎城子庶瑤琴治皖水 人才玉尺量麥熟 申
江吟已月桃開 西海陶東方 治桑萬事渾閒事 樂事無如介壽觴

同邑 趙敬 氏悅

一代詞臣著作多 鳳凰池上仰先河 皖邦凡械人才育 黎邑甘棠衆庶歌 行樂桑
榆娛日永 承歡菽水暢天和 今朝共祝周陵壽 滬瀆登賢會大羅

香山 鄭壽森 仲用

松貞柏秀老彌堅 文所明賦 松柏山房 涵詠詩章溯木天 德惠及民騰衆口 文章壽世著連
編滿門桃李新 陰盛繞砌芝蘭秀 色鮮杖履優游樂 暮境籬添海屋頌年年

同邑 李慈草

祥雲高捧到烟蘿 天上神仙舞大羅 宦海身閒春夢少 申江袖拭酒痕多 著書歲
月銷秦劫 亂世林泉起楚歌 我亦古稀附松柏 大家攜酒祝榕柯

同邑 鄧爾正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三

玉堂相望若神仙 家住朱明舊洞天 石竈有圖交屢世 鐵橋同里喜姻連 微聞覽
揆庚寅日 識款新詩甲子年 遙想曲紅風度好 方瞳如電看桑田

同邑 王應傑 君冕

錦堂燈彩燦朝霞 東父安閑樂歲華 柯爛誰知滄海變 梁炊早覺宦途除 道行方
冊還揮塵 園列新蔬並種瓜 桃李盈門蘭繞砌 著書山館自名家

同邑 鄧吉輝 彦士

瀨濱遺老久棲遲 到處桃源豈不知 大著定留千載墨 古稀猶有六齡兒 西湖風
月常爲主 東粵文章自得師 我亦杖鄉過五稔 且崇兄事酒盈卮

同邑 羅銓球 緯臣

七袞延齡到白頭 性情仍似舊風流 問年願祝三千歲 避地俄驚十六秋 歇浦烟
霞聊寄傲 園花木可歸休 潮翻浪湧鷗偏穩 漫起關成去國愁

任教大地起風雷 著作閒身太史才 委似蕙蘭幽益韻 門多桃李手親栽 長春報

正由天錫初夏筵 因受社開樂見兒 孫戲萊絲吳淞一水遠 歸來

同邑 莫自修 景祈

木天勁節早凌空 松柏山居合寓公 皖水黎城留愛日 篁溪孟嶺抱高風 傳家詩
禮人倫鑑 經世文章造化功 彩動榴花開畫錦 介眉酒引碧荷筒

同邑 莫衡修 景賢

麥熟風清四月天 耆英盛會敞瓊筵 歡承萊採堪娛老 樂隱桃源不羨仙 名世文
章兼福命 高樓氣節傲時賢 介眉春酒欣同獻 長祝靈椿壽八千

同邑 鄧伯榮

蟠然杖國骨嶙峋 薄宦曾爲買傅身 冷閱滄桑新世界 奇吟蘭芷舊詞臣 羣經羽
翼空餘子 廿載江湖一散人 賸有山房松柏古 靈椿長重八千春

曲江金鑑溯家傳 世代簪纓德澤綿 海外雪泥詩甲子 樽前歌扇酒神仙 談兵月
下懷先烈 張文烈公有 張兵圖 走馬花街憶少年 著罷書杯滿泛古 稀長此與陶然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四

笑向張簾祝健康 七龍圖大士張康年 盈庭蘭桂競芬芳 壽觴敬進酥醪熟 吟
席微聞蕙葉香 去夏 寓吟 芝居 拜 歸 時 適 開 烟水浮家一般樂 年七十 約
於泗水為大作 有浮 家煙水一濤時 之句 風塵游宦十年忙 去春同客春申浦 烽火連宵紅滿江 去歲 海上

同邑 劉翰棻 俊庵

飄然騎鶴上揚州 富貴人間世罕儔 嶽嶽有靈鍾大老 海天無恙寄閒瀛 新詩果
里成青史 舊侶瑤池半白頭 最美高年躋杖國 兒孫繞膝祝千秋

同邑 黃俠毅

南極星輝日月長 歸然魯殿騰靈光 謝家寶樹臨風秀 漢苑金莖溢露香 玉几錦
堂朝戲綵 銀筆仕女夜飛觴 鸞歌鳳舞蟠桃會 應有天孫獻七襄

同邑 李鍾岳 正鼎

世間榮羨地 行仙解組歸來樂 事全鶴伴餘施親 及遠麟經動課嗣 皆賢平泉異

同邑 李鍾岳 正鼎

卉饒幽趣商宿華芝茹永年最好松房吟止處編成書史萬人傳

同邑葉毅毅夫

海上飄然自在身古稀還見宋遺民能詩尚有生花筆寄傲偏餘漉酒巾軼蕩春

風長桃李嶙峋晚節比松筠乘衣競進堂前舞繞膝佳兒羨八荀

眼底江南一髮青桑田滄海幾曾經憤時庚信餘詞賦遺世張鷹有典型南國尙

留棠蔭在北山長見草堂靈稱觴愧未趨陪侍遙向東方祝歲星

同邑謝湘曉帆

栽花人即看花人卅載羅浮夢裏身扶古潛通諸子術瞻鄉指魯公困淞江新

漲三竿水珊瑚海長添一段春何處桃源堪避世名山萬卷便逃秦

放翁團扇畫今年自壽新成白雪篇綠菖蒲開吟正館紅氍毹醉養花天陶公亮

節名當永杜老悲秋意獨綿叢桂森森屏半掩優游奚讓橘中仙

龔曾修謁晉公堂龔曾修字子修號野堂乙丑春由京下赴任小呂宋會便道拜謁道德文章日月光先生詩有光儀文章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五

萬丈松柏歲寒方見節 先生有松 滄桑局變亦何傷 結交願附雷陳誼 子叔與三公

長句 松柏歲寒方見節 滄桑局變亦何傷 結交願附雷陳誼 子叔與三公

同邑蔡克明 國克

所欲從心得自由隱淪衣鉢肯傳不詩留白傳千篇稿身臥元龍百尺樓園苑杏

花醒舊夢湘江草寫離憂榮榮高士琴書室應向吳淞畫裏求

久戀春申作寓公聲名洋溢大江東談玄五夜言皆妙飲易三爻義早通休話平

生盡蕭瑟超然象外得環中蓬臺老鐵道遙樂八十扶筇祝老翁

同邑鄧念慈 配望

蓬瀛會上最高巔在昔翺翔步木天未免移情滄海感幾番回首玉堂仙廣東新

語思遺老花甲閒談少近賢自是著書多歲月相期吟到太平年

同邑王繩正 佩輝

塵世飛來太上仙飽經風雪獨陶然著書自有千秋業浮海何妨十六年階拜萊

衣消夏永樓輝花粵競春旖旎游蕪境知無限長此葵心向日懸

同邑邢任將

東官耆舊數從頭福慧如公卻寡壽眉屆古稀仍篤學賦成哀怨問靈修介眉人

獻南山頌晚節天教北海留黎邑甘棠院桃李輸他微厥足千秋

著書原不為窮愁賦就江南易白頭曼情蟠桃騰綺席昌黎因果開編流五湖肯

作菟裘老一脈相承麟筆修伏勝傳經年九秩祝公海屋更添籌

同邑王瑞文

懸弧比我年差長愧我龍鍾老更加滄海倏更臣朝隱太湖常泛范蠡槎新詩積

累成千卷古籍搜羅富五車獨向漆園探旨要一經玄妙註南華

河山舉目已全非不采蟠桃采厥薇偶寄騷懷新樂府休論香染舊朝衣書廚歲

月通周易髮髮星霜歷古稀荔熟荷香來上壽稱觴酌酒人歸

同邑陳似山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六

七十年華古所稀滄桑劫後薛蘿衣道經約旨能探奧洪範精言特闡微徵士自

裁彭澤柳遺民甘采首陽薇皖山香水遊踪遍老傍吳淞築釣磯

放翁吟興晚逾醇書憤篇成老學庵古調鐵崖寄元圃新闢開府賦江南飲思劉

井泉盈勺夢繞浮山月一潭同放華封晉三祝歡呼富壽並多男

同邑劉文亮 佩軒

猶是清和孟夏天綏山桃熟嫩瓊歌聞徹厥知衰世籍注蓬萊享大年補詞談

經忘象數老聃言道笑魚釜先生早悟南華旨椿樹春秋歲八千

同邑張學顏 佩森

不隨衆卉歲寒彫皓首休云壯志銷花縣棠陰思舊績木天碑影記前朝松生南

嶽宜孤筇菊隱東籬伴寂寥聞道吳淞聯沙社何殊箕穎許由瓢

我曾絳帳侍先生每向羅浮採玉英春樹暮雲經廿歲朱明丹壑詠三彭見東錄

匡夜笛翻新調銅簧秋衾賦舊京何若南飛爲奏曲定占鶴和奏鸞笙

木天詞賦圭璋重皖地文章玉尺量此語夫子六句句也曾與先生說花甲豈知世界尙
柔蒙莊椿老宜千歲索度桃開晉一觴如此聲名如此壽人知遺逸孟襄陽開P

同邑陳 濂 遠伯

蒿目山河痛已非渾忘榮祿逢初衣龍蛇擾擾知何世鷓鴣閒閉悟息機屈子離
憂悲見放杜陵老大欺相違奚如海外桃源樂遊遍吳淞載月歸

同邑楊鶴賓

天留著述老詞臣杖國欣逢歲月新賦聽杜鵑情倍愴曾微蘇味逾真幽貞節
表悲椽筆子爲舍表妹庚申命補幽貞錄歌舞歡承祝大椿開聖公于於海上聖
乘探承願豈非人桃李公門陰正好紛紛多士慶芳辰

同邑李公德 伯仁

大德由來享大年躋堂齊頌九如篇陸蠡禮教緣先志孝友家風本性天孟嶺春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七

長歸畫錦神州雨晦感雷填我慚馬帳隆西席虛擁臯比服祝田晉康公聘光

菘鱸張翰忽思鄉晉水吳山道路長潞國甘棠留美蔭皖邦其絳得春陽哀時詩
賦江關動名世文章日月光閉戶著書樂吾樂漫談塵劫變滄桑
優游杖履樂踰隄城市林樾別有天松柏經霜節彌勁桂蘭映日花逾妍俯膺富
壽汾陽福會萃耆英洛社筵前度蟠桃今又熟兜觥同祝歲三千

同邑鄧慶史 慎持

志乘後先相映輝問誰能耐首陽薇英雄蓋世今安在燕雀危巢胡不歸漫說狂
瀾思獨挽從來吾道貴知稀公辭人爵修天爵玉食何心戀錦衣
朝衣脫卻換荷衣浮海當年見者稀鄭婢負囊儲筆記老萊洗膳待裝歸桂蘭森
列徵因果梨棗功宏藉探薇氣節文章堪壽世昌明聖道日光輝

同邑鄧慶元 恭扶

乘桴著作葆天真甲子渾忘葛氏民官海通留鴻爪印羅浮常夢杜鵑春詩書歲

月能延壽議論生風妙入神嘉會蟠桃鄰佛誕霓裳歌咏記前身
風度傳家德潤身古稀矍鑠倍精神黃梁記醒前朝夢紅杏曾探上苑春膝下多
男符華祝口碑衆母戀羣民回鄉勿遽看萊戲孫子曾元辨莫真

同邑王拜墀

七十年來閱世深退爲山斗進爲霖道參孔老延薪火文到韓蘇重士林此日嘯
壇留著作當年官海任浮沈好數天假公年月嵩祝同傾柏葉斟

香山韻事記當時天副耆英錫玉芝五風修成留麗藻八龍馳譽挺連枝孤星高
映輝門第奎璧光生曜羽儀勝事人間真占盡從頭又詠百齡詩
雪鬢蒼顏仰大年記曾科第昔連翩甘棠餘蔭留花縣晚菊彌香樂葛天嶽嶽祝
隆中伯頌梓桑恩戴郭公實惟仁則壽由天賚齒德如君五福全
百年富貴等浮雲閉戶詮書歲月勤留得微言扶正氣疏參經旨闢繁文壽人曲
講承平調樂府詩收翰墨勳此日錦堂歌吹裏喜看戲綵酒微醺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八

同邑杜承祖 亦慎

積累聲聞祖德優風承孝友溯前休邵村秀毓人多壽嶽嶽靈鍾代寔傳縣譜河
陽栽萬樹遺篇金鑑紹千秋更欣杖國民稱逸棲隱無慚古許由

蓬萊高處昔翔翔珎筆形廷字亦香萬丈光長唐李杜千篇傳誦宋蘇黃鐵屋詠
史真摘錦玉尺量才慨夢梁最喜陳祁詩錄續蒐羅瓊海敬維桑
蕭瑟平生著述多書探二酉費搜羅理通象數玄而妙心抉麟經正不頗偏註諸
家同馬鄭欲開來者步思軻且窺老學兼莊旨修養渾忘歲月過
雲幻騰狂十幾春堪憐海內滿風塵浮家久作煙波客避地宜居滬濱濱粟里徵
君容嘯傲橘園老叟自精神榴花未放桃剛熟好會耆英作主賓

同邑阮紹經 少存

文章氣節曲江公祝嘏欣逢四月中焚尾杯傳荷葉碧邀頭宴啓荔支紅龍吟荷
里歌如日風舞萊階拜下風我忝竹林陪末座壽高松柏效呼嵩

同邑 尹耀祖 孫慶

燕國文章絳縣年古今日且入新篇風高栗里陶元亮會萃香山白樂天黨族陶
陵爭獻頌道途陷執平墳置船海外攜琴鶴雪釣吳淞服硯田
滄桑局變究何哀出處都歸世運催院晉永留循吏蹟羅浮曾夢美人來河山舊
恨餘詩卷風月新愁付酒杯縱被春婆嗤幻境漢官仍共重蘭臺

同邑 黎琴譜

名園松菊正依依桂馥蘭芬映四圍戲綵兩家爭養志范邑江稱勝各界脩新詩一
般桃獻添壽祝幾度蕙思解組歸聞道大椿萬六歲云何七十古來稀

大老天教享大年居夷非陋亦喬遷心如庚信多蕭瑟腹似邊韶滿簡篇左氏春
秋綿漢學曲江風度紹唐賢荷衣被體榮於錦皓首童顏望若仙

翠柏蒼松晚節齊黃粟夢醒怕重提首陽高潔道民隱巖谷清幽單子棲策杖開
調三徑鶴然兼校讀五更雞關經子史權安置介壽詩文費品題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九

仰公大德復能仁壽比貞松節比筠始信匹夫難奪志從來亂世識忠臣回鄉重
叙天倫樂浮海長留物外身諸子克家孫履武妻妾風月倍精神

同邑 趙允鏐 棠良

避秦有地擬桃源剪取吳淞入酒樽三徑就荒懷栗里一文不值笑梅村朱明舊
隱消塵劫黃浦新吟記夢痕莊叟養生參秘訣始知至道亦昏昏

妙悟猶龍柱下簾滄桑回首愛談玄煙波遁世張漁父官錦傳家李謫仙五代人
才歸筆底六朝風景落笳邊遙知絳縣添籌日無限新詩播管絃

同邑 胡 裔 融 壽

介壽頻餐曼倩桃古希頤養氣仍豪名山早定千秋業德望真如五嶺高戲綵斑
排金鸞捧觴酒酌碧葡萄自憐祝嘏詞華拙也學題詩握兔毫

任他世界變滄桑吟芷居中日月長秋老菴鐘懷故里歲寒松柏有山房韓潮蘇
海俱千古薛風荀龍萃一堂我本牽車服買者愧將洗屣讓賢郎

同邑 鄧澤賢 翰雲

華誕稱祝遐庥怡當七秩古稀時河山幾見滄桑改天地何心斗杓移洞壑蓬
萊尋舊夢庭階蘭桂長新枝壽而康健躬行得靈龜呈百歲詩

同邑 黃家廣 容甫

攬揆良辰好景中清和天氣釀花叢蓂梢漸吐微綠桃實初胎點點紅蘭桂滿
堂看戲綵烟波一棹聽吟風願君壽比東坡長叶公祝花南我祝公公壽黃日坡

有類壽比東坡長壽風為壽
一類之句明經又號花南道人

同邑 翟祺光

介壽平泉傲綺筵古稀詩詠玉堂仙蓬萊宮闕迷黃霧松柏山房認綠天烟水家
浮申浦外風流人仰首陽巔即今著述隨年富猶似淵明甲子編

閱遍滄桑漸白頭文章風節邁時流曲江金鑑千秋紹皖海珊瑚一網收棠蔭黎
城遺愛在梅花粵嶽夢痕留遙知滬上聞吹笛有鶴南飛客倚樓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

同邑 翟桂臣

龍馬精神松鶴年古稀詩誦杜公箋名山著述維風化宦海升沈黯雨煙品藻早
教題白壁才華應許選青錢申江饒有林泉趣頤養天真樂浩然

滙瀆名士隴江樓歲月渾忘似水流對井巷年留舊夢黎城曩日著新猷滿門桃
李三千樹泛宅煙波二八秋佳節懸瓠多壽頌翁真雙鑠自優游

同邑 黃宴元

申浦逍遙春復秋桃源世外永無憂菴鐘風味公諧透詩酒情懷孰與伴璞玉全
真甘養晦柯棋敗局待誰收安期棄獻岡陵頌祝遐長添海屋籌

十六年來隱滙瀆園林深處寄閒身蒼生渴望為霖雨黎庶頻思見鳳麟時局日
非應避世江村野靜動垂輪金粉滿酌長春酒介壽無疆福祿申

同邑 陳國良 翰 楠

雄心欲奮魯陽戈老驥無如劫運何今是一言知道悟古稀十載著書多公所著

歲以六十 遺山身世橫流感老鐵蒼茫樂府歌我寓天津祝公壽泰嶺松樹望鬼峨

天遣龍蛇發殺機人民城郭是耶非衣裁荷芰知將隱源有桃花胡不歸津海波
濤中海月孤山梅樹首山微紫芝處處都堪採嘯詠蓬臺靜掩扉

門人 尹鍾洙 瑞泉

夫子文章著等身節高風骨自嶙峋管教世上爭蠻觸共識人中有鳳麟探討典
謨彰至道婆娑歲月葆天真連朝雅樂雲璈奏幸與師門結德鄰

東籬叢菊老風烟魯殿靈光尙巋然劫火不須憂大地歌聲且共聽鈞天山環松
柏心同古世閱滄桑骨欲仙我愧程門曾立雪也隨珠履祝高年

門人 徐紹業

塵教曾叨廿載前岡陵又頌玉堂仙風規拔俗養農侶詞賦名家李杜篇吟芷香
流申浦水采菘思泛莞溪船先生福澤真無量龍馬精神潑國年

門人 羅舜球 樹軒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一

優游歲月興方長漫說他鄉異故鄉水窮吳淞歸畫舫夢留瓊海讀書堂常途那
管成荊棘抱質依然似桂薑恰值麥秋時節好兒孫萊綵喜稱觴

杖國依然矍鑠身天留著述老詞臣經心獨抱扶名教詩品重編樂性真醞釀淵
深稱作者維持風雅有傳人公門我忝爲桃李祝遐裁箋輒效顰

門人 羅 澄 沛田

庭樹扶疎夏亦涼古稀年屆合稱觴松高閱盡滄桑劫槐陰曾依日月光揚子擬
經身矍鑠陶公歸里節芬芳駐顏何必求仙藥自有延齡邵老方

少承庭訓讀禮書孝友家風振緒餘侍疾焚香同手足解衣推食及鄉閭航航論
史三長擅獄獄談經萬卷儲自向猶龍參妙旨晚年靈府更清虛

木天曾作玉堂仙花縣分封又著鞭春露秋霜仁術備清風明月口碑存黎城齊
澤隨車下院水菁莪帶雨鮮數載化行南與北萬家生佛頌當年

琴鶴歸來已倦遊家園息影尚潛修六經精義無餘蘊萬卷遺詩藉遺留庚信江

南哀作賦王尼滄海歎橫流閉門習靜端倪養瓜種東陵似故侯

畫角聲喧夕照寒不堪回首望長安頻年藩鎮移唐祚何日威儀見漢官松菊未
沾新雨露水雲猶戀古衣冠楚庭香舊知多少誰在中流挽倒瀾

壯歲傳經德望崇心香久已祝南豐卅年不到龍溪水一別時思馬帳風老去鏡
中皆舞鶴春來雪裏見歸鴻珊瑚洲今值懸弧日上壽重逢矍鑠翁

門人 陳 峻

酒債尋常杜甫吟古稀松柏影森森龍蛇起陸知天運鷗鷺忘機見道心大海波
濤身浪迹名山事業傳儒林記從絳帳嗟離索卅載風塵悟昨今

小門生 曹紹祖 吳民

定有千秋以後名注經詠史見書成那知世事塵中變依舊神仙地上行秦柏空
山時蒼翠綵綺案祝長生壽星此日南天耀左股蓬萊雲正橫

酥醪道味領深醕剛後如來佛誕辰一萬詩歌壽梨棗八千歲月頌靈椿謝庭玉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二

樹多佳種萊綵金尊樂衆賓應繼隨園臻老壺胸中邱壑自嶙峋

小門生 李莊肅 作恭

七十烟波泛釣船不喻心知鑽淵堅玉堂清夢迷陳迹金粟前身證夙緣望氣兩
關聘得道移家蓬島葛成仙采薇誰說夷齊苦久已千秋萬世傳

心裏桃源境是真熙熙臺上總陽春任教桑海蒼茫日留得林泉自在身松菊未
荒元亮徑畫圖曾寫樂天真吾弟曾爲太
老師寫玉照預期載酒隨桃李問字亭中百歲人

順德 張必毅 詩師

瀛洲學士羨當年院水皇華篆喜遷春夢醒來吟內翰德星見處聚羣賢志和久
在烟波住方朔初從滄海旋恰好桃源桃正熟我隨祝壽舞蹁跹

張耀華

經史詞章著作身玉堂金馬古稀人一官出掌文衡貴百里迴翔吏治循春浦申
江逢首夏南山崧岳祝生辰年來世味嘗非淺樂事天倫味最真

猶龍道德難名七十談經更老成著述只書陶甲子前身應是李長庚寓園樹
老同身健款浦花開照眼明萊採階前衆賓樂欣聽鳳管與鸞笙
人間尚有魯靈光嘯傲林泉樂未央常向羅浮訪丹藥豈知世界有滄桑尊勢北
海醜千日桃李東官樹兩行離老歌詩天永錫十年定舉八旬觴

族姪澤 霖竹村

青鏡萬選不凡才名德高標壽秩開樹種松龍鱗較老祥符桐鳳羽儀來宜餘鶴
俸添籌算書說麟經做玉杯誦到古稀詩句好用自述賓親介社賦臺萊

羨公纔可藉平生子弟多才盡駿英萬卷藏書世守滿牀堆笏第光榮絕塵高
蜀尋巢許好古研經比老彭秉燭勸深學易天教明月伴長庚

陵谷剛逢忽變遷熙朝景象望空懸屈平詞賦抒憂憤庾信江關動暮年樂府鐵
匡稱逸老耆英洛社著高賢故山松柏堪歸隱舞綵承歡繞膝前

羅浮春酒釀酥醪丹壺兼餐曼仙桃風雅離騷新著作文章壽世舊詞曹院邦曾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五

起青莪頌申浦歸耕耒耜操晚節不踰堪作矩北窗高臥樂同陶
族姪祖 訓仲勉

南極星輝不老天耆英佳會許詩傳支參入妙心常泰碩果存旨自堅浩蕩胸
懷作海鶴清高節操煥巖蟬春和酒熟蟠桃候百爵來隨公瑾肩

亂絃未治愈更絃藕水橫流箕豆煎申浦著書豐歲月桃源樓隱避烽烟鐵崖每
詠傷時句開府開吟感舊篇誦到詩我思教化論交四世豈徒然

古稀吟到杜陵句骨幹真如松柏堅作記桃源心自逸吟詩梅洞夢俱仙烟波泛
宅三千里湖海論文十六年魯殿靈光人共仰荔枝紅日正開筵

同儕弟其 潤 潤 潤

老年兄弟倍關情遙望申江百感生春草吟成勞遠夢常華樂奏和山庚千秋鑑
錄遵遺矩七秩孤辰慶果航願祝山房松柏茂壽星長照放圓明

粵水吳山定省疏承歡喜值古稀初扶桑負笈曾經歲宗年十九游學東洋法科畢業種果名園
自隱居開社門不出踵武無才漸降鸞趨庭有訓慄懸魚斑衣戲舞勞羣季上
朝夕侍養 敬上臺萊一紙書

世界茫茫發浩歌新亭空慨舊山河蟬編坐擁心忘老鳩杖閒扶鬢已皤數卷秘
方動辨習秘方數卷宗最要前古人之類年校字藉摩挲自來空

色皆成幻宗近愛學佛最喜觀色當讓文章規不磨

當年周甲慶齊眉松柏山房競捧卮又是陔南庚兕酌難從堂北慰烏私大人六
先母健在迄今七秩開禧之逃名歌浦甘餐厥侍養羅浮憶采芝大人為羅浮老帶

莊襟能自遣大人著老子約攝生秘奧已潛窺

采蘭軒傍采菘初宗所與大人采菘初相接會接遊頭興正高門有游揚欣侍坐
十人撰得數詩人如李杜樂揮毫此大校詩說和風在昔嘯黃麥愛日纏綿獻碧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六

桃李子何知慚未學敢隨嘉客奏雲璈
胞姪丕 烈 魏軒

記隨羣從效庭趨企得分甘侍座隅才試一堂慚蠟鳳器期千里愧家駒誠深鶴
鶯欽慈訓味酥醪儲儲客途更喜里居號仁壽遙知吉語定相符

提攜攜我在兒時杖國今逢嶽降期喬陰百年延世德瑤章幾輩和新詩斑衣
舞偕羣季酒盡臘飲到故知長願老人星永耀合將洪範敬陳詞

三伯今朝慶七秩蕭衣隨父叩嘉辰欣看昆仲輝萊服願效規模壽老親嵩祝著
書更卅載薪傳接葉定千春忝居猶子深榮幸真率蕪詞謬進陳

曲江風度玉堂仙七袞欣開介壽筵海內謳歌思德政人間慶祝詩篇蓬臺萃
叶三多頌堯水爭傳四皓賢芬熟荷香佐桃酌遣臣福慧羨雙全

女 士 王 芝 蘭

著書滿架誦名言東塾淵源讓邵村
跡託酥醪參妙道節持松柏挺高原
稱觴恰值龍爲歲避俗還教鶴守門
申浦遙瞻慶雲集天南正氣歸然存

七地 陳慧芬

森森開玉集瑤池跪捧桃觴酒滿卮
蒼迹永存名世業丰儀長茂歲寒姿
滄濱慶祝開瓊宴桑梓殷勤獻壽詩
下里巴音聊附驥願翁豐饒享期頤

孫地 葉妙英

寓園桃熟展瓊筵南極星輝降自天
松柏有陰方託庇桂蘭滿室各爭妍
無才謹上稱觴頌不學翻慚詠絮篇
此日三多符預祝康強何止古稀年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二十七

邵村壽言二集卷七

詩五言絕句

載酒問奇字我來吟芷居先生讀老子已著等身書

先生著約

上江蘇周彝年子丹

老子騎青牛曾到函谷關東來滿紫氣照見舊河山

孔教淪胥日今同五代時江東有羅隱據案正吟詩

先生有五代詠史詩鈔

花開三月後桃熟一千年羅浮道者像人羨地行仙

六合蘇沈維慶篤清

立言比立功千秋能不朽有人訪陶潛門前垂五柳

皖江侍坐久忽復見滄桑同向海濱隱干戈仍擾攘

注老更箋經詩能寫性情瘡痍嗟滿目慨歎為蒼生

杖國蒼茫感成書甲子編壽星明越海吹吹照南天

邵村壽言二集卷七五言絕句

湖北蕭圻張思恭靜菴

風度韶山江詩文光焰長黃花留晚節老圃傲秋霜

皖水記遊蹤黎城棠蔭濃夢梁休太息老子自猶龍

白髮不知老都緣學養深曠懷陶靖節靜對無絃琴

樂府成千首康強已七旬科頭松下坐肝膽自輪囷

豐南劉寶森理佳

香江至申浦李郭羨同舟梅花成伴侶笑問幾生修

會典先生同舟

海上有遺民詩歌逸等倫為吟難老句霜雪鍊松身

揚州陳珙志庸

泛宅到江天蒼茫江上烟歲寒松與柏問歲不知年

船山多著作亭林是逸民壽躋耄耄外鄒嶧可為鄰

同邑祁豫寶時可

勝國舊詞臣三多備一身閒鷗仰鶴侶江水隔蘇中

閱世成詩史頻年富著書壽公古稀日許讀賦歸與

同邑祁爵寶部少

壯歲聲華貴翺翔步木天滄桑賦招隱浮海亦神仙

海濱稱大老杖國樂誰如况有千秋業著成百卷書

同邑李鍾元幹卿

滄桑經世變鐘鼎忽山林鶴髮黃冠在悠然見道心

胸有千秋想年高志不磨著書多歲月娛老自摩挲

同邑李渭濱

佛日繼光明為祝無量壽柴桑栗里中先生名五柳

作詩擬樂府著書藏名山申浦多老壽亦復多股頰

族弟鴻安于遠

邵村壽言二集卷七五言絕句

我飲篔簹水君泛吳淞波明月三分夜清光申浦多

五福壽居首為誦古稀詩虞卿著書老今逢離亂時

把臂有三高餐芝綺季曹重吟十年句飲酒讀離騷

君六句時余作壽詩有吳江弄明月三高當把臂飲谷晉

前年修族譜一集輯揚芬知能繩祖武蘭芷采江濱

小門生祁恩濂廉三

寒歲撐松柏古稀今更稀淞江風月朗權作釣魚磯

滄桑翻皖水清夢繞羅浮蘭芷微吟寄靈均自好脩

經史填胸滿文章揆藻新大師宏著作爭匹顧甯人

點瑟登堂後傳薪魯愧參從心瞻炬燧華祝學呼三

點瑟登堂後傳薪魯愧參從心瞻炬燧華祝學呼三

點瑟登堂後傳薪魯愧參從心瞻炬燧華祝學呼三

點瑟登堂後傳薪魯愧參從心瞻炬燧華祝學呼三

邵村詩言二集卷八

詩七言絕句

江蘇 陳祖慶 撰

猶留海上魯靈光鶴比清閒松比蒼我讀兩編新樂府離騷蘭蕙共芬芳

夏日春申望海濱古稀年歲老精神五千道德傳薪遠乘簡真能守谷神

山西 喬俊爵 撰

翱翔蓬島路三千一箇人間不記年要使福星居福地春申春水是花天

先生吟芷海邊居吟到乾坤一草廬與世相忘傳世易窮愁翻著等身書

龍門聲價小倉山毫毫隨園在世間可惜今逢亂離日著書終日掩柴關

人到吳中又越中古稀佳句走詩筒早知行地神仙在何必蓬萊求海東

番禺 許炳榛 撰

潘花香水記極絲持節皖江整學規春夢婆催蘇玉局遂教九畹蕙蘭滋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八 七言絕句

所欲從心矩不踰注經詠史日無虛北窗高臥淵明樂事必窮愁始著書

題松鶴圖

番禺 周紹光 明三

老松氣象自嵯峨如此龍麟比鶴齡壽考作人皆顯達一堂承慶盡簪纓

前題

南海 倫兆常 鹿峯

雲深老鶴養殿阿磊落長松節不磨歲歲與公看此畫華封人共祝三多

廣州 正榮光 瑞階

與公杯酒談詩日海上看花十六年三見揚塵水清淺麻姑進酒好花天

曾立羅浮頂上峯巖巖氣象幾人同安期瓜瓞酥醪酒百歲仍看樓鏤翁

香山 劉鑑明 開鑑

巋然海內魯靈光沅芷湘蘭擷衆芳人比當年才子子隨園詩句滿奚囊

落落空山知者誰江南庾信不勝哀一編排側離騷怨休學梁園賦客才

都爲先生慶七旬仙墩鄉邑集嘉賓豈知遺老蒼茫感客邸無花未識春

吳淞薪水儘勾留俯仰乾坤一釣舟獨得猶龍清靜旨漆園已許八千秋

番禺 鄧浩勳 明傑

宦轍曾傳晉水清蓬萊注籍久聞名老人峯上頻翹首象懸天南一斗星

哀賦江南是作家淵明詩卷壁無瑕藏山事業三千牘豈僅東陵愛種瓜

開平 譚維麒 石鼎

菩提精舍瓣香焚我愛西湖看暮雲喜見生朝詩六首徵詩更有六朝文

精舍中已兩年矣喜見徵詩

余住西

先生懷古好吟詩所欲從心顏不衰樂府編成二千首鐵厓恍惚又西涯

宦途烏倦早知還皖水蒼茫並首山獨得猶龍真道派人瞻紫氣滿函關

主持壇坫住羅浮四百烟霞一望收應有丹經能授我鐵橋風節共千秋

補遺人前

新會 何慶雲 榮登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八 七言絕句

燕國文章海內傳柯亭小住亦神仙吳淞一水桃源似閱盡滄桑老益堅

曲江風度最難容萬卷搜羅富在胸保得歲寒標晚節君身不愧後凋松

同邑 劉翰棻 俊庵

樊川初老鬢毛催五住西湖此一回願得黃金三百萬

余屢隨公客海上大作有夕陽頻倚好樓臺之句

隨公長倚好樓臺

已過花甲十年期又是蟠桃獻壽時一集琳琅世珍重子山文字義山詩

箋經評史日無休門設常關景物幽天遣著書消歲月一廬風雨足千秋

舊是瓊林玉笈班文章富比小倉山吳淞兩岸菰蒲長鎮日流連泉石間

綠楊宜作兩家春

同邑 楊錫光 載之

度技易學仰儒宗道揚存誠振時弊有志大同應可速旁參老子亦猶龍

鬱金堂址記虛家自屬詞人點綴華筵列紫筠懷絳帳竹林敢擬阮咸誇葉瑞

小酌潢溪瞬卅年談窮玉屑佈瓊筵前在潢溪與劉君子謙光風霽日叨親炙

終宵畫舫大涌停令媳攻書甫十齡族族蘭芽今挺秀紛隨萊綵舞階庭光在潢

名山一席仰耆年高議爭傳奕篇悟得諸天皆幻相祇談玄學不談禪

蘭臺走馬太匆匆曲奏鈞天聽未終官味何如歸味好季鷹鱸膾醉秋風

入簾彈雨助狂吟莫對神州感陸沈回首山房松柏在後凋同葆歲寒心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八 七言絕句

三

皖江同作宦遊人又閱滄桑十七春今寓天津祝公壽漫天霜雪識松筠

青青不改歲寒姿兩度蟠桃結實時終是春申風月好閒情元亮有新詩

嘯傲黃龍洞府烟老人峯上應星躔長生久視老君術他日化胡經定傳

羅浮羽客古姿容恍惚神仙下九重欲問修元丹靈訣春秋高比老人峯

七十從來古 稀精神潞國想威儀早知學得長生術曾向羅浮餌紫芝

曲江風度出天然優占人間福壽先今日華筵開七秩我應虔祝玉堂仙

風流吾愛張夫子一臥滄江閱歲年他既尊鱸好風味青門還訪種瓜田

筆牀茶竈日相親放棹吳淞理釣綸烟水忘機鷗夢綠不知東海復揚塵

生當聖學榛蕪日遍布陰霾晝晦冥大義微言待揚閉閉門依舊守遺經

語探老鐵喉中出百代興衰付史評靡曼淫聲掃桑濮直將樂府譜西京

黃嶺珊瑚洲間氣鍾一門曉爽羨荷龍稱觴怡植黃梅節宴傲蟠桃蔭古松

先生位置千載身讀破萬卷明如神遙溯東官文學史琴軒之後惟一人

昌黎大筆杜陵詩規矩從心百世知長願假年參學易春風坐我到期頤

詞林聲望重蓬瀛一代才華三世英桃李滿城花滿縣誰人不誦使君名

邵村詩言二集 卷八 七言絕句

四

冰壺朗抱照人寰書卷長留天地間松柏凌霜梅映雪心香一瓣祝高山

閒居歲月著書多闌芷吟香氣味和千古風流歸笠履綠荷紅荔壽東坡

從來積厚自流光綵舞萊衣笏滿牀風度曲江傳嫡派好分金鑑照門牆

汾陽福澤潞公年畫錦堂開介壽筵風月江山如入畫座中誰似陸行仙

一生清境愛羅浮四百名峯眼底收煉得金丹來度世琪花瑤草共千秋

我向津門立蓼汀申江粵海隔滄溟冰桃遠寄為師壽望見老人峯上星

一篇秋水與南華老帶莊襟信可誇好上酥醪醉春酒安期更進棗如瓜

洞壑蓬萊芝草榮追隨笠屐鐵橋行仙人自有長生訣益壽延年學老彭

門人伯 華植所

長依松柏住山中松高圍在今已古稀成老翁一瓣心香孤竹子竹林從此振清風

我亦酥醪觀裏人皈依講座問傳薪深根固蒂長生訣道德五千言自醺

里名仁壽遂麻祥叔居仁壽麻祥界平人瑞百歲坊綽楔留貽百歲坊更望期頤歸故里篁溪遍

樹蕙蘭香

贈 宗 輔 伯 男

記得篁溪泛釣舟欣然同作竹林遊三杯小阮呼同醉愛狎忘機水上鷗

蓬萊選謫老神仙泛宅春申不記年權作桃花源裏住吳淞蕩水向江天

歌舞麻姑晉玉壺萊衣戲綵鯉庭趨壽星松鶴人爭獻我繪扁舟泛五湖

一樓花尊共芬芳留得規模訓誨詳羣說萬園風景好如松如柏祝康強

七男 景履 少康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八 七言絕句 五

皖水追隨記宦遊滄桑寄慨感神州只今浮海稱遺老兩鬢星星雪滿頭

南面書城萬卷羅閉門著述日編摩與探周易玄探老那管風塵頃洞多

故鄉松柏築山房柯幹參天百尺長誰與後凋同晚節伴來三徑菊花黃

甲子題詩到古稀簡山芝草首山薇吳淞江水宜春酒且效稱觴舞綵衣

邵村壽言二集卷九

詩四首六首

魏輝燦 周壽康 賴保初
梁宏華 李聚實 陳志

猗歟先生我粵之英篁溪毓秀莞水鍾靈壯年騰達翰苑蜚聲春風化雨皖著留
名甘棠澤蔭望重黎城八龍繼述蘭桂爭榮優游滬上名利心輕閉門著作探巧
研精古稀上壽祝嘏盈庭期頤百歲如日之升

族姪熙 韓廣

誕生申浦崧嶽鍾靈夙承庭訓世守書樞才華傑出翰苑蜚聲黎城著績學使旋
膺主持教化多士裁成抗懷端節冠掛辭榮劇奏弗作堅抱松貞隱居滬濱坐擁
書城等身著述不朽垂名萊衣室滿石笏牀盈汾陽福澤洛社耆英籌添海屋如
日之升道高德劭克享遐齡茲逢介壽愛日歡承霓裳同詠大會蓬瀛東南盡美
歡洽華庭愧無椽筆善壽星巴人下里順口吟呈用申慶祝首頌岡陵追蹤太

邵村壽言二集 卷九 四言六言

祖人瑞昇平

同邑 李偉 曾子秀

歲適屆兮戊辰月始夏兮乾陽雲火生兮鬱炎壽星曜兮輝煌蟠桃陳兮瓊漿椒
漿獻兮馨香羨物華兮如此實人傑兮有光劭華名兮玉牒留遺愛兮甘棠貞心
堅兮樂石勁節凜兮寒霜德不蔽兮三黜書可傳兮千章符元老兮宿望攬聖道
兮精剛秀蘭蓀兮奕葉挺玉桂兮層岡偃姥降兮鸞舉玉女舞兮鳳翔從駿奔兮
上下載拜跽兮趨跽永終譽兮瞻仰欽修辭兮飭復天保定兮介爾眉壽俾兮無

疆

邵村詩言二集卷十

詩餘

一剪梅

同邑 徐夔 范瑞

絕代聰明著作身
文筆清眞詩筆清眞
詞林聲望軼羣倫
山上歸雲海上閒雲
羅浮香火證前因
梅樹長春柏樹長春
申江吟芷隔紅塵
新國頑民故國遺民

畫堂春

同邑 王鐸 聲 范瑞

柯棋未竟海生桑
幾回春夢黃梁紅花依舊白雲忙
南極星光 松柏蔥籠霄漢
文章砥柱瀾狂木天飛鳳入長江
瑤圃芝香

滿江紅

同邑 葉 顯 君 達

閱盡滄桑尙贏得
丰姿如鶴儘跌宕琴樽文史等身
著作時望傾心尊北海異書
恣意窺東閣笑木天翔步少年時
今猶昨 松菊好衙門樂蔬菜美
秋風約任浮雲蒼狗朝衫拋卻
豈假丹砂添馬齒相看綵舞皆麟角
且斟數綠醅祝千春歌維

邵村詩言二集 卷十 詩餘

獄

水調歌頭

族弟 壽 康 勛 朋

嬰蹀如公少眞是地行仙
神州莽莽無極幾見海成田
但願婆娑歲月贏得等身
著作巨筆自如椽黃歇春長好是處
卽林泉 木天步金馬詔豈徒然
追陪杖履 曾留鴻雪話因緣
庭列扶風五馬譽滿河東三鳳
喜見子孫賢且進南山酒迤視
大椿年

鶴冲天

直隸 天 津 女 士 劉 淑 芳

松柏茂歲寒天
移植浦江邊
著書樓對萬花妍
剛是古稀年
詩文好襟懷好同
仰嶺南遺老石船原
自有千秋洞壑許勾留

人月圓

南 海 女 士 蔡 芝 英

清和首夏桃剛熟
有樹種恆春
江關作客烟波釣叟香
愛鱸莼 標瓊島籍紹金
鑑錄長挹清芬孤山竹
開鏡匣菜圃喜結芳鄰

邵村壽言二集跋

戊辰四月 豫泉夫子七十正壽同門等馳啓徵文詩 夫子有生朝書懷六首
自述十二首一時大雅宏遠合和章贈什計得駢散文古近體詩雜言詩餘共七
百六十餘首伯豫世兄等囑分體編爲十卷續前六十壽言名曰邵村壽言二集
編就正乃言曰夫人生立德立功立言未克不朽雖年老何足言壽夫子文章氣
節海內宗仰國變以來隱居滬濱如歲寒松柏以德以言皆不朽之壽也猶憶其
六十生朝六章云匆匆歲月急於郵花甲于今已一周正欲名山賦招隱豈知滄
海竟橫流養生有論吾何取學道無成老可羞天若假年應讀易章編象外快冥
接壯歲聞雞夜不眠何來白髮急侵顛看棋聊遣壺中日作柱誰擎杞國天夢入
華胥非舊景吟成錦瑟負韶年老屋鐵笛橫吹夜水滿吳淞月滿船年來久不醉
紅裙祇向梨園解宿醺檀板金樽說天寶鬢絲禡榻感司動人間山澤龍蛇險方
外蓬萊鳥獸羣一事思量堪慰藉覆瓿未著劇秦文世事悠悠未足論登樓醉眼

邵村壽言二集跋

看乾坤好花 月新知已澀水殘山舊淚痕歎浦浮舟烟際宿篁溪釣石夢中溫
此生飄泊原關命報竹平安慰壽萱繞屋扶疏夏日陰故山喬木自森森羅浮洞
谷雲長鎖松柏園林雪不侵洞外呼猿吾有伴水中見鱗爾何心平生恩怨渾閒
事多恐神州竟陸沈百年家國事無窮浮海偷生一老翁紀歲自憐書甲子稱觴
有興笑兒童澆花酌酒邀頭會倚樹支離誰耳聾我愛日長途覽揆涼生殿閣憶
薰風撫事感時與今七十之書懷自述慨當以慷同工異曲而其精神矍鑠日逾
於前故其生平著作成於六十後者較多今以古稀甲子猶搜集有明一代遺民
得一千九百餘人成詩五百八十餘首爲明代千遺民詩詠一年之內不止日課
一詩以如是過人之精力筆墨撰述與年俱增將來八十日盡九十日毫所成之
書當更有百倍於今者至於諸君子大作琳琅滿目無美不臻讀者當自得之無
俟正之贅言也已庚午正月門人邵正謹跋於申江寓次

跋

家嚴六旬壽慶有邵村壽言之刻是爲初集做隨園壽言例但錄詩文不錄壽聯
其近詩句也今歲 家嚴七旬壽慶邵君武垣偕六弟季豫鈔錄各友詩文編爲
二集而壽聯佳者甚多茲摘錄之朱古徵先生 集姚惜抱楊蓉裳聯云聰明
猶強著述不倦文采昭世椒蘭愈芳汪頌年先生 集謝幾卿嵇康聯云鬼谷
深棲接輿高舉羨門比壽王荷爭年王雪澄先生 集聯云漱石枕流多海上侶
深根固蒂得柱下傳吳綱齊先生 集聯云高密窮經鄒陽遠史淞濱大隱洛社
耆英陳子曠先生 集句聯云伯虎仲熊姣好兄弟松喬彭祖道德神仙劉幼
雲先生 集句聯云美譽嘉聲黃金共壽宿福餘慶赤泉駐年湯蓉峯先生 集
聯云詠古稀詩世傳杜工部集延壽字人尊魯靈光許芥西先生 集聯云持
節昔掄才皖公山下敷文教從心不踰矩揚子江頭樂嘯歌許奏雲先生 集聯
云而老而耄而期頤滿腹精神其壽無量有經有史有子集等身著作於古尤稀

邵村壽言二集跋

鄭蘭門先生 集聯云湖海噪詩名島佛曾聯韓愈句維浮傳道派谷神長守老
聃書李國虛先生 集聯云叢菊儘清高三徑風霜香晚節大椿長健在九霄日
月戴重華蘇幼宰先生 集周宏讓祖鴻勳聯云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
髮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徐堯珊先生 集聯云是文章魁首是著作大
家繼琴軒書仁華堂粵嶺名高壽世奇才傳萬卷爲昭代詞臣爲皖江賢官仰司
馬史修通鑑洛陽望重耆英佳話共千秋莫柱一先生 集聯云星明南極日麗
中天翦餘秋水吳淞仰瞻遺老從心欲海屋新籌玉堂舊草怡清和粵海長作
高賢介壽期鄧蔣霞先生 集聯云冰銜承寵玉尺量才經世仗文章風度曲江
能繼軌若德潤身立言翼教傳家煥簪笏耆英路國喜開筵方拱垣先生 集聯
云耆壽七十齡起家翰苑著績侯封學使皖江持玉節著書數百卷論撰詩詞發
揮經史師儒寰海錫金錢麥樸農先生 集聯云振六代風騷蘭芷寄高吟粵海
詞宗推大老樹一朝矩範松筠堅晚節遺山野史壽千秋鍾秀南先生 集聯云

我曾居松柏山房綠帳香傳經架縱觀依字下公休憾蓬瀛宮闕紅牙翻曲譜
萊衣且看舞階前鍾碧峯先生詩聯云地憶泮宮遊閱五十載光陰公撥芹香
年最少棲遲申浦樂聽廿四番花信人餐菊水壽無涯蘇選樓先生詩聯云絳
算喜添籌恰富饒史籍經錄續千秋金鑑日朱櫻爭獻壽遙聽弄梅吹笛詩歌一
曲鐵崖仙那武垣先生正聯云燕國大筆路國耆年人將山斗羣推飽腹牙籤三
萬卷申江著書珠江祝嘏我願門牆久列承顏絳帳八千春鄧瑞人先生詩聯
云東海水揚塵長尋釣叟烟波一卷芳菲眉子離騷留蕙草南陽盧作記最愛詩
翁筆墨七旬髮鑠通仙清節想梅花崔卓悟先生新聯云馬帳昔傳經所欲從
心羣仰尼山矩範萊衣今戲綵同開笑口喜看潯國精神鄰國良先生舊聯云
公眞蓬島神仙幸向春申浦前追隨杖履我亦酥醪道侶應到老人峯下同祝罔
陵李縉雲先生定聯云剛到古稀年更祝公耄望期願同向羅浮親曉日難忘
觴詠夕卻欣我追隨宴喜每從滙瀆坐春風鄭楚白先生舊聯云卅載記傳經久

邵村詩言二集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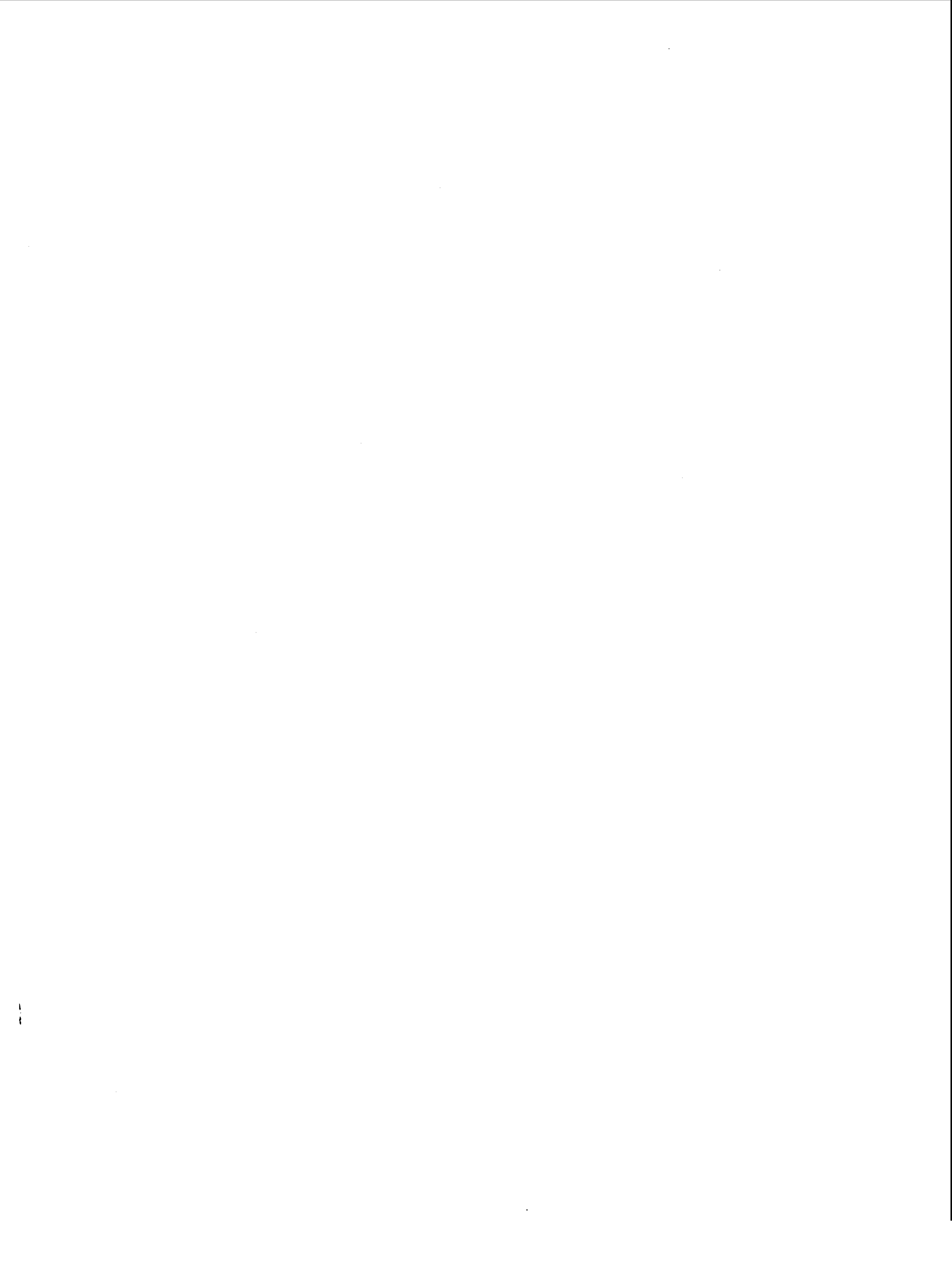
三

嗟離亂棲遲世上難忘天寶日七旬同祝壽更願康強耄耋人間常住地行仙梁
圓成先生詩聯云欸浦長嘯壇吟成一萬首詩歌公有鴻詞儼老鐵浮山專講席
註出五千言道德我從馬帳問傳薪譚圓步先生步聯云滄海見生桑紐將正
則慈蘭曾賦黍禾傷北地名山行采藥服食安期瓜瓞長留松柏峙南天梁士雄
先生作聯云餐菊壽人多陶靖節居桃花源楊柳富門陰五樹采薇高士老葛
稚川入蓬萊境醪醲酒醉千春葉梅卿先生聯云獻頌新朝皂帽斜簪管幼
安志存隱逸下居來上海蓬臺玄圃楊鐵厓望若神仙蔡圓克先生聯云記曾載
酒問奇經讀太玄先生最鄙揚雄開雅好賦詩棲隱筵開長壽後輩同餐曼倩桃
陳圓岳先生北元聯云雅興慕西湖一集流傳化雨春風隨座侍壽星炳南海七
旬攬撥朱櫻丹荔綺筵開郭先生在聯云汾陽介壽子孫衆多際丹荔碧桃追映
杏花香十里彭祖引年州瓊著述合申江莞水交呈詩草祝千春家子繩先生示
聯云辣手著文章編成萬卷琳瑯壽世壽身香滿西園桃正熟吟懷寄風月唾

落九天珠玉韻人韻事鵬飛南嶺荔初紅家叶夢先生聯云清才眞陸地神仙名
注羅浮霜雪不侵居士服雅望負吾宗山斗蹤遊吳越烟波長泛釣徒家家守璞
先生乃聯云杜甫古稀吟申浦花開富買醉安期長壽訣浮山樹老是恆春東
莞公會聯云南極星芒輝北斗東官覓詠憶西清篁溪東北隅八鄉聯云繼曲紅
而感遇宋臺訪古沙社高歌沅芷湘蘭皆入詠浮大白以稱觴亥算開祥申江祝
嘏嶺桃坡荔總延年其餘各聯未能悉錄壽屏中同祝各銜名亦不備列特記於
此以誌歡忱男景敬跋

邵村詩言二集 跋

四



乙丑孟春之月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葉爾愷署



吳興劉氏留
餘州堂校刊

明嘉定黃瀆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一日晨起謁宣廟闕廟城隍廟
歸拜家慶畢陶程子遺書二十頁心境稍清午後閱
韋蘇州詩札與聖舉有答札記原研德來觀歲因留
夜坐往而復來仍約智舍同來先是智舍送所和鹽
字韻詩來看甚佳 若說到本分上事直是說一句
閒話不得憶三十時所作和蘇送歲詩有云微吟杜
陵句可怕暮景斜劫哉今夕心十年豈蹉跎今竟十
年矣蹉跎若此良可惘痛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二日閱二程書廿頁赴聖舉約扶鸞見警是夕同仲華
研德智舍眉聲集

三日晏起是一過管幼安自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
晏起過必在此今豈可習以為常耶 聖人亦人也
四十而不惑今我尙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
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
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
家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前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
地四可懼也 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
若謔浪笑放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 已前覺
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 晚赴熙孟飲心

境在半清半濁之間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畧有
穢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謂
閒話多是一大病中間返漏不覺 燈下讀記事
本二十八頁

四日讀二程書十餘頁 出答帖至雍瞻齋見彈琴鎖
諫二圖為之悵然午約雍瞻齋孟令融小酌令融寫
南還詩見示稍為餞砭義扶來即去赴介庵約 心
雖無大病却不免雜又語言尙多信口 是日札與
義扶論凡語且莫刻義扶領余意札與智舍寄銀往
嘉禾請經十三種智舍先以傳燈錄大慧語錄二種
來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五日妙喜云須是行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
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
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舍忽然心華
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座微塵裏
轉大法輪又云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指便是來生
到來生但虛却心子細推窮窮來窮去善念既相續
惡念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來自然悟
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又說偈云惡
念既不生善念常相續諸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又
云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
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

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鴻山問懶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生麼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鷄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懶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 舍己從人之妙只在集眾思耳權衡只自己出若未經別擇而從之則其病與自用一般此病驗過 與人分別義理亦是成物作用若持之太固務使理之是者必出於我則祇是勝心而已此病驗過 以文章膏潤自身亦不礙道但主賓二位不可倒轉倒賓為主亦只是志昏 此病驗過 妙喜云他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為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從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張進卿來送大觀帖一冊繡二幅薄暮過雍瞻同集 心雜而語輕沒干繫處不免侈口辨論大不是

六口五祖云世人似發瘧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此語最警切畢竟用工夫時如古德所云將生死二字帖在額上剋期證悟然後有少分相應

雍瞻作札寫後進六人來面招張進卿暨其姪謙錫牧之小酌進卿本率其姪以晚進禮見談話久之忽令其僕易門生刺以來見其意切勉受之智舍又寫雪詩四首來并送楞伽經看 偶談却及人短

大過也德以積而厚如此則日薄矣地厚故能載物能載物故地體久而不壞思之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非兩截事躬自厚則無暇責人矣 向來對客稍久則急欲其去惟恐不靜近日覺無此病頗有進處恭而安最難學然勿學他安處只學恭處到得恭字成就則自安矣 張進卿云前後左右皆敗我者此語亦可味

七日飲食啟處皆所以養氣厚味醜酒重茵累褥皆足以昏氣也氣昏則志動 存心以應事然既存其心矣又須考之於事 門人汪長士遂汪進之立同來

開尹子翼來午後過義扶同介庵集談笑時有一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四

留餘草堂

種作意拘捉之病原來拘捉太過便致放越

八日午過掄生同內三爾支開尹熙孟集旋過令融同雍瞻義扶眉聲進卿諸子集暨崑山柴集勛葛瑞同五集 酒食相徵逐笑談皆無義無味此等處蹉了許多好事此後居家當立一出飲之約庶不至玩歲愒月 是日得大鴻所寄書此兩日畢竟以徵逐廢事心境亦稍雜

九日午過了顯飲同啟霖談頗暢是日午前陳靜夫來復過雍瞻同柴葛諸子集燈下因撞撞鹿鹿頗有浪過時日之恨遂覺舉體不安憶在京師見館閣諸公終日拜客甚笑之甚恥之今若隨波逐流把玩時

日與彼何異本在閒處住却與忙處不異更可笑也此後當立戒不與燕集矣 是日得廣成先生書餽金八兩晚集見孟先生與雍兄書爲此悵然并聞沈兩元之死人命真如朝露耳此輩臘月三十日皆所謂懣懣一場者竟爲人所料定亦可痛也 心氣不定細看却本無動我之物

十日早作答廣成札午前過眉聲爲直言社諸子各質所見皆有警策翼王懣居喪之過聖舉懣演亂之過皆聖學種子所賴以不絕也公羊見約欲辭之未果與義扶同赴飲至夜分而散席間亦無心病與昨集有異 晝質諸所爲夜驗諸夢寐二項工夫不可闕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五

留餘草堂

夢寐者所爲之券也 人與禽獸不遠只在分界處要認清

十一日早辭德符酒隨大人偕五弟舟往方泰祭告先大父靈前二伯父偕諸弟家燕過午卽入舟薄暮抵家是日心中不甚定疊但無大過耳歸後僕子有小迂意事亦不發怪但分付過卽已卽此類漸漸充之劉寬之羹爛汝手韓琦之汝誤非故不難到也 刻下造詣終不免境靜亦靜境動亦動要得動靜一如須絕後再避始得 吾友義扶氣象比舊覺進益但識地尙多窒礙耳朝來每思孫真人語云智欲圓而行欲方最妙智圓則內能透脫行方則不逗漏義扶

于知見多生分別是智不圓也論處事則云如此也得不如此也得是行不方也惜昨暗時未曾以此進之聊書此以俟他日相質且以自儆聖舉氣象大好內猛利而外輕安昔人見黃叔度時服深遠去疵吝想大都如此耳 諸葛謂其下云諸生但勤攻吾缺此真聖賢學術也昨會但能直言攻人却不委曲求人攻己悔之悔之 夜夢在山林叢薄之間又見人物往來蓋動靜交相戰之象也

十二日名根輕矣然尙有些子在只與人閒話時要人知我好處便是名根却聞人有背後說我不好處及錯會我意處只是恬然此則名根輕處也究竟一須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六

留餘草堂

之星火在終須爆者必須盡數掃去始得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中禮極難經禮三百出禮三千纔放心便不中也然硬板子做去又仍是不中只覺人有過失處便是己之過失若刻刻防已過失則無暇見人之過失矣 憶聖舉有札云某年已四十年後之塵土也某雖至愚其不爲塵土爭名也必矣此語最警切 須知臨到臘月三十日時要遲一刻亦是難得則今日之一刻斷斷不可放過 午前克勤來晤談曠縣宰事可謂不昧心矣其罷官歸正是塞翁之馬 偶翻舊日記云戒談人過又戒助人

談過二句最好助人談過最易犯 昔人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余自廿二三時即知有此事今十五年比昔無大相遠再二十年便成六十老翁矣如此終不免懨懨一場也今乘色力強健時日日提撕刻刻提撕鍛煉成就作世間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做箇男子如再作一番問話過去上負父母生育下慚人世供養雖三世佛出亦救不得矣龍天爲鑑食此言者必殛無赦 午後與五弟坐香一炷坐香時乃覺昔人牧牛之喻最妙又不思念起惟患覺遲語最妙 薄暮赴蔚生汝馨招同掄生雍贈集席間不無心雜然亦不爲累歸後與偉恭燈下戲謔閉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七

留餘草堂

眼作飛白字亦復然 飲酒昏性廢時傷神此後斷不復出 夢稍惡不甚記憶

十三日程子云王隨以德量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余自審亦是量不足者且如京師走一徧胸中感憤甚多因而數數有輕視時人之言 午前與五弟坐香一炷甫及半而陳世祥來送婁字一卷韓文一部珠燈一盞婁字是與松圃東牘其中有不似南宋拾餘唾之餘云云蓋指朱也婁最好詆程朱余親見其晚年昏忘所得禪悅何在可歎也 今日坐香時比昨心氣便覺輕安乃知人貴

習耳昔人居圍城中聞金鼓聲初時蒙被而臥明日強起又明日遂能乘城乃云勇可習也夫勇自患鏖猶以習能況又本爲我有之物耶但於習中有不習於不習中有習習久而安則墮乎其中道矣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若不問道時如此既問道時亦只如此初問道時如此問道既久亦只如此便是鈍根漢也真學道人口異而月不同 兩口與偉恭講日間做工夫必要危坐必不容跛倚敬側蓋志正則體直如體不直時志先已不正了也今夕閱聖舉所節朱子語錄有云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叱之曰德恁地無脊梁小南悚然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八

留餘草堂

自終身不靠倚而坐因憶他書載一人見前輩方坐足小交前輩正色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不敬是夕夢登一舟湖至舟動

十四日爲學求效驗固不可然無效驗則學又不進只逐日考校應事接物時覺有省力處便是效驗 與人相對時作意持心則誠意不接誠意不接則生厭怠厭怠便是不誠但閒話少說幾句也好偉恭以此見箴最是 午前看二程書二十頁編客日訖到南門拜客 坐香將完一炷大人至遂罷 偶思孔子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此不獨子路氣質剛稜能禦外侮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欲應公山之召子

路請勿往由此言之聖人形跡之間畧涉嫌疑皆爲
子路所匡拂此惡言所不入也取友之道亦當
如此 靜體圓動體方此程子語與孫思邀智圓行
方語參看 啟霖曰管寧之揮鋤不視可謂不貪矣
其視黃金與瓦礫無異也展禽之坐懷不亂可謂不
淫矣其視女子與木石無異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
可謂不嗔矣其視面之唾猶不唾也孟敏之破甑不
顧可謂不癡矣其視甑之破猶不破也若此者心能
不動故也不動則一矣一則誠矣 是夕第一覺無
夢第二覺有雜夢

十五日早偕偉恭過聖舉本以元夕爲祖師降期故往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九

留餘草堂

聖舉以前者余兄弟止其演此爲是當并此止之余
深以爲然遲坐小談而歸儉化來爾勉來爾勉論及
時文余以諸語勸其稍談午後不出 兩日放縱時
少收斂時多但有著意把捉之病看二程書竟 薄
暮與偉恭 橋西燈下看紀事本末中曹操篡漢本
末竟 坐香非根本之計又易犯坐長姑已之又看
孫氏據江東本末竟 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曹操暫自矜伐而天下三分人之不可以自滿自足
也如此 午後心稍雜亂燈下酒食過多是夕夢境
不清

十六日妙喜謂張橫浦云入得佛境界入不得魔境界

此言極妙今只勘一日之間靜坐澄觀是佛境界急
遽倥偬是魔境界無譽無咎是佛境界贊毀稱譏是
魔境界要得魔佛兩入心境一如必也於相而離相
單靠離相不可也于念而無念單靠無念不可也如
蓮花在水而不著如利劍吹毛而卽斷纒謂之解脫
繫縛證般若智若只以却念爲主宰觀空爲要訣縱
使枯木寒灰亦是落空亡底外道了也 細思境界
元無魔佛但我敵不過處卽是魔境界若直下無事
卽千軍萬馬死活不得處皆佛境界也尙有一絲罣
搭卽深山獨坐亦魔境界也 六祖云住心觀靜是
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可照兩日坐香之過然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十

留餘草堂

切忌誤認誤認便入散亂境界 看紀事本末完第
九卷又看第十卷之半 是日多雜念然只如水泡
纔起卽滅總無成就者 此夕夢謁孔林四顧庭廡
雲木蒼然思欲廁弟子之末而不可得泫然垂涕覺
後涕猶承睫也
十七日粥前聖舉啟霖來言學宮構臺演劇大襲 宣
聖之靈余因作書劉廣文屬其禁戢午時廣文復書
言臺已拆矣午後讀紀事本末第十卷竟 是日心
不清夜夢亦雜縱任之過由拘束來
十八日傅大士日常備作夜則行道須知備作時亦無
別物 傅大士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

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
是日多心散時節又與偉恭思前算後惹起無明種
子却是自入坑塹也午後聖舉札來索二程抄釋永
思先生札來付疊山秘笈看子翼來飯訖去讀紀事
本末了十一卷 夜夢雜甚夢入圍牆中此啟森所
云執心所爲也又夢見令融浮舟而來袖頭縛袴又
夢見聖舉家覃阿師後身跌坐說法
十九日力學不進如撐急水篙相似進寸退尺殆可憐
憫昔人有云性從偏處克將去吾偏在好勝吾偏在
畏難吾偏在不專吾偏在不毅知其偏而克之如程
子所云目畏尖物卽偏空中置尖物久之自能不畏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十一

留餘草堂

也 近思錄云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
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做工夫惟有勿忘勿助
余數日來或助或忘相循環 伊川曰學須敬守此
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能自得
自察動靜語默之間不當處多當處少畢竟心有
病 午後鱗長來餽銅盥器一枚墨一函晚約至齋
中小談 夢雜

二十日早往西北二路謝客歸雍瞻來 午後偉恭述
一家庭之言大爲心累 夜幾無夢而復現幻境
二十一日早臥未起鱗長來函著衣冠延入與談良久
寫春聯一紙而去午得智淵書程孝吉來送墨四匣

午後讀紀事本末連日甚廢工夫非爲人事所累乃
心累也六祖風幡義眞了義也 夜夢雜

二十二日蔡忠惠云張乖崖鎮蜀當選時士女環左右
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余
謂不惟厚重而已陳圖南深賞乖崖以爲無情于物
當在此處其將終時異人傳霖來報死日亦以平生
打掃潔淨故也 爲程翁糾壽分寄大鴻書午前看
紀事本末午後往東南拜客歸 王氏妹歸 夢雜
二十三日寄孟衍書兩日以偉恭娶親事家閒不靜未
免與之俱動覺得心氣蕪漫不治此非境能牽之蓋
自己怠惰不策勵之罪也 夢雜惡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十二

留餘草堂

二十四日三日以來非但志怠也氣亦昏矣元來志氣
兩物相連必無有志受病而氣能獨清之理益信孟
子所云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之說眞良方聖藥也
余向自評云志強而氣弱此語大謬凡氣弱者正坐
志不强耳將帥身先士卒則士卒作氣人百其勇矣
士卒不能致死皆將怯之故也曾見孫吳之兵有敗
衄時否

此心一刻在卽人也此心一刻不在卽禽也日用動
靜閒一提撕則去者可還也一不提撕則存者立亡
也矛頭浙米劍頭炊不足喻其險 一飲一食苟須
營求而得者卽非天所命我之物卽謂之衝命近來

于此等處熬看得破今日偶讀劉靜修集見所載古
方先生事云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熟惟食菽
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
也此意甚妙會得此便帖帖無事 意當極快處心
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此劉靜修詩亦
妙從癡處體貼則細處功夫亦不走作 向來看得
信道二字容易萬勿崖頭割脚不轉纔謂之信易卦
之所謂頻復論語之所謂日月至焉者皆信道不真
之故也所以宣聖教人主忠信又云篤信好學又云
忠信可以進德只要鍊得一箇信字成就則誠在其
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國無
道至死不變遷世不見知而不悔皆是箇信到十分
底地位要知有九分信仍有一分不信則亦不得謂
之信矣此項人卽顯孫所譏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
也 此心纔覺與境界不相入便是心量間斷間斷
卽不純不純卽與天行不相似覺得意思好亦是不
純之故總是平常便合道 是日偉恭娶婦午前夏
啟羽以執伐來陪之小坐 一日內覺有和平意思
與昨不同馴此以往或可進于輕安也然切須子細
偶有愛玩物件已失而追思之卽與華子魚捉而擲
之之意相同卽與孟敏墮甌不顧之意不同昔李文
靖藥闌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曰安可以此動我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靜修集

一念此意要想有以視餽孫之翰者之翰不受餽者
曰此視之則水流之翰曰一擔水止值一文錢此
意要想 以言語悟人未必能悟且亦安見吾言之
爲是也莫如躬行而人自悟行處有力言語亦自不
同 一出便收回既歸須放下要于放下處得手无
妄之藥不可試也寫此段訖讀大慧語有云佛有眾
生藥眾生病除則佛藥無用凡看經教及古德因緣
常如是學 要知放下處便是收回處纔有不放下
處便不是 覺得向來搬弄底盡是覺知間見都敵
不得生死直下承當便可懸崖撒手亦無奇特亦無
平常 是夕第一覺無夢第二覺夢將成而覺 自
初十日赴眉聲直言社至是日凡半日總計口過或
少然細檢著亦未必能免也身過則連晨晏起多怠
惰之氣又遇食飲時多不撙節心過則慾念共起四
次雖起而旋忍然心已不淨矣其他細數流注不勝
其數惟惡念不生耳善狀無一可舉但自省矜心將
盡識障稍輕則或者近日寸進在此也
二十五日處物待朋友之際一以平等心還之則人之
憎愛乎我者皆聽之矣然又無僮侗一視之理惟等
殺處不過其節謂之平等親之過而翁翁以熱疎之
過而漠若行路尊之過而齷齪苛謹卑之過而頤指
氣使乃至一稱呼之際一拜揖之間稍失其平便非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十四

靜修集

天理人情之則矣然又不可遂事檢點如此即與世俗人無異要之心正則百物皆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 斯須不莊不敬斯須不和不樂切須照管要知莊敬則自然和樂所以禮先于樂深以暴氣爲戒氣豈動志靜觀自能見之 繫戀之根輕矣細察則有毫毛宿留于其間者此最礙事要如真誥所云視金玉如瓦礫視綺紈如敝帚視諸侯之位如過客 自省今日赴社時與前番無大相遠而屈指已旬有五口矣此權禪師之所以涕流也 午餘祀先偉恭偕新婦行家人禮訖同偉恭赴義扶社集同社諸君各有精進意互傳日記看訖小酌而歸 是夕夢拈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五

留餘傳堂

策其馬題豈神明做我欲使之見影而馳耶

二十六日今日天景澄明几閣暇豫因讀白沙先生集錄其警語云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履跡不踰於國俛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先生是時年未三十 又云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應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又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幾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又云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 又云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闢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于此應于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明而無一物奸于其間烏乎大哉 以上白沙所云足不踰闕要知事來亦須承當故又云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其力量而處之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便能合理若等待學力既成而應之則終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六

留餘傳堂

不成關門獨坐與事物判作兩概耶 是日意思不佳適有餽書苑一部者因取繙閱 有夢不能憶

二十七日是日雜客沓至半日不得閒飢飭傷氣神亦不清午後聖舉兄來因留之小談燈下別去談中甚多發明夜有夢不記

二十八日早起寫南旋諸詩與紀原并借紀事本末對訛字僧後來 粥後冠服詣王峻伯致拜以五弟畢姻也歸後智舍研德來各出口記付看用功甚嚴密義扶來商作札與玄非和尚義扶屬草甚妥因命五弟書之寫一小精于五弟扇寫時意甚閒樂勝昨日寫訖偶取陳超宗嚴式如寄懷詩閱之因甲四律云

天畔雙魚至春風綠滿川獨吟悲舊雨對聳憶詩肩
雪片飛千里行囊剩一錢離歌如昨日彈指已經年
溪翁來栗里鷓鴣識斜川丈室饒容膝低垣甫及肩
無文仍學豹有口不言錢嚴鄭知吾意相思坐隔年
一昨長安酒如鯨吸百川揖人爭進指爾輩肯摩肩
世事如談虎行藏等意錢山中漏茅屋小住足經年
燕地風吹雪黃河冰塞川雲山一蒿目朋友兩隨肩
待詔應長餓吟詩好賣錢天涯懷二子吾道屬寒年
是夕大人邀峻伯至同起羽集 夜夢雜

二十九日粥後同偉恭過義扶拉之同到唐園看梅義
扶令童子取飯至飯訖吾家取酒至因遲坐至下午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七
留餘草堂

而歸閒談頗有近道處然亦流連光景而已 偶談
絕慾事義扶云吾與子皆境界好能成吾慾之淡此
語亦佳蓋使生於執袴之家爲閭閻之子姬姜夾侍
蠻素弄姿使人移情蕩心或難自制今則娶阿承之
女使玉川之婢身非登徒何難窒欲此真所謂境界
好也推而言之手無二錢是境界好故我能不吝也
口食粗糲是境界好故我能不貪也不如意事常入
九是境界好故我能堅忍也眼前多少不平事是境
界好故我能平心也使境界反是則世俗所謂境界
好也而其中打失者何限然則一切違順皆當歡喜
受應緣無心勿作揀擇想勿生分別心皆所以摧伏

騎慢幢栽培般若種也 此心變動便著一物俱有
善惡兩端之分耳逐節去病病終不能盡去縱令去
盡有時復來須與剷去根子 知及之仁能守之守
如守城之守須是能戰方能守 如何是內日用曰
刻刻提撕如如不動如何是外日用曰拈起便用撇
下便休 不離一切不入一切 義扶曰甚矣聖人
之詳細也余曰惟大故能詳義扶曰然余曰未也惟
虛故能大 夜夢自誦南還雪詩中藍田煙去惟存
玉滄海潮枯盡煮鹽對人此比體也又夢中作時藝
數行蓋是習氣未洗之驗

三十日午前看紀事本末出拜客午後偉恭約蔚生德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七
留餘草堂

持輩小飲因與蔚生較奕數局至夜分客去是日午
前心頗清爽時偶因偉恭說一家庭之言不免心動
遂借奕自遣而神氣不佳 是夕第一覺無夢第二
覺夢雜

二月一日是日心快快不樂蓋正月來所未有也 午
出東門拜外大父墓歸問一語是夕心氣極不樂至
燈下稍平坐至夜分而寐 無夢

二日心境稍和 是夕虛端生遺寂史一部薄暮欲以
書帙遣意因取唐書讀之置一冊作小論四段夜間
論一家庭雜事未免葛藤語刺刺不休而心累亦生
矣 無夢

三日心境復如初一日午後又作小論三段夫倉同年
徐君來訪 夢雜

四日早復因理論一家庭語動氣雖於事理有不得不
然者而動氣則大差矣上午眉聲來同到吳門童君
舟答訪復到舍飯訖同看殘梅於南城至德符園亭
少憩而歸意甚適也然此四日全是魔氣雖無念時
亦魔幾化此身為魔民矣關於提撕之故遂使一縱
不還如失礎之舟大可恨大可恨燈下紀此時覺病
已去體仍是一無事人也 得徐石客書 提撕處
要不費力昔人以爲如轉戶樞真善喻也 大慧云
生處放教熟吾病處只是一生 辛巳和陶有云猛
虎行山林獨往無怖懼至人如孩提不學兼不慮只
如此行得也索輕省 火可焚林林盡而火於何有
風能簸水水平而風又何存當空體之現前悟識情
之流浪必也冰融萬慮并此求融之意而亦融劍決
重圍并此能決之根而亦決是則石人能語肉團放
光仁遠乎哉在我而已

五日看唐書元宗本紀竟作小論二段又看紀事本末
卷心氣平平 夜微有夢不記

六日二程書云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
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碧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兄云義命三字極好不處置是無義也不肯舍是無
命也但盡人謀三字詞病不少妄庸人念念不肯舍
者亦只爲要盡人謀耳不若先之以忠信好 程語
妙碧兄注義命尤好但盡人謀三字本無病盡人謀
正指合義處如易云人謀鬼謀若不肯舍者衡命也
非人謀之謂也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也如驟見有得處不妨不要看承他作好處要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 讀書亦所以夾輔此心惟讀書
時貪多務博與穿鑿求解之心與道背馳此以我觀
書以書博我辨勝國安熙先生曰隨分讀書小作程
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畧有效

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瑤池之上廓然陶
然此顏子之樂也有夢不記

七日早出西關候廣成因留朱子浹齋中同義扶竟日
棋酒薄暮歸醉甚氣昏心亂 夢雜
八日竟日不出心稍清午後進卿子翼來閒談久之
此兩口怠惰之極 有夢不記
九日心亦平平但有一層蒙氣未脫無天晶日明之象
集雍瞻齋 無夢
十日晏起午前光景如昨看小止觀黃蘗心要各數頁
又看幾道詩是夕又集雍瞻齋 無夢
十一日德持遣使來候至南里上岸卽會江生進之午

後集德持齋觀優心氣不甚靜此五日太都有昏沈之病浪過時日可歎也 無夢

十二日晏起晤南里諸君門人吳璽王起潛來起潛文甚秀 午留張爾鉉齋小飲復歸德持齋同克勤于石集 微有夢 兩日無他惡心但駁雜爾

十三日謝客訖午餘赴子石克勤之招又赴李方建之招夜分入舟 有夢不記 自前月二十六日至本月十三日學力不進初二三為激心所累是後平至初旬則又為昏沈所累兀兀過日總記雖無大過惡而亦可謂之荒怠矣書此以告直言社諸兄并以刻責將來為墮落之戒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五

簡錄草堂

十四日早從南里還得孫石義書以程翁計壁還所贈壽儀仍以送之午前廣成來午後過眉聲同往令融處祝壽仍到南訪答莊君即至直言社集德符齋談對久之薄暮赴令融席觀優心氣在得失之間較三四日則大佳矣無夢 自元旦至此凡四十四日春光半矣比元旦時無異也比元旦以前又無異也然則學問之道其終於此而已乎抑尚思進求如先正所云尋向上去者乎可以痛心切骨計不返顧矣已前所記不嚴過失多有放過處此後務期密之又密

十五日口 午前與偉恭談有小過其言未嘗不是而

可與家人談不可與外人談者是即過也與兄弟妻子談當如通國聽之者 身 按二客為沈玉汝

王峻伯午後赴王內三飲畧檢著亦無大差 心 無惡念但多不風之波皆不定之故耳持戒嚴則定矣刻刻提撕即戒也心似蛛絲游碧落皆識神所為 讀書 是日廢燈下畧涉唐書代宗紀并舊所節通鑑中事跡 夜夢 初雜亂後即夢日間事 對靜境而靜對動境而動遇道友而簡束遇常人而放意此大病也 纒縱即亡纒著意即助長 如御馬於九折之坂銜轡一失而傾跌隨之是以貴主敬也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五

簡錄草堂

十六日口 僧雲渡來與之言頗盡道理 又作一書為徐康侯致朱掄生轉說添價事此亦不得已而應之度亦無甚差處力辭門生者 身 是日不出無事 心 午前覺為宴集所累氣耗而心亦無力此氣動志也燈下覺心中豁然甚樂更無甚牽帶處快哉快哉 讀書是日擬讀書恐費心神遂闕之優游而已 夜夢見錢生孺儉又自篆一圖章曰江夏鄙生 與人言以直為妙直則厲矣聽其言也厲非氣勁之謂也或借他事埋伏而應於別處或虛裝一頭而欲人暗會皆子輿所謂以言飾之也然則人有必不可言者奈何曰韓魏公知永叔以繫

辭爲非孔子書政府相會未嘗言及此法也
偶與大人論關壯繆所以爲神之故余曰直與誠而
已當曹公之厚禮壯繆也疑有去志遣張遼探之壯
繆知遼之爲曹公來也又知曹公之知其去志之可
以殺我而無難也使他人處此委蛇其辭以對姑爲
後圖其亦可以爲忠臣矣壯繆則不然直告以劉主
之不可負與己之立效而後去寧使曹公知己之有
去志而已之言固未始以或欺也此其所以爲誠也
先儒有言立誠當自不妄語始如壯繆之於不妄語
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充不妄語之類以至於盡
則誠矣誠則无息无息則久久則神矣然而壯繆之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條草堂

於此豈嘗如後世儒生學士講貫而行之討論而出
之哉蓋其天姿之高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庶幾乎得
聖人之一體宜其炳炳乎磊磊乎與日月爭光也若
溫大真之於王敦出閣復入涕泗橫流蓋惟恐敦之
疑已而以權譎自售以巧慧自脫雖其事濟功立之
後卓然爲晉室宗臣而誠與直則有所不逮矣使壯
繆當之吾知其不屑也是故誠而直者神道僞而曲
者鬼道也以權濟經小德出入者雜乎誠僞之間者
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誠至而
天者也神又不足言也大人曰善

十七日對客閒話有之却無惡言偶欲說一人過覺

而止之與問若閱文頗宜
應之不倦午後集令融齋陪劉廣文
物不可謂之有物亦不可何時得因地一聲
書觀唐書代宗紀不甚入頭便休去
不記
集令融齋偶與思修談不妄語一節因及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條草堂

誠字之義思修曰恐是天然如此便好學問如此便
不好慮有矯強存其間耳余曰今人理路不明只爲
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慾則曰矯情
毋論彼人非矯縱令矯而爲善亦是他變化氣質譬
諸爲將有攻堅穴險之功但當問其矯之之意何如
耳如爲名而矯則純是機械變詐不足道也如爲變
化氣質而矯則正是復其天然而非有礙於天然顏
子大賢夫子猶教之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
道也曰克曰思皆矯之善者也若今世所謂學問不
過掩耳竊鐘藏頭露尾全無一點實心爲己之意皆
坐不學問耳豈有真學問人而反爲無忌憚之小人
開一捷徑哉今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
者自然好色好財者自然好財吾不知其可也令融
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縱是矯而好名當亦不妨
余曰此又不然好名之論可以策勵中下人爲其不
肖之念已生姑借名之一途鈎引之使出於善爾若
立心便從此起則振矜於小節而敗露於大事祇礙

於始途而狼狽於晚節古人如此類者正復不少何異病衰之人服烏附諸藥以益其強藥力一去百病皆作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護千乘之國云云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謂此也不好名之人如真金不怕火好名之人如鉛錫入火即變是在揀擇而已

十八日口無過 身無過 心雜念如幻泡起而即消 讀書雜看不一 夜夢夢至京師蓋習念起滅之故

十九日口是口同傳蘇兩兄入舟多雜言 身無過 心浮游 讀書看紀事本末半卷 夜夢

雜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二十日口雜 身無過 心發一慾念可恨之極 讀書看紀事本末一卷 夜夢有無之間

二十一日口雜無大過 身無過 心雜無大過 讀書廢 夜夢夢有人欲余致拜余曰爾何人斯乃欲吾拜其人似自謂有道者余曰使吾真見爾有道雖百拜亦可今實未見其然雖欲一折腰不能也言已而覺此蓋生平嗾強之氣久而成魔也

二十二日口雜無大過 身無過 心雜無大過 讀書雜看不一 夜夢無

二十三日口無過但閒話太多詭浪笑傲積而久之雖

謂大過亦可 身無過愈傲之氣細檢著不能無也是日與倪司理別 心多雜蓋與境相牽之故又發一慾念慾根久而不斷縱有絕慾之事與不絕等也戒之戒之然不可從此處加功 讀書廢 夜夢不記

一十四日口粗檢無過只是過在閒話閒話之根由心力放縱而生此是心過也 身平平 心浮泛 無刻勵之氣 讀書廢 夜夢無

二十五日口無過 身無過 是夕抵家 心只是尋常病處亦在此蓋非真正尋常耳 讀書 晏起復上岸開行午後倦甚遂廢 夜夢無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二十六日口與曹父母酬對并接友朋門人數人粗檢著無甚大繆恐亦只是閒語多不緊要耳修詞立其誠多閒話便不誠 身無過 心憧憧然因應接而生厭倦此不長進之驗也 讀書是日無暇午後看門人文數篇及他人以文請正者盡心以評之即以此為讀書

二十七日日詭辭一俗僧不可云過然多雜言 身無過與陳蘇諸兒遊步看花 心有樂意然終是放浪 讀書午前午後俱出送廢 夜夢衣冠

南而立足下有礙 爵祿可辭也此吾去歲所造境界白刃可蹈也吾今日已饒辦之但此三事亦未

造其極若說到辭爵祿蹈白刃而無些子矜氣我未
之能也總是一徹盡徹今只爲總綱處未了當故病
處是病好處亦是病耳

二十八日口無過 身晏起有怠惰之過 過沈
驚生小飲赴峻伯會親席 心無惡念 讀書
廢 夜夢粘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題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緣已錄

吾病何在在不一也靜時惺然動即厭離是謂不一
動時縱任靜即黏縛是謂不一有心與無心不一觀
心與息心不一在行事時不一在讀書時不一在一
切顛倒夢想中不一在一中又有不一作麼生有許
多不一曰此我自不一本不一夫道一而已矣又多
乎哉然則何者是一曰不一者是一急急領取

三月

十五日南泉語起州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強是非也師於言下頓悟元旨心如朗月 且看趙
州諸根猛利一問于悟所以燕趙間觀氣者謂之聖
人今吾輩如著絮行荆棘中觸地窒礙從此日進月
進止成一箇困而學之若稍墮便是困而不學民斯
爲下矣可不猛地警醒一回入草去鷲鼻拽將來此
處毫不費力拽之又拽自然水粘牛放亦不去此箇
消息不遠矣

昨見雲俱說參話不得手歎其自家就縛今我何故
亦自縛也先儒有言如轉磐石如斡戶樞在我而已
何難之有此真善喻

早晏起在牀上不無游思

粥後閉門靜參覺本來無物瞥然念起旋覺旋消此關最易打過不足怖

午後一靜坐便覺耽空守寂之爲非因未離此境故覺其非耳 偉恭云早曾見啟霖其警策語甚多且云某只一箇知恥爾此言大可感動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事未親歲月易過如燒眉之急 向來只是玩歲愒月可謂皮肉無血者也姚公席來周雲芝來應客後心氣稍淨急收之以大事未明有淒然不樂之意讀壇經分忽然悟得本來無物之體與百物不思欲令念絕者相去差別甚遠向來用功只從絕念處下手正是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完 留傳草堂

邊見法傳所以毫不得力辟加軍中東斬一級西擒一虜於大勢初無增損到得大敗時全不濟事若能擒王射馬取大將首於百萬軍中則雖士馬如山渙然土崩矣悟到此精彩忽生 燈下氣象與午前不同如孤軍復振旌旗變色遂欲鼓行而前矣但氣力尙弱保住爲急 看黃蘗復問數則覺心中無甚放不下處便去睡 夜夢極雜惡又得二句云露桃叢樹重仙仗九州寒

十六日無念禪師曰若然會得一切佛法世法自然明白一切知見自然泯息又曰學道人如鐵壁石山相似霹靂無情方能斷物 已前受病只因脊梁骨不

會豎起所以境風一吹便被放倒今日用功先須求定若只以却物爲靜關門閉戶一事不接臨日靜對一念不起到得念生事到便覺煩重不堪此是求不定非求定也苗頭一差如何得成正覺今只認定本來無念之體廓如太空不拒一切自然無累可纏無魔可媿無垢可拭譬如擔擔者此一頭重則彼一頭輕矣說只如此要須大勇猛一往不顧若也糊糊塗塗終不濟事已前斷送許多日月是般鑿也 死水溝中不可入長風大浪直濟滄海不亦快乎 早 閱壇經二分雜念輕微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完 留傳草堂

粥後到縣會曹父母時侯廣喜傳令融張介茲蘇眉聲王公對吳得全諸人皆在爲倪公祖事也歸後將午矣談時心亦不甚走失但諸君談河工錢糧諸務胷中不能了了有一物不知之愧然而所愧不在此也

午後 彭子上持文一篇來看張子翼來閒談久之雖無倦怠之意而亦微覺與靜坐時不同卽此便是不一今於靜時用功於動時體驗但不費手不厭煩卽動時得靜時之力矣於動時用功於靜時體驗但不沾帶不留滯卽靜時亦得動時之力矣 令融玉汝來 薄暮看完壇經心地平平耳 是日有一言及人小過痛戒之痛戒之細省此生來談人

過失不少自今懺悔永不復犯戒談人過最易且沒交涉今戒見人過

燈下 覺心中只是一片白紙元無字畫在上但覺其如此便有樂意與本來稍離矣 根性本亦在利鈍之間向來不肯承當自誣自屈真枉事也

夢第一覺無第二覺見松樹五株甚奇夢中題詩云五松何磊砢只在射堂東黛色參天 真濤入夜空尚有後四句不記矣

十七日寶峰禪師云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 放盡還放四字要參 六祖問五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祖開示言下大悟後來嗣六祖之法者如行思元覺懷讓亦是於言下大悟今所參學者正法也如此番不悟則今生永不悟矣且道此刻會悟未曰直甚臭皮襪

早 登廁時心氣忽浮因自念曰急與放下又自念曰我原沒有甚物可放遂覺輕安 譬如當關而防盜賊畧容人情舉國糜爛矣須是水洩不通

粥後 事有不妥而無可如何者心爲之一動既而卽悔曰此又是名根也遂泯然如故 王煙客來訪卽出答之午前畧看圓覺大意一遍

飯後 以徐康侯將北行請來小飯至未刻而去王

開若諸兄來候酌卽借五弟赴之歸時可更許矣是日酬酢頗多而心中提撕故不至失飲已沈醉而氣亦不昏也但自檢語言雖少而所發多是閒話閒話最害事 正話不肯說閒話便肯說若云妙理不在正話豈反在閒話耶一句閒話逗漏不少

燈下 不復坐卽寢 夢頭緒頗多憶其一乃見靖難時忠臣卓敬心有敬之之意此亦是平時矜高自許之根所伏藏而偶現者

十八日黃蘗禪師心要云爲問見覺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空虛徧照十方更無障礙又云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舍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一部壇經盡此數語

早晏臥牀上心氣忽浮因思古德語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我今能直下心如牆壁否只是縱容他一个入路如兵家買放之類耳

粥後 與大人論一小事語多傷激 呂子明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古人變化之速如此余自二十四五卽知有此道在雲間所作日記今覆閱之意見亦非卑凡者但稍隔耳今十五六年視前境亦無大

過之者豈不愧心退之云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
但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犯此數語何以對同學諸
子乎生慙大愧發大勇猛宜在此日矣

午後 赴王以介招至南郊別墅看花旋歸至春草
堂同雨瞻至唐園赴陳許四君之約至更除歸是日
席間多笑謔妄語 心先走作故笑謔妄語非笑謔
妄語能使之走作也

燈下 歸時已大醉志氣昏沈遂生滯礙之念於四
日竟爲墮落矣亦由此日提撕之功不如昨日故酒
得而醉之也 略睡即醒枕上刻責自訟不復成寐
擬爲文告天以堅必往之志是夕無夢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十九日黃蘗云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
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
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
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
智者除心不除事 一春來多爲事礙近始見得事
理兩不相礙而厭事逃空的然無成就之理但力量
尙薄內不足以勝外所以動靜間終爲兩礙欲求頭
頭無取舍事事勿乖張固知不能也今唯有認定準
的刻刻提撕別無他法

早浮游

粥後 坐牀上調心久之

飯後 戶外新雨雜賓不至讀黃蘗心要半卷宗門
武庫一卷竟心境在是之問

燈下 略坐即寢雖少雜念却比兩日前爲退
夜 夢有獸似人者在前面問之曰猩猩也能言不離
禽獸若此生不了大事糊塗過日與猩猩何異此神
明警我也

二十日妙喜云若決定豎起脊梁骨要出世世間沒量
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
不信決定了不得 繫著一切者必非心遍滿一切
者心也積久而得者必非道言下具足者道也泚泚
蕩蕩者必非體不取不舍者體也舉心動念者必非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用拈出便是者用也如磨磚作鏡如蒸砂爲飯者必
非功夫如箭筈離弦直造棚的者功夫也
早 看大慧語錄數則此心復常
粥後 此時有天清日明之象 到偉恭室中忽然
有一絲游念自相攀緣妄想成就而後覺大利害大
利害偉恭云已前習氣太多憂喜淫怒之根業已深
重必須拔去而後可余曰汝莫管以前亦莫管習氣
重不重只要當下明了自然一切截住如堵牆一般
有甚習氣障礙得我且汝說此話時習氣又在那裏
駐劄若說真有習氣都無是處若習氣元無則又何
必稱劄稱兩另將一物去壓倒此箇習氣此等見解

皆由自迷家寶捨黃金而拈土塊所以生許多顛例
妄想於本分事無分毫相干也老兄從來受病亦在
此處今幸天啟其聰於此中覩得些蹤影自分更不
回頭三心兩意大家珍重閒話沒幹 游念瞥起時
不妨但要立刻搜去之不續耳瞥起是舊習未斷瞥
起而復續之是新習又生新習又生則舊習牢固矣
佛家以斷前過爲懺斷後過爲悔今人多是懺而不
悔故并不成懺唯一念不生則具足懺悔

飯後 劉廣文來以曹父母札致看 閱王問若未
兼兩二君文曲直參用而同歸於直 要知辨道人
如殺不眨眼魔君相似當之立碎犯之立焦又如一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團烈火乘風燒去寸草不遺纔是了達伶俐漢子若
也如三日新婦遮遮掩掩直是修到驢年也不濟事
余向日皆空過更無人說到此卽說到想亦不信今
纔謂之始發信心者人呼我爲信人我亦自信得過
不復推讓矣 心如一王必不屈於臣僕之下心如
大將必不死於匹夫之手心如美玉必不灰於劫火
之中心如鐵劍必不利於腐朽之木只要識得心是
何物自然意氣增長光輝日新向來氣息奄奄如垂
死人正坐不識心耳

切不可將心覓心將心覓心謂之騎驢覓驢 半日
中亦對客亦獨坐亦讀書亦與大人談世務亦與五

弟說道理總覺起滅二相迥然不著俊哉

燈下 讀妙喜語錄數則直捷爽蕩和盤托出真如
萬條雪瀑當空直下使人目眩耳聾此自有壇經以
來第一部書第一正法眼藏 動時卽是靜時的語
時卽是默時的向來只是厭事逃空縱然常說事理
不分亦終沒交涉到今日始透此一關乃知眼前無
限勞擾無限怨親在我清淨海中一波不起從此撒
手游行如五祖所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東坡所謂
千軍萬馬中有甚歇不得處皆如語實語不誑語也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城掠地何往不克豈似三家
村中兒童戲劇風吹草動便生恐怖哉 略臥復起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留餘草堂

了一筆札坐牀上久之方寐 夜無夢

二十一日妙喜云頓舍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
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
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
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糾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
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
與衲僧借徑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
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卽
今便要求進既信得便推諉不得便等待不得
早 心畧浮卽刻斂之此不熟之故也

粥後 靜坐做工夫似今人窗下做舉業一般動中

做工夫似今人舉場中考試一般若實用舉業之功者必不怕考怕考的必是荒疎秀才也喜靜而惡動避動而求靜向來只是荒疎之故却說事來礙我做工夫不迭然則人固有終身做舉業臨考不到者耶此等顛倒意見可發一笑 齋中不看書心甚平常覺種種識情無棲泊處 已刻游思潛動卽消之因誦論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今日方覺此三句有味又不患念起惟患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今日始得此四句之用飯後 有思維理路之病旋即消訖 赴陳熙孟看花之約散逸矜持二病皆不能免不熟故也舉念亦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有一端不是處席間頗有發明處瑟雖工其如不好何 席間與人談皆自知有過而姑恕之者乃知聖賢種子斷絕只是一箇不辨肯心

燈下 因作字時知一筆不可苟且作字且然而況其他乎 夜夢在有無之間

二十二日妙喜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固暫爾情生萬劫羈鎖目今信得及底豈亦不是繫念然所謂以幻藥治幻病也此邊繫念得深則彼邊繫念得淺到得兩念俱忘則性相如一雖然有甚麼忘不忘處切須照破

早 牀上稍雜因昨日席間話有觸著處耳一覺之

便覺自心如牆壁

粥後 與偉恭閒話少時稍覺心散急急收之 生知之質一得永得毫不費手譬如堯舜端拱萬國咸寧自生知以下理由頓悟事以漸除辟如唐定都於關中而後世充建德就擒宋得位於汴京而後劉銀孟泉俘執要是箇作得主定心氣平平 飯後 於駁雜中微生倦意覺之卽止 寫數扇作一送行詩一寄遠詩詩亦平平耳而推敲頗費手亦以久不作故生也 夜夢在雅俗之間雅者論一史專俗者衣冠謁客皆餘習未舍之故也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三

留餘草堂

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閒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顯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

早 有游思無滯念

自粥後至午後申刻 作一序一法場疏三遠書寫扇數握又寫一小冊身則勞倦心則用時卽置此處不及他起然亦無自適之趣也

酉刻至燈下 與偉恭談處事接物之法云心入事內而以全力應之與心起事外而以定力應之此際

大有不同夜膳時閒話稍多。一、夜夢見一治女挑撻不為之動而亦有強制之意此偷心未絕之徵也。二十四日向憚圓覺經難了不敢看早起驟讀一過大義皆了。

粥後至午後 同王內三會曹石霞投請帖歸倦甚。晝寢昏散之氣忽來。

午後至夜 不無游思以體倦故時寢時起眉聲翼。王來談久留之夜話小有發明得不補失。

燈下 蘇陸去後與五弟閒談牀上看蘇子由集至二更覺心氣不正正坐調御久之乃寐。夢甚雜夢有賊見劫脅之以兵余怒罵曰賊賊吾豈畏汝者俄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而覺噫不怕外賊易不怕內賊難即今夢與覺不同。即是內賊牽制之故也。日間有兩箇不好念頭。

早 過令融。

粥後至午後 心亦平平至午時有滯念。

午後至夜 能入佛而不能入魔。啟霖來談話久之至薄暮別去啟霖云未見性時宜勇猛已見性後宜平常又曰德宜據又曰見性後別無甚充拓用去。即是。

燈下 與五弟同禮佛室頃之即寢。夢有人語余曰餘因參不到能了即忘機。

二十六日早至午後 此心不在內即在外不在外即

又落在昏沈夾裏常要使之得其正位。

拈起即用撇下即休自昨午至今氣勢消縮有糊糊塗塗之意只索放翻身軀酣睡一覺午後睡醒始復平常。

午後至夜 游思雖有不礙平常燈下轉覺豁然。夢雜。

二十七日早 晏臥忽生一滯念乃知四威儀中不可不循軌則也。今當懺屢起之過。

粥後至午後 閱傳燈錄自一之五此理觸著盡著總無別箇從上諸祖諸禪師傾出萬斛明珠與人不肯領春池拾礫真可歎也。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夜坐未久即寢心亦無累。夢芍藥花開。

二十八日早 應酬數客旋至縣署同內三下達帖歸後看傳燈錄半卷心雖無恙而覺得不進。

午後至夜 過內三同完主局至二鼓歸。二十九日早 得同年鄭超宗書瞿然有動。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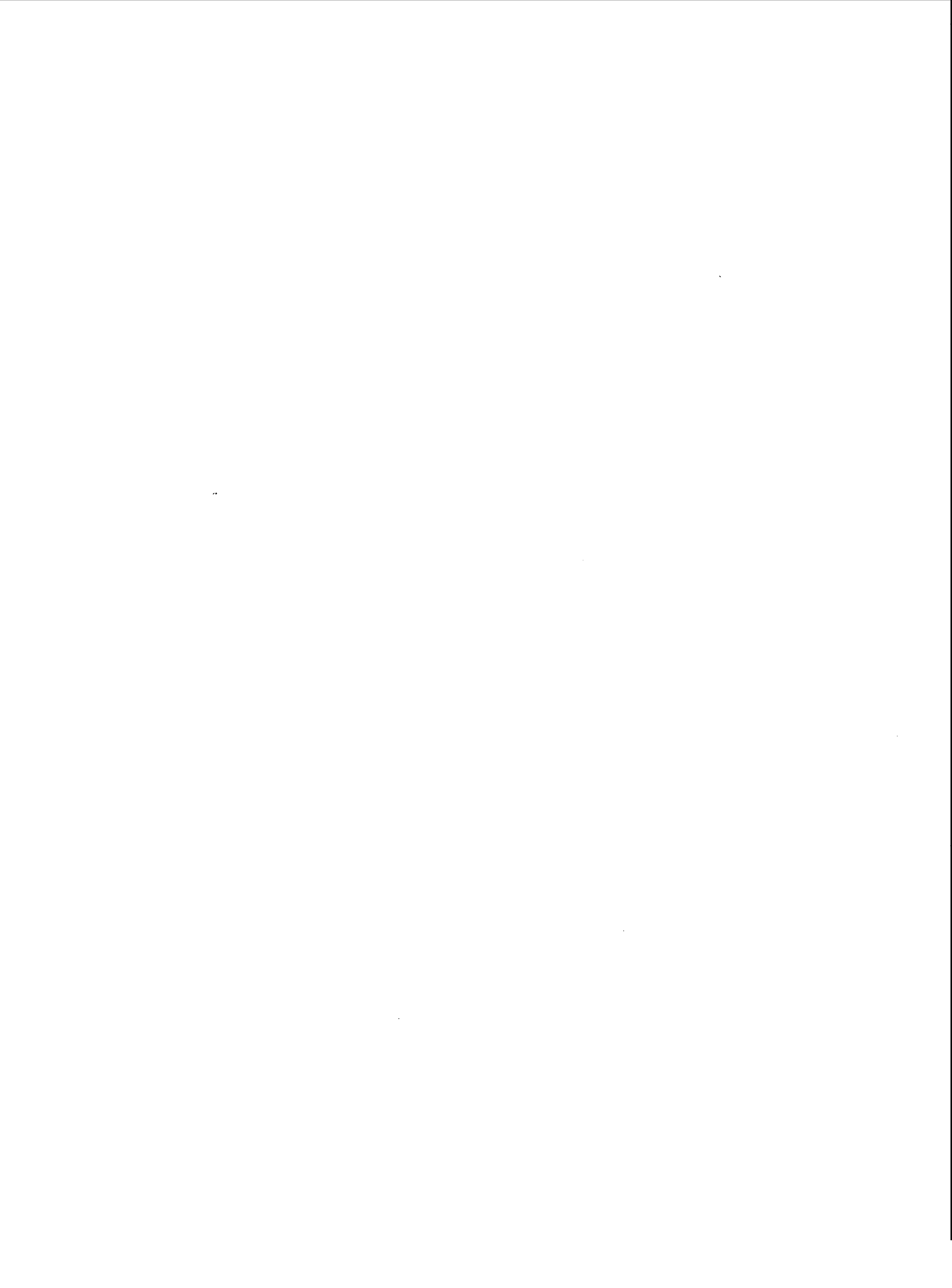
黃忠節公陶庵集舊有溧水陶氏澹泉刻本咸豐初燬於髮亂光緒己卯嘉定童菽原氏重刻迄辛巳告成增入錄已錄二卷都十三則童氏謂先生所著錄已錄向藏邑中湯氏原本二卷乾隆時陳氏以誦撰年譜錄入止四分之一非足本燹後無從得乃姑就陳氏所錄分為二卷編入集中異日得足本再補刊是忠節此錄久佚搜輯之艱匪自今日乃數年前亡友太倉錢履穆太守以所鈔忠節公日記一冊見示自崇禎甲申正月迄三月而錄已錄之名肇自三月十五日童氏所引陳譜中之十三則具在無遺其所無者尙數百則展誦之下

黃忠節公日記跋

彌見先生滌慮之嚴徙義之勇凡日用動靜未嘗有絲毫放過其得聖賢用功鈐鍵斷非希風掠影與夫鑿空談元之徒所能企倣於萬一也自二月起分身口意自檢三月後則分早起粥後午後燈下夜夢刻刻提撕不令稍懈距公正命之期尙十六閱月而用力精專已若是宜乎臨危不亂整暇成仁斂逾七日鬚眉奮然膚肉鮮潔口血噴入磚石寸許迄今不滅其灑氣英靈其乾坤而不毀在他人震其殉國之烈在公則祇日用尋常自循其素位而已觀其書壁數語非平日功深義定真能盡心知性知天者能若是耶公所著吾師自監諸錄皆少作提要已稱其趨向醇正無黨同伐異之風足見

所得之遠茲編為就義前一年所記視以前諸錄尤可寶貴惟鈔胥間有譌奪一仍其舊未敢臆改亟為付鈔以餉後學惜乎三月以後尙在闕如倘有如履穆之勤蒐見眎者禱祀求之矣甲子仲冬吳興劉承幹跋

黃忠節公日記跋



復

堂

目

記

光緒丁亥六月

徐惟琨書

復堂日記敘

古人劄記之書多不時次宜州家乘按日摭辭供八法范
信中錄刻爲尾附計吳船錄編甲子紀游雖旁及繼業行
程特因兜羅綿頌佛述下逮明季說部時日記者大率舉
一事與沈存中王厚齋諸書別徑也 國朝劄記之書鱗
比亭林竹汀爲上首亦率以類次蓋策萃學力排鼓心氣
成一書以自建立非漫馬涉筆而已也仁和譚仲修先生
撰復堂類集如干種一種六卷曰日記則劄記之書也無
子目先後略以時次談藝六七山水交遊閒二三日記者
蓋積日成卷名之也復堂類集罅補傳注有說經之文抉
剔子史闡析詞章有序記論箸之文明言不得比興出之

日記

者又有詩若詞有韻之文日記所及不過論議記載之格
於體例與夫奇詞賡義收之不盡棄之可惜者隨時銓別
爲一種毘盧遮那足下一光下照阿鼻非師子頻申三昧
全力也然其淳箸之淵深取材之宏富渾渾灑灑莫測涯
浹蓋劄記之體并包目錄之用黃車九百屢說於議官學
問穎脫有自然如此者也至其旨趣超曠詞華簡瞻刻而
不露淡而益腴則才聲識振又如山水清音不煩絲竹已
以之躡迹沈王隨肩顧錢雖專精稍遜而兼綜過之讀復
堂書者卽此漫馬涉筆之一種已可推見全體矣客歲開
冬先生郵示日記并屬爲序余惟先生前序拙詩如大鑿
禪師明鏡菩提之偈別具傳燈隻眼余序先生書故亦不

得率爾然積時兼旬卒業三復終未得絃外之響茲姑就
所見言之詹詹寡要或得如信中繼業附名黃范以不朽
抑亦幸已會稽馬廩良

日記

日記卷一

復堂類集之四

同治二年五月以前日記淪失不可記憶今自癸亥五月始刪節十之二大都循誦載籍譚藝之言為多餘事略附不能詮次首尾矣

閱宋子庭先生過庭錄宋氏之學承陽湖莊氏經文大誼不為蘇苛未必盡守家法而精詣獨造莊氏之尚書葆琛先生先生之論語殆可懸之國門

閱南雷文定黎洲老人深明文事固不屑為斧藻之言也閱全紹衣鮎埼亭集外編至王篤庵墓志慨乎有懷

閱宋鑒尚書考辨平實可傳足並撰異書肆得陳碩父徵君手校管子蓋就黃蕘圃藏北宋本點

日一

勘子高方治管子以貽之

廣陽雜記五卷順天劉廷獻繼莊撰繼莊振奇士全紹衣曾作傳雜記似隨日偶錄有紀游者有考證瑣事者有述友人論議者有載軼事舊聞者用意甚深其人兼通醫算

聲韻治憲之學子高云世無傳本方謀刻之予尤喜其說理論事有獨見至於蓄思隱軫而回曲其詞易代久而猶有魯連田橫之想豈不異哉

閱讀史兵略至唐河北之事深歎李絳杜牧之賢

閱子高管子正誤彙本學學大者粹然有當於心

訪長樂謝章鋌校如此君於經籍金石之學均有本末閩中學人可以稱首

閱王源崑繩居業堂集王氏北方之學者深于兵家鑿鑿可見諸施行有志于史則未盡義法劉繼莊與王氏至契所學皆務遠大而文事則王為渾厚矣源之學師顏習齋顏為遺老巨儒洞見道體推究人事門徑略似蘇門孫先生顏門之王足以當孫門之湯矣源見顏氏時所學已就

得師說益純觀與方侍郎書知其得力所在兵學殆有天授論章邯論苻堅皆稿不可易論謝安稍刻耳予未得見顏氏書子高則篤信之也

日一

閱東國史略金庾信之將略中國不易觀也忠宣父子之亂而國人終以不改土風抗蒙古女真之強箕子之澤遠矣辛旽之變誠意計所不及事機之生如此其眾此書大事多闕略安得高麗史并校之

閱莊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事深醇古厚直接荀董猶子葆琛先生無此淵懿也 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

陳氏恭甫先生藏書有漢學商兌桐城方東樹撰與漢學諸君子相難若東原茂堂淵如鄭堂誠未足以厭眾志子

閱是書益以歎古學之難復而君子立言亦無與來者以口實也

仍閱方耕先生尚書說似是未竟之緒亦由依違偽古文

究有其不可通者在然龔禮部爲莊侍郎墓表言先生有不得已之苦心故其言舜典一則歸慎徽五典以下于堯典而舉孟子所引諸文爲舜典則所以示來學表古誼者在此不在彼是在後人心知其意耳

閱莊先生春秋正誓此絕業也兼采程伊川胡康侯或者尙言既見之意乎博大深至條舉件繫卓乎屬辭比事之教

翦銓點次獨孤至之毘陵集淵靜有法度故當淺於李華整於權德輿也如嘯臺頌仙掌銘無愧作者矣

飯于山僧舍香壇觀辛酉歲與徐伯激諸君題名俯仰今昔慨然久之

日一

三

莊述祖先生尙書記遺書未刻宋于庭刻之浮溪精舍叢書中校定湯征商誓武成足爲定本可垂國胄度邑祭公芮良夫諸篇於周志左氏春秋傳周志可云精審以附逸書未足以厭後世之志

閱史梅卡詩十二卷刻意學杜筆意深至音節亦合惜乎蹊徑存焉當在王悔生下選卅餘篇暇當錄存

閱過庭錄五卷宋氏說書惟莊先生遺緒爲逸十六篇本不足信之說未嘗不持之有攷究未可爲定論舜典附入

堯典則僞古文判爲二篇未爲巨謬益稷與大禹皋陶謨同序卽同篇併名淆濶非呂刑甫刑之比也且康誥酒誥

梓材同序異篇書序之例如此不容無說者卽同篇閱劉

印受書序述聞說尙書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謂莊氏家學精于惠大于王矣

宋先生欲爲老子章義未成存十餘則于過庭錄皆推究歸藏之旨深美閎約可云絕業竊有意爲續成之末卷載裴晉公與皇甫持正書論唐中葉以前文足爲定論于昌黎獨致貶詞則退之在當日早有違言宋先生錄此篇具有微意

閱劉申受夏時等列于莊氏學小有同異子高前日有一書與子爭東原爲本朝儒者第一子不答此事非一人私言子故品東原爲第二流之高者

日一

四

十篇得之林薈溪及經世文編將合成一集初集中有目無文者補之此外子高欲名之餘集予以原目別有餘集名未知爲何篇不若定爲外集著吾輩所按輯云爾何時見孝拱盡得先生遺文勒成全集以貺後人先生于經術非必名家文事則前無唐宋農宗著議五經大義終始諸篇匡劉之流輩也

夜讀董相賢良策對少時誦之頗扞格不似賈生陳政事疏之當於子心則矜氣爲之今日讀數十過乃如晤語如吾所欲言未嘗言者足爲董子書提要世有學董子之學者必自此三篇始

數月來襍治羣經時讀諸老說經之文筆端何次若有滯

室不知爲進爲退

欲撰復堂繹聞錄始事於今日之朔蓋襍識經疑或于微言大義有所闕則記之讀近儒書有所辨證亦記之

閱明詩錄予自序似推空同出杜上興到語耳

偶閱齊梁人詩在予詩錄外者亦必義密語堅多可觸類詩至此已足盡變化之用矣

閱無錫丁紹儀杏舫 國朝詞綜補彙本揚王昶侍郎之波集中輩行錯落聞見淺陋予所見近人詞多丁所未見詞綜續編嘉善黃霽青已成數十卷海鹽黃韻珊繼之有成書矣

閱佚存叢書惟隋蕭吉五行大義足可寶貴餘皆無用

閱錢獻之說文解字甚夥篆體頗工予別有著論

閱吳交雲客槎經學說小學說廣韻說子高借之鼉星門大令

閱楊升庵集升庵文體未粹然不染七子刻畫秦漢之習詩才情富豔篇體清新放逐之感尤爲沈鬱吾嘗評爲文外獨絕者也然詩錄外似無遺美四十一卷後襍說引據多疏經史皆出涉獵論詩文有當家語

閱萬麻野獲編沈景倩禾中裊屐少年文學下中記掌故多實錄明野史中可傳者也

閱李于麟集高亮深秀正不易得若唐人別集有此人必推許備至崇遠忽近能不愧然五言擬古詩實有獨到不

盡優孟衣冠也

讀中論沖和古秀潛氣內轉東漢人未見其偶宜張皋文先生歎絕倫也

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爲經豈徒師儒之望

洪山橋送季況登舟小驛風花回首送伯激歸時倏忽兩年不勝今昔之感舟中燕子識我故人分襟與感豈止送人作郡之歎哉

陳碩父徵君客死上海老成之慟予終不一見顏色尤抑抑也

取張受先本兩漢文刪輯百餘篇爲復堂文錄初編大旨以經義治事爲歸不欲繇也

閱抱經堂本顏氏家訓顏介文士之敦厚者其書條件入理陳義平遠文章如觀我生賦高於庾子山盧學士至爲賞激而七十家賦鈔遺之豈以恆作理語開趙宋賦體邪閱四溟詩話四卷所謂詩家直說也卷首數則習見餘尙刻畫字句不識本原在同時菽苑卮言下明人說詩如譚藝錄斯爲直湊單微洞見本末四溟之才未必遜徐王而所見殊不逮

在丁藍叔所攜朱蓮卿詩草一冊歸故人少作不到眼者四五年矣古之傷心人語憂能傷人此子不能復永年輒有孔融之歎蓮卿久客中州不聞其近事思之心痲校屈原賦以戴氏注本爲王子舊藏蔣驥本亦有可取七

十家賦鈔矜慎故不勇改張氏說離騷說九歌尤創稿屈大夫復起富不易其言文章之奧恐東原尙見其表耳

閱潛夫論其言平夷東京之中駟也述赦慎將諸篇卓矣

讀中論則良金美玉可以追配董子蘇露

閱漢學師承記鄭堂愛憎之口何足與於斯文依傍門戶遂欲以青浦河間爲經師邪

讀書襍志校大武篇補脫最爲有功祇是細考舊類書耳

葆琛先生有校周書全本瑰瑋絕特當什伯王氏憾未得見見尙書記中商誓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嘗麥諸篇時時以古文大小篆讀定初則驚怖其言已而如古人面語豈非千古之奇文說稍錄未能裁入周書簡端且專門名家之學不得襍入校讐中予推莊先生過于賈馬服鄭俗耳聞之得不駭詫

夜誦珍瓊宦文琅琅眞作金石聲說書詩數篇風發泉涌而淵淵聖聖潛氣內轉賈董之倫去人不遠不欲爲一先生之言故於相承師說微有異同此與宗伯方耕先生大略相近莊氏家學之所以爲大也

購得漁洋山人帶經堂全集曠代逸才豈悠悠之口所能

啜點論本朝詩終當以漁洋爲第一

閱水經注子舊得水經注爲何義門校本朱書上下方皆

具不知出何氏手書抑由施璧齋太守謄寫卷端有璧齋

印記注文誤經義門已知之全載以來此書益完華路之

功義門精力殊不可及

閱漁洋文游記之工不減酈柳小品均修潔南宋元人之能者蜀道集中山水詩非杜非蘇自有一境界予服漁洋

中和敦厚可規世運所謂詩可以觀化者在此

閱夢陔堂詩氣體博大子雅重之以爲無一字無來歷春

谷先生足以當之夢陔堂文說十三篇乃有二十巨冊大旨以孟堅子雲有意指斥司馬子長不爲定論因而披析

子雲諸文不遺餘力言言典要誠天下之奇作子雲當此亦勁敵也中有一篇駁太玄爲不合易數亦不合太初麻

蓋先生本長布筴此則子所不解不能定其然否

閱采菽堂古詩選門徑博大真識漸出然言情言辭尙隔

一塵以禪喻之未是上乘

鏡下審定徐新田字說外篇德清徐養原手彙校正許書

引申經義雖未成編亦有可采

銅梁人郭午橋偕南昌朱蓮峯來訪午橋與予相見分水

縣再面耳情誼懇摯有如素交前年聞予汀州之變愴惋

累月既而知予尙在又不知蹤跡與桐廬江退谷亂後相見動色以告今來閩訪求甚堅得蓮峯偕來予何以得此於有心人哉午橋言分水鄭鑑塘武進楊雲樵皆死難午橋挺身出入荒莽中求其後人不可得終以耿耿憶予海內交舊如午橋者幾忘其姓氏尙得爲知人乎蓮峯文學士屈于卑官志好文章酷嗜予詩以得見爲歡幸亦一奇

也

楊臥雲借夢陔堂詩去初不謂然今日言始知其不露鋒
鏘自然神到詩學至此良非易易誠哉是言亦以見讀前
人文字之難如春谷先生者不由王句生丈先入之言予
亦幾幾失之然則由唐以來未見全集者不具論即卒業
其別集亦豈能盡心目出入其間如夢陔堂乎予恆以揚
挖百代自許反之寸心慙焉而已春谷先生服膺漁洋亦
幾智過其師是真能傳法者予謂學漁洋易學春谷難當
與天下共參之

夜讀素問以文字論何殊經典

閱蛾術編西莊大端平實精力甚強說經語不若十七史

日一

九

商榷有絕人之識大要為鄭學所牽繫耳迨鶴壽者所得
亦淺往往勦成說以自封耳

閱抱經堂刻莊校白虎通義羣經家法具在抉擇亦精誠
六藝之總龜也原本黃帝號曰自然氏莊改有能固當而
宋于庭過庭錄說老子曰老子學出黃帝黃帝號為自然
故曰道法自然方藉此文為佳證甚矣羣言之難一

讀董子自第六卷通論事理會易五行之學德清周禮傳
言當為董子百三十篇之遺其說可信也

舊鈔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宋刻已闕卅二卷此本為
吾鄉何夢華所藏有錢辛楣題識錢儀吉小印不知何人
自浙中流傳入閩宋輿地書多蕪襍王氏於沿革校詳有

補史事或勝祝穆耳賈人索值不高予不喜此等書究為
難得之本寓目亦一樂事

臥雲購得宋搗麻姑仙壇記吳山尊仿宋刻韓非子賦詩
張我因及予新得仿宋本儀禮亦歲事中佳話

丁韻琴持一吳下人畫蔬果題詩其上意蓋詬予予笑置
之予入閩六七年憂患餘生豈有與若輩爭長短意破匿

既久有以名士題目者輒而發頰如處女之逢人猶有素
不相識者假文字託古人以來訕笑太行孟門跬步而是

人奈何入山不深入林不密也

以上
癸亥

閱弇州四部彙古詩樂府才氣橫逸出于鱗上非精熟古
籍何遽易言元美天才本高生唐以前亦足名家吹聲之

日一

十一

口至今未已文章得失豈有公是非哉昨與臥雲論此同
歎人言李攀龍詩氣斷續而神孤離斷續不盡然孤離之
失似皆不免元美博覽羣書而驅遣未必盡當所謂英雄
欺人七古數卷氣盛材雄誠大手筆憾其樹義多浮無當
詩教五七言絕句意在盡古人之長每于妙境輒一回旋
雖不能至能自得師

徐芝泉丈京邸書來羈孤可念又為予謀一官不就予十
年蹭蹬獻賦入貲兩無成就委心大化得失小於雞蟲王

弇州襍詠云寂寞何人問韶顏鏡裏紅亦知年未老無意
向東風回環誦之殆有李嶠真才子之歎

閱聚紅榭雅集詩詞聚紅榭者閩中社集合刻所作長樂

謝枚如持贈凡四種曰雅集詞五卷過存詩略二卷游石鼓詩錄一卷黃劉合刻詞二卷枚如社中巨手詞入能品徐雲汀李星汀亦高出輩流

魏稼孫在江北寄示桐鄉蔡鑾揚浣霞證嚮齋詩蔡爲嘉慶戊午舉人已未進士官延平知府先教習公同年後生學子與于斯文五古句法熟於唐調七古學高岑昌谷者勝七絕學古刻意求似長律縣麗最近義山五言絕句得小樂府法當推此體擅場

閔弇州曇陽大師傳如籛如酣文人不說學語怪至此元美謝事無慘以佛老自詭平生名義不顧決裂何也王錫爵亦負朝望號正人妖孽生庭日夜爲所愚弄如嬰兒子

明代士大夫無識之尤者矣野獲編紀曇陽後事更恢詭鄙穢

閔盧柎蟻螻集詩文矜清麗賦尤合作亦一時雋士次梗幾死于法父又死盜意其居鄉豪橫故兩世取奇禍以次梗之獄見當時庶刑之淆令長之亢上官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如盧者豈少哉次梗以文采自見耳然而名士有名聲如柎諸君應求出氣力如柎徒以囚有富名終不

可決然脫其辜則有司之顧惜清議尙當賢於今之臨民者邪
閱雕菰樓集里堂易學名家得失予別論詩文平潔未爲工也

閱唐書劉晏李揆傳甚懷其人救時之相何必高語周召哉

臥雲來言陳恭甫編修家藏書策金石散失已盡憶前年與徐壽蘅學使消暑借觀時尙整齊轉眴化爲煙埃可歎閱唐書牛李諸黨人傳才多可用非宋明門戶比

見明林子羽舊研背鐫張洪橋象甚精

閱唐書儒林傳不能詳授受淵原撰著目錄宋子京本不通經又不識前史儒林傳體例乃至陸德明傳未及經典釋文豈非巨謬孔穎達傳不能詳述正義所襲六朝諸舊學然則後世何賴有史哉

讀汪先生述學包慎伯云嘗以草彙屬定取其一文三四彙者刪併爲一筆勢一如容甫云云慎伯所學頗有用而文事實淺好大言不足信也

賦君子篇贈江弢未別詩見集中子與弢未文章涂轍夙分昔蘇軾與黃庭堅酬畲或效其體黃嘗以蘇爲戲子乃稱心而言非獨和而不同亦欲有所坊也

閱陸游南唐書十七卷簡略無法合傳不倫疑已錯亂務觀雖非史才不至襍散如是閱馬令書文體詳贍雅令獨持正統之論爲陋徐氏于中原豈有君臣之義哉此則不如陸書而有類族辨物之義則勝之前後著論輒冠以嗚呼歐陽五代史記創爲此體已有譏議顧乃揚其波乎
夜閱復齋鐘鼎款識舊讀多不可信諸老輩考辨稍詳然

如師旦太妣鼎朱棠堂一跋及錢獻之釋對揚二文楚王鐘之韵謂爲熊文婿變皆武斷之尤者嘗見安氏六書韵徵題字阮文達取此鐘文書韵字則以舊釋爲然與款識跋不合

襍閱小學諸家書錢學正說文斟詮有功經訓誠有勝段注處

閱小徐繫傳通論諸篇淵雅可誦不失六朝人家法乃兄不能爲也

閱包慎伯中衢一勺其言半衍陳天一之緒天一吾鄉名人遺書舊在吾家燬于亂矣其言滅水壩得失包與之異或時地遷改抑所見不同歟予少嗜天一書喜言河事非

身所經歷不敢深論漕政則慎伯所言皆精粹可施行海運今日大行慎伯創論于三十年前亦偉矣鹽政情勢驟遷變更甚吾不能衷其然否

閱施均父詩稟摘句于此歸雲題壁云孤花媚幽磻病葉辭榮柯寄雲巢道士云清流宜自照幽鳥獨高飛避兵箕山云花發無名樹船通不語橋送子高云黃金富天下難買是春暉示弟云但存新膽志未可氣全低答子與云水深常恐蛟龍得日暮還愁橡栗稀

昨郭午橋以董子中詩艸再示予往年在分水時手定亂離重見如遇故人

德清蔡鑑清子衡妾魏遇亂自沈索子哀挽久未報今日

爲賦一律皎皎障房志沈淵矢不欺猗嗟君子太息小星詩天意猶羣盜人謀在有司清谿嗚咽水日日照鬚眉丙子亦賦一絕云君居虎口妾危疑一入深淵斷萬悲從此新溪新樂府篋後如譜渡河詞

閱經義述聞通說一卷是其綱領實有眼照古人處雖服鄭復生亦當頰首卒業後或條舉然疑以諄同學學海堂刻經解述聞非全本

審定董子十卷卒業按漢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決獄十六篇又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則曰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竹林之屬數十篇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本書散失後人掇拾以有此本不獨百二十三篇十無二

三春秋說亦不具至公羊決獄十六篇者疑別爲一書而漢志又不著春秋說之目踳互不可究錢唐學源言說春秋者卽治獄之文今姑用其說校次今本衡決參錯完篇不多改定前後出此人彼校讐之功錢唐亦矜慎俟予欲

盡用此義排比之不必云江都之舊本如此也後人論次古書向歆以來多所更定子欲編第訖乃爲之注此書有凌曙箋注本得失詳略可以疏通證明也董子爲春秋第一師故襍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于會易五行大義散言洞達天人之故固當鼎足孟郇覺賈生尙

多羸弱

閱唐書文體閑遠亦云史才好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

明如師老爲師毫不可忍爲巨可忍不敢動爲不敢搖直
兒童語宋祁亦雅材何以有此蔽究其師法殆退之作備
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此
中消息承學者參之又軋苗閔庠唐中葉自有此體蓋莫
著于高彥休闕史矣

攷崇文總目及漢書藝文志以下諸史志知董子公羊決
獄灼然別爲一書宋以前與今本無露並存錢氏之言不
爲定論子將審正說春秋者爲董子春秋餘篇爲董子而
入以賢衰對策蓋本傳言上疏條教則此三篇當在其中
矣太平御覽引決獄
數則設甲乙之辭校太平御覽所引無露與今書無簡
次第多異不得專謂今本非也御覽素未寓目因校董子

日一

五

取閱之無襍瑣漏所引書不盡依本文今之校古籍者輒
轉稗販往往譌謬然如高郵王氏讀書襍識得力多在類
書則又視其人學識何如所引無露數十條頗多異同不
欲據改本書尙有今本所無者則當入攷異中矣子校御
覽欲併尙書大傳許氏說文均寫出備考適微疾未能也
閱唐書偶記二事李石傳嘗言古詩人生不滿百嘗懷千
歲憂傷不遇也史文曰不逢
必宋祁改字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時
不明也勸之照也此與權德輿解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
禽皆深得詩人之旨難與陋儒文人道白居易傳玄宗好
攷宋璟奏事久之而出鷄死握中此與魏徵事必有一傳
會

閱唐書百官刑法食貨志皆綱舉目張精粹博大可爲
史法讀唐書四十餘日始一過得失略有見帝紀詳實不
似五代史之陋不革武后紀爲是志文多美當由悉本舊
籍表目不備宗室世系分房著錄可以爲法方鎮表僅載
軍道分合不具節鎮拜罷承襲是爲巨謬後來沈東
甫補之宰相
世系貽譏舊矣六朝唐人崇尙譜學亦類族辨物之義列
傳文詞整贍然頗失序子孫附其祖父又多別傳義例安
在觀李延壽傳頗稱其南北史故喜以子孫附祖父也至
如白居易在賈曾傳後吾思之最不得其故豈亦有傳寫
之失邪

日一

五

端委唐書於此最爲簡略不完諸志精深茂美可爲典要
輿服儀衛不分列甚合唐修諸史隋書後成作志分屬專
家本名五代史志別行上書時附之隋書耳然則今本入
于紀傳間非也當如後漢書例列志於後
寫定董子而月矣始得凌曉樓注本知張皋文先生有錄
露讀本其更次諸篇當改寫從之
得俞松泉廈門書來問經疑數則云近作離詩辨以爲禘
太祖者禘壘也又欲以烈考斥文王以爲武王不當在文
母前子舉陳氏所謂以文王配后稷者以答而證之杜鄴
傳則子在母前非深明禮意不能了然於胸中又問公羊
傳杞伯姬來爲直來何邵公注有歸甯之禮其實不然卽

所云大夫以下妻有一歲歸宗之禮皆非也予本孔驥軒公羊廣詁以明直來爲父母皆不在本陳碩父毛詩疏以明歸甯爲春秋時制非周初古禮葛覃詩敘不以歸甯連讀傳明言婦人謂嫁歸乃又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稿是箋語又問易注家得失及明代詩文優劣予條舉答之以慰其好學之志然未許其深思也

閱莊葆琛先生周頌口義於雝禮文王率諸侯以祭先祖云云頗與松泉禘鬯之說近予未敢謂然得此義亦不欲錄示松泉

代章學使撰葉君修橋碑用漢人文例度當駭俗也

芝泉丈自京寄晉略至予自十九歲得此書所至必以自

日一

七

隨庚申汀州之難書篋盡失求之數年復還舊觀如故人久別矣

閱鳳洲萃堂詩數十篇舉體峻拔詞旨俱清所少者深思然已度越子高鳳洲卽日還杭州子行止局脊不能奮飛乃賦錄別三章送其行危苦之辭抑亦非我佳人莫之能

解視鳳洲良不薄矣詩見集中選錄萃堂詩別具

今日見趙翼雲崧全集廿二史劄記餘叢考究爲讀書人撰述詩文趨向岐誤亦不失爲才士

於書客故紙中按得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校讐通義殘本狂喜與得晉略同章氏之識冠絕古今予服膺最深往在京師借葉潤臣丈藏本在廈門借孫夢九家鈔本讀之

不啻口沫手胝矣不意中得之良足快也

閱詩比興箋以校予古詩錄

有人持大觀帖來爲馮笏耕舊物今歸朱氏又求售矣舊拓完本惜無力得之

閱惠研谿詩說不爲屢心

閱全謝山集子高藏全祖望集有寫刻二本多少不同全於浙東文學雍乾間頗爲職志其實粗識藩籬而已鮎埼亭外編於明末諸忠節雖敘述不中律度亦爲不廢之作辨證遺聞以理勢求之多可信者他文則蕪矣所學於同時文人密或遜杭秀殊讓厲大科再開視已未數十年耳人材升降不可以尋尺計若紹衣者亦懲詞科批尾與門

日一

六

戶之習而去之未遠生平最服梨洲時有微詞最惡西河沒其本真吾以爲于兩先生皆不中作僕明人動夸不讀唐以後書其言似非實是特明人無足當此者康熙以來東南人士幾幾乎專讀唐以後書如紹衣者亦其一也紹衣於史記漢書皆未究心吾此言不爲過

本朝學術蓋嘗三四變矣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尙文辭又好言經世祇爲幾復兩社餘波經史大誼尙無涂轍偶有從事炫世而已非實事求是也竹垞西河皆是竹垞文章士經生之業不博西河天挺軼才摧陷廓清有功聖學而日以心鬥不軌于正遺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慶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

之習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爲命世之儒也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爲羽翼易堂諸子虛聲相煽者也而彭躬庵爲高卽亭林二曲其學尙不足師表百世亭林論治皆漢唐之粗迹如郡縣論不可謂非巨謬然諸君皆講明草野間耳廟堂之上湯文正功在治民而大臣風義未昌二魏則無問學可道熊李輩心性空譚陸清獻徒爭私見遂至束書不觀而學遂一變厥其鄙倍者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按討遺佚求未見書爲事所樂講者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而已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惠氏一門卽於是時萌芽經術故徑創瑣瑣之習漸衰而六藝古

日一

十九

學起矣極盛于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緒皆有條毋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諸老師儒略具前紀在去冬厥後師法異趨後起求勝六書乃譏評未重文章則墨守歸方經學如詩書古數從其說者奉一先生之言廢先哲之傳吾僅聞此數家之論未讀數家之書未識爲盛爲衰要之論學則又一變也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澹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談亦以稍熳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綜是論之國初稍尙浮華遺佚中有深粹者則別出一變而爲疏謬再變而爲瑣屑三變而始爲經學經學亦濫觴於明之遺

老蘇延授受至此大昌然嚮之浮夸庸陋餘習漸染亦未能天下從風或且因以求勝至於學矜西漢書高宋槩水火之爭因茲以起則於不變之中而變之機已伏是在學子之能自得師矣此篇寫出自注入集甲申八月記

閱韓詩外傳多與諸子互見蓋取裁諸子說苑新序又取之外傳先秦兩漢載籍出入複雜此吾所以驚嘆于馬宛斯釋史也安得取漢魏六朝文史亦用釋史例甄綜羣言則過引簡錄萬萬矣釋史李序已言之然釋史原文尙有待刪待補者宏綱大誼則炳如耳矣

日一

三

浮慕焉以爲一家之學亦未盡耳懸之國門羽翼六藝吾師乎吾師乎吾欲造學論曰天下無私書天下無私師正以推闡緒言敢云創獲哉

閱劉端臨遺書粹言不少學有心得者也

偶思取味經容甫與軒實齋珍執申受保緒定庵諸家文錄數十篇以爲讀本既復思夙昔疏于東原未嘗卒業其書子高盛推之往復三四矣發子高書篋有戴集因先檢段若膺年譜閱之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辨正宋明鄙說信有推陷之力然爲空言一也剖析窮于豪芒語多則不能無得失其說命說才子亦未遽謂然襍文樸儻不免腐木淫鼓非莊汪諸家比

閱經韻樓集經義縝密文律亦疏

閱宋景濂集龍門凝道記文義醇實過郁離子陰陽樞篇有云孔子之傳易孟子之說詩加以數言而其義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必優柔而自得其有見乎爾也近世則不然傳文或累言數百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先生生宋後又承金華諸君之學而能為此言豈獨一時魁碩哉浦陽人物記淵絜有筆削遺意高出元史上故知集眾修書刻期嚴事苦賢者以所難也

閱國語頗不信內外傳之說未必與左氏春秋同出一手

日一

主

因檢吳越春秋校國語文章詆詘東漢人不能為

閱包慎伯述書獨到之語皆由心得

閱尚書既見疑出刪節與龔禮部撰墓表不甚相應尚書

說毛詩說渾粹有道之言經師而人師矣

閱徐飴庵頌廬文彙三冊一為井田一為禘祫一為明堂

今之漢學門面家當譬之有司出呵殿聲也

閱俞中山經義達詁一卷僅刻成說周易者亦王伯申門

庭中人

閱恕谷後集李剛主承顏氏學不事空言心性以六藝三

物為教近世之鉅儒文亦精悍有正色

閱春秋正辭莊先生書多未竟之業然宏綱畢舉矣

萬緒憂悲挑燈讀述學以滌之乃至自敘不覺聲淚俱下實齋先生所謂文之動人者情也

閱兩漢金石記覃溪于碑版固是大宗所論多平實似勝王蘭泉

讀定庵文集平均篇著議農宗五經大義終始古史鉤沈論樹義既高文體迥出蒙古圖志諸敘西域數文制作之盛在此其他序記志傳雜文則猶未前唐習甚者且有詆氣不及容甫先生之大雅矣並世兩賢殆難鼎足庶幾周保緒乎晉略而外文集未能悉稱每誦述學如聆古琴瑟生諸先生後寢饋遺編榮期之樂可四也

活字本春秋錄露板口署蘭雪堂卷中注某一作某與凌

日一

主

氏所引王道焜本合而凌引之不盡疑王本出於此本

閱江甯楊樸庵詩彙一冊老成有法度詩注言崑山葛蜚

卿已死余京師舊友也哀之

陳誠庵者好古嗜學與予以借書往還年少氣銳可畏

大風揚塵陰霾塞天入夜益烈如吼如潮念此時江海行

人茅檐婦子何以為情豈獨鳴條之感

閱賈子精金良玉惜割裂屨亂始徧使求賈生之學者不能得之本書盧召弓校定亦不如校董之精

讀荀子至成相篇王氏讀書稊志校語有不盡然者當篇句字雖一律中亦有變化多寡不必如案譜填詞不可增

減也仁人糟康仁字非衍宗其賢良辨其妖孽不必有脫

字禹勞心力不必去心字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不必有脫字區古聖賢基必張上未必脫四字願陳辭下亦可無一句此章銜接而下漢以來詩法所本原于三百篇者孰公長公之難當一句讀託於成相以喻意上不必有脫句

挑燈讀宋人詞至柳耆卿云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語不工甚可慨也

稼孫屬子審定餘姚周氏藏石漢三老碑文漢人最重避諱恐祖禰久遠子孫或不知而誤觸此碑當施于家廟之庭或堂非墓碑葬石比文有曰念高祖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出嚴及焉敬曉末孫其副祖德焉文

義明白碑載其父母忌日在建武十七廿八兩年而爲第七子耶所立石計時相距不遠仿翁方綱年月表當附建武後矣

稼孫屬審定符秦建元三年鄭熊修鄧太尉祠碑此碑著錄惟金石癖潛研堂金石跋二書均誤以解虔題名二行與記文連接其實又以其年六月云云爲立碑後補刻之字不可不別也

得季況書言正爲三國會要采獲羣籍已就數卷戎馬之暇乃能著書文吏亦健吏書言子高堅持帝蜀之說閱過庭錄門庭寬大既宗鄭學復不阿輕議程朱曉人不當如是邪論老子精研絕學洞識本原惜說義之書不成

讀商子重農務本所見最大峻法薄賞爲禍最烈其奔絕儒術禁息游說則當日救時之激論與韓非相通

見陳氏帶經堂書目多有影宋鈔本蓋黃蕘圃舊藏後歸王惕甫陳徵芝蘭鄰官浙江時又得之惕甫乃入閩此其流傳端緒也

夜閱汲古本北史翻墨流卷三十一之三十三爲之邑邑年踰三十淪落海隅苦作書癡何其痼也

閱陳訐所選歐陽永叔詩清折高峻此境亦唐人所未有宜與梅聖俞抗手吾欲擬之沈約集中西崑體亦不少陳選有十餘篇

閱魏書天象志闕失宋人校語疑取張太素書補入體例

截然不同似用漢儒五行災異之學語焉不詳不如魏氏簡當有法地形禮樂體裁完密吾于魏氏深服其三長不獨欲雪穢史之謗然子高與子極辨以爲好奇之過

稼孫屬審定魏賈思伯碑金石萃編著錄原文譌闕隨在皆是此碑言高祖孝文皇帝深相愛云云末行亢父令云云皆不能辨正史本傳地形志皆不一考何其疏也倘後日碑亡書存誰復正其謬誤

閱魏書諸志不讓孟堅禮樂刑罰諸篇散之件繫合之成文列傳亦有類族辨物之義此豈南北朝族史所及夜校董子六十七二卷脫誤最甚盧校之功大矣張皋文讀本尤精

蘭雪堂活字本董子舊藏陳蘭鄰大令帶經堂今歸陳誠庵案此本與永樂大典多合第十三卷四時之副人副天數篇闕脫則他本致誤之由胎於此本大典本故不闕觀附錄題跋無胡榘樓鑰二文而未載中興館閣書目是此本出于南宋在萍鄉本之前蘭雪堂者明人華允剛也尙有玉臺新咏亦活字印行在正統間

潘鳳洲自廈門寄近詩有矯志篇甚工錄秋思一首於此木葉蕭蕭下井梧高臺寂寂嘯夜烏叩瞻天北星仍爛遙憶城南月自孤海鳥翱翔傷羽翼江花零落惜根株中原萬里多秋氣元鬢絲霜念道涂

閱魏書彙傳體裁精當惜文字多非其舊恩倖傳首列王叡其子椿卽收之姑夫並云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以舊恩曲回史筆直道如此猶蒙穢稱豈不惜哉

閱魏書僭偽傳措詞失當其過爲六朝族史之尤諸方並起互相長雄不獨南邦不應附傳卽西北羣雄豈可不以鄰國禮之吾於此益服保緒先生國傳十篇爲不朽之業矣

平湖徐奎藻介甫以書來所爲詩四卷屬予審定才思不匱體勢翩翩有志學杜者也
閱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識彜解因檢官本互勘多所刪改矣

閱舊唐書憲宗以後帝紀縣尤特甚貽重修者以口實當

以舊文散落后自撥拾不知裁割耳又聞人詮刻本代宗大厯四年五年八年九年均有錯簡二三十行昭宗紀當篇卽屢稱昭宗

審定戴子高論語注子高大旨本之劉申受宋于庭二家子欲爲纂序推本六藝之大以論語爲微言之總龜以大其書又注中爲更定十餘處

舊鈔隸釋出于元本爲葉九來故物後歸黃蕘圃有袁又愷顧千里兩君詳校卷末有陳仲魚先生戴笠小象印記閱玉臺新咏時代名氏章句異同皆勝文選予古詩錄據詩紀本多從文選徐氏如陳琳徐幹蘇欽之歸漢十九首八爲枚乘塘上行爲文帝作公幹室思一篇五章無襍詩之目皆當更定從之

閱湯臨川詩掇皮皆眞音裁亦雅
得陳碩甫徵君手校淮南子蓋傳校宋本於莊所刻本中予騰校一本貽季況

今年先後買得明刻本通典通志略文獻通考三書求之十年乃始得具寒士物力之艱如此至版刻不精紙墨漫漶闕葉手鈔補完吾輩讀書比之溫岐言有孔卽吹亦曰有字卽讀而已

弱歲時施君庭午贈予吳西林臨江鄉人詩一冊爲蔣藹卿攜去今日陳星村忽貽此本蟲蝕叢殘手治之讀竟如遇故人西林詩溫潤縝密比德于玉研精小學著說文理

董未竟也藏書最富餅花仙館圖籍散如雲煙矣

明人寫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字畫訛舛然是永興真本世行陳禹謨刻改易面目盡失本真引據古書輒以世俗本承改其書可燒也此寫本有雲章閣初佩齋印流傳端緒不知何人後歸孫伯周觀察曾屬王石華校正又自校之洪筠軒嚴鐵橋又校之鐵橋漫彙記校是書始末甚詳並云已刻清本數十卷已而中輟卷中有鐵橋跋語原本又歸何夢華何之後人以歸閩陳蘭鄰罷官攜之歸閩仙游王懷佩欲以重金易之不得周季況飢渴是本馳書十至乃歸周氏矣季況名星詒祥符人時官邵武府同知得胡石莊先生釋志夙聞此書李中耆推為顧亭林日知

日一

三

錄之上道光十七年刻成傳本不廣乃於海國得之言性道者樸屬微至推究本末言治理者黃鍾大鏞重規疊矩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通經致用命世儒者行文熟精賈董論議頗折衷文中生當陽九未見施行遺書湮鬱不絕如綫此亦一文中之子也

閱顧亭林唐韻正歎為絕作音論中說轉注欲破較長成說以聲為主此則無事自擾然亭林為古學開山江戴段王孔劉密益密精益求精不能不奉為初祖繼往開來豈小儒也哉

夜錄陳喬樞樸園詩經廣詁校語蓋樸園與齊魯詩遺說時以此為底本

校藝文類聚一百卷是本初為馮已蒼借錢牧齋宋刻本校正繼之者錢求赤閩陳蘭鄰于道光壬辰冬傳校一本予得之陳氏又遂寫以贈季況考馮跋知宋刻出自閩人劉履丁二百年後流轉傳寫仍在三山亦墨緣也

宜黃符雪樵大令死予賦詩挽之見集中復挽以二聯語云曠代逸才歎正始音亾亂離仍似永嘉未忘年知已痛丹青手去坎壈還為行路人又云惻惻無華信史誰書循吏傳窮愁有作佳兒能誦老夫詩大令贈予詩有誰知絕代丹青手也作尋常行路人故聯語及之

閱滁州徐葆光子中竹軒詩選一卷與黃仲則同時亦可傳

日一

三

除日檢書凡九百十三冊耳金石拓本百四十餘品夜陳酒果呼長恩仙人祀之

師儒表時之見未為論定錄存日記備忘

絕學一

莊方耕先生家學從子葆琛先生 孫綬甲卿珊

葆琛二甥劉申受先生

宋于庭先生

汪容甫先生家學子喜孫孟慈

同劉端臨氏

李孝臣氏

賈稻孫氏

江鄭堂氏

章實齋先生

同學邵二雲先生

龔定庵先生

同學魏默深氏

別出黃春谷氏

同學焦里堂氏

春谷傳詩王翼鳳句生

梅植之蘊生

名家二

高郵家學王懷祖先生

子伯申先生

嘉定二君王西莊氏

錢竹汀先生家學從子站獻之

唐學源

侗同人

長洲家學惠元龍氏

子半農先生

孫定宇先生

定宇弟子

江良庭先生

余古農氏

大儒三

顏習齋先生弟子李剛主先生

王崑繩氏

劉繼莊氏

剛主別師毛河右氏

崑繩

王汲公氏

同學

馬宛斯氏

通儒四

胡石莊先生

嗣音李申耆氏

黃梨洲先生

私嗣音全祖望紹衣

顧亭林先生

同音張稷若氏

方侍郎苞

日一

朱太史彝尊

李侍郎紱

經師六專經著撰別見

江慎修先生

傳戴東原氏

再傳段懋堂氏

三傳陳碩父氏

四傳戴望子高

別出凌仲子氏

程讓堂氏

文儒七

姚惜抱氏弟管同異之

陳用光碩士

梅曾亮伯言

惜抱劉海峯教諭惜抱劉孟涂氏繼起

姚薑鴻編修 族子瑩石甫

邵位西比部

張皋文先生家子成孫彥惟

同學翰風氏繼起甥董士錫晉卿

洪稚存氏

孫伯鼎氏

孔撝約先生繼起甥朱見庵觀察

校讐名家八

盧召弓氏

同孫伯鼎氏

畢秋帆中丞

輿地名家九

顧景范氏繼起洪稚存氏

同亭林先生

小學名家十

爾雅之學

邵二雲先生

郝蘭皋氏

說文之學皆釋證全書之家

鼎足三家段懋堂氏懋堂鈕樹玉匪石諍友徐謝山氏

桂未谷氏

王棻友氏

桂王嚴鐵橋氏前導

別朱豐芭氏

聲韻之學

開顧亭林先生

大江慎修先生一傳戴東原氏再傳段懋堂氏

別羅臺山氏段嚴鼎臣徐卿

正孔撝約先生

宗劉申受先生

集姚文僖公

成龍翰臣氏

金石之學

張弼力臣

吳玉搢山夫

翁覃谿閣學

王蘭泉侍郎

錢竹汀先生

孫伯鼎氏

洪頤煊鈞軒

阮文達公

提倡學者十一

阮文達公

朱竹君編修

弟文正公

讀繹志兵略軍政篇陳義甚正多載籍陳言未必致用不若至治吏治諸篇之精確尙論篇往往先得我心六十一篇之文要當三復始窺其韞以上甲子

將歸故鄉收書入篋選今人詩以遣日耳選葉潤臣敦夙好齋詩十二卷得百篇選吳西林臨江鄉人詩四卷得八

二

三

十七篇選符雪樵卓峯草堂詩十四卷得六十篇選吳仲

倫初月樓詩六卷得五十六篇選龔定庵破戒草得三十

四篇選黃春谷夢核堂詩三十二卷得百十二篇

潘少梅翁詩爲南游草題一律曰一話滄桑事已非萬言

杯水夙心違文章壯歲才先老耆宿他鄉客未歸三晉雲

山千氣象八閩霧露問裳衣傷離感逝都如訴誰爲哀絃

理玉徽

題無錫薛子振閩江歸權圖子振十餘年前曾客閩兩年

歸作此圖今又入閩矣予與子振嘗同客德化萬藕船侍

郎京邸居四槐老屋者數十日今者天涯相見予又將歸

去遂書長句云權歌聲裏船頭眠懷歸竟歸如得仙君胡

磨跡復來踏上灘下灘舟又牽記得張南與趙北長安秋

槐照顏色握手風塵話苦辛男兒十載長爲客書劒蕭條

兩不成江頭春水送人行關山一曲重回首愁絕人閒爰

寄生子閩游七載縑素襍題未存藁本如此等詩文當可

百篇偶書于此爲泥中爪印

劉幼田子忱兄弟以漢平津侯鏡示予舊爲泉州呂西村

藏西村有記頗詳文曰大漢平津侯陽朔元年造體兼篆

隸在紐旁兩行紐旁方印似繆篆不可辨紐下作圓月形

鏡面翠點斑駁邊如蟲齧面漏小孔益入土久矣

日一

三

日記卷一

自福州攜婦子三月十一日登舟四月二十二日歸杭州
城郭人民真如令威化鶴五月三日賃廡始居檢書挂畫
故鄉乃此蘆蒲艾侵尋驚心節物

閱元史類編漸斂塵勞匪云讀書

閱丁氏新刻邵位西北部禮經通論言古禮十七篇為完
書無闕佚義頗精稿而必以逸禮為盡出偽造則主張太
過山陽丁儉卿議之比部平生著述以尚書大意為巨編
聞更名通義板刻垂成燬于兵燹確信偽古文盡破閻惠
王江諸先哲之說而以載籍所稱逸書皆劉歆偽撰與宋
于庭之論似同實異出于方桐城而已以世倖當武成當

日二

一

取之宋氏非閻合邪邵氏遺書傳其尚書不若傳此禮經
通論雖闕下篇目錄具有高伯平書中無難以十日之力
補之獻于比部義兼師友問學涂轍不同未能如江鄭堂
之補周易述也

閱鄭湛若嶠雅終卷泠泠如玉琴清商之曲也其集本出
手書明人不甚通小學字多破體此本又鄭氏後人重刻
益譌別矣

海甯許子曼言其家顧亭林肇域志彙本已亡繆都轉錄
副亦失是此書遂無傳本矣十年前曾寓目未卒業也德
清許氏別本聞杭州克復大帥得之當再出人聞耳
閱陳寶庵鴛鴦宜福詞吹月詞婉約可歌有竹山碧山風

味杭州填詞為姜張所縛偶談五代北宋輒以空套未撥
百年來屈指惟項蓮生有真氣耳實庵雖未名家要是好
手

校閱瑞安孫琴西觀察遜學齋詩篇體清峻學人之辭古
詩勝近體七律勝五律可謂篤雅有節矣

高仲濂來談執究心實學有志於天文律算乃欲通西人
之術以求制夷可謂大義凜然有此難弟昭伯為不死矣
釋六舟小綠天庵詩嘉興高伯平丈屬予審定書後云宋
以來西湖多詩僧工者蓋鮮六舟和上以金石摹拓著名
東南扇頭牋尾時時賦詩性好搜訪每得古蹟輒以詩記
為將來圖經方志所必錄蔬筍中別具公案當時自阮文

日二

二

達公而下游方之外喜與論交襄辰觴詠承平勝事亂離
瘼矣渺不可追小劫人天彼法中如夢如幻掩卷喟然

除日赴泰興吳禮園之招同周仁甫禮園弟農山湖濱茶
喜錢武肅祠堂未落成俯仰馮弔同游五人外更無足跡
山靈劫後殆難得我輩復登臨也自丁巳入都後凡九年
始得於故鄉度歲痛定思痛豈第修蛇赴壑之嗟以上

閱新刻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字為張廉臣大令舊
藏貽獨山莫友芝子偲子偲撰箋異一卷跋語證之羣籍
而段若膺注嚴鐵橋校語多與閻合予嘗言許書原本為
傳寫所譌敗者不少此唐本流傳僅當全書五十五分之
一而異同之多如此徐氏二本所不逮亦有當用徐本訂

正者字經三寫何能畫一是所望于好學深思者矣又子以玉篇爲六朝本說文解字此意安邱王萊友之書得之論別具

詁經精舍重建馬撫部檄子監院同治五年正月晦襍被載書坐臥第一樓下昔人詩云從此闌干凭不了兩餘風定月明天放雀亭新種小梅猶有餘花丹華一樹含苞吐頰回首當年寒香三百劫中化去談他雲外雀歸來矣

蔣鄭泉布政買書弄精舍凡千三百冊諸生能讀經史具在欲爲通儒何待搜奇訪秘哉王麟書云此事不二十年而所弄略盡亦哀已哉

日二

三

林更大視潛齋更實視黎洲更稿視習齋更文遺編晚出知者蓋鮮顯晦之數其有待邪

閱鄧彌之白香亭詩使生宋齊閒不爲謝則爲鮑矣

龔定庵禮部舊藏齊蘭陵王碑拓孤本也字體頗近唐邕寫經記今歸宗湘文太守子從高宰平五丈得觀

閱經世文編至禮政大典蓋及全書之半矣戶政言漕運言鹽法言錢幣羣議蠶起莫能別白言禮之文往往信宋人疑漢儒又或信注疑經信史疑經皆所謂因陋就簡耳閱經世文編揭子宣兵法百言可博笑粲所謂紙上談兵也李穆堂言陳法可見施行魏氏言城守亦詳盡顧景范方輿紀要序著書矣亦不自以爲可法于後世魏氏目之

之爲搶攘策士之言諒哉儲大文之籌南議可謂陽羨一鳳海防至今日情事大異諸所陳說皆成芻狗

學使吳和甫先生以嘉善吳聚泉南湖百咏草彙付子審定此子雖不永年亦禾中之秀

遼金史事本末不舉檢邵氏引簡錄閱之

同人觴辭慰農觀察師于湖舫風日清佳吟嘯甚適一念此集爲離筵不禁悽惻放雀亭有酒人張坐辭師不通名氏徑與毋戰同人繼之脫略形骸想見晉宋閒人風致落照依散秋山澹冶所恨勞勞亭畔無柳可攀以上兩寅

閱嘉興張玉珊寒松閣詩詞彙詩篇秀絕未深思耳詞尤婉麗

日二

四

瑞雲山送袁蓮伯葬平生骨肉之交臨穴之痛如何可言黃鳥三章善人作豈獨人琴之感蓮伯名鳳桐袁州籍子七友傳之一

閱江山劉泖生駢文一稟有爲子與中白詞刻序昔未之見

姚季眉大令集江浙文士爲湖舫文會以慰農辭師爲主盟會者溧陽史鼎梅生山陰周炳炎攬身黃巖袁建舉星葩歸安費玉崙且泉山陰沈榮少鳳嘉興李宗庚子長張鳴珂玉珊錢塘鍾受恬子珊王麟書松溪張預子虞仁和董慎言仁甫譚廷獻仲修陸召南子鴻秀水沈景修蒙叔仁和陳豪藍洲十五人

閔定海黃薇香先生傲居集豪本元同上舍之先德也海濱力學窮經薛史可謂俊人

馬中丞吳學使奏開浙江書局辭慰農孫琴西兩先生主之高伯平丈李蕤客張韻梅與予爲總校胡肖梅鳳錦汪

洛雅鳴皋陸春江元鼎張子虞張玉珊沈蒙叔王松溪陳藍洲爲分校

閱蔣鹿潭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爲第一流矣

閱項蓮生憶雲詞篇旨清峻託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彙一卷徧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飲水次之其年竹垞樊榭頻伽尙非上乘近擬擬篋中詞上

日二

五

自飲水下至水雲中閒陳朱厲郭皋文翰風枝菴稚圭蓮生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詞正變無取刻畫二窗皮傅姜張也

讀韋廬詩如嚼冰雪臨江鄉人之匹矣

游蘆墟陳駢生醫士家野水荒灣地連吳江壁閒有郭頻伽楊龍石墨蹟案頭樊榭集及康熙名人小集殘本十餘冊皆初印

閱王船山噩夢黃書皆與梨洲待訪錄相出入

與吳人鳳芝函大使談藝文章有志於姚憚持義法甚謹詩亦雅才屈宋衙官足與朱櫻船抗手

符竹迎年歸故鄉三除夕矣鬚毛漸改學殖終荒三十六

年如蚶赴壑艱辛乙榜屬望無人師友風期等於骨肉獻歲發春隨計北上舟車安隱文字吉祥劫火餘生本忘榮利但期還我儒官備書充隱期以十年治經史未竟之業得一卷書附庸于胡石莊章實齋兩先生於願足矣以上正月四日倫兒殤十三年如一夢耳

同年生孫彥清詩彙矜重清峻可謂逸才

過虎坊橋葉潤臣先生故宅不勝華屋山邱之感

閱王萊友說文釋例平實周密集小學家之成

妙光閣訪吳子珍旅殯雪涕立榛莽中久之電光石火一棺戢身人生到此天道甯論追念平生耳目俱廢

錄得新舊稗文彙二十篇蓋亂後詩已刻三卷而文彙隨

日三

六

手散弃盡矣子珍死中白無相見期誰定吾文邪

過許海秋起居丈海內老成晨星寥落十年離抱一槩軍聲痛話當年屈指師友覺長生久視爲無謂矣海翁文章爾雅頗近汪容甫氏而談桐城派者顧少之章實齋所以歎知難也

得檄署秀水教諭冷官身世要當忍飢誦經耳

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王氏宅心和厚舉體寬博可爲讀書著書法以玉篇校勘爲子有志未竟之業許書有段桂巖王可謂四大宗子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例總理其散言大義以爲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涂徑閱文獻通考兵刑經籍之類誠有如章實齋先生所譏然

用力不可謂不勤託體不可謂不大

讀水經注趙氏言注中有注固當不謬

閱尚史體例未盡自注處不待後人考異此其善者

排類書篋凡十二取太史公自序語顏之曰厥協六經異

傳整齊百家雜語爲書一千三百六十冊耳

閱許海秋玉井山房詩餘幽窈綺密名家之詞

見陳將軍致大帥書可謂筆挾風霜亦他年史料矣

點閱莫子偲邵亭詩六卷樸屬微至學杜老境乃近元次

山眞雲山韶護音也

定夏薪卿詩薪卿名曾傳子儀司馬子子笙光祿從子

友陳雲欽弟子也早慧能詩趨向甚正語弄凡近十年來

二

七

隨宦燕秦楚蜀山川兵火推助其文後起之秀可畏

閱洞庭秦散之詩稟可謂清絕怡怡

閱漁洋山人居易錄名言雅句國故舊聞隨筆寫記自有

義法予欲仿此爲日記以二十年亂離奔走稟本散失近

年所記荒略不足觀前哲緒餘後生亦不能學步

閱曾賓谷選駢體正宗袁子才非不諛而氣散神茶音

響凡猥賀平伊里表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

之辭西域終失雄圖意曲而筆弱與延綏將軍書誰關鐵

牡永靖銅駝下句不可通下忠貞墓碑見周武之封比干

使事不合如云見孝武之弔比干則比傳矣于忠肅廟碑

轉接處皆舉場經義首節改吳慶百諸葛廟碑中言吳不

救蜀一段于史事未究嚮壁虛造原本如此亦不當襲謬
房次律曳落河中尤不合右皆名作語句又當文中著力
處偶摘論之不誤來學

閱東都事略義法簡實使此手爲唐書當可下視子京

閱駢體正宗叔小圃三漸入道古文章氣運旋斡於不自

知朱石君稍著力邵文有云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

剛之制此中眞際難言之

閱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詩篇一往清折未免疏曠世以

爲奇乃正病其無奇不如駢文遠甚

閱駢體正宗吳祭酒意主近人圓美可誦而古義稍失作

駢體者當於此微斷眾流

八

閱駢體正宗此事莫盛于乾嘉之際五音繇會如容甫八

代奔走如輿軒先後駿雄殆難鼎足洪北江文琢句最工

而淵雅之氣漸減然由澀得厚亦第一義

閱王船山宋論醕實閱遠殆無疵瑕論趙普韓琦司馬光

李綱秦檜岳飛精礪不可易垂百代之龜鑑

讀釋志開嘗闕其立言之旨以禮爲教邵卿之遺中和爲

本徐幹之志也無放言高論而隱然以正人心距諛行自

任可陳黼辰可垂國冑

閱嘉興趙桐孫詩稟含茹卷軸望而知爲學人高處頗似

劔南

閱趙善湘洪範統一有曰箕子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洪

217945

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可謂洞天人之幾矣

閱劉申受先生說公羊諸書如寒得裘如客得歸耳目神志皆適小小異同可微辨也

閱彭二林測海集序事簡要詩篇雅著作之材以上

閱畢紫筠衡論大旨在講宗法通授田之制持均食之論蓋權輿于龔先生農宗而件繫欲見施行者也通天下之

田足天下之食數十年來包慎伯周保緒及龔氏畢氏皆有論議世變亟矣或者天心仁愛引端于一寸之籍乎

閱王穀勝晚聞居士集樸摯無彫績而字字有法深于漢文者也

連會恆寒餘杭王秋舫來談醫言今年厥會司天宜有恆

雨五運六氣與易道準聖不徒作諒哉

閱葉已畦原詩內外篇以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推本性情語見實際詆明中葉諸家則未離門戶之見橫山主

持詩壇未昌其教門下得沈文懋負朝野重望乃橫山體素儲潔而歸愚多查滓則過求平寬之流弊耳

今春校文選卒業胡氏考異大旨矜慎願淵蘋彭甘亭有力勇願精于讐校彭熟于選理宜是編詳而不濫也予欲

撰文選疏蓋泰興吳師爲衣蓋之授先求善注真本傳校考異訖將益以俞氏音義梁中丞旁證寫定善本乃爲疏

通不欲執古人例不被注之說而申注訂注彷彿胡儀部之治儀禮將以今年草創明年粗就四十生日前得成書

以告先師爲幸舉節目於左

先讀正 次章句 次列本注引書存亡同異 以上始事

次略刺五臣精語 次申注訓詁 次申注名物 次申注說詁 注中說詁多非善舊 以上草創 次補注訓詁

次補注名物 次補注說詁 次訂注 以上成書 次音舊

多改失當用經典釋文例別撰附焉 杜門兼旬以婦病也乃于其閒治杜詩陸詩兩家真際小有悟入廿年妄論十割六七意有淺深匪云違異

五月望日高古民丈病卒追懷癸丑以來論交羣紀之閒與昭伯結昆弟之好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童幼親密子弟畜之昭伯得心疾沈綿不瘳予南北奔走與高氏蹤跡

遂隔亂定言歸昭伯効于越州有子岐嶷而仲瀛好學深思白叔才氣颯舉皆可一日千里丈周甲之年神明強固

猶跌宕文酒之場家素封遇亂不能無折閱父子兄弟怡悅家術授受文史丁卯秋白叔與予同舉於鄉通家之誼

視予加親禮闈罷歸與丈猶數見秋初嬰疾奄忽閱歲遂以不起遺詩二三十卷尙未刊布意趣在梅村竹垞閒言

念疇昔愴懷老成如何可言

閱王楊甫碑版廣例舉漢魏至唐碑文以廣潘王之書世以楊甫爲信韓歐篆書之意殆欲盡廢古人噫此固未識

楊甫氏之微意也別有論

閱陶錐菴遺詩一卷此君長于畫理故矢詩皆山水清音

閱唐宋詩醇放翁詩廣大精散聲備宮商去杜一閒

點定余右軒同年昆季詩一卷右軒自撰七律數十首足

當清新之日其兄贊字復庭高澹有古意弟楸嘯松才筆

個儻不脫凡近質字華甫詩數篇學吟未成贊殉難質早

世弟昆唱和師友家庭雖未必四皇甫要亦一門風雅者

矣陶錐菴詩余氏詩子皆序之未入集

閱宋王叔安雅堂集荔裳詩足當大家文亦不重濁漁洋

文略之匹也

閱江弢叔遺詩哀語使人不歡危語使人毛戴人生數十

寒暑何苦乃爾

閱黃仲則兩當軒詩天才既超風格矜重生氣遠出而澤

于古當時果無第二手也心餘沈雄仲則俊逸鼎足頗難

其人

宛鄰書屋古詩錄十五歲以來所誦習汀州陷時書篋盡

失今年常州新刊本蔣子相貽我得還舊觀莊中白嘗以

常州學派目我諧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當也葢莊氏一

門張氏昆季申耆晉卿方立稚存淵如皆當私淑即仲則

之詩篇又豈易抗顏行乎

治文選踰兩月矣稌校羣籍短晷寂寥頗謝人事蕭然庭

戶從事鉛槧雖生事非裕亦頗自怡但此日不多得耳

治文選三十卷一過校讐甫畢已將一年可愧

閱吳子述蓮子居詞話頗見深微有功倚聲不小

高叔遲來談知許海秋丈已歸道山海內又失一老成海

翁高懷遠韻想見晉宋名賢文章爾雅絕不與當世競名

異時求述學嗣音非君莫屬平生嚴義利之辨持躬翬翬

過于朱伯韓侍御更非文士所知

藍洲得張婉紉夫人楹聯以贈我夫人正書為近時第一

手老輩如吳讓之友朋如趙搗叔皆當卻步此聯非其傑

作然柔厚無唐以後姿媚之習對之意遠

閱莊宗伯味經齋遺書閱深博大卒不能得其涯涘識大

之賢又高出諸經師上矣

十日以來校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華嚴音義二卷元應

慧苑記誦相埒於聲音訓詁留心古記不明通假亦不甚

辨正俗獨以唐時所見羣籍今世十無二三得此存其岷

略為可瑤耳

閱經義襍記三十卷敘錄一卷卒業臧氏篤實君子首闢

徑涂治經以鄭注釋文為宗最得師法之正子既重其深

識向歆父子之殊別董劉西漢之學為東京儒者所亂後

人鮮明推究人事之理學子窮經究心高密者已少矧引

而上之乎然校讐之學後起者勝未必若合符節如水經

注經注襍糅之說恐由庸堂傳益以明先覺矣以上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富家

詞繇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

閱定庵文集七卷畢定公文舊見於孝拱所及魏默深刺

史案頭者彙本盈尺游閩識林蕪溪教授授客杭曾假讀全集刺取若干篇孝拱令寫人錄贈即此本也予借教授本傳寫一通時江浙陷賊孝拱蹤跡不相聞恐全集遂散失欲存其略德清戴子高來福州又錄一本去會稽趙益甫避亂至亦錄一本因各有蒐討之約亂定知孝拱流寓上海楹書無恙寫本實行篋循誦而已林鈔本無目錄予從定庵初集刻本目錄補其未刻諸篇佚者尚多其他略仿初集義類次第之戊辰五月出都重見孝拱則杭州有刻龔文者曹老人云孝拱言曹老人者曾賣墨京師為先君子食客粗識字而已謬託知交所刻不知何本地繆可想屬予歸訪之蓋曹老人前自益甫得此本惜不知流

日二

三

傳端緒寫工又簡略從吳曉帆方伯刻之謬謂龔先生手定刻既成觸手譌敝龔先生一世班揚傳人有子全書繇重傳世有待刻百十篇以厭學子先觀之心未始非盛舉而曹老人譎觚焚眩出自意外要當備述以告讀者孝拱既對此舉拮据料量刻布全書則曹老人實激成之亦功臣矣定庵先生收食客之報在彼不在此

綱鑑正史約明顧錫疇原本桂林陳榕門相國增刪以教邊微人士去取多無義法宋元尤甚邨塾童幼粗知帝王統系而已侯官方伯付局覆刻同局諸君忽視其書謬謬視原本更甚予為審正一過原本之失則未暇正定也

仲瀛攜示日本人所刻三策其國方患英吉利上策言遠

交而近攻近古縱人之說中策主堅守下策則與彼人相習不以為怪僥倖偷安國勢不振有曰結強交大兼弱攻昧使聘以為斥候商賈以為開謀伺察外事以應其機宜益施德惠撫士民上下一心以謀利安廣上又曰敵國外患存國之資優柔不斷顛覆之本今一意決於戢守逐使斥書明告天下以虜之無禮以布敵愾之令督責守備兵之尤者可變而精也船艦礮械之少者可修而備也如此則夷虜之謀將索然而沮矣廣中又曰向者虜使之來乞貿易耳而天下之人奮然而作濫然而罵上自侯伯下至士庶欲以折衝禦侮不謀而同心今者夷使再至要求重大天下之人夷然不以為意繼此以往習而安之所請愈

日二

四

重而我所視愈輕於是乎彼所大欲者將至矣宋欽宗至理宗請和納賂優柔不斷以取禍敗易曰履霜堅冰至今則已履霜矣廣下又曰開心曠懷以通外交謀進取我所不知從彼之知者而明之我所不能由彼之能者而辦之我之所無得彼之有者而用之而舉天下之利害休戚與眾共之中三以上要刪不異賈生慟哭也署名狩野深藏稿不知其名氏

閱日本水戶藤田彪東湖詩鈔有八月十八夜夢攻諸兀利亞絕句云絕海連檣十萬兵雄心落落壓胡城三更夢覺幽窗下惟有秋聲似雨聲此詩絕似江攷叔

閱清狂詩鈔日本周防遠崎妙圓寺僧月性字知圓撰清

狂其號方外詩多涉邊防戰守憂國孤臣有託而逃者也
無題詩云七里江山付犬羊震餘春色定荒涼榴花不帶
羶腥氣獨映朝陽望國香

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
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填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餽
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
柔厚之旨

閱圍爐詩話吳喬專欲排二李其所指述大都馮定遠之
餘波耳二李之派誠有流弊必醜詆之并沒其才氣之高
朗篇章之峻潔且二李立言之旨實不愧於詩史予于明
詩錄中具論之承學者不必爲門戶之言所惑也

一

五

閱左暄春谷三餘偶筆語多攷證經史往往折衷江慎修
盧抱經兩家樸實無浮詞襍志之可傳者

閱湖北局刻桂氏說文義證南皮張薌濤先生序論段桂
優劣甚當竊進一語云段氏功在六經桂氏功在羣籍主
聲主義云者猶其迹耳

以後校舊唐書語別錄三卷未畢彙亦失去

計偕出門與餘杭褚叔寅同舟出詩文彙見質韻語穎秀
泠泠有山水之音文體修潔安學銳進正未可量右軒亦
同舟詩有同懷彙予敘之思沈響逸篇體成就吾黨多賢
正非蹶張標榜也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爲體有餘爲詣有
我爲歸取華落實二十餘年耳目差不眩變不薄今人愛

古人轉益多師是我師杜陵之言先得我心十年前撰歷
代詩錄各敘流別於今觀之殊傷偏激藉存初見而已過
常州詩云失憂耆舊盡珍重百年身平生私淑之所寄也
以上
庚午

同治十年元旦阻雪丹陽賃車未得同人游普甯寺巨鐘
在地深綠如玉銘字甚多爲唐中和二年王十四娘造書
體道麗亦鍾紹京王行滿之亞

六日步登金山從識字來以爲浮玉之山在水中央與焦
山青螺兩點耳戊午由孟河渡江真潤賊偏不能達也吳
和甫先生告予今之金山車馬四集江成平陸今始徒步
登陟陵谷變遷誠古人所不料

二

六

揚州發舟閱先師吳和甫少宰榴實山莊集蓋新刻付校
詩篇粹美隱秀不事蹊徑而雅有師法夙昔喜言放翁風
格頗近詞溫雅在君平公謹閒駢文刻意梁陳篇體少狹
然無一俗調

重興集客舍題壁有御車歎云豺狼若識路甯御豺狼來
亦可見孤征之苦矣

正月二十四日游泰安岱廟有小記同行張子虞同年書
之店壁文錄不錄

入河閒府城黃埃漠漠墜戶以居全趙用兵之地瀛莫古
爲重鎮自石晉割燕雲以畀蕃人積漸荒落幾同塞外明
代邊防亟亦未生聚數百年來冠裳商賈日趨東南天地

之氣消息有時戊午南歸有襍詩論此事

宿河間二十里鋪毛公講舍詩經村君子館皆在城北毛公書院則在三十里鋪勞人未能訪古君子館博隸法奇變所見不下二十本皆無同者當時賢王名儒相得之雅物力之精猶可想見

借朱子清文史通義寫本閱之僅刻本十之四五有襍說二篇爲刻本所未有記在廈門借孫氏寫本有教弟子作文法一卷亦未刻李純客言章氏遺橐十餘冊在越中南歸當渡江訪之

朱修伯京卿藏書目錄舊刻舊鈔甚富東南兵火文獻散落每見收藏家輒勸其刻叢書以貺後人

姜西溟言周秦之文莫衰于左傳莫盛于國策人以爲詭激吾以爲知言

潘司農貽我許海秋先生玉井山館集先生懷樸儲素金門宦隱文章高格下視唐宋戊辰入都猶招我園一集此別遂千古矣集中有送予一敘當作於予行後極道死生契闊之感作者逡巡亦爲異物能不悲哉

閱孫氏祠堂書目內外篇排比最完所見甚正後來學者但當補其闕遺不必有異議也
閱湖海詩傳名家如吳西林王悔生黃春谷皆未入錄豈未通編紵邪西林家傳卽出蘭泉又不得謂之未見其詩矣

閱沓渚集橐本四冊遼東佟錕莘湄箸莘湄與翁山交契

詩近翁山律詩高亮時有黍離之思漢軍人官知縣三月十五日申完三場卷念自己酉鄉闈至今南北十一試矮屋中過九十九日矣行年四十驚此浮榮亦何爲哉閱葉荅生鷗波漁話有論周櫟園書影案上無整齊書之非與予意合

襍書中有志明野狐詩錄以自敬云閒看鄉人著屎棋新興象有過河時馬兒蹙脚由他走我總裝呆不得知湖上小步故鄉風景倦游心目一清少年豪宕願以湖山治秀不足震盪懷抱南羈嶺海北攬河嶽勞筋漸老壯志日非乃覺煙水窟中足以怡魂澹慮

董仁甫戴同卿論薛字矣仲之國後世爲氏自廣韻以說文艸部之薛當之盧抱經朱允倩皆從其說予以爲不然作說薛一篇定薛爲本字薛爲孳生字
閱對山書屋墨餘錄中有朱雨蒼換田與傳學唐小說頗肖似可續太平廣記

遇長沙左仲敏爲孟星之弟孟星早世與予未相見而海內有齊名之目人生如朝露學道自勉勉而已仲敏示予孟星遺文編次之法乃倣笠澤叢書亦罕見也詩文皆非魯望所及孟星名樞仲敏名楨

閱楚中新刻杜于皇變雅堂集文爲江湖派無可讀取其詩補入明詩錄其自記曰詩諸妙皆生於活諸響皆生於

老至極之地曰予曰穆而根抵在於聞道不然識見一卑
即潘江陸海圈牢閒物耳贈牧齋云古法今不傳斯文及
劍舞讀漢書曰神仙不可學忠憤偶得之讀于皇集終劉
舍人所謂疏放豪逸者是矣予黃之會託體高奇愴懷隱
軫亦其性學然也予推之與屈翁山顧亭林吳野人彭仲
謀並殆五霸不足六邪

閱黃春谷兄字說一卷名言絡繹實有見於文字之原其
比傳經義不無出入春谷先生文筆瀾翻不竭于諸儒別
爲一宗大都徵實與捷悟並至可畏愛也

唐鄭舟中閱舒鐵雲餅水齋詩才俊氣逸可謂詩豪
閱水經注洛水篇中記洛城浮圖寺觀與楊參軍伽藍記

日一

九

相出入松鞠芳秀各極其勝或以柳子厚爲勝酈道元者
一孔之論應聲之蟲以上辛未

壬申元日襍陳文籍得王亮生選 國朝文述誦三五篇

去取頗不苟憾其少耳 國初沿前明之派仍病蕪穢雍
乾以來溺于日科至桐城派立支弱不振故可讀之文前
則孤立無盛名之士後則治經有樸學之儒文章冠古必
先截斷眾流子有志論定而未有緒也

江君秋珊旌德人刻願爲明鏡室詞來屬論定有婉潤之
致不儉劣也欲爲刪削江君固有意重刻詞中一語曰楊

柳當門青倒垂七字名雋別十餘年秋珊詞學大就能求

傳又一體之非有詞學
集成六卷乙酉補注

薄游吳門元夕後三日發舟偶閱韓致堯中華地向城邊
盡外國雲從嶼上來可懸之上海城樓

行篋偶攜二十年前舊刻化書堂集詩詞展卷慨然即論
交游齊名忝竊二十歲前稱譚高蓋昭伯入京師稱吳譚
則子珍已未以後南北皆稱譚莊莊謂中白丙寅丁卯閒
忽有巨公言海內三異人湘鄉左夢星武進劉申孫及子
也昭伯子珍夢星奄忽謝世所學未施申孫五馬作郡望
實蔚然子故未識面今惟中白窮交白首千里如在一室
而已更一二十年何所成就何所位置

閱施均父近詩向者一意學杜近能參異己之長矣
宗湘文太守得沈小宛兩漢書疏證殘稟闕班書列傳志

日二

三

亦未完范書闕帝紀如謀補輯付刻殊不易易子告太守
藝文志古今人表皆可別行

閱劉金門侍郎存悔齋集高文典冊承明上才詩亦沈厚
集杜多奇對杜詩話翔實無世見

閱錢楞仙司業示樸齋駢文師法義山純用唐調清典可
味固是雅才

閱鶴徵錄康熙大科諸君今日望之如景星而當時遺民
既以死拒入選者人呼爲野翰林而吳農祥葉奕苞又爲
忌者所中而斥可 兒當日人多遺議也

往年在京師中白貽我卿雲二集爲汪孟慈讀本先後有
容甫先生董晉卿周葆緒校語精密朱書小楷亦妙絕登

車諷詠遂乃失之不怕累月久有志於校定今日檢書得
閩本此冊因取漢書文選史記及七十家賦鈔所引初學
記讀定長卿文賦

卽席審定高要馮鐵華太守詩彙一冊清麗略近中唐一
時之秀傑矣

閱先正事略一過其用意注於名臣所采雖未完網羅已
非易事多本碑狀舊文不無曲筆而二百年大沿革出諸
公建白者章奏之文不具竊謂其書必傳然僅備別史一
目而已經學出江鄭堂師承記而去取更不饜人意文苑
所見亦陋遺逸僅載鼎革諸老大半當歸勝國康熙以後
竟無一人將上野無遺賢之頌邪

日二

三

借趙搗叔所藏勵編修校董子本名守謙字自敬靜海人編修在四

庫全書處用永樂大典校王道焜本其自記云凡異同二
千七百餘字子治董子卒未成書手寫稿本留龔孝拱所
久不措意而校讐之志未已借錄此本凡官本及盧校刻
本所未及者均補入之然予在閩中校蘭雪堂活字本其
精處竟勝大典乃知讀書貴博覽也

戴園獨居誦本朝人詞悄然於錢葆芬沈適聲以爲猶有
黍離之傷也蔣京少選瑤華集兼及雲間三子周稚圭有
言成容若歐晏之流未足以當李重光然則重光後身惟
臥子足以當之嘉慶時孫月坡選七家詞爲厲樊榭林蠡
槎吳枚庵吳穀人郭頻迦汪小竹周稚圭去取精審子欲

廣之爲前七家則韓文葆芬門漁洋梁汾容若適聲又
附舒章去矜其年爲十家後七家則皋文保緒定庵蓮生
海秋鹿潭劔人又附翰風梅伯少崔爲十家詞自南宋之
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明則臥子直接唐人
爲天才近代諸家類能祧南宋而規北宋若孫氏與予所
舉二十餘人皆樂府中高境三百年所未有也

張玉珊手鈔徐承慶謝山說文解字段注匡謬十五卷自
吳下寄校徐氏手彙在海昌許氏子頌明經錄副以呈吳
和甫先生予得粗讀之今爲詳校記大凡於此第一曰便
詞巧說破壞形體指段氏改易篆文多出凡見第二曰凡
決專輒詭更正文指段氏改定說解者第三曰以它書改

日二

三

本書謂段氏必以本書爲改從化書其論有曰玉篇類
篇廣韻所引可信者多古文四聲韻集韻佩觿汗簡各自
成書韻會雖主小徐亦多定以臆見戴侗周伯琦說多杜
撰張參唐元度不通六書陸元朗時誤以字林當說文正
義書非一手詞有異同李賢李善注釋本書隨文徵引一
切經音義往往約舉其詞又于所引之下別舉他說他如
欽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所采亦有增省至
單詞孤證尤不宜據改宋刻及鈔本轉寫未必無譌龍龕
手鑑謬于形聲更不足道好學深思之士當慎其所從未
可輕易點竄弟四曰以他書竄本書謂段氏據他書之異
義改說文之解其論有曰各自成書當聽其同異雖爾雅

毛詩之可據亦不得用彼改此弟五日以意說為得理專
破段氏三字四字句之說弟六曰擅改古書以成曲說破
段氏移易篆文及移改聯絲字說解之失其論有曰段氏
強書就我且甫改一字後卽以所改者冒為許書弟七曰
創為異說誣妄視聽弟八曰敢為高論輕侮道術皆指段
氏改易原文駁異說解諸條弟九曰似是而非謂段氏致
疑許書謂多改易其末則論轉注信江氏六書說也弟十
曰不知闕疑十一曰信所不當信十二曰疑所不當疑十
三曰自相矛盾十四曰檢閱麤疏十五曰乖於體例謂注
中據自作音韻表周禮儀禮漢讀等書引用如古籍及其
他武斷處俾字下段注引莊述祖說證門侍人為闕持人

日二

徐氏言曰莊氏博學多通積精深思惟喜改字不免臆測
案獻于莊先生服膺最深然徐氏言亦先生之諍臣也閱

徐氏匡謬十一日而畢

以上
壬申

日記卷二

日記卷三

復堂類集之四

癸酉春正下旬一日襍被度江赴秦樹銛秋伊奴園之約蓋二十年不問固悽渡矣閩中載婦子浮江歸亦且九年照影春流華顛自笑此行蓋欲訪章實齋遺書邵二雲南都事略故渡江詩曰巖穴求書路鶯花載酒年

娛園有還讀室藕船微雲樓諸勝粉垣低亞曲檻縈紆小築山林蕭然物外梅英澌淡水竹清窈嘗游竹垞曝書亭亦未必遠勝此也主人秋伊有詩書畫三絕之目胡梅仙陶子珍兩同年王眉叔來會清言日夕襍籀架上書觸類佐之

日三

次日游禹穴馬賡良幼眉亦至摩挲芝石殘字隱隱椎拓實難四周皆後人題名磨治鐫改有如積薪古物一奇阨要亦地近厝卑故耳審厥形模斷以下隧引棺之說為可從玉帛萬國同軌畢來桐棺尊嚴神靈千古九服之內畏神服教上繼軒黃夏甸芑芑于今為烈舟中閱幼眉詩文稟詩近大庥文亦略近中唐

吼山古犬亭山也借子珍一游洞門窈折舟行石罅仰視如梁如屋玲瓏四丞如荷扶渠藤蔓嫋嫋如無所著與子珍有白頭借隱之約矣

書肆訪書章邵書未有蹤閱潘詒少白林阜閒集貌似簡遠享名太過所謂充隱者也

良懷別錄寫本一卷選明代詩去取幽詭似竟陵流派自

署曲轅維一老翁又稱白野老不知誰氏序記甲子已在

順治朝而稱我明稱明天子皆提行遺民之暝寫也

陶心雲同年自上虞來會游快閣小雲栖望山亭遇雨回

權心雲詩艸二卷風骨健舉結響亦適意在嘉隆七子

坐微雲樓審定秋伊詩一往情深秀句迴發位置在文房

牧之間不必係謫仙而畫少陵也當為序之

得陶子珍書訪得章氏遺書文史通義校讐通義版刻在

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輾轉得之不虛吾渡江

一行

夜閱鄴中記終不似晉人語

宋茗助教牧牛村舍外集終覺有氣體而無骨力不如

日三

其學古詩集也

祭花室主人邵氏嗜蘭列百餘盆益多異種素心連理遂

為常品詢其所得皆在湖上諸山中人材在耳目之前苦

無求賢者耳

閱胡書農學士崇雅堂集詩篇勁拔一洗輒熟駢文純用

唐法亦與岑華居士抗手

西青散記致語幽清有唐人說部風所采諸詩多想微言

瀟然可誦以示肩叔歡躍歎賞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繙

五六紙擲去之矣

記中詩篇頗似鍾譚一流而

閱劉寶栢漢石例引王白田論古不以歲陽歲名紀年甚

精核考古固以後起為勝

凌子與自揚州馳書告子高病危旅魂孤子偃蹇窮愁果不容白髮老書生邪第二書來竟以二月二十六日丑殞于飛霞閣哀哉將與施均父經紀其喪

章氏遺書板至殘佚五十四葉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補完

此書終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粵雅堂叢書有之

閱杭州府邵志選舉表乾隆己丑進士有譚鶴翔舉人下則作孫鶴翔注復姓談必有一誤副貢生乾隆壬申有譚之俊吾家自山陰遷杭家祠譜謀遭亂盡燬予十六歲時謁祠展譜一更兵燹無可推尋單門忘祖愧負衣冠

閱閱微草堂筆記河間紀氏以記誦博辨爲長殆難語于學術而所撰小說事理通達文字有自得之趣吳少宰師

日三

三

深嗜之恆教後生熟習其書有以也

閱十駕齋養新錄不溢一詞遠在蛾術編之上

閱學海堂集文達督粵日已駸駸宋學矣

國朝文錄李祖陶所選雖圓行墨未拔俗然持論平實既

排簡齋亦於望溪有微辭予定是編在姚春木文錄上吳

枚庵文徵下明以來文學士心光埋沒于場屋殆盡苟無

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天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

胡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

分駢散爲粗述爲回瀾入荒寥寥和者實希中白穀成其

謂之何疇人中可哆口者惟曰有實有用而已

閱學海堂文集曾釗侯康皆可箸書講假借轉注數文翔

實可誦

許邁孫示我大戴禮記校本錄莊方耕丁小雅兩家校語自署曰天民予大戴集校本已失于汀州之亂故不復借鈔

閱吳草廬文草廬于尙書三禮皆開漢學之先聲元儒之表表者

高叔遲自淮上寄叵友楊傳第聽臚遺集至聽臚篤學至性詩文皆雅音回首燕臺舊游如夢當時酬唱之詩未入是集始散佚矣有雙雙燕一詞題目示仲儀則彼時未以錄示者也人琴俱亡展卷墜涕

閱唐文粹文章正脈視乎取舍姚氏亦詞苑功臣不意朱

日三

四

右茅坤而後竟成芻狗作溝中斷矣異哉

閱宋無名氏昭忠錄一卷體例甚善予爲采訪局撰忠義錄十三卷已刊行局于案牘不成文章暇當仿此錄刪正

一編入復堂類集也

閱月泉吟社谷音月泉雅集山林之士遭時放廢亦澤畔

之吟也谷音所錄多雄奇沈鬱爲宋一代所罕時當百六

風氣不能固人才與明季諸遺民相似又閱河汾遺老詩

金詩浮淺北音伉厲不堪與谷音並誦

閱揭文安公文粹揭文行世最少劉肇虞八家文錄九篇

李祖陶文錄僅附存吳文正碑一篇此刻二卷云楊東里

選定簡暢樸秀篇篇可觀吳文正碑尙未入錄

閱玉笥集十卷思廉爲鐵門之桀不徒接武殆可鴈行鐵體以長吉義山爲師而餽釘荒怪時不能免思廉精密偉麗神骨頗清置之晚唐亦登上駟今體則滯矣

閱潞水客談一卷自虞文靖創議後言西北水利者亦多或未及行或行之未竟予爲發一妄語曰此非一統之世所行也

閱陶庵夢憶八卷春閒在娛園見王兒大所刻甚工雅伍氏粵雅堂叢書猶有闕失

閱張方平芻蕘輿論二卷此亦二蘇策略策別之類直是當時場屋文體所言雖近正無宗旨可尋不足推大但文事整栗規矩未曠晚宋尤沓之習未開

日三

五

閱唐史論斷三卷宅心正大持論通達史家不廢

閱莊元臣忠父叔苴子內外篇八卷內篇論理外篇論事時有精義不盡空言明中葉之哲士也頗尙捷悟得力于釋老者多又涉果報之說安得刪正十之四五垂世而行遠論文章最惡剽竊蓋斥嘉隆文弊

閱鄭方坤補正五代詩話意在廣徵傷鯨猥矣

閱日本外史至信平謙信紀兩才思當使人神王詳述戎事機智百出與中原史事不殊東國喜聚墳籍豈將才亦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傳會邪相門專政始平源氏當宋哲宗終于德川家齊已當道光朝矣近代所謂將軍者信長弑而秀吉興秀吉死而家康盛矛戟相尋託于忠信權謀

智力偉然可觀近則慶喜失職國王親政且十年西人訂之國事又亟爲大變也

閱劉履芬彥清新刻宋本鄧析子爲撰校文一卷蓋取意林繹史及許邁孫所藏舊鈔本勘正之

閱日本安井衡所誤管子纂詁二十四卷補正校譌二十卷管子尹注支離淺陋朱長春劉績所補可節取王氏讀書襍志是正文字漸可推說安井衡以海國之士研窮古籍持義矜慎於是書不爲無功中引豬飼彥冢田虎之說多與王說相同頗疑其剽掠而託于未見中土書也某公強作解事蔓衍作序而遭其擗剝則中土之恥矣

日三

六

今日書估持舊本經典釋文目爲宋槧有季滄葦名印與通志堂本毫髮無異惟無板心字疑爲當月初本捺印以炫鬻者抑或爲性德祖本誤處皆經盧抱經據傳寫宋本校正亦非可寶貴中有闕卷左氏傳一冊縣紙鈔配極精雅

得隨吳公第三女墓志拓本十五之年真婚于李北俗固用夷禮哉此志近年出土諸家未著錄前得袁爽秋同年贈我唐田仇及婦冀氏二墓志搨本亦道光年出冀氏志額書冀氏而志中題田君官不復書夫人氏族見當時文例

秋試裘屨集于都會朱鎮夫陶子珍兩同年以送考來晨夕過從談藝深至鎮夫劬學者書子珍摘文希古吾黨之

俊人矣

海甯唐端甫錢警石先生之弟子也熟精目錄刻志校讐為予言邵二雲南都事略曾見活字印本有關卷耳似人閒必有傳本志之以俟

閱桃梅伯復莊詩問浙東一巨手蔣劔人嘗評定亦入微閱甘泉鄉人稟錢警石學正細心讀書足啟後進詩文樸老無浮厲之習不獨曝書襍識大有功于承學之士也

偶作十六字令云寒燕子辭巢漸欲還無人處記取舊紅關蓋有去鄉之志占此為別

沈萊峯同年星標自農曹改縣令出都來前年俞子俊同年烈則以即用知縣改官內閣中書出入無常亦皆云

日三
七
靡聘予日來方經營一官思之自笑

借新榜諸友入貢院見聚奎堂有副主試寶廷竹坡題壁詩曰絕世高才未易尋燈前幾度費沈吟漫誇此日衡文眼休忘當年下第心玉氣迷離山靄重珠光隱約海波深英奇埋沒知多少蕊榜書成愧不禁主司有此詩亦可謂語長心鄭重矣

語長心鄭重矣

閱太平廣記所采六朝以上雋雅可味唐人說部漸尤

閱方彥聞駢文縣兩曲暢足與開天名手接武文壇于仁壽以前略近孝穆蓋洪北江孫伯鼎可抗顏行也

閱董方立遺文骨體清峻音節哀婉故當弱于子山淺于四傑而抗希古學澤以經術遂有頡頏前賢之意視彥聞

整栗不如而清轉勝之誠一時鷹鳳方與莊仲求謀合刻二集以板刻均散失

曾平湖書來示予鮑太守子年新刻觀古閣泉說一冊叢彙一冊皆言古泉事語不溢而盡能中一則云舊泉縱款斜簡率必饒有神致偽作者悉力求工能為明晰不能為模黏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予論金石古器物夙持此論太守發之甚快又論長安辟匠父子偽刻錢幣往往翻沙成之世閒何物不偽哉

閱張北拱國策評林十六卷所見甚正于文事亦深可付學子

閱太平廣記五百卷亦一過有書後一首入集沈毅成庶常以書規曰縱橫襍說俳諧短書唐喪佳日良可惜也深愧其言

除日借張子虞潘鳳洲許子華高仲瀛白叔出錢唐門意行湖隄茶喜至平湖秋月亭權小舟回雲陰羃山湖風倒吹天容沈沈春意漸暝水濱柳枝已黃十日後當如煙矣欲以蘭陵王賦之驟熱解衣燥氣乘之咳甚失音殆以將圖作吏天告我以捫舌耶以上癸酉

甲戌計借有三上記一卷中多徵歌文燕語綺事瑣刺其中涉友朋文藝者數則

與宜昌樊增祥雲門定交下第後贈言以為古君子勿為今名士相助讀有用書成偉人斯光寵耳淚眼離尊不勝

壘塊

南皮張祖繼賤民窮老樸陋相見以為村夫子以詩藁見示駭矚動心為之去蕪存真得三十餘篇非當世文學士所能道擇其尤偉者錄此春秋無冰記冬月地氣從南又北行切莫天津橋上過而今恐有杜鵑鳴漫興正爾黃昏候悠然出草堂杜門無一事久立不辭涼久立閒看捉迷藏離羣趁月光中原爭逐鹿岐路正亡羊大索先深巷冥搜又短牆兒來暫借問若輩為誰忙迷藏好句催君作斷頭解人生遇足風流官家愈妬愈知已寄語黃泉辭播州王曹一怒毛錐決意投心身切莫自為讐縱然入世成詩聖至竟難分家國憂投筆國無長君兮噫身無怙恃兮噫

婦死子寄兮噫終鮮兄弟兮噫鮑叔何處兮噫冬雷夏雪兮噫山崩海枯兮噫童子嘿尿兮噫雞鳴不時兮噫大札飛來兮噫五噫把酒登高問上天無私畢竟是虛傳裴航生有何功德既作鴛鴦又作仙問天春雨如賢才年來見愈少跋扈惟春風力吹白日小春雨春來何足樂春去未嘗悲別有關心事傍人那得知春去閱錢南園侍御詩二卷樸厚純實是真杜韓子退之尤深也

閱詩古散初刻魏默深與定翁齊名始于劉禮部兩遺卷一詩學問涂轍不盡同惟皆不主故常魏氏高言西漢說詩欲排毛公理三家遺緒聞詩古數十卷本後益蔓衍矣

樊介軒有海澱之招苑園林木尚森蔚樓殿多蕪沒磨跡重尋已將廿載昆明湖水澄瑩如昔金牛斷尾欄檻盡失坐玉帶橋畔危亭席地啜茗秋風被體薄寒中人慨息無

廖誦老杜昆明池水一章殆為今日詠也九月南還十月一病幾殆十一月赴官安慶道出嘉善金眉生都轉招飲中坐以周保緒宋四家詞選見貽潘侍郎新刻周先生有詞辨十卷藁本亡失潘季玉觀察刻二卷版亦毀矣去年重九張公東寄我寫本甚珍異嘗馳書越中以詫陶子珍此四家詞選為後來定本陳義甚高勝于宛鄰詞選即潘四農亦無可詆諆矣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填詞為然

日三

十

上安瀾輪船溯江閱彭選宋四六曲折而達亦是一境界源于季友彥昇者也

解裝懷甯東城出郭看樅陽門三大字挺秀俊雄包慎伯定為右軍少時書而土人相傳為魏武皆不足信

江夏鄭贊侯大令武進趙敬夫刺史新締文字交書生氣類塵尾沒案又作故鄉面目

閱蔣心餘評本四六法海以頓挫跌宕為主視原選精嚴矣

湘潭王壬秋有圓明園詞徐壽鴻兵部序之作于辛未子未與壬秋識面帝京連昌談何容易不知於津陽門何如耳以上

閱王敬哉青箱堂集八卷文亦檢束書牘作理學門面語可厭銘狀差不溢濫卷末自序年譜述崇禎十二年進士順治三年考庶吉士首選使人不知爲易代之事可笑詫也

閱顧國楨祖香孟晉齋文集有七藥及幽憂論十首皆堅韌卓絕散文樸至駢儷勦栗在稚威北江間何減方彥聞邪浙東有此人久游山右故鄉竟不知名惜早世不獲接席

閱一小書失記其名爲皖南戴某撰云玉帳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于其方置帳則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逢寅則已爲玉帳杜詩廷留玉帳

日三

十一

術又築城務令根深土實或開土丈餘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土皆可爲負重之本土實者取成凶之土沈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是謂實土若鬆沙浮泥必開墾令盡方可立基至于基址廣厚必較其上所載者倍之凡城身高四丈或三丈五尺面闊必二丈五尺底闊六丈

閱王翰普法戰紀驚勁略似漢書往見日本外史紀平秀吉徵時養馬以至當國則神似孟堅戰紀書海國兵事魚龍曼衍譎道慘鬪人命如草文告緣飾疑皆中土人藻績之王翰者吳人習歐羅巴事亦具深識於普法事外既知英吉利之將衰又知俄羅斯之必橫以戰國之秦楚視俄英情事最合言外之意恆爲海內發題粵張芝良同譯殆

多出于翰

七月赴金陵八月入闈籤掣上江外收卷官閉置無事賦詩遣日而已

孔輿軒文有如雲令主句當用瞻之如雲語今日閱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有郁乎如雲之后偶記于此下句霍虎出說苑

讀述學汪先生文章慶鳳師資二十年妙處不待言其往復自道一筆盤折多至十數句於敘事中多有此體蓋學襄昭以後左氏傳耳

閱曾文正文集有論轉注一篇指履稜爨西飲諸部以會意字爲母者皆是爲前哲所未言

日三

三

閱駢體文鈔設辭自曼倩解難以下七林自七發後未嘗悉心其際今日句櫛字比知解嘲七發固是著書諸家言各有當皆非苟作口耳之間且二十餘寒暑乃始心知其意

出闈游書肆得陋軒詩集夢陔堂詩集予已深厭別集而入肆無可求索又收詩文然吳黃二集實別集之翹楚家人至金陵遂買舟同赴安慶舟中偶閱曾賓谷駢文憶在白門見金和亞匏言廬雅雨畢秋帆曾賓谷藝林皆有一席不盡藉名位交游也是爲正論十月十二日挈帑客懷甯矣

閱喬督部蘿摩亭札記有云近人李君言崔銘是陶隱居

撰弟子孫文昭書見寶刻叢編喬公云近吳子苾學士刻叢編闕揚州一卷李石續博物志卷八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閱畢氏續通鑑詳宋略元似成書時稍艸艸徐氏書卷帙尤少不知元紀何如子未見健庵尙書所撰也

閱鄭贊侯詩一冊波瀾老成取徑甚正評者徐王二君動以杜陵相期是談者門面語子獨取其敦厚似放翁所少者跌宕排鼻耳五七律結句多弱亦是一病選十餘篇別存

閱揚州畫舫錄李氏頗留意一時文獻不當以說部輕之

以上

丙子元旦雪晴凝素冰筋在檐盤屋路山甫江夏鄭贊侯

日三

三

樵蘇清談入質官作文語當爲奴子所嗤

閱盧刻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氏之文樸而魯庾氏之詩深而秀足以抗手家訓義法可觀折衷經教尤當日所難閱盧刻西京雜記抱經先生信爲出自稚川不從吳均之說但就文體定之亦似未到齊梁

閱盧刻賈子新書與程榮本對勘未必舊本皆非

送孫仲容楊蓉初入都附師友書顧瞻春明如在天上風塵一墮無振拔之期計吏車前不見譚生轍跡去國之心如忘西笑歲事崢嶸落鏡風急無多花月雨雪閒之攜手北門殷憂曷已

有人持畫古人四幀索題振觸書之不必入集存此以識

一時之慨胡天風雪上林春祇有飛鴻識漢臣海氣荒荒節去近來冠劍屬何人蘇屬國無復風流替右軍人閒

揮灑失羊裘須知一樣新亭淚零落當年誓墓文王右軍

簾陰如墨柳微明飛破春寒送鶴聲回首家山梅輕別有

梅花處醉先生林處士陽羨風光未買田墨磨人漸改華

年他鄉弟一安心法芳草生時只醉眠蘇長公

路山甫爲子書楹帖爲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上偁帝侏下

道齊桓十二年前集句也

邵陽董引之得古匋尊有三足作夔龍首以示方朔小東

定爲泰尊尺寸容受皆與禮器圖不合尤顯者古尊壘皆

底平所以承之於椽禁今三足非古祭饗飲射之器可知

一三

西

第色古制樸斷非宋以後物

送孫方伯上定海輪船十二年忘年文字交六年年家子兩年屬吏所學涂轍不同臭味終合一旦分張欲再向袍帶閒作文士語豈可得哉

閱顧祖香周烈士傳命意高奇非苟作者文章之事知政知化夙昔持論如是得此等文字益堅予說

爲新城黃襄男題行看子書定風波二調歸興年年厭曉雅無風波處也思家何況風波渾未了不道釣竿難覓似黃麻老去臨淵何所羨一綫殘春心事惜飛花漁弟漁兄無信息贏得鳴榔津鼓夢中差雨笠煙簑兩不知擎杯偷照鬢邊絲無用文章君莫笑誤了畫中人更誤伊誰網得

長魚鱗莫損還何撇波來去寄相思酒債尋常行處有記
否冷吟閒醉少年

閱懷甯陳閔甫夢辭七律一百二十首婉約麗密能以意
通詩爲悼亡作予許爲序

作井黎敦青改藝二跋大略主穆天子傳有井利口事後
出而收百物喪器井利典之之文以此敦之井利當之岑

古文青改文字也皆見說文

閱齊民四術包氏學雖雜霸然其言深切著明足振七略
名家之緒

春夏閒瀕江上下迄浙東西皆有妖人截髮之事近則巢
縣廬江六安大通樅陽日有此異昨日已見于安慶西城

日三

五

皖豫閒蝗起閩有戕官之變畿輔齊魯大旱請賑豫章大
水初退流民載道福州漂沒人民官收之屍六千具噫

從甯都彭筱川大令乞得躬庵先生恥躬堂集是集寫木
咸豐庚申祥符周季況以示予屬爲校正季賦蓋得之彭

氏後人雲堦都轉者凡十二冊予方以襄校至汀州城陷
盡喪行篋彭集遂淪負疚先哲久矣今閱是刻都轉於咸

豐二年重刻在庚申前八載是彙本所有已具刻矣
安慶城中地生毛古占曰兵起民不安豈天心尙未厭亂

邪剪髮之妖捕治無方土人乘機斂貨禦人舒桐以北幾
斷行旅頴毫蝗蝻盈野建平客民閔殺教民變故百出

閱文獻徵存錄汪中篇中載學制廢興篇日益容甫先生

述學本書也他傳志所未備又采遺論數則與寶齋先生
文史通義相發造車合轍益堅予私淑艾之志錢氏記事
爲未成之書分別部居之義雖可推尋而王菽原遲久校
刊未能理董王序言會屬俞理初陳碩甫兩君治之而讐
校亦疏予意欲重次其文稍明鄉先達著作之意惟篋書
不多本文譌失校正頗難

儀徵程蘭畦潛庵復筆載丹徒戴善之同治丙寅築蕪湖
圩以石灰礮土一重石灰加杵若干一重土加杵若干相
閒而下圩堅數倍于昔前時多用蘆葦礮以河土也

閱王船山說文廣義專門之學未開極有明通之論較然
先覺足與黃白谷字詒並王氏有見於時師傳習謬分體

日三

六

用動靜一字每發數聲之陋然明季小學鮮師說說文無
完書王氏精力絕人而迂曲武斷在所不免于古籍中聲
轉假借舍子用母之例皆有不瞭志在截斷眾流尙非洞
精古學

山甫以倉譚甄研貽我涑人銘之曰萬斛湖光糶寒綠飢
蚪吐翠鱗煙苾隴秋稻熟江之南豐年手贈仙人譚予自
銘曰不作鏡老磨甄吾家故物件青瓊吳邪晉邪文字之
壽三千年此研旋失去故記之

閱王船山讀通鑑論三十卷王氏持論以仁心爲宗旨而
重有見於天位天祿之分不以古治爲悉可法不以後王
爲皆不聞道封建郡縣之天下各有主治寓兵於農之迂

論不可復用相臣以亮天工而樞密可別付大僚諫官以匡君德而彈劾自在考績又言武功不可廢文人多失行皆與經訓表裏胡石莊之論性學章實齋之論著書先生之論治理如山有喬嶽水有靈海奉以為歸而推求之畢世不能盡也

閱王氏詞綜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錫鬯而鮮妍修飾徒拾南渡之藩以石帚玉田為極軌不獨珠玉六一淮海清真皆成絕響即中仙夢窗深處全未窺見子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若柯周介存之學今始事王選所掇者百一而已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填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

日三

七

即莫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與雖不無皮傳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為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頻伽佻染餽釘之失而流為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真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為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良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

閱新刻本呂氏春秋即經訓堂本也集眾成書而立言有宗主言得人言立制言慎法言尚農尋其脈絡篇篇銜接義義相生文章之妙淮南不能及也高注罅漏百出遠不

如其注淮南如子以三年日力足為其補注惜乎已到中年奪之人事也

閱王船山宋論括以兩言曰仁心為質曰設身處地或者可讀王氏之書

閱老子王弼注兼取易州龍興觀碑本考證老子章義校讀考證為魏稼孫續語堂碑錄之一種章義則姚惜抱撰閱蔣氏詞選蔣重光子宜與張玉穀沈光裕張朱陳之餘緒意在鮮妍奔放不為大雅其采康熙以前與詞綜詳略互備康熙末乾隆初則遠不如王蘭泉之雅馴

閱鄭方坤詩鈔小傳雋拔可諷小品文字不易到持論亦不苟

日三

六

潛山輿中讀杜詩無處不樸無處不華夔州以前是唐詩夔州以後是杜詩有夔州以後乃知其前即是杜詩矣此語恐索解人不易予十二年前亦尚未解此

在宿松官齋閱李適堂文錄續編餘尤更不逮前選三十大家所謂六家八家者則未刊李君學究好事時文變相所見僅到此金元明八家本稍可傳記包慎伯曾有與李論文之言度亦在所鄙夷

文獻徵存錄采全謝山王漁洋之論最多當為趨向所在閱樂府詩集唐人用宮縣字不入先部桑盛字不入庚部四聲尚未盡然

閱詩鐸張中書仲甫丈撰此書垂二十年而成後徇應按

察意各以類從爲總集中別派其義以有用爲主殆法文章正宗記前輩言詩文事當挽之以質詩多浮詞當救之以實詩鐸所取庶幾潘四農養一齋詩話云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爲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

國史儒林文苑傳刻本四卷非阮文達原凜而列擘經堂集儒林傳序所言與書不相應傳本尙稀錄其目

顧炎武 張弢吳任臣 孫奇逢 耿介 黃宗羲 弟宗炎子百家

李昉 王心敬李因篤 朱鶴齡 王夫之 陳大章劉雲鵬 謝

文洙 彭任張貞生 高愈 高世泰顧樞才包彭定求 范錫鼎

劉源淶韓夢周閻循觀 應搗謙 陸世儀 沈昉張履祥劉

洵 張爾岐 馬驥 王懋竑 李光坡 從子鍾倫 曹本榮 潘

日三

九

天成 顏元 李塉 邵廷窠 族孫晉涵周永年 儒林上

薛鳳祚 梅文鼎 王錫鬮 胡渭 顧祖禹葉佩蓀 閻若璩 李

鑑吳玉搢 萬斯大 兄斯遜弟斯同 惠周惕 子士奇孫棟余

蕭客 陳厚耀 顧棟高 陳祖范吳鼎梁錫璣 嚴衍 沈炳震

徐文靖 任啟運 全祖望 沈彤 蔡德晉盛世佐吳廷華王

士讓 江永 臧琳汪紱胡匡衷 盧文弨 孫志祖 朱筠 錢大

昕 族子塘 戴震 凌廷堪 武億 儒林下

谷應泰 宋琬 施閏章 高詠 李來泰 王士祿 弟士祐

徐夜 秦松齡 倪燦嚴繩孫 汪琬 梅清 梅庚 計東 申涵

光 柴紹炳 張丹 陸棻 從子奎勳 喬萊 葉燮 趙執信

馮廷樞 陳維崧 吳綺 汪楫 汪懋麟 毛奇齡 朱彝尊 李良

年譚吉璫 潘耒 徐鉉 尤侗 文苑上

龐塏 邊連寶 孫枝蔚 李念慈 吳雯 傅山 顧景星 葉封 黃虞

稷 馮景 邵長蘅 吳嘉紀 陶季 史由義 周起渭 姜宸

英 嚴虞惇 查慎行 弟嗣璩族子昇 陳儀 黃之雋 胡天

游 張鵬翀 孫致彌 陳兆崙 趙青藜 汪越 沈廷芳 劉大

樞 吳定 厲鶚 商盤 李鐸 朱仕琇 魯九皋 蔣士銓 姚鼐

姚範 文苑下

閱樂府詩集南朝兵爭奢亂嘗於吳歌西曲識其憂生念

亂之微言故於小樂府論其直接十五國風中白而外未

必盡信予言

連日與周涑人筆談小奚奴相望于道歲晚風雪中作學

日三

五

究相磋切當亦人海中一奇以上 兩子

閱黃襄男詩彙錄其佳句除夕云六年官是客除夕我思

家懷甯尉云罵賊者誰典史耳嗟汝太倉一稊米大觀亭

云江淮孤掌無完卵吳楚千帆送夕陽秋熱云翹首看青

天片雲如過客懷甯云往事南朝觸恨多悲他破碎是山

河不知草長鶯飛候可有春燈燕子歌五言云寒風吹皖

水養拙似窮山贈子云儒生憂樂關天下綺歲文章見古

人又曰冰霜天地波濤沸便作詞臣已愴神懷臥雲云難

覺不龜原拙用側聞無恙尚吟身元年云長風駭浪都忘

險穉柳驕黃又一春夏日云醜石閒花畔相思又醉眠泊

牛渚懷臥雲云高樓終古此明月滄海于今憶子雲金陵

贈友云幾年書亦拋城旦何日文同誓石軍五言又有風
花飛自閒七言但見名山減宦情何受譏彈即異才皆名
句襄男刻自知齋集行世此則近作也詩如青峭數峯蕭
然遠寄以山谷立之幹以惜抱和其音作手可數填詞性
不甚近又喜學北宋質直處北宋之質當學直處不當學
此則爲二陳之說所眩二陳謂廣夫執叔

安徽通志載乾隆閒六安貢生鄧最在虞有文選集解五
十卷涇朱珩蘭坡有文選集釋二十四卷記此以求蘭坡
有古文彙鈔二百七十二卷吳江沈氏已刻又詒經文鈔
六十二卷不知世有傳本否

閩洛陽伽藍記摘文振金玉之聲懷歎極黍禾之感體狹

日三

至

酈元事簡常璩而秀絕人寰文外有意毋乃反復勝邪
定安邱曹小塘刺史詩彙篇體老成究心澤古摘句于此
丈夫恩義薄安能篤忠貞一嗟嗟宋高宗爭及緹縈女二
富貴樂豪華貧賤苦奔走一入飲者心榮辱兩無取三可
惜故園花不作雷陽樹四遠到固足榮固窮乃吾分五丈
夫與俗違安能不作客六悅世既不易悅心良獨難七饒
我愛松堂強語破寂靜八甯爲中郎死不作子魚生中郎
有意氣子魚無性情九不造車與舟誰識別離愁不作書
與契誰罹文字憂十人事日求備造物不能繼人窘天亦
窮理勢所必至十一乃知恩怨心志士兩不任十二古劍
闇懸壁夜鐙寒照人十三夢雨青神縣愁風白帝城十四

遠道客無語送行人盡歸十五若止如今日何人不白頭

十六蟬聲帶殘暑蟲語入新秋十七魚龍快乘勢鷗鷺憺

忘歸十八由來久別歡娛少況是中年感慨多十九薄酒

不妨連夜醉好花能得幾回看二十山左詩派遠有崑緒

小塘名家子深藏若虛腕中無以文學士目之者

偶閱王子安集送劫赴太學序有書不云惟孝友于句同

今讀記此

閱方密之通雅所言今日視爲芻狗當年實爲鷹鳳非元

美升庵輩等夷也

檢篋中近人別集姚梅伯許海秋魯通甫王句生楊汀鷺

皆卓然有所成就通甫源出潘四農句生學于黃春谷魯

幾出藍王亦具體

明季嚴衍永思與弟子談允厚撰資治通鑑補久而未傳

于世錢辛楣先生始表異之吳門近日活字印行得而讀

之自是篤實整齊之籍必以爲涑水諍友恐尚未得本書

宗旨所在然心力堅果成書刻苦於二百年後得傳藝林

士之精神專一與造化通昨與涑人論此慚我曹之淺涉

矣

閱盱眙王約軒伊蒿室集文骨蒼堅非苟作者

莊中白從揚州來訪不相見六七年始得接席見其篋中

大圖通義八十二篇易緯略義八卷三日後即赴秣陵矣

日記卷三

八月之官歙縣十四日上大洪嶺飛泉百道響若琴筑若當盛夏雨餘飛瀑殆如懸布耶上嶺七里可二千級石磴寬平殊不覺念閩中萬松仙霞之峻且狎視之登絕頂望仙亭啜茗俯視千嵐百嶂舉手欲摩其頂始知所歷高矣下嶺八里行人記壁間云凡二千三百四十七級盤折而下目瞰萬仞使人心栗昇者當峰回路轉足真垂二分在外中秋宿漁亭十八日上官

歙朱寄洲以稟軒先生駢文手彙六篇見示即滄澗觀察初刻七篇之底本也朱氏舊藏尺牘孔先生論駢體一札尚在

日四

寄洲藏古金一事形方有穿受柄綠色如玉宜為春麥為彙之彙今本說文注誤從示故大徐有非異文之疑曰部

亩注春去麥皮也爾疋釋器斛謂之隄是古田器無疑暇當作說雷記之

休甯丞張大心子赤箸易象大學通解以易象傳分配正修齊治平略同真氏衍義之體而以乾坤兩卦為原始要終於理亦無窒然學究家當而已又箸樂記訂補章句以別錄所傳樂記二十三篇析今樂記為十一篇其十二篇以下雜輯羣書以補之備經生家一談助走筆為兩序張贊公暢然意滿子赤江右優行貢生也

閱震川尺牘清如嚼冰雪中多見道之言

閱通鑑當後周南唐之世柴氏方務恢張香孩兒已在腋近姚石甫之言可為炯戒儻世宗不勤遠略綢繆國政以為子孫堅凝之執則天水不得居功名之會其時強藩舊鎮唐末諸雄已略盡蜀人自守後唐文弱吳越僻處未有為周難者上下相維文武互用未必再世而遂亾也

閱通鑑佛圖澄曰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苻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章理學粹語不意於此時得之

官齋除日讀書亦一奇也讀文獻徵存錄書此二語四五歲為此粗官豈獨鄧禹笑人憶二十九歲曾有周瑜荀彧是何人之句辛未出都又有周瑜荀彧成虛語回首風

日四

塵十二年之詠悠悠忽忽樹立無時百里之官守尚不能行吾意徒以炯然方寸示三代之民而已以上丁丑

讀高逵夫封邱作七言至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使人悲氣短心摧如是如是

寄洲藏五色評本義山詩蠅頭細書幾滿不知出何人手中有偁樸山師者疑為程讓堂也

阮文達華山碑攷載桂未谷跋云吳江陸繩直之在西安曾見二本一已標歸惠民李氏一未剪是世間三本之說斷不可信宜近日李若農學士又得一本也學士所得當即惠民李氏本

閱駢體文忽悟士衡連珠文小而曲盡事理學駢文者以此爲法自無浮靡之失乃不爲談古文者鄙夷歛司訓巢縣鮑雲章字秋河著姓氏蒙求亦學官之大雅者原名姓苑聯珠予爲更定

閱通鑑山濤云釋吳以爲外憂其言近是然晉武人倫之變不由侈大武功所致宮闈釁起不孝不慈三綱絕矣董養太學升堂之歎百世龜鑑苟非東南混一琅邪何以立國司馬氏之不血食豈待寄奴也哉然則羊杜王張之功不徒廓清且以再造晉室已

閱通鑑溫序有無令血汗土語注土音杜汙土血模糊之狀然則俗所傳糊塗字正當作汙土胡突鶻突猶後世方言也

日四

三

月餘日出入寡歡心志慘沮覺非佳朕忽得揚州書乃莊中白計也郢人逝矣臣質已淪茫茫六合此身遂孤懷甯一別竟終古矣二十餘年心交無第二人素車之約亦不能踐夢魂搖搖更無熟路再展遺文遂有昨猶見佛今日已備我聞之歎

聞故交王少梅死書生久困筆研間成進士策名爲吏曾不中壽非獨士人之分量薄亦鄉國之氣運未茂如瘠土無嘉禾當加意於一溉之力以節儉爲本慈惠爲體勿改常度勿負初心抑亦所謂一溉者耶

鈔得馬鶴船讀段札記遺藁無論其精詣何如以老輩之

勤代采撮之用取資正不少耳此書後二年刻於江甯

歛縣官廨落成內外楹聯錄存大門云山居者多壽學道則愛人大堂云患寡患貧告閭閻疾苦未平莫向訟庭甘對簿以養以教課殿最拊循乏術重新官閣愧峩冠儀門云歌古調試濯塵纓白水淺深江見底活疲氓願求丹藥黃山縹緲吏如仙二堂云茶戶喜麥隴香大有頻書歌舞徧天都士女江水清庭花落一行作吏咨嗟問山越饑寒客座云問政房稼穡艱難懷古名山思問政文章緣飾微吟流水賦新安臥室云何忍鞭笞誇健吏試從衾影問初心樓題以大函樓面大聯曰談風月居高明

日四

四

季編略可以拾遺而又病其補綴割裂也頗以釋史爲善閱老子其言精深固與六經偶古禮古制時復參見昔人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八字注文誤入予以爲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三句亦注文言以喪禮處之句易州石本及御覽引皆無上經第十下經第五十一皆有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四語必有一衍誤然各本皆有上經第四下經第五十六皆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下經第五十二又與五十六皆有塞其兌閉其門二句竊疑此六句皆誤

游雄村竹山書院曹文敏文正二公先人所築文社臺榭幽窈花木靚秀中爲講堂旁爲得此乃清曠楹聯暢以沙

際鶴兼之雲外山屏刻曹學詩得此乃清曠賦卽以聯語
爲韻史梧岡書之二君西青散記中人也繚以短垣而新
安江峯壑如屏帆纜上下擅勝在遠山澤之姿可以坐嘯
昨致寶見橋書云頑雲癡月枯坐秋階散朗神情不耐走
俗今日略一陶洗耳

南皮張薌濤先生子舉主也視學蜀中撰書目答問可謂
學海之津梁書肆之榻槩固今日一大師尙欲補闕拾遺
抑亦弟子職耶

閱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昔人云自養新通藝
二錄出而古義之未搜者少矣竹汀先生樸學之桀辭達
而溫于阮戴孔爲前輩邵南江爲學子同時有王西莊紀

日四

五

曉嵐雖亦精深銳敏而粹美無過先生者戴東原欲以爲
第二人竊不謂然養新餘錄記何道夫語出梁溪後錄曰
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
食麤足而可以及人深有味乎其言

浙江書局刻諸子荀子謝墉盧文弨本董賈皆盧本法言
秦恩復本中說明世德堂本老子會稽章氏原本本校聚珍
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趙用賢本孫子孫星衍十家注
本商君書湖州嚴萬里本韓非吳鼎顧廣圻本墨子畢沅
孫星衍本呂氏春秋畢沅本淮南莊斨本尸子汪繼培輯
本晏子春秋孫星衍本列子莊子皆世德堂本予欲廣之
韓詩外傳趙懷玉本吳子孫星衍本鹽鐵論汪繼培本新

論孫馮翼輯本潛夫論汪繼培本抱朴子孫星衍嚴可均
本說苑新序中論傅子正論申鑒未見善本以上皆羣書
治要所收又欲廣以大多萬玉堂本論衡足本閩中周季
況藏文心雕龍黃叔琳本顧廣圻校金樓子鮑以文本劉
子無善本風俗通義有錢校本如此則唐以前成家書述
備矣以許邁孫所藏足本意林續之豈非藝林盛事略記
於此

閱字詁春谷先生案語論聲音甚精然未必與本書意合
閱義府案語辨詩騷調同非韻七諫誤學此論未然予別
有說

日四

六

閱墨子非儒以上皆其爲學本末立言宗旨闕篇亦可推
煇言種辭複鬥亂不亂持之有故六藝之別宗矣經說以
下博辨破碎出學墨者傳授傳會貴義以下尤漫衍備城
門以下禽滑釐輩別出紀述附之而傳文中言太守三老
亭長秦漢閒人屢入以附于非攻之旨而已晏子春秋柳
子厚人之墨家漢志固在儒家今入傳記兩簿之書且從
漢志

閱淮南王書九流之鈐鑰矣求百家之學者當從此入
戊寅十月六日歙縣受代二十六日發舟漁梁寒崖紺碧
樹草依依未甚寒也倚篷讀書周美成云依然舊風味
閱汪燦人理學逢源學究著書不離兔園冊子
閱八家四六子才氣葳苒慈體弱然邵則正宗雅器讀述

學一過每展卷則心開目明不自知也如釋三九自序哀
鹽船文宋世系表序漢上琴臺之銘振古奇作弔黃祖文
廣陵對黃鶴樓銘荀子通論次之八家中可與抗顏戴氏
遺書序防護昭陵碑而外不多得也

水經注以漸江水終篇舟中讀之新安發源以下敘次甚
簡並有譌失記嚴先生事僅云有石室不言釣臺按子陵
釣富春大澤中非必憑江垂綸也酈注於楚越間水當時
在南疆者大使舟車未經褫略茫晦而江水篇又有闕卷
有原無委矣

暫歸杭州句留五日聊牽小舟於岸上住松楸無恙風景
不殊巷陌遷移至迷舉足友朋徂謝訪舊爲鬼聞見索歛
閱張子虞同年雜文十餘首才氣跌宕軌範先正稍未洗
伐耳

發舟赴皖歲暮浮家篷底閱涑水紀聞十六卷溫公所記
多關政事得失於張后追尊之禮西夏用兵之事尤致深
慨其旨與通鑑略同非小說比補遺一卷爲介甫發者十
八公亦自悔知人之難箸雇役法發端一妄男子蓋所以
示變法之用心本末耳

閱老學庵筆記載合肥趙廣李伯時之小史畫馬亂真建
炎中陷賊賊使圖婦人毅然辭以實不能畫遂斷右手亂
定廣用左手畫觀音大士而已此事今人滁州侯度謹之
爲劇賊李紹受斷指古今人誠相及前皖學使朱公蘭旌

之曰一節千秋侯生尙在作書署名斷指生以此

閱劉念臺人譜以改過爲宗旨固非袁黃一流

閱今水經脈絡分明詞簡事覈固可追蹤桑欽世有道元
爲之作注則水道提綱行水金鑑皆可掇其菁英左右采
獲亦不朽之盛事戴東原水地記發端未成與黎洲書順
逆互用

閱意林五卷馬元會之書爲子家振綱今無傳本者吉光
之羽有傳本者校讐之要汪小米嘗得宋本第六卷蔣氏
別下齋叢書刻之世乃見足本矣許邁孫陳桂青皆有寫
本

閱淮南天文訓補注此學夙未究心不能卒業許高二注
之辨當以蘇子容之言爲準

閱匡謬正俗顏注漢書深于小學故是書于聲音訓詁殊
足名家

閱文心雕龍童年習熟四十後始識其本末可謂獨照之
匠自成一家章實齋推究六藝之原未始不由此而悟蔣
苕生論儷體言是書當全讀固辭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駟
矣章氏云戰國文體最備此言亦開于彥和

閱酉陽雜俎柯古才性繇邃文章過于高彥休闕史第菁
英已具太平廣記中久欲校治廣記或卽以段高二書發
端二書同紀滄洲鈞詔事敘次各殊周涑人嘗言可識文
徑

閱章宗源逢之隋經籍志考證十三卷章氏以畢生精力爲此僅傳史部意在搜亡考逸可謂精勤愚意則於存書中與志載卷目同異及亡書之近人輯成篇卷者補注一二亦目錄家所當知子方治九流之言擬依章氏例爲子部考證中白逝矣誰與共此業者

閱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十一卷經師論定爲百篇之遺非出汲縣冢中朱氏後出頗采戴王粹語丁宗洛管箋亦掇拾入注惜其未見莊氏說耳予有趙在翰校本明年當並莊氏尙書記補拾遺闕庶幾可讀

閱韓詩外傳汪容甫云韓詩荀卿子之傳也頗與孫卿出入若晏子春秋則未必出外傳前

日四

九

閱黃仲則集清雄成就近時稱許亦稍溢矣

歲不盡五日始抵樅陽門下解裝定居勞人眞艸艸矣上以

或

篋中詞五卷前年錄成復補數家潘四農養一齋詞清疏老成而少生氣其持論頗警議宛鄰詞選以北宋之詞當盛唐之詩不爲無見而理路言詮終非直湊單微之手何青相心庵詞存駱宕麗逸如見六朝人物與許海秋齊名不虛也

閱曹小塘近詩一冊完篇不多雋語可喜貶雪一律曰獨秉陰凝氣發爲冷淡情漫天原有勢落地便無聲白水看同潔紅爐點便驚瞳瞳初日出何處可容卿殆有所指斥

貽曹韻泉後半云密箐深林文待詔曉風殘月柳屯田詩情畫意全拋卻豈止功名不愛錢

偶赴桐城輿中閱放翁詩有日人亾耆舊多時學地廢陂塘失古隄與今日桐城道合樅陽方以築隄競也放翁絕句中有觸子懷書此滔天來淅水震瓦戰昆陽此敵猶能禦春寒不可當高樓墜綠珠惡客碎珊瑚未抵春寒夜貧兒喪故孺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前輩不生吾輩老恐留遺恨又千年貨米東村待不回盃孟過午未曾開飢腸雷動尋常事但誤生臺兩鵲來此皆如吾意之所欲出

日四

十

閱龍翰臣方伯古韻通說集眾家之成而雙聲轉音亦得之錢詹事而益增其旨予於近儒小學成書足以名家者涉獵不少亦微有識解嘗欲撰說文解字注疏盡收諸家之菁英許珊林先生有說文統編未布人間久而未舉年且五十將疏爲條例以待來者文選注疏亦例定而無屬艸告成之日

楊惺吾刻潘孺初雙鉤楷法溯原從說文分部集唐以前眞書碑拓體例仿翟云升隸篇可謂洩未有之祕予往在閩中欲與魏稼孫撰六朝別字數卷未成

見楊蕉隱與馮子明書云圖書集成天一閣殘書歸宗湘文太守缺一千五百卷方謀鈔補此盛業也

赴江甯舟中閱莊中白遺書大園通義亦曰周易通義稟本十六卷八十一篇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中白之

書作于憂患有爲而言非經生家法也後死之責謀傳其書以告心知其意者

飛霞閣訪劉恭甫君名家子種學績文洞明茲術然藜讐校猶有家風過客傾衿未悉其蘊歛汪宗沂仲伊亦以舟過暫留聞聲相思萍蓬忽合言念中白人琴感深

金陵事訖回舟閱韓叔起刑部翠巖室詩鈔一意學杜不事藻麗雖於柔厚之旨有閒而孤迥沈摯足以振式浮靡遠師青田近接野人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若爲比部詠

鄭贊侯言蜀產白蠟囊蟲食樹而成蠟字不見說文爾雅當是何物予定爲蠹省作蠹爲腊爲胆爲螿聲義皆近蜡

日四

臘字通故宜孳乳作蠟耳

馬華宣小農自漢上來以張氏墓志十品見貽名玄弼者漢陽郡王東之父名景之慶之敬之者東之弟名肅者東之猶子名軫名點名孚者東之孫名曠者東之曾孫而軫字季心有二碑一丁鳳撰一呂巖說撰道光二十年出土舊無著錄汪研山所見金石錄僅載慶之孚軫三志

朱子語錄答陳君舉有云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過甚反涉吝驕

閱王白田朱子年譜於本家學術所得甚深總理完密此編著錄當入儒家不必以譜錄類列之官全椒道出白下孫仲容同年以亾友戴子高所輯顏

氏學紀見贈顏先生以周禮爲學其言切至嚴于事爲孔孟正脈或在此不在彼

王逸楚辭注簡質有條迥文采隱然洪氏補注徒多事徒好事

舟過六合閱揚州畫舫錄可謂觸類旁通志繫行芳者矣上官以六月下旬二日撰堂皇一聯云家風老秀才寒士居官不愛十分享用地方窮百姓細故與訟可憐大半受愚題東樓曰安期樓以椒陵山有安期洞不愛六字後改閱劉融齋藝槩七卷樸至深遠得未曾有

閱丹徒馮煦夢華蒙香室詞趨向在清真夢窗門徑甚正

心思甚邃得澀意惟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

日四

病當採以虛渾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罕格夢華有意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

雜閱尹文子公孫龍子周涑人言欲取諸子家言語句相襲相同者最錄之以別真偽觀升降此言似易實難于文學大有功吾輩五十之年度不能治此煩騁兩家稚子皆未必與于斯文傳之其人不知誰屬元明刻諸子有纂圖互注本亦是此意但

耳

閱朱笠亭明人詩鈔陳汪小韞明三十家詩鈔笠亭宏雅汪端亦有見地然與古人競門戶可笑哂言詩之旨推本六義曰溫柔敦厚曰思無邪所謂老者見不生常談者

見不談持此以進退百代卽非一己之愛憎否則刻畫唐突應聲吠影而已竊謂文章之品評唐以前多公論唐以後多私言以由唐以來不識本原日甚一日也

閱盧刻乾鑿度一過因檢張皋文易緯略義校之下卷前數則皆與上卷末重出當由寫誤可彼此勘正古散書不列乾鑿度陳氏刻于嘉慶稱發書讐勘何不各注所出殆亦欺炫之言

閱日知錄集釋舊治願書尙在閩中略附論議不專考證此本已貽潘鳳洲今復治此以當溫故

吏散無事時時檢書嘗以爲予之檢書卽運甓之遺意此語十五六年矣

楊惺吾寄歷代地理沿革圖至補六馬兩家所未備頗有益于世用

閱正雅集百卷略徧符南樵刻此集時予方游京師一接其人以副劄爲羔雁已而符死山東書本南中不數見平心論之搜討不易宅體寬大去取有意可尋

行縣大風輿中閉置簾隙中閱草堂詩餘是書人以惡札目之然去柳黃康胡諸俚語則名篇秀句大略具在予欲仿漁洋十種唐詩例取花開尊前艸堂花庵中興元儒艸堂各選刪正之周公謹絕妙好詞可以孤行則不措手漁洋各還本集不雜複繩子則用明人選唐詩例合編之注出某選此付鈔胥十日可成

和汪柳門學使途中見寄詩云經世文言滿室堂尙容牛馬走疏狂使星按部清如許舊雨懷人遠不妨江國衣冠趨氣類名山壇坫有輝光南豐更與垂詩教不遣詞人恨海棠

閱顏氏學記習齋先生命世大儒遺書散失子高所輯亦多空論竊意先生當日于六藝行習實迹必有次第規制當日考訂必闕疏若得大凡而采近代疏通證明之言以裨益之豈非不朽之盛事惜乎其不傳也予嘗論今日言六藝當別白六書九數絕學大明射御二事不切世用禮樂尊嚴有粗有精宏綱細目固君相師儒所有事矣恕谷學記肫碯折衷開來繼往扶翼顏氏曲嚮旁通而文字樸

俚句度蹇尤葢不甚畱意於此然昧宋人語錄純用方言里語者已絕勝矣聖緒茫茫無用之言日出晦盲否塞誰爲夜行之燭顏先生射以枉矢力破羣迷恕谷或庵羽翼之抑亦百世不惑者已

閱顧廷楨祖香孟晉齋集五卷文筆堅勒趨向似在鄉先正胡稚威有道觀一碑仿三洞璇華序而益張之詞解不殺究不得以辭元卿老子碑爲解周列士傳沈痛至性炯然不可磨滅

閱嶺南三家詩梁氏醇樸而意盡句中大似龔芝麓屈氏深秀由奇得剽噴薄處鬱鬱有至性此君與鄺湛若皆神似太白不徒形似陳氏精渾師法在陳思子美亦以時地

相發汪端以陳為大家亦是有見屈陳識力遠大藥亭大都身世間語宜老而策名上第也

閱論衡王仲任文士之見窮達境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自名其書曰戒虛妄而師心妄作戾經訓者甚多陰陽災異一歸于虛而篤信命遇以為賢愚同囿于氣蹇困之士有激之言不可為典要充詞墨詰儒歷詆世論若以聖賢流俗一槩相量持之雖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說充于雜家為第二流呂覽淮南未易企也文體儻而不駁西京之風未遯獨其出入起落門亂不亂又揮之不斷為獨到耳昭致篇闕大都亦言災祥無關人事閱陳氏有足本未錄副忘其大意矣

日四

五

閱倪文正年譜荒政以煮粥為善籌計以實做為綱三餉之併當時急著已無及矣

閱南雷文定黃先生文無餽釘之篇有餽釘之句因知早飲香名以華藻入亦熟處難忘必以偽體目之則安敘事諸篇鮎琦亭所師法而殊有稗習不如先生之簡勁後集清深尤勝名論如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吳弁玉墓志所言與顏習齋若合符節又陳府君墓志引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以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詩歷質健有儒

者氣象

閱程春海侍郎遺集詩文似皆學韓不為細響可傳不必可讀予欲撰國朝詩錄亦可選也國朝詩錄亦始事于蜀中近日欲先刪正沈懋士王蘭泉符南樵之書而補以感舊篋衍以下諸選及篋中所有別集惜張南山詩人徵略未行篋

紹興本管子黃蕘圃所藏陳碩甫徵君傳校於趙刻本內予得之閩中子高嘗取入校正子高歿陳本仍歸子今孫仲容寄花齋本屬子迺寫並有趙刻誤而花齋不誤者趙又兼采劉績語數條入注亦得互勘校七日畢世間又多一宋本矣昨作書與陶子珍望其刻宋本淮南及此本二

日四

六

書既歸子終當傳之後來

今宋本管子已刻行視陳校本尤精辛巳九月記

閱家語孫志祖氏疏證在友人齋頭一見未過讀南皮先生曰非古家語然不可廢竊以為徒亂人意亦可廢也閱孔子集語孫伯淵氏廣辭據書為十七卷網羅羣籍可以證孔叢家語之偽辭書又可廢矣閱孔叢一過撥拾傳會不獨文氣疲弱不似漢人也鄂刻尤陋有李川父序蓋出明書帙本小爾雅孔臧賦連叢皆刪去矣

閱陸賈新語義富文密七十子之緒言非必陸生所創篇體頗有似東方朔者而法語為多宋于庭浮谿精舍叢書中有校本

閱忠經馬鄭何不幸而遭此黎邱之鬼

校荀子就鄂刻用謝刻盧校王氏雜誌顧氏補校郝氏補注梁氏警記要刪迺寫鄂刻亦勝盧氏所摘俗本蓋頗雜用宋元本又多依注改定予向來忽略楊注審正其辭究爲唐人箸撰樸至無枝詞視管子尹注有過之無不及也閱新序說苑少時縱論以二書當魯詩外傳莊中白是之錢容堂非之二書未有善本南皮先生云陳恭甫編修有校本予在閩未之見校法言據秦刻李軌注本子雲何嘗艱深何嘗固陋第太簡處遂突兀耳

陶元亮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詩品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日四

七

閱潛夫論節信漢末邊微士箸書已當末造雖折衷儒術而蒿目當世之傲頗主張其師京房考課之法意在綜核亦名法家流也文體樸至而博辨在桓寬劉向間

閱申鑒東漢末年徵車之士以對策起家平時必有儲論議以待夷陳者悅箸漢紀編年良史是書規切時政崇尙教理往往與慈明策對之言相出入黃省曾注推見此義故王濟之敍云多得悅旨也

用戴東原疏證本校方言小學要籍非貫串羣書不能通郭注簡略然門戶已闢矣盧刻爲丁小雅校本篋中未有無可對勘

讀中論偉長漢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大義昭若發冢母

串羣經當與康成相揖讓文體醇深翔實筆兼導頓義精單複方之前漢絕肖子淵寓意託諷如法象審大臣慎所從知行去偽諸篇漢魏之際上下羣倫皆如燭照數計也竟陵胡石莊釋志於二千年間可以濟美張皋文先生篤嗜此書然學之而未至

閱上虞朱芹十三經羣書札記往往以切音求古言亦是有見惜其讀書不少而違別擇味源流耳碧山爲錢曉微弟子恐未爲高足

校中說在閩得宋槧阮逸注本以貽季況未校錄文中子之人可尊文中子之書可疑而不盡僞也

閱傅子鶉觚之文絕异晉調理文純摯存簡不多亦非後

日四

一

人所僞造林慎思續孟子則郢書燕說有似戲劇箸書如此雖命意近正竟不如小說稗官之可喜

閱胡子知言舊以之當正蒙固不逮橫渠之簡稿

閱薛文清道論足警頑儒呻吟語之流耳

閱王崇慶海樵子迂生之言唐喪筆札閱鄂刻百子儒家類訖

閱握奇經與素問並垂千古陰符亦其亞也

閱六爻雖不出于太公要爲古籍精密深至古制古言可窺尋也兵家傳授或有損益故孫氏輯刻佚文見于唐宋類書者繆簡不同而益可徵信讀孫子記童時誦李九我評注本略可上口見岱南平津一刻本推闡益詳似魏武

注為精審張預注為條理或以孫武為託名然語簡義密
稿然古書九流初祖之籍精神與六藝通也

讀吳子其言質近不如孫子之深純變化在戰國文字為
弱矣然體用完密語可施行閱司馬法洎篤渾至洞精研
幾三代之典先王之遺足以補曲臺之記兵家言當以此
為冠

閱鄒叔績敦執齋遺書樸儻而不冗敦稿而不夸固是經
生家法頗疑其人侗愿而堅非必柔厚之君子韻論專精
惜多闕佚文集非完帙簡直以為體紅厓碑考則無左論
之言

黃培芳香石嚴陵詩有江上星辰尙帶寒祠前樵牧皆如

日四

元

玉古人所未有

疊鼓聲中凋年迎歲積雨初收散見日色出入簿領斂手
低眉寂寂粗官年將五十回首少壯盛氣已非前賦冬興
鞍馬一章固稱心而言也以上已卯

庚辰元旦日澹風嚴春寒猶沍爆竹桃符又采一邦風景
民生貧寡生聚教訓都無本末今年欲整理一二事尙恐
違子夙心也

偶閱潘四農養一齋詩話敦實知本可範後來

全椒東郭有太平里太平橋上元後一日士庶男婦皆行
橋上為踏太平聞頗昌丰承平遺俗也

正雅集錄固始蔣湘南子瀟詩三篇皆偉望河古詩欲弃

河北地載河高邱置轉般倉以通漕一二百年必有行斯
言者海運廢河運必更張矣馬季長石室詩有師法自君
亾句大哉言乎此君才識絕人安得求其遺著以闢學術
之全

閱輶軒語不必窮高極深要為千金一字

閱尉繚子世以為偽書文氣不古非必出於晚周然精語
不可沒也如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民之所以戰
者氣也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兵以靜勝得眾在於下人不
祥在於惡聞已過勝兵似水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
儒傷氣敗軍曲謀敗國皆合大道中人心將理原官治本
三篇以民事為重尤為知本

日四

平

閱素書疑作偽在宋以前張商英雜釋老以注之耳未必
即出其手

閱心書掇拾勦說無足辨然以教粗知文義之戎士亦廣
心智

閱何博士備論文氣條鬯讀史亦略見其大然文士之業
耳何足傳於兵家有宋之世文士好多言蘇氏父子最傳
最無實用何去非者蘇氏所賞激奏進此書殆不以為空
言邪論司馬仲達之不戰欲以困孔明不為無見論孫伯
符不當拒董卓則可謂謹語

閱李忠定輔政本末記事短書同于志狀意且主於標榜
何為列兵家邪以上閱鄂刻百子兵家類訖

用戴子高管子校正管子至侈靡篇謬脫多不可讀子
高采諸家校語往往臆決專輒不敢從

正雅集所錄女士詩大都恕而存之不可不讀章先生婦
學

閱明三十家詩鈔續集所收遠不逮正集之精確

閱陳雲伯碧城仙館詩雖塗澤爲工頗能駘宕風骨未靡
洵足與楊蓉裳抗手

閱清泉歐陽軒赤城月到山房詩有趙高一絕云當年舉
世欲誅秦那計爲名與殺身先去扶蘇後胡亥趙高功冠

漢諸臣意已恢詭後又云閱古逸史載趙高爲趙之公子
抱忠義之性自宮隱秦宮中爲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卽避

日四

三

高家故得免難詩云大賈滅嬴憑女子奇謀興漢詎蕭曹
留侯椎鐵荆卿七不及秦宮一趙高書此以廣異聞所稱
古逸史不知何書

校管子二十四卷卒業管子爲道家初祖周禮大宗子九
流爲最尊子高校正成編載香爲勞然全收王氏讀書雜
志不加辨正出己意者又不確鑿子故以意去取之暇且
欲爲讀管子札記以明大謬焉

校晏子春秋固宜從漢志入儒家柳子厚之言不足依據
畢刻出孫伯胤校本所撰音義平正可觀伯胤繼得元刻
頗合劉子政校錄之舊以貽吳山尊山尊屬顧千里刻行
兩本皆據善本杭州書局新刻音義本吾友定海黃以周

元同撰校勘二卷觀音義尤審密予今就何黃二家擇尤
要者書之簡端晏子文多紀敘他書多所徵引視管子爲
易讀矣

校商君書五卷蜀先主言商君書益人神智或言武鄉侯
治蜀頗師衛鞅遺法予以爲上位可施而卽于危下位可
師而尼於資非無用也而終無用也孫伯胤校本在問經
堂叢書中浙局覆刻西吳嚴萬叔卿本在孫本前予校鄂
刻以朱識孫本墨識嚴本可通者十八九文氣驚閱真先
秦人書也

校鄧析子六年前吾友江山劉履芬彥清得宋本影寫付
刻子爲撰校文行世孫仲容又撰拾遺大都據意林繹史

及舊鈔本子與仲容又下己意審定數條今鄂刻多與子
及仲容所見鈔本合撮舉兩人校讐大要逐寫 彥清
去年秋冬間權嘉定令得心疾以不良死仲容從尊人光
祿公將入都存沒口號輟簡黯然

校尸子尸子輯本始章宗源亦孫伯胤刻入平津館叢書
後來汪繼培重輯在陳氏湖海樓叢書中浙局以汪本覆
刻鄂局以孫本覆刻子爲記異同于鄂本內上卷皆以羣
書治要爲主汪氏以意附入數條下卷則剽羣籍孫以
諸書先後爲次汪以文義類從輯錄之例固當從孫本而
孫本信諸子彙函據以入錄汪本以君治止楚師爲非尸
子篇名又存疑十許條皆汪氏爲於慎矣又廣與廣澤汪

本合爲一篇亦是

三月朔日宿雨初收雲容解駁病懷抑抑治牘讐書幾廢
吾事晏起不止三朝何能尙友宵幼安邪數夕猛雨花林
欲盡晚嗜星暗恐未嚙姓

下鄉催賦住武家岡日未亭午危店枯坐和去年張公東
春柳詩四律同牀各夢語多嘶弄不自覺也

村舍點閱草堂詩餘擁鼻傲吟竟忘身作催租吏也草堂
所錄但芟去柳耆卿黃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諸人
惡札則兩宋名章迴句傳誦人間者略具宜其與花間並
傳未可廢也詩餘續編二卷不知出何人擇言雅矣然原
選正不諱俗蓋以盡收當時傳唱歌曲耳續采及元人疑

日四

三

出明代然卷中錄稼軒白石諸篇陳義甚高不隨流俗明
世難得此識曲聽真之人

積雨收時平疇綠徧菜豆花香麥氣餘善數日輿中閉置
今日始卷簾看山歷陽諸峰空濛眉際憶在閩中見趙大
年江南春圖彷彿此景徐壽蘅嘗爲子臨小幅猶在篋衍
也

曉陰有雨俄而晴日暄麗楊花滿庭春光老矣哀樂中年
盆蕙作花香繞几研閱有正味齋日記往往作偶儷數聯
名雋可喜

校韓非子至外儲說左上文公反國節咎犯言今臣有與
在後中顧氏校語云有讀爲又是咎犯自謂與爲豫獻案

咎犯不當在後中蓋有與者猶言所親也鄂刻韓非卽趙

忠毅本後數卷中有意改數處故與顧千里朱乾道本識
誤所云今本不全合吳山尊學士刻乾道本附識誤三卷
精審可信予今據以錄入簡端復取讀書雜誌餘編所載
十餘則附之鄂刻百子法家類訖

閱齊民要術十卷農家古籍萬物可師所言種植之候土

物之宜耕種節目北方土厚水深於南國頗有異同序言
不及商賈而有貨殖篇今書次第亦與序不合 四庫提
要言注文當出宋人獻案賈氏自注爲多其錄漢書注及
音釋則後人傳益矣末卷體近類書不關民事傳刻未見
善本所徵引亦多亾書蓋未易讐校也百子中農家祇一

種何不采農書邪
讀大十卷卒業少時有以彖明易之志嘗與莊中白欲
竟此業行年五十同道淪亾遂成虛願范望注以萬玉堂
本爲善子得之廈門許氏書塾審正尙有脫誤司馬公集
注影宋本五柳居陶氏刻行今鄂刻卽據陶本子舉范注
本對勘范本異同亦有溫公漏落未舉者後三卷許翰注
所載釋文則似未見范本矣廈門故家舊著圍點頗有意
義遂逐錄焉

涼人刺史尊人介堂太守詠陳拜鄉八角陳鏡八珪妝詞
云翠箔成塵銀華蝕土一片南朝月冷飛上棠梨雙蛺蝶
零亂隔江花影歌殘桃葉數聲江陵紫氣銷沈盡賸有興

零亂隔江花影歌殘桃葉數聲江陵紫氣銷沈盡賸有興

亾遺鑑芙蓉睡醒此日繡滿苔痕絲華舊夢孽箋人在荒
梗念誰伴青燐碧艸雲母畫屏猶整好攜去金煙玉水蟾
踪細細瑩珠粉試照徧秦淮菱花悵斷胭脂并此詞絕似
元遺山張伯雨又有秋老花新酒濃人澹八字可入詞眼
斷句云綠上眉梢紅上頰酒上心時黛樣青山油樣水花
樣人兒亦當時傳唱八珣妝與譜不協有脫誤

閱易林卒業士禮居黃氏刻本最精予未得見故未加校
讐焦延壽楊何弟子京房之師在漢武帝後宣帝前今所
載多西漢末年贛不及見之事班書儒林傳藝文志亦未
言延壽著易林也故近時徐養原牟廷相攷定史文據范
書崔駰傳定以為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即是書獻讀錄

語多憂邑憤懣篆當莽朝屈抑為吏知人論世有可信者
復種最多至四五六見又有半同及小異者舊注未備著
其諸筭數符合故占語悉同歟抑亦傳寫佚挽後人以充
卷軸也百子術數類訖宋李石續博物志卷六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或曰卦林或曰

閱醫子遺文殘闕非盡偽造以逢注本較賈生所引不至
有武夫魚目之歎閱計倪子文在越絕森竦瑰實然不必
別出以當一子也茆魯山輯古書十種有計然萬物錄一
卷予未之見

閱於陵子十二篇意者徐涓窮士失職以文為戲託辭自
娛如南朝人陷北而有李陵答蘇武書也學于雲奇字訓

詁不安襲莊列陳言捉襟肘見矣徑題文長名亦可傳世
以為談助居易錄則謂姚士舜叔祥偽撰

子華子二卷三經義行為荆公之學者作偽欺世其書可
燒盧抱經先生盛稱此書獻所不解

韋蘇州詩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不可哀寬政身
致忠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讀之悠然以思悄然以悲

用讀書雜誌校墨子畢墨翟書無舊注多古文於子家為
難讀畢孫力闢蠶叢創始不易王氏往往取證本書語多

堅礪子十二年前曾校畢刻一過此本在子高所今不可
知鄂刻即覆畢本今又校錄卒業有王氏舉正畢注而今
本正用王說疑有因雜誌刊正處矣汪容甫先生與孫畢

日四

三

同時治墨人聞未見傳本讀述學且寤寐求之矣墨家為
九流大宗不當在雜家也

讀尹文子深喜其文老子與韓非同傳通彼我之郵者在
是

閱慎子零縑碎璧出于剝拾刪削法家古籍箸錄絕少固
可附尹子商鞅而行閱公孫龍子辭勝于理當時固有論

定瀾翻不竭萬變不離釋氏經論高者往往近之
以江都秦氏校刻陶弘景注鬼谷子三卷本校鄂刻儀秦

之師縱橫之祖深切危悚使人如逢奇鬼鄂刻似出藏本
脫誤至數十百處皆據秦刻刊補秦刻出孫伯鼎盧抱經

鮑澆飲諸家校寫固此書善本矣

陸佃注鵠冠子三卷十子書錄朱養純評本鄂刻即出於此劉彥和云鵠冠縣縣亟發深言分別部居箸錄當歸道家龐煖諸篇可以別出鄭樵固云亡書可以類求也陸注頗有粹言非張无垢素書注所可及

閱 國朝詩別裁集卅二卷畢歸愚尚書之論詩謝山人所謂倭謫仙而畫少陵者也別裁諸選列子云見吾善者機耳 國朝詩前半疏略後半遷就然所見近正可教學子後來如王琴德湖海詩傳符南樵正雅集皆有意為別裁之續解猥彌不逮矣

閱畢氏續通鑑至卷六十五治平朝漢議紛紛洞心駭目國家典禮豈可不講求于平日世以明興獻事並論本末

日四

三

殊异未可一概相量皇伯父濮國大王之謬論貽禍當不止嘉靖記廿年前見廿二史文鈔中附論興獻事頗正可為龜鑑者也

閱續通鑑至卷七十九哲宗之初政醫家所謂回光反照而已知正而不知變君子之無術者也

閱續通鑑已至靖康雖南北朝時千里數百里小邦危亡相接無此世界生此世界人幾無人理

閱續通鑑南宋國是壞亂不振君子小人各執其咎

閱續通鑑元初賢臣林立雖巨姦如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特僧格皆有絕人之才開國氣象殊盛立國不久亡而不弱有以哉成宗骨肉之變如南北朝時讀孔奭軒元武

宗論誠著龜金石也順帝之世羣盜起真人出然以史法言吳國諸臣攻城略地宜詳嘉謨嘉猷宜略未可以分曜列鼎之例行之畢氏書凡六十冊宋居五十元祇十冊詳略之閒不無可議

閱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畢是編經竹汀二雲冬友諸舊學考定宜高出陳柯徐三書然當時錢先生已有違言拒不作敘馮鷺庭敘亦有敷詞以予觀之北宋纂輯義法深著事有本末南宋遂多冗漏元紀筆削尤疏有二小節亦不饜心温公以歲陽歲名紀年漢以後已病其泥古鮮用顧全書之例如此尚無傷于大體續編紀宋元事當時豈有不用甲子紀年者乎沿襲無謂國語人名地名對音

日四

三

改譯先後又不同愚以為宜大書舊譯以從主人初見處從新譯以正音聲試問當年章奏文籍及其人自名有不

用舊譯者乎烏珠巴延之類起是人問之或以為然起同時人問之且矇然莫辨耳閱竟乃繼以元史類編越詩人馬廋良幼眉子于庚午定交今刻鷗堂詩三卷寄示篇體修潔措語老成山水清音自成馨逸自是林屋間俊才在秦勉鋏上吳興施均父亦未能遠過

閱元史類編體例雖本弘簡錄而部居校完去取亦慎所見正大但鮮措注激射之用是為元史要刪史家所不廢不立志表如宰輔系屬海運歷法于紀傳中往往發凡畢氏續通鑑所采有與邵氏殊轍者未必畢是邵非

日記卷四

日四

三

日記卷五

復堂類集之四

九月下旬自安慶回治所病未已復治諸子校呂氏春秋畢百家並起呂氏之客挾以干時而不韋以所學裁之采莊列之言非莊列之理用韓非之說殊韓非之旨然呂氏殺韓非之身實服韓非之學文體有出韓非者十二紀銜接成文八覽六論擇言既精不謬經教文章之事完密矯變傾百家之瀝液者矣

閱上高李祖陶邁堂 國朝文錄二十一冊畢李氏厭薄桐城而于易堂亦有微詞亦知立言歸於有用而門戶間架之見未除不免時文變相主張鄉曲多收江右之文不為天下公言予在宿松見其續錄鈔文甚多板刻甚劣所

日五

取尤蕪雜至所錄魏朱汪方李惲六家文為其宗旨所在似未刻行予未之見也諸家文評別具

淮南鴻烈二十一一篇以十月朔始日課一卷二十一日而畢用讀書雜誌及陳校宋本逐寫卷中梁曜北張獻山之論附焉錢漑堂天文訓補注顧千里補校亦錄入王氏謂莊所刊藏本實非其舊並有未曉文義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予于浙局刻淮南時謀刻宋本附校勘記已而仍用莊本非予意也漢初黃老為治大義具于淮南攷文章之源流則兩漢諸賦史公以下文體多從此出而尤為駢俪家之祖高注呂覽不及淮南注之闕深吾友陶子珍編修方治許高之注予約其傳刻宋本申論舊注以昌西漢之

學鄂刻無注故與呂氏春秋皆校定正文而已復閱論衡一過論已見前

閱金樓子六卷鄂刻出于鮑氏叢書鮑本傳之永樂大典脫誤不完世無足本矣梁元所述蓋鮑之原人文章之中駟閏位餘分不幸而為帝玉存此書與李後主之填詞宋徽宗之繪事同一可哀自謂切齒于不韋淮南之倩人而雜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與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相出入未免於稗販也中多文語婉約可誦即所謂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者已金樓子紀孔翁歸語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附記于此

日五

閱劉子新論五十五篇鄂刻失載袁孝政敘而脫誤尚少有中論之枝葉而非其矯篤異論衡之偏至而同其憤懣鯀條豐羽取之淮南為多六朝躁進之士金躍冶而不祥馬嬰駕而遭鍛故于遇合毀譽之間若有切齒腐心者則其著書本旨也筆致翩翩開闔盡能非唐人所能偽託以諱治作理諱民作人求之亦有台有不合也

閱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生可謂學者持論最正宅心最平家訓二十篇造次儒者不必以歸心為累也聲音訓詁尤所慎言經生家法闕後來之牖抱經叢書刻趙氏校注號善本予借讀于路山甫又四年矣

校白虎通禮經總義不當為子部雜家有十卷本四卷本

皆非六卷之舊譌攸幾不可讀莊葆琛先生多用所引本書刪補恐不盡然鄂刻殆即據何允中本

閱風俗通義仲遠原書卅卷今本十卷闕佚多矣不獨姓氏一篇也漢末文體疏拙說經亦漸非博士家法

閱牟子解惑之作積廢無傳之言亂世之士以文字自遣非必爲桑門揭竿也此本卽出平津館叢書文從字順古書完帙

閱崔豹古今注記誦短書亦云博識膏馥沾概箋注家所不廢馬編襲之則笑資矣但不識伏無忌之書何如耳

閱黃晞輦隅子欬獻微論十篇晚唐皮陸好爲輦牙之文學古籍之面貌元次山實開其端法言中說不任咎也

日五

三

學非自得而好著書觀其題知其衷矣宋初軋茁之體至此猶未蕩滌

風俗通義卷十引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此當爲孝經緯文古啟書緯攬皆未采記之

閱馬承卿嬾真子宋人說部之中駟不至迂謬強題爲子不亦妄乎

閱莊元臣叔苴子元臣蓋明嘉隆間吳江人是書出于吳枚庵祕函鈔本粵雅堂伍氏叢書始刻之莊事蹟無攷有一條云得之楊升庵又有論與獻大禮語因知世宗之代江南文士也何李王李好言復古莊氏論文頗詆譏摹仿

之習又以舉業爲無用要爲博覽有志之士第疏闊儒術而於道家術家所得柄粗釋典尤淺涉內篇頗以創論自矜而如嚼枯蔗者正復不少外篇論事雖無獨得遠見之言亦自媿媿

閱郁離子深識遠見稱心而言所謂有本有文也閱空同子筆記小文豈遂以當著書殆亦不自信矣不讀唐以後書此卷於唐以前何嘗肖似閱海沂子陽明之門荒經好議論如王世廉者正復不少雜佛老而言亦奚言而不昇惟首卷真才篇痛哭流涕之言可爲龜鑑閱鄂刻百子雜家類訖

日五

四

氏固云戰國文體無所不備也

閱無名氏玉泉子似非完帙記載雅馴多可鑑戒太平廣記擷其菁英矣

閱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四庫所錄雜記小說之屬多有與正史相出入者此亦其一

校山海經聖作明述參兩化育以詔後世六經而外如素問山海經皆日月常新者也郭注閱博雜以多言文外獨絕乃唐以後人等諸神奇荒渺河漢無極箸錄列入小說以障狂瀾畢沅侍郎實事求是山川道里取證域中本真傳益鞏然就理水經古籍附見篇緒多出先漢郡縣由于箋釋經文凡此皆是經功臣稽古巨學郝氏修飾潤色未

能改其宏指聲音訓詁頗有曾益而郭注讀若多同本文郝所致疑竊以爲音有楚夏輕重微異注蓋依以爲說卽長言短言之例也圖讚一卷鄂刻與郝氏所據藏本不同往往合于甄文類聚所引鄂刻補遺郝本僅有五則參差互異未詳鄂本所出楊慎補注文人掇拾無裨經注

閱神異經蓋以大荒海外諸篇推行而成亦有風議之遺意自諱也託諸東方生以神其書文體尙出以疏質固非漢人或在魏晉間未到齊梁邪十洲記又從漢武內傳推波助瀾大率如梁四公傳之類南北朝道士夸誕而能文者所爲然語亦有授受不盡臆託頗疑寇謙之一流以炫人主鈞奉養者歟昆侖一則駢偶中有質語頗似元魏文

日五

五

體也

閱洞冥記辭藻豐縟有助文章此乃不愧

校穆天子傳古文隊簡不敢以小說易眎之取平津館叢書洪筠軒校本迻錄卷中元至正間王漸玄翰一序簡厚而骨堅北宋人惟王介甫能之不易得也

拾遺記豔異之祖恢譎之尤文富旨荒不爲典要予少時之論如此今三復乃見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陽九之運述往事以譏切時王所謂陳古以刺今也篇中於忠諫之辭興亡之迹三致意焉蕭綺附錄大義軌于正道是非不謬于聖人者已又案篇記異物輒詳所出蓋皆自注語傳寫誤連正文耳

按神廿卷于令升雜采羣籍如風俗通義之類非盡出於傳聞分別部居亦有意義閱按神後記卽記武陵漁人事與桃花源殊異末言太守劉歆云云而劉子驥別爲一事固知不出靖節也中有避唐諱處

博物志殊艸艸露鈔雪纂提要鈎予古人采掇之書或有此體語皆有本或者引據之書有亾逸耳非創獲也茂先之爲託名則不足辨蓋按采羣書中博物志語而傅益之續博物志出宋李石誤題石晉李石名而作唐推廣前志差有條理治鄂刻百子小說家訖

讀陰符經秦漢之際道術之士伏而著書六叟鴟冠之類皆是唐時出于方士李筌注之傅會古人其實皆筌語耳

日五

六

經文質奧則非筌所能僞爲

關尹子句意凡猥雖閒有精語已在唐譯佛經之後多有與圓覺楞嚴相出入者秦漢文已不容作僞况周人乎稚川一序文句險譎亦麇鼎也他本有劉向校進序攷爲宋人僞作

校老子六朝舊注多不傳河上公注雖僞然亦唐以前本友人魏稼孫大使校治易州石本視嚴鐵橋尤精審石刻語助最少論者以爲近古而經訓堂叢書中傅奕定本在石本前語助最疑皆失真過猶不及碑本往往與明皇御注合傅本之同者皆精確然則古書傳寫多見慎言並存卷中以饒學子擇善而從可也

老子書多古事古言郭注照以卒覽徵實處少古注家或有折衷禮制攷見皇風者歎惜乎未之見也元吳草廬道德經注文從字順心性之言張皇幽眇雖勇暢平正要亦無當於闕指也

枕上閱文徵歸元恭與注鈍翁書文字之見淪而為勢利激而為罵坐操觚弄翰者足為炯戒

校列子前于莊生不甚奧衍而無不盡之詞篋中張湛盧重元二注文字略同殷氏釋文尚可見古字通假之例子少時得明人仿宋刻頗精無注與今鄂本同有人藍筆點治題紀云讀諸子書當求其爽豁者勿求其奧衍者此語亦自有見舊本在闕失而復得後以貽常州薛子振矣

日五

七

鄂刻莊子三卷無注正文校世德堂本多合用經典釋文所述異同校寫上方隸誤本多異字頗有助于通假可推說楊慎所錄闕誤一卷亦有可取并錄于下孫氏叢書輯司馬彪注有二三異字出釋文外者鄂刻名為百子而如楊氏山海經補注莊子闕誤皆別列一目可怪也

校抱朴子用平津館叢書孫刻勘定內篇闕文有至七八百言者四庫提要言稚川是道家之漢學設施語多彖散語少有似乎抱關守殘之家法

閱文徵多錄表章潛德之文詞章之自尊其體者纂述家固有微旨易堂諸子大近叫囂雖躬庵亦不免

亾友劉履芬彥清古紅梅閣遺集駢儷源于洪北江而植

體清素不為恢張有幽咽潛轉之妙雖骨幹差柔音辭未亮要自檢點情文不匱詩參北宋壇宇填詞名雋不月為姜張所固足與駢儷文並傳集中懷人絕句論子詩詞激賞于蝶戀花六章蓋予與彥清定交京邸在丁巳戊午間亂離奔走南北分張彥清自農曹改官後予以客蹤數相見于吳下書問頻繁賞析如一室無端蒿里強死官齋傳狀所述回曲隱諱予欲別撰一文以舒哀焉

校抱朴外篇五十二篇較深婉周摯自以為儒家之書前則鴻烈論衡後則金樓家訓皆志在立言文采粲然者矣亢倉子九篇掇拾補綴麤雜武夫不能亂玉玄真子託乎莊列之旨沿乎詞賦之習子同雅人為此得無駢拇

日五

八

天隱子理平語淺道釋莫別山林枯寂之士井牖之見而已無能子二卷並不似唐人之文胎息經養生家言平易近人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要亦通于儒術王文祿疏多常語閱至游子儒士無聊好為方外之言參同悟真亦有附庸道家類閱畢鄂刻百子訖庚辰

閱史記知後世之節字省句以為古者皆可笑也歸評史記桐城一派古文家主張之少游京師孫琴西王少雀二公方從事鉛丹以為枕秘子過讀不甚喜之已而得見章先生遺書披寫摧陷益輕之三十年來粗明羣籍折衷大諛乃知震川得史公之膚末而不可謂無所見第估畢點識何足以教後人推崇之者傳寫遺筆自為師法不可謂

非幸也方侍郎評跋張氏刻本附錄亦有可采予讀史記
舊有識語數十則在別記大約欲爲司馬辨者發憤著書
及是非謬于聖人三語也

校定向書大傳勘定盧雅兩本鄂刻蓋用盧本也纂輯之
書覺陳恭甫編修後起者勝

校韓詩外傳十卷肝貽吳督部望三益齋刻周廷案趙懷
玉二家校本引據精密勘定鄂刻凡義得兩通者不欲悉

以佗書改本書臧鏞堂韓詩遺說問經堂有目未刻手彙
在子篋衍所引外傳異文並取證焉

閱穆天子傳忽悟有重文脫佚處卷三無鳧上下乃膜拜
而受郭注云疑古上下字是正文當爲一二蓋重文作二

之例重無鳧二字也是書凡膜拜而受上往往有脫書國
人者皆脫去重文耳

閱關史二卷蚪戶銑谿叢譏固當而結藻旣富持論亦正
晚唐文人如皮日休之高言皇古其爲偽體殆百于高彥

休也

閱胡承珙氏儀禮今古文疏義十七卷經生家言曰禮是
鄭學又曰例不破注墨莊此書亦斤斤于是獻聞之鄭注

述今古文今本尙有寫官譌誤者要當以正借母子之例
求之無滋曲說可也

閱酉陽雜俎正續二十卷柯古博聞習于道書釋藏故所
錄出子史外者多二氏之傳諾臬支諾臬無深言棘句說

部中絲雨者與

閱孟蜀何光遠鑑誠錄三字爲題吳梅村綏寇紀略所仿
也流落遐荒未忘舉場結習綴錄見聞如判木夾危亂黜
校者已正其誤則亦非盡實錄也

鄂刻九經三傳沿革例爲雋里堂校本粵雅堂叢書爲任
子用校本春寒震雷雨雪占陰齋陽官齋憂絕陳書籌勘

聊以撥遺粵本伍跋所舉任本誤字鄂刻焦本皆不誤也
閱高士傳三卷今書蓋出太平御覽本書面目已改易長

沮桀溺以下十人御覽雖云嵇康書然士安亦未必竟遺
之疑不能明也世說新語注引許由陳仲子傳與今本不

合

校列女傳八卷鄂刻出自明本譌脫甚多據阮刻南宋金
仁仲本勘正齊靈仲子傳君必悔之必誤作心下脫公曰

二字則又今本可正宋本劉子政世傳魯詩故說苑新序
列女傳說詩與韓毛異皆魯故也

閱涑水紀聞畢溫公史才正學雜錄見聞裁以義法于邊
隅兵甲賢姦消長三致意焉

閱世說新語六卷少喜世說匪惟談助亦采春華所見爲
明何良俊刻刪補不完近歲沈毅成告予云紛欣閣本最

善

閱老學庵筆記十卷放翁題跋家訓之屬往往樸摯有遠
識泰輿吳少宰尤重筆記予觀其隱顯激射往往言外有

意吳先生精鑿不虛也荆公爲陸氏家學淵源所自故當放翁時燭火雖熾尙津津樂道耳

戴山人譜講會提命之書引太極圖說而近之亦可作小學義疏有曰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樂天

閱章宗源隋經籍志攷證十三卷體昉深寧意存叅佚子家簿錄僅得以例成編承學之士誰與共此業者又今存之書殘闕躑亂正資討論惜乎章氏能爲之而不爲

劉文淇孟瞻左傳舊疏考正跋曰康成兼綜羣經而家法亾正義折衷眾說而菁華失求備者所以爲不備也左氏

日五

二

不傳春秋而傳左氏者以汨經杜注掠美師心而撰正義者不破注元凱非盲左功臣仲遠又不爲襄陽諍友則光伯摧陷之辭正麟筆之所默寄六朝人辭繇不殺北學更甚于南一旦天子考文儒生勦說且欲盡掩前言于是刪非所刪疑非所疑至于學林衰薄日下江河能治孔氏疏者已爲篤學矧又求所自出邪近代經師徑涂日闕乃有如劉氏之稽古聽真去非求是者雖有時矯弊過正要亦父事康成者所嘆于後生之畏也已

春光漸老誦黃仲則詞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不禁黯然初月侵簾逡巡徐步遂出南門曠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

夙喜越絕吳越春秋文章瑰瑋有校注之志閱釋史所載亦能掇其菁英苦無善本讐校

春郊物色村娃挑蕩新水浮浮麥隴蔥蒨叱犢翻犁吳西林所謂捫腹起飽意者也

閱黃黎洲先生今水經此爲通儒徵實之學貞元之交儒林推黃顧然待訪錄推究治原上窺三代旣勝日知錄之雜于名法今水經脈地志里尋求禹蹟亦勝肇域志之淪于簿書聖緒學脈安得不以南雷偁首世有山川能說者閱覽博聞以爲之注豈不高出鄺大使上感不絕于子心將以期之來者

日五

三

月下意行沿池塘行桃林紅雨已霏殘英在樹新月照之作雪色不辨其爲淺絳深紅也地在城中曠寂如郊野閱葬經一卷以生氣爲宗旨亦持之有故篇中皆用唐韻當出唐人託之景純地師家以此篇爲經而緯之以疑龍撼龍二書其佗傳會之言可廢閱宅經簡質不爲繆悠中有避唐諱及位至臺省高道奇人云云蓋亦唐人書

閱素問靈樞浙局仿宋刻本上古之書不應繇重至此然乍化深異天人一貫實出聖傳以文章論管子越絕差堪鼎足淮南王書靡矣靈樞論刺法近世醫士有理論駢文專治薄貼亦刺法之遺意耶

在人家案頭見陳廉訪庭桂含山撰歷陽典錄卅四卷補編六卷甚有條理中間頗嗟惜章實齋先生和州志之不

傳也

村舍催糧夜夢杭友許笙甫以一紙示余紀一門數世男婦行實人一二行美惡並著文筆簡勁絕似子厚先友記對山武功志笙甫云出其家一殉難烈婦手彙末一行紀其夫殉難事亦不飾美也醒而楮墨恍忽在目不知是何徵兆固非因非想矣

閱匡謬正俗八卷顏籀未成之書揚庭不無補綴正字差有原本正音多泥四聲不為定論說經確實尙可輔翼陸元朗耳

閱釋史至商君篇所據似卽施本多空格闕誤蹤跡尙可尋求

日五

三

顧千里傳校文心雕龍十卷蓋出黃蕘圖蕘圖則據元刻本弘治活字本嘉靖汪一元刻本朱墨合校足爲是書第一善本彥和著書自成一子上篇廿五昭晰羣言下篇廿五發揮眾妙並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傳文苑之學寡二少雙立言宏指在于述聖宗經此所以羣言就治眾妙朝宗者也予就顧校擇要錄入鄂刻卷中

閱嘯亭雜錄宗演博洽掌故遺聞語皆實錄文字亦修整魏默深李次青皆取資焉

怡繹史至屈宋篇久欲治定楚辭洪氏補注宋氏集注蔣氏山帶閣注張氏七十家賦鈔戴氏注合校異同馬氏錄宋玉賦古文苑初學記所引雖有依託亦必出于六朝舞

賦乃傳武仲篇節文不當闕入

治楚辭補注十七卷古籍之有漢注者稀若晨星叔師本注傳寫不無羸亂一日或云之語不盡王氏之舊慶善補注複繹曼衍有若旒贅

閱楚辭集注八卷改易面目推拉舊說以求平易樸實竊以爲楚辭文章之盛若泥集注爲定論則隱顯激射意內言外之趣殆盡矣辨證二卷不信淮南已屬乖刺遂疑山海經爲因天問而作不得不謂之偵越又閱錢杲之離騷集傳分章析段便于講解龔景瀚離騷箋二卷家塾課噉之書采掇羣言空論尙少聞人多喜讀離騷如海峯者較長于黃少章林西仲李安溪諸人

日五

百

閱離騷艸木疏斗南老人博物股憂著書見志折衷于爾雅山經識在新安之上一物攷證序次多成小文非苟作者雜采後世屬辭之語推助波瀾非汎濫也

閱何願船比部一鐙精舍甲部彙五卷孟子編年細密殆過臧鏞堂爰辰義亦足申鄭述禹貢鄭注與陳蘭甫相出入祁大夫字說數行可了蔓衍以炫俗目以徇巨公子在京師與何丈子貞王霞舉楊汀鸞輩論此事惟主猷養一義爲簡當何比部進御之朔方備乘正本彙本均付劫灰坊間有北徵彙編爲是書吉光之羽也

八十卷本見贈合肥相國刻於津門不朽之業傳矣獻記

閱吳翊鳳撰國朝文徵吳氏纂錄不無鄉曲之私亦有

闢幽之意山林之士取之稍溢乃有絕無傳本者故庵喜鈔祕冊說部別集未箸入間者往往寫藏亂後零落而吾鄉有丁氏吳興有陸氏聞皆收得數十百卷今又在厥肆見殘帙亦盈二三尺度文徵之成不盡據行世刻本也去取之旨多載潛德獨行不事門戶遠勝姚春木李邁堂之識朱蘭坡古文彙鈔予未得見聞其志在史料多采碑傳必多大篇屢書乞借于李景卿矣近日陸刻十萬卷樓叢書大都出吳鈔矣治釋史並校覽國策國語一過國語別有說國策高注非真畢尙書已言之刻川姚本號爲古刻亦多脫誤且予讀之不可解者次第凌雜非以時繫亦非事比未必子政校進之舊疑以縱橫家言自漢至唐無巨儒碩學編正論列

日五

三

宋時館閣讐書子因諸人理董亦未有緒予謂策紀多設詞如諸子之寓言非可以實事求之君臣年代芬踏不可究詰不得已姑以事次信者列前疑者附之雖史公所采亦有當別白者耳

同治紀元在福州卽治釋史次年歸杭羣書不具讐對無本舟車轉徙雖無一日不在篋中而廿年未卒業也嘗借沈穀成所藏原刻奮欲勘正人事既奪穀成又堅索原本去今年山城宦拙春雪沍寒中決意爲之陳書發篋古籍十九有本悉取對勘自春徂夏乃訖首尾讀竟歲月侵尋華顛半百書生結習愧不可言立例子此何日歸掩書堂得一二同志理董此書精雕行世以爲載籍揭藝遺餉來

者焉

引用書目一仍分存逸古書真偽二馬氏間潛邱言卽欲分別尙

書今古文一注明或以爲當時羣經正字三陸氏釋

文宋本注疏並采王氏述諸書善本四皆據先正

間以下諸家精稿之論除重去複六兩書三

要刪補正五爾雅素問管荀之

載異推究事實改定下一格爲以後

從前八如國語之子左傳國策

閱湖海文傳七十五卷一過王侍郎意在攷證掌故故文

多翔實有用說經之文同時諸君學術已見大槩不立間

架不主流派阮文達推爲有明三百年所無不虛也第文

多可傳不盡可讀予頗欲合吳枚庵文徵李邁堂文錄王

惕甫文述及篋衍所有諸別集寫出一二百篇以爲家塾

讀本至往日欲撰經師十家文鈔則體例不必盡同

去年閱湖海詩傳四十六卷一過頗不快意蘭泉宦成詩

學日退皮傅韓蘇已非復吳下七子面目故所錄諸家既

多率意其中名家又未盡所長外似紹述別裁實已與師

說借馳差喜詩話足備掌故其書遂不可廢

閱明紀六十卷一過陳鶴纂孫克家訂補去取簡嚴命意

正大然芟削太過事端不備君薨臣卒綜述生平語過簡

似有見于畢氏續鑑之冗散而情辭不暢近歲當塗夏氏

撰明鑑卷帙加解予未得過讀有明令主最少秕政最多

武功最衰學問最陋本于開國制度之失不亾于永樂不

日五

去

亾于正德不亾于嘉靖不亾于萬厯季年皆幸也韓非所謂亾徵也記童子時有人語我明始設東廠而明亾矣是似書丈或又以內閣之制取士之法廷杖之刑三餉之賦皆爲禍本二十歲時曾以此意成明論三篇久亾佚矣

參閱吳選管選唐詩吳本頗不取質實之詩故韓白大篇往往芟削讀雪山房門庭較大緘若侍御以微之論杜爲當所見最正遂取元白百韻唱和並及飛卿主張太過篤信者必流入平鈍

莫友芝子儂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黔中夙學不事虛鋒目錄之學言言徵實金石跋語亦精密可方武虛谷沈西離也

日五

二

蔣心餘評次四六法海以開關生動論儷體固不刊之論而獨崇子山不能識晉宋人散朗澗澗之妙故于任彥昇多所不滿此通人之蔽球正陳其年章藻功袁簡齋吳穀人流弊亦砥柱狂瀾矣

陽湖方子永撰地理急就篇甚精暇當爲注

聞七夕星河再接霞想合離今年久不作詩散吟未成亦遂置之

往年客閩有唐詩錄五卷附古詩錄後取徑甚狹以校吳管二選尙有出兩家外去取之旨不能悉同文字如伐山梁棟采梅視人所采

挈孳陳家淺發舟不聞榜人煙語又一年矣輕煙淡日薄

寒中人艸樹有情略似故鄉風景滁河挾襄水而下十里五里皆回曲故行舟風無逆順五兩百丈用舍無定計津沽十八埗宛轉相見同此槃互

倚蓬翦燭閱意林一過馬氏雖繼子略而去取恆歸理要頗欲修明經訓退之云纂言者必鉤其彜此其選與張月霄傳刻尙有關伏海甯蔣氏別下齋叢書刻汪小米宋刻足本許邁孫陳桂青皆有手鈔副本累書乞陳鄂士傳校寄我尙未至也

通江集出江帆力不足牽挽過燕子磯落日鎔金光景詠麗次日入石城下榻僻廬去年過此方庀工今則仰山樓碎圍庭院籬落斷手草堂師友清集句畱三日坐吳輒書

日五

六

屋闕亾友褚二梅遺集逸才連蹇愴懷墜歎如聞山陽之笛九月二日臨發爲顧雲子鵬題寒林獨步圖一絕句云寂寞淮流尙氏秦寒林負手獨吟身無多黃葉古今水如此青山醒醉人

舟中跋周易姚氏學云近世易學以惠張爲大宗惠述鄭荀張箋仲翔而同時焦里堂獨以小學六書穿穴比傳論者病其破碎然源出于雲當觀其通姚氏義多申鄭似近惠學而往來交通亦足爲惠張之郵陰陽消息易本也象數詰訓或合或離以是爲進退可也姚氏明于乾元用九是爲有本廣徵周秦西漢遺說故綱目畢舉惟于呂覽淮南單文片義不能推明九師淵源易家初祖往往以異義

斷章存而不論其作采獲載籍詞繇不殺又不可爲典要耳

跋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云陽湖莊述祖先生以古文讀定周書全本不傳傳者祭公以下七篇以世俘附宋于庭刻入浮溪精舍叢書曰尙書說蓋以爲孔氏百篇之遺今朱氏篡善盧王丁洪諸家校釋而不及莊豈未及見歟抑所學固殊也擇言審慎兼取衆長而大匡重題之無說世俘更次之無本亦不爲小失邪

閱初月樓聞見錄十卷續錄十卷仲倫以敘事自憲修潔幽秀在五代史南唐書間所少者變化耳多山澤臞與貞孝列女則其散意之所託者噫卓矣

日五

九

九月望夜浪花帆葉再到皖公山下賃居城南掃室挂畫又此遠廬友朋星散代州馮笈子明相見談藝爲歡借得魏默深古敬堂集閱默觚三卷文章興象頗似釋志學韓詩外傳面目可笑治篇陳義淵實高于學篇默深晚游杭州病歿僧舍予方踰冠偕袁蓮伯往見病聾不能深談今觀遺書知暮年學術頗似北宋諸賢虛鋒略盡矣魏默深古敬堂外集有意爲雄奇之文吳仲倫初月樓集有意爲簡遠之文然魏未必到孫樵劉蛻吳自不失爲李元賓也仲倫敘事之篇雖未造奇變而明畫曲折使人意移默深頗爲閎肅中實枵然且令人驟不得事之本末予謂龔魏並稱魏氏理致稍近儒術遠不若定庵之不諱雜

霸而恢詭有諸子遺意也吳仲倫詩一往情深蕭然塵壒之外夙昔嗜之其論詩云平生只作詩人丁昌穀還他第一流可以知其志尙矣

閱古敬堂外集論河主故道論饒主減價票運論漕主海運今皆如其言可謂先識倚伏之故迭爲乘除更二三十年必有摧廓其議論者書古敬主張史記大傳周書自是不刊而加以己意穿鑿至尊信黃石齋之洪範而竄改經文如杆材增入伯禽之類直是狂易之疾孫鼎如今古文注疏世已緹其點竄雜糅不意推波助瀾一至于此魏氏遺書輾轉借閱故備論之

日五

千

六朝文不知能竟此業否鐵橋以未入全唐文館發憤編次唐以前文字在全椒見吳山尊日記手迹言纂輯實出孫伯鼎鐵橋攘爲己有耳見東瀛刻宜昌楊守敬惺吾雙鉤熒陽鄭氏碑出所藏拓本互校予所未備者雲居山殘刻琴調五絃云云一種而白駒谷大字在平度州者未入是編豈字形徑尺艱于刻入書冊抑惺吾未得此拓耶論經書詩中万誤作方大基山詩西嶺自雲堂失落嶺字詠飛仙室詩歸字注于石角楊遂失鉤又筆跡多失之肥字畫短長多與拓本不合如替云等字其顯然者不免以意爲之頗欲致書惺吾視可改者改刻之

閱易堂九子文躬庵堅韌倔犟一空間架自是志士畸人
然不免腐木涇鼓之音文而不章邦士清疏切直客氣稍
斂唐人皮陸亦有此種筆意同時評跋必推之史記歐公
亦習氣語善伯學最醇實文亦檢點蹊徑稍夷叔子正統
地獄諸篇孤行己意不必盡醜而地獄優於正統左氏兵
謀學韓非轍跡顯然和公堅確頗有色正苾寒之作略近
柳州于其家學亦眉山之頽瀆矣五君而外林李之流江
湖疏胥苑結懷抱志行可尚而修辭時有明季詭譎之餘
習諸君趨向不獨唐以前不甚究心亦不免疏闊退之當
時似推歐陽接踵子長此一段議論蓋萌于茅鹿門耳
吳柳堂侍御可讀四書義三首奇偉非常甚矣言爲心聲

日五

也

雷浚說文外編取經字之不見說文者推論之甚有益于
初學

叻友王眉叔縵雅堂駢文八卷音節骨幹皆不落義山以
後彭湘涵董方立伯仲之間展卷泫然有人琴之感

鄭贊侯改官黔陽以喬勤恪公蘿摩亭遺詩屬校功力不
淺門廡亦大惜其俗調多耳

馮子明詩格清深舊刻四卷出示其二集彙艸三卷高處
不減隨州眉山可謂情韻不匱然有夢得之蘇轍而無其
沈厚近子瞻之卒悟而遜其博大云

爲姚季文題畫警者云反觀內視御無差意匠何殊色相

加雨夜長懸旬次月歲寒不落霧中花邯鄲一枕夢游仙
醒後依然混沌天不是兒童然爆竹只知寒盡不知年楊
朱岐路總艱難偃僂循牆步自寬憑仗一枝筇竹杖安危
雷與百僚看扣槃捫燭費沈吟好手金鑊何處尋五色難
迷真識在妙明原有不肖心與父言慈子言孝橋頭日者
語通神烏黔鵠浴仍無定畢竟誰爲明目人有爲而作雖
不入集附錄于此

招馮笠尉袁幼安爲月當頭之集霧晴夜煥直欲卸裘待
月月出皓若雪霜談諧盡歡一年難得此文字飲也

嚴鐵橋編上古至隋全文七百四十卷目錄百三卷蔣季
卿校寫刻行苞括眾製網羅千古竊比之神農嘗艸巨靈

日五

開山交苑之尾閭矣偶錄入駢體文鈔目錄下前人之勞
後人之逸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文六卷鄂中新刻仲瞿駢文雋傑廉
悍勁氣直達頗以才多爲累有點鬼簿之譏仲瞿之病在

過求生刻昨夕閱彭甘亭文又嫌結調太熟故知金玉其
相卓哉有斐甚難其人如仲瞿之熟于史湘涵之深于選

固不易到甘亭與姚春木書言駢體正宗由其審定故所
錄彭文十二篇菁英略備亦云得失寸心

閱華陽國志十二卷蜀刻質而實綺靡而實腴晉世文史
流傳已稀去東漢未遠常道將服膺承祚故當具體此本

爲顧千里校正足本然校語不足盡信待補正也

平定張穆石州丹齋文集郝文端及吳氏昆弟謀刻之時
予在京邸與聞之未見成書今始從馮子明借讀石州樸
學而行文甚拙完篇不多談時事者持論雖正未可見之
施行攷證羣書及碑拓片金斷壁多可喜者摘錄他卷石
州于小學攻懋堂金石詆覃溪持之有故不無文人相輕
之習近日四明張壽榮重刻趙校水經注釋序云石州于
水經注排擊戴本云云今文集中不見緒言蓋水經注表
別有專書

讀化書一過其言切至而非卒遠後卷言食言儉皆亂世
痛哭之辭以上辛巳